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史资料选编
(三)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 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是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的印证和补充，是为从事党史军史研究人员提供参考而编辑出版的。

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丰富，本书只是有选择地进行了编辑。所选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首次公开发表。全书按照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红二军团暨湘鄂西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向黔东转移，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二方面军长征。每个历史阶段的资料选编包括历史文献、回忆史料、调查材料及其他参考资料。另外还附有一些有关书目、文章的目录索引，以备查阅。

本书辑收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排。文件标题，凡由编者加拟的，用*号标明；对错别字，将正字加于其后，用[]号表示；对漏字、加字，用<>号表示；对衍字，用 号框起；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用×号代替；对缺损字，用 号代替。需加以说明的，尽可能作了注释。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向黔东转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

历史文献
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信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

前次(一月间)由杨同志带来的报告想已收到。此间因交通阻塞，从来没有和你们发生关系，殊以为恨。湖南省委亦自去年湘南失败后，迄今半年之久，对一些关系亦完全断绝。以致在工作上完全得不到上级的指示真不知感觉着几多困难。我们本来久欲派人来和你们接头，但无适当人可派。现在CY特委特派史同志来省接头，我们亦将边界在第三次会剿后的各方面情形及工作情形作一报告来，并托史同志代为报告一切，希望省委迅速给以详细的指示。

(一)三次会剿情形：湘赣三次会剿早已鼓吹极端，前委(中央指定的毛泽东为书记)及特委久判断到了。在会剿的两月前，已有了相当的布置，如修筑五井坚固工事，搬运充足粮食，建筑巩固的军事根据地，都是十分注意。特委对各县党在三次会剿中工作布置，亦颇详尽。在一月初间前委召集的边界联席会议(特委各县县委、CY特委、四、五军中党部)在政治分析上认定第三次会剿是可能的。在这次会议决定在军事的对付，是以五军守山，四军出发赣南解决经济问题，牵制敌人三次会剿(另有详细的对军事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前已报告)，四军即于一月十三号根据联席会的决定，由五井出发赣西南。湘赣敌人自四军出发后，更加积极向五井迫迫。一月二十五号，敌人遂开始向五井攻击，以湘敌作主攻。敌人兵正勇敢，猛烈冲锋，我方士兵因据险为守，亦十分沉着，官兵均有死守五井的决心。此时敌人采四面围攻战术，但其主攻是接近湖南的一方面。敌人力量还是很薄弱，其主要战略，在于牵制我守山部队。我们对敌人的战术，是攻守防御政策，可惜山上部队太少，不能将敌人弱少的地方击破，以解此包围，结果攻击后的第四日早黄洋界敌人(湘敌)即抄中路攻击防地，八面山(遂酃接壤地)亦为湘敌攻破。结果我守山部分势力不支，遂弃五井。特军委即于一月二十八日收集守山部队冲出五井包围，特委亦随军离开五井，停留于遂川边界(关于特委情形，在特委现状项内报告)。当时冲出五井部队有五军四五百人，遂川赤卫队与留山上的赤军教导团及伤病兵徒手千余人。因此时天气寒冷，出路崎岖，行动非常迟缓，兼之残败之余，指挥难于统一，等到冲到遂川大汾地方时，敌人已布置堵截，结果大汾一役，五军虽无大多损失，而遂川武装及伤兵老小徒手，均被敌人击散，狼狈异常。五军冲出大汾之后，即由上犹而去。查此次会剿中，我方损失总计到敌人手上枪支不到一百，逃散的则比较多。唯伤病徒手死伤甚巨。其余茶陵、永新、宁冈等县武装均无损失。酃县莲花因指挥不得当，闻有损失，实情现尚不明。王佐部队则仍留五井山上，埋伏与敌相持。根据我们的观察，三次会剿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因为中国目前资产阶级统治暂时稳定，敌人能集中力量找我们；主观力量太薄弱，边界群众不能用大力扰乱敌人后方，以牵制敌人；守山部队人少，应付敌人不来，以致在军事上陷于失败的地位；敌兵运动没有实际去做，宣传不深入，没有动摇敌人兵士；全国各地无大的暴动响应，使边界斗争陷于孤立。

(二)边界目前的环境：边界环境自第三次会剿失败后，表现有下列几点：

（一）边界豪绅地主阶级统治的动摇——边界豪绅地主阶级在过去一年来红色割据之下，已是受了红军及工农群众不少的打击，无日不在恐慌与动摇之中，他们的经济基础亦在这一年来转来转去的斗争当中而根本破产了。要想恢复他们一年前的元气，实非易事。同时边界豪绅各县问之不能一致联络，各县间派别冲突，充分表现边界统治阶级力量的薄弱与动摇。

（二）边界群众革命情绪将由镇压而高涨——边界群众在五井被敌攻破后，不感觉对革命失望，尤其是永新群众在这次失败，尚能立即继续斗争，遂川鄱县群众虽一时，受反动派的蒙蔽，逼迫反水，然而豪绅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加重，结果工农群众必然由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厉害而增高其革命情绪。

（三）边界的驻军——边界的驻军自五井被击破后，在不久的期间内即大部退出，对肃清散匪搜山不十分厉害，实际上敌人搜山是没有多大办法的。现在五井既破，敌人对五井目标当然减少，现在据各方报告，湘敌大部已退去，茶陵有兵三连，遂川宁冈无大敌，永新亦不过一团人。据我们判断，虽然目前边界驻军如此薄弱；但是全国攻[政]局如果变化，敌人重来搜山堵剿散匪是很有可能的。

（四）工农的武装——边界的工农武装（除开红军）虽在这次会剿中受了小挫，然十有八九尚保存在工农手上，现在正在收容整理，这正是时局，开展边界工农夺取政权的一动力。

（三）会剿失败后的应付：在敌人未打破五井之先，边界特委根据客观的情势和主观的力量，已估量到我们的失败，并经过了特委军委的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联络。各县地方武装则尽可能的埋藏于各县。在党方面，特委各县委均须留边界指挥工作，党不能离开群众。结果五井打破后，五军即往外冲，遂川鄱县的武装因党及群众没有基础的原故，只好跟着逃跑。在永新、宁冈、茶陵方面因敌人进攻比较松懈，兼之永新党比较有基础的原故，这几县的武装尚保存，党亦大部分未破坏。此时特委因困于遂川边境，以及遂川党及群众之无基础，敌人横硬在宁的原故，遂与永茶等县关系完全断绝。后永茶宁三县开联席会议成立临时特委，以刘真宛希先朱昌偕三同志为常委，朱为书记，指挥一切，从事整理收容工作。莲花据永新来信，党尚存在，但工作情形未能得悉。

（四）待委及边界各县党的状况：特委因为站在保存边界党的重大意义上着想，所以虽然估计到我们工作的失败。但是这个估量始终没有传到下层各级党部及负责同志，因为这个估量是含了不少的失败主义。因而特委对于失败后的工作，无详尽布置。结果当五井被攻破之后，特委即与五军冲出五井停留于遂川边境。后来因为遂川敌人力量雄厚，布置周密以及遂川党的组织完全破产的原故，结果特委亦无法与各县党发生关系而完全失掉作用。未经几时特委负责人因敌人猛烈搜山之故以及许多事实困难，即冲散各地，特委组织遂由此破产。至今特委书记邓乾元同志未知逃散何方。及到本月十一号陈正人同志由遂川逃来永新及与朱昌偕宛希先同志等集合，并于本月十二号召集正式特委（即邓乾元同志任书记时的特委）常委会议，定于十四号在永新召集特委扩大会。大会于十四号在永新境内举行，除了讨论关于边界目前工作政策及其他重要问题外，对特委本身问题更有充分的讨论，大会认为此时边界工作基础已完全改变，同时特委组织亦已破产（虽然常委尚有三

人，而执委已无法召集），为工作的实际需要起见，大会有产生临时特委的必要，正式特委及三县联席会议所产生的临时特委一律取消。当即由大会决定以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五同志为正式常委，以刘宗义、王怀、龙超清、谭思聪四同志为候补常委，并决定以朱同志为书记。这个临时特委的任务，在于指挥边界各县目前的工作和召集边界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正式特委。各县党的情形各县党的工作，自五井被攻破之后，一部分已塌台，遂川党的组织完全破产，县委只剩下一个书记，下层组织只留有几个败烂不堪的支部，许多同志去投诚反水，现在工作很难恢复。酃县党至今尚未找到关系，酃县工作究竟如何现无从知道。惟酃县群众反水者甚多。永新茶陵宁冈等县工作因为产生了临时特委指挥这几县的工作，大部分都已恢复。永新工作目前尚在发展，赤卫队正极猛烈的作赤色游击，许多乡村尚是秘密的群众割据，各下级组织亦颇能斗争，工作照常通行，永新党及群众武装，在这次边界失败中完全无损失。茶陵工作无多大进展，但客观环境甚好，可惜工作人少，茶陵的力量大[太]薄弱。宁冈党机会主义大[太]深，一般党员多是逃避斗争、埋伏主义，在这次失败中许多党员动摇，反水者亦不少。现在党的组织虽然保存了一部分，但是始终无多大作用。同时党内土客籍斗争至今亦无法消灭，这是宁冈党的前途最大的危机。宁冈三区及四区一带也为赤色割据，莲花自会剿中交通断绝后，至今尚未与特委发生关系。他们的工作如何无法知悉。现在能经常与特委发生关系的党部有永新茶陵宁冈三县。至于各县组织洋情至今尚无调查统计，约计边界共有党员不过三千人，党员成份十、九是农民，工人极少。临时特委现正着手登记工作，结果容后报告。

（五）苏维埃及赤卫队情形：苏维埃：当会剿局面未到的时候，各地红色割据便渐渐收缩，苏维埃组织亦由公开而秘密起来。自会剿难关渡过，因有些地方政权组织已为反动势力所打破，如宁冈的三区及遂川酃县等地大部分都倾覆，此时尚有苏维埃和秘密组织区域则为永新之小组区。四、五、六区及西北特区，及东南特区与宁冈的一、二、四区、此外莲花或许是还有相当的组织。在目前上述各地群众对苏维埃尚有信仰，多数能经常工作。赤卫队：五井被击破后，遂川赤卫队因其无军事根据地的原故，便随五军出走，结果中途被反动势力冲散。至今所存无几。酃县赤卫队亦因异[此]故，随军出去，结果同样被敌冲散。现有一部分在酃境一部分逃往资兴十二洞。宁冈茶陵莲花赤卫队均无损失，惟宁冈有少数反水者。永新赤卫队在最近较前有发展，几次打破保安队，缴获枪支颇多。各县赤卫队现正作赤色游击，制止白色势力侵入我们内部，并藉以解决经济问题。

（六）临时特委目前的工作：临时特委的任务，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临时特委经过扩大会的决定，认为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在于健全改组党的组织与党的组织的扩大。要使党深入群众、积极宣传组织和组织群众，并要加紧领导群众作日常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巩固群众的组织力量，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临时特委更具体的决定特委常委会要改变旧日坐机关的错误，要实际加紧到下级去巡视工作，自县委起一直巡视到支部。要在巡视工作中实现扩大会一切决议，实际指导并帮助下级整理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同志，洗刷一切投机动摇不定的分子，纠正过去组织上一切错误和同志的错误倾向。详细的报〈告〉扩大会一切决议，指出边界过去工作的错误和同志当前的任务。同时特委认为党内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同时加紧。现在临时特委目

前工作计划是准备一比较长期的巡视，达到边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现。

（七）土地问题情形：边界过去对于土地的分配可说是普遍了。虽然没有十分彻底。去年收获的时候，大部分地方的农民能按照土地分配情形执行，现在因为边界政权被破坏，地主阶级当然要兴起向农民反攻，夺回其土地。现在尚能依照去年分配土地执行者，有永新小江区及五、六区的一部分，宁冈四区及附近各地均有继续执行的可能。

（八）工作的缺点及我们的要求：（一）工作的缺点在政治方面因为得不到报章和上级指示的原故，不能很明确的适时的分析政治，致党的工作政策，不能很正确的缺点。在党的组织方面，党的指导机关工作不集体化，下级组织不健全，简单说一句，党的支部简直找不到几个能够作独立斗争的，而已组织非常松懈，组织纪律亦不注意。同时组织方面的错误为农民意识、地方观念，个人意气，是足以削弱党的战斗力。在宣传方面，对内教育非常缺乏，对外宣传亦不扩大更不深入，尤其对敌军士兵宣传的下深入，对群众教育亦很少注意。在群众组织方面亦非常软弱，不能实际斗争。有些地方的群众，反是因为军事势力的征服敷衍门面而已。在政权组织上苏维埃政府是空洞的，并没有形成群众的权力机关，群众并不了解苏维埃的意义。

对工人运动没有注意，以致边界斗争完全成为农民的意识，磨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开始敌兵运动，不能动摇敌方士兵群众，这都是边界工作的缺点。（三）我们的要求：边界工作人材在这次失败中受了莫大的损失，省委要派能作党及群众工作的同志十人来边界工作，尤其要派一富于实际工作经验和理论正确的同志来任特委书记。要建立省委与我们的确切交通线，经常的指示我们的工作，供给我们政治及宣传训练材料。速将六次大会的宣传组织问题决议案寄给我们。中央及省委的重要通告亦须寄来。

替我们买几份适合需要的报纸。

（九）其他：边界党的经济非常困难，各县委能勉强维持现状，待委机关〈经〉费亦困难异常，这是边界的危机。土匪现状：五井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屡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结果无大损失。惟其旧部历史甚久的绿林兄弟反水者甚多。现在五井敌人久已退去。王及部队准备与遂宁酃永等县豪绅斗争。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有决心，我们对他的关系仍与前一样。关于边界的武装数量及边界的社会状况由史同志面告。

湘赣边界临时特委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

江西省委并转中央：

边界工作在反动统治的暂时稳定之三次会剿中(一九二九年二月)曾遭一度的失败，此次党与群众以及红军都遭着不大[小]的损失，但边界工作决不因此而全部塌台，前次由史训川同志带上一个报告，未悉已否收阅，甚念！兹再将此间的一切情形报告于后：

一、边界二月失败后的一般情形

(一) 政治情形

1. 湖南事变与边界政局：此次湘赣敌人的三次会剿，事实上的表现下了绝大的决心，是反革命最高潮的表现。在这冰天冻地的严冬时节，调动两省的兵马，爬山越岭不分昼夜的攻打，结果经过四昼夜的时间，竟把经年创造的井冈山打破了。大部分英勇善战的伤兵同志亦在敌人残酷的枪弹底下牺牲了。此次敌人在政治方面是很有计划很有政策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山上的群众，用自首政策来引诱党内外的动摇分子，各地都组织挨户团清查户口。此时党内外的一般群众都非常动摇，遂川、<酃>县、宁冈三县党员与群众都大批的反水，大小五井、茨坪、大拢、大亚山等处的房子焚毁殆尽，但是湖南政局旋即发生变化，军阀开始混战各路剿匪纷纷撤退，此后边界各县的反动驻军，不过一、二团之谱，故我们才得从容整理内部，向边界豪绅地主阶级计划反攻。

2. 零星武装的收<集>和红军的编制：五井打破后，有些地方逃散了一部分零星的武装，追至剿匪军撤退后，我们即将各地的零星武装收集(由黄洋界、八面山跑下来的有九十余支枪)，同时因为边界赤卫队没有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指挥，武装力量分散，如果各县的反动武装比较联合的来进攻，或小部正式军队来打，我们就无法应付，我们估计在此军阀混战时候，红军又脱离边界，目标已是移开，边界各县的驻军，当然没有和前时一样的重兵(动不动就是几旅以上)围驻或进剿，至多不得超过二团，因此为要应付当时的政局，消灭地主阶级武装，除五军由山上败下来的一部分武装外，再由各县按照地方情形，各拿一部分武装出来，编成红军，定名为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第一二两营，第一营是王佐部，分三连，第二营是五军一部和各县赤卫队一部分，五连枪支约共四百余条。

3. 赤色游击战争：三次会剿结束后，各县的豪绅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非常厉害，如乱牵耕牛，勒收各种捐税，征收钱粮，拔死秧苗等，各县的挨户团又步步迫进，此时我们的边界红军已经编好，第一营以大小五井为游击中心，向遂川酃县宁冈游击，第二营以九陇为游击中心，向永新宁冈茶陵等县游击，当时打塌了宁冈城市古城之敌，缴获茶陵和尚庄之挨户团的枪支，击散了永新陇田潞江之保安队，打通了好些地方的工作，作了广大的反苛捐什税的宣传，镇压了各地豪绅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4. 边界豪绅武装的第一联防会剿：经过我们这一次猛烈的赤色游击之后，边界豪绅地主阶级非常恐惶为自卫计，乃形成了所谓茶永酃宁四县联防会剿九陇，结果被我们打得一败涂地，宁冈靖卫队几乎被我们消灭了，此次战役，缴获敌枪二十余支，俘虏十余名。

5. 红军五军开回边界后之边界政局：此次红军五军在瑞金奉前委命令开回边界工作，因此又引起了江西敌人的注目，没有几天即很迅速的由永新城

开来第七十团分两路向我方进攻，我们因敌情不明，和避免硬仗起见，即向酃县边界撤退，现敌已退到宁冈之新城，永新各区之保安队现集中整个的编成五连，分驻各乡及县城，我们已去信五军调其即回宁冈，计划去永新莲花游击观后，在政治方面影响较大。

前所编之边界红军及王佐部（枪支百余）现已是五军第六纵队。

（二）党务情形

1. 特委现状：五井破后，旧特委被冲散，事实上不能继续工作。嗣由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同志，在九陇方面召集永新宁冈茶陵三县联席会，为了革命的需要，组织一临时特委，朱昌谐为书记，后旧特委常务委员邓乾元、陈正人等已陆续集合，五个常委已有四个在边界，又召集一个特委扩大会，决定旧特委恢复工作，五军到后，于五月十号在宁召集特委第四次执季扩大会，因旧特委许多执委不在边界，因此，增加了几个委员，并将特委执行委员开后：

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滕代远、彭德怀、朱昌谐、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王佐、周礼、苏瑞兰。常务委员已改组，新的常委如下：

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邓乾元为书记，刘天干为副书记，陈正人任秘书长，刘天干任组织，刘真任宣传，现特委在永新之小江办公。

2. 各县党的情形：永新：永新县委书记朱昌谐，工作发展最快，全县工作要算西北两乡为最好，南乡最差，东乡差不多没有工作，现在，除了县委区委尚建筑在山中外，支部完全是秘密的组织，步步向县城逼近、北乡方面的秘密组织，发展到距县城只有七八里之地，两方组织已经取得联络，永新县委工作的区域为东南区、西北区、小江区、五区、六区、四区等。茶陵：茶陵特区书记宛希先，现在茶陵的客观环境，很有发展的机会，目前茶陵的工作，亦已打到了内部去了，现已有两个区委的组织。莲花：过去莲花因无人工作，他们自动的党团合并（县区委合并设两个组织科，支部分开），县委书记陈美（cy同志），此次特委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徐沂同志任莲花县委书记，但目前徐同志因病不能马上去工作，分三个区委一个特支，与永新上西接近之棠市瑶坊一带，现已有工作，此区域接近小江，莲花县委指挥不到，特委决定此地成立一个特区，一面与莲花发生关系，直接受特委指挥。

宁冈：宁冈目前因无人工作，同时经过此次失败，许多重要负责人及普遍同志反水，支部大多数塌台，因此特委决定暂分两个特区（东南特区、西北特区），直接受特委指挥，俟工作稍有头绪，组织了相当的支部，然后再召集代表大会，成立县委。遂川：遂川自五井打破，工作完全塌台，负责同志牺牲了许多，大批同志反水，结果只剩金竹山上一片埋伏工作，现成立临时县委，王佐农为书记，现决定派秘密到遂川内部去工作。酃县：此次失败，酃县虽然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党的组织尚保存大部，现酃县成立了临时县委，书记周礼同志，有一个区委五个特支。

（三）群众情形

1. 山上群众与山脚群众：五井和宁冈山上的群众，本来就是不好，经过此次剿匪军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征服山上的群众，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视，不过在赤色势力下，当然不敢怎么反动，但在山外的群众，如宁冈之新城古城等处，酃县遂川等则有大批

群众反水，但有的是因为党的机会主义脱离群众，因此，群众无所依归，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如酃县大院的群众向共产党请示，酃县委置之不理），而边界第二个军事根据地九陇方面的群众（如永新茶陵）在此次会剿中表现很好，并无反水的现象，还是很坚决的，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2. 国民党军阀的欺骗政[策]与反水群众：剿匪军到后，即广为宣传散布此欺骗的话头，如“自首政策”“组织挨户团就不杀人”等，但结果召集各地的群众开会成立挨户团，开会的时候，把门关闭，将群众的首领（过去较赤色的）一个一个捉起杀死，或罚款进挨户团，又要很多的钱，同时又要到处宣传共匪肃清了，某人杀死了，但不久又发现了我们的游击部队干各处，因此，一般群众都认清了反动派的欺骗民众的真面目。

3. 豪绅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群众日益革命化：边界豪绅地主阶级的经济，已经是完全破产，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的经济，几无法维持，同时这些部队里当兵的大都是抱着充分的报仇主义而来当兵的，因此所到之处抢杀乱行，一切苛捐什税，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弄得一般民众无可奈何，尤其是铲烟运动，及抽收烟税，更增加群众的仇恨（有些地方说保安队要如此，我们大家上山做共党去），因此各地群众日益革命化，如永新茶陵。

（四）武装情形

1. 边界武装的损失和增加：边界各县的赤卫队的武装，经过此次失败后，有的塌了台，有的增加了，遂川因与五军一路出去，中途完全冲散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三十余支）编入在五军，酃县赤卫队共一百余支枪，此次被反水同志带了一部分去投降，有的因党的机关机会主义，把枪埋到土中，避免斗争，结果被反动派挖了去，现在只剩下三十余支枪，宁冈亦被反水同志带了一部分去投降，此外在三次会剿后，茶陵增加了十余条，水新增加六十余条，莲花亦增加了一些（这都是缴到挨户团的）。

2. 编入红军的武装：过去特委决定成立边界红军，由永新出六十，宁冈出六十，茶陵出四十二，莲花出五十，合编为边界红军，此次就把这些武装与王佐部合编为五军第六纵队，此外，宁冈尚要编三十条出来，现在因环[境]和时间的关系，莲花与宁冈新编来的三十条枪，尚未正式编入红军。

3. 各县赤卫队的武装：各县除编到红军的武装之外，尚有赤卫队的组织，永新有二百条上下，酃县有三十余条，宁冈有五十条左右，茶陵有二十条，莲花有百余条，遂川有五条，边界现存武装总共约有四百四十条左右。

（五）苏维埃的组织与土地分配

1. 公开和秘密的苏维埃的组织，边界苏维埃的组织有了一年的历史，可以说已深入人心，目前遂川茶陵酃县公开割据的地方很小，没有公开<的>苏维埃的组织，秘密<的>苏维埃<也>尚未进行，永新之小江、酃梅、天龙山、绥远等地和宁冈之三九两堡大小五井、小亚山等地，都有公开苏维埃存在，莲花虽然有公开割据的区域，但因党的指导机关太弱，没有苏维埃组织，此外尚有秘密苏维埃的组织，如永新之西北两乡的大部分。

2. 土地的分配：边界过去对土地问题的解决都是在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之下分配，边界分了田有如下几种：永新莲花宁冈遂川酃县五县，但有的割到禾，有的没有割到禾，现在得到中央的指示，对于土地问题有如下的改变，宁冈在公开割据的地方，为该地自耕农居多，改正去年没收一切土地的办法，为没收地主豪绅反<动>派的土地，分给无田或田少的农民，永新有的地方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为群众所拥护（如小江区、酃梅五区、以及西北特区所管

辖之六区等)照去年所分的耕种,有的地方则照从前(未分田以前)承租的办法去耕种,有的地方(我们并没有秘密割据的,因豪绅地主完全跑了)亦照去年分田的办法耕种,莲花三七八三区(占莲花半壁河山)亦是照去年所分的耕种。

二、工作方式问题

(一)党以山脉为依据的错误

过去边界党的组织可以说完全不是一种党的组织,是一种特殊情形的奇怪组织,亦是一种会匪式的组织,党的组织应该建筑在敌人营垒中,党的最高指挥机关应该建在该工作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地方,但是,边界则不然,党的机关则建设在山之最高峰(如特委),次高机关(如县委特区)则建设在山腰,再次高机关(如区委)则建设在山脚,因此,得不到报纸和一切政治重要的消息,这样如何能指挥政治运动,这种以山脉为根据的特殊组织真是错误到底。

(二)党建筑在军事上面

边界党是用军事力量造出来的,军队游击一处,即介绍同志成立党的组织,并且发展形式是由上而下的,先有县委然后才有区委及支部,同时因军队的先锋主义的影响,于是军事势力在边界笼罩一切,只看见军事活动和军事势力,没有看见党的力量,因此,军队一走,党即随之而塌台,这是因为党的基础,不是建筑在群众上面,而是建筑在军事上面,做个军事的尾巴和附庸,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地方表现没有军队就不能工作。

(三)党的公开主义

过去边界党的组织,大多数是在公开的形势下活动着,一些国民党式的残余竟影响到我们党内,有的竟挂起共产党的招牌(如莲花),有的同志竟挂起(县支宣传干事)的徽章,用党代替苏维埃,委派苏维埃等,特委县委区委竟成为一个群众的组织,为一般民众烂熟的名词,有时发生事情,群众不找苏维埃解决,而竟找到党的机关来了,因此,党内一班负责同志竟为一般群众所公认,尤其是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这种党的公开主义,真是万分危险的。

(四)今后边界党的工作方式问题

上面所说的三种,党以山脉为依据,党建筑在军事上面,党的公开主义,这完全是党的三大危机,是党的工作方式极严重的错误,为保存党的组织,使边界的党走向好的前途,能够担任政治运动的指导起见,以及前委此次给予我们赣南工作的经验,边界党的指挥机关,实有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但是边界党的负责同志,都是头上写了一个共字,群众所认识的,同时又因秘密技术[太]差,要建设党的秘密机关,事实有许多困难,但此种困难,特委正在设法弥补。

三、小块割据问题

(一)公开割据与秘密割据

过去边界各县都有赤卫队,都是扯起红旗,挂着苏维埃的红招牌,堂乎皇哉的公开割据,但依我们两年来的经验,及此次前委介绍赣南东固各地的事实,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这样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城市农村的经济基础亦一齐毁

坏完了，即此问题就足使群众失掉而有余，因此有由公开的割据转变到秘密的割据之必要，党和苏维埃亦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为游击部队，采用漂流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二）公开割据甚久的区域内的善后问题

在接近总暴动之前上述的政权形式和武装形式是非常正确的，但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改变过去的形式，有些赤色公开割据甚久的地方，如宁冈之茅坪大亚山，永新之小江郡梅绶远天龙山，莲花之九都等处房子烧得很多，赤色群众很广大。这些地方反动派都认为是共匪的巢穴，改变政权形式和武装形式之后，如果没有相当的武装掩护，常来的白色恐怖，一定很厉害的，即是各地都留相当的武装是否可以保存及防止白色恐怖之到来，尚成问题，这些都是改变政权方式内实际的困难问题，但当不能出诸不顾群众的死活，主观的一味蛮干，而脱离群众的一途。

四、土地问题

（一）平分土地与没收地主土地

边界的土地问题，在全国六次大会以前就已解决，即是实行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号，如永新宁冈莲花遂川四县，但有些地方（如宁冈）因自耕农较多，对于此一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和困难，但在其他各县都很顺利的解决了，并且有些地方（如永新莲花）到现在还是照原耕种，这一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以地方情形和农民的需要两个条件之下来解决。

（二）秘密割据区域内的土地问题

“分田”这一口号在边界，可以说已经深入了人心，尤其是一般无田及少田的贫农，目前在边界对于此一问题的解决，在公开苏维埃割据的地区，当然没有问题，如在秘密割据的地方，这一问题又当怎样办法呢？如果仍照去年分田的办法去解决，当然一般豪绅地主要指为共产党加以压迫，不然把所分的田交回地主，又失掉了广大贫民群众。

五、地方主义与小团体倾向

（一）民族斗争时建的地域界限

农民区域僻居一隅文化落后的边界，封建的宗法社会的影响，当然很深刻的印人在边界一般同志及群众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一时不易消灭，因此一些农民意识（民族观念地域界限）反映到党内，如宁冈的土客籍的斗争，莲花的上西与陇西的界限，不但不能消灭，且正在向前发展，地域界限，永新亦正在萌芽。

（二）圈子的组织

边界的党混入许多圈子的分子，有些县分或军队中，正是此种分子当权，因此在党内便形成一种圈子的组织。

六、特委工作问题

（一）工作区域

边界特委在去年四月间，因得到江西省委的指示，传达中央的意见，此间便组织一边界特委，特委工作的区域是永新莲花宁冈遂川酃县茶陵攸县七县，此次据五军党代表滕代远说，江西省委特派员说袁州一带统归边界特委，我们许久没有与上级发生关系，工作方面感觉许多困难，望省委告诉我们的接头处，使我们能够经常接到上级的指示。

（二）特委的政治指挥中心

现在我们苦困山中，上级的指示不能得到，外面的政治消息亦不能很快的达到，我们消息甚闭塞，特委没有一个政治的区域为指挥中心，我们打算将来特委机关要建设到永新的那一个农村里去，请省委请示。

七、武装问题

顷接前委指示要将边界武装一概编成红军四军第六纵，我们因事实上有许多困难，暂编一部到红军，其余的要在各县的秘密机关的建立有了相当的把握，工作不致受大的损失，群众不致受很大的镇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八、党内纠纷问题

（一）党内纠纷发生的主因

边界完全是个农民的环境，农民意识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斗争地方主义以及小团体的倾向，充分的反映在党内，有些负责同志老为农民意识所影响，闹着小资产阶级的意气，因此影响边界工作的前途非常危险，近来这些农民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不仅没有消灭，并且有向前发展的倾向。

（二）解决这些纠纷的办法

解决这些纠纷的办法，我们的意见，便要有个上级有权力的机关派员来边界调查解决，此外就是要把边界各县以及特委的一些负责同志调开，换一批新的负责人来边界工作，同时并可以解决建设秘密机关的困难（因为边界各县负责同志在群众中间都很赤色的）。

九、CY问题

边界CY，各县都有组织，有的县份CY比CP更好，如宁冈莲花二县，但大部分较弱，有的县份只有组织而无工作，如茶陵遂川二县，但是普通的毛病就是没有担负政治的任务，尤其是CY特委连组织都没有形成，特委本身太弱，担负不起指挥各县的工作责任，我们的意见，请求CY省委派人前来工作。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二号）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

省委巡视员夏尺冰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由平江给边界特委各负责同志的一封信，经过一月另三天之久，才到达边界特委，夏同志此信对于六次大会重要决议案郑重昭示我们，使我们在此次大会各项决议案更加明了这是很好的，但此对湖南政治情形全未提及，使我们心中悬念的湖南状况无由知其梗概，这是我们引为憾事者，所幸省委不久可派得力巡视员来此，届时当然能满足我们的愿望，边界详细情形载第二号报告中（此报告是二十天以前做就的，因无省委通讯处未能送达）兹将边界最近二十几天的大事报告如下：

1. 五军回边工作与边界特委扩大会议的集兵政策。红军第五军于四月底奉前委命令回边界收集残部恢复边界政权，其所带回之部队人约八百，枪支三百余，五月初二到宁冈之茅坪，特委因五军之回，主观上力量顿增，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同时前委致特委的一封信，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方式之理由颇痛切，故特委决定召集各县及军中负责人开扩大会议，决定了（集兵政策）。此政策有四项理由分述如下：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然后对敌人作战方有把握，恢复边界政权才有把握与可能。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乘机机会编入红军，目的使其同化，以减少边界对工作进行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前途[?]采取此着点[是]必要的。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这就是说要收[守]土便很难找到经济的出<路>，是以各县长期的经济困难影响所及，使赤卫队不甘守革命的纪律，而致有反农民的事实与生活大苦而罹疾病等，这都是赤卫队前途的巨大危险，为纠正守土观念与因经济困难而误生非革命行动等错误，收集兵力改变工作方法是一办法。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武装，故革命方面的武装正图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企图打击与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多。

2. 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的游击战争政策与特常委的游击工作大纲：

1) 游击政纲：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财物分配给工农；推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欺骗民众的团体；推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债约；解除军阀军队和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的武装；处决压迫民众的官吏地主资本家；没有[收]外国资本的大商店、大工厂和银行；保护小商人营业；保护邮政；优待国民革命军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投诚和俘虏的士兵。

2) 游击区域：第五军游击范围：永新、茶陵、宁冈、遂川、酃县、桂东、泰和、万安、安福、吉安、萍乡、攸县、万载；主要四县：永新、茶陵、宁冈、莲花；分区游击：（一）莲花、攸县、萍乡、万载四县为一区域，以莲花之九都为中心；（二）永新、安福、吉安为一区，以永新的西北特区为中心；（三）宁冈茶陵酃县桂东为一区域，以宁冈之蓉市至大龙为中心；（四）遂川、万安、泰和为一区域，以万安为中心。

3) 宣传工作：宣传要点：（一）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耕地农；（二）主张工农自动武装起来，准备暴动，推翻军阀国民政权；（三）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工农兵联合起来，消灭军阀战争；（四）主张反抗政府军阀的地方的一切捐税；（五）主张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六）主张没收外国资本的企

业和银行；（七）主张秘密建立工会苏维埃政府或农会协民；（八）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九）鼓动敌人士兵反水投入红军；（一〇）宣传红军不妨碍小资产阶级利益；（二）说明 AB 团是江西新土豪劣绅的组织；（三）宣传国民党各派与第三党等类改良主义是欺骗工农的蒙[蒙]药，他们是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的奸细。 宣传工作方法：（一）群众大会演讲；（二）化装演讲；（三）多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中演讲；（四）画报；（五）壁报；（六）歌咏；（七）标语；（八）浅显宣言。

4) 组织工作： 组织群众：在进行宣传工作与散发传<单>刊物，应同时注意广大群众中的调查工作，留心群众中有觉悟的一部分，把他们组织起来，组织的方式只要是群众信仰的是接受共产党之主张的，下列组织的称得任取一种；（一）农民协会；（二）工会；（三）革命委员会；（四）苏维埃政府。 注意青年群众的组织，在七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青年群众组织劳动童子团； 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在群众的进步分子中选充。政治部应训练这些负责人，以最低限度的理论政治和组织上的认识。 这种新的组织由政治部报告该县上级政府或农民协会派人前往发生关系； 择群众中之最有觉悟而又能努力工作，介绍为同志，组织党和团的支部，由军党部报告该县区委或特委前往发生关系； 注意调查工作，每到一处，按照特委制定的社会状况调查表填写具报。

5) 应防止的几种倾向： 凭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与敌人作无把握的硬战； 单纯的军事行动； 报仇行动； 不细心考查农村中群众情形的主观行动（如家族部落民族等界限）。

6) 其他： 注意没有[收]书报检查信件汇送特委； 注意筹款。主要办法有四：（一）捉土豪；（二）向富商捐借；（三）贴条要钱；（四）没收反动派财产。

7) 游击政策，军阀混战的第一幕虽已告终，但<再>幕二幕将必要相继而无有已时，政治报告中，已说明其理由，而为大众所公认了，所以在客观上此时是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时期。

边界工作过去犯了严重的军事投机政策的错误，割据区域的基础，主要是红军和赤卫队上面的，没有赤卫队和红军的区域，便没有共产党的工作，茶陵永新虽有几个区域的秘密工作，但也是最近艰苦创造出来的，因此敌人得以集中力量瞄[瞄]准这赤色的要塞，小块努力，如永新茶陵的只把守门户住进口的要塞，共产党便只能固守山上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前委四月十三日于云都来信，说“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部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败完了，即此问题即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二十五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

的区域是很宽的 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根据边界工作困难情形以及不能进展的情形与前委来信叙述赣南党所以大得发展的经验，边界党的工作和政权的形式以及赤卫队的组织与意义应该改换面目，决心打破依赖军事势力的观念，（茨坪、茅坪、小江区、九都都是例外）已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主观方面当此改变工作方式的过程里，表面上是退兵的时候，也就是要防备敌人（地主阶级）乘机蹂躏这赤色割据地的时候。根据客观的情形，来决定我们的政策，特委认为游击区域，除〈特〉委指定的，永新、茶陵、莲花、遂川、万安、泰和、宁冈、吉安、安福、酃县、桂东十一县外，还应当加上攸县、萍乡、万载三县，因为这三县是边特委的工作范围（萍乡湘东特委已管辖不到），再则在政治的影响上要较其他各县为大，就是经济方面的出路也要多些，虽然五军的兵士成份多平江农民的地方观念，但却不是无法可以补救的。

游击初期工作应不超出永新、茶陵、莲花、宁冈四县之外，非经济无法时亦不宜去安福，因为主观上表面上退兵的时候，若无兵掩护退即，其损失之重大将难以逆料。所出桂东出泰和、万安、吉安或攸县、萍乡，应在永茶莲宁四县秘密工作稍有基础，四县地主阶级武装已受打击之后，如企图扩大或根据军事的片面理由而欲企图到桂东或到泰和、万安、吉安，不注意已有工作区域的基础建立，其结果必成为顾此失彼甚至于两头无成，此四县工作稍有基础，红军便当向规定范围内之其他各县游击，以发动更多地点群众起更大的政治影响，如只顾三数县工作的深入而不注意扩大，那末这三数县的工作也必然是不能担负起这革命巨大的责任的，患的结果正如前所警告的武装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或红军）。

在目前主客观条件之下，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决定是正确的，如统治阶级冲突变化，或前委有更大的或更有益于革命的调动时，特委得斟酌革命利益变动此决议案。

3. 敌情变化与五军的自由行动，当大会举行之际，忽发生敌情，斯时一则敌情不明，二则因本身战斗力不强，故由古城退大陇，后因敌人进逼退八面山下之井水背，即在此地继续开会，大会对军事行动之决定是：（若敌人进逼井水背，我军退酃县南乡，向右打围取道茶陵之湖

口坑口，由东乡转永新，或左打围取道拿山出永新）乃五军同志竟不依照决定自由行动，远超出游击范围之外，流寇式的逃跑，使边界工作受其影响实可痛也。

4. 五军逃跑与敌军的猖獗情形：五军离开边界后，敌人乃向九龙

山脉取包围形势，茶陵出正式军一营，带同三带保安队，茶陵县长及门炳岳旅之团长刘崇武亲自出马，驻兵和向庄向九陇攻击，至宁冈攻我五军之敌，复折转穿过九陇，与我赤卫队战于永新之六区，因众寡不敌我军失败，幸无损失，当时莲花亦有门炳岳旅之一营驻防，永新保安队复乘此机会猛力向赤色区域内游击，此役最大的损失是群众的屋宇及什物，凡当道之村落概被焚毁，谷米牛等什物被保安队牵载而去，应赤色区域的农民群众，训练有素，尚称觉悟，故无反水及动摇的表现，然而群众经此大挫（比三次会剿损失大），锐器[气]大减，亦革命前途之

大不利也。

5. 边界概况：茶敌尚留保安队百余枪，驻七里船和尚庄，同时在镇压宁冈西北特区沿山群众与九龙山麓之群众，因赤卫队兵力薄弱之故，不能驱逐出境，但茶陵特区与宁冈西北特区仍然继续工作，未稍停止，永新保安队问来赤色区域内游击来时负责人及赤色领袖避开，其余群众可以不走。但群众永久是我们的，决无敌人威吓软诱反水之处。门炳岳之兵两营，在宁永接界处代木放排，此地是赤色区域，因放排颇需时日，故此敌素在赤色区域内骚扰，此敌残忍无比，杀人焚屋毫不留情，赤色区域内之屋宇几焚烧殆尽，当此下种之时，群众忙于避敌，田野有荒芜之虞，此目前困苦音之一，其次因在敌军包围之中赤卫队不能

外出游击，经济大成问题，各县有饥之忧，本来边界工作是建设在军事上的，要改变方式当然要有步骤的，逐渐改正才无害于工作，今五军得编收赤卫队一部之后，即远出湘南不顾边界之存亡，这显然在边界工作论起来，是一种取消主义，军事势力假如是这样超过地方性，则地方工作之前途危险，将必难于限量也，现在边界紧要关头，一面布置应付这危险的环境，一面还是望五军回来解危局。

6. 应付这险恶局面的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在永新，永新是敌人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最在成绩的一县，故解决永<新>的问题，其余各县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现在我们应付敌人的策略是：能灰色的区域尽量灰色，但要以不失掉群众为原则。不能灰色的区域尽量武装，积极备战，积极武装群众，利用地形，布置战区，准备敌人搜山时，四面还击，赤卫队的枪支，拨一部分为群众实际防<备>武装，敌人驻在地，赤卫队遂尽量黑夜游<击>扰乱敌人，使敌人不敢驻扎。此外，特委更派专人追五军回边界工作，但不知效否？

7. 要求省委五件事：自袁德生同志来省委后边境既经变化，以未经过上级的指示，因之边界有些问题难以解决。江西省委又以来派代表到过边界，边界曾经派人到过江西省委请派代表巡视边界，竟未邀得光临，这是边界各级党很失意的一件事，现在湖南省已准备派人来此，务望及早派来，幸勿为别事错过，边界并准备省委代表到时，召集边界第三次代表大会，解决边界各项问题。望省委根据边界报告给予指示为盼。边界是公开的割据，依我们的经验在一省或数省总暴动以前小块公开的割据，的确是有害而无益的，现拟改变工作方式，转入秘密状态（详情与实际理由候省委特派员来实际考察可知）。因此边界人员需要调动。至少特委工作人员调往别地工作，请省委派二三得力同志来主持特委，现特委工作人员调往别县工作，不但于秘密工作有益，抑且于党内布尔什维克化有用，因为边界工作人员在边界久，颇染上些地方主义，农民意识的色彩，调动只可纠正这些坏倾向，请省委斟酌此点。边界各县找不着一个政治中心，特委驻在山高之处，冲深之处，指挥工作实在是非常滑稽的事，与走隔绝很难得到外面的政治消息，故一切政治指示工作任务，都不能及时生效，请求省委对边界特委的管辖区域重新划分，以便工作。边界很需要无产阶级领导者，请省委多派工人同志来边界充当下级干部。萍乡市委县委及湘鄂赣边界特委与此问须要发生关系，此问莲花九都是公开的割据，望省委转知该市委县委及待委注意。

8. 其他：来边界路线有二：一到萍乡、莲花、九都，一到九都便不难来，特委已命莲花县委派人来接省委巡视员来边界之路线，当更无困难。一由吉

安到永新之西北特区，吉安赣西特委有通永新的交通处，到赣西特委，便不难到永之西北特区，到西北特区便不难到特委驻在地点。

客岁杨开明同志回省委工作，此间单作一详细报告交杨同志带上，不知收到否，特委给交通员吴鉴金同志路费十五元附告！

湘赣边界特委

六月六号下午永新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江西省委转录赣西特委第七号报告与赣西特委对省委去信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整个的西南，仍没有到尽力建立苏维埃和扩大原有苏维埃区域的程度，而只是发动群众与深入苏维埃宣传至建立革命政权的时期。

赣西南边界群众，因白色恐怖的影响，豪绅阶级的欺骗宣传，以及看见革命区域群众所受的痛苦，尤其是等待红军打平天下后，再来安做苏维埃老百姓的心理，他们对于“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的政府，实在觉得子他们没有实际利益，而且有杀头烧屋等危险。这在朱毛宁、宁失败后的事实看得很明显。因此，目前赣西南要尽量建立苏维埃，实在建无可建，况其量不过把几个军事割据区域，以红军或游击队为体，号召一些同志来建立一个非法的有机关无群众的苏维埃政府。至于扩大原有苏维埃的区域，更是纸上空谈。因为目前的赣西南，根本没有苏维埃，所以我们认为赣西南在此期内，只应尽量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团体，扩大和深入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在军事上割据区域，至多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机关，并利用这个力量自上而下，同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准备过渡到建设苏维埃政权。来信所谓不要机械地运用苏维埃政权方式，以为一定打不破撞不破的才可以建立。这个原则固然是对的，但是执行的程度如何？要正确的估计。如果群众没有起来，只是游击队把豪绅杀光了，赶跑了，就很快地建立工农兵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则游击队一走，苏维埃必会马上打破撞破，至少苏维埃随着游击队跑。这么一来，不是使苏维埃的威信在群众中尤其是在落后的农民中丧失吗？我们的意见认为：苏维埃方式虽然不能得到“千古长存”的保险方可建设，然确要党及群众有相当的基础，估量政权有暂时的稳定可能时，从地方游击战争中去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

江西省委致湘赣边特委工作指示

(一九二九年七月六日)

目前军阀战争时代，我们总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由中央第 34 号 36 号通告为根本的详细说明，针对着全国总形势。江西全省工作的布置和策略，已有省委 24 号通告作具体的指示。关于游击工作与地方工作互相配合问题，已有省委给你们和 × × 南特委前委的信之特别的指示。现在所要说的话是根据你们最近书面报告和刘同志口头报告，关于几个主要的问题指示如下：

第一、边界党的改造问题。边界的党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发动了比较广大的群众起来，的确党员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基础。中间曾经有三省“会剿”的挫折，给我们以巨大的创伤。但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主观策略运用的错误。而主观上策略错误的根源又在于边界党的组织未曾彻底加以改造，保留着不少资产阶级富农流氓无产阶级的成份和意识的支配；特委负责同志多数是由上级党部从各方面调来的知识分子及本地找出来的农村上层优秀分子，他们没有接受到六次大会的精神，党的组织路线仍是过去国共合作时代机会主义的残余，工作路线仍是旧的方法。因困处口口边界消息异常隔绝，看不到革命阶级的转变，不能积极斗争的经验，来创造新的路线和新的工作方法，同时党的上下级机关依次建立在山顶山腰脚之间，可说是隔绝人寰，你们对于天文地理还可以多认识一点，关于群众生活，则说得很少（自然你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也许比一般群众还要苦，但无论如何苦，仍是脱离群众的生活）。因此党的组织路线、党的工作路线。党的 ，都是站在群众以外。在群众看来也以为共产党是超阶级的天皇老爷。省委现在号召你们起来，彻底改造边界的党，目前应该准备召集各县代表大会，要使各地经过斗争的积极的工农同志尽量参加这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应该讨论（一）边界工作的问题；（二）边界中心区域工作之建立问题；（三）群众日常斗争问题；（四）职工农民土地问题；（五）苏维埃与游击战争问题等等，这是你们在大会的中心工作。这是你们改造党的初步任务。新的边特应建立在群众斗争的中心永新 边特应兼永新县委工作 边特和各县及特区 应选举斗争中出来的新[先]进的工农分子参加，当然要留一部分积极的有工作经验的过去负责同志参加工作，以避免青黄不接之弊，一部分有工作经验而因环境关系工作不便的可调来省委工作。只有适用这一组织路线，才能根本改造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增强指导机关无产阶级的质量，提高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你们如果能坚决地执行省委这一组织路线的指示，我们相信不但可以从根本上进一步的来改造边界的党，用不着省委派人来补充工作，并且可以调人来省委或派别的比较能力薄弱的地方党部去工作。你们不要忘记边界是长期斗争的区域，遭了一次失败的巨大损失，但目前仍是开展的局面，斗争并未有停止过，须知无产阶级的党的艰难困苦工作，是要从斗争中提拔积极分子出来相当的。

第二圈子问题。这是过去边特不能很好的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在斗争中来肃清圈子，同志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及一切封建残余的思想和习惯，只是利用国民党传统方法，玩政治手腕，企图纵横恣肆苟安一时的协调，革命高潮时可逸无事，但一到革命失败的反映，他们要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给你们目前以种种困难，省委认为要解决这一个困难只要（一）用说服主义精神，边特应派负责同志找他们诚恳的谈话，很公开的批评他们小资产阶级意识、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意识及一切封建残余

思想和习惯的错误倾向，积极的指示党的目前和策略，给他们以正确的出路，给以党的适当工作，经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如支部党团等），要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来改变其错误倾向；（二）发动圈子范围内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斗争中以他们的经验来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为实行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推翻地主阶级及统治，建立农民苏维埃，夺取群众，环绕我们党的周围，脱离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意识及一切封建思想的支配，只有说服主义和夺取群众工作，才可以根本解决圈子问题，说服圈子领袖和夺取圈子群众是互相联系进行的，夺取了群众可以帮助说服主义的进行，说服了圈子领袖也便可以帮助夺取群众工作，如果夺取群众工作成了功，圈子领袖纵使他们目前没有反叛的行动，始终用不着以最后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否则会给一部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更增加群众工作之困难。

第三、党内纠纷问题。这一问题的来源，已在我们书面报告和刘同志口头报告说明出来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造党的组织——尤其建立工农重要支部，经常实行支部生活，加紧党内教育训练工作，目前要以肃清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意识斗争，肃清（土客）籍外阶级的封建残余之争，为教育训练工作中心之一。建立工农支部与进行教育训练工作要与群众日常生活发生联系，这就是说要在日常斗争中来消灭党内的纠纷。例：土籍中有豪绅地主是压迫工农的阶级敌人，客籍中也有压迫工农的豪绅地主阶级，豪绅地主阶级不论是土籍。客籍，压迫工农都是一致的，只有土客籍的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土客籍的豪绅地主阶级，才能得到解放，土客籍工农内中斗争是土客籍豪绅地主阶级之所喜，是工农阶级之自杀，我们应利用种种具体事实来发展群众斗争，变土客籍斗争为阶级斗争。其余详细情形，你们可以参考中央 36 号和省委 22 号通告，引起各级党部（自特委以至各支部）以充分讨论和切实实行。

第四、党和群众的整个工作与军事工作互相配合问题。过去同志们的主观上、客观上都有偏重军事发展的错误倾向，所以客观上自然形成以军事力量来发展党发动群众斗争，在某个时期，特别状况之下有以军事力量来发展党。发动群众斗争之事实需要。但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了，群众斗争发动起来就要转变军事发动的方面和坚强党的组织力量。透过党团作用，来参加领导群众的组织和斗争，要使军事力量变成群众组织和斗争的主要武力。党也要透过党团作用来领导这一部分群众组织和斗争的主要武力。因此军事力量是党和群众组织的一部分的主要武力，并不是党和群众力量的全部。过去你们偏重于军事发展的错误，就是忽视了这一阶级的转变，结果形成以军治党，以军支配群众的国民党传统路线，军事先锋主义便成为你们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一个问题，一定要从积极方面找根本解决的办法，如果只是消极的去防止军事先锋主义，会跑到另一方面的错误的偏向，就是军事取消主义忽视和放弃军事工作。最近赣西南边界游击战争时期，因各地方党部能力薄弱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响应朱毛，没有整个地方工作和军事工作之配合的布置，使朱毛及其他红军游击队伍得不到地方。群众广大的援助，而东奔西跑，备于应付给敌军以击破我们互相联系的机而至于消灭我们的危险，在客观上形成地方党部有忽视或放弃最少不了解更力顾及游击工作的错误。因此，在组织路线上，应改法恢复民众团体组织（苏维埃是工农政权的组织，

职工会、农协等是一般工农群众的组织），未有组织的应设法注意进行，已有组织的应设法扩大和巩固他，党应实行透过党团作用去领导这些民众组织，党和民众组织应有区别，不能以党代替民众组织，也不能以民众组织来替党。同时，党和民众组织中要建立正确的联系，主要的是民众中党团作用。党和民众组织关系确立了，要将红军、游击队等放在民众组织系统之下，是民众组织部分的主要武力，党要指挥这一部分军队，也要经过军队中党团作用，这样一来民众便全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政治机关，职工会。农会是他们的团体，共产党是他们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红军游击队等是他们自己的武力，他们自然会起来拥护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团体、自己的阶级领导——政党、自己的军队了。

在工作路线上，党在每一时期，决定了中心策略和整个工作布置，这一个布置要与军事工作配合起来，然后透过党团作用，使民众组织和军事组织讨论接受和执行这个整个的工作，配合布置我们的党，并可以公开地发表宣言，提出宣传和鼓动口号，来号召群众起来斗争，这么一业，则发动群众斗争来响应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战争来拥护群众斗争的互相配合的效用，如此，军事先锋主义、军事取消主义都可以在实际行动中免除了，而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关于这个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具体运动，要你们根据边界目前实际情形为更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曾口头告诉刘同志，以组织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具体意见，你们可以拿来参考应用到实际方面去。

第五、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之相互联系问题。前委指出，你们在全国总暴动前为便利工作起见，应将公开割据转变为秘密割据，公开苏维埃，转变为秘密苏维埃，并指出过在边界的失败是在公开的割据的原因，所以使党和群众都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认为前委这个指示，只说出表面的现象，在根本原则上，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指示，只是就表面现象来纠正过去边界公开苏维埃割据区域的错误，而不能从根本上指出错误的来源，纠正工作便跑到秘密方面来，恐怕实际运用又走上另一错误的倾向，便是关门主义。你们过去的错误，不在公开苏维埃割据区域本身，而在于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没有正确的发生联系作用。你们过去公开苏维埃割据只做到绝对公开主义和形式主义，只高高挂起苏维埃金字招牌，我们同志便好象也额上印了苏维埃主席或委员的头衔、没有扩大苏维埃宣传使他的意义深入到群众中去，群众又对于CY苏维埃红军，甚至农协都看成一个东西。总而言之，是共产党、民众是共产党下的老百姓，与国民党以党治国，以军治党是一个样子。党和苏维埃一切群众组织都是全体的绝对公开，没有丝毫秘密组织和工作准备，等到反动势力一来，整个的党和苏维埃及一切群众组织要有不塌台之理，苏维埃的金字招牌便随着红军游击战争而到处游击去了，这就是过去根本错误的根源。因此便以为目前失败使党和群众都受了很大的损失，是过去公开苏维埃割据区域之过，我实行秘密起来，不能挽救目前之损失，从此党和苏维埃及一切群众组织都要秘密起来了，结果必一天一天的群众组织与群众隔离，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必建立在山顶山腰、山脚人物罕到之处，以为只[没]有白色恐怖也没有红色恐怖，受不着损失，也得到利益，这岂不是关门主义之又一极端错误吗？

同志们，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问题是在于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作用，这就是说现在的党不但是在中国，即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的苏联，也有保存党的秘密组织之必要，党应该适合种种条件来保存它的秘密组织，

它的党员之秘密行动，它的工作计划之秘密进行，但党要找着不妨害它秘密条件的公开工作机会，我们要利用公开工作机会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群众，我们要扩大政治宣传和鼓动口号，来夺取成千成万的群众围绕于党的周围，因此党要透过苏维埃、职工会、农协及一切群众组织路线，甚至要利用非法的组织，黄色群众的组织机会，来尽可能的跑到群众中去，提出我们政治主张来扩大我们的影响，夺取群众。

苏维埃、职工会、农协及各色的群众组织，是党透过这些组织来夺取群众的最好工具，这些组织有时不得不秘密起来，但只要秘密工作准备得充分，如有公开行动的机会，不论是多少时候，总之要尽量利用公开机会，做广大公开的宣传，因为这样的公开宣传，可以使党的政纲策略很快的扩大而普遍深入群众中去。如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当地武装暴动或游击战争扩大，将转变夺取一县或数县，一区或数区的政权时，则在建立苏维埃之前夜，应该有秘密组织工作之充分准备，准备公开局面转变之到来，要怎样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作用，一方面要以不妨害秘密工作之存在，一方面以尽可能要谋公开工作之建立，苏维埃开始和民众见面之一天，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扩大和普遍深入苏维埃意义，土地革命意义之宣传，苏维埃便要开始宣布他的以工农去按民权为原则的组织法令，保护交通、运输、贸易、惩办反革命法令等等。这么一来，群众便会认识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自己的政权，他们会生死以亡的来拥护这个政权，纵使因一时的被白军包围，而所得不转变秘密存在，但事前有秘密工作的准备，可以使这个局面转变过来，可以使苏维埃政治影响深入群众，不至使苏维埃的转变而一切工作都要坍台。此时，只有红军游击队和少数负责人不能不依时退却，继续向别的地方举行游击工作仍可秘密地保存着，谋图恢复的机会。这就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重要的枢纽，这并不是关门主义或公开主义。

第六、游击战争问题。边界自朱毛的部队退出后，留下来游击队伍，多散处各地，没有组织起来，并且他们脱离了生产，习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无意识的烧杀主义，非阶级的报复主义都应有尽有，助长了土客籍内部的冲突，增加了革命失败后，我们工作许多困难，给敌人以进攻我们的机会，这是值得我们目前十分注意而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农民游击队多是自发暴动出来的，它带着许多农民原始时代的行动，表现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但它始终豪绅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农民武装反抗，它对于土地革命有深刻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要看见他表露许多原始行动增加了目前工作困难，便悲观叹气起来，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要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党的领导，变原始行动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变烧杀主义、报复主义为土地革命的斗争，变土客籍农民内部冲突为农民对地主豪绅的斗争，用全力来运用党和群众组织力量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要积极运用新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策略，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继续游击工作来战胜目前困难。

按照目前边界实际状况，省委认为游击队伍的组织，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以乡区县为单位的赤卫队，赤卫队一定要有很好的新武枪械、梭柄、火炮、锄、木棍、铁杆都是他们的武器，它是民众军事的组织，它是游击战争的后备队，它是巩固后方的民兵。他们拿起镰刀、犁把就是生产耕作的农民，拿起武器参加行列就是兵士。赤卫队是藏埋在群众里面要与农民融在一块。一种是游击队，以边界区域为单位的组织，它是游击战争的中卫，它是

农民中坚分子的武装集团，它的游击工作是在边界数县，地方做打圈子的游击行动（自然游击工作的扩大，或环境不利时，不一定死守着边界），它的最高组织，宜用大队名义，以下可根据中心区域工作分为几个中队（独立团的名义，容易给敌人以攻破目标，目前不甚适用），中队以下分小队，以利于集中和分散作战为组织原则。一种是红军，他是游击战争的前卫。前委所统辖的彭德怀基本队伍，它是有历史意义的，它在全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他为敌人最注目的对象。用此，它游击行动因种种关系比较行动范围扩大，不一定限于边界。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应有组织上的互相联系作用，应集中统一指挥，适合游击战术的互相呼应作战布置，政治指导机关应属于军委会，党应透过军队中党团起领导作用，加紧党的影响和政治训练。红军离开边界委以游击队为指挥作战的主力，红军兵士应按一定时期以几分之几、退伍到游击队或赤卫队去担任政治军事训练工作，或是退伍到苏维埃及民众团体去做干部工作，最好能退到赤卫队去一步一步的设法使他们参加生产事业；游击兵士也应依期同样的做退伍运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兵士应在红军游击退伍时期为几分之几的补充队伍，这么一来便可以实现民众军事化、军事民众化了，红军游击队的干部应提拔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半无产阶级（贫农）来充当。

红军、游击队、赤卫队是游击队战术队伍，它是对于土地革命任务是一致的，一切不同的不过是战略上的分工而已。游击战争是游击的战略，游而不击而“急于奔命”，击而不游必“坐以待毙”随时随地都取进攻形势，这是游击战争的精神，敌前我退、敌退我追、避大攻小、避强攻弱，这是游击工作的法则；上山主义、保守主义、巩固寨打死的主义却是游击战争的大忌，有时需要上山，有时需要保守，有时需要死拼，这都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转变问题，总以无产阶级工农利益为前提而转变某策略，若一时期、一时的策略转变枢纽，认为永久不变的原则，定为某种主义，这是大大的错误。同时，红军游击队定期的长驻一个区域，不特为战争的大忌，并且此聚起来吃农民的粮食鸡子，会引起民众讨厌，有脱离民众的危险。

以上是从正确的组织路线和策略路线来解决游击战争问题的根本之法。只有这样才可以消灭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的烧杀主义、报复主义、乡土观念、宗派观念等不正确的倾向，才可以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群众的爱戴、扩大和深入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任务、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才可以准备总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转变游击为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的政府真正的军队——红军。

如何运用这个策略根本法则到实际方面去，要你们根据边界目前状况充分讨论与切实的执行。

第七、群众工作问题。边界自遭失败后，一部分农村上层分子——多半是富农。发现反水行动，一部分落后群众表现失败主义的心理，但仍有一大部分群众是积极参加斗争，你们应运用党和群众组织路线的正确关系，扩大和深入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统治的复辟、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宣传、政治宣传，要与目前群众需要的日常斗争的鼓动口号联系起来（如宣传抗租抗税抗债，拥护或收回以前已配的土地，打倒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复辟，恢复农民苏维埃政权等鼓励口号，便要推进到反对三省“会剿”及第二期剿匪计划、拥护朱毛等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阀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等政治口号，夺取大部分，依然积极参加斗争的群众

于党的周围，坚强他们的组织，抓住他们的活动分子做民众组织的中心，利用这一部分活动分子来影响号召一部分落后群众起来（或指示这些活动分子到落后群众中去做秘密运动宣传，或推进落后群众派代表到割据区域受训练）。对于反水的部分群众，我们要有正确的分析与估计，大概占少数的上层富农领袖是主观上要反水的，大多数受富农影响的分子因失败的反映在客观上不得已而反水的。因此，我们要针对着实际情形，打倒主观上反水的富农领袖的欺骗宣传和反动行为，孤立富农的影响，夺取反水的部分群众。不然若以整个策略对待一部分反水群众甚至用惩办主义加以无意义的镇区[压]或烧杀，结果必然越暴越糟，增加对农民领袖的反水的势力，替国民党豪绅地主军阀造机会，这是自杀政策。敌军开始用自杀阴谋来进攻我们了，我们应十二分的注意啊！

第八、土地问题。这一问题要运用第六次全国大会“农民土地问题决议案”的原则到实际方面去，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中国目前民权革命阶段应解决的意义。你们以前已经做过的没收一切土地，只是在革命的意义上来向农民解释，说服他们纠正过去的错误，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农民目前如果未退回中小农民土地的指示，中小农民也没有企图夺回自己土地的行为，就不应反过头来重做一趟。

平分土地和共耕口号，在原则上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意识行为，但这口号是出于农民群众自发的要求，他对于推倒豪绅地主阶级是有深切的作用，我们不应从消极方面简单的防止他们，我们要说服群众，要向群众解释，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少地或无地农民耕种，使目前革命阶段所可能而且必要的事。将来革命阶级转变，由土地回有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农民得到解放必由之路，现在平分土地和共耕土地并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农民群众必要平分土地和共耕时，除了向他们说服之外，仍要农民苏维埃代表会议中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不可用命令会议来强硬制止，失败了过去的割据区域并且已分配了土地，现在白色恐怖之下，地主阶级要夺回土地，我们就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以红军游击队掩护他们斗争，鼓动他们拥护已得的土地，打倒地主阶级复辟运动，武装暴动，恢复苏维埃政权。如果目前已经下种了，就要鼓动农民武装起来做护割大运动，由不纳租不缴税，不还债、征发、分配、积聚粮食实行游击暴动，要与割据地域发生联系，割据区域应给他们以大的援助。

同志们，省委给你们的这些重要问题的指示，是你们恢复边界工作的目前任务，这一任务要在“八一”国际赤色日示威运动（见中央通告三十九号，省委通告二十二号），反军阀战争，反第三期剿匪与三省“会剿”（见省委通告三十四号），准备秋收斗争等联系作用，形成我们的目前中心任务的总行动，省委希望你们在原则上了解这一指示，讨论一实施的具体的办法，并将这一指示传达到下级党部去，号召全边界同志起来注意实现！

江西省委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六日抄呈中央

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

邓乾元

1. 关于政治。1) 蒋桂战争在长江流域结束后的湘赣两省统治阶级——两湖失守，桂系退往广西，从此蒋桂战争 < 由 > 两湖转入两广因此赣湘形势转缓，尤其是赣在九江方面的守防大军便得以撤回内地对付革命势力，更以湖南何健及广东两陈之反桂，江西四境无桂系入寇之虞，所以赣省统治阶级得以集 < 中 > 全力以对付革命势力，虽然他们自己之间 AB 团与第三党改组派的冲突加剧了。但在对付革命势力的利害关系上，反革命却能并合一致的应付，湖南方面虽有何健第四路军之入桂边，但湖南军力过于雄厚，所以湖南之湘东南一带，仍叶琪部之门炳岳旅留守后防，湘边之茶陵酃县攸县，更为敌人所注意，因此我们在蒋桂第二幕战争中，竟没有得着发展的机会。2) 江西反动统治转稳定的局势中，赣西统治阶级对于边界革命势力采行猛烈的反攻政策，赣西统治阶级一面是第三党改组派藉金汉鼎的兵力进行与 AB 团争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一面只在矛盾冲突的联合战线（AB 团有保安队等武装，现金汉鼎有将各县保安队编为省防军，归省长官指挥的计划，此计划现已成功）之下猛烈向革命势力采行反攻政策，五月初旬敌增以两团兵力很迅速的进入宁冈攻我五军，逼迫五军退到井冈山山下（即八面山下）敌人就复强迫不已。3) 边界红军编入五军及五军被逼出走与边界的影响——当时边界红军方 < 面 > 王佐之一部 < 分 > 方正介绍入五军，还未就编，敌军便已分两路，一路进到宁冈之新城，一路进到永新小江区之江。据报是两团人，形成剪刀式的向我五军驻在地之古城进攻，此消息突如其来，乃仓卒决定退往天陇，再定行动，到大陇未及四点钟，敌人即进到茅坪（离大陇仅四五里），五军乃移进至八面山脚，其意盖欲探明敌情，决定战与否也，阅日敌人竟敢沿山进攻，我军乃决定退往酃县看形势，或右出拿山至永新，或左出茶陵回小江，（此事实报告第二号中有请参看）此退一因敌情不明，二因我军新编，不利于战，三因敌军进兵神速，使我们不能作有把握的判断。五军退入酃县后，并未遵照决定远出湘南，此行据五军申辩是因为退至酃县后，遂川、茶陵各有敌军开来堵截之警报，所以不能不出湘南，并非有意的自由行动云云。但因为五军远去，而边界红军又随之而去，边界革命的军事力量大减，实在给予帮人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边界革命接着五军的出走，便遭过了一次很大的破坏。4) 边界政权被破坏的概况及我当时应付的方法——敌人于五军退往湖南之后，便直穿九龙山脉回永新，在永新六区与我永莲赤卫队战一时，结果我们退败，但没有受损失。此后敌人知我空虚，乃将兵力分成很小的队伍四处游击，意在征服群众。敌人征服群众的总方法，是首先在各地大烧大杀，以相威胁，继则软化以相诱惑。计当时宁冈驻正式国军一营，又带保安队，派一县长驻工作。他们也很聪明，学会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欺骗手段，不知在那动[种]机关抽了些公款，在宁冈替群众买耕牛，自首不究既往，自首而能努力工作的给以薄奖，不服者以强暴相威胁，结果竟有小部分群众入了他们的圈套。但在不久的时日以内他们的苛捐什税还是不能不收，所以群众也很容易认识他们的假面具。永新群众觉悟较深刻，软化的办法不能动其革命的意志，所以敌人对永新割据地的群众完全是毫不姑息的大烧大杀大掳掠，他们曾决定了应该烧杀的区域有三大块，一为小江区，二为东南区，三为西北区。现在一二区人虽没有被杀几多，但屋宇却被烧得精光，东西也掳掠而去。惟

西北区迄今尚未遭其祸害，但不久的将来我们知道一定是难免的。莲花赤色割据区域，也遭同样的祸害。惟遂川与酃县是秘密工作未受影响。敌人强暴政策施行的结果，使赤色区域的群众衣食住三者成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赤色政权下的农民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无家可归无亲朋可随的贫苦农民，这种农民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不稍畏缩，宁愿结草而居，誓与敌人奋斗到底，并迫切要求发枪给他们；一种是有亲朋可依的自耕农小商人等。这种人感到生活痛苦，颇有迁居之意，但是实行此办法现在还没有几多。一则农民的乡土观念一时尚难抛弃，再创收秋有望，因此两事羁住了这些人的暂时迁徙。根据上面这些情形，当时特委曾有几个指示供给各级党部，一是要各县对于赤卫队应集中指挥以图打击敌人的分散部队。二是尽可能的武装赤色区域的群众（能灰色的区域便在合乎革命条件之下尽可能的灰色）教育群众的群众战争术。三调查赤色区域人口及党员分别统计，准备秋收以后想逃出赤色区域的群众给他们有组织的派往各地工作，此外在各相邻近而在政治上又有共同联系之县特委招集之开会，决定各有关系之县的经常相互的横的关系。

5) 广东军阀战争与江西所受的影响——徐景党在东江失败以后，其部由闽西退到赣南，江西为此几乎调动全省军力去应付，因此赣西赣东陡然减少了革命的压力，边界数县乘此机会又得了重整旗鼓的可能。

6) 五军复回边界与安福三战的政治意义——五军由粤北赣南转回边界，曾占遂川县城一次，因敌军追，但两宿即取道入宁冈，复占据宁冈县城，两次据城，俱因敌人闻风先遁，故未发生战争，七月八号由宁冈开永新。五军此次由粤北赣南归，所带约万元小洋，因敌人对边界赤色割据的封锁小洋不能通行各处，故当时有指示五军往安福解决经济问题之决定，五军至安福，大小战俱获胜利，此胜利在政治上有很大意义。因为自井冈山失败以后，湘赣边界各县群众长久陷于气馁不振作的状态中，此次胜利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奋了群众的勇气，吓退了敌人的猖狂。其次是江西士兵一向在敌军长官蒙蔽之下。士兵说：长官告诉他们朱德比较好，所以捉住士兵不杀，彭德怀很恶，他们捉住士兵常常用洋油烧，所以士兵说他们那次在战场上是与五军并[拼]命的，此次红军将捉住的士兵，完全当时放回，一些俘虏的士兵无不大喜，自愿回去转告他们的朋友而去。自从这次战争胜利后，边界曾安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敌人不敢加兵云，还[不]过此次战争。五军伤亡[亡]的下级军官亦很多，士兵中则忠诚勇敢的死伤的约有百人之多，最伤心的遂是我们最勇敢的贺国中同志也在此次阵亡了。

7) 边界政权逐渐恢复与赤卫队的改编——自安福胜利后。五军因硬战之故，损失亦重，所以回边界权且休养整理。敌人则因赣南问题未解决，对赣西<无>兵可增，原有驻军，自保不暇，更无攻我之能力。因此边界政权，又逐渐恢复，被破的屋宇乃从事于小小的建设，群众勇气也增加了几倍，同时五军还在此时围击保安队一次，莲花赤卫队也在此时打了两个胜利。以五月半间起至六月底止是边界革命之被破时期，从七月起又是前进的现象，而各地的秘密工作，则经常不断的都有长进。鉴于上次之败，深知赤卫队各自为战是不利工作，故又乘此时如莲花永新宁冈数县对赤卫队都改编训练采取统一指挥，分散游击的战术。

8) 江西敌人避此次之能卷土重来的原因及五军到湘鄂赣的理由。江西敌军于八月三日由赣南开来一团，与原驻永新之一团合共两团，六日开四营往宁冈进攻五军。当时特委的指示是两条路：一路是翻过大小五井往遂川的黄坳，一路由是向永新相机向茶陵方面游击。因敌先截往大小五井的出路，故五军只能退过永新，到永新六区时

特常委只有二人，不能开会决定行动，同时敌军已进逼至距五军不远之处，故五纵队委（五军党）决定过莲花回湘来与省委接头。此决定之理由，因为湘鄂赣边特曾派一农民到湘赣找关系，此农民同志便假传暨言（？）说是省委书记要他过去找五军的，同时五军认为自去年离开平江，便与平江及湘省委断绝了关系，在理慈（？）回湘与省委接洽一次，并整顿五军原留在平江的部队。再者敌人步步进逼，去茶酃方面必与[于]军队不利，因为茶酃有两团驻防军，不难与赣敌取一到[致]行动也。因此五军此次乃开来湘鄂赣边境，五军是八月八日以永新开动的，十日到莲花，十一日到萍乡境，接莲花县委来信知敌军于十号下午追到莲花城，十三日与我军在溢溪小接触，我军不战而行，敌亦只进到此地为止，十七日至万载上朱亭二十里之地与边特接头。9) 边界工作的基础——边界各县的工作，都是军事发动培养起来的，惟在三次会攻大小五井失败后的酃县遂川两县是重新创造的秘密工作，此外各县仍然不能脱离军事力量，虽然在永新莲花方面因土地革命的深入，颇有广大群众的基础，但所谓群众的基础仍然要有军事势力为前驱或后盾，群众不能完全象醴陵平江一样的能耐斗争，所以边界工作的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在群众与军事力量两个基础上的，若突然脱离军事力量，至少有一部分工作要被破坏。边界斗争是直接的苏维埃的公开组织，在永新、莲花、宁冈各县有了年半的历史，管割的区域在全县五分之二，莲花有五分之二五，宁冈有五分之一，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不过苏维埃的真正威权在边界仍然没有实现，很多的地方都是党代理了政府，秘密的苏维埃也有些，不过秘密不充<分>，群众便会有请求公开的意见，公开的苏维埃区域，土地在去年就分过了的，现在还继续有群众要求公开分田的区域，减租的运动在边界没有作，抗租的运动则作过多次。10) 边界政权的危机——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过去采取对土匪的敷衍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的了，但若照六次全会所决定的干，则问题仍然是复杂不容易解决。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其次是敌人的封锁政策，敌人不但在经济方面注意断绝我们的接济（现在永新方面还很有办法）连外面的各种消息敌人也留心对我们封锁，而我们的军政党各项费用又全靠打土豪，赤色割据之内当然无土豪可打了，假如敌人又采取久困的办法，则即无大队连赤卫队及党费政费也是无法可以解决的问题。

2. 关于军事的。1) 五军——五军是去年由平江方面被压迫过去的，到边界时即于四军统一指挥，五军名义不再存在，总称四军，归前委指挥，敌人第三次围攻大小五井时，四军军部出发赣南，五军归待委指挥，留守大小五井，五军当时有枪不足五百支，五井失守，五军败往赣南与四军会合，受前委指挥，四月奉前委之命回边界（收集残部）（报[恢]复边界政权）前委对于五军指挥权，规定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特委指挥，从五月起至现在五军是归特委指挥的，五军从赣南回时，所有枪支好坏约在四百上下，边界武装编入五军的在四百以上，五军的编制当其初由赣南回时，称四佐，李灿同志付之，经过安福战争后，因为贺国中同志阵亡了，同时还伤亡许多下级干部，

士兵也无法补充（边界农民不愿当兵），因此将五六两个纵队合并成一纵队，仍以王佐为司令官，纵队之下设两支队，一个支队长是李灿同志，一个是秉生同志，支队之下设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以九十杆好枪编成之，军部有个特务队，其余传令兵勤务兵等俱背枪，党的组织共分三级，每大队设一支部，辖于支队队员，支队委归纵队委管辖。纵队委书记是刘宗义同志，纵政治部主任是滕代远同志两个支队党代表，一个是何长工同志，一个是刘宗义同志。队伍中有才有能及对党忠实的全方[才]还是算鼓德怀同志，其余负党责任的忠实而努力的很有几个，但大都缺少工作能力。这是五军的主要缺点，因此政治工作不十分有成绩，党务工作也不大振作，军官更加缺乏，彭德怀以下，简直没两个较行的军事人材了，因此有些将官虽然不大行，但他有时偏要发生骄兵悍将的恶习气，因为没有人，所以党纪及军纪都不能执行，这是五军的危机，现时还能相安的原因，完全是彭德怀一个人的关系，此事彭德怀同志曾与我很沉痛的说过几次，我此次随来此，更信彭言之不谬，士兵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其成份尚有约五分之一是彭德怀以前的老兵，这些老兵多少含有点流氓意味，五军党对于这些人不能领导，但是这些人对于老彭个人却很好，他们很服从老彭，其余五分之四的士兵多是平江及赣西的农民，官兵夫的待遇，绝对平等，因此队伍中最苦要算上级负责人，最闲的遂是勤务兵，最近四五个月来每人可以发饷十元至十二元的饷金，但有时也会一个钱也没有发的。

2) 各县赤卫队——永新现有好枪约二百支，已集中百四十支，编成两连，总辖子营，营设营委，直归县委管理，每一大队立一支部，辖于省委，士民[兵]成份，全是永新农民，其战争力可胜保安队，与大军战则无有把握，军官有外县的有本县的，比较还好。莲花现有枪百十余支，有约百支是集成的，编成一个大队，大队设支部，直辖于县委，士兵多本地农民，有小部是敌军反水过来的，关于反水过来了愿当兵的，则厚赏以换农民，军事长官对党忠实。茶陵约有三十支枪，编成一赤卫队，士兵全是茶陵农民，官长也是茶陵人，赤卫队设一支部，直辖于茶陵特区委（茶陵无县委组织），酃县有枪约二十支，分散在同志手里，有事则集合工作，无事则分散隐匿目标。特委还有百支枪（多是九响，单响五响的很少），是五军最近交来的，特委准备将这些枪发给永茶莲各县的赤色群众，专作武装不能灰色区域之群众之用，此次五军退去宁冈时，有一队六十三支好枪的队伍，未曾随军同来，此队伍现在宁冈同志领导之下，不容易与袁文才发生关系，以上统计，五百余枪是共产党领导的，特委可调遣。

3) 土匪所领导的——王佐约有八九十支枪，虽然好坏不等，但通通是可以打的，士兵成份纯是王佐的老弟兄，所以我们插足不进，此外还<有>四军去年出发赣南时留下的迫击炮四尊，机关枪三架，完全在王佐手里没有拿出来，袁文才所能领导的枪约七十支左右，有五十支是好的，士兵成分完全是老袁的老弟兄，如机炮不算外，他们所有的枪支总共不足两连人。

4) 边界各县统治阶级的地方武装——永新约有四百支枪，最近编为四大队，九十支枪一队，这是最近金汉鼎的新编制，指挥权常属之驻防军长官，士兵成份还完<全>是本地农民。莲花有枪百余支，因为莲花豪绅阶级有两派，所以此队伍常常分成两起，不能统一指挥，有时两派且酿成武装相见的冲突。宁冈有百三十支枪，分三队各不相联，有时且自相火并，但此部队比较能战，现在金汉鼎移威之下，强迫这三个队讲了和。茶陵有二百多枪比较上还能勉强执一行动，酃县有三百多枪，自三次会攻井冈以后，与我们没有作过战。遂川有约三百支枪，井冈山失败后，从未与我军作战，攸

县及萍乡安福的不知其数，总计边界地方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约在二千左右，他们也常联合会攻，会攻莲花的，常常是莲花永新安福萍乡茶陵攸县数县同盟。会攻永新的是永新茶陵宁冈莲花酃县数县同盟，会攻永新的便兼及茶陵及宁冈之西北，对大小五井虽有会攻的计划，但并未实行一次，永新经常约有驻军一团；此驻防军以永新为根据地，常常分一营或两连到莲花宁冈驻防，茶陵经常有一营至一团驻防。以茶陵为根据地，兼顾酃县桂东安仁一带。5) 士兵运动——边界各县对敌军士兵运动缺少工作；永新的保安队中有一点我们的关系，其关系只限于送消息而已，至于积极的运动士兵哗变反水等事则没有，但保安队曾有一次反水过，赤卫队来一班人，其来赤卫队的原因，是因为从前我们放回一些被俘虏的保安队士兵，这些士兵回保安队后，便自动的干此反水事业，大军间或也有施[拖]枪来投诚的，但完全是士兵自发行动，并非 我们计划的士兵运动的成绩。莲花驻防军的自发叛变的事实较多，有一次驻防莲花的整个一连人反水投到我们，其余陆续几支或几十支枪反水的，曾有四五次多，不过有些反水的少数分子，却去当土匪了，莲花本身士兵运动成绩，几乎连对敌军宣传工作不深入。茶陵最近派了些人到挨户团去活动，尚无工作成绩的表现，其他各县没有士兵运动，一般而论边界对士兵运动宣传上是尽了责任，不过没有组织工作罢了。6) 红军及赤卫队的两个困难问题——第一困难是子弹，子弹是常常要消耗的，但是消耗没有接济的来源，红军及赤卫队的子弹来源完全是靠打仗时夺取敌人的，赤卫队间或可以由地方收买一点，但为数很少。第二个困难是给薪经济的来源，完全靠打土豪，但是军事的开销是很大的，而且是经常的，土豪的数量是有限的（形势较严重的区域他们已逃之夭夭）不是经常的，最近各县都是越界吊 在本县维[唯]茶陵还稍有办法（茶陵是最近才有办法，以前完全靠特委接济），这两个困难，目前在红军还不成问题，在赤卫队已经到了危险的时期。3、关于党务的。1) 边界工作范围及各县工作成绩的大略比较——边界特委所管辖的区域是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酃县、攸县共七县，接近莲花的萍乡界最近莲花党发展了几个支部，已成立的正式县委，计有永新、莲花、宁冈三个。临时县委有酃县、遂川两个，茶陵是个特区的组织，特委前曾以永新、莲花、茶陵的工作为中心之县，惟茶陵没有进步，虽特委特别加意其才力财力的补充，究竟工作未曾打进。现在边界第一个有工作的是永新县委，其次为莲花，次为酃县为茶

陵为遂川，宁冈攸县则仅一支部归莲花县委管辖。2) 永新县委的工作概况——永新县委所辖之区委，计西北特区（因地域关系县委不能直接指挥西北之各区委），此特区现管理区委共五个，故县委设特区委以分其任；东南区、小江区、五区、六区、四区共计六个直辖区委，西北特委[区]有一半是公开工作，东南区最近在洗刷整理时期，因为过去的

区委及支部不能算真正的共产党之组织，所以最近决定重新改组，小江区的工作完全是公开的，五区是秘密工作，但工作成绩不著，城市有通讯员，尚无党的组织，全县工作，以西北特区发展力最迅速，现该区工作发展已至距城约十里之外，现仍在继续前进中。五六两区亦很有发展，惟东南有一带之工作不甚著成绩，全具有同志约四千人，成份则百分之九十五是农民，县委组织尚健全。能以指挥各地工作，党的意志统一，没有非革命意气之急，组织虽然还是在畸形的浪漫发展之状态中，但永新党最近已知注意纠正此不正确的组织工作之形式，最近关于执行党纪一项亦能认真，惟党内农

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及有时报仇主义，妨碍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行动，仍间有发生者，这是永新党的主要缺点。其次是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不紧张，支部一般的都能按期开会，只要秘密工作没有发生特别问题，但收党费一项尚难全体办到。全县干部人材多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马马虎虎可以领导全县工作，但不能算为健全。3、莲花县委的工作概况——（全县工作有三分之一是秘密的）莲花县委共管八个区委，以第三第七第八三区工作为最好，三区中又首推第八区。第二第六区因三月里一个负责人反水之故，破坏无余，现已有恢复的起色，第一区即城市现已有组织，但组织仅具雏形，不十分起作用，四、五六三区尚未正式成立区委，只有特支直辖县委，县委不健全、不领导全县工作，党内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意气，安晏[逸]怠工是全党的普遍现象，但莲花工作之所以尚能进行的理由，则因为群众很好，同时因莲花在政治上不十分为敌人所注意之故，全县同志五百余人，没有支部生活，最近决定严格的刷洗，并且特委最近还加派几个工作人员前往整理，但以莲花党内的复杂，决非此救人所能为力者，将来莲花党必须解散重新登记一次才有办法，莲花党所以如此其[之]遭[糟]之故是因为一则没有几个十分懂得党的组织及理论的工作人员。再者与特委相隔太远，接到特委的指示不多，而特委对莲花的工作，亦难辞不积极注意之咎。4）鄱县党务概况——县县委准备四个工作区域，已成区委的已有两个，另两个是特支的组织，完全是秘密工作，县委的工作能力很薄弱，但因为工作范围还未扩大，似目前尚可以领导，但对政治上的应付则不行，党内目前意志统一，无个人的争执；与特委关系不密切，因为鄱县的工作还没有与茶陵及宁冈的工作取得联络，所以特委与县委的交通线要经过大小五井才可以达到。5）茶陵工作概况——茶陵党的工作甚坏，我们曾几费筹割，总是打不进去，特区委很健全，惟特区委的总负责人，似有一个人主事的色彩，特委之下无组织。只有支部，统计党员七十余人，但有三分之二是脱离社会的赤卫队士兵和各种赤色工作人员，真正的职业党员不过三十人而已，党内有个人意气的争执，因茶陵环境险恶，秘密工作中自首的人时常发生，茶陵工作之所以不能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因茶陵党的工作路线错误了，茶陵的一点工作是建筑在东乡，同时赤卫队种种公开的使敌人注目的人物机关通通在东乡，所以敌人即以全力注意东乡，而茶陵党的工作路线之出发点又计划在东乡为主区因此屡进屡败，所以特委指示他们，工作上要采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工作的出发点要转向敌人所不注意之处着手。6）遂川工作——遂川是五月初间派人去内部工作的，据报告现已有同志三十余名，工作很有办法，不过指挥比较困难，特委已经嘱遂川负责人，就近就赣南特委及万安县委（井冈山却有点工作与王佐有关）。7）宁冈党务工作——宁冈党员三分之二是农民，此成份中许多党员不努力工作，三分之一是流氓，这流氓反倒在党内的作用比农民同志大，因为土匪是有组织的农民是散漫的，所以党权大半落在土匪手里，县委辖三个区委，宁冈二个，大小五井一个，党员统计三百余人，与特委的关系表面上尚称密切，党内土客籍界限尚存，但是土籍的同志虽比较忠实，可惜这些忠实同志，又都是没有能力的，而且是不努力的，可以腐化的党员。8）攸县工作：——仅莲花方面发展十几个同志，区域是与莲花接界之外，攸县工作之所以没有打进的原因是因为在边界找不着可以派往攸县工作的人才，所以攸县虽有特委以致现在还没有工作。9）安福工作——永新西北特区在安福组织了两个支部，区域是与西门[北]特区毗连的，安福是赣西特委的工作范围，但据

赣西特委通告，安福他们所有的关系仅只三个同志的，一支不生不死的支部，安福将来是可以打进的。10) 特委的工作能力——特委是十五个执行委员组织的，以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实际上能在特委经常工作的只有四个常务委员，所有执行委员及一个茶陵的常委通全分在各县担任工作，四个常委一个派往江西省委接头牺牲了（路上被捕）剩下三个常委，无论什么工作连技术工作都是自己干，因来[为]连技术人员都找不出来，特委对各县仅仅在政治上尽了些指示的责任，其余宣传组织简直等于没有指示，特委与永新茶陵莲花关系最密切，宁冈县次之，因为工作人员不敷分配，分巡视工作也不十分紧张，许许多多的工作计划，如关于宣传及组织方面的，因此也变成具文。11) 边界党的错误——第一是农民意识，边界是农民的环境，简单没有一个工人支部，雄厚的农民意识反映到党内，因此党的平产主义的思想。地方主义的观念便由此发生，第二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边界党内成了一个大怪物。边界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多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些农民同志和手工业工人，究竟这些工农同志的影响太小，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能以在党内活动，因此发生个人主义的英雄思想及无谓的意气之争，以及争领导权等怪现象，第三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平发展等错误，间有不期然而发生的。12) 开辟世界布尔什维克化道路的基本条件——如欲改造边界党走下[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其基本工作有两项：第一是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之意识的领导，关于此点颇值注意，因为边界是一个文化极其落后的农民环境，又没有城市及工厂工作，这种环境的共产党，难怪其走向非无产阶级意识所领导的道路，对症下药[药]的办法一方面应注意调和边界的工作区域，这就是说要设法使边界工作范围有一二工人区域加入，另一方面上级应多派工人参加边界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工作；第二是要严密党的组织，认真执行列宁党的章程，不按选举程序参加支部会议纳党费及努力工作者严格的洗刷，非从此着手恐边界难以言整顿。

4、边界工作概况，边界工作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政治化，他们不明了团是党在青年群众中的一只手，党及团的许多负责人不明了党团关系，他们几乎认为党与团是两个相对的东西，所以下级党部，常常发生党团联席会议的笑话，团的边界特委常常只有两个工人同志，此两同志能力很薄弱，实在不能指挥全边界的工作，团的县委的人材并非不多，但团特要调是不动的，大学又如此缺乏人才，自然无力派人作团的工作，因此团的特委简直成了差不多是一个传运机关的样子，各县的工作以永新宁冈莲花为好，酃县茶陵遂川无甚工作，团自跨党的很少，这是团不政治化及党团关系不密切的根本原因！

5、急待决定的几个问题。1) 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些[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上面已言之)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园[?]的，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2) 五军指挥问题——五军由平江到边界，并不是湘委将指挥权移交前委，前委此次将五军交特委指挥，但前委又载明前委总能指挥时仍为前委指挥，这样不弄个清白，则一方面五军有时对待委的指示不满意时，他可以借此不服从特委的议案，由此可影响到边界在工作上布置的不便，事实上边界需要这一队伍，以进行工作，而五军也不能跳出两个边界的境界以外而存在，湘鄂赣边已有编好的队伍，无须五

军的助省委指挥，则事实上不能达到，我们的意见，请求确定五军指挥权属之湘赣边特委。3) 工作方式问题——依我们的经验在一省或几省未暴动以前小块的苏维埃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六次全会所决定的扩大苏维埃组织案，目前似难遵照执行，在目前的工作方式，秘密工作是绝对好的方式，我们的意见，以后边界的工作方式，应以秘密工作为原则，决心抛弃以前的公开主义。4) 边界党的主管省委问题——一年来边界党成了共产党不要的儿子，简直没有人夹照顾，虽然此一区的工作与湘赣两省都有不可脱的关系，但必须确定究竟谁是湘赣边特委的主管者，以免以后再成为边界独立党。5) 增加工作人员问题——边界党务政治军事人材，都异常缺乏，我们希望中央及省委能给我们四个可以当县委书记的人才，六个熟习党的组织的，十个长于宣传工作的（对理论有研究的），六个可以当连长的，十个可以当排长的，四个可以当营长的，其余只要一技之长的，我们亦希望派二十名。

6、应当商榷的几个问题。1) 边界工作范围问题——在江西方面安福最好归我们管理，遂川则宜于赣南或薛西管理，茶攸两县工作，湘委应派人前往工作，因为现在正注意与辖据地相接好的区域，湘委若以后面进行秘密工作必能生效，自行然我们还是继续进行，决不等待湘委的工作，不过湘委若能给我们两个可以往茶陵进行工作的人，则我们比较更有办法，将莲花工作进行到萍乡内地时，我们要求管理萍乡，因为萍乡工人最多，将来可以训练派往农村中去参加指导机关。2) 工作人员调动问题——边界所有工作人员都请求调动工作的愿望，本来边界生活枯燥[燥]，并且太作久了恐难免党养成地方主义的观念，若能与别地工作人员对调一下是很有益的事情。3) 军事游击范围问题——如五军归特委，则游击范围必须规定，我们的意见，即照我们第二号报告所规定的十三县并照游击工作大纲，所划定的四个游击范围。4) 与两个省委的经常联系问题——我们因为过去，同上级关系不密切；工作受害不浅，以后两个省委必须与我们建立起经常的联系，建立关系的办法，请省委指示我们。5) 代表大会问题——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去年十月举行的，我们的意记[见]应在此刻召集第三次边界全会。6) 五军负责人问题——五军政治部主任必须换一个，因为代远同志不宜此种工作，他自己也有要求调他方工作之意，上级应从速派一得力同志而有能力的同志接充代远之任。7) 五军组织问题——五军的组织，依照原样不变呢？还是将两个边界的武装，统一指挥于五军呢？

邓乾元 写于汉旅舍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中央给湘赣边特委信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特委：兹决定湘赣边特委管辖范围为永新莲花安福宁冈攸县酃县，因工作关系改归赣委指导。特派彭西原同志巡视湘赣边工作，并负责传达中央决定，在此军阀混战局面中，各游击战争区域必须力求进攻扩大，所以必须发动群众集中武装扩大红军，关于具体办法请与彭同志切实商议进行。董清同志（即邓乾元）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回，详细指导信由董同志带回。彭德怀部队以后由赣委指导，与兄处仍发生密切联系。

中央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关于组织问题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央决定为加强江西工作，改组常委，指定未家珍(即沈建华)为书记、尹小云(即阮哨仙)为组织、吴道一(即王同根)为宣传。常委须特别加紧南浔路及南昌、九江的工作。

湘赣边特委管辖永新、莲花、安福、宁冈、茶陵、攸县、酃县七县，改归赣委指导，但在边特工作之指导上，必须同时愿到湖南方面发展工作。

如湘赣边特委可以兼管赣西其他各县工作，赣西特委可以取消。仅在吉安设中心县委直属省委。至于周围各县可酌量划归湘赣边特委管辖。此种办法是否妥当，望省委自己讨论决定。

中央派彭西原(即潘心元)同志前往湘赣边巡视，彭德怀部队直接受省委指导，与湘鄂赣边、湘赣边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

铜鼓、修水、万载、宜春、武宁各县的党、归湘鄂赣边特委管辖，该特委受湘委指导。

湘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摘录）

（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

湘南特委，在一九二八年即有此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该特委书记罗毅生被杀害后，特委委员尹树涛、郭正云亦被捕，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尚未与湘省委取得连系。

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第二号）（摘录）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张发奎叛变后，由鄂西窜湘西，图谋返粤。张部有两师一旅之众，到达湘西澧县时，重创奉命堵击的湘军李抱冰师。何健受蒋浩赏，又派刘健绪、周烂两师围堵。何健是亲自达宝庆督战，在淑浦地区打击张部，使张部受创，溃不成军。刘健绪部亦受严重损失，加调王东原旅追击（此时又闻广东李济棠投桂反蒋——特证）。何在堵刘张发奎战争中。始终抱骑墙派的态度，将重兵据守长沙不动，实对蒋的防范。近闻蒋又调蔡廷锴谭道源共三师由湖南入湘西围剿张部。此举将更会引起何、蒋关系破裂与湘军内分化。

鉴于上述情况，湘委确定对平江红军的战略，要真乘此国民党军阀混战中扩大，集中红军力量。扩大游击区域，实行赤色清乡，乘虚进攻平江。”

江西省委给中央的信（摘录）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

2、省军委自蔡××同志巡视西南后，即无形取消，至今尚无恢复军委的希望。

（三）巡视员的派遣

蔡××到西南专巡视军事工作的布置。中央所派潘××已介绍到湘赣边特。

（四）其他：

（8）彭德怀部政治主任滕代远调往湘赣边特工作，此项决定省委毫不知道。

（9）前湘赣边特书记邓××，因特委工作困难，内部有意见 无原则的三派，邓为毛派，事实上毛派的意见较有政治意义，故邓不愿再在边特工作，因此不经过省委即直接到沪。此种无原则的派别以及不经过组织路线等错误，望中央直接纠正之。现潘同志去边特后，至今无消息，急请加强边特工作，中央已决定邓同志即行来赣，为何至今不来？甚念！望从速派来。

湘鄂赣边特委关于政治、党务、军队情形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湖南省委转中央：

兹长卿、王首道二同志偕来省委，计程久已达到，此间委托首道同志到省委所作之第四号书面报告，谅×洞鉴，兹将此间最近状况，分政治情形、党务情形、红军赤卫队情形，概括的报告于次：

一、政治情形：

(一) 驻防清乡的逆军，自第二次蒋冯战争发生之后，湘鄂驻防清乡的逆军纷纷撤减。最近鄂之通城通山，完全没有驻防的军队，平江浏阳现有驻军两团，系张其雄旅所部，浏阳驻张谷中团，平江驻易轻扬团，这两团逆军的兵力，仅足够防守县城，及重要的市镇，并无力量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所以目前平浏环境尚好，白色恐怖已不如前此之严重。江西的情形则恰恰相反，从来不大驻兵的铜鼓、万载，自十月以来经常在一团以上的驻军（系鲁涤平十八师五十四旅之百零八团）修水、武宁、新昌、上昌、宜春等县大约各有驻军一营，驻修水、武宁者系百零四团所部。驻新昌、上高、宜春者系百零七团所部。我们考究江西增兵的原因：第一是万载、铜鼓会经红军攻陷两次，致引起江西反动政府的特别注意，第二是军阀战争尚未蔓延到江西来，致使江西军阀尚有余力来光顾我们。以上这些驻防逆军，其清反共的努力和坚决，以浏阳的张团为最，平江易团次之，江西驻军又次之。鲁涤平部士兵动摇的成分很多，但是因为反动官长的严厉监督和缺乏党的领导，致不发生若何作用。我们作俘虏鲁部士兵一问，不晓得他们的生活比红军还要苦，倾向革命，痛恨国民党的士兵很多，只可惜我们的工作没有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

(二) 地主阶级的武装——边界地主阶级的武装，在前几次报告中都曾谈及，兹将目前变动的情形报告于下，平江挨户团最近受了很大的损失。自边特“九二”扩大会以后，红军即集中游击，一、三纵队在平江与挨户团大小接战十余次，无役不胜，尤其大坪、嘉义、献钟、爽源、思村诸役获胜甚大，计前后共获枪两百多枝毙挨户团大队长一，伤挨户团大队长一，挨户团官兵之伤亡溃散为数尤多。因此平江目前挨户团已不如前猖獗，对红军的畏缩心理，确已增加了不少，再不敢以很小的兵力分驻清乡和远出游击，同时红军此次在平作战，完全纠正了过去乱烧乱杀的行为，对于俘虏之挨户团兵均一律优待宣传释放、影响所及平江挨户团丁已有相当的动摇，至少已不如前此一样的仇视红军了。修水靖卫队兵力本小且乏战斗力，自红军三五纵队到红游击后，靖卫队当者无不披靡。前月泞津、马坳、靖林诸役，靖卫队共损枪枝七十多枝，同时红军的政治影响，亦使靖卫队发生了不少的动摇，甚至倡办靖队的人都这样说：“红军这样好，我们何必办靖卫队来自寻烦恼”。铜鼓万载的靖卫队，最近因凭借驻军的威势，大肆猖獗起来，尤其是我们铜鼓县委之机关被破获助长了他们更大的勇气。万载靖卫队近新增枪二百数十校，合原有之枪共有六百多枝，编为五个大队，并采取过去平江挨户团的经验与教训实行集中训练“联防游击”“夜出清乡”。通城、通山的保

卫团，各有枪百数十枝，战斗力不强，新近为五纵队所袭击，也受了不小的损失，惟详情尚未得到确报。浏阳挨户团和新昌、宜春靖卫队，无大变动，各如前状，惟时倡议增购枪弹，但未见诸事实。

(三) 统治阶级内部情形及其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如争夺财权，攘夺地位，宗族姓氏，地方派别之争以及对革命势力进攻策略之不一致，都能时常引起他们内部的纠纷湘分裂。近如万载土客籍的冲突闹的很厉害，客籍土豪攻击土籍土豪把持乡政，蹂躏客籍民众；土籍土豪则攻击客籍土豪袒护共匪(?) 双方各走极端。闻将到南昌去告状。此外，如驻军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因清乡意见之不同(土豪劣绅主张大烧大杀驻军多不赞成)亦常发生小的纠葛。统治阶级最大的危险就是经济的危机，农村斗争之扩大与深入，使得统治阶级租税的收入日益减少，以至于无。同时因急图扩充武装，又需要更多的费用，购枪买弹养兵。因此敌人经济的困难，已成为严重的危机。他们挽救这一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继续增加各种捐税，加紧对

民众的剥削。目前各县捐税至少有数十种之多，属于清乡一类的捐税，都有十多种。如良民证捐、通行证捐、购枪费、养枪费、门牌捐、善后捐、清乡捐等，所以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在边境无丝毫实现的可能，统治阶级所愿和所能赐给民众的，只有剥削压迫和屠杀。

(四) 群众斗争的情绪——边境一般群众的斗争情绪，是在继续高涨的。尤其是最近蒋冯战争的影响和红军游击的胜利，更给予他们以很大的革命兴奋。浏阳群众自秋收斗争抗租运动获得相当的胜利后，更引起了他们斗争的兴味。在纪念沿市暴动，一区苏维埃成立，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和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的几次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热烈，群众对苏维埃、对党都有了认识。平江自逆军撤减，挨户团受挫，党的政策根本转变之后，一般群众已渐次克服以前不久的失败情绪，回复过去斗争的精神，这以东南乡为最显著，北乡次之西乡又次之。许多自首自新的群众或党员都很惭愧的向革命团体认错，要求重新加入团体。这虽不能信为完全的可靠，但大部分的群众自经此次打击之后，确已更增加了对统治阶级的仇视，认识了自首自新政策的阴谋，确定了对革命的信仰。修水群众最近表现甚好，在红军入修游击时，××马坳的老百姓，如狂一般的燃着鞭炮欢迎。举武乡最近且有自发的反对烟酒税、屠宰税的斗争。通山、通城、崇阳的民众，比各地都好。红军五纵队游击所到的地方，工农群众很热烈的鞭炮欢迎。并送茶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欢迎红军的时候，一手拿着红旗，一手举着自己所有的工具(如裁缝举着剪刀或尺，木匠举着斧头，泥水匠举着刀。农民举着锄头)，以表示他们是真正的工农。铜鼓、万载的民众最近在白色镇压之下，受了一次空前打击，致斗争的情绪潮潮低落。但是与平修接界之铜二、三区及与浏阳接界之万二、三区的民众，仍然是很积极的，不过我们自己很知道铜万党的基础很薄弱，斗争历史很短，如果敌人长久是这样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镇压下去，实在是一个大的危机。所以在军事计划上，我们准备给敌人一个大的打击，以解铜万群众之危急。

二、党务情形：

边境的党自“四一二”扩大会接受六次大会决议后，始开始布尔什维克化。“九二”扩大会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决议，严密检查自己的工作、坚决的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决定边境党的实际工作路线，以继续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直至现在，边境党确已得到了相当的进步，不过，因为党内干部人材缺乏和斗争环境的限制，许多党的改进工作都未能使之——实现，这实是大的缺憾！因此目前党内一点的进步与我们自己所期望的进步还是相距得很

远，兹将最近边境党务的实际情况撮要报告于下：

（一）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在六、七月间平修反动势力积极向我们进攻，致使修平组织几乎完全破获。自“九二”扩大会后，政治环境日趋良好，党的策略和工作路线，经过了正确的决定和运用，所以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斗，使平修党的组织相继恢复起来。平江之东乡已完全恢复了失败前的组织力量，南乡组织亦以大部恢复，北乡则尚在派人去活动，成绩现不多见，惟西乡尚少办法，刻正督促平委倾力去计划工作，修水现除已经恢复之原有组织外，并在奉武乡及××、马坳修西一带发展了几区新的组织。宜春、新昌的组织在继续发展之中。通山的党于前月内与我们发生了关系，并令其成立临时县委通城于最近派有专人去负责成立特支。浏阳的党，仍是向前发展的，尤以东南乡为最速，他如城区西北乡的组织亦在逐渐发展之中。在最近线织受打击的，第一，便是铜鼓的损失。铜鼓自县委于开区联合会时被破获（问长卿同志便知其详）后，全县干部人材损失一半，又加以敌人继续不断的残酷进攻，致把六、七、八区的党的组织打得个粉碎，这三区的同志和民众大批的自首自新。第二便是万载的损失。万载的四区和一、五区的一部分，因党的基础薄弱和敌人进攻策略的毒辣也与铜鼓六、七、八区一样遭受严重的打击。但因负责人未被杀害，尚可支持，于全县党的组织尤无大的影响。第三便是浏阳的损失浏阳三区最近破敌人打破一部分组织与万载四区的党遭受同样的挫折。近郊区内机关破坏负责人损失亦受了相当打击。

综合起来，几月来的工作，我们的进展还是大于我们的损失。

（二）各级指导机关情形——边境党自县委以上的指导机关伤大部分停顿在知识分子的成分上。工农分子参加县委和特委机关者仅占三分之一，县委特委的书记都是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边委党不坚决提拔工农同志，实因事实上党内缺乏工农干部人材，就现在参加县委特委之工农同志说，各有许多是形式主义而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区委指导机关，则与以上的现象相反，工农同志占多数，知识分子约占四分之一。但是区委机关都很少健全的，目前各县县委以浏阳为最健全，平江次之，万载次之，修水次之，铜鼓又次之。就工作论，能应付自如者仅浏阳县委，平江万载的县委尚有相当应付能力，以适应目前工作之需要，修水县委仅是勉强支持工作。铜鼓县委自受这次损失后，连支持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目前边境地方党部是不十分健全的。除浏阳外，其余各县都不能脱离特委单独发挥他们的工作能力。

（三）关于党的新政策的接受程度——边境党自“四一二”扩大会后，始开始接受党的新政策，直至现在自县委以上的指导机关，对于六次大会、二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有充分的了解和溶化。区委指导机关及活动分子对于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内容都有相当的认识和接受，一般的同志和赤色工会农会的群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现时革命阶段中之十大政纲、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总任务、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错误等观念已有普遍的认识，在事实表现的，如党内支部生活的逐渐实现，盲动主义影响的逐渐削弱，政治政府研究的重视，秘密工作与巡视工作之注意，斗争策略之进步等等，表现对于党的新政策已有了相当接受的程度。

（四）群众运动——边境党的群众工作，在目前仍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群众组织的力量亦以农民为广。浏阳、平江、万载诸县都有了县农会的组织，大凡有了党的组织的地方即成立了农协。职工运动虽经党经常注意去计划进行，但因党内工运人材的缺乏和工作环境的困难，工作成绩尚远不及农

民运动。目前有县工会组织的，尚只有浏阳万载两县，其他各县只有区以下的工会组织，工会会员的数量还是有限得很。士兵运动因为党在过去没有丝毫的基础，致一时难于发展。但自“九二”扩大会后，党特别注意于这一工作的进行，而且已获得一些成绩。最近在万载、新昌、浏阳、平江的挨户团、靖卫队，已派了一些同志进去，发展了几个士兵支部，不过这些支部都不十分坚实，容易被敌打碎，或者不起作用，这是因为一般同志都缺少士兵的经验。

（五）最近特委本身工作情形——特委常委经此次省委巡视员蒋长卿同志指定守道、宗白、石夫、国平、建中五人负责，守道来省委，以候补常委邬训民同志参加常委，现石夫出巡修水，宗白出巡铜鼓，常委常驻仅三人，除应付日常工作外，兼巡视所在地附近各区委支部。目前特委的工作计划，大致系根据特委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去做。宣传部拟于最近以石印发刊“斗争”不定期刊，并翻印红旗丛书及各种宣传鼓动的传单、宣言，对内拟用油印发刊“布尔什维克之路”及翻印上级各种通告决议。组织部在注意调查统计工作，整理群众组织审定予算决算等等，特委机关决定迁往平江，以使就近切实指导平江党务，并经常督促修水的工作，因平江、修水都是特委的中心工作区。

三、红军赤卫队情形：

边境红军支队，原有三个部队，自九月间彭德怀同志率五军之四五纵队返边境后，即混合编入五军，取消边境支队的组织。一、二、三纵队为乙种编制，每纵队有枪百八十枝，四五纵队为甲种编制，每纵队有枪二百四十枝，现因两月来游击的胜利，乙种编制三纵队大都补足甲种编制之兵力，这五个纵队攻四、五两纵队的战斗力为最强，二纵队次之，一纵队次之，三纵队又次之。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成绩亦以四、五纵队为好。此次军伐混战，我们原已决定集中红军应付，以期解除边境地主阶级的武装，及时收缴溃兵枪械，但集中因交通阻隔和给养困难的原故，集中计划总难实现。五纵队自九月末往通城通山游击至今未返，亦未有正式报告寄来，顷得修水县委来信，该纵队曾攻入通山城，与鄂南一部分红军取得联络，并曾缴获敌械二百余枝，水机关、花机关各一挺，驳壳左轮数枝。四纵队于十月初返莲花，与袁（文才）王（佐）部取得联络，并曾参加进攻宁冈、永新。一、三纵队自九月至十一月连合在平修游击，与敌打战十余次，共获枪二百多枝。平江挨户团大受其挫，至十一月末，一、二、三纵队始奉军部召在万载集中。这时我们决定集中这五个纵队暂向南找物补充，俟找得相当补充后，即仍向北发展，一以解铜荣之危急，一以迫近鄂南应付军伐战争，并相机打击平浏之地方武装。自五军照此决定向南游击后，在萍乡、上栗市一带，与醴、平、浏、挨户团和驻军激战一次，双方互有损失。自此役后，五军军部即率一、三纵队迳返井冈，二纵队则令折返万载。五军军部率一、三纵队退井冈真意图大约在集中一、三、四纵队混合改编，并就使整顿袁、王所部，但当此军伐混战的时期，放弃中心区工作和乘时解除地主武装，相机应付军伐战争，而以最大之兵力屯集于不占军事、政治重要地位的莲花，宁冈等县，实在是失策。

边境赤卫队现共有枪约三百之谱（完全的好枪有二百枝）。此次特委第二次执委会鉴于过去各县赤卫队编制之混乱，训练之缺乏以及指挥之不统一，决定重新切实整顿，取消各县赤卫队名称，令边境赤卫武装共成立五个大队，命名为湘鄂赣边赤卫军，直属特委军委指挥，并加紧赤卫队之政治训

练，培养赤卫队干部人材，并尽可能集中游击，以打破积习已深的地方观念、保守主义、再浏、万、铜已正在此执行，平修各县亦已派人根据此原则前往整理。将来收效如何，俟后再告。

另附来二特执委会决议案二本。关于目前工作计划及工作路线，均详此决议中。布加指示为盼。

湘鄂赣边特委代书记

袁国华

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

江西斗争第一步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决议第一号

(一) 根据联席会议对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作根本计划，

(二) 目前行动的总目标及中心口号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下列六个口号则是目前的中心口号。

- 1、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 2、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
- 3、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
- 4、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
- 5、打到吉安消灭军阀混战。
- 6、打到吉安武装拥护苏联。

以上六个口号各部队各政权机关各群众组织都要立即对工农士兵及其他被压迫群众(中小商人及学生)公开提出做广泛宣传(对工农及城市贫民要在一切墙壁上写满对士兵作为早晚点名呼唤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达到政治任务及对隐蔽政治目标及对宣传怠工。

(三) 敌方形势估量及攻取吉安的意义：

1、敌方形势：两广战争相持未决福建政变爆发湖南有对局烂吴尚的军事行动湖北有鄂系(夏斗寅徐源泉)与蒋系的斗争老桂系(李石礁李宜煊与蒋系的相持蒋阎正积极酝酿南北大战工农士兵贫民游民的斗争普遍发展在上述形势之下蒋系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在江西赣东赣北至少可牵制张辉瓒部三团(赣东二团赣北一团)张部只能用三团兵力对付赣西谭道源一师不能回来金汉鼎受闽西工农牵制同时又有参加争福建地盘的必要一时不容易到赣西。

赣西成旅两团朱旅一团及靖卫队的布置如下：吉安二营靖卫队枪一百五十支守城分宜袁州新喻三县共有一营零一连流动游击加以分宜有靖卫队枪三十支袁州有商团及靖卫队枪三百支新喻有靖卫队枪六十支峡江有易团团部及兵七连又靖卫队八十五支有工事三曲滩有一营人游击于三曲滩间吉水有二连(新开去)及靖卫队六十八支新淦靖卫队三十五支兴国万安均靖卫队守城在以上各县敌军及统治阶级都非常恐慌。2、我方形势赣西及兴国零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一百五十万宁冈永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六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四乡都在我们手安福新喻分宜峡江南丰零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兴国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以红军四五六军都到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斗争情绪很高。3、在上述敌我两方形势之下“打吉安”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广大群众动摇了敌基础故这一行动口号是十分对的，但我们第一部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后付)四、部队的调动及部置 1、赣河以东：四军三纵队及军直属队全部于二月十三号集中乌江市十四号进攻吉水城要有决心的打下来(四军三纵队在十二日以前要把永丰城折完)六军第二纵队部第四支队二月十三号开往中鹄十四号配合中鹄群众及武装消灭水东之敌(二连)监视吉安城响应四军进攻吉水)。中鹄苏维埃除分一部分群众与四支队配合进攻水东外另要分配一部分群众于十四号清早开往吉水城与四军配合进攻吉水城内之敌消灭敌人担任折城及搭浮桥。六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于九日到达待田东固赤卫

队由袁振亚率领于十日到达荇田与五支队取其组织一行委指挥荇田一带工作袁振亚为书记（行委名单及任务另付）四军第四纵队及二十五纵队宁南游击队的任务仍如前委布置在宁都广昌南三县扩大红军区域牵制金汉鼎及筹款。四军全部放弃永丰攻取吉水的意义是：揭出四军的目标于吉安对面威胁吉安城影响赣河下游群众起来并使南昌反动政府的目标集中赣西。吉水攻下后前委及吉水县委的工作（一）迅速折城，（二）建立县政府，（三）建立县城工人组织。（四）发展城内党与团的工作，建立区委。2、赣河以西：

五军及边界赤卫团的行动和任务；五军及边界赤卫团（至少要回百枪）限二月十三日集中永阳以永阳为指挥中心配合西区群众武装向吉安城附近威迫同时注意泰和之敌向吉安退却时相机截击之所有西区一带群众武装归五军指挥。六军第一纵队（原二三团）限二月十三日到达阜田集中（三团如赶不及可迟一天到达二团必须同时到达）以阜田为指挥中心配合相水金滩群众武装及吉水游击队向三曲滩吉安峡江三方面威迫。甲、从一纵队派出小部队配合群众武装向三曲滩扰敌与吉水四军取得联系。乙、峡江边游击队向峡江城扰敌。丙、内外延赤卫队及儒行游击队集中桐树坪向吉安城扰敌（扰敌即每日拂晓及深夜向敌打枪）断绝吉安三曲滩敌人与下游的交通亦是六军一纵队的任务所有北路的群众武装都归一纵队指挥。

（五）行动纪律及财政政策：

1、各部队及工农群众到达的地方尤其是城市来得命令不得自由到民间及商店去搜索。

2、各部队到达地方特别是城市应有计划的分配部队及负责人员去搜索应该搜索的处所捕捉应该捕捉的人犯。

3、关于没收反动财产及捉拿人犯均归政治部指挥并处理，关于搜索残余敌人及没收反动派军用品均归司令部指挥并处理。4、凡罚款筹款没收及处理人犯均须由政治部或群众政权机关明白布告或宣布罪状。5、不得破坏学校及邮政。

6、没有政治的必要时不得破坏公共机关及民众一切器物用具。

7、禁止没有政治意义及群众基础的烧杀。

8、财政政策：红军军饷及政权机关的用费主要应向豪绅地主取得而不应增加中小商人的负担。商店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两千元以上的按照下列比例要求他们捐助军饷。比例资本有二千五百元捐款三十元三千元者捐款四十元，此外资本增加一千元加捐于全部资本数百分之一如资本四千元除捐四十元外则加捐四千元之百分之一共捐八十元资本五千元者除捐八十元外则加捐五十元共捐一百三十元资本六千元者除捐一百三十元之外则加捐六千元百分之一即捐六十元共一百九十元，资本增加者以此类推。向豪绅地主筹款用罚款名义向商人筹款用捐款名义对于豪绅地主所开的商店于其商店资本部分仍按照比例向其捐款于其豪绅地主部分则加以罚款。反动分子所开的商店经过宣传取得中小商人的同情之后可以没收否则仍不要没收对于反动店主在群众意义的必要时应该捉拿并罚款，河流交通在军事的必要上得施以检查或有时期有范围的断绝船只来往或扣留船只不得没收船上货物及其他财产。

（六）党内外群众的动员：

1、伟大的政治任务，只有动员党内外一切群众才能达到过去许多地方对于行动目标只有少数负责人知道不让群众知道的错误应该坚决的废除。

2、此通告到达各地方面后要迅速召集党及群众的各种会议或大会详细报告政治形势、国际国内江西赣西反革命势力崩溃及革命势力高涨的形势斗争前途（工农夺取江西爆发革命）和目前行动的目标（六个中心口号）并宣布纪律（行动纪律各条）红军及政权机关并要发传单出布告使群众完全明了我们要什么。

3、党内动员：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开会讨论这一通告及续的各通告。

开活动分子大会由党的领导机关派人作报告军队以军或纵队或支队为单位开地方以区为单位开。开支部大会报告通告外容发动党员全部。

4、军事动员：召集军政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政治形势斗争前途行动目标及纪律各项讨论执行方法领导士兵积极行动。举行士兵集会讲话亦是报告政治形势等各项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

5、工农群众动员：召集各级群众机关及工农干部会议（即开各级委员会以区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群众大会名为某区攻取吉安示威大会此通告到后三日内必须举行事先要有好的准备事后要将结果报告上级机关。群众大会的中心口号除开前述六个中心口号外再加以下列六个口号（共十二个口号）

一、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消灭反动势力。

二、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分配土地。

三、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建立苏维埃。

四、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扩大工农武装。

五、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消灭军阀混战。

六、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武装拥护苏联。

联席会议主席团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

湖南省委通告十三号（摘录）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对形势分析：“国民党军阀统治由继续混乱动摇而已经到崩溃死亡的道路”。湖南政局更加混乱，统治阶级的崩溃死亡真是无法挽救”。“正在作临死挣扎”。“将国民党的围剿说成是：《虚张声势》《冒险的尝试》。”认为“革命高涨已经到来”，“已经走到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二）党的总任务与中心策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而“反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获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成为最迫切的中心任务”。而“争自由”，“要土地”，“要饭吃”，成为“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一总政治路线之下，湖南党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中心策略”。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有一省或几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特别是武汉及其附近省区。湖南在这一形势下，确有取得数县或数十县，甚至全省政权的可能”。

“在组织工人的政治罢工的策略下，组织同盟罢工为主要战略。在农村深入农民土地斗争，组织地方暴动，同时打破游击战争中的上山倾向，保守观念，分散政策等农民意识”。

（三）组织地方暴动的区分和布置：

“（一）以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边界各县（浏、万、铜、修、通城、通山、崇阳），目前应集中力量布置夺取城市政权，实行地方暴动，向长、武发展，与湘中取得联系，北与鄂南联系，南与萍、醴连系。

（二）以醴陵为中心的萍安莲宜株攸各县，应迅速组织地方暴动，夺取这一区域政权，东与赣西连系，北与浏、万连系，南与湘南连系，并向湘中发展。

（三）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目前应集中力量加紧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扩大游击战争，迅速组织地方暴动与湘省各地区发生密切连系。

（四）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各县，集中力量整理队伍，组织地方暴动，夺取政权。东与赣西连系，南与广东连系，北向湘中发展。

（五）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各县，组织地方暴动，无条件的向常、桃进攻。北与鄂西及南，华取得联系，并向湘中发展。”

（四）扩大红军总的策略：红军必须执行“集中进攻的原则”。决定：“湘南目前应将湘鄂赣边、湘鄂边、湘南等地方农民赤卫队集中起来编入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

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以后的赣西南 (一九三一年三月)

1. 去年八月间正是湘系军阀占据南昌驱逐滇系军阀的时候，在湘系军阀到达江西之初，对江西整个革命势力是进攻的，尤其是赣西南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敌人的策略是分两步：第一进攻赣西，第二进攻赣南。对赣西又分三步：第一全力消灭我们在城市的组织，第二镇压北路——延福为中心，第三进攻东固。这样一来赣西的革命势力确实受了大的打击。敌人的策略三步实行两步（赣西特委在吉安戒受被破获延福受了重创），已调动四团兵力四面进攻东固，在那时候赣西党内外充满了悲观冷落的情绪，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相继一步一步的坍台，甚至反水，党员意志无法统一，干部向党要求离开工作，到处都是失败的态度。在整个的赣西找不出一一点前进精神。在赣南当然是同样，除了兴国、宁都、寻乌尚有点游击武装外，其余化为乌有。赣南特委迭被破获，死守赣州手足无措。湘赣边亦陷于保守状态，除了永新、宁冈、莲花有点工作外，其余湘边两县（茶陵、酃县）及遂川完全坍台。永新等县同样受着敌人严重的摧残。总之赣西南三个特委所管辖下所有的党员都在朦胧中摸索，没有找出一个中心工作来团结党员、发动群众、建立党员奋斗的目标。在那敌人积极进攻党内后，大有草木皆兵之概的千钧一发的时期中，赣西特委坚决提出“攻取吉安”的口号，竖立党内外群众斗争的目标，确是赣西南转败为胜的严重关头。

2. “攻取吉安”——赣西南特委提出这个行动口号后，的确挽救了党内冷落的危机，消灭党内外群众的失败情绪，且号召了党的干部，发动了广大的群众。当时省委派来的蔡成熙、江汉波两同志到达赣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由赣东来赣西及进攻东固的主力——罗炳辉部之投诚，确实适逢其军帮助了这一行动。赣西特委在政治上调动广大群众配合红军成立赣西红军总司令部，积极向敌人反攻，向吉安前进，这样的确打破

了敌人包围进剿，我们的各方部队向吉安撤退保护吉城，在我们方面赤色势力扩大至距吉城数里的地方。工农武装的发展很大，在那时斗争的时期需要是政权军力的集中与统一指挥，党的指导机关的统一分配土地，因此赣西特委主张召集临时代表会议建立赣西临时苏维埃，集中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召集西特边特五军委联席会议，合并边界特委为赣西特委分田（分田的方法是依照农民一致主张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在执行这些工作当中，党内有个最大的危机就是群众英勇向前斗争，党内却充满了机会主义地主富农的领导及思想的发展在阻挠群众的斗争，这一个反对思想的代表是江汉波（即张怀万），虽是如此，但上列几件工作还是执行了，不过在此还要将江汉波的主要错误报告一下：江同志到达西特之初，对西特提出的“打吉安”行动曾表赞同，但到北路去后则鼓吹统治阶级的稳定，只去看客观形势为我们工作的转移，完全抹煞主观力量及用主客[观]力量去推动政局，因此便对革命悲观，鼓吹什么军阀混战已告一段落，马上会派大兵进剿我们，现在我们应该分散兵力游击，因为对政治形势有这样的荒谬分析，故答出下列的错误主张：（1）取消为攻取吉安而设的赣西红军总司令部，（2）反对成立斗争需要的红军第六军，（3）反对西特边特合并。这些都是取消攻取吉安行动的机会主义的主张。还有一个最错误的主张就是反对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固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的主张。本来江汉波的主张是根据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西特反对这

个办法。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并不是唯心的决定，完全是依照群众的要求而决定，因为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广大群众，每个政策的决定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就是对的，同时我们几年斗争经验，如果以发展生产为主体，必然忽视了当前争取群众和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任务，同样所谓劳动力据我们的分析亦只有富农才有多量的劳动力，贫农绝对反对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江同志说西特迭次向他解释始终不接受，同时在北路西路专门去宣传所谓土地革命的意义土地革命的重要而不实际去分，并且宣言苏维埃在此时期还是宣传时期，采取先宣传而后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放弃当前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及争取群众的任务，在那时江汉波的思想确是代表了赣西南党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影响斗争不小，因为江汉波的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右倾分子，故西特正确主张的执行发生了许多阻碍，致形成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正在这样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中，四军前委率四军由闽来赣到达赣西之永丰，西特马上派人去找前委报告一切情形，因此有“二七”联席会议之产生。这个会议的成功，解决党内的争执，确定了党的几个中心任务与策略，挽救了赣西南党的危机。

3. “二七”联席会议：出席这个会的机关是四军前委、五六军军委。赣西赣南两特委。这个会议主要的精神与获得是：（1）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打击了党内的机会主义，指出了过去赣西南党主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实（事实详在特委通告）；（2）指出“攻取吉安”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承认了“攻取吉安”口号提出后所得的好处；（3）指出放弃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固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是代表富农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4）确定了赣西南党目前的任务是：（一）建立苏维埃，（二）彻底分配土地，（三）扩大工农武装，（四）坚决打倒机会主义，驱逐地主富农，加紧党内政治斗争，（五）建立统一的斗争的指导机关——前委（以四军前委扩大为指挥湘鄂赣闽粤斗争的前委），（六）指出江汉波的主要错误，承认西特决定建立赣西红军总司令部赣西临时苏维埃合并边特西特是对的，由前委负责开除江汉波的党籍，（七）为着斗争需要合并边特西特南特，组织赣西南特委，决定召集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二七”联会闭幕后，西南各级党部对“二七”会议的精神虽然接受，党内纷争的几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这种精神还没有普遍的传达到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中去，各地对“二七”会议的决议的执行仍是不积极。接着于三月十五日召集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

4. 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继续“二七”会议精神召集的，到会的代表有三十余县。这个会议主要的精神是：（1）巩固了“二七”联会的决议；（2）指出夺取江西省是赣西南党行动的总目标；（3）在“二七”联席会决定的政治任务之下对各项工作有了具体的决定；（4）决定召集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江西全省苏维埃政府；（5）更进一步的指出党的正当斗争的重要。大会闭幕之后赣西南党在政治上的确有大的进步，机会主义地主富农在党内的确受了无情的打击，赣西武装斗争的局面有长足的扩大，赣南斗争亦逃出了日常斗争的圈套，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且有迅速的发展。

5. 红军五月及现在：特委对红色五月的工作曾有一个整个的布置，主要的是完全赣西南苏维埃政权，夺取吉安赣州等几个中心城市。在五月中虽然

未将特委所决定任务完全完成，但赣西十万群众的第三四五三次进攻吉安，在此中央派来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同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赣南群众进攻赣州开展了大的斗争局面，促成了江西统治阶级更快的崩溃，工农武装有迅速的发展，土地革命同时深入，在红色五月中赣南夺得的县城有七县——南康、信丰、上犹、安远、瑞金、雩都、会昌，赣西新夺得的县城有万安、宁都等两县，苏维埃的组织已经普遍，现在要单独指出报告的有下列几点：

（一）赣西南斗争的发展走上了平衡的形势，赣西南赤色区域的联系亦甚精密，近来攻取吉安赣州的行动已有实际上联系起来。（二）目前西南政治形势：赣西南统治阶级确是到了崩溃的末路，地主武装大部分被农民收缴了，总计赣西全部地主武装不上两千，同时普遍赣西南的粮食恐慌更使统治阶级没有小小解出的可能，驻赣南之金汉鼎，驻吉安之成光耀，不但不能制止工农革命于万一，同时迭被红军击败，以金部为最，且局部瓦解，周旅叛变后，金之内部尚酝酿许多危机，“六八”团有我们很健全的组织，马上有变之可能，可作我们攻赣州之有力帮助，在此形势下赣西南广大群众已发动，在我党的领导下行动了，随时可调动几十万群众武装农民，赣州吉安工人有复兴形势，尤其赣州的工人有和白军士兵配合起来完全赣南政权的可能，吉安工人虽经重创，但愤恨情绪异常，现在还时常发现我们的标语，赣西南整个的武装斗争局面已建立起来了，同时与湘粤闽等省取得联系，总之赣西南有个走上江西全省的前途，特委仍在积极布置很快的拿下吉安赣州（据中路报告我们已于六月十号打下赣州，但未得赣南东河行委的正式报告），特委此次搬来西路至要的动机即在“攻取吉安”。鲁被委为第九路讨逆总指挥职，成光耀向南昌流下赣州，金部沿赣河北进夺吉，这些都是利于开展大局的条件。客观形势虽然如此，但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还是感觉不够，到处做了群众的尾巴，故当前加紧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是党的中心任务。（三）夺取全省这一工作特委正在积极布置，对这一任务执行的策略是集中力量完成赣河中段政权（赣西）巩固赣河南段政权（赣南），汇合赣东北势力向北前进会合攻南昌，完成赣河北段政权。赣西南的北路（以袁洲为中心）四月来曾受极严重的打击，现在群众正在复兴，自动屠杀守望队的队长，扯起红旗建立苏维埃。北路工作的恢复与发展确是夺取全省的动力。（四）党内一般情形：自“二七”联席会议坚决领导党内政治斗争以后，党员的政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机会主义在党内打得落花流水，党在大的政治方面是没有什么错误，惟党的干部还是停顿在小资产阶级成分上，还没有积极引进无产的工农干部到党的指导机关，政治观念还是有极不正确的，如保守观念、小团体主义，地主富农在组织不健全的党部还是企图活动，右倾思想亦当随时可以发觉，但是赣西南党自“二七”联会到现在这个长期的党内外斗争结果，大多数党员和党的主要干部的精神能团结一致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奋斗及党员及干部一般的进步我们是不能否认的。（五）特委本身情状：特委在一次大会闭幕之初，因为工作的特别紧张特委崩常委和均分散在各地领导（原句如此——编者注），只有一二人维持到现在，各部已经建立，分工亦有相当精细，指导亦能集中。（六）特委由南路过赣河搬到西路后的情形：特委搬到西路来主要原因是为了更积极的进攻吉安及布置和考查西北两路的工作，决定开几个大的会议解决西北两路的一些根本问题，纠正过去西北路在政治上的一些偏向以及和湘鄂边界特委、湘东特委发生关系及恢复湘边与遂川的工作，使之与赣南西河行委联成一片，现在正开西路工作会议（第一段完了）。

一、组织报告——赣西南特委成立及现在组织情形

(一) 过去是三角鼎立的形势。赣西南原为赣南赣西边界三个特委，除赣南赣西在秘密环境下尚能道点声息外，赣南亦很少，边特还在罗霄山，因亦[赤]白势力错杂间隔的关系，很少与上级发生关系（边界同志有四五年斗争没有看过省委及中央刊物，通告亦很少见），与赣西赣南两特委一样不相往来。

(二) 遂川会议后，边界与赣西的组织边特经敌人三次会剿后，党和群众损失非常大（自然亦同时有进步），几次派人找上级，终以路上发生问题（邓乾元同志去而不还，刘真同志被难）仍找不到关系。边界党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西特亦都遭破坏，曾道懿反水，城市组织完全倒台，南路同时被破坏，廖桂棠同志被难，党内富农地主充满了，到处阻隔党的发展，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两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了接受了西特打吉安正确主张外，还决定后[统]一边界西特组织。

(三) 二七联席会议确定了赣西南斗争目标，并建立了为指挥这一更大斗争的赣西南特委。遂川会议后，正因省巡视员江汉波非政治无[原则]现象的反对边西两特合并，企图造成党内风潮，尚未解决。四军前委由闽西开来在陂头召集“二七”联席会议，在会议中提出了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目标，当时因省委有近半年没有发生关系，而赣西赣南边界三特委均因指导机关不健全，党的阶级基础不健全，机会主义右倾的发展，如不分配土地不建立政权，特党[委]的组织是非斗争的。于是在会议中决定将赣西赣南边界三特委合为赣西南特委，受中央任命之四军前委指挥，一面派人去中央向省委找关系，刘士奇同志任书记。

(四) 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更使赣西南党布尔什维克化。“二七”联席会议决定要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得前委在[直]接帮助。于×月×日在富田宣告成功，前后开了六天，共有政治、组织、工、宣传、农民、妇女、青年、济难、政权、土地十个决议案。自“二七”联席会议后，赣西南党已开始布尔什维克化，复第一次代表会党内有很大的进步，在会议中求得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除了一些机会主义的党员，驱逐了许多地主富农，打倒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其主要成功。1. 在夺取江西全省任务之下（此时尚没有接中央和省委已经决定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的通告），确定了打赣州与打吉安，并确定了以完成赣西南赤色政权。彻底分配土地、武装工农为三大政治任务同时确定夺取赣河中段政权、巩固南段政权、开展北路政权、与邻省革命势力联系夺取五省政权（湘鄂赣粤闽）为奋斗总目标，争取江西党胜利的可能前途。

2. 于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大会深切的注意提出无情的驱逐地主富农出党、打倒机会主义的领导的口号，同时严格注意党的发展成分（雇农贫农乡村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工人），在会议中通过了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等和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的决议，开除了主张建议不主张斗争的张恨秋。

3. 在大会中详细请检阅了党及群众组织和斗争的许多缺点，决定了实际斗争策略（详细检阅大会决议案）。

4. 产生了为斗争需要的赣西南特委，共选举委员×名，其中成分工×名，农×名，知×名，推举刘士奇、王环、李文林、肖道德、丛允中五人为常委，刘士奇为书记。

（五）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党是蓬勃发展的形势

第一次大会后各地党的组织都有发展，现在特委之下有东河、西河、中路、东路、西路、北路六个行委，因赣州吉安没有打下，梅花形白色区的区域间断，为了指挥斗争行动上的需要，故有行委组织，现各行委所属区域及其组织如下：

1. 西河行委在赣南西河，现有上犹、崇义、南康、大余、赣县、信丰、南雄七县都有组织，赤色区域已到离赣州四十里之地，以南康。信丰为中心，同志及支部多少尚未统计完毕，黎日辉同志为行委书记。

2. 东河行委在赣南东河，现兴国、雩都、瑞金、会昌、安远、寻乌、赣县都有组织，以雩都为中心，已与广东二江福建闽西赤色政权打成一片，寻乌亦有大半组织，并已夺取县城，现划归东江特委指挥，罗寿男同志为行委书记。

3. 东路行委在赣东，他的任务是在向赣东北发展，与弋阳西取联络永丰、宁都、东安、南丰，都有组织，以永丰。宁都较健全，与弋阳联络只隔贵溪、宜黄边界，我们已有 第组织，原因人材困难，以永丰宁都为中心县委指挥，现感觉向东北发展在夺取全省政权前途上有重要意义，决定的成立东路行委，书记以特委候补委员金万邦同志。

4. 中路行委所属区域为吉安之儒林、富田、东固、纯化、水东，吉水之水南、白沙中鹄，并泰和、万安，除万泰两县外，均是区委，在特委直接指挥之下，组织较健全，现因特委过西路组织，中行指挥之行委书记毛泽潭同志。

5. 北京行委是吉安儒行、坊廓、延福，吉水县委之金滩、同水、仁寿、同登、埠田等区委，并分宜、袁州、峡江、安福，目前因遭敌人六团以上兵力镇压并办守望团稍受损失，现在的组织又复振起来，行委书记郭承祿同志。

6. 西路行委管辖永新、莲花、宁冈、茶陵、遂川、酃县，吉安之西区，近因袁王问题，宁冈稍受损失，酃县断绝了关系，西路组织以永新为中心，永新工作较有相当健全，行委书记周高潮同志。

特委因过去组织部工作没有建立，所以组织仍无头绪，现才开始做统计工作，党的组织数量及成分尚须缓时日才能明了，赣西南计有三十五县赤色政权夺取县城的过半数，由鄂南到闽西东江八千里赤色区域。这一大块的红色区域的党和群众地将来不仅是夺取全省政权重要六之一，而且是夺取三省政权有力部分（以上原文如此——编者注）。

二、组织上一般弱点——虽然赣西南党有大的发展但下列弱点仍是党的目前危机

（一）地主富仍有多[不]少站了党的指导机关，尤其是新兴的赣南。

（二）下级党部尚不完全是战斗的组织。

（三）党内政治水平线低落。

（四）党的组织小部与发展速度尚不是迅速的，赶不上目前群众斗争的发展。

（五）城市工作和工人士兵妇女各重要工作尚没有建立起来（只赣州袁州城有少数组织）。

（六）下级党不能向上级党部来整个的报告。

（七）各地党部精密分工集中指导精神没有建立起来。

（八）党的阶级基础仍是薄弱，意气争执及其他不正确倾向仍是不断发

生。

(九) 支部生活没有建立起来。

(十) 在斗争中一部分同志忘记建立与加强党的组织，以致党内组织力量尚赶不上政治斗争发展。

三、今后组织上中心任务

1. 按照党的政治任务确定赣西南党发展路线（见通告列字第九号）。2. 艰苦建立城市工作与工人运动，特委将召集工人运动专门会议讨论。3. 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加紧党内斗争，与注意党的发[展] 以贫苦农民雇农为中心。4. 经常开办定期党校造就干部人材，并得省委或中心许可分批派调干部到上级受训练。5. 建立特委组织工作，多派遣巡视员下乡。6. 加紧各种调查与统计工作。7. 创造党的支部生活和中心区域工作。8. 努力纠正党内不正确倾向。9. 建立与省委及下级好的关系。10. 加紧交通工作，开办赤色邮政。11. 加紧帮助 Cy 工作。12. 加紧对下级党部组织工作之指示，提高组织观念。

四、对省委请求

1. 多派人来指导工作。2. 上级文件要按期巡视传递。3. 由九江、南昌。吉安交通线希望省委亦用大力建立。4. 多介绍其他各地组织工作，特别请求将中央关于组织训练班的讲义及组织工作经验各种文件设法寄给我们。5. 请求分批（可能少写了一个“批”字——编者注）准此间各级党部负责人去上海受党的训练。

“说明”：因时间短促，工作忙碌，不能详细报告，只能举其纲要，详情易同志当能报告，（第二段完了）

一九三 年三月

湖南省委三月份总结报告及四月份的工作和任务（摘录）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

（一）关于苏维埃和农会：三月分以前只有浏阳一区有苏维埃组织。平、修、铜、万、通、通、宜只有农会组织，后边待集中力量领导“三一八”示威运动，发动了廿万群众激烈斗争，扩大了苏维埃政权与农会组织。现浏阳三、六、八、十二区均有苏维埃组织，县苏即成立。永修四区已建苏维埃。其它地区群众斗争极普遍，农会会员大增。在策略方面，坚决纠正秘密割据右倾策略。现已逐渐纠正过来，现在边特均采取进攻扩大的策略。

（二）土地问题：过去特委曾决定土地不许买卖，不许租佃实行土地国有。省委主张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没有万里长城之隔，是相连而又可有什么阶段之分。因此，正确的口号是：“没有地主阶级土地分给贫农、士兵”；没收后，按农民要求平分；耕地归农民共耕，采取这三种形式解决土地问题。

（三）今后任务：继续组织边境各县的地方暴动，在红色五月中，实现苏维埃边境政权的建立。“指出四月分任务及各种工作的方针”是：“在上述的应马上组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下，目前湘南党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是

加紧长沙、安源、粤汉、株萍、岳州、常德、衡阳等中心城市与产业区的工作。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扩大工会组织，组织同盟政治罢工为武装暴动的开始。

马上调五军回边境，组织边界各县的地方暴动。

找着二军的关系，与鄂西红军取得联系，组织南、华、安 湘西的地方暴动。

集中力量准备“五一”“五四”“五卅”等示威运动与武装暴动。
下略。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

——赣西南的政治、经济、驻军及地方武装概况、群众运动及青年团的工作、党的会议内容及组织的改造、军事及组织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于上海)

中央：

兹将赣西南最近工作情形，依照中央之报告大纲，报告如下：

(一) 关于一般政治经济方面的：

1. 一般社会经济状况

赣省经济状况虽然随着世界进化的推动走向资本主义化，但他的整个基础仍是建立在农村经济上面，赣西南这一现象更为显明，整个赣西南整个经济现象，除吉安城市比较有些新式大商店，即赣州城市尚是旧式商贸，吉安城市情形如下：

吉安城市：

吉安离南昌水程四百二十里，西北两面披山，东面带赣河，南面有安福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交通方面春夏热便利，秋冬亦可行驶浅水轮。由南搭轮至吉安，春夏两天可到，秋冬则需三天，遇顺风亦两天。又由南昌乘汽车到樟树，由樟树乘轮或艇子均一、二日可到；省吉安交通尚称便利。吉安至赣州四百六十里水程，系逆行，春夏间有浅水轮来往，秋冬则仅有帆船可通，顺风三四日可到赣州，否则须在一星期以外，陆路要经万安、泰和尤困难，交通不甚便，吉安城繁盛之街在城外，城里满目仓凉，无商业可言。城外以大街为中心，全城仅有电灯公司一个，工人人数约二百人以内，此外并无真正产业工人。全城的工人以码头为最多，约有七八百人，其次为米业、染布业、烟工。自然店员工人比码头工人还要多几倍，但有些是兼店主的，染布业工人有四、五百，米业有三、四百人，烟工有二、三百人（工人生活详后）。吉安商业主要为粮食绸布药号金银洋货。纸业在过去是吉安的出口之一大宗，现在已衰替[退]了。吉安粮行很有几个大的，大半是运米出外及囤积居奇罢了，纸业衰替[退]的原因，由于连年所谓“匪共”横行，有些纸户（如东固、永丰等地）都关门起来。（粮行现亦生意下降）绸布号如春华、华强等馆，去年十一月以前，每日可入几千元，春华开张，一日至四千元收入，生意不可谓小，药号大的亦多，至于金号更是江西尤其是吉安人的特色，最著名的为老同升号。资本二、三百万以外。至于米店、烟店（水烟）、染布店都是手工业，机器米场仅有几户小规模，以外修路工人（不是马路）亦颇多，数未详。总之，吉安商业出口品为农业品，入口货为机器产品，是江西繁盛市场之一，为赣西南第一个。但自去年十一月党提出“攻吉”口号以来，五六个月把吉安变成一个荒城。第一吉安戒严，五六个月来农民不能进去，尤其经常和南昌与赣州的交通断绝，生意顿减，农村对城市的封锁，粮食柴草不进城去；第二因为攻吉，使吉城统治阶级军队加入及招募挨户团与剿“匪”，陡然需用增加，而乡村田税、捐税一概不能收得分文，收入税减，不能不增加城市人民的负担——杂捐杂税；第三吉安票币不通，在乡村流通，遂不能滥发货币。因此，吉安的商店很多关门，城内谷价至二十元价钱左右，米每升为六百文以外。松柴每一两斤需铜元十八枚，而且有钱无市，市民对统治阶级怨声载道，每日有吃两顿（一粥一饭）的，有吃一顿饭的，有吃尽粥的。商民亦因捐税之增多，生意之停顿，与支鉴于赤区小商人之赚钱与红军能取消杂苛，愿意红军进城，在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他们筹集现金廿万作红军进城的犒赏。大豪绅已离开吉安而跑往沪宁，中等亦逃至南浔，下焉者生活无计，有的在挨户团。靖卫队，有的托人来归顺苏维埃，有的则迫令媳女妻室卖淫。至于统治财政收入，除吉安、万安、泰和、

清江、峡江、安福、袁州、分宜几个孤城尚能拼命的抽剥外，农村中是一文没有的，吉安对河的水东（隔吉城约半里，不上一里）亦为我们所有，也抽不到分文捐税。此外，北南两门还统治十里，西门能号令二十里，捐税之多除一般以及“剿匪”。靖卫、挨户团等捐以外，即小菜入城亦要抽税。财政早已濒于绝境而没有丝毫办法可挽救了。

赣西各县情形：赣西各县如莲花、永新、宁冈两三年来即为赤区，铜鼓、万载亦久赤化。泰和、吉水已建苏维埃，峡江、安福、分宜、袁州均被赤色染红，成立了群众自己的政府和武装，只有口将建立起来，这些县城的城市有的被我们几次占领或一度占领。如万安、峡江、新喻、袁州、安福、分宜以及赣东之永丰、乐安皆是。虽然有时我们退出，但统治阶级仅能取得县城而不能取得乡村，所以结果于统治阶级的经济无丝毫帮助，这些县区，都是农村经济，没有工业可言，就是袁州

虽然有些矿工，但一而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人力开采，一方面采炭者是自做自卖，没有什么公司。不过略有地主也可说是矿主请人挖煤而已。各

县的城市亦极荒凉，生意仅交换农产品，尤其最近数月赣西与南昌交通断绝，一切生意停顿，都成为恐怖局面，总括说，赣西已成红色世界，即吉安城亦是红色包围中一片小小的白区而已。

赣南各县情形：赣州及赣南各县因党的基础比较落后，所以赣南统治阶级崩溃不及赣西之甚。但因赣西的影响，赣南亦有发定不可终日的形势。赣州三面带河，城池坚厚，形势较吉安尤险，面积亦较大，但市场不及吉安之繁盛。城里工人群众以店员码头木工为最多，但因党过去

基础太弱与历次破获，故详细情形很难知道，赣南各属党的工作最好者为兴国县。兴国除县城及南乡一隅尚在统治阶级手里，其余东北西都已成为赤色区域，即南乡亦已建立了很多的秘密农协。兴国坡在去年十二月

月至今年二月初亦长期在革命委员会政权下。此外宁都零都两县，群众亦已起来。赣南各县为滇系政权，去年七八月间，湘系过粤几乎在赣县与金汉鼎部宣战。赣南地主武装，很多为全部改编，较赣西为雄厚。

（详后）赣南各属的苛捐杂税，除一般外，最重而又最为群众所痛恨者，为靖卫捐，以及军事借款。赣南各属的农民生活，比赣西还苦，其原因则因历次的剿共与金汉鼎的长期专门剥削赣南。因此赣南的土匪极多，现在因为革命发起，很多土匪（三点会）都归顺革命，但革命势力不到之地其横行如故。赣南种鸦片者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樱粟

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亦出产的重要分子。赣南各属之农民生产仍是旧式的，土地公司的组织是没有的。工业更谈不上。商业除赣县一城比较大点其余则完全为旧式的贩卖，如兴国宁都零都安远南康等皆然。赣县城里商业经济权，完全为广东人所操纵，市面行驶的货币，亦

以粤毫洋为最多，各种纸币，即中交票亦难通用。赣州以南之大庾，为赣南门户，梅关（即庾岭）在其治南二百五十四里，旧名南安府，赣粤军家所必争。大庾产钨砂，当地及南雄居民，很多为钨砂工人，数约三千、此外挑砂者更不知若干者。不过开采方式尚是旧的，私井亦很多，没有专局管理征税事务。大庾城市亦颇繁华，商民多为粤籍。赣南各地

皆有所谓统税局，厘金亦存在，各种物价较吉安为贵。现在赣县米价为十七元以上，（较吉安为廉则以吉安被红色包围故也）食盐都来粤境。故较赣西便宜，现在赣州因赣吉交通长期断绝，市面异常冷落，其在政治上与南

昌关系亦难发生，即江西国党之三全大会，赣南各地代表很多半途折回。未能出席，现仅持短波无线电通消息而已。

现在再说赣西南各县的驻军及其地方武装。

反动驻军及地方武装：在我离开赣西南时候，全江西“剿匪”部队，计有十八师全师（二旅），五十师一旅，十二师一旅（卅五旅张雨仁部），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旅，独立第五团陈雷部及南昌卫戍，共计十二团足。此外，尚有警察大队，数量不悉。其布置如下：陈雷部修水、武宁、万载及九江附近一带；戴岳旅驻信江流域（即横峰弋阳）一带及景、鄱、都、乐各县；朱耀华旅原驻万载、高安等地，现已以一团驻峡江、分宜、新喻、袁州、高安，一团移驻赣东抚州、崇仁一带（以上两旅为十八师）；成光耀旅驻吉安、泰和、安福一带；张雨仁旅驻赣州、瑞金、会昌一带；唐云山旅为进攻部队（已消灭详后）。赣西南地方武装：吉安三曲雄有吉、峡、永丰、安福四县游击队，原有百人，被我们打败一次，尚存四五十人；永丰县有四百人；乐安有二百余人，武装全；安福有步枪三百余支，水机一挺；袁州有商团三百人左右枪全；分宜、新喻、峡江各有靖卫队一百余人；泰和有靖卫队二百人；吉水一百四十人，枪全；万安亦二百人；兴国有靖卫团四百人左右；赣县靖卫团及商团五、六百人；吉安城有挨户团、商团、武装警察五、六百人；安远有靖卫团八百余人，七百余枪；南康、上犹、崇义、大庾各有靖卫团二三百人不等；零都、宁都、信丰、石城、瑞金、会昌均各有三百至五百不等，总计赣西南约有枪六千余支，这些部队及地方武装有很多已被我们解决或削弱了，详后军事报告。

2. 统治内部的冲突及其派别

江西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主要的为蒋与反蒋的冲突，其次则为土著豪绅与外籍军阀的冲突。这两个冲突，普遍于江西全省，赣西方面，尚在滇系军阀手里，改组派甚为活动，但自成光耀（湘系军阀）到后，即勾结 AB 团打击改组派，去年十一月 AB 团主办之第五中学学生竟公然打毁敌组派所办的机关报——赣西新闻日报，吉安政府又常杀戮改组派而加以“共匪”名义，最近吉安西路的靖卫团亦分化为二派，AB 团领导与改组派领导，以至于武装冲突，结果改组派完全被缴械，永新两派的争端亦极激烈，而几至于用武，其它各县亦无不有两派的组织，其争取的主要目标，则相互夺取武装，即靖卫团的领导权。至于湘系与滇系的冲突更是利害，去年谭道源师开过广东经过赣县，与金汉鼎部，几乎大动干戈，一时军事戒严，交通断绝，如临大敌然，迄今赣西虽在湘系手里，而赣南仍在滇系占领。滇系军队之所谓剿匪，除乘机夺取湘系已占领之地盘或改编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以充实其自己力量外，对于“共匪”，并未曾努力剿过，实在没有力量能剿，尤其怕的是实力的损失，故几次的会剿，滇系除抢得几个地盘外，并无他项动作，滇系之在赣南者，到处利用改组派活动，故赣南改组派力量颇大，而 AB 团势力则甚微小。目前蒋、金、鲁为“剿匪”总指挥，鲁部力量有限，既不能剿又不敢借重滇系，以致引虎入室，但又不能不相当借滇系之力，以图肃清他们一致的敌人——“共匪”。故一面请授金汉鼎，一面又只要他驻在赣县、瑞金一带，担任防堵任务，而不敢要滇军开到赣西来，滇系方面则乘机夺取了兴国及其武装，又占领万安，但不敢与“共匪”激战。赣省土著地主豪绅因为“共匪”横行，湘系无力剿灭，又借此为驱逐湘系的理由，纷纷请求刘峙（吉安人）回省，湘鲁在此无可奈何的环境之下，一面大打捷报，一面派代表到南京请求蒋介石谅解，一面又派代表与刘峙磋商，同时又言谭师回赣，湘军力

量有余，“共匪”不难一鼓荡平。后蒋介石调了唐云山旅到江西，鲁以主席兼总指挥地位，命唐为进剿部队，其湘系本身部则为防守任务，不知“共匪”味道的唐旅，公然冒冒失失的跑到赣西。不两日全部消灭，湘系本身因无损失，目前赣人治赣的声浪非常高涨，尤其旅外的赣省地主豪绅因湘系无力“剿匪”，反湘不遗余力，请蒋派兵，请刘峙回省的电报，日有数通，湘系在赣已成强弩之末，其地位非常动摇，幸全国大混战，蒋刘不能顾及此，故鲁仍安然为江西 稳之极了，湘系对滇系逃亡流落江西境内各处者，非驱逐即杀戮，其罪名自然是共匪、土匪了。因此，滇人无不恨湘系者。其冲突利害如是，总之，江西政权是全国各省中最复杂、最崩溃的一省，已到它崩溃的最后一步。

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的进攻及其进攻方式：

统治阶级对我们的进攻，在此武装斗争的时期自然更利害，更加紧，企图作最后一逞了，在去年湘系军阀到江西后，硬的屠杀与软的欺骗手段兼施并用，双十时候，赣西赣南两特委，尤其赣南特委同时均遭户口检查的严重打击，赣南至于坍台，赣西党虽吃亏不大，而团方负责被捕者至三、四人。十月革命纪念周，党团两特委及吉安城市工作几于消灭。现在吉安仍然没有方法打进。此役被损失的同志至百余人之多，最重要者党为省委特派员赵醒吾及申中、黄义、团则特书曾道懿（另名为张铭传）自首，至全市工作完全崩溃，间有几个同志存在亦均离开吉安而不能再入城。其在乡村，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中间，朱耀华、成光耀两部在万载、铜鼓、莲花、永新及吉安之延福。安分边的农屋被烧者万余栋，谷粮无计可稽、赣南则兴国为甚，攻安口号提出以后，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发展一日万里，烧杀政策无从到达乡村，于是又变为软的欺骗政策，有只杀“匪首”，不杀工农，只杀红军长官，不杀红军士兵的口号。到各乡村亦不烧杀抢劫，表示与民无犯形势，并到处以长信请各地群众到善后清乡会议及散发劝农民减租减债，不要抗租抗债分土地等类的传单宣言，结果群众说我们要分土地，此刻不是减的问题了，故无丝毫影响，于是又利用反动的红枪会来进攻赤区，到处烧杀、籍[借]名为民众，实则是豪绅地主的武装，结果引起群众更大的仇恨，对红枪会遂加以根本消灭的武力铲除。现在统治阶级的镇压政策，无论硬的或软的手段已完全失其作用了。我们反欺骗主义的办法，不是空洞的口头和文字，而是以实际的利益给群众——废债务，分土地，故群众认识特别清楚。

第三党及其他政治组织的活动状况：

吉安城市为赣西 AB 团活动的大本营，其中心在第五中学，宣传机关为吉安民国日报，他们的领袖为大的政客与豪绅地主，活动的对象为青年学生，他们分 A 团 B 团，即由我们的大校中校，组织系统与我们的一样，不过名字不同罢了。主要的任务，则为拥护蒋介石与南京政府，赣西各县市都有他的组织和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吉水的 AB 团在青年中活动，必须借用我们的名义，不然，便没有活动可能，有些被欺骗的青年，他们在他们的会议上提出严重的质问说：“何以我们 CP 不领导工农作斗争？”他们领袖答复道：“已受了上级的批评”。他们更借李文林同志（红军领袖）的名字向学生欺骗，甚至造假信、假通告为蒙蔽青年方法。万安 AB 团和改组派相互利用我们脱离了的同志来做领导和先译。但已失去了群众的信心，尤其农村斗争剧烈的进展。他们已不能再来欺骗了。赣南方面则为改组派的根据地。但除占领几个党部和学校外，工农和有觉悟的群众不能受他

们欺骗。第二党在赣西南，现已投降了改组派和 AB 团，无独立的组织了。过去第三党党员曾偷进我们的组织并任赣西特委秘书。已早解决。现在整个赣西南，AB 团组织和政治势力大于改组派，但其组织的数量和其一切情形，无从知悉。

（二）关于反帝运动一般状况：

各帝国主义者在该地的设施及其经济的文化的武装的各种侵略情形：

江西在长江各省中，帝国主义的支配比较要轻松些。赣西南更是江西的腹地。又比较九江、南昌等地更轻，当然，这是指他直接的行动，并不是说没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其实农村破产就是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赣西南各地仅有些教堂。教堂亦无有很多教民，农村中的教堂仅有空屋存在，没有牧师了。房屋亦没收了。城市的教堂无群众，其它的设施更是没有。城市的教堂尚设有学校，但仅是初级小学，人数不多，有很多地方学校也没有办法了，则因为红军时时攻城，圣道会、浸令会、安息会遵道会等名目不同的教堂。都呈极衰微过渡的东西。因为我们曾杀过几个牧师及捕传教士，故均果足不敢前去。经济的侵略自然厉害，吉安、赣州等地有美孚、亚细亚等油行。赣州、大庾很有西纸通行（只限于大商店）。市面洋货、西药、纸烟非常充斥，但没有银行和工厂及其它公司之设立。外军是没有的，则因为赣河水浅，兵轮仅能行驶九江故也，现在红色区及半红色区域均无外人教堂及学校。

反帝工作：

反帝组织是没有的，反帝工作则农村做得尚好。一般群众都相当了解于帝国的侵略，中东路事件，到处举行了拥俄反帝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反帝拥俄的宣传品，充满了赤区及半赤区，尤其群众了解要反帝拥俄，就要武装起来。要反帝拥俄就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分土地，而不是空洞的几个会议和几张传单。因此，反帝拥俄的工作在赣西南的群众中不仅是宣传，而是实际的行动。且与一般的斗争经常联系的，群众大会在赣西成了经常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出征等类。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辄在一、二万。少亦数千，到会群众无论男妇老幼，尽数武装，红旗蔽天，呼声雷动，空气极热烈。阳历过年和庆祝赣西苏维埃建立，群众大会各地都至三天之久，所有赤区的群众都到齐了。演剧、耍龙灯。较武汉政府时代两湖的新年和祝捷尤为热闹。中东路事件与世界大战的联系及其是一回事，群众也能知道。目前党对于反帝拥俄这一工作仍是中心的中心，任何工作都是联系起来了的。城市如吉安、赣州两处，在未遭破坏以前，亦有反帝工作表现。吉安曾举行过飞行集会（中东路及十月革命）一、二次，不过规模甚小，且事后遭失败。

（三）工人运动一般状况：

赣西无多产业工人，吉安城市，过去曾有工作，现已塌台，略述如下：

吉安工人以店员、码头、米业、染工为多，店员工作，没有工作，染业工人有支部一，同志三十个左右，去年为行会做酒曾斗争一次。斗争的发起，为染业旧有一个行会，工人均须加入，但入会金除每年做一次酒以外，并无他项开支，会中产业操在几个首事手里。工人不得与问，因此，在我们领导的工人在会酒中提出瓜分出来。另组工会，其首事及一部分封建性尚未能洗去的工人大起反对，会酒中争执起来。我们领导的群众约有三百余人，对方

亦有四百人，争持无结果，散酒后党即召集支部会活动分子会，议决斗争方法，召集工人小组会，发传单，标语，宣言，反对店东把持会务，反对旧行会，清理帐目，鼓动工人准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工头等口号。厂主方面，一面勾结政府和市党部、公安局武装压迫，一方收买阶级观念浅薄的工人，一面禁止工人出店，宣传共产党捣乱。结果因我们主持太弱，未失败未胜利而散。但工人情绪并未减低。吉市破坏以后，大部分工人同志不能在吉市立足，现已无工作可言，码头工人以反对军差，举行罢工，公安局将工人领袖捕去，威迫利诱，武装镇压，但结果以工人一致团结，领袖不屈不挠，得了大的胜利，任何军差，工人要工钱，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若干，均如条件得到圆满结果。码头工人原有支部一个，同志二十余人，能影响的群众七八百人，为吉安城市工人最有力的分子，吉安破坏，CY书记叛变，码头组织因捕杀多人。现已无工作，尤其几个领袖不能进去，工作很难恢复，不过仅又找得一点线索到。烟工、米工过去仅有点新建立的组织（各有支部）还没有斗争，不幸都因吉安之破坏而塌台。其他店员织袜两种工人仅有线索，现在则并线索而无之了。赣县城市工作，更因特委屡次塌台，而且一塌台动辄全部损失，均迄今未能建立。其它各个城市工作亦未能有好的组织，吉水原有工作，被叛徒告密，全部溃散。兴国城里仅有几个街道支部，余则没有东西。乡区中的工人，实际是一个农民，他们有工做工，无工做种田，现在赣西各级苏维埃政权下，仍设立有各工会，阜田市有一个市工会，市工会下有各种工会，共有四百五十人，他们有组织，有武装，能做赤色清乡的工作，能参战，并准备办学校，斗争的目标为加薪、减时、争自由、各地亦有各工会，不过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他们主要斗争为参加武装暴动，他们又没有很明显资方压迫。加工价仅限于农民身上。故由政权机关召集工会决定工价，以免工农冲突，非有城市工人运动之好做，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下仍然得有土地。另详。

（四）农运一般状况：

赣西南农民已普遍起来了。从赣南零都经赣西一直到湖南平浏湖北通城通山，可以发生联系。打成一片。我们的初步运动的开手方式，仍是用农协名义来组织农民，用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来发动斗争，组织游击队来武装群众。现在农协名义除新起来的地方还有以外，其它赤色区域，均于本年二月里概成立了苏维埃，革委会已成了过渡时代的名词。

去年秋收斗争在吉安要算普遍的做了一下。但有些地方是形式的、有些地方党内竟发现反革命的现象，即是党的领导当时落在地主富农手里，所以有“反对抗租抗债”的，有“同志的租债不准抗”的，有请求上级批准其“保护同志的产业”的决议的，有“收的土地要分配同志”的，有取消“雇农工会”的，层出不穷的海外奇谈，纷纷发现于赣西，“至去冬实行分土地的时候，还有只分豪绅反动派而不分地主的。因此，影响于整个工作的发展。当时这班党官（一般群众奉送的官号），他们一方面籍封建关系，抓住一部分群众，一方面他拥有武力，抓住了红军第三团，所以党在当时只能从理论上深入下层去纠正同志的错误，从实际斗争去抢救他们——党官们——的群众，以群众力量去威夺他们。攻吉口号提出以后，群众斗争有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止的形势，废债分土地成了一般群众共同的要求。这班党官们乃渐次失势，党几次的调动他们到特委来训练，但他们仍都托故不肯到特委。一面又秘密购枪组织游击队，更多方噉使党内新混入进来的流氓式的同志，来捣乱

革委会，并造谣党对同志要杀死，又声言要杀几个同志，但已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了。本年二月十日党的联席会议决定解决，公开交苏维埃执行革命纪律。宣布死刑，一般群众都非常满意。此一问题，经过长时间理论的纠正与斗争的发展，现已不成问题了。现在对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方面尽量给农民以利益，一方面极为注意于反富农路线，把农民的领导从富农手上转到贫农、雇农手上，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增加农村工人工资，提拔贫农雇农到苏维埃工作，开除党内富农地主及右倾的分子，武装贫苦农民，保护赤色政权，至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已达七八十万，能影响的群众至百余万。目前斗争的策略则为武装暴动，农村中统治阶级一切的捐税。早已取消个干净了。

（五）妇女运动：

赣西南妇女运动。没有很多女工。农妇则包括农民运动中、苏维埃政权下没有妇女独立的组织，田地分配，男女老幼皆得有土地。苏维埃政府有女子当选，一切群众示威游行等运动，均有女人参加，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新年耍龙灯，女子都提灯，化妆、武装出来了。此外，女子单独的斗争则没有，但有一有趣的事情，实在是不好的现象。赤色区域中有勒逼寡妇出嫁、抢亲的怪事。赣西南娶亲，旧例男家出嫁资，去年各地农协革委会苏维埃为反对买卖婚姻。各地讨老婆者非常多。甚至还娶童养媳，在赣西苏维埃成立的会议中，CY特委提出男女婚姻年龄的限度。如果大于女八岁者不准结婚，残废者得自由离婚。及婚姻绝对自由。打倒三角恋爱。男子出门一年未归者，女子得自由嫁人等。惹起不少的纠纷。尤其是受伤的红军士兵大起讨老婆不到的恐慌。很多请假回家者，离结婚绝对自由，更使一般农民恐惧其已有的老婆被小白脸的知识分子夺去，未婚妻子不肯来到自己家里，将有没老婆睡觉的危险，青年农民，爱狂高涨。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类的恋歌。唱歌如醉如痴，革委会苏维埃忙于离婚结婚的纠纷之解决（此现象以吉安延福为甚）。少年先锋队本有女队员，因为爱潮高涨。闹出多少风流故事。如摩奶用电筒偷窥女队员小便。男女数人同床睡。几引起农民的反抗，幸而党对此问题纠正得早，否则，无原则的乱子不知要闹到怎样，现在苏维埃颁布婚姻条例，此事已不成问题了。（六）一般小资级运动：白色恐怖下的群众情绪：去年湘系军阀到处焚杀的时期，群众虽然不免于栖流失所，但斗争情绪依然高涨，很少有失败的表现（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很多地方（如万安县为显著）的群众，他们自己秘密组织起来，准备响应红军。泰和。吉安两处城市群众，他们眼巴巴的盼红军进城。即中小商人亦设法与红色区域暗通消息，徒以处于严重屠杀之下，无领导无组织不能动作，农村中接近赤区的白区范围内的群众，更经常的派代表来苏维埃请求帮助其建立组织，分配土地和武装。很多地方的群众，他们自动武装起来，解决当地反动的靖卫团和挨户团。自动的杀豪绅，禁谷粮出口，抗祖债，还有自动组织共产党的，每人入党费五元，此虽然是豪绅地主假名来欺骗群众，剥削群众的，但亦可见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之大。与群众要党领导的愿望的迫切。峡江群众，他们一组织，即时要求公开，分土地的政策，尤其影响了白色区域广大群众的起来。总之，群众的情绪是高涨到万分了。但同时却有反动群众，即红枪会。吉安之义富，冠田两个村庄尽数为河南人，他们带来红枪会的组织，在过去和四军及第四团，二团屡次作战，我们历年向他们宣传、组织、不但没有成绩，而且吃亏甚大。被捉来的俘虏，待以酒食，给以路费，但他

们走的时候，却说：你们不能打开南昌，我们不能归顺你们的。最近他替地主阶级作先锋侵入赤区，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物件即抢，两日之间，死者无算。中鹄、水南两区全遭惨劫。群众露宿饥寒，无家可归。都向苏维埃及红军请求武力进剿，经党的会议详细讨论，一致议决消灭红枪会，主要的口号为：消灭焚烧屠杀赤色群众的红枪会，消灭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武装的红枪会。消灭破坏革命，破坏分田的红枪会，被胁从加入红枪会的群众赶快觉悟起来，不杀，这几个口号一提出来，吉安东南属群众情绪如火一般爆燃，即将红枪会扑灭了，当党讨论此政策时，曾有激烈的争论，但结果不消灭红枪会，则必脱离群众，故一致通过。

小商人的斗争及我们的策略，赣西南小商人最感痛苦者为苛捐杂税，其次则军事戒严，户口检查。赤色区域已没有所谓捐税和剥削，故小商人的态度很能同情于革命，其在白色城市的商人因党的保护商店与赤区商店赚钱的影响，亦能同情我们，不过在严重压迫之下，他们没有力量斗争，至于我们红军攻进各县市的政策，是：不烧杀，对商家住户只有政治的没收，没有经济的没收，即对豪绅为罚款，积极反动者没收其财产、对商店则不没收，亦无罚款，而是捐款；捐款的办法：二千元以下者不捐；二千五百元者捐三十元；三千元捐四十元；四千元捐九十元；五千元捐一百元，余类推。这一政策的影响，商人感觉红军的确是好，不似反军的需索无度，故红军所到之处，商店开门，并无惊恐，市中居民亦无畏惧，尤以红军纪律严明，更使城市市人满意称道。还有一点要说明者，即是赤色区域虽然保护商店、保护市场，但因统治的封锁，商人不能到大城市购货，故市面各货很多不齐，因之有很多关门的，但这不是我们行动的错误所发生的现状。

济难工作：济难工作赣西有些下层的组织，但没有一个总的组织，过去延福，阜田同水儒行（均属吉守吉水两县）各区的济难会由革委会发起组织，并用革委会名义发出捐册募捐，后来我以这种方式不是济难的方式，并在会议上提出济难的意义与组织与工作来讨论，才决定由党指定几个有社会地位的同志负责，联合当地有地位而热心革命的群众做发起人，重新组织，不由政权机关包办，其会员成分为工农群众为中心，经费除会金，并另发捐册到各种群众中募捐，另外更请求政权机关帮助。其机口亦不附设于政权机关，党的关系，只用党团起核心作用，经此改变之后，济难会工作口得渐次建立起来。济难会工作对于被难群众的救济，除酌发救济费，指定难民居住地主屋宇及借东西与以使用外，每次群众被难后，即出席群众中讲演，散发传单宣言等件，故群众对济难亦有相当认识，尤以吉安南路之陂头张家渡，吉水之中鹄，泰和之仁善仁干各区为好，但终因斗争的扩大，干部的缺乏，尤其分土地立政权的忙迫，作战之多次，不能充分的把济难工作，有计划的建立，而只有部分的成绩。

（七）党的最近几个重要会议及其会议的内容与组织改造：

1. 攻取吉安的政策：攻取吉安的决定，是在去年十月得到赣省委的指导而执行的。主要的政治任务为实现中通四十九号指出的两大任务——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混战。此一行动决定后，即由赣西特委组织三个行委，一为总行委，一为北路行委，一为南路行委。在组织上则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城市工作与乡村群众的配合，宣传上则为扩大拥俄反帝反军阀，斗争上则又与秋收斗争分土地联系起来，军事上则以第二、三两团为主力，由北门进攻，以第四团由西路进攻，而配合以农村中的各个游击队，另外当时

还有三个靖卫团大队已与我们发生关系，故决定以三个靖卫大队作武装响应，城市群众则以码头、染布、米工、烟工为主要力量。并一面提出苏维埃名单，决定苏维埃政纲，准备各种宣传品，同时并派两个巡视员分途出发南北两路实际指导；召集军事及地方工作人员联系会议，不料此一决定，还没有布置得好，赣西特委即于十月革命节大遭破坏，CY特委书记自首，将所有全部计划、文件、组织悉数告诉成光耀，吉城工作完全破坏无余。同时三个靖卫大队，两个亦遭湘系解散，仅罗炳辉一部百数十人反正过来。吉城即时宣布特别戒严，四城装设大炮、机枪、铁丝网、战壕及扣留船只，同时更换调朱旅一部到吉安加厚防守。因此，至今还没有取得吉城。当时攻吉的五个主要口号：打到吉安去推翻赣西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到吉安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打到吉安去武装保护苏联；打到吉安去武装反对军阀混战；打到吉安去工农武装起来，决定攻击策略，第一步先肃清吉安侧面之敌，后来即按照这一点首先致力于侧面攻击，如攻进兴国，万安两个县城，部分解决吉安四乡的反动地方武装，三曲滩、阜田、张家渡、水东、横江渡、安分边、峡江等敌，攻吉口号提出，吉安群众和吉水、峡江、安分边界、泰和、兴国等县的群众均一时奋起，组织、武装、抗债、分土地的要求，把吉安包围得极紧，不过因军事力量悬殊，所以不敢对吉安作孤注一掷的硬战。十二月五军到了吉安之西部莲花。安福等县，赣西特委乃与发生关系，五军即在西面工作，整个包围的形势就形成了。四军到后（今年二月五号到的）攻下永丰、乐安、宁都、零都，六国又得吉水县城，江西政府乃调大兵到赣西来剿。最近赣西南四五六军联席会议承认攻吉策略是对的。事实表现攻吉策略在全国高潮日益汹涌与赣西南群众在攻吉口号一致起来，造成了整个红色的赣西南也是对的。现在吉安虽然未下，然而吉安周围的安福、分宜、袁州、新喻、永丰、乐安、万安县、莲花、永新等县前后皆攻下过。半年以来，在攻吉口号下，解除反动武装不下五六千人，把统治阶级追到他们的坟墓中去了。现在我们的行动就是攻吉与向北发展，详后。

2. 赣西和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及赣南工作会议及其重要决议案：今年二月四军到达赣西，前委书面通知赣西党部及红军五军和六军于三月十号以前在吉安召集联席会议。二月十号即到有赣西特委、东固、纯化、安福、阜田、同水、金滩、富田、儒行、儒林、中鹄、水南、水东各区委代表，和泰和吉水县委代表，四、五、六各军代表，团代表，省巡视员及各地活动分子（会场附近区域的）与西区代表五十余人，先组织主席团、秘书处，由前委首先把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详细报告，然后开始讨论。报告的材料系依照中通六十号及前委闽西经验。讨论的问题，主要为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组织问题，行动问题。联席会根据中通六十号的指示和全国客观政治形势，对政治的分析和估量是：

帝国主义者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向世界无产阶级进攻的反苏联战争。飞快要爆发，这一战争，不是历史上人与人，国与国的战争，而是世界空前残酷的最后的阶级大战，这一战争必然把帝国主义者葬送到坟墓去，而建立世界无产阶级或半殖民地工农兵联合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具此事实的证明。这一前途的必然可能性则为：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加紧与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族运动革命高涨，如各帝国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英、美、日、法、德工人之普遍起来，俄工攻守同盟，相互聘问，印度左翼胜利，菲律宾民族抗美、朝鲜反日，中国上海北方各大城市工人斗

争的活跃发展，农村斗争的全国普遍起来，士兵的革命化，故世界革命是高涨的。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因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亦随之加紧其崩溃之速度，军阀混战的继续扩大，蒋阎战争的马上爆发，金口的涨，捐税的增多，经济的破产，工农斗争的发展和土地革命的深入与群众武装的扩大，革命高潮飞快到来，而尤以蒋阎战争为口到高涨的唯一条件。

江西形势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益加剧（加湘赣湘滇），全省财政的悉数破产，地主豪绅的落后和其武装的薄弱，农村武装斗争的普遍发展，革命政权的普遍建立，土匪士兵的革命化。统治阶级到了崩溃的末路，而走上了新的革命高潮。

赣西则是革命高潮。因此，联席会议对政治的决定：夺取全江西全省政权，其任务则为三：A 政权的建立。B 彻底分配土地。C 扩大红军，武装群众。其次为政权问题的讨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有些地方割据了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土地亦刚开始分配，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遗毒，右倾的错误，党必须紧决的马上纠正这一现象，并决定三月二十日召集江西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苏维埃，各地的农协和革委会要迅速的召集群众大会或代表会建立苏维埃（因当时仅有赣西苏维埃及东面、富田、延福、泰和等几个正式政权而已）苏维埃组织法、选举法务订之、三为土地问题，赣西对于土地问题，曾有二个意见：一为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为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和祠庙土地依照劳动力分配，这两个意见坚持未得解决。主前一意见者，他们认为在赣西没收一切已成问题，分配方式如不平分则没有办法而困难；主后说者则以没收一切恐引起贫农的怀疑（因为有些贫农有一二亩土地而负债的），同时会影响白色区域的农民，分配方法如果不依照生产力者——即劳动力，则平分观念为私有制度根本观念。且因此而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必然引起农村中的由怠工由生产减少，经济恐慌、前委毛同志认为赣西土地迟迟分配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根据在闽西工作经验，应为：赤色政权久已建立者应没收一切，其初起来的区域应如后说，分配方式应平分，以平分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全部群众，根据他处、各处的经验，皆如是，联席会议提出讨论有严重的争论，结果照毛同志的意见通过，又过去苏维埃有提出一部分土地作公产，建设模范农场，以及主张山林不分，联席会议都指出这是错误，决定政权机关不留公田，山林只限于大的，而不能分的，如矿山或极大森林之山由政权机关管理，小山一概分给农民，对防止生产减少的危险，则提出将来之奖励生产方法，累进税单位要高，征收要轻，另由政权机关决定，对于分配土地的期间均分别限定，不能延迟，并规定以后新起的区域从暴动之日起，一个月内在要分完土地，土地分配以后，不得买卖。四为武装问题，联席会指出，扩大红军与建立地方武装，是目前争政权，分土地，反帝反军阀的唯一任务。目前红军要集中，群众武装要加强，（赣西南武装另详）。五为组织问题，建立健全的前委，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粤东特委、四五六三军军委共同组织前委，为目前一切斗争的中心指导，惟省委不参加，前委委员由联会产生之，为毛泽东、朱德、黄公略、陈毅、彭德怀、滕代远、潘心源，赣西特委参加前委的为刘士奇、曾珊（农民）、李文林、王怀、闽西两人。粤东两人，前委常委现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潘心源、刘士奇、陈毅、黄公略、书记为毛泽东。

改组特委，赣西南源有三个特委，一为赣西特委，一为湘赣边特委，一为

赣南特委，联会认为，在目前全省斗争的惊人发展，赣西南需要一个最高的指导机关，以统一其组织与行动。因此，决议取消原有之三个特委，而建立新的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的人员刘士奇、曾珊、刘和健、李文林、王怀、刘天干、郭真、彭桂峰、曾道德、胡品三等十五人。（还有五人我未见过，亦未到会，故忘其名）常委为刘士奇、曾珊、王怀、李文林、刘和健五人。十五人中仅五人为知识分子。特委之下设三个行委，在目前武装斗争之下行委得指挥当地一切党务，三个行委：一为北路行委，吉安以北及袁州、安福、峡江、分宜、新喻、吉水北部属之；一为南路行委，设零都，赣县、零都、宁都、上犹、崇义、大庾、南康、信丰、安远等县属之；一为西路行为，设吉安西部，吉安以西各县区属之。吉安南部泰和、万安、兴国及吉水县南邵，吉安东部，永丰、乐安等县区，特委直辖之。开除地主富农分子，即上文所述四大党官，并决定交苏维埃政府公开宣布其罪状，处以反革命犯的死刑。同时并处几个右倾分子。六为行动问题。根据上述的政治分析与党的任务。四五六军集中行动，以东固为中心。对敌人进攻部队各个击破。反对分开游击，行动的目标为夺取吉安，相机攻进吉安城。其第二步则为进攻抚州，迫近南昌，以与方志敏部取得联络，对南昌包围，行动的目标，要扩大，要使统治阶级严重注目。反对避免目标，但不作硬战。（军事布置另详）并即分别召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使群众了解于夺取全省的任务及其意义。

赣南工作会议：赣南负责同志没有出席联席会。故联会又决定召集赣南工作会议，赣南工作会议于十五号开幕，到会的有赣南各县区的负责同志三十余人。出席参加者，赣西南特委常委全体，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省巡视张怀万，共四十人左右。会议主要内容，亦即政治报告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讨论情形结果。除同意联会全部决议，关于赣南不同的情形亦有讨论。赣南同志，尤其兴国县同志，大部分负责者，活动者都为地主富农分子。故过去对于抗租债，均有拖延不理的表现，土地革命则借口六次大会之决议认为是宣传时期，而非实行时期，又在去年上年朱毛离开兴国。二四团亦他往，兴国到有大批反军，勒令每家农民门口张贴肃清朱毛李（即二团李文林）段（前四团团团长）的标语，地方党居然命令同志及群众照写，结果群众被牺牲者至三四百人之多，妥协，投降，无耻已极，然当地党部则自命这是严重时期的一个保全组织的策略。赣南会议指出这一问题为严重的错误，且是无耻的投降，并决定开除几个主要入党籍，同进[时]指出反抗租债，反分土地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反革命的错误亦决定开除几人。计共开除六人，处分十余人。在组织发展路线上，赣省委曾规定赣南三个路线，一由赣州，兴国向北发展，取得与赣西的联系；一由赣州经南康向大庾发展，取得与广东南雄的联系；一由赣州向零都、瑞金、会昌发展，取得与闽西的联系，其主要的中心城市为赣县。赣南会议决定根据联会精神成立南路行委于零都（赣县以东），其发展路线主要的则定为向瑞金取与闽西联系，次要为南雄路，赣县成立县委。其它问题都同于联席的决议，不赘。

联席会和赣南会议两个重要会议的精神，除一面由联席会主席团名义随时通告各级切实讨论执行，并召集群众大会，另又由党将工作人员重新支配。并派负责人出席各级会议传达及指导执行。尤其对于机会主义的右倾错误的严厉纠正，不遗余力。这两个会议以后，各地各级苏维埃纷纷建立，土地分配，分别执行，到二月底已大部分实现了。

（八）青年团工作一般状况：

青年团一般工作状况：赣西青年工作，原有 CY 特委，但自去年双十与十月革命两次大的破获和特委书记叛变，特委本身组织坍得落花流水，差不多常委都完了。吉安市全体组织消灭，死难同志至七八十人之多。当时特委本身仅有常委一人，后补一人，共二人，维持残局。后来由党指定五个常委，工作才略有头绪。在政治行动和攻吉政策中，团的工作自然是接近党的指导。但他的缺点却很多：仅能跟着党的政治行动跑，而不能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提出青年特殊的实际要求，发动青年斗争，失了青年性。青年团的组织虽然迅速的发展，但成分却更坏。青年群众的组织，如少先队、童子团等虽纷纷建立起来，少先队人数至二十万余人，但仅有组织而失了政治领导，故反闹出许多无意识的举行[动]，质言之即流氓意识的发展，如少先队之平猪、平鸡、平老婆以及和成年农民闹纠纷，不放哨，不替党及政权当交通，机关要独立（不附设政权机关），伙食要独立，经费要平分，要枪支守卫等，闹得一塌糊涂，尤其闹恋爱闹得更凶。特委本身组织不健全，指导能力太弱，上下级关系不密切，下层组织不及党的普遍发展。团的同志对党闹纠纷，争经费，争群众，最近团的工作和组织，都和党一样有新的政变：即取消三个特委，另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其组织与党同。团在二月初亦开了一次扩大会，二月半又开了一次赣南会议，其内容除讨论接受党联合会及党赣南会的决议，关于青年本身要求的斗争亦有讨论，但终因干部关系没有充分的结果。不过于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能了解了，团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则为干部问题无论特委本身或下级组织都没有几个可以担负工作的同志，又长期的失掉上级的指示与大的破获（赣西赣南都同遭损失），工作没有走上正确的路线，再则青年群众的组织在苏维埃政权下，究竟应该怎样，如少先队等是否要存在，都未得到正确的解决。有主张取消的，有主张从年龄上改变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参加赤卫队，十八岁以下加入少先队）希望赣省或中央能派人去指导。团与党的关系另详。

结论：赣西南工作的开展，已是一日万里。此不仅影响江西全省，当是促进全国高潮的有力分子。目前江西整个统治的崩溃，与普遍全省之斗争的发展，夺取江西全省，不仅是有必要而且是可能，故夺取全省与武装集中的目前斗争的总路线。而政权之建立，土地的分配，武装之扩大，是目前主要的任务，谁反对这三大任务，谁便是不了解目前的形势，客观上便帮助了统治阶级而延长其残喘的寿命。赣西南特委和前委共同召集的联席会议议决的一切，不仅是正确而且是实际。在军阀混战的严重时期即革命高潮到来，旧的统治阶级崩溃的过程中，党只有根据这一精神，才能达到他的任务，而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总目标。但江西党摧机会主义的残余的发展，仍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严重的问题，虽然经过联席会，赣南会两次详细讨论和纠正，及派人出席下级党部实际指导，但党内富农地主分子，仍不免潜伏了多少，而群众组织，过去又落在富农手里，目前尚未能完全转变过来，是赣西南党的最严重问题。（党对此问题的纠正办法，则为实际给群众以利益，其在党内则为严重注意思想的斗争）。其次则干部缺乏，一时创造不及，团的工作始终未能很好的建立，亦是赣西南工作的重大缺点。

军事报告

赣西南现有军队的数量及各军的概况

A. 第四军全部四纵队，每一纵队约六百枪，共约枪，其战斗力以一、三

两纵队为最好，二纵队次之，四纵队为闽西农民新编而成，仅此江西上过了两次大战，四军全部（并夫）官兵夫约五千人党的组织最高为军委，军委委员：朱德、潘心源、林彪、熊寿祺、伍（中）豪等，内有士兵数人参加，军委下纵队有纵委，支队有支委，大队有支干会，全军共有同志一千三百余人。党的基础甚健全，各种会议能按期召集，并能提出许多实际问题讨论，党内思想斗争，右倾现象已渐减少（该军于离闽时有报告，此处不详），而走上正确的路线，党内外工作都很有条理，尤长于群众工作，全部能消灭敌军两团，士兵见敌人喜欢打，不打便不快活，但干部缺乏，需要中央派二百名去。

B. 五军原有五个纵队，每纵队约四百枪，去冬又在鄂省遍山发展一个新纵队，即第六纵队，即敌军一营来归者。该军有三个纵队到赣西，为二四（还有一个忘记番号）三个。战斗力以四纵为好，能消灭敌军一营至二营、党的组织同上，（同志数量不同），部队中缺乏干部，政治路线不及四军正确，即好游动，而且对建立政权和分土地，没有如四军做得切实。

C. 六军为赣西新编的部队，军长为黄公略同志，政治委员为陈毅，共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柯武东，政委李绍九，纵下分二个支队，为第二、第三支队，即原有红军独立第三、二团改编者，二支队队长为周子昆（前在井冈山工作过，四军旧部，去年为二团参长，旋为团长，军事尚好，政治亦认识个大的方向），全部有枪四百支左右。三纵队即第三团改名，纵队长柯武东同志兼，全部有枪三百支左右，二支政委为文武，三支政委为季湘。这一纵队为六军主要部队，共枪七百余支约八百支，能打塌敌军一团，消灭两营，第二纵队司令员为罗炳辉，即吉安八乡游击靖卫大队队长，去年十一月率全部反正过来者：二纵队亦有两个支队为第四、第五两支队，四支队即前四团及罗炳辉反正过来的全部。支队长为黄志道，全支有枪三百余支，战斗力甚强。能消灭敌军五、六百人。五支有枪两百余支，支队长原为李天柱，因手足不方便，决定调到红军学校，现不知另任何人。战斗力不强，因系地方游击队新编成过去未作过战者，但士兵尚勇敢。二纵共有枪六百支，纵队政委为曾炳春，四支政委原为曾兼任，已调人接任，但不记其名字了。五支政委为刘霞。此人犹豫无果断，胆怯。决定另调人负责，第三纵队，原定将袁、王部编五百枪，但我离开赣西时，尚未编成，则以袁、王多问题（当时前委为此曾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徐图解决之，据报载现已解决）故也，现在是否编成不得而知，如果编成了，六军全部集中起来（并特务队）有枪约二千余支，能打敌人两团，遭遇战可消灭敌军两团。六军军委为黄公略，陈毅、王汝痴、罗炳辉、曾炳春、柯武东、李绍九及士兵数人。书记为陈毅、常委为陈毅、公略、汝痴（政秘长）及士兵两名。党的组织如四军。第一纵队有同志三百余人，颇能领导全纵，尤以二支党的基础，二纵有同志亦三百人左右，党的力量略显次一纵，但四支基础尚好，一、二两纵各级党部能按期开会，执行决议，一切行动取决于党，一纵队的政治影响甚好，与群众接近而又能和敌人作战，甚得群众的拥护，敌人的恐怖，二纵则四支为有威望，群众工作不及二、三支，六军成立于本年一月，但公略于二月才到，我离吉时，一纵尚在吉北，二纵尚在吉南，三纵未编好，故尚未集中，不过前委和特委军委一致议决集中，六军因为新成立，仅打了两仗。而又是部分部队，且帮助四军，不是单独作战，故威名未起，但其一二两纵风头甚建，最困难的问题，则为干部缺乏，副军长、参谋长、副官、经理都没有人，政委及政部亦需要大批人材。

总之，四五六军的共同问题，则为干部的缺乏，各向中央需要一二百人。现再说各军作战状况及其最近的行动。

1. 四军于一月五号离开闽西，一月底即达到赣西，攻下永丰、乐安、宁都、零都四个县城，并将四个县的城墙亦领导群众拆毁了。在四个县城，共只缴械百余支，均散交群众，占领四县的工作为建立群众组织，废债务，焚契约，没收豪绅地主谷子分发给群众，武装群众。对内则整理部队，党务，为在江西斗争的充分准备，在永丰各县共筹得饷五万余元，均可支持月余，并补充了一些缺额。

2. 五军在赣西共打了六七次（最近各次除外，此指三月以前者）胜仗，解决了安福游击队一部分（非最近之克安福）。其最大的胜利，则为二月初在吉安西南面马江之役，是役五军以四纵一个纵队和成光耀两营以上的兵力激战一日，结果毙敌营长一，连长二，士兵一百余人，获机枪两架（一架坏的），步枪一百七十八支，俘敌兵官七十余人，连长二，排长数，消灭敌军至一营。泰和之役亦缴了三十余条枪。此外零零细细交的并共计算起，五军一部约获敌枪五百余支，惟子弹尚缺乏，经济问题亦能解决。

3. 六军、在成军以前二三团在吉安北部共作战七八次，只打一次败仗，且系安全退却，其余都是胜仗。峡江之役两团共获敌枪七十支，三曲滩两团获枪二十支，贵州之役三团获枪二十支，固江之役三团获枪二十支，此外小的战争在外，计二三团在吉北（指在一个半月以前）共获枪一百七十八支，四团水东之役获枪百四五十支，张家渡之役二十支，敌军兵来投诚的约四十支，共二百支，故成立第五团。二三团所获枪支大半散发给群众去了。

4. 四军全部及六军二纵队联合作战情形：四五六军现会合了在赣西，不仅“共匪”军事势力为不可侮，群众斗争更加剧激进展。统治阶级仍抽调大批军队会剿，其布置如下（系根据敌军情报者）：

独立第五团陈雷全部，驻九江、修水、武宁、铜古一带，防红军西北窜及当地土共乘机活动。

戴岳旅以一团进剿横峰，弋阳、防方志敏向南昌进展，以一团移抚州、广昌，防朱毛东北窜。

朱耀华旅以一团驻峡江一带，一团驻崇仁一带为进剿总预备队。

以成光耀全旅驻吉安、泰和，疏通赣河北至峡江，南至赣县的交通，并隔共军之东西联络，经常以部分沿赣河游击（北至峡江，南至泰和），重兵守吉城。

以滇军三十五旅张雨仁全旅，以一团编为一支队，首先恢复零都，以一团向赣河下游，万安，兴国进剿红军。又令滇军之某团易团全部驻瑞[会]昌，防红军东南窜。

以唐云山全旅为进剿部队，先恢复永丰、乐安，即向东固搜索前进。

另外以警察大队及卫戍一部驻南昌，共兵力十二团以上。

二月二十三日我军得到前方探报，敌唐旅一团到达水南，即会议动员，以四军全部及六军一纵队出取水南。二十四日晨出发，上午十时到达，即与敌军开火，仅半小时即获敌步枪五百支，水机枪三挺，迫炮两门，子弹四十担，俘虏百余人（此外，参战群众缴之枪尚未得到统计）。残敌六七百人向施家边（距吉城四十里之地）。二十六日拂晓我四六两军又率领武装群众万余人，出发施家边，上午十时到达，敌已散在山上之工事里面，一面还在建

筑工事，即用机枪扫射，激战至下午五时，敌全部缴械，是役我军缴获枪一千五百余支，机枪十五挺，迫炮十门，子弹百余担，俘敌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短枪二百余支，敌全部消灭，唯一枪一卒未能逃出。其尚有二三百溃散在山上者，又经我武装群众全部缴获。唐旅就如是的没有了。统计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战，我军共获枪二千余支，机枪十八挺，迫炮十余门，子弹一百五十六担，为最大的胜利，足以动摇全国统治，现再说各地游击队。

赣南有红军三团如下：

1. 红军独立第七、第八、第九各团共三团，团各三四百枪。此外各地尚有许多游击队，不能数出，就知者报告如下。

2. 游击部队，吉峡队有枪五十余条，安分边队五十余条，延福赤卫队二十余条（二十六条），儒行十六条，吉水二十条，泰和队二百五十条，万安五十条，纯化二十条，富田十六条，儒林十余条，东固一百四十五条，永丰、乐安四五十条，中鹄、水南、白沙约三四十条，莲花。永新约有四五百条，吉西约有五十条（赣南各地不在此内）约有枪千余条，此外，红军学校有二百枪。

统计四五六各军，七八九各团，红军学校，各游赤等队及新缴获者，赣西南现在枪一万余支。

军事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及前委，特委的决定，目前政治任务为夺取全江西，故军事行动的第一步攻取吉安，第二步取抚州迫南昌以与方志敏联系，四五六三军集中作战，向北发展，根据地以东固为中心。反对南下，反对分兵游击，反对避免目标。并由前委信调五军及六军第一纵队迅速集中，同时武装群众，红军学校扩大为六百人，并拟发全部枪，为随营学校。必要时设立红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任之，彭德怀、黄公略副之。

红军学校：学生为六百人，由群众机关派送。学校组织为校长制。毛泽东任之，校长设教育长，教育长下设军事主任教官，政治主任教官。学生方面组织在队，大队以下中队，中队以下区队，区队以下分队，小队。党内组织为校委会，校委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小组，CY在校中只有小组组织，且为党直接管理，校委直接受特委指挥。现已开学并参战两次了，但缺乏教官。

（组织报告另写）

组织报告

1. 赣西组织的现象

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已取消，而成立了赣西南特委，特委下有三个行委（详上文），县委有：莲花、永新、宁冈、袁州、安福、吉水、永丰、泰和、兴国、宁都、雩都、赣县十二个正式县委，此外，还有万安工作委员会，特委直辖的区委有：延福、峡边、儒行、西区、东固、纯化、富田、儒林、水东、中鹄、水南、白沙等十二个。全特同志约有二万以上，成分农民多，工人占百分之三四，知识分子亦仅百分之七八。但这个统计不是精密的，其原因则为各地工作之发展，人材的缺少，顾不到这些统计，而忙于政治的活动与斗争去了。各级会议能按期举行，但仅能忙于讨论实际的行动，而不能有好的理论的教育，但实际亦只是接收上级的指示照通告做来而没有很多的意见发表，干部问题是目前赣西南唯一严重问题。因为工作的开展，一时创造不出来这样多干部，现在各县区委工作，大都建立一二人身上，这一二人亦是新提拔出的工农分子。假设去年不牺牲一大批。还有些办法，现在新提拔出来的干部有些很好的，我产提拔的条件：第一注意其阶级的出身，及

其阶级意识的浓厚，不反土地革命者而积极拥护土地革命者；第二工作的积极能艰苦耐劳者；第三有活动力量者，主要的条件是这三个。根据这三个条件，结果虽不差，但终不上追上工作的发展。这是事实的困难。但赣西南特委仍根据这条件去创造。党内富农路线虽经过联席会议严重的讨论，自然还不够，现在特委对内专注重思想的斗争，对右倾思想，不客气的从理论上，行动上指出其错误，对此种同志，一面说服，一面停止其工作。农民意识在农村党内，自然不能免的，特委对此一问题的办法为建立雇农分农的领导，肃清流氓领导，但并不是开除流氓分子，而是纠正其行动，主要的为决定党的农村策略，城市政策，这是赣西南目前组织上的三大任务。

2. 组织发展路线

赣西南组织发展路线，主要的为沿赣江下流发展，其支路一袁江流域（即袁州、分宜、新喻、峡江），取得取[与]湘鄂赣联系，现已达到了。一为由永丰、乐安向东北发展，取得抚州与横弋发生联系。一由零都向瑞金、会昌发展，取得与闽西粤东联系，目前赣西南的工作，大部建立在农村，城市工作一方面客观环境的困难不能顺利的建立，但没有尽到力量，也是事实。吉安、赣州、袁州三县是赣西南三个主要中心，但都没有工作，尤其吉、赣两县，损失得厉害。其它各县工作亦未打入城市去。有的同志讨论到建立城市工作，则认为赣西南的城市去并未大的城市可比，主要的还有农市，而城市白色厉害，发动不起斗争，结果只有益处，故必须以农村去影响。影响我是同意的，但如果放弃城市，专靠农村去影响，此一主张，我个人是不同意的，尤其赣南的中心我以为应该是赣县，但现在已移到零都。主要的理由为取得闽西的联系。

3. 极端民主化现象的纠正及工作人的选举及其它

赣西南特委下，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过去亦发现不少，我们的纠正方法，则从实际工作的推动，一方面把党的政策交组织讨论，一方面却指出极端化之破坏组织的反革命性，一方面下层组织负责人选举产生。一方面在会议上指出某些犯了此一毛病的同志的工作之错误，交党员批评。经过一个形式的纠正，极民化的现象已渐次减少，而努力于政治观念的斗争了。各级党部负责人，都是由会议产生的，只有联席会议以后，因为工作的扩大，负责同志需要一个重新支配，才有些变动，巡视工作，也能执行，但终限于干部，有些不够，巡视条例也能执行，党团工作六部分没有好的建立，而多半为当地党部所夺去，例如各级苏维埃的党团，多半直接受当地区，县支的直接指挥，很少党团能起作用的，但并不是绝对没有作用，而是因为公开负责的即多半为党内负责人，时间来不及，则由党的委员会决定而不交党团讨论了，即讨论亦不充分而做起来，有些党团又和党部的关系不密切。

4. 与少共的关系

党团的关系在特委本身较好，下级则闹得一塌糊涂，但又不是政治上的争端，主要的争钱争群众。过去西特党的大会，团仅派非委员的秘书出席，这一类事实，非常之多。现在则争钱，党认为团要自找经费的出路，团则要到各政权机关提款。甚至主张党团经费平分。群众党团赤卫队尽是老老者。壮丁则尽数为少先队所夺去。有主张取消少先队，团则坚决反对（我亦反对），认为这是党对团的工作的取消主义，结果决定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加入赤卫队，十八岁以下加入少先队，此外党团员年龄上的争执。红军党部组织的争执，不胜枚举。红军党部只有小组，并是直接党支部指导。过去如此，团也

常和党争论过，现在关于党团关系有几个重新的规定：

团员转党应以工作的必要为出发点，不能专拘于年龄的岁数。

红军党的组织。团只有小组，且不能直接管理或经过党的决定而由团任意调动，但红队中团员要参加其部队中最高组织。

少先队年龄为十八岁以下。

党和团的各级常委大会，经常相互的派负责同志出席参加，各部亦要相互发生关系。团的经费为党的整个开支的一部分，党供给团必要的办公费。（文字的规定原来不是如此，一时记不来了，故如此写）经过这一决定，党团关系已渐好了一些，不免有些小的问题。

报告者赣委巡视员张怀万注释 原件如此。

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一号）（摘录）

（一九三 年四月九日）

- （一）赣西南党今后的任务：（1）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2）彻底分配土地。（3）扩大苏维埃区域。（4）武装工农扩大红军。（二）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文才、王佐、并要求注意宣传工作，争取袁，王群众。（三）大会选举十七同志组成赣西南特委（其中有湘赣谭思聪）。为便于指挥各地区工作，决定在特委下设方，东、西、南、北四路行委。

浏阳农村斗争形势的报告（摘录）

（一九三一年五月七日）

（一）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领导有梭标、乌铳的农民二千余人，及红五军二百余人，将沼市驻军两连击溃，获枪数十枝，军用品无数，炸药百余个，毙敌十人，杀反动派数人，捣毁局部反动统治，建立浏阳第一区，分配了土地并扩大了影响，自动杀豪绅，组织赤色农会到处发现。

（二）去年抗租运动，做得很充分，能使人人都明了，能自动起来杀地主，断绝地主的经济来源，使统治阶级经济恐慌不能解决。萍、醴的民众自动反抗地主收租与组织农会。

（三）今年“三一八”运动做得很热烈，参加战争的农民四万人，与白军作战数次，夺辎重很多，军用品无数，枪数枝，伤敌兵廿余人。提高群众革命精绪和勇气，加强了组织与战斗勇气，建立了全县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扩充红军二百余枝，国民党与政府之冲突，驻军与联防队之冲突，地主豪绅本身之冲突，日趋剧烈而尖锐。革命势力发展与扩大，豪绅地主军队进攻革命势力由纷乱而走向崩溃之道路。

统治阶级进攻革命之形势，除火烧、大杀、大枪外，避实击虚、袭击、化装暗杀、及欺骗政策，组织守望队，成立自治区、党务学校、自新自首团、宣传队种种方法。其结果没有收效，反加深了民众对他们的仇视和对抗，革命势力不是日胜一日。

党员数量：3561人，成分：工20%，农74%，知识2%，文3%，商人1%、质量20%。工数量4512个

农数量3628人，成分：贫农60%，半佃25%，自10%，中5%，CY839人。

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摘录）

（一九三 年五月十八日）

“ 五 没有精密分工集中指导， 根据上面缺点，特委指示：今后组织及其工作如下：

（一）决定发展路线注意中心工作之发展——依照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决定”。

“（丙）西路行委以永新为中心，向湘东发展，与湘鄂赣边特取联系向南发展。发展万安遂川斗争，与赣西河行委取得联系，向东发展，迫近吉安城市与泰和儒林组织、北路儒行组织打成一片。西路行委此时中心工作是吉安、萍乡两城市及安源之产业区”。

“（己）西河行委应以信丰、南康为中心，向大庾、南雄发展。与北江取联系向上犹、崇义发展。与遂川、万安工作取联系，打通与西路行委的联系。赣州工作仍须派人去做好。”

赣西南特委给四军前委信——关于吉安政权问题与攻取赣河流域问题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同志转前委：

五四由会昌来信及各种文件均收到慰甚：我们写了许多信给兄转各处并南路行委，不知兴国县委如何没有转来真是急人。

(一) 前委去后我们斗争的经过：

赣西南自此去后，经过很激烈的斗争，因江西统治阶级逞其垂死的命运，与赣西南革命作最后的挣扎，邓英、朱耀华、张辉赞、成光耀等团攻赣西赤色政权，一面以少数部队向我南路进扰，组织守望团、自新团、难民团，主要部队(约六团之众)，会取北路之延福，很多农民甚至同志逃跑的逃跑，反水的反水，被白军杀了的同志和农民总在一千到二千(吉水之仁寿区杀了一千以上)，南路西路亦同时发现 AB 团的组织，党内机会主义者看见很害怕，有主张少开会不要妨碍农民耕作的怪论调，放弃摆在面前的斗争，特委努力一面同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奋斗，一面推动各地政权机关严格无情的举行(赤色清乡)向着地主富农斗争(因为地主富农机会主义的领导是守望团进身之阶)，同时积极进攻吉安之敌，曾经三次四次的会攻吉安，在党内极力反对调和主义，以生产训练放在第一位，斗争放在第二位的错误，集中赤卫军队(群众)力量向吉安作猛烈的进攻，结果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不但打击了守望团 AB 团恢复了北路工作，许多守望团的农民又来苏府自首，党内群众的组织已恢复，而且把水东儒林的区白色区域完成为通红的世界，离城五六里也分了田，办了苏维埃、赤卫队，锻炼了十几万工农战士的斗争技术，从五四到十二日吉安城包围了七天，城内白匪吓得惊恐失措，吉安豪绅地主、阔商号、政府人员均向南昌逃走，在此次最大的缺点是彭清泉、黄公略二同志沿袭彭德怀同志老办法把泰和、纯化、万太游击队百余枪支及红军学校编到西北两路去了，又没有发动西北两路群众起来响应，以致后方空虚，少数靖卫团、红黄学会乘机骚扰，弄得民众恐慌，同时怨恨六军没有在西北两路声援某同志不成要枪保护赤色政权，巩固土地革命主张红军绝对集中，现在事实上完全证明了他的议论不对，各级同志许多农民均不满意第六军这样干法(彭德怀式的干法)，特委已严重的去信索回地方武装，以上是我们最近斗争第四次攻取吉安的经过。

(二) 江西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最近的工作布置：

江西统治阶级在工农群众四面围攻之下已走到崩溃的末路，全省粮食恐慌，南昌、吉安、九江十八九元一担的米价，伪政府每月收入减少到三万余元，除伪省政府外省城倒闭了三十几个反动机关，教育破了产，商店开[关]了门，鲁何(健)冲突，金鲁冲突，金鲁部下的士兵革命化，官心动摇等等，逼得鲁胖子再三辞职，全省八十一县，有六十余县的赤色政府，请求剿匪的八十一县都有，赣东北和赣北的红军游击斗争与赣西南赶上平衡的形势，尤其是猛速前进和日益深入的赣西南的工农斗争，足以结果垂死的江西统治阶级的命运。据省委派员说：中央有布置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前途上，江西有首先的可能，赣西有捷足先登的条件，以及前委准备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湘鄂赣五省政权的工作上都加重了我们的任务，现在除特委直属党部外，其余对“二七”联席会议的精神还没有了解和运用，尤其是西北两路尚未执行“二七”联席会议和赣西南第一次大会的精神，因此特委为要完成上列任务必须

以“二七”及第一次西南大会的精神，去将西北两路工作建立起来，同时和湘鄂赣三省边特会同布置三省联系工作，以便和闽西东江会成一气，在严重的任务上，决定将特委机关移到西北两路交界的西区工作一短时期，并派毛泽覃同志去赣南工作（毛泽覃现在有进步），特委直属党部则组织中路行委，并委托毛泽覃现在暂时帮助建立，由西路调到得力人来后泽覃即去南路工作，我们目前主要工作的路线，先完成赣河流域中段政权（赣西），同时建立赣河流域南段政权（赣南），并开展赣江的北段政权即以吉安为中心的争取赣西政权整个的完成，同时巩固赣南的斗争局面，开始向樟树、新淦、峡江、南昌方面发展，打通赣东北之弋横与鄱阳湖、赣西北之修武铜之修水河的联系，包围南昌、九江江西全省政权的前途。在此原则之下，分途的部分的解决吉安四周的敌人，夺取吉安之周围的城市，万安、泰和、遂川、吉水、峡江、安福、袁州、新余、分宜、三曲滩、永丰 赣南，同时在争取赣州口号之下解决侧面敌人，分配赣南的土地，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赤卫军的工作，在此如有同志以为这一工作布置大偏重赣西，是不懂得赣河流域中段政权的意义，更不懂得一省或数省的前途的任务，我们就要说他不对，同时如果有同志以为城市工作没有起来，就反对农民进城，他就不了解半殖民地的农民的革命的意义及其作用的江汉波的主义者。我们同样要反对把吉安、赣州、袁州等等小城市看做上海、天津、广州、香港、武汉等大城市一样的机会主义的眼光，因为小城市是为农村而设的手工业区域，是地主阶级的堡垒封建势力的集合场，农民不进城他就没有办法，俗语说：“农民不上街饿死帝王家”即指这些城市，两年来从斗争中得的经验，打吉安、赣州以后，许多城市苦力苦人及城市贫民都日益走[向]革命。赣州最近有罢工的斗争，吉安的工人领袖都到乡村来领导农民斗争，中小商人一致盼望红军进城，因为农村工作的发展亦可以推进城市的斗争，同时统治阶级在封锁城市之下已经吓得发慌得崩溃的最末时期。据省特派员易同志说：“中央省委均认为打吉安的政策是对的正确的”，这是了解“二七”会议的说法。如尚有同志以农民进城有先工人的领导的危险，则只有请他到乡村来给他一个说服，为什么要这样的呢？因为还有许多睡在黑暗里的江汉波主义者在叫着“农民进城有危险”，妨碍我们争取江西全省政权的积极，阻挠了赣河流域中段政权的迅速完成，特委迁移后将以大力把泰和西岸遂川的赤色政权建立与赣南西河行委的严密联系，同时把万安全县的红旗挂起来和南路东河的赤帜打成一片，赤化整个赣江流域，主要的工作方针是土地、政权、武装、党的组织同时并进，反对空洞不切实的响喊及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倾向。

在这一工作路线下，六军一三纵队自然是要把“二七”联席会议及西南一次大会的精神灌输到他们负责及全体同志的胸海里去，如果现在还避免斗争流寇式的漂泊不愿意武装工农发展地方武装的一切行为，确是万分的要不得，六军军部去后想总要纠正过来，据报他们跑到湖南或萍乡去了还要到鄂南去，如确实那就大不对，我们主张六军行动还是要过河来与二纵队及四军行动相呼应，只留一部武装或要五军担任西北两路的工作，因为五军有六个纵队，最近他们的枪支大发展，比四军还要多一千左右，五军应该拨一个纵队担任西路北路工作，六军二纵队到东江后回来工作甚好，陈毅同志如需同来把四军的工作经验传达到十三纵队，红军学校的扩大巩固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迫切的要求，特委当以大力促成并已开始招生，惟搬来龙岩的时间恐难如期，因为六军带到永新去了尚未回来，并要结束第一期的工作，我们现在

又办了一个赤卫军干部训练班，红军学校搬去后或将训练班改为干部学校，作分校性质办理，兄等赞成否？

江西省委特派员易×同志已来特委，据说省委机关有张世福及CY省委的欧阳昆、庞人非、王历、白生、陈昌荣等背叛后许多没有成组织。中央及新立的省委，均不明西南状况，因此不主张西南特委合并，以边西两特合为一个，赣南特委分开，特委以斗争的需要政治行动联系不同意分开，尤其是在赣河流域政权斗争时，一切行动应该统一指挥，我们“五九”合攻吉安赣州的行动就是很好的，事实证明，请将此间情形代告中央，省委，使他重视江西工作，据说中央派了许多干部到湖北，完成三省政治局面，如何不派一人给西南工作，跨长江中部的赣西南半壁五十县赤色政权，“二七”会议以后的斗争局面开展的赣西南确是三省主要赤色政权的中心区域，在一省和数省的前途和任务上应该注意才对。

特委前派来两批出席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不知达到否？甚念。我们准备六月十五举行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全省苏维埃，请派人来指导工作为盼。其余情形请阅各种文件，兹寄来：（1）红色五月工作纲领；（2）政治估量和行动问题；（3）改编赤卫军问题；（4）张家渡会议积极布置攻取吉安的工作；（5）攻取吉安的检阅；（6）我们组织上的重要任务；（7）彭清泉同志一封信。

在江西有下列的特殊条件：1.本省没有地主军阀，目前是湘鲁滇金邓英措什其间，同时客籍军阀又不是那一系一派的本身矛盾特别利害。2.地主武装较少，赣西南五十余县只有七八千武装，坏的占半数，较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大的县份一县差不多。3.没有帝国主义直接关系和影响，只有九江庐山有少数租界，只这确非他省所能及，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南的条件在江西的确比较要称具备些成熟些，除了这三项外他有：

（1）土地革命比较深入，赣西二十一县除了中心县份全分田以外，其余分了一半的或全分了的没有那一县没有，赣南之兴国、雩都、秦邬[寻郿]、安远、信丰、大庾、南雄、上犹、崇义、会昌等县都先后分了田或正在分田，赤色武装除四五千外尚有七八千以上。

（2）四周革命形势的包围更是特殊之条件。东江闽西湘东鄂南以及赣东北之弋横赣西北之修武铜得皖浙湘鄂等革命势力的帮助，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充裕的特点，还有客观形势亦有好之条件是：

第一、“剿匪”部队多不能一致，因为江西白军不是某一系一派，他们来“剿匪”都是杂色部队，如最近之邓英、成光耀、朱耀华、金汉鼎等等，首先就是他们本身互相争“剿匪”领导的矛盾不能解决，正如帝国主义互争反苏联的领导一样，井冈山时代尚不能一致，现在还有办法一致么。

第二、江西不能驻扎多量白军就是江西财政困难经济破产。八十一县有六十余县被共产弄得收不到捐税钱粮，八十一县都有请兵“剿匪”。两月来伪政府倒了三十余个机关，每月收入四万至八万，而开支要七八十万元，鲁胖子之再三辞职主要动机即此两点，至于鲁何（键）战争。金鲁冲突、鲁邓鲁张（辉瓚）等矛盾，都有一触即发之势，AB团大同盟改组派的互相间矛盾自然要挟在这些军阀怀内同时暴发，这是统治阶级无法维持其生命的第二点。

第三、全省粮食恐慌更是致他死命的一箭。最近南昌、吉安、九江等的米价据报载已涨到了十八九元一石，这是一件怪事。江西本为产米之区，

往年要搬到上海。安徽甚至武汉等地出售，江西产米两大区域——是赣西南的赣江流域——是赣东之鄱阳湖，抚州湖，完全被我们断绝了交通（抚州是农民自动阻米禁的），白军在赣江流域两岸费尽艰难苦楚强迫农民组织守望团，唯一要求就是要开米道，日前在儒林区要米五百石即其明证（儒林素来是无米之区）本年亦靠他地供给，结果是没有。因此阻止赣河交通确实是击溃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枝利箭。

第四、四年赤色政权之巩固与扩大（现在有三千里的赤区），白军士兵受了大革命的影响日益走向革命化，尤其是金汉鼎的部下更如栖状拉松（“栖状拉松”可能是“摧柘拉朽”之误——编者）一般，三省“剿匪”总指挥变成了三省送枪总指挥，其他如唐云山已离赣，邓英、朱耀华、成光耀都是败兵之将啊！敌人不但“兵心”动摇，“官心”亦是在动摇了。同志们！上面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既非估量敌人过高，又非自己夸大，兄等在报纸上想早已得知大概了，在这形势之下，特委主张争取江西全省的前途是有可能的，目前完成赣江流域中段（赣西）政权，建立赣江流域南段政权，具体说即先拿下吉安（中段只这一个县城），同时取得赣州继续向东北之鄱阳湖西北之修水河赤化中段左翼的袁州河向南昌包围，目前已有很明显的象征，在我们第四次攻吉安，十余万武装群众累累包围吉安一星期之久，赣西统治阶级吓得惊恐失措，虽然因为六军没有汇合，西路群众依照规定日期“五九”同时响应，以致南路群众孤军作战，没有攻下吉安，但赣西南的统治阶级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同志放弃攻吉任务，把六军二三纵队拖起乱跑，使北路群众受了一大屠杀，我们认为不正确，因为攻取吉安的口号已组织了数百万广大的群众，同时中央、省委和前委均认为十分正确的主张，为什么要种种偏向呢？

统治阶级在此时期是加紧向我们北路进攻，组织守望团，残杀北路工农，六军走后，北路受了一极严重的攻击，我们估量敌人本身无论怎样矛盾，对革命势力是一致的，夺取一省或数省政权地，免不了要经过极大的剧烈的血战，不是轻易平和能够得到的，不过我们要有很科学的很正确的策略，才容易实现我们的主张，尤其是红军行动，和群众的斗争，要有根精密的联系，这是最主要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主张五军应该在前委所指示的路线袁州河一带工作，六军一三纵队应该沿赣河流域发展，尽可能的拿下吉安，我们一方面艰苦的去建立袁州、吉安、赣州（比较有基础）等城内的城市工作，但要反对那些借口工人没有起来就不赞成农民进城机会主义的眼光，同时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反对盲动主义的干法，现在特委准备搬过河来，一面积极建立西北两路的工作，以便更周密的迅速的达到争取吉安的任务，一面和三省边特开联席会议，在中央以江西首先的夺取三省前途上布置的工作，请各派一负责同志来开联席边特五六军会议，至为盼切。同志们！革命前途实深利赖幸勿等闲视之。此间详情可问××同志，中央一切通告及兄处本身各种文件请各给我们一份，以济我们政治生活上的饥贫，我们除前委转来一些文件外，八个月来未接中央、省委一点东西，同志们，这是何等痛苦的一回事啊！余留面谈，省委易同志仍在此，有便请得此信代转中央给赣省委一阅，我们决定六月十五日召集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并请派人来帮助筹备和交换工作经验，请接受列宁主义的敬礼！

赣西南特委写于马夜事变纪念之次日在吉安之陂头圩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十三号）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二日）

各级党部：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主要任务在中央七十号通告及省委第一号通告以及目前的事实都是证明特委过去通告所指示的正确，兹特分析如下：

政治分析和党的中心策略

1. 政治分析

（一）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矛盾同时加紧。特员屡次通告指出帝国主义本身的矛盾与反苏联的战争是同时加紧的，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帝国主义自伦敦五强海缩会议破裂，英日美三国协约成立，最促进帝国主义各自充实军力准备大战的危机，如日本军人派。英国保守党对三国协约的反对，美国参议院的抗议，三国以外之法意两国不但军缩未成，而且因此有渐趋交恶之势，意国不但力持同等数之军舰，莫斯里尼的言词咄咄逼人大有矢在弦上之形势，最近美法意三国的日内瓦会议发生裂痕，德波边境兵士冲突问题，这都证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加紧，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的危机，同时帝国主义者要竭力企图一致积极布置进攻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主使亚西伯利亚一带的宗教实行反俄，英利用白俄在沿海一带（海参威）倒[捣]乱，日本军队在满铁大会操俄国红军为巩固世界革命的援助计亦在满洲里鸣枪示警，日帝国主义驱使东三省增调军队到边境防抗俄，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和缓是极端错误的。

（二）世界革命的猛进跟着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与世界革命的火花已通红的爆发了，不但殖民地革命潮流的日益高涨即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亦很厉害，越南抗税运动。朝鲜暴动、印度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猛烈、全世界失业工人的增加，更是极严重的形势。英国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日本增加到一百万以上。姑无论帝国主义怎样的加重殖民地的资本进攻，亦是无法和缓其国内工人阶级的斗争于万一。“五一”劳动节德国十万工人的示威，其他如美、日、英、德、法、比、意、匈等国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数十万或数万工人群众示威，大都是与当地警查[察]发生冲突，表示了全世界阶级大战，武装斗争的快要到来，毫无疑问的全世界革命是如春潮般的高涨的形势。

（三）全中国统治阶级的猛速崩溃有下列的事实，全中国范围的军阀混战已经在帝国主义摆布之下到了剧烈化普遍化了，蒋阎冯南北大战双方直属部队已正式接触，改组派（民族资产阶级的另一翼）倒蒋部队张发奎等已到湖南，湘赣战争又开始爆发，金汉鼎已离赣州北进，云贵川均已出兵参与，空前的全国军阀大混战已深入到任何大小军阀的哨卫了。不但任何一派军阀无法避免而且刻不容缓的要到前线去。此外足以致反动统治阶级死命的要算是：（1）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日益扩大化，英日美增加兵舰到长江与沿海一带；（2）全国经济危机的到来，金价飞涨。银子不值钱，各大工厂的闭门，银行、钱店的倒闭，刮民政府忙着采用金本位制，不但无法实现和丝毫救济经济危机，而且足以增加中国经济破产的速度；（3）粮食恐慌更是统治阶级死亡的重要内容，各地“要饭吃”的呼声变成了抢谷米抢饭吃的实际行动；（4）统治阶级特为铁靠的军阀基础动摇了（改良主义行不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革命无法和缓，自然只有依靠军队来屠杀工农。共产党员、镇压革命）、

靠不住了（详在下面）。

（四）在这一形势之下全国革命潮流是猛烈高涨的（1）全国工人斗争尤其是上海、武汉已经走向同盟罢工的形势，而且和农村斗争的发展渐趋平衡，相当的能起领导作用，很快的有爆发全国总同盟罢工的前途。（2）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红军的突增，是最主要动力之一。“要土地”的斗争不但普及南方各省，北方亦受了很深刻的影响，挂起了许多红旗，还有农民自发的斗争，大刀会、红枪会等等都是扑灭地方封建势力的主要内容。（3）士兵革命化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士兵哗变开小差投降红军等事实到处发现，最近湖南洪江变了两团，金汉鼎部下周志群、韦杵的叛变，小部分的开小差到兴国找红军，无论他们是跑到红军或其他部队，总之军阀基础已经动摇，白军减少红军加多的状态在全国，经济恐慌，军饷无着、工农斗争剧烈，更是士兵革命化的主要条件。（4）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抗苛捐杂税运动，尤以汕头为最力，学生反帝运动自由的斗争日益激烈，无论是否都是共产党所领导，总是表示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站在打击统治阶级一方面来了。

根据上列的事实中央布置的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以广东为中心的闽粤桂的一省或数省政权前途的实现不是很远的事实。

（五）江西统治阶级的猛速崩溃与斗争的前途，目前江西形势证明特委屡次通告分析的正确，金鲁邓三角交错的政权久已破裂到了极境，其最明显的特征是：（1）经济危机。全省纸币增加、金融纷乱，反映出来的冲突有商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催鲁下台，如全省总商会电请蒋介石加派劲旅来赣“剿匪”赣省旅外绅商电国府有云：“赣当局朝电赣省匪共已清夕则逃往潜水兵舰”，鲁胖子之再三辞职不为无因。（2）全省粮食恐慌也是最利害的一箭，抚州农民进城抢米，县长王振寰出来说话被农民屎而逃，南昌近郊的农民大批的进城沿街乞食常与警查[察]冲突。（3）改组派AB团大同盟的冲突是跟着客籍军阀三角矛盾同时并进的，在全国军阀混战中江西不能增加白军还要调出参加战争，鲁涤平已就第九路讨逆总指挥职，金邓亦归其指挥（难矣哉），至于何健鲁火并也要全国军阀战内爆发，毫无疑问的江西统治阶级是很快的要崩溃，江西的革命形势自赣北红军五月九日会攻德安，赣西南群众会同同日进攻吉安赣州，全省革命势力渐次取得联系：（1）工人方面有九江码头工人的罢工和景德镇十余万失业工人要求开工，并提出“工人管理窑厂政权”的斗争。（2）赣东北的德安、星子、湖口、弋横、上饶、波阳、铅山、乐平等县先后被红军攻击，赣东农民自发的饥荒斗争，土地革命的深入，都与西南赶上平衡的形势，很快的有汇合总暴动的可能。（3）住赣白军士兵受了农村土地革命的影响特别革命化，不但在赣西南的全部是如此，即鲁邓等部亦有很多士兵表示革命化，在火线上向天开枪不打农民（北路），三三两两的开小差跑到赤色区域找红军，可惜我们同志的胆小不去接近他们和组织兵变工作，不能很快的得到大的胜利。（4）赣州城市中小商人的反对若捐杂税，南昌九江吉安的反旅客捐，省立四中学潮及各地学生的反帝运动，这都是表示小资产阶级的左倾现象。据此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前途江西有首先胜利的可能，是十二万分正确的。

（六）赣西南统治阶级的末路和革命的形势，“二七”联席会议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估量赣西南统治阶级到了崩溃的末路，现在事实上证明确实到一奄奄了息的状态，很显明的是：（1）土地大部分已分配了，挖了地主封

建势力的墙脚；（2）地主武装扑灭了大半，如兴国、太和、万安、南康、寻乌等；（3）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增剧，如金邓成以及 AB 团大同盟改组派等；（4）苏维埃的扩大尤其是赣南的斗争与赣西赶到水平形势；（5）靖卫团丁与白军士兵革命化，如太和，兴国等靖卫团 部士兵的士兵会的发展；（6）闽西东江湘鄂边界革命势力的联系、红军的加多，都是统治阶级死灭极重要的成分。

目前的斗争形势自五次攻取吉安三次会攻赣州以后，已有极大的发展和深入，土地斗争的深入，武装斗争的剧烈。城市贫民的革命化（吉安赣州为最）。守望团的暴动（北路）杀守望团长、各地赤色清乡肃清 AB 团工作的激烈、改良主义欺骗政策无法实现、群众斗争的力量加强。红军赤卫军的增加，红色五月许多城市被农民攻陷、共产党组织的发展与领导力量相当加强，可惜六军放弃红色五月的斗争和西北西路（尤其是西路）对攻取吉安的政策，怠工没有很快的拿下吉安，完成赣河流域的中段政权，使垂死的西南反动派尚苟延其性命，眼前的形势千真万确的是马上可以完成赣河流域中段，同时巩固南段，开展北段的形势，他的前途是汇合赣东北的抚河鄱阳湖、赣西北的袁州河修水河、南污铁路，很快的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并努[?]湘鄂赣闽粤数省政权前途的实现。

2. 目前的中心任务和中心策略

根据上面政治分析的结果，眼前最近的中心任务应该是：

第（一）马上拿下吉安赣州完成赣西南的赤色政权。那些借口工人没有起来，反对农民进城甚至怕农民起来，曲解农民意识阻止农民斗争的同志们（？）只好请他到上海亭子间去读陈独秀的讲座，免得被革命的浪潮把他浸死了难埋人，就是口头承认打吉安是对但行动起来又“左顾右盼”，不要性急，等到明天再说，对攻吉安怠工的同志们同样是阻挠群众斗争十足的，还在机会主义泥坑内睡觉的表现，我们要从机会主义的深坑内用火钳把他挟起来，回到神岗山去听下群众的喊杀声，否则容他去唱着农民意识的调罢！

第（二）加紧邻省边境赤色势力的联系工作，很快的达到江西全省和数省政权的前途，要同时注意地方暴动的工作，现在有些同志们以为只有打吉安赣州的工作就是中心工作，却有意无意放弃了地方农民的打土豪分谷物的斗争是不对的，只注意打吉安赣州放弃邻省赤色势力（如闽西东江湘鄂边境）的联系也是不对的，只喊“地方暴动”“地方暴动”，放弃打吉安打赣州的重大任务更是不对得很，要知道攻取吉安赣州完成赣江流域赤色政权和争取江西全省甚至数省政权是同时并进的，赣西南许多地方田地山林屋宇都分配了，苏维埃办起来了，地主豪绅杀的杀了跑的跑了，在这些地方还要喊地方暴动，就无异乎去办守望队 AB 团来向共产党苏维埃来暴动了。

第（三）彻底平田是最重要的工作，现在还有很多苏维埃区域没有分田的，甚至有些对分田工作敷衍了事的，苏维埃政府保存大批的公田，负责人要分好的，苏维埃的委员，红军中工作人和共产党的老爷们要多分田，都是脱离群众的露骨表现，现在赣西南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插了红旗就要分田，如有不分田的就是对革命开倒车、地主豪绅的朋友。

第（四）积极的建立苏维埃政权。过去有些地方暴动经年，还不建立苏维埃的（如赣南），现在又有些地方把苏维埃看做形式主义的，如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就不开代表大会，由少数人包办，这是完全不对的，苏维埃（是代表会议）不举行代表会议是杀芽的表现，甚至有些地方（如北路）把苏维埃

拿做找爱人的场所，这都是不好的现象，我们要努力的建立苏维埃的工作，并且要把苏维埃的威信提高起来。

第（五）集中武装扩大红军扩大武装斗争。许多地方同志把集中武装扩大武装斗争看做耳边风，不列火烧眉毛他是不动的（如西路永丰等），完全是露骨的保守主义，还有些地方把武装（特务队）看做苏维埃政府守卫的东西（如兴国），不向外发展只死死地保守着他们的衙门，走远了一步千求万恳的要调回，这是千万要不得的办法，我们要集中武装开展大的局面，就要反对保守主义（尤其是以永新的中心的西路），同时要注意在某些地方留少数枪支在地方保障分田的胜利（如接近红黄学会守望队靖卫团的地方等等）。

第（六）举行赤色清乡，肃清内奸。革命斗争发展大快的地方，地主阶级潜伏活动是难免的，如西区、良村、兴国、崇贤等地的 AB 团，水东、儒林的守望团，中鹄、水南、白沙的红黄学会，随时随地都可以混入赤色组织，我们要彻底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才能巩固斗争的胜利，否则难免不乘机暴发，尤其西区、良村、崇贤、兴国、零都等地要特别留神。

第（七）反 AB 团守望队的工作是目前最迫切而且最重要的工作，赣西南的反动势力到了最后五分钟，他只有用 AB 团、守望队、难民团等东西来欺压群众、分裂革命势力，以苟延其反革命的残喘，我们要以很大力量消灭 AB 团，守望队的组织，以免阻挠农争。

第（八）打倒地主富农的领导，巩固农村无产阶级的领导，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赣西南的地主富农站在群众指导机关很多，这是最危险的现象，封建式的地方械斗、报仇主义、不替群众谋利益，只征服群众，引起群众反对革命的消极甚至发生反感，守望的组织地主富农的领导也是一个原因，如兴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有人（同志）主张要保护土豪劣绅，西区代表大会有人公开反对分田，这是极明显的事实。同志们！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地主富农的领导，苏维埃就绝对不许地主富农当选呀？党员有代表地主富农思想的更要坚决的同他斗争。

第（九）红军行动要和地方武装斗争相配合，看不起群众力量甚至不要群众上火线的是十足的单纯军事主义，不领导群众斗争靠红军打天下的不正确观念，这样下去无疑义的一定要走向两个极端的军事主义，看见群众受打击或正在同敌人肉搏，红军借故逃跑的是脱离群众、流寇主义的，这些都是不对的行为，我们要把群众斗争和红军行动紧密联系起来，反对背道而驰的单纯观念，一切行动要向中心区域——（吉安赣州南昌袁州）发展，这是特委近来的正确主张。

第（十）争取士兵群众，注意士兵运动，是眼前最重要的工作。过去我们忽视士兵工作的事实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详细指出，现在事实上证明确实是我们主观上忽视了赣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实，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士兵群众是很接受我们的宣传的，各级党部（接近白军士兵区域的）必须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和计划兵运工作报告特委，谁忽视了这一工作谁就是不要士兵群众，同志们！注意呀！

第（十一）为要实现上列的策略，党必须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加强党的无主阶级意识，扩大党的组织，反对保守主义地方主义及一切妨碍斗争的不正确倾向，如训练主义（先要把士兵学生关到后方训练好了再去打仗）、组织主义（先把组织手续弄好，不顾斗争的需要，放弃摆在眼前的斗争，专门做整理内部工作）等

3. 特委过河后要做的重点工作

(1) 举行几个重要会议：A. 西路工作会议。B. 北路工作会议。C. 湘鄂赣边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D. 苏维埃工作会议。E. 工运会议。F. CY 工作会议。

(2) 建立各地的交通关系，充实赤色邮政工作，西北路的交通线和东西两河交通网的建立。

(3) 发动太和万安西岸和遂川的群众斗争，赤化赣河流域。

(4) 截断赣河流域和袁州河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

(5) 扩大干部学校的范围，加紧军事干部的锻炼。

(6) 整理地方武装（赤卫军游击队等），集中一部分枪支经常在固江、禾埠、圳头、视岗山之一带工作，相机拿下吉安。

(7) 加紧党的政治宣传（西北路均缺乏），有计划的建立宣传部的工作。

(8) 发动粮食斗争，除赤色区域外，白色区域或灰色区域的谷子粮食必须领导农民起来分配，并派游击队去帮助。

(9) 继续开办党校，从首先西北两路分批各办一期外，继续不断的办理，特别注意造就中级干部。

(10) 建立巡视委员会，加紧巡视工作。

(11) 提高党内的政治斗争，减少技术批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是极利于我们工作的，许多群众自发的斗争，我们还不能领导着。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是目前党的第一个工作。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们，接此通告后望加详细的讨论和决定执行的方法报告特委为要。

特委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二日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赣西南的政治局势

1. 反动统治崩溃的状况

自从去年提出夺取吉安口号变为实际的行动，今年又提出夺取赣州变为实际行动及提出夺取南昌的口号及各县城的进攻下，赤色区域是很迅速的扩大，群众革命的情绪非常的高涨，赣州吉安于是成了土豪劣绅的逃藪，成为反动统治最后挣扎的地方，所以各派的反动势力都集中于赣州吉安。如什么 AB 团，AB 团大同盟，改组派以及各地地方关系的派别如吉安有什么永新派吉安派等等，这派别因为争权夺利的关系，各派相互冲突非常厉害，无从解决，但他们对革命势力的进攻是一致的，不过在进攻革命势力之中争取领导权罢了。除了上面这些派别而外还有自新团（是背叛革命的分子组织的）难民团（是各地逃难于吉安的难民，内中大部分是因过去盲动主义时代凡提着参加过挨户团的农民即杀，所以在赤色政权建立了的地方，过去参加过挨户团的农民都怕回家，即到吉安流落，土豪劣绅即利用这部分群众组织难民团来进攻革命势力，而这些群众生活不能维持也愿意参加，难民团中以永新最多，永新约有三四千人）。

最使吉安赣州两孤城反动统治寿命迅速告终的是经济问题，因为离城不远（离吉安城只有五里路）即有赤色政权的建立，红色旗帜的飘场，而且吉安赣州骤然每一城市增加人口十余万，经济的来源又被赤色封锁，赣河交通不时又被革命势力断绝，因此城市里货物购买力减少，反动统治的税收又要增加（因除吉安赣州城市外无税收收入）使得城市的商店部分的关门，最大商业的老板只得逃南昌或上海，所以吉安城市的人民非常的恐慌，小商人市民工人只希望红军迅速的去打吉安，所以吉安武装的戒严如临大敌一般，有时反动机关搬到汽船上住宿。

还有一最严重的问题，致于反动统治的问题是：“吉安的粮食缺乏”因为四郊被赤色势力封锁，粮食禁止输入白色区域，尤其是城市，因此吉安粮食问题不能解决，一些土豪劣绅财源是在农村，完全无法维持其生活，常有使自己的老婆女儿卖淫以度日，至于城市的贫苦人家则用糠米煮菜吃，想吃干粮都不可得。

2. 反动统治的最后挣扎

三月吉安粮食的缺乏成为吉安的大问题，土豪劣绅想方法向赤色区域进攻，抢劫粮食以解决吉安的粮食问题，要求驻军进攻革命势力，驻军不答应，土豪劣绅无法，即把逃在吉安的难民组织难民团配合靖卫团的武装向赤色区域进攻抢劫粮食，结果常被革命的势力打回吉安城里去，有时还要被赤色武装缴械土豪劣绅再哀求于驻军，以五万元给驻军为“剿匪费”驻军才答应，而驻军在这时本身也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粮食问题，第二是何健开两旅人到萍乡“剿匪”，鲁不得不以军事上的布置来防范，这一军事布置必然要向北路革命势力给以严重的打击，因北路为吉安到袁州军事上的交通要道，同时吉安的党部提出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以便在军事行动之中号召一些群众起来参加。

于是首先以小汽船周围架钢板，架上机关枪，终日在吉安到泰和到峡江一带赣河游击，并经常开机关枪扫射两岸，不管两岸有无赤色的部队以恢复赣河的交通，使我河东河西的革命势力断绝联系，吉安即以反动武装配合难

民由吉安四郊取渐进的游击式并用极严重的烧杀政策压迫群众办守望队，吉水以反动武装进攻仁寿同登（赣河交通断绝与河西不能取得联络，赤色武装又达不到）大杀大烧，在仁寿区杀了一千余人，房屋烧了数百栋，粮食抢劫一空，好的群众逃到其他地方去了，坏的群众即反水。因此[此]仁寿同登两区组织完全消灭。

北路河西的群众因此非常的恐慌，反军又以一团以上兵力深入中心区域驻扎，采用分散由近而远的渐进游击式并用严酷的烧杀和抢劫压迫群众办守望队，不久即把吉水全部，儒行全部，坊廓全部，安福、袁州、峡江、新喻各县的一部分组织由赤色政权变为白色的守望队去了，这些地方的粮食抢劫一空，途经吉安南昌房屋烧了不少，人也杀了几千，而且在这些地方若捐杂税繁多，并施以种种虐待，动辄不对即杀，即烧，或杀其全家，或烧其全村，或纵横几里的烧杀，因此使群众对于革命更加以深厚的认识，反水的群众大多数暗中哭泣和希望红军的到来，但在其他赤区的群众亦因此而非常恐慌，同志们也大有失败的观念。

3. 北路行委答复白区恐怖的策略

当白色恐怖初来的时候，守望队开办的时期，行委即认为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因为群众明了这一形势的变化和应当采取的策略，行委一面向群众揭破守望队的黑幕宣布反动统治残酷的烧杀，提出夺取守望队的群众杀守望队头子的策略。同时号召北路各地群众武装总示威并在示威中尽量提拿守望队和守望队的头子，守望队则加以优待和宣传后放他回去，头子则杀无赦，但是结果还是不能答复白色恐怖，于是采取“集中分散”“进攻的防御”，集中北路大部武装，击敌人比较弱的部分，行动后即分散游击，打击守望队，在每次行动中必配以适当的群众，自采取这一策略后比较有相当的效果，使白色的势力不至于发展，赤色区域亦因此较巩固（在这一时期三军一纵队没有参加这一斗争，北委曾屡次请求均以本身经济子弹两问题不能解决未答复，因此引起地方党员及群众均不满意于一纵队），但在这时期已经把大部的赤区变为守望队去了（如吉水全部，儒行全部，坊廓全部，安福、袁州、新喻、峡江各县的一部分），赤色区域的难民亦增加到五六千，由济难会设法安置老弱妇女，强壮的男子由各地的党部政权把他们编为赤卫队配合新式武装不断的进攻守望队，难民的经济亦因此可以找到相当的办法，但是在这时的农民群众，农民的意识充分的表现，报复心理非常浓厚，盲动主义时代精神的复活，群众无论如何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及后行委及政权均召集各种会详细解释并订出严厉的纪律，结果也免不了烧杀的毛病，不过少些罢了！

行委又派在难民比较可以回去的回去加入守望队，建立组织，所以在蒋阎大战牵动了赣西反军的势力以后北路的守望队一个总的暴动，恢复了所有的赤色政权，并且扩大了赤色政权，武装亦扩大。

4. 特委的政治工作

由夺取吉安赣州的口号变为政治行动，西南确实发动了广大的群众，使土地革命一天一天的深入，使西南赤政权一天一天的扩大，使反动统治一天一天的走入灭亡的道路，不过在这政治行动中有些是形成玩弄，如攻打吉安从口号变为行动直到现在共有七八次之多，尤其是五九的攻打吉安，起初是盲动，结果是取消（参看军事里面进攻吉安一段），好在这些群众对于吉安非打不可的认识还深，所以每次攻打吉安没有打下群众都有部分的消

沉，但在二次攻打吉安群众又高兴的参加，在这进攻吉安的行动中却又使群众练习了军事化，而且这些群众确实也军事化了。

除了夺取吉安赣州的政治口号外，在今年二七提了夺取南昌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莫有多大影响，因为吉安还没打下，还能得上夺取南昌么？就是特委里面的负责同志都有这感觉，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是我到西南才提出的，群众同志明了中国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有夺取武汉的可能，群众同志革命的情绪特别提高。

西南采取的“伴着发展”和“推进”的方式，所以形成保守形成割据的色彩，至于工作的深入与扩大是同时采取的，所以有“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口号。因为“伴着发展”“推进”的工作方式，所以每次的策略都没有谈及白色区域的工作策略，只谈到赤色区域以内的策略，而且每次对白色区域的进攻都采取以赤色武装配赤色群众向白色区域进攻以求扩大，因此形成以革命势力的军事行动进攻。

因为、“伴着发展”“推进”的方式，所以就忽视了中心城市而且忽视了中心城市的政治影响，所以形成放弃中心城市的工作，只是有：“一切工作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农民意识的口号。

军事不主张集中，因为集中武装不如地方武装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后见到中央给四军的信才主张集中，但不是大的集中，只各部的集中，这也是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因为只看见已得的农村赤色区域，没有看着中心的大城市，同时没有顾及到整个革命工作上的需要。

富农斗争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但在开始即引起群众党员的赤色恐怖，因为解决代表地主富农的四大党纲，当时方式取得不好，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

雇农工会我到西南才建立，现在普遍在西南都建立了，因为平分土地，雇农即把原有的雇农来组织雇农工会（我主张的是否正确？），特委主张佃农有雇农意识者亦可加入雇农工会（我不十分赞成）（参看工运的雇农工会）。

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

宣传在西南是普遍，方法亦进步，不过反改良主义反帝运动反军阀混战宣传都非常不够，有些群众党员对汪张还有幻想，有一次林区委给特委一信称张发奎为同志，湖南湘东，我经过时从同志及群众谈话对张也有幻想。

西南特委与东江闽西湘东湘鄂赣等特委均有关系，不过没有发生工作的密切关系，我在特委时主张开一联席会议，交换工作的经验取得政治上的联系，西南与赣东赣北还没有取得联系，不过西南已注意这一问题。

西南特委最近的政治通告都带得有来看了，即可知道西南特委的政治指导。

5. 解决袁王问题

这一问题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这一问题的详细经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些，因我到西南这一问题已解决了。

解决了袁王在政治是有好影响，使群众认识红军确实能够为群众有利益的，于群众有害的红军即会解决他，但是在政治也有坏的影响，在永新宁冈因为事先布置以及方法上的问题，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等几位同志开

会，Cy 完全没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不过袁王全部没有来永新，来永新的只有一部，袁王来到永新那夜晚开始行动的当场把袁文才打死了，王佐逃跑出城在河里淹死了，当行动时参加的人参加的武装均挂白带子，一般群众以及一般没有参加武装均认为五军叛了（解决袁王主力为五军），非常的恐慌，没有参加的武装甚至与挂带子的武装相打的都有，并且在行动西路行委 Cy 书记提来绑着（因不认识），当时 Cy 书记恐怖得非常的厉害，以为五军反了，及后遇着一位熟人才放了，假使不遇熟人枪毙了也说不定，袁王的部队又没有完全解决，剩余的七八十支枪逃到井冈去了，因此把宁冈全县组织倒台，因袁王残部经常出山来烧杀，现在袁残部已挂青天白日旗与靖卫团结合。

因为事先或者当时没有在上政治上撤消袁王的残余和开除袁王的党籍，而且只是说到袁王是烧杀的土匪，并没有说到背叛革命的袁王，同时提出肃清袁王残部的口号，没有提出夺取袁王残部兵士群众的口号，还有是土客籍问题没有应付得好，还带有根少的排斥客籍的成分，所以结果不能全部解决，而且把宁冈工作倒台，而且这部残部经常出来为害。

二、赣西南的军事状况

1. 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与军事布置

A. 地主武装：——江西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任何省里找不着比他更薄弱的，而赣西南的反动军事力量自然也是无疑的薄弱，在三个月前根据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统计，反动的地主武装，总共约有八千余支，布置的情形大多配置于各县的县城以及农村中的中心市镇，在已经是全县建立了赤色政权的县分，剩余的武装或逃跑到别县去或逃到山里去乘机冲出抢劫后又逃到山里，逃到别县去的有时因派别的关系也被排斥，至于其他县城里的武装，过去是少有县城，因怕遇红军被缴械，反动统治下的老百姓也怕他们下乡，因为靖卫队一下乡老百姓除了缴捐税外，还要一次的抢劫，所以反动地主的武装实际成为只是保护县城的武装去，在今年三四月反动统治压迫群众办守望队，于是反动的地方武装也经常配合守望队向赤区进攻抢劫烧杀，反动统治设有吉水、吉安、新喻、峡江、安福、泰和、分宜七县的“剿匪”办事处来指挥，但因派别的关系经济的问题也不能统一指挥。

B. 反动的驻军：——在赣南驻防的有金汉鼎一师名为五团，实际不足四团，大部驻赣州，以小部分驻赣州附近的城市，以拱卫赣州。赣西有邓英一师，不足四团，战斗力薄弱，峡江、新喻、分宜、袁州有朱耀华一团成光耀一旅驻防吉安、安福、吉水、吉安附近的三曲滩、桐树坪、神冈山，成本人在吉安，战斗力颇强，这几部军队因互相要争吉安，所以他们暗中是有冲突的。

这是阎蒋大战未举动赣西驻军时的布置和赣东北红军未扩前的情形，在蒋阎战争举动后则有邓英全部进驻吉安，其余概调前线参加军阀混战，目下吉安为邓英的军队，赣州有金的六十八、七十一两团，但六月七日赣州总暴动胜利中参加了暴动，但不知确否，因我离开了时没有得到赣南的报告，只是兴国的报告以及传闻。

2. 反动统治进攻赤区采取的军事策略

过去都是用兵力来硬打，常常被赤色武装缴械，如成光耀在安福被五军缴了六七百条枪以及许多的子弹和军用品，唐寅山旅在吉水被四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也有时采用游击的方式有时还是用兵力硬打，有时用大兵力直

入赤区的中心驻扎，渐以少数部队分散由近而远的游击，并用残酷的烧杀压迫群众起来，守望队为军队的前哨掩护，在赣河则用小汽船架机关枪朝沿河上下扫射，以维持赣河交通。

3. 赤色武装的力量与布置 A. 红军：——五军在安福潜山战胜后即成旅到湖南去了，四军自吉水战胜唐寅山后即到闽西去了，六军（即中央编为二军）二纵队同四军去了，三纵队在永新泰和万安之间，一纵队在延福新喻峡江一带，在我到了西南三一纵才集中共同行动，但又被彭清泉同志带到湖南去了，现在四军又回到赣东南之间，准备七月十五日打抚州（四军给特委的信），三军又回到了赣西参加打吉安。B. 地方武装：——根据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的统计共约八千余支，内有少数为土匪（四五六军不在此数内）分配于各县区，赣南各县分配此数的一大半（本来各县区分配的数目都有的，但我不记得），赣西约一千三四百支在北路有三百余支，三月时如此，现在已扩充为五百余支，现在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在一万左右，因赣南总暴的胜利的结果以及各地的扩充，北路的武装分配吉水约八九十支，延福十余支，安福五十余支，峡江新喻分宜共七十支，袁州七十支，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七十支，战斗力颇强。4. 赤色武装采取的军事策略

赤色武装均采取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至少要有十分之七八的把握胜利才与敌人相打，不然即应付一下即退去，但有时与敌军硬打，除非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如三月十九日北路行委与一纵纵委开联席会议于丁田讨论击敌力量的一部，正在开会时，群众即报告敌人已迫近，群众大多逃跑，于是即停止会议，把集中在丁田的二百余地方武装登山埋伏，一纵队同进登山埋伏以待，至下午时敌人果至约两营以上的兵力在丁田接触，敌人知我力大，即刻调阜田驻军以一营以上的兵力作战时，敌人大部用机关枪扫射。相持约四五小时，结果我军因子弹缺退却，是役我军死一人，敌军则阵亡数十，次日完全撤回阜田，以一部护送伤兵到吉安。

当敌人初采取烧杀欺骗兼施来侵赤区边境时，地方党部政治机关和群众都热烈的希一纵参加与敌人军事答复，一纵因本身子弹经济等问题，始终不接受这一意见，于是地方党部政权采取“集中分散”的策略，把地方武装集中延福、儒行、坊廓、安福、吉水、峡江等，部队配合群众进攻敌人的薄弱的部队，同时以小的部队扰乱敌人大的部队，在集中行动后，马上分散游击，这一策略收效比较大，但终以敌人力大，同时敌人自丁田战后则采取渐进式，所以赤区一部被敌消灭。

七月集中永丰、乐安、东固、兴国等赤色武装进攻永丰、乐安联合的靖卫团，把靖卫团追到永丰县城里去了，而且缴获枪一百余支（永丰靖卫团在赣战斗力颇强武器也精良），恢复而且扩大了赤色政权，在未采取“集中分散”的策略以前，常被缴械。

除了采取“集中分散”的策略外，采用扬[扰]敌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效果，因敌人强大，只好于晚间以少数的部队分为几路去骚扰敌营或打敌的步哨，这一方式常使敌人于深夜中忙乱无措，如在吉安西区永阳（一市镇）驻军约两营，以二十支枪分为两路深夜去袭击敌人步哨，约数分钟我军即退，敌人在黑夜不明真象，自相大打起来，直到天明全部即退去吉安，并且自己打死自己数十人，一直到退却都不知道是自己打死自己。

5. 进攻吉安

进攻吉安，自从提出夺取吉安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以来，大约进攻了有

五六次，每次进攻吉安虽然不是把吉安夺取，但在进攻吉安的行动中于西南的工作却有很大的发展，因为他们每次的攻打吉安只是隔河进攻而且只是单独中路进攻，西北两路都没有进攻过，怎能吧吉安夺取得了，在红色五月的五九是特委红色五月的工作大纲中即定为进攻吉安的总攻击的日期。但在这一天北路因敌人的关系自顾不暇，没有进攻的能力，西路也并未总动员行动，也只是中路总动员行动，因特委在五月初四五日即得到水东区的群众报告吉安空虚（不确实），彭清泉同志（中央巡视员）即马上要特委召集会议，决议中路马上召集四五万群众集中于水东梅临渡张家渡，泰和的罗家圩一带（均是吉安对河），并决定以西路为进攻吉安的主力，以六军一三纵队为进攻的主力军（特委不知一纵队在何处，即其本身子弹缺乏经济空虚的问题，特委以为一纵距西路不远，在北路延福一带，其是[实]此时一纵在莲花、袁州、萍乡的交界地方去了，离西路的吉安西区有几百里，同时特委还不知北路工作遭了重大的损失），但主力的队没有集中达到决定的地方，中路的群众与地方武装早已集中（四号动员，五号集中）。

彭清泉同志同六军部（即中央三军）红军学校渡河到吉安西区的永阳市，并未通知西区委与区委政府，西区的党政在消息未明之前（因有报告反军到永阳）而动摇准备迁移到山里去（永阳隔党政所在地有三十里），是时我正在西区，坚决不许动摇迁移，次日西区党政才接到彭清泉同志来信，简单数语说他们到了永阳准备进攻吉安，并同西区指导机关，因机关动摇，群众也会动摇，结果简单数语说他们到了永阳准备进攻吉安并令西区指导机关迁移向吉安方向的横江渡并令马上调集广大群众在前方待命，并说是日午后开来西区富田（党政机关均在此），西区早就布置了五九的群众大会向吉安方面示威，接到这一命令并没有马上执行，等军部到富田来开会后再执行（富田距吉安有八九十里），在下午军部果到富田，我会着彭清泉、黄公略以军部负责同志们谈了我所知道敌人的军队布置及一纵所在地与一纵本身问题，他们即大为软所，同时我声明我是十日以前的情形，最近有无变更我是不知道的。彭同志决定在八日召集会议（彭同志不是六军前委书记由特委产生出来的并指挥特委在打吉安时，及后因打吉安未成特委即把前委取消了），是日晚又接到安富方面报告敌人在安福增加了一团（安福距吉安九十里）假使安福有兵进攻吉安成问题，是时三纵队在西区清水距吉安有六七十里的地方，八日会议是西区委政府党团负责人参加前委，彭同志主席，把敌情形以及本身的力量重新估量，结果认为是在目前攻吉安不可能，于是决定三纵队与军部到北路找一纵队集中后再探得敌人实际情形再行决定进攻吉安，随军过河的红军学校到永新城里去上课，次日我即起身赴特委六军即开往北路，红军学校即开往永新，西区仍旧开群众大会向吉安方面示威。

十日我到张家渡与特委相见（因特随群众上前线去指挥），将此情形谈了，把彭同志的信交给他们看了以后大为愤慨，特委即召集紧急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富田会议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脱离群众的，并决定取消前委，撤彭清泉同志的前委书记（因富田会议时彭同志没有报告中路已调集群众四五万，所以在会议并未讨论已调集的群众如何安置），并决议不管六军如何并不承认富田会议的敌情估量，特委又重新调动西路群众及地方武装实行进攻并决定中路的新武装大部渡河到吉安西区去，十一日即执行，但中路武装在十一日上午八时即渡河，上午十一时全部约两团兵力由赣州下吉安接金汉鼎一路由陆路（必经儒林区）以掩扩河下的大部何升虎部达到泰和

罗家圩（离吉安三十里），群众即土炮射击沿河均如一至打到吉安，间或边用新式武装射击，但无效，敌人因早有准备，用沙包防御于木排的两边，并架机关枪扫射河岸，陆路则儒林区渡过河西二百余条赤色武装，但因赤色武装薄弱，被金汉鼎部打散了，幸而没有得到损失，群众亦因此而动摇，有些群众亦因此而动摇，有些群众也就自动的撤回去了，特委亦因此而搬了口沿去，这次的进攻吉安就是如此的结果。

我对于这次进攻吉安认为开始是盲动，结果是取消，因为事情对于敌情以及自己本身的力量均不明了，而且决定西路为主力，西路的红军群众均未集中，中路即集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盲动玩弄，至于富田会议估量敌情没有估量自己本身群众的单弱估量自己的武装，并不设法安置已调集的群众，确是富田会议的缺点，所以富田会议是取消而且单纯的军事观念的精神。

在这次无头无尾的进攻吉安以后中路单独的又隔河打了一次以牵制进攻北路的敌，在这次后又有一次是六月十六日特委会议决定的好情形写在下面：我到特委后即要特委搬过河西（因要打吉安河西才是进攻吉安主要路线，而且委边应皆建立在河西，在政治上以指挥来说），特委搬到吉安西边永易市（离吉安九十里），六月十六日特委即召集常委会并参加西委政府党团负责人及西南政府的党团负责以及红军校及一些军事上负责的同志均参加，在会议上的敌情估量吉安确实空虚，因蒋战争的问题大部调走了，吉安只是全部由赣州下来的不上两营人（邓英还未到吉安），北路又在守望队总暴动胜利后，赤区的恢复仍到了离吉安不到五里路的地方，安福无兵，有靖卫团被永新第七区的群众以七条枪攻下了，西北中三路的武装分为三路全体集中有一千二三百支，加红军学校与赤军干部学校共有百余支，有上炮上枪及群众的伟大的力量，认为有胜利的把握，并决定固江为总指挥中心（离吉安五十里），右以神岗山为指挥中心（离吉安十五里，距固江约六十里），左以桐树坪为指挥中心（距吉安三十里，距固江三十里），特委及政府总指挥部均迁固江以便指挥，中路则集中河东水东张家渡一带，并在北路分一部武装到三曲滩龙回配合群众，断绝赣河交通，各群众武装均于二十日达到指定的地方集中待总攻击的命令，此次决调十万以上的群众参加。

我于十八日即离特委返省委（因省委来信催促，所以没有参加此次的斗争），到永新得到未正式的消息吉安增加了兵力，其进攻的结果我不知道，增加的兵力即为邓英的兵力。

参加了此次进攻吉安的群众，在二百里以外的都有，妇女参加的也比较为多，伙食每人自备一部分，一部分由政府负担。

6. 群众党员的军事化

赣西的群众党员军事化部分可算是做到了，五九的进攻吉安，中路调集的四万余群众都能遵守纪律，而且每天早晚必下操、呼口号，以开会、步哨、侦探等等均习惯自如，而且内部的组织完全与作战军队组织一样，什么都齐备，不过内中还有少数坏的分子乱于的群众，在临战时也毫无畏惧，大炮子弹打来也不怕，尤以中路的纯化、阜田为最好；就是普通野战勤务也知道一些，在中鹄的群众就要差一些，如在五卅在吉安对河高山向吉安示威，吉安城内打来一大炮，即不见群众三四百人。群众自动的逃跑了，阜田纯化的群众毫无惧色的进行示威，屡次射击大炮，均不能使他们的行伍作乱。吉安延福区的群众在打安福也是很有纪律听从指挥，现在经过一二月不断的武装斗争更有进步，儒行吉水的群众经过一两个月的武装斗争于军事上也有很大

的进步，永新承召集了五万武装的检阅，群众大会的纪律秩序很好，大会开了三天妇女也有大多数参加的，最好是永新七区的群众，参加斗争很多，军事上的知识比较多有些经验，莲花也召集全具三万以上的武装检阅大会，时因买李子的问题，扰乱全场，台上的人即跑，台下则紊乱，因此在紊乱枪标杀死了几人，在河里淹死了几人，大会无结果而散，这里没有军事训练的原因，如分宜在三四千人的游行示威向分宜的县城，见着城外五里处驻的反军约一连人，即乱跑，中枪标伤了几人，反军见着群众即逃到城里去了，假使在这天是军事化的群众，可以由示威转变而为夺分宜县城而且胜利有把握，党员也在这些行动中学习军事化。

7. 士兵运动

西南的士兵运动过去都不十分去注意，士兵运动的成绩也就不好，只有在金汉鼎部六十八团有同志五六十人，士兵委员会的会员，有五六百人，在金部其他各团有零星的同志，也有少数士兵群众，其余的反军里面则没有，在赣南仁风山保护钨砂矿的警察里面有一点，因为准备暴动买红布的技术问题，被破获完全损失，泰和靖卫团里有同志八九人，五军打袁州时被五军打死了两个同志（因在城墙表示约定时符号，因五军没有得到不知即开枪射击，即把两位同志打死了，这一错误是城区的错误），这几位同志均有相当的作用，五军打袁州时也得了一点帮助，打破袁州后，靖卫团恢复后，这几位同志又进去了，其余的地主武装没有兵运。

当北路反军深入驻扎时北路各级党部特别设兵运委员会，收了相当的效果，如买子弹毫不成问题，方法是派妇女小孩担东西卖与士兵按兵由口头宣传，至于宣传品宣传口号叫小孩接近时口头唱革命诗等，乡农民也可以与他接近了，有时兵士用铜板来买小孩唱的革命诗，还有是在每次与反军交战时，放许多的宣传品在路上，反军见了即捡看阅看，所以每次的战后可以收买许多子弹。

8. 三（即西南的六军）、四、五、二十军

三军（即西南六军）有三个纵队，一纵队政治委员为李韶九，二团团团长纵队司令官柯武栋，安徽人，在反军任过营长等职，此人打仗的指挥还可以。一纵队的基本队伍是过去的二三四团以及改编骑兵一连，所以一纵队战斗力比较强，现在人数约一千五六百人，枪约八百余支，为三军的主要部队，政治人材比较也充裕，对于地方的政治工作也作了一些，但内部也有些不好的现象，如解决木易时（骑兵连的连长）以后收编的士兵人人自危的态度，还有因此开小差的，因为解决木易没有使士兵明了解决的意义和木易的错误，李柯二人又有意见（据我的观察他们两人都不承认的），柯觉李太包办，因为纵委书记李确有些包办，我曾同他们二人谈过一次话，比较好些，李在一纵大部份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所以一部分士兵不满意他，最不满意李的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因北路斗争危急时要求一纵参加，一纵不参加，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予处分，特委准备向六军军委提出意见。

一纵是二三四团改编的，但在改组时宣传工作的不普遍和不深入，所以一纵有一次一小部经袁州分宜交界的冰[彬]江市镇，群众不惟不许，而且还要打，及后说是二三四团，群众非常高兴的欢迎。

二纵司令官为罗炳辉，是去年攻打吉安未成由吉安五市联防的靖卫团叛徒出来的，这一部队情形我不知道，听说战斗力颇强。

三纵队无政治委员，司令官为刘作述，约有千人，枪约五百余支，战斗比较一纵二纵为弱，地方观念亦浓厚，如此次离开江西到湖南即有逃兵三十余人，政治水平低（因我没有参加会议，不知其详）。

六军（即三军）在五九打吉安未成即为一三纵队集中开到江西湖南交界的地方找经济子弹的出路及即打安源容纳了安源矿工四五百人，缴得枪支百余，打浏阳缴得枪支二三百支，经济子弹也找着相当的解决（都是传没有得着他们的信），我离开赣西时曾给他们一信，要他们回到赣西南吉安樟树南昌方面发展，并要他们改为三军，到醴陵听说六军准备由萍乡到茶陵再回到赣西，从近日的报纸看来六军已回到吉安而且已进攻吉安。

四军的情形我完全不知道，因我到赣西四军已离赣到闽西去了，不过从曾在四军的工作同志讲四军枪支共不过四千，因为四军所缴获的武装均交地方去武装地方，四军一般士兵的政治水平均较五六军为高，战斗力战术战略均比五六军力强，四军内部还有意见，现已一天一天的减少，不知是否属实。

五军我经过袁州时途逢五军攻袁州，我亦参加，攻下袁州参加了五军委会议及从个人谈话中知道五军干部人材的缺乏，尤其是政治工作人材缺乏极了，统计全部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共二十余人（大学生没有），对政治工作都不十分了解，所以一般士兵的政治水平低落，对各地的政治深入工作没有，所以西南说为飘泊的多枪主义的（因五军枪支多不交于地方武装，纵交亦掉坏的）。

五军全部士兵的精神还好，听从命令，遵守纪律，互相亲爱，作战勇敢，阶级的认识，但地方观念还浓厚，信仰彭德怀个人也浓厚，如后方医院的伤兵病好后一定要回到五军工作，如果地方党部政权分配他的工作终不愿意接受，就接受了也要怠工而且经常的要求到五军去，在五军开小差的还少，只有在赣南时收入赣南人一小数。

二十军是我在西南时西南特委的军事会议决议经西南特常委通过（我参加了这会议）以红军二十五纵队编为二十军，第一纵队有枪三百余支，北路五百余支地方武装编为第二纵队，西路三百余支编为第三纵队，中路三百余支，编二百余支为第四纵队（各路还有少数武装未编入）赣南全部武装准备以一部来扩充二十军，以大部扩充四军的势力，军长是曾炳春，政治委员是陈中日，陈曾在四军工作的，曾在反动军里面当过团指导员，赣西南红军校的校长曾炳春，本来当一军长不够，因为这些部队是赣西南本地重生出来的，曾为西南的群众领袖，是过去二团政治部主任，是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的总指挥特委军委会书记，对于战争的经验是有的，不过他没有讲过军校，是一师范生，是赣西红军的开山祖师，只要有一好的参谋长也可以指挥，参谋长是陈伯钧，曾在六军一纵当参谋长，在后方医院现已愈好，此人个性强，士兵群众多不欢喜。

我离开西南时二十军名义还没宣布，准备在二十日的进攻吉安胜利后在吉安成立才公布，并召集广大群众大会拥护，现在不知已否公布。

我到上海即感觉编二十军不对，应当扩充四六军才正确。

9. 红军学校，赤卫军干部学校

红军学校有三百余人，教官人材缺乏，尤其是技术教官（如机关枪与大炮等）更行缺乏，学生除在课外还要参加战争以作实际的试习，我离开西南准备结束，迁移到龙岩与四军在龙岩开办大规模的红军学校合并（四军来信要特委如此）红军学校（校）长陈中日，红军学校成绩还颇好，假使教官的

人材充分一点，更加可收良好的成绩。

红军学校外办一赤卫军干部训练班，有学生七八十人，因红军学校结束迁龙岩，特委即将干部训练班扩充干部学校，准备扩充到三百余人，校长刘和健同志，成绩与红军学校相差不多，还办有青年军事干部学校，约有七八十人（完全是 Cy 的年龄，由 Cy 负责办理），完全是准备少年先锋队军事干部，校长姓汪，cy 同志，西南政府青年工作委员会的负责同志。

10. 后方医院

后方医院赣西有三处，第一东固后方医院，伤兵约百余人，医药充分，医师缺乏，伤兵生活颇好，亦安于医院，第二处在永新（不在县城），约有伤兵二百余人，医药充分，医师缺乏，伤兵生活颇好，亦安于医院，第三处延福，医药缺乏，伤兵生活颇好，因延福在三四五几个月中均在武装斗争中，常使伤兵恐怖，伤兵的生活都特别优待，各处政权[及]群众组织均随时派人去慰劳，一般伤兵士兵也感觉快乐，只有恐怖反军进攻常在一般士兵心里存在，尤其是延福，但均未被敌攻击。因敌也不知，而在敌将到时也特别有准备，所以后方医院都安全。

三、土地问题

1. “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均分配”

赣西南对于土地问题凡是建立了赤色政权的地区均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均分配”的原则，而且不论反动派的家属、豪绅的家属，只要在赤色政权下能遵守赤色的纪律而且不应杀的，一律平均分得田地，孤儿寡妇老弱残废大小男女均一律平均分得田地，分田是以一乡为单位，因为曾经已有一县或一区为单位分过均感困难，如永新过去以一县为单位分了很多的时期都分不好，劳动力为标准在安福也分过（江汉波同志主张）（现已被特委改为平均分配了）也感觉困难，平均分配容易办，群众也欢迎，只有富农才不满意，但在赤色政权下也不敢如何的反对，平均分配每人分得七斗田至八斗田为普通。

2. 平均分配的益与害

平均彻底分配的好处，能干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而且对革命有决心不[?]能彻底破除农村封建的经济基础。

平均彻底分配的坏处却比益更为多，消灭了农村阶级基础，因雇农平均分得田地并且于革命的前途有阻碍的，尤其是将来革命的转变上必然发生很大的困难，并在目前给予了群众两个不好的认识，第一是：“平产主义”。到西南的农村中去同农民群众谈话，只要留心一听“平产”二字是很普通的，就是有些苏维埃政府的对联也刊上“平产”二字，在莲花县委负责的同志（胡波）他更说在未达到社会主义以前均产主义是最好的过渡的主义；第二群众认为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但不多不普通，只有在北路的少数群众是如此讲。

3. 分配土地发生的弊病

同志要分好田，政府负责人要分好田或者多田（因为要请人耕种）如分宜的一乡政府（地名忘却）是如此，如经过的地方与带路的农民谈话十个中至少有九个如此讲，因带路多为雇农佃农，他们谈话中表示非常不满政府，因为他们在政府不敢说话（因地主富农的把持），还有几个佃农（在分宜一乡政府住宿与农民谈话中得来的）说“未革命以前佃田来作还可以勉强敷衍生活，现在得的田不好，本来分得的田作来就不够吃，还没有不分田以前好”。永新孤儿寡妇得多分一半，因为要请人耕种，不多分则不够吃。即不平均（永

新负责人如此主张而且执行)。

纯化的农民有如此讲：“不革命的也分得田地，我们革命的也是得同样的田地”的不满意的话。

雇农分得田后感觉无耕种器具的困难。

分配土地后有荒田的，有辟田的，有增加生产的，有减少生产的，荒田减少生产为少。

4. 土地税

还没有进行征收，因今年分田为最多，还没有得到实际利益，今年秋收后即普遍征收（即征收法看西南政府的土地法），但现在还没有作普遍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我到西南即要他们目前就应开始广大的土地税的宣传教育工作，到秋收征税更顺利的进行，他们答复：“土地税的宣传与教育工作目前即开始是对的，但农民刚分得田地，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恐怕引起农民的不满”我离特委时同他们特别讲过，不知道他们现在开始进行宣传与教育工作没有。农民并认土地是政府的不是私有的。

5. 竹木

西南出产大宗竹木，大部为地主富农的，在安福最初是采取买主出一百元，地方、政府各得一半，买主一半交与吉安的地主，一半交到山运树时交与政权，这似乎是地主与政府共有的，我认为不应当如此，要他们没收地主的由政府拍卖（以上的竹木现在已经完全没收拍卖，在安福可以收入几十万），其余非地主的抽累进税，反革命的亦没收拍卖，但这样一来又生出一问题“买竹木的人都不敢十分来买了，因为恐怕运到吉安又要被地主要竹木价”，及后我又同他们讲低价拍卖，不知以后实行如何，假如这一问题解决好西南可以增加经济的大批收入。

6. 我对于土地问题的一点意见

(1) “平均分配”我不赞成，因为容易使群众走到均产主义的道路及不正确的倾向，而且消灭了农村的阶级基础，对于将来革命转变有很大的阻碍，在西南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至群众大（多）数的要求是可以的，但必须指出这一错误使群众明了这一错误是不正当的，不然即成为农民意识的尾巴主义的，因为我们不能领导群众提出正当的要求，群众自己才提出不正当的要求，我们又去满足他的要求。

(2) “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可以的，但我觉得采取“共耕”为最好，因为可以养成“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精神，至于“留公田由政府雇工耕种，提高雇工待遇”这一方式固然是好，但目前的政府是斗争的，是不能够办理大规模的农场生产事业，我觉得“共耕”比这几种方式都好。

(3)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一切土地”这两个方式都可以用，但要看当地情形来决定，假如土地集中中农很少的地方是可以采用“没有一切土地”，在土地不集中中农多的地方绝对不能采用“没收一切土地”，只能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这一点不充分的意见不知是否正确请详细指示。

我在西南即主张“共耕”西南都不赞成，因为他们认为唯夺取群众的方法是“平分”又快又好又彻底。

四、苏维埃

1. 苏维埃的组织系统：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下面有，中路办事处，西路办事处，北路办事处，南路办事处，各办事处下面即县政府，区政府下为乡政

府。

中路办事处——纯化区政府，中鹄区政府，水东区政府，儒林区政府，东固区政府，富田区政府，泰和县政府，万安县政府，永丰县政府，临[宁]都县政府，乐安委员会。

西路办事处——永新县政府，莲花县政府，茶陵县政府，口县县政府，吉安西区政府。

北路办事处——吉安儒行区政府，坊廓区政府，吉水县政府，峡江县政府，新喻县政府，分宜县政府，袁州县政府，安福县政府。

南路办事处——兴国县政府，零都县政府及赣南全部（因我记不得县名，假如有地图我可以指出得清楚）。

在县区政府下面即是乡政府，即是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单位，在有些区政的范围比较大的地方也可以设办事处，如吉安西区政府之下有五个办事处，因西区地方广大人口有十余万。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内部：赣西南代表大会产生人民委员会产生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产生常任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由农协由革委而苏维埃只有万安由农协而苏维埃，因万安曾在大革命时建立过苏维埃。

在常任委员会下面设秘书处，经济部，保险部，军事部，裁判部（记不清楚，没有实际建立起来，只有秘书处是建立起的），交通部有赣西赤卫军总批挥部，赣南赤卫军总指挥部，赣西总指挥是曾炳春，赣南总指挥是肖大鹏（西南特曾将政府组织法寄存到中央，谅想中央已收到）县区政府都差不多。

2. 各级政府的产生：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是去年十一月间产生的，在今年二七联席会议后召集赣西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改为代表会议，产生赣西正式苏维埃政府，在今年三月赣西南特委召集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下各级政府是由代表会议产生的。只有各路办事处是由西南苏维埃政府委任的，各级的办事处由各级政府委任。

除西南政府外，还有一省苏维埃的筹备处是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但是形式的，没有工作，至于省苏维埃的成立，准备夺取了吉安在吉安成立。

3. 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斗争分田地，废契约惩办土豪劣绅反动派，向富农斗争，办学校，办合作社，办理粮食的互相的救济，赣西南政府已把东固银行扩充为西南政府的银行，在兴国县城永新县城设立分行，银行在群众中的信仰很深厚，又办有赤色邮政（因特委感觉各级党部关系的不密切，交通关系没有建立好，常使特委寄到各级党部的文件遗失，所以决议建立赤色邮政，使政府党部均便利），成绩也还不恶，在赤色（区）的绿色邮政还没有废除，而且保护，因为要同白色区的交通关系，又办有红军学校约三百余学生，又办有赤卫军干部学校约七八十人。水新县政府办有缝衣工厂，东固阜田也办有缝衣工厂，阜田修有一伟大的列宁堂。

县政府最好的为泰和、吉水、永丰、兴国，区政府最好的是延福，却能实际领导群众斗争而且也只有这些政府在群众中认识比较深厚，永新县政府亦然。

赣西南各级政府的代表会议都没有形成，只有上面指出这些好一些的政府人民委员会是能干按时开会，代表会议都没有做到，西南政府因委员经常

的不足半数，所以会议也有形成（原句如此——编者注），主席曾到来上海理事，也就无人。什么事都建立秘书长身上，我到了西南才以委员中的肖同志（工人）代理主席，但肖同志也不能十分精于政府工作。所以还是大部事情建立于秘书长，可以说是建立于特委，因为好多事情都由特委决定，由政府执行，有时由特委就执行了，政府不过名义而已，因政府全不成不能经过政府会议。

4. 群众对政府的认识：赣西南早建立在河东，所以赣南群众对西南政府有相当的认识，我到西南后特委迁过河西，西南政府也迁到河西，因此赣西的各级政府也有与西南政府发生密切关系，群众亦因此而有认识，至于各级政府在群众中有深厚的认识的，如延福、纯化、阜田、东固、永新、吉水等政府大多数的政府，群众并不认识为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如象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有什么纠纷即到政府里去解决，有些群众实际叫政府为局，如我经过安福的桑田，我问农民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不懂，结果他答复我是“局”设在某处才带我去，就要他带我到局里去，路上我同他解释他才明白，这是因为对苏维埃宣传的不够和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又如经过儒行吉水的部分地方见到山上许多竹木都砍了，古树都砍了（因古树为一般群众认为有风水与神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砍伐的，在过去），及后我调查其原因是恐怕政府没收他们的山，现在砍了自己还可以得到，在这里又可见到群众对政府的认识了。

5. 党与政府的关系：各级政府都成立有党员，由各级党部指挥，但是政府不健全的很多，党团不健全也很多，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会议议决通过执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党部代替了，就是西雨政府也是好些，所以引起政府人员的不满意，又如儒行区党部我实际见到的就是杀，一与党无关的犯人都要来问过党部，党部说杀，由政府出一布告就杀，还有更小的日常事情农民都要求来党部决定，因此使群众认识党部而不认识政府，这因为过去各级党部大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愿意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所以及后派好的同志到政府里工作，就觉得受处分，所以我考查确实如此，好多同志不愿到政府工作西南政府秘书长同我谈话也是如此，我到西南时曾指出这一错误。

6. 政府经费的来源和开支：目前土地税还没有征收，经费大部是出于打土豪劣绅和没收赣河资本家运输的货物，如粮食军用品洋油和木排的捐款等，其余的不没收，经费的开支，全赣西南是没有统计，也没有预算，就是西南政府也没有决算预算，一月开支多少都是不知道的，不过西南一般的负责人经济观念比较薄弱了，不过内中也有少数洋财观念，金钱观念浓厚的。

7. 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十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地主富农西南是注意了这问题，而且实际的开始这一工作，现在赤区边块的政权比较还存留有一小部分，在赤色政权久一点的则可以说是肃清了，群众对于肃富农地主的认识要算是延福，因延福曾经开除了富农中的一二人，开除后即跑到反动队伍里带反动靖卫团来进攻赤区，因此群众恨死了富农，所以延福对富农斗争特别厉害，在西南对富农的斗争加紧首先要称是北固〔路〕，我到西南先到北路特加紧了这一问题，现在西南整个的对富农斗争都加紧了，因为破获这些反动组织大多数为富农，要肃清这些反动组织也只有加紧反富农地主斗争。

五、工运

西南的工运在城市除赣州城有少数外，吉安城市里从去年破获后，从未注意吉安的工人运动，在袁州也只有工人同志，并没有去组织工人群众，在赤色政权下的市镇和县城工会都是普遍的建起了的，但是这些工会都没有多大的作用，尤其是已经建立了赤色政权的县城里的工会，更没有作用。在西南工会中比较有一作用的是吉安西区永易市的工会，有三百余工人，其次要算吉安纯化区的陂头望工会的工人。

工会的组织县总工会，下面即区工会，分工会，西南没有工会，区工会分工会是普遍的组织起了的，只有袁州在外，至于总共有几多会员从来是没有统计过，是不知道的。

土地的分配有一些工人也分了田，因分田的生活比做工的生活好一些，因为有些地方减少工资，如永丰减理发工人的工资，东固减少铁匠工人的工资，也有些地方工资的加高，引起农民的不满。

学徒的生活是改良了，过去学徒不得工资，学徒的工资被老师扣去，还要替老师作家常事情，现在学徒也得工资，不过在学徒所得的工资中，以一部给与老师，而且年年跌减，并且不为老师作家常事情，因此老师不愿意带徒弟了，即带徒弟也不尽心教育徒弟，青年学徒有青年学徒联合会的组织。

在赣州吉安袁州这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人虽然渐次的减少，目前赣州城约有一万工人，吉安的约有七千余，在袁州除城市几千外，农村有煤矿工人，总共有万余在下冬有二万以上的工人。

雇农工会，在我未到赣西南以前，从未谈及雇农工会的问题，我到赣西的北路即与负责人谈了这一问题，于是开讨论会，在讨论中即发生一问题，“土地平均那里还有雇农呢”，结果我也是认为没有雇农了，但在平分了土地的，过去也有是雇农的，革命性为最强，所以我主张把原有的雇农组织起来，所以在北路的雇农工会算是普遍的建立起来，即收到了特委的讨论结果也是如此执行，不过特委增加了佃农有雇农意识的也可以加入雇农工会（这是特委刘士奇王怀两个同志主张，我却有一点怀疑，刘士奇同志说列宁曾经在什么书上说过是如此的，我又没有看过这书，所以没有反对，我现在还是怀疑这一问题，请示）现在西南也算普遍的开始建立了，但现无统计，虽然建立，但雇农工会的工作还找不着什么组织系统是雇农分工会，雇区工会，在全县总工会中设雇农部，雇农分工会的会员得参加区工会下面的分工会（我现在觉得雇农分工会雇农工区会，雇农县总工会再在全县总工会中设立雇农部而且雇农工会的会员不应参加分工会），在讨论的时候有这样一意见：“雇农工会组织系是单独，但可以参加分工会，因雇农除了他单独组织又可以在工会里面起领导的作用”。所以如此决议，因为西南关于职工运动大都不了解，我自己对于职工运动也是不明了。

西南职工运动为什么有这样不好的结果呢？是因为西南有这样的理论和主张：“吉安赣州袁州并不是产业区域，并且这些城市是为农村而设的，假使农民三天不上街，城市里的人会饿死，不象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假使以这些城市来领导农村是不能够的，只要在全国是几个大城市领导就可以的”。因此有城市工作的线索也不去设法建立，所以吉安一直到如今还没有组织，我到了西南指出这严重的错误，他们是承认是工作缺点之一，因此农村的工运也大不注意，只是有名的建立一些工会，同时他们说：“农村的工人比农民坏，不革命”，我调查的结果，确实有一部分的工人是如此，因为工人生

活没改良，就是增加一点工价，农民不满意，甚至于有些地方还减少了工人的工资，确实内中有一部分原来就是不好的。

六、妇 运

西南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设有妇运工作会员会，同时各级政府都有妇女参加政权，但多属形式的，因妇女的文化落后的原因，在去年土地分配后，北路政府成为男女的恋爱场所去了，现在西南的妇女也有很大的进步，比较去年则好得多了，最好要算永新的妇女（因为全是大足）大多数均能参加作战，与男子同样的，其余如富田安福的一部分均能参加武装斗争，不过极少数，因小足多，至于送信带路侦探，步哨在西南只要是强壮的妇女，均能作这一类的工作。

党内的女同志，虽然没有得到各地的来统计，据我所知道的来估量也不见得多少，如永新劳动妇女最多而且大多均能参加斗争的女同志的发展只有十余人，延福女同志有一百余人，其余的地方东固、吉水、阜田、纯化、儒行比较的有一些女同志，但也不见多，因过去西南都没有注意到女同志的发展。

七、济难会

济难会在赣西南有部分有组织，现在还没有成为有系统而普遍的组织，只有在赣西的北路各区各县都有济难会的组织，并有一北路济难会总会，在赣西南是没有总会的组织。

赣西的济难会在群众都有深厚的认识，因为近来吉安水东区，吉安坊廓区，儒行区，吉水县，延福区，安福的道浦区，崇文区，峡江的一部分，都遭了白色势力的严重烧杀，被难的群众有六七千之多，由各处的济难会有组织的济难只有吉安儒行区的济难会把儒行避难群众各给以两元大洋，各自散去（这是为作济难工作的人不知如何作法，因为没有见过济难会的章程，我在北路时也无指示济难会的工作，而我自己也没有作过济难会的工作，只知道是要争取广大群众的，不是慈悲性的），因此一部分群众得此两元大洋非常不满意，没有得到的更不满意，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把两元大洋用完了就没办法了，我知道这一严重错误（正在斗争紧张时期）马上派人想办法把一部分群众聚集起来，我同北路行委的负责人与儒行坊廓等区的负责人去开会，说明中国革命的现状以这次暂时失败的原因，并指出难民的出路和济难于难民应有济难方法，于是群众的革命精神勇气又恢复转来，马上即要他们区委把内部组织起来，政府把外部组织起来，妇女老弱的留在后方，强壮精干的上前方配合新式的武装参加斗争，后方群众由济难会每天每人两百文伙食费，并能作什么的分配他作什么，前方作斗争也由济难会每人发两百文每天的伙食，这样一来紊乱的难民，于是有条不紊的，而且他们非常高兴，并且在斗争中可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北路经过这一次济难以后，各地群众对于济难会都有深厚的认识，济（难）会确实能干争取广大群众，尤其在农村中武装斗争局面的时际，在农村里真不可忽视这一工作。

八、党 务

1. 组织系统：赣西南行委：——A. 中路行委——吉安纯化区，水东区，阜田区，东固区，吉水中鹄区，泰和县委，吉安儒行区。B. 西路行委——永新县委，莲花县委，茶陵县委，遂川县委，郝县区委，吉安西区委。C. 北路行委，——吉安延福区，儒行区，坊廓区，吉水县委，峡江县委，新喻县委，袁州县委，分宜县委，安福县委。D. 东路行委——永丰县委，临（宁）都县委，乐安县委。E. 东河行委——兴国县委（其余忘记地名，假使有地图我可

以写得清楚)。F. 西河行委——(亦同上)。

北路中路东路即是过去的赣西特委，西路即是过去的边界特委，东西两河行委即是赣南特委划分的。

2. 特委本身的组织及其负责人：特委书记刘士奇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王怀(学生)，组织下建立，A. 组织科，B. 分配发行科，C. 调查统计科，D. 教育委员会，E. 巡视员三四人，秘书处李白芳秘书长(学生)，秘书处下设有(1)文书科，(2)印刷科，(3)交通科，(4)经济科，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陈婉如，(劳动妇女，李白芳的老婆)军事委员会，书记曾炳春，工运委员会书记肖道德，农运名实都无。特委机关一个支部，特委的常委刘士奇、王怀、肖道德，曾炳春(工)、刘天干(农)、刘曾是李曾二同志来上海后，我到了西南才与他们补充起的，特委本身的常委开会没有一定的时间，都是看工作紧张与否，假使工作紧张，一星期有三四次的常委会，在平时至少每礼拜一次或两次会议，这是在今年三月代表大会后才如此的，在代表大会以前会议都无形成，就是刘士奇一人唱独脚戏，至于各部科会议以及特委机关支部，自我到特委均能按时开会，与他们分工建立各部各科后和实际工作。

特委的巡视工作过去都忽视了，我走以后才督促派有几千(原文如此——编者注)到各路去巡视。

特委与各级党部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而且各级党部没有整个的报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我到西南即指出这一错误，于是特下一严重的通告于各级党部，在我离开特委以前，特委接着了中鹤东固两区的总报告颇详细，假使西南能得各地党部都能按照特委的通告和报告大纲详细报告到特委，西南整个的组织现状以及其他状况都可以明

特委与各级党部不密切的原因是由于交通关系没有建立交通网，特委也没有派巡视工作，督促工作，现在建立了赤色邮政，上下的文件关系很密切。

1. 中路行委书记毛泽覃(毛泽东的老弟)，此人于是可以，不过是寒虐疾的干，高兴时即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气，而且怕负责。

2. 东路行委书记金万邦。

3. 西路行委书记周高潮，保守观念非常浓厚。

4. 北路行委书记郭承祿政治上进步，在几个行委书记中要算是第一个。

5. 东河行委书记黎日晖政治上的进步也很大。

6. 西河行委书记罗寿兰。

特委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办了好几期的训练班，各级党部也经常的开办训练班，由此在西南的下级干部算是造就了一些贫苦的工农，不过训练班的方式采取泛入式为多，而且每期学生的程度相差不齐，所以授起课来非常感觉困难，还有是含语不同，因学生多为农村中挑选来的，能够授课的人都不是本地人为多，所以学生听课也感觉困难，还有是课程，事前与学生的参议缺乏，教课人也缺乏，我在特委时曾上了一期的训练班的课，我采取启发式的教育，结果学生了解得多些。

北路在三月中旬，白色恐怖严重，武装斗争紧张，以至于把吉水全县组织儒行全区坊廓全区延福的外延一部，延福道浦区崇文区的一部，峡江新余袁州的一部组织倒台；至于倒台的原因经特委行委会议指出，组织上失败的原因，组织不坚强，富农的背叛，各地党部中心工作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没有与政权的扩大同时扩大，同时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占领党的指导机关，所

以一到斗争严重的时期各地党部与政权都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逃跑主义”如峡江新余坊廓儒行的政权党均是听说法敌人来了就逃跑了，有时跑了才知道是谣言，有时实际敌人还距离十余里路远，并不设法领导群众斗争，因此政权在群众中的印象非常的不好，而群众因此动摇，所以反动统治的守望队非常的快，即在吉水儒行坊廓道浦崇文，峡江新喻袁州的一部成立了，还有是敌人力量大，烧杀厉害，又适逢农忙时期，农民的私有观念浓厚，还有是过去赤色区域的扩大采取打门式（今晚到你村里来打门要你加入，不加入即晚要来捉人烧房子）的赤色恐怖的发展，发展以后又不去建立党的组织，还有是男女问题，在去年分田以后都为太平天下，革命成功，于是大讲其恋爱自由，所以在去年北路的男女问题非常普遍，在这一过程中引起农民的反感，但在政权下又不定，在今年守望队成立后叛了的农民非常恨这些妇女，所以对于妇女取同样的残杀，在蒋阎作战牵动赣西的反军，以后各地的守望队作了一次的总暴动（因为守望队成立后，一般被压迫加入的守望队要受种种的虐待和种种经费的负担，因此群众对于守望队有深厚的认识，同时北路行委这些逃跑出来的数千难民选择可以回家的要他回家发展组织，一面时时用赤色武装去捉守望队，杀其首领，优待群众，加以宣传），结果得到很大的胜利，把失掉的组织完全恢复，而且扩大赤色政权，扩大了党的组织。

在这斗争的过程中加紧对富农地主的斗争，开除了大批的犯了逃跑主义（大多数是富农）的党员和政权的负责人，引进了大批新的干部。从斗争中造出一批新的群众领袖，组织上也有同等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北路的农民群众对于地主富农认识非常的清楚，因为开除的富农地主即跑到反动派里面去领导反动武装，来进攻赤区农民群众，已知道地主富农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在北路的各地组织没有 AB 团与改组派的发现，因为组织从斗争中建立的，而且 AB 团改组派多为富农与小商人。如西区永丰兴国对地主富农斗争不深入，所以有 AB 团的组织，在我们的组织里面破获出来，又如永新的八区和城区破获改组派的组织（考〔拷〕问的口供在永新的赤军里都有几人，在永新的红军学校也打进了两三人，永新城区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的）都由于组织的不严密对富农斗争不深入，这些地方的破获大都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只要富农斗争的更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从组织内完全肃清，不过在富农斗争中也有借公报私的，如西区发现一次，在团的组织上发现，在富农斗争有更改登记的，如自耕农在登记时填为本自耕农，介绍入组织比较最多，不批准。

党内的赤色恐怖是因为解决四大党官（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的方式取得不好，群众党员均大多数生疑，及后党政权才发广大的宣言，提到各级党部讨论，才比较好一些，但是在解决四大党官后，好多同志调不动工作，因一调工作即怀疑自己有错误是受处分，还有一原因是各级党部都没有十分说服精神，同时又是加紧富农斗争的时期，把开除的反动富农来枪决，还有一原因是刘士奇同志没有说服的精神，时常有不满意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还有“枪毙”的话语，我到北路即指出这一错误，严重纠正，离开赣西时比较好一点，但还没有肃清。

西南组织上保守色彩非常浓厚，尤其是西路，当北路斗争危急时曾写了好多信给西路要西路由西区向吉安进攻以牵动敌人的进攻北路，结果不仅不执行，而且连信也不回一封，大有关门唱太平谚的气概，就以西路的工作来如遂川宁冈两县的都没有建立起来，完全没有向外发展的精神，特委特别召

集了一西路工作会议严重指出西路的保守精神，并大调动西路的负责同志，又如西路所领导下的莲花县委，莲花县城已经夺取了半年之久，但政权党部均不建立在县城里去，但我离开莲花后听说县委政府只迁到城外附近，还是没有迁入城里，如西路与北路安福县的信要他们的工作发向七都山里发展，安福县委保守非常浓厚，还有上山的精神，如县委政府还在无群众的山里，有群众的平原大村庄不去建立，我经过安福县委参加他们的会议指出这一错误，又吉安西区委政府，在山里去建立一个后方，又如袁州县委建立在离城九十里的一大山，五军把袁州攻下后找县委找了几天都找不着，就是西南特委过去也建立在阜田，所以他们的组织终久是于原有的赤区去发展梅花式的白色区域。同时西南是采取“伴着发展”“推进”两种方式，单看这个方式也就带了保守的色采，同时有这样一个观念：“把吉安打下后再向樟树发展”同时发展的大多方式采取以赤色的武装配合赤色群众向白色区进攻，也有少数的地方是建立秘密组织再以赤色武装和群众去建立赤色的政权，因此白色区域的工作和城市的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决定去建立，吉安城市的工作完全形成了放弃，并不是吉安无法建立，是有线索有方法，就是监狱的工作都有方法可以建立，而且吉安的工人在去年失败后也还有自发的斗争，如在去年十二月时码头工人挑洋油烧万寿宫，今年染布工人反对守夜，至于樟树南昌的组织，我到了西南，西南各级党部设法去建设各级党部也只有通告而已，并没有坚决督促执行。

支部：延福丁田支部大会我参加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反军以团兵力为一纵及各地集中的武装一战，群众回到了村时开的会议到有二三十同志，女同志有六七人，大多同志都能发言而且正确，并且在会议中有几位农民同志提出一很好的意见：“这次我们的逃跑无组织的散漫的，以后我们应该有组织的走，并且女的应走在前面，男的强壮的应在后面，并且应当参加斗争”，结果这一意见成为支部的决议（这次逃跑是出于仓促所以群众非常的紊乱），特委的机关支部比较还能按时开会讨论。（有一部分支部书记或者是政府的委员自己觉得特别高人一等，不参加生产，在北路为甚，已加以严重的纠正。），发言都还好，缴费也能按时。

儒行区的支部除了几个区委附近的支部好一些外，桐树坪支部潜山支部外，其他中心支部除桐树坪一个支部外，其他支部就不知道（这是我参加儒行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的组织报告）。

各种会议：各级党部的会议除支部不能普通的按时开会外，特委至区委均能按时会议，而且大多数党部每礼拜都有两三次会议，活动分子会议都有开，我在特委，特委曾召集好几次活动分子会，但都是特委和我作报告就占了很长的时间，讨论很少，延福我也曾参加了好几次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与讨论所占的时间都差不多，所以大多数的同志都能发言，而且大多数的同志都能想出一些实际的办法，这样的方式比较报告讨论少，同志们得到的益处更多，在北路区县的联席会议比较重要而关于北路整个工作的大多是在区县联席会议来讨论决议，至于支部联席会议在延福是经常有开，其他地方大多不能按口开支联会，党费大约多不能按时缴纳，延福吉水比较的可以收到一大部。

党团：党团大多不健全，因为好的同志多不愿意到政府里去（如儒行区委常委决定他参加下届区政府并当主席，他不愿意，我同他谈了一次话他才认可），因过去党部不十分愿意把好的同志参加到政府里去，多半是受了处

分的同志参加到政府里去，所以各级政府的党团都不健全，不能解决问题，大小问题都要党部解决，因此形成党部代替了政权，所以有些地方群众对党部还比对政府的信仰好。

军队里面的党大多不健全，尤其是这些地方武装，则因才扩充不久。

党的组织赶不上赤色区域的扩大。

党员：全西南我根据赣西南第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统计共三万余（不确），在三月份约六万余人，在这几次打吉安武装斗争中有一倍多发展，现约共有十余万党员，至于成分无从统计，各级党部无详细报告。

群众：也没有统计，以水新五万余武装（梭标土枪）群众可以调动参加武装个争的，莲花县有三万余武装，武装群众可以参加斗争的，以这两县来推及西南十余县的估量可以调动参加斗争的群众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万有多无少。

西南可以调出来参加其他待委或者学一期的训练班可以参加省委的干部人材，1、北路行委书记郭承祿（知）。2、东河行委书记黎日晖（知）。3、永丰县委书记胡益寿（农）。4、李文口儒林区委书记（农）。5、丛允中（知）特委委员两河行委特委的特派员，此人可以当省委秘书长之职。6、刘天干（农）特委委员，此人我在特委时已决定，因省委发生问题没同来。

九、宣 传

宣传：在赣西我所经过的地方标语画壁都很普遍，在普遍中找着一些右倾的宣传如：“绝对保护小商人”，在莲花发现“保护小资产阶级”，赣西北路西路中路都有，但很少“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均分配”，北路西路中路都有但很少，我因对他们指出：“保护小商人”是可以用的，“保护小资产阶级”不能用，只要池在赤色政权下不反革命不失为苏维埃的公民之一。“平均分配”这一标语不能用，因我们不能提倡平均分配。还有“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因有些地方自由恋爱引起了封建残余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民反感，所以我指出不作为宣传的标语。至于婚姻问题我们也不要提倡绝对自由，我们也不要禁止，只要在不妨害我们的工作。

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不够，还有许多的农民对汪张幻想，就是党内同志也还有不明白的，如儒林区区委向特委作一报告称张发奎为同志，湖南湘东的群众有一部对张发奎也有幻想。

反帝宣传反军阀混战的宣传都不够：尤其是反帝没有联系到地方的实际问题。

赣西南的宣传普遍，宣传普遍的方法很有进步，如发明河流宣传，制许多的木板写上宣言标语放在各处的河流里，即随流水流到吉安以及他处去了，空中宣传制一孔明火灯，把宣传品系在灯上听他飞去，有时吉安的对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里去。

刊物：特委有红旗有政治通讯，各级党部都有刊物，在西南非常的普遍，不过在这些宣传品中文字还没有十分的阶级化，只有五九攻打吉安，纯化区阜田区告前线的群众书真作得好，通俗切实滑稽煽动，是一位农民同志作的，没有一个看了不兴奋的。

政府的宣传工作与党差不多，刊物同样的，各级政府都有画壁也普遍，最普通的要算是红军的标语，随处墙上都五六尺大的石灰写的标语，大家写的字都写得好而且公正。

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传很普遍，因为在五一各地在大雨中都

开了广大群众大会，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在五卅起以后各地召集广大群众大会庆祝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这一宣传比较深入群众（因不知改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所以没有更改）。

夺取湘鄂赣的宣传也很普遍，而且发动了群众和群众的勇气，援助全国总同盟罢工的没有大注意，只是写有一些标语，所以群众没有多大注意这一问题，而且没把这一宣传联系到实际的宣传上面去。

夺取吉安的宣传在群众中很深入、尤其是纯化、阜田、水东、中鹄、延福等区。

我对于西南工作的一点意见

西南工作可说农民意识的工作，因我看了中央新潮以后与西南的工作对照是西南很需要的是纠正西南右倾的工作路线的最好东西，不知中央曾寄与西南没有？假使没有请中央设法寄去或派人去巡视传达中央这一新的精神。

西南处处地方都表现很浓厚的农民意识的色彩，因此而有許多右倾的倾向以及保守的浓厚观念，在没有江西省委之前，中央应当派有比较明了新的路线与策略的同志去负西南的责任，不难把西南的一切错误纠正过来走上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同时在江西省委未恢复以前，可以同中央直发生关系，还可以同长江政治局发生关系以便于接受新的路线，以及策略的转变，并把刘士奇同志调换工作，因他农民意识太浓厚（王鹏飞可以在他病好派去西南负责）。

我对中央的建议

1. 江西省委应当迅速恢复以统一江西全省革命势力指挥是更有利于革命，并且在恢复一定要与湖南湖北省委发生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密切关系，对于一省或数省首先建立政权的前途更有利，恢复江西省委可以调西南与东北的农工同志中的进步分子到中（央）受一短时期的训练即参加省委，但必要在这些叛徒中不能认识为最好。

2. 中央同各地的关系应当很密切，不只是省委，即省委以下都可以与中央建立交通关系，以便同中央发生文件的直接关系才能更迅速的得到中央的精神，因好多地方省委同下级党部的关系都非常的不密切，所以中央的路线和策略变更了很久他们还不知道，到知道的时候中央又转变了，尤其是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建立政权的，首先有可能省分更要特别的密切。

3. 技术专门人材，中央应当特别注意培养，因为在暴动上必不可少的，就是现在各地政权的扩大军事的扩大技术人才感觉非常的缺少，如电报，开火车，开轮船，开军舰，驾飞机，打大炮，架机关枪，开汽车等等的技术人材，不然将来有这些东西也不能用，如广暴时一样，就是在西南有迫击炮机关枪，除了少数一二人外都不能用，还有修理种种机械的人材也要注意。

4. 江西 Cy 省委书记欧阳昆已来上海，他曾经背叛革命，使江西工作受莫大的损失，他此次来上海一定是负有使命的，一定还要加不利于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当调查设法把他解决，以保障我们组织。

我个人对中央的要求

1. 指出我这一报告里面的工作错误。

2. 派人同我谈政治、组织、苏维埃、土地、军事、职工、济难会等等问题，使我明了各种工作新的路线与策略。

3. 请中央多给我以刊物通告政治通讯国际对中国工作的指示，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决议案给我看，以使我工作上的进步。

4. 我的工作能力薄弱，请求中央调我作下层的工作，尤其是杀望在斗争紧张的地方下层工作，使我得到更多的工作经验，于整个的工作才有益处，不然是有妨害的工作的，自然是不有益的妨害，或者是调我到城市中作一作工人的工作。

5. 西南工作会议的决议请给我一看，以使我明了中央对西南工作的布置。

刘作抚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完）

最后还有一问题：“在攻打某一城市，在这一城市的附近数十里的农民我们没有领导的力量，在攻打城市时即自动的起来无组织的参加想进城市去发洋财，是不是准他们进城？”在五军攻下分宜时即准其进城，但进城后则把全不问贫富先抢劫一空，有时还乱杀乱烧，五军因得了这一经验打下袁州即不许进城，同时向他讲演并说明不许进城是因为敌人武装还没有完全缴得，恐进城受误伤，并马上没收一部分东西分给他们，但在当晚约一千余人爬进城来抢劫了数十家烧了房屋，军部马上派人来制止无效，继派武装弹压无效，并枪弹压士兵的枪，士兵以正当的防卫向空中开枪示威误打死一农民群众即镇压下去了，但引起了农民的反感，此次的农民有数万并影响到次日的筹款，以后再逢有这样的事是如何处理，请给我们指示！

一九三 年七月二十二日

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组织情况军事情形及其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中央。

1—5 (略)

6.五、八、十六各军围攻长沙，已于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八时占领长沙。闻在来到长沙之前，已围白军三团之罗，现红军已到长沙，何健军队惊恐异常，何健本人向宁乡沅江益阳逃窜，现何健四路总指挥部驻益阳，有往岳阳的消息。何健的军队极不愿打仗（一方面受红军的政治影响，一方面受官长的虐待，又不发饷），何健非常恐慌，不敢向前追去，有瓦解的可能。

7.红军到长沙时，省委已派学限牧民两同志到长沙指示工作，决定红军向湘阴，岳阳、宁乡方面进攻。同时省委令南、华、安、益、沅各县举行庆祝红军胜利的示威运动，骚动敌人的后防。

8.省委决定将湘赣边特委取消，正式成立湘东特委，以张启龙、石青、袁湛生等为常委。（1）启龙为书记（前例阳县委书记），指挥浏阳，万戴，宜春，莲花，萍乡，安源，醴陵，攸县，茶陵，株州等县。（2）以平江县委兼湘北特委，以李宗白同志为书记，指挥平江，临湘，岳州，湘阴，修水，铜彭等县工作。其理由如下：（一）湖南干部人材缺乏，尤以湘东为最，若将边特取消，健全平常平江县委以县委兼湘北特委，可以指挥湘北各县。以前边特负责同志可调一部分到湘东，可以健全湘东特委，又可调一部分到湘中湘西工作，对于工作人材方好分配，全省工作才能平衡的建立起来。（二）鄂南各县已归鄂南特委指挥。赣北的各县，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立赣北特委，湘赣边特的名义在事实寿命不长，不如早点取消。（三）把边境特委的名义，把边境的同志，把边境为中心的倾向，上山主义，可以打消，好使湘北工作向中心城市发展。

9.省委决定以湘鄂赣边境的红军独立师集合乎，修、口桐、岳各县的赤卫队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以胡一鸣同志为军长，孔荷宠同志副之。十六军的任务是帮助湘北各县的农村斗争，解除湘北各县地主的武装，向长岳路及长沙发展。召集浏阳，万戴，宜春，醴陵，萍乡，茶临，攸县，莲花各县赤卫队，及安源纠察队，编为中团红军独立团（约五六百枪），其负责入由湘东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独立团的任务，帮助湘东各具的农民土地斗争，解除地主武装，向长沙发展与湘北取联系，同时向湘南发展。益阳，沅江，临澧各县现在正组织赤卫队，发动游击战争。

10. (略)

11—12 (略)

湘委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通令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

于×江本政府

——动员广大群众坚决打下吉安并举行庆祝攻克长沙胜利——

红军第三军团配合湖南工农群众攻克长沙，灭消反军四团之众，实行全省暴动震动武汉，威吓南京，牵动江西影响全国，震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辗转混战的大小军阀，亦正在惶恐发抖，手忙足乱。这是何等的伟大意义啊！现据水东、俘吉侦探报告吉安情况：邓英部确已开下一团到南昌去，尚留一团在吉，此外有马合的清匪四五百；又据西路报告，凤凰桥敌人和警卫队已退守孤城，不敢轻出。并闻我第一军团已于八月十六日晚攻克南昌，虽未证实，但必有可能。试看吉安的动摇恐慌，更显而易见。我们在这种形势下，务必动员广大群众拿下吉安，这是毫不容缓的加紧我们的宣传工作，坚决领导群众猛冲前进，一鼓而拿下吉安，响应各军团军事胜利，会师武汉争取全国胜利。若谁迟疑不决，怕打硬仗的，即谁就是惧怕斗争的机会主义，亦就是反革命了。同志们！努力啊！积极的前进勇猛的冲锋，八次的会攻吉安誓死要拿下来。

兹将攻吉的布置分配于下：

(一) 攻打吉安的总攻击令，定八月二十七日早晨举行，廿军须在二十七日以前赶到。

(二) 工农群众须坚决的英勇的猛攻，要下吉安去打，非攻下吉安誓不退兵，不宜专依着军队，表现军事投机。

(三) 北路须调精勇的工农二万人，配合计军二团向真君山猛攻，逼近吉安。

(四) 西路调精勇的工农二万人(可就调来会掺的)，向曲瀨猛烈前进，冲进天华山，逼近吉安。

(五) 儒林赤卫队，少先队，全体动员，配合青年干部学校猛攻神冈山，相机渡河直下吉安。

(六) 富田调一千精勇的赤卫队，快来水东，配合水东赤卫队向吉安逼进，以防堵截吉安的水东沿河溃退的敌人。

(七) 纯化调一千赤卫队在滩头、张家渡一带，兴国独立团开水东，配合富田水东群众猛力攻吉敌退时严密堵截。

(八) 泰和工农群众，仍然担任堵截赣州马昆残部的责任，万安行动照前。

(九) 南路、东路行动照前决定。

(十) 举行庆祝攻克长沙胜利，十一次会攻吉安群众大会。在前线的赤卫队，可在作战地简单举行，但要注意提出中心问题，在最短期间内割切发表，供以切实宣传鼓动。至于后方群众还要轰轰烈烈的举行大规模庆祝群众大会，以资鼓励。

(十一) 在总攻击以前，须召集各种会议。如红军。赤卫军。赤卫队等，须召集大队长。政委以上会议，区政府须召集乡政府主席联席会等。尽量加紧宣传鼓动工作。

(十二) 注意长期各部工作，发动四郊农民起来斗争并建立政权。

(十三) 交通队。担架队要特别组织健全。

(十四) 各地如有能派去吉安的人，或能找到吉安城内熟人的同志，去

切实计划，在猛攻时内应。

（十五）作战时，应注意在火线上高呼口号。

各级政府接此通令后，希迅速遵照执行，万勿延误为要。切文此令 × ×
× 苏维埃政府。誓死拿下吉安！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委员长曾山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通令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三军团快要到来，迅速充分准备争取吉安八次暴动胜利，以便进攻九江、南昌，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

顷接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批挥部来信，据之十二天后，第一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株。夺取吉安、樟株前后，要解决扩大红军问题，要调动计军、什二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已派毛泽东、朱云卿（朱德）前来传达总指挥部意见，因此在常委会有下列解

决：

(一) 积极准备攻吉工作：

(1) 担架队的组织：担架队是作战最迫切的工作，必须要有系统的组织，每队设队长和政治委员各一人，每三人为一付，每付为一班，五班为一排，五排为一队，每队要负责人切实负责。

(2) 前方担架队的组织，切实组织担架队共一千八百名，分为二队，每队六百人，实行分配到各军随军到前方工作，西路组织一队，北路组织一队，中路组织一队，直受各军部列官处指挥。

(3) 后方伤兵站及担架队的组织：后方须设立伤兵站。每站内设登记科（登记伤兵多少），疗治科（和伤兵上药），给养科（为伤兵开稀饭及开水等），输送科（筹备粮米等），每站并设站长及政治委员各一人。

伤兵站在北路的桐株坪。固江各设一站，北路总站设塘东。西路在庙前、高塘圩各设一站，西路总站设永阳。

后方伤兵站，每站设担架队一百付，每三人为一付，每付用两根竹杆，以麻绳穿长网形，以代替布的担架，应用比较简便。伤兵站的担架队，直受伤兵站的输送科指挥。

(4) 冲锋队的组织：冲锋团务必组织三团，每团六百人，三营为一团，三连为一营，三排为一连，三班为一排。西路组织一团，北路组织一团，中路组织一团。

(5) 冲锋队带的东西：冲锋队应带长柄柴刀（准备砍铁丝网的木杆子），锄头（掘壕），马刀、挖深锄（挖壕）。

(6) 冲锋队的任务：切实与红军士兵配合冲锋前进，帮助红军挖战壕破坏铁丝网等项工作。

(7) 响导队的组织：响导队组织四队，每队五十人至一百人，须找吉安附近五十里内大小路途非常熟悉的可靠工农组织之。

(8) 粮食处的组织：关于粮食问题，北路桐株坪附近设粮食处一所，西路在石坪附近设粮食处一所，每个粮食处内设委员会，管理一切事务，如筹备米、柴、油、盐、菜等。

(9) 交通问题：关于交通问题，须通知各地来前方参加的群众，每人带干竹竿（长一丈五尺）一根，以作电杆。并派人到各处采买铁丝以作电线。指示路杆竖在大路旁边，指示工农群众不要毁坏我们自己的电杆，并告知各处伤兵站、粮食处等的所在地。

(10) 廿军行动问题：廿军须赶快回来集中，担任打下吉水，以断绝吉安交通和粮食出路，使吉安限于绝对孤立的地位。

(11) 廿二军行动问题：廿二军迅速集中，调一精锐部队直向抚州前进，

威胁南昌，留一半在赣南争取赣州暴动胜利。

(12) 西北两路以及中路各县区。组织青妇慰劳队一百五十名。儿童应尽量挑选参加慰劳队。政委、委长等负责人；须选愿接近群众的同志担任。

(13) 备站慰劳队，各级政府应具备牛乳、罐头、食品，果子等，以作慰劳伤兵的东西。

(14) 西、北、中路参加随军作战的少队，每队应参加四百人，占赤队中十分之四。

(15) 扩大攻吉宣传，此次发动群众，动员攻吉，事前要召集各种群众会议，说明目前革命形势与拿下吉安的意义和任务。使每个群众明了。同时各路要普遍组织宣传队，四出宣传。并要准备一切宣传品，启发白色区域的工农群众和鼓动前敌士气，使得迅速拿下吉安扩大〔大〕政治影响。

(二) 迅速集中红军独立团：

(1) 已经编制的按期快来集中：

已编制的红军独立团，以儒林、纯化、泰和、中鹄的独立团，定九月二十八日在横江渡集中。各团须向伍中豪同志接洽（伍中豪同志在横市负责）。

西、北两路的独立团，决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日继续开×××集中，请不要误期。

其余各地的。东路等已编好的，必须赶快来集中。唯南路另有派人前来指示。

独立团已编入妇女战士，须抽出编到红军预备队去工作。

(2) 没有编制的，坚决依照前次的决定去赶快编好集中。

除已经编制的独立团外，必须坚决的继续执行前所决定的数目，赶快编好送来集中。谁不积极进行此项工作，谁就是对革命怠工。请特别努力啊！

(3) 调工作人员三百名送第一方面军分配工作：所要调的人员，必须在区政府以下负过责的活动分子，略写识写文字，对革命忠实者及进步的贫苦工农分子。接此通令后，七天内送来，以便送交前方分配工作，兹将各地决定应调人数如下：

泰和十名。万安十五名。红军学校四十名。西路六十名。北路三十名。南路三十名。东路十名。水南五名。水东五名。纯化八名。

一军团在九月三十日可抵桐株坪，攻吉的时间就要到来，以上各项关于攻取吉安，万分迫切需要。各级政府接此通令，望迅速讨论执行，充分准备，切勿延误，是为主要。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委员长曾山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陂头

赣西南特委报告（摘录）——八次攻吉安、五次攻赣州的经过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吉安、赣州是赣西南豪绅地主的大本营，是赣西南经济政治的中心，是南昌的门户，是赣河流域的枢纽。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为着要响应一、三军团进攻九江、南昌，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为着完成赣西南地方暴动，开展大的局面，为着要根本消灭赣西南反动余孽，因此决定八月廿四日坚决的举行八次攻吉。五次攻赣。这是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转变农民意识保守观念的开始，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

“正时当着一军团猛攻九江、南昌，三军团攻下长沙的时间，鲁胖子急电要调邓英去救命，马昆得鲁急电调下南昌，我廿军在石城打败赖世琼，敌杨映智残部退回赣城待援，广大群众盼红军到临。这一切都是表示敌人退弃孤城坐以待毙，快要灭亡的事实”。

湖南省委最近工作报告（摘录）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

报告中说：九月廿九日，长江局发来的信及文件均已收到，李资生亦于十月二日到此间。

（一）关于党的工作：目前湖南工作的布置与武装暴动的组织，于八月廿八日省常委讨论决议发出第二十一号省委政治通告，并讨论布置以下几个中心区域的工作：

“以醴陵为中心的湘东各县，组织号召广大群众，继续湘东地方暴动，发动安源及株萍路工人政治罢工，发动株萍路沿路农民暴动：断绝株萍路交通、调动广大群众向浏长路及株萍路发展。已指示湘东特委积极布置一切工作，并派人去株萍路组织铁路工人。这一暴动区的中心，已有广大的基础，必须完全实现。”

除此，尚指示长沙及其附近各县，岳州为中心的湘北各县，常德为中心的湘西各县，衡州为中心的湘南各县等地区，坚决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暴动，影应红军攻打长沙。

（二）目前湘南党的组织情况：

湘东特委：

浏阳：党员 3787（人），支部 228（个），区委 18（个） 万载：
（县委）党员 2115（人）支部 134（个）区委 6（个）
莲花：（县委）党员 1011（人）支部 100（个）区委 5（个） 攸
县：（县委）党员 46（人）支部 5（个）
醴陵（县委）党员 440（人）支部 45（个）区委 3（个） 萍乡：
（县委）党员 400（人）支部 35（个）区委 5（个） 茶陵：（县委）
党员 300（人）支部 32（个）区委 5（个） 安源：（特区）党员 54（人）
支部 4（个）

上述党组织以浏阳为最好。（湘南特委依然失掉联系）。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七日)

中央：

士奇自去年五月奉使命到四军工作，因交通阻隔遂留在赣西工作，“二七”会议又以三特合并，决定士奇任书记，在这一年来的工作，没有得到中央省委的指示，特委常委不能形成，士奇卓疏的结果，错误是很多的，此次要算是一切错误的总和（在坏的方面），在好的方面说“是一切实际工作的结晶”，现在所报告的是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一年来斗争的经过。

第二，群众的组织情形。

第三，土地问题。

第四，苏维埃问题。

第五，红军地方武装问题。

第六，统治阶级的崩溃及其最后的挣扎。

第七，党的情形。

第八，二全会议的经过与士奇问题发生的原因。

第九，对西南工作的意见，希望给士奇一个详细的谈话，讨论上有这些实际问题，同时允许一个较详细的口头报告，这不但士奇个人得到大的进步，亦即目前急须要解决的迫切问题的一个材料的供给。

赣西南斗争之一年

第一，斗争的经过

1. 第一时期——开始斗争时期：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全到攻吉）至十二月。

（一）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国际帝国主义唆使国民党军阀借口收回中东路事件进攻苏联的严重时期。全国军阀混战，走向复杂化，尖锐化的开始（蒋张之后准备蒋阎大战）。滇系军阀下台，湘系军阀登场，鲁胖子高叫“拿湖南的屠杀经验来肃清江西的共匪”有计划有步骤的分途进攻革命，所谓“分区清剿匪共”拼死命来拉拢江西地主阶级的民团，一致镇压劳苦的工农群众。（自然他们本身有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赣西南方面则有如下的形势：

A、统治阶级进攻革命的步骤分为：第一步消灭城市工作，第二步围攻红军游击队，镇压农村斗争，第三步用改良欺骗政策消灭革命斗争。（成光耀说，首先要大杀一顿镇压凶焰之后，才能收抚——剿抚兼施一三），第四先赣西后赣南。

B、西南两特委机关先后被破获，城市工作，遭受严重的打击。C、红军二四团在赖村（兴国境内）被白匪打败，离开了赣西南，到赣东游击。

队第三纵队（即第三团）在延福一带，被湘系军阀再三围攻。

E、党的组织，因为少特书记曾道懿叛变，在城市的党和团的组织完全垮了台，党特的组织打散了，当由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同志指定党委组部刘士奇代理书记，并代表特委的组织执行工作。

F、当时群众，因为秋收斗争胜利之后，勇气尚继续的保存。（工人农民都是如此）。

G、统治内部冲突非常利害，如“湘滇客籍军阀的相互冲突，客籍军阀和地主阶级自卫团的冲突，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冲突”。

(二) 党在当时的路线和策略：要说党的路线，首先要容许将当时党内一般现象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说说：

1. 赣南偏重城市日常斗争，放弃农村的武装斗争，即把“日常斗争放在第一位，武装斗争放在第二位”。

2. 东固区委，则大规模的规划建设，说是民权主义的阶级[段]已经完成，应该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放弃了当前的斗争。

3. 一部分同志则谓军阀混战，到了告一段落，主张分开游击工作，甚至有感觉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定，势必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是黄官的意见为代表，当时特委组织，不久牺牲了)。

4. 特委的负责人，则坚决的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崩溃，全国军阀混战的发展，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当时举出很多的具体事实)。

5. 江汉波(省巡视员张口口)口头上在两种意见中动摇不定，实际上则倾向右的机会主义方面，如特委申斥东固建设主义的口头左倾，实际是取消了当前斗争的右倾极端，同时大力纠正一般政治估量不正确的右倾观念的错误。江汉波站在一种调和的主义立场，来右盼左顾(事实曾屡次报告过，后面或许再说一点)。

在此情形之下，党的策略和工作的布置，确实是非常艰苦，经过了极严格的九牛二虎之力的斗争，才得到下列积极进攻的策略与斗争的路线。

(一) 开始分配土地：在秋收斗争胜利之后，工农群众尚有勇可贾的前进，如抗租抗债，得到胜利的地方，农民不断地打土豪，放哨，组织农协(吉水，儒行，泰和，纯化一带是如此)。在二全会提出彻底解决土地的主张(经过了一个剧烈的斗争，黄宜反抗起草人刘士奇的意见最力 结果 照起草的计划原文通过)在东固赤色区域的腹地开始分配(没收一切平分，理由说后面——第九项)这一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收获和胜利。(事实详后)。

(二) 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群众的组织，有农协，有约会，有革命委员会，有苏维埃(东固)，组织的名称极不统一，如是召集了赣西临(时)工农兵代表会议，产生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此次会议的意义有下列四个：(1) 统一和扩大苏维埃组织。(2) 彻底分田。(3) 扩大红军其统一赤卫队的组织。(4) 扩大斗争，传达党的政治任务到群众中去，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各种决议案不及细载)。

(三) 扩大红军：二、四团回了赣南，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名目繁多，同时地方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都是各自保守一隅，时常为着过界打土豪引起纠纷(即甲地到乙地去捉土豪，乙地的赤卫队起来反抗)如中鹄，白沙与纯化东固之纠纷 等，当时特委主张把所有的红色武装，统一编制，扩大范围，集中指挥，并积极的向中心区域行动“一切斗争向吉安逼进”，恰好罗炳辉带约八乡联防靖卫队，在特委领导之下，反正过来，编为第五团，延福的第三纵队，编为第三团，零碎的如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太，永丰等游击队编为第十纵队。(后编为第五团，罗部并入第四团)，在临时苏会之后，共编成红军第六军(即现在的第三军)。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为政委兼军书，二三团编为第一纵队，四、五团为第二纵队，永，宁，莲等赤卫队，及西区游击队为第三纵队。(西游，后未编入)，开始是以旅的名称，柯武东，罗炳辉等分任旅长，李文林，曾炳春，刘作述等分任政委书记，不久即改称纵队，赣南方面，亦先后成立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等纵队，赣东(东路)亦有永丰，宁都，南丰等游

击队，亦加以整理，赣西各地的赤卫队（有枪的叫特务队）中的特务队，亦同时继续成立（赣南的即现在的计二军，赣西及赣东（东路）的即现在的廿军（详后）言之，即土地，政权，武装，同时并进为党的斗争路线及主要任务。

（四）扩大斗争（地暴）积极进攻吉安，为行动的总目标，当时攻取吉安的四个主要口号是：（1）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2）武装反对军阀混战（这两个是中央二全会议后的党的两大任务）。（3）推翻湘系军及江西地主阶级的统治。（4）消灭赣西的反动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其余都是配备当地群众的要求的鼓动口号，如“要争取分田胜利，就要打倒吉安去”，“要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就要”，“要消灭豪绅地主反动派，就要”，“要有盐吃去”，“要不放哨”，“要安居乐业”口号，当时这一“打吉安”的行动，争取了广大的群众，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开始发动时，不过是东固，延福各一万，泰和几千群众，中鹄，纯化，儒林等处都没有群众组织，在打吉安之口号下，中鹄区的农民，自动的组织加入攻吉安的有一万（一个土豪造谣，谓共产党今晚打吉安，一天晚上农民跑了五千到吉安对岸放土枪示威），泰和，纯化，吉水，儒林，儒行，西区等处，各组织几千，一万，几万，或上十万的群众起来打吉安杀土豪，赣西地主豪绅在乡村跑得精光，永新，莲花，宁冈一带（即边特所属）的群众，也受攻吉的影响，积极的夺取县城完成地方暴动。

当时的统计，群众的组织，由三十几万的数目，发展到八十万，（边南除外）。

（五）党内的斗争是积极的反对右倾思想，例举许多事实，并发行《政治通讯》指出一切右倾路线的错误，传达各地的斗争消息，“当时江汉波闻有响导精神，纳〔勒〕令停刊（其实他自己完全是走的响导报的路线），结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并扩充了范围和编付〔篇幅〕，分对内对外的两种。”和党的一切政治主张，这一时期有如下的：

（1）统治阶级，由动摇到崩溃，吉安城市，陡然增加了十余万土劣地主（自然有些是土劣的家属），不但赣西的成光耀吓得不敢动弹，即江西的鲁胖子，及全省反动派都屎尿流地发慌，可以说是动摇了全省的

一切反动集团，加速了江西整个统治阶级的崩溃，请兵的电报如雪片的飞扬于南昌南京吉安赣州一带，乡政权大部（十分之九）由地主阶级夺到工农手里来了。

（2）群众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化，猛烈化，红军赤卫队革委，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先后成立，到处举行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得落花流水，政权，土地，武装三者同时并进，即分田，办苏维埃，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赤卫军<特务队>赤卫队等），最有趣味的，喊一声“打吉安”农民把手里的农具丢掉，拿起武器就跑，无论男女老幼都兴高采烈的参加。

（3）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的张贴，“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

立

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陡然提高起来。

(4) 在党的组织方面，亦有很大的发展：最好的现象是一大部分干部，能团结一致在特委的路线之下斗争，前之所谓要求调动工作，动摇不定的，均积极起来，数量上亦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当时统计），不过在党的基础上，干部的成份上，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布尔塞维克的组织精神，思想上，行动上时隐时现的表现出机会主义取消观念于斗争上通到“二七”联席会议，由江汉波代表爆发出来了，如：“主张红军分开游击，大讲土地革命的理论（空洞的先宣传而后组织的彭述之主义的方式），以不赞成群众要求的平分土地”“阻挠了农民的热烈的土地斗争”“苏维埃成立太草率”“专门清谈组织主义放弃了政治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引起当时一部分在斗争落伍的怠工的分子不满意指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如说刘士奇不应兼苏维埃的常委，中巡彭清泉同志（即潘星元同志）勾结特委书记刘士奇狼狈为好等一类的笑话，说特委负责人政治分析大乐观，“江公开说刘士奇对打吉安的主张是盲动主义的倾向”），作一个总的解决。

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开始是敌人采取进攻革命，党“积极进攻”的策略卒使敌人“转攻为守”，在主观方面，由消极冷落，“防御式的进攻”中，到了猛力的积极的进攻“转客为主了”——在开始一节，事实上是“敌主我客”，处处是被敌人攻击，我们是站在一种应付的被动的地位——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开辟了赣西南广大的剧烈的斗争局面，建立了广大群众的政权，和一切斗争纲领。2. 第二时期——确定斗争局面及斗争路线的时期：“二七”联席会议到一次大会——

(1) “二七”联席会议的经过及其收获：A、“二七”会议及其组织状况的经过：正是赣南斗争剧烈，党内悬着许多实际重要问题急待解决，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辩得严重的时期——表面好似江汉波同刘士奇的争论，实际是党内所表现的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四军前委，到了赣西南，五军亦到了赣西，尤其是四军前委带了许多中央指示（各种通告）及闽西经验，到赣西南工作，如是在吉安肢头（特委所在地）举行四、五、六军，西、南两特委联席会议——先是前委召集在东固举行，时间二月十号，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故提前举行。“二七”会议的组织：到会代表，前委代表团毛泽东，熊寿琪，宋裕和，西特代表李振邦（士兵），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六军委代表黄公略，王如痴，刘士奇，姚起华（士兵）五军委代表黄公略，刘士奇，（因赣河阻隔，彭德怀，肤代远不能过河，自五军委来信大会委托黄刘的）及西特所召集的扩大会的代表，各行委中心县区委负责同志，CY代表团，以及六军各纵队负责人，苏维埃党团李文林等四十余人，江汉波亦以省巡视员资格参加，推至曾刘为主席团，一共开会三天，讨论了政治，土地，红军，党的组织，苏维埃等重要问题，一切实际问题，都在这一会议解决。B、“二七”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以下的几点：（一）在政治上确定了西南斗争的路线，（1）承认过去西特大约政治方面是正确的。（2）攻取吉安的行动是对的，估计全国形势到了革命高潮之门前（国际和中国的大概都是根据中央六十号通知）江西有首先夺取的可能，赣西南地主阶级到了崩溃的末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名字好象不是这样的）。（二）在土地问题上，除了修改赣西临时苏维埃的土地条例外，根据闽西及前委在各地调查的结果，定了一本土地法（已寄来中央，兹不详述。）（三）武装问题，承认扩大红军编六军是对的，不过对于地方武装，赤卫队，特务队等组织，都是依

照以前特委所规定的，没有详细讨论。

（四）苏维埃问题：大概的指出（1）苏维埃的建立，不是很斯斯文文齐齐整整出来的，为了斗争的需要，群众的要求，草率点粗俗些不要紧，（2）苏维埃是领导斗争的红旗，不是坐着谈建设问题的，（3）赣西临时苏维埃，是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不是江汉波所说的“太草率”。

（五）组织指导机关：第一，将中央指导的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区的斗争指导机关，四、五、六军成立军委，受前委指挥，指定毛、朱、曾、刘、潘为常委，彭黄为候常委会，各军负责同志及闽西，东江，湘鄂赣边赣西南等特委都有负责同志参加，第二，特将赣南赣西，湘赣边界三特委合并为一个西南特委，刘士奇仍为书记。六军委则调陈毅同志担任书记兼政治委员，李文林仍任西苏府秘书长兼党团书记，赣西特与边特，本在五军委及西边两特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中巡潘星元同志指导之后因江汉波反对未正式宣布建立办公机关，在“二七”会议才决定三特合并。

在“二七”会议主要的意义，是打击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取消思想，开除了大批的地主富农，（并决定枪毙四大叛徒，郭士俊，罗万等）使党的路线走向布尔塞维克的精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但他的缺点，对于雇农工会工作问题，没有详细讨论，又政治的估量，还不够，以致“深入有余，扩大不足”虽然决定四、五、六军合师攻取南昌吉安，结果没有实施这一决定。

群众的斗争，在“二七”联席会议以后，特别地猛烈与扩大起来，因为群众迫切要解决土地问题，在会议上限期责令各县区委负责同志去领导分配完毕，农民有了田地，对于苏维埃，红军，赤卫队的一切工作，更加踊跃的进行，即党内的干部，都一致的积极的起来，但当时还是偏于赣西一隅，赣南方面的斗争影响，尚未扩大起来，继续举行了一个赣南工作会议。

C、第一次大会经过：在“二七”会议之后，继续开了一个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上十天，对于一切实际问题，比较“二七”会议要深入，更具体，到会代表七八十人，有卅余县的党的组织，计讨论的问题有：（1）夺取江西全省进攻南昌为总的斗争目标。（2）经济问题。（3）城市工作，雇农之问题。（4）军事问题。（5）士兵运动。（6）农运。（7）职运。（8）土地。（9）政权。（10）济难。（11）妇女。（12）青运与CY。（13）党的组织等问题。其一切内容，大概已详政治决议案，已交李文林，刘作抚等带来中央，兹不再及。大会正式选举×××等委员十七人为组织新的特委，刘仍任书记，曾山为苏府主席，李仍任苏府秘书党团书记，此次大会，得到很多中央文件（前委转来的），最重要的如：开除陈独秀等取消派的通告，给了大会反取消主义的理论上，教育上很大指导，加强同志们政治上的认识，又值“三一八”纪念，广大的群众大会之下完成。

3. 第三时期——地主阶级反攻及斗争普遍深入时期，一次大会到第四次攻击。

（1）赣南斗争的开展：一次大会，赣南代表到了很多，广东南雄亦有代表出席，会议上给了南路极大的帮助，代表回去后，赣南的斗争，非常猛烈的发展，他们曾经号召广大的群众围攻赣州，亦如攻吉安一样，把敌人困死赣城，各县先后暴动起来，计一次大会后，光复了八九个县城，分田，办苏维埃，赤卫队，红军，游击队，亦蓬蓬勃勃地爆发，与赣西渐趋平衡的形势，赣南地主阶级，陡然奔跑于赣城，广东，井冈山遂川一带逃命，金汉鼎

残部，六十八、六十七两团，吓着不敢越雷池一步，各县靖卫队（地主武装）削弱了很多，大部集中到赣城死守。

（2）赣西的地主阶级的回光返照：在群众斗争剧烈，同时因举行代表大会有些负责人离开了工作地，反动派乘机反攻，组织 AB 团，守望队，红黄学会（一种迷信的组织，运用符水麻醉农民来杀红色区域的群众和红军）赤色区域有些地方，缩小起来，如水东，中鹄，儒林，吉水，延福、儒行，西区，永丰一带，几乎动摇了赤色区域的中心，当时的环境，恰好四军离开了赣西南，往东江闽西去了，六军亦开往湘东浏平一带，敌人方面增加了邓英部队，张辉瓒到吉安，金汉鼎到赣南，朱耀华陈雷两部到赣西，南昌连日开会商剿赣西南“共匪”。在这一时期，确实确实，敌人是反攻形势，当时党内亦发生右倾思想的危险，如东委胡同志看了四军离开，认为赣西赤色政权会消灭，对政治发生悲观，这种单纯军事观点，处处发现，还有一派主张要少开些会议，使农民多参加生产工作（因正值插田的时候），当时一种惧怕农民反抗的心里〔理〕，表现于一部分同志的行动上，六军一三纵队离赣，至少也是避免敌人包围的游击观念，本来六军一三纵队在白军四一团包围中，北路的很多群众被逐反水，投降地主阶级，组织守望队，捕杀共产党苏维埃的负责人员，这一环境中确实很困难，当时曾山，李文林，先后来上海参加会议，接洽工作，王怀在永新不能过河，丛允中在赣南，特委依然是刘士奇单人跳舞，苏维埃没有中心干部，党内右倾悲观的可耻现象，充塞了一般的工作上及各地的组织中，这一关键，如果取消主义者看了，至少要埋头搁脑潜伏起来。

当时特委的策略是：（1）扩大斗争，会合各地的特务队（有枪的）配备群众及党的力量第三、四次攻取吉安。（2）要多开各种会议，群众大会越多越好，党内的活动分子会议，党员大会，分途举行，（到过一千以上的党员大会几次）特委派人出席作政治报告，理论报告，工作报告，多开会议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斗争要放在第一位，生产第二位，第（二）敌人反攻时，只有群众的力量才能镇压下去。

（3）反对地方保守主义，当时有许多赤色区域，只顾个人自扫门前雪，不援助白色边境被压迫的群众，以致不能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使敌人乘虚而入。

（4）加强全国的甚至整个的政治宣传，即把各地斗争消息，向群众报告尤其赣西南本地及东江，闽西，两湖一带的斗争消息（工人消息，被敌人封锁很少），出版前敌日报（实际俗浅点），红旗（比较理论点）（党的机关报），传达各地革命胜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5）反对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一面很技术（苦肉计）的破获 AB 团的机关，举行大会示威，枪杀其首领，一面加紧宣传鼓动，AB 团第三党改组派，都是代表地主富农的东西，准许被欺骗加入的农民，到苏维埃自首。

在这一积极的策略下，确实收了很大的效果，第（一）扩大斗争：第三次打吉安，恢复了水东，儒林工作，打败吉水的红黄学会，赤色区域四围都有发展，镇压了敌人的凶焰，增加群众的斗争情绪，揭破了党内右倾观念的错误，洗涤了一般可耻的悲观失败情绪的现象，扩大并加强了群众的组织，深入了地方斗争。第四次攻吉安，第一次攻赣州（五月九日）的结果，把赣西南的斗争联系起来，造成了赣西南清一色的红色局面。赣江两岸的红旗，把江西的统治阶级送到棺材盖上去，鲁涤平电蒋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

岁小孩都是“共匪”，即在此时期，第四次攻吉安第一次攻赣州是赣南第一次最剧烈的斗争汇合，在政治意义上，不但是全省的而且动摇了全国统治，赣系军阀刘峙熊式辉等电蒋说“讨逆”固重要，“清剿”江西共党更加重要，振高同电蒋谓“鲁主席朝电说赣匪共己清，晚则躲住兵舰预备开炮”，急得统治阶级本身矛盾更加利害，鲁胖子三次辞职，张辉瓒，邓英与金汉鼎，鲁涤平间的冲突更加利害，兵士革命化，城市贫民的积极，反动队伍起了分化，许多在吉安南昌的土劣（比较小的）跑回来，到苏维埃自首，还有些托人请求把家产一概捐出，要求回家的。第（二）多开会议：红色五月，发了一斗争纲领，指示各地集中力量积极行动，群众大会开得很多，如“反AB团第三党改组派大会”“红五月的各种纪念日”“庆祝全国苏维埃区大会”“援助印度朝鲜革命”“赤卫队检阅大会”这一工作，加强了群众的政治教育、严密了群众的组织，行动多一些的开会多些的地方，一次有一次的成绩，尤其是特委直属党部（中心区域）到的群众，一次增加一次，如遇押田或农忙时期，行动时留少数人帮助出发人做工，到会妇女群众都全体参加，这一时期，妇女都组织起来了。第（三）反保守主义的结果，把武装统一起来，斗争指挥集中起来，将特务队扩大为红军，第一，二，三，四个纵军，即后改称的赤卫军，（甘军的前身）组织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下面分中路，西路，东路，南路，北路，等指挥部，干部人材也调了很多出来，经济也要集中，虽然这一反保守主义地方主义是以赣西南本位为出发点，没有站在全国革命胜利的立场下，其结果还不是很正确的（详后），但他的成效是不可忽视的，第（四）第（五）在政治上，斗争的经验上，给了群众很大的教育和认识，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这一时期的斗争，是巩固和扩大赣西南局面的最重要的关键，在开始是右倾思想的笼罩，机会主义复活，斗争失利的表现，经过了剧烈的斗争，积极的行动，才转变过来，不但扩大了红色区域，而且深入了斗争局面，如地主富农，AB团，改组派，第三党群众自动的破获AB党，捕杀AB团首领，争取了十余个县城，扩大了红军和群众的组织（计群众由百五十万到三百万，武装一百万以上），加强了党的影响和组织力量（由一万到三万）。

4. 第四时期——斗争的转变时期，四次攻吉，三次攻赣（五月至七月）

四次攻吉的收获，已于上述，这一时期是继续革命高潮前进的，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斗争的联系，党的路线的开始转变时期的工作有下列几项：

（1）特委机关迁移到西路的永阳，主要意义是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去建立西北两路的工作联系，并和湘东发生横的工作联系，同时去纠正西路的保守观念，布置新的工作路线，以便一致会攻吉安，因为过去的行动被赣河阻隔不能一致，这些计划，大概都已达到，曾举行西路工作会议，北跟工作会议，西北两路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

（2）第六次第七次猛攻吉安的经过，第六次是以赣西红军第十一，甘，四，等纵队（甘军的前身）红军学校学生为主力，配合了十余万农民群众，彻底的敌人四面包围猛攻剧战大半天，特委的指导机关与苏维埃政府，也在吉安的正面真君山指挥，破釜沉舟的誓必拿下吉安，结果因敌人的工事太巩固，我们的军事太差，力量的对比，我们的群众虽然英勇，但战具太弱，以致没有攻下，但亦得到了部分胜利，冲到吉安街上赵公堂，冲破了敌人的连哨，（因无援兵，被敌人反攻击退）缴了敌人的子弹，和死伤敌人甚伙，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争取了城市贫民的群众（有附近农民和城市贫民送茶水

到战线上去给红军吃，表示热烈的欢迎），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大商家，地主，军官的家属均向南昌逃命，在城（被迫的守望队）的农民冲锋跑回乡村，正在准备加以整理，再行动员反攻，第六军一三纵队，由湘东回来在路上遇着，遂决定七次攻击，以原来部队和六军为主力，群众减少了，七月一日拂晓总攻击，被敌探悉，在樟树调来两团人增防吉安，同时敌人早已准备，以逸待劳，经过了无数次的冲锋，死伤四百余人，敌人亦死伤四百左右，因为工事太牢，无法冲破，是役围了红军学校学生廿余名，损失了枪支四五十杆，但经这一猛攻以后，敌人只死守吉安城市，天天筑工事，修炮台，不敢越雷池一步，统治阶级更加崩溃，在群众方面更加愤恨，红军甘军正式成立，以曾炳春为军长，刘士奇兼政委委员军委书记。

将第廿纵队，十一，第四纵队及东路的卅纵队改编为一、二、三、四纵队，枪支二千余，同时四是回赣，在赣南将原有之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现编入三军，廿六，廿七，廿八等纵队，编成红军廿二军，以陈毅为军长，邱达三（农民同志）为政委，亦有枪支二千余，一共有五个纵队，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因赣州白军拖来一营人以上，打拨（？）了赖世琼（赖世璜的老弟）部，得枪二百余，赖为改组派，赖被农民活捉枭首示众，枪支完全缴在红军与农民手里，先后打败了很多靖卫团。

（3）扩大十万红军的计划及其工作，全苏区代会后，曾三同志回赣西南，得知扩大红军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如是决定扩大十万红军，卅个独立团（每团千人）七十团预备军，暂时不脱离生产，前方有事调去作战。独立团，是马上补充到第三，四，十二，廿军去，现在已经调动了几团围攻吉安，赣州，第一军团回赣后，当即补入，办了一大规模的红军学校，学生七八百名，培养红军的组织，群众对扩大红军，非常热烈的拥护与参加，各地举行以送红军去前方，优待红军家属（农民替红军士兵官夫家属作田）三五一伴，几十名一伴。时常到苏维埃政府来请求到前方去的，到处都有。

第二，群众的组织情形及斗争情绪

赣西南的群众，都是由斗争中组织起来的，“二七”会议时群众组织一百五十万，到一次大会，即有三百多万，现在有四百万有组织的群众，武装一百万左右，赣西方面，群众组织比较严密，赣南较差一点，但在行时，都是很勇敢的，群众的阶级观念比较强，痛恨地主阶级国民党军阀到了极点，同时能够受指挥。

群众对党的信仰非常好，因为党在斗争中能够起政治的领导，赣西方面中心区域，特委的所在地，组织上亦相当能起领导作用，尤其是党领导他们打吉安赣州行动中，得到非常大的成效，计算自攻取吉安到现在，群众总牺牲了将近一万，没有那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四百万群众的成分，大约是贫农百分之七十五、中农百分之二十，手工业工人百分之十，富农百分之五。

赣南方面虽然有些三点会洪江会的分子，大半还是农民，流氓成分在赣南也有些，但不多。

第三，土地问题

旧的土地分配，经过了多次的调查，及最近毛泽东同志在寻邬县调查（尚未印出，毛同志同我谈了一个大概）的结果（调查了二十天）地主阶级（包

括祠堂庙宇公田)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农民成分,贫农百分之七十,中农百分之二十,富农百分之十,因此证明没收一切土地平分是正确的(理由说在后面),赣西南有卅余县分了田地,都是没收一切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即田多的抽些出来,肥田要抽点给瘦田的),平均每人可分至少三担谷,至多十二担谷,五六担谷占大多数,二担的地方多半靠山,山上有出产,如茶、油、竹、木、柴火等类,少分点也不要紧,同时采取移民政策,如甲地乡田多、乙地乡田少,可将乙乡的人迁移到甲乡去。山林是否要分呢?山林在那些地方是农民依以为生的,如油、木竹等山,应该要分,俗语说,“近山靠山”“近水靠水”不分农民吃什么,如果是公共牧场及农民不愿分的地方,就可以不必分,池塘亦如此。

房子要分:土豪地主反动派的房子,赣西南大半都分给没有屋住的农民住了(这不是平分的),有些做公共场所,如学校,会场,机关等。

“分田分谷”:在“二七”会议决定分田不分谷(即谁耕种的,就归得田人收谷),从实际上看来、这早好了便宜了富农,因为分出夹的田,多半是由耕得多的富农手里拿来,不过分田分谷也同时便宜了少数不作田的流氓,流氓是经济地位低同时又是少数,因为应该分田即同时分谷。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在城市的不分,在乡村的分一半或补足他生活之不够,有些独立劳动者,不会作田,他自己不愿意分的就不分。

平分的理由是:(一)平分能够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二)平分比较快。暴动开始即可分田,主张以劳动力的标准的理由是可以增加生产,平分怕不能发展生产,甚至减少些生产,(妇女老幼不会作田,分给他们会荒废田地,减少生产)不知目前“争取群众”“发动斗争是第一位”发动生产是第二位,同时以“奖励生产”“强迫劳动”,如收成增加了,政府可给以优奖证,荒芜了减少了生产的,政府要警告他,限期提田,老实说,为了整个革命胜利,斗争的需要,减少了少许生产,亦是免不了的,农民自己得到了土地,少也是自己得着了,不还租给地主,在农民还是增加了生产,整个的社会,亦无大的危险问题,这是经过的事实。

土地税已经开始,各公益捐,累进税的形式,每五担谷以上,才抽百分之一,即五担谷五升,六担谷七升,余例推增加。农民踊跃输将,都晓得拿出给自己做事情用的,如扩大红军,苏维埃,办公及医院费等。

分田要快,打倒了地主,即要分田,不应太慢。

第四,苏维埃的各种问题及其现状

(一)苏维埃区域:有吉安,吉水,泰和 安福 永新 莲花 宁冈,宜春 新余 分宜,峡江,万安 永丰,乐安 宁都 南丰,兴国 雩都 瑞金 赣县,会昌,信丰 南康 大庾,上犹,崇义,寻乌,安远,南雄,萍乡,万载,遂川,石城,茶陵,攸县(现划归湘东指挥)等三十余县,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如综合赣东北(只隔着临川,金溪)赣西北之修武铜(可以联系)以面积计算,实占江西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一年来(是占领县城的)上面那些县城,曾经群众与红军屡次占领,或现在仍是整个的,或仅留了孤城,如吉安,赣州。

(二)赣西南苏维埃的建立:因特委的合并,斗争的需要,将赣西临时

苏维埃扩大为赣西南苏维埃，可设南路，西路，北路，东路，中路办事处，赣南现成立革命委员会，归西南苏维埃政府指挥，各县、区、乡，大概均成立了苏府，赣南尚有些是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正在成立苏维埃的政权。苏维埃的干部，在前一时期（第一，二时期中），大半为富农小资产占多数，现在是贫农中农占大多数，赣西方面比较更好，赣南区内的成分比较要差一点，富农流氓分子，亦有些混入了，不过正在反富农地主 AB 团的斗争中，由这一斗争可以转变到贫农手里来。

（三）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第一，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象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虽然被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但人民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除盐比较困难外，其余都能自给，盐亦可以买到，不过昂贵点，尤其是吃了便宜谷米，苏区两元钱可买一担，白色区要二十元一担，这样与未革命的区域比较，即相差很远了。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加入了苏维埃的，多半是赤卫队）少先队都能经常下操，农民的军事常识都能懂得些，没有操会散兵线的很少，扩大红军，没有新兵，农民一到红军，即会开枪及初步动作，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在斗争开始的时期——第一时期，许多小学倒闭，因为有些教师是 AB 吓跑了，有些是共产党的干部，要领导斗争，参加工作，所以都停办了，到了斗争局面一稳定，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不久由特委审查给苏维埃文化部翻印了统一的工农课本，但各县自编的仍有，都是一些革命的名词理论等材料，有些与过去安源的工人读本相仿，每逢纪念节的文明新剧，革命小调，都普遍的有，可惜我不长于文艺，不能记忆，不然也可以贡献点给普罗文艺的同志们，今年三月是大会的代表胡品等四同志被捕到吉安，狗刮法官审了很久，四个工农同志，言词流利，讲得狗刮民党的官吏无言可答，后来民国日报论文谓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他们都能使之讲得很多道理。鲁胖子电蒋谓赣西南，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是“共匪”，即此时期，较之白色区域资产阶级的学校和一般所谓提倡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的先生们喊了十几年没有半点影响，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证明一切问题到了苏维埃革命成功就有办法了。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胜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

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所谓共产共妻的鬼话的现象，农民要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用度，记得富田之陂下（乡苏）从前要卖出黄纸（敬神用的）两万余元，现在完全取消了，黄纸店也倒了，由此可知一般。

第六，没有盗贼乞丐：上海这些资产阶级的狗巡捕林立，盗窃扒手、乞丐到处发现，苏维埃区域，没有一个窃盗乞丐，晚上睡着无从关门，由西南到闽西，许多农民门上贴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的对联，这亦是确实一种事实。

（四）苏维埃区域的困难问题：第一赤色区域的剪刀现象问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过高，革命后相率加价，工商业品都增加价钱，农产品价格太低，如谷每担一千七八百，手工资要四五百，农民一担谷不能割两斤盐，因此农民感觉困难，小商人富农操纵谷价，如纯化区委区苏维埃决定五吊钱一担，结果没有人要，无形低到一千八百一担，工人涨价，农民反对，时常闹到苏维埃来，不过某一部分纠纷容易解决非是，主要的是要争取了吉安南昌赣州大城市才有办法。第一经济封锁，农产品不能流通，加以上豪劣绅将现金转走，赤色区域的腹地没有土劣可打，浩费甚巨，均感困难，公益捐只能供少许政府的用度，扩大红军及各项招待费，斗争费，实无法筹到，惟东固银行票币甚形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因乡村无铜元，银洋不好另用，所以苏维埃东固银行发行钞票另用（百文千文不等）。第二合作社协作社贫民银行借贷所，每县每区乡都有，但有少数合作社被富农小商人弄分营业性质，农民还是购不到便宜货，合作社需要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加入整理才行。第三反动封锁，得不到报纸，外面的消息，非常闭塞，看了中央的文件，红旗，通告之类，到赤色区域成了历史，申报亦很难看到，因此政治上容易走向保守及各种错误。第四伤兵要西药成问题：在赣西南的伤兵，大概至少有两千，医院设了很多，医官缺乏。西药更是大的问题，轻伤还可以用草药，（中国草医生乡村很多，治轻伤很快）重伤要开刀的就没有药，一天没有药，伤兵就会发生危险，这亦是比较困难问题之一，不过时常打仗可以去抢敌人的用。

（五）苏维埃与红军及党的关系：

（1）红军对苏维埃的关系，大体是好的，红军一到，苏维埃很热烈的招待，伤病兵在苏维埃留住有招待，有了假条无论何地招待膳宿，不过有少数不明了的，把苏维埃看作招待所，大多数还是拥护苏维埃，新成立的红军，对苏府更好。

（2）党在苏维埃，赣西方面能起领导作用，但以党替政权的形势的现象，在初发动斗争时是不更[？]的，到了苏维埃成立较久的地方，就没有了，苏维埃与党对立的亦有，如兴国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县委去要钱，他要查县委的账，说你们又用了，纯化区委与区苏维埃党团开始亦有冲突，不过在现在没有这些现象了。

（六）苏维埃的缺点：（A）各级政府均不甚健全，党干部很少，代表会议举行太少（中心区域除外），（B）没有举行过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C）苏维埃的经济不集中，下级有钱，上级没有钱，（D）苏维埃的斗争路线在群众中没有讨论，各事由党的一个决定交党团执行，（E）苏维埃发展不平衡，赣西已成立一半了，赣南有些地方尚未开始，甚至还有农协存在，革

委会都没有弄好的。

(七) 苏维埃区域的赤卫工作：(一) 赤色戒严，赤色清乡，非常严密，没有苏府通行证的，无论何人，不能通过，反动派的侦探；无法混入，赣江上下两岸，都有检查所，敌人很难通过，时常在船上捕捉大的土豪及搜索到军用品粮食等。

(八) 苏维埃区域内的青年妇女：都一致组织在苏维埃底下，(青年工作委会，妇女工作委会) 妇女不是单纯的系统组织，但为了号召妇女群众，苏府底下要有单独的领导号召机关(妇委或妇部)才能发展斗争，才能组织起来。

第五，红军及武装问题

(一) 红军：在赣西南发展的为第三军(前六军)第二十军，二十二军，这几军的内容，大概已如前述，现在要说的是扩大红军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及该红军的状况。第三军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有八九百枪，(现在或许发展了)，作战能力还好，遭遇战可以打两团以上，三团以下的白军，干部在上中级的军事还可以，第一纵队柯武东，二纵队罗炳辉，三纵队徐彦刚，政委，军部没有，陈毅同志调到二十二军任军长去了，只有政治部主任(毛泽覃)纵队政委：一纵李绍九，二纵王如痴，三纵刘作述，干还是干得，但不甚强，以下各级要算他，各军相差

不远，时常牺牲，下级干部比较很缺乏，三军的特点，是士兵成分，比任何各军要好，都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农民，和安源产业工人之一部分，

(八九百名失了业的)。

三军的党不甚健全，政治的领导不甚强，军委书记黄公略同志，对外是军长，又没有政委，确是忙于应付，不过同志都是经过艰苦斗争来的，

阶级意识很强，积极的精神是很普遍的，现在同前委一路行动，尚不成大的问题。

二十军是地方赤卫队(特务队)编成的，有枪二千五百支，已集中千余，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要浓厚点，不过在最近行动了比较好点，党的基础不好，同志数量亦很少，斗争能力战

斗力的精神还可以，如敌人出击，配备群众可打两团人，政治水平比三军还差得远。他的出路比较好，赣西方面有士兵补充及地方工作人帮助，因为廿二军还是带地方性的红军，最近攻取几次吉安泰和的，就是廿二军子弹不多。

廿二军在赣州附近工作，他是赣南各纵队编成的，战斗力也还不错，有五个纵队，已集中三个纵队，共有二千余枪，最近有大的发展，党的力量及政治领导，下级基础不好，军事干部亦很缺乏，士兵成分农

民占多数，有少数流氓及靖卫团过来的，现在解决了赖世琮部，并赣州拖来一营白军，枪支是有增加的，他的任务是完成赣南地暴，十月一号前同带一军团北上，据目前形势看或许不能很快的离开赣南。

(二) 地方武装：在扩大红军二十、二十二军以后，洋枪多半已集

中，只有很少数的地方，接近白色区域与敌人相持的还有些游击队，如永丰，宁都，南丰，石城，儒林，西区，宁冈等游击队，总共不到三百枪，其余都是土枪土炮，梭标，有百万以上随时可以调动，群众武装组织是赤卫队(梭标)赤卫军(土枪)行动时有运输队，担架队，拘捕

队，特务队，宣传队等组织。

(三) 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是廿岁以下的即加入少队，(因为卅岁以下

的，削弱赤卫队的力量，作战时赤卫队还是主力）在红色区域，普遍的加入了小队，武装有两种：（一）梭标，（二）木枪，童子团的组织，赣西的普遍都有木枪，小队和童子团大其不上卅万。

（四）群众对武装的要求特别迫切：地方武装，在附近白色区域的地方，不应绝对集中，在红色的腹地，可以不要洋枪，并且把精壮的农民亦可将枪到白色边境去，赤色腹地赤卫队（有枪的与没有枪的）经常助白色边境的农民斗争。扩大红军与武装地方，不能分开，在一年的经验，要扩大红军，只有同时加紧武装地方，给很少的枪支，可以成立大的部队，调出来给坏枪，可以换好枪，泰和游击队，编了一连人到第五团，给些坏枪成立特务队，不仅编了一支队到廿军，各地都是如此做的，正如剥养驼皮一样，削了一层又一层，如果完全绝对集中了，不但不能进攻敌人保障政权，即扩大红军，亦有妨碍。

第六，统治阶级崩溃的现状及其最后挣扎

赣西南的统治阶级，可以说是到了崩溃的末路，现存的是些残余势力，兹略述如下：（一）白军十三新师邓英部三团在吉安及十二师金汉鼎部马昆旅六十七、六十八两团（在赣州）只能困死两个孤城，他们内部非常复杂，“互相冲突”“士兵革命化”“官心动摇”邓英部有四五个月未发饷，据俘虏兵说，他们都不愿意打红军，六十八、六十七团更是崩溃到万分，几次兵暴，都有几连到十余连的士兵参加，因为机会主义领导，失败，但士兵群众完全还是革命化，经常派代表到红军来接洽，有士兵会的组织，现仍在继续发展，他们团营长相互间的妒嫉，猜忌，非常厉害，不敢出赣城一步。（二）地主阶级的武装，靖卫团多半跑到山上去（井冈山，枫边桐一带或死守城市，以待变化，少数靖匪，也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来扰乱赤色政权，据万安靖卫团总说：“过去共党失败，势力小，采用游击战术，现在共党得胜，我们失败了，也要用游击战术来才能保存”），赣南方面的，则死守土围子，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经常强迫农民修土围，吉、赣则修工事，完全是退守形势。（三）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日益破产，城市的商店，没有农民上街，闭门的闭门，搬走的搬走，吉安，赣州，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土劣（金汉鼎报告，吉安有十九万，赣州亦相差不远），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现在又跑回来向苏维埃自首，愿意将所有家产拿出来，请苏维埃不杀就是。（四）从前利用富农及封建关系，发展 AB 团的组织，现在则在反 AB 团、富农的示威下屈服了，所谓难民团，守望队，亦起了分化作用，许多被迫的农民现在都反正过来。

江西全省的反动政府，在经济上亦大减少，过去每月收入八十万，现在只收得七八万元，景德镇的磁[瓷]业过去每月有百六十万，现在只有十六万，统治阶级的财政经济到了困难的极点，白色区域的米，要廿元一担，赤色区域只两元一石，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统治阶级已无法挽救他们的垂死的命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希望军阀战争停止，仍想派大兵来清剿，或利用各种方法，破坏革命的组织。

第七，党的情形

赣西南的情形，在以前曾作了很多的报告交刘作抚李文林两同志带来，现在要说的是些很简单的具体问题：

（一）党的组织情形：特委以下有东，西，南，北四路行委（中路行委已取消，南西行已并入南行），行委底下有各县委，区委，同志成分农民（贫

农多) 80%，工人(手工业) 10%，知识分子及其他 10%，同志数目有三万以上，支部在赣西比较还能相当作用，但理论上，是幼稚的，赣南要差得远。干部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比较多，训练工作做得少，只办过两期训练班，一期党校，训练班是西特时办的，比较好点，党校因攻吉行动，结果成绩很少，开会时间多，但讨论政治理论问题很少，多半是些实际行动问题，党的组织发展太慢，因为：(一)赣南只有二千余。(二)赣西方面，有些党部怕 AB 团混入，握着关门主义。(三)党内的干部大缺乏，担任党的工作的，大半公开在苏维埃有职务，下级的组织人材，简直指不出几个。

党的主要危机，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地方主义的倾向，因为数量上，农占了大多数，同时干部职权还未落到贫农，农村无产阶级手里来。

经过“二七”会议一次大会的斗争，党的政治水平比较增加了点，但教育工作太少，一般的说来，还是非(常)幼稚的。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原因于政治领导的得当，组织上不能推动群众的斗争，所以西南党的唯一工作，是要健全各级的组织，建立支部工作，还有最大的危机是党在城市没有基础，不但白城没有，即赤色城市亦没有，即有亦是有名无实。

(下略——编者)

刘士奇

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

湘东特委：

九月来信，今日在峡江收到了，我们收到你们九月以前的信共三封，于十五日做了一个总答复，此信谅可收阅。

九月来信说中央、省委、长江局均有信给我们，并概已转送前来，但此间并未收到，不知兄处从何处寄来致误，念甚，（而）兄处抄留有底，望速复抄一份前来是盼。

新兵问题，你们本月底能送五千，最好不过，望加紧努力用宣传鼓动方法去征集达到以至超过此数，至于运送方法，你们应还与工农革命委员会驻吉办事处通信，我们在吉安，设了一个办事处，以毛泽潭为主任，以万首副之，内部组织后方委员会，毛泽潭为书记，后委的任务，是征调新兵，做衣服，对兄处关于送新兵事，应与后委通信。

总前委本月十七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对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觉得需要来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但这改良主义的政权的领导问题，决不能用和平的方法能够解决，最近的将来军阀战争，必有一场惨酷的爆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此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的，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这是几句简单的说明，详细解释请阅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信便知。一完一

第一方面军总前委

书记毛泽东

夜于峡江县十月十九日

湘东南行委关于党的组织统计
(一九三 年十月)

湘东南党的组织统计：浏阳： 21 个区， 267 个支部，党员共 6958 人。成分：工人 2262，农民 3869，兵士 164，知识 207，小商 40，其他 416。万载：8 个区， 169 个支部，党员共 3011 人。成分：工人 1234，农民 1118，兵士 59，知识 219，其他 381。萍乡（除萍北）：5 个区， 40 个支部，党员共 520 人。成分： 工人 200，农民 250，兵士 20，知识 20，小商 30。莲花：6 个区， 36 个支部，党员共 1380 人。成分：工人 146，农民 1102，知识 72，小商 60。茶陵：9 个区， 78 个支部，党员共 1865 人。成分：工人 199，农民 1472，其他 194。攸县：6 个区， 17 个支部，党员共 130 人。成分：工人 24，农民 42，兵士 42，其他 27。独立第一师： 17 个支部，党员共 280 人。成分：工人 20%，农民 65%，知识 15%。各县共计 55 个区， 624 个支部，党员共 14149 人。成分：工人 4121，农民 8035，兵士 285，知识 560，小商 130，其他 1018。（妇女未分出来）

这一统计是 十 月分的。除醴陵、萍北、株州及直属支部在外湘南各县尚未报来。

湘东南行委

赣西南特委报告（摘录）——江西政治形势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前略）

特委读了上面两封来信，明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三军团作战计划后，当即召集常委讨论，有如下建议：

（一）一、三军团入赣第一步作战计划，应当先夺取南昌、九江。

（二）吉安敌人，留给甘军消灭。甘二军仍应迅速立即向抚州前进，夺取抚州，并进攻南昌。即去专信南路飞快集中廿二军武装。

我们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

（一）夺取武汉便是全国阶级斗争（长江分局来信指的）因此，我们目前行动，以夺取武汉，争取全国胜利为总的目标，以促成武汉首先胜利为决定一切行动。总的原则：打下南昌、九江，正可以消灭鲁涤平，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可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

（二）世界革命的火山已经冒烟，上海、北平、武汉、天津、武长路、武汉兵工厂的工人，政治同盟罢工之扩大化，武装暴动已经开始和日益成熟，共产党目前的策略任务，便是配合工农兵红军四个力量，在武汉工人暴动的领导之下，火速夺取武汉，以武汉为中心的几省革命暴动首先胜利，争取全国政权。这一严重形势下，我们应该一刻也不停留的跑步前进。（下略）

（三）同样，没有湘鄂赣豫诸省配合，夺取武汉十分困难。（下略）

（四）在一、三军团夺取了九江、南昌的形势下，邓英虽然还在吉安，但已经是釜中游鱼，一打即塌。（下略）

当时据代表前委来的毛泽东同志等反复申述了先打吉安、樟株的理由。意见是，要争取武汉胜利，必须建立江西政权，要能即刻建立政权，必须先打下吉安，引导赣西南群众向南昌前进。我们认为他们这一申明有如下错误见解：

（一）忽视了目前形势，武装暴动争取武汉胜利，争取全国胜利之刻不容缓。因之，忽视了打九江，南昌之迫切，一刻不能容缓的前方×要，而主张先打吉安、樟株。

（二）忽视了打下南昌、九江，消灭敌人，这一伟大政治意义，不彻底明了主要城市可以爆发一个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新策略，错认为没有赣西南革命的红水，就建立不起江西政权，因此产生了带游击式的半暴发展的策略

。我们要使这一精神能够传达到前委，决定新的作战计划起见，决定派人去前委接洽，并会商军事行动。

赣西南特委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赣西南朱昌偕报告——政治形势、经济情形、组织情形、赣西南政权状况、群众情形、刘士奇同志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十月)

我没有报告以前有许多要申请的话：(一)此次我来的时候。赣西南特委本有一书面报告，后带至闽西特委，他们说路上要经过民国——保安队，他们都晓得写的办法。不带。同时，特委当时写的办法又不大好。所以此报告托赣西南闽西特委翻出再写过付来；(二)我在赣西南工作只有半月。所以对赣西南工作整个情形还不大明白。尤其是团的工作更一点不晓得。团特委现亦派(来)了三个负责同志，同我一齐来

了。故对团工作我没有报告；(三)我来的主要任务是报告此次工会的经过；(四)我过去是缝衣工人受到党的训练很少。所以要我作一个有系统报告是作不出，故此报告，我都是所晓得写一下，还有许多地方写不得，如中央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再当面报告。同时，刘士奇同志他现下作了一书面报告。他对过去的工作当然比我要详细，故这报告非常简单。

反动统治阶级的崩溃情形

(一)赣西南反动同[统]治阶级真是只有残余势力。他们虽然还有2万多枪，可是自己内部的矛盾很多，不能一致来镇压革命。在表面上他们现下还组织甚么五县联防会剿。而在每次行动都是各自想保全实力，各都不肯损失自己实力。他们在目前主要策略是一部份想退守来山上做土匪，有时来赤色边境来抢点东西或吊人，还有一部份是退在内城死守，但终久又被我们消灭了一部份。他们现下又想派一部份人回来，潜伏来苏维埃政权之来奸细——组织[A]陂[B]团改组派等企图最后的挣扎，但田食村斗争一天天深入，最近都被我们先后破获。他们最近的策略还是想退守来深山。企图时局安全进攻革命的同志，并且泰和他们有一个保安队长公开向士兵训话，说我们现下失败是不要紧，可暂退来山上，如过去共产党失败亦退在山上，待大局稳定再来就是。

(二)革命形势和群众斗争情绪。赣西南自提出攻吉安口号以后，革命的形势日形高涨，群众自动的到处揭起红旗，赣南亦非发展。三月，四军由闽西过来的时候正在三次攻吉，当时因还是机会主义的尾巴，所以吉安稍增了一点兵，他们就没有攻的决心，往闽粤退走，不过在当时二七联席会确是给赣西南党一个有力的推动者，尤其是赣南分配土地，及建立苏维埃作得更更有成绩。现下，赣西南有苏维埃组织的三十五县，有组织的群众四百万，有武装及有初步军事常识的有百多万，能够参加作战。并且每次攻吉安中群众都有二十万参加并表现特别勇敢。在农村中间阶级斗争很明显，并且斗争一天天走上深入。最近农村到处都有反动组织破获，现下农村中如果稍有带反动的都不站足，但有一部份过去被反动派欺骗走出去，现下都向苏政府请求回来，大部份已实行回来了，政府亦有条件准他们自首。

经济情形

(一)赣西南反动统治阶级的经济完全是半封建性，商业资本还没有形成，在城市里面作生意的大部份家里是地主，所以受着农村中间的斗争一天天的扩大和深入，反动统治阶级在经济方面已无法维持了。城市里面的生意一天天停止没有，同时农村中间的苛捐杂税亦未来收。赣西南除吉安、赣州及少数城市以外他们再亦不敢出一步到乡村中，加之乡村的地主豪绅不敢在乡站，故亦统统都跑到城市里面，所以城市中间的生活非常之贵，尤其是粮

食更恐慌，吉安的水涨到二十元一担米，现下吉安的商店有一部份没有办面案。统治阶级更其没有办法，在去年上半年，江西全省还可以每月收入八十多万，今年四五月间只收得十几万，后六七月只收七八万，鲁涤平为经济没办法曾打四个电报到南京政府辞职。

(二) 在赤色区域自分田后，农村经济大部份已稍未改良，生活最低米只四个铜元一升，猪肉卖三百或十钱一斤（二块钱总可买八斤），农村大部建立了合作社，有一部份还建立了工厂（永新等地），完粮。完租、完债统统早已没有了。不过最感觉困难就是商业品同斗争的关系，交通完全断绝，所以对外来的商业品非常贵，而且难买到，现下农村中间的现象已出现一种剪刀形形势买产品低商业品高。

(三) 赤色区域大部份建立了贫民银行及贫民借贷所。赣西南建立了一个总银行，出了二十多万纸票，在赣西南赤色区域内都可通用，群众对此纸票还有信仰。

目前赣西南党的主要策略

(一) 完成地方暴动，在这个底下唯一的要攻下吉安、赣州，完成赣西南整个的赤色政权。

(二) 组织政治罢工。

(三) 组织白军兵变。

(四) 扩大红军现下除编了三十个独立团外，准备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

组织情形

(一) 党的系统特<委>之下有四个行委，分东南西北，东路行委之下有永丰、宁都、南丰、乐安等县；南路行委之下有赣县、兴国、于都、瑞金、南康、信丰、上犹、崇义、安远、会昌、南安、寻邬等县；西路有永新、莲花（现划到湘东特委）、泰和（部份）、安福、西区（吉安之西）、宁冈；北路行委之下有吉水、分宜、峡江、宜春、延福区、儒行区等县，特委直接还管有万安、纯化、儒林、中鹄、永南、永东、泰和等县。

(二) 总共赣西南三万多党员，成份占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是农民（农民间是贫农中农），百分之十是工人，其他分子占百分之六七的样子。

(三) 路线。过去因政治路线的错误，所以组织路线亦是经闽粤布置，一切工作都是布置打通东江，闽西，完成闽西、东江，赣西南赤色割据。

(四) 党的组织现象，赣西南一向就不注意组织工作，在特委负责同志都说不要组织，组织是死的，什么讲组织的就是组织主义，有上面的结果。赣西南所以有囚百多万群众的组织党员还只有三万，采取了关门不发展，同时在三万党员中间，事实上党的组织不是严密，改组派分子混入在我们党里面盛[成]立一部份鸭[A]陂[B]团，改组派的干部还混进到我们里面来当区委书记及县委负责的都有，故所以每次攻吉或斗争行动，在每次行动中都表现党不但不死去领导群众，反做群众的尾巴。

政权。赣西南政府产生均大部分是由斗争中间及群众的要求所产生出来的，但可是赣西南各级苏维埃都不能在群众中间取得政治的领导。同时党与政权机关亦成了两个对立的東西，党对政府的工作都不顺[过]间徐[随]便派几个人在那边工作，就是大部分不是由群众自己选出来，是由党指派。但指派的大部分是思想不大正确的同志，甚至受处罚的同志就做政府工作。尤其乡区政府的主席或秘书长充满了富农分子所以在今年五六月[月]间曾被一般

富农埋开谷子造成一次粮食恐慌。后党才提出反富农斗争，领导贫农去平仓。但农村中间雇农工作没有建立，贫农没有中心，所以不死[是]自动起来反富农斗争，现下便大部份富农已打出去了，恐有些地方还有富农在政府拿领导权的，政府里面工作就是分田赤卫队少先队放哨训练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下操，开办儿童学校及平民学校。最近扩大红军做得比较好，不过当时还有一部份指派或命令来的，后特委下通告去纠正，现在各处都是用宣传鼓动来的，来的时候各政府都有开欢送大会等。

工会问题

在赣西南工作完全是农村中间的手工业工人，人数总计[计]有 80 多万，但中间独立劳动要占多数，同时，在过去对工人运动路线完全错误，当时工会里面不但容许手工业偏[雇]主（老）加入工会，并且在那边工会的委员还是这些老当选。对一般工人得不到一点利益，工会亦没有注意到一般雇工生活，只注意要解放工人就是加工钱，有时农民又起来反对。乡村中的雇农工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系统是有二个，一个是以业为单位，一个是以一区有区工会，一乡有乡工会，以一个政府单位。

妇女工作

赣西南对外整个有妇女工作委员会，党有妇女运动委员会，团有青妇委员会，但妇女运动委员会都没有单独工作，做妇运的同志能下乡召集妇女开会，不过在每次斗争中间妇女亦能背武装来参加，红军中间最近都有妇女要来当红军，其余乡村中间组织了洗衣队，每逢红军过身的时候，她们能够帮助红军洗衫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女子要求离婚特别利[厉]害，有许多地方农民对这个问题反对，后经过许多宣传和解释，现下比较好些。

二全会议的经过

1. 全会举行在八月五号开幕，当时李文林同志由中央回来，带回了中央的指示，指出赣西南政治路线的错误，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等错误。全会对中央这一指示认为非常正确，并坚决的为这些恶倾向奋斗，检阅了过去一切工作上的错误。

2.（攻吉安不是站在整个的政治意义，而是站在反对敌人来进攻赤色区域，所以当时攻吉的口号第一是武装回答湘系军阀，保护分田胜利等口号。武装拥护苏联，武装反对二次大战）这些口号都很少有人放在次后去了，并检阅查对政治路线的错误。认为首先夺取湘、鄂、赣、闽、粤，一切工作都是很后退，并检阅过去取消城市工作，只要有农民就可以攻城，并检阅过去对组织工作不注意与政治斗争平衡，过去在每次斗争都是政治口号去号召，并不是由组织上去推动等错误诚退接受了这一指示。第二除工作上有特别关系及路途阻止不能来的，共到委（员）十名，各中心县委及行委都有派人参加，共到会人数三十七名，并改组织了新的常委，以王怀、曾山、李文林、郭承禄、尚（肖）道德为正式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并决以曾山同志为书记。第三是接受中央的指示，改变一（村）工作向九江南昌布置提出了一切向北猛进的口号。在组织上决定要三个月内扩大到十五万党员，同时要继续与一切恶倾向奋斗，淘汰富农分子出党，组织雇农工会，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机[基]楚[础]，要继续扩大红军到十万并决定在最短期要召集赣西工人代表大会成立赣西南总工会，全会共先后开六天十一号闭幕。

二全会闭幕后特委半月的工作：（1）在政治接受全会的政治路线转变和党的目前策略，要完成赣西南地区暴动，很快的要拿下吉安赣州，响应一

三军团会攻长沙、武汉。敌在八月二十四日号已实行八次攻吉，特委负责人大部份分配到前方去督促作战，并组织了前敌委员会和后方委员会维持特委工作，并派李文林同志到赣南去指挥攻赣州，亦在九月一号已实行攻城。在组织上要在这次斗争中间去接受大批贫苦农民入党，准备在三个月中间去接受大批贫苦农民入党，准备在三个月中间要增十二万（合计十五万党员），同时要在斗争中间淘汰一些富农分子及动摇分子出党。（2）用特委和赣西南政府名义召集各地工会代表会，组织了赣西南总工会筹备处，并决定在九月二十号召集赣西南工人代表会，成立赣西南总工会。（3）在军事上准备攻下赣州后，二十二军应一齐开来吉安与二十军集合编成一军并向九江前进。

刘士奇同志的错误（略）

我个人对赣西南工作上的意见

一、赣西南特委因地域太宽。所以底下有分四个行委，而事实对赣南工作，还是很少有顾到。尤其是赣西工作和赣南工作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因赣南党工作和群众工作统统还是在发展时期，赣西的工作已走向到深入，要开始反富农。反鸭[A]陂[B]团、建立雇农工会和集体农场，在政治经济中心，一个是吉安一个是赣州，如果把两个分开起来，可已[以]取清各路行委（同时行委亦不是党的正式组织），在人材[才]方面。经济方面都还可照[凑]集，而且在现下事实上赣西南特委就是一个赣西特委。

二、请求中央派一个能够负政治中心人去。赣西南特委现下虽然在二全会议对过去工作上及政治路线上都有一个转变，而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转变并不是开了这个会或者是对刘士奇个人，根本是要把他过去这个错误的来源要使每一个同志都能了解这一错误。在工作上马上去纠正过去，同时那边与上级关系又不好，所以特委虽然改组，而还缺乏一个负政治中心的人，所以要请求中央派一个对目前政治路线及理论上都能了解的同志去才不至再发生这些错误，并且如果中央能派这个人去，那边还可以调几个中级干部出来，在赣西南军事人才更其缺乏，二十、二十二军本身干部都很少，尤其是现下扩大了有二三十个独立团，更没有负责训练，中央需要调几个能作军事工作的同志去。

完

我个报告有许多地方不清楚，盛（甚）或还有白字，中央不明白的地方，开会时我可以口头报告

一九三 年十月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争取江西先胜利实行阶级决战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 吉安胜利与新的革命高潮：

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一三军团的汇合与吉安主要城市的夺取，这一红军势力的猛烈发展，配合全国各主要城市无产阶级尖锐斗争，农村中苏维埃的发展，已使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形成总的爆发。特别是吉安的夺取是完成赣西南数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二十余县苏维埃政权最有群众最有基础的地方暴动，吉安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这是胜利是红军群众几年来的战斗中第一个主要城市的夺取。他不仅更有基础的帮助红军向前发展，他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民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中国革命势力的推进，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无疑的应继续吉安的胜利的发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二) 国际事变与世界革命的发展：

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如意法备战，意法海军谈判决裂，法国对海军积极扩充，捷克斯拉夫的排德暴动，英国痛低美国关税提高政策，南美洲十七英国组织南美联盟，对抗美国的运动，都表现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美帝国主义指使欧洲美洲对苏联经济封锁，特别因苏联最近在美贱价抛麦，引起美国麦价惨跌更无法挽救且农村生产过剩的恐慌，更对苏联的仇视，各国之抑制共产党运动，与拘捕领袖，更表现进攻苏联的加紧。但在帝国主义垂死时期所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面，已促进了世界革命怒潮，法国最近选举中共产党的大获胜利，柏林五金工人反抗政府百分之八减薪，十四万工人大罢工，西班牙之马拉加船坞工人罢工蔓延到维多利亚发生总同盟罢工造成叛乱形势政府虽采取严厉手段，不能镇压匈牙利五万工人游行示威，捷克共产党之反抗排德大示威。波兰京城总罢工，抗议政府拘捕反对党领袖，智利南部之突起革命，日本丝纶工潮走到与井官队武装冲突，中印度摔竿而走的居民暴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巩固与发展，就农产品一项，已压倒美国农产品——凡此说明世界革命正在怒潮澎湃地开展起来，这一形势，是非常便利于中国革命，这将要转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战斗。

(三) 军阀混战中几个事变：

(1) 蒋介石攻下济南后，张学良发出巧电主张和平统一听候南京政府处置。

(2) 张学良开三军人关进驻北平，天津。近且通电主张在北平召集善后会议，要讨论什么努力力救国——问题。

(3) 蒋介石发表两个重要电报：一请国民政府大赦政治犯，除陈炯明、阎锡山及共产党外一律赦免。二、召集国民党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颁布约法宪法。一个告国民书中述剿共（限期三月到六月一面分区负责一面整个会剿）整理财政登清吏治，发展经济厉行自治等五项。

(4) 报载南京中央宣传部长刘卢隐对时局报告有“日文报对东北当局张溪卿造作种种谣言 日本政府在华外交官吏，竟使日报在我国境内肆行离间致使吾人，不禁怀疑有意操纵”又说“英人辛博林助阎强占海关当犯行参加外国内乱之罪经我国数次之抗议迄无表示我们认为英国驻华外交当局不负责任，就是英国政府也不成个东西了”。

(5) 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部队据报载一部被蒋缴械，一部投降蒋，一部退豫北，有进攻山西说。

(6) 蒋介石调徐源泉王金钰陈诚夏斗寅蔡挺楷蒋光鼎岳维峻肖芝楚等部回鄂。谭道源金汉鼎许克祥彭启彪毛炳文李云杰唐云山等部入赣镇压革命。

(四) 对于这些事变的估量：

(1) 蒋阎冯的战争即是英日美的战争。日本利用英美冲突的紧张，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乘机巧取，与美将妥协使其走狗奉张取得河北地盘果然英美两者不能不向他让步跟着蒋阎冯双方对奉张的进兵，都不能不加以承认，特别在蒋要利用这一着以对阎。

(2) 长沙占领与继续的严重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还不但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个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和缓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美帝国主义固然感觉所统治的南京政府下面，革命势力日益威逼，需要如此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也觉得中国革命之胜利首先是于日本不利，所以日美有暂时妥协的可能，蒋亦不得不拉张，以迅速结束战争。在英帝国主义方面，镇压中国革命，也需要，加以在日美联合。在阎冯惨败之下，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在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付革命之下，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同时镇压中国革命需用新的改良主义欺骗政策，所以蒋介石于开封郑州则占领前后，乘军事上的胜利连篇通电，提出改良欺骗政策，企图树立反革命的领导，所谓赦免政治犯与召集国民会议实际是接受改组派的纲领，企图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同时拉拢冯的部下以抗阎组织一个由蒋系领导即美国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这不仅是争取反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也就是争取进攻苏联及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3) 这一反革命的联合，必然要在革命高潮面前瓦解，这是统治阶级之矛盾与动摇崩溃，革命势力之猛进可预先肯定的。帝国主义军阀，虽然在极力拉合，可是内部的矛盾，跟着紧张，张学良善后会议的主张，显然与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对立，蒋阎冯混战实际得了北京山东地盘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学良，因此凑紧了日美蒋张的冲突刘卢隐的报告已露其端倪，蒋介石匆匆调兵南下限期三月至六月肃清共匪，就表现蒋张战争的紧张，特别是因为统治阶级政治经济根本破产，全国规模的金融紊乱，农村经济的严重破产，南方各省经年持续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动，国民党各派都无法解决，就看来这一问题的更加严重，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生产恐慌的影响之下，大批停顿倒闭，增加失业危机阎冯虽然失败，但是一切破产了的山西陕西无法生存，必然出于争地盘一点，英帝国主义为挽救其产业的危机，对于已丧失的中国势力及其政治上的领导权，必然要极力以求挽回，这就是证明了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因为经济政治的根本破产，所以不能稳定的前途，亦即不能有巩固的联合，新的军阀混战，必在不久的将来更促其崩溃。蒋介石的所谓和平统一，只是欺骗无耻的妄谈，就连吴犀辉走狗已在说：“要思想永久和平，恐怕不能有十二分的把握”基于上述这一基础上产出来的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走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坚决斗争中，群众所要求的不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而是工人农民士兵广大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苏维埃大会，且已定期十一月七日召

集，民众所要求的不是维持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什么宪法，而是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利益苏维埃法令政纲。民众所要求的不是豪绅地主政权的地方自治，而是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治。国民党改组派蒋派为什么要在这个时节提出这一套把戏呢？正因为革命已走到高潮，要根本推翻统治阶级，看见民众为上述各种要求坚决斗争。便不得不提出什么国民会议宪法约法，拉拢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镇压工农的要求与革命。这种阴谋欺骗，只暴露统治阶级愈加崩溃，在革命高潮面前，恐怕无措的丑态。帝国主义军阀这一反革命的联合，是在今日全世界革命怒潮澎湃，中国革命猛烈开展之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进攻的性质是统治阶级挽救危亡的进攻决不象过去革命潮流低落时期统治阶级欲消灭革命势力而举行的会剿井冈山一样的进攻，我们对于蒋系军阀的大举进攻，必定要来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暴动去答复他。在帝国主义军阀，一面不得不妥协，一面又无法调和矛盾就在这一动摇崩溃的形势中，我们肯定指出这一阶级决战的胜利。不但是争取一省，就要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4）关于军阀混战有两种不正确的估量：第一是非阶级的空洞乐观估量，以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直到自取灭亡，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这一估量完全是非阶级的错误估量，这是因为不了解阶级的矛盾超过统治阶级自身的矛盾时，统治阶级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暂时抛弃自身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革命，这种估量的结果将松懈革命工作的布置，实际行动上，容易走到脱离群众。单纯的军事观点因而一迂着反革命的联合，就觉手忙足乱，这种空洞的乐观估量，就必然走到极端悲观。另一种就是以为敌人的联合对付我们革命就迂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这仍然是一种非阶级的分析，并不了解革命高潮。因为统治阶级之最后的联合挣扎，是对付革命势力的进攻，这就证明革命已到高潮，革命到了要消灭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挽救自己的危亡，岂有不联合的理？革命势力还在一省内发展时候，统治阶级每用一省的力量，对付革命，游击战争的时候，即是如此，相反的如果迂着统治阶级全国规模联合的时候，无疑的就证明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谁不认识一点，准便不真正认识革命高潮，准就要走到悲观逃避可耻的取消主义。正确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要迂到国内军阀而且要迂到国际帝国主义残酷的战争，在革命开始胜利时，帝国主义军阀是有抛弃本身矛盾，一致联合对付革命的需要与可能。这只有加紧全国工作的布置，注意四大革命势力的平衡发展准备残酷的决战。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根本破产无法挽救，革命势力猛烈开展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工作的配合与世界革命顺利的条件中，争取中国的胜利。在目前统治阶级联合对付革命，右倾分子容易发生悲观，一同持乐观的也要走到悲观，因此正确的指出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新的战争的酝酿，与革命势力之猛进与悲观。观念斗争是实行阶级决战争取一省胜利的前提工作。

（五）反对争取一省政权的游击路线：

争取一省政权的工作，今日实际的摆在我们面前。要能达到这一任务必须转变过去红军游击时代，所留下的红军游击路线——就是由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由于军阀混战，估量不正确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走到离开群众，不注意争取群众，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的力量在军事技术上仍专门使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单纯的轻装袭击（这里所讲的袭击是

指争取一省的战略路线，不是反对军事战术上的袭击）结果表面上似为坚决进攻的右倾路线，但实际延缓了革命首先胜利的到来成了极端的右倾路线。长沙和吉安一件，足够教训我们，第一次的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红军中坚，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工作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十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至于长沙第一次之能攻取，是因为敌人无援兵可增，无工事可守仅只有在这样条件之下轻兵袭取，才有可能。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中央最近指出，红军须加紧训练提选好的农民成分，工人干部创造红军中坚，红军铁军，指出必须有三万到五万红军中坚方能把握着大城市的胜利。树立群众对红军的信心。作战心须有计划的有布置的使用战略。这更深刻了我们争取一省实际工作的布置，我们认为这一指示非常正确。但如借口群众尚未配合，红军不采坚决进攻，无目标的分散工作，或因为没有群众配合就在有胜利把握时也不攻坚，不了解给养，补充训练，都只有在有计划的斗争中才能解决，当然也是放弃一省胜利的任务，也是严重的右倾观点，应该注意防止的。另外还指得出一，就是不了解战略与战术活泼的运用，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争取南昌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的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漳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规定于当时主客两方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这在红军下放干部及士兵群众尤要使之明了，否则群众只知适总目标，亦有战略与战术上的变化，便怀疑动摇起来，甚至要使上级指导机关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妨碍战略战术的活泼运用，这是值得注意的。

（六）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当前任务：

在争取武汉的中心防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前提之下，目前应争取江西胜利。继续武汉的胜利，江西胜利，自然决不能离开全国革命高潮，不过在江西本身说来，这种条件有多的可能，江西有六十余县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普遍的革命高潮，一三军团的汇合与红军第十军向郡阳湖口的继续进攻，特别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汇合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江西地主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大都破坏干净，而且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威迫之下，更促进其动摇崩溃，红军在情江与敌军十八师隔江宣传，士兵即是一拼人拖枪叛变，投入红军，敌军士兵相约我们打南昌不打枪，敌方官长大起恐慌深夜集合训话，最近又有拖枪来到第三军团的，苦说五月不发一文，士兵都不愿于，官长常被暗杀，军队中常发现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他们感觉当红军不受压迫，这一形势就证明统治阶级所持以挣扎的工具都靠不住，加以历次作战敌军士兵动摇，不愿硬打的经验，××我们知道敌军虽多，并不足畏。目前蒋系军阀，虽然派遣许多部队到来江西，但在统治阶级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并未解决新的冲突正在酝酿蒋介石不过利用暂时妥协拍空对付革命而且在长期混战的余兵士极端疲惫动摇，只要我们加紧政

治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无疑的可消灭敌人进攻的主力，所以江西党与一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的有布置的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七）在上述这一任务之下一方面军与江西党工作路线：

（1）加紧反对军阀压迫革命与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权的宣传鼓动，扩大吉安胜利与江西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及所颁布的一切法令文告的宣传，提出“反对军阀压迫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权”鼓动群众为苏维埃政府而奋斗，坚决的以阶级决战答复敌人的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在革命高潮之前加紧反对一切改良主义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取消派及最近蒋介石之国民会议欺骗政策，尽情的暴露他们一切罪恶，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成为阶级决战时打破敌人和缓革命的阴谋严重的政治任务。

（2）建立南昌、九江、南漳路的工作：无产阶级的暴动在今日争取主要城市，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敌人最后的挣扎是凭着坚固的工事死守城市，长沙事件教训我们争取一省胜利，缺乏主要城市工作，是不可能。现在应纠正对城市工作的悲观与忽视，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城市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是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加紧政治同盟罢工的布置。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纠察队及暴动时中坚队伍的赤色先锋队，至于日常的经济斗争当然不会放弃而是要联系到武装暴动。

（3）完成地方暴动：首先应将赣西安福、泰和、新喻、分宜、袁州。赣东吉水、永丰、乐安、新涂。赣南的赣州等县地方暴动完成在白色区域，须坚决发动游击战争，布置暴动，坚决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把所有的赤色区域连合起来。要进而与闽粤湘鄂连成一片，准备以群众暴动的烈焰，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完成地方暴动，必须学习过去的教训迅速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分才有可能在这一斗争中要树立雇农的领导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建立贫农委员会，苏维埃赤卫队中须严防富农分子参加坚决提选，雇农贫农之为领袖农村斗争一开始不仅猛烈的进攻地主阶级同时即须从平分土地不完租债反抗富农对贫苦工农民一切剥削压迫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对富农的阶级对抗。如此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坚定革命基础。

（4）动员广泛群众参战扩大苏维埃，指示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政治上的必然胜利，号召群众这次军阀压迫革命，我们必须男女老幼一齐动员配合红军，实行阶级大决战，消灭敌人主力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凡属敌军进攻的区域，如峡江，新喻、分宜、袁州、安福、莲花以及吉安、吉水、永丰、乐安等县须集中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统一指挥，侦察敌人出进要道，扰害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收缴敌人枪支，断绝敌人供给，漫山遍野的埋伏，作各种骚动与恐慌工作，使敌人陷在红色区域进退不能根本消灭。赤卫队帮助红军放哨、侦察、运输、救护，各县须有组织的准备起来，各县武装梭标土大柱炮，火药须尽各种可能分区乡充实准备，上述这些工作，必须用鼓动方式群众路线各区乡召集苏维埃群众大会由群众自己决议参战的实际行动与准备，必须发动自觉的热烈的参加，才是政治上的胜利，因此须坚决反命令主义（不经过说服鼓动，群众不了解，强迫的执行）狭隘路线（党和苏维埃不在群众中起煽动领导作用重大问题，不由群众会议解决形成少数上级人的颐指气使群众感觉只为个人命令而行动）另一方面须暴露军阀压迫革命屠村烧山的残酷，压迫首反水阴谋，提高阶级的仇恨，提出“为阶级奋斗到底决不投降”以鼓动斗争决心。在非战的苏区须同样动员，

猛烈向外发展，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以争取群众，一致向豪绅地主进攻，说服赤色群众，制止报获主义，以坚决平分土地，在白色区域相当时期的占领，帮助群众分田建立赤卫队等来消灭赤白对立的严重障碍。

(5) 加紧白军士兵运动：白军士兵因为混战的残酷牺牲与生活上不堪的压迫和恶劣以及受了工农革命高潮的影响非常动摇，最近自动拖枪投红军的事不断发生士兵暴动的条件，是完全成熟还没有成批的发动，就仅在缺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地方党部和军队党部须纠正过去这一工作的忽视、用最大力量来注意。必须了解没有敌人部队的瓦解，决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一工作的路线，是要柱立广泛的政治基础与建立秘密的组织，领导要以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变屠杀工农为帮助工农解放的战争发动士兵的阶级觉悟。组织士兵暴动，纠正过去的狭隘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与单纯的兵变主义（少数人的拖枪逃跑）地方党和红军政治部须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调遣大批人利用各种机会插入敌方军队进行此一工作，特别在目前对来赣的白军士兵下级官长须加紧宣传鼓动主要是抓住他们在山东、河南长期苦战，所得的只白白的大批死伤，现在又要调回打工农认识军阀的罪恶。指明现在革命形势的开展，与他们的出路，只有参加工农革命鼓动他们暴动哗变，在敌人进兵的区域，必须来一个群众的士兵运动，利用士兵宿营，动员妇女小孩老头以洗衣小卖（但主要粮食必须断绝）与之接近鼓动。赤卫队一面须勇敢缴收敌人的枪支一方对俘虏白军士兵必竭力优待，争取白军士兵群众打破敌方说赤卫队惨杀白军，使士兵不敢哗变的深言欺骗。

(八) 赣西、赣南及其他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是：(1) 团结贫农雇农对抗富农在那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的再来一个质量上的平分土地实行抽肥补瘦，这是抽开农村阶级的火线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根本镇压富农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最实际的政策至于那些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都已经彻底平分的地方应该保障分田胜利，不得动摇原有分配。我们的口号是“分得公平的不动，不公平的再分”。

(2) 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这一改造，只有彻底平分田地，发动雇农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及动员对付反革命进攻的阶级决战中，洗刷富农及一切怠工动摇分子等提选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才有可能同时在地方城市内（各县城特别是吉安城）要彻底执行穷苦工人的意志以工人监督资本实行劳动保护法的口号对抗资本家的剥削，对于工人中与资方接近的及非直接受剥削的阶层，要从组织上加以防止从这些斗争中洗刷城市乡村支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提选坚决无产分子。

(3) 提出“撤换违反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撤换违反苏维埃会议的委员”的口号，改选原有全苏维埃政府，重新提选雇农贫农真正群众领袖为苏维埃委员，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这是因为赣西南各级苏维埃政府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苏维埃政府同时须肃清新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是脱离群众断送苏维埃的自杀政策，巩固苏维埃的主要策略只有引进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的管理，一切重大问题均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与解决，政府工作向代表会议报告接受代表会议批评，这就要定期召集村乡苏维埃群众大会及乡以上的代表大会反对固定的代表制提出“选举贫农工农领袖为代表”旧村乡群众大会选举，乡

政府下面人口过多地面过广者须设立村苏维埃政府，人员不脱离生产，不支給养，如此才能防止新式官僚主义的发生，才能使苏维埃一切行政合乎群众要求取得群众拥护，使苏维埃巩固。

(4)从政治上指出 AB 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镇压 AB 团，处决 AB 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5)城市中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加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

(6)建立独立雇农工会这是柱立乡村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非常重要的，组织须建立雇工工会支部生活加强阶级的教育领导对富农的斗争。为着争取贫农基本群众发动对富农的阶级斗争，要建立贫农委员会，成分过去受重租重息剥削的贫农，现在分了田而仍贫困的贫农，注意提选积极分子为领袖。

(7)用鼓动说服方式猛烈扩大红军后备军，坚决反对命令主义欺骗方法，因为这不是在扩大红军而是在阻碍扩大红军后备军须注意军事政治训练领导参加群众工作。

(九)一方面军目前工作：

(1)军事战略：一三两军团在敌人多数增援向我前进的情况之下，认为补充红军枪械扩大红军创造红军铁军，最好的时机到来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潯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2)加强军队中政治训练，目前应集中实行阶级决战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政治鼓动，指出反革命的联合的必然崩溃，大举进攻是创造红军铁军绝好机会以提高官兵斗争的决心。同时军队中应注意 AB 团改组派，对新兵尤应注意一般的政治教育建立兵士委员会与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党的领导力量加强与组织扩大各军党员数量一个月内应较原数扩大一倍，并应注意有计划的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各种革命策略问题，以及识字教育提高红军政治水平经常领导士兵做群众工作，从群众斗争中吸引坚决的工农分子扩大红军达到创造红军铁军的任务。

(3)加强实用的军事教练：成为创造红军铁军的严重工作之一，这尤其对于以多的新兵成分，实行阶级决战，所不可忽视的。这须取消不适用的形式的操练（如姿式教练）除下操外更要利用一切行动休息时间来达到这一任务各军长官须有计划的有监督有检阅的执行这一工作。

红军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赣西行委、湘东特委：

1.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已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坊区之一点也没有做。吉安米油大部分未做，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没多。以儒坊区及吉安的情形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泰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云[子]都，各地的应敌准备工作恐怕也相差不多。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举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复灭。新余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且以米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2.报载六师三团从鄂南开动，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从遂川，莲花方面进攻赣西、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要飞速准备，敌人一到永新、安福、泰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扰敌，同时对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蒋（指蒋光鼐）、蔡（指蔡廷锴）、罗（指罗霖）、李（指李觉）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红军第三军负了很大的责任。上述许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止现在好象没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没有发一个通告指示工作，又没有发一个通报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要指挥就是左路行委对于湘东特委，赣西行委对于湘东特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此紧急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最近召开的赣西行委扩大会议，赣西各县委员会联会议，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莲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邀他们到席旁听），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3.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钱，不发油盐、米的事。别处还是相同，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到通告，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水丰、宁都。一经纯化、水南、陂头、白沙，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虽接应了，实行上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了，油、盐、米问题全然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须予从省政府的盐中批一部分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部，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十三万元到手（此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发用，分支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提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励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会，召集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4.我们今天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藤田，望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二十二军军委每天各有一个情报送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特委最近报告（内述独立师缴枪五百余条等事的），在安收到。

毛泽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十一号）（摘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行委对形势的估计：“最近数年来，农村地方暴动已到了广泛的高潮。农村土地革命的广泛深入城市工人罢工、红军的猛烈发展。白军士兵自觉的哗变，这四个革命力量，使整个豪绅地主阶级由动摇而到崩溃，开始了死亡的境地。尤其是江西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快要葬送到坟墓里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有十二万分的可能”。“夺取吉安，不但可以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围剿计划”，使河东决战取得完满胜利，同时可以根本动摇全国整个统治阶级基础，是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第一步胜利”。

（二）“我们号召广大群众，实行阶级决战，夺取吉安，是目前严重的唯一迫切的任务。一方面实行武装拥护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另一方面是实际帮助河东决战胜利，完成全省总暴动的唯一工作”。“夺取吉安，谁犹豫，谁退缩，谁就是对阶级决战总工，间接帮助敌人”。“决定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到七日止为拥护全国苏维埃纪念局，七日为夺取吉安总攻击”。

（三）军事部署：

（1）廿军一七三团配合北路群众向桐柱坪、真君山猛攻。

（2）廿军除一七三团外，全部配合西路群众向天华山、神岗山猛攻。

（3）独立师第四团配合万、遂、泰群众消灭残余清匪，完成三县总暴动。

（4）中路调一万群众，永新调五千群众，固江及西区全体动员，北路调二万群众配合红军冲锋陷阵。

（5）各路群众组织担架队、冲锋队、侦察队、运输队、交通队。

（6）中路群众由中路调迁。永新群众于六日前开来固江集中。固江及西区群众原地待命行动。

（7）赣南群众配合红军进攻赣州，举行兵暴，完成地方暴动。

（下略）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五个文件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

1. 见面话

2. 常委会工作的概状

3. 参加西区委活动分子会后给西路分委的报告

4. 处分几个同志

5. 反立三路线与我们的工作

一、见面话

全面的革命势力如涛[波]澜般的汹涌，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与灭亡。在主客观的条件上依据目前的统治形势。有首先夺取一省与数省胜利的极大可能，中央明显的指出，要争取苏维埃胜利，就要看共产党有没有正确的策略和运用。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先决问题。

党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的加强，是可以推动革命势力很快的走上高潮的道路，加速革命胜利的时间与反动统治灭亡的程度。因此，党内的教育问题成为加强主观力量的主要条件之一。

过去各级党对内的教育是非常的忽视，这实在是党内一般不好现象与一切不正确思想。所以，发生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挽救这一危机和加强革命理论与实际工作的进步，以抓住客观的革命形势，紧张我们的工作，争取苏维

埃的最后圆满胜利，感觉到党内刊物的发行是非常的必要。

因此分委特编发“党的生活”一本小册子，以作为改造并健全党的组织，我们很希望这一本小册子要能够而且很相信的战胜党内的一切。力求走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坦途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所以它——“党的生活”就应该要担任下面的几个责任：

一、传达分委及各级党的工作情形，使得在工作上有所取舍，以求工作上的新的进步。

二、披露与纠正党内的一切不正确倾向和同志间个别的错误，加以纠正并指出纠正的具体方法，以（肃）清党内的一切不正确思想和行动。

三、研究革命的简单基本理论与实际工作的方式，提高党内的理论政治斗争发展同志们对工作上的意见之贡献。

四、转载各地的来往信件，籍以得知工作上的一班。

同志们，这一个责任是要要求各级党大家来担负的同进，在这里值得说明和希望的是：

这一本小册子，是党的行动的具体的最高表现，一点也不虚伪，一点也不夸张，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实在话，各级党要把这本册子做党的工作讨论，这材料即就是要实际的去运用执行，而不是像小说月报一样当做文章看看了（事）丢在一边。

这本小册子，是工作上理论上互相讨论的场所，每个同志要站在阶级利益上，有话必说，说话必尽。很希望大家来负责任的谈一谈。

要这样它——“党的生活”才能够永久的存在，才能够不像小石子投在海里一点影响也没有。才能够不辜负出这本小册子的最初的期望！

二、常委会工作的概状

自红军集中夺回永阳后，即布置攻吉。并指示北略以桐树坪为中心，加紧向吉安、安福方面游击，牵制并威吓吉安敌人。同时，指示各县区红色警卫营配合群众加紧向白区游击，扩大游击区域。永新向宁冈。关背加紧工作；儒林区以横江渡为中心，向儒林境加紧游击扰敌击破反动组织；固江区以清水为中心，恢复河西工作；西区以裴家为中心，加紧向曲带、梅栗塘游击扰敌，恢复全区政权；泰和五区以西区永阳对河之乡政府为中心。去加紧游击扰敌工作，并指定过河之几个乡政府暂时受五区指挥，以便动员群众去逐步恢复工作；安福向县城游击迫进。红军离开西路后，特别决定从“五·五”到“五·九”各县区红色警卫营向白区工作总的骚动周。

常委会发了关于敌情分析，动员群众进攻敌人，加紧互济会工作，加紧肃反工作，努力扩大红军，改造邮局，改造党与扩大党、红色五月工作布置、灰色人材的培养和部分工作转变的准备等几个专门通告，并发了关于组织妇运等通告几份，以及各种纪念日的宣传品。

遂川县的工作，是国民党时代的十足的机会主义，分委已指出遂川县党与工作前途的危机，当已决定调曹工农同志等七、八名去进行党与工作的改造。遂川县委书记罗风明同志调分委工作，业已派一团兵护送工作人员会了，并兼去筹款。

泰和五区的党完全被农民意识笼罩着，地方界限格外浓厚，洋财观念、流氓意识都表示充分。现已将区委重新改组，并有专信指出一切错误的严重危机，坚决进行改造，有必要时可解散重新创造之。

西区党犯了不斗争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它的一般干部是小商人，党不能

起领导作用，领导机关真不健全，现已将区委改组并健全些了。分委曾派过金文质同志到召集二次活动分子会议。讨论执行目前工作，特别是斗争和改造党、政权两项。涸江区的工作是机会主义的领导，一般同志在敌进攻时动摇与反派妥协。组织守望队，北部工作塌台了，只剩几个乡。最近分委对固江工作的指示是加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恢复前岸河西工作，来[委]托刘兢仁同志代表分委去召集会议，传达此间他们对工作指示。

儒林区因敌情紧张，不能在区境办公，搬在西区境。分委为着工作上的需要，指示他们加紧向儒林区游击扰敌，捕捉反商、打破反动组织等工作。同时并切实负责建立到特区的交通线。

安福党的斗争情绪不紧张，一般同志的地方界限还是有些，肃反工作不紧张。主要是指导机关不健全，分委曾派龙贻奎同志到召集会议，布置并帮助一时期工作，健全了安福一区委的指导。

北路支分委，曾派金文质同志到巡视工作，对他们的工作布置等，除由金同志代表分委在会议上有个过细的讨论外，并有专信指示他们的工作。

分委曾派刘其凡同志到河西行委。传达此间不同意敌情的估量及打萍乡行动。并坚决主张以西区为中心，进攻泰和可以直接动摇河东中路敌人。但河西行委终于坚持了他们的主张。分委还是坚决反对。“五·一”节召集了西路各县区主席联席会。讨论了目前的几项中心工作及选举办事处委员，正式宣布成立。

三、参加西区委活动份子会后给西路分委的报告西路分委：

西区的活动份子会一穷[共]一天夜才行闭幕。会议的主要精神是：

- (一)、争取二次革命战争中的工作布置；
- (二)、红色五月应做的工作；
- (三)、关于党的改造与扩大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是在他们过去都已发了极详细的通告。这次的活动份子会。完全是讨论这几个问题的执行方法。详细解释这几个问题的工作重要意义，以求得每个支部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而毫无迟疑的坚决执行。

除了讨论这几个问题而外，还检阅了过去工作上的缺点，此次缺点都是从他们自身报告中分析出来的，主要的是：

1. 党的无产阶级意识薄弱，下层党的领导机关大部份完全是落在中农与富农的手里。根据的代表（大都是支委的委员）报告对于贫农团的工作一般的忽视，贫农团的组织至今各地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并不是说：不懂得组织贫农团的重要意义，加紧贫农团的组织，是保障土地革命与反富农斗争的主要的力量（因为我前次参加了一次活动份子会详细报告了一次）。主要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党的阶级基础薄弱，下层领导机关完全落在中农与富农的手里，加紧去建立贫农团的组织。为了本身利益的关系，不但无半点补益，而且于自身利益有莫大的影响，因此，上级的指导机关狂叫了几月之久。要加紧建立贫农团的组织来建立农村里面的革命基础，要西区的下层党便成了一纸文具，在这里我感觉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要进行建立阶级的群众组织，要争取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自身利益，就要看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组织基础是否坚强才能决定。同时我更感觉到要改造党的组织。应该先从党的领导机关改造起，特别是要在实际工作中，要看看每个同志在实际工作斗争中来改造党的组织，来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在这里我们更应注意到改造党的组织，最好是区委机关应该多派人深入支部会议。参加他们的实际工作

的讨论，来观察各个同志的说话、立场，只有如此，才能看出得党的非无产阶级份子，而给以无情的彻底洗刷。只有如此，才能看得党内非无产阶级份子掩盖下的真正无产阶级意识的份子提拔到领导机关来。这样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争取到广大劳苦工农群众，保障得革命的胜利，像过去的西区党对于改造党的问题，只是口头上。通告、文字上的纸上谈兵，而没有从实际斗争工作去进行这一工作，终久[究]不能得到丝毫成绩。

2.形式的、非阶级的工会组织 根据西区工会党团代表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雇农工会在上级党指示之下，因雇农分了田，原来的斗争对象已经没有，现在已统统取消，加入贫农团的组织，乡村其他手工业工人、亦因分了田而退出工会，加入贫农会，现在工会组织，只有永阳市的工人组织，但永阳市工会会员成份，独立劳动者占了极大的多数，有了这一独立劳动者在组织中占极大多数，再加我们过去没有实施正确的经济策略，以及赤白斗争激烈的敌人封锁独立劳动者。同样的没有主要的斗争对象，因此永阳的工人革命情绪非常沉寂，在这里我更感觉到西区总工会工人领导机关，同样犯有非阶级的工人成份占有多数的，因为阶级成份不同，所以一切工作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斗争，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进行阶级的组织，不然的话，永阳市虽不能像那样大的城市，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很多，但是雇工、苦力、工人亦稍有点成份，我们如果能够加紧注意到这一成份的组织，当能使很沉寂永阳市的革命空气走向很浓厚的地步。因此，我感觉到在西区甚或在其他县份，改造工会的组织特别是改造造工会的领导机关，同样的要看做改造的重要。

总括说，因为党的阶级基础薄弱，对一切工作统统都表示怠工，如互济会的工作没有加紧，互济会命令群众来写款。不去经常扩大与深入互济会的宣传，以取得群众的拥护。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与工作更是没有这种责任，过去的西区委应该要负完全的责任，不了解这种工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不了解中国是帝国主义者掠夺的市场，是帝国主义者苟延残喘的养活所。中国革命战争的开始不可避免的便要帝国主义开起火来。西区党在过去不去用专门的工作会议来详细地解释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与详细讨论执行这一工作的办法。弄得西区的下层党大部份直到现在还没有进行这工作。最奇怪的大部份到会的同志对“反专大同盟”的名字还不晓得，这种错误现象的来源完全是党对于这一工作缺乏了实际工作。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农民文化程度是十分低落，徒然出反帝大同盟的启事在刊物上发表些（就是多发表）终久在经济落后文化低落的农村群众上无影响的。我们只有运用实际工作路线，在群众中深入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扩大反帝影响，才是实际的执行这一任务。这一工作文字上的空谈，缺乏了实际，恐怕并不限西区，其他各县区同样会执行这任务，缺乏于实际工作。此外，还要报告的去过去西区党的负责人（曹工农同志负责时期）封建时代的残余习气。实行压迫制度，如用棍子打同志、厨房弄菜不好即行罚跑。因此弄得西区下层负责同志在不久以前的时期对上级完全带种恐惧的心理，不去积极寻找工作，用以来免除与减少自己的处分。这种不顾党在群众中影响，不去用教育精神来教育同志的共产党内的怪现象，实是值得我们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的。我们应该今后在组织上在政治上来肃清这种封建习气。

致以

C礼

金文质

五月八日

四、处分几个同志各级党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工农群众向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进攻的先锋队。因此，他的党员是要工作积极，能克[刻]苦耐劳，有奋斗牺牲的精神，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成为一个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员。

所以我们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形势下，特别是在此二次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为争取二次革命战争胜利而斗争。每个布尔什维克的同志都要战到群众的前线去作群众的指挥者，谁犹豫、谁退缩、谁消极怠工，谁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是革命阵线中的罪人。

在这一斗争紧张时期，党内一般机会主义者、富农等份子，无疑的要从斗争的火焰中原形毕露滚出党外去。所以在每次大的斗争到来时，党内的一切不良份子就要摆出狐狸尾巴跑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于是 AB 团改组派及其他第三派别都在各处先后出现，这也不足奇怪，而是应有现象，是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

西路党在这一严重的斗争中，却是淘汰了许多恶化腐化份子，加强了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最近有如下的几个人犯有上面的错误，分别处理披露于后，望各级党知照[道]并要求各级严格防止这些错误在各处发现。特别是从斗争中去坚决肃清反动组织。

1. 张振鳌是安福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本身曾在中学毕业，在红农攻下安福县城时他即钻到革命战线上来，并在安福县政府做过秘书长，但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都表现消极怠工，有许多事实令人怀疑。尤其是自富田事变后确实给了 AB 团一个活动的机会，张振鳌在那时大显神通，大于特干其反革命的阴谋。如原永安宁暴委时五团开在永福滋江驻扎时，有一天敌人已进至小江边扰乱，但旋即退走了，张在 county 府明明接到了小江边敌人退却的报告。他却仍然写信去五团说敌人四面包围来了，使五团连夜退回。并向 county 府的一切人员公开宣布县委是吃饭不管事、是来危害你们的。这完全是造谣挑拨离间，来企图破坏党的。县政府禁烟、赌，主要是扩大宣传，他即籍苏维埃的法令来作脱离群众的反革命行动，一味的把烟、赌的人严加逮捕加以拷打，县政府、县委知到[道]他的一切行动不好，决议要捉他。他探知便私盖县政府图章以便制造通行证逃跑。王志奇是一个中学毕了业的女子，自打开吉安后捉回来，因那时未调查清楚释放了。但王志奇是 AB 团，我们把她杀了（据供是周利生的老婆介绍加入 AB 团）。张与王已发生肉体关系，同时张的家庭环境是反革命的，因此在他的工作中、经济地位上、环境的关系上都有跑入 AB 团的可能。而且已经干出了上面 AB 团所要做的事实。分委在会议中决定张是 AB 团无疑义了，并且是 AB 团的重要犯。除开除党籍外，并责令安福县委解来西路办事处审问，直供不讳应执行处决。

2. 张振球同志近来工作非常消极，不能艰苦，分委调他来工作，他由永新三区回家籍故推延，迟至一个多月，经此间数次的严厉催促才来。此后分配他去泰和五区担任书记，泰和五区久为敌所驻领，工作上特别要艰苦些，张同志一到那里，不去艰苦耐劳的去干，只一两天就擅自离开五区跑来找分委请调工作，因分委已不在永阳办公没有找到，张同志即回家去，在这斗争紧张时回避斗争，简直没有斗争精神，分委仍采取教育精神又分配其去西区工作，仍然不去，张同志如

此消极怠工，自己甘愿断绝政治生命，分委为要严密党的组织，执行铁的纪律起见，决定开除党籍。3.曹平安同志自富田事变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参加永阳省行委做分裂党的活动，并与段良弼去中央，据湘东南来信说，易尔士同志来信云：段良弼到中央后已经逃走了，曹平安要监视起来。因此前分委有通知把曹同志调回办事处监视，现经常[委]会讨论认为：曹同志素来工作艰苦积极、又系工人份子，此次参加反党的活动是出于被动，党对同志是探取教育精神，因此，前决定把曹同志调办事处监视之决定取消，给以最后警告之处分，并望曹同志诚意接受这一处分，向党作一个接受处分的申明书。

中共西路分委

五月七日

五、反对立三路线与我们的工作

左 娜

中国革命浪潮新的高涨，革命战争的日益紧逼与扩大认真，是给了反动统治阶级以严重的威胁，而动摇而崩溃。可是，党被立三路线统治着，使党的组织不能去执行切实的迫切的任务。反而被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其消极的“左倾”机会主义，使党不能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使党现时受着困难和挫折。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的、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除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路线的实质。立三路线的根源是在六次大会以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关于军阀战争分析不正确，对联合富农及对黄色国际错误的策略及估量，对改组派估量上的错误等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因此立三同志离开客观环境的事实，离开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分析政治。于是他造出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出来的。他说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种革命形势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成熟了。他连发展他自己的说法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是全国暴动直接形势，并且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建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断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他还用无耻的已被胜利的十月革命后工农专政的苏联的建设打得粉碎不值一文的托洛茨基的无间断革命论，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论。因此，他否认中国革命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存在，否认中国革命有单独胜利的可能。同时他没有估计到中国现在革命高涨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权，是因为中国各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有了这一严重的错误观点，发展他自己对于革命武力的神奇的过分估量。否认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存在。过早布置全国总暴动。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于是反对工人罢工示威的日常经济斗争，空谈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取消农民游击战术，组织总行动委员会；取消青年团组织，主张集体农团[场]国立农场；禁止贸易自由与土地买卖；反对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有了他这样子脱离马克思[思]唯物论的实质，他给了中国革命的莫大损伤。

被立三路线统治下的现状是：缩小了党的组织力量，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联系，削弱了党在工人群众中领导罢工斗争的力量。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的任务也放弃了，使红军限[陷]于无阵地的景状；造成苏维埃区域经

济受到穷困，破坏了与中农联盟的政策，放弃了贫农团、雇工会、苦力工会等组织和工人。动摇农民土地革命，破坏苏维埃区域巩固的发展，更造成党内家长制度，使党的生活走到非常状态。于是这样很顺利的革命形势被立三路线统治领导着，认真是给目前革命一个巨大伤害，在这革命紧急关头，我们每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应该深刻的认识自己的责任，都该以忍[冷]静的头胸看清立三路线的严重危机，看清其统治下的革命损害，站在共产国际路线之下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可是我们为要求得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收得实际的成效，我们的工作应该是：

立三路线是有其一切害于革命的实际行动的理论上的基础、我们反对立三路线，必须反对立三路线的一切错误理论，将其错误理论的根源和实质一点一滴的指出，向全党同志解释，使全党同志了解这些错误理论的内容，以求每个同志在明白立三路线的错误理论条件下，来求得反立三路线的实际效果，自然我们要反对这样轻视理论的错误观念，只有提高党员的理论斗争，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才是加强党在斗争中的一切力量。我们必须牢记：没有正确的理论，便得不到正确的革命行动。可是我们在反对立三路线中，应同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反党活动，即是我们应要揭穿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反党破坏革命的阴谋，断绝其在党内外群众中的影响。然而我们只在理论上反对立三路线，不从实际工作中去反对立三路线也是等于纸上谈兵，仍使立三路线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去求得成效。我党得在目前敌人“围剿”苏区和红军的严重形势中，来反对立三路线，我们应该更加紧去努力下列几项实际工作：一、冲破敌人“围剿”——敌人“围剿”苏区和红军的二期革命战争已经临头了，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团员，应该成为一个武装战斗员，站在党的领导之下，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的“围剿”，消灭进攻的敌人，争取二期革命战争胜利。

二、改造与扩大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被立三路线统治下削弱了，我们只有从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联系到反党内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中去改造党的成份。同时从领导群众参加作各项斗争中去吸收贫雇农，苦力工人到党来，严密与扩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主观力量，列宁说：没有团结坚固的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的做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三、建立真正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来信指出，中国尚没有真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努力苏维埃工作，极端反对过去忽视苏维埃工作的严重危机。建立真正苏维埃政权。公布自己的政纲，用事实表示给劳动群众看，苏维埃政权能够去掉帝国主义和豪绅地主，国民党军阀，而创造新的生活，实行中国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同时加紧贫农团、苦力工人的组织和工人，团结实行土地革命。反富农斗争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力量。

四、扩大红军创造红军铁军——红军要占中国工农革命斗争中的一部主力。中国目前红军还是薄弱。我们应动员党员、团员，并领导贫农、雇农，特别是工人到红军中去，精练红军铁军，树立党在红军中的真实领导。

五、加紧工人运动，我们的党员应很艰苦的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领导群众做日常经济斗争，罢工示威。进一步的组织政治罢工。

六、努力士兵运动，每个党员、团员，都应艰苦进行士兵运动。动员一切适宜于做士兵运动的工作，去加紧这一工作，瓦解敌人。

为要执行上面的工作，我们必须艰苦忍耐。站在正确的国际路线领导之

下去努力，自然，我们尤须要提高自我批评的精神，时时刻刻检阅过 < 去 > 自己的工作，如遇有不正确倾向，发现时就应坚决奋斗到底，只有这样才是实际的执行反立三路线，才是实际执行布尔什维克转变。

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

我于一九三一年 月十四日召集莲花区委书记联席会所得材料特写于下：

县委之下设有一，二，三，四，五区及城区共六个区委。

第一区委以十一个委员组织的，五个为常委，有四人常驻办公。

1. 管辖支部六个，对大炮队亦有支部一个，区苏府及区工会均有党团组织。

2. 共有党员一一二名（工人占十五名，中农占五名，贫农占五十一名，富农占十名，知识分子占一名），开除三十名。

3. 区委本身找不到工作中心，同时没有建立日常的工作，对六个支部工作情形不明了 <不> 详细， <很> 少给实际工作的指示，并缺少有计划的去进行教育党员，对县委也无经常工作报告，上下级的关系很不好。

4. 党对政府及肃反工作缺少指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小、党的领导力量 <量> 很薄弱。如有一次肃反委员会决议枪决反派分子并已执行了，而党尚不知道，致发生错误又无法挽救。

5. 党是关门主义的不发展党的组织，不注意吸收积极的贫农雇农工人分子入党，不注意培养干部。

6. 有几个乡苏乱向中农写款，其名是打倒富农，实在是被富农利用了，向中农进攻，区委没有立即想法去制止和纠正。

7. 强迫妇女结婚。他们的决议案本是捉反动派妇女强迫与无女子的男子成婚。所得结果，而牵连不是反动派的寡妇或幼女也要把她强迫成婚，弄到工农群众反对，妇女发生恐慌与怨言。

8. 贫农团各乡均有组织，但尚没有作用和日常工作。

9. 青年团亦有六个支部，有团员二十名不起什么作用。

10. 分配土地不迅速，尚有富农路线，土地是分上中下三等分配的（上田为五石，中田为六石，下田为七石）。

11. 区委每月用费二十三元，区政府每月用费七十元。第二区委：

1. 管辖五个支部下为支分部小组。

2. 共有党员二八七名（工人占二十九，商占八，学生占五，女占六）。洗刷二十三名，开除有二名 AB 团嫌疑的，有二名开小差。

3. 区委有一个常委欺骗并强迫与一个女子结婚，致使女子大家不满意，引起工农群众反对。

4. 区政府党团不起作用，区委也没有经常的提出具体工作意见供给政府，党与政府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

5. 还杀了九个反动分子，因他是反动派家属隐藏田地不报告，有反动言论。

第五区委：

1. 管辖五个支部十五个分部，共有党员二三一名（商七、知十六、工四十一、妇女六、余为农民）洗刷十五名，开除四名。

2. 区委对支部 <领导较> 强，能派人去巡视工作。

3. 募特别捐自十五元起至百余元。

4. C.Y. 区委工作不积极，少参加斗争少出席支部会议。

5. 党员成婚时请十多桌酒席并唱花鼓戏。

6. 区政府下有通告，凡结婚的人至少要办五桌酒席以上。

城区委：

1. 管辖七个支部，共有党员一二七名（工三十二、商七、知十一、女三、农民一 四）洗刷三十名，新介绍三十名；并发展[现]有四个支部党员全数有 AB 团的嫌疑，已解散了。

2. 党员金钱观念浓厚，家庭观念打不破，去保释土豪，发展同志分出地方界限以感情用事，并不以革命及其经济地位出身为主要条件。

3. 分配土地被富农操纵，不是发动及吸收雇农贫农负责，以致调查土地不清楚，分配不均匀有隐瞒土地不报的，有以上等田指为中等或下等田的，本来城区郊的田都是上等田的他们要分出上中下三等去分。所以有许多人不愿意上等田而互争要中下等田的，分三四次田还没分好。

4. 肃反工作不紧张，本来得到各方面的报告，均云城内有百多 AB 团分子，但始终没破获出来。

5. 群众失败情绪尚浓厚，如有一个反派女子，政府送给一个无女子的男子结婚，那个男子不敢要，他说：“将后他的男子回来了，我怎样得了，岂不要受苦吗？”

6. 破获二、四乡苏主席并是支部书记，是 AB 团的负责者，但因杀得太快，又没有彻底破获其反革命的组织。

全县一般的情形：

1. 凡召集群众大会，每受反动派 AB 团的造谣捣乱，秩序总是不好，并且有些开不完会，现在好了些。

2. 全县豪绅地主反动分子逃跑外县者总不过八 余人。

3. 全县破获 AB 团之后，较重要者杀了一三八 余人。

4. 反动的靖卫队难民团尚有步<枪>三十余条，逃在茶陵南坑一带骚扰，若有计划向之进攻可以消灭之。

5. 各级苏维埃政权虽曾通令改造，也有乡苏召集全体群众大会，区召集代表大会。但改造之后，各区乡的负责者，比前届的更坏些，愈更表现死气沉沉，不知找工作，区政府不能指导和督促乡政府，则各自力政。前届优异的成绩和经验，没有保存和学习，浪漫怠工，腐化玩弄女人，命令主义的坏现象特别表现浓厚，以致土地问题不能迅速的彻底的解决，没有坚决的执行抽肥补瘦，如城区分四次还未分好。主要的缺点是改造政权问题的重要意义中、下级干部还未了解，群众更是莫名其妙，宣传不普遍不深入，不注意吸收勇敢的贫农雇农工人分子，拿到政权只在形式上的改造，结果积极的分子落选，富农流氓等分子大批的混入。

6. 莲花分田已有了一、二年，但在城区有一个姓朱的大地主（当这[过]宣统皇帝的教师）被湘东南苏府打出四十多只大皮箱，尚有少数同志认为打得不应该，应由本地政府来打才是对的。可知道土地革命的斗争完全没有深入，干部及群众中确实有少数妥协的分子。不过分田之后，贫农的生活一般的较好了。

7. 去年征收百分之二累进税，群众都愿意出。8. 全县经济不集中，不统一支付，筹款如是没有预算，结算大概前月用一千元至一万元，现在至少要四千元至六千元，乡政府支付并内要五千元至八千元。

9. 男子自十五岁起至四十五岁止，全县编为三师一军赤卫队，没有妇女参加，少先队编为一纵队，妇女占四分之一，童子团成立总团区团乡团部，

村小组。三区群众的军事训练较好，五区群众斗争情绪较好，一、二区群众作骚敌工作较好，缺少军事政治训练，开会不愿意来自称老革命，四区群众消沉，怕斗争少受训练，易受反革命的宣传，城区最坏吃鸦片赌博嫖女人，青年男女集中宿营混合放哨，县总工会不敢干涉，惟总工会会有二十多名纠察队较有训练。

10.全县有步枪八十余枝，集中县赤卫大队者四十余条枪，余在区赤卫队上。

11.莲花产铁矿煤矿茶子麦子谷米为大宗出产。前月农村经济受封销[锁]；日常必需品非常缺少，后转变执行苏区正确的经济政策，市面商品较多，同时注意开采煤矿供给本地区用，临时开办经济来源的一个办法，即对经常的赤卫队向萍攸白区去游击打土豪发动群众找经济。现在最感缺少者是布匹和食盐。

2.二区合办一个合作社，集股一元至十元不等为一股，共集股光洋四百元，每日可售伙得钱一串文，除脚夫钱、工人火食钱外不赚钱，因此影响关门。

13.支部多半不开会的，负责者不明了本身的工作，不起作用，不执行上级的决议案，不训练同志。老同志专摆党资格，说：“苏联是领导中国军阀混战的”，党员怕斗争，变为群众的尾巴，党内和平不讨论工作，不检阅工作，不批评不深入下层巡视工作，上下级关系不好，洗刷同志不坚决，有感情用事。

14.有将农具、牛、房子集中平均分配的错误。

15.党员的农民成分，不应以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来分析，应以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为标准。

16.婚姻问题大多是强迫的，相反的是漫无限制的，绝对的不自由，有以巡视工作谓为放递步哨的笑谈（即是到一处找得一个女人也）。

17.县委与县苏的工作均没有计划的按步[部]就班的去进行，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指导机关的工作不健强，所以推不动下层工作。

萍乡县

1.萍乡县工农群众的斗争的局面是日益开展的，但因党的领导力量<量>过小以致靖匪（全县四大队的四百余枪）几次进攻和白匪约一团人进攻一次，押走工农男女群众万余人，党没有很好的方法去争取这一批群众回来分土地参加革命。

2.党不深入群众，政府则多是命令群众的，如区乡政府命令群众供给茶油柴米等项，有的群众不送去，即派人搜查出来还要受处分。如五月五号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在大光边查政地有党团员一百四十余人，县委县苏湘东南分委及政府均驻此很久了），参加会者，除我由平浏带来千余名新兵外，本地群众不过四、五十人。当日青年团召集的青年群众大会，虽亦到了四十余人，但有十几个是在溪边弄鱼井边挑水，沿途叫拉起去的。

3.有二区是按人口分了土地的，但荒芜了很多土地没有耕种的。

4.虽曾大批破获反动派 AB 团的组织，但还没有彻底的肃清，如大光边茅店里等处的标语经常有人撕毁，并时常发生无风生波浪造谣言。

5.编有赤卫队三个中队，有步枪七十余枝，除担任向白区游击发动群众外，并担任去浏平的交通的责任。但因成分不好，有一次在（九七）被靖匪包围，因晚上不派出警戒所致，结果虽冲出包围，但有三个士兵背枪投诚靖匪，现在已令马上改造士兵成分。

6.沂沅，京口，宣风，芦溪附近群众很好，因受去年红军五军一师在该

地工作了半月之久，打了很多土豪，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并分了一部分田地，贫苦群众得了相当的利益。后来遭受豪绅靖匪的屠杀压迫，更迫切的需要革命，可惜找不到领导者，但自七军二十军独立师于五月上旬进驻宣风、芦溪一带，时间虽短，但建立秘密的组织基础，沂沅是半公开的组织群众，分发豪绅谷物时还是很勇敢很热烈的要的。

7. 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心是要向北（袁水流域）发展与浏宜万赤区连接起来，同时注意安沅矿山工人组织的建立和由上而下的改造党的政权，迅速的彻底执行抽肥补瘦分配土地，加紧向白区的游击战争，努力争取被胁迫的反水的群众口来分困，并深入群众艰苦的创造以大光边、茅店里为苏维埃的根据地，立即建立阶级的赤色工会及雇农工作，加强党领导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的基础，和发动广大工农的群众起来坚决的为保障分田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肃清赤区内的一切反动派别的组织及正确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路线。

8. 党员要训练有经常的工作及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上级党部要经常派得力同志往下层去巡视工作，要培养本地的积极的坚决的工人雇农贫农分子为干部，提拔到党及政府的领导机关来工作（因为现在领导机关的同志多是外县的）。

茶陵县

1. 茶陵县之高龙尧水洮水一带均为赤区，土地均是以人口为标准的抽肥补瘦的分配，群众得利益后对红军很好，烧茶送粥引路担架队。

2. 县苏有赤卫大队步枪九十余枝，很有战争斗争[力]，经常能向白区游击。同时湘南有一个游击队，现在有步枪二百六十余枝战斗力亦好，不但可以对待茶陵的地主武装并可帮助攸县酃县赤卫队合攻地主武装。

3. 自七军独立师攻下茶陵后，消灭耒阳恒[衡]阳茶县地主武装，二区六十余条枪，给了一个严重的打击，群众斗争情绪更提高了。因此茶安酃县边境界首何家圩潘家圩湖口等地均建立了秘密的组织，使彼此的工作取得联系。

4. 茶陵破获大批改组派，现在高龙一带反动组织尚未完全破获。

5. 茶陵地主武装只存有步枪约二百上下，非常怕茶陵的赤卫队，所以挨匪进攻赤区多是夜间，行动抢劫东西捉到人即向白区跑了。

6. 茶陵的苏区经济仰给于赤卫队向外打土豪。

酃县

1. 酃县自井冈失守后，党的工作即陷于失败情绪，右倾的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一切的工作尚未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深山丛林中间，不大胆的向外发展。

2. 全县只有十九个乡苏维埃区域，分配土地只有三个乡苏比较好点，余均被富农把持或还未分田，山地房屋更没有开始分配。

3. 三区乡负责者，每人分得好田十一石谷子，群众有四个一家只分得十一石谷子的差田，打土豪所得的谷米油盐一概要归公，实际归了乡苏负责人口中荷包里去了，群众要质问，马上“反抗政府”“反动派”的帽子即戴上头来了，有许多群众反对政府负责人<中>的官僚腐化分子，但又不敢公开说。

4. 县委县苏机关不但长久埋藏黄泥滩（傍井冈山边）并且负责者不在机关上办公，今晚到这里睡，明晚到那里睡，群众有什么事找个鬼来都找不到。

5. 党团挂名也有十几个支部，党团员将近四百人，一点作用也没有。如<要>处<理>一个人，县委县苏决定要处分他，但又不敢坚决的执行；要交

给红军来请给他的处分。

6.赤区本来距城只有十五里路远，后因县城被七军一部占领了，要县委搬来县城办公，以便布置整个的工作，县委常委之一邝光前云这是立三路线太冒险了，县委不要搬到县城去，免得公开，可以减少危险。

7.县赤卫队有步枪七十余枝，因平日缺少军事政府[治]训练及士兵成分不好，总不敢到白区去游击，以致于生活很苦（四元五角洋一月伙食），每每打败仗，县委县苏的经济每月也要三千多元。现在吃饭都是向群众借来的。现已令其有计划的经常派赤卫队向白区作深入的游击战争，不但可以打土豪找经济改良生活，并且可以发动白区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

8.酃县只有地主武装二百余条枪，战斗力亦不好，若酃苏赤卫队取好联络可以有把握的消灭他。

9.目前主要的中心工作，是打通茶酃及遂川工作的连接，得到邻县党的帮助，密切上级党的关系，经常得到工作上的指示，由下而上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有计划的改造党与团政权的组织，并艰苦的建之阶级工会的基础，加紧赤卫队军事政治训练。努力向白区发动游击战争，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彻底肃清富农路线，彻底的并迅速的解决土地问题，洗刷富农及动摇土地革命的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出党，吸收大批积极的坚决的贫农雇农工人入党及参加领导机关工作。

10.要培养本地的中心干部，改造县委，不可对指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时常调动，以致工作受大的影响。

攸县

1.攸县仅依着莲花有一小块的赤区，不过五十里，群众还是很好，土地还只分配了一部分。

2.攸县有赤卫队步枪约六十枝，对白区游击工作还少，白区工作也还没建立什么基础。

3.攸县尚有地主武装三百余条枪，经常的向赤区进攻很利害。

4.县委工作不紧张，对工作缺少计划只天天写信要红军去打，而不艰苦的建立白区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基础。

醴陵

1.自二次进攻长沙后，醴陵东北三乡的群众均起来参加斗争，过去党的组织，如小组、支部的负责同志均有出来接头的，在南四区清水一带又均成苏维埃政府，后因挨匪进攻利害，负责者领导不坚决将枪埋藏起来，以致工作又形塌台。

2.党的基础完全停滞在旧的组织上面，不注意发展新的组织。

3.党的领导机关负责者命令主义，腐化波[浪]漫，用了二、三千元无账可查，戴金戒指，穿皮衣戴眼镜，做洪会工作的结果受大骗，甚至于被同化了，致引起本地同志不满意由失望而消沉。

湘东南分委

1.对政治的分析与估量很少正确，不是犯了立三主义的左倾的冒险政策，要完成湘东南总暴动，就是对政治估量不足，总是主张将独立师留在那里作牵制湘敌的工作，致使独立师又不能加紧训练，又不能解决给养问题，又不能消灭那块地方的反动武装，就是说：独立师失了他本身的单独的作用，是要限于地方主义。

2.对某一策略的转变，没迅速的传达到下级党部去，同时执行上级党的

策略或指示有点机械的执行，不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的情形相配合的去运用，如执行党在苏区的公开路线，及公开藉革命的纪念大会征求党员，和建立政治侦探的工作，死板的规定侦探小组，公开不能征求党员等。

3.各工作路线没弄清，没有整个的具体工作计划，同时缺少巡视工作，对下级情形不了解，单靠简单的画面通信，特别表现赤区没有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土地没能使一县一区彻底的完满得到解决，阶级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也没建立起来，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一般的薄弱，领导力量不健强，表现群众的尾巴主义。

4.党的集体性指导性很少工作，路线狭隘，同时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高浓厚，没有建立他在各县委之上的正确的坚强政治领导。

5.肃反工作路线只是机械的召集群众来杀某一反动派，并不是事先经常的发动广大群众起来认识一切第三派别反革命的阴谋罪恶，及自动的起来努力破获并防止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及组织，采取坚决进攻，跟踪追击多找旁证的肃反纲领的精神还欠缺，以致尚埋藏大批反动派（造谣言撕标语隐瞒田地等）尚没彻底破获。

6.对于强大红军创造铁的红军的工作非常不够。半年来调集志愿兵到红军中去的不上一千名，并且将独立师在后方休息的官兵随意支配到地方工作，并且茶陵、萍乡发生用索子捆群众来当红军至于欺骗去当红军；同样的有请假休息者或拖枪开小差者，地方党又不加严究，致使独立师每到湘东南某县去时，即发生有一批开小差的。

7.不注意白色区域工作的建立，不注意对白军兵士工作的进行。不注意广泛的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

8.对苏区的经济政策没有彻底的了解和执行转变，所以此时经济又感觉万分的困难了。

9.湘东南苏维埃虽然颁布了一些政纲法令，但没能坚决的督促各县切实的执行，形成官僚文章。

10.党内外的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很差，又无计划的进行，同时各种宣传文字不通俗、不浅显、不实际化、又不艺术化，致使党员群众对党的策略的转变总是弄不清楚。

11.湘东南分委的本身非常不健全，若不加以彻底从成分上大的改造，将来工作必更不堪设想，必不能领导各级党部及革命的工农群众来担负巩固苏区根据地，保障分田胜利，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严重任务。

湘鄂赣边特区情形

我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召集前湘委办事委员会以及参加别种会议，所得到的材料特简要写在下面：

（一）一般工作的比较及活动分子的比例

1.以平江、浏阳县委及群众工作为最好，次为湘北，再次湘东南。万载、修水、铜鼓，更次之宜春，醴陵最落后。

2.党的活动分子以浏阳为最多，平江次多，其次为万载、修水、湘北各县。

（二）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1.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是生涨的，以湘东南为最，其他各县委机关[上]的负责同志都有些。

2.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不执行上级决议）。

3.自去年五月到十二月在各级党部充分表现玩弄暴动，因此受敌进攻之区普遍发生右倾、消极、悲观、逃跑、自新、自首的事实，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

4.党包办政权及群众团体，群众有什么事跑到党的执委来询问，不直接与他们上级机关发生关系。

5.命令主义，强迫的工作方式尚存在。6.注重形成的清谈倾向（如平江报告有假的）。7.C.Y.的右倾，清谈，尾巴不动主义尚存在。（三）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新局面 1.岳阳、通城、湘阴、宜丰、武宁，长沙（尊阳区政府）都是新发展的，新的小块的苏维埃区域。2.平江全县整个赤区二个月余尚有八个整赤区。3.浏阳全县整个赤色半月以内现因敌人进攻，只剩三、四两全区，八、六、二、一等四区只一部分赤区。4.宜春仅有五、六、七区赤色，约占全县六分之一。5.宜丰有天宝一个赤区。6.湘阴有五分之二的赤区。7.通城有五分之二的赤区。8.岳州有三分之一的赤区。9.修水有二分之一的赤区。10.铜鼓有二分之一的赤区。11.万载有五分之三的赤区。这[个]时平浏岳有陈光中、王东原、陶广、彭位仁、谭道沅、朱耀华、谢彬诸白匪残酷的进攻后，各部白匪有撤调他处，当然各苏区工作更快的可以大部分回复原状。注释 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赣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中央：

王首道、甘泗淇<等>三同志受中央指派到湘东南传达中央指示及组织新省委指挥湘赣边苏区工作，因石青宁迫卿之被捕叛变，改道闽西赣东南，经过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和帮助，于八月一日方到永新县城，成立临时省委，开始进行工作，到现在一月又二十天。兹将各种情况及请求扼要报告如下：

（一）湘赣边境苏区概况 1.这苏区经中央局指示，江西之赣江以西袁水以南及湘东南一带，这一整个湘赣边境亦划归湘赣边苏区省委指挥。现在原有和新发展的苏区，有永新、安福、吉安、泰和、宁冈、遂川（以上六县苏区原属西路分委指挥）、莲花、茶陵、攸县、酃县、萍乡、宜春（以上六县原属湘东南分委指挥）、新喻、分宜、清江、峡江、宜春（以上五县苏区原属北路支分委指挥）上犹、崇义、万安、信丰、大庾（以上五县原属南路分委指挥）。共十六县经常驻[碰]头，县城及全县为苏区者只有莲花、永新两县。2.现有红军为中国红军独立师枪约一千，三师七团枪约二百，二十军一七五团枪约二百，各县地方武装红色警卫营警卫连每县只有数十至二百枪上下，而且有些杂枪，子弹缺乏。自红七军及二十军受中央局指示，集中到一方面军后，湘赣苏区及地方武装是比较薄弱了。3.湘赣苏区最严重的现象，就是赣西一带 AB 团（包含豪绅地主富官[农]流氓及富商知识份子）占据了苏维埃与红军的各级指导机关，湘东南的 AB 团改组派很多，实行种种阴谋捣乱。自从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依靠着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指导与党的基本群众的斗争力量，一个多月工作结果，已发动党内外群众的由整个苏区消沉腐比奔[崩]溃的现象转变到积极，进步到广大群众的斗争局面。4.围攻湘赣边苏区的敌军，最近一方面军三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南丰吉安方面无大敌军向我进攻，湘东南方面经常有一师以上兵力，但因两广反蒋军入湘，亦已退却。目前主要敌人就是 AB 团，勾结郭华宗部乘我独立师向中央苏区发展，突然由安福进攻永新县城。现在集中力量，一面消灭内部 AB 团改组派，一面动员保护秋收，击破进攻苏区的敌人。

（二）目前省委几项主要工作和执行的程度

省委目前的主要工作：

1.从下而上的改造各级党的组织，从支部起把阶级异己分子洗刷，支部干事会，并召集在省县代表大会，改造各级指导机关，省代表大会定十月八日举行。全省的党员和成份还没有确实统计，因为过去的统计都靠不住。省委经常仅有一委员办公，其余都分配出去。并训练了一批巡视员到区委支部巡视工作，切实提拔工农干部，吸收新的工人雇农贫农入党，下级的工作目前表现很积极党的路线。

2.改造苏维埃政府权，也是从乡苏起实行改造，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指出，并且洗刷流氓富豪 坚决实行财政统一，反对官僚腐化，实行阶级的累进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个群众的确拥护。全苏代表大会，准备十月十八日。

3.土地问题。我们此后即坚决执行，收回豪绅地主流氓及一切不劳动及不参加农业生产的土地。过去是没收一切土地分给一切的人，没有[收]富农土地给以山田，现在正实行彻底重新分配一切土地，这个主张群众都表示拥护。

4.用人问题特别严重。（以下内容略去——编者）

（三）临时省委共有七个委员：王守[首]道（书记）、林××（组织），甘泗淇（宣传），袁德生（省政府主席），刘其凡，张启龙（已回湘鄂赣边），李弼。

（四）请求：

1.望将最近中央的（五月以后的）一切文件，经由香港转湘南特委再转湘赣边省委。

2.请中央派人来巡视工作。

3.三次革命战争详情，此间虽不知道，但据报又得伟大胜利。我们认为今后应立即使河东及河西苏区打成一片，但此间力量薄弱，不能很快完成这个任务。最好中央建议中央局调一部分红军过河西来，我们与中央局交通还是隔绝。

4.青年团临时省委没有得力人员负责，中央局指定书记还没过来，代书记不能工作，AB团还没有开始破获，一切工作还没有转变，请中央转中央局快派得力同志来工作。

5.你们在申找一个可靠的通讯处告诉我们。

中共湘赣边苏区临时省委

九月二十日于永新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欧阳钦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摘录）——党、政、军、群众工作的综合报告，一、二次战争及富田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

赣江西岸也有十余县有苏维埃政权。但自第一次战争之后，敌人把交通封锁得非常严密，以至关系断绝。及最近七军过江来，才打通联系，但往来仍需要武装护送。因为三次战争关系，这一联系恐暂时不能保存接续。

苏区中央局是一月十五日成立的。当时，项英同志去，是带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去的。所以中央局第一时期（从成立到一次扩大会议），完全是调和路线，特别是对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分析及解决富田事变的问题，因调和路线而至非常错误。自中央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央苏区党的路线完全是接受了国际路线。自然在了解上与执行上，还有许多不够。

关于富田事变问题：事变是去年十二月间的事，当时大批的破获了 AB 团，拘捕了 AB 团的许多重要分子，关在廿军里面。总前委派李龙九同志去处置这一问题。廿军的 AB 团刘敌（是一团的政治委员）当时即领导廿军（因为当时廿军内部有许多是 AB 团）在富田暴动，把所有 AB 团被拘捕的分子均释放，把廿军军长刘铁超同志及中央派去提款的易××及李××同志捆起来，把省政府主席曾山赶走。提出毛泽东反革命的口号，制造假信送给朱、彭、黄三同志，把廿军拖到河西，把红军学校一部分缴械。仍打起红旗要攻打吉安。当时总前委对于这一事变，即肯定了是 AB 团的暴动，采取进攻的策略。及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中央局倒对于富田事变的估计，认为客观上是反革命的暴动。又认为江西党内无原则的派别纠纷，是促成富田事变的原因。又认为不能肯定这是 AB 团所领导的暴动。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双方处罚和平了事。而对于许多重要分子认为仍是共产党员可以教育。AB 团即利用这一调和路线大批回到赣东来，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实际他们到赣东来恢复工作，发展组织，AB 团在这一时候是有相当发展的。

到中央局扩大会才认定调和路线时，中央局对于富田事变的解决，完全是错误的。

地方党的组织现状：

江西地方党部，在富田事变前，有江西省行委的组织。但这一省行委，当时完全为 AB 团分子所把持，并且在立三路线掩护之下，做了很多反革命的工作。自富田事变后，他们虽仍在永阳，企图用省行委名义工作，但是已失去了群众的信仰，所以结果即解散了。

自省行委解散之后，我们即组织了赣西南特区委。即等于省委。特区委设东、西、南、北各路分委。南路、东路在赣江之东，西路、北路在赣江之西。特区委书记是陈毅同志。但当时因为交通的关系，特区委与各路分委也被敌人隔间，在二次战争前，未发生关系。对东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当时特区委所能指挥的，只直属的县委及区委及省政府的工作而已。

自二次战争之后，为统一指挥，集中力量，集中人才计，而将赣西南特区委取消，在赣东成立三个特委：即赣东、赣南、永吉泰三特委，直接直属中央局指挥。当时另有一闽赣边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但后来取消了。在何江成立湘赣边省委，指挥河西及湘东南的工作（原东中央是决定湘东南省委的，在中央局有这一变更）。

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纲 目

- 1.最近湘赣苏区政治经济概况和苏区发展形势
- 2.省委的组织和他的工作情形
- 3.党的组织状况和他的进步与弱点
- 4.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和他的行政状况
- 5.红军与地方武装组织和他的战斗力
- 6.过去及现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情形
- 7.各种群众组织和它的工作情形
- 8.青年团的组织和青年群众工作情形
- 9.解决富田事变的经过和肃反工作情形(略——编者注)
- 10.其他

一、最近湘赣苏区政治经济概况和苏区发展形势

1.湘赣苏区整个的管理区域是：赣西各县——永新、安福、吉安(包括吉安泰和赣江以东的苏区)宁冈、遂川；湘东南各县——茶陵、攸县、萍乡、莲花、醴陵、酃县；江西之北储备县——分宜、新喻、峡江、宜春；江西之南路各县——上犹、崇义、万安、信丰、大庾(省委已派人前<往>解决南路问题，但现尚未打通关系)。湖南之湘南游击工作区域耒阳、资兴、宜章、郴州、贵阳等县(已与省委发生组织上的联系)，以上现有苏区及工作区域共有二十五县，均可打通交通。但江西之南路北路，湖南之湘南尚未取得斗争上的密切联系，整块苏区只有永新、安福、吉安、宁冈、遂川、茶陵、攸县、酃县、萍乡、莲花十县，以永新为中心，从东之吉安县属永阳赤白交界处，至西之茶陵赤白交界处约三百里上下，从南之永新关背苏区，至北萍乡赤白交界处约三百余里，周围椭圆形约一千里。经常占领县城的为永新莲花两县，南与南路苏区、北与北路及湘鄂赣省苏区打通，但苏区尚未打成一片，中间尚有三、四十里至七、八十里的白色区域，目前要经过武装交通队才能通过。

2.目前湘赣苏区周围的敌人，赣西北路及湘东南苏区附近各县经常骚扰苏区的地主武装有挨户团靖卫团守望队义勇队共计八千四百以上，湘南与江西之南路约有五千以上经常进攻苏区的军阀部队，在湘东南方面萍醴茶攸一带计一师以上，在赣西及北路安福泰和遂川新喻一带计一师以上。在九月底至十月间 AB 团乘红独一师向东南之遂川一带发展，勾引安福郭华宗残部一旅突攻永新，被广大群众武装及少数红军实行扰敌袭敌后自动退却。驻泰和之公秉藩残部一团进扰永新苏区被我红独一师湘南游击队特务营各部队完全消灭。最近泰和之罗卓英残部之独立旅进扰永新五六区一带，率领地主武装到处烧杀抢劫一顿，随即退返泰和。萍茶一带则常有敌军进攻，各县苏区边境经常有地主武装不断骚扰苏区。特别是秋收期间豪绅地主带着武装和反动难民勾结苏区内的 AB 团改组派等反动分子，到苏区收租逼债抢劫农民的谷米，捕杀革命工农，焚烧苏区的房屋(永阳全市被敌烧尽)。

3.(内文略——编者注)

4.目前苏区内部农村经济有相当的恢复，各市场商人都能经常自由营业，莲花一带群众合作社农村都已普遍，金银颇为流通，各种普遍日用品都能买到，不过西药及特别用品较为困难，农产品货物价格特别低廉，米每升

钱五十文，肉每斤钱六百文，群众生活较革命前都改善了。与苏区周围的白区完全相反，百货昂贵（米价每升三百至七百不等）在一年内各货要涨一倍价钱，比苏区则要高几倍价钱，捐税加重，各种田亩捐（茶陵每亩九角）清乡捐团防捐牲口捐屠宰捐门牌捐户口捐（茶陵每户要一块小<钱>几升米），统治阶级的经济恐慌和革命危机日益难于维持他们的统治，工农群众生活更加痛苦，都希望共产党和红军去领导他们解放出来。现在苏区开始必要的初步建设事业，如修桥筑路建立学校俱乐部等，群众失败情绪和太平观念逐渐克服，斗争情绪日益提高，特别是发动了“收回地主家属土地”，保护秋收，反对敌人进攻苏区，巩固苏维埃政权，肃清 AB 团等广大群众的斗争，使湘赣苏区由消沉腐败的状态转变成成为新的斗争局面，已经走上巩固和向前发展的形势，它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南与中央苏区、北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发展湘南白区工作的前进。

二、省委的组织和工作情形

1. 临时省委是中央及苏区中央局指定王首道、甘泗琪、林瑞笙、张启龙、刘其凡、袁德生、李弼（在河东未到省委）七人组织[成]的，经常只有一个常委主持工作，秘书处只有秘书长一人（兼巡视员），干事一人，技术工作七人，收发科二人，事务科二人，交通员二人，伙夫杂务工人共四人，并 CY 省委工作人员共二十七、八人，没有一个吃空饭不做事的。2. 省委日常工作是根据活动分子会议三个月工作计划经常以简单的指示信指示各地工作，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予以具体任务巡视各地工作，各地党部派到省委报告工作的同志由省委召集谈话，对于一切实际工作的策略问题以谈话的方法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没有工作人员，宣传部、组织部都没有建立日常工作，工运委员会没有组织，妇女委员会最近才找一、二个妇女同志来工作，工运委员会但尚未建立工作。因此一切工作都集中<在>常委，没有办法来建立各部及各委的工作。因此省委委员出外巡视工作，常会只开十次，召集各县妇委联席会议通过妇女工作决议案及劳动妇女代表会组织法，召集各县工会联席会议通过工会组织法及工会工作青工工作等决议案，此外还领导 CY 省委召集了各种会议及帮助了湘东南苏府和政治保卫处做了一些工作，尤其肃反工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临时省委最大的力量都用在肃反工作上面。

3. 省委是集中人材[才]来做巡视工作的，派林瑞笙同志随独立师到宁冈遂川酃县一带，刘其凡到北路，甘泗琪到永新，胡波到吉安，李孟弼到萍乡，其他各县党的代表大会都曾派人出席。但因时间短促，有些巡视员能力不足，没有完成任务，巡视工作未能深入支部小组中去。

4. 临时省委除指挥北路南路湘南三个特委及赣西湘东南各县，各县工作直属三个支部，即省委机关为一直支，省政府为二直支，政治保卫处为三直支。三个直支都能照常开会。第一直支建立了列宁读书班和列宁室，注意教育机关中的工农同志<组织>每个群众示威。大会组织宣传队出外宣传。

5. 临时省委成立宣布过去西路、湘东南两个分委所发之错误文件无效之后，共印发国际及四中全会后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各种重要文件。省委发出决议案十余种，通知二十余号，紧急通知八号，宣传品二十余种，共印发文件五十余种，三万二千多份，个别指示信四百余号。对各县工作指示多经过巡视员及下级派人到省委报告工作，采用谈话式解决工作问题，虚伪的冗长的文字指示完全取消了。

6. 省委经费开支完全独立不象过去 AB 团时代包办经费私吞公款作为个

人享乐浪费。临时省委自八月一日起十月八日止共用二千一百九十九元，以各地工作费及宣传费为大宗，每人每天伙食费六分每月零用钱五角、药费由公家出帐，但须得秘书处审查，非特别情形不得吃五角钱以上的补药。机关各项设备用具都极力积[节]省，经费与 AB 团时代之滥用经费官僚腐化现象完全不同。

7. 临时省委自八一成立至十月八日全省大会停止职权共两个月又八天。经党的全省代表大会检阅临时省委这一时期工作，有以下的总结，可以明显看出他的优点和缺点：

1) 临时省委坚决的切实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并且团结了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好的干部，勇敢的迅速的转变了党的路线，取消了西路分委和西路各县 AB 团反革命的领导，同时湘东南分委浓厚的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不正确领导也宣布破产。挽救了 AB 团破坏党的严重危机，发动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广大群众的斗争，重新创造了新的阶级斗争的局面。

2) 临时省委的政治领导和政治估量完全是正确的。自省委召集活动分子会议以后完全指示了西路分委过去忽视敌人进攻苏区，估量蒋蔡进攻永新是借路经过，号召群众逃避斗争上山，取消群众斗争，夸大 AB 团与改组派的冲突，这些完全证明了 AB 团反革命的阴谋计划，企图有计划的取消整个革命运动。同时湘东南分委的夸大军阀战争的估量和向西北发展等错误也完全纠正了。最近许多事实证明省委的政治领导是铁一般的正确的。

3) 临时省委对几个中心任务的执行都收到了伟大的成绩，对创造红军铁军用了最大的力量。首先改造了红独一师和三师七团，继续又把二十军八五团的问题解决了，把红军中 AB 团的严重问题解决了，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对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发动群众保护秋收，冲破敌人围攻，坚决的遵照中央指示以主力向东南发展，发展遂酃宁一带苏区，打通河东河西的交通得到了部分的成效。对收回地主家属土地、反对富农把持好田，建立阶级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工作都有很大的<收>效。特别整理地方武装迅速改编队伍和肃清 AB 团改组派更有很大成绩。这证明省委工作虽未做到全部的转变，然而它确抓住中心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毫无顾息犹疑，决然处断了一切问题，这充分证明了是布尔什维克坚定性与顽强性的表现。

4) 临时省委虽然工作人员太少，但工作非常积极。指导下级党部的工作方法，完全取消过去的机关主义和冗长的官样文章和报告，它已从组织上实现工作上开始转变党的全部工作。

5) 省委遵<照>中央及中央局指示，站在阶级立场上采用坚决进攻 AB 团的路线和运用自首政策，实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攻 AB 团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当初活动分子会之后没有马上准备政治保卫处的建立，很好的将左娜等擒住，反而想准备完好将 AB 团首犯一网打尽，不使这些首犯逃走一个，结果倒被他们乘我们工作忙乘间逃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好在马上能够发动群众起来肃反，收了大的效果。

6) 临时省委在政治上组织上一般的路线都是正确的，但在执行工作任务上还有以下的缺点：

(1) 常委工作人员太少，各部工作没有建立，工作不健全，不能详细的迅速的审查下级党部文件报告随时加以指示，省委所发的文件上字句上技术上有许多缺点，减少了指示工作的效力。

(2) 对打通赣南苏区转变赣南工作的任务完全没有做到。对湘南特委

及白区工作还没有用很大的力量去转变工作路线和帮助他们的巩固并发展。

(3) 巡视工作尚不深入，尚未收到在下层支部中实现全部工作的转变。

(4) 对于当地干部的培养还没有去做。对各县委尚少指示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以致一切工作都要依赖省委。

(5) 没有建立党报和详细解释党的任务与策略，对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经济政策尚少有系统指示。

(6) 临时省委三个月工作计划任务很多，时间太短，现在尚未全部实现。

三、党的组织状况和他的进步与弱点 1. 省委直接管辖，北路、南路、湘南三个特委，永新、安福、吉安、莲花、茶陵、萍乡、攸县、酃县八个正式县委，遂川、宁冈两个临时县委、三分医院院委、红独一师师委、红独三师七团团委、湘南游击队队委各一个，直属机关支部三个，党团干事会四个，株洲直属区委一个。全省共有区委五十个（统计不精确），支部六百个（统计未精确），党员二万零六百八十七人，内有四千二百零七人，没有调查成份不能计算各种成份的百分比。

各县有成份调查的党员共 19480 人，内有成份及百分比如下：产工 73 人（内株洲 40 人）占全数 5.4%；雇农 1098 人（内中尚有少数贫农）占全数 6.6%；手工业工人 2129 人，占全数 12.9%；苦力工人 162 人，占全数 0.9%；店员 67 人，占全数 0.4%；贫农 9475 人（内中尚有少数中农）占全数 51.5%；中农 2430 人，占全数 14.8%；富农 20 人（内有隐瞒富农背景不说的实际还不止此数）占全数 0.1%；兵士（没有精确统计人数极少）知识分子 312 人（内中有些地主富农出身）占全数 1.9%；商人 269 人，占全数 1.6%；地主 2 人（有隐瞒地主背景不说实际不止此数），占全数 0.01%；其他 443 人，占全数 2.7%（内中有妇女百余人独立劳动者百余人，其余则为流氓医生自由职业者地主等调查不甚精确）。根据以上不十分精确的统计，可以得出党的无产阶级非常薄弱，产业工雇农手工苦力店员各种工人成份仅占全数 21.2%，产业工人及雇农工人更少，仅占全数 7%，妇女党员没有统计，人数很少，一般情形占全数 0.5%，至多没有超过 1.5%。

2. 县委一级的委员共 146 人，三分之二以上是新从区委[委]支部提拔起来的，工作能力一般的薄弱，除茶陵萍乡稍有独立工作能力外，其余各县外都不能抓住当地实际情形单独应付工作，特别是工作还不能深入到支部。不过各县领导机关的积极性比较提高了，西路北路及湘东南县委这一级的干部成份如下：重 13 人，占 2%；手工业工人 28 人，占 19%；苦力工人 3 人，占 2%；店员工人 3 人，占 2%；知识分子 20 人，占 13.7%；雇农 10 人，占 0.8%；贫农 64 人，占 43.8%；中农 10 人，占 6.8%；兵士 2 人，占 1.5%；富农 1 人，占 0.6%；商人 2 人，占 2.3%。区委支部下级党部能力更弱，实在有单独工作能力的活动分子非常的少，尤其是西路各县发现整县整区大多干部都是 AB 团反动分子，以及新的干部一时不易造就出来。老的干部加入 AB 团等反动组织的县委一级占 70%以上，区委占半数以上，尤其是永新等县支部干事会都有不少 AB 团分子。这样看来干部的问题，真成了天大的问题了。

3. 在这次改造的工作中，虽然各县都实行了自下而上的改造，洗刷了大批坏的成份出党，党在组织上有一个大的转变。然而因为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和方法的不好，未能完全的解决党在组织上的严重任务。在北路和安福等县改造党仅是一个和平改造运动，未能发动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广大群众斗争

不能将群众革命的意识反映到党内来，冲破党内和平观念、失败情绪。莲花则实行指派区委支部下级干部。茶陵萍乡不注意提拔当地下级干部，留恋老干部，改造尚不彻底。

4. 党内教育工作一般缺乏，没有实际的教育训练。大多数支部没有支部生活，开会方式是死板的机械的，连开会程序是千篇一律的死文章。上级出席人作长报告，象传教讲道一样。支部同志开会不多发言，每个同志发言都是讲现话。支部没有具体的规定工作日程，没有具体的适当的分配每个同志工作，形成支部工作只是支部书记的工作，每个党员为党工作的几个基本条件没有实际，甚至照常开会缴纳月费也不能如期做到，要上级下通知或派人出席才能做工作表现工作上寒热症状态。

5.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进步与弱点：

1) 湘赣苏区党的组织经过临时省委领导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造和发动党内肃清 AB 团改组派的斗争，以后党的组织被 AB 团阴谋破坏，党的领导被 AB 团操纵，使党日益脱离群众的严重危机挽救过来，目前党在组织上表现的进步是：

(1) 党内反动政治派别大批被破获，尤其是反动派暗藏党内的阴谋揭露了它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完全取消了，党员群众的肃反斗争已经发动了。

(2)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自我批评已经开始发动起来，对于湘东南分委的错误，和西路分委 AB 团的阴谋能予以无情的斗争。

(3) 党内富农地主流氓阶级异己分子大批洗刷出去了，党的成分较前改善了。

(4) 各县指导机关，贫苦占了绝对大多数，过去富农知识分子包办的现象逐渐取消了，各级指导机关工作较前积极，腐化现象没有以前这样严重了。

2) 然而目前党在组织的进步却非常不够，他还表现着严重的弱点：

(1) 党的无产阶级非常薄弱，而且包含了不少富农商人流氓地主等阶级异己分子、AB 团改组派等反动分子在党内已成为严重问题。

(2) 党内干部非常缺乏，过去老的干部很多是富农豪绅子弟知识分子，赣西各县大多数所谓老干部都是 AB 团改组派重要分子，新的工农干部一时尚未培养出来，工作不能推动。

(3) 党的基本组织不健全，支部生活一般的没有建立起来，党员政治水平低落，还没有提高党员对工作的最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工会各种群众组织还非常松懈、缺乏阶级性和斗争性，党与群众的关系不密切，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还未能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5) 忽视苏区附近白区党的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6) 下级的党团关系不好，党忽视团的工作，团表现先锋主义。

(7) 党内和平观念、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意气之争地方主义（上年度同志调动工作要哭不肯口外）感情作用个人领导雇佣革命性，腐化现象等还表现非常浓厚。

(8) 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虚伪的工作报告。只说漂亮话不做实际工作，下级还有要上级发了通知等文件才做工作，做工作不负责任甚至阳奉阴违。

(9) 党内忽视组织工作观念，没有组织上的统计，缺乏工作的明确性，

阶级观念、组织观念非常模糊，尚有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公开党的任何组织的错误倾向。

四、苏维埃的组织和行政状况

1. 苏维埃的组织系统过去非常混杂，西路各县苏维埃大的乡以下设办事处，区与乡之间也有设办事处；湘东南各县是“县”“区”“乡村”三级。“乡村”这一级是基本组织，但大的乡设乡与村两级，村不驻党办公；省苏以下有北路办事处，指挥的新喻峡江分宜吉水四个县苏维埃政府，及直接指挥的永新吉安宁冈遂川安福五个县苏；湘东南的茶陵莲花萍乡攸县酃县五个县苏。总共有县苏十三个（原文如此——编者注），四十二个区苏，五百二十五个乡镇苏，村苏维埃尚没有统计。

2. 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成分，过去是差不多完全被富农流氓 AB 团改组派所操纵，自经这次改造后，绝对大多数是新提拔出来的贫苦工农，富农隐藏在政府是绝对的少数了。但工作能力特别不够，多半是找不到工作出路，莲花萍乡苏维埃负责人能力比较好一点。

3. 改造苏维埃工作虽然收到了很多效果，从乡一直到省苏都改造了一次，但改造苏维埃还不是从斗争中改造的，没有实行真正民主制度，尤其是乡一级只有召集最少数的群众大会来执行选举，没有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同时还有些地方只是换汤不换药的，黄斗[换动]几个委员没有切实转变苏维埃的工作方式，并不注意扩大改造苏维埃宣传鼓动工作。群众对苏维埃还是没有深刻的认识，以为改造苏维埃与他们无甚关系。有些地方完全是党包办改造苏维埃的工作。

4. 湘赣苏维埃过去因为被富农流氓 AB 团所把持以致发现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苏维埃的负责人压迫群众，如果稍有不对的即用绳捆绑，以致群众害怕苏维埃。现在这些错误虽然纠正了，但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还是不好，群众对苏维埃还没有认为是自己的政权机关，有些地方群众（如遂川）还是有些怕苏维埃。

5. 苏维埃的阶级经济政策尚没有坚决的执行、立三路线的经济自杀政策没有彻底肃清。同时敌人的严厉经济封锁，以致苏区内发生经济贫困，工农银行没有开办，苏区内无统一的纸币。合作社有许多地方开办了，莲花的合作社比较发展，多半是由贫苦群众开办的，在群众中比较有信仰。至于茶陵永新各地的合作社中多半是一些商人籍以来剥削群众，现在已进行改造。水新莲花的商业市面是恢复起来了，湘赣边的粮食是没有问题，一年还有许多剩余。关于各级苏维埃用费和红军给养特别缺乏，省苏只有存现洋四百多元，目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累进税没有进行征收，省苏现已规定征收条例，另附来一份请查阅批示。

6. 文化教育工作是没有做得好，列宁学校没有普遍的〈建立〉起来，教员没有经过审定，多半是豪绅地主富农的子弟，以致列宁学校内发现许多 AB 团改组派的组织。教材不统一，现在统计有列宁高级小学校三个（莲永茶各一个），初小七百三十个（莲花占大多数），贫衣夜校六十所，识字班五十余个，女子职业学校一个（萍乡）。

7. 目前苏维埃政权还表现有些严重现象，苏维埃负责人工作能力薄弱，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作，只有做些打条子招待所的事情，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由党包办。苏维埃政府的官僚腐化还未完全纠正过来，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

和工作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

五、红军与地方武装的组织情形和战斗力

1. 在湘赣苏区的红军，有独立第一师。第三师七团和二十军一百七十五团独立第一师，原是受湘东南政府指挥是由湘东南各县地方武装编成的，过去战斗力不强，群众工作完全没有注意，并且有脱离群众的现象，群众看见独立师来了就讨厌。自临时省委来以后用了大的力量去整理和训练，现在已比较好得多了，AB团的组织破坏了许多，士兵勇敢提高了。尤其是最近消灭进攻永阳之公秉藩残部一团，收缴步枪五百多支，机关枪五架。二十军一百七十五团因AB团的问题严重已混编独立师内，共编为三团，每团有四连，总共人数约在二千以上，能够消灭白军一团，但干部非常缺乏，近来在一处能够帮助地方党的群众工作，在群众的信仰已建立起来。

2. 三师七团原归西路指挥在遂川工作，可以说完全是AB团，从团长一直到班长以及极大多数的士兵都是AB团分子，只有政治委员（刘峰）非常坚决接受省委的指示，把队伍拖来永新，将AB团完全破坏出来。现在所有的兵都是新兵，战斗力薄弱，有步枪二百六十多条，编为三连，能够抵抗敌人一营。还有一个湘南游击队，有枪二百条，现改编为省委警卫团，计划扩充三百二十条枪支。

3. 各县有步枪的地方武装编为警卫营、独立营等名称，全省共有地方武装的步枪一千五百多支。湘东南各县比较多些，战斗力比较强些，能够经常打坍地方武装保障苏维埃政权。西路各县的红色武装过去完全被AB团操纵，差不多所有负责人均系AB团要犯，现在已将各县红色武装中的AB团问题解决了，加了一个大的整理，渐渐能够与敌人作战进行游击战争，两个月来共收缴敌人步枪三百支上下，但各县红色武装的军事政治训练非常缺乏，同时枪支不好，子弹不多，每县只有数十条至百条步枪，不能解决各县的地方武装，负责人不健全，不能够做群众工作，只有单纯的军事行动，游击战争技术不好。

4. 各具的群众武装编为赤卫军少先队，现在全省总计有赤卫军约七万一千多名，武装六万七千多支，短的梭标最多大炮长炮最少，有少数赤卫军（如茶陵等县）能够配合红军作战，和进行骚扰敌人的工作，以及帮助红军慰劳红军工作，赤卫军的训练非常缺乏，里面的富农流氓尚没有彻底洗刷出去，模范赤卫军只有少数地方建立起来了。

六、过去和现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情形

1. 过去解决土地问题的错误，过去在机会主义与立三主义富农路线领导之下、尤其是西路一带AB团的阴谋破坏土地革命解决土地的策略完全是非阶级的绝对错误的，实际情形是：

1) 在“没收一切土地平分土地给一切人”的口号之下；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家属都分了“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尚道士流氓等非经营土地的劳动力者也普遍分得了同样的土地，富农把持好田隐瞒好田不分，或把持苏维埃重新分得了好田，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富农地主家属偷取去了，雇农贫农中农没有得到全部实际的利益。

2) 过去雇农和红军兵士不分土地，是立三主义分配土地的错误。赣西一带有雇农分得坏田或不准分田，红军兵士本身没有分田，这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有些不分失业和在业工人，同样一律分土地也是错误的。

3) 过去遂川安福的造名册，名义上分田，实际上不分田“分假田”，

藉口说自耕农多农民不要分田的“不分田”，这完全是 AB 团反对土地革命的阴谋。

4) 过去分配土地的方法只是靠红军打下了天下，由红军或共产党宣布分田给农民，不能发动群众起来，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由群众自动分配土地，使分田运动成为一个群众的斗争，只是和平的“分田”，以命令代替分田的斗争。这是错误的。

5) 过去分田的标准不分阶级的按人口平分田的办法是于富农及一切反动家属有利益的，人口少的雇农贫农的利益是有损害的，过去湘赣全省分配土地的标准都是不分阶级的，按人口平分，完全是非阶级的××××××的“全民革命”、“平均地权”的办法，同时有主张单纯的按劳动力为标准，不顾农民要求，“按人口平分土地给劳苦农民”的办法也是不对的。

6) 过去分田的单位，有些乡的范围很大，以乡为单位，甚至以数乡或一区为单位，把所有田地机械的分成上中下三等，不按农民住屋的远近，使土地割成许多小块分得非常散慢使农民不便耕种，对于土地生产改良发展农村经济上也有妨害，同时，占[站]在保守旧的土地私有关系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口号代替“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办法也是不正确的。

7) 过去实行立三路线主张“禁止土地买卖和出租”、“组织集体农场”等过早的办法，也是不对的。以后放弃“土地国有”的宣传和怀疑“土地国有”更是不对的。

2. 最近收回地主家属土地和财产的工作各县都已发动广大群众来实行，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不过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和对富农的土地也同样没收与分配的办法尚未普遍实行，许多地方却正在开始进行，在执行中各县发现以下的错误：1) 有些地方负责人对于收回地主家属土地表现“怀疑”“顾虑”，不能立即坚决执行。北路各县只是和平的没收地主家属的土地和财产。莲花等县是专用命令的办法，不能发动群众的斗争，由群众自<己>动手的来执行。许多地方还有一种慈悲观念，不驱逐反动家属出苏维埃境，甚至主张反动家属的妇女嫁给农民。反动家属子女送给农民做子女都要分得土地，这完全是非阶级的立场。

2) 对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还不能切实按照全苏大会土地法草案及湘东南苏府重新平分一切土地的条例。

3. 目前湘赣苏区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办法是完全遵照苏大会草案和实际情形来决定的，详细办法有湘东南政府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条件和各种决议（另付[附]原文不详录）。

七、各种群众组织和它的工作情形

1. 工地——虽全省建立实在[际]有下层会员的，有莲花茶陵安福吉安萍乡分宜永新儒延坊峡江新喻安福二区等处，其余的都是挂空招牌都不能建立它的工作。全省在十月上半月总的统计有会员一万三千三百余名，有县工会十一个，县筹备处三个，区工会六百多个，分工会二十多个，支部二百八十多个，乡工会（即工会支部）一百一十多个。过去它的组织非常松懈，包含着许多非阶级分子，甚至有反革命的政治派别——AB 团改组派等。城市里头工作便没有建立起来，工人纠察队有的很大，各县工会的指导机关非常不健全，包含着有非阶级分子，在工作上不能找到出路，形成沉寂和平的现象，自临时省委成立之后，即加紧各种工作的改造，建立阶级工会，在临时省委

领导之下已召集了一个各县工会的联席会，讨论了加紧各县改造工作的方针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成立了全省总工会筹备组，以五人组织来推动这些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工会下层工作的建立与改造，成绩还很薄弱。

2. 贫农团——全省除莲花永新有普遍组织外，其余都只有一部分，有些才开始进行，全省除峡江安福五区儒延坊新喻安福等处未统计，共计会员二万零七百二十二名。但过去在西路分委的 AB 团领导下和湘东南分委的机会主义的不正确的领导之下，那些富农流氓和阶级异己分子也同样的混入了贫农团的组织，甚至混入了反动的政治派——AB 团改组派。自临时省委过来后，将西路分委的 AB 团领导和湘东南分委的机会主义领导取消后，收回豪绅地主家属财产的贫农团来一个彻底改造。现没收豪绅地主家属财产，都是贫农团领导广大贫苦农<民>来没收和分配那些财产（如茶陵莲花等县），现各种斗争都已确实的发动起来。群众确实自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家属的财产。

3. 互济会——全省自省互济会组织后，各县也老早就有了，但有的县份已全县的普遍了，有的还是挂一块空招牌，有的尚未统计。现在有统计的县份有分宜吉水莲花萍乡吉安安福五区茶陵、安福 区等地，计会员五万三千八百四十一名，但是有些县份会员非常复杂，甚至富农反动家属也有参加的。

但有的把经常的工作，救济难民问题，总计湘赣苏区的难民数千、不过现已有适当的解决——将这些难民已分配到各县去参加生产，其余的由互济会筹款救济。过去救济难民的开支每天每人平均发白米半斤至一斤铜元六十文，难民最多的地方是吉安吉水峡江北路，各县互济会的经济来源，一部分是募捐来的，一部分有的是由苏维埃政府负担一部分，有的会员的月费和入会金，募捐工作各县都做得有些成绩比较好，每次群众大会都没人出席演讲，散发宣言传单等宣传品，这次永阳胜利，独立师所捉的数百俘虏兵都有很好的慰劳和训练，慰劳红军战士和慰劳伤病兵这些工作都成为它的经常工作之一。

4. 反帝大同盟——全省有省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有统计的县份莲花吉水萍乡吉安四县外，有的尚没有统计，有的是挂空招牌。这四县统计会员有一万四千八百三十二名，他是由上而下去进行组织的（如莲花）。省县是以九人至十一人组织之，省县区乡都有系统的组织，都开代表大会成立反帝大同盟总会和分会。这种组织法是不妥当的，现正进行改正。反帝工作没有经常建立起来，没有找到工作出路。

八、青年团的组织和青年群众工作情形

1. 边境团的组织在过去湘东南西路两个党分委不正确政治路线领导之下及两个团分委组织不严密反映之下，西路方面团的指导机关，上自西分委下至小组大多数是抄[操]在阶级异己分子及 AB 团<手里> 假借共产青年团的招牌，暗中进行发展 AB 团的组织，同样湘南方面有些团部也有 AB 团分子及改组派分子躲在指导机关，这是边境团已走向万分危险的境地。自临时省委建立以来接受了党的正确路线用了最大的力量，进行了一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改造斗争，大批的洗刷了阶级异己分子，大批的捕拿了暗藏团内的 AB 团，开始在执行组织上的任务及工作的转变，这是已将全团的危机挽救到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但是为了[因为]团的各级指导不健全，有时过着留恋旧的工作方式的阻碍，还是有下面的主要错误及危险：

1) 组织狭隘的关门主义。

2) 阶级基层特别薄弱，团内 AB 团改组派分子没有系统的彻底肃清。

3) 团内斗争还是沉寂, 没有普遍的启发自我批评精神, 反对“左”倾与“右”倾的斗争下深入, 极端民主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农民意识常在团内发现。

4) 团员政治水平线特别低落, 支部生活非常幼稚。

5) 团与青年群众团体关系不是混杂包办, 便是对立形势。

6) 团不能以组织力量去推动青年斗争, 甚至做了群众的尾巴及做党的尾巴, 特别是白区工作没有好多成绩, 即在湘东南有一点是非常薄弱的。

7) 党团关系有好些下级团部根本是闹不清楚, 同样团的先锋主义的残余及第二党工作方式没有肃清, 竟反映了下级党部对 Cy 工作的忽视、及取消倾向的发展。

2. 团员的总数及成分, 因为没有得着正确的统计, 据 Cy 省委报告, 大约有一万一千上下, 贫农是主要的成分, 中农次之, 青工学徒牧童雇农, 真是不能令人满意。同时团在县以上的机关指导有六分之一是学生成分, 其余是中农贫农青工学徒, 真正青年雇农牧童很少。

3. 少先队团在临时省委建立以来, 号召全团同志积极进行改造少先队, 九月十五号开了全省代表大会, 儿童团在十月一号开了代表大会, 在那两个大会开过后已是检阅了改造工作, 收到齐[几]分的成效。同样一切应做的工作已逐渐去进行, 但究竟成绩怎样还是不清楚, 不过过去的一般无政府状态、盲动主义及右倾的估量少先队团性质, 现在看来是比较有了初步的转变。

4. 青工工作只是在莲茶萍永有一点组织, 贫农团是有普遍的青年加入, 并有些县份在贫农团干事会之下另划了青年小组。此外反帝及赤色互济会中的青年工作, 虽是好多青年加入了, 大多数是强迫命令造册来的, 工作同样没有建立起来。

5. 少队的数量及成分, 在代表会上总计是有四万九千八百九十四名, 成分只知道贫农中农占多数, 没有精确的调查。童团的数量, 在代表大会总计大约在七万上下, 成分是贫农子弟占有主要成分, 中农子弟次之, 牧童学徒及手工业工人又次之。6. 各种青年群众组织及工作都是在苏区里面, 白区简直是没有。总而言之过去在湘东南及西路两个分委领导下的青年群众都是一些非阶级的, 在西路方面还有公开取消青工运动与贫农团组织, 所以边境的青年组织有的是要彻底改造, 有的是要从新去建立, 至于青年群众的工作, 硬是要一件一件的去建立起来。

九、对上级的几个要求与建议

1. 人材问题——湘赣省大批的破获各机关中的 AB 团改组派以后, 各种干部人材的缺乏成了目前工作上的严重问题, 特别是江西的赣南路北路的问题尚未解决, 虽然新省委已决定开办一短期训练班(六十人至八十人), 并加紧用各种方法造就当地下级干部, 但各种负主要责任的干部必须要求中央局硬要供给我们以下的重要人材:

1) 政治保卫处的肃反工作人材, 至少要一二人, 最好是李绍九陈正人及留俄学生中有政治侦探工作经验的同志。

2) 全省工会工作人材最好照以前执行局意见要陈佑生同志来很适宜, 请转全总执行局批准。

3) CY 省委胡自平同志重病不能工作, 李弼没有来省委, 现在当地找了三五人负责, 但很不健全, 请转少共中央局马上派人来。

4) 独立一师高级军事政治人材尚不健全, 要求在一方面军中抽调二三

人来，医生也要三四人。

5) 党的工作人材至少调来四五个。

2. 新省委因感红军及地方武装干部人材缺乏，已计划于十一月将河西教导队改为红车学校，由各红军各部队及地方武装中选派四百至五百人为入伍生，三个月后考选一部分开入本校，三个月毕业，其余则调各部队为班长及排长，本校生是造成连长人材，请求中央局批准并供给军事政治教官及各种教材（现在人材只有七军李朴冯达龙二人，教材与经费也还困难）。

3. 湘赣省一次代表大会于十月八日至十五日开完了，代表百七十人，另有成分统计表付[附]来，产生了政治组织苏维埃群众工作及各种组织法等决议案，选举王首道、甘泗琪、林瑞笙、张启龙、袁德生、刘其凡、李朴、×××、王震、刘锋、罗启厚等十一人为省委委员，胡香美李天柱王豪刘任武刘彦玉为候补委员，以王守[首]道为（书记）林瑞星（组织部）甘泗琪（宣传部）袁德生（省苏主席）张启龙（省府军事部）五人为常委，妇运委员会决定李珍当地找两个劳动妇女，党团省委各一人共五人组织之，工委因有省总筹备处党团指挥工作，故未成立委员会，由常委指示工作，请求中央局审查批准，选举甘泗琪林瑞笙王首道张启龙易心平（CY省委）五人组织党报委员会，以甘泗琪为书记。

4. 省委除派袁德生等同志前来面告一切情形外，付[附]来这一书面报告及临时省委各种文件，请求审阅并加以详细指示。

5. 目前湘赣苏区主要任务急便与中央苏区及湘鄂赣省区打成一片，争取湘赣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在这广阔的省区只有一个独立师，感觉红军及地方武装（每县只二三十至百余条枪）的薄弱，请求中央局调一部分红军到湘赣工作；并供给我们一些步枪和机关枪，以便扩充独立师与地方武装，无线电机及人材，此次必须请求你们对[兑]现的交代表带来，以便打通湘赣省湘鄂赣省到中央区的交通，这是在建立全苏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打通各省苏区联系有重大关系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实行交通上的计划。6. 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已于十月十七至二十五日开完了，详情另有政府给中央区军事委员会的报告，选举新执委二十一人，付[附]来各种决议文件，请加以审阅和指示。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1. 没收豪绅地主军阀祠堂庙宇及大私有者的土地。根据基本农民的意见，实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或以劳动力为标准、以人口为补助混合原则进行分配，雇农苦力及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享受分得土地的权利。

2. 过去分给豪绅地主家属及商人道士和尚尼姑等的土地，由当地苏维埃号召群众一律收回，但尼姑和尚道士如能自己劳动来谋生活。脱离流氓习气、放弃固有职业而系中农贫农以下的经济地位者，则可分给较坏的土地（但过去专以流氓为生活的剥削分子不分给土地）。

3. 富农的土地亦同样的没收与分配，但没收后，富农在服从苏维埃法令并自己以劳动力去耕种土地条件之下，得分配较坏的“劳动份地”。

4. 凡继续参加反革命组织及白军的武装组织者的家属，其财物和土地一概没收，并将家属驱逐出境，如系中农经济地位以下的贫苦工农非自动的而是欺骗胁迫反对苏维埃或反水逃走的，经当地群众大会决定不收回其土地，并准其回家耕种。

5. 分配土地的原则以乡为单位，各县须根据当地实际情形与基本群众的意见，以几村或几乡联合去分配亦可以。分配时不但要注意数量上的多少而且要注意质量上的肥瘦（上中下三等），要切实按照耕种的便利、田地位置的远近、收谷的多少、彻底的平均分配。收获多费力少的好土地应分给红军家属及雇农贫农中农，瘦瘠的土地及零星散漫不便耕种的土地则分给富农，在便利贫农雇农耕种起见，可令富农移居或分出房子给贫苦农民居住。6. 红军个人及其家属须给以较好的田地，苏维埃须领导群众帮助他们耕种，同时帮助他们的耕牛种子和肥料，在前方牺牲的革命战士则不准收回其土地，过去没有分田地的，在重新分配土地中须要分得田地。

7. 凡是参加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被豪绅地主反革命政府通缉逮捕的分子，须给以分得土地的权利，但须按照阶级地位定出给以土地的标准。

8. 同工人专门以职业为生活者或做工的日子占每年三分之二以上者则不分给田地，如做工之日占每年三分之一以下者则可分给一半田地，至于工人家属如系农民须分配其田地，失业工人而无法救济者须与农民一样分给土地。

9. 凡专以商业为生活者（家属在内）的小商人不分配田地，如其家属原以农业为生活的须分配其田地，但本人不分田地，如果是富农经济地位只分坏田。

10. 各乡村所分到而不好分配的土地，在贫苦农民同意之下，可作为红军公田或作为苏维埃公田（绝对不准藉口多留公田，尽可能的分给农民）。此项公田由当地苏维埃领导群众耕种，作为红军给养与维持红军家属、红色医院及其他公益事业之用。

11. 凡贫苦的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分给一份土地或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

12. 凡已进行分配土地的地方，须将契约文据粮册承耕分管等字据一律焚烧，如故意隐瞒不交出者，则以反对土地革命论罪。

13. 各县的矿山森林河道水利童山沟归苏维埃管理。如有开垦童山者，苏维埃除将所得的利益概归本人享受免收累进税三年外，并予以奖励和帮

助。

14. 荒田荒地可以生产者应尽可能的平均分配给农民，如不易开辟需要很多劳动力者可分给富农等，还仍剩余时，苏维埃得奖励劳苦群众开垦之，并免收累进税二年或三年，但反对地主豪绅及其家属去占有。

15. 取消高利贷及一切苛捐杂税的剥削，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累进税条例，按照湘东南苏维埃颁布的执行）。

16. 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家属的房屋，分配给无屋或少屋住的贫苦工农及红军家属；没收富农家里多余农具耕牛肥料分给缺乏农具的农民，或在农民群众主张之下没收来的农具耕牛，组织农具耕牛管理处，供给无农具少农具的农民公共使用。

17. 没收豪绅地主家属的茶山桐山杉山竹山他塘等，同稻田一样，按照当地农民群众的自愿分配给他们耕种使用，如不好分配的及公共他塘、油榨、水碓、纸厂等归苏维埃管理，富农和尚道士尼姑商人的茶山亦同样没收与分配，但在遵照苏维埃法令并能用自己劳动耕作的条件不得分给以较坏的茶山（过去专以流氓习气为职业剥削别人的，仍然没有分给）。

18. 雇农工会贫农团是领导土地革命保障土地革命的坚固柱石，准许向苏维埃政府提出关于分配土地的意见，并可派人去参加分配土地的工作，同时各级政府土地委员会一定要雇农贫农及积极的中农充当委员，反对富农流氓参加分田工作。

19. 分配土地时须召集群众大会各区乡土地委员会联席会，详细解释全苏大会土地法草案与全省代表大会土地决议案及本条例，并充分讨论执行分配的具体办法。

20. 从新分配土地后，须督促分得田地的人各自维持其冬耕，如原耕人已经下了肥料种子（红花等）等，须由得田人出还种子肥料钱与原耕人，如种了花麦油菜等仍须归原耕人收割。

21. 开垦荒田、疏通水利、种植森林、豢养牲畜这些工作，必须鼓励农民在自愿条件下积极进行去提高农村生产。

22. 农民分得田地后自愿将各人所分得田地集中起来公耕，苏维埃政府须予以大力帮助并建立公耕制度。

23. 实行土地与农民的所有权，准许买卖出租，但严禁一切投机与旧地主收回土地的企图，同时要知道土地固有是改良农村生产最可靠的办法，事实上是转变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步骤，在将来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这个要求条件底下才能实现。

24.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即发生效力。

25. 此次重分土地，因为过去分配土地不是阶级的分配，豪绅地主家属也同农民一样分得田地，富农把持了好田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都享受了分田的权利，省苏为要使土地革命利益完全落在中农贫农雇农苦力手里，所以再来一个重新分配。自此之后，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再行分配了。

26. 此次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分配的，无疑义的那些富农、流氓以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要从中来捣乱来破坏，故意把这一工作做得不好，如瞒田把持好田，不准贫苦农民说话，借公济私等，故意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来不执行这一正确条例，来破坏真正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省苏区为要完全实现全省代表大会的决议，为要舍死拥护工农利益，使农民真正得土地革命利益起见，当毫不顾虑的领导广大基本群众起来与他作残酷

斗争，一直到用革命手段拿[起]他来交群众处决。

中共湘赣省委

一月九日于永新城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军委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摘录）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

（3）河西游击部队：独立第一师应于我国攻军未扑赣城以前，在可能条件之下夺取和占领遂川城。其主要任务是要使遂川成为攻赣期间对吉安、永新方面敌军防御的支掌点，如夺城不可能时，则应将游击于万安的河西一带，假使赣城之敌向北逃窜，独立第一师便是一支截堵部队。

因此，占领遂川城后，或在河西游击时，对北方敌军的井戒应构筑坚固工事与发动群众，节约兵力，扼要防守，必须派出游击队向万安、泰和一带游击，协同河东部队完全截断赣江上游的交通，并须不断的破坏敌方有线电报的交通，以协助围攻军攻击赣州城，同时须与住在赣江一带工作部队建立军事交通取得密切的联系。”

中共湘赣省委报告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

中央：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给我们的信收到，所指示我们目前的工作和过去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均是万分正确，我们诚恳接受，并坚决发动全省党员领导广大群众执行。现将省委代表大会以后的各种工作的执行程度报告中央，并送来各种文件，望详加指示。

(一) 省委代表大会后，我们除坚决执行大会的一切决议执行实际工作的转变外，并规定了十一月及十二月两个月工作计划，主要的是改造与建立革命的群众工作，并规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暂行组织法，从县至下层均已建立与改造完毕，省一级尚是筹备委员会没有召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现在进行这一工作。但这些群众团体的组织，多半还是登记式的，没有发动群众的斗争，不是由斗争中而加入的，他的实际工作没有单独的建立起来，尤其赤色工会的工作做得极不令人满意，工人群众对工会没有深刻的认识，工会影响不扩大，独立劳动者手工业者尚没有完全洗刷出去，做工会工作的缺乏，在乡村工会工作更是找不到工作出路，党在工会中间领导非常薄弱，劳动法除省苏管辖的只是工厂石印局等开始执行了，其余各县都没有真正实行，主要的原因是富农意识的障碍，同时我们的苏区内没有大的作坊工厂。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过去是大部分分了田，他们做工的日子还要少，现在的工人还是不分田，实行增加工资，但工人还是不大十分满意，因为增加工资只能按照苏区内的生活程度（每升米只有四个铜板），如果加多了，农民是不满意的（永新缝工在 AB 团领导下每身单服工资五角，泥水匠每天三角，做一天吃得十天）。雇农多半失业，现在都分了田。因此一般同志就认为劳动法是“行不通”或“宣传口号”了。省委虽曾向这些倾向作过斗争，但至今尚未收到好的效果。

(二) 苏维埃的工作，自省苏代表大会后，才开始建立他的工作，省对各种工作都有相当注意，但各苏维埃政府执行程度不够，所收得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各级苏维埃的单独工作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苏维埃的负责人能力薄弱，找不到他自己的工作出路。有些苏维埃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由党包办，甚至于苏维埃成为党的事务处，苏维埃天天忙于打条子招待来往人员的事情（攸县萍乡）。省委在最近坚决与这些作斗争，各种工作是在开始转变。省苏各部都已组织，但不甚健全，有的负责人担任了其他职务，不能单独进行工作，一切事情多是集中常委会，经常派去下层巡视工作，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只有一个到两个常委，常委开常委会都成问题。省苏在本月五日召集一次常委扩大会，各县主席及执委均到会，对全省工作有一个详细检阅和新的工作布置。

(三) 土地问题，本来在去年底就重新分配完毕，检查这一工作。大多数地方是已平均分配了（永新莲花吉安茶陵），但有些地方因敌人占据（如北路萍乡攸县）不能进行分配，以致放弃分配土地的工作，以全力去应付敌人。分配土地的主要方法是以乡或村为单位，现在一般情形都是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省委主张混合为标准，下级未能很好的实行。但富农无论如何以劳动力为标准，雇农贫农中农按人口分配，省委也未呆板的反对。分土地时呆板的分上中下三等，使一家人三种田都分了一块，以致把田分成块不便耕种，并且这样分田手续是很麻烦，农民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地不愿意，这是

过去所谓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遗毒。有少数地方提出雇农贫农分好田，中农分得中田或坏田，违犯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中农误认为富农，同时少数地方对富农分给坏田没有按照其“劳动分田”分给较坏的田地。尤其最严重的问题，分配土地都是苏维埃命令，是很和平的，没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对于组织农具站犁牛站，尚没有做到，只是没收了豪绅地主家属的农具耕牛及抽出富农有余耕牛农具分给雇农贫农。反富农斗争尚未深入，有些地方把中农当做富农，以为有田有钱或两担谷借给别人就当作富农，使中农发生动摇。以上这些错误，一方面是 AB 团改组派搞鬼，他曲解利用省委省苏的指示，省委省苏曾在各种文件中指出了 AB 团改组派的阴谋，并与下级作过激烈斗争，现已有局部改正过来了。

（四）驱逐豪绅地主反动家属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各县能够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站在阶级立场上，坚决的将这些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分别驱逐出去。有反动能力的在各县得到群众同意条件之下大部分杀掉了。但在执行这一工作中各县仍发现了不少的错误，有些地方完全是苏维埃下驱逐令，没有发动群众执行；有少数地方发现右倾的办法，中农以下经济地位的农民因被迫反水的也驱逐出去；有些地方把富农及中农甚至贫农被迫逃出白区的家属都捉起来，引起群众的反抗与恐慌，同时有些地方豪绅地主的子女又不驱逐出去，这是妥协豪绅地主的右倾机会主义。对这些错误，现在已经立刻纠正过来了。被驱逐豪绅地主反动的家属尚没有统计，大概在五千以上。这次敌人进攻，有许多豪绅地主家属反动难民进来抢东西，更引起群众仇恨，因此在袭击敌人中捉获的豪绅地主家属难民均交群众大会处决，对被欺骗胁迫逃出去的贫苦工农，经苏维埃准许他们回来，同样的给以土地。在 AB 团最多的湘赣中区，发动驱逐豪绅地主反动家属的斗争更加深入，AB 团的组织更失了他的凭借。

（五）经济政策最近有相当的转变，累进税大部分开始进行征收，省苏颁发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征收土地累进税，并组织征收委员会。对于苏区生产之棉花豆子生烟大米农村生产品，以家为单位，除每人需用各种附产品价值两元之外，其余剩余量按照土地累进税征收条件征收，以防止富农投机来尽量栽种这些附产品，发展个人企业。土地累进税的重担是在富农及富裕中农身上，雇农红军家属尽可能的免收。商业累进税今年才开始进行征收，但有些隐瞒舞弊情形。省苏为着挽救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农村经济，改造贫苦群众的生活，在省苏成立后，即用大力创造有省工农银行，定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幕，这个银行的基金，在前有二万元，准备扩充到十万元以上，暂发出各种票币二万元，并号召群众起来储蓄入股，汇集各级苏府及各革命团体的金银宝贝送到银行来。

湘赣苏区的商业尚没有很好的起来，大小城市最近被敌人抢动捣毁，白区的商人虽然我们用了种种方法去宣传，但总有些怕到苏区来，因为敌人在赤白交界道路封锁得特别厉害，如有商人挑货的进去即将其没收，甚至生命都难保存，近来已有相当进步，白区的中西药我们的需用品不时买进来。

省苏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没有组织，只设一个经济财政部，现在才组织起来，尚没有建立其工作，没有整个的计划，经济来源与开支，只是简单的保管金钱。各县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尚没有建立，最近省苏常委对经济的整理和节流开源是收了很大的成效。苏区的矿山工厂没有开办，各县的经济来源是专靠打土豪，现在各县的土豪打完了，有些地方因赤白对立不能深入白

区去捉土豪，捉了湘南方面土豪反动派，不能解款子，以致各县的经济都发生困难。

合作社各县虽然开办一些，但不大发展，有些地方合作社为富农所把持，抬高价格，惜以剥削贫苦工农，各级苏维埃没有注意领导与监视。

（六）湘赣苏区的红军只有独立师三师，枪支在二千以上，现在为要统一指挥，有计划的进攻敌人，已组织湘赣总指挥部，在省委下成立县委，指挥一、三师的行动。在最近有些县份（茶陵、永新、莲花）征集红军士兵的工作，比较有进步，这些志愿新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模范少先队，一般成年的赤卫队，家庭观念牢不可破，不愿意到红军工作，但我们对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做得不充分，有地方仍然以欺骗强迫的手段压迫群众来当红军（如萍乡）。

各县慰劳红军工作做得有相当的成绩，特别是莲花能够动员广大群众煮粥泡茶，送菜送柴，替红军洗衣补衣，永新的群众亦能自动的送布鞋草鞋送茶水花生给红军，这样能增加红军作战勇气。红军医院附近的群众在敌人进攻时，帮助搬移医院，都是帮助红军的力量。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亦做得有相当效果，大多数后方的苏府动员群众替红军家属耕田，并分给了很好的田地，红军家属困难的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举行一个铜元运动来拥护红军，也表现了群众的热烈。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尚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政治委员的成分和认识还不能说真正共产党的领导，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非常不够，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积极性很低落，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红军干部缺乏更成严重问题，独立一、三师都只有一个师长，并且师长的能力也不能抓住有这样大的队伍。独一师政委谭思聪最近阵亡，政治部主任负伤，团连政治委员更加缺乏，红军学校虽然开了两期，现又招入了入伍生三百名，但只能造就下级干部（排长）。士兵是新兵占多数，老兵多半打死了，带花了，战斗力不甚强，不能作大规模的战争。游击战争的残余尚没有完全消失。这几次与周至柔罗霖匪部数战，虽然得了不少胜利，缴获敌人二百余枪支及军用品，但我们死伤总共亦在七八百以上。尤其是损失干部不少，现在找不到干部来补充。

红军的给养问题是没有固定的是不巩固的，不过现在独立一师的经济能够维持到三月底，三师只能维持到一月底。三个红色医院在最近两个月内都可维持下去，中西药最近也可接济。红军及医院的粮食均由土地累进税项下供给，但因土地累进税的数量不多，据务县的报告至多只能供给一个月的粮食。红军的伙食比较各级苏维埃都要比较好些，冷天的衣服已完全解决。

（六）地方武装在最近两个月来是有相当的进步，斗争力日益强大起来，在这次敌人严重进攻时，各县都动员了广大的群众武装做骚扰敌人工作，建筑工事，担任防务帮助红军进攻敌人，都表现了相当的力量。茶陵的武装能缴到敌人的枪支，莲花的群众武装配合作战得到相当的胜利。吉安的地方武装，打坍了几个地方的保安队、善后委员会等得到了许多枪支，永新经常能够集中四千多武装群众不分日夜去骚扰敌人。安福的武装群众亦能坚决进攻敌人。在两个月来各县地方武装所缴到敌人枪支在二百以上。

为要统一全省赤少队的指挥，加紧其训练，省苏大会已决定成立东西南北四路指挥部，现已成立有东路指挥部，指挥吉安安福两县的赤少队，西路指挥部指挥遂、攸、萍、×、醴五县赤少队，各县组织指挥部统一全县赤少

队的指挥，以区为单位组织各路指挥部或师团营部。群众武装，土炮鸟枪雷火枪等非常不够，AB团领导的时候，做了许多杀人不死的×枪梭标，省苏几次通令各县设兵工厂硝磺局，现在大多数的县份已经建立兵工厂，开始制造大炮梭标鸟枪等武装。省苏已经建立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兵工厂，修理所有坏的枪支，并且能制造步枪子弹，现在除修理坏枪外，开始收集弹壳制造子弹。（八）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略——编者）。（九）妇女工作最近有相当的转变，过去党忽视妇女工作及离婚结婚绝对自由无政府态度以及种种强迫或限制婚姻自由的现象，部分的纠正过来。开始发动了妇女群众的斗争。妇女代表大会已经从下而上的建立起来，省委规定了妇女代表大会的暂行组织法，规定召集妇女群众大会满十人至二十人者选代表一人，组织乡妇女代表会；区代表大会由各乡妇女代表会在各乡妇女人口总数每五十到一百人选举代表一人组织之；县妇女代表会由各区代表会按全区妇女人口总数每二百人到五百人选举代表一人组织之；这种妇女代表会的组织不[需]要经常的办公机关和系统的组织，只[乡]设乡区县妇女代表会组织员一人，候补组织一人，经过党与苏维埃的领导去进行一切工作。省妇女代表会已定于“三八”纪念节进行。各级苏维埃的下面设改良妇女生活委员会，专门讨论改良妇女生活与要求的问题，交苏维埃执行。妇女代表会的组织员是参加改良妇女生活委员会和党的妇委会或与妇委会发生工作上的关系。省委和县委的妇委会都已组织，能够经常深入下层去巡视妇女工作，并收到了相当的成绩，相当的提拔了劳动妇女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并加入了赤少队和各种革命群众团体的组织，尤其参加少先队的妇女能够放哨检查甚至参加红军作战。莲花的妇女能够缴到敌人的枪支以及反旧礼教、反童养媳等斗争部分的发动了。妇女的慰劳红军工作做得比较好，各地都组织慰劳队。洗衣队，对于妇女的文化教育工作是没有开始进行，没有执行劳动妇女的劳动保护法。对于妇女代表大会组织，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请中央更具体的指示。

（十）白区工作没有大的发展，湘南工作虽然与省委建立有五百党员，耒阳、资兴、衡阳、郴州、广东北江都有组织关系。但党的阶级基础是很薄弱，阶级异己分子充满了党内，尚不能执行实行工作中的转变。党的领导还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还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志的失败情绪雇佣观念非常浓厚，党不能适应目前客观环境的发展来发展我们的工作，但湘南的群众基础是很好的。省委最近派了两个同志到湘南队新改造与建立党的工作。湘南特委已改为道委，暂时指定五个同志组织临时道委。目前工作应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特别注意水口山香花岭产业区域工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发生北石村赤区工会与农会的组织，注意发动游击战争并要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同时责成他们与两广省委发生密切关系，建立到中央的交通工作。

株州[洲]及长湘区最近稍有发展，共有一百余党员，醴陵党的组织因为同志叛变，破坏很多组织，最近被敌军包围，负责人前后被杀，现在只剩一二个干部。

攸县茶陵稍有一点白区工作，但没有多大作用，有些地方因秘密技术的关系和党的力量薄弱，经不起敌人严厉镇压以致停止了活动，其余各地的白区工作很少建立起来。

（十一）兵运工作，只有俘虏兵的工作做得有相当效果，我们在袭击敌人的当中捉过来的及拖枪反水过来的白军士兵都集中在一处训练，一个短时

期，特别优待他们，号召群众开欢迎会茶话会，发给欢送证及各种鼓动宣传品，同时发给二元至三元的路费，大胆的放他回营或返家，愿意在红军的欢迎他们做红军工作，这些俘虏兵都非常高兴，对苏维埃有点认识，同时在白军官兵自动拖枪反水过来的时候，严防敌人的鬼计，故意派遣侦探来苏区侦探消息或来红军中活动，这些过来的官兵发给洋元五元到十元，要他们在—个地方休息，使敌人退出时再遣送归家。

白军和挨户团里面的党的组织，完全没有注意，同志害怕接近白军士兵。过去茶陵本来在挨户团的工作有相当办法，但因犯了急性病，党的基础没有很好建立起来，举行兵变，结果只拖了几条枪出来，就再没有办法保存其组织了。

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到处用石灰写满了对白军士兵的标语口号，在作战时红军士兵和赤少队队员，有些能够向敌人作口头宣传与武装宣传及放孔明灯和河流宣传均做了许多，在敌人驻扎半里路的周围，均散发了我们的宣传品，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十二）赣南的工作过去同样在 AB 团领导之下，—切工作，都没有建立起来，指导机关完全被 AB 团操纵把持，在去年十一月间省委派了几个同志和独立师开到赣南，工作—个时期，AB 团上层的组织已大批破坏，正在积极的采取跟踪追<击>的办法彻底破坏 AB 团的组织。但赣南的群众是很好的，这次独立师在赣南工作，确实发动了群众的斗争，打破群众的消沉现象，赣南之崇义上犹万安信丰四县有苏区，现已成立上犹中心县委指挥—块苏区的工作。因交通关系，他们工作的转变程度尚不详知。

（十三）湘赣苏区党的组织经过。—次的普遍的改造，确实取消了立三路线机会主义 AB 团的领导，我们工作方式有了初步的转变，共产党礼拜六、革命竞赛、识字班、读书班、列宁室等新的工作方式开始建立起来了，在省委的直属支部已是收得很大的效果，提高了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下级不能坚决的迅速的执行上级—切正确的决议与指示，尤其是萍、攸、遂、酃县委对省委—切正确指示还是阳奉阴违，继续机会主义的路线，支部生活—般的缺乏，—切国民党的工作方式尚未彻底转变过来。

各级党的组织不健全，AB 团改组派阶级异己分子尚未完全肃清，干部特别缺乏，以致有许多工作无法推动。现在仍是继续在斗争中进行改造它的组织，健全地方党部。干部问题除在斗争中经常培养与提拔工农分子外，省委已开办—个短期训练班，有学生—百个，时间—个月，训练材料主要的是国际中央和省委的各种文件，采取启发问题的教育方式。茶陵、永新、攸县、安福、宁冈各县亦开办了训练班。

省委的中心领导确实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最近几个月来都分散到各地工作。张启龙在省苏担任代理主席，林瑞笙同志在红军前委工作，最近足部带花，只得又调甘泗淇同志到前方工作。袁德生是省苏主席，已过河南参加全苏大会尚未返来。省委机关，常委会不能按期开，经常只有王首道同志主持工作。近日方调刘其九回省委。各部工作都没有干部人才来经常工作。秘书长有时也派到下级去巡视。这是的确的事实。这主要原因是在大批破坏 AB 团之后，干部穷困到万分，各地工作都须要派人去主持。—直到现在中央指出—错误以后，我们还没有办法来立即建立省委的集中领导。最近几次残酷斗争，省执委罗其候刘锋二同志都牺牲了，红军—师政委谭思聪警卫团政

委刘光俊都阵亡，中下级干部都成问题。省委出版的湘赣红旗，现只出版三期，没有专人负责，真是弄得手忙足乱。请求中央无论如何都要马上兑现的派二三级高级干部来此工作。军事干部及红色医生（我们的医生是 AB 团破坏医院的）更加迫切，硬要请中央设法调来。

（十四）在去年十一月间湘赣敌人有整个计划的向湘赣苏区进攻，周至柔进永新城，罗霖占据莲花城，陈光中积极的向茶陵苏区进攻。这些敌人进攻苏区，主要的策略是首先集中力量占据县城及交通要道和重要村庄，建筑坚固工事以图死守阵地，经常派出部队到各处骚扰，实行稳打稳扎逐渐推进的策略。同时实行捕捉革命群众，抢劫谷米粮食，奸淫妇女，大烧大杀的白色恐怖政策；另一方面欺骗压迫群众组织守望队、义勇队，利用 AB 团及豪绅地主家属富农等通消息带路搜山捉人。但是白军士兵接受过土地革命的宣传，兼之五六个月没有饷，现在没有棉衣穿，甚至挨打挨骂，士兵生活非常痛苦，同时各地群众的勇气还是很好，能够继续不断的骚扰袭击白军，配合广大群众，几次打倒敌人的游击部队，敌人更加表现非常恐慌，固守城市及工事，少数部队不敢轻易出来骚扰。因此，士兵及下级官长拖枪走投红军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们对于应敌的根本策略是坚决执行动员群众的进攻路线，加紧宣传鼓动工作，揭破敌人的欺骗阴谋、罪恶，坚决组织和动员群众实行四面八方的骚扰敌人，围困敌人，保障乡村政权，巩固作战的后方，灵活运用游击战争，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一策略，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永新敌人周至柔因被群众包围，同时因时局变化，现已全部退出永新城开到吉安去了。莲花茶陵敌人尚未撤退，但敌人的坚固工事，现已将一三师全部开到莲花，打坍敌人的出击部队，如果莲花敌人撤退时则截击敌人。（十五）我们得到了湘鄂赣省委的各种文件及他们派来两个代表的报告，认为湘鄂赣省委的工作是已到了万分严重的时期，平浏两县各有敌人八九团之众，对革命进攻是异常残酷，修、铜、万、各驻三四团兵力。苏区除万载有一部分，其余各县苏区差不多已完全被敌人占领。群众反水，组守望队。在斗争历史很长的共产党员<中>反水投降自首很多。十六军有二千多枪，不能战胜敌军一团兵力，弹药非常缺乏，干部缺乏，没有指挥能力，士兵生活非常困难等严重现象。这些主要的原因是湘鄂赣省委的领导完全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领导，一切工作完全没有执行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文件在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及扩大会都没有单独提出讨论，只是报告了一下，以致一般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路线是不了解的。同时在组织上又不能保障四中全会路线的执行，省委的委员多半是地主富农知识分子，都是湘鄂赣的老干部，过去执行立三路线最坚决的，并且有好几个非<常>右倾的分子，生活腐化，同时省委内部纠纷很利害，闹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厚，不能一致的来执行它的一切工作，事实不能执行工作上的转变，×××、××，都是地主分子，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脚[角]色。肃反工作完全没有注意，他们以为平浏都是斗争历史很长的，不会加入改组派恋爱社等反动组织，以致完全忽视这一工作，就是捉了几个改组派要犯也不注意找出其线索，对分配土地，对驱逐豪绅地主家属的问题，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执行，不能坚决领导群众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改造党和苏维埃的问题没有做到，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是被富农把持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完全是不对的，分散兵力打硬仗，不去打击敌人的游击部队，不发动广大群众配合红军作战，只晓得命令红军打，不动员一切群众的力量去进攻敌人，对中央局所指示的发展方向——向

东南发展还是没有转变，不注意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离开苏区群众，甚至分散游击向白区发展，让敌人占据我们的苏区。这完全是退却路线，脱离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样的退却路线的领导，还要使革命走向更严重的危险。湘鄂赣省的工作坍到如此地步，我们认为并不是完全因为敌人更利害，客观环境恶劣的问题，主要的是工作转变与否和应付策略正确与否的问题，但平浏的群众和党的基础始终是很好的，下层真正共产党员的干部大多数是很好的，同时有四面邻近苏区的干部帮助，只要我们能够坚决真正的执行国际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很有可能来恢复整个苏区的前途。因此，我们站在整个党的立场上，除将他们这些错误一点一滴的指出来了，在各方面来帮助他们坚决的执行工作上的转变，帮助他们解决物质一部分困难问题外，特将这些情形报告中央。望中央立即派得力的同志，最好是工人同志来湘鄂赣省及湘赣省巡视工作解决一切问题。过去中央派×××同志到湘鄂赣巡视工作，因他没有在组织上政治上严重的打击×××、××等同志的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特别是组织上犯调和主义，没有取消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而且李大盛同志没有到省委便以×××同志代理书记，这样在组织上没有保障来执行正确路线的湘鄂赣省委，建议中央局将十六军最好与其他部队混编改编，指挥人才加以大的洗刷整理，解决一切物质上的困难问题。

（十六）CY工作因干部更加缺乏，省委领导不健全，以致一切工作尚没有很好的执行转变，请转知CY中央至少要派几个高级干部来CY省委工作。对于CY工作，他们已有一个详细的报告给CY中央，不再赘述。

（十七）反帝同盟的组织法及工农检查所的组织与工作，我们不甚明了，请求中央具体的指示。

（十八）二次执委扩大会决议及最近的应敌决议与省颁布的土地分配条例土地商业累进税条例婚姻法，付[附]来中央，请求详细审查予以指示。

以上各个问题，请求中央从速予以具体答复和指示。交通运款等问题已面告张可同志。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于永新城

中央给湘赣省委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

湘赣省委：

中央接到你们一月十二号的工作报告，及一月九号的两个决议，更证明上次给你们指示的正确。这些指示，现在是继续有效的，同时认为必须再给你们下列的指示：

一、首先指出你们对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认识是不正确的。目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反苏联的战争，在事实上是急剧的进行。帝国主义不仅是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兵器上积极帮助和组织国民党进攻苏区。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最近洛阳政府、广东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得到了许多武器飞机。蒋介石、陈济棠调动他们的兵力，积极的向苏区进攻，这种进攻的组织者，指挥者是帝国主义，绝不能如你们决议中所说的，满洲事件，只是‘含着一个深刻的进攻苏联与中国革命的意义’而已。

反帝运动激烈的高涨，红军新的光荣的胜利，工人运动罢工浪潮的发展，灾民与农民斗争的紧张，兵变潮流的普遍与发展，造成全国的革命危机

的成熟，使国民党的统治更加崩溃与破产。这促使反动统治更加企图团结来进攻苏维埃与红军，以维持其崩溃的统治。党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英勇的战斗，来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企图，发动红军积极的胜利的进攻，以扩大与巩固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成整个的苏区，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获得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的，省委在决议上只提出“巩固苏区”即使在敌人的进攻中，也是不正确的。

二、中央曾经在上次的指示信中，在军事训令中指出省委“必须在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巩固与扩大苏维埃及红军的基础上，将现在的几个苏区打成一片 必须做到不是豪绅地主的武装向苏区经常游击，而是我们的游击队到白区游击，只有这种向外发展的策略 我们才能保证反革命武装不来侵掠”。“以主力军行动的方向放在赣州附近与红军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完成整个的赣南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以游击运动密切与湘鄂赣苏区取得联系，并要配合群众运动在湘东南扩大苏区与土地革命的发展”。湘赣省委要在这些任务的完成中，去实现中央所指出的：

“苏区方面，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化，更加要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成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展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参照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很明显的，省委还没有能够在这些任务上去加紧努力。在冲破三次围攻中，你们没有去加紧扩大与巩固红军发动红军向敌人进行积极的胜利的进攻；没有在敌人进攻时，乘其没有布置就绪，而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迅速的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的一方面，并破灭之。在有些县委以为“敌军借路经过”之下，而让敌人“稳扎稳打，逐步推移”，以至“周至柔进至永城，罗霖占据莲花”，“盘踞在苏区内，大肆猖獗”。虽然到那时你们才提出以进攻的路线去冲破敌人的围攻，但省执委的决议上，主要精神是：“坚壁清野，贮藏粮食”。甚至你们提议要中央区派红军到你们那里。在决议上对于巩固苏维埃，扩大红军等工作，只有满纸消极的批评，积极的指示是很少甚至没有的。保守防御依赖消极的观念，是很明显的表示出来。虽然省常委的决议是进了一步，在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努力上与白军的动摇上，我们得了相当胜利，但我们丧失许多干部及大批红军兵士，而周至柔依然平安地“全部退出永新开到吉安去”。这不是进攻的路线，而是保守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央严重指出省委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这些错误无情的斗争，不是纸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努力的去执行中央给你们的任务，坚决的去打击那些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对敌人的恐惧，保守逃跑上山等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在加紧发展苏区的阶级斗争，扩大与巩固苏维埃红军的基础上积极的发展红军胜利的进攻，消灭敌人新的进攻，争取湘赣区与中央区湘鄂赣区一片的苏区，争取赣州，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扩大湘东南苏区，这是你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省委必须以真正进攻的路线去执行这些任务，来完成国际及中央所指出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争取湘鄂赣三省一片的苏区，消灭湘南[的]落后的任务。

目前必须以扩大现在红军为一军，排在你们战斗的日程里。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自愿的到红军中去，以警卫团，新兵团，加以地方武装，正式编成

红军一师。连原有的一三两师成立红军一军。大胆地吸引下级积极的工人同志及工农的干部来领导，政治部必须立刻成立，使红军真正成为政治上坚定战斗力强的铁军。红军发展的方向，以前的军事训令指出的是继续有效的。目前特别是发展万遂一方面的独立师积极的行动，努力与上犹、崇义苏区打成一片，汇合中央区的红军占领赣州。吉安方面的独立师，要极力的威胁吉安的敌军，防其南下增援，同时与河东及湘鄂赣红军取得呼应，作进取吉安的准备。继续以游击运动与湘鄂赣区取得联系。你们必须立刻派人到湘东南去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斗争以扩大苏区。

三、中央在上次的信中，关于你们没有发展苏区内阶级斗争，党的包办代替了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关于巩固红军。苏维埃、实行劳动法、土地分配等问题的错误，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在你们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最严重最不能一刻允许的错误，红军可以压迫群众来充当；苏维埃工作转变，是“命令主义”、“各级工作还没有建立”。不发动群众斗争，劳动法认为“行不通”，用登记式来组织群众。分配土地，是苏维埃下令执行，不发动农民的斗争。反富农斗争，苏维埃下驱逐令一切的问题，我们是数不清的。总之，以命令主义，完全取消了群众斗争，包办官僚主义代替了群众的积极性，许多党部沉溺在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中，完全脱离了群众。中央严重的指出尽管你们同意中央的指示，尽管你们有许多决议，如若不发动彻底的反机会主义反富农路线的无情的斗争，这些决议是不能实行的。必须去彻底的检查工作将那些错误公开的揭露在党及群众前面，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去发展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改造党、苏维埃、红军及一切群众团体，肃清富农 AB 团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份子。一切工作向着群众，一切工作要建在群众的基础上，命令、包办、官僚主义必须肃清无余。我们要求你们立即实行上次关于群众工作，苏维埃的改造，土地问题 等每一问题的指示，同时具体提议：

1. “扩大红军为一军”，“到红军中去”的口号，要努力的深入到每个党员及群众中去，立刻向群众公开过去的错误，从斗争中发展广大群众自愿加入红军，不是强迫和命令，而是由发展工人的斗争，反富农斗争，反帝运动，反国民党进攻的斗争中来完成。举行扩大红军的革命竞赛，严厉的处罚那些压迫群众当红军，将老弱病夫送来充数的地方党部。

2. 坚决的打击在苏区不作反帝工作的错误，立对[即] 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动员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到红军中去，到红军去消灭阻碍红军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向白军兵士指出只有红军是彻底反帝国主义的，号召兵士拖枪到红军中去。举行群众反帝示威大会，红军的反帝示威，从斗争中建立不是在富农手里，真正由工农群众领导的反帝同盟，改造反帝同盟的组织（反帝同盟的组织法及纲领，我们可以给你们），举行募捐来援助白区反帝罢工及失业工人。

3. 从你们的文件中看到最严重的问题是工会工作。建立真正革命的阶级工会是你们最中心的问题，你们必须坚决去执行中央关于苏区工会工作的决议，努力发展工人斗争，改善工人的生活，无条件的实行劳动法，无情的打击那些认为劳动法是行不通的[的] 错误，加紧白区安源株萍路等产业工人的工作，绝不能以过去 AB 团的捣乱为藉口，而取消或禁止工人的斗争。从斗争中吸引工人自愿的加入工会，努力准备在五一开全省工人代表会。

4. 分配土地的标准，上次已有指示，主要的要依据群众的意志，吸取群

众的意见，才能正确的分配（下级不能按省委所提出的标准执行，为什么？）只有建筑在群众的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深入才能分配的彻底，和平的，命令的，以处决来恐吓是一分钟也不允许的。应按照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绝不能因敌人进攻而停止。

5. 苏维埃政权只有正确执行以工农革命的利益出发的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等（你们累进税以每人每年六百斤干谷为标准，以我们的计算是不够的），坚决的解决群众迫切的问题，才能成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执行这些革命的工作与改造苏维埃是不能分开的。要发动群众立刻将那些富农烟鬼等反革命的份子驱逐出去，建立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不能拿干部缺乏来放弃。

我们再重复的说，上面所说的一切工作，只有面向群众，一切工作建立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解决！

四、考查你们不能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不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这与你们肃反的错误，有莫大的关系。虽然你们过去肃反工作得了些成绩，但你们不是一个阶级的路线，不仅不能使群众认识 AB 团的罪恶到底是什么，使群众积极与反革命斗争，反而因错误而引起群众的反抗与恐怖，被迫逃去白区的贫农家属都捉起来，同时肃反委员会里，却坐着 AB 团份子。“拘捕或杀人，大多数没有什么证据，只凭几个人说一声或拘禁拷打承认的，因此愈拘愈多，而杀亦是大批的”。从你们的报告中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会有的。这样必然使群众不敢加入红军，分配土地时，不敢说明 恐怖阻止了群众与党员的积极<性>。这不仅不能肃清反革命，巩固苏区，而且可以造成极大的罪恶，落在反革命利用肃反来杀戮工农群众的阴谋里。党必须立即来改正这严重的错误，不要惧怕反革命藉此活动，而公开的向群众揭露这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更加积极，更加认识反革命的阴谋，与反革命激烈的斗争。对于群众，尤其是工人肩农贫农，绝不能无真实证据或在严刑之下供出来的，即加以拘捕，反革命常用这种办法来陷害我们的同志。不能用严刑拷打来威迫口供，不能以杀戮处决来代替一切的，要建立真正的有保卫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肃反工作，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中去加紧肃反工作。从群众的斗争中动员群众来检举侦查反革命份子，深入反 AB 团，富农思想的斗争，唤起被反革命欺骗被威迫的工人雇农贫农的觉悟，允许他们自首悔过。以这些方法来代替严刑与杀戮。彻底改造政治保卫处（有了政治保卫处，就不要肃反委员会）的组织，洗刷 AB 团反革命的份子。政治保卫处的工作，要政治上坚定，有斗争历史，党籍较长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同志来担任。他的工作，要建立群众的信托和帮助的基础上，以党的坚固的领导作用，来保证工作顺利的进行。你们不要误解，我们不是要你们放松肃反工作，相反的是要你们改正错误，保证工作更顺利的正确的进行，“不要放过一个反革命”、“不要误拘一个苏区的群众”，你们一列[定]不能忽略的。关于这一问题，你们可以参看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派别斗争的决议，及最近给闽西肃反的信。

五、中央认为你们在白区的工作——尤其是湘东南株萍路等处的工作，应立刻有一转变。在白区的工作中，主要的同样是首先同党内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怠工，脱离群众，雇佣观念作斗争，从斗争改造党的组织。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认为你们派同志到白区中去，立刻开始群众工作，坚决的打入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1. 必须在水口山，香蕉岭、株萍路、安源及湘东南各城市中建立职工运

动，发动与领导工人的斗争和罢工，运用公开的路线、发动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从斗争中建立赤色工会及反帝的组织。努力发展同志建立支部。2. 以耒阳为中心向茶攸苏区发展，同时加紧株洲醴陵等工作。发动农民与灾民的春荒斗争，扩大和建立游击队，实行游击运动和夺取武装的斗争，以扩大湘东南等处的苏区。3. 加紧白军与挨户团中的工作，在白军中建立我们的组织，加紧宣传工作，尤其要抓住反帝运动，兵士反对国民党投降不抵抗的情绪，鼓动哗变到红军中去。六、最后关于党的问题，我们认为 1)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的与消极怠工。左右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调和主义等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无论苏区白苏区要改造党的组织，将富农地主等份子洗刷出去，吸引新的工农干部到指导机关工作。2) 建立支部工作，尤其是工人及红军中的支部。干部训练，要更大的努力。3) 省委工作方式要彻底的转变，建立集体的领导。工作要具体化，实际化，群众化，一切工作不是写在纸上即可了事，要得到实际成绩。不中是消极的批评，而要积极的指示，真正去实行我们几次所指出的问题。中央的指示，必须发到下面讨论，为决议每一条文的执行而斗争，把讨论的情形要告诉我们。

中央

三月十四日几个问题的回答（略）

中共湘赣省委报告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中央：

张可、张文亚、林国山、廖绍卿、彭辉监诸同志，均已先后抵此间，文件都收到。除由张文亚带交金子外，并将此间工作情形作这个报告，望即加以指示。

（一）与敌斗争的教训。进驻湘赣省苏区内的白军，除陈光中部尚盘据茶陵苏区外，余均先后退出或消灭了。近来与敌斗争的战略是：动员群众武装对敌取四面包围形势，实行黑夜换哨，四处打土炮放枪。有时敌整夜打枪不睡，有时则固守工事，不多还枪。当时红军主力（一三师）都集中了，实行袭击敌人的弱点，出击部队及交通部队，最近一师在萍乡苏区的新店里，缴获危宿钟部步枪四四五支，机关枪两架，将敌完全消灭。此外我们将部队埋伏在交通要道旁边（因敌在苏区没盐吃，缺乏多种商品，时常派交通队送），交通队一过，我们即由山上梭下，迎头猛击，这样也有好几次缴获了有油盐衣服等及步枪，有次还缴获了一尊迫击炮。晚上则由地方武装派小部队从较远地方深入到敌人营垒。围义勇队等，有几次把敌人的枪缴了，赶快又梭起回来。此外，则实行坚壁清野，建筑工事，断绝敌人粮食与交通。但这些斗争表现了很多的弱点与错误：一三师有两次没有弄清敌情，轻信当地负责同志的报告（地方党部多半希望红军快些打），碰了敌人的坚固工事，结果敌人死守工事，我们冲到工事的绝壁及炮台下，无法冲上，而敌增援又到，虽然我们没损失什么枪支，但人死伤了一些。动员群众参加战争的工作做得不充分，许多还带有命令的性质，依靠红军的心理很浓厚，有些把赤少队完全集中起来，不采取轮流警戒，随时集合的方法，误解赤少队也同劳动队一样，由政府给养，以致伙食无法维持。因缺乏充分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及各种鼓动宣传，以致敌人进攻一次，斗争情绪有些消沉起来，甚至自动解散，一些赤少队（从组织一部份）没有切实按照赤少队组织法组织起来。骚扰敌人有些是敷衍了事，隔很远打几枪就回来了，没有收得多大的效果。

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好，反军依然勉强可以维持粮食（虽然有的只有两餐）。有些仅是把谷子放到山上或房子里，没有埋藏起来，敌人把火一放就完全烧掉了，甚至有些懒得搬，说：“红军就会来，那怕没饭吃”，有些仅把自己要吃的一点搬出来就算了。阻敌工作很坏（有些地方如攸县），甚至守望队带起白军骚扰到高山峻岭遇不到抵抗。有许多同志怕去做白军士兵工作，各级党部也没有计划的去领导，除自发的及少数妇女发动有拖枪的外，没有什么成绩，这次斗争中虽然（连反水投红的）约共获得枪支千余，但因工作上有些错误，没有得到应有的胜利，且被反革命的烧杀抢劫受了不少的损失。这里也须估计到群众战斗勇气，一般的是从消沉状态中提高了起来，各级党部都得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工作要比前紧张了些。关于俘虏兵工作，我们收到不少的效果，前后约计俘虏二千名上下，我们总是每次订出工作计划，由各机关派人做各种调查宣传等工作，集合谈各种政治问题，鼓动他们回来拖枪来，发动群众慰劳送猪肉草鞋花生，演新剧，约训练五天至七天，就发动群众打锣鼓放炮送他们回去，不过我们过去没有很多的选拔一批顶好的加以特别的训练，在政治上巩固我们的政治影响，现在正纠正这个错误。

（二）职工会工作及劳动法。过去我们的确没有以很大的势力加强职工

会工作，和争取劳动法完满的实现，党并未能克服对职工会工作忽视的错误。近来对这一工作是注意了，劳动法是普遍的在各级党部苏维埃政府及工会提出讨论，并按照各地乡村实际情况提出实际办法来实现劳动法。城市及圩场上实行了一部分，乡村还正在开始，社会保险劳动介绍所劳动检查所还正在计划，在四月十日全省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实行（省苏早已订出了劳动法实施暂行条例），工会组织比前扩大了些，并洗刷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据中央局的指示是“沿门卖工的不能加入工会”，此间总工会筹备处原系依照这指示执行的，但结果许多沿门卖工的都不愿带徒弟，脱了师的学徒也不愿带徒弟，因为“怕自己变成独立劳动者”，于是乡村中工会中事实上就十分之九是青工学徒，后来我们看到全总给湘鄂西工会的信，指出单有自己的工具天天到人家做工的手艺工人，可以加入工会，更证明过去是错误的。现已按照全总的办法执行，不过革命前的师傅以封建式的打骂奴役对待学徒，我们认为还是不能加入工会。

（三）红军问题。对于“创造红军铁军”的任务，我们是注意了。还在全苏大会代表未回来以前，就开始计划转变党的工作方式，遵照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切实执行。想必全体战斗员与指导员在白区实行分田建立群众团体与政权，及建立列宁室，加强对本身的政治训练，事实上也得了些进步（一师在赣南），赴全苏大会的代表回来后，更加了解红军工作中的错误，更明确的提出反对党包办一切，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真正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反对游击主义与军阀残余。现在一师在关背，八师在遂川一方，侧击援赣的部队，响应一方面军夺取赣州，另方加紧群众工作，实行分田建立新的苏区。不过一八师本身的弱点还是很多：没有坚强的政治委员，八师无正式师政委，现由李朴同志代理，一师师政委及一八师团政委政治上还是薄弱，一般连政治指导员更是不能令人满意，所幸尚能积极工作罢了。支部工作非常呆板，党员不能普遍的具体的提出自己的意见，一师师委书记现由政治部主任陈绍同志兼，他是富农出身，工作也不实际（不过党龄较久），确无适当的人去代替。军队于政治干部的确是非常缺乏。关于扩大红军我们是做了一些，上三个月工作计划是扩大三千，算是做了些，不过因死伤病并辞退一些年龄过小的，所以事实上，一师尚仅二千四百余名，八师仅千余名，最近因为中央局要我们准备扩充成为第廿一军，在加紧鼓动宣传下，当红军的比较踊跃些，已组织了补充团，新兵已到了八百上下（最近一月，来了千余名），并准备送一批到一三军团去。优待红军条例也在执行，拥护红军委员会也已建立，不过工作上还有许多不正确倾向：许多党团员不愿当红军，特别是赤卫队许多是“老太爷”，一般不愿脱离家乡。青年团有的因为某个不愿当红军，不去很好说服他而要开除其团籍，永新竟有少数同志主张，没收其土地，甚至他要外出，政府不给他路票。有些还未脱离摊派命令遗毒。有些人以为“春耕来了，没有人当红军”。

（四）土地问题。我们本是完全依照全苏大会土地法草案执行，但分配土地的标准，有些地方，中农贫农雇农还是按人口分配，富农则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标准分配，不过有些地方误解“富农分劳动份地”仅按其家中有多劳动力的分给此坏的田地，甚至于他家老头小孩，连坏田都没有分一点，现在我们认为已分过的地方也就不补，但要他们把荒田恢复起来。中农始终注意他的利益，一般的是没动摇中农。不过个别的还是有主张“中农分中田，

贫农分好田带中田，雇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这种破坏土地革命的口号，我们是给了他的攻击。最近新发展一些苏区，是要他们坚决执行土地法，但有的是敷衍了事说：“头一次可不必分好，横直将来要再分”。对于豪绅地主反动家属的处置问题，我们是做了群众的尾巴，犯了“左”的错误，当莲花听到湘鄂赣边来的同志说要驱逐一切豪绅地主家属，群众就自动的驱逐起来，各地也大加仿效，省委也就做了一个通函，同意驱逐，其实也未经过会议详细讨论，事实上各级执行更加糟糕，甚至有把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了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如酃县）不能不引起群众的怀疑与恐怖，这里不能不承认，我们是没深刻了解消灭地主不是简单的肉体消灭，而应在继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中来做的。现在已照中央局指示纠正这个错误。的确一般同志对阶级的关系弄不清楚，有许多同志开口就称自己为“无产阶级”（其实是中农或贫农）则“工农都是无产阶级”，“豪绅地主资本家都是资产阶级”，甚至有些认为要有几多田以上的才叫地主或富农或认“某个商人也是贫农”。因为阶级观念不明确，所以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五）苏维埃工作。最近我们正依照全苏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决议案进行改造苏维埃政府，首先就是对行政区域，有些新的划分。因为过去所划分的，有的太宽，成了直接代表制的障碍；另一方面进行真正建立苏维埃的工作，要使苏维埃确能代表群众利益与意志，群众确能热烈的拥护和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已正在进行各级改选，检阅苏维埃的工作，发展群众的自我批评，准备在六月十日举行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劳动部已召集各县联席会议，并已颁布实施劳动法细则，所感困难的就是社会保险基金没有充足的出路。关于粮食问题，我们号召群众贮藏，举行粮食贮藏运动，并尽可能的集中一点，预备供给红军军需。关于政治[经济]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运用灵活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着出路，白军经济的封锁，农产品很不容易运出，现金还是“出超”，赤色市镇受了白军的摧残（如莲花罗霖退却时，店铺已完全关闭），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工农银行纸币的信用是逐渐提高了，甚至安福白区也有群众用或争以现洋兑换纸币，但对垄断现金出口没有大的成绩，赤白区商品的交换，仅只有吉安宁冈组织了赤白边境货物交换所，互相交换货物，各处没有计划的来领导，固然我们尚不能实行垄断对外贸易，但连领导群众与合作社，活泼赤白间贸易也未做到，现在各市镇的商品是日见多了一些，但主要成份是农业生产品。省苏各机关（医院兵工厂）每月开支近两万元，总是感觉困于应付，现准备实行财政工作的改造，发展合作社运动，改正合作社工作的错误。

（六）肃反工作（略——编者）。

（七）白区工作。过去在湘赣省各级党部是忽视的，消极的，经过省委严厉的督促，最近才有些转变，长湘特区白区党与群众组织都有新的进展，党员共有八十余人，长沙城内也有十余人。萍乡白区工作最近有一次破获，现在还有党员五十余人，工会农会二百余人，安沉只有少数线索，其他各县成绩甚少，白区群众组织参观团到苏区参加[观]，我们给他们以优待和教育，影响很多，此次全省工人代表大会白区十六个工人参加。湘南特委有扩大的白区组织，但两月来与我们打断了关系，他们与广东省委有交通关系，请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转湖南特委由攸县酃县与我们打通关系。对于白军士兵工作，省委已开始有计划的进行，四月十日开办白区及白军兵运工作训练班，培养一批干部派去白区及白军工作。

(八)党的组织状况,不久另有详细报告。目前工作方式有了新的转变,革命竞赛。共产党礼拜六,轻骑队等都闹得很热烈,确实提高了党团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省县区直属支部都有墙报和读书班列宁室的组织,每次纪念都实行革命竞赛。组织工作团随红军到白区建立工作,收到了相当效果,打破了和平的沉寂的现象,但这些工作尚未深入支部群众中去,另一方面有形式主义的发展,我们已经注意纠正。对于党的干部,省委已定期四月十五日开办一个一百人的短期党校,但高级干部确实困难极了,硬要中央设法供给我们一二人。

(九)我们自接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新的指示以后,是积极的向外发展新的苏区,打通苏区联系。近一月来的工作,确实收到了一些成绩,如安福吉安萍乡全县都发展了新的苏区,宁冈全县已经赤化了,我们的游击战发展吉安泰和附近,北路苏区与我们的交通已完全无问题了,并且巩固的打成一片。赣南、酃县、遂川(八师在遂川工作)都发展了新的苏区,上犹(赣南)崇义县城是被我地方武装红独九师占据,我们与赣南的交通已打通了。总括说来,目前湘赣苏区是向外发展的形势,我们是积极的在打通苏区联系,消灭白色点子。不过茶陵在陈光中部(一师)的严厉的进攻当中,是失掉了一部分苏区,但茶陵的群众很好,还是与敌人作残酷的持久的斗争。

(十)目前湘赣苏区周围的敌情。根据近日敌军行动有整个计划进攻湘赣苏区的形势。萍乡驻军现有六十二师陶广部,十八师张辉赞残

部,第七军卅九师庵磊部;安福有五十九师,同时向萍乡安福苏区步步逼进,有进攻莲花永新中心苏区的形势;茶陵陈光中师进攻茶陵苏区腹地形势非常严重,采用步步为营,建筑堡垒,稳打稳扎,到处烧杀清乡的策略。红军一方面军攻赣,因有十八军周至柔、罗卓英、公秉藩三师

及粤军两师援赣,我军虽攻破赣州并消灭援赣白军之小一部分,但未占领赣州,现红军大队仍在河东离赣州三四十里附近。遂川泰和及沿赣江之沙池地塘江等要地,均有白军断绝我们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这样敌人

在赣州萍乡两地驻重军,足要打断我们整个苏区的联系,并且敌人有保障吉安赣州的原故,在军事上对湘赣苏区必然要采取进攻的策略,企图

以各个击破苏区的计划来进攻湘赣苏区牵制红军夺取吉赣的行动。我们现正在积极动员群众保障春耕和应敌工作,并特别注意白军士兵工作,

因为白军兵士受了苏区的革命影响,士兵非常动摇,最近半月来安福吉安萍乡遂川敌军前后一班一排一连的兵变,拖枪投红的共有七次,虽一共只收到步枪六七十条,驳壳九条,但对于革命的影响是很大的。现我们对于这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我们还找到武汉白军一个重要线索,已另函报告,请特加注意。

最后,万望中央在全国革命运动发动一切工作异常紧张中,对于我们予以个别的指示,前次报告和这次报告均希望迅速予以指示!

湘赣苏区省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湘赣苏区此次来件,除这一报告外,还有:

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四件(三月三日)

1.政治;2.党的建设;3.工运;4.肃反。

省组织会议关于登记党员与公开征收党员之决议(四月四日)

巡视条例(四月四日)

革命竞赛条约（三月六日）

反革命自首自新条例（四月三日）

惩治反革命犯条例（四月八日）

省反帝同盟报告（四月二十一日）

省互济会报告（四月二十日）已交济总去了

湘赣苏区省委肃反工作决议

（省委第一次委员扩大会通过）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扩大会详细的检阅湘赣苏区过去的肃反工作，认为临时省委解决富田事变及坚决迅攻 AB 团改组派等反动政治派别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收到了很大的成绩，取消了 AB 团的领导，破获了大批的 AB 团改组派等反动组织开始建立了自首工作和公审制度，确实给了反革命派别以致命的打击，巩固了湘赣苏区，开展了湘赣苏区斗争的局面。

可是在这肃反工作中发生了不可容许的错误与缺点，对 AB 团的估量和认识是扩大化简单化了。如过去三师七团红军，学校工人纠察队认为绝对多数的士兵和官长都是 AB 团，不分阶级，不分主动与被动甚至于大多数被欺骗被胁迫被乱供的，一律当作 AB 团捕押审问，这是非阶级的路线，尤其是误解肃反委员会是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有些肃反机关，如过去北路攸县等被 AB 团操纵利用，不用阶级不分真假，乱捉乱打乱杀使党和群众中发生恐慌逃跑的现象障碍了党的路线的执行和工作的转变，这是 AB 团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

湘赣省政治保卫分局虽然在省委正确指导之下，坚决进攻阶级敌人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样把 AB 团扩大化简单化了，全省肃反联席会议决议案虽开始变转但现在接到中央局指示后检阅起来是非常不够的。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明显的指出过去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没有在组织上撤换这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所以到现在各种肃反工作除了永新外（永新最近自动自首的有九十余人）还没有很大的转变，还执行间当的“打 AB 团的办法误解肃反工作是专技术的工作，偏重拘捕审讯的工作，甚至以跟踪追迹，软硬兼施”等语。作为天经地义的法宝以致单凭 AB 团改组派反动的口供返不信任党和群众滥捕嫌疑犯造成自己阶级战线中的怀疑恐慌甚至有些工作积极的老干部也自己怀疑没有党的正确路线的保障，党内生活，自我批评和两条战线的斗争都是肃反斗争简单的代替了。

因为 AB 团造谣和乱供，更使一部分干部惊慌起来，更夸大 AB 团的活动如北路一部分同志说“AB 团愈打愈多”，“AB 团是肃不清的，打不尽的”，红军学校捉一百多个 AB 团，还说 AB 团会举行暴动，不了解 AB 团改组派之所以能欺骗群众，以致一时有相当大的活动，全在于利用过去党的路线的错误和我们工作上的弱点，并夸大这些错误，散布

各种谣言，造成群众对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更利用“新共产党”“新共青团”“兄弟党”，“姊妹团”“乱谈委员会”“敬党委员会”等名义戴红帽子来欺骗群众，实行“阳奉阴违”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怠工，

暗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并不是“AB 团万能”“AB 团有群众”，

更不能说 AB 团本身的反革命纲领（反对土地革命，恢复豪绅地主的政权和收租制度等）能够吸引群众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举行了公开

审判，揭露了 AB 团的罪恶的地方 AB 团与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便完全丧

失了。

我们正确的估量目前湘赣苏区内的 AB 团改组派反革命派别组织及其活动 经过省委领导广大群众执行坚决的进攻路线 把 AB 团的领导取消了， AB 团的组织大部分破获了， AB 团在群众的影响丧失了，但他的组织还是没有彻底肃清，他的活动还是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目前阶级斗争的尖锐，一切反动派的首领和地主富农分子，仍然要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革命势力，他们的阴谋破坏造谣暗杀，以致勾结白匪进攻苏区和红军，是绝对不会停止的，不过现在党的正确路线与群众拥护之下，任何反动政治派别都没有力量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因此我们正确的估量，现在湘赣苏区 AB 团改组派等反动政治派别是到了最后的挣扎，我们能够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充分的建立群众工作必定可以很快的完全消灭这些反动派别的残余的活动和组织，我们必须立即遵照中央及中央分局对肃反工作的一切指示来执行肃反工作彻底转变，实行下列的具体工作：

（一）首先要在党内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指出过去湘赣省委坚决解决富农事变及 AB 团改组派的斗争是正确的而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要切实检阅过去肃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对群众作详细的解释工作，特别要指出 AB 团改组派的阴谋罪恶，加深群众的阶级仇恨，运用这一

自我批评来发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消灭党内的怀疑恐怖心理，但必防止消极批评和谩骂过去的错误，甚至根本怀疑过去坚决进攻阶级敌人的路线都错了，现在便不要注重肃反工作了，那必然又要给反动派的反攻和重新活动的机会，谁要忽视这种调和取消的倾向，谁要曲解肃反工作的转变便是放松肃反工作，谁便是帮助了反动派。

（二）充分建立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湘赣省政治保卫局和各肃反机关必须立即搜集过去肃反的材料，编成各种各式剧本歌曲小册子交苏维埃政府公布，特别要普遍建立经常的公审制度和训练自首分子，作广大宣传工作将 AB 团反动派的罪恶从被欺骗加入了反动组织的分子口里揭破出来，打破群众对肃反的怀疑恐怖心理。在党报上，群众大会上，文化教育工作上都加紧反对反动派别的宣传工作，要具体揭穿 AB 团改组派欺骗群众的假面具，要将反动派的政纲损害群众利益阴谋陷害革命群众的事实，一点一滴的完全向群众公布，打破反革命派一切谎言和影响一切反动派别的主张和思想，至以发动当地群众起来公开的斗争，只有使每个群众都了解反动派的阴谋罪恶，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策略，才能彻底的在政治上根本消灭任何反动派的活动。

（三）深入群众的阶级斗争，加强雇农工会，贫农团，职工会妇女代表会的组织发动他们反封建地主残余，反富农的斗争，党与苏维埃政府必须切实执土地法，劳动法，改善群众生活，使群众信仰党与苏维埃以群众组织和斗争的力量来消灭一切反动派，从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肃反运动，使群众了解肃反是为了要保障土地革命的利益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是与群众有利的，是要群众自己起来参加的，只有加强群众的组织和斗争力量，才能根本镇压一切反革命派，过去单独的从上而下用军事的革命方法，单凭反动派的组织和活动的。（此句似有脱字或句）

（四）对于一切反革命犯和嫌疑犯的处理，过去省委向保卫局提议，缩短自首分子剥夺公权的期间，减轻被欺骗加入 AB 团的贫苦工农分子慎重处理被 AB 团嫌疑犯，这是恰恰与中央局的指示完全相同，现在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更要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由省苏重另颁布肃反条例及自首

自新条例，这些条例更明显规定凡雇农贫农中农贫农被欺骗被胁迫加入反动组织而自动来自首，应一律免罪，被发觉和检举后的自新分子，亦应从轻给以处分，给以公开劝告，并告禁闭开除军籍，以致剥夺一时期公权但坚决的反革命首领除外，对豪绅地主官吏富农老板资本家，尤须予以严厉处分的惩罚。过去滥捕的党员，应迅速释放，并分配其适当工作并须以党的保障，不能随意开除党籍。

（五）按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改造各级肃反机关，建立保卫局与苏维埃的正确关系，分清彼此的职权，纠正过去一方面肃反机关超

党超政权机关和一方面党团工会各种群众都打 AB 团的错误，对于过去犯了严重错误和不能立即根据正确路线改正错误的同志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一直到开除党籍。

（六）正确的肃反工作路线要以发动阶级斗争深入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健全的保卫局，站在阶级立场上建立自首自新工作的精确的

建立政治侦探工作为中心，过去对于自首自新工作和政治侦探工作很少成绩，今后必须艰苦的建立起来，一方面使被欺骗加入反动组织的贫苦工农来自首，一方面由政治侦探破坏反动派的组织，这样从政治上从群众工作上组织上技术上各方面去活动和组织。

（七）党内须要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反对富农路线和落后的农民意识，以及一切不正确

的倾向，唯有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才能巩固党的一致、过去以肃反工作代替党内斗争，把一切犯有错误的同志都认为是 AB 团，那是极端错误的。

中共湘赣省委

四月十二号于永新城

红三军团政治部关于崇犹两苏区路线和红军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王主任转中央局：以下是我们的报告望阅后详细指示。

(一) 河西敌情环境与我们的工作布置。粤敌余汉谋部九团、范德星部三团在赣州南康塘江杨眉寺一带防堵并时以范德星之一部，配合地主武装向崇犹苏区边境侵扰。自我五军之二三两师于四月二十七八，占驻长江城口，威胁粤北之后，粤敌主力即迅速集合于大庾及其附近，以防我乘虚袭入粤北，直至现在崇犹两城及塘江、杨眉寺等处均无粤敌。

北敌周罗两师驻遂川、禾源、藻林一带，时常以游击的方式袭击我分散工作之部队，以破坏我们的群众工作。该逆于四月廿九日袭击我一师特务团于大路平寺下，五月四号袭我独八九师于大汾左安均未得逞，惟新发展之群众工作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现在北敌仍退驻遂川，大路平无敌，左安、大汾又为我们恢复。据五月七日无线电称悉罗逆十四师调吉，另以四十三师（前郭华宗残部）换防，所以现在遂川依然有两师白军。

桂阳桂东一带为胡逆风章部约一千余人，文英之役胡逆被我们消灭大部其残部退守桂阳，五月四号我五军进迫桂阳，该逆闻风弃城远遁桂阳为五军克服了。

桂东无敌五月十日为我一师克复。

河西地主武装不多在弹子前沙地吴杭，棉津一带者仅二百多人，另有兴甯警察队约百多人，现随范德星部侵扰于南崇犹庾边境烧杀掠劫极其残酷，群众又恨又怕。这些地主武装人虽少，但非常坚决，并烂[熟] <悉>游击战术殊难消灭，其成分多半是苏区逃出之地主及其子弟，要算是真正反革命的阶级武装。

河西崇上两县已完全赤化，但深入的区域在上游者有三区，在崇义者有两区，南康遂川二赤区是梅花形的赤白夹杂时得时失，尚无深入之区。

赤区的群众过去曾经过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对革命是有深刻认识，但是因为受了党的错误路线（特别是肃反中的错误）影响群众失败情绪甚深，部分的表现出一种消沉现象。白区群众除了被游击队烧杀政策所断送的几处外（如寺下弹子前高排上保等），其余各处群众均好，无相岩上下槽吴杭大路平等处对红军非常信仰，对土地革命的要求非常迫切。我们在这些地方不久即吸收有工农加入红军，他们能自动起来打土豪，敌袭大路平时群众向红军报信，这些地方我们都建立了一些秘密工作。

现在我们的工作布置是在等待（？）整个河西，迅速夺取赣州吉安的任务之下，积极进攻敌人，以发展苏区扩大红军。事实告诉我们，如不进攻敌人要想迫近敌人分散部队于大路平及其以东一带做发展新的苏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而且随时有被敌人乘机各个击破之危险。所以我们现时决定以主力击破湘边敌人并消灭之。立即占领桂东桂阳等足战费发展桂东桂阳以东新的苏区，与崇犹苏区打成一片，北与遂川之大汾苏区联系起来，以迅速完成河西之大块根据地，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要随时注意相机集中主力配合群众坚决消灭遂川南进的敌人，和赣南北进的敌人。

在目前河西非常需要打一个大的胜仗，以更加提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精神，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扩大地方武装。

根据上述三目的，以五军之二三师占领桂阳以东的新苏区与崇义苏区联成一片。一师及特务团于今日（八日）出发攻桂东，占领桂东向东北发展与

上犹和遂川的苏区联成一片。七军驻崇义及官败英聂都一带，争取崇义全县深入崇义工作，并向大庾以北南康以南的边境发展直属队，及上犹地方武装争取上犹全县，并深入上犹工作，向寺下大路平及其以南发展另组南康工作团第十一游击队，以十八塘为中心，发动塘江、十八塘、×石井沙地严湖这一块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消灭地主武装，造成赤化整个赣南周围赣州的形势，独九师驻左安一带工作，独八师驻大汾一带工作，独一师驻宁冈关背等地工作，其目的在赤化遂宁特别打通湘赣省整个苏区的联系，威胁川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完成上述之种种工作任务。

（二）崇犹两苏区路线的错误及其转变和前途

在塘江扩大会之前（攻赣时四军召集的）西河特委是继续着立三路线在左倾的空谈之下，执行着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富农路线。

党包办了一切群众团体，而政权机关都成了党的附属机关，苏维埃政权中不但不能引进积极的进步工农分子，而且暗藏着许多地主富农乃至 AB 团反动分子。苏维埃不但不能替群众谋利益（政府留着许多公田收租）滥行逮捕，浪费公款（有些乡政府月支千余元）官僚腐化，造出许多脱离群众的现象，所以有些群众说苏维埃是团防局，有些群众也死不愿意问苏维埃的事，如果有人要推举自己到苏维埃办事他就会同他推举他的人吵骂起来，总之苏维埃是十足的脱离群众的官僚机关。

土地问题的解决在指导机关的决定是地主田地没收并驱逐出境。富逐按人口分坏田，中农分中田雇农分好田，红军分更好的田，这种非阶级的路线已经是错误得一踏[塌]糊涂，但是实际执行的结果因为没有发动农民基本群众反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斗争，以致许多地主富农商人冒充贫民分得好田，许多中农当富农分了坏田，许多地方（三四区）名义上分了田，据说“群众不要田”（？）不愿意耕（？）直到现在田还有荒着的。总之土地革命利益，没有真正落到雇农贫农中农身上，被地主富农窃去了。

肃反中的错误非常严重，凡中央及中央局指出的错误应有尽有。群众因这里非阶级路线肃反的恐怖骇跑了许多，营前一区逃跑了三千余群众到白区去至今大部未回，其严重可以想见一般。同时在这种错误路线之下反而容易掩盖了一些 AB 团的阴谋活动，在客观上给予了 AB 团一个活动机会，最近检查过去肃反文件，除陈致中、邱×山等少数要犯外很少破坏获 AB 团的上层组织。而现在党内政权机关内，依然难免不暗藏有 AB 团等反革命分子。最近发生有反苏维埃的匿名揭贴，三四区召集群众大会没有人到，乡政府和支部负责人无法找着了，这些现象虽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为 AB 团捣鬼，而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中仍有反动派的活动的原因存在。

一切群众工作都犯了严重的非阶级路线和非群众路线的错误，工会贫农团中都混进有阶级异己分子，群众组织的建立，多半是采取挨户造册的办法，至于反帝运动互济工作形式说是建立了，实际是取消的，没有开会没有工作。扩大红军的方式欺骗命令金钱收买成了最普遍的现象，独五师在此一根枪换四个兵特要居然接受拟成通告遵照执行。

党内命令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党员犯错误要受罚跪、罚禁闭，乃至没收土地的处分。同时在过去肃反错误路线之下，的确团结了一些不正确的干部，现在干部基础多半停顿在小资产阶级成分上。党内思想斗争完全没有，腐化现象非常严重（营前一个区委书记不晓得本区有好多人口和米价谷价，接到苏区党大会决议不但不讨论传达甚至他自己有时连党大会这一个名词都

不晓得)。党内生活非常缺乏，支部个把月不开会是平常的事，崇义县府机关支部居然几个月没有开一次会，同志在肃反错误影响下党内生活陷非常的状态人人自危，不敢发言，不敢工作，许多党员自愿脱离党籍，党内教育非常缺乏，特委[在]公开在通告上说不要办训练班，要培养干部只有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在这种十足的狭隘的经验论阻碍了党的进步。同时不注重政治教育方面去推动党员积极性，特委居然在通告上公开谩骂党员为乌龟王八蛋，所以整个党的组织还是非常流动的状态。

塘江扩大会议虽然一般的传达了苏区党大会的路线，但是他的缺点很多，没有尽情结束上述的错误，没有丝毫改造指导机关的成分，扩大会议决议本身是右倾的对政治形势估计不够，提出组织革命战争的口号整个决议的精神是保守的，没有着重说到向外发展，没有注意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以及忽视反帝运动，很少讲到路线转变方面的积极的具体的办法等。

所以至塘江会议后党内的主要的严重的错误是右倾，这表现在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党员借着坚壁清野的口号准备上打埋伏，参加革命战争的口号没有听到一句看见一个，这表现在错误被揭发后的消极无办法，找不着出路，如大家只消极批评过去肃反的错误，而没有注意在积极方面，坚决执行肃反路线的转变正确的加紧肃反，以至关着几百 AB 团犯尺延又迟延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放又怕放错。此外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同样是这样空谈转变，而实际没有什么转变，这就是塘江会议以后情形，这就是直到我们来了还能处处发觉上述种种错误的原因。

我们到营前后首先出席了几个下层的会议然后召集特委会议在特委会议中有最残酷的思想斗争，给右倾机会主义以猛烈的打击，除了充分暴露上述种种错误外，并成立一个红五月工作决议。其后更由政治部召集崇犹两县苏开一执委联席会，通过一个决议（两个决议附后），然后召集各种下层的会议详细传达并与道委合组巡视团到区乡深入支部去巡视。

现在开始转变之中，群众消沉现象逐渐打破，但是因为过去中毒太深原故，尚少收获，特别是区县各组的干部成分上政治上尚有许多问题，这是阻碍路线转变的一个很大原故。目前我们已决定经过斗争教育大批的洗刷动摇和固执错误的干部，引进新的贫苦工农的干部，不过群众基础是好的，凭着这一点，在努力执行路线转变的条件之下，经过相当时间，是一定有收获的。

（三）部队状况与政治工作情形

士兵情绪甚好，对军事政治学习的精神一般的都有进步，参加列宁室和俱乐部工作的积极性日益提高，攻赣后的失败情形经过充分的教育和屢次的思想斗争，可以说大部克服，不过是在后近[?]部队中发现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农民意识复活，有最少数的士兵要请假回家，这已久在我们预料之中，现在注意反农民意识的教育和思想斗争。

政治教育已建立起经常的制度，能够按月订出计划有系统的进行目前<政>治教育。一般的是按照四月份政治工作计划去做，但是因为四月份行动的时间占去大半数，故不能充分实行原订的计划。一般的讲，四月份内部政治工作之收效远不及三月在田村驻军时之成绩。

苏区党大会的路线传达可以说已深入于每一个支部，不过因为政治水平高低不同的原故，在接受和了解的程度方面自然不能一样，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大会路线转变是获得相当成绩的。如党内生活的改进，大批工农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政治委员制度的巩固和政治部日常工作的建立，及其信仰

的加强，团的猛烈发展和青年工作的建立等，但是这其中仍有不可掩盖的弱点，这便是游击主义没有彻底肃清，军阀残余部分的存在，反对党的包办主义，而有部分的队伍，于一切不办的清谈倾向，肃反路线转变后还没有从积弊[极]方面加紧反对反动派的宣传和迅速的健全建立保卫局的工作。在执行革命竞赛的新的工作方式方面发生有形式主义和虚荣主义的倾向，所肩这些错误和缺点都已在我们严重注意之中，正在以大力与之奋斗。

列宁室和俱乐部工作现照从前在田村订立之三个月文化运动竞赛条约执行，但是四月份因行军和分散工作关系，一般的都执行不充分，但是文化运动目前确已引起普遍的注意，只要有三天驻军以上的时间，墙报识字课讨论会等，大都能自动举行。不识字的现象，消灭得很快，文化水平一天天的提高。

干部的培养我们比较有充分的注意，到营前后立即举办一个军事指挥员教导队和第一期政治训练队，前者有两百多人，后者有九十余人，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农分子，除来自本军外，还有独八九师和地方送来一些学生。

从前举办之列宁青年干部训练队，已于五月一日结束，计培养出师青年科长二人，团总支青年委员六人，连青年干事十余人。

军团在此次参加河西地方群众工作中，一开始就注意特别反对包办主义和形式主义，坚决的执行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军团政治部对此曾有较具体的指示信发给各级，所以一般的工作路线是有大的进步，但是部分的侵犯中农利益，和缺乏艰苦建立真正群众工作的耐心，依然难免，尤其是后者更普遍一点。

关于红五月政治工作，详见我们红五月政治工作指示信和政治工作会议，兹不赘及。

（四）扩大红军的进行与把握

我们到达河西后而根据中央局电示详函湘赣省委嘱特别注意扩大红军并与之商定具体的路线和数目，最近张启龙同志来此更与详细谈话一次共同决定在湘赣省委区（崇犹在外）于五月内征来志愿红军三千，以二千补充本军，以一千补充一八九师。据张同志答被[复]这一任务是有把握完成的，截至现在止，由湘赣省委送达此间入伍的新兵已有五百多人（四军在此征求的在外）嗣后继续有到。

一师在大路坪工作时期也吸收了几十个加入红军并成立一个常备的游击队（约六十余人）。

上犹崇义两县决定于五月内各征四百志愿工农入红军，崇义方面由七军政治部直接指导帮助，上犹由本部直接指导帮助。

五一至五七举行一个扩大红军运动周，自动报名加入红军的还不多，我们也很了解这一工作与转变全部工作路线不能分离的，在目前路线开始转变的时候，不应过求急效自然更不应因此有丝毫的放松。

一、二、三师在桂东桂阳，我们也嘱他们特别注意到这一工作，规定每一伙食单位至少要吸收五个志愿贫农工人加入红军，但能否达到这一任务此刻不能确定。

关于扩大红军的路线概遵中央局指示进行，在目前尚未发觉有错误。

独立五师在此扩大红军犯了许多错误，命令主义、欺骗政策应有尽有，如以钱买兵（五元或二元）用枪换兵等。同时扩大到一处，又不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关系，或者是一味的命政府命令地方党部（据说五师有人拿二十

元交给政府主席，囑令为限交四十个新兵来否则就不答应），影响非常不好。现在我们已负责切实纠正，并不许他们再自由设立“招兵处”，一定要参加于红会之内经过红会去有组织的征求志愿红军。

（五）白区与白军工作进行情形

自接到中央局对白区白军工作指示后，我们即开始这一工作的注意，兹将最近进行情形报告如下：

在柏岩上下槽吴杭大路坪等处均曾找到原有的秘密组织关系，并新建立了一些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比较以上下槽的为巩固。现已移交于道委直接领导。

五军二三师出发时曾召集团政委及师委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建立粤北白区的秘密组织及粤赣交通线建立，昨据五军来信有部分的成绩。

大庾城有支部。西华山有工人支部，赤色工会会员有两百多人，前途大可乐观。现在已派有人来此接头并留了一个在道委训练班，吸收西华山工人加入红军，我们已在注意，但究有多少的把握，此际还不能肯定说，不过该地来的同志已欣然承认了去加紧这一工作，我们与道委已与之商定了一些具体的办法。

派人住[往]白军中工作我们决定作为经常工作之一，每一个月每一总支至少应动员一个党员团员或有入党条件之群众志愿去白军工作，经过军团政治部的特别训练遣送出去。五月份直属队，自动报名愿到白军和白区工作的已有十余人，我们拟于最近举办一个兵运训练班，大约在七月初才能运送出去。

（六）湘赣省工作情形最近看到省委部分的文件，和省级负责人张启龙同志详细谈话得悉湘赣省委的情形如下：

湘赣省工作在接收苏区党大会决议后路线转变确曾获得相当的成绩。这特别表现在肃反工作中错误的纠正，扩大红军的努力，白区和白军中工作的注意，各级党部的改造和大批的引进新的工农干部以及群众工作相当的进步等。

但是我们的工作仍有不可掩饰的严重弱点，主要的是路线的转变是停顿在党的指导机关内，没有真正采用群众路线，所以省委总是说我们的路线在原则上完全是与中央局一致的，只是下级不能充分执行甚至于执行错误了，这就可以想见。

省委于[对]下级实际情形了解非常不够，在他们文件和谈话中，很少下层实际情形的反映。同时党的包办主义，并没有彻底肃清，如省委在省苏中的党团工作，始终没有经常建立，一般的还是以省委会议直接代替了。省苏党团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还是非常浓厚，如“五一”集中全省少先队赤卫队来永新检阅，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妨碍斗争。

他们对经济政策的了解完全是错误的，省苏现在直接经营国家商店，我们应[认]为是过早的办法，他们并企图对于贸易拢[壟]断，这更是绝大错误。

劳动法的执行非常不充分，并且他们还有以为劳动法只适宜于大城市不适宜于农村，或者以为要到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后才能完全实现。在这样精神之下，自然会阻碍劳动法的充分实行，如说农村中没有钟表，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他们机械规定每日工作以能买米五升为度，结果有许多行不能的地方，如上崇米价每升四百文，每日工资最低需两串，而永新米价反六十

文一升，每日工资价值三百文，有较革命前工资还低的，如前者事实行不通，如后者工人又不愿意。

特别是没有注意发动工人群众来争取劳动法的实现，并从此激发工人群众拥护苏维埃的热情，以致在实行劳动法过程中，也时常被敌反动派（如 AB 团）利用鼓动工人向政府要挟过分增加工资及其他不合情理的要求，不过这些现象曾经他们发觉并克服下去。

他们对于选举运动非常忽视，省委并不了解这一工作是苏维埃建设中的重要工程，更没有注意使之成为吸收劳苦工农参加苏维埃工作的广大群众运动，并注意在这一运动中发动反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驱逐异己分子出苏维埃的群众斗争。自三月底开始选举运动以来至今还有许多群众不了解选举运动是什么一回事，省委对选举运动，并无一点指示，省委也不了解这是中心工作之一，只是照章行事，将中央各种选举文件转变一下而已。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乡一级选举的重要与之决定在二个月内完全办完全省选举，定六月十日开全省大会以至选举运动是在很和平的进行，实际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现在他们已接受我们的建议将全省大会展[延]期于八月举行。

扩大红军虽然获得有不少的成绩，但是还是缺乏充分采用群众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当红军去的广大潮流，除永新较好外各地群众（党内也有）都有怕当红军的心理。据说许多青年妇女，不愿嫁给青年人而愿意嫁给老头子，原因是怕青年丈夫靠不住要去当红军，因此足见党对这一工作还没有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动员。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还没有健全建立起来，对独立师的领导非常薄弱，独立师路线还很少转变（详见本部给独立一、八九师指示信），湘赣苏区除茶陵受陈光中严重镇压外，其余各县均有相当的发展。

所有以上这些错误和缺点我们都曾与省委派来之张启龙同志当面详谈，并得他们的完全同决。

（七）其他

1. 五军已成立，贺昌须就五军政委职，道委书记湘赣省委无人供给，望转中央局派余以继任道委书记。

2. 须供给我们些兵运工作和白区工作的训练材料。

3. 湘赣省委说：全总文件内载有沿门卖工的艺工工人可以加入工会，雇农分田六个月后仍耕田应退出雇农工会是否河东区接到这种文件以后工会工作是否遵照执行。盼复！

4. 最近中央局中央政府及钧部出版之各种文件望设法捡齐寄来，并望经常给我们以个别的指示。

职 袁国平

于上犹营前

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反对敌人“进剿”给各军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各中央局：

敌人对于进攻苏区的计划已经有了新的布置，蒋介石自任鄂皖豫“剿匪”总指挥李济深为副，胡宗南第一师已调安庆出合肥，徐庭瑶第四师坐镇蚌埠防止红四军进占安庆，并保持津浦路交通，目前利用全力向湘鄂西苏区进攻，预备击破这一方后转向红四军后方进攻，调往汉口得力军队为八十八，四十七，五十四以及川军三十六团，对于中央苏区蒋系仍在吉安吉水万安泰和遂川安福一带，共有七个师，保持赣江流域。抚州、南丰一线有四个师，这两线军队一方面相互呼应向兴国庆昌宁都苏区进攻，另一方面同湘军粤军联合包围湘赣苏区与三军团，闽赣剿匪总指挥何应钦近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预备完成这一任务，入赣粤军有两军两师仍在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南雄一线，入闽粤军有三个师以上，仍在上抗武平，永定三城，福建方面已指定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

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红十二军应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留一军力量于闽南，防粤军深入赣东北苏区应首先与闽北苏区联成一片，并向南发展与红十二军配合行动，在皖南应该发展最广大的游击运动湘赣苏区除与三军团配合行动击破入赣粤敌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外一八两师应积极在永新，莲花，宁岗，遂川，萍乡，宜春，安福，万安，吉安，泰和一带积极活动，牵制中央军以援粤部队。

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应加紧在鄂东南、尤其应该在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活动响应红三军与红四军，破坏武长路线的交通，并阻止汉口援赣部队的移动。

湘鄂西红三军除以一部分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四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区打成一片。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肢，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此电望各中局与军委讨论电复。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以革命进攻答复

反革命进攻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

自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以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更加获得了伟大胜利，红军都打了很大的胜仗，二五军团攻下漳州闽西与闽北及赣东北苏区打成一片，三军团过来河西威胁湘粤敌人，特别是红军四方面军最近获得几次空前大胜利，缴得步枪两万以上，活捉三个师长两个旅长十多个团长，并缴得飞机一架无线电七架，这次伟大胜利震动武汉南京给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大的威胁，现在全国红军在配合广大工农群众积极的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同时全国反帝运动蓬勃的高涨，工人罢工运动的扩大与千百万农民灾民士兵革命斗争的激烈，使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日益走向崩溃。死亡的末路，中国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帝国主义国民党为要维持其反动统治进行重新整个的布置进攻苏区和红军的计划，上海停战协定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协定进攻苏联与中国苏区瓜[瓜]分中国的会议，现蒋介石亲任全国及鄂豫皖剿匪总司令。现已到武汉，已开始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进攻，蒋蔡调回闽西，何应钦任五省剿匪总司令，并分三路向江西苏区进攻，蒋光鼐任第一路总指挥现已进驻福建。朱绍良任第二路总指挥，总部设在吉安，陈诚任第三路总指挥吉安的后方，敌人对于我们湘赣苏区同样是积极进攻的形势，遂川敌人五十二师已逼近拿山，吉安敌人有由安福进攻苏区之说，湖南军阀刘建绪到郴州、陶广，一部分至攸、茶，陈光中部集中酃县有向宁冈进攻之形势。粤军一部分逼近崇义、上犹，在这一形势下敌人是有计划的来进攻湘赣苏区和红三军团，昨天接中央来电，更加证明敌人对于湘赣苏区特别是永新、宁冈苏区正在计划进攻，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领导广大群众拿革命的进攻去答复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对于革命的进攻，这是我们目前与反革命决死斗争过程中必要条件。

省委首先指出湘赣对于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工作，还表现着很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大红军来才能实行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为现在大红军尚没有到我们这里来可以迟缓参战，工作始终不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来采取进攻策略，保守观念太平观念，和平建设享乐地方主义还是非常浓厚，我们必须给以严厉打击，我们要正确了解我们目前是积极的进攻敌人，同时敌人亦是进攻我们的形势，我们以革命进攻答复反革命的进攻，就是大规模革命战争的一部分，也就是夺取赣州吉安争取江西革命首先胜利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除坚决完全执行省委以前印发的参战决议和工作计划以外，还有以下的决定：

一、在政治上组织上来动员全党团同志领导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战争，严厉的打击太平观念，冲破死气消沉的现象，特别是对革命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开展两条战争的斗争，抓住目前政治上的各种事变，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提高党团员政治上的积极性，严格打击凡对敌人进攻的恐惧、党内动摇、悲观怀疑，对这次敌人有计划的来进攻苏区、或以乐观“左”的词调掩盖自己对革命战争的消极，不站在群众面前坚决领导群众斗争的机会主义者，均应受到党的无情的打击。在这一斗争中坚决进行改造党的工作，吸收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定的贫苦工农进来，加强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力量。

二、整理和扩大地方武装是目前紧急的工作。我们必须立即动员群众，

实现全体劳动群众的武装组织与训练赤卫队模范师须赶快依照军区指挥部规定的组织去编制完毕，并要详细的向群众说明赤卫队不是军事组织，是服务兵[？]的组织，必须要加紧军事政治训练实行经常操练和一连一团的会操，险要地方须马上建立工事，党应领导各县苏维埃军事部去检查和指导建筑工事，以及教练赤少队新式操及作战的战术，严格的执行赤色的戒严的命令，每乡至少要有一个哨和检查所，凡对于这命令怠工的，他必有意无意的帮助了敌人。同时要实行群众军事化，首先党团员要全体军事化，赤少队要能随时集合随时调动，赤少队集中的伙食无论如何要做到自备，赤少队的武器，必须要立即实行日夜班来制造，特别要多制造雷火枪、长龙、大炮，如敌人进攻即利用工事竭力抵御敌人。目前应积极向白区前进，加紧领导独立营及赤少队去白区工作。各级苏维埃军事部的工作，须赶快建立起来，党与苏维埃须加紧军事部的领导，军事部必须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来进行自己的一切工作，加强各县独立营党的领导，派得力干部去负责主要责任，建立独立营的政治工作。赤色女子义勇队党必须领导妇女遵照军区指挥部通令组织起来。

三、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应立即配合群众深入白区之大规模的搔动敌人，坚决的驻扎白区建立各种群众工作，党团及革命团体必须组织工作团去白区建立工作，坚决反对拥兵自卫和等待敌人进攻零星应付的保守观念，敌人进攻时我们可以利用工事把大炮长龙抵御敌人，游击队的步枪须经常向白区发展游击战争，捉土豪围剿义勇队，搔扰敌人后方，有时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可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弱点，使敌人恐慌忙于应付。同时加紧白区和白军中的工作，整理白区原有的党和群众的组织，坚决发动白区的群众斗争，号召白区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运动，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及反帝斗争与拥护苏联，各支部须准备忠实积极的同志打入白军中去，建立我们的组织，同时在苏区里特别是在城市中，须马上训练一批妇女老头子学习兵运工作，如敌人进到苏区，即可利用各种方式到士兵中去活动和在士兵中作各种的宣传鼓动工作，目前各区委至少要选派三个至五个干部去白军中工作，苏区内须动员各革命团体在各要道墙壁上多写对白军士兵的标语，并利用河流宣传，把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品设法送到士兵群众中去，发动士兵的革命情绪，瓦解白军部队。

四、动员群众把各地已经集中供给红军的粮食必须要很好的贮藏起来，不要被敌人劫去了，在群众家里的粮食物件尤其在交通要道和城市附近的须赶快埋藏起来，但这一工作必须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并指出绝对不能以“坚壁清野”而放弃一切斗争，关于动员群众供给红军粮食的运动必须更要普遍发动起来，准备充足的粮食供给红军，经济问题已是贫困极了，各县独立营游击队不注意筹款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各级党部无论如何要设法筹足大批经费，准备与敌人作长期斗争之需，节省经费须按照参战的工作计划切实执行。

五、各地交通站递步哨须立即建立起来，指定忠实勇敢的党团员担任交通站之工作，有紧急信件无论如何要送到，绝对不准搁延和损失，谁不负责，谁就要受到军事纪律的制裁。各地敌情要侦探确实，马上派忠实同志深入白区和敌人驻地去探破敌情。永新、宁冈、莲花城内须马上建立秘密组织，如果敌人来了，除经常报告敌情必须进行各种斗争，并要特别防止敌人侦探苏区的消息，赤白交界地须特别戒严，非有高级苏维埃和军区指挥部的条子，任何人都不准出进，马上在赤白边地建立货物交换所，白区来的商人只到交

换所，不准深入苏区腹地来，以防敌人侦探，同时特别注意健全边区党与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派选得力的干部去边区工作。

六、加紧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特别是在目前实行大规模革命战争积极向外开展的时期，反革命派 AB 团等更要在苏区乘机活动，窜入后方来扰乱，因此，党在此时更要加紧反对反革命派别思想的斗争，加紧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坚决反对肃反工作的右倾，认为肃反工作是保卫局的事情。党要发动群众的肃反运动，并要发动群众检举豪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活动，给一切反革命派以严厉的打击，求得彻底肃反[清]暗藏苏区内的一切反革命派，同时要深入苏区内外的阶级斗争，加紧反富农的斗争。

七、执行这一工作必须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原则下与对日宣战武装拥护苏联等中心任务联系起来，经过苏维埃及各群众团体去求得全部实现，并要经常举行工作效果的检阅，同时切不可因为要做参战的工作而放弃群众团体的工作及党的一切任务，是根本没有办法动员群众来参战，必须加紧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动群众保护秋收，求得群众的实际利益。

湘赣省委

六月十九日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

中央局：

省委三月第一次扩大会，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中央局的各种指示规定了三月十五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的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在六月二十

日省委召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详细的检阅了这一竞赛条约执行的具体成绩和缺点，将这三个月竞赛条约的作成一个总的报告给中央局，要求中央局迅速给我们以具体的指示。

湘赣苏区的发展形势和目前的状况

1. 在这三个月当中，对于苏区的发展，拿全国苏区来比较，我们的发展是落于客观环境之后，但一般的说来，比三个月以前是更巩固了，并积极向发展的形势，苏维埃的影响扩大了，发展新的苏区二百八十六里，新建立五个区苏，五十六个乡苏，千个乡革命委员会，争取了白区群众三万三千余名，大部分已经实行分配土地和开始实现劳动的斗争。

2. 执行向东南发展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的任务，是非常不够，特别是遂川的工作，做得最坏，各种工作竞赛的乌龟，都集中在遂川八都，虽然在遂川帮助了一时期工作，但因为不能艰苦的做群众工作，所收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现在只有附近县七岭一块很小的苏区，苏区内的群众很少，当地干部特别缺乏，差不多在机关上负责的同志，都是需要起来的赤色难民。

3. 宁冈新建立了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大陇、柏路、苍市，都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袁王残部匪躲在井冈深山，黑夜经常出来骚扰，抢东西，捉人，虽然举行几次围剿搜山，总是闻风远逃，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宁冈的党不健全，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有些群众抱着红来投红白来投白的态度，党没有揭破反革命的阴谋，发动群众斗争。从苍市到酃县苏区，尚有木江上下官一带只十五里路没有建立我们的工作，须要武装交通队才能通过。永新关背的工作，费了几个月的艰苦精神，才争取一部分群众过来，现在已成立一个区革命委员会，七个乡苏维埃政府，八个乡革命委员会。

4. 北路苏区有大的发展，过去被敌人占领一年以上的苏区，现在已恢复许多，纵横有四十多里，群众没有走出，并且能够积极参加放哨。地方武装扩大了，三个月内缴了敌人一百五十多支枪。从北路到省苏区的白色点子，也完全消灭。安福与北路苏区已打成一片。

5. 茶陵苏区，在陈光中长期驻扎几个月，只有五个乡没有被敌人占领，但群众能够艰苦持久的与敌人斗争，敌人退后几天，就已将原有苏区完全恢复，并积极向外发展一些新的苏区，并缴了敌人八十条以上的枪支。十八团争取了一部分群众，建立了一个区革命委员会，两个乡革命委员会，一个乡苏。各种群众组织，都已建立起来，并与攸县宁冈的苏区已取得联系，与酃县尚没有打通。

6. 萍乡苏区，亦有新的发展，除恢复了原有的四个乡苏外，并在上埠成立一个区革命委员会。攸县吉安安福酃县苏区，同样恢复了一部分原有苏区。

7. 过去被敌人压迫逃亡出去的几万群众，现已绝大多数的回来了。因为苏区工作的转变，他们对苏维埃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彻底揭破反革命的欺骗假面目，都自动的回来向苏维埃报告。

8. 对于积极向外发展新的苏区，有些地方还表现迟疑和等待，忽视敌人的进攻，以为敌人再没有力量有整个计划的来进攻苏区，有些地方武装困守

苏区，不愿离开苏区，向外发展游击战争。和平建设，偏重文化工作，如永新莲花等处，注重建立列宁场，修筑房屋，庸俗的保守观念，太平的享乐观念，表现非常浓厚，省委对于这些现象，要与之作残酷斗争。

9. 现在虽然相当纠正了这些和平建设太平观念的错误，积极准备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的工作，但又认为大红军尚没有来，对于参战工作的准备，可以迟缓，等待大红军来，再来准备也不算迟。同时看见敌人有四面向我们进攻的形势，就忙于“打埋伏”的工作，而不正确的了解只有向敌人积极的进攻，才能消灭敌人的进攻。

10. 苏区内的阶级斗争，已开始发动起来，冲破了敌人的消沉现象，群众的积极性相当地提高了，部分地发动了群众的肃反运动，打破

了对肃反怀疑恐惧现象。雇农贫农的反富农斗争，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以及一般群众反豪绅地主的斗争，都有部分的发动起来，各种群众组织，比以前有了相当的转变。

11. 现在湘赣苏区内只有陈光中部在六月底又占领茶陵苏区尧水井头腰陵建筑工事，陶广分驻萍城南坑、攸县黄土岭一带，安福仍是二十九师两团，前次进攻关背之五十二师，已退出遂川去了，遂川大部分没有敌人，酃县城有陈光中一团，宜春是十八师残部，吉安有陈诚一部，近日由泰和开来敌人两团，驻扎高市，据吉安几次报告，红军已攻下赣州，敌人纷纷退大和，吉安甚恐慌，并每天有飞机五六架飞赣。因为我们没有无线电，不知赣州情形到底怎样。

工会工作情形

1. 湘赣苏区工会工作，自四月第一次代表大会转变工会工作路线以后，一般工作较有相当的进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雇农反富农，没收地主及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组织犁牛站等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参加革命战争，扩大红军，都表现了部分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和积极性的发展，工人积股的合作社较前进步了。白区工会工作，在萍乡安源等地都有些微的发展之后，目前最主要的斗争，充分实现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无产阶级的教育更是缺乏，尤其是缺乏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农民保守观念的批评和积极的坚强的领导。

2. 湘赣职工会在四月一日工人代表大会之后，才发动工人起来实现劳动法，现在八小时工作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及星期日休息制，在永新莲花县城及市镇的工人和国家工厂与合作社中都已实行了。工人与老板，学徒与雇主已经开始订立劳动合同。工厂合作社已经开始与雇主订立集体合同。一般的工资是比前提高了，曾经规定最低限度工资，不能少于五斤半米。但各地米价不同，酃遂等县他们较高。最低工资还没有五斤米的价值。永、莲、茶、萍、安、吉各县都已实行了。三年学徒制也已取消了。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都还没有很好的执行。省苏维埃劳动部曾决定执行劳动具体办法，如每个乡苏津贴一元钱作社会保险基金等都未实行。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在目前苏区执行劳动法中，发生以下的错误和困难。

（1）现在苏区的雇农完全分了田。现在仍出卖劳动力，替雇主做工的雇农，百个雇农中，还找不到一个。现在还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手艺工人，也同样分了田。特别是过去把许多“只有自己的工具，天天到人家做工的手艺工人”都当作独立劳动者，没有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使每个工人都得实际利益，这些工人都要求分田，认为种田的利益还好，分了田还使自己的生生活有固定的保障，因此发生奇怪的现象，工人反不迫切感觉劳动法的需要，

这里固然没有深入劳动法的宣传和发动工人斗争，然而这大多数分了田的工人确实不感觉劳动法的需要是事实。

(2) 一般乡村的手艺工人，对实行八小时没有认识，有些自动与雇主延长时间，莲花青工做六小时工，便不在雇主家里吃晚饭。因为没有规定工作范围，有些工人发生怠工。在工会中，不加紧工作，茶陵有一个工人，两天做一条裤子，莲花有一个工人，一天织四尺布，甚至许多每天只做五、六小时就散工了。这样引起雇主的不满。

(3) 在合作社中，机械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知轮流休息，如理发合作社，便要使用理发感觉不便，在莲花瓷业工厂工人是做包工，不知按件论价，机械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反认为是压迫他的。

(4) 永新合作社的多半是失业工人和学徒，没有按照工作的能力，规定工资的等级，因此手艺好的工人要退出合作社，特别有趣的便是这些工人怕自做自卖的独立劳动者，多做工多赚钱，使用命令去禁止他们做八小时以上的工。引起独立劳动者暗中不满。

(5) 有些地方工会发生经济主义的倾向，一次提高工资太多，如攸县纸工，由三角三分钱一天，忽然增到五角钱一天。永新某家商店，因工人忽然增加工资太多，便不雇用工人了。

(6) 现在学徒青工增加工资，过去师傅都不带徒弟了，过去误认在建立苏维埃前，是工人，现在带了学徒，也是独立劳动者，不能加入工会，更使工人都不愿带学徒，现在才纠正过来。

3. 省雇农工会，四月十八日成立了。全省除赣南各县组织情形不详外，已与省雇农总工会正式成立了单独系统组织的，有永新、莲花、萍乡、攸县、安福、分宜、新峡、吉安、宁冈、茶陵、十一县，酃县尚在进行建立中，统计全省会员，除赣南及经三个月当中洗刷掉的以外，实数共五千零二十七人，内青工六百十一人，女工八十四人。全省雇农工会组织，阶级分析不明，有许多贫农也当作雇农加入了雇农工会。有些真正的雇农苦力，又没有加入工会。经过三个月当中，确实洗刷了一部分非阶级工人出工会。现在依照雇农工会章程，吸收大部分长工短工苦力报童到工会里来了。现在工人的斗争情绪提高了发动了，并从斗争中表现了积极和忠实勇敢的特性，如反富农斗争，宫农分坏田，实行没收豪绅地主及富农剩余的耕牛农具，组织耕牛农具管理处。不过组织还表现了许多弱点，工会组织领导力量薄弱，工会生活完全不健全，缺乏文化教育，工人对工会尚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雇农工会工作，还表现非常幼稚。

4. 湘赣苏区农村中雇农都分了田，自己耕种，现在没有百分之一的雇农替雇主做长工的了。就是短工也是极少，因为雇农都分了田，劳动法没有认识，不感觉需要，所以苏区雇农很少斗争的表现。

5. 目前苏区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把它分别说明如下：

湘赣苏区工人的性质和种类数量大概是：

(1) 农业工人（雇农）——经常替富农地主种田的长工（农村无产阶级）或附带耕种小块的田地以半数时间做短工的雇农（半无产阶级），四月份已加入雇农工会的雇农有五千另二十七人。

(2) 各种职业手工业工人，如萍乡攸县安福的纸业工人，莲花的瓷业工人都是。作坊多是按时论价的包工资。已加入纸业工会的纸工，约有五百人，已加入瓷业工会的工人只有五十余人。

(3) 职员和雇员——如现在政府机关被雇佣的职员（政府委员不加入工会）商店雇用的店员，四月份已组织的约二百余人。

(4) 各种手工业工人，即指“只有自己的工具，天天到人家做工的手艺人”（全总给湘鄂西的指示信）——如裁缝、木匠、泥水匠等，但是剥削学徒的师傅和剥削帮工的包工头及自做自卖的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四月份已加入手艺人有一千八百余人。现在我们对手工艺人的分析，农村工会工作及执行劳动法等，发生很多困难和争论，依照苏区中央局一贯的指示和苏区党大会职工运动决议案认为“有自己的小小工具天天到人家做工的手艺人”都是独立劳动者，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实行劳动法。在苏区党大会决议案上，便说：“凡沿门卖工，中间不经过资本家剥削的是属于独立劳动者（如裁缝理发木匠泥水匠中之一部分个人劳动者），不是工人，不能加入工会。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厂大老板作坊工场中，出卖劳动力换工钱的，才算是工人”在全总苏区执行局关于解释独立劳动者的通知及苏工组织大纲上，同样的说：“沿门卖工的独立劳动者（即指裁缝木匠等），中间没有经过资本家的剥削，他制造的货物是需要品，不是商店，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他们是不被人剥削的，不要反对资本家的，所以不能加入工会。”我们执行这一指标，已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很多钉子，感觉到行不通。所以我们在今年四月湘赣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中，经过工人的讨论，决定遵照全总给湘西大会指示信决议“只有自己的工具，天天到人家做工的手艺人，可以加入工会”。我们目前的理由和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是：这种手艺人，是中国农村半无产阶级，他虽然有小小工具，或者附带还有以少数时间耕种田地（以农为生以工为帮，以及半工半农的是贫农），但他们没有剥削人家，而且还天天出卖劳动力，天天到雇主家里去做工，要赚工钱才有饭吃，生活非常贫苦，不做工便没有饭吃，在出卖劳动力的关系上，他是被雇主（不管雇主是地主商人富农中农贫农）剥削的。这些手艺人，虽然没有经常固定的资本家的剥削，没有固定的斗争对象。然而他们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对雇主剥削的，反对私有者的过去剥削（注意工人与中农贫农的联盟）特别是反对富农商人资产阶级的剥削。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改良生活待遇，实行劳动法。这些手艺人在现时中国农村半封建经济社会中，手工业的生产，还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这种手艺人，在湘赣苏区工人总数中占了绝对大多数。湘赣苏区二万四千工人中，手艺人占一万八千。如果不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加入职工联合会，事实上的结果只有削弱工人斗争力量，这样苏区工人运动便只有走向取消的道路了。我们认为沿门卖工的手工业工人，不是独立劳动者，而是手工业工人，他们可以加入工会，加入职工联合会。只有那些有独立经济能力，有自己的作坊铺店，自己做出货物发卖的才是独立劳动者。即所谓自做自卖的才是独立劳动者。这种人不能加入工会。即手艺人中少数在建立苏维埃前以学徒制度剥削了学徒的师傅，和以包工制度剥削了帮工的包工头，也不能加入工会。过去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通知指示手艺人中只有学徒帮工才能加入工会，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手艺人中，帮工是很少的，而且这些帮工时而帮包工夫到雇主家里做工（包工头要从中每天剥削帮工几个铜板），时而又自己到雇主家中做工，如果只准帮工学徒加入工会，结果便成了一个狭小的工会了。过去湘赣苏区工会执行全总苏区执行局的指示，把三分之二以上成年手艺人（那时误认为独立劳动者）开除出工会，结果成了一个小而又小的青年工

会，形成青年与成年对立。手艺人不愿带学徒，并且大骂他们是独立劳动者，要他们滚出工会，使他们宁愿分田，做农民为好，不愿做工了。现在吉安的手艺人还不愿做工，造成缺乏工人的怪象。

(5)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弄不清楚：

苏政府主席团及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是否可以作为职员加入工会，我们现在认为政府委员及国家工厂厂主不加入工会，以免混淆政府与工会组织，政府及红军的工人，保留会籍，退伍后即恢复。党团及群众团体委员及工作人员是否都可以加入工会，现在我们是这样办的，凡工作人员以革命为职业，脱离生产一年以上，经工会批准者，均可加入工会。

后方医院工作人员，是否可加入工会。现我们已进行组织工会。

中共中央 附 来的苏区雇工会草案，规定雇农改营其他事业（如经商种地等）半年以上的须退出工会。我们认为事实上行不通。因为苏区雇农都得了田两年以上了，如照那草案执行，便不能组织雇农工会。我们现在规定在苏维埃前一年以上改营其他事业者，不得加入工会。新分得田地失业雇农须在两年以上，他的经济变为富农商人者，逐渐开除出工会。

反帝工作

1. 湘赣党过去对于反帝工作是一般的忽视。一般同志对于苏区反帝工作的重要，没有深刻的了解。党在反帝斗争中的领导非常薄弱。有许多同志都没有加入反帝大同盟，以致反帝工作还是机会主义的狭隘路线，没有发动苏区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最近省委与忽视反帝工作的机会主义者作残酷的斗争，并发了几个（给反帝同盟党团指示信，反帝拥苏小册子，以及在红旗上写的几篇文章）指导反帝工作的文件，最近两个月来，才开始稍微的转变。

2. 反帝大同盟，自乡到省都已普遍召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现有会员在十二万以上，但以全省人口总数比较，会员只占五分之一。对于吸收广泛中农独立劳动者小学生入会，还是带有关门主义，并还有许多工会贫农团会员没有加入进来，还没有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过去的会员多半是拉夫、强迫命令、按户派人、和平登记的办法，现在有很大部分地方，相当的转变了这个方式。开始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吸收会员的运动。还有些地方（宁冈、攸县）强迫群众加入，如果群众不愿意加入，或加入了不到会，不缴月费，就用威吓命令的办法。

3. 各级反帝大同盟的指导机关都是不健全。遇在有些地方党部随便调些受了处罚的或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干部到反帝同盟工作。以致反帝同盟工作不能有系统单独建立起来。在反帝同盟工作的同志，不愿做反帝工作，以为反帝工作“理论大[太]深”找不到实际工作做”。现在我们与这些现象开始与之作斗争，正在积极进行改造反帝同盟的组织，洗刷消极怠工腐化浪费脱离群众的分子出去，开始注意建立反帝同盟在群众中的信仰。

4. 白区的反帝组织，最近发展了反帝同盟支部四十三个，统计会员一千二百三十二名，这些组织大部分在吉安萍乡的白区，但不能利用各种名义争取公开领导白区群众的反帝斗争，只是限于非常秘密的狭隘的状态，作用很少，只是贴几张标语传单和侦探入到大城市及兵营学校中去领导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

5. 拥护苏联大同盟，现在积极进行组织。省委已召集各革命团体联席会，成立了省拥护苏联大同盟等筹备会。各县拥护苏联大同盟，在“八一”运动周中，都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按照反帝同盟的章程，规定一个

暂行章程，并且在群众中开始组织拥护苏联研究组，编印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小册子，发到下层群众中去讨论，使广大群众明了苏联的生活状况，更加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

6. 扩大并深入反帝的宣传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没有组织经常的宣传队，只是每次示威运动中组织化装演讲、口头宣传队，在群众大会宣传。反帝小报虽然出了十几期，但技术不好，不能引起群众注意看，所收的效果是很小的，最近各县区均举行了一二次反帝示威运动大会，群众的反帝情绪尚好，并有些地方举行政治测验，各县在名义上都已组织了反帝的各种研究组，但不能经常开会讨论，同时对反帝的各种小册子，没有编印下去，下级便找不到材料来讨论。

7. 我们在最近看到中央局的文件，才知道苏区反帝同盟在“六二三”开反帝代表大会，因时间赶不到，以致不能按时派代表来，不知道现在延了期没有。

互济会的工作

1. 互济会对于号召群众进行白色恐怖斗争，做得非常不够。没有注意在群众中彻底揭破国民党的屠杀压迫和改良欺骗的罪恶，对于反白色恐怖的宣传特别缺乏。互济会差不多形成了狭隘的经济的慈善机关。

2. 全省互济会的组织，都已能自下而上的召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现在有会员在十五万以上，但过去同样的是由造册登记和平发展的。在白区发展了会员二千多名，有按照中农贫农雇农的地位派捐的现象。同时各县的募捐队在群众大会上募捐时不说明募捐的意义，只是要群众出几个铜板，以后群众对于互济会的募捐还有些怀疑，主要的是没有扩大募捐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将募捐运动，建筑在广大群众身上，鼓动群众自愿来乐捐，在最近两个月中，总共募集的捐款，有二千五百多吊，折合大洋八百余元。

3. 救济工作仅限于救济赤色难民，过去各地的赤色难民，都由互济会每天发给伙食费，到最近因为互济会维持不来，才注意分配执行难民参加生产。对于救济牢狱里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工作做得很少。在三月三十号各县都举行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有些地方相当的给了死难烈士的抚恤费。对于慰劳红军及后方医院的工作，互济会能够动员群众送鞋鸡蛋肉豆等各种慰劳品，经常与[去]慰劳。对于慰劳红军工作，互济会也做得颇有成绩。

妇女工作

1. 湘赣苏区绝大多数妇女是劳动的，能够和男子一样的生产。现在苏区不断的扩大红军，男子大都参加红军及革命战争。女子比男子人

口要多，女子在生产上和后方工作上的地位更加重了。甚至有些地方

(如酃县)比男子还做得多些。过去妇女生活非常痛苦，因此妇女的革命性，亦比较容易提高起来了。但过去在 AB 团破坏妇女工作，破坏婚姻自由，吓退了广大妇女群众，使她们不能团结在党的周围，自省委彻底揭破 AB 团的反革命阴谋破坏以后，相当的发动了妇女工作，确实收到了很多的成绩。

2. 动员妇女群众拥护红军运动，是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大

多数妇女能够经常做布鞋草鞋慰劳红军，并组织了歌舞团、洗衣队、补衣队、摊铺队烧茶送稀饭慰劳红军，同时常有送郎当红军送子当红军的，广

大妇女群众对于红军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3. 有些青年妇女自愿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妇女参加红军编入红军队伍，尚有些不大方便，决定把自愿来当红军的妇女，成立赤色女子义勇军，担任后方警戒及武装交通等工作。现已开始组织，暂时在军区指挥部成立一个大队，这样更加提高妇女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4. 一般的劳动妇女大部分都按照社会地位加入了工会贫农团等，尤其是青年妇女都普遍的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的更加踊跃。青年妇女群众在少先队占了一个很大的数目，有少数地方超过了男女的数目。参加赤卫队的妇女同志能够参加检查放哨打土豪做侦探等斗争，并且能够参加红军作战。

5. 妇女代表会议的组织比以前变更了。只在城乡有经常的妇女代表会议制度，在区以上的妇女代表会，不是经常的组织，是临时召集的。城乡妇女代表会议正副指挥员一人，这个指挥员多半是由党支部干事会的妇女干事担任，没有成立执行委员会，因为乡代表大会讨论妇女利益问题交苏维埃执行，关于女工的提交工会执行，不需要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如果中央妇女通讯组织有系统的执委会，那末成立了妇女协会，妇女单独的组织了，那是不好的。

6. 改变妇女生活委员会，是苏维埃主席团以下的组织，讨论和建设关于生活问题，从区苏一直到中央政府都有组织，只有乡苏不要组织，因为乡苏有经常的妇女代表会。

7. 过去的妇委会是党和团合并组织，因为这是不合党的组织原则，现在分开成立妇委会，自区委直到省委，都已组织起来了，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最近召集了全省妇女书记联席会议，检阅了过去妇女工作中的错误，并规定七八九三个月冲锋季工作计划。

苏维埃建设运动与执行各种法令的情形

1. 湘赣省的苏维埃建设运动是以 1) 发动群众参加选举运动；2) 建立乡代表会议制；3) 健全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及日常工作，反对事务主义及官僚主义；4) 执行苏维埃各种法令改善群众生活等为中心。在二月底接到全苏大会决议及中苏府各种法令后，即开始进行选举运动，但因党的力量薄弱和缺乏选举运动的经验，弄到许多错误。（1）和

平选举，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选举运动，形成少数人包办选举。（2）没有发动群众来批评[评]和审查苏维埃工作及改选政府委员的成份。

（3）没有发动群众起来审查阶级异己分子，公布选民及居民的名单。

（4）表现党包办选举运动，甚至由党内决定名单，照例在代表会通过

下，没有首先由各革命团体提出候选委员名单，发动选民来讨论和审查，自六月省苏扩大会后，除永新外，都实行自下而上的重新改选，现在酃县都有大部分群众参加选举运动，反对苏维埃中官僚腐化的斗争也发动了，由各群众团体提出苏维埃候选名单，并尽量运用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各种法令的执行，会议制度逐渐重新建立起来，现在各县正积极进行选举运动，省苏二全大会决定八月一日开幕，现在从下而上由工会发起召集各团体联席会，组织纪念“八一”武装保护苏联拥护省苏大会群众委员会，积极进行号召广大群众拥护省苏大会的工作。

2. 苏维埃的工作，最近有初步的转变，省苏的日常工作和各部工

作在六月以后有了相当的进步，开始建立了苏维埃的工作系统，但在各县特别是区乡两级，仍然是表现事务主义，苏维埃每天都忙于打路条招待餐

宿，对于整个的行政计划是完全没有的。党包办苏维埃是个严重现象，各级苏府大都没有非党员参加，而且一方面表现忽视工人雇家成分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少数表现反中农的倾向，惧怕中农参

加苏府的工作，许多同志误解苏府中没有非党员便不要党团了，甚至误解由党直接命令指挥，这样便形成了还是党包办苏维埃，便是形成苏维埃与党对立，苏维埃不愿供给党的用费，永新二区苏府负责同志说：“现在经济统一了，党费也要集中在苏维埃了”。

3. 苏维埃各级法令的执行，还未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有些苏维埃

中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现象还很严重，苏维埃还不能与群众亲密的打成一片，有些乡苏怕麻烦，怕招待红军，便把机关藏在偏僻的地方打埋伏，甚至连招牌标语也没有，也可称是“秘密苏维埃”在赤色边境新发展的苏区，有些地方逃去的群众，尚未争取回来，只有少数老头子小孩也成立一个“空的苏维埃”，不知道首先建立工农革命会来指挥群众斗争，夺取大多数群众回来建立苏维埃。

4. 劳动法的执行，自省苏一次代表大会后，有了一个相当转变，工人发动起来，要求增加工资废除三年学徒制，又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

日休息制，都逐渐实行了，但农村大多数手艺人，沿门卖工的，对八小时工作制竟感不甚需要，同时又缺乏宣传鼓动工作，工人尚没有深刻的了解劳动法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现在除城市中实现了劳动法外，乡村的工人是没有全部实行，不过工人的工资不得少于五斤半米之价值，社会保险只有永新城的合作社实现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在城市中已开始进行。劳动法令现在不能完全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落后意识的表现，党对于劳动法的执行不坚决，同时没有明了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要求，没有深入劳动法的宣传，没有发动工人的斗争，来争取劳动法的实现，以至有些工人误认八小时工作制在乡村行不通，表示只要增加工资。莲花的艺徒不愿实行六小时工作制，他们说，一天只做六小时，不

好

意思在雇主家中吃饭，有些地方手艺小的工人每日只做五六小时的工作。

表现怠工的现象，甚至一天还做不到半天的工夫，茶陵有个缝工，两天做

好一条短裤子，因此便引起农民有些不满意，说“农民辛苦种田，当不得工人做工的好，工人增加了工钱，每天是做不好多东西”。永新县工

会因为城市合作社工人怕自做自卖的独立劳动者多赚钱多做工，便下通知命令工人打了种子[限制]去禁止独立劳动者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进行纠正这些错误，坚决执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工作范

围按件论价轮流休息等，解决上述的问题。

5. 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这里大部是依照全苏大会的土地法执行，富农分了坏田，但富农没有劳动力的，退去，没有分田。现在各地如果有荒田的地方，已经补分了。有些地方没有荒田，便没有补分。至于中农的土地一般的都是按人口照雇农益农一样均分了。大多数中农愿意的。有极少数分出了土地的中农，自然表示不满意。过去有提出中农分中田的办法，这是错误的，现在已纠正回来。山林、池塘、房屋，有些地方还没有切实的分配。红军公田，在茶陵永新等地，每乡至少留了五个人的好田，并已首先耕种好了。但

有的地点，只把剩余的田（比较坏的）作为红军公田出租。有些地方因被敌人占领，压迫一些群众出去了，以致在茶陵安福吉安莲花各地都荒了一些田。对于鼓励春耕开荒田的运动，收到一部分的效果。

6. 经济政策最近是稍为有点转变，萍乡安福县的纸措[蜡]工人群众集股开办了合作社，因基金不足，由工农银行借贷帮助小部分是由苏维埃及私人营业的纸措[蜡]，但所出纸只能供给赤区的应用。各县的煤炭、茶、石膏等产物，都是苏维埃开办了工厂，但规模很小，出产不多。在我们占据的各城市的一般商业在最近更有发展，不过现在的商人资本都是很少的，赤白贸易的关系相当的建立起来了。在赤白交界地方，有些地方（如吉安等县）建立货物交换所和列宁圩场，白区有许多商人来赤区做生意，白区运来的货物价格降低了，赤区的出产品价格相当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有相当的改善，各县消费合作社，乡村中到处都建立了，在群众中的信仰日益提高，最近各合作社的营业更扩大了，但还有些合作社是由苏维埃开办的，是一种国家商店的性质。有些合作社还未转变过来，群众很少去管理和监督合作社的工作，苏维埃同样的很少注意去指示，所以一般说来合作社还缺乏群众性，现已决定取消国家商店性质的合作社逐渐转变为合作社，帮助群众集股来开办。工农银行在群众中的信仰是比较好，由群众集股二万元上下，现还收了三万多两银器，正在准备造银币，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实行了借贷事业，并定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第一次股员代表会议。

7. 文化教育，是一般的忽视，现在稍有些进步，广泛实行了识字运动，全省（除赣南）开办七百余所列宁初级小学校（每乡至少一个至三个），五所高小学校，三个女子职业学校，工农学校有八百个上下，妇女半日学校有三十余个，有组织的新剧团有三十个上下，各县的歌舞团最近猛烈扩大，防护卫生运动，只是在几个机关里做得有点成绩，还没有发动广泛的群众起来做列宁室的工作，只有省一级机关比较做得好，尤其乡一级，一点也不实际。省苏在暑期开办了一个教师训练班，培养大批教师，但教材课本非常缺乏，有许多学校没有书籍，因石印局印刷不及，以致感觉许多困难，在列宁学校的学生，贫苦工农子弟经苏维埃证明，确不能缴纳伙食者，得特别津贴，红军家属死难烈士雇农子弟，均由学校津贴伙食费，富农子弟除伙食费自备外，并斟酌的收缴学费。

红军现状与扩大红军工作

1. 赣南红独立九师已编入七军，红独一、八两师，现已改编为八军，以李天柱兼代军长，王震兼代政委。但李带花未愈，以冯达飞代军长，为三军团指挥，现在因缺乏干部，没有成立军部，军长及政委的等职务都缺乏人员担任，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正式委任或派得力干部来担任工作。

2. 一、八师的战斗力不强，只能打塌敌人二团兵力，打工事更是没有多大的把握，在去年八月时，只有一师有六百多条枪，现在一师发展到一千四百五十条枪，新成立的八师有六百四十六条枪，还不过两千多枪。最近没有与敌人打大仗，只是在遂川泰和吉安茶陵白区及北路新喻分宜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消灭地主武装准备发展新的苏区。近日一师一团兵在北路消灭了一个靖卫团，缴了七十多条枪。

3. 红军的干部非常缺乏，特别是工人干部很少，以致高级干部都是很幼稚，指挥能力很薄弱缺乏坚决消灭敌人的决心，游击主义军阀残余的习气还没有完全消灭。

4. 政治委员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形成政治委员包办一切，超过一切，以致有少数指挥员与政治委员发生意见，政治委员不能很多建立在官兵中的信仰，加紧士兵群众的政治训练，尤其因为过去对白军俘虏的长官太相信了，把他们担任重要职务，现在一、八师发现有连长拖驳壳开小差叛变的严重现象，现在已将孙仲连部叛变过来的白军长官表现消极的撤职，另换工农出身的官长。

5. 红军对于筹款工作，完全没有注意，现在发现没有伙食费用，每天五分钱部没有，士兵的生活没有改善，两个月没有发过草鞋费零用钱，现在虽然在从各方面进行筹款，但捉了土豪，因为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没有款子缴来，对富农的捐款也少，还不够各县的政费。

6. 扩大红军在许多县份做得是有成绩，特别是永新茶陵安福莲花，对于扩大红军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在三个月中，全省扩大了红军新兵六千七百多名，扩充到一八师的最多，红三军团去了一千五六百上下，红四军去了三百多名。

7. 对于扩大红军的路线已有相当的转变，命令强迫欺骗的办法是减少了许多，各处都组织了征收红军战士宣传队深入各种群众大会中征收志愿兵，但这一转变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有些县份为着争取扩大红军的飞机（我们以工作优胜的为飞机），便随便把一些小孩子病鬼甚至有少数强迫来的，还没有达到完全是真正的志愿兵。因此还不能完全保障到红军后不开小差的不好现象发生，所以到红军中的，便有少数开小差的。

8. 优待红军条例，已大部分执行了，我们为要扩大更多红军，所以动员各地群众，全部来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红军家属的田都已帮助耕种好了，并且礼拜六动员党团员帮助红军家属做事，实行敬爱红军家属，有的地方演新剧时，红军家属必须坐在前面，并备茶慰劳品来慰劳。

9. 慰劳红军的工作，做得有相当的成绩，红军到了某个地方，群众都自动起来慰劳红军，组织慰劳队洗衣队打扇队口号队跳舞队，沿路有跳舞唱歌，送稀饭送水果的很多。动员了每个妇女做一双布鞋，现已统计的在四万以上。每个男子做一双草鞋慰劳红军。过去举行援助红军一个铜元运动，但这些钱没有集中起来，都在互济会用了。现在又决定举行三个铜板给红军的运动。

10. 全省地方武装，除赣南各县外，共只有九个独立营，共有枪一千二百七十八条，其他还有各地群众游击及军区特务连，红军学校等新式部队，也不过二千多支枪，据许多同志说：当不得河东兵团一县的地方武装，然而我们的苏区除赣南北路各县外，整个苏区纵横也有四五百里路，若从北路到赣南则有七百里，这个苏区是夺取吉安的后方，是向湖南发展的有力根据地，是贯通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的枢纽，在军事上都有相当重要。自立三主义时代取消地方武装集中到二十军和经过 AB 团破坏地方武装以后，湘赣的武装是少而又少，虽然我们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整理并扩大地方武装，较前增加了许多枪枝，但现在按工作发展的需要是千万分不够，中央局曾经决定供给湘赣苏区几千枪支，前四月间中央局电已拨两千枪枝由三军团转交湘赣军区扩充八军及地方武装，但当三军团编入五七军，军区指挥部直接未得一支枪，现一八师编成八军为三军团，我们请求中央局兑现的拨三千枪给我们，成立新的独立师及扩充地方武装。

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工作

1.关于动员群众参战的工作：过去因政治估量不足，没有当作中心任务，自五月底省委参战决议发下后，已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首先召集了省一级各群众团体党团的会议，详细的讨论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工作的具体办法，并印发了一个决议，和工作计划，省苏召集了全省粮食部长会议，和邮政会议，军区政治部同样召集了全省政治人员会议，各种群众组织都有讨论和决议，从各方面的动员来进行这一工作。

2.首先在政治上确实来了一个大的号召，各种刊物都出了参战的专号和印刷了各种宣传品，准备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打到吉安南昌去”的口号，在每个群众中都有了很大的印象，冲破了群众的消沉现象，和平享乐观念，但又发生等待大红军来的错误观念，以致对于这一工作的动员还是不充分。

3.以县为单位，选择了几个妥当地方成立粮食站来贮藏粮食，过去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征收累进税所存的谷子一概集中在粮食站，苏区的粮食已经一律禁止运到白区去，鼓动每个群众贱价卖六斤谷子供给红军的运动，做得比较好。现在莲花永新茶陵有些地方的群众自愿不要钱，甚至有些地方的群众自愿不要钱出六斗一担二担的，送给红军吃。茶陵群众，甚至自己吃粥，还是自愿送米给红军。有些地方有一部分要钱买的，决定由苏维埃暂时时代出钱来，现在总共全省贮藏的谷子在万石以上（尚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有些地方（如萍攸宁等）还没有做到最低限度的数目。

4.我们已鼓动每个群众家里购买一二块钱的盐油与每个合作社经常贮藏一百斤至二百斤的盐，以便红军到时卖给红军，并且鼓动群众将什粮蔬菜贱价卖给红军，是可能做到。同时已准备了许多草席给红军摊铺，布鞋子尚贮藏两万多双，准备慰劳大红军的。

5.筹足与节省经费。现在全省各机关，都减少四分之一办公费，六分之一伙食费，裁掉了机关中吃饭不做事的职员，所节省的经费由下而上的一律解送到省一级的机关来，再交军区指挥部，以便将来供给红军。六个月节省的一分钱伙食费，大部分都是送交军区指挥部，作救济后方医院用了。六月份节省的办公费，尚没有集中起来，对于筹足战费是表现消极，各级党部和红军地方武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工作，没有认为筹款工作，是目前政治任务之一，以致现在发生很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已决定目前各县的地方武装以及红军，对于筹款工作来一个革命竞赛，并具体的规定了筹款的数目，但坚决反对盲动主义，乱罚贫苦工农，并实行向富农筹款。但这里有些地方（如安福萍茶区）藉向富农筹款，而妨碍中农利益，把中农当作富农打。

6.向导队、担架队、侦探队、救护队等，大部分都已组织好了，各级苏维埃都做了几付白布的担架，但这些队伍如果调集经常随红军运动，恐难做到，只能做到在红军在某处作战时，调到临时帮助红军作战。

7.赤色邮政与交通工作，在过去邮政局是不能按时送信件送到，现在已召集了一次全省的邮务会议，切实的将邮政整理，并规定在红军作战时增加快班与多建立信柜，桥梁渡船开始进行修整，兵工厂扩大起来，正在积极进行修理坏枪，并准备开始造迫击炮弹和步枪子弹，但因找不到洋硝，直到现在子弹还没有制造出来。

白区与白军中的士兵工作情形

1.自接到中央局关于白区与白军士兵中的工作的训令以后，省委即号召了全党对于这一工作的特别注意，并且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主要的是要

建立袁水流域及株萍路吉城萍矿安福等处的秘密组织。省委在四月间除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外，还经常注意到遣派同志分配到这些地方去建立工作。省委及军区政治部最近训练了一批白军过去的士兵和比较忠实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工作，只是能影响的士兵拖枪投红军的效果还是很少。多半出外以后，没有消息来，不能与党发生关系。但一般同志还是怕到白区与白军中工作，所以要找到一大批干部到白区去工作，还是感觉许多困难，特别是各县对于白军工作是忽视或无法去建立。

2. 萍乡有两个白区的区委组织，上埠区委（芦溪附近的组织，都归上埠区委指挥）、有六十多个同志，发动了群众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赤色工会、农会和反帝的组织。安源萍城均成立了一个支部，但作用还很少，最近在萍西萍南的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一部分。吉安和安福县城的工作，尚没有建立起来，只在县城的附近，发展了一小部分的组织。各县在赤白边境都建立了一些秘密组织，赤白对照的现象是消灭了一部分，赤白群众的关系，比以前好得多了。白区群众有自动来苏维埃请求去打土豪，自动送来东西给苏维埃的（如北路）。

3. 北路的白区工作比较做得好，在白区发展了党员一百四十多名，支部十一个，赤色工会农会和反帝的会员在七百名以上，并动员白区群众募捐救济白区被难烈士，总共募了三百多元，相当发动了群众的游击战争，现在除湘南株洲外，在苏区附近的白区，已有同志在四百以上。

4. 在赣江及袁水流域建立了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赣袁区临时区委，上万有三个支部，分宜有三个支部，清江有两个支部，瑞州有两个支部，总共有同志四十多名，农民委员会有四百多个会员，但这些组织过去都是和平发展，没有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非常散漫。没有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生活，现在已严厉指出这些错误，并决定以袁州樟树的工作为中心，切实建立起东路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并且与湘鄂赣的组织取得密切联系。

5. 湘南道委最近几个月来没有接到他们的报告，只是来了两次交通员，都没有带报告来，不知他们最近的工作情形怎样。在四月间，郴州的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一次，捉去了县委两个同志和破坏秘密交通路线。湘南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始发动起来，只有两个游击队（枪支在一百以上）在郴宜边界的五里山一带，已成为游击区域的根据地，并且缴了郴州地主武装一部分枪支，发动一些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据报载五里山已成赤区，一般群众都已赤化了。我们已去了几次指示信，指示他们最近的主要工作，并准备加强他们的工作，进行创立湘南新的苏区。

6. 长湘区白区工作，近来有些发展，已有十三个支部，有六十个党员，湘潭长沙城市有少数新的组织，但都是和平组织，没有发动群众的斗争。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少，仅在长沙城附近贴过一次标语，湘潭义勇队有两三个同志，发动了要求津贴要肉吃反对豪绅压迫的斗争。

肃反工作情形

1. 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在过去是犯了[与]中央苏区同样的错误，发生很多严重现象。自接到中央及苏区党大会关于肃反工作的决议以后，在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过去的肃反工作，严格的指斥了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诚恳的接受了中央正确的指示，坚决执行新的路线的转变。在三个月工作当中，所收到的成绩是减少了群众对肃反的恐惧和怀疑，争回了几万被白军及 AB 团压迫逃去的群众。现在很多群众说：“现在

苏维埃好了，肃反正确了，不乱捉人杀人了”初步建立自新工作，三个月中有自首的一百五十八名，自新的九百十名，释放的二百零三名，群众的积极性较前提高了，党内及群众中的思想斗争也部分的发展，但这些成绩还非常不够。

2.上面这些成绩还非常不够，且在这中间仍犯了不少的错误，最主要的表现是：对阶级路线的执行还不明确，对处理反革命的问题上表现着“左”倾的杀的精神，对整个肃反工作，则表现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还有些地方发生了反中农及知识分子的倾向，如永新县判处反革命案件对中农知识分子比平常人要重点，不敢大胆的准许贫苦工农分子自新，把一些轻微反动分子很久拘禁着，没有充分的群众工作，没有发动群众肃反斗争，仍是以军事的刑事的法律的组织的方法，一[已]改正了过去的错误（专凭拷问），对群众的教育训练还是不够得很，群众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十足的发动起来，还有群众替富农反革命分子做声明具保状的。反各种反动政治派别的宣传做得不足，特别是因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反肃反中心论又走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路上去了，怕谈肃反问题，放枪肃反工作，甚至把AB团主要分子都不捉不办，如安福一区把已经判决的AB团首领不执行死刑，而说路线转变了，更有少数地方还继续着旧时错误，如鄱县攸县把贫苦工农做敌人杀，因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反革命的残余活动不能彻底清下去。

3.自敌人再度进攻消息传播之后，各地方的反动残余又到处活动，他一方面散布谣言，说“凡加入共产党、共青团有三年历史的，都是AB团，都要自首”“当过了交通队侦察队的都是AB团，都要自首”以恐吓群众破坏自首政策，这种事情在永新吉安曾发现过，并鼓动了部分的党团员及群众来自首，经过大的宣传和解释才把这个阴谋打坍，最近因敌人进攻的影响，AB团在永新三区分离的贴反动标语，说“打倒共产党，拥护蒋介石”“打倒苏联，拥护帝国主义”“杀尽背叛AB团的自首分子，拥护AB团”等，又实行暗杀手段谋害工农同志，永新七区有一个工人党员撞破AB团开会，就被AB团杀死了。这个案子，已经破获了。还有些地方的反革命组织与白区通消息，北路安福吉安曾发现过这些事情。

4.我们肃反工作中最感困难的，就是政治侦探工作，没有人懂得这项工作，又没有什么参考材料，以致至今还没有建立这项工作。同时工作干部已特别缺乏，自林瑞堃同志调走后，政治保卫局局长还没有找到相当的人来担任，各县政治保卫分局也不能很好的建立起来，这确是成了目前极严重的问题，而特别迫切的望中央局予我们以帮助和指示。

省委本身工作

1.省委直辖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鄱县、遂川十个县委，一个分宜中心县委，河西（即赣南苏区）湘南（白区）道委，长湘（白区）区委。

2.省委的日常工作尚不大健全，因为常委五人，多数兼任其他工作，经常只有一二个常委在省委机关，其他常委兼省苏二人军区政委一人，不能经常在省工作，前次接到中央的指示，对于建立省委集体的领导。我们虽然用了很大力量；但因干部缺乏，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不过现在实行集体办公，工作人员轮流值日，开始采取科学的分工，日常工作比以前是要好些，对于下级经常能够写简单的个别指示信，实际的解决了下级每个具体问题。在三个月中，写了指示信二百多件，印发了十一个工作决议和七

个工作计划，通知十六个，政治回答四个，这些文件都已汇集送中央局审查，来往的工作人员省委均分配同志和他谈话，解决他们所提出的各个疑难问题和适当其分配工作，最近能够举行常委会和讨论各个重要问题专门会议。

3. 巡视工作在最近方才建立，组织了两个经常的巡视团，每一个巡视团有一个常委担任主任，并有六七个巡视员，都是由下级提拔起来的或训练班出来的新的工农干部。如果要他们单独到下层去巡视工作，还是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这样组织巡视团的效力比较大，巡视团能够经常开会解决问题，同时可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新的干部出来。最近三个月中除巡视团外，省委的每个常委都到了下层巡视工作一次至二次，实际考察了下层工作情形。

4. 省委对于苏维埃及各群众团体党团工作的领导，过去是没有多大的注意，党团生活没有建立起来，近来省委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各党团的工作，经常参加党团会议，担任某个党团指导的同志，关于这项工作多注意找材料和研究这项工作。

5. 在三个月中，开办了一个党校，共有学生一百二十多名，主要的课程是政治、党的建设、苏维埃实际工作、各种群众工作等，学习了两个月，现已分配工作，大部分学生都能担任区委工作，能够担任县委工作的只有十余个，至少都可以担任支部书记。这次党校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6. 湘赣红旗已出版十四期，实际材料不十分充足，因为没有建立很好的通讯员，各级党部不能将一些具体的材料供给到红旗上来，以致红旗形成了省委几个同志包办，没有铅印，每期只能把石印出五千份。销售不够，但群众的信仰比较好，有许多群众都喜欢买红旗看。

党的组织现状

（一）改造党与登记党员的情形

1. 湘赣苏区改造党的工作，在最近几个月来，确已收得相当的效果，党在组织上已有相当的进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洗刷了很多，隐藏在党内的 AB 团改组派反动组织已大批的破获了，党的组织已有了相当的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比较提高了，提拔新的工农干部也有一些成绩，党员的数量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改变（有统计表备考），一切工作都有相当的转变，党已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

2. 在三、四、五三个月中，全省举行一次登记党员的运动，一方面来发动党的斗争，以改造党的组织，另一方面藉以统计党员的数量和成分，在登记党员中有些地方洗刷了一些坏的分子出党，不过一般的改造党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不够，多半是和平的与定期式的改造，而没有广泛的发动党内斗争与群众斗争，没有把这一工作看做经常的任务。

3. 在改造党的另一错误倾向，就是把改造党的工作看做单纯的洗刷党内的不良分子，而没有把它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很好的联系起来，甚至有些地方向工人雇农关门，所以在三个月以前的一个月，永新党的组织不仅没有发展反而缩小了，有些地方党的发展也表现了停滞的态度，因此党的发展赶不上客观发展的形势。

（二）公开征收党员与发展党员的情形

4. 在各种纪念大会与群众运动，曾下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决议和几个带指示信的通知，然而各级党部多犯了用招兵式的报名的方法，来代替党的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工作，失掉了这一运动的意义。

5. 在全省三、四、五三个月中发展了党员六千四百余名，在白区的占二

十分之一，工人雇农成分占百分之二十一。发展组织中的严重错误便是和平的拉夫式的吸收党员，有些用私人感情作用，吸收一些老实的无用的人入党，没有大胆的向雇农工人开门。一般党员的观念，以为吸收一个党员比征一个红军战士要容易些。6.在永新三区的源头支部，吸收了几个吃鸦片烟的赌钱的人入党，反洗刷了几个贫农雇农（已发现 AB 团捣鬼），有些群众在入党以前表现非常积极，入党以后便要消沉起来，有些群众以为加入共产党便不要去当红军，因此要求入党，有些共产党员自愿开除党籍[籍]，有些共产党员坚决反对同志介绍他的老婆入党。在发展党员中，劳动妇女入党的还是非常的少。

7.肃反工作中的简单化与扩大化的结果，影响到党的组织遭受损失。有少数地方（尤其是永新）因捉 AB 团而把一个支部的同志捉了一大半（三月以前），永新四区有个支部的党员受 AB 团的利用通通跑来自首（四月间），有些地方党部指导机关，因捉了很多 AB 团而发生干部恐慌（一月以前），同时在发展党的组织与改造党的工作中，党内生活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三）党的生活与支部工作情形

8.会议方式还没有很好的转变过来，过去的会议的方式，在支部大会中要作三四小时又长又空洞的报告，一个开会程序起码要有二三十项，会议时间最少有七八个钟头，结果大多数人打瞌睡，没有发言，弄得党员都不愿意到会，最近这种会议方式虽然转过去了，但是会议仍然是由少数人包办，读通知抄写通知作为决议，一般同志仍没有发言的机会。

9.党员为党工作，还带有些强迫命令的形势，一切工作的推动都要依靠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缺乏，党员的自觉性与创造性还没有很大的提高，各种工作如替红军家属耕种、做鞋子慰劳红军、贮藏粮食等，都形成了一种摊派的形势，而不是自动的积极的来参加。

10.支部不做群众工作，工会工作一般的被忽视了，贫农团也是空有其名没有建立工作，有些地方甚至会也没有开。因此一切工作如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开办列宁小学合作社等都由支部包办，有些群众便说这也是共产党的事，我们不要参加，因此表现党脱离群众的现象，失掉了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

11.党内和平，缺乏两条战线的斗争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因此党内的不好现象还不能肃清，消极腐化以及阶级异己分子还未能彻底的洗刷出党，有些党员做了群众的尾巴，如怕当红军，不到群众大会，不加入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参加赤卫队等。甚至有几个月不到支部大会的，都没有把他开除党籍[籍]。

12.因为党内斗争没有发动，因为改造党的工作不深入，因为党内缺乏教育训练，所以党内还有少数不好的分子与不好的现象，如永新少数党员吸大烟赌钱，出发时领导赤卫队开小差，平时偷红军士兵的老婆，在苏维埃机关中侵吞公款，三区源头有一个共产党员和四个青年团员共同轮奸一个妇女。莲花高州区的老革命地方的党员碰了区委巡视员就要问：“马克思的爸是什么名字。”要他们改梭标，他们便说：“我们的梭标还是毛司令在这里的时候造的，不知杀了多少土豪劣绅要改造什么？”同时党内的农民意识、家庭观念、老婆观念、太平享乐观念非常浓厚，大多数党员都不愿意调动工作。

13. 党内委派制度的流毒还是没有肃清，如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支部书记有不少的是由区委从外乡调遣去的，这些委派的支部书记多不能与当地党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因此在工作上也无法推动起来。

14. 然而在党内一般积极性提高了，有些支部能够动员全体党员领导群众去当红军，对于参战工作、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贮藏粮食、整理地方武装等，都有很多的效果。

（四）各级党委的组织及工作情形

15. 全省除赣南外，尚有十一个县委、一个中心县委、共有六十二个区委（永新十个、茶陵八个、莲花七个、宁冈五个、安福五个、萍乡四个、吉安攸县遂川各三个，北路分宜中心县委五个，新峡五个）。

16. 备县委常委以五人组织之，最近多系下层提拔起来的新的工农干部担任，各县委的本身组织多不健全，各部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书记包办的家长式手工业工作方式还没有肃清，巡视制度也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最不健全的要算遂川鄱县攸县，其次如萍乡安福过去机会主义的领导，永新的和平建设等，都有一个相当的改造。

17. 各区委会亦以五人组织之，多系下层提拔的新的工农干部担任，在划分行政区域，有些新划的区委多由县委派人去担任，同时有些区委的干部也是由外委调来的，关于干部的成分有干部统计表可查。

18. 各区委会也是非常不健全，各科的工作都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区委书记工作精力比较强一点，便形成个人包办的形势，有些区委书记能力较薄弱，一切工作便不能有系统的建立起来，有些区委书记不能经常的深入到支部中去，甚至一二月不到支部，坐在机关里面，就是各常委到支部，也不过是参加一次会议或填表格，这种走马观花的形式，根本不能建立区委对支部的领导。

19. 因为区委不知道建立活的领导，专靠通知决议去推动工作。区委每次常委会议的决议，都印发到支部中去，所以形成了一种通知制度，上级没有通知，支部便没工作讨论，接了上级的通知，也不过把它当作一道命令去宣传，在支部大会中念一念抄一抄就完了。执行的程度怎样，也没有详细的去检查，甚至支部没有接到区委的通知，就是区委的常委用口头去传达，支部还不很相信，好象是口说不能为凭的样子，如永新里田区全区活动分子会闭幕后，各支部还不敢把这次会议的决议传达到支部中去执行，一定要等区委通知到了，才能开始来做。对于某一项工作，就是区委接到省委的决议而没有接到县委的通知时，他们还是不敢做，也不敢讨论，这一现象，支部更不再说。

（五）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的关系

20. 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弄得非常糟糕，有些地方苏维埃有与党对立的形势，各级苏维埃的党团，都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有少数在苏维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县区两级）以为政权高一切，因此脱离党的领导，永新二区的苏维埃说财政统一，党费也要收到苏维埃来，甚至有些县些[苏]决议了某些问题，党还不知道，也不报告党部委员会。因此有些工作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区委调动支部负责的人，不要经过党。有时党调动在苏维埃机关中工作人员，也不通知党团，这样是非常错误。

21. 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也是不很密切，主要的是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包办一切，以致工会支部贫农团等没有事做，有些党员还没有加入群

众团体的组织，有少数工人党员以为加入了党便不要加入工会了，支部不知道将党的决议和主张，运用群众路线在工会贫农团及各种群众组织的会议中，经过共产党员的核心作用，影响群众去实现，相反的只拿党的通知去命令群众执行。

22. 区县两级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也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有极少数党部，党内用不着的分子，便支配到群众团体机关中去工作，党部委员会对于同级群众团体党团的工作指示，简直没有甚至很少注意。

(六) 省委本身组织的情形 23. 常委会的组织自林瑞空同志调湘鄂赣省委工作后，即补充刘其凡同志担任常委，组织部长由王首道同志兼任，其余无多大变动。24. 各部的工作情形：组织部宣传部各有干事一人，兵委会以五人组织之，内以甘泗淇同志担任书记，工委会以九人组织之，内以王首道担任书记，各部与各委员会都在开始建立它的工作，并且有些建立了相当的工作系统。

25. 常委经常在机关中办公的不过两人，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实行集中办公与轮流值日。常委的分工，关于工运与肃反工作由王首道同志多注意指示，关于红军中的工作，由甘泗淇同志多指示，关于苏维埃工作由张启龙袁德生二同志担任，甘泗淇同志要注意帮助互助会反帝同盟拥红会等党团的工作、由省委支配在机关中相当的工作人员去专门注意指示他们的工作。

26. 执委稍有些变动，省委执委在斗争中已牺牲了两人(罗启厚、刘锋)，在今年二月第一次扩大执委会中已将胡香美、李天柱(原任后补执委)二同志补充，五月的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又补充了王炳生(少共省委书记)、刘士杰(省职工会委员长兼省总党团书记)、贺南山(莲花县委书记)、张子意四同志为正式执委，胡香美、张子意二同志为后补常委，并撤销王素同志的候补执委资格，改张子意为组织部长，李天柱为妇委会书记，其他无多大变动。

(七) 各种新的工作方式执行的情形

27. 共产党星期六在多数地方已经执行，所做的工作是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除了红军工作日普遍的帮助红军家庭耕田外)、清洁卫生活动、开荒、整理水利与修筑道路、建筑工事，一般的是党员领导群众去做。

28. 列宁室的工作在农村中还是有名无实。省县两级机关的列宁室还比较有一点组织(如墙报宣传队读书班各种研究组等。区一级的列宁室，便等于一个阅览室，到了乡苏列宁室，便只有一间空房子，墙报多由少数人做文章，其余各种组织都没有了。29. 革命竞赛已经在全省普遍的实行了，县与县区与区支部与支部都规定了各项工作竞赛的条约，小组与小组也举行了比赛，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实行了革命竞赛的办法。执行这一工作的错误与缺点，是下层多注意数目字的摊派(如扩大红军慰劳品吸收党员等)，对于某些工作，不能用数目字表现的多被忽视了。有些地方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倾向，如故意争论、工作不实际、不深入、用强迫命令来完成竞赛条约等。

(八) 党与共产青年团的关系 30. 党与团的关系，到现在还是不好，主要的是党没有把青年团的工作列在党的议事日程上，同时团也不向党作工作报告，有些地方形成了团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先锋主义，有些地方形成了党忽视青年工作的取消观念。安福等县，党调团的人也不用得到团的同意，有

时团的保守观念，二十四五岁的团员还要留在团内不肯他升党。31.过去党团妇委组织的合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不是取消了成年妇女的工作，便是取消了青年妇女的工作（一般的妇女运动还是限于青妇运动），这一错误现在已经纠正过来，党团妇委已经分开组织了。

（九）党的组织的进步和弱点

关于党的组织进步方面

1.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当的提高了，具体事实的表现，就是党员自动去当红军的增加了，有些支部党员能领导群众去当红军，有少数支部能够整个的到红军中去，有些区委和支部的负责同志都自动的领导群众去当红军，贮藏粮食供红红军给养，也有多数党员能够自动的拿出十斤谷子米，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家属耕田等都有很好的工作成绩。2.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的成分也有相当的变化。三个月中（三月十五到六月十五）共发展党员六千多。有白区发展的新党员有三百四十四人，赤白交界处增加新党员有一百三十六人。在新党员的成分上，雇农七百二十九人（占新党员总数百分之十一强），产业工人八名，苦力工人八十名，手工业工人五百四十七人（工人雇农成分占新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虽然这种统计，不能说十分正确可靠（有多数以农为主兼做工的，下层党也认为是工人，有些在建立苏维埃两年以前就没有做长工的，甚至也算作雇农），然而一般是有八九分可靠的。改造党的工作也有部分的成绩，党内消极动摇以及阶级异己分子和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都大批的洗刷和破获了，党的组织由增减不定的现象，逐步走向稳固发展的状态。

3.会议方式有相当的变化，支部的各种会议都能按期召集（不过在莲花攸县等某些地方，支部会都很难召集）。党员也大多数能够到支部的各种会议，党费都能按月缴纳。支部工作也有初步的变化。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也稍提高了。

4.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成分大多数改善了，提拔新的工农干部也有相当的成绩，当地工农干部比以前增加了，取消了几个县委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如萍乡攸县遂川安福等），各级委员会比以前稍为健全了。5.全省组织统计工作，已经开始建立了，过去散漫的毫无统计的现象，已经开始转变。全省党员的数量、成分，党的干部，月终组织增减，都有初步的统计了。6.党与政权组织的关系部分的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增加了，党领导群众的力量较前增加了。关于党的组织的弱点 1.党的阶级基础薄弱，党员的阶级观念非常模糊，阶级的分析都弄不清楚，同时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异常薄弱，党员充满了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家庭观念等，党内一般的忽视无产阶级领导。2.党的生活与支部工作不健全，党员不能经常为党工作，甚至有些党员比非党群众还要坏些，党包办一切的好象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工作方式，还是非常严重的现象。3.各级党部缺乏集体的领导与科学的分工，书记一人包办的家长制度手工业工作方式机关主义还是没有肃清，各部没有建立单独的工作系统与独立工作的能力，没有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与经常的工作检查，上级缺乏对下级的活的领导。4.党内缺乏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多数党员误解自我批评只是批评自己的错误，避免人家对他的批评，有些工人党员不接受同志间的批评，以为我是无产阶级，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多数党员对于同志的错误都是取旁观的态度，上级党部也不能抓住目前党内的一切不好的现象，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动党内斗争。5.发展组织中的严重错误便是和平发展、

拉夫式的招兵式的滥收党员，公开征收党员，也没有造成一个群众运动，有些还表现了向工人雇农关门。6.上下级的关系不十分密切，下级忽视上级的指示，不经常向上级作报告，上级也缺乏对下级的工作检查。7.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的关系不好，各级党团都没有健全的建立起来，党团不向同级党部作工作报告，党部委员会也缺乏对同级党团工作的实际帮助和指示。

湘赣省委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

中共河西道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道委第四次扩大会在省委正确领导之下，圆满的完成了他的使命：1. 接受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扩大会听了省委常委刘同志报告，省委二次扩大会议的总结，经过大会热烈讨论，一致认为河西党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的确犯了象省委二次扩大会议所指出的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尤其中心县委与河西特委领导的时候，根本不认识国际关系的中心是两个制度极端尖锐的对立，同时在中国领土内也不了解国民党与苏维埃两个政权的异常尖锐对立，所以对动员群众参加向外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简直一字不提，只是大喊特喊·大写特写“坚壁清野”四个字来代替，河西道委成立以来，虽然打击了这种极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因接受了苏区党代表大会与苏区中央局对目前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对于国际关系的中心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极尖锐的对立与中国领土内国民党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异常尖锐对立却没有明确的认识与了解，因此在接到中央正确指示以前（六月以前）便夸大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没有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紧迫，而发生对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工作中，表现消极怠工，同样对中国革命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了解不够，苏维埃与红军惊人胜利与全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工人罢工浪潮的高涨，千百万灾民农民与士兵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使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之间，必然暂时和缓内部矛盾“团结一致”的实行新的进攻，也没有深入了解，而发生对向外发展革命战争不积极，表现了农民的保守观念，非常浓厚，所以扩大会特别号召河西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承认这些严重错误，并迅速纠正过来，坚决执行省委二次扩大会议的全部决议，积极动员群众参加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迅速完成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2. 检阅河西党的工作，给了右倾机会主义以无情的严重打击：扩大会听了道委工作报告各经过详细检阅，一致认为河西工作，在李孟弼所领导之中心县委与河西特委的时代，确实执行了极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造成依厚的家长制度，压迫了党内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完全是他一个人包办一切与命令主义，使河西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如肃反不分阶级，乱捉乱打乱杀，以地主富农分子为肃反主任；以 AB 团首领陈致中来审 AB 团，错杀了一些贫苦工农致造成严重的怖局面，因肃反恐怖而逃跑的群众竟至数千人之众，分配土地则不但许多富农得了好田，而且豪绅地主家属也都分得土地，真正贫苦工农还有没有分得土地的（社溪）党团与党团指导机关以及政府群众团体（师傅老板加入工会）都充满了异己分子，使消极怠工腐化浪漫的恶现象普遍发现，自得到道委正确领导的确表现了一些成绩，最主要的是揭发了李孟弼所领导的中心县委及河西特委的右倾机会主义初立三路线，（非阶级路线，非群众路线）开始动员群众参加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执行了阶级路线的肃反准许大批贫苦工农自首自新，肃清了群众对肃反的恐怖，因肃反恐怖逃跑的群伞很多回来了，大部分收回了豪绅地主家属所分得的土地与富农所分得的好田，改造了政权机关，初步建立了城乡代表会议制，洗刷了群众团体内的异己分子，（驱逐师傅老板出工会），相当改造了党的指导机关和党的成分，大批的提拔了新的工农干部，发动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反对了家长制度与包办主义的领导方式，但是在揭发李孟弼的有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问题上，因为李孟弼的掩盖错误与河西党久处于家长制度之下，没有尽量揭露出来，

对于主要负责的李孟弼及其坚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没有和他作残酷斗争，与以纪律制裁以教育全党使旧的路线，还有部分存留在一般干部的脑海中，不能彻底了解与纠正过来，因此道委虽然执行了国际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到下级的转变是非常迟缓，所收到的效果仍极微弱，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群众工作，仍然很缺乏，×豪绅地主残余的土地及富农分得的好田，没有完全收回，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很少，提高肃反工作又得走到不要肃反没有了反动派的太平观念右倾倾向等等都是明证。这次大会不但正确检阅了河西道委领导下的河西党的工作路线转变的成绩与缺点，而且发展了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精神，充分揭露李孟弼所领导的中心县委与河西特委的立三路线家长制度无情的打击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了李孟弼以纪律制裁，同时给了坚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与企图推卸责任掩藏自己错误的分子以严重打击和纪律制裁（详情另文批露）开展了河西党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空前新气象。

3. 订立竞赛条约，讨论团和分配土地等问题：（前略）到于土地问题，因为过去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对土地革命斗争，多由苏维埃土地委员派田，所以没有完全彻底解决，特决定在今年秋收之后，须号召群众重新彻底分配，务使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在雇农贫农中农手中，不被富农窃取去了，具体办法交由道委执委会讨论，其他肃反经济等问题因时间限制，亦交由道委执委会讨论具体办法。

4. 健全道委本身组织：扩大会认为过去因工作迫切需要，由中央局及省委派贺昌，陈藻元、魏恒、朱新平、龙文等同志担任道委委员，这是非常需要的，值目前工作开展，而贺昌同志又往五军工作去了，所以道委表现不健全，大会为适应目前环境决定扩大正式委员至九人，候补委员二人，同时公举李祥藩刘书容、刘名三、朱仲然、郭正彰等五人及原有魏恒、陈藻元、朱新平、龙文等九人为正式执委，以李祥桐、郭声全等二人为候补委员，以健全道委本身。

上面这些是此次大会的，我们要迅速深入群众中去，完全实现，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为完全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为真正完成河西竞赛条约而冲锋，为适应河西劳苦工农群众迫切要求而斗争。

中共湘赣省河西道委

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湘赣省委给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局：

在七月间我们已作了一个详细的工作报告给中央局，派一个专人送来想已收到，因为时间仓卒不能作详细的报告，候党大会后再有详细报告来，只将最近情况简单的报告中央局，请求中央局给我们以指示：

一、最近苏区的环境稍有变更，进攻茶陵苏区的陈光中部约有四团，师部驻茶城，高陇桃水腰肢严尧湖口坑口等重要市镇均被敌人占领，建筑四五层的工事、炮台，经常出来骚扰茶陵整个苏区，只剩高陇一部分。但群众的斗争情绪尚好，能够艰苦的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经常能够采取积极进攻敌人的策略，在骚扰敌人后方围剿义勇队、捕捉回家收租收债的豪绅地主均收到很大的成绩，群众反水的现象很少。被白匪占领区域的工作，特别在桃水湖口区做得比较好，党团及群众团体的组织大部分恢复了，豪绅地主还是不敢回到乡村来，红军公田群众能够将禾收好变钱送来苏维埃，不过仍有少数分子看见敌人的长期占领表现动摇失望认为没有办法。攸县经王东原部一旅驻扎，自八月初红八军一师在官田打坍敌人一团后，不久即有两团兵向攸苏区进攻，现有一团驻窝山周家屋一带，一团驻柏树下，因为攸县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能坚决领导群众斗争，群众失败情绪浓厚，在党团内及群众中时常发现有反水的现象。萍乡城有陶广部一团，芦溪驻一团，宣丰[风]驻十八师一营，均筑有炮台。宜春系十八师的，北路各县敌人比较薄弱，分宜新喻各县城只有一营兵驻扎死守工事，北路苏区有新的发展，儒延坊建立了七个新的乡苏，过去逃跑出去的群众已大部分回来了。安福驻五十二师全师，十月初有一旅进驻金田舟湖一带现还未退，并筑有炮台。吉安泰和之敌，原系陈诚之十一、十四、四十三等师，红军进攻抚州时十一、十四即调往南昌去了，本月初已开回吉安布置在沿赣河一带，据近日各方报告，现又调往乐安方面去了（尚未搞清楚）。遂川城驻二十八师一营，遂城曾被三军团的特务团和遂川独立营占领半个多月，但工作成绩很少，进攻遂川大汾一带的粤军均已退却。上崇是余汉谋部驻扎，王东原之部份仍驻汝城桂东，经常向上崇苏区边地骚扰。酃县城有陈光中部一团。各地敌人对于苏区的进攻主要策略是采取步步为营的炮垒政策，欺骗群众组织守望队修筑汽车路。所谓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来进攻苏区和红军。在这形势下，我们即转变进攻敌人的策略，实行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出击部队，消灭苏区周围的敌人，从侧面截敌人辎重交通部队，经常深入白区去围剿地主武装，骚扰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粮食，从政治上经济上封锁敌人，围困敌人，胜利的进攻敌人。

二、红八军在最近几个月的积极行动中，与敌人作几次残酷的战争，八月间打坍攸县官田敌人一团，连接在茶陵高陇打坍陈光中部一旅，两次共获机关枪四架，迫击炮五门，步枪四百余条，给了湖南敌人很大的打击。自后深入泰遂间白区工作半个多月，直接响应红军进攻赣州的行动，后中革委命令开往北路工作响应红军进攻南昌抚州，十月初进攻分宜县城与敌一团一旅部硬战一昼夜；结果因敌人死守工事和敌人增援，各部队不能按照原定计划以致未攻下，只缴得敌人枪支十余条，我方死伤共三百多名，师政委王震带花，连排长死伤的三十多名，当时即开至新喻苏区整理休息，又有五十二师一旅由安福开来进攻，我们又打了一天，结果打死敌人三百以上，打退了敌人，但没有缴到敌人枪支。八军在北路工作约有半个多月，在 防游击捉到

十八师团长张超一人，缴到驳壳枪一条，手枪一条。这一团兵驻在新喻，当即利用他写一个信去把该团开来苏区投降红军，因为当时八军的计划不周密，经该团开到苏区边地碰着游击队向他打枪以发生误会，仍回去了，现在又被十八师改编了。现八军军部尚未正式成立，由一师兼理，主要干部请中央局转中革委派来，下级干部还可以勉强解决，红校第二期又快结束，继续开办第三期并开办了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补充政治干部。最近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战斗员的减少，因为扩大红军工作比较以前迟缓，各县都没有新兵派来补充。军队中的摆子和烂脚病的发生特别多，计算两三个病的死伤的开小差的约有二千以上，现在八军全部不满二千人（只有以前一师这样多），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因为过去扩大红军工作的强令命令，甚至欺骗的方法和红军中政治工作不深入，不能在政治上组织上抓住红军战士，不能在艰苦斗争中来巩固我们的阶级团结，以致发生请假和私自逃跑归家的现象，特别是在永新莲花等的太平享乐观念，更加促成了不愿在前方工作的心理。省委对于这一工作的决定，凡是无故请假回家的红军士兵，当地苏维埃绝对不能分配他的工作，立即由内务部清查户口登记，由军事部将所有回家的士兵一律督促归原队工作，但首先由各群众团体来一个很大的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督促与欢送其归原队工作，如果经过宣传教育无故不归队故意违背苏维埃命令，破坏红军的，必须以苏维埃的法律制裁。一方面切实执行中央政府的指示，巩固红军的给养，改良红军生活，切实整理税收，使革命战争得着财政上的巩固基础。

三、扩大红军工作不如前三个月的踊跃，主要的是因为尚没有把这一工作成为地方党部及群众团体的经常工作，党缺乏充分的群众工作和深入苏区的阶级斗争，党的工作不深入，许多党团员当红军，没有在扩大红军中起很好的领导作用，并存着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苏区壮丁很少，对生产有妨碍，不能再扩大红军了，以致各县都没有做到冲锋季竞赛条约上所规定数目。宁北路攸县萍乡等县除送了一些到独立营外，甚至没有送一个到红军来，就是送了一些来也发现了开小差的现象。各县独立营除莲花醴陵外，其余均得到小的胜利，统计在三月中缴得敌人枪枝[支]三百以上，地方武装的行动比以前积极化了，能够经常深入白区游击骚扰敌人后方，围剿地主武装。但除茶陵吉安安福外，都缺少战斗员，枪没有人背，把队伍缩小了。赤少队的组织形式上是编制好了，但多不能随时调动到前方去帮助红军作战，只图“争飞机”的锦标主义，自由竞争的心理很浓厚，有许多参战的组织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不能全部动员去参加革命战争。我们对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参加战争的运行，有个具体的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上来一个很大的动员，切实转变这一工作，并决定所有剩余的枪支概发给模范赤少队，参加红军独立营去打敌人，不准一枪放在房里。三军团总政治部来信要我们最近三个月中扩大红军一万五千名，要在开展局面下方可完成这一任务。新的独立一师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成立了，暂编二团，枪枝五百余支，并且在茶安酃边地白区做了一期工作，战斗力比较薄弱，新兵很多，现在积极的配合群众武装向安福金田敌人进攻，前几天与敌两营打了一仗，缴得敌人步枪五条，卜[驳]壳一条，活捉一个连长。

四、最近三个月工作虽有些成绩，然而都是非常微弱，一般的说来，冲锋季的工作，一部分是停留在旧的水平线上而没有很大的进展，只是工会工作和反帝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扩大了工会的组织，沿门卖工的手工业工人

都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了，劳动法在城市中实行了，农村中尚在开始实行，但大部分是由于上级命令没有充分发动工人斗争，贫农团在反富农斗争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反帝工作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冲破了过去狭隘的组织范围，尤其是号召了广大群众加入了拥护苏联大同盟，拥苏同盟已经从下而上的建立起来，在“九一八”举行了全省拥苏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拥苏同盟，但是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运动，还表现和平发展和和平登记的办法，没有真正的从斗争中来扩大这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建立群众团体的自己的生活。

五、苏维埃工作自省苏大会后，有了相当进步，政权机关有了初步的改造，各部工作正在积极的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的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大大的减少了，开始建立了有系统的行动工作。土地问题一般的已经完全解决（只有河西正在进行重新分配），现在进行查田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因为首先没有注意发动群众深入反富农斗争，以致发现有富农在我们不动摇中农要求收回自己原有土地要求重新分配，而大多数雇农贫农反对形成中农与雇农贫农的斗争来破坏我们下层统一战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决定主要的是发动贫苦农民反富农的斗争，收回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富农把持的好田来补足中农贫农雇农，在大多数贫苦农民愿意重新分配时则重新分配，现在这一工作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苏维埃经济问题特别困难，后方医院红军部队以及一切用费都没有经费来维持，因为经济政策转变很迟缓，认为红军给养和革命战争的费用，主要的是靠打土豪，而不注意积极发展苏区经济，整顿税收，以致现在敌人对于苏区的经济封锁土豪不送款子来就没有办法来维持士兵，几个月没有发零用钱，甚至五分钱伙食费都没有发，冬衣问题尚没有着落。现接受中央政府指示，积极进行整理税收，增加税收，发展生产，开始铸造银市，扩大工农银行。同时苏维埃的法命在群众中的效能还是非常薄弱，党不能领导苏维埃站在群众的利益上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苏维埃法令，相反的以苏维埃法令代替了群众的斗争，所以有些群众假“自愿条件”发生极端民主化，以为犯了苏维埃的法令不要紧，甚至说：“做了AB团也不会杀头，不过坐几天禁闭就好了”。

六、白区和白军中的工作在北路萍乡茶陵等县有些成绩，萍西安源芦溪宣风等市镇有我们的组织，新喻峡江都有组织，上高高安有一个临时区委，茶陵的河西安仁边地建立了组织，但这些组织都不能有很大的作用，最好的只能送消息贴标语，湘南工作虽然我们三次派人去工作，但在最近几个月来，均没有接到他们的报告，不知最近的情形怎样，株州的组织比较有进步，发展到湘潭长沙附近，我们已在该地建立与中央的交通处有两三个专门交通员到上海中央，省委最近又开办一个白区训练班，已分配到各地工作去了，白军士兵运动虽然派了十多人去了，尚没有收到大的成绩，有的只是带几条枪逃跑，而没有整个计划来进行这一运行。

七、湘赣苏区今年病的问题特别严重，主要是打摆子烂脚秋痢，在萍乡攸县的群众病了十分之八九，萍乡死了两千以上，莲花攸县宁冈萍乡的各机关的人员大部分病了，没有人主持工作，这是工作的一个很大的损失。烂脚的队伍中比较更多，由一个小的疮两三天内就可以烂成碗大，计算在后方烂脚的士兵有七八百名，全省红军及地方武装中烂脚的总在两千以上，医药又缺乏，几个月不能诊治好。我们一方面进行防疫，一方面设法采取各种药材。但这些办法，还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各地的病还是继续发生。

八、河西工作自取消李孟粥领导的河西特委机会主义领导以后，工作有了相当的转变，省委对于河西工作有详细的指示，并且除派刘其凡同志巡视外，并由省级各革命团体组织工作团帮助河西建立各种工作，河西的三个独立团已编成红独十二师，上崇各成立的一个独立营。现在粤敌余汉谋积极进攻上崇苏区，营前被敌一团占领，过埠一团，上犹崇城各驻一团。上犹苏区只有上寨鹅形黄沙等乡，三军团后方除已好的一部分病兵过到这里来了以外，其余还在上犹，经济粮食非常困难，据遂川县委报告，近日敌人进攻鹅形后方损失很大，据反动报载余汉谋部二团进攻鹅形一带与十二师激战六小时，已进到鹅形破坏后方机关，敌一个团长带花，官兵死亡亦甚多。因为现在还没有接他们报告，我们已派专人去将三军团后方的枪枝被服厂政卫连犯人和一部分伤病兵一概搬来永新，但路太远且沿途有敌阻碍，恐一时仍难于完全搬来。同时我们后方医院给养西药被服亦很困难，希转三军团负责同志对于三军团后方经费，须马上解现款来维持。

九、全省党二次代表大会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开幕，改造支部和区的代表会议，大部分已经完成，现正在开各县的代表大会，十月底可以完成备县代表会议，请求中央局无论如何要派人来出席指示，并要求中央局根据我们以前的书面报告和各種文件以及最近的情形给我们大会以政治上组织上的指示。

十、龙云同志带一连兵已达此间，对于扩大红军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其余无线电文件停留良口均未过河，红独五师于前几天已到吉安苏区永阳一带，现与八军计划配合行动，红八军并计划迎接无线电及文件，最近省委及中央转来的各种文件均附[附]来，请查收。

中共湘赣省委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

注释

以上原文无标点。

湘赣军区总指挥部通令（第八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

目前为发展革命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向北发展，关于群众武装的组织，有一个新的转变，凡以前原有赤卫军组织，已不合中央的规定，应一律取消，兹将新的赤卫军组织法发下，仰各县军事部，应即按照组织法，将全县赤卫军重新编制，并限十一月二十号以前编配完毕，报告本部，并加紧训练为要。

右令

总指挥兼政策蔡会文

副总指挥李天桂

赤卫军组织法

一、赤卫军他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巩固和发展苏区，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实际的参加革命战争的群众武装组织，在目前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与争取江西及邻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实行武装保护苏联与保卫中国革命，这一紧急任务之下，赤卫军的组织，整理与训练，必须适合这一任务，有重新规定之必须。

1. 凡是苏区的公民（豪绅地主商人在外）年龄在十八岁至四十岁者，均要加入赤卫军（十八岁至二十三岁的青年，已加入少队的可不加入赤卫军）但少队应有计划的介绍一部分精壮队员，到赤卫军里面来。取消过去担架队，运输队，响导队等，单独组织和名称，一概加入赤卫军，每连赤卫军中，每五个人要有一副担架，每人都有一枝梭标，一根扁担，随时可以调动使用；

2. 为了担任目前的紧急斗争任务，赤卫军里面，选择一部分最强壮勇敢的分子，组织赤卫军模范营，准备随时能调往前方配合红军，和地方武装作战行动；

3. 凡不满十八岁的青年，和老年妇女，可组织慰劳队，洗衣队等；

4. 赤卫军以村落人口，集中地区，便于训练起见，凡是大乡编一连，小乡两排，每连三排至五排，每排三班至五班，每班十二人至十五人，每三乡至五乡成立一营，每营三连至五连，每三营至五营，成立一团，每三区至五区，成立一师，每县成立一军，每军三师至五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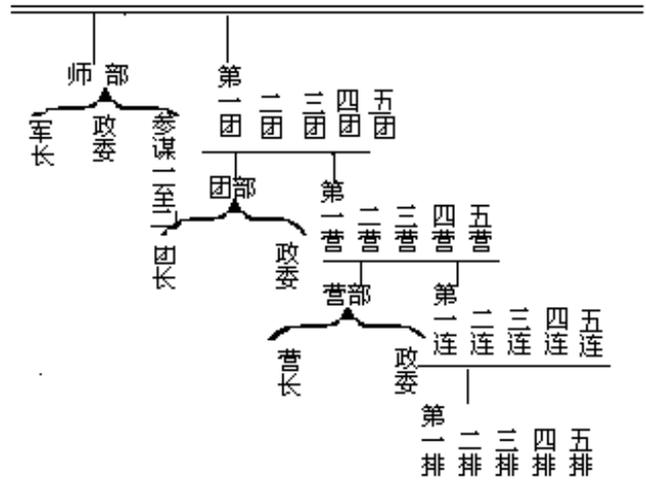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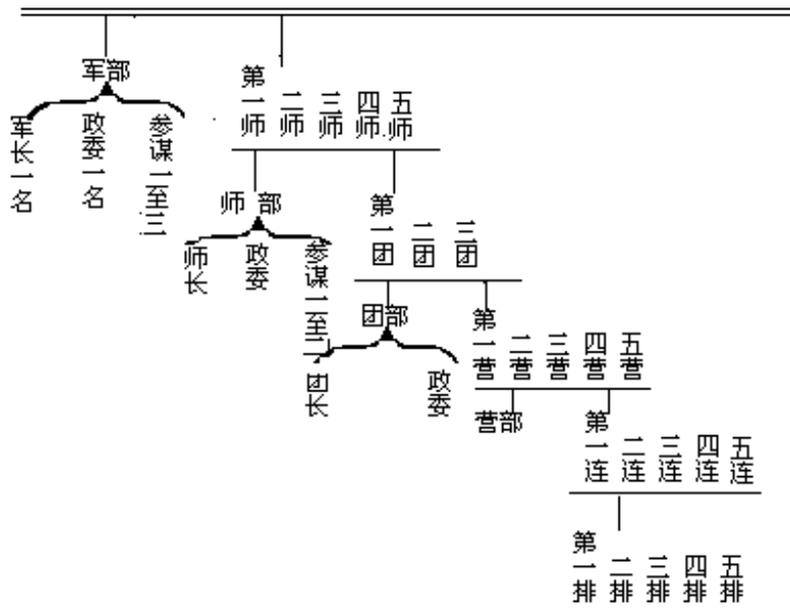
赤卫军的武器，按现有的武器来决定：在目前主要，是以旧式武器为至要，梭标来火枪土炮（每连中至少要有有一个到两个土炮，或松木炮），步枪等，较大的城市里面，可组织工人自卫军一连至几连，成为赤卫军中骨干；

5. 模范赤卫军编制：

模范赤卫军大区组织二连至三连，小区组织一连至二连，每连人数，须有战斗兵一百二十名，以上一区或二区组织一营，三营至五营组织一团，每县成立一师，每师三团至五团，他的武器，当然比赤卫军的好些。除洋枪外，每连应有土炮或松木炮三个至六个，每个炮起码应有二十斤土硝，训练也要加紧些，一个命令动员，马上便可以集中行动作战。

6. 赤卫军组织图表于下：

赤 卫 军



二、赤卫军及模范赤卫军的干部

(一) 赤卫军的军长，由县军事部长兼任。军政治委员，由中共县委书记兼任，师长由所组成的该师的三区中选一最好的赤军事部长兼任，政委由所组成的该师的三区中选一中共区委书记兼任，团长由赤军事部长兼任，政委由区委书记兼任，营长由区苏选一最好勇敢而有军事声望的群众领袖担任，政委由区委区苏决定，连长由乡政府选一最好的勇敢的群众领袖担任，政委由乡支部书记，或支委担任之。

(二) 模范赤卫军的各连连长，由区军事部选一个能懂得军事的群众领袖担任，政委由区委区苏选派好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充任，营长由区苏委员或军事部中选一懂得军事的群众领袖充当，政委由中共区委常委，或区工会常委充任，团长由县军事部决定。政委向中共县委和县苏协同决定，师长由县政府选出懂军事的负责充任，政委由中共县委协同县苏决派一人充任。

(三) 赤卫军师长以下的干部，由县军事部委任，军长政委由军区委任。模范团以下的干部，由县军事部委任，师长政委由县军事部决定报告军区委任。

(四) 赤卫军及模范赤卫军的训练，赤卫军每连或排为单位，每一月至少须出操两次，每次时间（以半天为限），操演和讲政治各一半，以营单位

集中检阅一次，模范赤卫军每月至少操四次，以连或排为单位，每次时间操演讲政治各一半，（以半天为限）以营为单位，检阅一次，军师团的检阅，不定期，至慰劳队，洗衣队，歌舞团，由儿童妇女单独组织之，每乡各成立一队，人数不定。

中共湘赣省委军事训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彻底粉碎敌人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国革命日益猛烈的发展，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在全国各个阵线上获得空前的伟大胜利与发展，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等地遭受不断的惨败。尤其是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得了不断的胜利，更加使帝国主义国民党发抖。因此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严厉指使之下，正倾全力布置对中央苏区、湘赣及江西邻近苏区的大举进攻，并且已经在河西苏区吉安、安福、茶陵、攸县各苏区实行残酷的烧杀抢劫和欺骗政策，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最急关头。这次战争比以前任何次战争都要激烈和严重。这必须使全党一致武装起来，实行全体党团员军事化，领导一切工农群众，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经济和一切牺牲去准备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要在这一战争的胜利中收回吉安，夺取南昌，紧密的与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取得斗争的联系，争取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革命胜利。为着这一战斗任务的执行，省委特发下这个紧急的军事训令，各级党部必须迅速遵照执行。

一、实行紧急的政治动员。各县得此训令后，必须立即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十二号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命令配合二次党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领导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各群众团体作广大的政治动员，每个工农分子都要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与前途，鼓动他们的战争热情和阶级觉悟，积极的准备和参加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中的一切实际工作，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斗争，这是我们阶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

1. 各县委必须立即召集县一级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这个训令。并且在会议上适当的分配负责同志到区委去召集全区活动分子会议，如果分配不够，首先应抓住几个中心区集中力量做好（每区须去一中心干部），在区活动分子会议上，再适当分配同志去支部，召集支部大会，一直到小组会，限接到此训令后一星期内传达清楚，并收到工作的效果。

2. 省县区政府立即到下面分别召集会议，特别是选民大会来举行政治动员，使每个工作同志了解这一斗争的意义，全部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政府、党、团须立即领导这一工作。

3. 红八军、独立师及独立团、独立营由军区及各该指挥机关，分别召集军人大会，政治工作机关分别召集党员大会，传达这个训令。

4. 由军区及各级党、军事党部，分别举行赤卫军、游击队以及少先队等队员大会。

5. 各群众团体在这一总动员令下，分别召集全体会员大会，作鼓动的报告。

二、红军及地方武装行动的最高限度积极化。目前敌人正在用一部分兵力围守城市，并在苏区边境及苏区内建筑坚固的工事，步步逼进，同时以集团兵力进攻我苏区腹地及红军主力，实行经济封锁，烧杀抢劫以及各种改良欺骗。为着迅速的粉碎敌人，我红军须坚决执行胜利的进攻，首先从侧面去击溃吉安、安福之敌，尽量（以）运动战迅速解决敌人，相机夺取沿赣江的一些城市，配合主力红军完成江西首先胜利。吉安独立营及各区游击队必须在敌人后方，在早禾市、三都圩、曲赖、固江、小江边、竹口、青杉河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恢复原有苏区儒延区泰和五区向吉泰发展。安福独立营须

向十里楼横大路上、下利田围绕安城作有力的游击配合红八军作战，引退式消灭舟福、金田之敌，发展新苏区。同时应向宜南作游击战争，开展新苏区。北路独立团应以大力向阜田、桐田、吉安方面前进，造成包围安福吉安的局面，靠近新峻及宜东南，须努力建立新苏区。萍乡独立营应积极向芦溪、宣丰、西村、袁州方面前进，同时各游击队须注意猛烈向上埠萍城攸东方面作灵活的游击运动，坚决争取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攸县及莲花独立营，应大胆向满江山关黄土岭高楼民坑高埠江各地做游击战争，建立群众组织，引退攸县苏区之敌，消灭地主武装。醴陵游击队与攸六区编成一队，充实力量积极在东桥清水港萍攸醴边境，作灵活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牵制湘敌入赣，扰乱攸敌后方。茶陵独立团，应在军区分区指挥下活动。茶陵各警卫连游击队应坚决继续自己的奋斗精神，深入敌人阵地杀土豪消灭地主武装，迅速完成赤化十八团，引退陈逆光中，开展八团苏区。宁冈独立营须利用最活泼的游击战术，消灭×、×残匪。目前乘湖南敌情空虚可与酃县独立营汇合到桂资酃西作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应坚决打通酃宁交通，开展新苏区。湘南游击队必须积极在茶安酃边境大加活动，牵动茶敌后方。遂川独立营应坚决向黄坑左安前进与河西苏区打成一片，同时各游击队应向下七五斗江游击，建立新苏区。永（新）独立团应坚决配合河东迅来的两团，迅速建立高家津洞碧家洲、三峰观、关背各地苏区。永八区必与吉安指阳区取得很好联系开展苏区。目前独立营（或团）或游击队各县应加紧其领导，独立营的政委应是县委委员或常委，应坚决抓住目前的紧急任务。

1. 加紧群众工作，建立新苏区。各县区须动员一部（分）赤少队工作团，切实的艰苦的领导白区群众斗争。

2. 加紧筹款，筹足红军及政府给养。这里必须运用一九二八年时代的游击战术。在白区山上村庄出没无常与反动派打圈子，切不要像现在一样，仅是到外边游一下就回苏区，而不切实领导群众斗争，甚至不分阶级的乱拿群众东西，造成赤白对立现象，我们必须深刻了解在目前敌人军事经济封锁条件下，如果不彻底转变过去困守苏区的办法，必然开展不了新苏区找到经济。

3. 有力的骚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阵线。

三、在敌人四次围攻中的战线，最近蒋介石发有“十个战略”，其内容：轻装；急行军；夜行军；夜装；多派侦探，侦探匪情；先用小部队；进退无定变化无常；（原文无——编者注）降匪利用匪；清查户口整理民团，优待团董。这是蒋介石最近的十大战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并制服它。我们的战略也是轻装的随时袭击敌人，集中主力个[各]个的击破敌人；分散队伍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从各个方面牵动敌人的阵线，加紧赤色戒严，防止敌人的侦探与奇袭。全区一致紧张起来，全体军事化以答复敌人的战争。

四、彻底揭穿国民党的武断欺骗宣传。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战略是采用“软硬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所以一到苏区就立即组织守望队，“领符号”，“不领者就杀”，“只剿土匪不杀良民”，“准予自新”，“土匪到了穷途末路了！”利用各种欺骗宣传，勾结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实行“办酒席”，“接国军”，设立“招待所”，“公买公卖”来欺骗群众。“三民主义”也背起出来——各级党部必须作广大的宣传鼓动，揭穿这些欺骗，紧紧的抓住群众。

五、建立强有力的游击（队）。为着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各县必须很快选拔一批坚决的工农同志，组织游击队或赤卫军。模范营抽选出来，每县至少应组织三队至四队，或每区组织一队。该地党委员会中，最坚决的分子，担任政治委员。少先队的由最好的青年团员任政治指导员。各地游击队要加以严厉检查。对于队员中不好成份应马上洗刷出去，强健和改换游击队的领导分子。每个游击队须在最近轮流训练一星期，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由各县委切实负责，广暴纪念节前必须全数出去工作。

六、坚决建立赤卫军，迅速执行中央政府十五号通令，动员全苏区凡满十岁以至四十岁之壮年，全体自动加入赤卫军（加入少队的可不加入），每人须自备一件武器，加造土炮土枪梭标准备充分的弹药，同样少先队应该广泛的建立起来，统限于广暴纪念节前完成这一工作，而且必须做到：

1. 遵照中央政府训练的赤卫军编制法。永新、莲花、北路、吉安、安福、茶陵各成立一军，萍乡、宁冈成立一师，攸县、遂川各成立一团 等

2. 赤卫军隶属于军区。军长由军部长兼，政委由县委书记或得力常委兼（按照省委执委会决定由军区加委）。师长由军事部并请军区委任某军事部长兼任，政委由区委书记兼任，由军区政治部加委，团长由军事部长兼，政委由区委书记兼。营连政委，概由该地支部书记及干事兼任，要使其党（员）直接成为赤卫队的骨干。

3. 每个党员必须加入赤卫军，要使地方党的组织生活，适合于军队中党的组织生活的精神，党员应绝对服从（政）治委员的、军事指导员的命令，关于行动最后的决定，由政治委员（即党的书记）<决定>。党员应领导非党员群众。巩固赤卫军的纪律，在行军集合作战时，赤卫军适合红军纪律，违犯者按军纪分别处罚。

4. 应把赤卫军作为教育群众的学校。各级党部应成为实际上的赤卫军，政治机关按照各该地实际情形，与军区政治部取得一致规定赤卫军训练计划，区委支部均应订出赤卫军训练工作日程，并充分准备训练材料，有计划的各日分配同志去上政治课与实行政治训练，各级党部的宣传负责人即成为该赤卫军的宣传队。

5. 各县区军事部应按军区指挥部对赤卫军的军事训练，计划订出训练日程，教练各种野战并使用武器。

6. 目前尽量做到以村为单位（一排与一连），实行早晚点名，乡做到每礼拜会操一次，区随时定期会操，平时日间依照不脱离生产，一遇有事必须牺牲一切，立即集中。为着避免疲劳，各区可轮流集中某几乡行动，但遇紧急必须全体集中时应立即无条件的集中行动，谁都不能有观点反抗。

7. 各级党政、群众团体、各机关必须立即将工作人员编成赤卫军，限广暴纪念日前全省完全做到每人自备武器一件，并须轻装不准拖起半点笨重行李，每晨下操。

8. 各县区须立即派遣军事部长及一批同志到红军学校学习，以便实际建立赤卫军工作。

9. 少先队同样须健全起来，各级青年团直接派人去当队长。党派代表经常出席其会议（参看党大会地方武装决议）。

10. 统一赤卫军规定，改正过<去>各种参战组织（如担架队、运输队、的形式主义。我们必须做到每个赤卫队员有件武器，一条扁担，五个人共一付担架。这样遇战争的时候，全体拿着武器去进攻敌人。在前方和兵站需要

担架队运输队时，全部赤卫军都变为运输队、担架队，这样动员迅速才能适应战争需要。

11. 为着很快整理并扩大赤卫军，各级党部必须立即领导开军官会议、军人大会，在广暴<节>前必须完成这一工作。

七、全苏区实行最严密的赤色。一切步哨由赤卫军少先队负责，在一星期内建立起来，严防敌人的侦探混入。最近敌人运用便衣侦探或假来投降反水以及被驱逐的豪绅地主家属 侦探消息，我们必须严查行人及小贩，凡有可疑当即带<到>政治，严密查究各级政府发给路票，须先有详细考察和登记，不能随便发路票。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应限制其行动，祇有政府军事机关抵[才]能发给路票。去白区的路票必须由县政府发给党支部书记或干事（即赤卫军的政委及官长），必须日夜轮流查哨，立即由苏维埃举行全苏区户口清查，特别对于永新、莲花里田 等城市或市镇，须来一个彻底清查。一切可疑分子及由各处混来的分子，领加紧考审和监视一直到监禁。各级党部必须领导苏维埃及各群众团体工会赤少队，积极参加和帮助在广暴<节>前完成这一工作。

八、加紧肃反工作。省政治保卫局须责令各级分局严密计划进行全党深刻认识，因为反“肃反中心论”的结果，实际上对肃反工作存[成]了不可容许的怠工，必须对于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处制[置]，地主富农及反革命与嫌疑分子，我们应当领导工农群众实行监视行动。在战争区域对这些分子要监押起来，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建立巩固的后方。

九、坚决消灭进攻的敌人，使我们苏区不受敌人的蹂躏。假使敌人要进攻到我们苏区内，我们应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断绝敌人的交通，日夜骚扰，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围困敌人，使敌人不能一刻存留于苏区内。永新，莲花的城墙及过去敌人建筑的工事，必须立即继续动员群众拆毁。各级党部必须领导政府及赤卫军和工农群众积极作各种准备，各级党部必须与政府坚决领导群众与敌人坚决作战，如有畏缩逃跑不坚决，应予以革命纪律的制裁。为加紧对革命战争领导起见，省县区各级党团政府及群众团体机关工作人员，组织赤卫军，一切生活完全军事化，谁要官僚腐化怕死偷生均须受到革命纪律的制裁（在战争时精壮的齐上前线，老弱的留在后方，不要拖起一路，紊乱阵线）。

十、动员全体工农群众实现贮藏粮食食盐，节省粮食的耗费，坚决执行每个党团员贮藏两斗谷子，每个工农贮藏一斗谷子，准备供给红军。努力耕种杂粮蔬菜，准备在战争中来供给红军。应从政治上动（员）起全苏区工农群众对于革命战争的热情和对于红军的拥护[护]。在经济上粮食上充分的去准备和贮藏，来为争取战争胜利，准备随时供给红军。

十一、加紧贮足战费，为着筹足红军给养，各级党部必<须>立即：

1. 领导群众缴纳累进税，党团员必须首先就缴。并缴纳现金，限广暴纪念日 完全缴清，各级党部须领导纳税竞赛。

2. 推销革命公债。全省印发之八万公债，必须很快推销完毕，每个党团员应买一元公债，并领导群众购买。

3. 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实行筹款。游击独立营、团，必须在白区收土豪款子，反对过去困守苏区的办法，因土豪代表无法来接头。

4. 实行节省运动，在机关上一切冗员必须无情裁撤，一切讲漂亮、和平

建设必须立即停止，机关上的油灯火及杂用均须尽量的减少。在群众中、机关中可经过宣传举行（愈自动节省得多愈好）三个铜板节省运动供红军。其钱由乡代表收集集中到省政府来。

十二、猛烈扩大红军，在广暴，全省至少应扩大三千新兵到红军八军及独立师来。北路茶陵的独立团，须在广暴前后扩充六百人至八百人，成立独立师的基础，其办法：

1. 党团政府各群众团体机关，省县区各级，起码每个机关动员一个或两个来当红军，限本月底全数送来军区（无论什么工作人员都可以）。

2. 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团员当红军，在本月底起每支部（最好是每小组）动员一个同志来当红军。

3. 在选民大会、赤少队、军人大会举行广大的政治动员，征调大批志愿当红军的，每县须成立补充队。

4. 在群众中发动反开小差运动，使群众认为[识]开小差是对“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了敌人”，引起群众对于开小差的愤怒和鄙视，以致受到群众的处罚（如公布名字，拒绝参加一切团体组织），使开小差不能在家优游自得引以为耻。要以[进]行反对开小差运动，消灭开小差空气。目前应发动广泛的归队运动，务在本月底把全省停留在乡下的一切伤病、请假回家或开小差的无论官长或士兵，无论属何部队（除残废外），一概鼓动其来军区（参看党代表大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决议）。

十三、加紧白区与白军中工作。各级党部必须派人去发动白区群众斗争，并吸收白区工农来当红军。

战争正在前线上残酷的进行着，谁要怀疑悲观失望动摇，谁就是革命的罪人，谁要醉生梦死，流[留]恋家庭，对革命不负责，谁就会成为敌人俘虏！起来！全党一致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牺牲一切，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而斗争。

中共湘赣省委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湘赣军区总指挥部训令（第二号）——地方武装目前应敌战略和实际方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为挽救他的生死存亡，更疯狂般的进行四次围剿，我工农红军在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配合下，四次围剿中已经取得连续不断的惊人的伟大胜利，鄂豫皖红军十五次大胜利，湘鄂西红军七八次大胜利，中央区红军最近积极向北发展，在黎川之线，已经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赣东北苏区和中央区很快就要打成一块，湘赣红军最近红了进攻吉安，官田之敌，迎头痛击，获得了胜利，给了进攻湘赣苏区之敌有力的回答，各县的独立团营警卫连游击队同样的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或大或小的胜利，在这些不断的胜利中，革命力量大大的加强，反革命的力量大大的消弱，这一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动，是有利于革命的，我们应乘着胜利的进攻，以坚决积极进攻的路线，迅速完成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湘鄂十三省的首先胜利，这一紧急的战斗任务，就摆在我们的地方武装与红军的面前中心工作了，更要百倍努力去完成了，决不能有任何动摇或迟疑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时，湘干苏区的敌人，茶攸有陈光中王东元，袁水流域有敌之十八师，吉安、安福，有敌之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师，遂、万、泰有敌之二十八师，于南有粤敌第一师，各方面的敌人均步步向苏区迫进，有的已经占领了一部分苏区，在敌人的进攻中，有许多地方武装不顾群众，不去与敌人作残酷的斗争，不能运用我们过去游击战争的经验，广泛的深入敌人的后方和两翼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作扰敌骚敌截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敌人，找不到饭吃，送不通信件，夜间睡不得，运用困敌的方法打击敌人，使敌人受到很大的困难，不能在苏区久驻以退敌，现在有许多地方武装，一见敌人来更相反的自己先跑，如这次敌人进攻吉安之官田敖城时，所有吉安的武装部队首先都跑到永新来做难民，不去配合群众作艰苦的游击战争，作巩固和发展苏区消灭敌之小部队，这种逃跑的方法，是地方武装最可耻的事，我们一定要坚决消灭这种不配合群众斗争跑到外面去当难民，右倾会议主义。

三、敌人的四次围剿中的有三大策略，”分进攻击”“经济封锁”“软硬兼施”十个策略：（1）轻装，（2）急行军，（3）夜行军，（4）夜袭，（5）多派便衣侦探，苏区和红军情形，（6）先用小部队，（7）进退无定，变化无常，（8）用大力威胁，（9）降匪利用匪，（10）清查户口整理民团，优待民众，这些战略与策略，都是我们决定部队战略与估计敌人要针对着他，我们对地方武装，应敌的战略，是要采用广泛的游击战争，利用我们地形熟悉群众配合阶级的团结，实行坚决进攻的路线，随着进攻苏区之敌的前后左右扰敌，骚敌，截敌，必须使敌人找不到饭吃，睡不得，走不通路来取胜敌人，作有力的配合红军的行动，以期迅速击破敌人主力，这是我们目前应付敌人的原则，各部队应该在这个原则下决定部队具体的行动计划。

四、应敌方法：

1. 敌人运用许多改良欺骗的手段来争取群众，因此击破敌人的改良欺骗，提高群众的斗争勇气，使苏区每个群众都要有和敌人决死斗争的决心，不投降不起守望队，积极的参加赤卫军。少先队，以及游击队等，应敌的组织，每个群众都要有一件武器，梭标、鸟枪、土炮、大刀、枪木炮，每枝鸟

枪要有一斤土硝，每个土炮或松木炮，应有二十至四十斤硝，赤卫军每连至少应有四个松木炮或土炮，普配置相当的鸟枪梭标，并且要有三百至五百大纸爆，凡是现有的游击队，警卫连，除了洋枪之外，均须酌量情形配置土炮鸟枪梭标。

2. 凡是敌人进到苏区的，或苏区边境之敌，除了原有的经常的游击部队外，每乡村的贫农团工会，以及共产党，或青年团的支部，为了应付敌人，由几个同志发起组织临时的游击队（小则六七人大则二三十人），向敌作不断的游击骚动，原有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依据当地情形联合几个部队由当地县区或分区指挥部，计划定期分期向某处之敌人实行总骚动，在有充分胜利的把握时，联合更多的部队，配合独立团营，坚决消灭某处之敌，这些行动定要有决对胜利把握才干，决不能拿去打硬仗，或无充分胜利把握的盲动，冒险的行动，在上述原则之下，吉安应组织对进攻官田之敌的游击队，号召乡村群众成立临时的五到十个大小游击队，并组织与扩大三都圩，横江渡、曲濂、固江等处敌人据点附近的新游击队，永新三、五、八等区，及安福上城等，应组织临时的大小游击队三队至五队，专门向金田之敌游击，安福应指定平桥区、洋区各成四至六个大小游击队，经常向利田横大路，安福城敌之据点，积极游击萍乡，攸县，茶陵，宁冈，赣县，遂川，上崇，分宜，新峡等县，应按照这一原则，具体指定地区成立临时的大小（大的三四十人小则几人）新的游击队适当的配备几枝洋枪，主要的是土枪土炮，实行日夜轮流，不断的在敌人驻地附近扰敌、骚敌、袭敌、击敌人之后方，截击敌之交通部队，断绝交通，破坏敌之电线，电话，汽车路，桥梁等，增加敌人不少困难来取胜敌人。

3. 军事技术方面的：

一、功击敌人攻击为游击战术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我们怎样来进行袭击使得我们详细研究的了。

（一）敌人刚到达宿营地，或行军中的休息时，游击队可利用敌人队伍混乱，士兵忙干找茶找水，找禾草，门板、找饭吃，便可实行迅速袭击，使敌人一时措手不及，指挥也失掉作用，把敌人击成若干小部分，游击队可追击某部分，而解决之。

（二）夜间袭击，当敌人某地宿营时，游击队可利用熟习的地形，与群众的疑兵，如在各地呼喊，放火，打纸炮，放土枪等，转移敌人的注意目标，很迅速的实行侧方的袭击，枪杀其哨兵卫兵，取得不断的大小胜利，就是敌人力量很大，我们不能得胜利时，也可扰乱敌人的宿营，疲劳敌人，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是我们对进攻苏区之敌，常用的应敌方法。

（三）在敌人行军时，游击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隘路，桥梁，或渡河点之险要处理伏，突然与以急袭，使敌人一时无法应战，或迎头突击前卫或后卫，在某种情形之下，我们的袭击不能取得胜利时，应迅速撤退，不应与敌作持久战，如敌人追击我们时，则可利用夜间的急行军，以脱离敌人，无论如何，游击队决不能使敌人追随，在他的左右前后，而是游击队行动在敌人的附近。

（四）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或征发队，则较易进行，因为他们有许多担了和骡马，妨碍他们的行动，但是要注意袭击点之选择，一击使敌全队不能行动，使敌慌张零乱，甚至丢掉担子骡马而逃，最好的方法，是他们的行动时，迎击其先头掩护队，使他措手不及，无法抵抗，或利用其散开休息时突

击之，我们必须注意指定一小部分的部队，担任夺取敌人的枪枝子弹辎重骡马，在特殊紧急时，可将其全部物品烧焚，或丢在水中，最低限度，使敌人亦无所得。

二、破坏敌人游击队，配合苏区的群众，必须以英勇坚决的精神，迅速的行动，扰到敌人的后方，及其附近打击敌之少数交通部队，捉拿敌之交通传令，采买，使敌交通不通，严厉执行赤色戒严，使敌消息不灵，袭击敌之兵站，使之粮食子弹，接济无着，使之行动受到很大的牵制，在技术方面应注意：

（一）我们必须找到敌人，防备松懈，比如：交通线难修处（如险要的隘路桥梁汽车路等）和敌之电话线，电报线之经常不断的破坏。

（二）游击队破坏敌人时，必须毫无声响的来解决敌人步哨，（以夜晚或黄昏拂晓为最好）使敌无法防息，同时我们在敌之来路，必须布置自己的步哨，警戒敌人，少数时则抵抗，使他不致接近破坏地区，我们能顺利的完成其任务，若敌人多时，则掩护我们全体迅速脱离敌人。

（三）破坏工作中必需的器具，须准备好。技术上，亦宜先很好的训练，以便工作进行非常迅速。

（四）封锁敌人的消息，使敌人不知苏区和红军中的实际情形，我们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了解，处处敌人，都在我们的支配之下，要使这工作做得好，广泛发动苏区群众，严厉的实行赤色戒严，非常必要，各县区军事部，应按照军区赤色戒严条例，实行苏区五里一步哨，中心区十里一步哨，每月县军事部，必须派人检查各区的步哨，至少一次，各区军事部，至少十天要去检查一次，各赤卫军的连长或政委，应即将军区发出之赤色戒严条例全文，召集乡或村的赤少队大会，详细讲解，各县区军事部负责计划，规定时间，并届时派员到各乡村检查，如果那一乡村，故意对赤色戒严松懈者，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以违抗命令论，当应给以革命纪律裁判。

（五）我们的游击队，进到敌人附近，以及深入敌之后方，即行布散各种赤谣，如红军到了，某红军怎样胜利等方法来兴奋群众，动摇敌人的军心。

（六）在敌人必经之地，应发动群众，将谷、米、盐、油、菜、猪、牛，以及日常用品，全都搬走，实行坚壁清野，合敌进到苏区，没有东西吃，受着粮食的严厉打击，凡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动摇的富农，及豪绅地主家属，应即逮捕拘留，这是军事上必采取的手段。三、各分区各县军事部，各独立师团营，接到此训令后，应即讨论执行，关于军事技术方面的，应召集班长，或赤少队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详细讲解，并督促各部队充分执行，并随时协助各部队解决执行的困难问题，一切执行情形，随时报告军区为要！此令。右令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部

总指挥兼政委 蔡会文

副总指挥 李天桂

湘赣军区总指挥部训令（第三号）——地方式装目前的中心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革命运动飞速的发展，苏区和红军不断的取得惊人的伟大胜利，给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伐致命打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伐为要挽救他的生死存亡，动员了全国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和红军进行四次围剿。尤其是最近敌人正值全力进攻江西，及其邻近苏区的时候，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已经步步向苏区迫近，有的已深入苏区，我们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三省的首先胜利，争取苏区联成一片，创造新的苏区，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要能很好顺利的完成。地方武装整顿和扩大，为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了，为了迅速的完成他的任务时，规定如下的工作：

一、过去地方武装的行动，专门为了解决经费找饭吃，把他的主要的争取苏区联系一片创造新苏区，争取白区群众的任务，一般的忽视，只陷于狭隘的经济主义的泥坑中，这是绝对错误的，有的游击队警卫连，还是犯了很严重的分兵把口的错误，没有把他当着发展苏区的有力生力军，独立营团。他种任务，也没有很明确的，肯定他的半红军性，他是每县中的主力军，他除了要担负和发展巩固某县的苏区之外，必要时，要暂时的集中配合红军作战，过去各县，对于培养独立团营，成立主力的观念，还是不十分深刻，甚至有些地方尽量扩大警卫连，和游击队，不扩大独立团营，恐独立团营，又要调走的一种绝端不容许的保守观念，我们一定要把发展苏区和创造新苏区，争取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干南苏区，联成一片争取白区群众的工作，成为我们行动的主要原则，（详细计划，另有命令）坚决的肃清，把部队拿去单纯的去筹款，而是要努力筹足经费，供给红八军的用费。

二、地方武装，过去行动，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完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到白区去，对于贫苦，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的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对我们苏区发展，受到很大的困难，这种现象，是目前地主武装行动，最不能一刻的容许了，一定要肯定我们地方武装深入白区，发展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去解放白区劳苦工农群众，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伐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新的苏区，完成这些主要任务之下，同时不忘记筹款，就是筹款，也必须发动群众斗争，才能得到很好的成绩，坚决消灭现在这种脱离群众，放弃本身任务，单纯筹款观念。

三、地方武装经常的独立行动军区、分区和县区，政府不能很好的去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普遍各地方武装部队中，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不归公，（永新独立一营）经常不顾一切革命工作，专门干那贪污腐化的事情，（如萍乡，宁冈，独立营长）士兵生活非常苦，拿着钱嫖妓浪费，贪污腐化，这些现象，成为今天地方武装中最严重了，我们一定要指出贪污腐化，是反革命的前夜，因为他受不得那种艰难困苦的斗争生活，他要那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一到斗争尖锐的时候，甚至于走向正式公开的反革命叛变，（如河东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龙普林的叛变）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发展广泛的红色战士，清查各该部队的账目，检查各个负责同志的工作生活，这一工作应当成为分区、县区、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

四、加强地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发动广大的雇农工人苦力到地方武装中去，以巩固地方武装中无产阶级的成分，大胆的提拔工人干部来任军

事、指挥员及政治委员，更加要着重的注意，目前阶级斗争中的尖锐，一切反革命分子，无论在公开或秘密的企图，来破坏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一定要拼命的混进地方武装中，发生严重的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的现象阶级异己分子，不免在里面起了不少的反革命作用，我们应坚决的洗刷一切豪绅地主等阶级异己分子出地方武装，就是过去的 AB 团，或加入其他反革命派别的自首自新分子，是贫苦工农出身的能坚决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者，可以准予在部队中工作，绝对不能继续叫他负领导责任，过去只看到他的军事技术好，或有才干的加入 AB 团等反革命派别组织的自首自新分子，仍然还有拿来当干部的，这种办法，显然是阶级意识模糊对加入反革命派别的自首自新分子放松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地方武装的干部，一定要政治上坚定的分子，才能担任，一切自首自新分子，应该无情的撤消他的领导工作的责任，作其他的技术工作。

五、各地方武装部队，财政开支多，是各自为政，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好的，我们凡是地方武装部队，一切用费，一定要按照军队的规定开支，不能自由变动，如永新独一营，伙食自由增加八分，甚至一角，每月每人发一块钱零用费，伤兵费每人发六元至十元，浪费许多金钱。这种故意破坏财政统一收支的现象，或者其他地方也同样的发生不少，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消灭这些现象，实行极力节省，供给红军八军的战争经费，使红军分散筹款的工作任务，逐渐做到地方武装担任，使八军能集中行动，不受经费限制，能继续不断的和敌人作战争取战争的更大规模的胜利。

六、地方武装的干部的提拔过去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就只单纯看到他的军事技术，或者说他的才干好，甚至有许多红军中，洗刷出来的坏分子，或是犯错误不好的分子，开小差的，或者由白军俘虏过来不久的 AB 团等，自首自新分子等，地方武装收容了，马上给以重要的工作，许多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事实，更加发生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容许的，各分区，各政府，应将现有地方武装中的干部，重新审定，将这些坏分子应毫不留恋的洗刷出地方武装去，反对单纯只看军事技术的军事观点，我们提拔政治上坚定的劳苦工农（最好是工人），有游击战争经验打仗勇敢忠实的人，就是军事技术差一点的人都可以担任，无论如何，也是坚决革命斗争到底，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先决条件。

七、地方武装的行动，过去专门东走西打，不注意教育训练，以致军事技术不能相当的提高，政治水平的低落，政治工作没有很好的建立部队的巩固工作便做得很差，因此在工作上便发生许多脱离群众的绝对不容许的现象，我们以后地方武装的行动原则是要坚决进攻（防御必失败）动作迅速，进退无定，变化无常，要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有必胜把握，才打胜仗，不打硬仗，不天天忙于东奔西打，尽可能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休息，整顿训练增加军事政治工作，是十分必要，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只说会打仗，不要训练，或者藉口没有时间不能训练的机会主义观点。

八、地方武装，他是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力，反对过去不去努力整顿地方武装（赤少队在内）敌人来了，便依赖红军到处向军区请兵的办法，不但要每县培养一个独立团营，（至少四百至六百人）还要百分之百的注意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使赤少队随时能动员起来，配合红军作战，另一地方武装，还要担负扩大红军的任务，应该有计划介绍整连整排整班的战士补充红军，不能很好的做到这样，就是个别的鼓动到红军中去，也还是必要。反对过去

地方武装不扩大到红军中去的错误。

九、我们为了深刻的了解各部队的工作起见，各部队至年终要有一次工作总报告，给县或区军事部，军事部应该召集各部队情形，详细报告分区和军区个别行动，和经常工作，必须经常报告分区和县区的军事部，应经常派人到各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检查，并指导工作，每月终应检查某一部队一个月的工作，并定出第二个月工作计划，在某一个重要行动时，分区和县区军事部主要负责人，应单独的去检阅他的工作，自十二月起，各级均须全部执行。

十、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他是一种经常的武装组织，但永新的独立营中发现，当一个或两个月的短期兵制，这种办法，是不好的，应该完全废除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一定要和红军一样，这种今天来的，明天便开小差，形成流动式，甚至把部队当成火店一般，来的来，去的去，那种绝对不容许的自由行动的现象。

以上各项工作，各分区各县军事部，各武装部队，接到此训今后，应即遵照执行，勿得片刻停留，一切经过情形，应向军区报告，为要。

右令

总指挥兼政委 蔡会文

副总指挥李天桂

/职别/人数/枪类/枪数/职责//团长//短//受师长政委之命在团政委同意之下////////任全团教育管理卫生之责//政治委员////代表最高苏维埃政权及中国共产党////////在上级政委领导之下监督全团军事////////行动与行政并在师政治部领导之下////////进行全团政治工作//副团长////受团长政委之指挥处理全团一切事////////宜//管理员////受正副团长政委之指挥任庶务设营////及重要传达事宜////////文书////////担架排长////////担架班长////////担架员/二七////////管理排长////任本部给养及金钱出纳事宜////////给养/员////////旗员/一/短/一/任团旅之掌管及辅助管理员处理一////////切事宜//传达班员长/一八/马/九//司员/二////////炊事员/五////////卫生员////////勤务员////团长政委各一副团长文书共一管理////员共一////////饲养员////马二匹(团长政委各一)//理发员/一////////运输员/一////////合计/六/短/四////五马九// /职别/人数/枪类/枪数/职责//连长////受团长政委之命负全连教育管理卫////////生指挥之责/政治指导员/一/短/一/(同特务连)////////副指导员/一/短/一/(同特务连)////////副连长/一/短/一/受正副连长政治指导员之指挥处理////////全连一切事务//排长/三/短/三/受正副连长政治指导员之指挥处理////一/全排一切事务//文书/一////任文件表册之起草缮写收发保管等////////事宜//班长/九/步/九/受正副连长指导员排长之指挥负全////////班教育管理指挥卫生之宜//副班长/九/步/九/协助班长处理本班一切事宜//担架员/九/步/七//管理排长/一////受正副连长政治之指挥上级经理机////////关之指导平时任武器被服粮食款项////////之领发保管给养之监督并须管理全////////排教育之责战时任后方勤务//给养员/一////受管理排长之指挥任给养之米买炊//

///事之监督事宜//传达员/二/马/二/任传达之责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司号员////////卫生员/二////带救急及普通药品负维持全连卫生////////一切事宜////勤务员////////理发员/一////////炊事员班长/廿////////合计/二三九/短/七////////马步/九//1.各步兵若是人数不足者则可减少一些杂复人员//2.

炊事员一百人以下可按每十人一个炊事员//3.各游击队人数少不能按此编制者可以拿作参考决不能弄许多杂//务人员及工作员。

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局：

省委自八月到现在四个半月的工作，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及时作详细报告给中央局。十月交张异谢汉文同志带上的简单报告和文件，谅已到达。最近湘赣整个工作情形，省委除附[附]来湘赣党大会前后各种决议、工作计划、党大会日刊、红旗、血战、各党团工作报告、各种工作统计表等实际材料外，并委冯文彬同志向中央局作详细的口头报告。

此信因时间仓促，只得择要报告党大会大概经过及党大会到现在的几个中心工作：

(一) 中共湘赣二全大会经过情形

蔡会文等同志十月二十九带来中央局给湘赣省委指示信及各种新的决议文件后，旧省委即按前定计划于十月革命节召集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十一月七日下午正式开幕至十六日上午闭幕，开会时间经过十天，到会正式代表二百六名，参加代表一百二人，由蔡会文同志作政治报告，省委及各县委都对大会作了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党的建设、红军与地方武装、职工运动。扩大红军工作、苏维埃CY工作等七个决议案，这次会议主要的精神和特点是：

(1) 在中央局指示信及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等新的决议文件指示下，党大会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立场上，充分的发展了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详细讨论了各种问题的决议，检阅了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彻底揭发了各种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尤其是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在这种布尔什维克精神之下，产生了政治等问题决议案，对于一切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决定。

(2) 到会代表成份很好，工人超过半数，正式代表二百六人中、工人九十七人，贫农九十四人，中农六人，知识分子八人，尤其是有株萍路长湘区醴陵等白区代表十一人到会（详细统计看大会日刊）。代表大多数能发言，斗争精神较前几次会议要好。(3) 在大会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之下，冲破了一切沉寂现象，尤其冲破了过去照例开会照例写决议而不执行的官僚主义。在讨论扩大红军问题的时候，就有二十多个代表，自己报告领导群众当红军，其余各代表都承认每人扩大三个新战士，妇女同志也承认送郎当红军。这种干部领导群众当红军的精神传达下去，马上便收到了新的成绩，党大会中，永新一区一个雇农代表担任区苏主席，十几天内领导了四十余人当红军。

(4) 与湘鄂赣定了一周年的革命竞赛条约，提高了党内与邻省工作竞赛的积极性。

(5) 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政治的中心口号是实行战争的总动员，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实现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在这一中心口号下，规定了一切工作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开始冲破了太平享乐保守观念，一切工作都更加紧张起来，消极怠工的一个个滚出党去，暗藏党内及政权机关中的AB团分子，继续破获逮捕起来，斗争精神为之紧张。

(二) 党大会后到现在几个中心工作

党大会后第一次执委会中，由湘鄂赣无线电转来中央政府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命令，即规定执行党大会决议的三个月工作计划和关于战争动员的军事

训令，并将省委全部工作人员除留两个常委两个干事在省委主持一切工作及兼办党校外，其余常委，秘书。干事，都组织巡视团深入下层巡社工作，传达党大会决议，加紧战争动员工作。当时配合省级机关巡视员组织了五个巡视团，一个到赣南上崇遂等县，一个到莲花，一个到安福，一个到 ，一个到吉安，目前几次中心工作和执行的大概情形是：

1.战争紧急总动员的各项工作。现在正在加紧作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积极编制训练动员赤卫军少先队，组织精干的游击队积极向外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消灭进攻安福吉安茶陵等苏区敌人，进行不断的抗敌袭击工作。在最近红军人军进攻吉安官日之敌获了步枪五十余支，击溃安福金田五十二师出击部队一营，缴获步枪五十余支，其他吉安、安福、北路、茶、攸、萍乡等县游击队。独立团，都继续获得新的胜利。在十月革命运动中，全省总获步枪二百余支，自党大会后到现在一个多月又缴了二百左右。在这新的胜利中确实给了进攻苏区敌人以有力的回答。

2.扩大红军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开始冲破了消沉的现象。各地方武装都有了新的补充，茶陵方面已成立新的独立师，特别是永季[新]各区都有区委书记区苏主席或委员自动报名当红军，一区苏主席和区委书记领导八十余名，七区也有八十余名。送郎送哥哥弟弟当红军又发动起来了，莲花县一级干部有二十多个自动报名去当红军，并自动领导群众五人至一班一排新战士去当红军。归队运动也开始发动，莲花之棠市乡有四十个逃兵现一律归队工作。其余吉安、安福均在发动，我们目前正在努力补充一千五百，其他独立师团营等共须扩充八十。但这一斗争的发动成绩还是表现非常微弱，在还未完成二千人的数目。这里经验告诉了我们，要在群众中有信仰工作积极的干部，自己以身作则，亲身领导广大群众加入红军，改善红军生活，提高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尤其是要有深入广大的政治动员。过去只是空喊扩大红军，要别人去当红军而党团员自己又不去，以致不能转变这一工作。归队运动也同样要党团员干部亲启领导；和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的动员，才能转变这一工作。大约湘赣全省的逃兵和请假兵总在三千上下，据说永新就有两千，如果这个工作做得好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但现在这一工作还未普遍发动起来，我们认为这一个严重问题不知中央苏区有何新的工作经验。

3.肃反工作（略——编者）

4.我们最近对于战费的筹备已经有新的成绩，已经决定省苏发行八万革命短期公债。自公债发行后群众购买非常热烈，在永新城内的各机关均举行竞赛，有许多卖衣服用品来买公债的，一人买三五十至六十余元的，特别是永新市工人买几元至十几元的很多，有些挑水打草鞋卖的都有买几元的。莲花城市一个贫民买二十元。省苏决定发八万，只要我们政治动员做得好，像现在这热烈，一定要超过预定计划。但这一发动还未等及全省我们已限于二月底完成这一计划。

节省运动和财政统一。反对贪污浪费等斗争正在进行，现在各机关的实行吃两餐，不发衣服费，停发每月五角钱的零用费，节省一切办公费，裁减公员。在这样的节省运动下面，是收到了一些成绩，各县税收大部征收完毕，造币厂可造出四万现洋。大概计算各税收入还不能维持三个月的经费，累进税征收后收入未添多少，公债又须偿还，这一问题的彻底的解决办法望你们很好的指示。

5. 反对敌人改良欺骗，深入阶级斗争，巩固群众的团结力量，是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工作。最近敌人进攻吉安安福等县苏区，用尽各种方法欺骗群众，利用富农胁迫群众领取白符号、组织守望队、反共自新团等反动组织，利用金钱收买老头小孩妇女替反动（派）作侦探作反动宣传，甚至榻南有收买红军家属的引红军拖枪反水的事发生。国民党提出什么“保护在家民众”“只杀匪首不杀胁迫”等欺骗宣传，因为我们过去忽视了反对各种政治派别的改良欺骗和深入阶级斗争、加紧群众政治教育等工作，以致敌人占领金田官田等地，群众大受敌人欺骗，反水成立守望队替敌人担任秘密通讯员等，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正在用大力加紧这一反改良欺骗，加紧群众政治教育，深入阶级斗争和争取群众的工作，省委已发出一封公开的信指示这一工作。

6. 我们对付敌人占据的苏区附近采用彻底的坚壁清野，在一区或几区范围内，以乡村为单位的支部及乡苏代表领导群众，实行武装骚扰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每家都有前方后方，把谷米猪牛藏在后方，敌人进攻甲乡的群众即迁移乙乡，坚决不投诚敌人。

各级负责者坚决领导群众斗争，精壮全体加入赤卫军与敌人斗争，组织许多临时的游击队配合独立营的游击不断的骚扰敌人，击敌人实行严密的赤色戒严，围困敌人封锁敌人，捕杀向国民党首叛变份子及守望队的倡首者，严厉镇压一切反动派的活动，要成一个斗争局面，巩固赤色政权。

7. 改造并健全各地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坚决洗刷农流氓及动摇份子，加紧政治教育，命使游击队真正成为武装宣传者组织的[者]，坚决纠正过去单纯筹款乱没收乱捕捉的非阶级路线坚决反对过去（对）罪恶（累累）的反动派罚款释放的办法的机会主义，这引起群众怀疑恐惧。我们决定，以后红军地方武装捉了土豪，必须经过地方政府裁判部，在白区则由红军政治部政治处根据犯人的罪恶及当地群众意见后裁判。加紧白区的肃反工作，杀戳反动首领，提高当地群众的勇气，发动群众斗争，建立新的游击区域及苏区。

8. 目前我们的工作布置，集中力量首先彻底转变永新中心区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对永新工作自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决定具体的改造计划，造成模范的中心县，以永新工作的新经验来指示全省的工作。同时用大力恢复赣南上崇苏区，现在赣南上崇苏区，因过去 AB 团及机会主义的领导，富农 AB 团等反动派勾结白军，非常严厉进攻苏区，使上崇苏区完全损失，河西道委陈保元等及上崇县区干部很多被捕被杀。过去因三军团乱发枪支给赣南地方党部，同时又随便派一些红军不好的份子在地方武装及独立十二师工作。

9. 独立师游击队吃鸦片烟的流氓、富农、异己份子、AB 团份子很多，陈保元等机会主义的领导脱离群众，不能抓住我们的武装，致使各地游击队独立营发生不少的反水叛变，独立十二师因遭受几次严重损失。据报告决共河西有二千上下，现在损失没有千枪了。这是万分的严重现象，省委已派两个得力同志去工作，首先改造独立十二师及组织游击队恢复游击战争等工作。北路新分苏区正在大的发展，省委正在计划加紧北路工作。

10. 积极布置年关斗争和白区白军工作。目前对株萍路、长湘区工作有个新的发展，已发展了二百余个党员，长沙城市亦有两个支部，湘河海员工会及长沙泥木工等都已成立，不过因省委至中央交通破获一次，致影响当地四个同志被捕，现已不致延蔓。湘南道委与省委已断绝关系，省委派去的负

负责同志潘祖浩在安江被杀，现在省委派人茶陵方面去恢复湘南道委的关系。

其他一切工作详见省委各种决议计划中，不详。

中共湘赣省委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于永城

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报告（第一号）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 湘赣工作一般的情况
2. 各个地方武装工作中的错误
3. 各武装部队的组织与扩大计划
4. 敌情和我们的战略
5. 各部队的布置
6. 财政及部队生活
7. 干部
8. 其他
9. 军区组织系统表中华军委：

我们来到湘赣省之后（十月二十五日到永新），关于一切工作，详细写出来，其中最大的缺点，因八军工作重要，我随着八军行动，对地方武装不能去巡视和经常的指导，一切地方武装的详细情形，了解得很少，这是首先要申明的。

一、湘赣工作一般的情况

湘赣工作一般的路线是执行国际中央及中央局的，完全正确，各方面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苏区的扩大，红八军的创造与整顿，查田运动的实行，劳动法的开始实现，城乡会议代表制度相当的建立，各群众团体工作相当的健全，肃反工作的转变，党的无产阶级成份的加强，都是有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决不能令人满意，相反的，湘赣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主要的对四次“围剿”没有抓得很紧，尤其是对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估计不足，没有看到四次“围剿”比三次“围剿”大大的不同，尤其是帝国主义作用的加强。对这一估计不足，各方面的工作便大大的松懈起来。虽然省委有一个决议：“以革命的进攻答复反革命的进攻”，表面上非常左，实际上掩盖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决议上明明的写着在苏区中的（永、莲、宁）县城建立秘密工作，准备敌人到来好报告敌情，全省各处都建筑工

事，储藏粮食，处处都是准备敌人进攻失败的退守政策。积极动员群众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简直很少谈及。在省委的“准备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决议”（三军团到河西时发出的）上充分的写着：“准备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响应河东红军夺取南昌、九江，把夺取

中心城市当成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一个宣传口号。对实际的战争动员，都被忽视，三军团走后又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我们部队战略的变动。因此群众便表现：“三军团去了，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还是很远的将来的事，现在不要紧”。在赤色中心区域表现充分的和平保守，边区敌人和平进攻便表现悲观失望。各种实际工作，如扩大红军工作消沉，不但没有扩大反削弱尽了。七八九十四个月中很少扩大，甚至没有扩大。相反的开小差的特别多，各地方武装许多枪都无人背。莲花一百

多人的独立营，跑到只剩下十余人，其他部队跑的也不少。八军开小差和请短假回家后硬[便]不来的约在五百人以上。地方武装组织，军区很少注意，只是偏重注意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就是形式的编制都没弄好（小队较好一点），要说实际的动员参战，便是极大的困难。就是共产党员或青

年团员，有些都不愿参加一切参战组织与不去当红军。党团领导薄弱，群众动员更困难。永新是苏区中心，要二十个运输队员，在一天内无法找到，甚至延到数天都没有来，赤少队无武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梭标（木步枪式只有三尺长），赤少队的作用极少。在财政方面始终无计划，只是着重的来发展生产，到处开樟脑厂锅厂纸厂等，对于清查财政，统一开支，反对贪污腐化，浮支浪费（极严重），征收土地税商业税，这些工作遂被忽视。工农银行纸币信仰极低，今天用出一千元纸币，明天全部拿到银行兑现。土地法劳动法，不能充分的执行。苏维埃及群众团体的工作，只是表面上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特别厉害，实际工作便表现很差。尤其是关于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没有抓得很紧，领导机关无产阶级的成份还表现很薄弱。其次在工作方式上，还是充分的表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严重到万分，上级一切决议文件（文件决议很空洞不实际，下级完全是等 照印转发）下级不能很好的执行，甚至于停止不执行的，只是形式上弄得很漂亮（一切机关都是型得很美 光辉，比较中区，完全是两个绝对相反的——中区战争空气非常紧张，湘赣和平建设极浓厚），实际工作差得万分，普遍的，各级工作都犯了严重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永新是省一级机关都集中的地方，应该要成为全省工作中的模范，实际上则相反，成为全省最坏的区域。其次便是莲花。这两县乃湘赣苏区的整县，工作糟到万分。边区的茶陵要算模范县，吉安工作次之。这些错误，无疑的省一级机关应负完全的责任，这也可以证明，省一级机关的领导方式便可想见。肃反工作，完全限[陷]于停顿的状态，一切反革命派别继续不断的活动起来，在永新城及许多地方时常发现反革命的标语，甚至公开破坏扩大红军。参战工作，充分的动员群众的工作取[其]实表现很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检查工作巡视工作虽然有些，但不实际，成绩很少。红军部队的行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寒热症（如八军的东打西击，十月革命纪念节省委军区指定各武装部队一定要打一仗等等奇怪指导），专靠红军打天下，红军几天不打仗，便很不好过的样子。部队的教育训练很少注意，甚至完全忽视。这些严重错误，我们在各种会议上，作过不断的残酷的斗争，在中央的指导下，已获得相当的胜利。在省委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上严格的指出了他们过去的错误，一般的原则上是完全接受了中央局的指示，现在各方面的工作开始转变，有些部分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湘赣省的自区工作，要算是比中区好的地方，湖南株萍及沿赣江都有组织，并且能相当的起了些作用。白军工作也派些人去了，有些派去的人拖回来一些枪，这是湘赣最好的一点。但是白区工作，只有些组织，在斗争中还不能起很大的作用，还是和平的。其余的一切工作，可看省委省军区最近的文件甚详。

二、各个地方武装工作中的错误

1. 过去地方武装的行动，专门为了解决经费、找饭吃，把它的主要的争取苏区联成一片创造新苏区，争取白区群众的任务一般的忽视，只陷于狭隘的经济主义的泥坑中。这是绝对错误的。有的游击队警卫连还是犯了很严重的分兵把口的错误，没有把它当作发展苏区的有力主力军。独立营，因他[它]的任务也没有很明确的肯定，它是半红军性，它是每一县中的主力军，他[它]除了要担负发展和巩固某县的苏区之外，必要时要暂时的集中配合红军作战。过去各县对于培养独立团营成为主力军的观念还是不十分深刻，甚至有些地方尽量扩大警卫连游击队，不扩大独立团营，恐独立团营又要调走的一

种绝对不容许的保守观念。我们一定要把发展苏区，创造新苏区，争取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与赣南苏区联成一片，争取白区群众的工作，成为我们行动的主要原则（详后面部队布置），坚决的肃清把部队拿出单纯的去筹款。同样的不是反对筹款，而是要努力筹足经费供给红八军的用途。

2. 地方武装，过去行动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完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把贫苦工农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的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群众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泰和方面之高家壁江洲关背最凶），使我们苏区受到极大的困难。这种现象是地方武装行动中，再不能一刻的容许了。一定要肯定，我们地方武装深入白区发展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去解放白区的劳苦群众，“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新的苏区，完成这些主要任务之下，不要忘记筹款，我们还说就是筹款也必须发动群众斗争，才能得到很好的成绩，坚决消灭现在这种脱离群众放弃本身任务，单纯筹款观念。

3. 地方武装经营的独立行动，军区分区和县区政府，不能很好的去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普遍各地方武装部队中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物件不归公（永新之独立一营），经常不顾一切革命工作，专门干那贪污腐化的事情（如萍乡宁冈独立营长），士兵生活非常苦，干部拿着钱浮支浪费贪污腐化。这些现象成为今天地方武装中严重的事实了。我们正在坚决的发动广泛的红色战士清查各该部队的帐目，检查各个负责同志的工作生活。

4. 加强地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发动广大的雇农工人苦力到地方武装中去，以巩固地方武装中无产阶级的成份，大胆的提拔工人干部来任指挥员及政治委员，这一工作还是做得很差。尤其目前阶级斗争中的尖锐，一切反革命分子无论在公开或秘密的企图来破坏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一定要拼命的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现在地方武装中普遍发生严重的脱离群众及贪污腐化的现象，阶级异己分子不免在里面起了不少的反革命使用。我们应坚决的洗刷一切豪绅地主等阶级异己分子出地方武装去。就是过去的 AB 团或加入其他反革命政治派别的自首自新分子，是贫苦工农出身的能坚决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者。可以在部队中工作，但绝对不能叫他继续负领导责任（过去很多仍是负主要工作）。过去只看到他的军事技术好或有才干的加入 AB 团等反革命派别组织的自首自新的份子，仍然有拿来当干部的。这种办法显

然是阶级意识模糊，对加入反革命派别的自首自新份子放松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地方武装的干部，一定要政治上坚定的份子才能担任，一切

自首自新份子应无情的撤消他的领导工作的责任做其他的技术工作。

5. 各地方武装部队财政开支多是各自为政，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好的。我们凡是地方武装部队一切用费一定要按照军区的规定开支，不能

自由变动。如永新独一营伙食自由增加八分，甚至一角，每人每月发一块钱零用费，伤兵费每人每月发六元到十元，浪费许多金钱。这种破坏财政统一收支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发生不少。我们正在坚决的消灭这些现象，实行极力节省，供给红军八军的战争经费，使红军分散筹款的任务渐渐做到改由地方武装任务，使八军能集中行动，不受经费限制，能继续不断的和敌人作斗争，取得战争的更大规模的胜利。

6. 地方武装的干部的提拔过去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单纯看到他的军事技术，或者说他的才干好，甚至有许多红军中洗刷出来的坏分子、或是犯错误不好的份子。或者开小差、或者由白军俘虏过来不久的 AB 团等自首自新分子等，地方武装收容了马上给以重要的工作，许多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事实。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容许的。县区各政府现有地方武装中的干部，重新审定，将这些坏分子，应毫不留恋的洗刷出地方武装去，反对单纯只看军事技术观点。我们要选拔政治坚定的劳苦工农（最好是工人）中有游击战争经验。打仗勇敢忠实的，就是军事技术差一点的人，都可以担任，无任如何也是坚决革命斗争到底：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先决条件。

7. 地方武装的行动，过去专门东走西打，不注意教育训练，以致军事技术不能相当的提高，政治水平的低落，政治工作没有很好的建立，部队的巩固工作做得很差。因此在工作上便发生许多脱离群众的绝对不容许的现象。我们以后地方武装的行动原则，要坚决进攻（防御必失败），动作迅速，进退无定，变化无常，要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有必胜把握才打仗，不打硬仗，不天天忙于东奔西跑，尽可能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休息整顿训练，加强军事政治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只说会打仗不要训练或者借口没有时间不能训练的机会主义观点。

8. 地方武装，它是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力，反对过去不去努力整顿地方武装（赤少队在内），敌人来了便依赖红军，到处向军区请兵。要某县培养一个主力的独立团营（至少四百至六百人），还要百分之百的注意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使赤卫军少先队随时能动员起来配合红军作战。另一方面，地方武装还要担负扩大红军的任务，应该有计划介绍整连整排整班的战士补充红军（无论脱离生产赤或少队之中都应这样），不能很好的做到这样程度，就是个别的鼓动到红军中去，也还是必要。反对过去地方武装不扩大到红军中去的错误。

三、备武装部队的组织与扩大计划

组织情形：

永新、莲花、宁冈、遂川、酃县、攸县、萍乡、吉安、安福各县均有一独立营（人数一百至三百上下不等），北路（新峡分宜）一独立团为四百人，现将茶陵独立营与莲花萍乡两独立营各调一部分六连约六百人，成立了独立第一师（×暴纪念日成立的），准备将北路独立团扩成为独立第二师，永新吉安安福三县独立营集中编独立第八师，均在一二月成立。上崇的第十二师因为领导人不好，遭受敌人袭击损失大半，失枪一千上下（详细写在后面），现只有五百多枪，约千人，我们已派师政委和一批人工作去了，详细情形，尚未得到正式报告。

八军前方只有二千一百人，枪约一千一百支，机枪四架，迫击炮只两门，由四千多人减到这样的数目，真是惊人。后方医院伤兵与烂脚的共二千多人，前后方差不多相等的数目，这也是怪事（八军详情另有报告），军区指挥部（一百人），政治部（七十人），经理处（十人），军医处（一百多人，伤病兵在内），红军学校（学生二百七十二多人），一特务连（七十人），总共一千人上下，一被服厂约一百人，兵工厂约一百五十人，后方医院儿所，共二千人。1. 红校二百七十六个学生，内分三队，一特种大队（内一排机关枪，一排迫击炮，一排训练后就可以当连长的），一步兵大队，一政治队（由一排赤先队的干部）。

2.兵工厂可造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步枪。

3.战斗力。各县的地方武装完全可以打胜各该县的地主武装，只有攸县酃县不能达到任务，八军可以消灭敌人一团，可以对抗敌人两团，独立十二师可打敌一营以上的兵力，新独立一师刚才成立，战斗力不详。

4.湘南有一游击队，枪一百多支，人数二百，醴陵有一游击队。枪约一百支，经常出入茶安陵边境及萍醴株萍路之游击，较活动，战斗力强。

5.武装另有统计表。6.为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起见，茶莲攸萍为第一分区指挥部，遂酃宁为第三分区指挥部，北路为第二分区指挥部，赣上崇为第四分区指挥部。各区指挥官，由军区派人去的，政委都是县委书记兼任。各县赤卫军及模范营队，都在重新编制，有些县已经编好了，开始训练。

四、敌情和我们的战略

五十二师师部驻安福。一五四旅旅部及两团另一靖卫团编的一团（五六百枪）在吉安之官田，一团在固江曲滩之线。一五六旅五营（内一特务营）在安福之金田，一兵工营在舟湖，两营在利田，一团在安福城。十八师分驻袁州分宜新喻彬江之线。四十五师一旅在阜田，丁田、油田之线，其他布置在清峡之线。六十二师三团驻萍乡。十五师师部和三团在攸县分驻赤区边境。六十三师驻茶陵一旅，另一旅平浏。十五师之一旅分驻酃县（一营）桂东桂阳。粤敌一师二团及一师部驻塘江，一团驻营前。二十八师五营及八十三旅部驻遂川，一营在马家州，一营在万安，两营和一团部驻三都圩，一团及师部、八十二旅部驻泰和，总共围绕湘赣苏区之敌有八师及靖卫匪团。在上述敌人布置下，目前敌正用全力对付中区红军，对湘赣苏区当然也在积极进攻中。若是现在这样敌之布置，不能很快的深入苏区中心，一定要增援一个新的力量，才有办法积极进入莲永，现在的事实也是如此。目前敌采取步步逼近苏区的方法，吉安之敌进官田上次到 城，数天后退走，湘敌深入茶攸苏区。上崇苏区完全失掉，这是敌必取之手段。我们目前主观力量很弱，不能打工事（一营敌人守工事都很困难攻下），在运动战争中，可以消灭敌人一团，可以对抗两团，在非常紧张时期，最大限度的集中（独立团营），可与敌两团作战，取得各种优越条件，可消灭敌人两团。目前敌之布置到处都做得有强固的工事，无法出击一点。因此我们采取的战略，为内线作战的原则，积极用全力培养八军，务使在最短时期中，能消灭敌人两团以上的兵力，候主力乘着敌人进攻（当然不是诱敌深入）时，选择一点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击破敌之一路（求得运动战），相当的不打工事，不打无充分胜利把握的冒险仗与盲动战争。各县地方武装独立团营连则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深入白区及敌人的左右前后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取胜敌人。

五、各部队的布置

（一）八军主要的行动方向是袁水流域，打通湘鄂赣苏区联系，与十六军行动相呼应，配合中区红军迅速的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目前袁水流域的敌人是较强硬的一线，我们无法击破敌人的一个据点，又不好深入敌之后方动作，北路苏区，横的只有二三十里，长的有一百多里。

八军向袁水发动游击战争较困难。遂万泰是敌之最弱一线，进到遂万泰中间，可以截断赣河交通，使赣吉之敌受着很大困难，威胁道万泰县城相机的击破之一部，打通赣南苏区及河东苏区的联系，实际的配合红军的行动。现已进到路田零田高陂之线。

（二）各独立师的行动：

1. 十二师和二十一师（约五百人）整个归二十一师龙师长李政委指挥，第一步巩固遂川之大汾一线苏区，相机恢复上崇苏区（组织大小六个游击队，先回到苏区工作），首先打通与湘赣苏区联络，积极向塘江抚眉市新城发动游击战争。现在他们在大汾大坑堆子前之线活动，我

们叫他们马上去草林，威胁遂川城，与八军行动配合起来。

2. 独立一师主要任务。对付湘敌进攻部队，主要的向茶陵攸县敌人，采取积极的游击战争。其他地方的武装行动，吉安独立营及各区游击队必须在敌人后方，在早禾市、三都圩、曲赖、固江、小江边、竹

口、青水河，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恢复原有苏区（儒延区泰和五区吉太），发展新苏区。安福独立营须向十里楼横大路上下利鄱[田]，围绕安城作有力的游击，引退消灭舟湖金田之敌，发展新苏区，同时应向宜南作游击战争，开展新苏区。北路独立团应以大力向阜田桐田吉安方向前进，造成包围安福吉安的局部，靠近新峡及宜东南须努力建立新苏

区。萍乡独立营应积极向芦溪宜丰西村袁州方面前进，同时各游击队须注意猛烈向上埠萍乡城攸东方面作灵活的游击运动，坚决争取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攸县及莲花独立营，应大胆向满江山关、黄土岭、高楼、银坑、九埠江各地做游击战争，建立群众组织，引退攸县苏区之敌，消灭地[主]武装。醴陵游击队应与攸太区游击队编成为一队，充实力量，积极在东桥清水港萍攸醴边境作灵活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牵制湘敌人赣，扰乱攸县后方。茶陵各县警卫连游击队应坚决继续

自己的奋斗精神，深入敌人阵地杀土豪，消灭地主武装，迅速完全赤化十八团，引退陈逆光中，开展八团苏区。宁冈独立营，须利用最灵活的游击战争，消灭××残匪，目前乘湖南敌情空虚。可与酃县独立营汇合到桂资酃西作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应坚决的打通宁酃交通，开展新苏区。湖南游击队必须在茶安酃边境积极的大加活动，牵动茶敌后方。遂川独立营应坚决向黄坑左安前进，与河西苏区打成一片，同时各游击队应向下七五斗冈游击，建立新苏区。永新独立团应坚决配合河东过来的两团，迅速建立高家津同碧江、山峰、观关背各地苏区，永八区必须与吉安指阳区取得很好联系，开展苏区。

六、财政及部队生活

财政方面不统一，地方党政群众团体一切用费全靠红军供给，八军十二、一、二月财政收支表

支出		收入	
省苏	36 00 元	公债	80000 元
省委	21 00	土地 税	10000
工会	36 00	造花 边	20000
反帝拥 苏	60 0	发行 纸币	20000
保卫局	21 00	土豪 收款	20000
省卫队	21	八军	20000

	0	筹款	
少队	36 0		
医院	10 000		
红八军	45 000		
棉衣	50 00		
总计		总计	170000 元
1. 只作省一级及军队用费的计划 独立团营及下级党政机关各自解决。 2. 在收数恐不能完成，故支出数较少，又部队扩大总额增加。		1. 公债十二月份可发完，明年五月将土地税作抵。 2. 土地税已经收到一万元。 3. 纸币发行，恐怕困难。	

有一个时间（六月至九月底）伙食只一分钱或两分，甚至有时没有一文钱，现在有些地方还是如此（米吃政府的）。但是地方党政机关还是照常可以吃五分钱一天的伙食，及至三军团来信及我们到来之后，更肯定了地方政府，定要供给红军战费这一原则之后，八军到遂万泰找到一批钱。自己的伙食每天才能照常发六分（这边生活程度很高，在赤区六分钱完全够吃），地方武装有的还找不着饭吃，士兵艰苦的精神非常好，比中区红军要节省，没有伙食钱吃米饭，仍是照常，没有人说不满的话，还是照常努力工作，现在还有许多没有发棉花衣，也不成什么问题，士兵勇气还相当的高。部队中很穷，伙食又差，衣服少，病的多也是原因之一。现在决定，八军经费原则上完全由省苏负责供给，另有三个月财政计划。

现在正是努力完成这一计划的实行，在目前形势有七八分把握完成，将来继续有计划的于是可能解决、军区所有财政，完全归省苏统一收支，部队后来没有发过零用钱，生活较苦，我们正在设法改良。地方武装中严格的执行反对贪污腐化，浮支浪费，节省运动。

七、干部

现在的干部，一般的说来，军事技术太差，检[简]直军事常识也没有，政治干部关于理论教育太少，甚至一般的政治常识都很少。因此，过去整个对教育工作，几乎完全被忽视，甚至藉无时间、实际工作忙的错误理论，掩盖着他们对教育工作的放弃。部队中军事技术政治工作政治水平也同样坏极了，我再将一些重要干部简单写出。

1. 李天柱，现任副总指挥，一般的说来还好，比过去要进步一些，在个人生活不艰苦，利用个人感情团结干部，这是他的重要缺点。其次工作的作

风上，表现日常忙干事务应付，科学的工作方式很差，过去他对于巩固八军的工作，没有抓得很紧，到了紧急时间，便发生开小差。因此，八军士兵干部，对他还是有相当的信仰。

2.冯达飞，现任红校校长，这个同志科学的研究性很好，军事学当然不错，政治问题检[简]直不谈，党的认识太弱，责任心太轻，决不能负主要责任，曾在八军一时间（天柱带花代理军长）也是如此，信仰太坏，一般人都骂他，这个人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在苏联很久，会架飞机，炮科也是他的特长（苏联炮兵学校毕业），较郭化玉当好百倍，这个人到中区红校当教官是很好的，单独来工作便差，一定（请）中区红校能调一个来换他。

3.于兆龙，现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足部带伤还要一个时期才能医好。前充十六军政委，你们当然了解，现在还好。

4.独立师的干部：

独一师师长侯延云，系老四军的，后在三军当过大队长，吉安退去后到永新，作战勇敢，军事技术差，政治观念还可以。

政治委员陈韶（知识分子），一切工作还积极勇敢坚决，不过工作方式不好，脾气太坏，八军工作没有弄得很好，经过几次斗争，他还能接受错误。

独十二师师长华长庚与田海清因交通关系不知如何，师长原系华长庚，后病了，说系田海清代理，现在不清楚，这两个人都是三军团团长。

政委原系魏桂，我们决定将他撤差，现在不知做什么事，这里派了袁向运（知识分子）去担任，这个同志观念正确，工作积极，原七军政治部工作人员，不过他对于一个问题的处理，果断力差一点，这是他的弱点。

5.其他的干部候调查后，当续告。

培养干部，除红校继续扩大办理外，各部队普遍设立附，和开办短期军事政治训练班，加强训练。准备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各部队都要产生一批新干部。

八、其他

1.独十二师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师长政委的领导错误，将上崇所有的地方武装游击队警卫军，编到十二师，以致苏区群众失了武装的保障，敌人进击便遭到极残酷的镇压与屠杀，甚至有部分的反了水。在政治上，十二师老早已造成脱离了群众的行动，实际部队离开苏区。敌人进到社谈的只一营，十二师（约二千人，千五百多支枪）攻击他，只打伤一个人，便停止攻击。部队在山上积集又不撤退，待敌增援，方撤退，只退到十多里，便安全宿营。敌人次日拂晓袭击，他们无准备。因此部队零乱，各自逃跑，一部被缴械，当时只跑出千人，枪五百上下，两架机关枪，大部失掉，只剩一个机筒。详细情形，我们尚未得到正式报告，失联络的部队无消息，大约是被缴械。这次失败的原因，究竟谁应负责，现正在清查处置中，待续告。

2.这边枪太少，请发给步枪二千支，机关枪十二架，酌量配子弹。以便充实地方武装和各独立师团及八军的实力。

3.这边的军事技术人材大少，尤其是目前红校军事技术方面大进步，这边落后，请从红校调几个能任连长区队长的人材来这边红校工作，尤其是射击飞机的机枪手，并派部分学生到八军，以转变军事作风与提高军事技术。

4.江西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图（军委印的）请给二十份（全部）给我们，使用军事书籍，我们没有一本，请将红校及军委所有印刷的书籍每种寄二十本来，作军事教材的参考。

5. 这次我们带来的无线电，渡河时还使用了一次，以后马达坏了。无人可以修理，特派骆丙林将马达拿回，望加以修理。各种无线电零件，均须有两套，并派一好的机师前来，以便将来通报，不受任何困难，望速同骆丙林同志渡河以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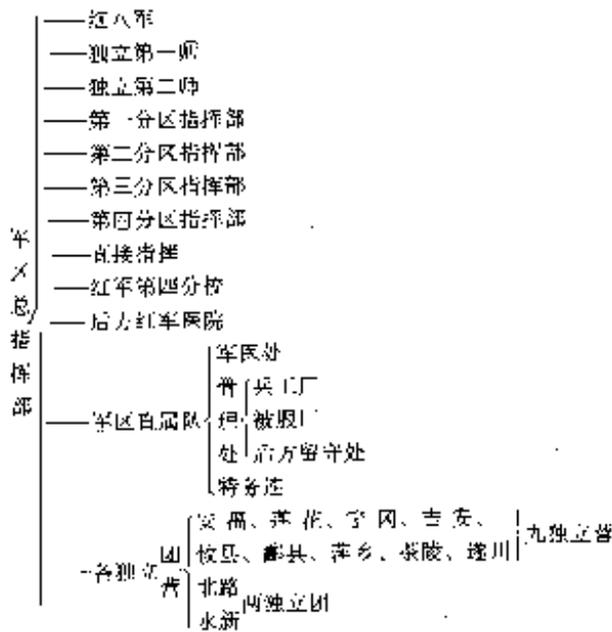
6. 江西军区时常有部队渡河西游击，一切文件书籍，以后请寄江西军区总部转交我们，使不断的能接到你们的一切文件。

7. 我们正在罗塘湾一线建立秘密组织与河东交通（老早就有秘密工作），以后你们部队或人员渡河时，以到万泰之百加或罗塘湾之线为最好，是敌人最弱之一线，渡河后可走路田、高家、牛田，（苏区）只有一百四十里，便入苏区（高家有靖匪，一百多支枪），罗家圩渡河是最危险的，良口渡回走零田回来永新也可以。

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蔡会文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万安路田圩八军部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组织系统表



红三军团八军关于部队及湘赣苏区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革军委：

八军于本月(十二月)十五日由永新之高桥头出发,红牛田、碧江洲、桥头等处,于十八日抵万安县之路田(距罗塘湾二十五里)。我们拟在此工作一短时期(如敌情无变化至少十天),将路田、桥头、罗塘湾、零田、高陂、韶口等处建立秘密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网(尤其是与河东的)。在这一带,白军力量比较薄弱,第二十八师四团,无甚战斗力,地主武装很少;有些地区,守望队都没有组织,且群众很好,有党的组织(零田、路田有支部),加工作一时间,当然可达到预定计划(本应公开组织,但八军向遂万太[泰]行动是暂时的、是短期的,且这一带与河东苏区隔条大江与湘赣苏区隔离又远,即发展起来,也很难巩固的)。据本日俘虏二十八师士兵数名供称,二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及第一六五团驻太[泰]和一六六团(缺一营)驻三都圩,一六六团第一营驻马家洲,八十二旅旅部及一六四团零一营(一六三团的)驻遂川城,一六三团(缺一营)驻万安城。团部直属机迫特务一连,分三营,营的步枪连,每连人数九十余名,步枪六七十支,驳壳一支,师部原有特务营,现缩编为第一大队共十八班,花手机关枪驳壳约二百支。士兵有半数是新兵,甚为动摇。

目前接总参谋部由湘鄂赣转来一电,得悉第十八师及第四十三师之一旅在袁水流域,同时由电台侦察得悉敌人聚集全力于赣东北,与主力有快要接触,在这一形势下,八军的行动当然是向北发展,争取沿赣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革命首先胜利。这一总的政治任务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地动摇。现在却没有向袁水流域行动,转向遂万太[泰]来了。这是因为目前八军主观力量不够,八军现在只有二千八百余人,步枪一千一百余支,迫炮两门,机枪四架,战斗力不强,攻击精神不旺盛,不能打工事,干部军事技术很差,而敌人布置在袁水流区的达二十团之众,第六十二师有三团驻萍乡一带,第十八师在分宜彬江宜春新喻等地,第四十三师有三团在阜田、丁田、油田等地,各重要城市均建有工事死守,八军如要达到配合主力红军向北行动的任务,必须:

1. 攻破敌人之一据点,并击溃或消灭敌人之援兵。
2. 迅速渡过袁水流域与十六军取得密切联系,在高安上高清江一带大肆活动。

但第一项我们觉得八军同前数量的不足,战斗力不强,物质基础不巩固,要突破已做好工事的敌人的据点,无论是丁田、油田、分宜、宜春都很少可能。彬江只有一营敌人应当可能罢了但彬江离宜春只三十余里,敌人通讯灵敏,枪响后三四小时便可增援上来,即能在三四小时攻下,马上便要与敌人的增援队伍打仗,打而能胜,或可使敌人的大部来一个调动,如战而不胜,影响更坏。且在三四小时以内,能否攻破敌人一个据点,没有充分把握。九月间打分宜,当时分宜仅有敌人六连,八军猛攻一日,阵亡三百八十余名,分宜仍未攻下,当时八军的人数枪支,较现在多二分之一,当然我们不能机械的推论说:“过去人多枪多尚不能战胜分宜的六连敌人,现在人枪比以前较少了,当然更不能”,但目前对八军的战斗力,的确不能有过高的计量。第二项,我们取得渡过袁水流域是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困难的(突破敌人的一个据点,渡过更好,否则深夜偷渡也可以),但渡过以后,袁水是不能徒涉的,敌人一定固守袁水各据点,一面集中几团兵力分路向我们追击,在这时候白匪通讯容易,我们联络困难,敌情难明,不好放手打仗,即敌情明了,遇着敌人一团,还是鼓一

把劲，然而敌人是否一团一团分散向我们追击呢？谁也料想得到，没有这样笨的敌人，分散前来，遭我们各个击破的。如遭着敌人追击，既不能退亦不可（即退亦不见得有安全的退路，因为敌人死守袁水流域各据点）与十六军不能断定取得关系，这样一来，深入袁水流域。是含有几分冒险性的。

如其不然，不渡过袁水流域在罗坊桃圩一带发展（有些同志有这样主张）。这里的地势，北阻袁水，东临赣江，南面丁田油田又有敌人据点。活动的范围太少[小]，敌人来了，又缩回苏区，这种驱式的游击，与配合主力红军向北发展作用较少。

我们认为向遂万泰行动，正是与主力红军的行动相呼应。截断赣河皮通威胁吉遂万泰之敌，使吉赣之敌受着很大的牵制，相机击破敌人一部，更能配合中区行动，因为吉安附近敌人，如调动往赣东北，则泰和马家洲三都圩，必然空虚，我们可以沿赣江下游，占领马家洲三都圩一线，威胁吉安。如果敌近逼雩都兴国赣县，则上犹崇义塘江一带，必定虚我们则会合独立十二师，可相机进至塘江，威胁赣州使敌人不敢大胆向中区前进。

同时在遂万泰一带，只二十八师的四团兵力，战斗力薄弱，地主武装力量也不大，群众较好，活动地区也较大。正利于目前八军的发展。这里要说明的，向遂万泰行动，是暂时的，也正是实际布置向北发展的任务。省委省苏一定叫八军去袁水，我们则不同意，有点争论，最后当然执行军区决定，所以目前培养八军，使八军能消灭两团敌人的力量，是目前湘赣省主要任务之一，也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经营中。

第二部分，我们要说到由兴城起程后，到最近的经过了。我们于十月十六号带了一部分工作人员，由兴城起程西渡，十八日到罗家圩，二十一日二十一师之一部分（两连）由李芬同志率领，并带无线电来罗市，二十二日，独立六师第一团亦到，二十二日晚饭后，即由罗市西渡，靖卫团在河边放了哨，只打一二十枪便跑掉了，我们便安全的渡过去了，是夜走了一晚至二十三日午前七时，距石头山六里，前卫（二十一师）得群众报告，说石头山有白军一连，靖匪二大队前卫司令不报告我们（我们沿途询问没有探得这一消息）。一直冲到石头山，即与敌接触，仅半小时将敌冲塌，行李辎重，立即强发，而敌之一旅（五十九师的）增援部队已到，由横江渡来的，询问群众才知横江没驻五十九师之一旅，有一营仅离石头山五里，此时二十一师奋勇抵抗，而一部分由三都圩袭来，直抵河边，向渡河部队及行李纵列射击，除丢掉一部分行李外，余均未遭损失，而援敌已将二十一师及独立六师一团击溃，这两个部队非牵制部队动作不沉着以致溃退渡河，河水虽仅三四尺深，然水流期急又无部队掩护，敌沿河岸射击死者伤者及毙者，综共约百人，失枪八九十支，是日退永阳，二十五日我们到永新，二十六日，二十一师亦到永新，第六师第一团留永阳附近，与独立五师配合行动，此次失利李枪同志须负责。我们在未渡河前，曾对他说：“石头山如有敌，即绕道他处渡永新河”。那天，他离石头山六里，已知石头山有敌都不报告，一顿乱碰，因而有这一结果。当然我们在渡过永新河后，没有与他取得联系，没有要他们适时的迅速的撤退，也是要负责的。

我们到永城后，八军已开到遂川方面，十一月六日，八军回永城，十三日全军过到左坊，而官田之敌（五十二师之一百五十五旅及一个团计靖匪七大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又进至敖城，军区决定以八军进至官田附近，诱退敖城之敌，八军于十六日由左坊过到西江，十七日由西江进至官田附近之上

下落，次日休息一日，敌情仍无变化，乃决进至东坑郎中附近，隐藏部队，敌人游击出来即急袭之。次日向东坑出发，得地方党部报告，敌在郎中已有布置，乃改道插至水源梅花，而敌已早我们占领左侧之高山之梅花，我们本拟攻击该敌嗣因地势不利，乃撤回西江。这一诱退敌人的战略，是失败了，根本就是没有与进攻苏区的敌人坚决打仗的决心，而只想闲诱退的战略，使敌人退出苏区，根本就是对敌人四次围剿中坚决进攻吉安苏区的估量不够，以为一诱便退，隐藏着机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得着各情报，五十二师驻金田舟湖有一旅，敖城两团，固江一团，安福城至多只有一团，袭击安福，一定成功。如取下安福，无论能驻若干时间（安福是吉安门户，即取得了，敌人是不会忘却的我们最多只能驻一两天）敖城敌人，一定退出。至少五十二师要整个来个调动，因此决定袭击安福城。二十日，由西江经江口莲花坪市田到合东，二十一日由合东到洋溪，同日安福之敌到严村游击，次早即攻严村，而敌已于当晚退往利田，打一个空。旋进攻利田，利田之敌约一团，筑有坚固工事，攻击不易（部队没有打工事的必胜把握）故决定撤退洋溪，但死亡五十四名（完全是前卫部队，使用不受所伤的）。

退回洋溪后，全军复回到高桥头整理训练，二十六日敖城之敌退至官田（退却原因有说是换防，结果却没有换防）二十七日午后零时三十分，我们全军进至敖城，二十八日原地休息，游击队捉获白军士兵两名，据供“敖城之敌退官田是换防，原有一旅昨日开了一营到吉安买袜鞋等用品，甲团在敖城曾见着，今日不知去向，现在官田只有五营，一旅部，两团部”。据此我们认为进攻官田敌人是有充分把握的。二十九日进攻官田，中途迂敌游击队，前卫动作迟缓，没有按照遭迁战原则打仗，敌人从容退回官田，俘敌数名，始知派往吉安之一营，已回转官田，甲团亦在该处，但此刻只有坚决的打，遂展开主力与敌主力接触，战两时，左翼二十二师，正面二十三师，开展甚为顺利，将敌击溃，敌遂集中一部兵力，向我左翼猛攻，右翼为全军阵地枢纽，二十四师，不能稳住阵地，左翼正面敌人乘机反攻，右翼敌人，取得左翼敌人阵地后，向右回旋，将我正面包围，军的预备队将已使用，只有一连兵和一

个游击队罢了，因战斗力太弱，无济干事，敌人压迫到军部，军团急从二十二师抽出一团，以挽回战局，二十二师之一团，来到而军部阵地已被敌占领，正面之二十二师，又不灵敏的冲破敌人包围，而机械的去达到失了时效的任务，此时在敌包围中，亦已动摇，向左翼退却，敌乘机掩至，全线皆溃。这一战争，在战术上虽是退却，但也缴到了二三十支枪，子弹失了大本，全军死亡一百五十余名，内伤师长政委各一（轻得很）团政委二，死连长一（湘赣独六营亦死亡十余名）。敌人死亡，据地方党部报告，在三百左右（内伤亡长官十六名）。在政治上都有很大的胜利，不仅是给进攻吉安苏区的敌人当头一棒，恰好配合了全国红军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四次“围剿”的任务，配合了中区红军向北发展争取沿赣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的任务。在湘赣苏区方面，除恢复一部分苏区，争取了一部分反水群众外，确得到了相当的巩固使敌人以后不敢以少数兵力轻易的深入苏区，同时锻炼了本身，使八军在这些不断的战争中提高军事战术与战斗力，逐渐的走向铁军的道路。使群众更进一步的认识八军是他们自己的武装。使八军与群众的关

系更亲密的联系着，在群众的热烈拥护之下，取得继续不断的胜利。官田战役后的检阅，我们另有详细的文件。

官田战后，我们觉得八军过去只忙于行军作战，本身的训练补充及战斗力的提高，确没有注意到，故决定仍开到高桥头训练一时间。由十二月二日起，至广暴节这几天中间，在党的方面开了全军党团员大会，每天晚饭后，开党的训练班；在军事方面每日午前开一次训练班；午后全军干部集中下操，在政治方面召集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开训练班。各种训练班均以军事为单位，多少收了些结[效]果。

十二日我们正在开大会，金田敌人来左坊游击，随即停止开会，在打敌人的游击队追到桂林坊（离金田十里）便追到了，攻击三四十分钟，便将敌击溃。打死敌方营长惠严荣，俘五十八名，缴步枪五十四支，驳壳一支，子弹万发。我们亦伤亡二十六名（内死连长一、副团长一）消耗子弹三千余发，这一小胜，是在官田胜后取得的。给进攻安福苏区的敌人一个有力的答复，他的意义不减于官田这一战争。同时使八军能更胜利的向遂万泰方面发展。

部队中的情形：

1. 组织方面。八军分两部，即第一第三两师。在五、六、七、八、九各月分，第一师分三团，团五连，每连有一百四五十名，师直属机迫特各一连，及卫生队，师有政治部，有政治保卫队。第三师分三团，团分三连每连一百二三十名，师直属特务连，有政治部及保卫队。北路战争后。九月的分宜战争，新喻战争，将两师师政治部合编为军政治部，师不设政治部，保卫队亦合编。第一师每团五连缩编为三连（每连五六十人）第三师三团缩编为二团，原每团三连亦缩编为两连，每连三四十人。一师机枪连拨入第三师。十一月初旬，八军回永新后，一般的没有变动，只由各师抽出一部分工作人员，成为军司令部，成立军医处，并将第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第三师改为第二十四师，同时将独立第一师编入八军为第二十三师。第二十三师没有团部，直属四连，一特务排。

部队的编制非常散漫，完全没有按照军委的编制原则，这主要表现于非战斗员的漫无限制机关很多，下层不充实，师部甚至有特务班的组织。

班排编制，没有注意素质上的平均，有些班党团员多，有些很少，有些大的多，有些少[小]的多，有些老兵多，有些老兵少。没有注意到战斗力的平均（在连以上的单位，应有培植主力的必要，但连以下各排各班，战斗力应相当的平均）。最近我们把机关及多余的非战斗员减少，充实下层，取消特务班的名义，连以下在素质上相当的平均每班设特等射手一名。

最近如有大的补充，第一步把现有的团连充实起来，团连充实了。第二步将第二十三师缩两团，军部成立特务连，第三师与[步]使各师都有三团，各团都有三连。这些预定步骤的实现时期当以湘赣省扩大红军的成绩来决定（原来军区决定在明年一月份扩大八军一倍）。

2. 数量及品质的变动。在今年五、六月间，一师人数达二千七百余，三师亦有一千四百名，合计在四千以上。七八月全军三千余人，九月约二千五百人，十月底一师仅一千一百五十人，三师四百六十余人，军政治部百六十人，合计一千七百七十余人。较五、六月间，仅五分之二而已。八军这样的消弱，主要是病的太多（约一千，其次是伤亡（约六百余人），再次是逃跑（约五百），十月底统计后方约二千人（工作人员在前线的仅一千七百七十余人，其中有几百是独立师团连的），后方超过前线二、三百人。最近后

方归队一部分伤病兵（约二百余人），广暴纪念节，补充了一百三十余名，并将独立一师（约四百余人）编入八军，人数已达二千二百余矣。

湘赣省区过去对政治形势的估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在十月底还没有看清庐山会议后，敌人来集中主力来进攻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还没有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四次‘围剿’”的口号，同时是没有认清这一次敌人的“围剿”帝国主义是直接的领导者，直接的组织者，他的作用，比第三次革命战争时，大大的加强。因此对发展革命战争的实际动员做得万分不够，党及群众中和平建设太平保守的观念非常浓厚，对扩大八军，巩固八军，只是口头上的喊（实际上八军是大大的削弱）实际上是消极的。省委在十月革命纪念前，通知每一支部，动员一个党团员当红军，纪念节过了，全省五六个支部，没有一个兑现。湘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虽引起了严重的注意，但转变的成绩还很少，广暴纪念节只到一百三十余人和预定的数目相差很远。永新现在新兵二千，莲花安福各七、八百，茶修吉萍没有调查清楚，即就永莲安三县来说，已有惊人的数目哩！

军区会议（十月革命纪念节）决定在十一、十二<月>明年一月前，扩大八军三千，然而今天是十二月二十，还没有达到相当的成绩。这样一来恢复本军五、六月的数目，恐怕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后的事。

在质量方面。八军前后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主要成分是湘赣省得到土地利益的农民（占百分之九十）斗争坚决，忍苦耐劳，另一部分俘虏除技术人员外，都能坚决的斗争约占百分之十的数目，产业工人知识分子都不足百分之一（我们有表图呈军委）。

湘赣省因为过去对政治形势的估计，犯了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八军是同样陷入这一泥坑中，没有加强部队中的政治领导，没有很好的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政治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来提高战斗员指挥员的政治水平，军事技术，来发扬最高度的攻击精神，提高战斗力，扩大部队，巩固部队，严密铁的纪律，创造铁的红军以担负目前的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苏区及红军的四次“围剿”及争取中心城市及实现革命在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因此不仅八军没有扩大，没有最大的巩固，反而大大的削弱攻击精神。有一部分（二十四师）几乎没有打高龙[陇]及修县时那般旺盛（很多同志对部队的扩大与巩固，只看作是苏维埃及党的责任，事实就是对创造铁的红军的消极对发展革命战争的消极），另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军队组织成分，中农贫农占主要数目，产业工人苦力非常少（请看成分统计表）。过去虽曾提过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口号，然而一般同志，认为只要苏维埃及党团调一批无产阶级分子，当红军便够了。至于反对各种不正确倾向、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军阀思想及其他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思想斗争，便没有过问了，所以阶级意识的模糊。团结干部，不注意从政治上去领导（过去有用手段的）干部，有许多自首自新分子，一般同志好象过去肃反路线弄错了，自首自新分子，也许有错的（当然不是绝对的）。经过了自首自新后，当干部也不十分要紧（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反对自首自新分子当干部，如确系被反革命蒙蔽欺骗，而成分又很好，自新自首后，经过长期斗争，也可以当干部，但绝不能负主要任务）这在客观上是否认过去肃反的必要。另一部分人，以为反革命分子，过去已肃清了，现在没有反革命分子活动了，这是很错误的。

3. 战斗力不甚强。三个师比较起来，二十二师较优，其他两师次之。十

二四师战斗力原来[本]较好，嗣因干部的损伤调动及部队的消弱与以前比较，确是差些。二十四师系新由茶修游击队编成，军事技术最差，打一两个冲锋还可以，整个来说，山地战运动战较有把握，夜战、阵地战、堡垒战持久战非常差，且动作迟缓，没有很旺盛的攻击精神的战斗作风。关于战斗力的提高，我们除努力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军事技术及战时作充分的政治鼓动外，对于政治纪律战斗纪律都严格的执行。

4.过去训练的缺点：1) 是不注意训练，有少数干部以为在行军作战时间，是不能实施训练的（经常的行军作战当然是妨碍训练的，但行军几天，休息几天，依然可以训练），这种以行军为口实，而忽视部队的训练客观上是对创造铁的红军的消极。2) 在行军作战中不知利用实际生活来加紧训练，如行军时，演习尖兵侦探动作，避飞机等。3) 没有深刻的认识在目前扩大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当中，不仅要和具有一部分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很快的要和那具有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因而对于一般目前很快需要的平地战、阵地战、城市战，及避免飞机毒瓦斯战等最新式武器的训练。4) 在狭隘的经验论存在的结果，没有看着特种武器及新式武器在近代战术上的重要。因而对于特种技术人员<如>无线电、山野炮、轻机关枪等等的训练及收集没有注意。5) 把非战斗员看作军队中不关重要的分子，看着如火线上没有关系的人（狭隘的战斗员看作前方人员，非战斗员看作后方人员），他们非战斗员可以不到会，不出操，不上课，以致于战时均不能达其所应有的任务。6) 忽视干部的训练，没有深刻认识在目前扩大革命战争时干部的需要，随着红军及地方武装的扩大与巩固成正比例，因而对干部的训练，只是看作红军学校的专责，本身却忽视了。

以后怎样训练：1) 我们认为要在不断的斗争中，利用一切实际生活及可能，作不断的训练。2) 在目前八军还没有脱离湘赣省的地方性，以及数量及质量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在湘赣苏区配合群众作战，发展游击战争，所以遭遇战、山地战等，仍然不可忽视。3) 须深刻的认识红军很快便要 and 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以及夺取敌人的武器能迅速的使用，因而要注意这些武器的常识训练。4) 要注意非战斗员的训练，使军队中各分子，在教育上，能均衡发展，在工作上能适当配合。5) 要把训练干部当作军队本身唯一责任。

5.八军的干部，主要是湘赣省得着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此外一部分是第七军留在湘赣省的，一部分是俘虏来的。干部的主要来源是红军第四分校训练出来的，但因斗争的残酷及红校规模不大，以及军队本身对干部训练的不注意，无论军事的政治的都非常缺乏，干部程度很低，一般的军事政治常识就不十分懂得。干部的非常缺乏，各种会议各种短期训练班开得很少。再则对旧的不好的干部，对政治上不坚定的干部，还有点留亦，对提拔积极的工人干部，还没很大的成绩。提拔干部的原则、以军事技术为主要条件，至于政治上的是否坚决，工作上是否积极，都没有深刻的注意。

最近考查干部中，有一部分是自首自新不久的政治犯，有一部分是参加红军不久的俘虏官兵（当然不是反对俘虏兵及俘虏的下级官当干部。但俘虏中一定要表现极好的，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才可），所以部队中各种路线的转变非常迟缓，这是由于提拔干部的非阶级路线的结果。

师一般的干部，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二十二师长谭家述（学生）为大革命时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生，参加南昌暴动，分水、流沙战术[斗]潮汕失败逃回湘赣边，在茶陵当游击队。这几年来，都在湘赣边斗争，当过

排长团长作战勇敢，指挥一千人的部队是可以的。在八军的三个师长中最比较好的一个。二十二师王震，是湖南铁路工人，在湘赣工作也有几年了，作战勇敢，斗争坚决，政治上很开展，对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很有兴趣。但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八军三个师政委中是最好的。二十三师师长杨茂（商人）一九二八年四军攻郴州时，他隐藏在十六军，在宜章恢复工作，后来到广西，在南宁教导团当连长，在七军工作很久，七军东渡后，他留红第四分校，当入伍生团团长，最近才调来八军当师长，在军事技术方面，八军三个师长中，以他为最好。二十三师政委谢国喻（贫农）是茶陵一个老游击队员，斗争虽久，还缺乏刻苦的精神，政治问题很少过问，工作方式也差，千人的师还得展开，多了就困难。二十四师师长戈勇是南宁教导队的学生（中农）在七军当过排连营长，作战尚勇敢，掌握部队却很差，且不能团结干部，不得群众的信用，军事技术也平常，此次官田战争，轻易放弃阵地受了处分（记大过）。二十四师胡楚文（中农）原独立四师之团政委，因军阀残余很深，撤职调来八军后，在工作上还能改正过去的错误。三师政治委员李村，调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他继任，在斗争是坚决的，作战也勇敢。

一般的说全军各师师长政委（除二十二师外）对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开展，讨论政治问题，很少发表意见，不能引起浓厚的兴趣。军事技术，也没有什么进步，研究的精神非常之差（杨茂比较好）。

政治部主任李模，原七军教导队政委。他去过苏联炮兵学校<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中央介绍他到广西工作，在南宁教导队当连长，知识分子，一般政治上还可以。

以后关于干部的培养，除多送学生到红校外，部队本身，经常召集各种干部会议，开短期训练班，在斗争中积极去培养。一方坚决撤换政治上不坚定工作不积极的消极怠工分子，坚决的反对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的提拔方式，一方面大胆的提拔工作积极的勇敢的政治坚定的工农分子，尤其产业工人，以加强部队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6. 八军的给养。主要是靠本身去打土豪来供给，打土豪得来的款子，一律交省苏财政部。事实过去地方党部、政府要靠八军或地方武装找饭吃，因此使红军生活非常苦。八军曾吃过一分钱一天，二分三分五分一天的，有一时期一分钱一天，都接济不到。最多也只有吃六分。六分钱一天，在苏区内勉强够吃，伙食费是没有分的，在白区没有土豪打

的地方，吃也不够了。部队中曾没有发零用钱、草鞋费都很少发，甚至有借士兵的钱来吃的。欠伙食尾子的，二十二师欠了士兵三千余元，二十四师近曾还清（数目很少），总医院从本年四月起，没有分过伙食尾子，积欠伤病兵伙食尾子到七千余元之多。

我们过去只说井冈山吃南瓜的时候，生活太苦，但那时米由苏维埃供给，另有五分菜钱（那时生活程度比目前永新高得多，当然不能拿数

目字来比）比较起来恐怕和那时差不多。也许还更苦一点。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省苏财政没有计划，不但不供给八军，而八军筹得的款子，要供给省苏维埃，供给地方党部。我们认为改良红军生活，优待伤病兵与扩大红军、巩固红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农村生活，比军队高得多，所以农民有很多不愿当红军（主要是政治动员不够）。尤其是逃兵，催促回队，比什么都感困难。最近省苏财政部已有相当计划，军区会议在原则上肯定省苏拿钱给八军，使八军不受财政上的困难，相当的集中整顿，提高战斗力，

而毫无顾虑的去达到目前的紧急任务。

未了，还有一项事，八军各师要很快的成立机关枪连。每连六挺，现全军共四挺。希望给我们十四挺机关枪，七千机枪弹，下级干部，希派百名来，尤其是特种技术人员，如工兵迫炮机枪等。中级干部要十名。特此建议。

这一报告完了。以后交通便利，我们时常有报告写上，希望时常给我们的指示。敬致布礼

蔡会文

肖克

附：湘赣苏区发展形势略图一份（略——编者）

中共湘赣省委报告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

报告目录

1. 党的组织概况
 2. 战争动员工作情形
 3. 白区及白军工作情形
 4. 肃反工作
 5. 赣南工作情形
 6. 湘南工作情形
 7. 北路工作情形
 8. 工会及各种群众工作情形
 9. 红军及地方武装概况
 10. 湘赣全省二次党大会的经过
 11. 党的组织的附录
 12. 目前省委工作的中心和对中央的请求
- 苏维埃工作另有省苏党团报告中共

中央：

去年九月，交通刘彪在醴被捕，致省委与中央一时断绝关系，同时刘带去的省委给中央的全部工作报告亦损失。省委久未接到中央的指示，致使湘赣许多工作不能有很快的转变与很大的进步与成绩，党的错误和缺点不能及时纠正过来。因此，迫切盼望中央，经常给省委以详细的个别的指示，或派人来巡视湘赣工作。兹付[附]来党大会七个决议、二个月工作计划以及关于组织方面的各种统计表，希详细审查并迅速给以具体指示。兹另将党大会后几项主要工作的情形，简略报告于后：

一、党大会后湘赣党的组织概况

湘赣全省党二次代表大会前党的组织一般情形，已将第二次党大会党的建设决议和冲锋季工作成绩比较表、六七八九月份月终统计表付[附]来，希查阅便知，故未赘述。兹将党大会后党的组织的一般现况报告于后：

1. 自党大会后工作路线逐渐深入，实行党团员军事化，各级党部和政府各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均参加赤卫军，党员的积极性较前提高了，党员参加游击队及领导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有了一些转变，特别是有些地方各级干部(如支书县区委常委执委县区乡政府和各种群众团体负责人)自动报名领导群众到红军中去，过去干部不当红军的现象现在有了初步的转变。最近扩大红军数目中党团员要占三分之一以上(如永新一区当红军的七八十名，党团员占五十余名，分宜萍乡扩大红军党团员占三分之一以上)。

2. 发展党的组织，已经特别注意向工人雇农劳动妇女开门，十月份除萍乡、攸县、酃县、河西无报告外，永新、茶陵、安福、吉安、宁冈、分宜、莲花等八县共发展党员八百十四人，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强(工人成份中雇农四十九人，产业工人九人，手工业工人一百九十二人，苦力十一人，店员二人)。发展白区党的组织有大的进步，北路分宜新峡在赣河边发展党团员八九十名(又有群众组织二千余)，成立了赣河边临时区委，在峡江东区发展了党的组织并成立了东区工作委员会；袁职边也发展了党的支部四个，团支部五个，并发展了各群众组织，准备成立工作委员会；樟树市也发展了党的组织，樟树沿袁河边的组织已与湘鄂赣指挥的清江县委樟树市委发生关系；

萍乡白区党的组织已打进到安源醴陵为山江湾磁厂中去了，还发展了工会组织，但党员数量不上二十人。

3. 党大会后，省委则著重灵活的领导，将省一级党和政府各群众团体巡视员有计划的组织巡视团分派到永新、莲花、安福、吉安四县深入到支部小组中，传达党大会决议，检查工作与改造支部工作，并定出一个月巡视工作计划。这一工作的执行已收到相当的效果，发动了党内斗争，在永新等县破天荒的检举与洗刷了消极怠工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大大的发动了斗争，并破获了许多反动分子，支部已开始规定工作日程和加紧各种群众工作，建立中心区和中心支部的领导，实行严格的工作检查。

4. 赣南自粤敌进攻，河西道委受损失（陈保元等同志被牺牲），党员有许多反水，党的组织弄成无头绪。党大会后省委派胡香美、朱新平、刘燕同志到河西工作，派刘其凡同志去巡视，重新组织河西临时道委，以胡香美为书记，并督促逃亡党员和非党群众返去工作，以遂川鄱县为根据，恢复上崇两县工作，到现在尚未接到有系统的报告。

5. 吉安攸县自敌人进攻苏区后，党的组织弄得涣散，并有绝少数反水和动摇悲观躲避斗争、脱离党上山打埋伏的严重现象。现正在斗争中来改造，进行重新登记与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

6. 一般的党内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非常缺乏，还有许多党员不能为党工作，党的决议不切实执行，党员不愿参加斗争，不愿为党工作，甚至有少数党员竟公开说：开除党籍总不得开除他的团籍（是永新五区）。查田运动中党员包庇富农的现象各县都有，永新四区党员带地主农属逃跑（无疑的是反动分子），安福吉安还有党员叛变反水为守望队的严重现象。

7. 各县区还未建立中心区和中心支部的领导，严格的工作检查、工作制度尚未普遍建立，纪律还是一般的松懈，党的决议还不能普遍的深入经过支部小组到群众中去实现，有些地方执行上级指示还是表现等待推延的态度，如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发下决议许久，永新莲花城市群众购买公债纷纷烈烈，各县和区还在那里等待，说革命战争公债还未发来，经常的工作报告制度曾几次的催促，尚不能经常的建立起来，调查统计和发行工作还不能很好的系统的建立起来。

8. 省委常委会是王首道、甘泗淇、张子意、刘其凡、王炳生、袁德生、肖伍仔七人组织，首道为书记，李端娥、刘士杰为候补常委，泗淇兼宣传部长，子意兼组织部长。秘书处曾道一、张槐荪是 AB 团分子已提交保卫局审讯，现调岑意龙、谭天仔担任。宣传部干事彭竟锋是 AB 团分子提交保卫局去了，现无干事。组织部只有 x 个干事经常工作。职工会以其凡、士赤、刘燕玉、杨希林、肖石坚、王国朝及炳生、德生九人组成，其凡为书记，石坚经常担任该部工作。兵运委员会以周辅汉、李天柱及泗淇、伍仔（现缺少一人）组织之，辅汉为书记兼驻常计划工作。除做俘虏兵工作和拖枪投红的白军兵再派到白军中去工作外，现开办第二期兵运训练班，准予明后日开学，学生七十余名，训练时间两星期。妇女部以李端娥、易湘苏、旷进媛、张子意、金素兰、曾昭明、肖福莲七人组织，端娥为书记，经常工作的有端娥、湘苏、进媛经常计划与指示妇女工作，并经常到下层巡视工作。党报委员会以泗淇、首道、炳生、其凡及张启龙、蔡会文（现缺少一人）组织之，泗淇为书记。省常委炳生（少共省委书记）德生（省苏主席）担任他的主要工作，伍仔早已去信调来省委工作，因吉安工作重要尚担任县委书记，须一月十五前后才

能来省委。其凡到河西巡视工作，子意到永新巡视工作。省常委经常在机关工作的首道、泗淇，首道并兼省保卫局委员，泗淇多注意军区工作。省委除常委兼任巡视工作外，并组织巡视团经常做支部工作，巡视员有十人，现分派到永新、安福和工作团去工作去了。

9.省委开办第三期党校原定一百名学生，资格要区委常委、县委执委和支书，但因各县党保守观念怕调动干部，只来八十二名，县执委只有三个，区常委七个，支书十四个，其余是支部干事或小组长，有些小组长也没有当过，成份为工人二十五人，雇农十人，店员三人，贫农三十八人，中农六人。后职工会和雇农工会派来学生三十七人。

十月十五开学，训练四星期，因学生程度低，能担任县区两级工作的不上二十名。

10.党大会后实行党团员军事化，工农全民武装，各级党和政府各群众团体工作人员都参加赤卫军下操放哨，节省经济参加革命战争，省委与省苏机关列宁室会议决定吃西餐饭不吃零星东西，节省经费购买公债券，伙夫同志种菜喂猪等，鼓励同志从各方节省经费，养成吃苦耐劳积极工作的精神，现在各县区都逐渐仿照执行。

11.现为开展新苏区，省委召集省一级各机关决定组织遂万泰工作团，由党校团校各调学生二十名及机关派的共五十三名，配合红八军开展遂万泰新苏区。又组织北路工作团，由省一级各机关派人和工会学生共十名，随北路红独立团工作。

12.与中央局交通关系，在去年十一月间破获一次，在湘潭捉去交通员及工作人员二人，现在虽已恢复，但因交通员缺乏，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同志担任交通工作，交通站没有很好的建立，与中央的交通要一个多月才能往返一次，甚至两个多月一次，中央还有许多刊物不能寄来。现在我们积极整理由湘南方面到中央的交通线，扩大武装交通线（短枪干杆）外，并派人建立从樟淅去中央的交通线，但是这项人才很难找到，如中央有，请予我们以帮助。

二、战争动员工作情形

1.省委自十一月中接到中央苏府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十五号命令后，党内即下发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军事训令，即动员省一级工作人员组织五个巡视团深入永新、莲花、安福、吉安、赣南五个主要区域去传达，并派巡视员到其他各县作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召集县区两级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选民大会、赤少队、游击队队员大会等作广大的政治鼓动。莲花、永新北路群众对于战争的热忱较前部分的提高了，兵工厂工人自动为了革命战争每日多作一小时义务劳动。但这一政治动员各级党部还没有普遍的深入，特别是没有提高热情继续的发展下去。

2.党团员军事化与劳苦群众全民武装的口号已相当的深入群众，赤卫军少先队普遍的建立起来了，但大多偏于形式，不能实行早晚点名、会操和经常定期的军事政治训练，很少实际的配合红军作战。各级党部书记或常委担任赤卫军政委多半只是挂名，因为没有严格检查工作和干部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等，多未执行职责，广暴纪念节举行了赤少队以区为单位的粉碎敌人四次“围剿”誓师大会和会操检阅，但群众的实际参战动员还未收到很大的效果。永新等县动员群众参战完全是有名无实的，赤少队自己带伙食每半月轮流出发一次，结果因时间太短，甚至延长时间便开小差逃回家里，不能收到

实际工作的效果。只有少数一部分参加游击队的便能长期参加战争。

3. 凡省县区各机关工作人员都已编入赤卫军，实行早晚点名、会操、放哨，实行机关军事化，一切机关工作精神较前紧张起来。消极怠工、浪漫腐化及一切把持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无情的洗刷出去，一切官僚主义的现象逐渐减少。

4. 赤色戒严、清查户口、检查阶级异己分子还没有普遍严格的执行，莲花、永新收到了一些成绩，永新城市和乡村检出许多反动分子，永新七区苏区腹地查出四个三年前的反动首领藏在地洞里，假造苏维埃政府图章，暗中指使 AN 团进行反革命的活动，许多捣乱破坏的现象，因为发动群众的清查检举<被>逐渐镇压下去，但一般的哨线仍是非常松懈，边区反动派和侦探还可混入苏区。

5. 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工作，自党大会后，由消沉现象有了一个新的转变，莲花永新等县发动了一部分领导群众当红军，但多只是扩充了各县独立团独立师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对于主力红军的扩大很少。在两个月中，总共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约在二千余，永新六百余，大部分到了八军；莲花二百余，有百余名到了七军二十一师；茶陵三百余，完全扩充到湘南独立师及独立团；北路扩大红军四百八十余人，完全扩充了独立师及游击队；萍乡百三十余人，补充了独立团及游击队；安福三百人，扩充了独立团及游击队，只有十余人，到八军；吉安百余人，扩充了独立团及游击队，其余攸县酃县遂川只扩大了数十人都补充了地方武装。这样红八军及七军二十一师两个月来补充得很少。因此，扩大红军工作的转变还是非常迟缓万分不够的，与原定三个月扩大红军的数目还相差甚远，这是我们目前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老兵归队的运动尚未很好的发动起来，只有萍乡有百余老兵归队，现在在家中的老兵（逃兵及请假兵）仅永新一县约二千以上，莲花八百以上，现在归队还没有十分之一。动员十分之一党团员加入红军的运动尚未做到，不过党团员当红军的较前多了，每个革命团体的机关至少派一个人去当红军的运动部分的做了，特别是工人雇农当红军的较前增加了，萍乡工人当红军的占新兵总数百分之三十以上，广暴全省雇农二次代表大会中有两个雇农干部报告领导大批工人当红军，这都证明工人当红军的积极了。

6. 节省经费筹足战费，最近有了很大的成绩。自实行财政统一节省经费后，各机关工作人员一律停发零用钱衣服费，每日吃两餐饭，节省了经费来买公债券。各机关一切办公费用都节省了很多。但有少数地方下级经费还不能统一节省，永新还有一个乡苏一个月用五、六十元的，还有少数乡苏拿钱建筑列宁祠列宁场的，浮支浪费贪污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整理税收工作有了相当成绩，全省土地税山林税约有十万元，营业税等每月约一万元，公债券原定八万元，现在计算可超过到十一万元，土豪罚款每月约可收两万元，造币厂每月可造一万元，估计大约可以维持一、二、三、四四个月的经费。但四月后收入减少，公债又要偿还，那就困难了。同时三军<团>后方医院及二十一师新兵经费须要我们* 们，那就更难维持了。须转给三军团对于三军团后方医院经济上的帮助（听说三军<团>有金子，此地能兑换）。不过我们对战费正在积极计划解决，除整理税收，节省运动，没收罚款外，准备积极继续开采樟脑（樟脑油可用洋油照，现在我们改用樟脑油代洋油）、杉木、煤铁等，开辟国家财源。

7. 红军与地方武装较前积极化了，红八军在党大会后在十一月间吉安官

田之役与敌五十二师两团及一甲团作战，结果我军虽未获得全胜，但也给了进攻吉安苏区敌人以严重的打击，缴获步枪四十余支，卜壳两支，敌方死伤官兵约在二百余，我方死伤亦有百余，特别是团连干部的死伤。十二月十二日红八军击溃安福金田出击之敌一营，缴获步枪七十余支，俘虏敌军连长二人，兵士百余人，击毙敌军营长一人。这一次胜利给了进攻安福苏区之敌以有力的回答，缴获步枪五十余。其余茶陵、吉安、安福、北路、宁冈、萍乡等各县独立团都获得小的胜利，在两个月来，地方武装缴得步枪约五十余支，击溃了苏区附近许多守望队、义勇队，这都是在党大会获得的全部胜利。但一般的还未达到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不能积极向外发展游击战争，困守苏区的保守观念还非常浓厚。

8. 向外发展的游击运动，近来有了一些新的进攻，边区及重要区域每区甚至每乡组织了游击队，各县都组织了新的游击队，人数较前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是最近茶陵创立了一个湘南游击队，经常深入茶安酃白区腹地发展游击战争。泰和难民重新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向泰和毕家川一带发展苏区。吉安早禾市游击队由十支枪起手经过三四月增长五六十条枪了。茶陵、北路游击队时常深入白区围剿守义匪队，捕杀豪绅反派，骚扰敌人后方，起了相当的作用。但一般的还是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脱离群众、乱拿贫苦工农东西损害群众利益等非阶级的行动表现非常浓厚，游击队依然还只是等于一个筹款队，甚至公开说红军大队来了，真正好梭标队黑杀队来了，不得了。这就证明游击队还未能成为发展土地革命扩大苏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而是形成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过去红军地方武装为了捉土豪筹款，甚至捉了罪大恶极、群众要求要杀的反动首领也只是罚款释放，引起群众的不满意。甚至萍乡等县白区有些地主说：“红军比白军还好，只要罚钱，不拉伕，不奸淫，不收税”。白区群众便说：“红军为什么捉了土豪反动派不杀，反放回来杀我们呢”？这完全证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脱离群众的恶果。我们最近坚决转变筹款方法，捉了土豪反动派必须由政治部或当地苏维埃裁判部根据犯人罪恶及当地群众意见来判罪，群众痛恨的反动派，必须发动当地群众公开处决，提高群众的阶级仇恨和勇气。过去红军筹款的路线我们必须转变，不知中央有何新的决定。

9. 积极向外发展，争取新苏的工作还未实行全党的动员，各县缺少的具体计划去扩大苏区，以致形成乌龟式的发展，仅北路发展三个乡苏，两个革命委员会。最近省委定出发展苏区的具体计划，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北，已经组织工作团到北路领导，争取新喻峡江赣江边新苏区的工作及袁水流域工作，组织大的工作团（五十三人）向东南配合红军，争取遂川、万泰大块新苏区的工作计划，在一个至两个月完成这一块新苏区，以便贯通赣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组织茶攸萍工作团向湘东南方面发展新苏区。各县开始进行大批干部和群众积极向外发展恢复和争取苏区的工作。

三、白区及白军工作

1. 各县白区党的发展非常迟缓，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我们提出发展白区一倍党员来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口号尚未执行，仅北路自党大会后发展党员一百七十余人，萍乡发展十余人，茶陵攸县有少数发展。

2. 白区群众组织，各县也少发展，北路新峡分宜在赣江袁水一带赤色工会、农会、反帝拥苏、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共约有二千人，并有数十人到红军当兵，能够自动捉土豪反动派送到苏维埃政府来，自动募捐给互济会救济赤

色难民和慰劳红军，部分的发动了群众斗争。

3.醴陵白区党的组织完全停留在旧的基础上，特别是因党叛变以致遭受几次的破获，现在原有和发展的党员只百余人，留了几个老干部失败情绪非常浓厚。省委计划要彻底改选醴陵党的组织，但缺乏干部成为严重问题。醴陵的游击队现已扩充七八十人，枪约半数，但游击战争不能与群众斗争联系起来，以致不能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克服群众的失败情绪。

4.长湘区委与省委的关系较好，最近一般情形是：

1)党的组织：原株州特区委在去年三月改为长湘区，从三月至十月发展支部七个、并原来的二十二个，支部发展地带为长沙城市支部二个，湘潭支部二个，株州至易家湾支部五个，易家湾至大托埔支部二个，株州对河支部六个，株州以上支部五个，统计党团员一百九十三人，成份为产业工人十八人，手工业二十人，苦力二十二人，雇农三十六人，贫农三十二人，中农六人，知识分子九名。

2)群众组织：铁路工人四名，水手十四名，发业工人十一名，圳伙二十一名，泥木工会三十个，礼爆工人二名，锰矿工人三名，车伙三名，篾伙四十二名，泥木工人三名，海员十个，统计：一百零五名（党员四十二名）。

白军士兵工作，团防局已打进组织去了，并派了十多名去十五六八九各师进行兵运。沿铁路的农民多已向它宣传了，表示极好。

3)长湘区工作在组织上有相当的进步，在八月间贴一次标语到株州易家湾一带，并在浏阳门外候家塘一带破坏电网电线两段，这一影响很大，何健即派两团兵分刷易家湾株州一带二十多天，设军事检查五六处。工农群众要求减租，九月间还打过。因为工作人员能力薄弱，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没有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潭宝汽车路因汽车局禁止人力车在潭宝路拉车，将人力车打坏，这些工人与之斗争，卧在汽车路上，汽车五天未通。可惜未能抓住这一自发斗争发展党与群众组织，领导与扩大这一斗争。

4)现计划向长湘城市和铁汽两路及湘江等处发展，三个月中要发展党员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成立海员工会泥木工会水手渔业工会铁路工会，会员数要发展一倍至三倍以上，并建立农会反帝同盟互济会苏联之友社红军之友社等群众组织，并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

5.白军士兵工作，自党大会后，省委及各级党部都成立了兵运委员会，省委兵运现在开始进行了俘虏的工作，和分派其一部在白军中工作，现在决定开办训练班，由党团政府及各部队选派七十人，现尚未到齐。现在茶陵、萍乡、安福等县已开始进行兵运工作，安福派了八个同志到白军中去，萍乡派了四个同志到靖卫团地主武装中工作，省委军区派去经过训练的白军俘虏兵九人，共二十四名。其他各县亦派少数同志到白军工作。但尚未收到大的效果，没有领导有计划的兵暴，只有少数兵士投红的。在两个月里有五十九师驻北路的一排投红，步枪口十九支，卜壳两条；六十二师驻萍乡宜丰拖枪投红兵士五名，步枪五支；安福保安队有一士兵拖枪投红带步枪两条；其他各县在十二月份另星拖枪投红军共有五六次，步枪十二条，花机关一条。白军士兵投红的共计四十五名，前后不断的形成兵变潮流。但绝大多数是自发的斗争，由我们派同志去领导的还没有七分之一。这里证明假如我们有很好的领导，必定可以获得惊人的成绩了。

6.现在省委对于领导白区阴历年关斗争，有了一个布置和计划，准备在年关斗争中发展一倍白区党团员，广大发展群众组织和斗争，使这一白区群

众的年关斗争与游击战争密切联系起来，扩大游击运动争取新苏区。

（以下第“四”项内文略去——编者）

五、赣南工作情形

上犹崇义两县去年十月间敌人进攻苏区，因河西道委和红十二师负责人机会主义的领导，上崇苏区全被敌人占领，苏区完全坍台，道委和医院都受到了损失，上崇逃出来的群众一千多，党的组织散漫，党团员许多逃亡或向国民党自首。党大会后，省委派胡香苏、朱心平等同志并派刘其凡同志去巡视工作，成立河西临时道委，香苏、心平、李祥相、谢作珍、罗鸿、田海清（还差一人）七人，香苏为书记。并督促赣南逃亡群众返遂川，参加十二师和游击队工作，整理红十二师和游击队，健全遂川工作。派十二师游击队恢复上崇工作，红十二师改编为两团，每团三连，每连枪五十余条，编了三个游击队。上崇两队枪各五十支，另赣南游击队枪七十支，并洗刷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流氓吃鸦片烟的消极怠工动摇分子出队，干部也撤换了一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向左安方面开动，并组织了三个工作团随游击队工作，深入上崇恢复工作。十二师在整理中，在遂川捉土豪已筹到几千元款子，给养问题解决，棉衣服都发给了。遂川工作有些开展，上下切黄坳有可能建立苏维埃，现在建立该地工作，以永新关背取联系。省委考查上崇苏区的失败和红十二师的损失（上崇苏区三军团的地方武装和埋藏的枪支共损失约千支），主要的归罪于道委及十二师负责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坚决镇压富农与 AB 团改组派的反动，以致敌人进攻上崇苏区时，暗藏在党苏维埃红军中的 AB 团改组派分子大批反水，甚至武装中一排一连的反水。这种可耻的现象和这样大批损失从来没有听过的。这个问题，以自我批评精神指出我们没有很好的干部去领导赣南工作，同时又因为交通不便不了解赣南情形等原因，没有重视和抓住这一工作，这是省委严重的错误。但三军团政治部随便派些坏干部（陈保元、魏恒等都是机会主义者，十二师参谋长童珊等是改组派重要分子），以及随便散发枪支，以致武装落在富农 AB 团改组派手中，敌人严厉时大部分损失。而省委向袁国平同志请求将中央政府拨给三军团及湘赣军区的两千枪中拨一部分给湘赣军区扩充八军及地方武装，特别国平同志来永新时带了几百支枪都不肯拨给湘赣军区，硬要带至赣南去，以致我们听得蔡会文同志说，过去三军团在会昌工作时，也和赣南一样执行非阶级的路线。这要请中央局对于他们的工作同样要加以审查。

六、湖南工作情形

湘南道委与省委的关系很不密切，省委两三次人去都未到，在路上被反动破获捕杀或失踪了。前派去安仁工作的潘浩已与湘南道委发生了关系，去年八九月间在安仁工作，被反革命破获捕押到安仁县去了。湘南道委派了三四次人来找省委，因赤白交界难于通过或折回或被杀三四次了。最近派三个同志化装找省委，走到酃县赤白交界地，被守望队追赶，黎育教同志（前派在湘南工作的）被杀，湘南道委的报告和两广省委转来中央的文件均丢掉了，其余二人已到省委。湘南宜都黄圃乐昌塘村一带游击队区约有百余里。敌人对全国革命进行四次“围剿”，去年六月间即调动湘南三十余队保安队（约三团兵力），广东反动政府调教导师一营驻坪石，由宋昌调靖卫队两队驻剿唐村，猛烈向湘南游击区域进攻，烧屋搜山杀人，勒令山上和小村的人家搬移到大村庄去，集中粮食，组织义勇队（四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都要加入，购买枪支，黄圃只有四五家的村庄就要购枪支成立反动义勇队），日夜游击

捕杀革命群众，清查联结，时常临时集合点名。另一方面用改良欺骗，到十二月还是如此。湘南革命群众和党团员因负责同志（耒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黄圃耒阳塘村各地组织所剩无几，水口山香花岭等地组织也被破获，湘南组织差不多完全塌了。湘南游击队去年五六十支枪发现到一百一十多支，因敌人严厉进攻，士兵中有许多流氓富农成份，多不能吃苦，动摇悲观，逃跑回家，还有几个拖枪反水。同时经济困难，游击队由百多人缩小到三十多人，其余的枪都埋藏了。湘南群众是很好的，有一次游击队打团防局，能动员百多群众来参加作战，并且组织了赤少队劳动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致在敌人严厉进攻之下，便没有群众拥护而归于失败了。白区群众生活非常痛苦，苛捐什税极重，士兵生活极苦，几个月没有发饷，士兵多开小差。据报告扩大游击队枪支是很容易的，就是没有熟练游击战术的干部和艰苦耐劳的坚决分子来肩枪。湘南工作虽在敌人指示，完全是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而遭受损失。

现在省委正在找到相当干部用大力去建立这湘南工作，消灭湘南落后的现象。中央如有湘南工作的好干部，请设法调几个派到湘南去建立新苏区。

七、北路工作情形

北路成立分宜中心县委，指示下，有新峡县委，有松山、坊上、北坑、汨溪、儒延坊、水口、丰城、莲花、金滩九区，还有吉水临时区成立革委会（有三个乡），东路区（游击区尚未建立苏维埃）工作是开展形势，白区工作有大的进步（在党的组织一般状况内报告了）。东路区群众很好，但党的领导薄弱，不能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群众组织还不普遍，不久是可以建立苏维埃。阜田、东路区自十二月起，缴到和投诚的枪支六支，子弹数百排，自十一月起到现在，北路共缴到枪七十一支（内卜壳七支手枪二支），全北路有十五个游击队，独立团现有四百多人，现正准备编为独立师，并准备在赣河边与儒延坊各成立一个游击队。

党大会后，扩大红军四百七十六名，党员三十名，团员七十四名，工人占十分之四。发展党员二百九十名，成份不详，白区支部十五个，党员一百七十五名。发展乡苏三个，乡革委会二个。发展拥苏同盟会员九百七十七名（全区占半数），白区工会支部二个，互济会五百零八名，反帝同盟会员七百二十八名。北路工作并有进步，但党的领导薄弱，新苏区的田地还未分配好，群众想来要求成立苏维埃，竟还不能领导建立起来。还有边界群众秘密领取白徽章，乡苏负责人妥协反动派（如金滩区某乡反派带卜壳来，乡苏主席与他一起来吃酒），守望队靖卫团暗藏卜壳来苏区群众大会中侦探而群众知道不捉，反革命在丰城区苏区中心建立交通（现已破获），游击队队长拖枪反水的严重现象。

北路白区组织已与湘鄂赣指挥的白区组织发生了关系，成立了上高临时中心县委，最近给省委的报告，他们有三个区，有党员一百二十多名，群众组织五百之谱，高安成立了一个区六个支部，党员五十多名，群众组织五百多，分宜两个区，党员五十多名，新喻一个区四个支部，党员二十余人，会员一百多人，统计党员二百四五十名，群众组织二千三百余名，现派了几个新兵到分宜中心县委来训练一时期，并请求湘赣省委拨一部分枪支给他成立游击队，发动赣江袁河区的游击战争，并可找经济供给苏区。

八、工会及各种群众工作情形

1. 组织状况

全省建立了永新、莲花、吉安、安福、宁冈、萍乡、攸县、茶陵、酃县、遂川、上犹、崇义、分宜、新峡十四个县工会，直辖兵工厂、造币厂、石印局三个支部。全省统计会员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七名，洗刷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出工会的错误已纠正了，并转变了工会组织，以产业为原则成立了雇农工会、店员工会、手工艺工会、邮务工会、木船工会（正在筹备成立中），学校教员和各革命团体机关的职员，除苏维埃执委外（工人出身和过工会生活）大部分加入了职员工会，并建立了手工业者联合会的组织。在永新、莲花、吉安、安福、萍乡、茶陵、攸县、新峡、分宜、宁冈、上犹、崇义、酃县十三个县，从支部到县都建立了单独雇农工会组织，遂川县成立了县雇农工会筹备处，全省统计雇农会员五千四百零八名，成年雇农三千九百六十八名，苦力五百一十五名，妇女六十二名，青年雇农为七百六十八名，苦力二十九名，牧童六十六名。白区工会组织也有了进步，萍乡之宜丰、上埠、安源和萍城，醴陵之园山、石门口，以及安福、分宜、新峡、吉安的白区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在苏区附近的白区并建立了雇农会的组织及青工小组，株州和株萍路也发展了工会组织。在发展中纠正了过去造册登记式的方式，能经过介绍和经支部通过的手续，并注意提拔与培养干部。省县都办了干部训练班，除自给外，并部分的供给了苏维埃和红军的干部。现省县两级政府中工人干部占十分之三，区乡比较少，甚至有些乡苏中没有工人干部，省职工联合会、省雇农工会都逐渐建立了它的日常工作和经常对下级的指示。

2. 劳动法的执行

工人工资，兵工厂、石印局、造币厂工人工资（并伙食）每月至高六元，最低三至四元，一般工人的实在工资比原来工资都增加了（因为苏区米价便宜，每升六七文），规定最低限度要五斤半米。工资的增加按照各地实际情形而定，或与雇主订立合同时当面议定，但有许多地方机械地执行以钟点计算，或呆板的以为只能得五斤半米钱而不了解五斤半米是最低限度不可少的，是可以增加的，并有些同志以为增加工资就是经济主义，现在已纠正了。工作时间，在城市中和各合作社及国家企业工厂中都普遍实行了成工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星期与纪念节休息制，农村中部份的实行了，农村中沿门卖工的手艺工人因没有固定的雇主，不好实行星期休假制，就拿星期日那天的工钱加在六天内。过去工人工资不论手艺强弱没有规定工作范围，只是以时间计算，如成工八小时工资为三百二十，青工六小时二百四十，童工四小时一百六十，这样一来，有少数工人表现敷衍了事，而不能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增加生产，并有青工童工自愿做八小时工作，要得到八小时的工钱。现纠正了机械的按时间给工资的错误，纠正了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强迫命令方式和规定工作范围。如缝衣八小时应做一件衣，能做完了得最高工资，不能做完的照减。对富农中农贫农采取不同的策略，如富农请工人必须切实经过介绍，同时应比平常工资增加十分之一，工人在富农家做工，不论一天或数天，都要抽收社会保险费、文化办公费，但替中农贫农做工没有这样严格。同时防止以为工人对中农贫农则不要实行劳动法的错误倾向。现在执行中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大部分订立了，社会保险金前照省苏大会决定每乡津贴一元，已收了六百多元，十月接到中央指示不能收已纠正了。对雇农收社会保险金尚未普遍执行，只收了一部分救济老弱、盲目的工人和生产小孩的女工及贫困工人的医药费。保险金管理委员会各县已建立了，劳动介绍

所大部分已成立，工人做工有大部分由介绍所介绍，这样工人更不受手工业者的操纵而失业的痛苦。因介绍所的设立太远，工人感觉不便，现正在整理中。永新城已开始组织监督生产委员会，进行调查营业状况和监督生产工作，防止资本家和商人投机总工、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与调查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执行。现在工人生活已得到相当的改善，工人对劳动法的了解更深刻了，如萍乡、吉安工人自动不要分田，只要得到劳动法的保护。

3. 工人斗争情形与在群众中领导作用

自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改造和切实<执>行劳动法以及颁布工人斗争纲领，工人的积极性更提高了，斗争更发动了，如永新青工反对师傅打骂，被服厂工人要求订立合同，吉安兵工厂工人要求发工资，莲花工人反对无故开除工人，茶陵、吉安工人反对劳动部工作人员的总工。尤其是雇农在查田运动中争论阶级成分，坚决反对富农，收回富农分得的好田和豪绅地主家属分得土地等斗争，更为剧烈。全省工人当红军的统计一千四百人，工人雇农在参战和各群众工作中都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

4. 青年女工工作与合作社运动

青工已划分了青工小组，开过两次代表会，定出了青工斗争纲领，青工部已开始建立工作。各少数地方青工部与整个工会对立的错误现象，现还未彻底纠正过来。女工现正划分女工小组，并定二月七日召集全省女工代表大会，统计全省女工三百四十八名。合作社已转为集股的组织，并规定简单和工作范围，已经是按件给工资，并分成五等工资，成立了合作社组织纲要。各县成立了合作社运动委员会，进行整理与扩大合作社组织。现全省统计生产合作社五十多个，多是缝衣、木业、锅炉、纸业、石膏、石灰、煤矿，因组织与经理不完善，现在还要缩小组织。

5. 犁牛站各县大部分成立了，但没有很好的经营，没有收得很大的成效。

6. 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

湘赣党对职工运动工作的领导，虽然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但一般的说来，还是非常薄弱，许多地方党部对于这一工作的重要，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忽视，特别对于巩固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更没有引起全党同志深刻了解与严重的注意。所以在职工运动中对发展工会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表现机会主义的消极，甚至害怕工人斗争。不了解工会工作以改善工人生活为中心，对发展白区产业区域工作，成为消极无能的现象，特别是争取黄色工会的下层群众建立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更无成绩，即工会党团工作还是不能健全的建立起来。

反帝拥苏同盟工作

1. 湘赣全省已经普遍的系统的建立了各级反帝组织，在去年十月间统计会员十六万 三百 四名（白区在内），妇女占十分之二，青工占十分之四，工人共六千七百四十名，中农占十分之二，其余的贫农占绝对大多数，学生小商占少数。自十月至现在，发展会员二万以上（赣南在内），全省统计会员十八万多。

2. 白区反帝组织已有相当进步，在去年十月间统计有支部一百二十七

个，会员四千二百六十三名，两个月来发展了白区会员六百以上，发展组织一部分利用反日会名义，一部是用反帝同盟的名义。白区会经常有消息报告，并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

3. 宣传教育工作，大多数县分已建立了反帝研究组（十人至三十人组织，设指导员一人），组织了各村宣传队，省盟和少数县份出版了反帝报纸并编印反帝宣传材料，印发了各种宣传品。研究会少数地方能<做>到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其余的多是一个月至两个月开一次，会员政治水平相当提高了，对反帝同盟的认识要深刻，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更加深了。

4. 反帝同盟已建立了日常工作和对下级的经常指示，并建立了巡视制度，订了反帝斗争纲领。在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示威运动，继在十二月四日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胜利武装示威运动，并发起以乡为单位举行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运动，已收到相当效果。在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实行武装总动员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邻近省区首先胜利，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政治任务上，加紧宣传鼓动工作，已动员了会员除参加赤少队等参战组织外，当红军的会员六千三百零三名，省盟和莲永萍宁等县县区盟的负责同志均有自动报告领导群众当红军。

5. 拥苏同盟，在去年七月间才进行组织，在九一八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拥苏大同盟，进行日常工作，现在全省都建立了，统计会员有八万以上。苏联社会主义研究组，大多数县份已建立了。现在群众对拥苏同盟的认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要明了一些。

6. 湘赣反帝拥苏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可是还远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发展的后面，主要的错误是过去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在一次扩大会议时（二月间）没有明确指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世界对立尖锐化，而把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大战危机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进攻中国革命的战争危机平列起来。在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七月间）对政治估计不足，虽然指出了两个世界的对立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和国内两个政权对立，但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加强，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准备，大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来完成和帝国主义是三次围剿的直接组织者与领导者，和中国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整个阶段已在面前，是未能深刻了解。同时没有明显的深看<刻>的看到国内两个政权对立到了从来未有的尖锐时候，国民党加速其执行帝国主义的清道兵的任务，更加迅速进行到苏区红军的四次围剿。反帝拥苏运动工作尚不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注意。由于上面的错误未能广泛的深入的发动群众的热烈起来，作反帝拥苏的斗争，苏区反帝斗争与白区反帝斗争尚未能取得很好的联系，反帝拥苏组织尚是狭隘和不健全，宣传教育和参战工作还是极不令人满意。

贫农团工作

贫农团组织，全省大多数地方都普遍的建立了，为便利的开会，乡以下设有贫农团，在春耕运动、查田运动、苏维埃选举运动中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如督促春耕、开垦荒田、整理水利、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和收回豪绅地主富农的田地。但这一工作是极不令人满意，有许多地方虽有贫农团的组织，实在是挂名，两三个月才开一次会，甚至少数地方半年只开过一次会，没有什么作用。

互济会工作

1. 湘赣互济会自去年二月召集全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赣苏区省

革命互济会，转变阶级路线，在改选中洗刷了阶级异己分子出会，冲破狭隘组织路线，广泛的发展互济会组织。白区组织亦有了相当进步，在去年十月的统计，自二月起至十二月共发展苏区会员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一名，白区会员有二千六百六十九名，并原有的统计，共会员一十七万 五百六十名（赣南和红军中的未统计）。全省二次代表会已于李芦纪念开幕了。

2. 湘赣在敌人严厉进攻下，各边区及被白军占领的失败区域的赤色难民在两万至三万，号召全省群众募捐现款谷子衣服被窝，除鼓动精壮的组织游击队及加入红军外，并按照生产能力支配参加生产。红军家属及老弱给以相当救济，以维持其生活，举行过救济茶陵难民、湘鄂赣难民及援助白区灾民和牛兰三次大的募捐运动，并举行过援助红军运动。特别是送衣运动收到了大的成绩，有几个县给会员自动做衣，统计收集衣服裤共五千五百四十多件送给医院。白区被难革命战士及其家属也给了相当的救济，对革命死难烈士和红军阵亡将士，全省举行过两次追悼大会，对慰劳红军，会员能做布鞋草鞋打稿荐和送小菜给红军。

3. 互济会的影响有相当的扩大，群众对互济会的认识有相当的了解，特别在募捐救济运动中，群众都能自动的热烈捐助。在敌人进攻苏区焚烧屠杀劫抢的事件中，都能抓住这些事实彻底揭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罪恶和揭破反革命的改良欺骗武断宣传，加紧群众的阶级仇恨，打倒白色恐怖组织者——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在消灭白色恐怖政治动员下，已动员了会员四百四十二名到红军中去，经常动员了会员群众参加赤少队等参战组织。

4. 互济会虽有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不少错误和缺点，一般的还不了解互济会是争取与团结广大群众以致一切落后群众的群众组织，而只是认为是单纯的救济机关或慈善事业（如少数地方鳏寡孤独和乞丐死了也要求互济会救济），专以救济难民为中心，而不能紧紧抓住反革命进攻革命的一切大小事件来揭破反革命的罪恶，加紧宣传教育工作，加深群众的阶级仇恨，领导群众坚决的作反白区恐怖的斗争，争取群众广泛的团结到革命的方面来。

九、湘赣苏区红军及地方武装概况

中华军委为了加强湘赣工作与江西工作，整个配合赣江西岸积极发展，造成迅速的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决定派蔡会文同志来担任军区总指挥兼政委并兼八军政委，派肖克为八军长。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中区来到湘赣和最近的一般情形如下：

（一）敌情和我们应敌计划 1. 五十九师分驻吉安之梅塘一团、官田一团、安福城一团和师部、州湖金田共一团。四十三师分驻之丁油田、阜田两团，其他的驻峡江、清江县。十八师驻袁州、分宜、新喻南庙之线。六十二师驻萍乡。王东原之师一旅驻攸县苏区边境，一团驻酃县，其他部队驻汝城。陈光中部驻茶陵。二十八师分驻泰和、万安、遂川马家洲几点。上崇两县为粤军一师。各处敌均建筑有坚固堡垒，固守苏区边境之据地，经常派小部队向苏区游击，以改良欺骗镇压屠杀软硬兼施来破坏苏区。依据我们红军主观力量，八军在运动战争中可打敌人一团半人。攻坚非常差，白军一营守工事，我们都无充分胜利的把握。以现在的形势，敌人置全力进攻中区红军，湘赣还要的，当然不是不进攻，相反的，处处都向苏区进攻，不过没有像中区那样重视。在敌我力量对比的下面，整个应战的战略：积聚力量积极向外发展，

胜利进攻敌人，在敌人进攻苏区时则采取内线作战的战略，各个击破敌人，主力红军集中向北发展，地方武装深入敌人左右前后，牵制敌人，发展苏区工作。

2. 现在为了发展湘赣苏区，有力的配合中区红军行动，八军主要的发展方面是向北的袁水流域。为了迅速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到遂万泰（敌最弱一线）作牵制敌人截断吉赣交通，横断赣河，打通与中区联成一片。八军现布置在万、泰、遂之高家、桥头、衙前、新江口、五斗江、黄坳（独十三师）一带工作。独十二师原则上应恢复上崇苏区，目前不能去时，暂在遂川工作一时期。独立一师以萍、攸、茶、酃为发展方向，目前在莲萍交界处行动。其他各县地方武装，在向北发展的路线原则之下，对敌据点以少数兵力牵制，在敌之弱点进行发展苏区工作。

（二）部队的组织扩大

1. 过去党对政治形势估计，犯了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九、十月这一个时期，部队不但不能扩大，反削弱了，这是武装部队中的大损失。最主要的是八军在这几月的斗争中的损失伤病，特别是发生大批烂脚，有四千多人缩小到二千多人。各县独立团均因大批的伤病（全省烂脚的兵有二千余人），大大削弱，扩大的数目还赶不上减少的数目。

2. 人员武装（绝对秘密）：

湘赣苏区红军地方武装人员武装统计略表：

部队名称	人数	枪支
红八军	2,500	1,300
独一师	400	185
独十二师	710	380
红校	350	185
军区直属队	516	146
永新独立团	450	343
永新地方武装	217	485
莲花独立营	93	540
莲花地方武装	220	158
萍乡独立四团	400	256
萍乡地方武装	200	147
吉安独六团	350	189
吉安地方武装	250	168
北路独立团	600	220
北路独七营	300	169
北路地方武装	600	196
安福独五团	400	224
安福地方武装	200	175
遂川红十营	200	114
遂川地方武装	150	110
酃县独九营	170	243
酃县地方武装	330	500
茶陵独八营及地方武装	1,500	500
宁冈红八营	96	50

宁冈地方武装	195	195
攸县独十四营	80	63
攸县地方武装	150	111
水机枪	135	
手花机关	2,	100
军区医院	370	
总数	13,727人	6,468枪

3. 干部在不断的残酷斗争中，牺牲了许多，过去对干部的培养没有充分的注意，更忽视军事技术加强政治对[和]党的工作。现有的八军军事干部绝对对大多数军事常识都很少，地方武装中更差到万分，政治常识战斗员中也非常差，更谈不上高深的理论。这些严重现象，使工作中受到极大的困难，远落在革命的客观形势后面，尤其是工人干部的培养表现更微弱。我们现在决定除红校外，各部队经常设立副职，各自开办短期的流动训练班、干部会议，加强工人的特别会议来解决目前的急需。不但是军事政治方面必须有几个主力军加上，才能很好的将各种工作加强。

4. 八军战斗力，上面谈不了重说。各县的独立团警卫连游击队，完成战胜各该县的地主武装，一部分可以相当的和白军小部队作战。

5. 自十一月份起，扩大红军稍有转变，自十一月份到现在，去八军的有五百多名上下，到地方武装中约二千零七十，到七军二十一师的二百名上下。一般的说来有转变，但非常不够。另一方面偏重扩大地方

武装，不注意扩大到红八军来，以创造红军的主力。现在军区决定从各地方武装中征调一千名充实八军，大约以后扩大红军更有起色。

6. 军区政治部对下级的政治工作，除八军较好外，其他地方武装都很不够，甚至政治工作机关都很少建立。军区政治部因于兆龙同志负伤后没有一中心人在那里领导工作。成绩更差。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政治工作，一般的形式的建立，有的连形式都没有建立的也有，在部队中的指战员的政治水平线的提高、革命情绪的提高，使红军和地方武装真能成为政治坚定与阶级武装，这一工作做得非常差。党的工作，照样有一个东西，地方武装中表现领导力还是非常不够，党团员还有开小差的，不执行命令，不守纪律，甚至贪污腐化的也有。八军较好。关于八军工作有了一个总的清算，另有训令发出。群众工作犯了严重的指派命令非阶级路线非群众路线脱离群众等方法，最主要的过去把筹款、做群众工作、打仗，当成红军三大任务，<而>执行起来，更是充满了单纯的筹款的狭隘的经济主义，到处都发现侵犯中贫农利益，破坏经济政策，收了钱之后，许多群众最痛恨的豪绅地主也放了，造成群众不满及严重的赤白对立的现象。忙于筹款，把红军的主要任务放弃了的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现在已开始转变，筹款工作变给地方武装负责，群众工作主要责任交给党政机关担任。

地方武装一般的严重现象是：

过去地方武装的行动，专门为了解决经费找饭吃，把它主要的争

<取>苏区联成一片及争<取>白区群众的任务，一般的忽视，只陷于狭隘的找经济的泥坑中，这是绝对错误的。有的游击队警卫连还是犯了很严重的分兵把口的错误，没有把它当着发展苏区有力工具。独立团营，它的任务也没有很明确的肯定，它是半红军性，它是每县中的主力军，它除了担负发展和巩固某县苏区之外，必要时，要暂时的集中配合红军作战。过去各县对培

养独立团营成为主力的观念还是不十分深刻，甚至有些地方尽量扩大警卫连、游击队，不扩大独立团营，恐独立团营也要调走的一种浓厚的保守观念。我们一定要把发展苏区创造新苏区，争取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赣南苏区联成一片，争取白区群众的工作，成为我们的主要原则（详细计划另有训令计划），坚决的肃清把部队拿去单纯的筹款。同样的不是反对筹款，而是要努力筹足战费给养红八军的用费。

地方武装过去行动，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与我们苏区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现象是目前地方武装行动中最不能一刻容许的，一定要肯定我们地方武装深入白区发展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去解放白区的劳苦工农群众，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新的苏区。完成这些主要任务之下，同时不忘记筹款。我们还说就是筹款也必须加紧群众工作，才能得到很好的成绩。坚决消灭现在这种脱离群众放弃本身任务单纯筹款观念。

地方武装经常的独立行动，军区分区和县区政府不能很好的检查它们的工作，因此普遍各地方武装部队中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不归公（永新之独一营），经常不顾一切革命工作，专门干那贪污腐化的事情（如萍乡宁冈独立营等），士兵生活非常苦，干部拿着钱浮支滥费贪污腐化，这些现象成为今天地方武装中最严重的了。我们一定要指出贪污腐化是反革命的前夜，因为他受不得那里艰难困苦生活，一到斗争尖锐的时候，甚至于走向正式的公开的反革命叛变（如河东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龙普林的叛变）。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发动广泛的红色战士，清查各该部队的账目，检查各负责同志的工作生活，这一工作应当成为乡区县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

加强地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发动广泛的雇农工人苦力到地方武装中去，以巩固地方武装中无产阶级的成份。大胆的提拔工人干部来任军事指挥员及政治委员，更加要着重的注意目前阶级斗争中的尖锐，一切反革命分子，无论在公开或秘密的企图来破坏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一定要拼命的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现在普遍地方武装中发生严重的脱离群众及贪污腐化的现象，阶级异己分子不免在里面起了不少的反革命作用。我们应坚决的洗刷一切豪绅地主等阶级异己分子出地方武装去，就是过去的AB团或加入其他反革命派别组织的自首自新分子是贫苦工农出身的，能坚决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者，可以准其在部队工作，<但>绝对不能叫他负领导责任。过去只看到他的军事技术好或有才干的俘虏过来的白军长官，及加入AB团等反革命派别组织的自首自新分子仍然还是拿来当干部的这种办法，显然是阶级意识蒙糊。对加入反革命派别的自首自新分子放松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地方武装的干部一定要政治上坚决的分子才能担任，一切自首自新分子应该无情的撤消他的领导工作的责任，作其他的技术工作。

各地方武装部队财政开支多是各自为政，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好的。我们凡是地方武装部队一切用费，一定要按照军区的规定开支，不能自由变动。如永新独立一营伙食自由增加八分甚至一角，每月每人发一块钱零用费，伤

病费每人发六元至十元，浪费许多金钱，这种故意破坏财政统一收支的现象，或者其他地方也同样的发生不少。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消灭这些现象，实行极力节省，供给红八军的战争经费，使红军分散筹款的工作任务逐渐移到地方武装担任，使八军能集中行动不受经费限制，能继续不断的和敌人作战，争取战争更大规模的胜利。

地方武装提拔的干部，过去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就只单纯看到他的军事技术或者说地方干部很好，甚至有许多红军中洗刷出来的坏分子，或者犯错误的不好的坏分子、开小差的，或者由白军俘虏过来的不久的 AB 团等自首自新分子等，地方武装收容了马上给以主要的工作，许多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事实更加发生，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容许的。各分区各政府应将现有地方武装的干部从新审定，将这些坏分子应毫不留恋的洗刷出地方武装去，反对单纯只看军事技术的军事观念。我们要提拔政治上坚定的劳苦工农（最好是工人），有游击战争经验打仗勇敢忠实的，就是军事技术差一点的人都可以担任，无论如何也是坚决革命斗争到底，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先决条件。

地方武装的行动，过去专门东走西打，不注意教育训练，以致军事技术不能相当的提高，政治水平的低落，政治工作没有很好的建立，部队的巩固工作便做得很差，因此在工作上便发生许多脱离群众的绝对不容许的现象。我们以后地方武装的行动原则是要坚决进攻（防御必失败），动作迅速，进退无定，变化无常，要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有必胜把握才打仗，不打硬仗，不天天忙于东奔西打，尽可能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休息整顿训练、加强军事政治工作，是十分必要。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口说会打仗不要训练，或者藉口没有时间不能训练的机会主义观点。

地方武装，它是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力，反对过去不去努力地方武装（赤少队在内），敌人来了，便依赖红军，到处向军区请兵力法。不但每县要培养一个主力的独立团营（至少四百至六百人），还要百分之百的注意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使赤少队随时能动员起来配合红军作战。另一方面地方武装还要担负扩大红军的任务，应该有计划的介绍整连整排整班的战士补充红军（无论脱离生产或赤少队队中都应这样）。不能很好的做到这样，就是个别的鼓动到红军中去也还是必要。反对过去地方武装不扩大到红军中去的错误。

（三）经济情形与士兵生活。过去湘赣整个财政无计划，自十一月起较有计划的干着，着重整顿税收发行公债，注意巩固红军给养。过去红军每天发一分到两分的伙食钱（六、七、八、九四个月时），甚至有时没有，自十月份起才每天每人发六分，但只够吃，无零用，生活苦到万分。红军给养不但要自己解决，就是地方党政机关，也依靠红军打土豪吃饭。现在对这些观念有了一个转变，地方武装与政府原则上肯定了要供给红军给养，整个财政计划以现在计划能维持到今年五月，红军每天伙食改八分，衣毯都能发给，努力从各方面来改良红军生活。

（四）赤卫军少先队只有挂名的组织，实际动员作战便困难（少队较好），过去一贯的忽视这个工作，近来稍有转变，成绩还是很差。军事部工作没有建立，各军事部长都是工农分子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的，无法担任这一工作，现在红校专门培养这种人材专做赤少队军事工作。

（五）红校现在是第三期，有二百六十个学生，内分特科队（一排机枪，一排训练出校可作连长的，一排迫击炮）、步兵队（出校后做排长）、政治

队（出校后做连指导员和政治部处工作人员），两月毕业，约在二月十号可毕业。计划第四期扩大到五百人，分四队，特务队、步兵队、政治队、赤少队干部军事部部长游击队队长合成一队，仍然两个月毕业，不过校长冯连飞工作积极性差，政治上弱，校政委也找不着适当人担任，成为目前很大的困难。

（六）各级党部对地方武装的领导非常弱，偏重指导行动，缺乏严格的检查地方武装中的工作和经常指导，甚至有些部分忽视地方武装的工作，过去对八军也同样，没有很好的来注意。

（七）独十二师和上崇失败：

独十二师现在只有七百一十人，三百八十支枪，这次上崇苏区失败，真是红军中和地方武装最可耻的事。上犹崇义整个枪一千五百支，三军团后方医院有机枪三架，迫击炮四门、步枪一百多支，大部失掉，现在只剩下六百支，失了一千支以上，机迫[?]全失。详细检阅是，敌人进攻，独立十二师和游击队则离开苏区根据地跑到塘江横石井遂川城，让敌人尽量蹂躏屠杀，所有的游击队大多数编到十二师或带着走，少数留在地方，因为敌人的镇压与改良欺骗，部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埋藏不少、甚至整队整连不断的反水投降敌人，候十二师再由遂川回上崇时，上崇苏区已完全失掉了，群众无武装保护，反水。当时营前思顺上崇两城均驻有粤军，思顺一营，十二师决心攻击，上午十二时达到攻击位置，稍为接触，敌则坚守房子，他们既不攻击、又不撤退，没有正确估计敌人从营前的增援部队六小时内（四十里）便可赶到，及到午后五时半，敌增援到达，十二师则安全撤退。是夜又不采取积极地迅速脱离敌人，只走三十里路便宿营，次日又不估计敌人必到鹅形截击我军，仍向鹅形前进，天亮才走，思顺敌人尾追，鹅形之敌截击，首尾受敌，不能深着应敌，部队混乱散漫，结果只走出一部分，另一部分被敌人击散，当时敌人只缴去步枪四五十支，机枪一架半。其他部队因为干部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 AB 团捣鬼，公开反革命，有连长指挥员政治部宣传科长领导向敌人投降，有的在山上被敌搜索捉去。十二师失掉枪支约二百多支，人五百上下，部队中失败情绪非常浓厚，不能战斗。现在我们派去的袁任远（任政委）、刘其凡同志（省委巡视员），检查的结果：部队中阶级异己分子除了已经反水的外，还洗刷了三十多个，鸦片烟鬼十多名，富农地主几个。原师长（叶长根<庚>政委（魏恒）参谋长（董珊）（已有改组派线索）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非常多，尤其是魏恒自当师政委，很少到连上，有的连长一个月都没有出过操，不懂得好多人好多枪，甚至排班长的姓名都不晓得；党一个月不开会的也有，政治工作军事工作都是糟到万分，甚至完全停止了肃反工作；经济手续不清楚，打土豪，各个人都可以收款，连长指导员各自支配经费，拿公款私人买金戒子金手表，后方杀土豪的部队随便什么干部都可以拿钱用，士兵生活苦到万分，现将帐目失了无帐可算，贪污腐化到万分（师长较好一些）；上崇苏区失掉，十二师大部损失，地方武装绝对大多数反水。我们对该师负责人检查工作的结果决定，政委明白知道党的路线，故意破坏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该师既没有巩固和发展上崇苏区，又没有巩固部队，反干出了许多非阶级路线，脱离群众，失掉了上崇苏区，部队

失败了恶果，主要的负责者是师政委魏恒，决定开除党籍，军事方面撤职外监禁三个月。师长叶长庚因随时受病，上崇失败战争他请了假在后方休息，这次战役他不负责，但是过去的许多错误同样要负责，决定对

他留党察看半年，军事方面撤师长职。参谋长童珊，鹅形战役不掌握部队，临阵脱逃，并有改组派线索（国民党师党部宣传），决定开除党籍，军事上监禁一个月，准备交省保卫局审判。现在十二师师长田海青，政委袁任远，部队有了一个大洗刷。目前洗刷阶级异己分子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反失败情绪、反贪污腐化、加紧肃反工作、发展思想斗争为中心斗争的成绩还不错，部队相当的巩固了，并重新组织了上犹、崇义、万赣南三个精壮的游击队，深入上崇失败区域，并闻上崇上保过埠一带仍有一块苏区及赤少队，还有步枪游击队二、三百人，现在积极发展上崇苏区。

（八）我们要求中央派一个军事干部能做红校校长，两上能作独立师长，三个能作师政委，一个能作军区参谋长的人才（因蔡会文同志不懂军事），加强湘赣工作，请求圆满答复。

十、湘赣全省二次党大会的经过

湘赣全省二次党代表大会，于十月革命纪念节在永城开幕，到会正式代表有：永新三十八，莲花十三、茶陵二十一，攸县三，萍乡十一，分宜中心县十九，安福十五，宁冈三，酃县四，吉安十，醴陵二，长湘

区三，赣南十九，红军九，少共二十一，旧省委委员十五，保卫局总支一，统计二百零七名（内妇女十九名）。成份：雇农三十一，手工人三十八，苦力十七，产业工人七，青工十一，店员三，贫农九十六，中农六，知识分子八。白区代表十一名（内成份：雇农三，手工人四，产业二，贫农二），参加代表共一百零二名。经过十天的时间，讨论了政治、党的建设、扩大红军、苏维埃、职工运动、红军与地方武装、青年团工作七个决议案，总结了一年来的斗争经验与教训，和评判了冲锋季（七月至十月）全省各具各项工作成绩，评判结果：扩大红军为吉安第一，茶陵第二，分宜第三，莲花第四，安福第五，永新第六，宁冈第七，酃县第八、攸县第九，萍乡第十，遂川第十一。扩大与整理地方武装为吉安第一，分宜第二，茶陵第三，安福第四，攸县第五，酃县第六，宁冈第七，萍乡第八，遂川第九，永新第十，莲花第十一。发展党的组织为茶陵第一，分宜第二，遂川第三，安福第四、酃县第五，萍乡第六，攸县第七，吉安第八，永新第九，莲花第十，宁冈第十一。群众工作吉安第一，茶陵第二，永新第三，安福第四，莲花第五，酃县第六，分宜第七，萍乡第八，遂川第九、攸县第十，宁冈第十一。发展苏区为分宜第一，吉安第二，安福第三，茶陵第四，遂川第五，酃县第六，永新第七，萍乡第八，莲攸酃无成绩。总结：茶陵第一，吉安第二，分宜第三，酃县第四，安福第五，永新第六，遂川第七、萍乡第八，莲花第九，攸县第十，宁冈第十一，河西、醴陵、长湘区未列入评判。并与湘鄂赣党订了一周年工作竞赛条约，发了大会通电和紧急动员。实行党团员军事化告同志书，产生了新的省委，执委为王首道、甘泗淇、张子意、袁德生、肖伍仔、李端娥、刘士杰、黄清龙、刘炎松、贺友仁、张启龙、王震、易灭非、李祥相、蔡会文、王炳生、刘生元、龙福、谢露生、胡香美、刘其凡、刘燕玉、谭理成、李春香、赵照等二十五人（工人占十五人）。大会的特点，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发展了充分的自我批评，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讨论政治问题斗争更为剧烈，讨论扩大红军问题时即有二十多个代表自动报名当红军和承认领导一班一排一连人来当红军。会议精神是很紧张的。大会虽然发动了全省群众积极参战进攻敌人，获得了许多胜

利品（为红军和地方武装缴到敌人枪支百余，捕杀反动首领，捉土豪，没收豪绅地主的物品）来庆祝大会，但这一发动群众还是极不够的。

十一、附录：补充组织报告

湘赣党在支部工作领导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通知强迫命令摊派代替了活的领导。

湘赣的各级党部——从支部起，时常不管什么问题，以为只要下了通知就算完结了它的任务，至于通知的内容多是简单式摊派一下就完了，而缺乏明确的具体的以及活的（口头的）领导。最明显的实例，如最近推销公债没有经过宣传鼓动与运用革命竞赛的方法，而只是由区摊派到各乡，由乡摊派到各村，到了村便挨户强迫群众来买，以致党员与工农群众都不了解发行公债的意义，不能以推销公债形成一个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运动，以致党员和工农群众怀疑怕买或几个人买一块钱。最近永新环济区及里田区有些乡的群众，听到说上级决定不能强迫，要群众自愿来买，便有些群众被摊派买了的都纷纷送转来不买了。又如永新里田区委决定成立游击排，区委不能抓住目前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积极向外发展建立新的苏区的重要意义及红八军新胜利的宣传鼓动，从政治上来动员党内外群众与规定党员三个月在队服务的期间内，队员家属与红军家属同样优待，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只是摊派每乡几个，通知限期到来。这样脱离了政治上的宣传鼓动，脱离了群众斗争发动，结果支部接到通知后便也是指定推选，其指定甚至用拈阄的办法来应付上级的“差事”，指定了拈了阄不去的只好用绳子对付。因此到区便开小差，或拿钱请人来代替他去也没有人去，区委只得到处派员去，坐在政府要人，始终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是十足加一的官僚主义。其他如赤少队的登门造册，互济会的挨户募捐，救济赤色难民的天天挨户凑钱凑米，都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用这样办法组织的赤少队便无法调动，游击队便开小差，即算到了白区也是乱拿贫苦工农的东西，替革命帮了倒忙。买公债募捐群众便说“比旧社会的苛捐杂税还猛”。这样对于革命丝毫没有帮助，只有破坏革命，这都是不能刻苦宣传群众与耐劳争取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所干来的把戏。

包办与代替支部的领导：

支部是需要指导机关的具体领导与切实帮助，但这并不是要指导同志去包办或代替了支部的积极性自觉性和独立性，然而在湘赣党内这种包办代替的现象严重得很，支部每次开会，是非常机械的，对支部实际问题与群众斗争，很少讨论，只是出席人及支书作一个报告，支部同志没有意见就完了。在讨论中只是由速记来长篇抄写上级决议或由速记作几条符咒式的简单的决议（这种决议只是写给自己及上级看的，没有想到把它变成支部的工作），到会的同志被剥夺发言权似的纷纷的“开小组会”、“学时文”，甚至打瞌睡去了，主席一声“通过决议”会场陡然壮严肃静，一声“同意”，万事皆休，从报告到结论都是出席人或速记的声音。所以许多同志最怕到会，到会同志对决议毫不负责，并且会场时常闹得一塌糊涂。这种包办没有生气的枯燥的会议生活，是“湘赣有党以来”的恶习惯。我们要以大力来打破这种产生的原因：离开支部实际问题。支部讨论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不仅同志不知讨论什么，甚至支书也不知道。由于指导的同志不深入党内外群众，不了解支部与群众的实际情形，根本不知道应当讨论什么。于是呆板的千回一样的来决议问题，甚至巡视员下乡，不管什么问题，只要马上召集支部会

作一个报告，便马上跑回去了，支部同志感觉没有兴趣，便要在会议中找巡视员来开玩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几多子弹”？如果我们知道支部中群众中发生一些什么迫切问题，我们事先与支书及其他同志商量议事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来规定，在会议前就向同志做了解释工作，帮助支部同志准备讨论，实行小组与小组发言的竞赛，那末，不仅同志会发言，而且几次这样做过，支部逐渐的能够自动讨论问题，支部书记能够自动领导会议的讨论。指导同志，只要站在指导和帮助的地位来参加会议，用不着怕问：“马克思的爷叫什么”？问题的讨论应估计到支部政治水平线的低落，要把上级的文件，好好经过准备去讨论，反对只是读文件与抄文件的现象，这是支部会议的问题。支部干事会是支部的领导机关，决不是形式上的分工，它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能自动的讨论支部各方面工作，检查每个同志的工作，给支部同志以领导与教育。可是我们检查过去许多支部一般的现象，支部干事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它并不能单独开会讨论，没有工作计划，所谓书记组织宣传妇运等分工，也没有工作任务的不同，甚至一切工作，只是由支部书记来包办，支部书记又常常只是替上级催表格找游击队召集会议，形成了传达命令与替上级“办差事”的现象。这都是由于我们指导的同志，对于支部的领导是包办的方式，不能培养干事会独立工作的能力，这是支部的领导问题。支部对于自己的工作会议日程，应当有短期的（半月或廿天的）工作计划及每周工作日程，在支部会议上通过，使全体同志知道支部工作的目标，使支部干事会得到工作上的指南针。这是要使支部能够经常不停进行工作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帮助支部规定工作计划与工作日程，在湘赣的党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支部工作，只是出席人在会议中临时提出，出席人走后工作又要停顿了。上面这些官僚主义的领导，常常用包办支部领导的办法去代替支部的积极性，不是处处注意去提高支部的自动性，都是总觉得支部同志能力薄弱，非包办不行，这是绝端错误。

官僚主义的对付支部：

领导方式上最严重的现象，就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支部“ 不了解支部的具体环境与群众的实际情形，因此，一切对于支部的指导变成没有实际根据空想出来的东西； 对于支部同志的不了解，我们的指导同志，常常只在会议与支部同志见了面，而且只是坐在乡苏不能深入农村群众中与支部同志生活打成一片，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阶级及成份工作能力及活动能力缺乏透彻的了解，不能在支部中提出分配每个同志以专门的工作与提拔某些积极分子担任指导工作，甚至连同志数目成份都弄不清楚，这样就必然走到应付式的对待支部； 不肯细心与虚心倾听支部同志与群众的意见，如永新有几种的土地累进税，机械一律按照三担征收，下层同志与群众早就反对，区委还不能纠正。又如肃反工作犯了“扩大化”“简单化”与非阶级路线的时候，有些下层同志说：“天天大批的捉 AB 团，恐怕要造成群众的恐怖”，我们的同志反说他是右倾； 非常忽视下层同志的积极性，如支部中有些积极同志的干部，不注意去鼓励与教育他们，一点事情做错了，不很好的教育他们，一项工作没有做好，不很好的去指示他们，而亦是给以一顿骂。又如支部中有许多同志能站在阶级立场上坚决的丝毫不调和的反对富农，指导的同志不能很好的去鼓动他们，而只是拿了最少数的现象不分别来骂党员保护富农； 家长制的领导方式，如巡视员到乡，在会议中不许群众说话，又如听得有人报告该乡的错误便不问清楚动辄就摆起巡视员的架子，当许多群众

大骂支部书记或乡苏主席，以致群众只相信巡视员而不相信当地的干部，因此巡视员去了便不能召集会议与无法推动工作，下层同志都不敢来担任工作，支书与乡苏主席尽是几十天一斟，现成轮流“办差”的现象。

十二、目前省委工作的中心和中央的请求

过去省委工作没有抓住每一时期工作的中心和缺乏实际的活的领导，以致一切工作不能深入，不能如期完成。目前省委根据党大会对于政治形势的估量与党的一切工作，围绕着革命战争总的任务之下，规定最近三个月这一时期的中心是：猛力扩大与巩固红军，创造红八军为铁军，巩固红军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红军给养。积极向外开展新的苏区，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建立北路及遂万泰新苏区，现正在动员三分之一的干部去做向外发展的工作。检查与整理各种参战组织，健全地方武装，加强地方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广泛发展游击战争。领导苏维埃改选运动，加强苏维埃政府工作能力。集中力量改造永莲中心县区工作，深入土地革命与阶级斗争。坚决的撤换机会主义的老干部，灵活的提拔和教育工农干部，特别是工人雇农干部，处处都要着眼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在这一时期抓住这几个中心工作，来加紧肃清各种反动政治派别的斗争，发展党内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来改造党团及各种群众工作。省委为要执行这些工作任务，正在实行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与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各种工作正在努力彻底转变，目前省委有几个主要问题，请求中央马上具体解决：

1. 湘赣肃反问题，现在又大批破获老的 AB 团分子，过去省委对湘东南许多老干部的反革命活动估计不足，以致放松了对他们的进攻，没有很早的破获出来，这一问题非常复杂，隔毕物（原文如此——本书编者注）工作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缺乏这一工作的经验和干部，请中央马上派干部来湘赣担任保卫局工作。

2. 湘赣二会党大会七个决议案（按：有职工及青年团两决议不明。已要他们另行补来——抄者注）及党大会后重要文件及工作报告均付[附]来中央，请求审查指示并批准新省委名单（另表）。

3. 湘赣目前干部非常缺乏，特别是工人干部军事干部宣传文化工作人才，请中央设法硬要供给给我们。

4. 湘赣苏区与中央交通关系现在恢复湘沪线，并正在建立赣沪线，请求中央征调一批干部和工人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领导。

5. 请求中央派得力同志到湘赣湘鄂赣两省巡视工作。

6. 长湘白区工作请中央派白区工作的好干部去巡视。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

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摘录）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

最后中央局认为：为了保证中央与中央局的路线的坚决执行，现有省委必须改组。中央局决定撤消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指出王首道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屡次表现了他对于 AB 团反革命分子以及 AB 团自首自新分子，那种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态度。中央局决定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张子意任宣传。以陈洪时、李端娥、张子意、邵德武及省苏省工联的党团书记八人为常委。

**湘赣军区总指挥部训令（第一号）——宣布各项费用的限制和用途
及规定各项费用数目
（一九三三年二月）**

过去红军中各部队每月用费，不是直接按照预算向上级机关领取，而是以筹得之款维持，不敷时，向上级机关领取。有多时，即交上级机关，因此各部队用费，便不按照上级规定，擅自随意决定实行，以致红军中各项费用均不一致，这也可说是游击主义一种表现。

现在革命日益高涨，红军日益扩大，经费支出日益浩繁，如无统一收支，影响革命军费之筹划，关系实非浅鲜，自今以后系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所属各级机关部队，非得本部命令及本部经理处之通知（经理处之通知对军区指挥部绝对负责）或有建议，在未批准以前，均得依照本部规定施行，不得丝毫更改，兹将各项用费限制性质数目，从新详为解释，规定各级部队应将每月用费按照规定造成预算书，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按照预算领取，每月用费，各项用费，即在预算数内开支不得超过，如有剩余即移作下月经费，各部在预算数外之特别开支，以及有上级机关命令，或上级经理机关通知发零用费，及纪念节犒赏费等，可按照实用数目向上级机关报告领取，所筹之款，均须如数缴来本部经理处，不得留作自用，为节省烦劳起见，当然款子不必呆板的缴来领去，但缴领手续，必须转抵清楚，兹将各项费用限制用途，和数目详细规定如下：

一、伙食费：

（一）用途：供造饭、买盐、油、柴，（煮饭、煮菜、烧茶、烧洗面水、洗澡水所用之柴均用之）米、菜及茶叶等用之。

（二）数目：每人每日暂定大洋八分。

在后方部队，因买物困难，物价昂贵或为优待住院伤病兵时，由军区总指挥部，依照经济情形，临时决定增加之，如在前方部队，打土豪时有些伙食资料，可取诸土豪家时，由军区总指挥部决定减少之。

（三）人员出差发津贴之限制：

1、中央政府已通令，因公出差人员伙食费，不得要各级政府供给，各自带伙食费。

2、出差人数达八人以上时，可自带伙食并夫子煮饭，不加发津贴。

3、出差人数八人或八人以下时，每人每日带伙食费大洋一角，除经常规定每人每日伙食费外，余为津贴，属于杂支费，（如每日每人伙食为八分，则八分为日常伙食费，二分为津贴费，伙食费归伙食项内，开支津贴费归杂支费项内开支）。

4、出差人员可按照红军规定，每餐客饭费数目缴纳客饭费，在各级政府，或红军各部队中吃饭时，只带日常伙食费，不得加发津贴（如巡视员到各级部队中去巡视发津贴时，预定其到达该部队中之时日，自出发日按照其所需时日发津贴费，即自出发日起，至到达该部队日止，每日发八分伙食，二分津贴，到达该部队后，每天仅能发给伙食费数，不另外加发津贴。）

（四）人员调动及出差带伙食问题，另有规定。

（五）客饭伙食问题：

1、无公事者不开客饭。

2、无各机关部队之介绍信者不开客饭。

3、客饭费每餐数目为经常伙食数三分之一弱。如：

甲、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者客饭费每餐大洋三分。

乙、每日伙食费大洋八分者客饭费每餐大洋为二分五厘。4、客饭费数目属于杂支费项内开支。

二、马干费：

(一)用途：供马匹所食之资料，(如买马吃的草，买马吃的谷，买马吃的豆子等资料是)之费。

(二)数目：每日每匹大洋八分，必要时由军区总指挥部，依当时当地情形酌量增减之。

(三)马匹之规定：

1、骑马

(1)各连队无马。

(2)团部二匹。

(3)师部三匹。

(4)师政治二匹。

(5)军部五匹。

(6)军政治部四匹。

(7)军区总指挥部五匹。

(8)军区政治部四匹。

(9)师军需处一匹。

(10)师卫生队一匹。

(11)军经理处二匹。

(12)军军医处二匹。

(13)特务营部二匹。

(14)军区经理处二匹。

(15)军区军医处二匹。

(16)无线电分队马匹暂不规定。

(四)各部队马匹超出规定骑马数目时，概为专供运输军用品之用，不能作用者送至地方政府豢养，各部队实有马匹数目，须报告军区总指挥部备案。

(五)各级部队按照规定骑马数目，及实有马匹数目，每月造具马干费详细预算数，附于各部每月预算书后。

三、公费：

(一)用途：笔墨纸张文具，邮费，灯油，宣传员——各伙食单位，买石灰颜料，纸张写标语，识字运动费，列宁室用费纪念会，做旗子标语，各部开会茶点，修理零星器具，添置水桶，菜盆，饭碗，饭桶，茶桶，菜刀，锅铲，公文箱子、买禾草，租客被等均属之。

(二)数目：

1.步兵连——每月大洋十元(有百人以上十元，百人以下者六元至八元)军区被服厂，军区红色医院各所同。

2.步兵团团部各担架队，运输队(批经常随队行动者)每月大洋六元。

3.特务连，政治保卫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军士连，教导队，红队、工兵建，步兵连，交通队等均各与同校。

4.军经理处军军医处，每月大洋十元。

5. 军区军医处，军区经理处，无线电分队，独立师师部，独立师政治部，军区红色医院办公处，军区工兵厂，每月大洋二十元。

6. 军部，军政治部，军区总指挥部，军区政治部，每月大洋四十元。

7. 各地方之分区指挥部，每月大洋二十元，各独立团团部，大洋十元，各独立营与独立团同。

8. 各后方留守处，办事处，与步兵连同，（百人以上者十元，百人以下者六元至八元）。

四、办公费为包办性质，原则上不过用。如有特别原因，过用时须报告上级（师以下所属之部队，报告师长，师政委，军部及军政治部，及军军政治部直属部队，报告军长，或军政委，军区总指挥部，及军区政治部，及军区总指挥部，军区政治部直属部队报告军区总指挥或政委）追认，由所属上级之杂支项内补发之，（师所属由师杂支费项内补发余类推），如有剩余，得由该伙食单位按照各伙食单位之经济情形，自行处理。

五、擦枪费：

（一）用途：供擦拭枪炮，买油及布破纸等费之用。

（二）数目：

1. 山炮每尊每月大洋三元。

2. 迫击炮每尊每月大洋五角。

3. 机关枪每挺每月大洋五角。

4. 步马枪，手机关，花机关枪每月大洋五分。

5. 驳壳枪及各种手枪每枝每月大洋三分。

（三）各部队应按照上列规定，按实有枪枝数目，每月造具津贴费，详细预算数附于各部，每月预算书后。

六、杂支费：

（一）用途：系日常一切零星复杂之用支，既不属于上列五项之规定，又非特别费，如送信费，响导费，侦探费，架桥费，夫费，官兵回籍盘费，休息费，埋葬费，医药费，购买交通材料出差人员津贴伙食，购买教育用品，印刷军事政治书籍，宣传品，无线电队，夜间值班点心费，雕刻印刷，购买马灯扁担医药器具，军乐器具，修械器具，修理营舍，马厩，操场，缝制各种旗帜袖章，担架床，以及其他零星杂支等均属之。

（二）数目：

1. 各级部队每月杂支费数目之规定。

（1）军区一级每月大洋一千二百元。

（2）军一级每月大洋一千元。

（3）师一级每月大洋六百元。（独立师同）

（4）独立团独立营每月大洋一百元。

（5）各级部队编制不足时得酌量减少之。

（6）各伙食单位每月所用杂支费数目，暂不规定照例可用，或经批准用者，用后报销，向上级经理机关领取。

2. 属于杂支费内各项用费数目之规定：

（1）夫费——在赤色区域所请之夫子，每名给大洋一角，白色区域所请之夫子每日每名给大洋五角，夫子，每日伙食费在外，伙食费数与红军同。

（2）请群众送信做响导其待遇与红军同。

(3) 药费——每剂中药不能超过大洋三角，原则上一律不准吃补药(特别重病，经医官验明报告上级批准者不在此限)。

(4) 休养费——因病不能随队工作，及短时期不能愈者，送入后方医院，休养时每人各发大洋一元至二元，有特别情形者在外，在队行动者，概不发休养费。

(5) 埋葬费——无论指挥员战斗员，每名不得超过十元。

(6) 官兵回籍旅费——家在赤色区域者依路途远近每人每日大洋一角，在白色区域路途过远，或须乘船坐车者，临时决定之。

(7) 无线电队每夜值班点心，每月大洋十元。

(8) 各级部队每月杂支费，不得超过规定数目，并须将每月杂支费，详细预算数附于各部，每月预算书后。

七、零用费：

1. 用途：发给各个指挥员战斗员作零星使用之费。

2. 数目：暂不规定每月应发次数，及每次发给数目发零用费时，由军区总指挥部，下令或军区经理处下通知，如没有总指挥部命令，或经理处通知各部队不得自行发给零用费。

3. 发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

八、特别费：

(一) 用途：不属于以上各项规定，因临时发生事件，所需之费，或特别情形，需要开支之费，如被服费，俘虏费，投诚费，负伤费，残废抚恤费，新兵费，开办费，赔偿费(指重大者)，至零星赔偿，属于杂支费。购买军械弹药，及大批中西药等属之。

(二) 数目：

1. 各级部队每月特别费，数目不规定，因特别需要或经批准用者，用后报销向上级经理机关领取。

2. 属于特别费内各项用费数目之规定：

(1) 俘虏费——俘虏敌兵无论遣送回籍，或在红军中工作，每名发大洋三元，军区总指挥部必要时，得依照当地情形增减之。

(2) 新兵费——入伍新兵，每人发入伍费大洋五角，以供买碗筷面巾抖笠之用，但由地方经常武装组织中，或其他部队中，授调来者，不得发给新兵费，军区总指挥部，得依当地情形增减之，或停发缓发之。

(3) 投诚费——白军士兵拖枪投诚红军者，每名发给投诚费大洋十元，如果没有拖枪投诚者，与俘虏同。

(4) 开办费——即新成立部队之用费。

新成立的军部军政治部至多不得超过大洋二十元。

新成立的师部师政治部至多不得超过大洋十五元。

其余新成立的各伙食单位开办费，均不得超过大洋十五元。

(5) 负伤费——负伤者无论其为当指挥员战斗员，每重伤一名大洋六元，轻伤一名大洋四元。(敌兵同军区总指挥部得款，依当时经济情形增减之。

(6) 赔偿费——因红军影响致群众受到损失，由高级指挥机关和政治部，及经理机关，临时按照实际情形，决定赔偿数目赔偿之。

(7) 残废抚恤——按照扶恤条例，由各级扶恤委员会决定发给之。

仰各级负责指挥员接此训令后，即切实依据此训令，内容遵照实行为

要。

此令

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蔡会文

副总指挥李天柱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湘赣苏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工作报告——
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日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

(一) 党大会后，湘赣工作是有些进步的。但因为党大会对敌人大举进攻估计不足，只是一般的提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中，特别是在最近敌人积极布置对中央苏区及其附近苏区的四次‘围剿’中，敌人更要积极进攻湘赣苏区”。没有明确的指出，敌人四次“围剿”的重心，已由湖北移到江西及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实际上就是放松了紧急动员广大群众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接着省委发下的军事训令，主要的精神是抓住了战争紧急动员，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但因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不能迅速深入群众高度发展阶级斗争，影响到党内党外和平享乐、消极腐化，甚至赌钱打牌、“送娘娘”右倾取消的情绪到处发生，特别在苏区中心内更普遍。而边区——攸县、萍乡、酃县的有些同志表示悲观动摇、仓皇失措，甚至有说：“天天说打到吉安去，为什么还有敌人进攻？”，“我们是老革命，应当享福了，革命的事应由他们去做了”，“积极进攻这是红军的事”，“武装拥护苏联，目前还是宣传的口号”，“革命好是好，但要当红军抬担架是不好”，“天天说四次‘围剿’，又没见敌人来”许多落后的农民识意。特别是右倾，党尚未能在开展两条战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中来完全克服它们。

(二) 扩大红军工作。这三个月内共五千五百一十一名(原计划八千五百七十名)。党员占九百一十八名，团员一千零五十三名，工人雇农店员等成份占九百一十九名。

在扩大红军工作中，我们是抓紧由干部领导当红军，实行在各种会议上、各种代表大会、扩大会上自动报告当红军，并自承认领导多少当红军，限何日或何纪念节日在县集中，一同到省来。这个办法一实行，常常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报告当红军的，所以党团员当红军的热情比前提高了。我们是特别注意与政治动员来代替过去的摊派命令办法，同时也注意到大批工人成份到红军中去，结果有九百一十九名去当红军(全省有组织的工人约二万余)。其次经过白区组织，扩大了一小部份红军(共约二百上下)。然而在扩大红军工作中，还表现一些错误和缺点：征调中心区域十分之一的党团员当红军的计划没有完成(全省党团员有四万四千)，而党团员当红军的仅二千零五名，许多党团员不愿当红军，在会议上不作声，或者在会议上咒骂一样的念“红军到处高涨，大家要到前方去！”或者说：“你可以去，你家里还有人做工！”而自己却不真正去当。还有的就说：“如果大家去我就去”。有些农民同志看见巡视员来了，办起酒肉请巡视员吃饭：“我们是有些农民意识的，每天吃几杯酒做一好事，当红军离家大元了，很难顾及得家庭”。再则在会议上实行报名当红军，有些因为没有报就等待几点钟也不散会，弄得有人会也不到了。加上小调快乐逍遥，更促长了他们的太平享乐情绪，而紧急动员不深入，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所以不能使苏区内一切生活服从战争。

(三) 发展新苏区。我们对开展新苏区工作是注意了，但成绩还是很差。安福在宜春南部发展一新的区(三个乡)，纵横约五十里，又严田方面发展三个乡苏(纵横仅十里)，近恢复九个乡苏(被敌人占领的地方)。现安福金田尚驻有白军一团，筑有巩固的工事。苏区从南西北三向离安城二十

里到三十里。分宜发展一新的区，并几个乡。分宜、新喻、峡江、儒延这一块苏区，万千河边仅二三十里，离袁水边仅十里、离袁州仅四十里，离樟树仅数十里，离吉安六十里。茶陵在攸边八团方向，恢复了两个乡苏。在十八团方向，成立一个新的苏区（共四乡），但因陈光中部严厉进攻，重要地方（二区的一部）都被敌人占领。酃县的发展非常迟缓，仅正十都建立了一个乡苏。吉安靠泰和发展了一新的苏区（共三乡），纵横二十余里，又六个乡革命委员会。遂川方向发展了一个区并几个乡。八军及独立十二师在遂万泰工作，在五斗江、黄酃、衙前、桥头开展了一块新的苏区。但因政治工作太差，土地也不分，革命政权也没有建立。因最近敌人的进攻，事实上仅有少数游击活动。现在敌人已退，正在恢复中。我们关于发展苏区，有一个计划，各县均组织了工作团，随独立团营出白区工作，各区有工作团和警卫连游击队出发，省一级则组织有近百人的工作委员会，同八军工作。白区群众革命热情很高涨，如新喻、峡江白区妇女送草鞋、鞋子慰劳红军，帮助我们由白区解西药到苏区，购买我们的公债（每人多少七十元）；茶陵、萍乡白区的群众，自动帮助我们的独立团、游击队放哨；安福白区的群众，自动把我们遗落的伤兵送到赤区；遂万泰方面的群众成群结队的站在路旁，烧火、发茶迎接红军，表示的非常亲热。但有些赤白边境，如萍东、攸西关背，用为我们过去有些队人的非群众路线非阶级路线，侵犯了贫苦工农的利益，以及豪绅地主武装的镇压与欺骗（同红军接了头的多被杀头），我们部队一到该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们见面。直到最近才用各种方法，做了些比较艰苦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才有转机，但还是没有建立苏维埃。在开展新苏区工作中，还有一个很流行的错误，就是机械的把调查与分配土地，与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对立起来，呆板的分成几个阶段：先宣传群众与散发谷子，再组织群众，再组织农民协会，再建立革命委员会，再建立苏维埃，再调查与分配土地。没能紧紧的抓住革命的政权与分配土地来争取组织与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样对武装问题，有些把它与土地政权问题对立起来，没能利用最积极的最灵活的最艰苦的游击战争来消灭地主武装，捕获反革命的首恶；有些只讲筹款，而对豪绅地主姑息，甚至乱捉贫苦工农，有捉二十元的土豪。单纯的筹款、脱离群众及固守苏区边境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我们正在纠正这些错误。

（四）军区工作。军委于去年十月派了蔡会文同志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委、八军政委，肖克同志为八军军长，这几个月来军区及八军工作有了一些整理。红军士兵生活，因省对筹备红军供养有了大的注意，所以比以前要好些。目前全军区的脱离生产的部队有一万三千上下，八军有四千人数（名义上有三师），另成立了一独立师（约五百人）。但红军确实表示没有最高限度的积极化，最近三个月来全军区仅缴获敌人枪支三百八十一支，驳壳三支，花机关一架，地方武装占大多数，八军仅缴得百支上下。事实上对配合中央苏区的影响确实是很小，积极进攻的精神非常不够。

（五）苏维埃工作。三个月来是有点成绩的，表现在对革命战争经费的筹措有一个注意，对财政部的工作也有了一点系统，共收得累进税的四万。我们发行了短期公债原定八万，大概情况可以做到九万，我们正在准备五月的战费，正在设办法把苏区内的木材、竹、樟脑、煤、铁、纸、碗推销出白区。但这个成绩还很小，有些游击队独立团筹款无成绩，并且很能深入白区腹地筹得现款，加以敌人阻止土豪代表解款来苏区（如安福、酃县），

军用费很困难，这无疑的是困守苏区无财政计划的恶果。我们对这一问题决定以下的办法：

1. 迅速清查关在后方的土豪，责令土豪马上写家信，利用游击队或土豪代表设法送到他家里，限期送款来，并应派武装队伍去接土豪代表自己来赎人。对于某些反抗不缴款的土豪即杀一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其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

2. 建立赤白通商关系，利用白区商人或土豪代表尽量找苏区内的店员或小商人，建立对白区的通商关系。赤区内的竹木、煤炭、樟脑、棉花、猪肉、山上出产的药材等等，须尽量运送出外销售并派武装护送他们，同他们订立通商订约与交通关系，到白区成立秘密的贸易站，要他们运食盐、洋油、西药等来苏区。交换的商品可用武装送到河边，并秘密的定日子。

3. 组织短枪队及精干的游击队，深入白区[土地]打豪绅杀反动首领，发动群众斗争和收土豪的款子（罚土豪的款子应按照他的经济状况，数目不要提得过高，务必使他很快的能够送现款来）。清查经济帐目，惩办贪污分子，反对游击支浪费，实行节约运动，从县一直到乡的一切开支用费，应督促财政部经常不断的去审查。尤其是对于过去经济，已组织清算委员会来一次大的清算的运动，发动群众来参加，对贪污分子除赔款外并要严加惩办，浮支滥用的分子要他私人赔款偿浪费的数目。过去的六斤谷子运动，三个铜板运动，募捐、节省经济以及在查田中没收豪绅地主等的财物，来一次大的清查，实行追究到底。

4. 最近查田中查出的豪绅地主，除没收其财物外，并须严加审讯，追出他埋藏的。并可以向富农罚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窃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农，除没收好田外，更应罚他一笔钱。

5. 地方武装的筹款工作，曾来一个大的转变，坚决反对固守苏区的保守主义，同时应消灭非阶级路线的乱打土豪及只筹款不做群众工作的严重错误。

6. 白区组织亦可成立小的游击队，发展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把土豪没收发送到苏区来，指定专人负责代替并帮助。

7. 筹款工作一直到建立新的苏区成立，各县立即定出五个月的财政计划，将全县五个月的开支用费数目列成预算，以及这次经济的来源（独立团、游击队、短枪队），各筹款若干，对外通商赚钱多少，没收或罚款多少，定出详细计划。

8. 税收公债段立即完成，再不容许拖延下去。

9. 决定某县贮藏粮食若干，食盐若干，洋油若干，供给军区，限一月内完成。关于财政问题，望中央局给我们以指示。

（六）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在老苏区内举行一次较深入的查田运动，在村子里发动群众举行清查，查出了许多富农和地主（过去隐瞒的），如永新查出了一千多家富农，几百家地主。这个斗争普遍的发动了，特别雇农表示了自己的坚决与领导作用。现在农村中“闹阶级”的问题非常热烈，地主富农表示顽强反抗，甚至有闹得[到]乡苏来打主席或提出质问，或赶雇农来打的。有些富农就潜逃出白区，勾结反动武装来进攻。我们抓紧这些个个的事实来发动并深入阶级斗争。但在这个斗争中，有些地方故意把阶级问题弄得糊涂不清，如对地主富农问题有些追到“孙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牵连到几代而弄错了的。另一方面便有些隐瞒富农地主的，甚至有“党员”

公开出来包庇，在永新一区有一个“气”得自杀。对新发展的区域的土地正在进行迅速分配，但有的地方群众还有些没回。其次关于苏维埃各级各部的进行工作都很差，特别是工农检察部的工作，简直没有成绩，因省苏工农检察部长系袁德生同志兼，不很负责。内务部工作也很差。粮食部工作最近较前有系统，共集中了三万担谷子作为红军的粮食，并在继续贮藏（每人贮藏二十担谷子贱价卖或送给红军的运动），准备长期战争。为着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消极官僚腐化的分子出苏维埃，正在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造运动，坚决建立城乡代表会议制度。并遵照中央政府法令，有些乡苏区苏太宽，正式重新划分过。并组织了各级检察委员会及清查经济委员会。

（七）目前敌人正在布置大举进攻湘赣苏区。茶陵陈光中全师盘踞苏区内已有一年多了，现在高陇、严塘、桃水、腰陂一带，并时向茶陵的最后批塘骚扰。攸县苏区可说完全被敌十五师之一旅占领（原苏区本仅一线，很小），现仅余两个乡。安福金田有敌一团带地主武装盘踞。酃县苏区内最近有王东原部一团带地主武装占据。他们都是建筑坚强工事和炮楼，其计划是将建筑军用马路，一条由安福至永新，一条由吉安到永新，一条由安福至莲花，一条由莲花到永新，并准备首先消灭我宁冈遂川酃县苏区，与湘赣粤军实行前进合击（见反革命的秘密文件）。我们为着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正在检查战争紧急动员的工作，八军已到北路分宜、新喻、峡江方向行动，可能时取清和配合红十六军的行动，沿赣江袁水威胁吉安，牵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北路的独立团、营、游击队从各方面深入赣河边行动。红独立一师则配合湘东南方向的武装取株萍路湘东车站，以牵制湘敌人赣。吉安、安福独立团向吉安方向积极行动，整个与中央苏区行动相配合。地方党部正动员赤卫军、小队配合红军及独立团、营行动，省委也调了四十多个同志组织工作团同八军行动。我们正以大力肃清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实行严格工作检查，利用冲锋队集中力量，抓住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工作重新移到村子与企业机关，每个村子需多做几天工作（一星期到两星期），加紧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动员，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斗争（最近省委发了一个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与纪念“三一八”的决议及庆祝红军胜利的决议）。发展新苏区扩大与整顿地方武装，苏维埃改造行动，都另有工作计划。

（八）党的组织现况。

1. 党大会后三个月中，发展党员做得异常的坏，原定八千的数目只能完成三分之一（二千六百八十三名，红八军、独立师、团、营及白区发展在外）。最迟缓的是安福、吉安、攸县、萍乡、宁冈等县，在党员数量上不独没有增加，反大大的减少了（共约减少一千以上，多是洗刷叛变死亡等）。其他各县党员数量都停留在旧的水平线上，甚至有绝[极]少数支部（如永新环浒区环浒乡），自去年六月起到现在没有发展一个党员。主要的原因是对政治估计不足，形成党的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使党与群众隔离起来，缺乏政治上的动员，党不能艰苦的站在群众前面，代表群众利益，领导群众斗争。以致党的主张和策略不能为群众彻底了解，党的威权不能大的提高，因此群众不愿加入党，说“还是做老百姓好（没有加入党的便自称老百姓），加入党要苦些，又要调动工作。甚至有最小[少]数的党员的成份是相当的好，多数县份如永新、吉安、茶陵等党员中工人雇农都做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萍乡做到了百分之六十，分宜只做到六分之一，酃县只做到七分之一。现在党员总数万二千二百六十五名，工人雇农成份占百

分之二十一强（十二月的统计），除红军地方武装及白区组织在外，萍乡遂川河西均未统计。

2. 党大会后，发展白区组织亦有相当成绩。全省三个月中共发展了党的区委四个，支部八十五个，党员八百六十六名，内工人成份三百二十四名（长湘区与醴陵区未统计）。北路新成立赣河区与袁赣区两个区委及袁河边特支，赣河袁赣三区共有八个支部，内有两个赣河赣船小组，共党员百七十名，都与湘鄂赣及樟树组织取得了联系。袁河边特支在离新喻城五里的地方亦有四五个支部，最近因苏区负责的AB团逃往白区告密，遭到了大破获。茶陵被敌人暂时占据了的苏区都恢复秘密组织，原有四个区委，现都深入到了当地进行工作。萍乡在安源、上埠、萍西、宜丰[风]一带都有白区组织。吉安之固江曲带及沿南河一带均有组织。全省共发展了工会支部三十个，会员三百八十八名，雇工会九个，会员六十五名，互济会六十四个，会员一千零七十二名，反帝同盟六十六个，会员一千八百一十三名，拥苏同盟三十个，会员一千二百五十五名，赤色农会五十八个，会员二百三十七名，妇女代表会二十个，会员三百名。可是这些白区组织，部分的有些流动的现象，同时多系和平发展，没有发动斗争。如安福白区党团员（有最小数）当该地成立苏维埃的时候，他反逃跑了，有些白区组织，自动打土豪慰劳红军通消息等。全省派去白军中工作的干部及党员共有五六十名，有些是收到了小的效果，有些没有消息了。

3. 改造党的工作，省委决定由一月到三月止进行党的改造运动。首先对于县二级的干部来了一个大的撤换，驱逐出大批的AB团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出指导机关，撤消了大批的消极怠工与昏庸腐化的旧干部，如永新区两级干部占了十分之九是党大会新提拔的，莲花亦正在积极进行。省委除发出了改造支部工作大纲外，并派人深入下层，直接去领导这一运动。在查田运动中查出了大批的地主、富农、和尚、道士等阶级异己分子，都已经驱逐出党（数目尚未完全统计）。对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为执行帮助领导方式亦有初步成绩，党的阶级基础及干部的无产阶级成分都有相当进步。省委本身工作还不很健全，常委经常只有一人在机关。秘书处、组织部干事及宣传部干事都是AB团分子（都是湘东南的老干部），已捉了。最近都是提拔新的工农分子来补充，弄得一切文字工作都要常委自己来做。

中共湘赣省委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于永城

注释 原文有“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写，六月七日到”字样。

湘赣红八军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于道川之桥头)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

副主席彭

副主席王

一、我们过去只一般提到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没有深刻认识国民党自庐山会议后将其“讨赤”重心移到中央苏区及其左右两翼——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没有着重的指出敌人大举进攻。因此，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口号，始终没有提出，在战争的动员上，便做得万分不够，这仍然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切照常工作的方式，依然没有大的转变，战争的动员，没有更实际的加强工作的速度。当中区红军在抚河打得正剧烈的时候，八军的中心行动，却放在遂、万、太[泰]方面做发动群众扩大苏区的工作，没有最大限度的积极化打击敌人，以分散进攻中区之敌。二月下旬，我们结束遂、万、太[泰]工作，同时得着军委的屡电指出，才进一步的认识中区北面战争的严重性；认识北面战争的胜败，有决定全国苏维埃发展的意义。八军的行动，应最大限度的积极化，以配合主力红军向北发展，分散进攻中区之敌。因此，全军随即由金田附近，经横大路、东谷等地，向袁水流域进展。果然，引动了国民党由南昌抽调独立三十二旅三团来袁水流域布防，牵制了二十七师、七十七师、二十三师之各一部，震动袁水两岸，截断赣河交通，造成争取赣江各大城市的有利条件，更实际的配合中区红军争取北面战争的胜利。最近在零田墟击溃了二十八师四营之众，遂、万、太[泰]苏区将有新的发展，我们以后要继续这一胜利，在军委的领导下，执行积极进攻路线，向外发展，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关于去年十二月向遂万太[泰]行功的意义，我们在第一次的报告中已详述及，毋须再赘。遂万太[泰]工作，由一月五日起到二十七日才结束。这一期工作中，由高家至黄坳、五斗江一线，都建立了临时政权。五斗江、横石、新江口、衙前、桥头，建立了游击队，并开始土地斗争。二月十六日，二十八师三团进据路田，同日湘敌进至大院，粤敌至藻林，在这形势下，敌人对湘赣苏区大举进攻，已开始了。敌人进攻的战略，主要利用外线作战，分进合击，趁我们部队未集中前，各路齐进，深入中心区域。我们认为应趁着敌人分进而未合击以前，选择

弱点，击破其一面，再顺次击破其他各路。十七日全军在衙前集中，拟十八日击路田之敌，而同日路田之敌进陷桥头，我们根据各方面情报，估计二十八师进攻桥头，最多不过八营，且必继续进攻衙前，故于次日全军并独十二师之一部住于衙前通桥头之道，迎击进攻衙前之敌，在运

动战中击灭之。这一天等到午后二时，二十八师终归没有来，遂撤回横石宿营。十九日，全军攻桥头，而敌于同日拂晓向衙前前进，我们到达桥头时，敌人后卫都走了两小时了。从各方侦察，始知此次进攻桥头之

敌，为二十八师之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六等团，各团虽不甚充足，但在有工事的条件下，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的（此时八军全军不过二千三百）。不过刘、陈诸同志急须西渡，非诱退衙前之敌不可。二十日军部率二十二、二十三两师由桥头出发，到达白土街附近，威胁马家州之

敌，二十一日进至十三景，二十二日回到高家，而衙前之敌已与粤敌湘敌取得联系，合攻黄坳、上七至下七、横石一线而占领之，并有急攻永新之

势。因此，全军及十二师并江西军区特务团集中牛田，准备迎击由高家进攻之敌，而中区红军东黄坡之捷，引动了敌人整个战线的变化，

二十八师及粤敌，纷向遂城撤退，在这情况下，我们当然不宜株守一地，二十日全军由牛田到高桥头，留十二师及江西军区特务团千遂万太

[泰]边，次日进至金田附近，佯攻金田，冀诱金田、洲湖之敌出击，而敌死守工事不动。我们根据军委屡次来电：“不得寻坚攻坚，自陷困境”的指示，次日，即放弃金田，越陈山，到达上下利田。三月五日，经横大路，到合溪。六日到田心，九日到水口，拟渡袁水，和十六军取得连[联]系，合攻陶广、罗霖，而沿河都找不到船，次日，经横板桥沿袁河右岸到河坪上，而河左岸地主武装及一部白军把守，经二次强渡，均未如愿，乃就地工作，赤化袁河右岸。十五日到南门、哲山，并以一部进至廖圩附近及三湖附近，以一部进至新涂对面之界埠，大肆活动。而敌独立三十二旅柏天民部三团，由南昌调来罗坊、黄土街，二十七师亦有两团于十七日到廖圩附近，新喻亦增加罗霖部一团，各方协同

向我前进。在这形势下，我们只能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十七日，大部由河坪上到彭陂，以一师经廖圩到仁和沿赣江逼峡江，次日到彭陂归还建制，而敌亦于十八日进至洋港易家，离南门、哲山只四、五里，向新苏区进攻。十九日，全军至大江下，二十日到油田，并派一师进至谷村，次日由谷村经桐树坪附近回油田归还建制。

北路白区群众很好，分粮抢谷，非常热烈，秘密组织也比较好，豪绅地主大都逃至城市去了，可惜北路工作太差，扩大苏区的成绩很差。

正当着我们在袁河大肆活动的时候，湘敌王东原部乘虚进据宁冈。三月十五日，敌三团越七溪岭，下龙源口，十六日进攻永新，红军学校在龙湾桥布防与敌激战三时，将敌堵住，敌遂向烟江退却，红校尾追之，昼夜在敌宿营地骚扰，敌乃退回宁冈。我们在油田得讯，即向永新开动，二十五日到永新。准备作战，敌仍在宁冈做工事，没有其他变化。恰好二十八师有向桥头、衙前进攻之势，因此，决先击灭二十八师，湘敌有变，即回师歼之。四月四日，由烟江出发，六日到路田，七日攻零田之敌，零田为二十八师八十三旅旅部及一百六十六团，固守工事及房子，我军急攻之，经二时未得手，而遂城一百六十五团之一营，一机枪连及师迫击炮营来援，我以预备队迎击之，仅三十余分钟，即将援敌击灭，而一百六十六团仍扼守工事，激战至午后三时半，仍未攻下，遂撤回上盲宿营。是役缴获敌迫击炮四门，重机关枪二架，步马枪一百二十余支，驳壳三支，俘虏百余（内营长一、连长三），敌方伤亡当在二百以上。我方因打工事的技术太差，没有攻工事的武器（迫击炮虽有二门，炮弹都坏了），死伤达三百五十余，十二师师政治委员袁任远，三十六团团团长吴志高，六十六团团团长汪春和均受伤，下级干部伤亡亦不少。

最近湘敌已大起变化了，本月五日陈光中部陷莲花，七日进至苍山口，四出骚扰，大做工事，将以莲花作据点，向四周蚕食。王东原部在宁亦快要进了，分进已成事实，合击永新当在眼前。我们本应迅速开回永新，但江西军区特务团公略独立团，急须东渡，陈洪时、刘士杰诸同志急须西渡，如此次不下大的决心，以后交通将更困难，更没有时机了。我们准备十四日到赣河边，预计十七日可回到永新，大战的期间，即在目前。

三、目前围绕湘赣苏区的敌人，吉安有二十三师李云杰部八团，峡江新淦有二十七师，安福有朱耀华部四团，新喻有罗霖，萍乡有陶广，攸茶莲有

陈光中部四团（陈本有六团，调了两团到湘西），酃宁有王东原部六团，上崇遂有粤敌余汉谋部三团，遂万太[泰]有二十八师王茂德部四团。这几师敌人，有些是专对赣苏区的（二十八师、十八师、十五师、六十三师），有些是兼对其他苏区的（粤敌余汉谋部，二十三师、二十七师、七十七师、六十二师）。此外尚有各县的地主武装。

这些敌人，战斗力最强者，首推十五师、二十三师、广东独立第二旅，次为十八师、七十七师、六十二师，再次为二十七师，六十二师，最差的是二十八师。武器方面，除粤敌及二十三师外，余均不足称。地主武装的战斗力，只衡、永、茶各县较强（现据茶攸），遂万太[泰]最弱。

目前进攻湘赣的敌人，主要是湘军，谭遂源于三月中旬到安福，刘建绪于三月到茶陵，最近又回至宁冈之古城；陈光中只到莲花城；王东原早便到了宁冈。安福、莲花、宁冈各路合击永新，马上便要成为事实。据湘报载“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指挥湘、粤、赣军各一部进攻酃、宁、遂残匪”。在目前形势看来，刘建绪指挥六十三师、十五师由莲宁进永新，六十二师入萍乡苏区，谭道源指挥十八师入永新，指挥七十七师入北路苏区。各方敌人，以十五师及六十三师进得最为迅速。

敌人进攻战略，在我们以前所得各方谍报及最近事实看来，正是运用其所谓十大战略：1) 轻装；2) 急行军；3) 夜行军；4) 夜袭；5) 多派便衣侦探，侦探道路与“匪”内实情；6) 先用小部队；7) 多用威力侦探；8) 进退不定；出没无常；9) 利用降“匪”，以为我用；10) 调查户口，整理民团，优待团等的时候，王东原到宁冈后，在古城，砦市坚筑工事，以作据点，经常派出小部队，轻装游击，协同地主武装，时而深入中心区域，时而退出，所谓进退无常，行动不定也。同时整理民团，以作响导，勾结苏区内的富农地主及一切隐藏的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遂行其进攻苏区的企图。

我们应付敌人的战略，是最大限度的集中一切资料及优势兵力于决战方面，于不决战的方面。发动地方武装，或由部队中派出足够牵制敌人的最小限度的兵力，趁敌人分进而未合击之前，选择其弱点，击破其一路，再顺次以击灭其他各路。如敌已做好了工事，定佯攻某点，引起他处之敌之变化，趁敌调动部队之际，在运动战中击灭之。我们在零田圩的两次胜利，都是用这种战术取得的。这一战术，军委过去也曾指出，经过这两次的胜利，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

四、军队组织问题：1. 是数量及质量的变动，在二月中旬，全军仅二千三百余人，三月初，增至三千二百余人，这一期兵员的增加，主要是从地方武装中抽调来的；由农村扩大来的，也有五分之二。这些分子，有很多是过去的逃兵，请假的，落伍的，大多富有战斗经验，所以一经编制，即可战斗。北路这一行动，因天气严寒，行军时间过多，很多人没有草鞋、雨帽，以致烂脚的、病的，达一百以上；加以政治领导的不够，管理训练的差弛，逃跑者共达一百一十余人，回永新后，全军仅存三千零数十人了。目前巩固部队，是个最重要的问题，逃兵数目，比去年虽小，然以本年三月以数目看来，也已经骇煞人了。军委有具体的办法么？请快快指示我们。

因为过去扩大红军，没有脱离立三路线时代的残余，以及提拔干部的非阶级路线的结果，部队确隐藏了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托[拖]枪逃跑的有九个，内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六个，共托[拖]去步枪十枝[支]，手枪一枝[支]（这些托[拖]枪逃跑的，全数是白区的俘虏的）。我

们认为这一问题，是万分的严重，证明我们过去对部队成分没有细密的清查，没有充分的阶级政治教育，是部队组织的最大缺点。为保证部队阶级性的坚定，造成创造铁的部队的先决条件，故动员全军，实行检举运动。在这运动中，相当的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认识，检举了十几个阶级异己分子，（已悉数洗刷）以及几十个消极怠工分子（撤职者撤职，受警告者受警告），现在部队的阶级性的坚定，是有保证。

关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及领导问题，我们到八军之初，注意得不够，下级尤为薄弱。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桥头会议，才引起全军各级干部的注意，但地方党不能最大限度的动员工人雇农苦力到红军中来，故部队中的成分，大部分是中农贫农，无产阶级的基础还是薄弱。最近我们将部队中无产阶级出身的分子，特别加以训练，使他们真正成为工农阶级的先锋队，并且特别注意提拔无产阶级的干部，加强指战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2. 关于反游击主义。狭隘经验论及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的问题。因为过去领导的不坚强，组织的松懈，无产阶级的基础及领导的薄弱，不能克服农民的散漫性自由主义，故游击主义狭隘的经验论特别利害，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科学的分工，没有巩固的后方，不加紧训练，不注意作工事，不求新的进步，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缴得刺刀、手榴弹、马刀、圆锹、十字勾等，不注意保存，机关枪放在后方生锈，问他为什么？便说：“一两个冲锋便打了胜战了，要机关枪干么？”这种说法，可说是狭隘的经验论发展到最高峰了。固执过去在湘赣打民团土匪小敌人的狭隘经验，没有看到将来要和国民党的基干部队作战，尤没有看到将来要和具有全部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特种武器是步兵中的主要武装。这些不正确的倾向，经过了多次斗争，遭遇了严厉的打击，在部队中，比较薄弱了。

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薄弱，政治教育的不够，军阀残余仍有或多少的存在，个人信仰、英雄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不时发生，我们坚决的予以肃清。然而都又走到另一种倾向，一般干部，怕受到军阀残余的指摘，便连管理也不敢负责了，战斗员中，不守纪律的，也不敢管，致纪律的执行，非常松懈。

工作作风中，过去犯了极严重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说而不做，知而不行，桥头会议后，相当的肃清了。

3. 因为过去对政治形势估计的右倾的结果，故不能发扬高度的攻击精神；因为游击主义的浓厚，故纪律非常松懈，军事技术不能提高，没有顽强性、韧性；因为狭隘的经验论的结果，故新的战术技术的学习非常差；所以过去的战斗力是很谈不上的。官田、桂林坊及第一次零田圩战役之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就是这些鬼在中间作祟[崇]，经过不断的斗争，一般是纠正了。此次零田圩战役，在各方面都表现了显著的进行，尤其是反游击主义方面。

以后我们更要抓紧这些胜利的经验，加紧教育训练，求得新的进步，提高战斗力，以走向铁底部队的道路。

4. 过去单纯军事观点的非阶级路线的提拔干部，经过各种会议的斗争后，确收了不少的效果。

我们对旧的不良干部，虽没有留恋；但新的工农干部，却没有创造出来，师团两级的干部，更不能令人满意。六十四团没有政委，六十六团没有团长，

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是拿牛代马的。二十三师师长杨茂，政委谢国瑜，最近都调换了，师长由叶长庚充任。叶为五军之团长，作战还可以，其他不足称。政委由彭辉盟充任，彭为海陆丰游击队队员，到苏联学过一年，政治水平虽低，政治上却坚定，作战亦勇敢。

关于培养干部，我们在战斗准备时及战斗结束后，召集各种会议，在斗争中，不断的训练，并经常开两种训练班；在驻军时，一天开全军付连长以上训练班，一天开各师班长以上训练班。另一方面，派有经验的忠实勇敢的同志到湘赣红四分校学习，今天又派九个好的干部往中央红校学习，以后如交通便利，我们将继续派去。五、一月五日以前，每人每日伙食六分，以后加至八分，但在一月以后，苏区及白区的物价都比去年高，实质上没有什么增加。在苏区中，可以够吃，节省一点，每十天还可分几百钱伙食费，白区如无地主打，每天是不够吃。关于给养的改良，我们时常注意到，但因经济无出路，确想不到别的办法。湘赣苏区周围，除湖南外，确找不到饭吃，最近两月来，完全是由军区拿老本来吃。服装方面，单衣每人已发了一套，在囚月底，准备发第二套，旧的棉衣，陆续收集，准备今年冬天应用。六、训练方面，在原则上，上次的报告中已详述及，我们目前的训练计划，还是本着这一原则订定的。在前次遂万太[泰]工作那一时期，我们确定两个目标，一为群众工作，一为训练。这一期的训练，一般说来，指战员的精神比以前紧张得多了，但下级指挥员不懂一般军事常识，军事技术太差，上级定的计划，不能切实执行，因而收效是有限的。北路及最近行动中，行军时间很多，收效微小。现在只能利用各种实际生活及短期的休息来加紧部队的教育训练。管理方面，一般的表现松懈，这主要是组织不严密，中下级干部沾染浓厚的游击队的习气，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的原因。过去我们反对军阀残余的管理法，现在却走到极端，只和平的管理，大家和和气气，不坚决和犯错误作残酷斗争，结果，营务的整理，纪律的执行，受到不少的障碍。今后我们一方面反对军阀残余式的管理，一方面反对和平式的管理。站在阶级立场上，采用斗争说服的方式。报告写完了，请经常将新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指示我们，尤盼望对八军工作有详细的具体的指示。敬致争取湘鄂赣革命首先胜利的敬礼！

蔡会文

肖克

湘赣省委红五月工作报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兹将省委扩大会后一般工作情形报告于下：

一、省委执行扩大会议情形：

陈洪时同志到达省委后，即召集了常委会，由陈洪时同志传达了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央局关于省委的决议，在会议中过去省委常委还不能了解过去的错误或者用夸大的报告来企图掩盖过去省委的错误，甚至有些同志认为是刘士赤冯文彬二同志故意把湘赣省委的错误“扩大化”了。中央决议非完全事实，不应单凭一二同志的口头报告，后经过由中央区过来的陈英夏诸同志的指出并斗争过，有进一步的了解但于认识与接受错误，仍是万分不够。

四月二十六日召集省委扩大会议，到会的除省委执委会外、还有永新、莲花、吉安、安福、河西通委的书记，及各县委常委，中心区委书记（都是由省委指定名字）在会议上更进一步的揭发了省委的过去的错误，详细的讨论了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决议及反罗明路线的决议，在会议的发言中开展了自我批评，许多同志对于省委过去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省委的有些同志，在人家指出了他的错误以后，才能敷衍式的承认如王守[首]道同志就是这样，永新事件，敌人蹂躏省城，省委退却逃跑的事实，还没有彻底揭发出来，在他起草的有些文件上偷运了托洛斯基主义的私货，如在小传单上写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张启龙同志对自己错误的承认，是最差的一个，只说某时我走了或不在场（如他在八军时，某团没收商店，他不负责）关于省苏工作的错误，也没有坦白的揭发出来，（后经过省苏执委扩大会议及全省组织会议的揭发证明省委还更加严重，这些，都是证明了中央局决议的绝对的正确），经过两×半的时间，通过了省苏扩大会议决议及红五月工作计划，订立了各县竞赛条约，遵照中央局的指示，改组了旧的省委，撤销了王守道同志的书记职，通过了新委员的名单（另附），闭幕后，个别的讨论了各县工作。

旧省委常委王守道及省苏张启龙二同志在未过河以前，暂分配王守道同志帮助省委工作，甘泗淇同志帮助军区指挥部工作，张启龙同志帮助省苏工作。

四、五、省委本身工作情形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省委执委名单（另附）开幕。即举行第一次执委会，推定常委，对中央局所指定的七个常委稍有变动，因邹德虎系莲花保卫局局长难于调动，不能来省委工作，李端娥同志调省苏工作与省苏党团书记，因此便补上了谭余保（省苏主席）尹仁桂（永妥书记）二同志为省委常委。组织部有六个干事，宣传部有三个干事。常委中尹仁桂同志暂调分宜中心县委书记，准备一月后仍回省委工作。省工联党团书记，刘燕玉及省苏李端娥谭余保各同志均在省工联省苏工作。刘士杰同志未回，因此常委只有陈洪时张子意同志在省委常驻，近张子意同志又兼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在政治部常驻。省委机关仅留陈洪时一人，各部各种委员会的工作还未能很好的建立，巡视员因调任工作与补充干事，也只有几个人了，并且能力还很薄弱，巡视制度也不健全，在五月份间召集了一次全省组织会议，关于北路莲花、茶陵、萍乡、宁冈、酃县、遂川、万太等县工作及军区政治部工作，红校工作，工会工作等都召集了专门会议，讨论对各县都给了好多次个别指示信（另附）省委准备于六月十五号召集总结会议，（各县委荀派代表出席）检阅红五月工作。此间交通队已练习了泗渡，并在水上可打驳壳枪，将来省委与中央关系，定能更加密切。

湘赣省委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红八军报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

项代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

一、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及对进攻路线的执行。

我们党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定下的“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对革命的进攻”，“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苏区及红军的四次围剿及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与加紧进攻中央苏区的左右两翼——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的基本的总的路线，八军对于积极进攻路线的执行程度是怎样？我们觉得八军在北路行动以前，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只一般的认识到敌人的“四次围剿”，一般的提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口号，没有深刻的认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与加紧进攻中央苏区的左右两翼——湘赣、赣东北、湘鄂赣苏区的严重性，没有及时提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口号，部队中一般工作，照常做去，对战争的动员，非常迟缓，极不能令人满意。当抚河战争万分紧张时，八军的中心行动，都分散在遂万大做群众工作，没有最大限度的积极化，打击湘赣苏区的敌人，以分散进攻中区之敌。（这时候敌人对湘赣苏区的大举进攻，还只在开始布置，并且主要是由湘军担任，蒋系的中心部队，如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却正在这时候由赣江调往抚河去了。）这一时期最大的缺点，正如你们所指出的，“固着一地处处是防御路线”。

另一方面，建议抽调计一军及独立五、六师来赣江上游，与八军合攻万安，这是极明显的证明对于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估计不足。更证明没有丝毫的认识争取中区北面战争的胜利，有决定全国苏维埃发展的意义。北路行动，一般的说是积极化了，可是在反对“固着一地”的防御路线下，又犯着“游而不击”的毛病。由北路回永新后，对进攻路线，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一时期，正处在湘鄂赣敌大举进攻湘赣苏区的严重时期，八军主要任务，是摧毁进攻苏区之敌。我们认为八军之能否取得决战的胜利，有决定湘赣苏区发展的意义。尤其在目前情况下，必须摧毁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的主力——湘军，所以集结一切力量，消灭莲花之陈光中，宁冈之王东原等，这是我们目前战斗的主要任务。在这一任务下，坚决的进行了党的积极的进攻路线，抓紧着莲花宁冈战争，配合地方武装活动于莲花城附近及莲宁之间，围困敌人，趁敌人调动之际，坚决而迅速的摧毁之，因此有五月一日升塘之捷，七日九度冲之捷，二十九日裳市之捷，这几次胜利，是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战线上严厉的打击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及对湘赣苏区的大举进攻，相当的巩固湘赣苏区并造成夺取莲花、茶陵、宁冈及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有力的前提。同时更有力的证明党的进攻路线的绝对正确，而纯粹防御退却路线的可耻与破产。

二、第二次零田圩战后至现在的行动。

在第二次零田圩战后，莲花之敌陈光中部三团，宁冈王东原部二团，于四月十二日分送合击永新，时永新地方武装力量不够，遂被敌人占领。这时候，我们尚在遂万太间，敌人判断我主力在桥头东陔，遂于十六日由永新经白沙塘到关背拗头，同日我们也由桥头东陔回到牛田，次日进至石灰桥，而敌已全部退出永城。这一次敌人的退却，并不是任意放秦其已占领的据点，而是因为堵截我们回苏区，在遂万太方向与粤赣之敌取得连系，企图在白区与我们决战，而不知我们已由大道回到苏区，敌人见我们回到苏区来了，当

然不敢轻易的再行挺入永新，在关背驻了几天，便回到宁冈去了。四月，日陈光中部三团一营复由宁冈经田南再次回到桥头，在桥头做工事据守，这时候我主力住于木港龙田，与莲敌成了对峙的形势。

在这形势下，我们已处于一种困难的地位，因为敌人在分兵据守时，则坚筑工事，造成据点；前进，则集结三四团以上兵力于一路，我们要找敌人打，敌人却不同我们打；有时得着了打的机会，主观力量却没有打的条件，而敌固守据点，步步蚕食，以削弱苏区，此时我们应付敌人的策略，只有配合地方武装，实行对敌封锁，因敌人数众多。后方接济困难，一定要时常出来游击，我们则集结主力于一处，隐藏部队，封锁消息，敌来游击，即歼灭之，逐次剪灭其爪才，使敌不能不受着粮食的恐慌而动摇起来，五月一日，莲敌果有二营到升塘游击，我军迅速攻击之，将敌击溃，此后敌人的小部队便不敢轻易的出来了，粮食辘重，只有靠茶陵方面来接济了。五月三日，我们转变目标，全部进至南村，五日，以一部佯攻桐木坳工事内之敌，冀诱大沙洲、花塘、桥头之敌之增援，奈敌死守工事，各方亦不增援，我们只得撤回神泉，大湾宿营。这时候，我们估计莲花茶陵之敌，一定有敌之交通部队来往，但置于棠市九度冲一线，一定可以求得战争。六日，进至棠市，以地方武装位置于九度冲，果然，六十三师派兵四营经九度冲往高陇接辘重，在九度冲与地方武装接触，我们一闻枪声，立即赶去攻击，只打了一小时，将敌全部击溃，窜入深山中，次日拂晓我以全力位置于九度冲，而敌亦于拂晓前倾巢来犯，（花塘只留特务、工兵、迫炮三营，桥头之敌亦赶到）合计兵力共三团一营之众，我们以八连兵力箝制正面之敌，以五连由左翼迂回，以精锐九连由右翼向敌作集团的突击，五连为预备队，自六时十分起，经三小时的战斗，将敌完全击破，缴获步枪约八百余枝，重机关枪二十五架，俘虏六百余人，击毙敌付旅长，活捉敌团长，夺获子弹约十余万发，成为湘赣苏区空前未有之胜利。

这一次战争，敌人有三团一营之众，（在战争时，仅花塘留特务、工兵、迫炮各一营）每营配重机关枪六挺，而我们合十二师计算，亦不过三千九百余人，步枪二千，机枪八架，以少数兵力，劣等武器与优势兵力、装备完全的敌人作战，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由于坚决执行进攻路线与指战员英勇斗争及战术的进步的结果，一般的说，部队的攻击精神比以前是旺盛的多了；到达冲锋出发地及实施冲锋时那种徘徊观望怕牺牲的现象一般是消灭了；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机动——更进步了。

九度冲战后第二日，宁敌王东原部二团来增援，九日敌到田南，十日早我军由桥头攻击该敌，而敌于拂晓前由田南撤往蔡家田，与十五师之另一团会合到高陇，由高陇到桥头、文竹，我们估计敌人会迅速攻取沙市、澧田一线，因而在沙市附近布置消灭该敌，而敌于二十日由桥头经困南回宁冈，我们随即由潞江渡河，拟位置于侧面阵地，消灭该敌，而敌已早通过去了，因此将部队位置于高坑、棠市、墨庄之线，待机行动，二十八日全军至田心三湾，击敌之游击部队，而敌已于先日午后逃回石口去了。二十九日，全军进至水口，尚未宿营，得各方报告，高陇之十九师及十五师之各一部，约三团一营，护送大批行李辘重往莲花。我们马上由水口出发，经虾蟆坳，位置于敌之行军纵队之侧面，截击敌人，经一小时的战斗，敌完全击溃，缴获步枪五百余枝，重机枪四架。二华特无线电一架，军衣八千余套，其他各项军用品，如电筒电池，×子洋碗等用品食品，约三百余担，俘敌代团长一，营长

x，综计缴获各项物品，可值二十万元左右。战后从俘虏口述中，得知敌共四团一营、内十五、十九师各二团，六十三师一补充营，他们在我们截击其后尾时，前面的不回头还击，后面的不赶上增援，桥头之敌，离我们只八里，眼见着友军的危险，一枪都不响，如此可见军阀军队没有团结力的一般。

目前莲花之敌，约计七团，约万余人，驻屯莲花，如没有巩固的交通线，得不着后方的接济，是没有办法久驻的。前陈光中仅三团多人，都受着那般大的困难，现在万余人，那更可想见了。目前莲敌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巩固莲茶的交通线，事实也可以看出，敌人最近在秩塘石龙建筑工事，有长驻之势。秩塘距桐木坳十五里，桥头十八里，高陇二十里，这一据点是贯通莲茶交通非常重要的一点，也许现在已在开始建筑莲花到茶陵的马路了。

三、目前应敌的战略。

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为了维持其生死存亡的统治。虽则最近在进攻的各个战线上——尤其在中央苏区方面——遭了空前的惨败，然而绝不会因此而降低他们进攻的决心，相反的更要加紧的充分的准备一切力量来作最后的挣扎。最近蒋介石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向西南权力让步，就是为了更能得着帝国主义的帮助，更能团结一切反动力量，向苏区及红军进攻。报战蒋介石设立军事委员长行营于南昌，委刘峙、何健、陈济崇分任湘鄂赣同粤北路、西路、南路“剿匪”总司令，刘之总部设抚洲，何设萍乡，一说设袁洲，南路“剿匪”总部前敌总指挥蔡廷锴之总部设赣州，西路“剿匪”总部第一纵队司令刘廷绪，其司令部拟设莲花，刘统五师——彭位仁、陶广、李觉、陈光中、王东原——之众，向湘赣及湘鄂赣苏区进攻。

这里国民党军阀在各个战线上遭受了惨败后，对苏区及红军进攻的新的布置湘赣苏区在敌人加紧进攻的整个部置中，目前是处在极严重的战争时期。我们估计莲敌在巩固其后方联络线后，必向龙田、沙市、澧田前进，向我出击；或则在现占领的各据点，四出骚扰，镇压群众，以巩固莲花，造成进攻永新的顺利条件。在目前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比第二种可能的成分要重些。将来进攻部队万一不够分配，李觉全部也有调来湘赣的可能。

因此，八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应紧抓着莲花战争，摧毁进攻苏区之敌。

要怎样才可以摧毁敌人？我们过去只一般说到集中一切资材及优势兵力于决战的方面，而在不决战方面，发动地方武装或派出足够牵制敌人的最小限度的兵力，趁敌分散而未合击之前，择其弱点，击破其一路，或则佯攻一点，引起他点之增援，而击灭其增援队，不过这种战术，在第一项看来，必须在敌人运动时才有可能，第二项要在敌人必往他点增援中才可能。这里第一问题是怎样才能调动固守工事之敌？第二是佯攻一点，他处敌人是不是一定会来增援？解答第一题，是要发动广大群众，对敌严密的封锁，使其得不到他方的接济，派出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白区，积极的行动，袭击敌人的后方。截断其联络线，分散敌力，才能调动固守的敌人，以求得运动战；如此次独立一师以三连兵深入安仁，卒能调动十五师之一团对他们追击。解答第二问题，是要选择佯攻的某点，必须是敌之交通要道及敌必不可放弃而为其所必救的地点。

四、军队组织问题。

A、

B、

敬致布礼

第八军军长肖克
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
于遂川之桥头街
此报告呈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各一份

湘赣省委综合性工作报告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来电悉：

总结经过曾有一电报，报告六月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动员与原定计划相关很远，由六月十号到七月十号，扩大主力红军只有七百十四，到地方武装约七百人，逃兵归队二十八人。现在进行二十天扩红，突击工作要到八月十号才能统计。

红十七师在六、七月曾在莲宁之间两次出击，因敌坚守工事，不事[幸]出却[击]未得手。十七师疾病逃亡与扩大数目相等，现正以加强政治工作，反逃兵斗争和检查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来消灭逃亡。

地方武装大部行动比较积极化，但安福武装仍不敢出白区行动，造成敌人时常向我游击，包围边区机会的严重现象，有一部出击部队由于轻敌和不相信群众曾有二三次遭受敌之包围和袭击；独立团逃亡疾病现象仍很严重，人数比五月还减少，现正加紧整顿和扩大。

第二期公债二十万元，已发出推销尚踊跃，惟尚未成为广大运动。目前正加紧秋收运动的领导和准备土地税征收。

查田运动过去没有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一部是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利益，省苏已召集一次全省区以上土地部长，以及一部分乡的查田运动委员会正在抓紧秋收来进行查田。

整个工作的转变，还表现很迟缓，主要还是党内思想斗争没有深入，党内工作方式转变不够。如安福县委还骂群众不斗争，北路群众跑出苏区的现象是不断发生，已派张子意、李端娥同志分别去这两县检查工作。全县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干部，工作积极，但方法经验缺乏，现已组织党校，“八一”开学。

目前湘敌集结五个师，于萍乡莲宁之线，何健闻已到萍乡，估计敌在八月中将向永新挺进。十七师已向莲萍之间开动准备与十八师会合后、伸出萍莲攸醴之间调动敌人决战。

目前在粉碎五次“围剿”号召下，用最大努力，在八月完成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准备在“八一”动员模范赤少队整批加入红军，来完成扩大红军计划。加强三个军分区的领导，整顿和扩大独立团营，以独立团为基础，准备扩大为新师，以便十七师将来北上，使地方武装行动高度积极化。抓紧赤少模范营工作。努力在八月完成二期公债，二十号后开始征收土地税，从节省开源中筹足三个月战费。(11)从开展查田，新区分田和反帝斗争，及战争动员中来进行全省苏大会准备工作。(12)召集省苏代表大会予[预]备在十月半开。(13)正在找人去深入斗争，已加强领导已派赣南独立营向上崇行动来恢复苏区与湘鄂赣，有武装交通队可护送文件。

弼时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第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中国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一年来英勇的工农红军配合广大工农群众的艰苦奋斗，和全国反帝反国民党革命斗争急剧高涨，自今年三月中区东黄陂战役消灭敌人举进攻中区的三个主力师以后，就被我英勇工农红军冲破了。蒋介石曾企图依据原有力量在四次“围剿”总计划中最后的努力，但由于红军的英勇善战和群众的拥护不断的给了敌人以新的打击（一四方面军和红十七师在四、五月的胜利），这一企图是完全失败，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城防政策。

在四次战争当中，英勇的工农红军与将近一百万的国民党军队经过无数次的血战，击溃了敌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军队。其中有十几师兵力完全被我消灭，活捉和击毙敌人很多师旅团营长，俘获大批白军士兵，从敌人手中夺获了巨量的新式武器。全国苏区红军不独没有被国民党的血手所消灭，反而巩固与扩大，并且创立了广大的新苏区和红军，推进了全国革命的发展，更且威胁和动摇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反革命统治。

由于四次革命战争的圆满胜利，苏维埃的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使全世界和全中国的工农劳苦民众更加认识中国苏维埃革命是有坚固的基础，苏维埃红军在胜利的发展当中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力量、经济封锁和武装宣传来进攻阻止或消灭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尝试，都必然要受到惨苦的失败。国民党在四次“围剿”的惨败当中，一方面迅速出卖华北、平津、西藏、西康给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同时向英美帝国主义借数万万万元的债款购买大宗飞机，加紧制造毒瓦斯弹，编练新的军队，调集大批白色军队入赣，在帝国主义更直接指挥与组织之下，准备向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更残酷的绝望的“围剿”，加紧压迫白区反帝反国民党的一切革命运动。最近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五省“剿赤”会议，正在布置这一新的进攻。

目前国际形势是处在进到革命与战争的过渡时期，而我们正处在中国革命与战争中间，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一个急剧重要的关头。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增长的几个主要源[因]素与柱石是：

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刻化的基础之上所产生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正以全力进行着。国民党出卖华北，更加刺激各帝国主义强盗掠夺的贪欲。自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劫夺中国广大地域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企图造成统一战线来瓜分与共管中国。中国民族危机是日益加深，帝国主义正在经过国民党来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域以内，经济崩溃的过程是在大踏步的前进着，民族工业急剧的破产与倒闭，农业经济因为连年水灾和地主军阀地租、捐税的奇重，而更迅速的衰退与毁灭，中国对外贸易的惨落，国民党内外债巨量的增加，造成白区空前的工人失业恐慌和农民穷困化。

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发展，广大苏维埃区域已经脱离帝国主义统治。工农生活的改善，指示着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使国民党统治区域以内的反帝反国民党反资本进攻与地主、军阀压迫剥削的革命斗争，是在急剧的开展着。虽然这一革命运动在各国地区发展的程度还不平衡，且还未能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而是在更扩大与深入

成为有力的革命支流。

这一切证明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认为“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目前在中国前面是放着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瓜分与共管中国，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另一条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驱逐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建立完全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

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来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具体步骤。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也就成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的斗争。

帝国主义在五次“围剿”中的作用是比以前更加强了，粉碎五次“围剿”也就成为更加剧烈与残酷的战争，而且我们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历史阶段是更加逼近了。

在目前苏维埃与红军日益巩固发展，获得全中国更广大工农劳苦民众的拥护。国民党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更加削弱，各派军阀虽求得更有配合的一致进攻苏区红军，然而内部冲突并未停上而且是日益加剧。整个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比四次战争时是更有利于苏维埃革命，我们在这一次的决战中是具有完全胜利的一切条件。五次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 将要消灭中国更多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占据几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新的局势。

因此我们在新的阶级决战当中，应反对一切在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失却胜利信心、悲观动摇，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危险。同时对于一切轻视敌人力量“左”的观点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因为他将放松我们的艰苦的群众动员工作，同样是危险的倾向。

在敌人五次“围剿”的布置当中，是集中湖南军阀最大限度的兵力（五个师），配合袁水、赣河的反革命武装来进攻湘赣苏区，企图用轰炸、烧杀、抢掠、经济封锁等最残酷的手段，首先摧残湘赣苏区，造成他进攻中央和湘鄂赣苏区的便利条件。现在湖南的反革命军队已集中在萍乡、莲花、宁冈、茶陵一带，开始向湘赣苏区新的进攻了。我们与敌人决定胜负的战争已逼在眼前，这一战线上的决战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新的五次“围剿”，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上是有极重大关系的。目前放在湘赣党前面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动员组织武装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配合红军积极的进攻，求得在最短时期以内，首先消灭对湘赣苏区进攻的湖南敌人，来夺回莲花、宁冈、茶陵、攸县，恢复上崇苏区，巩固与扩大湘赣苏区，打通与中央和湘鄂赣苏区成为一片，消灭湖南工作的落后，以便利向北发展，来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

为着争取这一决战的完全胜利，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省委认为，各级党部必须切实实现下列具体的紧急任务：

1. 必须立即召集党的各种会议讨论这一决议，并经过政府、武装部队和群众组织的会议向广大工农劳苦民众和红色战士解释目前战争的形势，指出这次决战的重要意义和我们胜利的条件，巩固群众胜利的信心，并说明国民党军阀将采用对鄂豫皖、赣东北、中央苏区烧杀奸抢、用飞机毒气轰炸的残酷的手段来摧残湘赣苏区，提高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深刻的阶级仇恨。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第五次“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土地革命利益”、“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地”、“不让敌人抢去一件衣一粒谷”、“不让敌人杀一人烧一层”、“消灭进攻苏区的敌人”、“夺回莲

花、宁冈、茶陵、攸县”、“保护秋收秋种”、“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等中心口号之下、动员全湘赣工农劳动民众以一切努力与牺牲来参加战争和各种动员工作，来争取这一战争的完全胜利，配合全国苏区和红军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2. 这一战争的完全胜利必须经过残酷连续的战斗，各级党部应以更大的努力来扩大红军主力以及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努力在最短期内扩大一倍红军。三个月扩大红军计划必须采取一切方法去求其实现与超过，反对一切对扩大红军的消极，特别要抓紧省委扩大红军突击期的号召，去进行个别动员和动员整连、整营、整团乃至整师的赤少队、模范师加入红军，在八月内应完成“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准备以独立团为基础来组织新的师创造新的力量。严格督促所有新旧逃兵全体归队，切实在秋收秋耕中执行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完全做到消灭逃兵的现象。

3. 湘赣红军必须继续五、六月的胜利，采取最积极的行动，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去消灭敌人主力。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行动应最大限度的积极化，必须进入敌人侧后进行有力的游击战争，牵制、分散和瓦解敌人的军队，配合白区党的组织，抓紧秋收斗争，发动和领导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豪绅地主、反资本家、反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扩大和创造新的苏区。特别要努力去建立与发展长沙、安源、水口山、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和产业区域的工作，配合主力红军消灭敌人。为着健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党应征调最好干部到里面去工作，并且要动员大批干部随红军和派到新区去建立工作。号召苏区所有工农劳苦群众加入赤少队，迅速编好模范师，这是准备将来实行征兵制的重要步骤。加紧赤少队的军事政治教育教训，加强地方武装在战斗中的作用，扩大征兵制的宣传。

4. 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努力集中一切经济力量来充裕红军的战费。第二期公债应于八月二十号以前全部完成。鼓动群众用现洋购买公债。八月二十号即应开始征收土地说，党应以极大努力领导群众于最短期间交清第一批土地税，鼓动群众节省粮食与金银，号召每个群众储藏二十斤谷米，随时供给红军作战费，领导群众特别是妇女制造三万双草鞋、布鞋、手巾以及收集各种蔬菜来慰劳红军。各级政府和地方武装应努力整顿税收，开辟财源，节省浪费，加强筹款的工作，从各方面来充裕战争的用费。

5. 领导群众迅速完成秋收秋种，特别要保护边区群众收割，领导群众储藏粮食。为着顺利的完全这一任务，必须迅速完成查田运动和边区新区分配土地的斗争，必须组织查田分田突击队帮助落后和新建立的苏区，使今年秋收的果实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对工人生活的改善应加以最大的注意，要切实检查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执行的实际情形，以提高工人最高度的积极性，巩固战争中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在敌人新的进攻当中，反革命派别在苏区内必然要加紧进行其阴谋破坏革命的活动，肃清反革命的斗争必须领导群众积极的去进行。在这一深入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去进行全苏与省苏大会的选举运动，改造与健强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与工作。

6. 深入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瓜分和共管中国、进攻中国革命，反对国民党华北与大连协定的宣传鼓动。必须广泛的传播中央政府与军委会最近发出的几次通电，号召广大群众拥护第二次全苏大会与湘赣省苏大会，使这一宣传与号召深入到白区与白军士兵中去，揭穿国民〈党〉一切出卖中国的真象和一切武断的欺骗宣传，号召群众热烈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执

行上面这些紧急战斗任务当中，首先要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动摇和湘赣的罗明路线，反对在敌人新的进攻前面失却胜利信心的张惶失措、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同时要打击一切轻视敌人力量的“左”的观点，并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要以怖[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速度，加强政府、工会、青年团和武装组织、贫农团的领导，打击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领导方式。只有忠实于党的进攻路线，依据广大群众深入的动员，造成一切给于战争，为着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注意群众一切实际利益，来发扬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用群众的革命竞赛和突击的方法，才能保障上面这些紧急动员工作的完全实现。党在这些紧急任务的执行当中，应用一切方法来摧捉和检查每一条文的执行，要洗刷党内消极动摇不能为党的路线斗争到底的分子，吸收大批新的工农特别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加紧培养新的干部，健全支部工作和各级委员会组织，巩固和健强党的领导。

中共湘赣省委

中共莲花中心县委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翻印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以上原文无标点。

中央局、中革军委关于目前形势与

任务及行动纲领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湘鄂赣、湘赣两省委蔡肖孔黄：

甲、依据政治形势与国内战争开展的前途目前正是一个紧急的关头。

第一：

A、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之加紧国民党无耻卖国国民经济的崩溃更引起全国革命的高涨国民党统治愈加削弱。

B、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已经粉碎了四次围剿这更推进了全国的革命形势。C、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更加在投降帝国主义政策下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来镇压革命（特别是对苏维埃和红军）这只有更加掀动全国反国民党斗争。

D、蒋遭惨败后目前在北面正以大力构筑堡垒阻我北进积极对赣东北摧残同时增调部队入赣进行整个部队新的改编计九月初完毕以便开始进行五次围剿大规模的决战。

E、粤闽湘敌在卖国分赃力求一致镇压革命之下（内部冲突并未停止特别是蒋粤）粤湘之敌已进占我寻、安、莲宁苏区目前正在构筑据点施行清剿以作二步进攻之准备并力求协同动作。

第二：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对目前有利形势和时机准备在战略上由防御转为进攻我们的弱点过去是现在仍然部分是：

A、我们主力与敌决战时不能适时的取得各方面有力的配合作战。B、因为缺乏现存的后备军还不能适时的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制敌我在数量上的悬殊。

C、各方不能利用时机协同来给敌人有力打击以开展更有力的胜利的前提。

乙、我们必须抓紧这一时期补救我们的弱点以创造不久将来转来战略进攻的有利前提取得今年冬季的最后胜利，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五次战争的全部胜利总的行动纲领主要是：

A、首先迅速的给河西湘敌闽西闽敌以打击目前的在消灭其实力建立在抚河以东赣江以西的两作战线来补助方面军的主力作战以造成战略攻势和与敌决战的有利条件。

B、用尽所有的力量来组织新的武装力量。

C、要求各方面的红军在单一的战略意旨之下协同动作。

丙、你们在这一总的纲领之下的行动方针应该如下：

A：1.第十八师须立即转移到湘赣方面会合十七师，由蔡肖指挥在永、莲、宁、茶间机动的消灭敌人西路基干军队第一纵队的实力，这一

目标最好是陈光中部和彭位仁部。

2.第十六师在配合湘赣行动，须适时向萍乡浏阳方面活动，以牵制吸引敌人第一纵队的力量，使我湘赣主力顺畅的遂行任务外，应集中力量配合地方武装和群众力量以铜鼓为中心，万载宜丰靖安修水一带地

区机动的调动进入苏区之敌人，在运动战中各个消灭之，以巩固和扩大湘鄂根据地。

3.红三师应活动于鄂东南一带，以牵制和打击湘鄂赣之敌第三纵队，来巩固和扩大鄂东南苏区，并向武、修发展与铜鼓打成一片。

4.萍乡武装所组成之独立团，挺进茶、攸、鄂县以西地区截敌交通运输，

以牵制分散敌人湘南赣南所组成之独立团，须沿罗霄山脉东西，挺进崇犹一带，牵制粤敌，并策应我赣南作战军行动，安福及北路

所组织之独立团，须积极活动于泰、吉、峡、安一带，赤化区这些区域，以牵制安、吉、泰之敌，威胁吉安，至于湘、鄂、赣方面武装力量

不很明了，你们根据上述战略意旨指示其行动。

.积极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完成十六、十七、十八独立等四个师

新的编制，湘赣并充实上述三个独立团，湘鄂赣在平、浏、修、铜之间应创立一个新的独立团基础活动于敌之一、三纵队接合部，以牵制敌人，以万载上高之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一个独立团，沿石狮岭、狮子岭，至安源一带山脉活动。以打通与湘赣关系。

6.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在消灭敌人对于湘赣的进攻，组织新的力量，这些任务你们要在九月内完成。

B：1.在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须迅速使十七师转移安福、吉安、

峡江、袁水以南地区，赤化这些区域，威胁吉安，十八师会合十六师积极活动于靖安、奉新、上高及锦江南岸高安地区，并适时的威胁樟树、南昌等处，应以消灭敌人第二纵队实力来吸引和分散东岸敌人，配合方面军向北作战，争取决战胜利。

2.这一阶段独三师应积极赤化武宁（箬）溪地区并向瑞昌、永德一带活动以牵制和分散敌人配合六军团行动并巩固湘鄂赣与湘赣苏区的关系。

3.各个新的武装力量独立团等须在各方面牵制敌人，特别是萍乡独立团与湘鄂赣万高独立团密切联系，在袁水上流作赤化工作并向安源、株洲二苏区活动，以保障六军团顺畅的遂行任务。

4.除完成六军团三个充足师及充足独三师外应准备将独立团扩充成独立师。

5.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积极活动于赣袁江边，吸引东岸敌人的力量。使我一方面军顺畅地争取决战地胜利，建立在赣江西岸一个强有力的作战线，这些任务完成是为夺取南昌和江西首先胜利的主要前提。

丁、以优势兵力集中于决战方面消灭敌人，以一部兵力活动于其他方面箝制敌人和麻醉敌人，是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你们过去往往分散兵力，这便处处薄弱，湘赣胜利以劣势兵力而对优势敌人采取两翼包围殊不合战术原则，每一个战斗和战役都是整个战争中的锁链中的一环必须要连续性而不容各个分离，特别是要求处处站在主动地位，在各一胜利当中更要扩张战果远到最大限度，绝不应因为任何困难而停顿，以上几点请严加注意。

戊、你们要了解红军胜利及其扩大和苏区发展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务要同时并施。

己、因为对于你们的概况不很了解，所以不能作更详纲的指示，你们可按照实际情形依据这一纲领作更详密更具体的计划立即执行但绝不应以任何困难而迟滞或修改这一纲领。

庚、关于政治工作另电示。

辛、最后要求你们必须将你们周围的敌人的兵力驻地以及我们武装力量的单位兵力和行动详细的经常不断的告诉我们以便按照整个的计划对于你们有更适当的指示你们务须满足这一要求。

中央局中革军委

一九三三年七月卅日

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五佛岭战斗详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

我方队号：红十七师全部及十八师之五十二团，敌方队号：白军十六师九十二团之两营及九十团之一营实力对比：大与敌方四分之三（系指五岭敌人之比）作战时间及地点：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于茶陵东坑北断之五佛岭

一、战斗前敌我之一般形势：

1. 敌我双方之位置如附图第一
2. 我方之攻击部署如作战命令

二、战斗经过情形：

基于作战命令我方各部队均于本月（十一）日拂晓前后到达指定位置（如附图第二——第一时期）第四十九团在四时四十分许已向工事内之敌开始试射，嗣本部以五十团之前进地区较断绝，运动困难突击不易，当令四十九团改任突击，五十团改任箝制，并先期号令四九团前进，随接四十九团报告，该团前进路亦属困难，故本部即令该两团同时前进，嗣复接五十团两次报告，均谓山势急陡，通过急难，本部当派李参谋处长，前往侦察通宜指示，结果五十团之第一营，终攀登前进，四

十九团之一部亦排除障碍前进，此时敌已动摇，向田东方向撤退，本部当令四十九团五十团猛进，一面由五十团派兵一营由右翼山脚下绕抄田东，但时机已晚未能收效，而担任由纂上到五佛庵南侧佯攻和迂回到上

马首断敌归路之四十九团第三营，因未坚决执行命令，在敌溃败时，部队未动，致令敌人徒用退却到白石岭工事中去，故未获得大的胜利，在敌退窜到工事内时，本师以各个工事内敌人均未出动，无决战之可能当令五十团留兵一营向敌骚扰，其余部队，均回原地宿营，时已午前一时了。

三、战斗中所得之经验与教训：

1. 指挥机关未能注意情况之专门观察，所以未能操纵瞬息间之敌情变化，以致处置不灵活，如敌开始动摇没有注意，所以右翼之抄袭部队派出稍晚，未竟奏效。

2. 参谋处的准备工作不周到，没有注意令攻击部队携带排除障碍器具，所以在先头部队受到竹木茅柴的阻碍阁延了前进的速度与时机。

3. 因四十九团五十团在地形稍难通过时，即迭次写报告谓不能前进，几至动摇高级指挥员的决心，所以在战场时特别是在困难时，各级指挥员，应以毅然之决心，排除万难，以期达到任务，而不合实际的困难情形，是不应屡次报告的。

八月十日午后十一时

命令于水口司令部

一、敌情：彭位仁部之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团，现分驻大合令，（九十五团）雪花坳（九十三团）下马首白石岭九十四团蛇龙（九十二、九十六团）等地。十五师之八十五，八十六两团，在昆塘东岭坳，今日有一团进至五佛岭，在我军攻击该敌猛烈时，敌之主力，有全部增援（约五团）与我军决战之企图。

二、本军有消灭该敌之任务。

三、想定及攻击部署

1. 如敌占领五佛岭之阵地，四十九团第三营，须于明（十一）日拂晓前田垅上经分水坳、寨上向五佛岭之敌佯攻，箝制五佛岭之敌，若在五佛岭之敌被我军击溃时，第三营即由箝制队转为迂回靠东坑右翼五佛岭山足进到上马首，截击溃逃之敌，此时应派一地方武装对雪花坳严密警戒，若下马首之敌出来增援，迂回任务不能完成，即转为箝制，步步向五佛岭主力，靠在一起，以便与敌决战。团直属队及一二营由现地取捷径于拂晓前占领贺金龙阵地，拂晓（四时三十分左右）即向五佛之敌攻击（该团在原则上是箝制作用），但在必要时，或便于突击时，可独立的转为突击）。该团缺三营须于明早一时早餐完毕，一时三十分出发，余各部须于明早一时早餐完毕。一时二十分按五十团（前卫）师司令，特务队迫击炮连，五十一团、五十二团，政治保卫队之次序，以团为单位，在现驻地，经大冲，艰苦寨，向五佛岭前进。但前卫团（突击部队）须于拂前到达五佛岭附近，拂晓向五佛岭之敌攻击，此时五十一团五十二团，如无别命，则集结与艰苦寨附近，准备与增援之敌决战。

（一）五十二团到达艰苦寨后，须留兵一营于艰苦寨，占领阵地，并对墨庄裳市方面，加筑工事，注意昆塘东岭坳之敌十五师部队（八十五、六两团）抄击我军，如该敌由墨庄方向来，即竭力箝制之，不得自由放弃阵地（该敌约两团，最多只能出一团半），使主力顺利的击灭五佛岭之敌。

（二）如五佛岭之敌已被消灭，彭位仁师及十五师之一部出全力增援，迅速与我决战，五十二团之一营仍在艰苦寨箝制敌之十五师，我主力则集结于五佛岭，贺金龙之几，待敌向我出击，向我阵地仰攻到羊山上，主力迅速转为反突击，击灭出击之敌，此时如十五师之一部仍在艰苦寨与我箝制队相峙，主力即由上坊新屋里方向截击其退路并击灭之，如该敌见十六师溃败，同时撤退，我主力即应向溃退之敌尾追，迫近其工事，相机占领敌之据点。

（三）如十五师之一部先出来（此种情况较少可能）五佛岭方向即由四十九团箝制十六师之敌，其余各团集结于艰苦寨，先行击灭十五师之敌。

（四）如十五师十六师同时出来，五十二团之一营，仍在艰苦寨箝制十五师主力向十六师突击。

（五）在二、三两种场合，四十九团须注意收回第三营归还建制（但须看当时的敌情的变化及地形如何，灵活运用）。

（六）对桥头方面的警戒，由地方武装之一部担任。

（七）全师大小行李由朱供给部长指挥，位置于下雨，伤兵收容所设下雨。

（八）临时裹伤所，在梅花附近。

（九）各连的事务员要带一个炊食员带木桶随队行进以便到山上挑水吃。

（十）明早集合出发大小行李，须等待部队集合完毕出发后，才能出宿营地来。

（十一）各部队所措之食米，应留在后方，不允携带以便运动。各带饭一餐。

右令

师长肖克

兼政委蔡会文

参谋长严图阁

雪花坳战斗检阅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

国民党军阀在其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暂改进攻为城防政策，筑堡垒，建碉楼，创立据点，步步蚕食苏区，这一政策的总的企图，是限制日益扩大的苏区的猛烈发展，而造成其新的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我们为巩固并发展苏区，瓦解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布置，应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在河西战绕上首先消灭湖南之敌，是我们当前的紧急任务。

雪花坳战争，便在这一紧急的政治任务下而开始了。

雪花坳战争在战术上虽没有取得胜利，但绝不能得出“红军不应该攻打工事”，或“雪花坳战争不应该打”的结论。我们在上面说过，雪花坳战争是在紧急的战斗任务下而开始的，既是如此，那便不应怀疑到这一战争应不应该打的问题；我们过去也曾说过，要摧毁敌人的据点，瓦解其城防政策，那么，此次攻击敌人的工事，更用不着怀疑了；同时要进一步的认识，夺取中心城市，攻坚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这里当然要防止另一种——无条件的主张攻坚的——倾向。

有人说，雪花坳战争既是在正确的估计下开始的，为什么在战术上不能取得胜利？正确的分析放下：

(一) 游击主义，此次担任雪花坳工事的四十九团，师司令部早几天要他们派参谋长去雪花坳侦察敌军工事，后来师司令部下了作战命令，命令是定于十八日午后五时开始用小部队火攻，七时后乘黑夜攻击；但事先他们没有很好的准备，变更攻击时间——不利用黑夜袭击，而在拂晓后强攻——致增加了许多无谓的损伤，要知道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在目前我们没有炮兵，飞机。坦克等武器的条件下，在敌人没有好的照明技术。没有好的夜间射击设备的条件下，利用夜间攻击，不仅易於奏效，且可减少损伤，第二次长沙战争，三军团第六师攻击乌梅岭之敌之工事，由午后八时起，至次早四时，只伤亡十二人，这一经验，我们是不应当忘记的。另一方面，在不合乎上级司令部整个作战计划的变更命令，是不对的，要知道每一战斗战役，都是由整个军队组织的各集团的相互联系而组成的，每一集团在上级整个计划的战斗动作，是促成整个战斗战役胜利的不可丝毫分离的一个环扣。

复次，有些个别的英雄主义者，自由加上战斗，如该团特务队长罗晶，放弃领导一贯的职责，未得着上级命令，个人去参加战斗，这种行动，是违犯战斗纪律的，须知军队的有无战斗力，全在其组织的是否严密。而不在个别分子的离开组织的英雄行动，没有命令自由前进，就是有助绩，都要受到纪律的制裁的。

(二) 战术运用的错误，四十九团的指挥员不了解雪花坳敌人阵地的配备，是有崛强的独立性的，据点上有碉楼，有散兵壕，有鹿柴，有外壕。且有天然的地势，这种工事，虽没有脱离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政府军队抵御太平军队的筑垒的特性，(碉楼是那时筑垒的形式，有崛强的独立性)但在目前红军物质条件的限制下，还不能否认其作用，轻视其作用，(四十九团各级指挥员，在他们拟定作战计划时，大家不去思索怎样来攻击敌人的工事，而只简单的说到那时猛冲就是)攻击这种工事，如有炮兵，应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射相当数量的炮弹，作火力准备，步兵以小战斗群利用炮弹弹痕及阵地的曲折，奋力突进，在我们现在的编制下，没有炮兵作火力准备，只能利

用小的战斗分队进行战斗，使用集团冲锋是错误的，因为在目前敌人火力强大的条件下，将使一切进攻消失其企图，我们必放弃五六年中国军队十四人一班，三班合成一火力单位的旧战术，采用分队的近代战术，以班为火力单位，这样不仅便放轻重机关枪的使用，且更适于地形的利用，不仅攻击敌人的据点是如此，即一般的战术也应如此）所以对各种据点的攻击只能用指挥便科行动自在之小部队，（最好班为单位）施以小机动性之战斗，充分灵敏地利用地形地物，使用自己的火器捉住着敌人的火力，利用草茅，小树，阵地的曲折死角等，注意秘匿我之目标或极端缩短暴露的时间，向敌阵逐步前进，到达敌阵地二三十米，用手榴弹抛掷（如有榴弹枪，亦宜充分使用）此时敌人火力被我火力牵制，战士藏于战壕内不能抬头。我小部队进至敌阵前沿，利用自己各种携带火器（手枪，手榴弹，步枪等）的威力，消灭其有生力量，是可以夺取其据点的，四十九团在这次战争中，完全采用集团突击，以不足二百米正面，三百米纵深的阵地，使用了七连兵力，这不仅因为地形的限制而难于疏开，难于求得地形地物的充分利用，反使部队趋于混乱而致指挥困难。另一方面，在白昼间在敌强烈火制下的步兵集团。能不被敌火捉住而遭到许多无代价的牺牲，所以敌人有时一弹射来，甚至损害到二三人，这不仅没有采用近代的分队战术，即欧战初期甚至普法战争时的大班制的散开战术都说不上，简直是近代的前期的纵队战术。

这里我们要更明确的指出，我们在过去的战争中，集团冲锋确起了不少的作用，但以为无论任何地形任何敌人都可无条件的使用集团冲锋，是十分错误的，要知道近代敌人的火力的强大，筑垒技术之进步，单纯运动的密集部队，一般说已失其作用，已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四十九团以密集部队对敌人坚固的人力点冲锋、这不仅是简单的战术错误，而且是一罪恶。

第二、四十九团的指挥员，在集团冲锋不能奏效时，企图用机关枪火力将敌人工事毁灭，这种企图是没有正确估计在目前我们物质条件的限制下，是不可能的，苏联军委颁发野外教令命令第四条两项说：“以物质的可能为基础，策定战斗计划”，这是明显的告诉我们，战斗计划，是根据物质条件策定的，四十九团的指挥员，企图用有限的机关枪火力毁灭敌人较坚的工事，结果只有消耗了无数的子弹仍然不能达到目的。

第三、关于火力与运动的配合，还表现着极大的弱点，当机关枪火力发射十分猛烈时，敌人藏匿于战壕内，不能抬头，步枪分队长应看到这一时机，应以小的集团威压及胁威的连续战斗，利用小机重性，轻快的，乘势前进，使敌不暇接应，而乘机夺取敌障，不应待火力系停止它的活动以后，步枪分队再突击，因为这时候，火力系与突击系没有配合，已经失了突击的时机了。

第四、选择适当的阵地及战斗不利时的退却，都需要经过精密考虑的，每个指挥员要深刻的了解，停止于不良的阵地及无计划的退却，过去经验的证明，较诸直前突击敌人的损害要大得多，所以停止于不良阵地，要设法移动（当然是在不影响整个战局的条件下），即退后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至于无计划的退却，其危险减属不可思议，当此场合，我们队伍混乱了，指挥员已失了掌握了，没有人向敌人射击了，敌人头上没有子弹飞去了，他已站在战壕外面向我沉着射击了，他的志气更玩盛了，这时候，直可使败者趋于极悲惨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退却，必须用尽一切手段，使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使不成为溃退。

第五、不充分的利用地形地物，如三营十一连前进时营长指示利用隐蔽

接近，却不利用；一三营机关枪连前进时，怕爬山，而走在敌火力有效射击下的大道通过，伤兵退下火线，也不知道找隐蔽地退回、因而遭受到大的牺牲，这些情形，如说是坚决战斗，倒不如是不懂一点军事常识的适当。

第六、夜间战斗的一般原则，是用密集而秘匿的突袭，（如在大月光底下，应按昼夜战术战斗）四十九团在开始攻击时，尚未发现其他错误；但在到达敌垒前沿时，此时敌人还在梦吃中，不用白刃扑杀，而一声声地喊“杀”“杀”，致惊醒敌人，敌人用手榴弹投掷行反冲锋，这是一个非常希奇的笑话，因为那时在客观上起了向敌人告密的作用。

余若在接近敌人鹿柴及茅棚时不知纵火烧毁，及战前准备燃烧材料的，不充分，都是这次战争中技术上的大弱点。

（三）结论：这是这次战争的一般检阅，其中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曾指出过；有些问题，我们也曾在会议中说过；为什么不能纠正过去的缺点？为什么不能将理论运用于实际？这是由于不去深刻认识过去的错误，不努力的学习理论，因而重复了过去的错误，同志们，惊觉起来，记着过去的经验，教训自己，学习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来求得以后战争的胜利。

重复一句，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新的理论！

完

六军团十七师司令部雪花坳之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雪花坳之役战斗详报。

我方队号：红十七师全部及十八师五十二团。

敌方队号：反军十六师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之两营。

实力对比，信敌三分之二。

作战时日及地点：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午前三时于茶陵雪花坳。

(一) 敌我一般形势

1. 敌情如出发命令及附图第二。

2. 敌我双方位置如附图第一。

(二) 战斗经过情形

1. 本师为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有首先消灭湘敌，粉碎敌人新的五次“围剿”，收回茶莲宁攸苏区，巩固湘赣苏区向前发展之任务，决派四十九团于十七日午后五时以后向盘踞雪花坳之敌，实行火攻围困，断绝水道，师部及其余部队均于十八日午前三时出发到达小田集中，准备打击与消灭更大敌人。

2. 四十九团因执行命令犹豫[豫]，改于十八日晨一时派第二营由坳上出发经过东坑寨背向五马得道之敌攻击前进，师部及其余部队于十八日午前七时到达低垅一带，因地形关系改变计划，停止低优待命师部及直属部队均位置于狮形寨上，该营到达五马得道则以大燃烧敌人堡垒旁之鹿柴，敌之连哨始发觉及作顽强之抵抗约二十分钟左右，敌溃向雪花坳之炮楼退窜，该营跟踪追至敌之炮楼外壕附近，因被绝断不能继续前进，因此徘徊于外壕近旁，团部及特务队一、三营由小田出发经过媛婆坳向雪花坳之敌夹攻，是时正午前三时卅分钟，敌凭险固守工事顽强抵抗，虽经第一营突击未曾奏效，复着第三营之九、十两连，增加经。[继]续冲锋，被敌弹猛压同样未收成效，而且损伤甚大，但战士仍奋勇百倍，并未因伤害而抱悲观，因搏战太久，恐疲过度于午后一时则由五十团接替，四十九团撤回南坑休息。

3. 五十团接受命令后即令第三营接替四十九团第二营占领之阵地(五马得道)，第二营接替四十九团第一、三营之阵地(媛婆坳)，以第一营围困敌人，另着一连去吉川附近之山麓侦察下马首，黄土蜿蜒[龙]一带之敌情，其余部队均埋伏于媛婆(坳)之间森林内，待敌出击与增援则歼灭之，历三小时许，蜿蜒，白石岭之敌(约二团)果分三路增援雪花坳之敌，即令五十二团由东坑寨背，香炉寨抄击援敌之左侧，因天色已晚，未与接触，令五十二团撤回东坑宿营并严密向下马首及五佛岭之线警戒。令五十团乘深夜用火燃烧之事旁之鹿柴草木，企图将工事利(用)火攻之，扑灭敌人，因燃料无着，敌凭险死守工事不出，无再决战之机会，至十九日午后三时始全部撤退于低垅。

(三) 经验与教训

1. 游击主义传统，违犯战术原则。

2. 执行命令犹豫不能事先准备，按时攻击。

3. 攻击阵地技术太差。

战斗详报附表(第一号)：

八月十七日午后三时命令干部阳司令部：

1. 敌彭位仁(五团)王东原(二团)部仍在雪花坳石岭三斗星毗塘蛇垅

马首高垅等盘踞中。

2. 本师决派第四十九团于本（十七）日午后五时以后向雪花坳之敌进攻（攻击计划和手段由该团详定）。

3. 其余部队决于明（十八）日到达小田集中准备打击和消灭大的敌人，行军计划和[如]次表

部队	出发时间	经过路线	集中点
五十团	午前三时	仓下铁厂耙里山	小田
师直属队	午前三时	上南坑铁厂耙里山	小田
五十一团	午前三时卅分	同右[上]	小田
五十二团	午前四时	同右[上]	小田

4. 行进时余等在司令部先头。

右[又]令[附]并带饭一餐

师长肖克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军区总指挥部通令（第四号）——赤色戒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

目前红军正在进行着全线总出击，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积极向外发展，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江西首先胜利，在此形势之下，为着要巩固苏区向外发展，使我前线红军无后顾之忧，并使反革命的奸细侦探，不得混进苏区施行其鬼计阴谋，和镇压苏区内的豪绅地主家属，及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不能乘机活动，必严格的实行全军区的赤色戒严，坚决消灭过去那种和平保守不严厉的执行赤色戒严的错误，兹重新规定条文如下：

1. 统一口令信号，各独立团营，各县军事部须一律用本部所发口令信号，并严密保存，但由县发给区时，每七天抄发一次，区发乡三天一次，各哨口须按日发给，如有违失，须迅速报告本部。

2. 严密哨线：各中心区域的重要道路，及边区各地由县军事部负责，（小路亦须注意）多派步哨，边区约相隔五里放一哨，中心区域约十里放一哨，各哨签有很好的连络，凡路条及日期不符合，或形迹可疑者，须严行检查讯问或扣留之。

3. 各步哨重要哨口，须要派识子的来配合放哨，以便识别路条信件等的真伪，各县军事部须经常派员巡视（县至少每月两次，区至少每月四次）哨线，以防疏忽。（尤其是夜间）

4. 路条无负责人盖章，或日期不对，及经过的地点不对，则该路条概作无效，各哨口哨兵及检查员，须特别注意。

5. 哨线设备：各哨兵务须携带来火枪，或土炮梭标等，前线上，若发现敌人时，须迅速对敌射击鸣放枪炮，以为井声，使群众知道准备，并派员迅速向上级报告，其余哨兵应极力监视敌人。（反对不放炮就逃跑的办法）

6. 捕捉敌探：敌人常常利用其走狗，（如排长连长或士兵等），借落伍，开小差，当采买，做小贩，装俘虏，拖枪投诚等的名义，混入苏区做侦探，被我破获不少，对于此类白军士兵须特别盘问，并随时考察及监视其行动。

7. 各城市市镇，每日晚上要派井卫连，或赤卫军轮流巡查各街道，检查伙店旅馆（大村落必要时亦须如此）。

8. 检举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各级苏府要号召群众监视其言论行动，必要时不准发给通行路条与他。

9. 各地零零星星来投诚的白军士兵，如不愿在此工作的，或无意工作的，即由各边区的苏府，酌量发给一些路费送他出白色区域，不准介绍送入苏区，以免其窥侦苏区内的情形。

10. 各级苏府各军事机关，不准乱发路条（放行证），乱给介绍信，如无正当组织关系的人，一律不准发给路条，发给之路条，除盖公章外，还要盖负责人的私章，否则无效。

11. 凡是经过白区人员，必须详细检查盘问，各乡不得发给路条，一定要区县政府路条，方能有效，否则不准通行。12. 无论什么行人必须有路条，凡是一连人以下的部队行动，必须有高级军事机关护照方准通行，否则扣留。

13. 放行路条须一律按照下表式样制造。

以上各条例仰各红军部队，各独立团营各级苏府切实遵照执行为要此令！右令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蔡会文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军区总指挥部通令（第七号）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十时于永城指挥部）

（一）各级指挥关系

1.本军区的行政与行动，完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同时不能脱离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

2.红八军及各独立营师，和直属县的军事部各分区指挥部，统归军区直接指挥。

3.各区军事部及该县赤卫军，模范师，警卫连，游击队，直接归各县军事部指挥，在军事行动时该县模范少先队，亦归县军事部指挥。

4.各区军事队对该区的警卫连，游击队和模范团营等，关于行动方面，如不违背县军事部的指示原则，可以直接指挥，又该区少队在军事行动方面，亦应归区军事部指挥。

（1）各县军事部关于部队行动，以不违背军区和分区的指示为原则，可受各县区政府的指挥。

（2）各县区军事部关于一切军事工作，除报告分区和军区外，并向该级政府报告，如县政府和军区，与分区指示，发生冲突时，则完全执行军区或分区的命令，并将县政府的意见，报告军区或分区解决。

（3）各区军事部对于该区政府的指示，与县军事部指示，发生冲突时，则应服从县军事部的指挥，同时可将区政府的意见报告县苏解决。

5.各独立团营在军事行动，受各分区指挥部直接指挥，在不违背各分区指挥部的指挥原则，可接受县军事部的指挥。

6.如红军在某区域内行动，则该区域之分区指挥部，及独立团营与各县军事部，警卫连，游击队等，为要配合行军行动时，则关于行动方面均归红军部队指挥。

7.各级连长排长以上的军事指挥员，必须报告军区总指挥部批准委任，八军的连以上报告军区，排长以下，归该军部委任，但必须呈报军区备案加委。

（二）各部队的给养

1.本军区及红八军各独立师的给养，（如伙食被服零用等）和筹得之款，原则上完全由军区统一支配，但每月必须造各种预算，决算，按期呈送本部核准。

2.各分区和独立团营给养供给，如筹得之款，均须交在县苏支配发给。

3.在各独立团营在分区集中行动时，筹得之款，须归分区统一分配，给各县苏，以上各项仰各级即便遵照为要此令！

右令

省苏主席袁德生

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蔡会文

取得梅花战争胜利的经过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震

湘赣红军自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在红五月与六月几次战争伟大胜利后，就胜利的结束了四次革命战争，在敌人新的五次“围剿”中，河西战线上的主要敌人湖南军阀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指挥与督促之下，集中力量进攻湘赣企图消灭湘赣苏区和红军，造成进攻中央苏区与湘鄂赣的顺利条件。在这一形势下，党和中革军委给予湘赣红军的任务是保卫并发展苏区，首先消灭湖南敌人，迅速北上，配合湘鄂赣与中央区红军行动争取决战全部胜利。这一任务的实现是要湘赣红军行动有最高限度积极化的，但是由于红军中主要负责同志对于战争形势胜利发展的估计不足，过份夸大敌人力量，过低估计自己部队战斗力，及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底下，就缺乏争取战争胜利最大决心。这就造成这一时期在宁冈的几次行动未能消灭王东原，在萍醴未能消灭李觉、陶广，在莲茶之未能消灭陈光中。彭位仁。这些战争，都是我们具有充分完全消灭敌人或消灭最大部份的条件，然而不能争取胜利的原因是右倾的作怪。但是由于红色军人的英勇，叠次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在省委正确指示之下，红军部队发展了相当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右倾的斗争。

正当我们由萍醴莲转战永茶边，这时是十月革命纪念到了，我们准备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中，开全师党代表大会与纪念节的庆祝大会，而湖南敌人王东原、彭位仁、陈光中纷纷调动，拉夫抢粮，茶莲之据点由陈匪接防了，以彭位仁之全师，王东原之汪旅共七团兵配合和协同飞机与大炮疯狂般的向着永茶边之梅花山脉进攻，企图占领梅花山脉，实现其逐步清剿的计划来消灭苏区和红军，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

当时十月革命纪念到了，梅花山方向敌人的飞机的轰炸声与炮火声，以及机关枪步枪时希[稀]时密连放不停。我们部队战士的呼声（打仗去）以英勇的战斗精神来纪念十月革命，庆祝中央政府成立二周年纪念，庆祝全师全省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大家就准备打仗（七号），党大会与纪念节大会就停止了。司令部发下了作战命令，队伍分途开进梅花山，红色军人在阵地上兴奋百倍，沉着应战，枪枝[支]子弹、炸弹、刺刀、马、马草、服装都准备得很好，在唱歌演习读报认字。动摇崩溃的敌人，总有六七团停止在他建筑的工事三斗星马首一带工事不敢前进。这时我们的红色军人家嘴里说道，你要到明天才来送死。此时指挥机关正确的估计敌人今天不进来准备异日拂晓同敌人的决死，政治机关在阵地上向全体军人说激昂的宣传鼓动，高呼了几个口号，并向全体红色军人提出帮助群众秋收的一点钟劳动冲锋。忽然梅花山一带木子都由我们红军把他摘下，一堆一堆堆在树脚下，群众只要来搬，当时随同参战群众对于红军表示无限的敬爱。十一号下午二时回到原地宿营，晚上全党代表大会开幕，全师的连以上干部均到会，更充分的揭发过去右倾错误，正确的估计当时在战争敌我力量与战争意义，以战争的胜利作庆祝十月革命与党代表大会开幕的赠品，更深入部队中去了。

八号早还不见天亮部队就开动，早五时我独一团就与敌接触，八时许我主力红军开始与敌激战，这时敌人飞机大炮激烈轰炸。我红军部队勇敢前进，毫无畏惧，战斗正在激烈中，特别是我红十七师五十团之第一营两连人实行

突击，他们果敢英勇，将敌人彭位仁使用在我右翼之两团兵用钱收买的前锋敢死队，被我红军突击队两连兵用炸弹刺刀马刀将他完全消灭（击毙与斩杀约一营），直将右翼敌人两团全部击溃，左路中路同时协同动作，敌人真是乌合一般的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是役击溃敌彭匪四团，王匪二团，消灭敌人一团以上。

梅花山战争胜利的取得是揭发了过去一时期中的右倾错误，坚决执行进攻路线，依靠红色军人的英勇果敢，群众热烈参战之下而获得。这次战争的伟大胜利，但还未能取得全部胜利，完全消灭敌人不让敌走掉一条枪，主要还是反右倾不深入，如五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在战争中动摇不坚决追击敌人，同时红军主力之一部，因有特别任务，没有集中。但此次战争胜利，是河西战线上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初步胜利，造成了迅速消灭湖南敌人，夺回莲茶宁攸更优越条件。

（原载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日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期第四版）

注释

此为本文刊载时间。

目前红军建设中的战斗任务——蔡会文在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红军建设报告的一部份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红军的英勇斗争，已经完全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在五次战争的开始，又给了敌人以初步的严重打击。这一战争，我们是具备了许多胜利条件，苏维埃政府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在目前，应领导红军完成下列的战斗任务：

第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铲除封建势力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对于军事技术的提高，战术战略的学习，新式武器的使用，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加紧学习，不但要战胜国民党，而且要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第二、加紧政治工作，开展红军中的思想斗争，肃清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第三、在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总的任务下，湘赣苏区应扩大红军六军团一倍，成立新的独立师，扩大独立团营游击队。目前应加紧这一动员工作，除了个别动员外，更应注意整批的动员。加紧赤少队的工作，抓紧野营演习提高赤少队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在军事机关一声号召之下，全体加入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近来比较有进步，但个别地方（萍乡宁冈）还没有注意。这一工作，与扩大红军是不可分离的，如那个地方优待红军工作做得好，扩大红军的成绩也必然要好的。这里要指出，优待红军委员会，对优待红军工作，没有切实负责。只是简单的做慰劳工作。归队运动，最近是有些成绩，但各地还有许多逃兵未归队。因此，我们应来一个很好的动员。组织归队运动委员会加紧这一工作，从政治上去发动，并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这是要用大力去注意的。

(原文无“第四”——编者)第五、红军中干部问题。要选派很好的雇农工人贫农到红军中去，特别是工人雇农的干部到红军中去工作，加强红军中的军事政治工作的领导。

第六、后方工作的问题，如医院工作，要特别加以注意，使伤病兵安心休养。兵站工作也应注意，使红军运输便利，随时得到子弹炸药的补充。

第七、在四次战争胜利中，我们没有得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游击战争没有很大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教训。在五次战争中，要加紧注意扩大游击队的组织，并加强其领导，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对游击队干部的培养，政府同样要切实注意。目前应开展湘南游击战争，恢复赣南苏区。

第八、加强对赤少队的领导，使赤少队成为保卫苏区的有力武装。对赤少队的武器，应很好的来一个整理，梭标必须尖锐，能杀死敌人，做到苏区每个公民都加入赤少队。加紧对赤少队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能够随时调动配合红军作战，如茶陵在红军与敌作战时，动员广泛的群众参加战争，这是湘赣的模范。

第九，赤色戒严近来比较进步，捉到许多敌探，但还有些地方及莲花清潞区)时有被敌包围，以后应十分 (下缺——编者)(原载湘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日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三期第二版)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为本文刊载时间。

中共湘赣省委给各县区委及支部委员会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各县区委并转各支部：

我英勇的湘赣主力红军之一部，于本月十五日在遂万大[泰]之露田与敌人七十七师决战数小时，结果我军大获胜利，完全消灭了敌人一团之众，缴获步枪七百余枝[支]，机关枪十余架，活捉敌人团。营长各一只，毙敌官兵甚多，俘虏四百余名，子弹军用品缴获无算。这一决战中的伟大胜利，又给了大举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极严重的打击。这是由于红军英勇善战，坚决执行进攻路线所获得的。

同时，中央区红军在决战中，最近于本月十一日在黎川、南丰一带，将敌第五、第六、第九十六、第九十及第五十九等五个师全部击溃，缴获战利品甚多。现在我湘赣英勇的工农红军正在配合中央区红军继续与敌人进行决战，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而斗争。

为着保障在决战中连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必须不断的输送新战士到红军中去，使前方红军在不断的胜利中得到充分的后备军的补充与扩大，将缴获敌人的枪枝马上武装起来，这是我们更迅速争取决战，完全胜利最重要的条件。

省委检查自省党大会闭幕后，在广暴纪念节当中，一部分县区扩大红军工作是得到很大的成绩。特别茶陵造成了扩大红军的热潮，在广暴节动员了二百五十名加入红军，完成原定计划六分之五（党大会与永新订立条约是在广暴节应扩大三百人到茶陵团）。在广暴节中茶陵的墨庄支部，有四十四个党员一致加入红军，并领导了二十名群众（共六十四名），到茶陵团，是实际回答党大会“每个支部在年底最少动员一排人加入红军”号召，第一个光荣例子。

继续墨庄支部的光荣例子，广暴节后最近又有茶陵严尧区小田支部，党团员八十余人一致报告加入红军，并准备本月二十七号可动员到一百人以上成立小田连。

其次，就是永新环浒区在广暴纪念节中，动员了一连，永新野营演习的一营，及钱溪区第一批演习的六十余人均全部加入了红军，莲花高州区，在广暴纪念大会中有五十九名报名当红军，其他各地还有一排一班动员加入红军的。上面这些是党大会后，实际回答党大会号召最光荣的例子。但是这种光荣的成绩，还只是在很少数的地方，大部份县区和支部仍然没有获得显著成绩，离开竞赛条约中预定数目字很远。

各县区支部在庆祝红军胜利中，必须学习茶陵墨庄小田支部最光荣的例子，举行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为完成省党大会的号召与竞赛条约数目字而斗争。

一、各级党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讨论与布置这一工作，以村或屋场为单位，召集庆祝红军胜利的群众大会，在会议上抓紧这次红十七、八师的光荣胜利，深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和大举进攻的政治动员，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动员工农群众及赤少队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造成广大群众报名当红军的热忱。

二、县区两级必须定出扩大红军运动的突击期，组织两三个强有力的突击队，有计划的分配下乡进行扩大红军的突击。各县在省党大会报名当红军的代表，除极少数同志因为工作关系暂不能入伍外，其余的一律组织突击队

分配到各乡村中去，艰苦的积极的进行扩大红军工作，领导赤少队及模范赤少队整营整连整排加入红军，并在最短期内要收到应有的成绩，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的实际的来回答省党大会决定，每乡在今年底最少动员一排人加入红军的号召，与竞赛条约中各项数目

三、为着要使主力红军继续与敌人作更残酷的流血战争，在运输上和供给上不得感受丝毫困难，必须要有大批长期夫子担负运输和担架工作。因此除责成永新县委迅速完成徽调夫子的原定计划外，更具体的决定其他各具在明年一月十五号以前，动员六百个长期夫子（半年）到主力红军来，并分配具备数目如下：茶陵一百名，莲花一百五十名，攸县十名，北路一百名，宁冈十名，遂万太[泰]二十名，吉安一百名，安福七十名、萍乡四十名。这些夫子的家属与红军家属同样优待（富农不在此限），发动广大群众帮助他们家里耕种田地，和解决一切困难问题（动员来的长夫，由各县军事部转送军区）。

四、为要完成上面这些工作，必须与深入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优待红军家属，加紧经济动员，实现劳动法等问题，紧密的联系起来，注意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提高群众最大限度的斗争积极性，从广大群众以一切奉献给予战争的热情上面来争取一切工作的全部实现。

中共湘赣省委

十二月廿日印发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湘赣军区任弼时、蔡会文关于决定主力之

行动及独立营任务的请示报告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项：

1. 徐十三日渡河，二十六日到达此问，战略我们当坚决执行。
2. 敌七十七师、二十八师无变动，三师二团在泰和城附近。在吉安、固江调来两团到石头山。我军集结于早禾市附近，活动地区很小，只可以截击泰河、马家洲。敌堵在交通，敌坚守据点，不便打击敌人。
3. 我们决定主力在久停不好到安福、吉安之间行动，这可箝制吉安、泰和、峡江之敌。同时可以打击安福之敌，向永新前进，只据点企图更有力配合十八师行动。另以万泰、吉安两独立营担任消灭万泰地主武装，争取这一地方的赤化，是否同意，请即电复以便执行。

任蔡

二十七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湘赣军区政治部扩大红军捷报——永城市积极分子会议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

永城市于本月四日，召集全城市积极分子会议，热烈讨论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工作。到会同志一巨四十余名，都兴高采烈的通过加入红军，并实行扩大红军竞赛。市苏主席刘高同志，领导两连二排，其余的同志领导一连一排的很多，妇女同志除了送自己的老公、哥哥、父亲、叔叔、伯伯去当红军，并领导一排一班加入红军。同时，各村还要订立竞赛条约，在十天内动员全体赤少队加入红军，成立永新城市营，顿时，扩大红军空气塞满了全场。

工农劳苦群众们！战斗的动员起来，为“保卫苏维埃”，“保障土地革命胜利！”潮水般的加入红军中去。扩大红六军团一倍，迅速消灭湖南敌人，收复莲、茶、宁、攸县城，巩固扩大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联成一片，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政治部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关于经济动员突击工作的命令 (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

目前正当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的时候，随着战争猛烈的开展，保证革命战争物质上的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的经济动员工作，是战争动员中的重要一部分。经济建设的开展，充裕物质的供给，是造成战争胜利更优越的条件。因此，经济动员工作是我们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工作之一。省苏对经济动员突击月的工作，有以下的决定和指示。

自本月二十一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止，为全省经济动员突击月。在这一突击月中，各级苏维埃应努力动员各革命团体特别抓紧这一工作，主要是从政治上、组织上来加紧动员，以突击的精神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

一、完成推销经济建设公债

各级政府应抓紧完成推销公债为这一次突击运动的中心。过去各级政府对于推销公债、收集公债现款的政治动员非常不够，不能从组织上来完成所承认的数目。各级政府即应商同各革命团体定期召集一个比较大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应注意推销公债的政治动员及收集现款的方法），发动各团体承认推销公债的数目。县、区、乡各级机关，要集中力量动员机关工作人员组织突击队，分人到各地进行经济动员的突击，为完成这一数目而斗争。要使这一运动深入以每个乡和村中去，实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准备各种画报、专刊及表演新剧、活报等工作，运用竞赛方法在很短的期间，来完成各县所承认的数目（必须全部收得现金，或代以棉花、谷子、布匹，使这些产品经过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销售出去，调剂商品价格）。

二、完成在查田中筹款计划

为着彻底消灭地主残余的财产，削弱富农的经济力量，完成我们所提出的在查田中筹款四十万元的数目，必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配合查田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各级政府应动员农业工会及贫农团，用全力来鼓励农业工人和贫农、中农情查和举发豪绅地主所隐藏的金钱，积极向富农捐款。同时保卫局应注意调查工作，并加紧赤色戒严，严防富农逃跑。

三、节省运动

在十一、十二两个月。湘赣全省的节省运动是收到了很大的成绩，但有个别地方（如永新），在这个期间不但没有节存分文，而且还超过预算四百余元。这是在目前革命战争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正在进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中绝对不能容许的现象。各级政府应即按省国民经济部所颁发之节省经济大纲，尽量不从日常生活中及机关里各种用费中进行广泛的节省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开展广大的经济建设。

四、深入白区筹款

在经济动员当中，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注意加强各边区、新区的游击队工作，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深入到白区进行没收土豪的财产，活捉土豪来罚款，以充裕经济。

以上各项，希各级政府应即商同各革命团体从各组织上动员切实执行为要。

右令各级苏维埃政府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
代主席刘燕玉
副主席肖行麟

公历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原载《红色湘赣》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第十三期）

湘赣军区政治部训令（第十八号）——关于万泰吉安独立营和碧江州事件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

政治委员，是苏维埃共产党的全权代表，他要保证红军绝对在苏维埃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进行战斗任务，他要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只有健全政治工作，才能巩固部队，和最大限度提高红色军人的战斗勇气，争取每一战役的彻底胜利。共产党支部，是巩固红军的堡垒，因此支部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

目前正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决战异常紧张的时候，我们要深刻认识四次革命战争的经验，粉碎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在四分区的武装万泰独立营由于过去覃汉承（分区政治委员）温发光二同志（分区政治部主任），继续执行罗明路线，取消部队中政治工作（包括党的工作），因此造成了去年十二月九日发生因营长撤职，而被个别反动份子鼓动全营士兵来军区请愿的严重事件，脱离环境。覃汉人温发光被撤职后，委任彭桂林同志为四分区政委以来，四分区的工作开始转变。但由于他们当时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一贯不相信群众的观念，在个别负责同志还表现得很严重（群众报告敌人要来袭击，不相信群众的报告）再加上轻敌观念和游击主义，而造成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碧江州事件，（被靖匪袭击包围分区后方，牺牲同志廿余名，被俘虏工作同志数十名）。这是湘赣红色地方武装，一年来未有的重大损失，这是血的教训，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但分区在彭桂林张通同志领导之下，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坚决进攻敌人。一月二日，在新屋下，消灭了高拱高言靖匪一大半，缴获枪枝[支]四十余支，俘虏三十余名，夺回被敌俘虏去的同志一部<分>。这是开始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胜利，这是证明党的进攻路线绝对正确，准执行与党相反的路线，必然要遭受损失（详细情形参看一月六日给四分区的一封指示信）。吉安独立营，过去在刘寿堂领导之下，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差到万分。在十二月二十日发生个别捣乱份子，假借要回吉安，鼓动全营士兵，公开反对四分区司令部的命令，拒绝攻击津洞，放弃消灭该地地主武装的任务，私自跑回吉安。现在该营政委刘寿堂已撤职调军区。

在苏维埃中国与殖民地化中国决战异常紧急的今天，在我们的红色地方武装中，公然发生这些不可容许的极严重的事件，这完全证明了这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差到了什么田地，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这些严重事件的发生，政治委员应负严重责任。

这些严重事件发生的原因，由于不相信群众脱离群众，轻视敌人，游击主义，忽视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忽视检举与肃反工作，所造成的恶果。各部应抓着这一血的教训，立即参部队中，开展反对不相信群众，轻视敌人的“左”和有的机会主义，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肃清游击主义，健全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支部工作，加紧检举与肃反工作，正确的建立政委制度，这样来最大限度的巩固与扩大部队，保证不再有这些严重的事件发生。

过去有些部队中游击主义非常严重，本部所发下的重要文件（如十三，十四，十五号训令）连主要负责人员，都不知道这种没有组织观念的现象，必须立刻纠正，否则以严格的纪律制裁。各部队接此训令后，应立即深入到红色战士中去，为执行上列指示而斗争。

此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

代主任李芬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湘赣代表访问记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湘赣苏区的地理形势

湘赣苏区，位于江西之西南，湖南之东南，有十三个县，纵横三百余里。已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的群众有八十万之多，如包括游击区域来说即有百多万的广大群众。

这个苏区，如从历史上说起来即有秋收暴动，湖南暴动，乃至后来的平江暴动等等伟大革命运动；即我们用“红军策源地”来形容都是很相当的。

从地理上来看，湘赣苏区是在株萍铁路的沿线，东南瞰制吉安赣州之中心城市，在一二三四次战争时，都能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牵制与打击敌人到现在仍为中区右翼之有力阵容。但是湘赣苏区在过去一二年中由于反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苏区受了一些损失，而且不能把许多另块的苏区打成一片。

工农的武装力量

一九三零年就成立了独立师，继有××军与第×两军，到现在即成立了第六军团；各县都有了独立团。虽是还没健全起来，但我英勇的红军除了大规模的与白军作战外，更能深入到敌人据点后方夺取其运输品。

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路线上过去有着许多错误，比如红军的行动没有完全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与指示，在游击战争的发展上，也很缺乏，一部分领导的同志对于游击战争估计不足等。

冲破五次“围剿”斗争

在五次“围剿”中，敌人共以九师兵方[力]企图大施屠杀，同样的实行经济封锁，与其本身之乌龟政策（堡垒）。但是群众的斗争情绪仍是很高，在敌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中，他们自动组织游击队，拿着梭标大刀，当侦探，夺获敌人的食盐，有时袭进食盐公卖处担盐。

这些袭取公卖处与奸商的食盐大部都送到合作社来。

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下，白区工人更大批的自动担了许多东西来苏区，所以敌人的经济封锁不能起很大作用。

特别是茶陵县的群众（赤白区交界），他到了白区时，不但担了许多盐回来，同时他们隐藏在草丛中侦探白军的队伍与其行动。

并且老的少的以及妇女等，都能把我们底宣传品送到白军士兵中去，或放在白军所能到之处，或放在树上；有时更能捉获白军的采买，缴他的枪。

群众不但在自己的地方，有时甚至深入到白区扰乱敌人后方<去>。

至于红色战士，更英勇的布置战斗，随时给敌人严重的打击，以胜利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战争动员工作

关于战争动员工作，虽然有许多弱点，然而一般的有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去年十月革命节，整个赤卫军少先队都加入红军。在红军作战时，他们自动组织担架队，有了伤兵立即送到后方去；且煮稀饭乃至把蛋煮好送来慰劳红色战士。战役后自动的搜山，特别是皮安尼儿更勇敢，到前线去捡子弹壳，当红军战士要他们回去时，他们说：“你们都在火线，我们怕什么！？”

永新慰劳红军特别好

每当红军从该地经过时都有成百担的布鞋啦，草鞋啦，手巾啦 且把小菜煮得非常适口地并粥送来，更组织了口号队。尤其是每次红军胜利时，更把肥而又大的猪送来慰劳。

开展着的查田运动

在中央政府号召查田运动后，湘赣省即开了八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普遍地进行查田得了不少的成绩，共查出两千多家的地主富农，群众自动去挖窖，在莲花有挖出九百多元的；有企图上山逃窜的地主被砍柴的群众捉回来，在其身上搜出现洋二百多元并金戒指等，他们都自动的送到苏维埃政府来。只在永新就查出现洋十几万。

不过在查田运动中，还有许多缺点：就是有小部份的反中农与企图消灭富农的倾向（已纠正）。好些边区未曾把这一运动开展起来。

经济建设工作

在经济建设方面，省有贸易总局，各县有分局，边区有采办处，在边区更建立了几个新圩场给白区的商人来买卖。苏区卖出的有糯米，碗豆、黄豆、茶油、麻、纸、樟脑，竹木，棉花等；买进即大部为盐与洋油。

消费合作社大部份的乡都有。生产合作社有织布，织袜，缝衣，熬樟脑等。永新全县每日可出盐三万斤，自己织的布价格便宜，普通的每尺百多钱，好一些的每尺两百钱。

每区都有合作社一两个，自查田后大部份的群众都加入了。特别是茶陵的群众，更自动组织合作社来维持红军家属的生活（即在边区，家被白军所占的红军家属）。

在购买经济建设公债时，群众非常热烈，特别是生产合作社的工人，有将所积的钱完全拿出来买的，有节省三个月的工资来买的，至于农民更有卖猪来买的。

在米谷生产方面，去年超过两成以上，现在如新峡县即每担谷只需一块钱，米每元四十多斤。

文化教育与卫生事业

教育方面，自一苏大会后，大部份的乡有列宁小学校的建立；列宁室俱乐部识字牌等都有，但一般的还很不健全。

各区在歌午[舞]团，作用极不少。至于卫生工作：以前赣西的乡村，人和猪牛住在一起，经过卫生宣传队以及化装讲演等，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红军部队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把房子内外打扫得于干净净给群众以最大的影响。

目前，湘赣工农群众及红军战士正在积极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全部胜利，迫切的希望着：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

（明）

（原载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红色中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期第四版）

注释

此为本文刊载时间。

独立团营游击队政治工作——湘赣军区第二次首长会议通过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

(一) 独立团营游击队的任务和过去工作的检阅

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没有取得几个中心城市，实现一省和数省革命首先胜利，来[未]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历史教训，我们如何深刻来认识它。目前正是我们胜利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决战的时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湘赣苏区，创造新的游击区域和新的苏区，繁殖新的游击队，不断的出没于敌人主干交通地带，破坏敌人后方，疲惫麻醉穷困瓦解敌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线，陷敌人于极困难的环境中、以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迅速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这是我们独立团、营游击队当前最负责的光荣任务。

在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剧烈向前开展的今天，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是在那里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我们，一切客观条件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苏区的。1. 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当前任务，严格检查在冬季三个月中我们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一般是有进步的。表现在：

- 1) 部队的巩固与扩大，创造了几十个新的游击队。
- 2) 党团在部队中领导力量的加强。
- 3) 党的无产阶级成份由百分之四十进到百分之四十一（十一月份的统计主力红军在内）。
- 4) 行动比以前积极。
- 5) 赤白对立现象逐渐消灭。

但这一进步还表现非常迟缓和不平衡的状态，一般独立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是要比独立团差，个别独立营游击队，不但没有进步，而还表现出极严重的现象。在一般独立团的比较，茶陵团（独立一团）进步较快，就是以各个分区的比较，一、三分区，四县边区，比较有新的进步，而四分区在冬季三个月中，还继续执行罗明路线造成许多恶果。

2. 四分区在覃汉承、温发光同志取消群众工作，取消政治工作的取消主义领导之下，遂万泰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发展苏区而没有发展一寸土，污蔑碧江群众三分之二是地主富农，三分之一是当靖卫团，坚决反革命的（！？）牛田区游击队成立一个多月没有支部组织，独立营一二月没有开过支部会和军人大会。因此在战争异常紧急当中，发生个别反支分子，鼓动万泰独立营全营战士借口替已撤职的营长申明，放弃碧江州，无组织的跑来军区请愿，脱离自己怕战斗任务。这一事件，很显然是反革命的行为（当然并不是说全营战士都是反革命，而是个别反革命分子在其中起作用），是从有红军以来未发生过的严重现象，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决战当中绝不容许有的。这一事件的发生，覃汉承、温发光同志应负完全的责任。四分区自张通、彭桂林同志去代替覃、温二同志的职务后，一般工作是开始转变，表现在行动比[较]以前积极，曾给敌人几次打击。但由于当时反覃、温二同志的罗明路线没有深入到下层去，不相信群众，在分区个别负责同志中，还表现很严重，加以轻敌观念和游击主义残余（不坚决执行军区命令打津洞靖匪），因此，产生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碧江州事件，造成全省地方武装中一年来未有的损失（被敌人袭击包围后方机关，死伤战士工作人员二三十名，被敌俘虏数十名）。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教训。可是四分区的武装，在彭桂林、张通同志领导之下，能抓着这一血的教训，坚决进攻敌人，取得了

新屋下的胜利，开辟了全省地方武装中一年来胜利的新纪元（缴靖匪枪枝四十余枝，俘虏敌人数十名），这是四分区开始执行工作转变第一次伟大胜利。吉安独立营过去在刘寿堂同志的领导下，政治工作差到万分，因此在与敌人决战异常紧急的时候，发生借口没绑腿而放弃攻击津洞敌人的任务，公开反抗上级的命令，自由扯队回到吉安，这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应有的现象。这很显然是个别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趁着我们政治工作的薄弱，而起反革命的活动，以造成这一反革命的行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刘寿堂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但肖行炳同志到独立营后，没有开展反刘寿堂同志取消政治工作的取消主义斗争，防止这一事件的发生，同样要负极严重的责任。这足证明在这些部队（万泰、吉安独立营）中，我们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到了万分。

三分区的政治工作，虽然有些新的进步，但是个别负责同志，还有机会主义观点的存在，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对我们的拥护，所以丁田、丰田、水口及双田等战争，本应取得伟大胜利而未取得胜利，分兵

把口的现象，还未完全消灭。个别主要负责人对政治工作的认识非常薄弱，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支部工作是没有获得应有的转变，党团发展迟缓，有部分游击队还没有党的组织。开小差和个别反水现象，在部队中还未完全消灭，特别是南溪游击队，有组织的反水，安福独立营营长和指导员的叛变，这是绝对不应有的严重现象。游击主义在部队中表现非常严重，军阀残余、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违犯阶级路线等脱离群众行为，在个别部队中还继续发生，特别是独立营游击队表现比较更严重（当然比以前减少好多）。散漫极端民主化，还没有完全克服，个别游

击队还表现一来一往，时少时多的流动性。提高军事技术，大多数没有引起战士们的最大注意。开展新苏区和游击区域的工作，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深入到白区的独立团营游击队，行动不能最高度的积极化，大多数不是“游而不击”就是“早出晚归”，能组织和领导白区群众斗争的很少（二分区挺进队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政委制度还未完全正确的建立，反对政治制度，反对政治工作，如前一分区指挥官李琴生，四分区指挥官吴志向，或政委代替军事指挥员的工作等现象，个别部队中还继续发生。医院在林复光同志冲顶的官僚主义家长制度领导之下，造成了许多恶果，如医官的请假、伤病兵死亡的增加，发生吊颈、服毒、反革命放烂药等严重现象。这些错误与弱点的基本原因：

1) 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广泛的深入。因此在新的环境中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动摇和罗明路线，这是阻碍我们工作转变武装行动积极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2) 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的政治动员不深入，没有使红色战士普遍的来了解目前革命形势开展的局面和我们的任务。

3) 一部分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对政治工作的重要认识不够，因此忽视政治工作，甚至取消政治工作。

4) 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存在。

（二）今后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1. 春季三个月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任务，应该是抓着“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武装保卫苏维埃和土地”，“保护春耕”，“巩固发展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粉碎敌人

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等中心口号，深入政治动员。向每一个红色战士说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化道路决胜的战斗，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和五次“围剿”有完全胜利的条件，及四次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广泛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一切“左”或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要有充分的警觉性，紧紧抓着每一政治事变和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来教育全体红色战士，消灭过去的一切错误与弱点，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错误与弱点，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完全粉碎官僚主义。

2.应根据政治委员工作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完全正确的建立政委制度，抓着过去反政委制度的事实，广泛开展与反政委制度的斗争，消灭反对政委制度任何倾向。政治委员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应负完全的责任，反对任何忽视政治工作的军阀思想，健全政治机关的组织，独立团和各分区政治处或政治部应在春季三个月中一律健全起来。

（三）工作计划和工作方式

政治工作应根据各种环境，定出工作计划，要与军事工作和军事行动取得一致，要注意军事机密。政治工作的中心是支部工作，因此我们今后应集中力量，首先健全支部工作。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苏区，因此他的政治工作，应适合于游击动作。独立团营游击队要能完成他的任务，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取得当地群众的拥护，第二就是独断机警，迅速诡秘。因此政治工作首先是要严格审查战士的成份，不容许一个动摇悲观消极腐化和阶级异己分子在部队中。坚强红色战士们的政治头脑，要使红色战士们了解自己的任务和工作区域周围的政治环境，从政治上去培养他们独断警机的能力，保持行动的迅速和军事秘密。要使每一个红色战士了解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的重要，这样来吸引全体战士，进行群众工作。给群众以充分的实际利益，消灭任何脱离群众的现象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来动员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担任我们的侦探哨兵和担架运输队等。

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应以行军战斗情况政治工作为主。工作范围较小，班排是占了政治工作实际的重要地位（当然并不是减轻政治指导员的责任，相反的应更须要加强指导员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因此必须要特别抓紧共产党的组长。支委委员和政治战士的教育与领导，使得我们的政治工作计划在行动战斗情况中，能够经过他们帮助政委、指导员完全来实现。

（四）支部工作

凡没有建立支部的，应立即将支部建立好。彻底转变支部工作方式，健全支委小组的工作，建立支部委员各个负责制度，加强集体领导，纠正个人包办方式。小组的编定应适合于部队的编制和战士们的生活、工作环境。加强党对团的领导，使支部能完全担任起领导群众核心作用的任务；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政治文化水平，消灭党内文盲现象。发展与严密党的组织，在春季二月份应发展党员一倍以上，以回答省委征收党员突击运动的号召，彻底肃清关门主义和拉夫式的发展，要大胆的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以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支部工作纲要和最近本部发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支部组织与工作，应充分的灵活的拿来使用，创造支部工作新的经验，以教育整个红色武装中的党，而求得支部工作进一步的改革。

（五）干部的提拔和培养

在红色战士中，有很多的天才家，我们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大胆的提拔工农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以加强红色武装中的无产阶级领导。各分区独立团营游击队应运用流动训练班。短期训练班和有计划的个别教育等方式（独立营游击队应以个别培养为主），艰苦的教育新干部，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加强他们的工作能力。为要彻底转变独立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军区政治部决定二月十五日开办独立营游击队政委的短期训练班，各分区应遵照军区规定人数和学生资格。按期送来，完全粉碎没有组织观念，不坚决执行上级每一次决定的游击主义。各独立团营游击队应酌量情形建立各级副干部，加强副干部的教育，具体分配副干部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来锻炼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提拔和培养大批新干部，以适应目前战斗环境，肃清不相信新干部。无条件的留恋犯机会主义的老干部的不正确观点。

（六）青年工作

健全列宁青年小组的工作，加紧团的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团员的文化水平，加强团对青年群众各种组织（轻骑队青年）的领导，彻底转变青年工作方式，充分运用青年化，来高度发扬青年的积极性。文化体育娱乐等工作，应成为加强青年政治教育，提高青年战士阶级觉悟，消灭一切不良现象，最大限度提高青年战士的战斗勇气等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团员应以身作则的领导全体青年战士积极参加列宁室、俱乐部的工作，吸引大批青年战士，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成份的青年战士到团里面来，以发展团的组织，加强团的无产阶级基础。春季三个月中应做到团员的数量超过党员，严密团的组织。要彻底肃清拉夫式的发展方式，集中火力粉碎关门主义，严防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团，洗刷个别贪污腐化怠工及阶级异己分子出团，粉碎任何对青年工作的取消主义，这是转变青年工作的基本条件。

（七）文化教育工作

俱乐部、列宁室不单是文化教育机关，而且在政治工作方面，是占有[有]极重要的位置。春季三个月俱乐部、列宁室的工作，首先应该是消灭还存在忽视俱乐部、列宁室工作，甚至完全取消俱乐部、列宁室工作的取消观点，遵照本部发下的俱乐部、列宁室组织和工作的（游击队的列宁室工作在内）一律健全起来，经常进行各项工作。在春季三个月工作的进行中，应抓紧“三一八”全军区的体育运动大会，动员全体红色战士加紧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准备运动大会，争取竞赛胜利。

（八）检举与肃反工作

加紧检举运动，深入肃反斗争，粉碎反革命的一切阴谋，消灭个别反水现象。这一工作的进行，应从政治上去动员全体红色战士的积极的来参加，特别是党团员，应在这一工作中充分发扬他们的模范领导作用，健全十人团的组织，深入反叛徒斗争。叛徒的名字应永久记在黑板上，使革命成功不致有一个叛徒漏网。应广泛发动反逃亡斗争，向红色战士说明开小差是瓦解红军帮助敌人“围剿”的罪过。特别注意揭破敌人改良欺骗武断宣传的教育工作，要使每一个红色战士从政治上去了解任何反革命派别欺骗宣传的反革命作用。

（九）提高军事技术

在目前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前面，我们不单是要消灭使用半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并要随时准备与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为了要避免一切武器给与我们不应该有的损害，夺获敌人的任何武器能马上使用，以增加我们的战

斗力量，因此提高军事技术是我们当前政治任务之一。独立团营游击队应从党团及红色军人的各种组织上充分深入，提高军事技术的政治动员，俱乐部、列宁室应以提高军事技术为中心，首先是要发动战士们热烈的自动来学习劈刺、射击、游击战术和防空、防毒等，广泛开展反对游击主义的斗争，使每一个红色战士了解学习军事政治的意义，这是发动红色战士们热烈学习军事技术的前提。每连应继续不断的培养特等射手，每班经常要有两个特等射手，并应经常施以特别教育。测验他们的进度。

（十）扩大红军与联系制度

联系制度是巩固和扩大部队的很好办法，这一工作的进行，必须要造成广泛的群众运动，才能收到应有效果。各独立团营游击队政治机关和工作人员，应一方面领导红色战士热烈讨论联系制度，选举代表与地方党团和各种革命团体，订立联系制度；另一方面协同地方各机关发动群众欢迎欢送红军代表，并选派代表到红军部队中去慰劳，以造成地方上和红军部队中广泛的群众运动，吸引工农群众到红军来以扩大部队。在白区亦要注意扩大红军工作，吸引白区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但须防止敌探混入，注意新战士的政治工作，实行新老战士打成一片，注意伤病的政治工作，绝对禁止个别不管病兵、丢病兵的不可容许的现象。

（十一）开展游击战争加紧筹款工作

我们要很好的来达到我们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创造新苏区，筹足大批给养等任务。首先要肃清在我们部队中个别干部机会主义的观点，加紧战士们的阶级纪律教育，使战士们了解自己的任务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培养每个红色战士（无论战斗员和杂务人员）都能担负起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任务，彻底肃清破坏经济政策，违犯阶级路线及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给群众以充分实际利益。揭破敌人的改良欺骗武断宣传，抓着旧历年关发动群众反帝、反国民党、反对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反对资本进攻等斗争，宣传苏维埃的建设和红军的胜利，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赤卫军少先队和新的游击队，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等。在旧历年关中，应发展大块新苏区，来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坚决消灭反动武装，镇压反革命的任何活动，是与发动群众斗争，巩固苏区不可分离的任务。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充分发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商家依照本部十五号训令征收军事累进捐，筹得大批款子，采办食盐资料，以充实战争给养，而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线。

（十二）白军工作

在目前白军士兵的革命化，更有利于我们组织白军兵变兵暴。各分区独立团营游击队应特别注意自己工作区域周围的反动武装的破坏工作，抓着“反对进攻苏区红军”，“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

民党”，“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反对官长打骂士兵”，“反对官长克扣军饷”，“要发清欠饷”，“反对做工事”，“要求发过年费”等口号，密切联系白军士兵的实际要求，来发动白军士兵日常斗争，组织白军兵变兵暴。训练得力干部，有计划的派到反动武装中去，想尽一切办法，将我们宣传品，传送致敌人营垒中去，有计划的来建立我们对反动武装的破坏工作。

目前破坏工作，应特别抓紧城市中和敌人的堡垒中的工作建立，这是与我们消灭敌人据点，夺取中心城市不可分离的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印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

注释

此为本文印发时间。

少共湘赣省委为创立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的决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省委自号召创立的红十七师少共国际团，已得到了全省的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极力帮助，已在去年“九三”国际青年节成立了。它在前线的英勇和战迹，处处都发扬了。但我湘赣主力红十七师为了要解决整个战斗，在中革军委会指挥下，现已北上积极配合中区红军胜利的进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大举进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

在上面的情形与党的领导底下，我湘赣对迅速扩大充实红十八师主力，是我们目前的紧急的战斗任务。因此，省委决定创立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我们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必须应无情的彻底揭发过去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所存在着那些错误与缺点，主要是。

原创立红十七师少共国际团的政治意义还缺乏广泛普遍的深入到全团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对宣鼓的政治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因此下层反映表现个别地方认为少共国际团是干部训练班，有的认为是省苏创造的，特别是曾经在省委宣传品上对少共国际团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估计（其详情已当时有文件更正了，查阅能深知），这就是在扩大少共国际团的障碍之一。

在动员中非常迟缓，没有完成预定计划，有个别地方还存在着有一种不可容许的忽视的态度（北路）。虽经省委历次严格指出，仍是缺乏从实际工作中来转变，并且有的个别地方没有讨论过。特别指出，曾经在去年十、十一月之间，各级团部对少共国际团的巩固和扩大表示放松，但省委那时也没有抓得紧。这里着重指出省委一月一号至二十一日为扩大红军少共国际团的号召后，我们不否认这一号召确得到了全省团

员和广大青年群众热烈的拥护，并且有的地方也能够抓得紧，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自茶陵墨庄、小田等支<部>团员和青年群众加入红军后，吉安扩大直接送了几十名新战士到少共国际团去，永新各区大部分支部的党团和群众热烈加入红军。但我们实际的检查起来，在这一突击期中还表示我们没有抓得很紧，取得各个组织上帮助和动员之不够，缺乏普遍深入动员起来，工作的收获极其微弱与不够。总之，上面所述的都是说明少共国际团没有获得应有扩大的主要原因。

目前正处在胜利的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与五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只有依靠着我们常胜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及苏区的广大劳苦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高度的发扬基础上和党的强固领导，来解决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因此，应站在党的政治领导底下，更来组织与领导全省的团和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更来动员团员干部和青年群众整批输送到红军中去，来实现完成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但湘赣应迅速扩大充实主力红十八师的任务。因此，省委决定创立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在“四一二”正式成立，在“三一八”最低限度完成一营五百个新战士的计划。这是目前湘赣团的紧急战斗任务。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应与青年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各级团部必须做到下面几项具体工作：

1. 在广泛深入战争政治动员中来严格检查和收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县委一直到支部应召集会议，加以具体讨论，在各个会议上、列宁室、俱乐部、学校及各种群众大会来详细解释省委创立少共国际团的号召。省委宣传部应多多关于抓住计划这一号召的宣传工作，但县区宣传部科同样抓得很紧，使这一伟大重要意义广泛深入到全团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去，我们不容

一个团员或群众不知道省委这一号召。

2. 各县应紧紧抓住一个或两个区，区同样抓住一个或两个支部，动员学习各方全支团员领导大批的青年群众加入红军的光荣例子，动员全支团员和少队整小队、整大队、整区队加入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特别抓紧与团结原报了名当红军的同志和先后报了名当红军的干部（已经批准的）来做领导，领导未报名当红军的团员和群众当红军，同时必须分为三批送到省队部来（第一批三月十日），第二批三十日，第三批四月八日）。在进行扩大红军工作中必须与归队运动联系起来（永新、莲花更要注意），特别是注意实际解决红军家属的一切困难问题。目前应抓住替红军家属提早春耕，使红军家属在春耕时没有受到任何困难，这样更来兴奋团和青年群众当红军的热情。

3. 为得这一任务的完成，应需取得各方的配合与动员，各级团部应领导同级各个青年群众团体，提出对这一问题的专门具体讨论。从各个组织上去号召自己的群众加入到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去，尤其是青工部，应积极号召大批的青年工人到少共国际团去巩固无产阶级的基础。这里要求党加强团对这一工作的极力领导和帮助，使之更有组织的配合一致的去推动。

4. 各级团部应加紧对模范少队的领导，能做到有组织的经常输转整营整连大批的模范少队到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去（当然地方武装也需要注意扩大）。但个别的扩大红军还是不能放松。目前特别抓紧这次少队与模范少队的野营演习动员，加紧政治文化教育，应尽能的鼓动在演习中的少队加入红军，这是自愿兵役制转变到义务兵役制的必要步骤。还有时扩大红军的办法按照原发下的文件参考运用去执行。

5. 团应号召广大青年群众自动捐集慰劳品，准备在成立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的前后送大批的慰劳品来慰劳少共国际团的战士，新战士在集中送来时同样应以物资上。精神上慰劳，这样更加来兴奋少共国际团的战士杀敌的勇气。

我们为得这一任务的迅速完成，只有依靠着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的积极性更高度的发扬的基础上来决定，只有为着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不疲倦的广泛普遍的开展斗争，反对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以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充分运用政治动员与艰苦的群众工作来保证这一任务的具体执行。

少共湘赣省委

月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赣省委为迎接红六军团十七师南下给各级党部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级党部亲爱的同志们：

红十七师奉着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单一意志之下遂行战斗任务，曾离开湘赣苏区而胜利北上。经过长途远征，转战数千里，英勇奋斗，更加锻炼和坚强了自己成为常胜铁的红军。在宜丰、修、铜等地的伟大胜利，给了朱耀华、彭位仁、陶广等以铁拳的打击，调动和击溃了巨量的敌人，实际的配合了中区红军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胜利行动。这是红十七师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光荣记录。现在红十七师又奉军委会命令，已经由北上而南下转回湘赣苏区，来开展湘赣新的斗争局面，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夺回永新城，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巩固与扩大湘赣苏区，迅速与中央及湘鄂赣苏区联成一片，争取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在河西战线上的彻底胜利。

省委为着兴奋全省工农群众紧急动员起来，配合红十七师一致行动，战斗的完成上述的任务，特给各级党部以下面的指示：

立即在群众中广泛的深入宣传红十七师北上胜利与南下的意义，提高群众迎接红十七师的热烈空气和参加战争的热忱，号召群众在红十七师转回湘赣造成新的战斗环境之下，为着供给战斗的需要，努力完成三月份扩大红军工作。各级党部、各县、区、乡突击队，必须倾全力采取一切有效的紧急办法，在最后一周争取全部逃兵一律归队，特别是要争取大批新战士上前线，补充和扩大红十七、八师。谁对目前这一中心任务消极怠工，谁就是帮助敌人的进攻，必须与他坚决斗争。

为着慰劳红十七师这次长途远征的艰苦奋斗，决定大规模的慰劳红十七师。各级党部必须领导优待与扩大红军动员委员会和妇女以及各群众团体，进行紧急收集慰劳品，尤其要发动群众募捐，送慰劳品（鞋子、草鞋、猪肉、粮食、小菜等），慰劳红军。在红十七、八师经过的地方必须沿途发动群众、赤少队、儿童、妇女整[队]欢迎，呼口号、放爆竹、跳舞、唱歌、送茶水、煮稀饭等。在红十七、八师驻扎的地方，必须发动附近群众担柴、米、小菜等送给红军或卖给红军。保障红军粮食的需要，这是与红军战争胜利有着极重要的关系。为着红十七、八师有充分的粮食供给，必须立即进行收集粮食与完成推销公债的突击运动。在红军经过沿途各地，每个党员贱价卖谷一担给红军或送给红军。同时要宣传鼓动、领导群众进行这一运动，实行个人与个人、村与村、屋场与屋场比赛，收集大批粮食（公债谷子、秋收谷子、红军公田谷子以及原有公家谷子应一律收集）充实红军给养。在红十七师回师湘赣苏区，我们与敌人决战更加尖锐的关头，反革命一定要拼命活动来破坏我们工作的进行，妨碍我们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提高阶级的警觉性，认为完成上面的工作不但是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且是一个残酷阶级斗争，镇压反革命的阴谋破坏与活动，是完成上面工作的必要条件。

中共湘赣省委

三月二十三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关于接受五中全会决议及中央给

湘赣省委指示信的决议——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通过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省委扩大会毫无保留的接受中央五中全会决议和中央给省委的指示信，并号召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与努力来回答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实现湘赣党当前的伟大的战斗任务。

扩大会完全同意五中全会对目前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分析。

(一) 目前湘赣苏区是处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面，敌人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和第一步的进攻，已经完全失败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第二步大举进攻中，湖南军阀已在积极的向着湘赣苏区作疯狂的绝望的进攻，我们是处在彻底的与完全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紧张与最光荣最负责的关头。

在新的进攻的形势当中，我们有了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敌人新的进攻，未能配合一致，敌人的力量是各方面削弱了，敌人的困难是大大增加了。战线的延长，敌人力量的分散，更便于我们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与各个击破敌人。我们依靠着湘赣红军的巩固扩大与英勇善战，依靠着广大工农群众积极的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奋斗与牺牲的决心，依靠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不但可以粉碎敌人对湘赣苏区的大举进攻，而且能配合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二) 湘赣省委自改组后，一般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获得了相当的成绩。省党大会后，湘南红军在向北发展中的胜利，红十八师的正式成立，北路新苏区的开展。然而扩大会中指出这些成绩还是十分微弱与不能令人满意。省党大会后，三个月来工作转变的异常迟缓，证明中央给省委指示信的绝对正确。省党大会在集中清算旧帐的错误之下，没有真正的开展和深入思想斗争，没有具体的总结湘赣党在四次与五次“围剿”决战中的教训与经验，因此便不能提出当前的具体的战斗任务，而党大会以后的工作，便不能得到显著的转变和迅速的克服工作中许多严重的弱点。

中央在给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的指出“在湘赣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保守主义观念的存在”。党大会后，经十七师向北行动，在吉安、安福方面开辟了大块新的区域，而未能采取有效的方法，迅速建立和巩固这些区域的工作，领导和发动当地群众斗争，以致红军走后，我们的工作便随着塌台。在这一时期对湘南白区工作和中心城市工作的忽视，游击战争的开展异常不够，甚至游击队中混入了一些阶级敌人组织叛变、拖枪投敌。特别是湘东南方面游击队行动的不积极，以致敌人能够进一步的建筑据点，向着基本苏区进攻。永城的失守，更给了我们以很大的教训。

在敌人大举进攻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前面，党内少数不坚定的分子，表现着机会主义的动摇。莲花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在敌人进攻前面不相信群众和武装力量，认为“干部动摇”、“群众反水”(?)，不敢领导地方武装去打击敌人(怕被敌人完全消灭?)，张惶失措，退却逃跑。攸县县委书记龙福同志，在敌人严厉进攻底下，认为攸县苏区必要消灭。因此悲哀的叫着：“我们早到永新一天迟死一天，迟去一天便早死一天”。这些混在党内的反革命的应声虫，散布着悲观失望的影响，来混乱我们的队伍，企图把革命引到失败的道路。在最近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中，更暴露着这些机会主义的实质与面目。

一、二月分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虽然部分地方获得了一些成绩，然而

一般的说来是没有完成的。少数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当前的这一紧急任务，表现着新的动摇。在省一级的突击队员中，吴章成的悲观失望提出“群众动员不起来，只有到他家里去吃饭，只有包围房子”，钟恒与刘龙生的灰心丧气的叫着“只有加紧赤色戒严，不许他走亲戚”。这些分子虽然撤消了工作，但没有抓住具体的事实把这一斗争开展到各个突击队和地方党部中去（如老居裁判部长私放走开几次小差并破坏归队运动的逃兵），反对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动摇（如认为群众要过年，召集会议不拢，没有办法，群众生活大好不愿脱离家庭等）。有些县分（如莲花、吉安、安福等）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观点，放弃扩大主力红军的突击，只去扩大地方武装。同时在运动中缺乏最紧张的工作检查与个别的具体的指示，有些突击队以简单的在于部会议、党团会议通过加入红军的官僚主义的方式，来代替艰苦的发动群众、宣传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优红运动，加强赤少队等群众工作。

扩大会指出：这些严重现象的存在，是证明省委的领导还存在着极严重的弱点，必须首先在省委的本身开展自我批评，这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前提。

（三）湘赣党在完全与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任务之下，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在保护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领导群众斗争中

来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保卫与发展湘赣苏区，争取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联成一片，求得在河西战线上配合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争取五次战争完全与彻底的胜利，把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为胜利的全国苏维埃革命。

为着完成中央所给予湘赣党的光荣的伟大的任务，扩大会认为更迫切的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下列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1. 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最短期间内扩大红十七、八师一倍。扩大会号召全党深刻认识一月份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经验与教训，改善我们的领导方式，肃清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同时在实际上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坚决执行中央政府关于处置逃兵的命令，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下，严厉处置领导开小差和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争取全省绝大多数因政治觉悟不够而开小差的逃兵全部返队。改造和健全赤少队、模范赤少队的组织，加强它们的军事政治教育。在有基础的地方，开始整批动员加入红军的运动。在春耕运动中，立即建立耕田队与劳动协助社的组织，彻底执行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及礼拜六条例。同时必须加强主力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巩固扩大与战斗力的提高，以新的战略战术来重新教育我们的干部，保证军委单一战略意志的绝对执行。

2. 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健全地方武装的组织。地方党部和军分区必须立即检查各游击队的工作，进行游击队中的检举运动，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红军中洗刷和逃跑的分子，不容许收容在游击队工作。开展反对保守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保证党在游击队中绝对的领导。健全赤少队和模范赤少队的组织，使它真能执行边区游击队的任务。相当的集中编制现有游击队，使游击队和独立营经常深入白区发展挺进游击，在敌人后方和交通线发展游击战争，以运动防御战箝制敌人，保障主力红军随时转移战区，各个击破敌人。各级党部和军区分区必须以大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定出游击队具体的行动大纲，集中和统一地方武装的指挥。为着保证这一任务的实现，在四月份必须进行加强赤少队与游击队的突击运动，来克服我们

工作中的薄弱的一环。

3. 加强与改善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工作的重心放到乡苏市苏中去进行乡苏的选举运动，运用中央苏区长冈、才溪等模范乡苏的工作经验，建立和健全乡苏代表会及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和工。各级党部和政府，必须将全苏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传达到乡村广大群众中去，开展苏维埃的自我批评，发动广大的选民来批评苏维埃工作，抓住某一个具体事实和个别的坏分子，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的斗争，洗刷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使苏维埃政府更加密切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为着革命战争物质上的需要与群众生活的改善，必须迅速的完成查田运动，进行土地建设，发扬与组织农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忱。在今年春耕运动中，应广泛发展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肥料合作社、模范耕田队与生产突击队等的组织，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与组织之下，来实现消灭荒田与增加两成收获的战斗口号。

为着保障红军与后方机关的粮食给养，不致发生困难，必须进行全部完成土地税收与推销公债，收集税收公债谷子及红军公谷的突击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并要完成全省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四十万的数目，完成发展十万粮食合作社股金与十万消费合作社股金的计划。

4. 为着巩固与扩大苏区，必须转变和加强新区、边区与白区工作。新区、边区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更要求党以千百倍的努力来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在北路、安福、吉安、遂万泰以及万赣南各县的新区及某些区域，必须立即建立和健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发动群众斗争，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物（在已分配土地的地方查田运动），武装当地的群众，健全赤少队和游击队的组织，以群众的革命手段来镇压地主、富农及法西斯蒂、蓝衣社等的反革命活动。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并进。为着加强对于新区、边区工作的领导，省委必须开办新区。边区工作训练班，征调最好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往新区、边区工作。党团、政府和工会必须组织健强的工作团，到新区、边区工作。在暂时被敌人占领区域，必须派坚强的干部和游击队深入当地恢复党、团和群众的秘密组织，领导群众反对军阀、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屠杀（如强迫筑炮台，滥发油印临时纸币，派米派捐和活埋与烧死群众等），揭破敌人的改良欺骗，发展游击战争与迅速恢复苏维埃政权。在邻近苏区的白区工作，必须抓住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每一个不满的事实（如强迫群众修路、放哨、食盐公卖，强迫编义勇队等），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武装斗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与新的苏区。

扩大会责成省委定出更具体的个别工作的决议，要求全党为着这些一定的任务而斗争！

（四）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央给予湘赣党的任务的完成，首先依靠于党的正确的领导和布尔什维克的转变，依靠于党的进攻路线和实际工作。因此必须正确的具体的开展思想斗争，把反对以蔡会文同志为代表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深入到党内和武装部队中去。必须抓住一切新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具体事实（如在突击运动中，少数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悲观失望。灰心丧气的叫着“群众不好”“没有办法”“不能集中”），反对在敌人进攻前面悲观失望，认为“群众反水”，“党团员没有作用”，而实行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于党的指示曲解和对于党的路线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如吴章成、魏桓一类的分子）、反对和平保守的机会主义、同时毫不放松的反对“左”的

乐观主义和忽视敌人的进攻，放松战争动员工作的“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在广大党员群众和实际工作中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来更加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

在领导方式上，必须从省委本身起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必须有经常的严格的工作检查，彻底了解下层的实际情形，定出对某一个工作、某一个斗争、某一个地方的个别的具体的指示，来代替一般的空洞的决议。采取具体的办法分配一定负责的人，来实现我们正确的决定，减少重复的空洞的毫无准备的会议，多做实际工作，立即抛弃一切简单的偷懒的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来进行艰苦的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

扩大会坚信，在中央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基础上，在湘赣几万党员的积极性和坚[艰]苦不倦的努力的基础上，湘赣党一定能迅速的克服工作中的弱点，领导着广大工农群众获得新的胜利，配合着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以及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共湘赣省委

三月二十六日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

少共湘赣省委总结会决议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目前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第二步计划的决战面前，红军的伟大胜利不断的获得着。在湘赣红军的积极行动，在沙市、里田两次战争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大举进攻湘赣苏区的湖南敌人以迎头痛击。

在新的环境底下，更有利于我们胜利的许多条件。但是这些条件不是自己会来的，而是我们要争取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反对因胜利而头昏放松我们的动员工作，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紧急的动员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争取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的胜利是要依靠红军的巩固与善战，依靠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依靠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正因如此，我们的胜利与任务是动员和武装湘赣的团和广大青年群众，彻底的最后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总结会严格的检查了扩大会后三个半月的工作，认为这一时期湘赣团的工作是获得了一部分成绩，例如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归队运动中个别地方(吉安永新茶陵等县)整个支部的加入红军，少先队整班排的加入红军(固江小陂粟塘)，这是证明团员与青年群众的积极性的提高。归队运动坚决执行了中央政府的命令，个别地方(老居钱溪象形个别乡)全部归队。经济动员团的发展也获得了一小部分成绩。但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是万分不够，如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的错误与缺点。

扩大红军突击工作，虽然获得了一部份成绩，总的方面来看，扩大红军的工作只完成扩大会计划六分之一，特别是扩大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的流产。这是由于对这一号召的政治意义了解不够，不能成为广大群众运动，不能在群众中造成光荣的热烈空气，不能清楚了解这一运动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能在突击运动中广泛的开展思想斗争，进行个别改造团的组织，洗刷消极动摇分子出团，打击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认为扩大主力红军要经过一阶段)。

少先队的扩大，队长联席会的决定，经济动员突击运动(二月间)的流产。

团的组织与思想斗争的开展还存着不少的弱点，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能深入到支部中团员中去。只狭隘的在机关中开展，只天天喊反李建平、曾照明的机会主义，但不能开展反李建平、曾照明相同的这些机会主义，如突击队中发生不少的可耻开小差自由逃跑。

取消了团的单独系统，思想斗争在新的环境底下，开展反对团内少数不坚决的动摇悲观可耻的叛变的斗争的放松(宁冈组织部长，永新过去的副书记(史文义)，南阳作述的书记(大山组织部长)，区委书记，莲花县区干部十多个叛变等)。莲花县委还不能抓紧开展反叛徒的斗争，如这些叛变分子的团籍还没有开除。这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还是不能很好转变。不能经常检查了解下层工作情形，平常的工作方式不紧张，这是我们领导方式中最大的弱点。

另一方面不能认清了解我们的领导方式，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群众中去学习。正因如此，对支部工作的讨论是非常少。支部中不能具体按照当地情形来讨论上级每一决议文件，不能迅速传达到每个团员、每个青年群众脑海里去。

总结会议正是处在湘赣红军在沙市战争的[中]取得空前的伟大胜利的时候举行的，总结会清楚的指出了我们在扩大会到现在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湘赣团应以列宁青年的战斗精神，执行下列的几件工作：

一、扩大红十七师少共国际团与创立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

在沙市战争空前伟大的胜利中，十七师少共国际团是表示[现]了他们青年英勇善战的模范，成为六军团的模范团。省委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四月底），应扩大六百人充实十七师少共国际团，把十七师少共国际团真正保障他的光荣模范。省委决定以下团部扩大的数目：

创造十八师少共国际团的号召是流产了，在目前战争的紧急，红军的不断与敌人肉搏，猛烈的扩大红军是我们目前团的最紧张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同时十八师少共国际团创造的流产，是我们每个团员的耻辱，为要保障我们团不使每一个号召的空洞，因此省委决定这一号召继续下去，最后应以列宁青年的坚决性刚毅性来完成创造十八师少共国际团的任务，真正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如[现]决定五、六两月继续创造十八师少共国际团，如[现]规定以下[例]数目：

县别	永新	吉安	安福	莲花	茶陵	分宜	遂万太	永安	萍乡	安吉	攸县	新峡	共计
数目	8	3	2	1	1	1	8	2	3	3	1	3	2
	6	5	0	3	3	0	0	5	0	0	0	0	2
	0	0	0	0	6	0	0	0					0

青雇团员应占百分之五十，青雇成份应占百分之三十。

这一号召的完成是要依靠：

（一）确实前次少共国际团号召流产的原因，不会使我们重复这些弱点，并应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我们这一号召要不让一个团员和青年群众不知道创造少共国际团的任务经过。各个青年群众组织在每个群众大会上提出少共国际团的创造经过，各种会议、晚会、宣传队、俱乐部等深入到每个群众脑海里去，动员整批的整连、营的模范少队加入红十八师少共国际团。领导儿童妇女送哥哥爸爸老公到少共国际团，反对妇女扯后足的坏现象。

（二）优待红军家属是争取新战士到前线去，巩固红色战士安心到前方与敌人作战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应使每一个群众了解优待红军家属，是我们每个选民的义务。在目前猛烈扩大红军的时候，各级团部应首先在机关人员中实行礼拜六，做领导实际的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在扩大少共国际团报了名的，应立即发动群众来优待，解决他们困难问题。特别要发动群众首先帮助红军家属及新报名的家属犁好田蒔好禾，保障加入少共国际团和争取过去报了名未上前线的百分之百的到少共国际团去。

应经常召集红军家属联席会、茶活会。儿童妇女应组织调查队，调查是否红军家属有困难，报告优待红军委员会去讨论解决。另一方面应发动儿童妇女做鞋慰劳少共国际团不让一个新战士没有草鞋慰劳品。

（三）残酷的阶级斗争与集中时的工作。在进行创造少共国际团时必须与归队运动联系起来，打击开小差的专家领导分子，打击破坏创造少共国际团的坏分子。同时集中应注意检举打击坏分子，派好的干部领导建立支部。同时发动当地经常慰劳，派突击队，宣传队解决吃饭宿营的困难以及组

织突击队，在内部突击巩固他们的热烈[情]，另一方面集中后，可以在干部队中选积极分子组织突击队，帮助和教育他们再回去突击发动竞赛、请茶饭、欢迎鼓励[励]他们回去负责。

(四) 加紧政治芦[护]送，我们过去在送新战士中往往发生开小差，这也是由于我们政治芦[护]送工作差。但我们在少共国际团应注意首先通知经过的地方团部，首先发动儿童妇女来欢迎，首先找好宿营地、禾草、门板以及组织宣传队去安慰他，使他感觉不得一点困难。同时去时，发动青年群众打锣鼓、呼口号、欢送等从这种来保障他不开小差。

二、动员模范少队和扩大整理少队与模范队的组织，要连续不断的胜利，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在目前动员模范少队配合红军参加作战是非常必要的，省委决定动员十连模范队不定期的参加红军作战。

县名	永新	吉安	安福	永安	茶陵	莲花	统计
连数	5	1	1	1	1		10
排数		1		1		1	

(一) 依靠我们的政治动员的深入，提出保芦[护]春耕收回永遂宁城等政治口号，来抓紧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动员参加主力红军作战。在这次动员应不定期，在动员中提出做到不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不回家这长久口号并加紧对干部及团员的领导，经过干部及团员会起领导作用，造成战争的紧张热烈空气，坚决反对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工作方式。

进行模范运动，建立支部，派得力的有坚决加入红军的同志(政委至底[最低]要区委常委)，去做连长政委，撤消[销]动摇消极的干部及检查隐[藏]在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开小差的分子(动员归队)洗刷出去，严厉镇压破坏动员的分子[来开展]直至枪决。动员到前方去参加红军作战亦与红军家属一样的优待，解决他们一切困难问题，使他们安心的在前方参加红军作战与对军政学习。

(二) 少队模范队的组织与整理是保障扩大红军整批动员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要整批的动员就要把少队与模范少队组织建立与扩大。省委接受中央局关于整理扩大少队、模范少队的突击运动决定的决定，湘赣一个半月，扩大整理少队，模范少队的突击动员，完成各县队长联席会决定发展少队模范少队的数目，现过了三分之一的时问，下面动员情形非常差。省委提醒各级团部少队部，应在最后的短时间来完成这一运动。这里各级团部应领导各个青年群众团体，动员自己的会员加入少队去，特别青工广泛动员，能加入少队的青工会加入少队，加强少队模范少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洗刷少队模范少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开小差分子及坚决反对造册式空洞的形式主义。

团应派得力干部到模范少队中工作，团不应随便调模范少队中的干部，以及建立模范少队中的小组(出发建立支部)。在这次突击中应在全团面前提出那一区没有模范少队就是那区团部的耻辱，同时反对机会主义说青年群众妇女加入少队没有作用等。在模范少队，少队整理与扩大并联系少队模范少队的军事政治训练，应运用活泼的青年化方式，如打野外爬山娱乐游戏等方法来加紧他们的训练，同时在军事训练后应请党或团代表去训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活；另方面提出问题来研究讨论式的方式来加强他们的政治训练。

(三) 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除动员参加主力红军作战外，还应动员少队经常不断的轮流去警戒，深入到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去打击敌人，扰乱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使他找主力红军不到，使主力红军更集中力量消灭

更多的敌人。同时发动少先队加紧赤色戒严与接近敌人的地方进行坚壁清野围困敌人，一粒粮食都不被敌人抢去，来发动群众。在动员配合红军地方武装参战的应很好有准备有组织的动员争取加入红军这是与扩大少共国际团有密切联系的。

我们团在经济突击队亦成为一枝[支]尖兵，应指示在每一个团员面前在保障红军的给养 上 ，每个团员送一担谷子或廉价买[卖]给红军。用谷子交土地税买公债，发动青年群众参加合作社。在合作社中 用 油盐来换谷等。特别团应在突击运动反贪污的斗争 中 广泛的把轻骑队组织起来，成为群众组织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 工具 。

三、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是湘赣团工作中最弱的一环，又是保障任务完成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在目前领导方式最主要的是要怎样来完成工作计划，有了决议如何来执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摆在我们团的面前任务，完成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提高工作紧张[张]经常责成某同志应专门负某区支部的工作检查督促报告。把下面的每一实行程度迅速反映到上面来（各突击队支部每一天有一次报告到区，各区三天一次报告到县，各县五天应亦有一报告到省），从各种不同的情形来给下面的具体指示。另一方面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工作方式，应抓紧中心工作来推动整个的工作。

县委本身应健全，大胆的提拔积极的工农干部充实县委的本身的工作。各部应立即有部长和大批 干部 充实巡视团，派到几个有基础的区去动员。同时我们应开展团内的思想斗争，这也是保障我们任务的完成，应抓紧某人发生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来开展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洗刷撤消[销]那些消极怠工、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干部，进行改造个别团的组织。

少共湘赣省委

四月廿二日印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电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湘赣红军主力应积极向东活动
致苏区中央局电
(一九三二年十月)

中央局：
我们认为：

(一) 湘鄂赣苏区，目前应以十六军向东南积极行动，首先取得与湘赣的联系，必须争取对鄂东南苏区的联系与打成一片，且应派回一个原部队，到阳新一带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并扩大苏区，响应红四方面军及二军团的行动，并便利扩大红军。

(二) 湘赣应以红军主力向东积极活动与河东武装相呼应，造成包围吉安形势，以配合方面军在河东消灭蒋系主力的任务同时要向四周扩大游击运动及苏区，特别要注意与湘鄂赣及西河苏区的联系，努力扩大红军，准备到方面军来。

(三) 上崇苏区的三个独立团，即成立第九独立师，主要向西北发展，求得迅速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东南两方要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与游击区域，并随时与河东苏区取得密切联系，如同意望以指示他们。

周毛朱王

蔡会文关于要求肖克去湘赣任军长致中革军委电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军委：

(一)我去河西又无委任介绍信，在组织手续极不合，怎样去接头。

(二)河西军区指挥关系怎样，军区的政委主任是何人充任？

(三)我的军事经验极少，为了配合战争加强河西工作，肖克去任军长十分必要，务希容纳所请。

(四)我们拟十五日由兴国起程，相机渡河，上项问题请即电复。

蔡会文

驱十一日

(江西军区来)

蔡会文关于八军行动部署之意见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

朱周：

十二日两电悉。我们有意见：

(一) 敌人廿三师一团驻黄狮渡，一团驻曲带交塘圩之线，沿城、马家州不详。十八师二团驻安福城，横大路，两营驻金田权江，一营沿安福河固守阵地。八军由泰和逼近吉安较困难，活动地太狭无法消灭据点，北路敌人最弱。

(二) 建议中革军委派部队攻万安，贯通苏区非常必要，八军配合行动，万一中革军委不同意此举，八军即向北路行动，相机占领清江与十六军行动相呼应，直接影响战局。

(三) 遂川、泰和新苏区，留永丰独立团，并请转江西军区留公略县独立团在高家之线归我们指挥。

(四) 独立十二师即到横石井，向上犹、江口、沙地、弹子前活动，独立一师向萍乡、醴陵之刘公庙、湘东、老关之线活动，遂、宁、酃三独立团定本月廿日会剿井岗山袁王土匪，贯通酃、遂、宁苏区一贯其余部队待续告，你们意见如何，盼即告。

蔡会文

十四日

蔡会文关于歼敌廿八师之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朱周：

廿日电悉。

进攻湘赣之敌，廿八师为最弱一点。我们决定集中主力击灭廿八师。部署如下：

甲、八军及独立十二师、补充师集中牛田，待敌前进时则灭之。

乙、吉安独立团由早禾市向湛元前进，打击敌人后方。

丙、井冈山赤化计划停止，遂川独立营即回上下七，对付粤敌，酃县独立营返原防，向免都末村游击，牵制宁冈敌人。宁冈独立营古城正面牵制湘敌，永新独立团在六人家步步抗退牛田。

蔡会文

廿一日廿四时

蔡会文关于八军行动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朱周：

甲、昨日派队伍到桥头，今日可到绍口接刘同志等，衙前之敌退到路田，我们决待明日刘同志等西渡，即由现地出发向北进展，如金田可下即攻金田，否则由金田附近直出袁水配合十六军地动。

乙、独十二师以衙前为中心，积极向碧江洲、罗塘湾、遂城游击，必要时集中作战。粤敌在上下七未退。十二师不能回上崇。

蔡会文

廿七日十四时

蔡会文关于各县地方武装之行动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

朱、周：我们最近各县地方武装部署如下：1.宁岗、酃县地方武装向湘敌后方积极行动。2.茶陵独立团及湘南游击队直出茶安酃，相机袭取安仁。3.攸县独立营以幽居出黄土岭。4.萍乡独立三团、独立一师向湘东老关方向活动。5.南路独立营坚决深入桐树、坪州、江津活动。6.北路独立团以白沙、王埠为根据地，向新喻、清江活动。相机取该城与昧坊，其他游击队向袁水之地行动。唯莲花区向长牌去游击。7.安福独立团向龙万易小江边作断绝敌人交通，组成积极行动。8.吉安独立团行动逼近晏州、白土街、三都圩箝制敌人二十八师；遂川独立营向黄坳、五斗光[江]行动，恢复上下七、上下烟等苏区。9.八军攻击金田后，即出袁水配合十六军行动。10.独立一师除防害[备]湘敌进攻莲花苏区外，协同莲、萍地方武装及独立四团经苏家坊、腊树下向湘东老关方向积极活动。

蔡

一日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蔡会文、肖克关于打击金田敌之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朱周：

(1) 金田敌约一团及靖匪三队固守工事，今日以少数部队诱敌出击，即击灭之。如不出，八军则放弃金田不攻，明日向北路进。

蔡肖
二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八军行动及作战部署致朱德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

朱主席：

七日电悉。

(1) 八军今日由新喻附近渡河，拟进到双林、翰塘岭之线与十六军会台，并集中主力击歼敌之一点，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开展袁水工作。中革军委电同。

(2) 望兄将此电转告孔黄为盼。

蔡肖

十一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敌大举进攻苏区

我军决集各师在永城附近击敌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朱周：

(1) 永新来信：湘敌十五师两团，十四日进宁岗新城，十六日拂晓经龙源口直向永新城攻击，当令红军学校在永新附近之木鱼岭固守，尽力抵抗数小时，下午四时则退回龙源口附近，三军团与我军则随敌尾跟进到龙元口附近。近日敌人是否已进永新城尚未明。

(2) 刘建绪近日到了茶陵，谭道源有到安福说。依我们判断刘指挥湘军十五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由萍攸茶酃向萍莲永前进。谭指挥十八师，七七师先入北路，继入永新，独立三十二旅李云志指挥廿三师、廿八师由吉安、遂、万、太向永新的模样。

(3) 敌廿三师、廿八师十七日由新淦渡河约三团，现已进到南安圩大行山，步步向苏区前进模样。

(4) 上项抗敌大举进攻，敌攻(?)苏区已经开始，我们决定集中独立一师十二师补充师在永城附近，在敌分进会合未合之先，在运动战中首先击灭敌南路、北路应以地方武装担负箝制。

(5) 我军十七日已派廿三师进到阜田附近之各村，廿日出桐树坪威胁吉安，廿一日方能全部集中油田，廿二日向永新前进，你们如何意见？望即电告

蔡肖
廿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以目前情况打敌廿八师或六十二师为有利致朱
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朱周：

(1) 廿日上午敌两团进到坳头，同日廿八师两团进高家，有向苏区迫进模样。

(2) 我们决于明日进到永新城附近积极准备作战，以目前情况以打廿八师或六二师为最有利。

蔡肖

廿三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打击宁冈敌人及决定成立湘南游击队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朱周密译：

(1) 进驻古城碧市之王东元残部三团，近日在建筑工事，闻有一团于昨护送豪绅往酃县。(2) 萍乡之敌两团也已退出苏区，茶陵陈光中部有全部移到酃县说。据报敌第一步以全力进攻宁酃遂苏区。作造成进攻永新的后方。

(3) 宁敌确系两团，我们决定首先击灭该敌，如系三团则诱其出来，在运动战中击灭之。

(4) 独立十二师有枪三百八十余，人六百余，今日已到水城附近集中。独一师有枪一百九十余，人三百，明日也可到。八军、长短枪一千八百六十一枝。人数三千二百廿三人。战斗力方面，独立一师及独立十二师共可打两营。八军可打两团，备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在运动战中，共可消灭敌人二团，击溃敌三团有把握，掘工事不行。

(5) 军区决定组织一湘南游击队，将军区之一特务连、茶陵游击队、湘南游击队编成之，枪约二百，人约二百卅六名，由独立一师师长候梯云指挥之，出没于酃资郴桂边。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箝制湘敌向宁永前进。补充师配合萍乡游击队，出湘东老关，箝制湘敌向萍莲前进，同时筹足给养、充足战费。

蔡肖

廿七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敌进攻湘赣苏区和我军行动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

朱周：

甲、一日电悉，王东元师直属部队及八十六团和八十七、八八叁团固守古城，蓉市两点。

乙、以我们苏区判断，敌进攻湘赣苏区，以各方佯攻主力，夺取据点固守，用蚕食政策进攻苏区，上次进金田之敌也如此。因此宁冈之敌，目前不会轻易出击，我们应先击敌一路转变敌我形势。

丙、决定明日全军独立十二师在内，进至碧溪采迅速手段击灭二十八师。

蔡肖

二日九时

蔡会文、肖克关于莲花、宁冈敌情和我军行动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朱周：
来电悉。

甲、永新来看，莲花之敌十二日占领里田，同日宁冈敌占领路江，传说永城于十四日失守。

乙、我们昨晚陈吴方同志已接过河西，明日开到牛田，若占领永城，我军则集中高桥头。依现在形式，宁莲两敌已取得密切联系，不便攻击。二十八师出击我军先击灭该敌。

丙、宁、莲敌集中力量取永城，令补充师相机攻取莲花城。永新独立团及宁冈独立营积极向古城碇市活动，独立一师位置在永、莲主要交通线上路江里田一带活动，牵制该敌。

蔡肖

十五日十八时

蔡会文、肖克关于击灭莲花敌之部署并请委龙云任军区参谋长致朱
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

朱周：

甲、永阳敌人，十六日全部经白沙塘到牢山之线，企图截击八军归路。今日有一部已入碧江洲，永新完全恢复。

乙、莲花为六十三师、一团及清匪分驻莲城及梧冈，我军今日到达石灰桥，明日准备在碧江洲之敌未回头之先，击灭莲花之敌，以地方武装佯攻梧冈，引起莲城敌人增援，在运动战中灭敌，对碧江洲派永新独立一团及独立一师之一团箝制之。王[另]，龙云同志任军区参谋长兼红校长，请电令委任为盼。

蔡肖

十七日十六时

苏区中央局关于廿一师一部编入八军并以龙云任河西军区参谋长的决定致周恩来、朱德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周朱：

中央局决定将三军团在河西之廿一师之一部及所扩大新战士全部编入八军，因八军数量不大，在敌积极进攻下，急须充实，同时我们已同意龙云留河西任军区参谋长，并望通知三军团。

中央局

廿六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十二师编入八军及赣南独立团改为十二师致项英
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项代主席：

目前为了集中兵力，争取决定方面的胜利，独立十二师五连早已配合八军行动，在各方面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分离，八军只有八个团已不充实，我们决定将十二师之五连全部编入八军，另将赣南独立团（四连二百多枪）改为十二师第一团，暂不成立师，原十二师一级人员，分配属其他独立师及八军，以健全如方面军的组织好处甚多，军委是否同意盼复。

蔡肖

廿七日

蔡会文关于地方武装配合八军作战之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

朱周：

目前为了配合八军在永新附近作战，分散各方敌人，地方武装布置如下：

甲、现以赣南及上崇游击队组织一个单位，出上横、路田、零口，相机深入沙地、横石，江西军区特团及游击队出关背消灭地主武装。

乙、上犹及指阳游击队向早禾市、三都圩谋活动，配合上横之部队动作。全县另组织两个挺进游击队，一出吉安附近，一出吉泰之间。固江游击队到小江边之线，牵制金田之敌，另集中四个游击队，由该县军事部长指挥向横大东如转溪，牵制安城之敌，另组织挺进队出治水活动。

丙、北路独立团及七营，集中唐中，向安福、吉安峡江之线积极活动，另派三个游击队，注意巩固黎圩及四溪区及新苏区，积极向罗坊、黄土、三湖、河埠游击，截断干河沿水交通，另派两个游击队向袁洲活动，牵制袁城之敌，将清江游击队扩大，并新组织一挺进游击队渡袁水在清江、高安、上高之线活动。

丁、补充师及醴陵游击队出老关、泗分、黄土岭之线。五团活动牵制湘敌，萍乡独立团，在正面箝制敌人，另派三个挺进游击队到宣风、沪溪之线活动。

戊、攸遵武装应出亟居、陆新关、高楼之线活动，另派两个挺进游击队，一出黄土岭、新市，一出沙陵波出线活动。

己、独立师第一团，出安仁、永新、资新一带活动，打击敌人之后方，牵制湘南敌人。茶陵武装在敌驻地附近主要交通线上活动。

庚、永新独立团以石口、寒江做后方，向古塘、苍市牵制该敌，打击敌人少数部队。宁冈独八营以蔡家田作后方，向苍市、木挑敌之交通线上积极活动。另有九个游击队，现以固守新老七溪岭。

蔡
卅日

蔡会文关于湘赣地方武装之编制及行动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

朱周：

湘赣地方武装过去单位大多，指挥不统一，各自分配一方，挺进的作用极少，我们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地方武装有重新统一编制及行动如下新部署：

甲、吉安及永新独立团集中编成警卫师，以现红校长王自清为师长，政委暂缺。对付王东元与粤敌。

乙、萍乡独立团及县独立营、醴陵游击队编为独立三师，以刘子歧为师长，周新为政委。挺进东朝、黄土街、老关之线，牵制湘东之敌。

丙、北路之独立团及独立营编为独立三师，师部暂不成立，由第三分区指挥，在泗水圩、三湖、河埠之线，赤化沿干河西岸与新淦之廿二军配合行动，各县地方武装除留极少部分枪枝分配作巩固苏区任务主力集中接各地之需要编制，挺进游击队向外发展。北路共编三游击队。每队一百枪枝，一渡沿水挺进清江。上高之间活动，一向安福、吉安门挺进至枫田岗，桐树江、圩坪、逼近安、吉两城活动，一向袁州方面挺进。安福之独立团向袁州逼近，另成立一独立营，在金田、舟湖之线活动。一游击大队挺进到幽居、阳新、观沙、陵陂之线。吉安另编一独立营，在三都圩、早禾市挺进，一游击大队挺进到黄江渡、赣河边、上崇等，游击队编成赣南独立团，配合万太独立团挺进雩田、罗塘湾、马家洲之线，遂川独立营挺进到五斗江、大坑、藻林，宁冈独立营在古城、蓉市、新城三交活动，另编一游击大队挺进睦村，独立一师及蔡陵独立营，相机打击九龙冲，在莲花攸边敌之交通线上活动。

蔡

卅日廿二时

蔡会文、肖克关于决定首先击灭莲花敌人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

朱周：

甲、王东元于廿八日由拿山田到宁岗，莲花敌未动。在此情况下，敌最近必将配合向苏区行动。

乙、我们决定首先击灭莲敌，明日全军(?)进至升塘诱莲敌出击，在运动中击灭之。

蔡肖

卅日廿二时

(八军来电)

蔡会文、肖克关于请明令将补充师全编入八军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

朱周：

1. 补充师全部编入八军，李芬则误解一部编入八军。竟抗命令不行，盼再明令指示。

2. 李芬前日向莲敌游击负伤。

3. 我湘南游击队大概已到安仁境，严尧敌人已派两营及靖匪一部去安仁追击，现严尧只有一营。

蔡肖

二日

(八军来)

龙云关于请求随李芬回军团致彭德怀、滕代远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

彭总指挥、滕总政委：

蔡会文来电说：军委决定我在湘赣工作确否？我请求随李芬回军团来，请复为要。

职龙云

蔡会文、肖克关于击灭桥头花塘等地敌人的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

朱周：

桥头有敌二营，花塘附近共二团二营，桐木坳一营，都做有较固工事。我们决于今晚三时以一部袭取桐木坳，主力于明日七时到桐木坳附近击灭花塘或桥头援敌，同时以地武一部于明早七时佯攻花塘，牵制花塘敌人。

蔡肖
四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转移龙田待机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朱周：

1. 桐木坳守敌一营固守房子内，我攻击未成佯攻，亦未引起敌援，我军今夜晚宿营大桥附近。

2. 莲花敌专固守工事，地方武装扰乱，一枪不还也不出击，我军用欺骗诱敌均未战，现我们为了顾宁莲两敌，便利应付起见，决移龙田待机而动，以广大群众武装骚扰，封锁敌人，必引起变动，你们有何新的指示，盼告。

蔡肖

五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九度冲敌斗的战果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

朱周：

1.陈光中部 在莲花有武装兵两旅四团人，内一营到高龙去了，另特务营、工兵营、迫炮营各一，昨日与我们好(?)的有三团一营之多，其直属队三营另一步兵营均未接火，我们缴获步枪约千枝，重机枪廿五枝以上，现正派队搜索中，大概还有缴获。2.敌退花塘工事内，有向南城撤退形势，如确实，今晚决夜行动进至南村附近，明晨彻底消灭该敌。

蔡肖

七日

中革军委嘉奖九度冲大捷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

八军全体指战员湘赣苏区工农群众：

捷报传来，欣喜：但是在共产党进攻路线的领导下，击溃白军六十二师，俘获过千，是区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线上严厉的打击了敌人的四次围剿，配合了中央红军的伟大胜利，并且更有力的证明纯粹防御和退却路线的破产，尚望继续消灭侵占苏区的全部敌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并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而斗争到底，特电贺勉。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十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八军到澧田休整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

朱周：

宁岗敌人既打不着，莲花城敌人又死守，故攻之无益，今日已开到澧田，十天休息整顿。

蔡肖

十日

龙云关于请求另调参谋长或校长致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

朱王彭主席：

军委会决定我为湘赣军区参谋长及红校校长，这样两个工作都做不好，请求另委参谋长或校长来以便工作，为禱。

龙云

十五日

(八军来)

蔡会文、肖克关于迅速击灭侵犯莲宁敌之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

朱周：

1.王东源部三团一营，十六日回到××我军尾追没有打到。据报告：李觉一旅到高龙，现返岳州，该防交十五师一团接替，陈光中部另由衡州调两新兵团补充，尚未到达陈部，仍分驻莲花城、桥头两点。

2.五斗江之粤敌现已退却，近日积极进攻北路苏区，姚圩之线均到敌。

3.我们为了迅速击灭侵犯莲宁之敌，决定全部进到莲花、棠市附近，以一部配合群众困桥头，引起各方敌增援时在运动战中击敌一师，马上出茶酃边界。迫近茶城袭敌后方，调动敌人，警卫师随王东源尾追，将从两侧前后对付他。

4.整个敌情及方面军情形若何，盼告。此间是否受璃全军委项代主席指挥，请明令答复。

蔡肖

十八日

朱德、周恩来关于在运动中歼灭莲宁敌人致蔡会文、肖克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蔡肖：

对莲花、桥头、宁冈之敌，如死守工事，宜以独立师团围困之（结合群众），特别要断绝交通联络，深入其后方（挺进游击）劫其辎重，绝其供给，以引起其动作。我军主力集结于适当地点，一定要准备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之。并应监视敌之抢粮游击部队，采取埋伏战术，以逐次消灭，以剪灭其爪牙。

朱周

二十三日

龙云关于请求减免兼职，并请派人去领导湘鄂赣工作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军委项主席：

1. 军区参谋长工作未作好，红校学生无成绩，并给此不好影响，因无人去当领导。第四期快毕业，第五期准备开办，三营学生一千四百人，请设法调一人来接替一项工作。

2. 请便送些训练参谋材料来，以便训练干部。

3. 前电中央局，湘鄂赣军事领导比过去湘赣更严重，请派人去领导，不然危险甚大，请电复。

湘赣参谋长红校校长龙云

廿三日

(湘赣军区来)

蔡会文关于请求派人来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致总政治部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总政治部(?)王主任:

军区政治部因于主任撤职后,以张子意同志代理,现省委决不能少他,请求另派人来湘赣,望派好随他们同来为盼。

蔡会文

廿七日

(八军来)

蔡会文、肖克关于决派兵一师至黑庄断敌交通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五月二十八日)

朱周：

(一) 我们今日攻击田心，不料敌于昨日下午撤回宁冈去了，又打一空。

(二) 莲敌受我们封锁有一星期未吃盐，昨日高陇新增两团，敌有送东西到莲城模样，我们决派兵一师到黑庄断绝交通，主力集中于石路。

蔡肖

廿八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拟以独十二师编入八军，新独十二师由万安、赣南独立团编成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

朱周：

(一) 昨日我们缴获之无线电损坏。发报机但(?)应用总部准备发给我们底无线电请士×带来。

(二) 莲城附近敌军原有三团一营，昨日又增来四团，但已消灭一营半，一营现莲城附近敌军不下七团。

(三) 我们连日行军，急需休息整理，除十二师三连在棠市附近活动外，其余于今日开到沙市。

(四) 独立十二师编入八军非常必要，新独立十二师由万安、赣南独立团编成，准备×到赣南工作，我们曾两电军委均无复电，请询知军委答复为盼。

蔡肖
卅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敌“围剿”军组织机构及其主官配备等情况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项代主席：

(一) 独立十二师编入八军前，有三次报告都没有电示，我们为了战争的关系，立将十二师编入八军。

(二) 。总部来电方面军应改编，对湘赣红军编制祈速电示。

(三) 。蒋介石拟设军事委员会，行营于南昌，鄂湘赣闽粤分设三个剿匪总部，何健、刘峙、陈济棠分任西路、北路、南路总司令，何设萍、刘设抚、陈拟设赣州，蔡廷锴被任为前敌总指挥。何健另辖三总队，刘建绪、陈继祖、邓何健分任总队司令，刘之司令部拟设莲花。辖湘军五师，何之编入以赣西军阀(?)编队不详，莲花原有陈光中三团一营，廿九日又增四团一营，已损失一营半，现共七团。

(四) 。八军现在沙布休息整顿。

蔡肖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朱德、周恩来嘉勉棠市大捷致红八军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

肖军长、蔡政治委员转红八军全体指战员同志：

你们在积极进攻路线下，以百战百胜的英勇，连续消灭敌人，活捉敌人团长来纪念五卅，这表现了你们底英勇与光荣，更证实共产党积极进攻路线的正确，而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的可耻破产。方面军全体战士对于你们底胜利，表示热烈的庆祝。方面军要与你们共同努力。全部打碎敌人大举进攻，好迅速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特电贺勉。

朱德

周恩来

六月二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湘赣部队改编及干部配备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中府转项代主席：

(一) 我们已遵军委改编为第六军团，十七师师长、政委、政主任仍为肖克、会文、李补充任，以原廿二师、廿三师、廿四师改为四十九团、五十团、五十一团。

(二) 。

蔡肖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作战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朱周：

1. 莲、宁之敌均缩短防线，莲敌放弃毗塘，宁敌放弃坳背，均集结力量于各原据点，最近没有变化。

2. 我们应乘敌新部署未完成前，突破其一面，瓦解其整个计

[划]，目前敌人缩短防线固守据点，我挺进队虽已出去，不大作用，要求迅速运动战 不可能，而部队停止路江，高坑一线非常困难，求得动作，已成对峙形势，有何意见。

蔡肖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十七师作战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

朱周：

八日电悉。

1. 部队位于茶、莲道上，给养困难，同时这一带苏区，早被敌占领，即小市场均坚筑工事，活动困难。

2. 前天宁敌两营强攻七溪岭，我们派警卫团及红校之一部增援该处，敌已退原地。

3. 派队到安福活动，目前因宁莲敌情紧张无队可派，叫得集力转移敌之视线，警卫团及红校之一部越七溪岭佯攻，十六师十二日拟退到蔡家田袭击坳背，如碧石、莲城之敌调动则击灭该敌，实行先突遂宁、莲敌之一路。

4. 十六师一部到茶陵城，因我挺进队积极活动于清道水敌派两团追击，游击队仍在该地活动。

蔡肖

十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组织湘赣地方武装打击敌人，配合十六、十八军
行动之意见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朱周：

1. 来电指出我们的错误，完全接受，不过我们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已经提出，目前的严重性，当特别抓紧去完成。
2. 莲、茶白军及地主武装共十三团，刘建绪早到茶陵，大举前进，迫在眉前。
3. 要继续在棠市、墨庄不易求得战争，即能求得敌住时时可在接触后三四时，集合七八团与决战，因此我决于明日秘密前进悠塘，歼灭敌人游击队，并准备与十八军汇合。
4. 以万太独立团移到宁众江茅坪，以零县武装出十都、九都，箝制宁敌，以独立三团及茶独立营挺出东茂一线，威胁湘敌后方，转移敌之视线使十八军安全通过，以独立团向安福靖匪。
5. 八月底拟警卫为基于另将独一团茶独立营编成一团独二团龚独一营及吉安、安福独立营编成一团，合编一新的师准备十六师八九月北上。
6. 十八军应督其速往指定之地点集中，以便实行突击敌人，留湘鄂赣之十六军，我们提议他们应以一部出浏醴，威吓长沙，分散敌人，使主力求得决战胜利，周据报三军团一部迫近新丰，主力军究竟怎样，三军团动作盼告，北路武装以便配合。

蔡肖

廿四日

(十七师来)

蔡会文、陈洪时关于提议李芬为政治部副主任致总政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

军委总政治部王主任：洪时大部分时间在指挥部工作，为了加强政治工作起见，建议李芬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是否同意？盼电示。

蔡会文陈洪时
(湘赣军区来)

蔡会文关于湘赣军区及十七师干部配备致总政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

总政治部主任：

1.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朴，有托洛斯基主义问题，此间决定撤消主任职调军区政治部工作。

2.十七师主任调四十九团政委王震充任，缺政委调独立三团政委苏杰充任，缺三团政委以胡焦充任。

3.为了顾全整理军区起见，省委决定陈洪时同志为军区政治部主任，会文则代政委处理一切问题，原代主任张子意调回省委工作，以上问题是否同意，请即电复

蔡会文

(湘赣来)

蔡会文、肖克关于新独立师之成立及干部配备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七月)

项主席：

(一) 我们决定将少共国际团、警卫团、独立一团在八月底成立新的独立师，是否同意，并请将该师番号规定。

(二) 决以龙云为新独立师师长，李芬为政委，缺校长，调十六师参谋长李达充任，升五十一团参谋长李勤生为该师参谋处长，升四十九团政治处主任欧阳珍为该团政委，调政治委员苏杰，调任五十一团政委，原该团政委胡楚父为该政治部副主任，贺友为五十团副政委，请批示委任。

(三) 按军委密令于南以鄯遂干南合组于南独立团，在上崇活动。北路独立二团，萍、攸、莲独立三团无变动，充实成正式新编制的团。

(四) 十八师已到莲花，明日可与十七师会合沙市，整个行动、敌情另有见告。

蔡肖

(湘赣军区来)

任弼时、陈洪时、蔡会文、肖克关于十七师行动问题的请示
(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

朱周：

七月十九及廿三日电，十七师于完成突破湘赣方向之湘敌，徐须于九月初乘胜北上，配合方面军作战，但军委中央局七月廿六日电内六项指示，我们于九月内完成消灭何俊之第一纵队实力后十九师须转移于安福，十八师北旋会合，十六师活动于锦江甫岸。原电十八师。想是十七师之误，这两个不同意见的指示，究竟执行那一指示为好，请明确指出，以便按着将来的发展方向，布置目前的武装组织。

任陈蔡肖

八月七日

(军委来)

蔡会文、肖克关于地方武装之军事部署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

未、周：

依照军委指示电，我们地方武装部署如下：

一、湘东南方面 1.以萍乡之东桥、山田、醴陵之美田桥、四汾、攸县之黄土岭、山关等地为活动区域，以萍、醴、攸所组织之独立三团为主力，枪二百五十支，配合萍乡地方武装。

2.以攸、茶、莲之分水坳、清路水、新市、廖公甫、游家庞一带为活动区域，以独一团和茶陵独立营为主力，枪三百支，配合独三团行动。一三团目的是断湘敌醴攸茶之主要交通线，牵制和调动茶莲之敌，和开展湘东南苏区，由一分区指挥之。

二、湘南赣南方面

1.将赣南独立营，遂川独立营组织独立第四团，为主力，枪四百支，挺进桂东上崇，其目的是恢复上崇苏区，牵制粤敌和开展湖南苏区。

2.为了打断宁、酃敌之交通线，将酃县独立营活动于十都、沔度一带，由二分区指挥之。

三、遂万方面

以高家津、洞白土街、早禾市为活动区域，万泰、吉安两独立营为主力，枪三百支，牵制赣江敌人。开展遂万泰苏区，由四分区指挥之。

1.旱田、前村为中心，独立二团为主力。枪三百支，配合北路地方武装向吉安、安福、赣江边迫进，牵制安吉峡敌人，建立其苏区。以萍乡、安福边界之南石市街西村为中心，以安福独立营为主力，枪一百二十支，配合萍乡武装，开展宜南苏区，牵制袁水之敌，由三分区指挥之。

2.永宁独立营，枪二百支，在七溪岭向宁敌警戒之，省苏警卫团枪二百支，挺进茶陵。

3.除独七师和各独立团营外，其余共有枪支一千七百支左右，在各县游击队手中。

蔡、肖

八月十六日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蔡会文、肖克关于进攻雪花渤故斗中所犯错误和蒋军“剿匪”手本
内容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朱周：

(一) 十八早我们派四十九团进攻距小甲五里之雪花坳工事内之彭师二营，工事大部被占领，仅有一堡垒上建炮台该团不按照命令执行，又不按战术原则使用集团冲锋，以致未克，死伤达二百人，我们正以此血的教训与游击主义作坚决斗争。

(二) 我们攻击工事时，距彭师主力仅六里，未来增援，依我们估计敌人最近不一定前进。

(三) 五月所草之剿匪手本谓：目前应采十九世纪曾胡时代之战略，以守为主，以攻为客即今日兵语所谓攻势的防御若不审时度势而徒思仿效近成积极的攻势，战术未有不败者，并谓：我军不善攻坚，其战术的具体说明为：A、多筑据点，勤修碉楼，扼要立营，加高加深。B、注意纵深配备。C、注意隘路战，侦探战。仗兵战，川地战。D、夜战及夜行军。

(四) 我们估计湘敌目前是采以守为主以攻为客的战术，不会毫无顾虑的挺进，(在与其第二纵队协同的条件下也可能挺进)因此最近不应在梅花一带与敌死抗，最好到他方求一胜利(当然在茶陵莲花方向，要配置足够牵制敌人的力量)你们有新的意见否。

蔡肖

八月廿日

关于敌彭王主力到龙市行动万分困难有利我袭击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 廿五日电，彭王主力到宁之龙市中间，隔一大山(叫小岗山毛主席知道详)部队运动万分困难，必须一天半，敌才能增援宁岗或前进永新，都有利于我们击灭之。(地形很好)。

(二) 现古城敌一旅一团一部，苍市一团与师部新城一团，酃县敌情近日不详。

(三) 我们主力集结坳背附近，派一团袭永大都断敌之后方，其余部队做恢复宁岗苏区，配合群众困敌据点，引起敌变动，击灭其一路挺出，已前电告。

任弼时关于湘赣军区干部配备等问题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 为着加强军区领导，省委已派洪时同志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同志到前方时，是由洪时代政委，处理军区一切工作，因军区事务繁多，省委工作亦很多，我近来体质更弱，在身体上很难兼顾，我意会文在前方时仍由洪时代理政委。

(二) 昨日接北路来信：廿三师之六八旅一三七团第二营全部拖枪投红军，已于廿五日早开抵北路苏区。我们今日已派营政委、连指导员去，如无问题即开来永新改编。

(三) 安福保安队约一营人，队长是一脱离组织的同志，曾与我们接头暴动，但事机不密，破获内部，尚有党团员，还有一些希望。

(四) 吉安模范营三百人已加入红军，开到永新训练。

(湘赣省委弼时来)

蔡会文、肖克关于十八师之编制及干部配备给军委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八月)

军委：

(一) 十六师驻浏阳之一团于七日开石龙(墨庄高陇道上)。

(二) 十八师一千三百余人编为十八师五十二团，共分三营，每营三步兵连，一机关连，团部一特务队，原十八师师政委为政委，并兼团长直接归十七师师部指挥，十八师师长严图阁暂为十七师师参谋长。

(三) 十七师全部及五十二团，本日开到高坑水口。并派一部向敌骚乱，打击敌之游击队，如敌出来，即迅速击灭之。

蔡肖

(湘赣军区来)

蔡会文、肖克关于敌在系陵等地行动和我军行动计划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

朱周：

(一) 东元部驻茶陵、石龙之两团，三十一日由酃县、十都到龙市，截大道打援敌与围困敌人，已失时机，新城敌退、我军于明日进驻新城，移动时，新城一团两营尾进，我军因地峡路小，先头队难于转头，未与敌决战，我军准备继续作收回宁冈苏区，敌出击则击灭之

(二) 王逆五团集中龙市、古城两点，一团分驻酃县。

蔡肖

九月三日

蔡会文、肖克关于我十七师主力在新城克复后之行动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

朱周：

(一) 彭陈二师仍在莲花，三周以来均无动静。王师鄱县二营，十都一营，龙市二团，古城三团，大龙有靖匪二百余。

(二) 已派游击队出十都、沔渡、绝鄱、宁交通。

(三) 新城克复，活动区域较大，形势稍转，职个因此主力拟最近出十都，威胁鄱县，调动宁茶之敌而击灭之，新城拟留一营驻守。

蔡肖

九月八日

湘赣军区关于检查战斗失利原因系犯右倾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项英同志请转朱、周：1. 十七师分兵三营到安福永新，为当时金田敌连日出度坊之线游击，永城大受威胁，以消灭之游击部队到达敌追击，即挺出小江边之线活动两天，即归还建制，还有守福花山防茶敌犯路江之线，几天内可集中。2. 在红五月战争后，当时对敌人往往作了过大的估计，六七月认为彭师增到茶陵便会挺进，主力则在正面待敌人前进则消灭之。八九月会议几次，指出错误；因布置不好，亦未消灭敌人，当时因对敌人估计进攻小，犯了极严重右倾。这是我们几次行动检查，未能得胜利的主要原因。现正严格注意。开展 的斗争，大会斗争结果，因强攻工事及兵力分散未能集中消灭敌人一点，结果终日未解决战斗回到新城，敌当天下午来袭，兵力疲劳，不便与敌决战。

3. 宁冈仍为王师，分布新城一团，古城三团，龚市、沅都一团，酃城十都一团，茶陵敌人无变化，安福朱师调上高接罗师防务，安福系何师接防，尚未明各地武装，以前计划行动未变更。

4. 王师主力集中新城，现准备在塘南附近与敌决战。

湘赣军区

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关于洪时、李芬任职的请示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

(一) 我们决定蔡暂回军区工作，洪时同志代理十六[七]师政治委员。

(二) 军区政治部决调红校政治委员李芬为主任你们是否同意，盼即复。

(湘赣军区任蔡致项电)

蔡会文关于石龙和梅花山战斗情况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

项：

(一) 石龙之敌攻梅花山，我们是下了极大决心迎击该敌，因石龙、墨日[庄]附近之三斗星、马首均系敌之强固据点，敌先使用大炮飞机轰炸。部队主力未前进，集结在据点内，准备迎击，我军沉着未动，敌则不攻仍退，我军不便攻坚，则无法迎击。目前敌尚未放弃攻击梅花山之企图，前天与今日均有部分队伍出据点，一二里路向我阵地游击。

(二) 十七师今日移到高坑附近，准备迎击犯梅花山之敌，五十二团要九号来接陈等西渡。

(三) 。

蔡
四日

蔡会文关于敌十五师等部及敌碉分布情况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项：

来电悉，湘赣敌情分布如下：

(一) 敌十五师三团及师部分驻新城、古城、苍市等处，一团驻酃县与沔渡，汪旅两团这次十七师到攸县之生田，四十六师三团及师部在石碇、皮塘，杜旅两团现到攸县、狼山，另一团尚在浏阳，六十三师三团及师部在莲花、皮塘、石碇之线，一团，汪旅行动，六十二师部及两团在袁州、分宜、新喻之线，两团近日调到安福，另两团在浏平。十九师一旅在平分，一旅在醴陵城及黄土岭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另一旅在湘西，七七师有调吉水和泰和说，已经走了。廿三师两团分驻马家州、泰和城，一团分驻固江、构江渡、栗扩桥之线，近日派一团到阜田、峡江城接七七师防。廿八师两团在万安韶口、罗圻湾附近，零田圩一营，潞田一团，师部及其他部队在遂川城，十八师调去万安修桐之线，详细地点及五十师请电向孔林。

(二) 敌堡垒最多的是茶陵之高坑、严塘尧之皮圻、石碇、莲花及语塘、大湾桥头为最强，宁冈、新城、古县、苍市有据点外，其他没有。攸县之新市、曹泊、生田、柏树下、上下南坑均有碉楼，系靖匪固守，萍乡之芦溪、宣丰，袁州、南库、新喻、分宜、峡江县城据点外，其他没有。安福城、金田、构大路、阜田、吉安、固江、构江渡、栗塘桥、三都、泰和城、马家洲、韶口、罗圻湾、万安、遂川城、路田、犹田、草林、酃县城、沔都均有碉楼据点。

(三) 攸醴萍为干敌最弱一点，遂泰万为沿干河弱点，分宜、新喻、清江为北面敌人之弱点，这些方面都有利于我军突击。

(四) 干河敌准备每距五里筑一碉楼，为靖匪固守，现在有些地方已筑，我们知道不谙渡河点；韶口下到泰和城之间，上到罗圻湾之间，均可渡河或由良口渡河，大部队极安在峡江、吉安间亦可以渡河，但是船只极少，若从遂万泰渡河，敌廿八师，我十七、十八师完全可以对付他，掩护整个部队安全渡河。(五) 遂万太之潞田、抚由圩、罗圻湾、韶口、高陂、白土街、草林、五斗、江良、碧州、左安、吉安、谟江、干河边之线，湖南、安江、酃县、水口、中村、资兴、彭公庙、桂东之桥头，攸茶之靖路、水川扩、新市、黄图岭，醴陵之东桥、萍乡之大路里、芦溪、宣丰沼水、吉峡大河边之线，均为游击区域范围了。

蔡

廿七日

蔡会文关于敌十五师企图和我军行动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项：

(一) 敌十五师汪旅与唐团企图先打通萍莲交通，近日集结柏树下附近，我十七师与五十二团正在南肢准备马上去迎击该敌。

(二) 。

蔡
卅日

蔡会文请求调动工作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项：

1.任已于今日就政委职。

2.我的一贯右倾错误造成罪恶，现部队中开展反对以我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我当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彻底揭发威信全失，何能继任军区重职，我是一个军事外行，决无法领导军事，留此作用甚少，我诚恳请求调我回军委另分配，如果万一不能派人来，我请求来参加全苏大会，及政治工作会，回军委报告军区工作，会毕仍返湘赣工作，这是我最后一次决议，恳军委电复。

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任弼时关于请调何长工或张锡龙来任湘赣军区司令员致项英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项：

来电悉。在湘赣除调肖克任军区司令员外，再无适当人选，但肖克绝不应调回，也不可能兼任，因系单独区域，的确军区工作比较复杂；必须有专人负责，如军委能从何长工张锡龙中抽一个来湘赣，会文可回中区，否则会文暂不应调，并望电复，会文要他安心工作，盼复。

任

(湘赣军区来)

军委总司令部关于湘赣红军歼敌一团的通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董[局]：

捷报我湘赣红军之一部于十五日全部消灭，零田方面敌七十七师之四百六十一团，俘团长营长各一连长以下六百余人，缴步马枪五百余支，机关枪十余挺，花机枪驳壳二十余支。

军委总司令部
十七日

任弼时、蔡会文关于决定主力之行动及独立营任务的请示报告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项：

- 1.徐十三日渡河，二十六日到达此间，战略我们当坚决执行。
- 2.敌七十七师、二十八师无变动，三师二团在泰和城附近。在吉安、固江调来两团到石头山。我军集结于早禾市附近，活动地区很小，只可以截击泰河、马家洲。敌堵在交通，敌坚守据点，不便打击敌人。
- 3.我们决定主力在久停不好到安福，吉安之间行动，这可箝制吉安、泰和、峡江之敌。同时可以打击安福之敌，向永新前进，只据点企图更有力配合十八师行动。另以万泰、吉安两独立营担任消灭万泰地主武装，争取这一地方的赤化，是否同意，请即电复以便执行。

任蔡

二十七日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肖克关于十七师准备北渡袁永给军委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

一月十号于小江边

朱周军委：

1. 。

2. 军委令十七师北上渡袁水活动，我们坚决执行，因为为了补充及各种准备的关系，须在本月底才能渡袁水。

3. 两三月来湘赣后方的动员，不仅不能配合前方的屡次胜利，相反的，比较六月时大大地削弱了，现全师指战工作人员仅三千三百人，步枪一四九
余枝，手枪八十枝，机枪二十五架，即照军委最近颁发的新编制尚缺二千一百余人，如最近不能得着大的补充，要求顺利的遂行北上这一伟大任务，一定要感觉大的困难（我们不是怕困难，而是要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建议军委必须在湘赣军区的未北上前，补充新战士二千名以完成新编制的一个师，这一补充如能很快的办到。则北上也快，否则将延迟北上时间。

肖克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二十四时

朱德、周恩来关于六军团任务的指示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

计三日晚于安福花车收到

1. 现蒋介石军主力正围攻延平古田的十九路军敌于摧破该敌后即转而进攻我中央区。

2. 我中央区红军主力拟即向东进展打击蒋敌的右侧面，同时要河西红军主力隔出南污路箝制蒋敌，使其不能增兵侵犯中央区。

3. 第十六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并与独三师取联络。

4. 你们要找到第十六师令此令告知湘鄂赣并转十六师独三师约定的新喻、上高、万载地域会合，但不应过早停在一地等待，十七师要带电台两师会合后，由徐彦刚统一指挥，徐未到以前由肖陈指挥，独三师仍继续游击动作，破坏永修以东地段的南浔路。

5. 务希令沿途计划找到十六师三师约定会合日期及地点，在此期间则不要到批种地点活动，以免敌人早发觉，同时要能适时配合行动，但该师不可退回苏区和停顿一地。

6. 两师会合后应集中灵活使用最好以一部诱引敌人而以主力突然短促侧击移动中的敌人。

7. 运动应力求隐蔽，如山地森林或星夜间或拂晓前行军才能出敌不意和避免敌飞机侦察，同时要严密警戒封锁消息散代理谣言特别要派遣小部队进行战斗侦察，本队侦察距离在半日行程上下。

朱周致肖陈转蔡任

十四日廿二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莲花团、北路营等赶来前方致肖克、陈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二日于花车收到

肖陈：

袁主任率莲花团及新兵夫子二十二日可到清水，北路营今日由永新出发
赶来前方望你们酌量派队迎接为要。

蔡任

一月廿二日十九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十七师在二十六日前一定要渡过袁水致肖克、
陈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廿三日于花车收到

肖陈：

此间及我军部署袁可面告敌十六师就日经洋查到安福横样，你们部队至
迟廿六日一定要渡过袁水决不能推延以名发生意外。

蔡任

一月二十三日九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十七师务于二十六日向北移动致肖克、陈洪时
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廿四日于油田收到

蔡任致肖陈：

敌十六师五团昨日十一时经路口有到洋查宿营之可能今日进到安城附近，你们务于廿六日向北移动不使袁水之敌注意便利通过。

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十七师可在袁水、锦江间会合十六师致肖克、
陈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廿五日于黄连柱下收到

肖陈：

- 1.徐陈以我十六师即出袁水以北锦江以南地区活动，你们部队可在此一带可与他们会合，不必去上高。
- 2.我十八师廿五日进到上下利田牵制安城之敌使你们便利出动。

蔡任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时

肖克关于红十六、十七师到东元，拟明日休息一天的电报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于靖安之东元

六日十二时肖致军委：

1. 十六、七师本日到达靖安之东元，明日拟在此地休息一天。
2. 。

红十六师关于部队实力和修铜宜奉苏区等情况给军委、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

高温报军委中央局：

(一) 敌人进攻小源苏区之与进攻情形已肖陈来电。

(二) 十六师在后方人数枪枝占大半数，现有一六六一人枪八五三枝，除四十七团一营外。

(三) 在目前情形下小源苏区应另组织有力兵团以应敌人不必过多的独立师(有五个独立师名)。

(四) 修、铜、宜、奉县苏区目前很好开展，该县委领导非常薄弱，干部亦缺乏，甚至有建立了三个月的苏维埃尚未分配土地，找桥根据已成为敌人游击区域我们曾屡次建议省委颁派得力干部来主持省委并没有注意。

(五) 。

(六) 。

朱德关于红十六、十七师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八日)

急肖陈高温：

敌料我由黄沙北出九仙汤大抽其奉新守兵到上富及九仙汤方向堵截配合尾追，你们要依当地实情选择敌之薄弱部特别要出敌意外短促突击在运动中之敌不要呆停和硬订碉堡及与大敌决战，迅速完成目前任务。

朱

二月八日四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红十八师打秋溪之敌未获胜等情况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

蔡任致朱：

A、敌十五师三团已于六日由新源背迂回攻下龙源口先头占领秋溪。

B、我十八师七日赶到教书院，因该师不执行军区指示，未给秋溪敌人迎击，下午继续攻击，该本可取得胜利，而龙云指挥突击队动摇，未遵照师部计划执行，以致混敌退出。此役我军死伤一百五十多名共去（丢？）枪十多支。现我军在烟江构筑工事，决以地方武装固守，主力能随时调动，打击前进之敌。现敌王旅及补充团出路江里田，有与秋溪之敌夹击永新城之企图。

C、龙云已撤职戈勇继任在王震未回之先以甘泗淇代之。

九日一时

肖克关于拟十日晚北渡修水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

十日于罗溪

朱主席：一、连日行军，由九仙汤以后，沿途群众逃避一空我们已争取一部回来。二、彭逆四团，朱逆二团，陶逆李旅及独四十七旅昨日抵东元山口一带今早可抵塘埠。三、我们今晚拟渡修水。

肖

二月十日十一时

肖克关于拟十一日晚继续北进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

十一日于莆田桥

朱主席：一、十六、十七师昨晚渡修水到莆田桥今晚仍继续北进。二、武宁城及横路有敌二团，龙港有敌多少不详。

肖

十一日十时

朱德关于红十六、十七师的基本任务的指示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

急：肖陈：

1. 第六军团十六十七两师基本的任务是：

(1) 威胁南昌来吸引赣东敌人重兵，破坏蒋敌之基本运输线南浔路。

2. 第六军团渡修水后即活动于武宁瑞昌永修以至南浔路地域经常破坏该路其实施方法是首先隐藏前出武宁以东韶永修交鄱山脉的金山地段然后向南浔路进展，其任务主力箬岭铺铁路段。

(2) 派有力部队放在龟玻附近破坏驿南地段的铁路(你们应准此要旨参酌执行之)。

3. 派游击队去与红三师联络并令其前出瑞昌东南之叶家几至黄老门地域破坏南浔路，如其不能适弹联络出动时，则由第六军团派游击队去遂行此工作。

4. 破坏铁路应由拆毁铁轨并动夺并毁坏车辆辎重。

(3) 消灭敌人警卫队及其他小队。

(4) 严厉无情的处置国民党官吏，上述动作应在几个星期继续不断地进行，如敌重兵赶来时，我主力最好隐藏于金岩石棣坊一带山地。(5) 游击队则继续其活动。

5. 你们具体决定电告。

朱德

二月十一日一时三十分

肖克关于我军在武宁附近击溃敌一个营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

十二日于横路

朱主席：

1. 昨晚我军在武宁附近击溃敌二十六师之一营今早八时即将横路之碉楼工事占领共缴步枪十余支驳壳两枝。
2. 我们是否即出南浔路活动，请速电示。

肖

十二日十二时

朱德关于红十六、十七师应依靠岷山山脉速执行破坏南淅路的任务
致肖克、陈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

万急肖陈：

- 1.我第十六十七两师应依十日二十二时电令依靠岷山山脉速去执行破坏南淅路主要任务，有利时并短促侧击敌人一部，但不应与大敌决战。
- 2.立刻乘夜变动位置以后也不要呆停一地受敌袭击。
- 3.要轻装急烈进取道出敌意外，缩短行径焚去笨重行李。
- 4.严密行军警戒特别注意两侧之敌人截击和埋敌。

朱

二月十三日十七时

朱德关于应以小部队先机占领若溪扰敌前进致肖克、陈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

十五日于小坳收到火急肖陈：

1. 敌情另电告。
2. 第十六十七两师为迷惑敌人便于东进执行任务起见，应以小部游击队，并先机占领若溪扰敌前进，同时派队向西北之敌游击并散布宣传阳新谣谏。
3. 要绝对严守军事秘密严防暗探。

朱

十五日三时

肖克关于红十六、十七师行动情况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朱主席：

十六日于黄树港(此电军区亦发了一分)1.我十六、十七师于十四日抵王家铺洞口源将该地碉楼攻破数个，缴枪卅余，十五日进至大小拗，即向军委指定地点行动。

肖

十六日十四时

朱德关于目前六军团的任务致肖克、陈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

肖陈：

1. 敌人企图紧缩我于宫江鄱阳修水之间后集中兵力消灭我军其十六十八两师专由x县向东南行主要的突击。

2. 目前我六军团任务是：

(1) 执行破坏南浔路的基本任务。

(2) 保持有生力量，避免与敌优势兵力决战破路。

(3) 你们应由部队选派一精悍的别动队立即出到斗丕米岭铺及叶家坂依照以前电令穿过敌卅六旅开始置从多沿进行动破坏铁路然后归还主力。

(4) 六军团主力应困移转到金山沿均山地并准备在白槎木港地域南渡。

(5) 六军团在目前环境下任务应以最大努力并严守秘密利用夜间移动地域严格务求迅速并严防落伍。

(6) 执行情形电告。

朱德

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时

朱德关于纽十六、十七师赶快执行主要任务及注意事项致肖克、陈
洪时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万急

肖陈：

1. 第十六、十七师应赶快向目的地活动万勿硬打碉堡障碍，执行这一重要任务且敌人在后跟追尤须严防被敌碉楼吸引受敌突击。

2. 事紧迫时则依托山地寻求运动中防止之外则行短促的突击万勿从正面与敌持久战斗遭敌绝断交通并胆[挡]道应出敌意外随时变动位置就在宿营地免为敌算。

3. 严密侦察和戒严对系伏敌。

4. 积集电池以便经常连络我们。

朱

二月二十一日二时

肖克关于红十七师急行一百一十里安全南渡修水致朱德、周恩来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朱周：

1. 。

2. 敌军向我进攻布置：

(1) 彭位仁全部六团由余家桥向秦山进剿，朱耀华部四团（一说只来了二团）李国钧二团，另某师一团，配置在王家铺马家拗，协同彭师前进，暂编第四旅三团由瑞昌，独州六旅陈雷三团，由岷山与彭朱各师合击范家铺上下陶庄，郭师以二团，岳师以一团扼守武宁，以一团挺箬溪，郭师另派二团进至横路铺，马回岭由第一路补充团据守上列堵剿部队，均于十九日部置完竣，二十日开始进攻。

3. 在此情况下，我军主力不宜囿于狭小地区活动，秦山岷山，地区太小，由东至西直路不过百三四十里，南至北不及百里，山之四围都有敌据点，我们本拟靠近阳新瑞昌苏区，因瑞昌城范家铺横路铺洋港等处均有敌之堵截部队，且我军均系与各种之敌接触后临时撤退的只有拓林附近最薄弱，故于昨日于陈山脚急行一百一十里，本早八时前安全渡过修水河南岸。

4. 。

肖

二月二十二日九时

肖克、陈洪时关于破路情况和红十六、十七师行动致朱德、周恩来
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朱主席：

(一)。

(二)我军前到大小拗后留十六师于该处牵制朱彭郭备师，十七师于十七日进至离马回岭十二里之清龙皈因天大黑且岷山有卅六旅之一团破坏铁路未成十八日进到奉山计日朱彭王陈各敌三方迫来此时十七师只有迅速离开该敌致未能与十六师集中行动。

(三)十六师电台屡呼不应大概坏了现完全不能联络。

(四)十七师未渡修水前本宜派一支游击队再到南浔路活动但廿日以后各方敌人猛迫击追且部队异常疲劳无法再派十七师南渡后廿三日到庙前计四日到桃源计五日到杏山本日石溪明日拟进到深山中休息。

(五)此次北渡修水留十六师卫生部伤病卅八名寄留奉。摆群众家中病七十六名南渡修水落伍四十余名叛变一名伤亡三名失去步枪十四枝。

(六)奉新于廿四日到敌随即开一部到靖安×坪闻到岳师三团(离石溪卅里)棋仔石本日到敌一团这些敌人都是来堵截我们的。

肖陈

二月廿五日十一时

朱德关于在九仙汤地区打击敌五十师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十万火急第十七师肖陈：

1. 敌情另电。

2. 你们仍应赶选派强干的别动队到永修以南铁路线上从各处重复破坏为要确实用此任务该别动队应分出一队从乐化铺穿过铁路以东山地活动切实进行破坏威胁南昌。

3. 第十六、十七师主力应转到修水至九仙汤之间突击敌人弱部(第五十师部队)而消灭之，此后则开赴观前附近联络并会合徐彦刚所率第十六师后方部队即在该地附近适当山地休息整理，并由彦光任六军团长统一指挥。

4. 你们派出别动队时应指定会合时间地点以便利归队此后以游击行动归合第十六十七两师主力会合，电后如何执行电告。

朱德

二月二十五日二时

肖克关于湘赣、湘鄂赣红军应猛烈向湖南活动的建议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于石溪(此电任蔡转的)

朱主席：

1. 。

2. 李觉于二十六日率一团到上高，所部有四团，将于二十七八日陆续到上高高安之线，堵我回湘赣，李逆并已知我师二十五日到仰山澡面铺一带。

3. 现在进攻湘赣之敌，只陈王两师，行动并不积极，进攻湘鄂赣之敌除六十二师之钟旅及湖南各保安师外，无其他白军，目前湘鄂赣独立师及六军团十八师，均应乘虚猛烈向湖南活动。

4. 。

肖

二月二十七日十时

肖克关于攻打敌碉堡的情况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

三月一日于上东庄

朱主席：

1. 。

2. 我们此次北上打开许多碉堡，并非强攻硬打，主力并未受敌碉堡吸引，而是用少数兵包围，以个别特等射手袭击碉中敌人，再加政治工作，即行缴械，故虽打开许多碉堡，曾未伤亡一人。

3. 。

肖

三月一日八时

肖克关于漫江战斗情况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

四日于港口(任蔡转)

朱主席：

1. 敌朱彭各师于一日由甘坊戴黄沙、石溪向我进攻，我军掩护撤退，二日早到郭城，三日早四时到漫江山口附近，甫宿营，敌五十师之三百团及二九七团之一营向我袭击，我军因疲劳大甚仓皇应战，战约二时，将敌全部击溃，缴获枪九十九枝，俘虏约八十余人(内连长一)毙敌七八十名内连长二，现我军已到港口附近，离湘鄂赣省苏驻地约三十里。

2. 。

3. 。

4. 。

肖

四日十时

肖克关于十六、十七师已在幽居会合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

五日于幽居

十万火急朱主席：

我们于今天已与红十六师在幽居会合，但徐司令员尚未回来，亦不知，
十六师回来了。

肖

五日十四时

朱德关于目前六军团任务的指示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

肖陈高温并转徐司令员：

1. 目前六军团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鄂赣苏区集中整理休息，进行动员以充实我们的部队并应以两周内完成这一任务。

2. 六军团的战斗任务如下是在消灭敌人分散在苏区周围的部队在六军团未集中以前只应与一团以下的敌人作战并须避免强攻堡垒。

3. 为执行上面的任务必须与湘鄂赣省一级机关取得连络立即开始工作。

4. 挑选一精干的连与十六师连络并引导他到集中地。

5. 另挑选一精干的连或营与徐彦刚取连络并将军委的电令转给他在可能时六军团应设法去探明红三师的位置并令其靠拢六军团行动但一天阴眶栋操 六军团的集中。

6. 军委指出曾有许多消灭敌人单个部队的机会而六军团的部队未利用他不断的长途撤退和不与敌一团以下的部队作战是损害了所属指战员对上级首长的信仰并减低软部队的战斗情绪结果所受到的损害并不比与敌人战斗中的少些，而战斗的任务嚼未见执行，军委责令十六、十七两师首长到达湘鄂赣苏区后应加强政治工作和实现战术的重新请求以便此后在战斗中执行新的任务。

朱德

三月五日十三时

注释

原文如此。

陈寿昌、肖克关于我军和根据地等情况给军委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

三月六日于黄荆坑

军委：

1. 来电悉，十六、十七师已集中，彦刚及四十七团已派人去找。依照你们电示，第六军团靠黄金洞一带整理，但苏区粮食困难已极，将派遣小部队向长寿方向挺出游击，解决给养，对大铜鼓敌，主力拨一部兵力领导地方武装箝制。

2. 在此时期敌人步步紧缩，我们应尽力援求消灭小部敌人，使不在军事上陷于消极。

3. 此间苏区情形较为恶劣，过去困守山顶形成倾向，向外发展完全消极，铜鼓全县直百余里，横八九十里、群众只七千，平浏长县全县群众二百，万宜上县群众十个，过去非阶级路线，苏区四周人烟缺乏。因此敌人进攻固多困难，而我们给养亦甚困苦。

4. 。

5. 。

陈寿昌肖克

三月六日二十时

朱德关于六军团行动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三月七日)

七日于沙龙桥

急转肖陈高温并转陈寿昌同志：

1. 六军团的主力应准照中革军委五日十三时电令行动。
2. 在敌人第十六第十八和十九师部队的强烈压迫及其企图侵入苏区

时：

(1) 诸独立部队应进行防御和加强游击动作。

(2) 六军团两个师应集结行动，搜扰敌人的薄弱部，施以短促而坚决的反攻。

3. 在万不得已时为取得余裕时间（休息补充整顿）可由现地向南退至铜鼓、万载、萍乡间地域的苏区内。

4. 为吸引敌人的主力离去我们的苏区军委严格命令你们立即组织三个便衣的别动队每队由一排到一连的兵力派去破坏下列铁路：

(1) 派两队破坏株萍路。

(2) 派一队破长沙到株州的铁路。

5. 执行情形电告军委。

朱德

三月七日十四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湘赣地方武装之部署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十九时)

朱：

最近湘赣地方武装部署：

(一) 一分区之独立团出修萍醴之间活动，袭击湘敌后方并乘机夺取并拆毁敌据点，萍乡营在上埠苏家南坑一带活动逼近安源莲花营配备县武装积极在莲茶修萍边区活动，截击敌之交通。

(二) 二分区之独四团配合酃县武装向安永资等地发展，分散箝制湘敌并建立湘南新苏区遂川与万于南武装，深入万遂千崇犹东南活动。

(三) 三分区之独二团配合安吉新苏区武装行动，对吉安采取以主力侧击，吉安与安福敌之交通，新峡武装在廖圩与峡江域沿赣河之间活动，断绝敌在赣河东北交通，分宜武装向彬江泽布大布南庙新坊一带活动赤化奖里新坊宣溪。

(四) 万太与吉安独立营在万太遂白区积极活动，发展新苏区。

(五) 四县边区武装之(?)一部，推进湘南活动外，另一部在清水麦子坑一带，恢复和开展茶修苏区，茶三营在莲茶被敌占据的苏区内发展游击战争。

(六) 宁江武装与军区警备连以察家田奖山为中心，挺进古城新城龙市目垂(?)村河桥一线活动打断茶宁酃县敌之交通，安福武装直出宜南，威胁袁州赤化中村古庙单背吉安武装向固江与吉安之间活动，创造俦延旨苏区，另以太河和天河之武装扩大吉太苏区。

(七) 永安独立营积在小江边寮矿桥与金田州湖之间活动，断绝金田与安福之交通，造成完全包围并夺回金田安福优越条件。

(八) 永新独一营配合十八师作战，其他各区武装，以永城为总目的，向永城积极动作封锁进占永城敌人配合主力打断永城交通。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行动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

火急转肖陈高温并转寿昌：

1. 第十六十七两师应照军委八日十六时电令行动。
2. 数敌围追连络调协都难，我军应抓住其弱点乘势给以猛烈的反击转变局面不应一味避战，乱自喊声势不得已时也只好南穷依傍苏区活动，并照前令派别动队破坏长沙至株萍铁路，以分散敌力且此与中央红军能配合作战若再北移动于湘鄂边境其势更孤且富水长江束缚行动望注意。
3. 要派人去连络徐彦刚及红第三师嘱其会合行动。鄂西苏区贴留地方部队有计划地发展准备，并派别动队去破坏南浔路。

朱德

三月九日六时

肖克关于红十六、十七师突围北上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

十日于修武崇通苏区之冷水坪(由蔡任转)

十万火急朱主席：

1.我十六、七师到达幽居后本欲依照军委指令在黄金洞苏区休息整理，但因朱彭李岳郭等师的合击压迫故又不得不离开幽居向鄂东南苏区移动同时找徐司令员和红三师会合，两师于本日已抵鄂南之修武崇通苏区。

2.此次从朱溪厂附近通过被敌侧击，我军掩护撤退敌又追到古市岭接触，战二三小时，我方稍有损失。

3.我十六、七师在长途行军中无休息，尤其在最近十天内给养困难，不但无米吃蕃薯亦买不到部队十分疲劳，且两师已无分文，湘鄂赣苏区因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结果苏区大大缩小到处都有敌人驻点群众非常之少，对我们给养补充万分困难。

4.我十七师自北上到现在(伤亡病兵落伍等)减少到九百名之多。

5.我们因此间无饭吃准备明天向鄂东之龙湖瑞苏区前进徐司令员和红三师亦在该苏区。现在敌人仍向我军尾追，我们行动请即电示。

肖

三月十日十四时

蔡会文、任弼时关于以王震兼代军区司令员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

蔡任致朱：我们与王震军区及十八师人员有如下变更：(一)蔡会文同志即撤职在新司令员未到以前由王震兼代，
十日

肖克关于我军已向南行动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

十一日于沙龙桥

朱主席：一、我们认为向鄂东去，将来将反增加困难，已于本日向南行动。

肖

三月十一日二十时

肖克关于我军已到荻田铺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

十二日于荻田

朱主席：

一、我十六、十七师于今日已抵通城之荻田铺。

肖日

三月十三日十八时

朱德关于红十六、十七师应转移湘赣活动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

火急任王急转肖陈高温并转徐陈：

1. 敌情已另告。
2. 第十六、七师应沿湘赣交界的苏区开赴袁水南岸永新西北地域配合第十八师行动，并要尽可能找到徐彦刚指挥该两师南下但不得因此武装误行程。
3. 湘鄂赣省区应由徐陈指定一个同志代理司令员指挥独立团以及部队发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和籍制当前之敌以配合十六、七师的后方工作。

4. 。

朱德

三月十七日什三时

肖克关于我军行动情况及十六师暂留湘鄂赣的理由给中革军委的
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于大江边(任王转)

朱主席：

一、我十六、十七师在十一日由修武崇通苏区南移后，十二日在沙龙桥与朱岳各师相遇，我军北行到塘口然后转向西南到金港，十三日到塘埠，十四日到水源，十五日由水源向龙门厂朱溪厂前时，遇敌十九师(我们原侦察该敌已与岳朱各师北进追我们)与战不利(计此役死伤及夜俘约三百人)遂向虹桥撤退，十六日由虹桥西进从间道南行，敌向我猛追，我军深夜由嘉义桐坪夜渡旧罗河，十七日到徐家洞十八日我由官渡渡浏阳河，十九日到孙家，敌约一团夜袭并尾追我军，二十日到桐木附近，二十一日早向芦溪宣风进发敌约三团(想系钟旅及敌四路军补充第三团)向我截击，我们力战，一方掩护，一方撤退(这次伤亡不下百余人)今天到大江边苏区，我们明日将继续南进，到洋溪附近休息整理。

二、十六、十七师在十八日已分开行动，因十六师在这一行动中，伤亡落伍掉队逃亡在一半左右，现仅存七八百人，我们觉得十六师应暂留湘鄂赣收容部队，同时十七师留湘鄂赣后方的达七八百，十六师亦应收容找到四十七团然后与彦刚南下。

肖

三月二十三日十二时

任弼时、王震关于攻击永城敌人的计划部署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

朱主席：

(一) 敌陈光中部约二团于昨午前由路口到洋溪建筑据点、王师之张旅在文竹未动，永城为王师直属队及一团，烟江附近一团守据点，一团到头桥，二十三师二团到三都圩，王敌似待罗本之三团到永后，将以张旅由沙市以罗李由永城合击黄江里之势。

(二) 洋溪之敌因地形关系，不便攻击，我们决在敌人未合击前，以一团二十九军[日]佯攻永城调动张旅，及罗李之三团增援，然后以主力猛击运动之敌，这一部署有何指示盼示。

(三) 十七师已恢复疲倦士气尚好，五十团已编入五十一团及四十九团。

任王

中革军委关于集结红十七、十八两师于永新东南待机歼敌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三十日收到

1. 敌廿三师两团及七十七师之一团，均有由三都圩桥头续向永新集中讯。

2. 我十七十八两师应秘密移动于永城东西适当地区准备在早禾市、石灰桥间先侧击由三都圩向永城运动之敌。桥头之敌先进应即迅速移动迎击由桥头前进之敌。

3. 以地方部队分向文竹桥头永新各方面之敌游击并选择险要扼止以箔制敌人前进。

4. 在战前须充分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

5. 我们要按照实际情形机断执行电告。

军委

廿九日十九时

朱德关于同意在沙市、龙田间部署歼敌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

三十日于刘家屋收到

1.同意在沙市、龙田间部署，侧击敌十六师，特须注意如下动作：

(1)予派便衣侦察队分别察明由莲花向永新之敌行动，及文竹方面敌十五师之一旅的情况。

(2)以一营兵力领导地方部队在沙市澧田间配备广正面的运动防御积极动作以精制并吸引敌先头梯队。

(3)以地方部队向永新游击阻滞该方面之敌并派得力同志帮助沙市南岸领导赤少队(要守秘密)待北岸枪响即在隔河沿岸向敌打枪威胁敌右侧。

(4)我十七、十八两师主力应先在适当地区隐蔽，待敌后梯队到，即一齐猛攻，解决敌人，但先头部队如已发觉我军(突击队)不应待敌展开，即行猛烈短促侧击其前梯队，使其后梯队赶不及。

(5)对莲花方面可派地方部队警戒。

(6)战斗开展应即发动群众迅速打扫战场，以便转移地区。

2. 。

朱德

卅日廿四时

朱德关于准备侧击安福敌人及保持永新东南战役基地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

二日二十时于南文村收到

朱致王任：

1. 敌最近令两个团分筑永阳夏阳的封锁线，以一个团在十三景策应和堵剿，并调安福三个团及永新十五师有拟于七号起，找我主力决战企图。

2. 在这情况下你们应该：

(1) 乘安永两方敌分进，未合击之际，以十七、十八两师秘密移动，集适当地域，准备坚决侧击并消灭由安福方面前进中之敌。

(2) 抽出基本兵团之一营，领导地方部队以宽大正面运动防御箝制永新方面之敌。

(3) 以福安吉安两独立营，分向永阳夏阳十三景袭扰敌筑堡部队。

(4) 永新独立营逼近永新游击。

(5) 派得力侦察队分向安永两方察明敌人行动。

(6) 其余地方部队仿照你们原部署令其积极活动箝制当前敌人。

3. 你们战役基地仍是永新东南地带，在不利时应该转到此地带，因此对于石灰桥附近应以有力的地方部队活动，可能时并控制渡河点。以便我主力必要时南渡，望参酌实际情况，机断处置电告。

二日廿时

朱德关于反对每个战斗后必有长时期休息的观念致王震、任弼时电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
三日廿一时于南文村

朱致王任：

1. 敌情另电告。
2. 部队须以备战姿态，加紧侦察警戒，以取得在两个战斗间隙中的整理休息，并要注意在战斗、行动中进行教育。
3. 反对过去每个行动后必有长时期休息的观念，特别在这敌情紧张下更不能允许的。
4. 你们仍应遵照二日廿时电示机断执行。
5. 。

王震、任弼时关于六军团停止北渡向五斗进攻敌人的请示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

朱：

(一) 已照本日六时电示令六军团停止北渡。

(二) 集结主力四九五五三及五二团两营今晚继向西南移动，明日指
晓时可到达坳头十四日继向车坳移动，准备侧击，由黄坳向五斗应队进之敌。

(三) 以上五二团一营配合军区警备连，守备以南大山彭敌游击以地方
部队活动于万桥头。莲花坪一带阻敌前进五(?)四团已进驻桥头、津洞，
高家向白土街游击。

王任

十二日廿时

(湘赣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创造新苏区问题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赣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围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区。这个决定是从如下的政治与军事的考虑出发的。

(甲) 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虽然在湖南有着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在湖南力量的薄弱，及二军团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极，湖南的游击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起来，这使湘敌可集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

(乙) 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箝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企图阻止我们力量向西发展。

(丙) 在这种状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丁) 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取得足以促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现有计划，这在敌人堡垒主义及优势力量的条件之下，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力量是难于达到的，或者是主力离开现有地区转移至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而以独立的与游击的部队在现在区域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活动，捍卫苏区。由于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一般良好条件（湘南红军及游击队之活动证明了这点），这种决定是更适当的。

(二) 中央与军委这个决定，是有如下的目的：

(甲) 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

(乙) 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的扩大他。

(丙) 尽量的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与土地革命的斗争，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革命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丁) 为着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组成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的独立部队。游击队及地方武装及应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战争。

(三) 中央与军委坚决的指出绝不允许将这个决定曲解成为放弃湘赣苏区与无计划地退却逃跑。中央与军委责成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

反对我们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的必要方法进行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四）六军团由现在苏区转移的时机，要看敌人的堡垒程度及我们行动顺利与否，而后由军委个别命令决定之；但现在省委、军区及六军团首长应立即采取各种具体的准备，以便必要时六军团能有组织而不受阻碍的退出现在的苏区，主要的准备办法如下：1.重新分配党的干部使一部分留在原地工作，现在就应派往加强各特委及中心县委的领导，使他们能独立自主的在敌人封锁线内，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准备能转变为秘密工作的基础，在永南的新苏区及万泰遂地方应有得力干部主持，以便向南发展苏区，另一部则应派到六团各级政治部去，加强其政治工作并准备担任新区的地方工作。2.最高度的加紧动员工作，于八月十号前应充实十七、十八两师到九千人，步枪到三千五百枝，军区部队中五个独立团应于八月半每团都充实到两个营的组织，庞大的分区直属队应编入独立团，独立营及基干游击队亦应充实起来，并进行广大的政治运动，广泛的发展群众的武装自卫及游击队组织与活动。

3.红校的五百学生应组成干部队，以便随六军团行动，如已届毕业，应即分配给六军团，以少数的分配给地方独立部队，并应立即成立新的干部队，随军行动。

4.应准备储存两周粮食。

5.加紧弹药厂的生产，保证在八月十号前六军团能补充必要的弹药，修械弹药两厂应各分成两部，一部留下，一部随军行动。

6.将军区医院分成两部，一部留下，一部组成可收容全军团百分之十的人数的野战医院约四个所，随军行动。

7.无线电台应留下一架小的随军区行动。

8.军区组织及其直属队应力求缩小，便于行动与指挥游击战争，并须予先将决定留下的各工厂、医院等机关分置便于掩护的地域。

9.在永新以南直到万遂五斗江、上下七地域，现在就应以独五团及现时随独五团行动之吉安独立营、遂川独立营为基干，加紧肃清当地地主武装并向南推广游击战争，争取赤化，以利于六军团的转移，及其转移后的发展。

10.向第一步予计的向西发展的路线，进行详细的敌情道路及地形的侦察。

（五）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台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部队、重伤病员、体弱的干部及苏区的基本群众，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及党的工作，洪时同志留为省委书记，云逸到后，王震即任六军团兼十七师政委。

（六）予计的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

1.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

2.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

3.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络。

(六)这一训令只限于给省委常委、六军团、及军区首长。不得丝毫下
达。

一切准备及第一步的行动应伪装进攻湖南军队的行动行之。

(八)关于六军团在湖南中部地区行动时之政治任务及政治工作，及省
委、军区在现在苏区发展游击战争及党的工作，另发个别的训令。

(九)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进行完毕。

党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

一九三四年七月廿三日

任弼时、王震关于执行付三日训令的部署情况给中革军委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三十、三十一日)

任王廿八日报中革军委

甲、部队的补充：

1. 经过几次战役后，十七、十八师现共有六八三 人，内夫子四八 人，长枪、短枪及机枪三二 二校，内步枪二九三四枝。

2. 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努力补充二五 人，红校六百，地方工作人员十五 ，夫子六百，兵工厂一二 人在内，五五 枝步枪，红校五二 枝在内，照此数计算共为九三三 人，枪三七五二枝，但八月半前的疾病与战争伤亡，出发时人数不免相当缩减。

乙、干部问题：

一、决以子意任六军团兼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伤虽愈，但病甚重，恐不能随军行动，十八师师长拟以朱权代理，调前五二团团现北路分区司令员彭辉明任副师长，以甘泗淇为该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各团所缺之团长及政委，须待云逸到后以红校学生补充，军区政治部主任以贺友仁继任。

二、刘士杰随军预备做新区省委书记，吴德峰调任六军团保卫局局长，省保卫局长以执行部长刘发云担任，省级共调二五 人随军。准备做新区地方工作。

丙、军区直属队及其后方机关：

一、直属三个医院，第一医院在永新七都山地，有伤病员二 ，工作人员一六 ，以四五十名为单位已分散了，第二医院有伤病员六 ，工作人员二 ，八月十五日人员可治疗好四 名，现驻三峰关，第三医院伤病员六三 名，工作人员三三五名，内现有不能行动重伤病员三五 ，拟即分散隐蔽永新东南山地。

二、弹药厂一五 人，分六十人，修械厂一二 人，分出十三人，被服厂目前一二 人，现有六十分三 人，三个工厂分出一五 人到六军团，弹械两厂各留四 人，其驻地分配，各分修械、制弹，军区属被服、修械、制弹三厂共一一 员，重材分散埋藏。

三、警卫营二三 人、一五 枪，现在牛田、关背以西北任守备，另警备连人七 ，枪六 枝。

四、现军区及直属机关各部门共有九八四员，步马枪二二一枝。现抽出运输队三二六名，工作人员三 名，枪一二 枝，补充六军团，以后仅三一八人。

丁、政治工作的准备：

一、任召集了十七、十八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在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根据地等口号下进行战争动员，深入十三次全会提纲的讨论，完成基本的政治教育。

二、加强政治机关，特别是充实各团政治处，建立十八师，健全党的机关，完全依照政治工作条例建立其工作。

三、加紧行军警戒时政治工作的准备，完成审查干部与检举运动。加紧供给与各师机关的政治工作，消灭个别叛变的现象，向着五十与五十四团突击。

四、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新从地方征调来的干部及新干部，征调五人的工作团随六军团出发。

五、在最近主力退出到苏区外，个别不坚决分子如五十团欧阳珍所表现的悲观失望，新的机会主义动摇，从政治上、战略上解释我们的胜利与转移方向，突击与消灭敌人的意义，团结政治上的一致，特续，任王卅日。

续前

戊、党组织上的改变：

在敌封锁完成，苏区缩小并分割的情形，已将莲花、安福、萍乡三县委合组，前莲、安、萍县新峡清宜两县合并，前新清峡县、茶陵、宁岗合并，前茶宁县遂万太新老苏区东面成两个县（天以南至桥头津洞前吉太县津桥南前遂万太县），其余永新、吉安、吉水（北路新区）攸县仍旧以永新管，莲、安、萍及茶宁、新清峡管吉安为中心县委。会省现存苏区内人口约十三万，党员一万一千四百余，红军在外，省委移东南时，即分配较得力干部主持各县工作，并决定各县须有得力的工作干部努力恢复与建立敌占区域及白区工作，同时建立秘密组织基础。这次征调的二百五十干部多是工作团及省级机关人员，各县委无调动，现省委常委决以洪时，光明（原宣传部部长）谭余保（省苏）、姚原德（工会）、逸爱（原妇委）、王用济、张云逸组成，准备八月半召开省扩大会，讨论国际十三次扩大会决议及目前工作，并补选省委委员。

王任

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

六军团之兵力分布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日)

任王：

甲、三日十二时半电悉：

(一) 秘密准备工作五日可完成。

(二) 六军团近日部署两团在衙五间准备侧击与阻止前进建碛之敌。

(三) 另两团前日开桥头东向高肢马家洲之线活动并准备有利条件下侧击马家洲前进之敌。

(四) 五十、五十四两团位置关背坳头集中并掩护收集粮食维持兵站线。

(五) 独五团伪装五十二团在津(洞?)桥头(?)向指(阳渡?)早(禾市?)游击。

(六) 西北山脉以军区警备营守备。

(七) 六军团全部一天内均可集中一地。

乙、询问李宗保情形决定由横不藁林左安往桂东计三日行程约二百五十里道路很平炮楼很少宜可派翼侧纵队行进。

丙、留彭辉明代军区司令员，洪时同志兼政治委员，调周杰为一分区司令员(兼)任军区参谋长，谭家述任十八师参谋长，龙云病愈仍决随军休养。

三日廿四时

(湘赣来)注释 此时间为编者判定。

任弼时、肖克、王震关于六军团行动计划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

朱：

十二日电悉，执行情形于下：

一、我们因病员大多，轻重约一八三人。部队颇疲劳，本日在寨前休息。昨晚派五十三团占领沙田，收集资材，此后在主力前一日行程处进行扫除沿途障碍，其次侦察敌情。

二、我们今日晚向郴县前进，预计十三日到田庄八十里，十四日到滁口、黄草坪八十里，十五日到郴县附近九十里，相机占领郴城。如郴城占领，则以一师于十六日进至桂阳，如不能占领，十六日则全部进至桂阳。

三、独四团本日已向四都圩，明日在该地活动，十四日东转至青要圩附近，十五日则至资兴，东江方向，阻止由资兴、东江至郴州之敌，目前他们的活动地区，以在彭、王、陶各敌之后方行动。

四、湘南游击区域以瑶岭一带为好，我们要到郴县之永阳、沔阳才可以安置。

五、寨前至沙田有敌碉二十(？)座今日已全部占领大部破毁。

任肖王

十二日廿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朱：

我六军团十四日由田庄出发，原定这天到涂口，因经五十里难行的碍路，是日抵黄草坪宿营六十里，十五日行军九十里到离东江七里宿营，十六日抵龟星，五三及四九团迫近郴城，明十七日继向桂阳前进，十八日上午可抵桂阳城，依敌情休息一天或二天。

任肖王

十五日八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

朱：；

(一) 本日早十二时我军全部抵郴州以南十里升平铺，因郴宜马路碉台白日不得通过，于今晚才好通过马路，明日十二时前可抵桂阳附近。

(二) 今日留湘南游击区域病员九十。

(三) 十九师逃兵三人供称十九师到团人午到郴州。

任肖王

十七日二十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朱：

(一) 据土豪代表昨早由桂阳城来此称，桂阳城十九日并未到敌。

(二) 我们如与追敌脱离及减少将来渡河的困难，以十八师明日由鲤溪向零陵前进，十七师明日出发，如敌情不紧张以一团为前、后卫与本队取一日距离。

(三) 据我们到此调查新田距零城一百八十里有很多山需二日半至三日才能到。

(四) 前在郴州留下伤病员百名，担架员二百一十名，现在病员只有三四十名部队相当疲营，给养不十分困难。

(五) 昨日攻下新城在县公署缴获存枪百六十支。

任肖王

二十一日十二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朱：

1.我十八师今晚可进至廖家湾，明日午后四时可抵零陵城，十七师及红校今晚十二时抵六麻江离零城一百里明晚八九时可到城，我们要争取明晚全部渡湘江。

2.战备对古楼市之哨离新城廿四里，今早八时尚未发现敌人，我们要他们午后四时才撤回，今晚随后跟进，在祁陵通沿湘江敌情盼速告。

任肖王

二十二日二十四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关于六军团拟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打击王敌并进行部队整理和扩红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朱：

一、廿三日我全军团急行军，走一百四十里，于晚二十四时安抵湘江南岸之蔡家埠。因无徒涉场，又二十二日左岸沿河到保安团，坚持执守，且永州至冷水滩所得船只调去，水面又宽，南路敌未西渡。

二、六军团行军十六日，约一千余里，在中途仅休息一天半，故颇疲劳。今日白天在天山、罗文桥休息，晚达桐子坳、庙门口、靠大山凹根发现敌情，若由零、祁间西渡已无可能，四沟水间渡湘水亦困难。我们意见六军团在祁、新、常地域之阳明山及其附近地域发展游击活动，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据说此山横直八九十里以上，地形有利，山势险要，过去大有土匪隐藏。其部署如下：

A、以一团明日开阳明山择要构筑支点，将医院及修械所等后方及红校位置山中，另一为阻止和迟延王敌前进，拟以二日休息整理并择要建立向零城方向据点准备伏击前进之王敌。B、这带群众生活极苦，以大力秋收斗争开展到分配土地和建立群众与党的组织争取巩固这一地区。

三、以两连分组几个游击队去领导群众斗争，并收集资材捉土豪，解决给养问题。

四、加紧在二三日内整理部队，及政治工作。并进行分田，扩红工作，沿途只扩大在五六十名。

五、详细待了解这边情形再告。

六、是否同意请电告。

任肖王

廿四日十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朱：

六军团昨晚西渡未成现集结山地隐蔽休息，详情另告。

任肖王

二十四日二十二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向新宁、巫山地域转移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任肖王：

1. 敌人拟于零陵地区与我决战，因此敌十五师在新田与零陵间行动，而十六师则经常宁向零陵前进，桂敌有一个师，沿潇水上游向零陵前进，其另一个师亦由黄沙东安地区向零陵前进，胡、段两旅东在祁、零间前进，各种保安部队则布防于零陵以西及西北地区。

2. 六军团之任务，在敌各部未联合一起，取得协同动作之前，击溃敌人单个部队，而在潇水上游，找到西渡可能。为完成上述任务，军委令六军团于廿六日晨前，集结于阳明山及以南地区，并详密侦察新田、分水坳、铲子坪之间敌十五师之配置。

3. 廿六日袭击该敌，将之击溃而取道南行。

4. 廿七日在上埠港之东山地宿营，组织严密的周围警戒，并抓有力之诸侦察队查明敌情及上埠港与其以南至道州间地区渡河之可能。

5. 六军团渡河后，即经道县全县地区进至城步，或不经全县而经湘、桂边境，转至新宁、巫山地域，同时应减少行军里程至每日四五十里，以免部队过于疲劳。

6. 万一一两日内不能渡河，督宁远地区敌已令围之，在没有充分的物质资源，灼政先条件之下坑白区依靠支撑点是×的。7. 严令在任何情况，必须每日简单明了的电告作战情况。

朱德

廿五日廿四时半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朱：（一）六军团廿六日十八时由白果寺于廿七晨五时到达石家洞（约六十里）。（二）王东元部尚未到永安平团但很有可能。（三）我军准备今日下午经新田向宁远方向前进，并准备侧击进永安圩或向我追击之王敌。

任肖王

二十七日十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朱：

1. 昨日廿七午后五时我军由石家洞向嘉禾之广发圩(圩)前进，以一团前卫由鲤溪南行，八时许鲤溪到敌，该团由小道向西回旋归还本队，敌毫无发觉。

2. 我军于本日午抵广发圩共八十里，明拟向西南继进，准备由道县江华间西渡。

3. 昨日廿七午四时我哨发现彭敌由白果南进，当晚敌进至石家洞附近，我后卫团对之反突击，将其先头一部击溃，缴步枪卅余，马枪一，我后卫安然撤退。

任肖王

二十八日十四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

朱：

(一) 六军团由上桥新村一带出发，午后，时宿营于四(眠)桥清水团一带，计本日行军约一百里。

(二) 江道间强可徒涉，拟明卅一日上午渡江道河。

(三) 敌彭王昨日午后以后先头部队抵嘉禾，该敌今日行动不明，江道城及西岸敌情亦未查确，盼告。

任肖王

三十日二十二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朱：

(一) 六军团今晚薛家厂徒涉此时十七师全部，十八师部已渡潇水。预定今晚八时可渡毕，在杨林塘宿营。

(二) 彭敌先头昨午后三时在离下灌八里与我后卫接触，六时我从容撤退，敌昨日先头大概可到下灌。

(三) 闻永明之白水到桂敌二团，敌及桂敌行动如何，桂师每师几团，盼告。

任肖王

三十一日十八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朱：

敌本日到达何地，盼飞告，如王敌未到道县，我们明日拟经道县附近向全州前进。

任肖王

三十一日二十二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朱：

(一) 六军团昨日十八时安全渡过潇水，人员武器资材毫无损失。

(二) 前卅日五十一团一哑人九号带花逃跑，永新人。四十九团两营长，陈×路上解悉移尾追敌击毙，六军团今早一日由杨林塘出发至晚廿一时，全军团宿营于高明桥军海一带。

(四) 桂敌廿九日一团抵道县另一团今日正午由受福开(道)县其情况不明。

(五) 明早三时继向桂境开进，无桂省军用图敌情及我军行动盼详细电示。

任肖王

一日十九时

注释

原复制件无(三)。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湘赣地区敌接防部署

的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湘赣六军团：(火急密译)

兹探得敌接防部署如下：

1. 王某部火速接替下倒坪不含西北属于茶境碉防三师接收外田不含以北属于永莲全部碉线五三师接七溪岭至黄酃息锣之碉线。
2. 陈子贤旅完成碉堡后接下倒坪至宁岗不含调防并抽出陶师何湘策应。
3. 陶师交防后集合袭动待命。
4. 敌判断我肖部开至蓝山后即回原地。
5. 桂敌周部集结道县协向胡旅截我西窜或南移粤独三师集结宜章或临武附近截我东移或南开等语。

总司令部

一日十时半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军阻我肖部折入湘境的计划致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肖王：谍息：

刘敌以我肖部在界排洲背附近渡过满(沅?)水有经灌阳、全州或兴安入湘境之势，现该敌为协同桂敌截剿，并阻赴我军折入湘境之部署：

一、已令胡达旅即开东安转赴新宁堵剿，又东安至祁阳沿河江防，以段珩部五团扼守。

二、王师应跟我痛剿，期与桂敌堵击。

三、章师应于本日赶到道州、寿佛圩之线，觅我攻剿。

四、某师(或仍系王师)应经永安关又(文)村赶赴全州协同桂敌截剿。

总司令部

一日二十时半

(致六军团)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十五师六十二师等部

调动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

六军团：(急密译谍息)。(一)敌十五师一日戌时到达谢家厂。(二)粤敌独立第三师已派兵五营开进乐昌转赶石塘村。(三)敌六十二师决交防后集结苍市待命须准备移交中。

总司令部

二日十二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十六师到宁远等地并称我军在茶园渡河等情
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谍息)。敌十六师徐何旅及该团今未刻到宁远刘旅已抵天堂圩该称我军二号由四眼桥经新铺在下茶园渡河桂敌两团正由道州向江华前进中等语。

总司令部

二日廿二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

朱：

六军团今日由马(高)明桥铁湾出发原拟经蒋家岭永安关前进当前卫前进蒋家岭时(遇)桂敌一团及保安大队扼守,同时后卫发生敌情,由以一部将蒋家岭附近山上之敌击溃并有保安一中队由队长(系前七军落伍战斗员)率领枪卅余根因敌(构)(工)事阻(止)我军前进并将高明山脉左翼路扼断,我军全部取(右)翼清水关入桂之(桂)岩(露营)明日继向全州方向前进拟于全兴间选定徒涉点于四日北渡。

任肖王

二日二十四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追击向高明桥北进我军的部署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谍息)。

刘敌称：

(一)我军昨二日晨突过高明桥北进有黄沙河附近汲河西进势其王章两师仍在继续追截，其部署：

1、胡达部限江午前到达黄沙河协同桂军乘我渡河时机动截剿。

2、袁建谋团限江午到达东安归胡达指挥，朱邦记团限本午刻移至石期站至者埠头之线严密布防。

3、晏司令迅以何谭两团深绿埠头含至石期站含沿河左岸之线严密堵剿并分兵守备东安城。

4、现龙团以一营进驻零城两营集结石期站策应限明日晨到达。

(二)刘敌又令章兼程尾追或超我截击以其与胡达部及袁建谋团在黄沙河之线合歼我军之企图。

总司令部

三日四时半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在黄沙河堵击红军的部署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六军团：

(一) 刘敌判断我军在黄沙河上流渡河势为多下流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落口趋城，现该敌已令胡旅于黄沙河附近乘机击破并请桂敌在黄沙河至全州某大道及湘江沿河堵剿。

(二) 敌十五师昨晨由萍家厂出发抵祥霖铺据报我一部一日晚经山口铺到朦腹主力在小坪昨晨撤去。

(三) 该师为与桂敌夹击当令其张旅系上江圩出铜口堵剿我西南逃窜其主力集结新车渡向高明桥方向进剿于戌刻到小坪洪家宅之线张旅亦到达小圩附近并称我已向蒋岭开会。

(四) 该师拟今晨刻继续我追剿。

总司令部

三日四时半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在黄沙河等地布防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六军团：(急密译谍息)

敌胡达称：

(一)该旅已晷夜将庙头至黄沙河之线布防袁建谋团到后由××愿至黄沙河之线可以巩固并向刘敌提议在我乘渡江以前何谭两团万不可撤退。

(二)又晏敌要求自大江以东至老埠头另派他部按防使其正面缩短正请批准。

(三)胡敌请刘飞唐桂敌巩固江防若我不能渡过俟主力部队赶上可围歼灭等语。

总司令部

三日七时廿分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在全县、兴安间渡河进至西延地域致任弼时、
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火急任肖王：

1. 湘、桂两军企图集结兵力于黄沙地域消灭我军。
2. 在黄沙附近或在全县地域渡河是不利的，因敌人占优势，地形不良，且临大河。
3. 六军团应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前进，应在全州以南之陈家卫、石塘、咸水口、山枣司进至西延山地取得休息。
4. 为在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六军团应留下一团为后卫，扼阻追击之敌，并于渡河时向两侧派出侦察队。
5. 在全县、兴安渡河时，要迅速切断其公路的交通，并迅速确实占领西延山地。
6. 你们再迟应于六日晨到达西延地，到达西延后，可停止休息，严密警戒，并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

朱

三日十五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在黄沙河一带集结和布防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急密译据谍息：刘敌二日戌时令：

1. 晏段两司令所部何谭朱王四个保安团转移于黄沙河至陵城湘江左岸严密布防并控一部于东安城附近机动策应何团长率补充三四两团由某处开赴武岗。
2. 王五旅及黄新团二日到常宁续向零陵东安急进中，钟旅仍在郴县清剿。
3. 敌本晨闻我军已窜×文村全州灌阳间由庙头至黄沙河已令胡敌万不可沿河布防集结该境袁建谋团某处附近如我向沙庙北窜令其向我迎头痛剿周王章三师均跟我追剿中。

总司令部

三日十五时半

(致六军团)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军将在湘、桂边境继续追击我军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

急密译谍息：

刘敌本辰称我军在文村被桂敌及章师击溃不能西进在湘桂边之蒋家岭清水关永安关等处及灌湘两水河套内为最好歼灭之良机现正令王师火速继续追剿中。

总司令部

四日十一时半

(致六军团)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令十六师“进剿”我在兴、全间渡河的部队致
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谍悉)

敌称我肖部已在兴全间之界首附近渡河，现正向西北逃窜，令十六师由周敬生指挥跟剿，并令胡达速率该旅及袁建谋团由黄沙河赶出新宁梅溪口等语。

总司令部

四日十九时

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应隐蔽集结西延山地准备伏击尾追之敌致
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

火急任肖王：

1. 六军团为确实脱离敌人尾追部队，取得休息，今日仍应向西北移至西延山地，隐蔽集结，以便能在该地域实行伏击尾追之敌。
2. 你们应立即派出下列两个得力侦察队：一向全州方向，一向风黄嘴，严密侦察该两方敌情并电告军委朱。

军委朱

五日九时半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胡达部动向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谍息)。

敌胡达部已到风木山袁团抵峡口明日赴十里大山向桥溪口抄进又云援
(据)尖(兴)安陈指挥电话称我军尚在楼田鲁塘洛河一带八日向桥溪口急
进模样该敌估计与我遭遇。

部司令部

五日廿三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十五师留陈旅“清剿”湘桂边境的情报致红六
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

六军团：(急密译)

敌十五师已奉令留陈旅于道县“清剿”湘桂边境之我军，其余于廿五日
经道县宁远桂阳开至郴州待命，惟十六师现仍协同桂军继续“追剿”

总司令部

五日廿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何键部“进剿”我军的部署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

六军团湘赣军区：(密译长沙谍息)

何敌以我肖部完全渡过湘江经桂湘边界向湘黔边界逃窜赣西及鄂南一带我军仍在各该地活动现该路军以一部“追剿”肖部，主力防堵赣南我军西进并肃清赣西及鄂南我军，补助各处碉堡之目的部署如下：

(一)着李觉率十九师刘旅，补充总队何成两部共三团及某旅(欠一营)迅截我肖部进入湘西并督率新卅三师陈渠珍部及湘南保安二三四六区保安旅协同友军，将我肖部迅速歼灭。

(二)着刘建绪督率所部以大部固守赣江协同南路军主力阻止赣南我军西进一举肃清袁水以南以一部并督率湘南保安第五区所部迅速完成湘南及湘赣边区各碉堡线飞机场。

(三)着刘膺古督率所部并湘南保安第一区迅速将袁水含以北修水含以南及湘南保一区地区内之我军肃清并完成碉堡另以十九师之一旅维护长岳铁路及某处安全。

(四)着陈继承迅将修水不含以北地区之我军肃清并即完成碉堡。

总司令部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利用西延山地争取休整致任弼时、肖克、王震
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

火急任肖王：

1.我六军团为取得休息，在有利条件下，仍应利用西延山地伏击尾追之敌，以免湘桂敌人逼近紧追，增我疲劳，如万不得已时，则可照来电向城步前进。

2.刘（我）被敌切断之后卫营，应立即派出游击队寻找。在六军团继续向城步移动时，应令其绕道向六军团主力跟进。

朱

七日四时半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胡达部及城步敌军调集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据谍息)。

敌称：

(一)胡达旅于六日到桥溪口拟即前进，刘敌令该旅候到湘西后当即调省。

(二)胡达恳求刘敌飞调晏部赶赴城步防剿以收夹击之效。

(三)某部两团四日到东安转向城步新宁，胡旅附谋团朱到黄沙可转向桥溪口，成铁侠率段旅及黄新团到祁阳转向新宁，何唐两团仍在武岗等语。

总司令部

七日十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向城步转移中应准备侧击敌独三十二旅致肖
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

急肖王：

1.敌情已电告，湘敌胡旅正由梅溪口向西前进，企图截击我军北上。桂敌仍向我六军团尾追。

2.我六军团在向城步前进中，除派一部为后卫，掩护自己外，应向我右翼严密侦察警戒，并准备依靠西延西北山地，从西南向东北侧击湘敌胡旅，消灭其一部。

朱

七日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

朱：

(一) 六军团本日一时由油榨出发十七时先头纵队抵岩口后纵队十八师在菜口界山岭露营计程六十里，昨由楼田出发前卫在民团缴枪廿一支但后梯(团)被敌侧击，后卫营被敌截断冲散昨晚归还两连今日全部回来并缴敌枪五根。

(三) 敌以飞机追击我军，无损伤但西延行程疲劳部队此地区系大山地夜间行军及极度困难。

(四) 部队病员增加体力疲劳由车田至城步有山路一百五十里拟以一团兵两日半行程占领域步主力则用三天行程。

任肖王

七日十八时

注释

原复制件中无(二)。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以主力侧击追堵之敌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

火急：

任肖王：

1. 湘、桂两敌正分向城步堵截与追击我军。

2. 六军团目前不应去城步墙应暂留西延西北山地之车田，横水地域，首先以后卫一团箝制桂敌，以主力侧击由梅溪口向城步前进之胡旅。执行这一任务后，应即背靠城步西南山地，以小部箝制城步附近之湘敌，以主力折转过来，由西向东侧击尾追我军之桂敌先头部队。

朱

八日一时半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以后行动的补充训令致任弼时、
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

火急任肖王：

在中央局、军委七月廿三日训令中，规定的六军团第一步的动作，基本上是结束了，对六军团以后的行动，现有如下的补充调令：(1)目前敌人企图当我六军团的城步地域及由城步北进时，消灭我军。因此敌人正分三个纵队行动、其第一纵队由东北经祁阳向我前时，第二纵队是由东面经零陵、新宁及新宁以南向我侧进；第三纵队之桂军及十六师则由东南向城步前进，而湘西北之卅四师向辰溪前进，为敌进攻之辅助方向，如六军团继续北进，则在敌人这种部署下，可迫使我军于资、沅两江河套之间与其决战而消灭我军。(2)估计到上述条件，七月训令中关于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目前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廿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黔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为避免渡大河的障碍与不利的战斗，应规定沿湘、黔边的前进路线如下：即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这是九月廿日后的任务。在第三阶段中，六军团即应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3)为达到上述任务，六军团务须转变其行动方式如下：(一)每日行程应缩短到三四十里。(二)要在有利的地形下，如隘路、山地、渡河场伏击或袭击敌军单个的部队。(三)当大敌来攻时，亦应利用优越地形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四)当敌人成并行路追击时，则应折转到侧面障地侧击前进之敌。(五)为扰敌及发展游击战争，应暂由主力中抽出一团以上的兵力，出去活动，并应派地方工作同志同行，以便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4)为要执行这两周内的任务，六军团可暂停留于西延西北山地行动，首先箝制桂敌，而侧击向城步前进之胡旅。在执行这一任务后，即箝制由东西进之湘敌主力，折转过来消灭佳敌之先头部队，最后则向城步、武冈佯动游击，诱敌北进，我则背靠城步西南山地，以保守我真正的企图。(5)这一训令是绝对秘密的，只有中央代表及军团首长应知道，并严禁下达。这是一般行动原则，详细行动得依情况变动，由军委个别命令决定之。

中央、军委
八日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

朱：

本日十七六时 由车田出发十九时(抵)逢洞计程七十里系高山小道，
十八师坟水卅里露营(二)明晨继向城步县前进此地离该县城九十里。

任肖王

八日十九时

注释

原文如此。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胡达等部阻我入黔计划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

(一) 敌胡达以肖部确向车田窜去拟明晨由合铺坪开瓜里向城步转移桂敌周师昨抵大埠头明晨向车田追剿。

(二) 胡敌判断我肖部到车田后窜走路线有二 经城步绥宁通道边境入黔 过龙胜入尖兴经桂边八黔如湘边有防则必经桂边入黔。

(三) 该敌主张迅调一部只驻绥宁通道之要隘防堵，其尾追之责由桂敌担任，山路崎岖只须少数部队扼险相阻，大部无法通过，尤恐中伏，又判断我现有枪又过三千人抗(?)之。

(四) 桂敌称山东瑶氏一部跟我行动已令兴全等县防范。

总司令部

九日廿四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胡达等部在城步附近追击我军及桂军陈炳南
部行踪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

六军团：(火急密译)

(一) 敌胡达部及袁团于八日由梅溪口分两路向大埠头合铺前进酉刻到达合铺坪又称我军二千余于六日宿大埠头，七日酉刻经车田向城步逃窜章敌亦称我肖部昨晚九时至车田有经蓬洞向城步前进势。

(二) 敌胡达部队附袁团于九日晨向车田城步跟追并请何敌派队赴城步边境截堵。

(三) 桂军陈指挥炳南八日晚抵大埠头。

总司令部

九日十九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十六师及桂敌周师的动向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六军团：(急密译谍息)

(一) 敌十六师何旅及桂敌陈炳南章西大队暂驻大埠头担任西焦东南地区搜剿。

(二) 桂敌周师及汪旅将由车田开茶坪紫金山前进样。

总司令部

十日四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朱：

(一) 城步由八日到湖南保安团一团其前哨一营在横水界被我五十一团击溃缴毯子？床步枪二支。

(二) 现湘西南各地反动政府正在动员反革命力量堵截我们挖路掘口子布置布哨侦察等。

(三) 我军于本日到关口明日休息但粮食十为困难，现正设法收如能收集三四天粮食即侧击由逢洞至城步之敌。否则进至绥宁长埠子附近依军委九日八时训令完成第二步任务。

任肖王

十日二十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于丹口以西山地准备伏击追敌或在绥宁暂求
立足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火急任肖王：

1. 现敌十九师三个团已逼近城步之江头、梅溪一带，与城步之敌已通电话。城步现驻某团，其北之清溪驻欧团，均为民团。胡旅及袁团，今日尚在车田。估计敌有先集中城步，以一部占领绥宁、通道、然后向我追击，堵截的可能。

2. 我六军团今晚抵丹口后，如因山大，给养困难，不便久停，应即于明（十一日）在丹口以西山地准备伏击追敌。如敌不进，六军团应即于明晚派得力一团，先半天行程，袭占绥宁，而主力则于十二日向绥宁前进，以便在绥宁地域，背向通道，暂求立足，并便迫击与消灭敌之单个部队。

3. 为保证主力的移动，根据我们最后训令，在这一行动区，应发展游击运动来掩护主力行动。

朱德

十日廿四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李觉等部到达江头梅溪一带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火急密译：

1、敌李觉率成铁侠部之黄团及其五十五旅本日酉刻到达江头梅溪一带。

2、何平率欧阳团本日巳刻到达三青溪。

3、胡达旅由瓜里正向城步急进已抵车田。

4、原城步先到晏区司令之一团。

5、十五师陈旅准取道宁远桂阳开郴县十六师何旅即开东安由远建制。

总司令部

十日廿四时

(致六军团)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李觉部“围剿”城步我军的部署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

六军团：

敌李觉本未称。

(一) 判断城步方面之我军有经城步西丹口西进或北进模样。

(二) 刻由何平率补充三、四两团并指挥城步之谭团进剿。

(三) 李敌率五十五旅及成铁侠部黄团到达梅溪海口抑塘之线，如我北进即督部痛剿西进继续急进绥宁截击。

(四) 桂敌之一团及胡达旅并袁团本日可到蓬洞。

(五) 李敌又称连日各部以山路崎岖行动联络均迟缓多以行军过火病兵达五百以上，已令各县长收容送往武冈。

(六) 昨日驻城步之谭团报告十日窜贺家寨之我军仍未动，另一部向城步西南约卅里之上下边溪移动。

总司令部

十一日十九时半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于绥宁东南地域部署侧击湘敌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

火急任肖王：

依本日十九时半情报，我六军团应即至绥宁城东南之桐油坪、安岳山、赤坡地域山地，以一团袭击绥宁，主力突击由梅口、指塘向绥宁增援之李敌三团部队。对由城步进剿之保安三个团，可以一营兵力阻其前进。

朱

十一日廿三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李觉部拟在丹口等地截击我军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

火急密译谍息：

1、敌称我肖部主力尚在丹口、衢集粮食企图突窜另一部正在观音阁与其欧阳烈团对峙中。

2、李敌觉为截击丹口之我军本日率领刘唐黄三团向绥宁急进刻抵某城寨陂之线其先头刘团报称本日某团丁营在绥城附近与我接触我即向西南窜去敌已令该团派一营尾追中。

3、李敌决心如城步方面之我军未移动时则令胡达率部痛剿如我北窜即率各部跟追如我西窜则令何平率补充三四两团尾追并令胡达部务于明日开绥宁李敌则即率部向清[靖)县截击。

总司令部

十二日廿四时

(致六军团)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集结主力侧击尾追之敌致任弼时、肖克、王震
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

火急任肖王：

1. 军委前令六军团袭击绥宁与侧击李敌，你们均未照军委命令执行。
2. 现六军团的行动，应以小部箝制绥宁李敌，集结主力突击尾追胡敌。如胡敌改由城步河绕道开绥宁时，则六军团应转移至绥宁以西山地，以一部取得通道为我托足地，主力则相机突击李敌向靖县前进部队。
3. 执行情形望告。

朱

十三日十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黔桂湘“会剿”部队统归廖磊指挥及李觉等敌
军部队活动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

六军团：

(一) 黔桂湘三省会剿部队统归桂敌廖指挥。

(二) 十三日李觉所部行动胡达旅十二日现已到横水赶开绥宁刘代旅长率所部谭团十三日辰出发向临口下乡一带侦察何旅(恐系何平)同日由大川岩向西尾追李本人率兵三团暂在绥宁。

(三) 据粤方传出我肖部主力经孙公坳十三日先头队于绥宁与敌黄团接触旋向通道退出。

总部

十三日十五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刘建文旅将到靖县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

急密译：

李觉黄新团长率兵两营附绥宁团队一连归其刘代旅长建文指挥限十四日拂晓前赶到似指靖县。

总司令部

十三日廿四时

(致六军团)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朱：

十八师今晚一时已抵青芜州明早五时可全部集中。

任肖王

十五日一时半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于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发展游击战争
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任肖王：

1.六军团最近几日来的行动，是与军委八日的训令不合的。同时现在你们周围都是些敌人脆弱部队。

2.你们不应进行强行军，不应过早进入贵州地境，更不应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

3.目前，你们应求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并于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

4.你们的决心即电告军委。

朱

十五日九时半

任弼时、肖克、王震关于小水战斗情况及以后行动计划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任肖王报朱：

1.十三日，我军由丹口开至黄桑坪。敌保安团约二团，先逼近我军阵地，我后卫撤退时，该敌向我后卫压迫，五一团一排被敌截断失去联络。

2.十四日，我军由黄桑坪向杉木桥前进，本拟十五日由杉木桥侧击由绥宁开靖县之李敌，我前卫十八师已大部过小水，而李敌突由绥宁来向我截击。因山地行军，且落伍的很多，本队未到，即被敌截断。该敌并占驾马，阻我西进。傍晚我军向驾马之敌出击，将敌正面冲破，但敌仍占小水阵地。且因地形限制，不能与十八师会合，十七师于昨晚进至大塘口、中园之线，本日又进至狗头山、菁芜州，明日拟渡河南岸，等十八师来集中。

十五日廿四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敌军东安、何塘等地筑碉部队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

六军团：(急密译)

(一) 刘敌将东安建筑碉任务暂划归章师及段区司令负责。

(二) 敌十六师之何旅现遵令以钟团开祁阳白水担任某处至何埠塘线以魏团开归阳河洲担任何埠塘室江口塘线均限本十六日到达十七日全线开工该旅部昨西抵祁城。

(三) 刘敌令晏区司令如我肖部窜出绥宁境外即派兵一团担任东安境内守碉任务。

总部

十六日三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

朱：（一）本日我主力位置于多星西流准备侧击增援通道城之李敌另派一团夺取通（道）城。（二）我们拟以通（道）为中心发展广泛游击战争详细部署后告。

任肖王

十六日十二时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湘桂敌军在通道与我军接触情况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

火急密译谍息：湘敌成铁侠昨十七日率黄新团并指挥刘建文旅进攻通道之我军，午后六时达该城附近与桂敌误会各伤亡二十余并传十六日桂敌在瓜坪曾与我接触十七晨进至通道我肖部已向西开去。

总部

十八日廿三时(致六军团)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

朱：

(一) 我们本午前抵通(道)，午后敌军三团由清州进至倒水界，李敌三(个)团进至衣坪方，两敌相距只卅里，我们为避免河流之限制及强敌之妥于昨撤至新厂宿营。

(二) 本日我们迎击(追)敌，午后时，何敌之一二四团进(攻)我们，血战至五时将敌三团击溃，缴获步枪约四百余支，驳壳四五十支，机关枪七八架，俘虏三百余，敌死二三百，我们伤亡约一百四五十名。

(三) 按俘虏供通(道)城昨到桂敌一团，(独立团)及李觉三团，胡达部及全同保团今日由清州向锦屏，(贵)州敌情不明。

(四) 我们伤病员现约六百，明日靖县之敌有夹击我们的可能，十九日拟向烟坪前进，(相机)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向目的地转移。

(五) 我们提议李达为军团参谋长，苏杰为十七师参谋长盼复。

任肖王

十八时二十四时

朱德关于同意红六军团行动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

任肖王：

同意你们十八日廿四时来电的行动，但在今后的行动中，应特别注意保持兵力。因此必须：

1. 缩短行程。

2. 不应让敌人将我们压迫到所规定前进路线以西的地域。沿途应进行居民中的政治工作，如情况许可时，在途中可稍停留，十月中以前到达新指定的地域就够了。

朱

十九日十时半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桂敌经临江向我追击并对我军士气和行动的估计致红六军团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

急密译：

甲、巧日谍息桂敌廖磊部十七日晨由木某日经临口跟我追剿，令李觉注意堵截，并云我军疲敝已极，弹药缺少，经三五次打击当即逐渐溃散，如李敌能迟滞我于某地区，使该部赶上协同围剿，更可予我大打击。

乙、据川方谍息川南某敌称到会同我军五六千人，其大部于十六日攻陷黔边之锦屏，判断如湘军确有六团已开到洪江堵截，我必犯川黔联络贺龙策应徐部等语。

总司令部

十九日十一时

(致六军团)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与红二军团取得协同动作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

火急：任肖王：

甲、据尚未证实的情报，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

乙、为取得协同动作，依据我们八日的训令不变。而我们的前进路线，特确定：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在前进中将要渡过两道河：

A、渡清水江时，如在锦屏附近便于渡河时，则可直经邛水到青溪，否则经过黎平之北于清江附近渡河。

B、渡水应于青溪渡河，否则可于镇远对岸渡河，如再向西时，对于我们的行动是不利的。

丙、当在贵州东部前进时，应注意贵州敌人调动进攻我二军团的部队。黔敌数量少，战斗力弱，没有与我作战的经验。当与贵州敌人遭遇时，应迅速坚决消灭之，以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

朱

廿日十三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朱：

(一) 昨日我军由平查所侦探队黎平城北之×合口坊十里，后卫团将通过黎平，敌一团赶来，我警戒部队将其击破，我军从容通过但伤亡廿余人。

(二) 本日我军向柳霁剑河前进，拟在柳霁剑河渡过清水河，今晚在(敖)市宿营行程四十余里。

(三) 各方敌情不明盼告。

任肖王

二十一日十六时

任弼时、肖克、王震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朱：

(一) 我军昨日进至巧东苗里本后经柳霁城附近过清水(江)达霁城北
六十余里大小(广)，沿途崇山峻岭(依)情况可休息一日或半日。

任肖王

二十三日八时半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迅速向青溪河前进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任肖王：

1. 。
2. 你们应迅速向清溪河前进，要在十九师未到镇远、黔敌未到施秉时，即渡过。以后则照规定路线前进，不要急进。
3. 如十九师赶你们前面应选择适当阵地，坚决侧击该敌。
4. 你们的位置和行动，每日应简明电告军委。

朱

廿六日廿二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由青溪以西毕马附近渡 阳河致任弼时、肖
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任肖王：

1. 李敌十九师，桂敌及黔敌今廿九日可于瓦寨、三穗及其以南龙岩地域堵截我军，我们在两大河之间是绝对不利的。

2. 六军团今晚应沿清水河而上，以便于青溪以西之毕马附近渡河。然后再作休息。但在渡河前进中，应充分作战斗准备，以便与截堵我军之敌遭遇时，击破其一面，最好是击破西来之黔敌。

朱

廿九日九时半

任弼时、肖克、王震关于大广战斗及战后行动情况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

朱：

一、我军二十五日由凯寨撤入桂河、米溪。当时湘、桂敌集结南洞司至汉寨，即通天柱、邛(?)水大道之线，且镇远以东不能徒涉，而沿河敌已有准备，故决二十六日由大小广西移或南渡清水河脱离敌人。

二、二十六日晨，十八师之前卫团到大广即遇敌。当时五十二、五十四团进入战斗。因敌二十五日到达，已占居高临下之阵地，当时我们是二团，且南洞司之敌有由八桂河合击之，故决以十八师靠大广偏西大山掩护军团通过，到乌坪寨一带宿营。是役因敌伏击指定之部署，我五十二团、五十四团遭敌猛烈火力射击，伤亡一百四五十，阵亡团长一，营长×(?)伤团政委二，营长二，且五十四团有一人(?)失联络，并失机枪筒一。

三、二十七日，我军到良上宿营。二十八日，整日行军，于二十九日早，到胜秉。下午至以西之石洞口宿营。(卅日)拟向黄平，施秉前时，准备一日在施、黄间渡河。

四、我们所过地区，均系大山峻岭，道路很少。我们无黔省军用和较详的地图，居民多苗、侗人，少有知二三十里外道路，行军颇困难。以后布置之小地名望指明所靠近之大地名。

任肖王

卅日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

任肖王：

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迅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

朱

三日十四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致任弼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

任肖王：

1. 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军委一日一时半电令：六军团系由黄平经施秉以北之青沙、金蓬场、马鞍山、狗牙向江口县前进。并与昨日谍报所传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

2. 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3. 执行情形，电告军委。

朱

四日三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速向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致任弼时、肖克、王
震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

任肖王：

据今日二时半谍报：黔敌柏辉章师现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
我贺部追击。其兵正形分散。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
仁以西，乌江以东之灌口前进，并相继攻击柏敌部队。

朱

四日十二时半

任弼时、肖克、王震关于甘溪战斗后的情况并计划分两个纵队行动
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任肖王报朱：

1.我军七日在甘溪遇桂敌，十七师与战不利。李达率四九团、五一团各一部（约六七百人）（据探报昨日已经大地方向江口方面去了）与主力失联。我主力因后卫亦发现追敌，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经一昼夜行军，到达刨溪。而桂敌由大路大抄击，八日十八师与敌对峙半日，我军仍向东前进，在路赖又遇桂敌，我尖兵缴获卜壳六枝，是晚仍在高山对峙。

2.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伤病员枪枝极多，行军笨重，平地需四时，山地要六时至十时，遇敌须掩护四、五时才能通过，因而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弹药也很缺了）。

3.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每次行动肖王李，都是分开到前、后卫及本队指挥。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的战斗，十分不利。应速转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但集中行动太笨重，易被敌追击截击。因此提议分成两个纵队，王震率十八师，任、肖随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知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

4.我们准备十二号分开。

5.我军本晚进至距施秉廿余里宿营，当撤退时敌追我廿余里即停。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集中使用兵力并向江口前进致任弼时、肖克、
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

任肖王：

(甲)六军团兵力不应分散，与分成二个梯队。而兵力应集结使用，以便与敌进行战斗。

(乙)六军团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原规定的任务。

朱

十三日四时半

任弼时、肖克、王震关于五十二团被敌截断及主力穿过镇远石阡大道情况致朱德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

任肖王报朱：

1.我军于十五日向板桥前进，拟渡过石阡河。而李敌一团先到板桥，堵我渡河。我向甘溪方向转移，被龙塘之敌截击，五（十）二团被截断，向白沙方向退去。

2.我军于十七日早全部抵甘溪，旋走小道，拟通过镇远、石阡之敌之封锁线。午后六时前，以一营先到镇、石大道，而成铁侠部，由大地方，某部由石阡同时向我截击，我军顽强抵抗，于昨夜全部通过。今日全军进至冷家榜（离石阡七十里姜家厂八十里）。明日继续向姜家厂前进。

3.今日追敌离我十五六里宿营。

4.五十团于五日前通过石、镇大道，已向印江前进去了。

十八日廿时

朱德关于红六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致任弼时、
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任肖王：

(甲)六军团应向印、松间前进，会合我十七师之一部。在该地应与二军团确取联络，并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

(乙)六军团应有组织的在与二军团取得联络后，立告军委，以便受领指示，并要二军团报告其部队情况及行动。

朱德

十月廿二日三时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甲、二、六军团昨在印江之石良(应为松桃之石梁)，明日进至西、秀、印间南腰界，离苏区四十余里，拟在该地休息一短期。

乙、贵州苏区在印江、沿河间，正在(乌江)东岸，北岸无苏区，以枫香溪，惟[瞧家]铺，云[铅]厂坝为中心，南北一百里，东西六、七十里，人口×万，西靠乌江，东、南、北均系徒涉场很少的小河。粮食很缺乏。地方武装有独立师约千余人，两个独立团×余人，五个游击队三百余人。数日前黔敌三团进至不及中心，现未退。

丙、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八百余人来到，其余已集中编成三团，总增约三千(无以后统计)。二军团为七、九两师，总数约三千二百，精良充足，但子弹缺乏。

丁、腾[任]与夏贺会议，二军团以下七九两师编为二个团，独立师编一个团，共四个团。六军团暂编三团，两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肖随二军团，想[夏]王李随十七师。

戊、围绕苏区附近某处[敌]十二、三团，内陈渠珍三团，×李各敌不明其何日行动。

己、湘西之敌陈渠珍本身 团，此外杨其昌、廖怀中，雷鸣九共计四团，保安三四团分驻凤凰、乾城、桑植、龙山、麻阳、永顺、辰溪等县。

庚、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望即复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革军委关于红二、六军团不应合并为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致任弼
时、肖克、王震电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任肖王：

1.二、六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2.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六军团所携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个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电本可抄暴言衔密本给他们。

军委

廿六日

参考资料

红六军团小史

王震

(一) 超源地

湘鄂赣三省毗连地区在地理形势上是居湘赣两江之间，有自南曲折而北且为湘赣两江分水岭之罗霄山脉，北接蜿蜒于湘鄂赣三省地界之幕阜山脉，峻山茂林川溪奔流，田野肥沃，共计有赣省地界之三十余县，湘省之二十余县，鄂省十余个县，人烟众多，物产丰富，周围环绕有萍乡、株洲、长沙、岳州、武汉、南昌、九江、西吉、赣州诸城市，为华中重要区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开始阶段上，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那地区之城市与乡村的广大民众团结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阵营中，经过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参加了伟大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封建势力的斗争，推动了北伐军迅速的胜利进展，然而这民族革命的任务，由于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与自私自利，而与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势力妥协叛变了革命，离开了这艰巨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于是这阶段的革命任务移交下来了，不能不由共产党单独来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为着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而进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革命斗争，因此在那里就有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暴动，朱德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士兵暴动等队伍团结与组织群众手携手地英勇艰苦的进行着反帝与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那里成为朱毛彭黄红军游击时代所在地与根据地，以致直到后来成为强有力的中华苏维埃根据地之一。

一九二七年秋冬起至一九三一年秋季，这一时期是游击战争时期。湘东北各地的尖锐阶级斗争产生了自己的游击队，依托与配合着朱毛彭黄红军的英勇斗争，在湘东之茶、醴、浏、萍、宜等各有独立的游击支队，那些部队是从斗争中吸收工农勇敢分子所组成的，他们在开始斗争，是只有旧式的武器，如来复枪、刀、矛等等与地主武装民团及白军斗争，夺获步枪、短枪武装自己。茶陵游击队是在井冈山经过三省会剿后，一九二九年春组成的，这个武装是由井冈山教导队派下来的干部谭家述、谭思聪同志所领导和组织起来的。他当时的斗争纲领是配合广大劳苦群众，反对大革命失败后豪绅地主的反动与加倍的压榨，反对反革命政府的杀人放火奸淫虏抢的清乡军队，取消苛捐杂税，打倒豪绅地主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当地的劳动人民，组织工农政权，醴陵游击队是黄公略同志打下安源时，工人组织了纠察队，红军退出安源后，他们在红三军司令黄公略、政委潘心元的指示之下，退到醴陵乡村进行游击战斗。宜萍游击队是在一九三一年黄公略同志在萍、宜一带游击时所组织的，那个支队的队长张通是黄司令派来的。浏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是一九二九年底产生的，那里的共产党员在领导反对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杀人放火的清乡政策，反对地方豪绅的年关逼租逼债，他们赤手空拳夺取了地主的步枪，开始了平江、浏阳、长沙、湘阴毗连地区的游击斗争，以张正坤为队长。例东二支队是在一九三一年“三八”纪念暴动建立浏东苏维埃时所成立的。这些队伍都是独立在各个地区坚决的执行共产党的十大政纲，模仿着朱毛彭黄军队政治、军事纪律与动作，进行灵活的勇敢的神圣的游击战，最善夜袭，也善于袭夺居民地市镇，他要捕捉那个反动首领或是扑灭那个地主武装或是袭击扰乱敌军。这是十回九成。游击队的首长和战士们，自己是贫苦工农出身，坚决执行共产党的主张，拥护工农利益，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共产党的模范作用，士兵委员会的民主，自觉的执行着朱毛颁布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与劳苦的人民有着亲密的关系。比如，远出奔袭一个敌军只有黑夜才有成功之可能，这里英勇的游击队一夜奔走百余里，进至被袭击的目的地附近的居民家隐蔽休息，依靠居民侦察和警卫，迫至翌日沉静的深夜实施突然进攻，这样就能以少胜众，自己不花代价夺得武器军需，并能将群众所痛恨的反动豪绅捕捉到。在一九三〇年夏天，彭德怀同志之部队进攻长沙时，两游击队起了侦察箝制、迷惑敌人的作用，这些游击队行动地区，在红军胜利声中，他能一声号召便有成千整万的农村劳苦人民组织卫警军、少先队来配合红军的行动。

湘赣边、湘鄂赣边从秋收暴动、湘南暴动、平江兵暴、井冈山斗争，黄公略同志湘东北游击，彭德怀同志由井冈山出征经湘赣边、而湘鄂赣边、直下鄂省阳新、大冶、鄂城、转战通城、岳州、平江攻下长沙战争，和一方面军二次围攻长沙的大会战，这许多伟大的斗争中训练了广大的民众，游击战争亦不断的生长与发展起来。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与游击运动，进入大规模的国内革命战争。红一、三军团由湘南转战江西，夺取吉安的前后，湘鄂赣边区各地成立地方红军，如鄂东南成立了红三师，湘鄂赣边之独立师及其游击支队编成了红十六军，湘东各游击队编成独立一师，赣西南则编成红廿军，这是那些区域独立的游击支队长大的起来的，因为当时革命斗争的新形势，须要迅速建设正式红军，来担负当时的战斗任务了。

（二）独立一师

（1）第一方面军由长沙撤回，转战江西，占领吉安（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于是在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时红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领导下，湘东各县游击队集中成立半地方性的红军（即是在中央任命首长执行中央战略路线原则下受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与指挥），番号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

（2）成立独立第一师的经过情形：当时茶、攸、酃、浏、萍、宜等均属中共湘东特委、湘东苏维埃政府领导，浏阳游击队第一、三两支队和万载游击队，编成第一团一、二、三、四连，人员约四百余，枪二百四十余支；第三团则系茶、宜、萍、醴（即安源工人纠察队）等三个部队编成，共一、二、三连一特务排，人员四百，枪二百枝，合共长短枪四百余枝（内一响枪占三分之一），驳壳枪十余枝，编队训令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发下的。第一团由浏阳经醴陵、宜春、萍乡由湘省敌军后方穿过来的，经十余天的行军，连日均有缴获，至国际青年纪念日到达了湘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并在那里举行成立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的庆祝大会，组织了各级指挥机关，以刘沛云为师长、茶陵县委书记谭思聪为政委，第一团团团长张维、政委田可平，第三团团团长谭家述、政委王震，这样就由游击支队而变红军兵团了。

红独立第一师——红六军团的前身，执行独立作战的任务，巩固和发展湘东南苏维埃政权、当时除莲花县城外，茶陵、攸县、萍乡县城在湘军统治之下，且常联合地主武装民团向苏区进行残酷“围剿”，这新编成的红军配合着工农群众积极的反对敌人的进攻，并采取这样的战术手段：就是将红军部队在敌人来的方向山地和森森里埋伏，群众拿起土枪大炮守据要险以及登山呐喊来箝制和迷惑敌人，这样就便利了设好了埋伏的红军突然的勇猛果敢地冲锋，扫退和消灭敌军。同时亦采取在敌军后方和侧翼进行游击战与争取居民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甚至威胁到敌人的远方及其交通联

络线，特别是蒋（十九路军）由株萍路来湘东经赣西南进攻赣南苏区（中央苏区），这时候我们在苏区日夜不息配合群众扰袭敌人，所谓国民党革命军钢军号称三万之众，曾一次的蹂躏我赤色的莲花县城、永新县城的也受到了不上千人的红军配合工农群众的打击，被我们缴他将近二百步枪以及许多军用品和粮秣，使他很快的脱离了湘赣苏区，这支军队是由九个县区产生的游击队集合起来，开始就遇到十倍于我的强大敌军的进攻与“围剿”，然而他具备很好的条件是在独立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纯洁工农成分，干部和战士都是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及保持有朱毛彭黄红军传统的艰苦英勇果敢机动的特点，而善于运用奔袭、夜袭、埋伏等游击动作，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获得广大群众拥护，打击了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夺获了武装，加强和扩大自己，且繁殖了无数的新游击队。胜利的光荣的尽了独立作战的任务。

（三）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反对敌人“围剿”而进行的斗争

（1）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进攻苏区和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是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开始的，独立一师在当时曾为了打通茶酃苏区联系，开展湘南工农斗争，用精速的游击动作袭占了酃县、资兴、永兴各县，并企图去联络广西远征之红七军，但被湖南军阀刘建绪、陶广拦阻，返回茶陵、莲花苏区后部队扩大与发展了，故在莲花县城扩充改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团（一九三一年一月），茶陵、莲花、攸县、萍乡各游击队，由红军干部调出拨出枪弹加强其战斗力。保卫和扩大苏区，各方面箝制和迷惑敌人，使红军自如地遂行自己的作战任务，配合中区红军反对敌人大举进攻和一次“围剿”。

（2）迎接广西远征红军第七军与反对第二次“围剿”。独立一师一、二两团为要保卫湘东苏区与响应全国红军行动，在株萍路及袁水（萍乡宜春）一带行动，第三团则远出游击联络红七军，经茶陵到酃县就与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同志率领之五十八团会台了，当时红七军因经过转战数千里的长征，体力疲劳，服装破烂，大部战士单衣过冬，军长张云逸同志穿的和盖的就是一件破大衣。会合后两军阶级友爱很好，相互帮助，互相交换斗争经验，两支红军在张云逸同志统一指挥下，在酃茶几次击溃湘军的进攻的胜利后，到赤色的莲花县城与独立一师第一、第二两团集中举行祝捷时，师长刘沛云因故调动，以李天柱继师长，月余继与红七军之五十五团及红廿军在赣西苏区会合起来了，并在李明瑞、张云逸、滕代远等同志总的指挥下，有过进攻泰和县城与罗霖部之战，围攻安福城与韩德勤部之战，围攻宜春分宜与朱耀华部之战，在安福之州湖、吉安之永阳两次战役击退了韩德勤、罗霖以后，红廿军留赣西，红七军与独立一师转到湖南攻下茶陵、安仁、酃县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获得冲破敌人二次“围剿”的胜利，红七军和廿军便调到了中央苏区，而留下保卫湘东南与赣西南苏区的武装便是独立一师这支红军了。

至二次战争胜利后，王首道、甘泗淇、林瑞笙同志从中央来湘赣边，将湘东南与赣西南的特区敌为湘赣省，组织了中央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红军独立第一师就成了这个省区的主力红军。这时敌军正在重新组织力量进行三次“围剿”，苏区人民和红军在他的领导者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卫苏区”、“保护即得的利益与民主自由”、“一切服从战争的利益”等号召之下，经过工人的、农民的、妇女的、青年的群众会议和苏维埃的代表会

议，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民族的和阶级的政治意义与胜利的条件，这就使红军在苏维埃区域人民积极拥护之下，不断取得反对敌人“围剿”的胜利。茶陵尧水打败过湘军陈光中、永阳消灭了廿八师之一团、汀东南各县袁水流域等地主武装遭受严重的打击，扩大与组织了新的游击队，新组织独立第三师。当一九三一年冬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瑞金开会时，独立一师负护送代表之任务，进到赣南之遂川、上犹、崇义、赣县，在行动中打击与消灭了各县的地主武装和马昆军队之一部，开展了赣南苏区，组织了那里的独立团，由此却因主力离开基本苏区，使永新、莲花赤色县城被湘军之陈、陶两师赣省之廿八、十一、十四等师侵占，然而，由于中区三次战役的传大胜利，苏区人民英勇斗争，独立一、三两师即进行艰苦的战斗，结果，将敌军打退了，这种艰苦奋斗的战绩，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如何坚毅地为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福利，坚决和忠实执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任务。

（四）四次战役与红八军的成立

一九三二年省全苏大会代表回后，建立了湘赣军区，统一全省武装部队的指挥，张启龙、甘泗淇为首长，在执行全苏大会决议中，红军建设得到了新的成绩，吸收了廿六路军暴动过来的下级军官参加军队的工作。中央红军攻赣战役时，湘赣红军之独立一、三两师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八军，以第一师首长李天柱、王震兼代八军首长，在攻赣州战役中曾受彭总指挥、滕总政委指挥，在赣江中部及袁水一带的敌人翼侧和后方进行游击战，打击了四十九师，收缴了许多地主武装，而另一部则用以抗击湘敌之进攻，夏季在茶陵屡挫陈光中部，高垅消灭陈光中一团，继续在攸县官田打败陶广一旅消灭其一部，此时又组织新的独立师（因原独立师已改为八军廿四师），秋季又转到赣西北地区，在安福、宜春、分宜、吉水地区，均有过激烈的战斗。峡江俘虏十八师一团长张超，该军官自愿解囊相助，捐三万元，而终被释放了。一九三二年冬，军委另任命蔡会文为军区首长兼八军政委、肖克为八军军长，从此有无数电台与中央和湘鄂赣建立敏感的通讯联络，这样更灵敏和密切了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关系与经常的直接指挥，以及各个红军的互相呼应与配合。

一九三二年冬至三三年春夏季反对敌人四次“围剿”中，正是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主张与全国武装建立反日作战协定，提出武装民众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苏维埃区域的人民最积极的拥护这种主张，加入红军，拥护红军，反对敌人对苏区和红军的进攻，红军的英勇作战不断的获得胜利，安福金田、吉安官田击败五十二师之一部，遂川零田圩击溃廿八师之一旅，莲花梧塘击溃六十二师一团，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湖南茶陵九渡冲，击溃湘军六十三师四个团，消灭其大部，俘虏二千余人，击毙该敌副师长、副旅长，连续击溃增援敌之十九、六十二等师，缴获该三师的大部行李辎重和无线电台。在这些战斗中我军指战员，有过许多的英勇斗争光荣例子，在鄂田墟战斗中，我军把野外山上敌人击溃后，与敌人在那墟上进行了村落战，我们的十余岁的青年看护同志拾得敌人遗弃的园锹，躲在巷子口上猛的一击打伤了一个敌人的连长，缴获他的驳壳枪并将其捕捉。适我军部队增加上用政治的宣传鼓动，经过那被俘的连长的口说服了四十个敌军来投诚。九渡冲的战斗中我军预备队机动地适时地以全力施行突击，八百个战斗的指战员攻夺敌人一个主要阵地（敌约四个营）占领的一个山，我军从其左侧山麓佯攻，

历州分钟攻上并夺到山上一带敌人所遗弃的一打数目的重机枪，这一打重机枪立即作我军追击和截断敌人退却路之用。那时我军步兵班排干部都善于使用重机关枪，特别零田圩俘虏来的八十余人新加入红军的战士，大部分在投掷手榴弹的技术上起了重大作用。

棠市战斗中，截获敌军在一个小村庄及背后森林中的的辎重近一千个担子，这些挑夫都是敌军由醴陵、攸县拉来的农民和工人。当红军击溃敌军时，红军政治人员高呼着挑担子的是白军虏来的“不要走”、“红军给钱你们回家”，于是夫子招夫自己的担子不动，好像“客不离货”一样，一会儿欢天喜地挑到石楼（廿五里路），沿途各处人山人海的人

民看见红军打胜仗就拉手拍肩表示一种无限的兴奋和亲密，这些担子都是军装、鞋子以及敌军军官们底女人的化妆品等，红军战士在战场中以及在沿途没有一个人动手拿，以后由政治部和供给部把他分配得很好，好吃的东西及军官衣服都分给了医院伤病兵，全军每个指战员都发给了两套新的军服。

因为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中间联系的桥梁，是中央苏区邻近的重要战区，在四次“围剿”最后决战的开始的阶段中，中共中央为加强湘赣苏区和红军政治军事领导，派任弼时同志来湘赣苏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并兼军区政治委员，同年七月红八军在湘赣之永新城，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以十二个连的师改编为十二个连的团），同年八月湘鄂赣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来湘赣与十七师会合，红军在敌军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中曾出敌人后方攸、醴、萍行动一时期。回到苏区后、取得了茶陵五佛岭的胜利，尔后因护送苏区代表赴二次全苏大会，在万安潞田打败了罗霖师活捉团长李春光，这个激烈战斗的阶段的开始是敌人四次“围剿”在主要战线上失败了，准备新的五次“围剿”中企图首先消灭中央苏区之邻近苏区和红军，然而这种计划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同样失败。

（五）红六军团与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季初，红六军团的番号在湘鄂赣与湘赣两苏区出现，即是以红十六军编为十六师，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兼师长，该军区政委陈寿昌兼政委；红八军为十七师，师长肖克，政委陈洪时；湘鄂赣独立团改为十八师，师长徐洪、政委王震，在接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编制后，同时就有关这些红军的战斗任务了。

福建事变时十七师奉命北进与湘鄂赣十六师会合，牵制与调动中区北线敌人，在北进中遇到敌人的拦阻，他以自己英勇行动在黄沙给了湘军陶、李以严重的打击，取经便机动战的姿势，远出直接威胁九江、南昌，截断了南浔铁路，然后尚未能与十六师会合，集中力量给当时尾追与堵截的敌军以坚决打击，消灭他的每一路或几路，以致放过这个机会，就使自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处处被堵截，长时受尾追，由于敌人强大和自己战役方案的错误，使红六军团未能集中，然而不可忘记的就是红军指战员的艰苦卓绝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与作战的坚忍顽强，保持了他们的基本有生力量，终于回到湘赣苏区与十八师会合了，红十六师仍留湘鄂赣边苏区，配合地方武装继续艰苦奋斗。

（六）冲破五次“围剿”与最后保卫苏区的战斗（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七月）三月初红十七师回师湘赣与十八师会合，配合着湘赣苏区六、七年来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着的劳苦亲爱父老兄弟姐妹们，为着以自己的血肉保卫自

己的政权，手携手的进行着从内防御的决战。当时进攻赣江西岸之湘赣苏区和红军的敌人，有蒋介石嫡系卅几个团及其所指挥的湖南军队、何键卅几个团，共七十余团兵力，约十余万人，有精良的步兵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以及炮兵部队和空军配合着，乘我十七师长征回师后疲劳与减员的严重，进行大举围攻，大有非消灭湘赣苏区和红军不可之势，反对敌人大举进攻的红军，仅以四个不充实的团（十七师四十九、五十一团，十八师五十二、五十三团）与十倍于我之敌奋斗；十七、十八两师集中全力配合地方武装和苏区人民武装，三月四日在永新县之沙市伏击前进之湘敌十五师，整个消灭其一旅，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均被俘虏。继有安福田里与陶广之战，永新松山与李抱冰之战永新石灰桥、金华山与王东原部、章亮基部之战，红军在四面包围的三、四十华里的狭小地域，进行了六个月的英勇流血斗争，这也就是红军反对国民党几次进攻和“围剿”中最严重最残酷最困难的阶段。我红十七、十八两师在这艰苦血战斗争过程中，更加锻炼了自己，发扬了阶级的与民族的果敢顽强英勇战斗作风，壮大和充实了本身的力量（新组织五十团与五四四团）。在这一阶段我们的斗争经验是：（1）红六军团的母家——湘赣苏区是我们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所领导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泽源地，他有六、七年来工农民主制度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享受着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羁绊与封建压迫剥削的民主自由，有着很好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土地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民众武装建设等丰富的经验，这些宝贵的斗争经验将永远成为红六军团光荣的传统。

（2）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正确的领导创造了红军中坚强的共产党的堡垒及其政治工作，养成了指战员民族的和阶级的政治自觉与高度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的志气，善于克服一切困难，而成为铁一般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3）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争中红军能和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在红军密切在一起进行斗争的苏区父老诸姑兄弟姐妹他们在政治上自觉的为了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社会解放而牺牲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利益（如广大民众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群众自动送粮送菜慰劳红军以及父母送儿子、姐妹送兄弟、老婆送老公当红军等）。我们记得一九三四年的红色五月，正是敌人进攻湘赣苏区最紧急的关头，被敌人包围的苏区人民他们为了保卫苏区、保卫土地利益、保卫已得的一切自由和解放，都离开家庭、别掉妻子，武装上前线与敌人决战。红五月一个月的动员，使十七、十八两师增加了数千新战士，直到现在湘赣苏区的游击队千余人，仍然继续与存在发展着。

（4）红军经常是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与执行艰巨的任务，他需要有很好的英明的领袖，当时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不但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治底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他同时是军区政治委员，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具体运用在军事的活动上，最明确和具体观察情况以及迅速和切实决定具体行动方针，在这里一方面善于说服和动员干部百折不回的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却又无情地批评和斥责那些在战斗前面恐惧和怠工的政治动摇与异己分子。在前线指挥战斗底司令者就是肖克同志，他在战斗环境中是以满腔热情在前线上训育自己的部队，因为那时是大批新战士补充上去参加作战，干部流动性亦很大，从他工作上看，从他指挥上的迅速果敢和顽强上看，他是热情的，然而他在研究情况以及说服干部实在又是很冷静的，这样的领导人

才，不能不是成功和胜利之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之一。

（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为了组织全国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保存中国红军的实力，不中敌人的鬼计（敌人企图围困紧缩我们在狭小地区，最后用飞机、大炮、毒气来消灭我们）。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底，决定红六军团开始实行突击的反攻战略。那几天的黑夜，全体指战员都是没有睡觉，整夜的夜行军，爬山涉水，忍受大家所不能忍受的疲劳，奋发战斗的精神，连续几夜把敌人严密布置的重重迭迭的封锁湘赣苏区的碉堡线破坏无余，完全冲破了敌人包围湘赣苏区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入湘南。当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在突围时，没有公布湘赣红军新的组织与新的任务，直到突围成功后，于伟大的“八一”红军诞生纪念日，在湖南桂东的沙坪圩公开正式宣布了新的组织与新的任务，宣布了红六军团正式成立，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委员肖克、王震，为领导红六军团西征最高领导机关。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肖兼十七师师长，王兼十七师政委，张子意同志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同志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同志为十八师政委，红六军团西征是五次战争中红军新策略的开始，是打通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联系的桥梁与孔道，是汇合红二军团，配合全国红军执行新的反攻战略的行动，以开展新的斗争局面，发展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红色指战员们，在这样威大壮烈的“八一”纪念节中，兴奋若狂的高呼着：“红六军团万岁！”、“为民族解放而战！”、“为完成中央军委给予我们新的任务而斗争”。八月五日继续从沟石向西行动了，那时红日若火、天气炎热，每日都是行军百里，神速机动的深入湘南，沿途击破与焚烧敌人的碉楼不可计数，指战员们都高喊着：“烧乌龟壳呀！”、“烧鸡笼呀！”群众都眉飞色舞的观望着并大声叫着“烧得好呀！”（因为这些碉楼都是压迫群众筑的，群众非常痛恨）。同时群众沿路挑水送茶给红军喝，他们用亲爱的口吻说着：“同志们！辛苦了，喝茶吧！”我们拿钱酬谢他们，他们非常高兴，有的群众不要我们拿钱酬谢。经过五、六天的急行军，攻占了新田县城，只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至永州抢渡湘水，因敌人阻碍未成。我们前卫部队为了抢渡湘水，一天一夜走了两百四十里，又打转过湖南著名的阳明山，我们爬了整个一天，只爬过一半，即在山上露营。第二天完全翻过阳明山，到了白果市，从四倍于我之湘桂军包围中，毫无消耗地脱离了敌人，神速经过宁远、嘉禾、蓝山、江华等县，胜利的渡过了潇水，进行了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的战斗，击破了“截堵”尾追我军之湘桂军队三个师，得以顺利进入广西，经过全县、灌阳进入湘西，占领通道县城，渡过渠水，进入贵州。在新厂一役，击溃何键之补充纵队，缴获甚多，使敌不敢轻易尾追。于是我们从容的从锦屏、黎平、剑河、柳×、台拱之间通过，渡清水江，经过邓水，施秉等县占领黄平，再走余庆、瓮安到河场，渡余庆河，继续向石阡县前进。甘溪的战斗，敌人将我军截为两段，四十九、五十一两团之一部，在两团政委晏福生、苏杰同志和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首先到达了黔东之松桃地区，与红二军团会合了。而五十团与四十九团之一部、十八师、军直则经无人迹的丛山峻岭中，开辟路线，打破湘桂黔敌军廿四个团的包围，经过两周艰苦的行军，战士们大多数都是打赤脚跑路，贵州的苗山地区荒凉，人烟稀少，道路崎岖，粮食困难，有时每天只吃一餐饭。由于指战员的英勇卓绝的艰苦奋斗精神，终于通过了石阡的封锁线，打坍了广西、

湖南、贵州军阀的“堵截”和“追剿”，到达了黔东之松桃，与红二军团胜利的会师。

与红二军团的会师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廿四日，地点在贵州松桃之石良场（偏僻的山地），我们的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等及其所领导的二军团全体亲爱的同志，热烈的举行盛大欢迎。两军指战员政治情绪及阶级友爱高到极点了，因为我们经过三个多月的远征，天天处在行军作战的环境里，现在战胜了敌人的“追剿”、“堵截”，克服了一切险恶困难，完成了与二军团会合的光荣任务。

石良场会合后，经过两天的行军，进入黔东苏区（二军团一九三四年创造的）的南腰界，休息两天，举行二、六军团的会师大会，二、六军团雄雄壮壮的指战员登满了一个草坪，两军欢呼震天动地，宣布开会后全场严肃地听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我红军领袖贺龙同志演说，全体指战员都十分相信我们二、六军团的伟大力量，与在党中央和贺、任首长领导之下，团结一致，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注释

原文无时间，据内容分析应写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

突围前的湘赣苏区

王震

一九三一年底和一九三三年底在江西的瑞金分别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湘赣的代表，两次会议都参加了。第一次是袁德生的团氏，我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第二次是谭余保的团长，我还是支部书记。两次会议上，中央和毛主席除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还经常找我们个别谈心，对湘赣的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第一次全苏代表会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我，帮我们分析了湘赣的革命形势，特别对一九三三年赣西特委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事作了具体分析，要我们继续做好善后工作，并明确指示，革命要波浪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在肃反问题上不要搞扩大化。

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根据中央指示，湘赣红军进行了分兵。十七师北上破坏南浔铁路，湘赣苏区只留下一个十八师，加上红四分校的学员，战斗力比较单薄，结果永新苏区丢了一大半，省里机关所在地永城被敌占领，红军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黄岗、花溪、象形、石桥到牛田这么一个狭长地带内，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红十七师作为湘赣红军的主力调往湘鄂赣苏区，当时中央的意图是：第一，北上破坏南浔铁路，威胁南昌、九江，牵制敌人的力量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第二，根据第二次全苏大会前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团的决定，将十六师接来湘赣，这样既靠近中央苏区，又有个可靠的根据地，有利红军部队发挥作用；第三、配合“福建事变”。但那时湘鄂赣苏区所有的县城都敌占领了，整个苏区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红十七师经过艰苦奋战渡过袁水到湘鄂赣后，处境非常困难，敌人前堵后追，很难和十六师配合行动，结果除牺牲了许多有经验的指挥员外，部队减员几千，造成了很大损失。

中央当时对湘赣的问题非常关心，特别对湘赣红军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作许多决定。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未能很好采纳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有些决定是不大符合当时湘赣的实际的，比如十七师北上行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牵制敌人，减轻中央红军压力的作用，但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因为十七师北上，湘赣丢掉了那么多地方，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是惨痛的。

毛主席虽然当时被王明排挤出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但对湘赣的反“围剿”战争是非常关心的。在第二次全苏大会期间，根据十七师给中央的电报，中央军委曾专门讨论湘赣问题。中央军事顾问李德要我汇报湘赣的情况，并规定只能谈三个小时。我费了很大的劲写了个汇报稿，结果只谈了一个半小时，就不让讲了，并匆匆作了决定，要湘赣红军坚决执行中央“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我觉得这样不大对头，便把汇报稿送到毛主席那里。临回湘赣前，毛主席找我谈话。一进办公室，毛主席就问：听说你不愿回湘赣？我说：服从中央命令。接着，毛主席问了我们湘赣的工作情况和军委对湘赣的指示精神。他说：你们部队很纯洁，很有战斗力。并列举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许多战例。过了一会，毛主席对我说：打堡垒战？你们有好多人？好多枪？堡垒对堡垒你摆得满吗？你的司令部摆到那个堡垒上？。停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不能那样打嘛！我认为还是那“十六字诀”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打敌人的头、尾

或腰。一口吞不下去的东西，就不要一口吞下。同时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仗，你们会打呀！如果分散起来守敌人，敌人就可能对我们各个击破。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十八师应积极行动，要千方百计保存永新，使十七师回来后有个落脚的地方，好休息好补充，以后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把我叫去汇报了情况，刘总说：“毛主席说的话很好，你回去不要做“牛罗！”（注：意思是不要和敌人硬顶）。

回到湘赣后，在省委会上我做了传达和汇报。当时因为水平低，有些东西正确与否，无法分清。我把中央军委的精神和毛主席的讲话精神都作了传达。这就引起了省委内部很大的争论。陈洪时主张十七、十八师分散行动，坚决执行军委的指示；任弼时同志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过，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认识比较深他同意按毛主席的精神办，在省委会上，对陈洪时进行了批评。因为大多数同志支持任弼时同志的意见，省委作出了决议，打运动战不打堡垒战。这时本来是滕代远任军区司令员，因为未到职，省委要我代军区司令员召集十七、十八师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

在省委制订的新的作战方针下的第一个战役是沙市战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整整吃掉了敌人一个旅，活捉了旅长侯鹏飞和团长徐本楨，缴获不少战利品，沙市战斗就是运用毛主席游击战争的思想，打的一场伏击战。沙市战斗的胜利，给深入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企图消灭红六军团于禾水和袁水之间的狂妄计划，暂时地缓和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紧张局势，配合中央红军，起了牵制敌人的作用。因为沙市战斗的伟大胜利，给根据地人民以很大鼓舞，在军用物资和兵员上十七、十八师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得到很大恢复。

沙市战斗后，迫使敌人不得不把进攻中央苏区装备精良的五十三师调在湘赣作战，所以形势仍很紧张，在我们当时的主观愿望上想再打几个胜仗，在敌人的推进中离开工事，多消灭一些敌人的主力，但又不愿丢失水新这块根据地，所以提出了誓死保卫永新平坝子的口号。这样搞来搞去，从运动战转变到打阵地战。以后的松山，金华山战斗，就是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结果。短促突击的仗是不好打的。如果依靠这种打法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只是局部战术上的胜利。这样打的结果是我们不动，敌人也不动。我们不离开阵地，敌人不离开工事，实际上还是碉堡对碉堡。所以松山及金华山两仗尽管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最后阵地没有守住，根据地照样丢失了，省委机关和红军部队不得不转移到牛田一带。

一九三四年七月，根据中央的电令，红六军团决定突围离开湘赣苏区，这次行动是我亲自安排和部署的。完全是搬家式的，开头油印机、造币石等什么都带上，可是搬了二天就搬不动了。为了轻装，一路行军一路丢，为了保守秘密，这次行动的目的起初没有告诉部队的指战员。但是在部队行动前，省委对地方工作作了研究和部署，按中央指示留下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省委讨论时，任弼时、张子意、吴德峰、谭余保、肖克和我，包括刘士杰都不同意。因为这时陈洪时的个人主义发展很严重，对革命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而且在工作上一一点干劲都没有。当时我提议要把张子意留下任省委书记，张子意同志又要求把我留下任军区司令员，讨论中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向中央报告了。但后来中央还是决定把陈洪时留下来了。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是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一次有深远革命和历史意义的伟大战略行动，它打破了敌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了比我们多十几二十倍的敌人，从全局上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围剿”的部署，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了先遣队的作用。

部队突围时，敌人前堵后追，情势非常险恶。好在突围后我们用的是毛主席的十六字诀，声东击西，避实打虚，很快掌握了主动权。八月上旬到桂东寨前圩后召开了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了六军团番号和建制。在敌人如此残酷的进攻下，突围为什么能成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外，就是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要保持旺盛的士气和革命必胜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罗炳辉有一句名言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就不相信那么大一个中国你蒋介石一个人能吞下？我们离开了一个湘赣，为什么不能在全国建设二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湘赣！

红十七师在湘鄂赣苏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肖克

一九三四年春，我们红十七师从湘赣苏区北上湘鄂赣苏区。在那里生活、战斗了两个多月，驰骋三千多里，调动、钳制了大量敌人，打了一些胜仗，同湘鄂赣苏区的主力红军十六师一起，胜利完成了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为红军斗争史增添了光辉。

红十七师北上湘鄂赣苏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配合当时“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一个是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

先说第一个目的。一九三三年驻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对抗。这个事变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一次爱国行动。当时，“福建人民政府”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同我党订立了秘密的抗日作战协定。这个协定是好的，因为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调动了七到十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为了配合“福建事变”，中央红军从江西向北行动，这样就可以起钳制作用，从而支持十九路军。可是，由于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对同盟军不是采取接济、支持的态度。那时“左”倾机会主义有一种“怪”理论：说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比蒋介石还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但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中央军委命令红十七师从湘赣苏区北上，这一行动，实际上还是配合了福建的十九路军。

红十七师是个小的游击兵团，才四千人。军委命令我们北上，破坏南浔铁路。因为南昌到九江的南浔铁路是交通要道，也是敌北路进攻中央苏区的干线。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分为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北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破坏南浔铁路就等于扼住了敌人的咽喉，对于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体现了军委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的游击兵团来说，任务却是十分艰巨的。

当时，我们驻扎在安福的丰田、古江一带。正值寒冬。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我们迅速进行了战斗动员作出发准备，干部战士们打草鞋，做风帽，整行装，而且动员了一些青年参军，补充了队伍，这些都在短短的几天内完成了。

一月二十六日早晨，寒风呼号，我们顶着北风突进到分宜以东的肖公庙。肖公庙有条河，河的对面有敌人的地主武装防守。那时河里的水不深、我们在天亮前涉水冲过去，把地主武装打跑了。抓到一些俘虏；问明了情况，于是部队北渡袁水，到了分宜的鹤巢，桑林。

二十七日，我们驻在鹤巢、桑林一带。敌人飞机来轰炸我们，一来就是几架。使我们进又不能进，休息又得不到安静。这时我们想了个办法，派了支小队伍去打桑林的敌碉堡。平时打碉堡，先把电话线割断，这次故意不割电话线。我们一打，碉堡里的敌人打电话给上面，说红军的大部队来了，在攻桑林的碉堡。即刻，敌人的飞机就到桑林来轰炸。而我们的大部队在鹤巢安安静静地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然后我们从傅家圩，向高安县华阳逼进。这也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吧。蒋介石得到情报，着了慌，马上令十八师

朱耀华部和六十二师钟光仁旅经铜鼓从西面来堵截我们。三十日晚，我们从华阳渡过锦水，向高安县城前进。一路上，到处是敌人的碉堡。我们在前面打开了一两个，其他碉堡的敌人都吓跑了。我们打开碉堡就放把火，把碉堡烧掉，那时是晚上行军，公路上燃烧的碉堡，像一条火龙在飞舞。一路上，我们还没收了敌人的一些食盐公卖处，把盐分给群众，老百姓十分高兴。食盐公卖处是官办的。对老百姓的剥削十分厉害，盐贵得不得了，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们，没收了食盐公卖处，群众高兴得不得了。就这样，我们一面打土豪，捣毁敌人的区乡政权，一面分东西，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青年后生都纷纷报名参军。从鹤巢到华阳，参军的就有二百多人。

到高安的村前往了一、两个晚上，我们掉头西行。二月二日走宜丰的花桥到了黄沙。到宜丰的黄沙时，天已黑了，就在村子里住下来了。黄沙是修（水）铜（鼓）宜（丰）奉（新）县的中心，方圆五、六十里，近一万人口，是块小苏区。我们到了以后，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周围的情形也大体明白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正准备去看地形，突然潭山、天宝方向打起来了，我们立即抢占阵地。这时敌人对我们的瞭哨阵地发起进攻。那里我们有一个营，顶住了，打了两个钟头。我们上山时，没有找到路，从荆棘丛中钻过去，耽误了很多时间。敌人占领了瞭哨阵地。

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敌人派飞机来，往我们阵地扔炸弹，扔了又飞回去，回去了又来，这样轮着轰炸。战斗还刚刚接火，我们就受了很大的伤亡。敌机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中午时分，敌机来得更多了。为什么敌人的阵地炸不到呢？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的阵地，原来敌人在阵地上摆了些白布的符号标记，敌机见了就不向那里扔炸弹，现在叫摆信号。我看清楚以后，也命令部队用布和木板，在自己的阵地上摆上同样的标记信号。这样一来，敌机不好往哪里扔炸弹了。不久，我们发起冲锋，夺回了瞭哨阵地。但敌人还占领着对面的一个山头，双方对峙，我们便利用这空隙时间挖工事、调动兵力。力量调整好以后，我们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发起猛攻。正面山梁上，我们只去少量的兵力，主力由侧翼从杂柴荆棘丛里攻上去。敌人没有料到，垮下来了。敌人四处逃跑，只顾逃命。我们紧迫不放，这时敌机又飞来了，往前面丢了一二十个炸弹，炸得逃跑的敌人喊娘叫爷。原来敌机以为是他们的部队在追我们，就往前丢炸弹，结果炸了他们自己。我们追击敌人，一直追到宜丰的潭山，到天黑才回黄沙。

黄沙这一仗是以我劣势兵力打垮敌优势兵力的一场恶战。我们才三个团，而四十九团、五十一团，每团才三个营，五十团才两个营。敌人是四个团，一个师部、两个旅部，还有飞机配合。我们把敌人打垮了，俘敌二、三百人，打死打伤四、五百人。敌六十二师的旅长钟光仁，被我们打伤了。黄沙这一仗缴了敌人很多东西，如枪枝、弹药、背包。缴的背包特别多。因为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把背包放在山脚下，我们把他们从山上打下来，他们只顾逃命，也顾不上要背包了。黄沙战斗，我们自己伤亡四百多人，对我们小部队来说，伤亡是很大的。李达参谋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战斗中，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为我们救护伤员，后来又安置伤员，做了很多工作。但总的说这一仗打得很好，对湘鄂赣苏区的群众鼓舞很大。

那天战斗打得正激烈时，我听说红十六师在附近九仙汤一带的山沟里隐蔽休息，就写了封信给红十六师。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接到信后，立即带部

队来援，他们是晚上十点钟到达黄沙的。那里仗已经打完了。我们两个师会合了，大家都很高兴。当时是战争环境，也没有什么仪式，在那个村子里，大家挤在一起睡了一晚。

黄沙战斗后，我们和红十六师并肩前进。沿河边走，走了两天，到修水的澧溪，再从甫田桥过修河。过河以后，有一条马路通武宁。我们两个师沿马路走，这时敌郭汝栋的一个旅来堵截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同他们打，沿马路打了十几里，到离武宁七里远的地方，转头向北，向横路铺走。

二月十四日到横路铺，那里离武宁大约三十多里。横路铺原来是苏区，被敌人摧残得很厉害。我们干部和战士对敌人十分愤恨。在那里我们抓住了一个伪区长，缴了几根枪。

由横路铺向东，到了大、小坳，这时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叫我们轻装，迅速破坏南浔铁路。我们两个师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红十六师在小坳警戒，以堵截武宁方向来的敌人；我们红十七师放下行李，奔袭马回岭车站。当时南浔铁路驻有敌三个旅：一个在瑞昌，是独立第四旅；一个在德安，是三十六旅；还有个独立第七旅。马回岭车站是南浔铁路的一个小站。我们到达时，既没有破路工具，又没有破路技术。这时，敌人从四面压来，想把我们消灭在马回岭以西的地区。我们必须迅速撤离。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我们往回走，回到陈山脚下的九渡源山里。敌人又分三路向九渡源进攻。一路是敌十六师的六个团、敌十八师的四个团、李国钧的一个旅以及敌六十二师的两个团，从西面向九渡源进攻；第二路是敌蒋士旅由瑞昌从南面向九渡源进攻；第三路是敌独立三十六旅，从德安进到陈山脚下一带，张开包围圈。

我们在九渡源休息了两、三天。有一天下午敌机来侦察，我们隐蔽在山上的树林里，把马牵到牛栏里面关起来，什么也没暴露。敌机什么也没发现。后来西面发现敌人，接着北面又听到枪声，敌独立三十六旅也从陈山脚向九渡源发起进攻。我们有个连在警戒，离主力大约有里把路。这里我们担任警卫的那个连发起冲锋，把敌人的前卫连打垮了，除打死打伤的外，还俘虏了十几个敌人。

三面都发现了敌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从九渡源通陈山脚的那条路。我们那个警卫连同敌人打的那天晚上，部队爬了一个两里路的小山，又下了六、七里路的长岭，进行转移突围。这时天又下雨，路很滑，很难走。有个地方，队伍堵在那里，走不动，我去看那个地方很窄，旁边是悬崖陡壁，下面是万丈深渊，只有十几步远，天又黑。我叫点了两盏马灯照明，队伍很快过去了。向陈山脚撤退时那个负责警戒的连把敌人堵住了，后来我们又派了一个营增援，掩护整个部队撤退，不然，撤退的路就被敌人切断了。

虽然到了陈山脚下，但并没有脱离敌人的大包围圈。我们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决定继续向南走，从永修柘林过河。那天晚上部队一夜都没睡，第二天天亮又出发了。侦察队先走，他们是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化装成国民党的部队。到柘林时，那个伪区长和民团的几十个团丁都出来欢迎我们，结果被我们统统缴了枪抓起来了。船工知道我们是红军，很快地为部队架起了浮桥，第二天早晨八点左右就过了河，这一下才真正突破了敌人的大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敌人集结了恐怕有二十二个团以上的兵力。

这时红十六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到马回岭车站后，他们在小坳警戒，敌二十六师向他们进攻，他们同敌人打了一天。这时我们的电台失灵，同红十六师联系不上了。他们就自己行动，也冲破了敌人的大包围圈，回到了当

时湘鄂赣省委驻地铜鼓幽居。

我们从柘林跃过修河，经仰山、周坊、庙前街，进到奉新上富的山里。敌人又很快调动了军队，想把我们包围在上富。敌彭位仁的十六师从德安坐火车到南昌，由南昌经高安，从前面来堵截我们。蒋介石还在南昌接见了彭位仁，并且发了二十支德造二十发驳壳枪给他，为他撑腰打气。敌十八师的一个旅和六十二师的二个旅，则经柘林、从北面追来；敌岳森的五十师从西面来堵截，敌十九师两个团从西南面向奉新上富扑来。我们休息了两天，后向西前进，到了观前、郭城一带。那一带，国民党在那里烧杀得很厉害。一个个村子都烧得精光的，我们连宿营地都打不到，老百姓都逃到山上搭棚子住。我们一到，老百姓都下山了，带些薯丝给我们吃。部队继续向西行，这样，敌人想在上富包围消灭我们的计划又落空了。

部队继续向西行动，白天飞机轰炸，晚上行军，部队很疲劳，吃又吃不饱，但是我们的战士没有向困难低头，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坚持战斗。三月二日部队由郭城向西，从莱苏渡再过修河，晚上走五十多里，在指晓前三、四点钟到修水的漫江住下来了。我们是在漫江靠山边的村子住的，前面约三里多路有个小村庄驻了我们的一个营。那天部队战士很疲劳，连哨兵也睡熟了。到晚上七、八点钟，敌五十师一部偷袭我们，把前面那个营包围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我在梦里听到机枪声，马上集中队伍上山。不久，敌人过了田垵向山上进攻，我们立即反击，号声一响，发起冲锋，把敌人打下去了。敌人没办法，只得向田垵那边撤退。这时我们在前面那个营打垮了敌人，把后退的敌人堵住了，前后夹击，打得敌人到处乱窜。这次战斗俘敌八十多人，缴了九十多支枪，击毙敌连长两人，俘虏敌连长一人。后来从俘虏的口中才知道，我们从郭城出发不久，敌五十师一个团加一个旅部从修水出来袭击我们。我们的战士在极端疲倦的情况下，靠顽强的革命精神，打垮了敌人。

三月五日，我们到了湘鄂赣省委所在地铜鼓幽居，同红十六师再次会合了。

我们本来准备在铜鼓县幽居停留一下，但幽居的粮食十分困难。省委、省苏想了很多办法，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米，三分之二的薯丝。菜是吃笋干，没有油，越吃越饿。医院也没有多少米，多是薯丝。而我们吃的薯丝是老百姓从口里省下来的。这时敌人向铜鼓幽居布置了新的围攻。这次来的敌人更多。东面有十八师的一个旅、六十二师的两个旅；东南面有敌十六师；西面是敌十九师，北面是敌二十六师加五十师两个团，还有敌独立第四师，一齐向幽居包围过来。我们同湘鄂赣省委研究了好久，决定向北走去鄂南。我们又同红十六师在一起，从包围圈的空隙间向北走。到修水渣津时，敌二十六师郭汝栋部来堵截，他们刚到我们就猛攻过去，把郭部一个团打垮了。到了古市岭，又一次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第二天下午，敌罗启强的独立第四师闻讯增援，赶到古市岭时，我们已经走了，敌人扑了个空。

从古市岭向北，到了修（水）武（宁）崇（阳）通（城）根据地，这里是山区，地方不大，才四千多人口，仍不能解决部队口粮问题。还是想再往鄂南去。在幽居时，当时认为那里是湘鄂赣省最大的一块苏区，人口多，比较富裕。同时还想找红三师。到龙湖瑞苏区一了解，那里的情况并不好，苏区被分割，回旋余地不大，粮食也困难。于是决定部队向南行，这样必然会与敌人追来的部队遭遇，我们作了些准备，把侦察和前卫部队派远一些，如

果发现敌人的大部队，就改向西行。到中午时，前面抓了几个俘虏，一问，知道前面敌人有两个师，即敌二十三师两个团和七十七师一个团。于是我们马上向西走，把前卫部队变成掩护部队，他们边走边同敌人打。这样，就同敌人平行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突然向南，敌人被甩到后面去了，由堵截我们变成追赶，我们则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一直往南走，经过金港、荻田铺、水源到朱溪厂。

三月十五日，我们由水源向朱溪厂前进。老百姓见我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部队在几天行军中比较顺利。这时得到个错误情报，说敌十九师也被我们甩到后面去了，我们以为前面没有敌人的主力，就麻痹大意。其实，敌十九师仍然在我们前面。走到龙门厂附近才发现敌人，我们认为是保安团一类货色，于是主动发起进攻，结果越打敌人越多，因为敌人就在附近。打了几个钟头，战斗很激烈，我们撤下来了，临时决定向西转移。应该说这次是打了败仗，被迫撤退，转移到平江县虹桥。虹桥是老苏区，老百姓很好，见到我们来了，把粮食和蔬菜拿出来给我们吃，我们身上还有些银洋，给了老百姓。在虹桥吃饱喝足，住了一晚，得到了补充。继续西行，走了二十几里，发现敌人追我们，我们又折向西南，到了平浏长苏区的周坊。周坊的群众好得没有话说。我们侦察队一到，说我们红十七师来了，群众就从山上送粮食下来，主力部队一到，山上的粮食也到了。我们就在路边埋锅做饭。周坊只有三、四百基本群众，一百多游击队员，供应我们五千多人的粮食，很不容易，可见，我们的苏区群众是多么好啊！

黄昏后，我们又改向南行，从平江县嘉义、献钟之间的桐坪渡过汨罗江。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过河。那天晚上我同侦察队一起走在前面。我有个习惯，经常同侦察队一起走，这样发现了情况可以及时作出决定。当时我们知道汨罗江水浅，但不知道底细。侦察员到村子里一打听，有个老百姓听说我们是红军，就告诉我们，说嘉义、献钟之间有座桥。我们请他带路，队伍在田垵里集合，拂晓前就渡过了汨罗江。

走了四、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住下了。那里有敌人的碉堡，天又亮了，不住不行。天大亮后，敌人从碉堡里打枪，又休息不好，于是部队向浏阳坳前进。

浏阳坳是连云山的主峰之一，上山有三十五里路。我们上到半山时，敌李觉部的主力来了，他们在山下的河那边，我们看到了他们，敌人也看到了我们，但没有办法。李觉部本来在我们前面，我们向西一摆，他们又到后面去了。下午两、三点钟，我们登上了浏阳坳。没有人家，也没有饭吃，杀了五、六匹马，红十六师也杀了马。那时马不多，是十分珍贵的，但是为了战士，为了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的，我们还是杀了马。这也是非这样做不可。晚上，大家在山上露营。

浏阳坳的东面是平江县黄金洞苏区，翻过山就是。晚上我们同红十六师高咏生师长商定，红十七师回湘赣苏区。第二天早上，红十六师向东，我们红十七师往南，大家挥手告别。

经历一个多月的战斗、奔波，部队减员严重。这时我们把五十团分到四十九、五十一团去，三个团变为两个团。我们由官渡过了浏阳河，到了浏阳与萍乡交界的孙家垵。那天下着毛毛细雨，下午，发现敌人追我们。我们的后卫营等敌人赶到时，一个冲锋，抓到几个俘虏才知道是保安团。但不敢轻视它，因为他们的武器好。我们在孙家垵住下了。到半夜，保安团突然打起

枪来，我们不理它。第二天，我们由当地群众带路，绕过敌人的碉堡，到了萍乡桐木。这时敌人又追来了，是湖南的三个补充团。我们一边打一边走，先是改向西行，然后又向南，摆脱了敌人。

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们的侦察队在公路上袭击了敌人从萍乡开来的汽车，从敌人手里得到了敌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的一个文件，原来何键令刘膺古从萍乡来堵截我们。得到了这个情报，我们上山埋伏好。萍乡的敌人一来，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一个出击，敌人没料到我们埋伏在那里，一下就被打垮了。晚上我们迅速从萍乡芦溪、宣风之间过了河。大家高兴得很，因为红军几次过芦溪、宣风都受到损失，而我们这次比较顺利。三月二十二日，我们红十七师胜利地返回了湘赣苏区。

我们红十七师北上湘鄂赣苏区，两个来月，驰骋三千里，历尽艰辛，算个小长征吧！我们这支四千人的队伍，调动了敌人四十六个团的兵力，打垮了敌人六个团，烧毁了无数碉堡。由于我们积极行动，同红十六师一起，配合了中央红军向北发展和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钳制敌人的任务。

我们所以能够调动那么多的敌人，消灭那么多的敌人，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第一、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团结、勇敢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任何艰难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干部、战士有革命必胜的信念，什么都能忍受得住。其次，我们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不管我们受到敌人怎样的包围、堵截，我们都能够打破它，保存自己的力量，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摆脱被动的局面，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第三、湘鄂赣苏区的群众太好了！老百姓太好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就把周围的情况告诉我们，给我们送到情报。我们能够那样自如的活动，了解情况是很重要的。老百姓没有饭吃，还省出粮食给我们。像幽居、虹桥、周坊等地，群众生活很艰苦，他们还省下薯丝、大米、笋干供给我们。至于群众带路那更不在话下。还有寄养伤兵，我们在龙门厂一仗，伤了一、两百人，到虹桥就把伤兵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没有这样好的群众，要保存这样一支人民武装力量是不可能的，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湘鄂赣苏区的群众对革命是有很大贡献、很大功劳的。红十七师到湘鄂赣苏区，仅仅两个月时间，可是从这短短的时间里，就可以看出苏区群众对红军的胜利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如果要写，就是写几本书也写不完！（根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至四日肖克同志的谈话纪录整理。——编者）

回忆红六军团西征

肖克

这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他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补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一九三一年三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安排：“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以后，我们积极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存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方向和箝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安排。西征部队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经过充分的准备，我军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全军九千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十二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

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十七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运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很难走，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打被动的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期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运动战原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段往事更加发人深思。当着中央红军沿着我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前进时，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就应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训，不接受自己的教训，只能沿着前车之覆而再覆。我党近六十年的历史中，无数类似事件是大可吸取的。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调刘建绪派两个师兵力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四个保安团防堵拦击我们。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八月十二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桂阳，于二十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了一天，二十二日，到达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敌刘建绪发现我军抢渡湘江意图后，急忙调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敌军尾击我军。与此同时，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严密，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地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根据地。但到达阳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进入白果市，从四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部队，立即急转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附近。敌军继续追来，我军当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顺利地进行了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的战斗，破坏了尾追我军之湘桂军三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集结兵力妄图阻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八个多团，于九月四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了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九月八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箝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当日我们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但未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不料在小水遭敌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湘、

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绥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又迅速改变了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反动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到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贵州除了群众不了解我们和山路难走外，地形也不熟，那时我们只有中学生用的地图。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地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从湘西到贵州，作战也非常困难。这时候笨重行李虽然丢得差不多了，但强敌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通道以西四十里之新厂，杀了个回马枪，把何键的补充第一纵队何平部两个团全部击溃，缴获甚多。从此，敌人就不敢轻易尾追我们了。我们继续向西，通过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共十八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黄平县城，继续向石阡前进。

但是，我们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我军被截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团的包围之中，形势对我非常不利。为了摆脱这种严重被动局面，十七师的四十九、五十两团之一部，由四十九团特派员谭善和、五十一团樊营长负责组织部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继续前进，首先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三军的一部会合了。而十七师在五十团与四十九团之一部和十八师、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五十二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半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到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二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我们。我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利用夜暗坚决抵抗，直至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

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从此，六军团战胜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黔东印江县之木黄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了。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四川和贵州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开了会师大会。两军团的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这时，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同志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同志改为二军团副政委。原红三军的七师改为第四师，辖第十团和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辖第十六团和十八团。红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团。中央还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一二、六两军团的指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以贺、任、关为首的核心领导已经形成。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选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红六军团发展史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

甘泗淇

一、游击队时代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

罗霄山脉是母家

红六军团是在罗霄山脉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山脉的中段，也就是湘赣苏区，以井冈山为枢纽，包括永新、莲花、吉安、宁岗、酃县、遂川、泰和、安福、吉水、分宜、峡江、新喻、萍乡、攸县、茶陵、桂东、资兴等十余县，除井冈山外尚有武功山、梅花山、小岗、和山等山。这个地区是山高林密，岗峦起伏，地势极利于游击战的发展。又有良田围绕，粮食的收获，每年大都可收两次还有棉花，糠茶茶子，纸张等物品，这些丰富的出产，对于部队的供给，是很优裕的条件，人口有百万以上，对于兵源也不患没有补充。

罗霄山脉的北段，也就是湘鄂赣苏区，包括浏阳、万载、平江、铜鼓、宜春、通城、修水、醴陵等县。这个地区有大山，也是个所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地区。

红六军团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在这两段山岳地带，它可以说是诞生于湘鄂赣成长于湘鄂赣，足迹踏过了湘、鄂、赣、桂、黔、川、滇、西康、甘、陕等省。

是朱毛红军繁殖的果实

罗霄山脉地区，于大革命前后，毛主席在这里亲自创造了地立党的组织及游击队，加之朱毛彭黄红军这地区的长期活动，已把当地群众锻炼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壮大起来，特别是长沙战争的红军胜利更鼓舞了湘赣、湘鄂等地区“揭竿起义”的武装斗争。

这些武装斗争，都是依据游击战争的正确规律搞起来的，也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方针方法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朱毛红军先后离开井冈山，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敌人对于这个区域，没有大的进攻，这时，这个区域的主要敌人是地主武装。

一九二九年，永新、莲花两个县城都在我们手里。而永新、莲花、宁岗、酃县等县部分地区也分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此外，国内军阀混战，如宁桂战争，也是革命势力得到大大发展的另一原因。

各地游击队的简史

这个地区，自一九二七年秋冬起至一九三一年秋季，可以说是游击队时代，它的简历如下，（详见附录）

茶陵游击队——是井冈山经过三省会剿后，一九二八年春组成的，是由井冈山教导队派下来的干部；谭家述、谭思聪等同志所领导与组织起来的，他们当时的斗争纲领（1）配合广大劳苦群众反对大革命失败后豪绅地主的反动与加倍压榨；（2）反对反革命政府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的清乡军队；（3）取消苛捐杂税；（4）打倒豪绅地主，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当地劳动人民；（5）组织苏维埃政权。

醴陵游击队——是红三军打下安源时，工人组织的纠察队，红军退出安源后，他们在红三军司令黄公略同志，政委潘心元同志的指示之下，退到醴陵乡村进行游击战争，现在晏福生同志，即自始至终在这个游击队里工作。

宜萍游击队——是一九三一年黄公略同志在宜萍一带游击时所组织的，支队长张通同志是黄派来的。

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是一九二九年底产生的，是由那里的共产党员领导反清乡逼租逼债的群众赤手空拳夺取了地主的步枪开始。发展了平江、浏阳、长沙、湘阴、毗连地区的游击战争，以张正坤为队长，王震同志曾是这个游击队的支部书记。

浏东游击第二支队——以张维同志为队长，在一九三一年“三八”纪念暴动，建立例东苏维埃时代所成立的。

有了这一些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再加上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于一九三一年秋，湘东特委在毛主席亲自授意之下，抽调各地游击队的一部分，组织和成立这个区域的主力红军——中国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

二、壮大为主力红军——独立师时代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春）

毛主席亲手组成——独立一师

一九三一年秋，一方面军第二次打长沙，撤回到萍乡时，正值湘东特委开会，张启龙同志是当时的特委书记，这个会议毛主席参加了，在毛主席授意之下：决定成立带地方性的主力红军，（在总前委任命首长，执行总的战略路线原则之下，受地方党领导与指挥）它的番号是中国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毛主席并由总指挥部和特委抽派干部，（刘沛云、谭思聪）任师长政委等职。

怎样组织起来的

当时茶、攸、酃、浏、莲、万、萍、宜等县游击队均属湘东特委，湘东苏维埃领导、他们接到成立独立师的训令后，大为兴奋，都争先恐后的向萍乡莲花集中。

首先是茶陵游击队在谭思聪、谭家述、谭七新诸同志领导之下，集中于莲花城。浏阳游击一、三支队也由王震、张维、田可平诸同志率领下，用急行军的步伐，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很安全的到达萍乡太安里。其他游击队也陆续赶到。集齐后，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国际青年节在萍乡大安里热烈的隆重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以刘沛云同志为师长；谭思聪同志为政委；田可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该师成立时只有两个团，以浏阳游击一、三支队，莲花游击大队及万载游击队合编为第一团。（是否有营，尚未搜到材料）团长张维同志；政委陈正华同志；人员四百余，有枪二百四十余支。以茶陵、萍乡、醴陵等游击队编为第三团，团长谭家述同志；政委王震同志；三团是三个营，川萍乡游击大队为第一营，攸县游击大队，醴陵工人纠察队（即安源工人纠察队）合编为第二营；茶陵游击三大队编为第三营，营长颜克敏同志，人员四百，枪二百支。两个团共有步枪四百余支，（单响的枪占三分之一）驳壳枪十余支。

该师负责干部，保存到现在的有：王震、谭家述、晏福生、陈松岳、江子英、冯光生等同志，而王震同志自始至终均在这个部队工作，起骨干作用的代表。

在战斗的摸索中来壮大自己

当中央苏区反对敌人第一次围剿时，湘东特委和苏维埃政权，为着打通茶酃苏区的联系，并想借这一行动中与广西远征红军取得联络，派独立一师于一九三一年底，用神速的游击战行动，袭占了酃、资兴、永兴等县城。

进攻永兴时，在城北十余里处，与两个挨户团遭遇，当即将其击溃，追至城下，把城内一个白军营也吓跑了，在城内宿营时，计缴获枪一百三四十支，六七箱子弹，马两匹，光洋十余担。

但在第二天，命令是上午八时出发，早饭时却把警戒收回，部队仍在街上筹款，延迟到十时，就未出发，也没再放出警戒，敌人乘隙袭入城内，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将缴获的胜利品和筹款都丢掉，还损失了干部兵夫三十余名，政治主任田可平同志被俘而牺牲了。

这时又遭湖南军阀刘建绪、陶广等部的阻拦，独立一师遂折回永新，茶陵、莲花一带整训。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特委决定下又抽调部分地方武装成立了第二团，以扩充自己，并从独立师中发了些枪枝给茶、莲、攸、萍等县游击队，加强它的武装力量。与红七军会合和转战湘赣各地

为了保卫湘赣苏区，配合全国红军行动，独立一师以一二团的株萍路及袁水（萍宜间）一带活动，另派三团由王震同志率领，远出游击，与联络红七军，该团经茶陵到酃县就与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同志率领的五十八团会合了。红七军经过长途跋涉，千里转战，精力疲劳，服装破烂，大部战士仍着单衣过冬，军长张云逸同志盖着和穿着的只是一件破大衣，会合后，两军的阶级的友爱很好，互相帮助，互相交换战斗经验。两支军队会合后，即由张云逸同志统一指挥，在茶陵严塘与敌陈光中部一个团打了一仗，将其击溃，并缴了几十条枪。这个胜利后，转到莲花县城，与独立一师一二团集中举行祝捷大会。

后来，独一师与七军向赣西南行动，与红七军的五十五团及红二十军会合，并在李明瑞、张云逸、滕代远诸同志的指挥下，有进攻泰和县城和罗霖部之战，回攻安福城与韩 动部之战，回攻宜春分宜与朱耀华部之战，在安福之蒙角岭，吉安之永阳两次战役，击溃了韩罗 以后，红二十军留赣西，红七军与独一师转到湘南，攻下茶陵、安仁、酃县等地，攻茶陵时，击退了九县联防的挨户团。

这时中央红军已获得粉碎敌二次“围剿”的胜利，红七军与二十军调到中央苏区，留下保卫湘东南与赣西南苏区的，便是独立一师了。临时省委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七月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决定王首道、林瑞笙、张启龙诸同志与我来湘赣边（包括湘东南、赣西），到后，即将湘东特委，西路分委合并为湘赣临时省委，这两区域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由省委统一领导，统一调动，以便武装力量的集中使用。管中窥全豹

当时这个区域的主力红军就是独立一师，它的编制有司令部、政治部、军需处、医务处，还有一个特务连，共有一千多人，很有生气，很有战斗力，因为是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呈现着团结、坚决、勇敢、艰苦、民主的作风。

师长李天柱同志（刘沛云同志，另调工作）是从井冈山下来的，黄埔毕业的学生，无论在作战方面，组织部队，训练部队，群众工作，都很有经验。政委谭思聪同志在先是茶陵县委书记，是这个部队（独立一师）前创入之一，他的革命热情很高，作战极为勇敢，每在火线上都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在部队里很有威信，平素不大喜欢讲话，是一个能同战士、群众，极有联系的一个干部。政治部主任陈韶同志，也是茶陵人，面上有几个麻子，他的工作热情很经常，相当有能力，学生出身，能接近群众，讲话有煽动性。师参谋长是谭家述同志与三团团团长，也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对于作战机动灵

活，有能力，有经验。三团政委王震同志是铁路工人出身，有高度的革命热忱，坚决税敏，刚毅果敢，经常一个人率领队伍独当一面。一团政委姓陈，浏阳人，作战牺牲了，为人也很朴素勇敢。二团团团长彭年同志是莲花搞了好久的游击战争，生活艰苦，行动勇敢，是一个富于革命热情的青年，一九三一年在九都战斗牺牲了。这个部队的特点：政治上执行党的正确政策路线，继承井冈山的传统，与人民打成一片。会做群众工作，熟悉如何打土豪分田地，如何进行宣传等等。军事上也是得到朱毛红军的游击战术的真理，有单独活动的的能力，会找敌人的弱点，扰乱和突然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疲于夜行军、急行军，迅速的行动，能于一定的环境，以灵活的游击战，取得胜利。部队有师的党委会，党委会有权讨论部队的行动和各方面的工作，党的领导很强，各连有党的支部，党员能够自己开会，汇报，党内有民主。还有士兵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以及生活管理、改善伙食等。部队和地方党的关系，正如现在的一元化，它是服从省委指挥的。对于苏维埃政权也是拥护尊敬的。关于党的政策，政府的政策，经常向老百姓宣传解释。部队的宣传工作，极为生动活泼，有强的宣传队，他们用竹笋叶作成笔，到处贴写鲜明省目的标语，常到火线上喊口号，喊的口号很容易懂，也根深刻动人。如：“红军中官兵夫吃穿待遇一样；白军中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弟兄们！你们白军在山东、河南苦战，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又回来打工农呢？”等等。

尤其是打仗回来，很多的老百姓在路上慰劳馍馍，烧开水，煮稀饭，送糖果，儿童团则组织跳舞队，或者在路旁打扇子，至于运输担架，都组织得很好，因为群众都动员起来了，群众的热情异常的高涨。

整个军队在这时期，是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民一致，是井冈山工农红军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呈现着人民军队的特点。

一般的生活也很好，有钱时每月每人发一块钱津贴，没钱时就不发，每月能分些伙食尾子，衣服虽不甚整齐，但在政府帮助之下，也不至于赤皮露肉，褴褛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的情绪是高的，部队里也充满着团结、和蔼、活跃、战斗的空气。

游击队的三个胜利

临时省委成立不久，敌人在中央苏区结束了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对湘赣苏区的进攻，郭华宗的整个师，以“狼奔豕突”之势，进占了湘赣苏区的中心，省委省苏所在地——永新。同时陈光中部（也是一个师）进到茶陵的洮水，公秉藩部的先头部队一个团进到了吉安永阳。

永新的围困

省委决定我到部队里去，于是我就第一次进到部队里工作，接触部队的的生活。当时，我没有任何经验，一切都是依据李天柱、谭思聪诸同志的意见，来进行对敌斗争，反对敌人的“围剿”。

对占据永新城的敌人，我们决定用少数部队，昼伏夜出，在城周围的山上到处点起火，放风灯（风灯上面可以带进宣传品）敌人看见周围尽是游击队的火光，我们又用人摸到城墙附近鸣枪，使敌人黑夜不能安眠，非常疲惫，白天我们又把敌人出城抢粮食、捉鸡子，奸淫妇女的人捉起来，敌人的粮道断了，我们又封锁消息，敌人闹不清我们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过了几天，敌人没办法，就自动的撤退，敌人的撤退我们就尾追，独立一师在后尾追，

安福独立营在前面截击，在金田附近，把敌人的前卫打了一下，缴到些机关枪，驳壳枪，敌人死伤了些，撤退到安福城去，永新城遂告收复。

永阳镇上奏凯歌

把敌人追到安福城，我们就在安福的舟湖休息，半夜三更的时候。吉安县委来报告，说，敌人（挨户团）进到永阳，提议我们去打，我们接到报告后，即刻出发，那天晚是微云遮月，不很亮，落点毛毛雨、有一点雾气，兼程前进，夜进军静悄悄地向吉安前进。第二天正午，到达了吉安之田东，侦察报告，该敌人没什么增加，还是挨户团，我们开了一个动员会，来一个鼓动，大会上都提出今天打敌人要来个比赛，好好把敌人抗一下，吃了带的冷饭以后，又开始出发。（距永阳二十里）有老百姓在前面帮助侦察，下午3点钟的时候，到了永阳附近，部队开始进攻，永阳的东面是一条河，还有很大的田坝，北面是小松山，就在这个山上接近敌人，敌人还没发觉，我们就几路前进，把安福独立营布置在龙碧桥方面，准备截击溃退的敌人，主力开始进攻，打了一个钟头没有打下，敌人很沉着，后来发现了敌人不是挨户团，是公秉潘部的一个团，我方参加这个战斗的有独立一师的一二团，湘南游击队，三军团特务营的两个连，河西装导队的一部分，经过两个钟头，把敌人完全歼灭，有的跳到河里淹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俘虏近千人，缴获了很多的步枪、大刀、手榴弹，在这一仗后，部队是勇气百倍，换上了很多汉阳造的步枪，特别是木柄手榴弹。过去我们是没有的，这次缴获了很多。这次战斗，谭家述同志胸部负了重伤，死伤了几个连长和连政委，伤亡战士一百多人，我们收容了伤员，掩埋了尸体，撤回永新，当着俘虏押送到永新城时，给群众以很好的影响，群众很兴奋。

到永新城休息了几天，就得到茶陵县委的报告，说敌人陈光中部进攻洮水，于是我同李天柱、谭思聪二同志又到茶陵行动，这时部队有独立一师的一二团，还有二十军的一七五团。大家很兴奋的从永新开到茶陵。

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下的洮水胜利

这时茶陵县苏主席谭余保同志，县委书记曾毅之同志预先经过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的侦察，已有周密的布置，地方同志提出了很多关于敌情进攻路线的正确意见，部队里，正当永阳战斗后，弹药充足，士气旺盛。我们根据县委的意见，休息了一下，到处封锁消息，敌人不知道我们来，也是夜行军，那天夜里是阴天，什么都看不见。黎明前，我们就到了洮水附近，开始了拂晓攻击，经过两个钟头的战斗，把敌人完全打垮了，俘虏大概有一二百人的样子，缴了两挺重机关枪，连长也被我们捉住了，这一仗以后，敌人从洮水撤退了，我们就在茶陵县苏的所在地严塘湾里休息，备受当地群众的慰劳、欢迎，士气很振奋。胜利后，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回到永新。护送了全苏代表也扩大了自己

我们把三股敌人打垮后，又有了新的任务。中央苏区开全苏代表大会，要独一师护送代表到中央苏区去。另一方面也要开展赣西南方面的工作，我们把代表护送过河以后，转到赣南，打下了上犹城，打下了赣县的重镇塘江，塘江战斗中打垮了马琨的两个营和各县地主的联合武装，——靖卫团。第二次到上犹崇义一带休息时，我们帮助地方整理武装，给他们枪支和干部，他们帮助我们扩兵，综计这次胜利：1.部队扩大到两千七八百人，武器也增加了；2.缴获大批物质，服装问题解决了，也搞到很多款大概有十万白洋。反对敌人三次“围剿”和独立三师的成立

我们还想在这个区域继续行动，忽然接到省委来信，说敌人（周至柔）进攻永新。这正是中央苏区粉碎敌人三次“围剿”，敌人对湘赣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的时候，周至柔部猛然进到永新城，罗霖部进到莲花，陈光中又进到茶陵，公秉藩又进到永阳，把湘赣苏区两个中心城市——永新，莲花占领了。当时省委为了应付时局，与敌周旋，令林瑞笙、李朴、冯建元、刘锋、袁任远五个同志组织了一个临时前委，把湘南游击队调到永新附近，改为红色警卫团。在省委省苏直接指挥下来保卫苏区。这时省委指挥下的部队只有独立第七团，红色警卫团以及河西教导队，在敌人占领永新莲花后，省委省苏就动员地方武装。河西教导队不断的对敌进行袭扰。另外把独立第七团（原系遂川独立营，是由游击队编成的。临时省委成立之后，将其调至永新，补充一些永新人，吉安独立营又编进一部分，改编时有三百多人）和红色警卫团合编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冯建元，政委由我兼，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只有两个团，独立七团编为第一团，团长罗发桂同志；政委刘锋同志；红色警卫团编为第二团，团长侯梯云同志，政委赵克强同志；每团三个连，师直一个连，全师共八百余人。独一师回来后，独三师即与之互相呼应配合，袭扰敌人，围困敌人。

在我到省委总结赣南工作时，林瑞笙和李天柱、谭思聪几同志率队伍打莲花之九都。彭年同志牺牲了，又转到永新，在钱市街打撤退的周至柔部（[一二八]战争时），我们本来是要打伏击，但没能很好的隐蔽，过早暴露目标，被敌发觉，就打起来，恰恰打在敌人的中间部队，双方的死亡都很大，我们谭思聪同志牺牲了，林瑞笙同志也负伤了。这一仗以后，罗霖部也退出了莲花。

我从省委归后，部队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慰劳、干部的补充，短短时期的整训、休息，士气提高了，精力也恢复了。

敌人的三次“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就这样结束了。

三、红八军的出现统一了湘赣的武装指挥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五月）

庆祝军区成立的两个胜利

一九三二年春，王震同志由全苏代表归来，在军事上公布了军委的命令，成立湘赣军区，统一武装的指挥。以张启龙同志为军区总指挥，我为军区政治委员。

军区成立之后，我和王震同志到莲花。独一师与独三师会合了，此时，敌人进攻茶陵的芙江，为了驱逐敌人，先开了个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上，王震同志传达成立军区的决定，并号召独立一三师要在这次行动中，用胜利来庆祝军区成立，当时会场的情绪至为高涨，士气也极旺盛。

我们开到芙江，因为敌人的工事做的很好，我们没有强攻。首先，在拂晓时把敌人的连哨打垮，故意撤到高垅休息，放出警戒，等待敌人出来很好消灭它，果然敌人出来了，（陈光中的部队）我们的部队立即应战，谭家述同志率领三师在前面打，独立一师从侧面攻上去，把敌人打垮了，大部分被我们消灭，缴了六挺机关枪，还缴了很多步枪，俘虏几百人。胜利消息传出后，茶陵群众，极为兴奋。

后来又听说敌人进攻攸县之官田，我同王震同志率领队伍前往，把挨户团打垮了。捉到些俘虏，缴到二百条枪，敌人在镇里有工事，我们用包围的办法隐蔽的接近敌人的阵地，最后把敌人歼灭了。随之，把陶广的增援部队

也打垮了，我们又胜利的回到莲花。

八军的成立

在这两个战斗后，宣布以独立一、三师合编为中国红军一方面军第八军。开始没有军部，由独立一师师部兼，以李天柱、王震等同志为首长。

恰在这时，三军团围攻赣州，中央命令湘赣红军堵住，箝制北面增援赣州之敌，那时只能起箝制作用，完全堵住是不可能的，于是由袁任远同志率领独立三师到赣江中部和袁水一带活动。王震同志带领独立一师到宁岗，碧江州一带活动，继续肃清袁王残部，开展群众工作和开展游击战争，准备恢复井冈山根据地。

此后我回到永新，专门搞军区工作。

当时的军区工作

这时的军区工作，以我个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经验。干部方面，主要是靠七军同志们的帮助，如冯达飞同志帮助建立参谋处，其他为经理处长容光同志是七军来的，后来的政治部主任于兆龙同志，则是湘鄂赣来的。

军区工作在与主力红军保持联系，调整分配地方武装以统一军区物质的分配和供给总的任务之下，我们有以下几项工作：

（一）兵工厂：军区成立之先，是没有兵工厂，既无兵工技术工人，也无军工生产工具。从在赣南缴获了一个小小的修械所后，渐渐的发展成为兵工厂。能修理各种武器。（如：步枪、机枪炮、迫击炮等）翻造子弹，能造手榴弹，特别是子弹和麻尾手榴弹，对于弹药的供给和补充，起了很大作用，熬硝、搜集碎铜烂铁，也得到广大群众的帮助。设在黄江附近，有五、六百工人。

（二）被服厂：军区成立之后，对于被服的供给才有一定的规定，主力是统一做，各分区由自己去做，到一九三二年，只各分区的被服厂就有十九个，被服厂的人员，也有六七百人。

（三）吃饭问题与财政问题：军区成立之前，是政府给军队搞吃的，红军到那里，就由那里政府负责，到苏区外，专靠打土豪，（有专门的短枪队）后来改为统筹统支，各分区收到后，归财政部统支，用不完，即交还财政部。成立湘赣省银行，发行纸币和造白洋，还出了二期公债。省一级机关，搞了些生产。如种菜、喂猪做生意等。有贸易局，对外贸易也有成绩。有少数的织布厂，但没能很好的提倡。

（四）医院：我们有两个医院，由于敌人的封锁，医药来源是极端困难。我们发动群众采药，用和山、梅花山的草药代替西药。医生中有一部分是俘虏过来的，一部分是由七军来的，我们又训练一批护士，这样凑合起来，曾起了它应有的作用。为了防备敌人进攻，我们把医院设在靠近山边。在物质困难条件下，病员们给养的改善等，一面靠群众的慰劳，一面靠自己开些合作社、喂猪喂鸡的等生产。

（五）学校：军区成立之后，把河西教导队改为红军第四分校，河西教导队是由七军、独立一师、廿军的一部分干部组成的，开始有一百多人，后来又成立了一个青年连。改为红军分校后，又从地方调来一批干部，又成立一个地方连。把这批主力红军，游击队，地方各方面抽调来的干部集中训练，学习期间是六个月，由冯达飞、李朴、袁任远三同志负责主持，它对于军区干部的伤亡，曾起了相当大的补充作用。

（六）成立新独立师：军区成立后，（五月时）因为湘南游击队已改编

为独立三师，湘南地方还需要一个部队。在王震同志提议下，成立新独立师，以谭家述同志为师长，曾毅之同志为政委，谭牛山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由茶陵地方武装抽调一部，独立一师抽调一个连，军区又动员了一个连，由这些部分合编为新独立师，略加训练，即由谭家述同志率领到湘南活动，陈松岳、周珠宝等同志，就是这个师的干部。

这个期间，整个湘赣苏区，有部分的发展，主力红军与游击队也有部分的扩大。

四中全会后“左”倾路线给予八军的影响

但是，由于四中全会以后，“左”倾路线也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军事行动和军队的发展。

三军团围攻赣州时，中央命令我们配合。结果，三军团没攻下赣州，我们也是“徒劳往返”。

打赣州后，中央又命令我们向北发展，与湘鄂赣边打成一片，这个命令根本办不到。这两个区域，有萍株路横穿其中，还有袁水的分隔，我们对于这个命令是有意见，勉强的由张启龙、王震二同志率领独一师的主力，独三师的一部向北路行动，攻打分宜，虽然也曾打过胜仗，捉到朱跃华部一个团长张超给筹款子，但不能打破敌人的工事，又死伤几百人，王震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负伤了。三师二团政委赵克强同志因负伤牺牲了。又兼天气炎热，疟疾、痢疾、烂脚等病流行，部队的病员增加，部队发生逃亡现象，而留下的部队由三军团巡视员谢翰文同志率领在南面活动，与敌作战，常处在被动地位，遭敌人袭击，部队也受损失。

“左”倾路线怎样侵入湘赣军事思想中？

八军的成立，开始没有军部，由独立一师师部兼。是年（一九三二年）九月间，中央派蔡会文、肖克两同志来湘赣后，才在天河正式成立军部，以肖克同志为八军军长，蔡会文同志是军区总指挥兼八军政委，袁任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原独立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直辖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三个团。独三师改称二十四师，直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三个团。（后来，新独立师改为廿三师）。

他们来后，对于湘赣的军事上也起了变化。

我与王首道、张启龙等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本来是“左”的，已经执行了四中全会后的“左”倾路线，但是还没能完全贯彻到军队里面去，我们军队里面的肃反，是犯过一些错误的。在廿军、独立一师里是杀了一些，可是从整个来比较，我们杀人是少些。特别是王震同志从全苏大会回来后，主要干部我们没有动，感情上觉得这些人作战勇敢，又没有具体材料，就没有逮捕他们。由于我们执行“左”倾路线的不够，中央认为我们是犯了错误，是右倾，给我们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说我们动摇，批评我们用“宁暴”和停住“宁暴”过来的干部是没把握阶级路线。蔡会文同志来到后，即把我与张启龙、王首道等同志撤职了，说李天柱同志有嫌疑，调回军区当副总指挥。

蔡会文同志来到后，认为湘赣红军没战斗力，说我们部队不能打一个营。

对于军队本身也有大的改变，强调正规化，认为过去是游击主义，把过去一些都否定了，尽量的把主力集中整训，反对红军三大任务的。同时提出，只强调作战，不愿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主张发公债，严厉斥责省委“对部队

供给不够”，电台归他自己管理指挥，强调他直接归军委指挥。军事行动，不在省委讨论，由他自己决定。

这样，朱毛红军的繁殖果实——红八军就被四中全会后的“左”倾路线，更进一步的侵入了。

他们——蔡会文肖克二同志对湘赣红军的功绩

蔡会文、肖克二同志到湘赣后，对于军事上的成绩，我们也应当给以适当估计：他们是井冈山下来的人，有长期的、丰富的战斗经验，对于军事是有把握的，特别是肖克同志，大部时间都是在前线指挥部队，真是“身经百战”。对于湘赣红军的训练，技术的提高，以及部队的建设，从他们到后是提高了。肖克同志对这些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蔡会文同志的缺点是把“左”倾路线带到军事思想里来。

敌人四次“围剿”的特点

敌人的四次“围剿”是一九三二年底开始，到一九三三年四五月结束的。这次“围剿”基本上是被我们粉碎了，但是苏区的部分地区增加了敌人据点。如安福、金田、澧田、严田、被敌人占了。莲花县城、茶陵、永阳也被敌人占了。茶陵同莲花的交通被敌人打通了。我们在敌人的四次“围剿”中，没有很好的向外发展，军事上常常要处在被动。

敌人的四次“围剿”，战术上也有很大的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到处修筑堡垒，改变了三次“围剿”时的长驱直入，三次“围剿”时，它伸进我们的苏区来，不知我们的主力在什么地方，只是盲目的东碰西撞，群众是我们的，它不能利用，我们可以选择在有利的条件下，集中我们的力量，出其不意的予以打击。所以我们能顺利的粉碎敌人的“围剿”，敌人得到了这些经验教训后，在四次“围剿”中，改变了稳打稳打，步步为营，慢慢的前进。

敌人在四次“围剿”中，部署的兵力，也是很雄厚的，在西线有陈光中、李觉、陶广、王东原数个师；北路是朱耀华、李明等师，后来是陈时骥的师，东南是敌二十八师对湘赣苏区使用的兵力，单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即在八九万之多，再加上地主武装——挨户团、保安队等，数目在十二三万左右。

我们的胜利战

但是这一时期，我们的主力和地方武装，战斗力是提高了。

因而获得一些胜利。例如：在安福、金田、吉安、官田等地，击败敌人五十二师之一部；遂川零田圩战斗，击溃敌二十八师之一旅；莲花潢塘战斗，击溃敌六十三师之一团；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在茶陵九渡冲，击湘敌六十三师的四个团，消灭其大部，俘虏二千人，击毙该师副师长副旅长，连续击溃增援敌之十九、六十二等师，缴获该三个师的大部行李辎重和无线电台。

在这些战斗中，部队里英勇动人的事迹，也是举不胜举的。

在零田圩战斗中，我军把野外山上敌人击溃后，与敌人进行村落战，我们十余岁的青年看护同志，拾得敌人遗弃的圆锹，躲在巷子口，当敌人一个连长走来时，蓦地一击，把他打伤了，缴下了他的驳壳枪，恰值我们的部队到来，进行政治工作。经过这个连长口，说服了四十个敌军投诚。在这次战斗俘虏过来，新加入红军的战士，在投掷手榴弹的技术上起了重大作用。

九渡冲的战斗中，我军预备队机动的适时的以全力施行突击，八百个战斗的指战员，攻守敌人一个主要的阵地，（敌约四个营）这个阵地是在一个山上，我军从侧翼山麓仰攻，历三十分钟攻占，并拾得敌人所遗弃的一打数

目的重机关枪。立即作为我军追击和截断敌人退路之用，那时我军班排干部，也能掌握使用重机关枪的技术。

棠市战斗中，在一个小村庄背后的森林中，缴获敌辎重，近一千个担子，这些挑夫都是敌人由澧陵攸县拉来的，当红军击溃敌军时，红军政工人员高呼，“挑担子的人是白军掳来的，不要走，给你们盘费再回家”，于是挑夫们照顾自己担子不动，好像“客不离货”一样，一会儿欢天喜地挑到石楼。沿途人山人海，拉手拍肩，表示无限的兴奋。这些担子里都是军装、鞍子，以及敌军军官们底女人的化妆品。红军战士们，对于这些缴获东西，没有一个动手乱拿的。以后由政治部和供给部分配，好吃的东西及衣服，先发给医院中的伤病员，其余才发给每个人，每个人都得到两套新的军服。

八军改编为十七师

四次“围剿”的末期，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党政军的领导，派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并兼军区政治委员，弼时同志到后，按照军委命令，七月间在永新把过去每师十二个连的三个师改编为每团十二个连的三个团（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把八军的番号改为十七师。红军在敌军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中，曾冲到敌人后方攸、醴、萍一带，行动一时期，回来后，在茶陵五佛岭打了一个胜仗，又在护送第二次全苏大会代表的途中，于万安打败了罗霖师，活捉团长李春光，这个战斗正是中央苏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以后，敌人对湘赣苏区四次“围剿”的最后进攻。这一仗打完，也就结束了反对敌人的四次“围剿”。

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与单纯防御

（一九三三年秋——一九三四年七月）

敌人的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秋，敌人开始了对湘赣苏区的五次“围剿”，此次“围剿”在军事上，集结了更大的兵力。安福是李明的五十二师；（后又增加王士杰的五十九师及李抱冰部）莲花是陶广部；茶陵是李觉，宁岗、酃县是王东原部；吉安是公秉藩部；（后又增加鲍岗、李云杰等部）此外还有地方武装“守望队”“保安团”“产共义勇队”等等。

在战术上，采取堡垒主义，在苏区四周围，用筑碉堡办法，步步前进，一天前进几里，甚至一礼拜前进几里。进到一个地方就筑碉堡。筑起碉堡就停止休息，在用小部队在前面侦察，如果没有我们部队继续前进，倘若遭到我们的袭击，就缩到碉堡里去，用火力和我们拼消耗。苏区四周，围成碉堡群，没重武器，很难把它攻下，你不进攻，他就步步逼进来，他基本的企图是采取战略上的包围，紧缩苏区，分割苏区，围困苏区，最后各个碉堡线靠拢在中心区歼灭我们，这个政策是很毒辣的。这些碉堡可以计算在：东西由吉安、永阳方面继续向西前进；北面由安福经过舟湖、金田、最后到了松山；西面由茶陵、莲花向永新推进。宁岗方面首先占领宁岗，再进到永新城；茶陵的五佛岭、七级岭也全是筑的工事；敌人修筑的碉堡与工事是一步一步的，从四面包围上来，以永新为中心，企图收到“一网打尽”的效果。

在经济方面，采用封锁政策，这时候的物质供给，是比较困难的，这个苏区的粮食，本来是丰富的，但由于敌人把很多平原地占据了，粮食的来源就受到限制，这个苏区本来有棉花布正，因为敌人进攻，很多产棉地区被破坏了，工业也受到损失。我们的东西不能输出，白区的东西不能输入，最困难的是没盐吃，常常一个礼拜吃不到盐。一块白洋只能买三两四两，只有熬

硝盐，但味苦，吃了肚子不好受。

敌人在政治上的阴谋、欺骗，也加紧着沦陷的地方，强迫老百姓自首，建立国民党政权，促使破坏分子破坏红军，逮捕红军家属，迫使红军家属勾引红军偷跑。这时候敌人的进攻也很残酷，飞机轰炸给战士们以精神上的威胁，散发传单标语给战士们精神上以刺激。

十七师奉命北上

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正是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我们是当时利用这个形势，与十九路军联合，打击主要敌人蒋介石，但是中央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下命令，要十七师离开湘赣苏区。北上破坏南浔路。

十七师的北上是由肖克同志率领的，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出发，二月中旬到达了南浔路的马回岭车站。

来往虽不到三个月，但受了很多危险和困难，仅在一月二十六日北上渡袁水到三月二十一日回来渡袁水的短短五十四天中，蒋介石即调动了四十余团正规军，还有许多地主武装，不断的向我们包围、堵击、骚扰；我们曾击溃朱耀华、岳森、陶广部各二个团，消灭了许多零星地主武装，攻开碉堡数十座，捣毁国民党的区公所、办公处、粮食公卖处等数十所。通过了两千五百里的白区，五百里赤区，渡过了大河小川，越过了高山峻岭，冲破了敌人五次的大包围，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大堵击。国民党一个军官在他的日记本上曾这样说：“伪十七师（指我们）仅有枪千余支，窜入袁水等地区，任其纵队驰骋，到外骚扰，国军（指国民党队伍）以五师兵力，分任堵击无效，结果使该匪毫无损失，安然南窜，不知道追击之部队，将何以卸其责？”当我们从修水率新地区突破国民党军队“截灭之好机会时”，蒋介石愤恨已极，斥责刘古膺“督剿”不力，朱耀华、彭位仁、岳森、郭汝栋等一律降级记过，从这些敌人的自供中，可以看出我们十七师全体指战员在行动中的英勇精神了。

北上的恶果

但是，只看见南浔路，没能破坏南浔路，对于整个任务没能完成，事实上也只能不完成，这是主观主义“左”的政策的结果，“劳师袭远”，“精疲力竭”，出发时有四千多人，回来时只剩了一半，干部也有伤亡，肖克同志带花了，团长也有带花和牺牲的。捉的俘虏也无法巩固，因为走到那里，敌人就包围、追击、堵击到那里，根本就无休息时间，这是给予十七师本身的恶果，对于湘赣苏区，也有同样的损失。

十七师北上以后，敌人即乘机进攻，王东原部进攻宁岗，由宁岗进攻七溪岭，进攻永新之南阳区，进攻永新城一步一步的向我逼进，苏区留下的主力队伍只有十八师之五十二团和茶陵团（后改编为十八师之五十三团）。龙云同志在南阳区堵击敌人，由于执行“短促突击”，打了一些消耗战，没能得到胜利，也没能阻止敌人前进，这时，弼时同志叫我到十八师代理政委（因王震同志到中央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我到了以后，敌人仍继续进攻，我们处在狭小地区，很难与敌周旋，敌人终于占领了永新城。我在战斗中也负了重伤，此后，敌人就在永新城周围大规模的建立永久堡垒。

单纯防御的最高峰

恰在这时，十七师回来了，与十八师会合后，在弼时同志的总领导之下，曾经在沙市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尾追十七师的王东原部的旅长侯鹏飞活捉了。缴获很多，这是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战术方面对头下，但是由于总路

线的错误，也没有彻底击败敌人，敌人占了澧田，与永新的敌人相呼应。从此，敌人在湘赣腹地站稳了立脚据点。

这时敌人在湘赣苏区到处修筑堡垒，把重要的市镇和山卡都建立起据点，把我们的省机关，逼到永新西北角上，在像形、黄江、花溪一带活动，依据永新与安福交界的和山山脉为阵地，继续保卫苏区，敌人的堡垒继续增加，苏区继续被分割被缩小，我们的单纯防御也更加具体表现出来，在苏区也筑起碉堡，以碉堡对碉堡，其实我们的碉堡是守不住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敌人又有大炮和飞机，要进攻就进攻，要防守就防守，我们怎能与之相持呢？有两个战斗，是单纯防御的典例。

松山战斗——松山是永新与安福交界的地区，敌人李抱冰一个师（在中央苏区进攻最凶的，由安福的金田向永新步步前进，一天走两里路或者走三里路，企图与永新敌人打成一片，把苏区中心地区切为两段，我们十七师打这股敌人，我们当时筑了些堡垒、工事，敌人在我们的堡垒前面，我们也在敌人的碉堡前面，这样的与敌人拼。当我们进攻时，敌人就筑起鹿柴，用机枪一轰，我们的死伤就很大。同时，敌从后方有金田做根据地，相隔几十里的永新城也是他们的据点，我们处在“腹背受敌”，敌人对我们倒占有了“奇角之势”，因之，我们南北受威胁，这可以说是执行军事单纯防御的最高峰。

金华山的防守——在永新城东南角上的金华山，我们曾守了很长时期，筑起了很大的工事，同敌人的工事相隔很近，经常用一个主力团守在那里，最后敌人用飞机大炮四面进攻，终于不能守了，我们才自动撤退，当他们将自金华山撤退，中央还来电报，叫我收复永新呢？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我们应当指出以下两点：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单纯军事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五次“围剿”也不能粉碎，自己的力量也相当的削弱，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也应当承认，我们湘赣苏区执行错误路线，还有某些不贯彻，部队的削弱，单纯军事防御，到最后一个时期才达顶点，虽然是个比较短的时期，但并不是我们认识到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思想，转移外线，调动敌人，求得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相反的，自反对敌人四次“围剿”以来，最后造成和发展为保守主义。主力红军离开了湘赣苏区

自金华山战斗以后，敌人三面进攻，苏区就更加缩小，被分为很多的小块。经济上更困难，庞大的后方机关和大兵团的活动，都十分困难，群众情绪低落，部队里发生逃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不能不重新部署，由王震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同志调回中央苏区）重新划分游击区，指定一定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为着保存有生力量，主力红军离开永新，进到关背、牛田一带活动，苏区的中心——芝色的永新就沦陷了。

部队离开永新后，计划第二次恢复井冈山根据地，肃清袁王残部。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继续在赣西南和湘南活动，支持湘赣苏区，于是一部分红军部队和红军学校进入了井冈山。得到一个短短时期的整训，正在这时候（八月）中央来电，命令我们突围西征。此后，主力红军就离开了湘赣苏区。

五、红六军团的西征和创立湘鄂川黔新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一九三五年冬）六军团的出现

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时，中央决定把湘赣的十七师、湘鄂赣的十六师，还有湘鄂赣的十八军，合编为六军团，事实上是两个区域的部队，一九三三年八、九月时，十八军的部队就过来了，后来编为十八师的五十二团，

十七师北上时，曾与十六师会合，该师后来仍留在湘鄂赣。湘赣红军突围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没有正式公布新的组织，直到突围成功后，“八一”纪念时，才于桂东的沙坪圩宣布了红六军团的成立，以肖克同志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张子意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李达同志为军团参谋长，龙云同志为十八师师长，我是十八师政委，谭家述同志是十八师参谋长。

又组织了六军团最高指挥机关——军政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为委员。

这时六军团有两个师——十七师、十八师共六个团，（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等团）除五十四团是两个营，其余都是三个营，出发时，包括所有机关人员，共七千八百人。

搬家式的西征

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一个时期，我们已处在很困难的地步，苏区更加缩小和被分割，物质的缺乏，部队回旋的艰难，敌人的疯狂进攻，迫使我们不得不准备突围，中央也来命令，叫我们做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湘西与二军团会合，我们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底开始行动，部队于仓促中出发，准备工作很差，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口号下，大多数负责干部，都不知是什么（肖克同志说他也不知道）因此，在部队里，不但未进行说明解释工作，而搬家式的味道就很浓厚，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许多缝衣机等笨重东西。能带的要带，不能带的也要强带。这样在行动中，就很难有作战的决心。总想搬到一定的地方，把东西安置好了再来打仗，同时也不能打仗，担架多得很，各部门的非战斗人员也多的很，队伍拖有二十里路长，转移困难，最容易遭受堵击和侧击，只好不分昼夜的走，或者找近路走。结果，掉队落伍的人多得很，比战斗的伤亡还要大，主动权让给敌人，往往因找近路走，反被逼兜圈子跑远路了，再加上到新的地区，对于地形、敌情、民情风俗，都不大了解，又没有详细军用地图，只有一般的分省图，一路上“东碰西撞”，吃亏不小。

“烧乌龟壳呀”“烧鸡笼呀”的声中行军

八月五日从泰和永阳横石出发，在“秋老虎的炎热天气中，每天都行军百里，以精速机动的姿态，深入湘南，敌人没料想到我们的突围，沿途的碉堡是非常空虚的，被我们攻克和烧毁的不可计数，当烧毁碉堡时，指战员们都高喊：“烧乌龟壳呀！”“烧鸡笼呀！”老百姓也都“眉飞色舞”的大声喊着：“烧得好呀！”因为这些碉堡都是国民党军队强迫老百姓修的，老百姓非常痛恨。

转战于湘桂黔各地

经过五、六天的行军，攻占了新田县城，只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至永州，为了抢渡湘水，我们前头部队，曾于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四十里，但因河宽水深，敌人又在那边堵击，没办法，只得折回，因敌人王东原部的尾追，我们被迫爬上湘南最有名的阳明山，到了山顶，只有一个庵子，部队只好露营，用洋铁桶子、洗脸盆子煮了一些开水和稀饭，略解饥渴，下了阳明山到了白果市，吃了一顿饭，休息六、七小时敌人又来了，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日夜急行军，经宁远转回新田，再绕嘉禾，才算把企图包围消灭我们的敌人丢在后面。在嘉禾休息了一下，留下了部分的干部和人员（伤病员），留下了部分枪支，帮助他们建立一区委和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又继续前进，抢渡潇

水。十八师任前卫，都是泅水过去的，顺利地渡过潇水，进到湘桂交界的永安关，在永安关打了一仗，进入广西，经全州、流阳进到湘西南，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到达新厂，在疲劳振奋中，击溃了何健的湖南补充纵队，从容的向锦屏、黎平、剑河、仰斋、台江之间行进胜利的通过清水河，经过邛水、施秉等地，占领黄平县城。在这一段行军中，都是上高山，绕小道，给养困难，还有湘黔公路、邛水、清水河的封锁，但每天跑的路依然是在八十里以上。

甘溪的遭遇战

又走瓮安到河坝场，渡余庆河，向石阡前进。至石阡之甘溪与桂军堵击的两个师发生遭遇战，我们仓促交战，粮食、弹药都感困难，尤其是部队疲劳，掉队落伍人员甚多，种种条件都是与我们不利，但被迫应战，也不能不战，在紧张情况下伤病员处理也不周到，有的被反动分子杀掉，牺牲之大，是西征以来的头一次。

这时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之各一部由政委晏福生、苏杰两同志和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冲出了包围，首先到达黔东松桃与二军团会

合。

敌人用二十四个团的兵力紧紧的跟着我们。

贵州是山多人少，甘溪战斗，苗民跑得精光，给养无法供应，敌人计划乘这个机会把我们消灭，我们只有朝着高山峻岭无敌人的方向走去，从悬崖陡壁上攀登通过，有描写不出的惊险，所有的牲口及行李都丢掉了，饿肚子不是奇怪事，经常一整天吃一餐稀饭，大多数人员打赤脚跑路，经过了半个月的辗转战斗，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了。龙云同志率领十八师五十二团的全部，也在这次战斗中为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

第二次冲出包围的部队，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到达贵州松桃之石云场与二军团会合。西征的简单总结

（一）一九三四年七月离开了湘赣苏区，开始是很顺利的进入了湘东，后来驰骋于湘桂黔各地，渡过藩渠、邛水等、清水、余庆等河，爬过了湘南最大的阳明山，经过数十战，给何健的湖南补充纵队以严重打击，攻占了数个县城，在柳州、嘉禾等地，都播下了革命种子——地方党和游击队，替中央红军，开辟了北上抗日的道路，这是六军团在红军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但是也有许多缺点，开始从湘赣出发，是搬家式的行动，许多不必要的东西，都带着走舍不得留下，（特别是供给机关的缝衣机子，医院等大机关）正因为这些笨重东西、有保守旧家产的思想，在军事领导上，总想走近路，在很短时间到达目的地，把家安好后，再与敌人打仗，失掉了歼敌的机会，也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三）对于途中的困难估计不够，所以到湘东新田后，即欲渡过湘水，直达湘西，但事实不可能，逼得爬上阳明山，又重返新田，再走嘉禾，这样使部队疲劳过度，减员现象严重。

（四）侦察、情报工作也差，到石阡时，敌人向甘溪前进，我们也向甘溪前进，都在甘溪宿营，我们以“疲劳之师”，被迫应战，结果吃了大亏，遭受了大的损失。

（五）出发时有六个团（十七个营）的兵力，经过几个月的长征和战斗，与二军团会合时，只剩三个团，按人员数字来讲，减少了一半。

征途纪实（节选）

袁任远

进军湘赣

我军退至乐昌后，决定从城南二十里的地方过乐昌河（即北江的上游）。本宜拂晓过河，由于部队刚撤出战斗，人疲马乏，未能实现。前卫团于上午十时才到达河边，而军部又晚了两小时后才到。加上船只少，部队渡河速度慢，以致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和军部的一部分刚过完河，粤军就从乐昌、韶关两处乘汽车赶来了。他们占领了渡口。而后卫团只渡过一个连，部队被截断为两部分。张云逸率领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未能过河，与我们失去了联系。

五十五团渡过乐昌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的崇义。在崇义，我们一面休整，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并派人出去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不久，我们就和赣南行委一路分委取得了联系，得知在离崇义七十里的杰坝有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并建立了根据地，我们遂把伤病员安置到杰坝休养。在崇义我们做了二十多天的群众工作，这里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薄弱，干部又缺乏，仅建立了几个区、乡的政权。如果敌人重兵来犯，红七军只有一个团，很难坚持。赣南行委的同志曾建议我们去信丰。原因是红三十五军曾在那里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有群众基础，并且可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联系起来。但沿途敌人防守甚严，在崇义东之上犹县，敌人驻有一个师，赣江上游，敌人防范也较严，只有北上井冈山，沿途敌人力量薄弱，较为好走。

我们在崇义，将前委改为团委，由邓小平任书记，受赣南特委领导。经团委研究同意，邓小平去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春节前。邓小平带几个同志到杰坝参加赣南特委会议和慰劳红七军伤病员后即去中央。团委由余惠继任书记，成员有许卓、李明瑞、袁任远和张翼，我们把它叫做小前委。

二月中旬，敌人从三面向崇义进攻，我们遂按原定计划向北撤到营前，然后到达遂川的大汾。这时，我们得知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遂向永新前进。

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沿河北上，到达坪石，在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于三月中旬到达湖南酃县，在十都圩附近与王震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的第三团会合。然后这两支部队南下资兴、汝城，寻找五十五团。由于敌人向湘赣进攻，两支部队折回茶陵打了个胜仗，歼敌三百多人，还活捉了敌军一个团长。以后转到永新的天河，进行休整。

我们也沿途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当我们路经泰和县时，听说天河来了红军，遂向天河前进。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终于会合了。经过整训，部队的士气大振，又补充了一部分新战士，然后回到永新。四月底在永新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转战桂黔粤湘等省经验教训。这次大会选举了新的前委，前委成员有张云逸，李明瑞、许卓、许进、叶季壮、余惠、袁任远等。

三军联合歼敌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总前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湘赣独立一师的行动。这时，滕代远率新兵数百人由湘鄂赣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永新时，因蒋介石调集的二十万军队已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一时回

不去，遂参加了河西总指挥部的领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总指挥。河西红军的任务是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

根据总指挥部的决定，我军集中力量攻打安福之敌。驻守安福之敌是韩德勤五十二师的一个旅，这时也正向我进攻，在廖塘桥与我军遭遇。红七军打右翼，独立一师打左翼，红二十军为总预备队，这是三军会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士气很高。战斗打响后，我军动作快，冲得猛，敌人的迫击炮还未架好，我军就冲上去了。这一仗，消灭韩德勤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约千支，敌军残都逃回安福。安福大捷后，接着打宜春，因敌人设防严密，城墙坚固，于是改经莲花，攻打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以后又打下遂川。我军连克五县，所向无敌，给敌人的震动很大。

七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中央将红七军、红二十军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红七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湘赣根据地三个多月，行动积极，英勇顽强，对保卫湘赣根据地及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因病未能随红七军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在大汾、草汾、井冈山的大院一带休养。当时后方粮食困难，每天三餐都吃稀粥，有时吃笋干充饥。休息了两个多月才恢复健康。

留在湘赣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在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位于赣江以西，袁水流域以南，大庾岭以北，攸县、酃县以东地区，地跨湖南、江西两省。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湘东南、湘南两个特委和西路、南路、北路三个分委所辖的赣江以西的地区合并为湘赣省。并派王首道、李德生、张启龙、甘泗淇、林瑞笙等同志组成湘赣省委，统一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当时，我在大汾养病，原打算病愈后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仍回红七军。但王首道路经大汾时，说湘赣根据地需要干部，要我留在湘赣工作。他们于七月底到达永新，八月一日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王首道任书记。九月，我病愈后即去永新，和我同行的有遂川县委书记曹工农、县团委书记（名字忘记了）和县妇联主任颜转姬三位同志。到达永新后，临时省委将我分配到红四分校工作。红四分校的学员约五百人，一半是红七军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因患病或负伤未能随红七军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在湘赣，病愈就分配到红四分校学习。红四分校校长冯达飞，政委李朴，都是红七军的干部。我任红四分校政治处主任。

这时，蒋介石已发动了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对湘赣革命根据地则实行封锁，准备相机袭击和侵占湘赣的中心区域，以钳制湘赣红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保证其进攻赣南、闽西军队的侧后安全。湘赣临时省委一成立就面临着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临时省委将湘东南独立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由刘沛云任师长（后为李天柱），谭思聪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陈韶任政治部主任，王震任师党委书记，后为代政委。独立一师挺进宁冈，遂川地区，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九月中旬，安福之敌乘我独立一师远在宁冈、遂川地区活动之机，袭击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相继占领了永新和莲花，省委机关撤出永新。不久，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进攻湘赣之敌亦相继撤退。十月，

临时省委由永新之澧田迁至莲花，在莲花召开了湘赣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赣省委，王首道、袁德生、张启龙、林瑞笙、甘泗淇为常委，王首道为省委书记。接着，又召开了湘赣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袁德生任代表团团长，王震任支部书记。月底、代表团在袁、王的率领下、东渡赣江、赴瑞金出席会议。

十一月初，敌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以湘南游击队为基础，加上一部分地方武装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三师，共约一千二三百人。以侯梯云任师长，甘泗淇兼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侯调攸县、安仁一带搞地方工作，以谭家述任师长，甘泗淇也不兼政委了，由李朴任政委。李到往不久，又调省军区工作，遂由我任政委。十二月上旬，独立一师奉命由赣南返回，在永新以西的文竹与独立三师会合。根据前委的部署，我军对莲花的敌人进行封锁、围困，并在莲花南之浯塘击溃敌一个营。这时，侵占我永新之敌，由于受到我地方武装的围困和袭扰，特别是受到进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的影响，感到形势不利，准备从永新撤回吉安。前委闻讯后，立即率独立一师、独立三师兼程东进，埋伏在钱市街以西的猪婆岭，准备伏击撤退敌人的后卫。但由于行动过早地暴露，敌人很快调回头来，占领对面山地，同我军打一场消耗战，双方死伤都不小。独立一师政委谭思聪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彭德怀率中央红军围攻赣州，独立三师奉命到遂川的藻林，牵制河西的敌人，增援赣州。适肖克率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独立十一师也到了藻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是师长，但他那种文质彬彬的儒将风度，给我的印象根深。我们完成牵制任务的，就在泰和、遂种一带活动，曾在吉安至赣州公路线上的潞田，伏击了罗霖的部队，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独立三师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在赤白交界地区打击埃户团，筹粮筹款。为根据地收购一些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有时还担负护送干部过赣江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一月，省委成立了湘赣军区，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委。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独立一师与独立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划归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序列。独立一师兼红八军军部，由李天柱代军长兼独立一师师长，王震代军政委兼独立一师政委。王震原为铁路工人，大革命时期，他是湖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成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浏阳搞农民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后转战至湘赣边，独立一师就是以他率领的那部分农民武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第一次全苏大会后，袁德生、王震等同志返回湘赣，传达了中央关于革命政权和工农红军建设等问题的指示，特别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简单化错误的指示。根据这些指示，湘赣省委虽然纠正了肃反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但到九、十月后又又有反复。省工会主席刘士杰诬蔑袁德生是AB团，省委研究后，认为问题重大，需要请示中央局，遂派刘士杰去苏区中央局汇报。刘曾受过省委的批评，对省委不满。在这次汇报时，他夸大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中央局和国家保卫局轻信了刘士杰的汇报，指定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电令撤销袁德生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指定谭余保代理省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八军为配合中央红军攻打南昌，北进到袁水附近，强攻分宜。分宜位于袁水北岸，地势险要，敌工事比较坚固，我军经过反复强攻，始终未能攻克，我军受到重大损失，伤亡三百多人。分宜战斗失利后，我军挥戈清江一带，进至罗坊时，适逢敌驻分宜部队的团长张超到达罗坊。分宜战斗时，张赶在南昌，他得知分宜战斗激烈，由南昌赶赴分宜，到罗坊即被我军爬获。这时，中央派蔡会文、肖克来湘赣，在天河正式组建红八军的领导机关，肖克任红八军军长，蔡会文任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我由独立三师调到红八军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军辖三个师，原独立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独立三师改为二十三师，新独立师改为二十四师。

一九三三年春，中央局决定由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四月间，他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到湘赣后。便改组了省委，撤销了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的职务，逮捕了袁德生，并在全省开展批判省委的所谓右倾主义、官僚主义。

湘赣根据地的肃反搞得比较厉害，一方面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贯彻到根据地的党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富田事变”的影响。一九三一年王首道等同志来湘赣时，就从中央局带来一批有关AB团的材料，把一些同志当作AB团扛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刘士杰还认为省委右倾，所以越搞越厉害。有的地方接连搞了几批，把一些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游击队的领导人以及根据地的群众领袖都搞掉了。如省委常委、省苏主席袁德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赣南地委书记李梦弼，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陈韶等同志，都被当作AB团杀害了。和我一块从大汾到永新的遂川县委书记曹工农和妇联主任颜转姬，也被当作AB团而错杀。肃反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给我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我原来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但在肃反之后，有一段时间里变得谨小慎微了。

在独立十二师

我到红八军政治部仅两个月的时间，又调到独立十二师二作。独立十二师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犹县营前组建的，有五百多人，主要是赣南的地方武装和红七军在崇义时留下的一部分伤病员，师长叶长庚，政委魏桓。他们在上犹、崇义、南康、赣县一带，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开展游击战争，逐渐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我到独立十二师时，叶长庚已因病休养，由田海青代理，政委魏桓因在一次战斗中，指挥错误，使部队损失五百多人而被逮捕。肃反斗争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使独立十二师以及赣南的地方工作，都受到很大损失。当敌人以优势兵力向赣南进犯时，独立十二师不得不退出赣南，赣南根据地也就丢失了。

独立十二师从赣南到遂川后，省委调我去该师任政委。我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简单化错误的指示。首先，宣布不能乱抓人，把人心稳定下来。对被检举的人，我亲自审问，不搞逼供信。我注意把工作上犯了错误和有错误言论与反革命严格地区别开来。弄清事实后，凡是不属于反革命的人就及时予以解脱。在肃反问题上，可以说无负于党，没有冤枉好人。其次，加强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我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讲革命道理，进行正面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平时常找干部，战士谈心。要大家好好学习，遵守纪律，有意见向组织反映，不要在下边乱说。要大家相信党，相信组织。经过这一段比较深入细致

的工作，干部、战士的思想比较稳定了，士气也有所提高，战士离队的现象没有了，部队巩固了。根据省委的部署，独立十二师驻扎在遂川一

带，除执行战斗任务外。平时就在边界附近做群众工作，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粮筹款。由于边界附近的土豪或跑或藏，不易捉到他们，我们就深入到白区百多里或几百里的地方去打土豪。有一次我们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到湘南的桂东。汝城一带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捉到了不少土豪，罚了不少款，解决了部队的一部分困难。

两战两捷

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红八军到了遂川一带，命独立十二师配合攻打零田圩。这时赣敌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驻守在遂川、万安、泰和一线，师部设在遂川。零田圩是遂川东北三十里的一个集镇，有二百多户人空，只有一个营驻守。兵力不多，但修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我军于四月七日攻打了两三个小时，未能攻克，第一团团团长牺牲，我的右手也负了伤。后因敌兵增援，我军才撤至永新休整。不久，湘敌陈光中师一个团另一个营由茶陵去莲花，因莲花城前不久已被陈敌占领，我红八军主力在棠市待机，得悉敌正由西向东运动，立即分路侧击，将敌人部歼灭。次日，全军进至莲花的九斗冲，迎击莲花县城倾巢来犯之敌。当时我的伤尚未痊愈，不能打枪，但仍参加了战斗。这次战斗，把敌人打得尸横遍野，敌军两个半团大部被歼，俘敌一千多人。五月末，高陇之敌

十五师及十九师各一个旅共四个团，送夏服军需品至莲花城，我军由梅花村前往截击，在棠市又歼敌一个团，缴获其全部军需品。这两次战斗是两次很好的运动战，仅半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三个团，俘虏约二千人，缴获步枪几千支，弹药无计其数。我们在澧田开祝捷大会时，仅陈列缴获的重机枪就有三十多挺，还有几门迫击炮。从此，河西战线的红军也和中央红军一样，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六月，中央派任弼时来湘赣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刘士杰为副书记。原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已调中央，由张云逸任省军区司令员。中旬，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由肖克任师长，陈洪时任政委，王震任政治部主任。原红八军所辖二十二师改编为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二十三师与独立十二师合编为五十团，二十四师改编为五十一团，改编时中长庚任五十团团团长，后为李达，我任政委。红六军团辖十七、十八两个师（十七师三个团，十八师一个团，一九三四年后。十八师也发展为三个团）。初建时没有单独设立军团的领导机关，也没有使用红六军团的番号，两个师统归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

敌陈光中师受到我军重创后，不敢轻易向我根据地进犯，他们采取碉堡政策，在根据地周围建立碉堡，修筑工事，实行封锁，防止我军出击。湘敌陶广也在茶陵东侧赤白交界的地区修筑了碉堡群。当时，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全盛时期，他们在军事上实行一套单纯防御路线，提出以堡对碉堡，搞“短促突击”。我们在永新、茶陵交界的梅花岭一带的山上也构筑了碉堡，由茶陵独立营防守，我五十团驻守在山下，做为预备队。大约九十月之交，敌十六师及十五师一个旅向我进攻。他们先用炮轰毁我们的碉堡，然后用步兵攻上山来。这时，我团立即上山增援，看到工事里还有部分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来不及运去掩埋，我们就在旁边踏着他们的血迹与敌人奋战。敌人炮火很猛，浓烟四起。尘土飞扬，咫尺不见。这时，突然一发炮弹打到我们的掩体上，泥土溅了一脸，我以为负伤了，用手一摸，未见血迹，知道没有负伤。李达也说没有负伤，我们都放心了。这时，敌人以五个团的

兵力向山上进攻，而我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也已赶到。当敌人距我们只有四五十米时，我们居高临下，一面猛烈射击，一面投掷手榴弹，敌人死伤甚众，狼狈逃窜。我军全线出击，追到山下。沿途都是敌人的尸体，这是我在作战中很少看到的。这次缴获虽然不多，但给敌人以重创。战斗结束后，我们把敌人的尸首也给掩埋了，将俘虏的三百多名敌兵，凡愿意回去以及能够行动的伤兵都让他们回去；伤势较重的，则动员群众用担架送回去。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王震率代表团出席会议，遂将我调到十七师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李达也调到十七师任参谋长。

十七师北上湘鄂赣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又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在十一月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以陈铭枢为首的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将其进攻中央红军的主力调出一部进攻十九路军。中央红军为了配合十九路军作战，遂即向北发展，并命令我十七师北上到德安县的马回岭，破坏南浔铁路，阻止敌人向北线增援。十七师接到命令后，于一月下旬，从分宜以东的肖公渡渡过袁水，再在上高和高安之间渡过锦江，来到永修县，于二月中旬抵达德安县的马回岭车站附近，执行破路任务。马回岭有一座大桥，敌人戒备森严，我们一斤炸药也没有，就将几枚手榴弹扎在一起，准备破路。后来由于敌情变化，我们撤至永修西部山区之九渡源。在敌军主力两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我们深夜向南转移，在永修县的拓林附近巧渡修水，然后经德安、瑞昌和湖北的崇阳向湖南方向前进。在到达通城时，打了一个遭遇战，损失很大，四十九团政委胡楚父、五十团团团长李崇均牺牲。四十九团政治处主任、五十团政委均负重伤。我曾一度回五十团工作，直到干部都配备好才又回到师政治部。我们转移到平江境内时，看到这些老根据地都被国民党破坏得很厉害，房屋也烧光了，成了无人区，我们搞不到粮食，只好杀马充饥。我们在平江只休息了两天，又转到浏阳稍事休整。然后，从宣风、芦溪之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一九三四年三月返回了湘赣根据地。

这次十七师离开根据地北上，虽然也打过一些胜仗，在高安之黄沙击溃敌两个旅，消灭敌一个团，在修水之漫江击溃敌一个旅，消灭敌一个营，沿途还打掉了许多碉堡，消灭了不少小股的靖卫团、铲共队。但是，我军深入敌人腹地，被迫与优势之敌作战，使部队减员很大。

十七师北上之后，敌人乘虚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永新失守。省委转移到象形，我五十二团的一部留在永新附近监视敌人，另一部则在交通线上打击敌人，莲花、永新县城虽被敌人占领，但广大农村以及莲花至永新的交通线仍为我们控制。为了打通交通线，湘敌十五师王东原部及十六师一个旅，由永新出发向莲花方向前进，并在沿线建立碉堡。这时，正好我十七师回师湘赣，在澧田之北隐蔽休整，当得知这一情报后，便将部队埋伏在澧田以西的沙市。四月五日，当敌前卫侯鹏飞旅进入我伏击区时，一声令下，广大指战员个个奋勇出击。敌人猝不及防，很快将敌前卫旅全部消灭，我军还击溃了敌另两个旅，活捉了敌旅长侯鹏飞，旅参谋赵楚卿，团长徐本桢。四月中旬，在莲花之利田又打了一仗，打垮了敌人的一个旅。六月，我调到省委任秘书长。这时，敌军主力已深入我根据地中心，形势不利，我军撤到永新县

的东南牛田、碧江洲一带整训，准备长征。

六军团西征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电湘赣省委，命令六军团离开所在的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对六军团的西征，中央也作了具体的部署：第一步，到湖南的桂东地区；第二步，到达湖南的新田、祁阳、零陵地区；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对六军团西征的组织领导，中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个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任弼时作风民主，联系群众，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两年多时间，我虽不是省委或军分会的成员，有时我也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有些事情他也向我垂询。所以，对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也知道一些。这次中央电令六军团西征，意图是什么？中央并未说明，但从以后的行动中，我们知道这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率先西征。

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行动作了周密慎重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首先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军区一级机关与六军团直属部队合并，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基层，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齐全。其次，清理医院的伤病员，动员能够随军行动的伤病员，跟随部队转移，不能行动的，也作了安置。此外，还动员回家的战士归队。经过补充和整顿，六军团的队伍大大充实了，全军团达到九千七百多人。我们还从地方上抽调二百五十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在政治机关领导下，负责行军宣传，以及沿途打

土豪、分财物，并在新区建立革命政权和扩大红军等工作。这次西征，什么都舍不得丢，如供给部的修械所，银行印刷所的机器设备，还有其他坛坛罐罐之类，都全部带走，实际上等于大搬家，使部队行动十分不便。六军团西征后，湘赣省委由陈洪时任书记，谭余保任省苏维埃主席。后来，陈洪时叛变，由谭余保任省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六军团率十七师、十八师各三个团从遂川的横石出发，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八月十一日到达湖南桂东的寨前圩，次日召开了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在会上，任弼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正式宣布了六军团干部的任命，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十七师师长、政委，由肖克、王震兼任。十八师师长为龙云，政委甘泗淇，参谋长谭家述。

六军团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的军阀，湖南军阀何键急调刘建绪两个师追击，广西军阀调廖磊一个军向北部边界增兵。我军在桂东不能立足，乘敌人围堵部署尚未完成之机，穿过汝城、资兴地区敌人的防堵线，到达郴州。这时，我已调到六军团政治部任副主任。承后，我们从郴州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占领新田，八月二十三日到达零陵地区的蔡家埠一带，准备在冷水滩过湘江。任弼时把我找去了解湘中的情况，我估计可能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但敌军九个团已先期到达湘江左岸防堵，并强令船只全部停靠左岸，使我们无法渡江。加之后边又有追兵，相距只有半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遂放弃渡江计划，折向东南的阳明山。但这里山区狭小，地瘠人稀，连部队的粮食供给都很困难，不能作较长的休息。任弼时知道我原是红七军的干部，向我了解红七军转战到湘赣时，是从哪里渡过湘江的？我把详细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于是，我军遂南进到新田、嘉禾，再转向西到宁远、道县，

并在永安关打了一仗，遂进入广西，于九月四日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经资源进入湖南。在资源时，敌人用飞机向我们扫射、轰炸，敌人欺负我们没有高射炮，飞机飞得很低，不断向我们俯冲。除投炸弹外，还用机关枪扫射，战士很气愤，就用步枪打，结果打落一架敌机，大家非常高兴。接着我军攻下城步县，经绥宁到达通道，休息了两天。但湘中已有敌人重兵防守，我们去湘中已不可能，又不能北渡沅江到凤凰等县找红三军，如果就地与敌人周旋，势必陷入湘、佳、黔三省敌人包围之中。为了改变这一形势，转向西进，并在通道西北四十里之新厂，调转头来杀了个“回马枪”，将穷追的何平纵队全部击溃，并消灭其一半，打了我军出发以来的一个大胜仗。

我军西进到贵州的锦屏，敌人又紧紧追来，把我们逼到清水江边。我们沿清水江走了两天。这一带是苗族、侗族聚居的地方。任弼时及军团的领导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强调要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多做宣传工作，对山寨的寨主或土司头人，要大力进行争取工作等。由于我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苗族、侗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我们过清水江时，他们帮我们收集船只，绑扎木筏，架设浮桥，对我们帮助很大。过清水江后，我们攻下黄平，住了几天，筹集了一笔经费，然后向黔东南前进，继续找红三军。十月七日，我军到达甘溪时，突然遭到桂军的袭击，战斗失利，部队损失很大，六军团主力被截为三段。十七师的四十九、五十一两团之部，由李达、晏福生、苏杰率领冲出包围，于十月十五日到达黔东，与红三军会合，而由龙云率领的十八师的一个团，却全部受到损失。

二、六军团会师

甘溪战斗失利后，六军团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终于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进入黔东与红三军会合。李达同志率领的部队与红三军会合后，贺龙、关向应听取李达的汇报，得知六军团处境困难，立即率红三军与六军团先期到达这里的部队兼程南下，接应六军团北上。

十月二十四日，红三军与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过了两天，红三军和六军团在四川西阳的南腰界举行了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电。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这两个军团来自不同的根据地，在习惯、作风等方面难免有些差异。但以任弼时为首的两军团领导坚持党性原则，本着团结的精神，发扬民主，遇事商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以致两军广大指战员，能亲如兄弟，胜似一家，团结一致，共同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

二、六军团会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贺龙。对于贺龙的革命功绩，我早就听说过，心里非常敬佩。这次见面时，他握着我的手，笑着问我：“你就是慈利的袁明濂吗，怎么到六军团来了？”我简单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现在好了，我们在一起工作了。

任弼时为了加强二军团的政治工作，从六军团抽调一批政治干部到二军团，如甘泗淇调二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方理明调四师任政委，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我调六师任政委。还调了一批团级干部。朱辉照调十二团任政委，洗恒汉调十六团任政委。二军团也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到六军团工作。在武器装备上两军团也作了调整。我调到六师后，与副政委廖汉生密切合作，陆续建立了师政治部、团政治处，挑选了一批优秀干部担任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

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我们还对肃反中的冤假案进行了平反，恢复了一些党团员的党籍、团籍，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建立了基层单位的党团组织。

（选录自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版）

湘赣第三次党代会前后

王恩茂

湘赣苏区建立之后，一共召开过三次党代会。第一次党代会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莲花县的花塘村正式召开的。大会合并了赣西、湘东南两个分委，正式成立了湘赣省委。第二次党代会是第二年的十一月于永新县城召开的。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开得很隆重。各县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都向大会赠送了锦旗和对联、礼品。红十七师还向大会赠送了战利品。永新县苏维埃政府给大会送了一面锦旗。

湘赣省的第三次党代会，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永新城内召开的。那时我是任弼时同志的秘书，因此，在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前后的所见所闻，我还有一定的印象。

第三次党代会与前两次党代会大不同，党内斗争激烈，改组了前省委，成立了新省委。在这以前，王首道同志任省委书记，湘赣苏区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因为自成立省委以后，重新分配了土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又打了好几次胜仗，群众得到了实际利益。但是，由于当时的苏区中央局是“左”倾错误统治着，因此，下面的各项工作难免要受到干扰和影响。湘赣苏区“左”的表现，主要是在肃反的问题上，打击的人大多了，而且大部分是好同志。在分配土地方面也有过“左”，搞驱逐豪绅地主出境的运动。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对袁德生、刘其凡等人有同情心，是肃反不坚决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央说袁德生、刘其凡是“AB团”分子、是反革命。要抓起来；而省委没有执行中央这个指示。认为袁德生是个好同志，不可能是“AB团”反革命分子。当省委派刘士杰去中央汇报时，他不如实向中央局汇报，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最后终于叛变了。他是在湘赣第二次党代会上提拔为省委委员并负责工会工作的。当他在中央局歪曲事实，告了省委的状后，苏区中央局也认为湘赣省委是“右”倾机会主义，没有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在这个时候，蔡会文也到过苏区中央局汇报湘赣省“右”倾。苏区中央局本来是“左”倾错误领导，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更认为湘赣省委有彻底改组之必要。因此，一九三三年初，中央局对湘赣省委作出了一个决议，要改组省委，要撤王首道同志的职、任刘士杰为书记。过了二、三个月，中央派吴德峰同志和后来叛变投敌的陈洪时一起到了永新。刘士杰当时还在苏区中央局没回湘赣。在刘士杰没到职之前，中央局特命陈洪时代理书记，主持省委工作。他们一来就对王首道同志进行批判。张启龙也是他们来了以后批判的。不久，又把省苏主席袁德生、莲花的陈精进、茶陵的曹毅之等领导干部捉起来。在任弼时同志未来湘赣之前，我在省委秘书科（也叫“技术科”）工作。任弼时同志五月份来到湘赣后，我就在他身边作秘书工作。刘士杰也是这个时候回到湘赣的。

在中央局决定改组湘赣省委之后，到任弼时同志到来之前，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又大搞起来，说是根据中央指示，要“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批了王首道、又批张启龙、又批张平化，就连我们这些不大的干部也成为批判对象。搞得人人自危，空气紧张。当任弼时同志来到湘赣之后，很多人寄希（望）于新的领导人身上。有的写材料、有的向任弼时同志当面谈情况、汇报思想。任弼时同志天天忙于了解情况，接待同志的来信来访。很注意倾听下情，讲求实际。

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永新城召开了湘赣省的第三次党代

会。第三次党代会是在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发动“围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形势下召开的。到会代表比前两次都多，有三百余人。由任弼时同志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提出了党的目前紧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开展查田运动，改组省委，正式成立新省委。会上正式选举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会议还作出决议，号召进一步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会议期间，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进一步批判了王首道同志，张启龙同志也被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批斗。在会上，刘士杰发言批判王首道最凶。会后，王首道同志作为巡视员去永新的南阳区（现在龙源口、泮中公社一带）工作，张启龙同志则被放到象形的省劳动感化院去了。

第三次党代会以后，湘赣省全力以赴地开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湘赣省委领导广大军民也取得了几个战斗的胜利，如沙市战斗、梅花山战斗等。但是，由于第三次党代会还是处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之下，无法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兵力击退敌人的进攻。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八月，湘赣红军不得不突围西征。

回忆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二、六军团会师

张平化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以任弼时同志为主席，肖克、王震同志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和指挥下，从一九三四年八月初到十月底，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种种艰难险阻，实现了跨越赣、湘、桂、黔、川五省的战略转移，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这一战略转移的战斗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战役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江西永新到广西全州；第二阶段是从广西全州到贵州黎平；第三阶段是从贵州黎平到贵州甘溪、施秉一线；第四阶段是从甘溪战斗到木黄会师。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六军团准备长征的时候，首先考虑由江西转战到湖南的路线。当时有人建议：部队从永新县的牛田出发，夜行军进入井冈山，首先占领井冈山的重要哨口以封锁消息，然后迅速进入湖南抢渡潇水和湘江，这样就可以出敌不意地到达湘黔边境。问题是，自从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和王佐被杀之后，井冈山的群众对红军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和疑虑，红军能不能守得住井冈山哨口，而又不走漏消息，当时没有把握。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人建议先派一个小部队前去试探一下。于是湘赣军区（即红六军团前身）领导便选派独立四团去执行这个任务。当时独立四团的团长是张通，政委是刘亚球，他们对井冈山一带都不熟悉，因此又有人建议派我去当向导。为了执行任务方便，组织上决定让我临时担任独立四团政治处主任的职务。独立四团接受命令之后，立即做好准备，并按预定时间在一天晚上秘密地通过井冈山，第二天拂晓到达了黄洋界哨口。部队隐蔽在树荫下，团长和政委戴着伪装去察看地形，我和政治处的干部利用战士们吃干粮的时候做了简短的鼓动工作。从山上往下看，敌人部队移动的情景一目了然。敌人显然已经得到情报，正在有部署地向我运动。团长张通、政委刘亚球和我在一起商量。他们俩认为，黄洋界工事已经荒废，附近找不到一个群众，加上敌众我寡，粮草不足，哨口是守不住的。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于是张通和刘亚球便下信回撤。我们撤到小井后山的密林中，沿着一条隐蔽的小路，绕到湖南酃县上十都的东西坑，通过酃县县委的交通员送信，向湘赣军区如实报告了情况。军区首长认为独立四团的试探任务已经完成，便命令该团返回原驻地。我也离开了独立四团返回军区政治部工作。

十年动乱时期，有些“造反派”曾诬蔑说我们那一次在黄洋界丢了多多少少伤兵，这完全是造谣。当时根本就没有打仗，哪里来的伤兵？！另外，有的同志在回忆这一史实时，即未指出作战的时间和地点，也未说出独立团的番号和首长姓名，使人难以相信。

经过独立团的这次试探，红六军团放弃了通过井冈山转入湖南的行动计划。一九三四年八月初，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从江西永新县出发，经遂川县境内的大汾圩和湖南省境内的桂东、汝城，在宜章县的白石渡（现名红石渡）横跨粤汉铁路，然后经临武、嘉禾和宁远，在道县徒涉滞水，进入广西全州。当时敌人估计我军有奔袭桂林的可能，因而调兵遣将，忙于加强桂林的防务。我军索性虚张声势，扬言要打桂林，弄得敌人寝食不安，一日数惊。我军则借机在全州休息了几天，后又乘敌人惊梦未醒的时候，突然转经湖南的城步和通道，进入贵州的黎平。

黎平是一个战略上机动性很大的军事要地。从黎平转战东南可以回击湘西、湘南和桂北。湘军何键和桂军白崇禧就是最怕我军“杀回马枪”，所以

声嘶力竭地叫喊要“加紧尾追和侧击”。何键的亲信李觉、桂军的军长廖磊这两股顽敌，始终没有放松对我军的侦察和戒备。从黎平转战北则可以进击都匀、贵阳和安顺。这一着是对黔军王家烈的致命威胁。所以敌人对此惶恐不安。据当时敌人的秘密文件透露，我红六军团刚到贵州边境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就由筑（即贵阳）乘汽车到马场坪督师，；而且早在九月十八日，王家烈就调了他的“第一团江荣华、第五团李维亚、第六团刘鹤鸣、第七团毕骏、第十三团袁锦文、特务团张立功，分布于黎平、永从、天柱、锦屏、三穗、镇平一带”。“湘黔边剿匪司令何知重又奉王家烈令驻防安顺，何知重派其参谋长王伯勋督率所部星夜赶筑清江河（即清水江）沿岸碉堡，并督饬民团协调防守”。

当时与湘、桂两敌比较，黔敌是薄弱的方面。我军为了争取红二、红六军团早日会师，以甘溪、施秉、余庆一线为前进阵地，逐步向石阡、印江方向波浪式推进。在运动中，部队形成了左、中、右三路。左路沿乌江南岸前进，佯欲渡江而实不渡江，使江北之敌不敢轻举南渡；石路是深入以梵净山为上峰的大山区和丘陵地带开展游击活动，侦察前进。红六军团主力在中路，与敌人展开正面的争夺。与此同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在敌人的外线对我六军团积极进行策应和配合。

红六军团是在中央红军之前，担负着北上抗日开路先锋的任务；敌人很清楚，红六军团一旦与红三军会合，便如虎添翼。因此，蒋介石尽一切可能调动各方面的军队对付红六军团。他们前面堵截，后面追击，两边夹攻，空中轰炸。为了避实就虚，红六军团不得不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有时采取白天隐蔽，黑夜行军的办法逐步前进；有时为了跨过一个断层深沟，部队拂晓从断层这面的宿营地出发，经过整整一天的下坡和上坡，到达新的宿营地时，还可以同昨夜宿营地的老乡互相呼应。红二、红六军团之间的距离越接近，敌人的包围和堵截就越疯狂。所以，红六军团进到贵州石阡地区的时候，也是战斗最激烈，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红二和红六军团的会合已经胜利在望。

石阡县城及其近郊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预测我六军团要同二军团会合，就一定要攻占石阡县城。因此，敌人就以石阡城为据点，向两翼展开两面大网，企图待我军攻城时自投罗网，聚歼我军于石阡县城郊狭小的包围圈内。以任弼时同志为首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和军团司令部，没有中敌人的诡计。我军指挥员及时掌握了大量可靠的侦察材料，对敌我态势进行了客观的综合分析。然后出敌不意地将部队绕开石阡县城，针对敌人包围圈的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打开一个缺口；并乘机扩大战果，变敌军的堵击阵地为我军的前进阵地。敌人兵败如山倒，我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此时，由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以及郭鹏同志率领的六军团先遣队也已和红三军取得联系。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红军二、六两个军团终于在印江县木黄地区胜利会师。十月三十日，会师部队在西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大会，欢呼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红军二、六两个军团的胜利会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一，两个军团的会合，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第二方面军。这支主力红军，不久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指挥下，并肩北上，实现了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其二，两个军团会合后，根据中央指示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并乘胜在湘西对敌人发起强大攻势，攻占桃源、澧县、津市，威震常德、岳阳，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其三，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已有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基础。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在这里创建和发展了一个巩固而又广大的革命根据地，点燃了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同时也支援了其他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红六军团的胜利西征和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智慧和鲜血，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震惊心胆的甘溪之故

周仁杰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间，我们红六军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西征湖南。敌人以二十四个团的重兵，围追堵截，逼使我们在贵州甘溪打了一场遭遇战。这是一场恶仗，部队损失过半。我们幸存者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战斗，历尽艰险，突破重围，终于在印江木黄地区与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胜利会师。当年的军团长肖克同志回忆长征时，曾无限感慨他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开路前进

一九三四年夏季，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打来电报，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到湖南中西部去建立新根据地，并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电报还委派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肖克同志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改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兼十七师政委；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长征行动的领导机关。电报规定六军团一切行动准备工作，限定八月中旬完成。

由于敌情变化，军团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提前行动。八月七日，全军冈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下，队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域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为了不过早暴露我军行动企图，突围点选在我军南面的粤军和湘军兵力薄弱的结合部。从七日到十一日，我军连续突破敌人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的内层封锁线，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寒口到广东桥的封锁线，胜利地突破了敌人战役包围的全部纵深，进入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十二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宣传成立。红六军团胜利突围，使湘、桂两省军阀大为恐慌，为了不使红军深入自己境内，他们调动兵力，全力追堵。我军面临的敌情越来越严重。在我军突进湘南后，湘军十五、十六，十九师、独立三十二旅，补充第一、第二总队，桂军第七军之十九、二十四师，粤军余汉谋部和各地保安团队，向我蜂拥而来。他们一面利用交通运输的有利条件，频繁调动部队，一面为了造成我军行动困难，将群众强迫集中，控制粮食，封锁桥梁道路，对我军形成前堵后追、两翼夹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团在任、肖、王首长的领导下，时而灵活机动、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时而以猛烈

的动作向敌人薄弱地区突击，使敌军改变部署，仓促调动，造成新的空隙，我军又以突然行动，迅速摆脱敌人。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军五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地渡过潇水、湘江、清水江、大沙河等险阻，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中开路前进。

在我军袭占通道县城后，敌人判断我军将向西北方前进，去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合。为此，湘、桂、黔三省敌军在镇远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一个联合作战计划，阻止我军去黔东。十月四日，我军到达距乌江

只有几十华里的瓮安县猴场。这天，军团部接到中央军委电报：“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二军团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遵照军委命令，五日我军从猴场调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到江口，与在黔东的红二至团会师。这时桂敌不仅没有南开，而且和湘敌一起，按照三省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正星夜向石阡调动。湘、桂、黔三省敌军

采取南边压、西边堵、左右两边夹击的战术，企图将我军消灭在石阡地区。我军完全没有觉察敌人这一联合作战计划，因而对此毫无戒备，仍继续东进，于六日进至石阡县的走马坪、廖家腾地区，准备第二天到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既定的目标进军。

生死搏斗

十月七日凌晨，我们军团按十七师、军团部、十八师的序列向甘溪前进。我们五十一团是前卫团，我第三营为前卫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团侦察班、营尖兵排。军团参谋长李达和团参谋长马赤，分别随五十一团团部和三营营部行动。我是三营长，行军时，我的位置在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之间。

九点多钟，我营进入甘溪镇。镇里看不到一个人，不明真相的群众

已经跑光了。部队没有进入群众家，只是隐蔽在土墙边休息待命。团侦察班，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我们后面的大队人马，在甘溪到官庄十几里长的山路两旁，就地休息。当时，我们对周围的敌情毫无所知，部队普遍缺乏作战的思想准备，大家对中央军委电报中讲的“桂敌南移”说法没有怀疑。在当天的行军途中，军团部还询问了往来的邮差，说是石阡没有敌军，从邮差带来的报纸上，也没有发现敌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迹象和线索，因而疏于戒备。实际上，在我军东进的同时，桂军第十九师正经石阡以南的白岩河向甘溪前进，寻找我军作

战。进入甘溪后，我随侦察班、尖兵排在镇外观察。约半小时许，忽然发现镇东北通向石阡县城的大路上，有三个穿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身后跟着一条狗，两前一后朝镇里走来。我一看可疑，立即传令部队注意隐蔽，并派出两个大个子便衣侦察员，夹着雨伞，装扮成保甲长的模样，笑着脸儿迎上去，打着手势表示欢迎。我侦察员靠近他们时，果断地一人挽挟一个，走在后面的一个敌侦察兵见势不妙，带着狗扭头就跑，这两个家伙被带到镇边，经我与马赤同志审问，才知道他们是桂军十九师派来的侦察员，敌人正向甘溪进发。情况十分紧急，我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与“舌头”立即送团部，一面命令两个连沿镇边土墙散开，重机枪排配置侧翼，另一个连上后山占领青龙嘴前沿的无名高地。部队进入阵地后，一边作战斗准备，一边吃随身携带的午饭。不一会，敌先头部队出现了，敌距我四五百公尺处，中间有一条三百多公尺宽的拢坝；靠敌人那一面有一条干河，敌一部利用河堤作掩护，沿着干河道隐蔽地向我方接近，另一部沿着干河道，向我左翼侧后的兄弟团和军团部方向运动。十一时左右，桂军十九师主力陆续赶来，先后占领了镇东的寨面坡、镇东北的白虎山高地，控制了镇北群宝山高地。

十二时左右，敌军依托占领的山头、河堤，凭借火力上的优势，在轻、重机枪掩护下，约有一个营的敌军向我正面发起进攻。我让营通讯班刘班长通知前沿连队，要沉住气，等敌人靠近时再猛揍。待敌进到离我阵地五、六十米时，我举起驳壳枪，喊了声“打”，霎时，我们的重机枪、步枪、花机关枪吐出条条火舌。面前的敌人倒下了一片。进攻中的敌人受到我突破打击，纷纷掉头退回于河堤后面。

当打退敌人试探性进攻以后，我利用战斗间隙，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坚守前沿阵地，其他二个连和机枪排移至后山青龙嘴前沿的无名高地，抓紧时间挖掘工事，扫清机枪射界。不一会，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敌军兵分两路，一路仍从正面向我攻击，一路从白虎山、寨面坡之间的干田，向我营阵地侧翼发起进攻。进攻的敌军在军官督战下，端着枪，

猫着个腰，嘴里还不停地嗷嗷吆喝着，向我阵地猛扑过来。即刻间，枪声像爆锅似地响了起来，我军阵地前子弹横飞，硝烟迷漫。战士们沉着应战，当敌人靠近时，才集中兵器开火。不一会，接连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由于进攻的敌军在白虎山、寨面坡这两个高地的火力掩护下，渐渐逼近我前沿阵地，有一部分敌军占据了我阵地右翼村落一角，如果这部分敌军以此向前延伸，我前沿阵地受到很大威胁。我立刻叫侯副营长带一个连队，乘敌立足未稳，组织一个反击。经过几次争夺，终于把敌人赶了出去。此时我五十一团已全面展开，二营接替我营右侧阵地，我营集中于青龙嘴前沿无名高地正面防御，团部和一营在青龙咀、老鹰岩一线展开，全团摆开了三角形纵深防御阵势。当我营战斗一打响，四十九团立即进入甘溪左侧高地展开，我们这两个在长期血与火的战斗中结成亲密友谊的兄弟团队，又一次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敌人的进攻。

我营集中于无名高地后，战士们抓紧时间构筑工事，我问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没有，教导员说没联络上。我们把侯副营长找来，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我们都感到这次遭遇战形势严重，恶仗还在后面。我说：我们正面一定要顶住，这样就能为兄弟部队加强防御和掩护军团大部队转移赢得时间。在今天，我们多项一小时，那怕是多坚持几分钟，都可称得上生死攸关，宁可自己牺牲，也要保证大部队突围，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撤。然后我们几个营领导分别到各连队指挥作战，我来到机枪排阵地。敌人两次从正面进攻遭到失败后，又派出一部分兵力沿着干河道，从群宝山山脚下向西南我军团纵深迂回运动，主力仍留在我军对面。阵地上一时间寂静得很，空气中仍弥漫着呛人的硝烟，战士们圆睁着双眼，注视着敌人一举一动。敌人架在河堤上的重机枪又疯狂地吼叫起来，更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这时只见从河堤后面爬出黑压压一片敌军，分多路向我阵地蜂拥而来。我们与桂军是第一次交手，相互不摸底。他们的装备在地方军阀中比较精良，每班都配置一挺轻机枪，进攻时敌军几十挺轻机枪一齐扫射，火舌似飓风从我们阵地上扫过，弹头落在阵地岩石上叮当作响。我们身后树林里的枯树干草燃烧起来，阵地上霎时间浓烟滚滚，火光闪闪，火药味呛得人都喘不过气来。我们机枪少，子弹也少，手榴弹大多是自制的马尾手榴弹，在山地树丛中，扔出去不是挂在树杈上，就是落在草丛中，不能落地开花。桂军大部是广西人，个头小，动作灵活，善于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因而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打得十分艰苦。激战中，敌人曾几度占领我营部分前沿阵地。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顽强，他们时而投掷手榴弹，时而冲出去与敌人拼刺刀。受了轻伤的同志顾不上包扎仍坚持战斗，受了重伤的同志躺在那里帮着压子弹，不断打退敌人的进攻并夺回失去的阵地，真是把把刺刀见敌血。这次战斗中，在机枪排阵地上，忽然从树丛中钻出一大群敌人，企图夺取我机枪阵地。机枪排的同志甩出一群群手榴弹，当时我的驳壳枪子弹已打光，顺手拣起身旁牺牲了的战友的步枪，带着掩护机枪排的步兵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怒吼着冲向敌群。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刺刀乒乒搏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几番血战，终于把这股敌人击退。我们的同志大多倒在血泊中，敌人的第三次进攻被打退了。

敌人的三次进攻，不仅没有能够突破我正面阵地，而在阵地前丢下了成百具尸体和扔下许多伤兵。敌人进攻刚停止，通讯员就跑来报告，教导员在反击敌人的冲锋中已英勇牺牲。这时，我们已没有时间去悲痛，有的只是对敌人的仇恨，为了保证军团主力安全转移。坚决做到人在阵地在。机枪排朱

排长告诉我子弹已不多了。我命令各阵地清点人员，收集子弹，加固工事，把重伤员和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先撤出阵地，准备敌人再次进攻。敌军从正面难以突破，即以主力分两路向龙骨吨和泥东坳迂回，留下一部分敌军与我对峙。不多久，甘溪镇西龙骨吨方向枪声大作，我正面的敌人的轻重机枪也猛烈射击，渐渐枪声就稀疏了。显然，这是为了配合敌主力向我纵深进攻而牵制我们。此后，敌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下午五点钟左右，军团部的参谋找到我，传令撤退。这时，只有龙骨吨和者车土方向枪声仍很稠密，这是红校、五十团在阻击敌人，掩护军团部转移。我直到此时才得悉，军团参谋长李达早已率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的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向东南的大地方转移了。这一仗，我营虽然伤亡二百余人，但给军团主力机动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把重伤员安置在甘溪东南尖峰山鞍部地带，分批撤出阵地。我营由前卫变后卫，带着轻伤员，从容地向东南方向撤退。一九八三年我重返甘溪，才知道这些重伤员在敌人搜山时，有的被敌人残酷杀害，有的跳崖壮烈牺牲。解放后人民修建了一座红军纪念碑，以纪念这些忠勇的红军战士。

突破重围

在我们后撤途中，军团部派来一个联络参谋告诉我们，军团政委王震同志率部队向大地方转移，叫我们追赶。当时没有地图，我们估摸着军团部行进的方位，翻山越岭，继续前进。这一带是崇山峻岭，山上的树木杂草，密得使人迈不开步，只有用手扒脚踩，才能开辟出前进的路来。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翻越多少山，半夜时分爬上了一座大山的山腰。这山很高很险，山腰以下是弓形石壁，山腰到山顶是断崖峭壁，在弓形石壁与峭壁之间，只有一条勉强能站住脚的窄“路”，这是翻过大山的唯一通道。在窄“路”这边的山坡上，我们惊喜地发现扔着不少行军担子和一群牲口，茂密的灌木和齐腰高的杂草，还看得出踏倒、折断的痛迹。我们判断军团主力是从这里转移的，于是，就沿着这条窄“路”，小心翼翼地前进。这是一场磨炼人的意志的特殊战斗，从七日十二时起，我们与敌人血战五个多小时，又连续行军七八个小时没有休息，没有吃饭，大家饥饿疲劳得很，每移动一步，都要花费很大气力。待我们翻过这座大山，已是八日的早晨。耀眼的太阳光穿过浓雾，使我们更加疲乏。不一会，来到大地方镇西南十多华里的中地垅。部队已极度疲劳，刚一停下来休息，同志们顾不得饥饿，就倒在田埂上睡着了。我也打了一个吨，醒来时，只见一些战士正忙着做饭。因昨夜翻山时，行军锅都扔了，大家只好用面盆、瓮缸作炊具，用于粮袋里的剩米做饭，勉强吃了一个饱。吃完饭，雾气渐渐消退，我们看到前方不远处有部队，派通讯班去联络，才知道军团部就在中地垅。至此，我们和军团部汇合到一起。

我们在中地垅一面休息，一面收拢失散的人员。由于四十九、五十一两团的团部都不在了，军团首长果断地将六个步兵营整编为一个团，任命刘钱贵为团长，洗恒汉为政委，我为团参谋长，其番号仍为四十九团。因我们三营减员大，就把原五十一团二营、三营合并成一个营。刚整编好部队，侦察员报告发现敌人从北面追来了。我奉命带一个营跑步赶到大地方镇，占领镇两翼高地，警戒石阡方向。下午二时，追敌来了，他们向我阵地攻击，当时敌人数量不多，攻势也不猛，打了一阵就停了下来，双方对峙着。下午四点多，我们向中地垅撤退，我们一撤，追敌就跟进，我们一面阻击，一面撤退，直到天黑，才摆脱了这股敌人，去追赶军团部。这时，军团部和兄弟部队正在

通过一个深山夹沟朝施秉转移。这个夹沟有二里多长，沟两边是又高又陡的悬崖峭壁，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沟里水深过膝，沟底乱石、腐木很多，一不小心，脚就夹在石缝里拔不出来，部队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当大部队正在通过夹沟时，追敌又跟踪而来。当时，五十团在夹沟外右侧山头担任掩护，我率部在沟口正面抗击。大部队通过后，我们进入夹沟，由于沟口地势十分险要，天黑沉沉地，敌人不敢进沟，停在沟口。此时，五十团进沟有困难，他们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就顺着山坡，沿着山脊那一边撤退了。从此，五十团就离开军团部独自突围。我们出沟以后，留下两个连封锁沟口，担任警戒，掩护军团主力宿营。我们利用险要地形，又一次摆脱了敌人。

我们虽然暂时摆脱了敌人，但仍陷在湘、桂、黔敌军的包围、追击之中。为了突破重围，保存力量，力争迅速会师，军团首长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高度地调动敌人，率领十七师的新编四十九团和十八师的五十二、五十三团等部队，转战石阡、镇远、施秉、余庆等县。由于敌人封锁了交通要道，我们只好在深山密林的崎岖山路上行军，在悬崖峭壁上攀行。往往一天吃不上一餐稀饭，鞋破了，赤脚在山地上行走，日晒雨淋，备受艰辛，部队异常疲劳。十四日又绕回石阡县本庄西北的乌江岩边闪渡。由于敌人防守严密，没有渡船，水势太猛，只好放弃渡江，掉头折向东南，经过朱家坝、国荣，再向甘溪方向转移。十七日早晨，雾气蒙蒙，我们行进到核桃湾时，后卫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遭到了由板桥、石阡来的黔军袭击。这天我四十九团行进在五十二团前面，总看不到五十二团跟上来。此时，肖军团长来到我团，命令我率一个营就地占领阵地，接应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他同时派出侦察班去寻找，又让司号员用号调。肖军团长等了很久，仍弄不清他们的下落，只好先回军团部去了。肖军团长走后不久，侦察班的同志回来了，报告没有联络上。我们又等了一会，见军团大部队走远了，仍没有消息，不得已只好追赶大部队去了。行进路上，路两旁山上的地主武装，不断地朝我们打冷枪。从此，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再也没有回来。

夜幕降临，我们再次通过甘溪。从上次遭遇战到这次再过甘溪，前后相隔整整十天，我们在敌重兵围堵中兜了一个几百里的大圈子。这一次，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横越石阡镇远大道，从甘溪镇北的山谷中穿过去的。因我们在后面接应五十二团，过甘溪时已快下半夜了。当我们穿过镇北的山谷，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只见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手拄木棍，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艰难地走着。在场的有任弼时同志夫人陈琮英同志，还有余秋里等二十多名同志。当时，任弼时同志正患疟疾，病得很重，他不愿意影响部队赶路，又不忍让已极度疲劳的同志们抬他坐担架才掉在后面的。这时我们行进的左前方枪声很密，我心情很沉重，当即留一个排在弼时同志行进的前方警戒，我带领部队朝枪声方向跑去。在石阡镇远大道上，遇到了红校副校长谭家述同志，他见我带着部队赶来，让我赶快上山接替红校的同志。那晚月光很亮，双方对峙的阵地看得很清楚。交接中我才知道正面的敌人是湘军独立三十二旅，企图阻挡我军突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未能冲上我阵地。这时留在山下联络的同志报告说：弼时同志已走远了，路口收容了十几位掉队的同志。听说弼时同志已走远了，我心里松了口气，命令部队分批撤下阵地，追赶主力。下山后，我们通过一条十多里长的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走出水沟天已大亮。水沟外面，是广阔的丘陵地带，村子很多。至此，我军团主力在任、肖、王首长领导下，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突破了湘敌独立三十二旅防

堵阵地，跳出了湘、桂、黔三省军队的重重包围，于二十四日在印江的木黄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后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编者）胜利会师。从此，红六军团就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与红二军团一起，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担负起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新的光荣任务。

从甘溪战斗到突围会师，是我们西征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考验。在没有根据地、没有人民的支持，敌我力量悬殊、四面重围、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而突围胜利会师，这实是人间奇迹，也是我军团历史上罕见的壮举。

对红六军团十七师北上行动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

洗恒汉

一九三三年冬我参加了红六军团十七师北上行动，他这一艰苦行动在中国红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荣伟大的一页，可惜这一行动已经过去三四个年头了，许多光荣实际例子和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大部分都忘掉了，但是为了使今年“八一”中国红军诞生十周年纪念中，关于红军各个部队奋斗历史都能够有个明确的了解，学习各个红军部队的经验教训，来完成红军当前所负担新的伟大历史使命起见，仅将我此次行动中的经验教训，简单的和不完全的片段的写出来，并请参加此次行动者的同志加以补充和批评。使这个历史的奇迹深印到人们的脑海而发展光辉的未来。

北上的意义和当时红十七师的实力

(一)当北上时红十七师的实力：红六军团十七师是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后组成的，他一共有三个团——四十九团、五十团、五十一团、当时肖克同志任师长，陈洪时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袁任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这三个团当中战斗力最强的算是五十一团又称为少共国际团，他在历次的战斗中都表示其光荣模范的作用，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他过去英勇模范的战斗传统，他在湘鄂川黔苏区桃子溪的战斗中曾受军委分会予以××。

全师在武器方面说来，虽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但在当时红军的编制上和武器的配备上可以说中等的了，他们的武器配备即是每营一个重机关枪排，四架重机关枪，每团有一个重机关枪连，六架重机关枪，师直有一个炮兵连三门迫击炮，其次步枪和子弹等那时都算是充足的。

(二)北上行动的政治意义：正当着敌人四次“围剿”受到粉碎以后，死不甘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又重新开始其对于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五次“围剿”的时候；红六军十七师及湘鄂赣红十六师成为粉碎五次“围剿”中中区的左翼战线了，因此红十七师奉着中革军委给予北上与红十六师配合行动，组成中区左翼战线的核心部队，挺进南昌九江之间截断南浔铁路，破坏敌人交通和后方，吸引分散敌人主力，实际的配合中区红军行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任务。

红十七师在执行这一伟大任务中，总的说来是完成了，他用极巧妙的行动和战斗手段，从江西之西南部挺进江西之北部，转战数千里，达到了截断南浔铁路暂时破坏了敌人在进攻中区交通中的主要咽喉，大大地调动与钳制了进攻中区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胜利的配合了中区红军的行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另一方面此次的行动不仅是一般的完成了上述任务，并且把苏维埃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等散播到广大的白色区域群众中去了，揭穿了反革命的造谣污蔑，沿途进行了许多群众和党的秘密组织，没收了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工农，发动了群众斗争，吸收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来参加红军（关于群众工作后面再讲），并筹足了大批的战斗经费。然而在执行这一任务中，虽然一般的完成了中革军委给予的任务，但是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的弱点，这些弱点即是在军事上方面没有能给尾追堵截阻碍我们行动的敌人以严重创伤，与十六师尚未能很好配合行动，组成中区的左翼战线，因此一时处在被动地位，不能站足，而部队减员极大，迫不得已回师湘赣了，当然这些弱点一方面是我

们主观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结果。

与十六师胜利的会合

黄沙战斗过了两三天以后，即胜利的与红十六师会合了，两个主力会合之后，指战员们莫不兴奋鼓舞着，互相派代表团参观，开联欢大会，学习各个师的特长，彼此兄弟团结更加紧密了，部队中的战斗情绪与胜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红十六师是湘鄂赣红十六军改编后组成的，共有三个团——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他是湘鄂赣苏区的主要柱石。

红十六师的艰苦奋斗是令人钦佩的，当与我们会合时天气多么的冷（冬天）然而战士们大部分还没有棉衣，甚至有的还打赤脚，生活根苦。每天每人只有二分伙食钱，战士们从来未发过零用钱。

然而他们的生活既然是这样苦，但是他们的战斗情绪还是很高的，士气还很盛旺的，在粉碎敌人“围剿”中继续英勇的不屈不挠的与敌人奋斗，这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

但是我们这里还须指出他们如下的缺点和错误：

（一）政治纪律：在孔荷宠机会主义领导下对于红军中的生活不注意改善，对于明确的阶级路线没有执行，红军所到之处，没有经过精密的调查甚至中农富农都当作土豪打，政治纪律很松懈与群众的关系很差，因此造成赤白对立的现象，我们所经过赤白交界地，很多地方都是荒田空地，就是有人住的也极少数，这点我们不得不指出由于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结果，同时也由于红军中政治工作薄弱；没有能够保障政治纪律的执行，没有执行明确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结果。

（二）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他们的政治工作也表现着很弱的，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威信[信]尚未提高，军阀残余打骂现象在部队中还很严重，政治纪律的松懈，关于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政治机关尚未能给以应有的克服，这点我们也不能不说他们政治工作还表现薄弱的一环。

北上时政治工作与群众工作

（一）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北上时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即是抓住保障这一行动中伟大任务的完成，在这一总的任务之下，进行了下面的巩固部队扩大部队工作，提高部队中的政治情绪与保障行动中的军事秘密等工作。

上述的中心任务与工作，由于领导上的正确，和全体党团员及一切政治工作人员的努力，因此在这一行动当中是获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表现在：

（1）巩固部队工作：在开始出动时直到南污铁路这一铁路这一段除了战斗上一些伤亡外，而掉队落伍逃亡等现象极少，他用了下面巩固部队的办法：1、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各团政治处的工作人员在每天行军中都分配到各营去跟各营走，帮助各连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执行，及时解决本日各连队中所发生的现象。2、每个伙食单位都建立有十人团组织，进行领导反逃营斗争，在行军时十人团在全连后面跟进负责督促收容工作。3、团有收容队在每天行军中即带领卫生人员及担架队在全团后面进行收容工作。

（2）扩大部队工作：预料没有战斗的可能时，各连队扩大红军委员会随着前卫部队后面走（预料沿途有群众多村密时）所有圩场及人户较多的村子时即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扩大红军工作，在大小休息的地方如果群众较多人户很密，有的战斗员自动去做扩红工作，如果停止一两天或者三四天时，

团政治处即按当时当地环境具体定出计划，召集群众大会，散发土豪东西给群众等等发动群众斗争，吸引群众来当红军。

（3）行军中文化娱乐工作：红军中文化娱乐工作，红十七师北上时一般的能够运用一方面军的经验了，即通过隘路和部队上山运动迟慢时，连政指和排的政治战士就领导进行识字，说笑话、猜语、讲故事等等，在大休息时如果条件许可有的部队还能上政治课；在有时逢纪念节日和爬大山时，政治处临时组织宣传棚在路边或且半山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鼓舞士气（不经常）。

另一方面在行军中识字运动的办法，他们还采用四方的竹片子上写着“本日应认的几个什么字”而挂在枪口上在行军时后面的人可看前头的人，到达宿营时连政治指导员，排的政治战士即检查各个战士的了解程度如何等（不是普遍）。

在此次行动中部队的政治工作，虽然获得了一些成绩，然而这些成绩还不是普遍性和经常性的，而只是部分的和不经常的现象，尤其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表示停滞的现象（如回师时）

（二）群众工作：每个伙食单位都有一个地方工作组的经验（三人至五人××），支部委员中设有一个地方工作××专门××进行地方群众工作，在行军时有的伙食单位地方工作组自动的上前去随着前卫部队后走，一面向群众解释动员群众烧开水，一面进行扩大红军工作等等。

每天到达宿营地之后，和休息一两天时，各个伙食单位的地方工作组，在连政治指导员和支部地工委领导之下进行宣传调查和扩大红军工作，及进行群众的组织，与党和秘密组织，在苏区时则注意与地方党的政权建立关系。

但是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即是宣传鼓动工作方面没有能够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进行灵活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缺乏对于工人农民商人等各个不同的要求进行适宜的宣传工作，而是老一套的不变的旧方式。

几个重要战斗经过

（一）黄沙战斗：黄沙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是湘鄂赣苏区属地，是赤白交的地方，群众斗争都很坚决，当红十七师进到该地宿营时天已夜了，但是该地群众还纷纷烈烈的帮助红军找稻草开铺找粮食、担水等等热烈的欢迎红军。

后天天亮了，大概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忽然听到后卫警戒部队的枪声，一会儿师部的命令即来了，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全部轻装迅速地占领了黄沙东南端阵地。这一战斗打了一整天，敌人用了强大的兵力（敌朱耀华师一部和彭位仁师一部共六团人）配合了天上的空军（五架飞机）企图消灭我们阻碍我们北上的行动，但是结果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的受到了极严重的惨败，我军共缴获人枪各数百，自动步枪数支、无线电一架、其余军用品甚多，敌残败而逃，我方伤亡亦不少，在干部方面国十九团团团长曾开父同志和五十一团政委苏杰同志也光荣的负伤了。

此次战斗是给了尾追敌人以严重创伤了，暂时打破了敌人尾追的计划，更加增加了敌人尾追中的许多困难，同时更提高了我们北上胜利的信心。

（二）漫江战斗：漫江战斗是我们北上已经回师了，漫江是敌人一个封锁线，是我们到湘鄂赣苏区必须经过的地方。

我们为胜利的通过这一封锁线起见，头一天夜晚采取了夜急行军的方

式，当我军先头部队进到漫江时已将在该地守备的敌人驱逐去了，当时天气[色]尚未亮，等到后卫部队进到宿营的时候，此刻天已大亮了，有的部队尚未吃早饭，敌人的增援部队即赶到了（敌五十师），开始即突然的袭占我五十团的警戒阵地，一下子就冲到五十团的宿营地来了。后来经我英勇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反突击后，已将敌人全部击溃并消灭了敌人一部，缴获敌人人枪各二百余，夺回了被敌人掠去的辎重恢复了原来的阵地，这一战斗胜利后战士们常说：“一天未吃饭，一夜未睡能打仗”

这一战斗给了我们血的教训是什么呢？我想每个参加这一战斗的同志知道的，即是警戒部队的疏忽侦察的不注意，结果受了敌人的大当。费了许多的精神和流了许多的血才能夺回被敌人掠去的辎重，与恢复自己的原来阵地，这难道不是我们一个血的教训吗？

（三）古时岭战斗：从我们出发地到古时岭，必须经过敌人一个封锁线。因此我因为胜利的通过这一封锁线起见，即采取夜行军的方法。当地的行军十六师为前卫，由于十六师路线调查的不清楚，没有找可靠的向导，因此在途中停止很久，另一方面后梯队（十七师）在行进时掉队很远行军距离很长，结果妨碍了我们行军计划，原来高级司令部预定在午前二时前全部应通过敌人这一封锁线，结果这一计划没有达到。

天亮了，后梯队的后卫部队，尚未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敌人已发觉了我们行动的目标，同时由于我们部队掉得很远，翼侧警戒的不注意，因此敌人即乘此机会出击。首先断绝了我们后卫部队的行李伙食担子，乘我们的弱点施行其尾追。

我军全部到达古时岭了，有的部队还未吃饭，尾追敌人同我们后卫警戒部队打起来了，由于后卫部队警戒的疏忽（五十一团×营）结果也上了敌人的当，也受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这一战斗因为我们部队的疲劳，没有同敌人进行决战，即在十六师掩护之下退出了战斗，进到距敌十余里之地方宿营了。

（四）龙门厂战斗：龙门厂战斗是回师中最后的一个激烈的战斗，这一战斗我们是失利了，受了极大的损伤，并牺牲了我们几个重要干部——五十团团团长李崇和四十九团政治委员胡楚父同志，四十九团政治处主任曾杰同志。

这一失利给了我们血的教训是什么呢？（1）即是没有保守军事秘密得好，泄漏了我们的军事秘密，敌人事先知道我们行动的企图，因受了敌人的伏击。（2）前卫部队（四十九团）没有注意搜索发现了敌人侦探记号（烧烟）尚未警觉，因此在前卫本队正在通过时受到敌人突然的侧击。

最后关于这次行动中我个人所感觉到的，和所知道的大概如此，同时我在头一段活中已经说明过许多宝贵的东西大部分都忘掉了，请原谅。

湘赣工作座谈会 (一九四四年十月)

张启龙：

我同意弼时、首道同志的意见，即是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过去的历史，得出教训。因此大家平心静气的讲一讲各人不同的认识，这是很需要的。过去大家在认识上不一致；这次大家在一齐趁着有些同志南回之机讲清楚一些好些。大家背后少讲些。

湘赣群众领袖的问题，此次回去要问问老百姓，看看究竟哪个是大家所公认的群众领袖，如在莲花来说，有的讲陈竟进是群众领袖，他是三支枪搞起来的，有的说是朱谊祖，有的说西路曾炳春是群众领袖，我听说曾三倒是一个。永新有三刘，豪绅说“若要永新安，除了三刘上神庵”。因我看还是到那里去问一问群众，只有群众的来公认是最公平的。假如朱谊祖是群众领袖（我只是假使），那么我们应在照顾党的影响下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的家属应按照革命家属待遇。否则工作不好做。（弼时，这不单是群众领袖问题，肃反肃错的家属皆应以革命家属待遇）对呀！

袁德生是个老革命是个好人这可以确定。我对袁是尊重的，他并不是我们的“宗派主义”搞死的，这一点王震、谭主席、首道、泗淇以及德峰等皆可以承认的。我承认过去对他帮助不够。老实说我觉的我比他能力强一些，我认识的字比他多几个。我对他的脾气有时还忍耐一些。有一次省政府开会甘泗淇和他争吵起来，我作结论还尊重他没批评他，又一次和首道吵起来，我也未批评他。今天看起来甘泗淇的理由多一些，首道也不比他少。但当时皆未批评他。当时没有把他当作群众领袖培养，把他当作旗帜这是事实，但也从未在群众中或者会议上公开的或秘密的排挤他。更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今天来说，他在那里历史长，不管与群众关系如何，与干部是有联系，（肖克、袁德生，在安源工人中有威信，到井冈山来做过些工作，在农民中没有很多威信，这是事实）但袁德生不是高岗、刘志丹，也不是河南的王国华，我和首道更非朱理治、郭洪涛。袁是否有独立的正确的政见？王震说他是路线问题解决了，我看并非如此。他主要是不满几个知识分子，如甘泗淇、首道、启龙、林瑞生，我与他相处很久，他并未提出政治上的积极意见。我过去只凭热情作事，并不知本地外来之分，大家都是革命的，哪个错误了就批评哪个（德峰：外来干部是不是提拔的多了一些？弼时：有无不自觉的山头主义？）这个可以研究。（首道：当时对西路分委领导下的干部不相信。富田事变有很大影响，开始杀了很多江西的，后来外来的也杀了很多）总之当时我们并没有夺取群众领袖的念头，要站在人家头上，比如首道参加湖南省府用王一分的名子是脱离群众的。选中央政府委员首道等倒未参加，在乡里找了一个毫无威望的女人参加了。我这样讲不是说不应培养地方领袖，而是说当时认识如此。袁德生的被捕、应由国家保卫局与刘士杰负责，而决不是我与首道的“宗派主义”搞掉的，袁何以被捕被杀呢？有一天刘士杰在床上睡觉，突然睡醒来，你们（袁德生等）说我也是A13团，我是AB团吗？闹起来了，刘的神经错乱到如此天地。据说有一次刘士杰看到袁德生拍着曾道一的肩，说你多少讲一点等等。由此便怀疑袁德生的问题。袁德生的AB团材料据我当时所知的就是如此，以后首道就派刘士杰到中央去报告。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派刘士杰派错了。以后国家保卫局指挥逮捕他，人民委员会指定谭余保代理主席。以后蔡会文由永新经过时，我和首道、泗淇曾谈过不能逮捕，

只是由省局派人监视。陈吴方来斥责，我和袁德生和平共居，违抗国局命令，斗争我这还是一个重要材料。刘士杰公开在红色湘赣报上公布首道与我是反革命的俘虏。把我描写成为反革命，王震说我们没有做到保护与支持作用，这很难说，当时我们已经被当作反革命看了，如何能保护别人？即使是王震他是金字招牌，但他也想在火线上打死，还想到苏联躲一躲。那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谁还能保护别人？当然今天可以保护，我就敢拿头来保证袁德生是好人，那时没有这个本事。捉袁德生是吴德峰他们动手的，事先我们不知，我因把帽子丢在房子里，进去取帽子，看见袁被捆，才知袁是被捕的。当时我们有些怀疑他，不敢负责出来担保他没问题，但不敢负责逮捕。（吴德峰：小鬼监视袁德生，说袁鬼鬼祟祟好象要跑，我们将此事报告国家保卫局、国家保卫局下令捉，但不能打，要我亲审）。

当时路线政策认识问题及工作估计：

毛主席来湘鄂赣工农义勇军传达八七会议，旧历八月十五出发打长沙失败，即经过萍乡上井冈山，在毛主席未来之先，我们正在踌躇没有出路，后来毛主席来了，才决定上井冈山，若不是毛主席来，我们这个部队就要垮台。开始我跟着部队走，走到莲花，因打摆子掉队，我在部队中作党的工作，这支队伍开始人还不少。陈伯钧当时当排长，毛主席到井冈山以后的政策很好，比六大决议还完整此勿庸赘言。我只讲一讲湘东特委，原来湘东有特委，书记是滕代远，以后滕代远走了就没有了，三一年七月间又成立，我当书记，当时我是湖南省省委员。第一次打长沙要我担任湘东总指挥，牵制株萍江敌人第二次来打长沙说在黄茅见过毛主席总司令，随着毛主席一路去打长沙后退出来到醴陵会到袁德生等，这样浏阳干部就跟了一批去，所以浏阳干部在湘赣很多。（袁当时是湘东革命委员会主席）以后有袁德生、石青，李孟弼，我们一起开会决定成立湘东独立师，湘东独立师一共有几百支枪，这支队伍当时还包括浏阳醴陵在内，毛主席派刘沛云作师长，特委决定谭思聪为政委。以后在南坑时湖南省委调我到湘鄂西作特委书记，由石青继任了特委书记。我没有走通就留在湖南省苏，后省委被破坏，我们就组织省委办事处，刘建中为书记，我当组织部长。李宗白为宣传部长，领导鄂东南、湘鄂赣、湘东省苏党团、十六军等单位，后湘东特委报告说改成湘东南特委要搞总暴动，我们曾不同意，三一年三月十八日开了湘东南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东南苏维埃，湖南省苏派我出席，因省委办事处派我到中央苏区去找毛主席，当时省委被获。我们办事处未经上级批准，同时失掉上级领导，经过永新城，还参加了七军党代表会。以后到永阳住在西路分委（左娜秘书长，书记是刘其凡，组织是朱昌偕）。

湘东南与西路政策是否完全合乎毛主席的一套，可以考虑，是否比湘鄂赣好，我看不见得，王震同志昨天的意见可以考虑，永新、吉安，我知道一些，我看永新一带在富田事变之后，群众较消沉；机关贪污腐化现象相当严重，西路分委刘其凡是傀儡、一切事经过左娜，就是朱昌偕与左娜专政，刘其凡是有点思想的人，有一次会，县委书记联席会，刘天干从上海回来，他与左娜、朱昌偕搞在一起，密谈甚久，也不参加会，这个会有争论，是关于二次“围剿”的问题，他们说没有二次“围剿”的可能，因为第一次打垮了，国民党没办法了，我和刘天干谈了一下，他不表示意见，他说中国到底资本主义占优势还是封建势力占优势，如江西老百姓提个蓝子。到处买果子油粑粑，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吗？我当时怀疑他，CY书记王炳生是个雇农

出身，这人也很好，也无权力，左娜他们伙食很好，常到馆子里去，永新县委苏我也去过，县委书记是唐森（工人）秘书长是大地主出身，一切事由他专政，我当时看他像政客，据我看这些人政治面貌不明，这些人是否反革命，当然还可以考查，我不作结论，总之鬼鬼祟祟不像共产党员，七军来时，独立师没有一千七八百人。

党的机关有不少的好干部如刘其凡等，但潜伏着一部分地主分子，这不包括整个湘赣，因为我只看到一部分，富田事变提出的那些反革命口号就是那些人提出的，我们在办事处听说此事非常气愤，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我任书记带一个师去解决 AB 团事件，以后听说解决了，就我一人去了。

土地问题解决了，但也有地主富农把持好的或更多的土地现象，如永新就有这种情形，就整个湘赣来说，也不能说土地问题已解决得很好，重分土地是应该的，但按照土地法草案办法去分是不对的，劳动政策我不懂得。财政政策方面是很混乱的，湘东南也许可能好一些，总之这些东西不能称为毛主席一套。

滕代远来我承认有成绩，但他只有两个月，做的什么事？就是东征西讨，尽是打仗，这些仗打得好，给了反革命一些打击，苏区有些发展，群众情绪也有提高，部队战斗力也有提高，但有金田一仗也打得不大好，至于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改进，因为时间太短。

临时省委是七月底到的，中央指定首道为书记，到中央局决定我、林瑞生、甘泗淇等参加，我是报告工作被拉上的，上海中央决定我在湘鄂干省委常委工作（当时有刘建中、李宗白、杨奇等），我去报告工作，只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在中央苏区住的不久。因二次战争要暴发，要防止西路有 AB 团暴动，因此以紧张的心情仓促走的，还背了一包材料，当时已决定林为保卫局长，谭牛山副之，王震说为什么一去就搞反革命，有这样一个原因，工作有错误，甚至是罪恶，最主要的是肃反问题，我们是奉命去的，当时还不是一去就捉，还开了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起来肃反，要保卫苏区，当时布置首先发动起来，步骤是先搞西路，后搞湘东南，以后我就走了，左娜等人如何逃跑的我就不知，我是八月走的，九月才回来的（我是到湘鄂赣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干部恐惶，当时革命秩序并未建立，情况很混乱，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可以捉都可以杀，我回来之后，说唐森已自首了，杀了多少人呢？很难估计，总之那时到处可以杀人，数目字很大，以后又是驱逐豪绅地主，除了豪绅地主外，干部杀的也很多，如朱义租等，朱义租杀是根据中央苏区的材料，干部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当然有些 AB 团，将来回去，我看可以分清楚一下，我们肃反路线是主观主义，虽然有些被捕的送到司法机关来，我还退过几个，总之自己要负责，省委主要由首道负责，省政府主要由我负责，不管是奉命也好，都应该调查研究，但调查研究很不多，罪恶很大，但肃反是否是宗派主义的。这一点，我看可以考虑，我们去执行肃反一个是中央局说恐怕暴动，一个是富田事变印象，不是借肃反打本地干部，打本地群众领袖，对西路干部不大信任，这是事实，但这决非我与首道两个人，是省委的看法，我们在中央局时稼样等人就是如此，由此观之，说我们是宗派主义自相残杀可以研究，我个人在党内也搞过甘年了，一贯历史也可以看到，别的地方没有，偏在这个地方搞一个宗派主义？我看不是，在肃反问题上我们是犯了错误，是主观主义逼供信，为什么湘东南没有西路严重？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遇到困难，成立省苏时，首道已动摇，刘士杰打工人纠察队，刘士杰

请我和首道吃狗肉去，他要我们去审 AB 团，审讯得很厉害，打得很厉害、我叫不用问，刘当时还听我的话，下去了，以后我和首道谈过此事，我说那里有这种办法，因而与刘斗争，以后又看到许多自首的小孩子，很活泼，我不信叫他们介绍囚个到我那里来我一问，乱弹琴，那里是什么 AB 团，批评过李朴等，还批评过处分过刘峰，在这方面我们的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后来德生、王震等由中央苏区回来（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肃反问题的决定，大家很同意，因为在思想上觉得那样搞是不对头的，同时在此决议来到之前，我们已停止了，以后便停止，直到蔡会文来时为止。

虽然我们罪恶很大，但时间不长，转变很快，如果说宗派主义，为什么这样？同时我们不仅杀本地人，外来干部也杀了很多，以后蔡会文来了，批评我们右倾，容忍姑息，七搞八搞又搞起来了，一搞搞到袁榴生身上去了，蔡会文来这一高潮中，杀干部杀的多，当然我们不能全归咎蔡一人。

土地问题上，我觉得重新分配土地是应该的，但是有错误，如豪绅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但过去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有缺点的，我感觉到湘赣群众的发动有三个东西，一个是肃反，一个是分土地，一个是打破“围剿”，正因为群众的发动，依靠着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军队能扩大、苏区能发展，敌人“围剿”能几次粉碎，土地问题上我看搞得左是左了些，查田是查的“不够”。过去已经左了，再来一个左就不得了。

在劳动政策上搞得很左，特别是刘士杰当工会委员长以后，搞得商家非常苦，为的干涉政府事憎，搞得袁德生和他老吵架，自己的工厂他说要罢工，改善工人生活，是否应该？是应该的，但要适当进行。

发展金融方面搞得不够，财政政策方面，以我看还搞得不错，当然有毛病，但统一财政，建立财政制度还是好的，我们去的时候，独立师三个团，团里没有营，只千多人，最后是扩大了，战斗力也加强了，以前机炮是都没有的，以后都有了，苏区也扩大了，虽然钱市街。分宜两仗未打好，对我们工作有些损失，但一般说来，还是有某些成绩的，政府对部队帮助是很不够的，军队饭吃得不好，医药也很少。

过去政策的执行，都是执行了四中全会的政策，特别是肃反政策，完全是路线错误，当时我们重新分配土地，在中央苏区时，弼时同志和我谈过，是不是我们这一套与毛主席的一套完全对立或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一套呢？是否与毛主席的一套毫无相类似的地方，过去毛主席是一套，我们来了就一脚踢翻了呢？是否除了几个民主口号相同之外与王博路线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倘若真是这样：那我们又为什么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呢？这还不是左中不足吗？

我们在干部政策与组织路线上有错误，在错误的肃反下损失了许多干部，我们的肃反缺少或没有调查研究，采取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方法。

我们当时没有区别外来与本地的思想，大家都是革命的有什么彼此之分，本地干部固然被打了许多，但外来干部亦然，如所谓浏阳派也被打得不少，本地干部固然提的较少，但军队的干部原封不动，原来是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连调换的现在我记得的没有，如谭思聪我很信任他，一直到他死后，我们认为他是光荣牺牲的，所以有思聪区的设立，谭思聪、李天柱、王震、谭家述等，也在部队中是有功绩的，甘去了解军队，甘是否有钦差大臣作风，他可以反省，总之当时分工如此，所谓篡军是不恰当的，我当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党团书记由袁德生当也许更好一些，我记得当时要首道参加省苏主席

团，他还不愿参加，政权机关除我之外，其余都是本地的，省委也只有我们四个，很多是本地人参加，群众团体更不待言，我们从未采取拉这个，打那个，孤立那个，争取那个的一套办法去整人，但我们也并未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当时，我们水平上讲，也不能提出此点，我们并未有排除异己的思想，我十九年了，没有搞过宗派主义，那两三个月就搞那个事，硬套公式说过去是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结合，或者不用那个名词，而把那些人描写成为这种样而显出另外同志的正确，我觉得我们不要割断历史，我老实讲（也许是放屁也未可知）我看大家屁股下都坐了点屎，不过多少程度之分而已，也许我坐的多一些，都得洗一洗才好，如认为没有坐屎，恐怕倒是个包袱，到延安来又说浏阳派，浏阳派都错了，我们是对的，这早天晓得，过去陈洪时杀过人刘士杰杀过人，王首道、张启龙也杀过人，其他也杀过人，但是否有分别呢？我看是有分别的，这是品质问题，关于逃跑的问题，那天王震同志说要跑的人负主要责任，我同意，但今天检查我们的领导，我看我们也有责任，正如我们不能把全部责任推在陈洪时、刘士杰身上一样，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叛变了，如戈勇的逃跑，吴德峰骂他有很大的关系，刘士杰的逃跑也可以研究，他说：他要到鹤峰打游击，我说我跟他去打游击去，这是使刘士杰对我的监视而找寻机会逃回省苏，（德峰：我没有去开主席团的会议，因此刘士杰走我不知道）过去刘士杰拉过我这是事实，但我不是跟着他跑的，然张子意对我却是那样了解，误认为我是刘士杰派来的，陈维自杀我觉得领导上要负责，陈洪时反开除其党籍，李端娥的自杀是刘士杰逼死的，逃跑自杀的人当然不好，但我们也要检讨自己的责任，蔡会文来后，工作的错误缺点不能由蔡会文一人负责，但破坏领导一元化这一点应由他负责，蔡会文来之后，开始形成派别活动，蔡会文、袁德生、刘士杰、冯文彬有此行动，冯文彬当时是特派员，刘士杰干涉政府，袁德生反对，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当时的省委，他们就结合起来了，（弼时：——）蔡会文品质虽好，但他向中府造我的谣，说我火烧白土街，其实白土街现在还在。

至于以后陈洪时、吴德峰等同志来时有无成绩，我说有成绩，来了以后，就打了一仗，打得很好，陈洪时认为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成果，可是各种政策更左了，比以前改了一个面貌，一来就开活动分子会，有百多人参加，这一套我以前在党内是没有见过的，捉人也捉的很多，而且是大干部，数日不见得比以前少，如袁德生，刘其凡、中央信上指令蔡元周，袁维秀、郭松山等几个省苏部长为什么不

杀，指责的很严厉，我当时心里想，我在湘赣你在中央苏区何以知道一定要杀。过去杀得少，他们来了就大批大批的杀，我们觉得他们的办法非常简单，红五月的工作做的有成绩，那时说首道做假报告，我说刘士杰他们的报告不合事实，他们就说我们反对中央决议，查田工作搞的很“热烈”，彻底也相当彻底，搞到三代，查的老百姓相当苦，我看那时有三大工作：（一）肃反（二）查田（三）扩红军，就是一个要命，一个要钱。

弼时同志和刘士杰来之后，一般政策比以前更加左了，这时否定一切更加有力量了，陈洪时时代是把我們扫下去，刘士杰来了后，就更不同了，查地主查豪绅，省府有无规定不得而知，在永新县府是规定数目字，要查出多少地主富农出来，查老百姓查到五代甚至到九代，肃反促的少了，杀的大多，隔不几天就杀一批，我看到劳动感化院有出无进，有次提到我身上来了，我以为杀我，后来提到省府，谭主席要我在省拥红会帮助工作，他问我到否省

委，我有很多顾虑，我说不去，此外还杀

了很多逃兵，还杀了很多俘虏，还在庄溪一些地方杀了一些情绪不好的，据说怕他逃跑，泄露秘密，（启龙被捕，湘鄂赣有些干部不同意，要质问省委，王震将他们阻止了——肖克）

成绩方面有显著成绩，扩大红军主力，搞军响，保障红军供给，领导战争，组织战争，比以前好多了，至于肃反查田则不是成绩。

作风不大好，比如刚到苏区边境的遂万泰就作龙文是罗明路线坚决执行者的结论，但是否是宗派主义，我看也不是，粥时同志是正派人，人家在党里搞了几十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刘士杰是教条宗派的俘虏，在湘赣大闹天空，他有些小聪明，他搬教条，他说：斯大林说，无风不起浪，粥时同志开始重用了他，放纵了他，吴德峰同志做了他们的左右手，如在审我时，段远文主审，问我问的无聊极了，吴与刘坐在后面演双簧，提出公审我是粥时同志提出的，这是在省委会议上提出的，这也是作风问题，当时我和首道工作还多少有成绩，如要我搞粮食，我搞了粮食，保证红军在青黄不按时的给养，却把自己写说明书问题耽搁了，结果说我反抗，不写说明书，刘士杰为了拿我的钢笔把我关在牢里。第二次审判我，是他们想趁我粥时同志不在时造成既成事实，把我判在保卫局去做反革命办，开始审判时几千人，最后只有几十个人，我听见底下有人说，你（指方维夏）审判人家！（指我）人家审判了你了！回省政府以后，把老甘和老谭骂了一顿，方维夏说吴德峰未来电话，还不送你到保卫局去，以后进行第三次公审，最后德峰同志向主审说了几句话，告他如何问我，判我一年两个月的监禁，我起来声诉，我驳了判决书，吴德峰在批我的声明中说我舞文弄墨，说我违犯了群众利益就是犯了罪，这说明德峰同志是陈洪时、刘士杰的左右手，（我们当时没有把湘鄂赣干部不满公审启龙这件事告诉省也是缺点——肖克）王震当时也认为我犯了错误，我事实上犯了错误，但不是他们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相反，我们的左还不适合人家的口味啊！

肖克：

（一）湘赣与湘鄂赣的初期斗争之概述：

湘鄂赣处在山岳地带，由于周围被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围绕，因此政治经济较进步，此点与其它区域不同。但另一方面因处在山岳地带，统治阶级力量也不是很强的，同时在此区域太平天国革命与辛亥革命均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一六在萍乡曾有大暴动，如谭嗣同即浏阳人也。中国工人运动在湖南长沙安源为中心对此地区亦有影响，一九二五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亦普及至湘鄂赣。民国十三、四年有议会运动，此一运动亦有很大影响。大革命时代这一带的工农群众有很大的发动，二六年至二七年可以说是普遍起来了，二六年夏湘东农运走向新阶段若干地区由秘密走向公开，北伐军溃败时，农民杀了很多人，缴了一些枪，成为后来游击队的资本。以后大革命失败后的几次暴动对革命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湘赣较差文化较低因其距中心城远，因此统治阶级的力量弱，同时湘赣历史上工农民运动很少，大斗争较少，大革命时期影响较大，各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并有武装。

武汉政府叛变以后，湘东仍然继续斗争，秋收暴动之后，他还在斗争。一九二八年平浏有大兵暴。湘赣在朱毛未来之先亦有群众斗争。一九二九年朱毛离开井冈山，此后湘赣斗争就坚持下来，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两

年之内，在井冈山建立了许多根据地，经过一九二九年一年的游击，又逐渐的形成与扩大，一九三一年初，许多小块连为一大块。由于此区域共产党的主导与群众运动的深入，敌人在一九二八年即围剿四次，据彭老总报告，仅在萍乡一县即驻过十五团兵，因此斗争特别尖锐与广泛。因此井冈山全世界闻名，敌人对此区域的注意与进攻亦是非常咬牙切齿的，由此得出：

(1) 苏维埃革命的初期能够存在革命军队、革命发展地区，大部分有大革命的影响，在山地边界或是非山地带并且是有山有水。因此种地区之交通不便离中心城市远，便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开始在此种地区要好一些。中国边界地带统治的力量弱，各省统治阶级有矛盾各不相关，此点不仅内战时期如此，即在现在亦是如此。过去各处建立根据地诸如贺老总方志敏同志亦是选择此种地区。

此区域从来不因革命波浪斗争。主力军走了以后能支持者惟有群众发动方能为此也。

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

我跑到湘鄂赣去，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发展根据地。开始去必须发展小块的根据地，但不能像华北的那样，只有经过小块到大块。

(2) 湘鄂赣及湘赣边在文化地形经济条件比中央苏区好，在革命前发展比较早，为何不能成大块的根据地呢？原因最大的经验在二次战后三军离开以后，未成立军事政治上得力人材，以后临时省委经验不足，以路西区后来各方面比中央苏区好。

整个湘鄂赣合起来不够十万人。

我在当时完全错误路线底下，只要有好的军事指挥打仗也应打好，地方工作也可以局部的改变形式的，虽然战略上不能解决问题，但也不能强调一面，中央苏区虽路线错了、但打了些好仗。

在三军团离开后没有恰当的领导机关，只要棋子下的好的话，也可以成立第二个大苏区，湘赣方面派来很多的干部但来晚了些。

在整个左的政策下，肃反问题是左的，临时省委成立后最大的问题是肃反，是在中央局肃反路线来的。

从中央来了肃反左倾蔡会文到湘赣之继续三军团的左的错误，以至我和蔡会文没有认识的虽说我没有管，蔡到后来蔡与临时省委精神基本是一致的，差别之处临时省委有些犹疑，但没有提出整个路线（王——反对简单化和扩大化临时省委同志如果没有朴实的唯物主义，当时可能搞的更乱）。

这个时期蔡会文来之后，虽不一定从宗派观点出发，但与以前有差别，对湘赣的干部也不信任的，蔡会文的思想是左的，弼时同志来对过去大体上还是那样，开始清理案件，那时还杀了一批人，以后子意回来又严重了一些。子意回来大胆的解决了许多悬案。我与陈洪时从来没有意见分歧，有一件事情分歧了，有一个营长，他要捉不同意还有我的一个勤务员，此事开始不知道，说要调到军区司令部写字。一年以后一问才说杀了，此事我与王震同志还生过一顿气。从弼时我蔡会文吴铁铮来后过去说错了，但过了一年又和以前一样。反对扩大化简单化这还是对，虽然在四中会以后，同时不自觉的山头主义是有的，比如对一个医生，蔡会文同志对他特别不同。江西干部很少，此种情形下由于不自觉的山头主义来的。

肃反的损失是很大的，敌人打死我们的干部没有我们自己杀的多。今天谈责任也很难说，我们不是有意的杀革命分子，刘士杰固然有私仇，但不见

得想杀革命分子，蔡会文完全是思想问题。因此我觉得责任问题不要拼命追，但我们要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我们如在思想上没有真正的准备，以后还难保不犯错误，有人说一九三一年中央指示信发出后，纠正了一时，但因为左的路线不解决所以又错了，但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思想不对也可以犯错误的，如湖南错误是正确路线领导下的错误。所以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不然仍会犯错误。启龙说发动群众办法之一是肃反，但是发动了群众，如不能正确的掌握政策一定要成为群众的盲动。如去年抢救运动即是如此。发动群众只是允许逼打杀不允许群众说不同的东西。并且使干部也不能讲话，甚而不提，自己恐慌（如首道）因此我说启龙说的我还应补充一下。开始发动群众后即造成群众恐慌，AB团不会没有，但不会有那样多。五师没有杀多少，（王震但不是执行左的路线者部是一样，但程度不同）我讲我们大家负责是指路线而言，因为我们执行了路线。在那时肃反情况下，正确意见也不能发挥，领导机关亦不是一切都高明的，如不发扬民主，不能弥补这个缺点。部队杀的少，不杀逃兵，不打入，这是朱毛的传统。如此回来将许多犯罪分子的徒刑取消了，我对肃反在路线上不能解决，但程度不同，我们具体人可以保证。

（三）军事问题——主要的讲作战路线

（1）我到湘赣以前的情形，队伍是壮大的，分宜战争后，干部削弱的很，几乎削弱力量一半以上，那时我把这个结果看成为右倾的结果，今天不然，应该看成红军不够巩固而起的波浪。我们到了以后，强调正规化的训练干部，我觉得还是对的，强调自己的好处，蔡会文同志这一点缺点是比较明显的，他只看到自己好，相信自己带的人，看别人不行，当时我们没有把独立一师的战斗力予以正确的估计。

（2）一九三二年冬中央红军在××行动，为了争取赣江中心城市条件，要我们去配合，我们没配合，只在××一带行动，并做点群众工作，此时军委责备我们处处是防御。我党的当时部队已经很疲惫，需要休息一下，整理一下，同时想一下是可以的，后来第二年二月，敌人从长沙调来许多队伍，还是起了配合作用，因此我看不去还好，但当时受到右倾的批评。其实部队不大，要造成争取赣江下游的条件根本不成，后来沉水作用更大，不过早点去更好一些。此路回来以后，因为军委批评右倾，所以行动就更积极了些。打了胜仗，所以战斗还提高了一些士气也很高。

一九三三年二月敌人开始对湘赣进攻，共有四十三个团，不过其中有些不完全是对付我们的，当时我们的办法是打击敌人一路，打击敌人的弱点，但当时的口号是积极进攻向外发展，实际上还是过去一套，有时候假攻一处打他的埋伏，这些上面也得了一些成绩。经过××××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对湘赣四次“围剿”的余威。

三三年秋天墨庄战斗（实际上是指梅花山战斗）之后，敌人开始五次“围剿”，敌人采取了堡垒政策，我们当时对敌人的堡垒政策没有新办法，正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我们到宁冈，萍乡没有什么行动，而萍乡还有一点小损失。因此那年没有成绩，蔡会文同志要负责，如果说他在执行其他政策上左的话，我觉到在军事上右一些，他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他的理论打仗不能脱离永新大后方。他说我一贯的左，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左在什么地方。在萍乡回来之后，他还有些悲观，从他给省委信中可以看出。我和他有些分歧，陈洪时对我这一点好，所以陈洪时来了我还好些。但如说蔡会文同志是罗明路线，则不是，但有些对他的批评还是对的。后来陈洪时去了，我们对蔡会文

同志还有些批评，从那次会后，仗还是打的好有了些转变，梅花山一仗打得很好（八月九日时）后来打由山还是一个胜仗（此时十一月时先）歼灭也很大。

十七师北上行动今天看是错误的。要我们北上切断南污路，切断南污路是不可能的，因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队之供给交通大道，定是一下可以切断的，同时当时十九路军已快垮了，所以不出之水即闻十九军垮了以后要我们留在游击区，找徐彦刚会合后一齐行动，战略任务没有办法，我们无办法走到湖北去，又要我们找红三师去，饭也没有得吃，我们一想愈往北走愈没有办法，得不到电报自己就向南走了四天才得到军委要我们向南的电报。回来路上因情报不确打了一个败仗，损失三百人，被迫到浏阳河，我们是没有得命令就决定回湘赣。我们没有把十六师带到湘赣，留他们在湘鄂赣，并且我觉得把徐彦刚代替高咏生是正确的，那次仗打得很危险。这一行动在战术已有些成功，战术上保持了进退自如，但总的战略上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结果出发四千人，回来只有二千七百人，干部负伤的很多，九个营长去了八个，六个团级干部连伤带死去了五个，结果是削弱了十七师，失去了永新另外敌人对湘赣更加注意了，如没有这些损失对以后的湘赣斗争会更加有利。也就是说五次“围剿”可能粉碎。最少有战役上胜利的可能。当然整个局面能否支持那湘赣也没有方法。

十七师回湘赣之前，湘赣红军受单纯防御的影响是很小的，从十月到第二年一二月我们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此时我们采取了大规模的在苏区内外的游击战的方针，王震同志回来这个时期，军委给了我们一册子，开始接受了新的作战路线，过去当然也有影响，五六月发展的更高了，但他们不能与中央苏区的高潮相比拟，我们在沙市战争胜利以后本来还可以打一些仗，但未打；以后不好打了，但我们硬打。虽然我们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斗争路线，但由于我们湘赣红军自己斗争经验及当时的客观情况与中央苏区执行不同。

- 一、侧击伏击为主，与敌人不经常正面接触。
- 二、主力很少分散。
- 三、工事的广泛性不及中央苏区，我们只有部分地区有。
- 四、游击战争更加发展，派很多队伍外出。
- 五、时间不长。

因此才能取得沙市澧田的胜利，此还有别原因，军委主张打击敌人（如说打击先头部队）敌人王东原相当骄傲所谓骑兵必败。湘赣到五六月才基本上接受新路线。我们做的工事也不少，我们当时对李德博古路线不怀疑所以接受了，（前四月到六月，我们没有办法几乎成了战略对抗，后来敌人李抱冰来了，因此有了变化，四、五、六月两方相持，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以后战术上的错误是没有接受一九二九年的传统，湘赣苏区在牵制敌人方面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如李抱冰、鲍刚等）。

八月七日我们由横石出发，中央红军是单纯防御下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湘赣虽完成他的任务，但因为整个形势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不得不突围。这个行动达到中央给我与二方面军到湘川边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的任务，我们的确保存了有生力量，干部绝大部分保存了。但没有达最高程度的保存原因：（一）、六军团是被迫长征的，我们有原则错误有搬家式的错误，中央军委命令即是搬家式的精神。因此没有最高的作战决心，不知道

敌人可以追，由于搬家式的转移，一切都搬家，叫随军行动。带这样大的后方是减轻作战决心的一个客观原因。（二）、因为搬家所以走路就走捷路，但直线行动最容易遭敌人的侧击的，因此被迫走曲路行动不灵活，容易被敌人追掉，因此有许多无代价的掩护员，打仗的反而少了，因此敌人常主动，我们被动，常遭敌人打击。（三）、对敌人情形不了解，地图是中学生地图，对地形、人情、风俗、物产皆不熟。战役准备不够。又为什么如此呢？突围以前对敌人采取坚决持久的追击估计不足，军委三千字的命令一字未提。

没有在白区作战的精神准备与方法研究。突围后战略精神较以前又没有转变，因此又没有在苏区周围与白区战胜敌人的信心。过潇水后，电瓶五个丢了三个，过了西延以后，我们主力还没有损失，路上我们沿路交多零碎武装，但这又不同于中央苏区：

一、后方力量与军力的比例还不及中央苏区。

二、我们路上想打仗，中央苏区出来就不想打仗，过了潇水轻便了一些，更想打仗了。到通道更想打仗了，到了新厂更想打了，但已经打起来了，此时搬家的错误不自觉的转变过来了（王震以后觉悟了，自动的丢了）以后与二军团会师时是改变了一点。

过潇水以后有显著的不同，此或可考虑，中央苏区是到遵义以后才改变的。到大广小广是个挫折，一直到××××我们局势才好了。以后要过乌江。军委来电说军委并未叫你们过乌江。这一前面三个星期是最危险的时期，如果不是革命的军队不是共产党的军队不好办。

本来我们可以在湘南停一个时期，因为没走曲线的思想。

在新厂胜利后应有打击敌人更高的信心才好一些，那时我们不想下台，因伤兵多。

不要我们过乌江是李德的行动，军委要干涉我们的小行动，不给一个广泛的活动余地。

马峰荫（马服堰）战斗以后，我们要分兵，那时军委不同意，弼时同志也不同意，当时分兵不一定是错误，因为贵州路小分兵容易走，如果有计划分兵是可以，普通上面的人不愿分，不分的原因，说分开难打一些、下面领导弱，其实他们和上级在一起依靠上级，因此说分兵下级无把握，其实不成理由，张子意说分兵是机会主义动摇，我不同意。

与二军团会师以后，创造了新的苏区。军事上我们很有经验，他们往往不接受。带东西多我不满意，我与子意说的特别多。长途行军带东西多了总是不好的，在山地轻装总是好的。我们已经搞了，中央苏区又重复。这些东西不仅军事人员要注意，党要注意这些问题。

主力突围以后，军委把湘赣地方武装留下，这是完全对的。（当时五千人）不过留在湘赣苏区，湘赣苏区在陈洪时领导下，他的错误影响是很大的。湘赣三年的游击战争，中央已有估计，这是很好的，为什么在左的路线下还保持了一部分力量，因为我们有基本群众，党有基础，谭余保同志等，在那里坚持斗争很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党的干部的品质之重要，陈洪时会说会写，政治文化军事都很高，但叛变了，但谭余保同志有德，他那坚持到底得到了成绩。

总的说来，以弼时同志来以前以后军事上没有犯很大的错误，我们的例子是最光荣的例子，当然也不是只有我们能干。这是朱毛红军的传统，三大任务我们也是找到的，弼时同志在军事的领导应特别提出，部队战斗力很强，

此亦可提一下。

最后讲一讲领导问题

临时省委作了工作，苏区巩固红军扩大土地问题上虽有错误但比较彻底解决了群众工作，我感到有点形式，不够深入；红军不够巩固，地方武装没整理，苏区部分缩小，驱逐豪绅上也有错误。

弼时同志来了以后领导加强了，蔡会文同志对地方武装是有了整理，在旧的基础上更推进一步了，过去的基础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是在旧的基础新的领导下得到成绩，但对临时省委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打了胜仗是说新的领导的成功。我们到以前党政一元化，蔡到以后，他钦差大臣作风，把一元化破坏了。弼时同志到了以后，他对弼时同志也闹独立性，他说省委的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以后蔡受了批评，弼时同志兼政委才又一元化，一直到陕北还是一元化。

蔡到湘赣以后，整理部队及地方武装及一些胜利上有成绩的，但这个同志有缺点，打击别人自己的错误不承认，这个同志还是思想方法问题还不是品质不好，小资产阶级品质很重，对别人要求廉洁，但他自己大搞大用。

省委在刘士杰、张子意特别在子意和士杰完全一样，子意作了打手，子意是思想问题，品质不坏，他是穷学生出身，有些激愤，子意一直左到以后，对干部一开口就骂，对俘虏军官态度非常不好，他说话别人不敢说。红军长征搞得不好，他还说红军伟大胜利，这个同志思想是很左的，对刘士杰，开始王震对他也不错，以后因刘要杀刘亚球，对他不好，弼时同志，刘不好说，因为中央重用他，我估计刘与博古是结合起来的，博古派人来湘赣是有计划的，博与刘是有狼狈为好的味道。

弼时同志来湘赣后，虽还在“左”的路线下，但有部分改变，如对蔡会文结论是对的，如在别的地方一定说是罗明路线，弼时同志作结论就没有作此向。弼时同志特别注意军队与战争的领导。因此使各方面的工作做到了一元化，我是前线指挥官只爱打仗，别的就没有爱，因为党注意了供给，弼时同志抓住了战争是中心一环，党领导战争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使战略与政略求得一致，如果没有那时这样的注意这个问题要做到这种成绩是不容易的。党也没有不锁碎的干涉。在湘赣党不管军队与管的大多都不好。

最后讲到干部政策问题。打击干部，把小错误扩大如大错误甚至没有错误说成有错误。有错误带帽子，不准申辩，不仅不准本人申辩而且不准别人申辩，只有一定工作地位的才能讲句话。如果斗争别人不说话就是政治上不开展，因此使得一些同志不能不讲一下。

对有错误的干部不去教育，首道同志没有人和他谈过话，有错误就撤职，送裁判所甚至开除党籍，打击政策在军队中也是一样，一个浏阳人当连长，不晓得为什么挑担子做生意，他说开除了军籍，这阵一直延长到很多地方。比如王震同志杀一个连长（因为喝酒）的问题，在草地杀了三四个，其中还有连长，因为组织逃跑。我举这样几个例子，这当然不是王震同志一个人负责，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办错了。过去我们思想也未搞通。子意也是一样很左。另外如周球保的事也是一样，也搞得多少过火了一些，所以，以后一直对王震同志不满，政治上爱护同志是不够的。这是过去的问题，过去大家倾向都差不多的。有些同志，如首道、谭家述、张启龙都是带了一个罗明路线的帽子，如像被服厂作的帽子谁皆可带。谭家述被撤职后，刘士杰称之为顽强的机会主义，撤职也是不妥当的。以后在长征中也没有重用他。十八师

没有要他当师长也是不对的。总的方面有些斗争过火，有些莫须有，新的领导机关常常不信任旧干部，后来的省委对以前省委不注意应用，如首道、启龙新省委用的人都是新的，旧的干部没有接受。我们代替了李天柱，为在湘赣有朱毛传统，李天柱、启龙都没有讲话。

同时我们也说到临时省委成立对本地干部注意不够，可能有些不自觉的山头主义。要多用本地干部，这有好处如李文强即是如此。当时是左的，后来对夏曦的斗争也有些过分，对夏曦同志的斗争，刘士杰是个打手，王震同志也很厉害，当然王震同志转变是快的。所以说左的斗争一直到会合二方面军也还没有注意。提拔干部成分论是很多的，但对自己不管，不准提拔别的，知识分子不行，自己知识分子倒可以。当然也不是要他们自己成分，要他们自己爬上去，同时成分论也是机械的，对知识分子是不注意的。江西并不是不出干部，但被赶走了。各苏区大革命时苏维埃开始主要是革命知识分子搞的。

犯错误的人本身没有自由思想，没有自由行动要受保卫局的监视。不能申辩，申辩就是顽固机会主义，生活上也打击。打击别人有自由，替人申辩没有自由。因此许多人明哲保身。过去民主作风是很不够的，过去首道同志受打击时，下面的人不满他也有，但不敢讲。我和王震同志对打击过的同志态度是不同一些。有时领导机关不容易了解下层，在下层叫小广播，有时倒有好些好东西。要给少数人以自由。王首道：行色匆匆，来不及详细检讨，能联系到个人思想检讨更好，但不可能，只能概略讲一讲。检讨过去的历史，应用历史观点，同时也要对现在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有利。其次还要研究路线，不是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当然个人也要负责，但更要注意路线，联系到个人对自由的思想更有好处，因为大家执行了左的路线。我们不要否认一切，不能说过去一切都是不对。当然领导同志也不要肯定一切。检讨要检讨，但检讨如作了结论以后，大家就不要乱说。

我同意许多同志的估计，湘赣党在临时省委以后直至三年游击战争时执行四中全会的左的路线，但它是逐渐上升的，我们是带着四中全会左的路线去的，以后博、洛在中央苏区的路线，经陈洪时，刘士杰又带了去，五中全会是最左的，毛主席是吃不开了，恐怕弼时同志也受了点批评，以后蔡会文去了更左了，(王震、袁任远：我们听到小广播说弼时同志在中央苏区软弱)，临时省委最左的时代是左娜、龙一奎逃跑以后的肃反，成立正式省委以后，王震同志从中央苏区回来，我们也感到肃反有问题，有些怀疑，一方面忙于对敌斗争，一方面不坚决停了一下，王震回来传达了简单化，扩大化以后更是不捉了。临时省委杀的最多的是退出永新时仓促间杀了几十个，以后是下面杀的多。以后蔡会文来了以后，批评我们右，第二批提拔起来的县级，以及某些省级的干部即是在此一高潮下被杀的。蔡会文以后到新省委成立后，不但左的路线未改变，而且更左了，肯定过去捉的人都是反革命，把过去的怀疑打消，于是又发动了高潮，我的撤职最主要的是因对反革命的容忍姑息，这就是说明博、洛路线的经过，刘士杰到湘赣是他们党的阴谋，五中全会以后，张子意回来更左了，当时党内斗争上是打倒一切，湘赣苏区是经过刘士杰、陈洪时开始搞的一塌糊涂，三年游击战争表现了谭的坚持性，但政治上还是更左的，总的估计如此。

一、政治路线：

在第一个时期为一九三一年临时省委前包括大革命时代，这一时候的党

有大革命的基础，有安源的工人运动，有平浏的农民运动，湘东农民运动对整个湖南有很大的作用。肖克同志说湘赣差，我看也是有基础的，这个地区后来成为根据地，有地理条件，有大革命的基础，但最重要的是有毛主席的领导，有领袖作用。有毛主席建立根据地的更完整的思想，湘鄂赣的斗争，都差不多。

这个时期的路线是更正确的，（在立三路线未来前）即是毛主席的红军在，但秋收暴动的盲动，政策在湘赣是执行了的。也是有杀烧的情形的，最初阶段一个人不杀也是不行的，但多少受了些左的影响，毛主席纠正的快，当时我记的有保护商店保护城市的政策，立三路线在湘赣也是执行了，如江西组织总行委八次攻击等，三中全会以后就纠正了，取消了总暴动，总委恢复了青年团，但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富田事变对有两种估计，（一）小资产阶级在党内闹派别纠纷项英即时如此估计。（二）认为是反革命事变，不是党的纠纷，富田事变决议案即是如此估计的，这是上海中央的估计，此决议我看了一下，他认为事变的基础是建筑在地主、商人、豪绅、富农，豪绅剥削分子身上的，事变是有反革命分子指导的，这两种估计何者为对，我看可以研究，这两种估计过去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如系前一种估计，应该否定肃反那就是很大的案子，因为全杀错了，恐要七大讨论。如系第二种估计，那么可以分析。我认为富田事亦是反革命领导的，但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的。反革命有没有予我看是有的，AB团改组派不能说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我们取消西路分委领导是对的，事实上当时所以取消这个领导亦是如此估计的。临时省委的名单是中央局决定的，临时省委去的任务是要解决西路分委富田事变，AB团的问题，同时要去巩固苏区，当时李卓然他们在那里批评毛主席的分配土地法，我认为在此一时期要取消西路分委领导是对的，因为西路分委中有反革命，西路分委有反革命的两面派，土地的果实被富农豪绅夺走了，土地问题解决的不好，西路分委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的情形很严重，群众斗争热情也不高，我们对西路分委也不是采取一切不要的态度，刘其凡后来是临时省委的常委，当时我们认为，左娜龙一奎是反革命，朱长偕我看也不是好的，左娜逃跑以后，我们就慌乱了，就发动群众到处捉人，搞的局面很乱，七团虽只有七个无口供的但没有部杀，战士杀的少干部杀的多，二十军有一个团搞的也严重，刘士杰的工人纠察队和李朴的青年队，搞的也严重。各县也乱杀一顿，杀的多，我们罪恶最大的就是这一个时期。第二批捉的干部是吴德峰来了处理的。旧省委和临时省委是执行的四中全会的左倾路线，但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如群众运动很高涨。（这当然与过去的基础也有关系）红军扩大了，工作积极性一般的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提高了，因此不是说临时省委和旧省委走向失败，蔡会文同志来时部队减弱，主要是烂脚，决不是过去肖克、蔡会文的估计，现在不能象过去那样看。当然省委在工作上有点弱点，但说不能打仗等是左倾估计。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削弱一半，上犹苏区失掉是我们的错误，但有原因如肃反，敌人进攻加强三军团把干部换了一些等。

旧省委有错误也有成绩，还不及后来左。

旧省委及以后左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对形势估计上左，如两个政权对立，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大任务之规定等等，都教条式的乱搬，其实当时正是“九一八”以后敌人对湘赣，并不大注意我们，当时也接到三条的方针但无民族统一路线的观念，政策上

还没有起变化。

第二，当时基本策略上是孤立主义政策，所谓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和周围军阀地方武装是一切都打，不懂的利用敌人矛盾，否认任务条件上的妥协，如果妥协一下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或是反革命的，边界上尤其如此改良办也不准用。

第三，在土地政策上彻底重新分配土地，否认了过去毛主席按人口分土地的办法，当时做起来基本上还是按人口分，但地主不分，豪农分，这两点与毛主席的办法不同。查田运动也有些左，旧省委已经有些左，后来省委查到几代更左了。驱逐地主豪绅出境也搞的很左，此事现在还查不清，不知是否有中央的指示，我们那里是受了湘鄂赣的影响，由于这样一搞使的下面有很多的报复行为，我当时认为苏区搞干净点好，认为豪绅地主消灭了，就可以消灭阶级斗争，苏区就是乐园，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这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冲动。

第四，劳动法是机械的搬用大城市的劳动法，工会要求的是无条件的提高工资，强迫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连农村的手工业工人皆如此，工人还要分土地，造成工农的对立。

第五，肃反政策已经讲过，临时省委是疯狂的肃委，以后王震由中央苏区回来停顿一时，蔡会文来了以后又搞了一个高潮。

第六，赤白对立问题，边界上的老百姓不得不采取两面态度，没有了解边区工作是很难作的，实际上边区的群众是只好两边应付的，白红杀，红军左也杀，我看罗明倒发觉了这个问题，当时罗明路线这个东西要否定的，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那时造成赤白对立是错误的。

二、组织路线：

临时省委去，中央的组织路线是达到拥护他们的教条宗派的目的，组织路线是错误的，是否我们被派的都是钦差大臣，都是宗派呢？不是的，组织路线之表现错误是由上往下派人，如临时省委会就是指定的，其实可以组织两个分省委来筹备省代表会产生省委是可以的。

干部政策是打击政策，我们以后更加发展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是不大好的，但湘东南的干部不是我们带去的，其实萍浏也可以说是湘东南的。本地干部也不一定要机械的看，我看只要是在此处斗争中生长出来联系群众就可以。启龙原是湘东的特委，我是湘鄂赣的，我看不能说我们由外面来就是想篡党篡军，事实上我们也无此企图，当时我们不能不服中央调动。不过那时我们对本地干部不信任，所以下面说湖南人杀江西人，一方面是因为富田事变，使我们不信任江西人的干部，另外这句话也是反革命，挑拨的一句話，是不是有浏阳派呢？我看是没有的，不自觉的山头主义是有一些的，这本质上就是宗派主义，但作为有纲领，有组织，有意识的打击一些人那就沒有，无论是启龙王震和我都没有。套公式是不对的。我们此次去也没有私人企图。

当时党对无产阶级领导的认识不对头，如机械的提拔工人干部，实际是拿工人作金字招牌，无产阶级领导是指思想领导，机械的成分论规定要百分之几的工人参加领导机关是不对的。对知识分子政策不对，是排挤知识分子的。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打击的政策，惩办主义。领导作风上有些形式主义，公式主义，机械搬运党的决议。一律采用革命的竞赛方法，突击办法，套苏联的办法也是不妥当的，但我们是艰苦的，小灶特务员我们是沒有的。

三、军事问题：

六军团是朱毛的种子，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来源是茶陵浏阳的，以后当然整个湘赣苏区工农的武装。六军团的创造者，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王震同志是历史长久，最优秀的代表之一，现在是九旅的领导中心，他是从这个队伍中逐渐提拔起来的。这个武装是湘赣党和群众斗争的结果，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创造的，蔡肖去，对湘赣军队提高一步起了他的作用，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东西也带来了一些。

最后长征时期，以弼时同志为中心的领导的肖克、王震同志参加这个领导是有功劳的。弼时同志对领导这个武装是有很大功劳的。

四、几个具体的意见：

对过去给一些干部的处分是要从思想上来一个检讨，我认为虽然在错误的路线下，但不能把一切的错误都取消应分析的看，如刘子奇同志

我看就是应该如此，随便的推翻会背包袱的。至于对另外的一些人的处分，如对启龙和我的处分，我认为不仅是过火的，我们请求弼时同志考虑一下，不能认为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对反革命不是容忍姑息，启龙同志是浏阳同志群众领袖，如说他火烧白龙街，召集商人开会就是代表商人利益，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等而给他处分这是不对的。刘士杰处罚人是利用左的路线打击别人的，抬高自己，但启龙同志也不要背包袱。我看启龙同志在那时的官僚主义作风值得检讨，对袁德

生故意打击是没有，比较说来袁当时可以算是一个群众领袖，我们对他的帮助不够，这是事实。我们对他的怀疑是事实，但我们没有故意搞他。

那时对启龙的斗争几乎是党外斗争，对王首道的斗争也不应该，我对工会的批评如没有领导反帝运动，工会脱离群众等，就说我是托陈取消主义等，后来弼时同志在省委会上作结论也说我有取消主义思想等，我看这些处罚是不对的，应该根本取消。

对王震同志有 AB 团的嫌疑也应该取消，事实也证明了。肖克同志发言中认为陈洪时还好，认为王震同志打击了人等，我看也不妥当。从几次严重的关头上都考验过了，就在当时也不弱于陈洪时，应该说王震

应当十七师的政治委员，我看肖克同志的发言中有些了解不大好。李天柱也不是 AB 团。

对这些处分我觉得应取消，当然有些错误如上所述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对过去肃反肃错的家属应予以抚恤。解释只能个别解释，我看我们要请求带一笔款，现在不能宣布，我们不能给反革命利用。

我对于几个同志及对我自己的错误提一下。

我自己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靠近群众。也还有一点朴素的唯物论，我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以感情代政策。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

王震同志是工人出身，大革命时代在下层工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流亡，什么也干过。那时我对王震没有见过面，听到从武汉回来一批人，到了湘赣都不记的他是那里的人，他经过许多战争，表现他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对张国焘斗争他是正确的，对反对何绍南的斗争也是正确的，执行了中央的政策。王震同志对自己批判的少，对自己左的思想讲的少，王震同志也是犯了左的错误，曾经对反西路分委，肃反积极过，但他不是一直对肃反左下去的，对军队干部他起了保护作用，王震同志欠缺党内民主作风，这是引起

许多同志反对的原因。那些同志要负责检讨自己，王震同志则缺乏民主作风，缺乏主动的自我批评。这些毛病一定要改，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领导。

谭余保同志的左的思想也是重的，他对革命忠诚无限的。谭余保同志后来一切都领导，一元化要注意，不然就容易不民主，这要改变一下。

对启龙同志刚才我讲过。

对吴德峰同志这次发言有些自我批评，但我感到他不深刻，我党的他有一点不够诚恳，有些投机取巧的感觉，过去斗争我时，他是积极的，但他相当突出，为什么如此？首先我看是在左的路线下工作，其次是自己思想左，另外有点顺风转舵，这一点，我党的应根据自己的认识出发，不要乘风波走。思想方法上，我党的主观主义方法很多，有些疑神疑鬼，思想狭隘。肃反的直接责任应由吴德峰同志负，如谭友山，李义文，固然有罪恶，但是否反革命可以考虑。他对革命的忠诚，但过去那样严重的罪恶轻轻自我批评不够，不足以改变他的左的思想。保卫机关当时很黑暗。吴的思想改变是不容易的，思想是左的。审干时期也是左的。

弼时同志，在大革命时代就有印象，弼时同志在中央里面是从实际斗争中生长的，弼时同志是正派的，弼时同志在教条宗派下虽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湘赣苏区打开局面的是陈洪时？但对我们的处分还是肯定了，对我们的结论如托陈取消派，说启龙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弼时同志作的，刘士杰、陈洪时搞的乱七八糟，弼时同志都不知道，这一点谭余保同志也要负责，他没有反映给弼时同志，后来也没有干涉，对刘士杰有些放任，这种党内生活很混乱，我始终对弼时同志是尊敬的，对我们还是起了保护作用。

陈洪时，我看他是混进党内来的投机家，如拿谭余保同志和陈洪时来比那就不同，谭是与群众有联系的，不单是一个坚持问题。陈和王震更比不得。刘士杰是流氓，他提出的干部大部分是叛变了，只有两个不同，一个牺牲，一个叛变，刘亚球同志是经过一点农民运动的经验，他有别于刘士杰，不是刘士杰派，当时主要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提的太快，捧的太高。刘士杰是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无耻。刘士杰提的愈高愈坏。对于工农干部不教育，提的很高就会很坏。

张子意同志那不同，他的特别是思想左，他对党还是忠诚的，他的思想我看也要整顿一下。

最好由弼时同志作一下结论，作一个报告，并写一个材料。

王震：

（一）湘赣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结合，蔡会文同志有他的作用，集中起来就是游击队的发展。

（二）蔡、肖来了以后与二十军的行动基本上分兵还是有集中的领导的，过去认为二十军是AB搞鬼，事实上因他历史短，战斗经验还少。

（三）蔡、肖来了以后，过去我们对中央派来的很欢迎，当时估计到部队的削弱是因天灾人祸，分宜一仗只死伤三百多人，并不是因为红军不巩固，主要因为天灾，如传染疾病等。

陈洪时调前方，蔡会文同志调到后方来，当然蔡有能力，但过去湘赣工作并不是弱得不得了，陈洪时当政委，我看是不应该的。

（四）北上运动战、游击战，肖克同志是有他的指挥的特点的，但在黄沙战术上还是错误的。

（五）三四年上半年四五六这几个月永新的斗争问题上，我看那么多的

堡垒进来，还想在那里搞，还想粉碎敌人，我看不行，突围思想并非不对。

（六）最后补充一点，我应该警惕我的错误，肖克同志说左的干部过去被提拔，但我之被提拔并不是因为左，我在斗争中当然没有功，但也不是打手，也没有那样大的罪，我对西路分委估计是不对的，打夏曦是因为我背了AB团好几年。

那时提谭余保同志是否要搞他一个傀儡呢？张启龙那时对谭余保的认识没有错误，浏阳派我看没有。

我们要检查历史不怕人家上进，有欧格涅夫并不坏。李国华（李立）：

（一）湘赣历史问题：大革命时由于那个地方落后，豪绅压迫农民很厉害，所以以后群众运动发展很快，我们那里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分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大革命时，永新宁岗都有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都垮了。

袁文才是个农民领袖，他是地主家庭，后带土匪，搞农民运动，他曾打开一次永新城，那时叫作农民自卫军，当然他思想上有毛病，但他的问题的解决是不对的，三年立三路线打吉安，要集中枪，他不愿去，他说队伍小下去，赣西南特委决定把袁文才、王佐打死，果然在夜晚十二时打死，王佐品质不大好，但是袁文才品质还好。

（二）、（三）（略）

（四）总的路线：在临时省委来之前，还是毛主席作风，立三路线之后一个时期许多地方弄坏了，但基本上是毛主席的，临时省委来以后组织上是合法的，临时省委本身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弼时同志不来，让刘士杰搞下去，可能把湘赣搞垮，因为党内不团结，大家对刘士杰、陈洪时不满意，弼时同志纠正了左的偏向，但还是执行了左的路线，如查田运动等，执行了五中全会更左一些的路线，但在军事上不见得执行那个路线，在弼时、肖师长领导下还打了几次胜仗。

刘亚球：

（一）大革命时的农民运动在莲花还有影响，毛主席经过三区时，陈行健就有十余条枪活动，以后有二十四五条枪，这些人是井冈山开小差来的。

萍乡在大革命失败后曾有过暴动，后被打垮，到二八年又搞起来了，我到那里去时，安源纠察队已经改编，我作区委工作，当时部队枪没有了，以后有两支枪，是开小差回来的，当时想要这两支枪，以后由此两支枪又搞回约有三四十条枪回来。

（二）关于独立师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张维部分的，还有黄公略打安源时动员了些安源工作缴了的枪，给了纠察队，当时黄公略走以后，和张维再会合一起，此外莲花也有一股，茶陵也有一股，此外就是平浏的一股，此时张维、谭家述是有名的，王震当时我还不知道，编独立师的时候，有一个人召集了一个积极分子会，此人现在我记不起，我当时编出来作别的工作，张维是一个团长，谭家述干什么就不知道了，总之当时有两个团，两个团分开行动，以后又结合起来，刘沛云带这个师时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以后搞的不好，打××石坚当时是县苏，动员了一些赤卫军，打了败仗他拿驳克枪打倒两个赤卫军，为此事还反映到湘东南，以后是李天柱，此时队伍在群众中影响已不坏，部队在此时也扩大了一些，打了几次胜仗，还缴了敌人的机枪，比较更好的是肖克、蔡会文来以后部队影响更好，群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依靠，所以才发动慰劳。

我认识王震是在湘赣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时，当时他大概是一个团政

委。

总之当时有名的就是李天柱、肖克等，其他人群众都不大清楚。

刘醒修：

综合上面各项，那时觉得是布尔塞维克路线，现在看是太左了。

我们有错误，有无成绩呢？

（一）林瑞笙未来时坚持了湘赣苏区。

（二）地方武装变为红军，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三）作了许多群众工作，基本群众还是得到了利益，创造了许多扩红，动员民众的新办法，。

（四）还保存了一些干部。

（五）苏维埃制度建立起来了。

谭余保：

立三路线时代，在县里工作，三二年到省工作。

第一阶段二九年一月到三 年回忆。

二三、四开始，井冈山在沈军阙土匪等盘据下到处“吊羊”把袁文才也捉去了，后与袁搞在一起形同独立国，马日事变后，暴徒跑到井冈山去，茶、莲、永、宁等革命分子也跑到那里去。

二六年方维夏放了一个县长周廷几到吉安作县长，茶陵有许多人跑到周廷几那里，大革命失败，周被撤职，亡命别处，后被捕，自首到谭道源处工作。

二七年下半年谭家述当教导队被捕归来，躲在亲戚家里，准备开药铺，后谭思聪去找他，搞了九条枪，成立游击队。

二八年，朱毛红军来了，我仍在茶陵、安源、酃县交界处搞了个根据地，游击队搞了三几条枪，烧了许多房子，十月到小江山之倒坪才立脚，以后围剿，即在河北坪，倒坪活动。

二九年，郭炳生在永新，还有刘作述在永新禾山、秋山活动，茶陵则在小江山活动，没有好大地方只几千群众，莲花，以长坡，南坡等根据地，徐彦刚到莲花那里搞了一个时期。

三 年一月，解决袁、王部队，但未肃清，残余部分上山，对于我们工作很大妨碍，四月在严塘消灭地主武装后，才扩大茶陵政权，五六月间第一次配合宁岗武装即会攻县城，即把县城打开，各区召集群众大会选举主席，成立政府，打土豪，分田地，七八月以后，成立湘东自卫军，九月第二次打长沙后，第二次打开茶陵，杀改组派，十月成立湘东独立师，谭思聪带三大队编去了，剩下 个大队在地方，编队时，醴陵，萍乡，莲花，安源各有几十条枪，浏阳由张维。注释 这个座谈会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前后在延安召开的。这个材料是经过略加整理的讲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过，有些地方可能与讲话的原意有些出入，仅供参考。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想我们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对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较之过去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也只是比较的，因为时间很短促；一方面我们没有可能把实际情形详细的在这个会议上来讲，另一方面又没有许多文件作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据——无论那个时期都没有旧的文件可参考，因此我们还只是能粗枝大叶的对过去的总结。我的讲话也不能作为湘赣问题的最后结论。其所以不能作为最后结论者是因为湘赣过去所执行的路线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是分不开的，而那个时期的党的路线究竟如何是需要七大作结论的。在七大以后，根据七大的认识来讨论湘赣工作，才能够有更完全的认识。但是这次的座谈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共同的意见或者是初步的结论，因为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对湘赣历史的看法及这次座谈湘赣问题的目的。

我们在湘赣做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了，我们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说要懂得我们在湘赣工作的时候，是在四中全会以后，不管旧省委也好，后来的省委也好，都是执行了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的，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十八年之后才发党的。当时许多同志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也没有把它当错误路线，相反的，倒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过去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形的：比如有一种人，他当时执行这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的反省，应该反省自己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就是说应该反省自己在当时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为什么拥护了那个路线，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思想方法错误了，需要自己在这方面自我批评，虽然错误路线下造成的罪恶应由路线负责，但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执行了那个路线。

另外，还有一种人，在那种错误路线下面，利用党的错误路线来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是说是品质不好的人，他利用错误的路线进行自己私人的活动，这种人不仅仅要反省他的思想方法，而且要反省他的品质有些什么毛病，造成什么罪恶。

再还有一种人，虽然在错误路线之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误路线，他对错误路线有抵抗，有不满意。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苏区里面都是有的，就是他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而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这些同志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他如果是这样反省，也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也还有的同志有官僚主义的倾向，脱离群众，作风不好，因而使工作受到更多的损失等，总之，是有各种各样的人的。

今天我们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这样对每个人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

再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今天的观点是什么？今天我

们是统一战线，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尺度来要求过去，来看过去。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还没有具备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合作的条件，但在“九一八”之后整个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上是起了新的变化的。在今天来看，当时的某些社会政策可能改变或者应该改变，比如在十九路军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取得五次战争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那个时候这样的可能还没有，就是说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还不可能。还没有这样条件。所以我们说不能以今天统一战线的尺度去看那个时候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的某些可能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措施，比如九一八以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应该加以改变是应该的。这是我们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应有的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点。

其次，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中，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此种精神来检讨过去的工作。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外方面也要看到那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也需要研究出在错误路线下还能够得出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要很冷静很客观的来分析当时的情形，如错误何在，是什么原因，在那些地方还有成绩。这种态度是很需要的。在教育党教育干部上必须具有此种态度，同时也只有如此才合乎事实。

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的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个人来说是要弄通个人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那个

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在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

这就是我们研究湘赣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目的。

关于湘赣历史上各个时期党内路线的估计：

为着讨论的便利我们曾经分为四个时期即：临时省委以前为一个时期，临时省委（即旧省委）为一个时期，新省委为一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为谭余保同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个时期。最后这个时期，干部到会的很少，我们很难得到许多的具体问题，这次我们座谈主要还是弄清旧省委与新省委这两个时期之内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把临时省委这个时期以前的情形简单的说一下：

根据这几天的座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湘赣这个区域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和群众斗争的基础，在永新、莲花、茶陵、宁冈等县

内，大革命时就有群众斗争，特别是安源等地方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北伐时也经过那些地方，湘赣这个区域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重要的地区，中国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不是首创地，也是第一批。（大概除了广州暴动之外，它就是首创地）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有群众斗争的条件，其次是有它的地形条件，如井冈山是很好的地形条件，在政治条件上说，它也是比较偏僻的两省交界或三省交界的区域，统治阶级在那里的力量薄弱。因为这些条件，所以以后朱毛选择了这个地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毛主席曾在这里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当中，建立了政权，在宁冈、永新、茶陵建立了苏维埃，叫作革命割据。创造了一套政策——包括建政、建军、建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套正确的办法，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后来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也就是保存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毛红军离开这个区域以后，在立三路线时期，湘赣边的党是否执行了这个错误路线呢？应该说湘赣边党的领导机关一般的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路线的，比如湘东南的五次暴动，赣西南的八次攻击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组织行动委员会等，至于执行这个路线是不是下面还有一部分同志在那里实事求是地按照毛主席的精神奋斗呢？那还是有的，某些党部，某些同志，许多党员干部不满于立三路线，保留了旧的一套好的东西的还是有的，我看毛主席的这种作风不仅在湘赣这个区域才有，即在其他区域执行错误路线下也是存在的。当然湘赣这个区域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直接参加的一个区域，毛主席的影响更深更广些也是自然的。我觉得在湘赣的军队里面毛的传统保持的更多一些，这一点我是这样的看法，大家也还可以考虑。

临时省委时期：

临时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些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中央搬至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路线是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四中全会虽形式上停止了立三路线，而新的左的路线在四中全会后不久就产生了。四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有能够揭发立三路线的社会的政治的根源。所谓社会的根源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的根源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统治者非常仇恨的思想，这两个思想都是发生左的根源，都容易走向左的错误方面去。四中全会也没有指出立三路线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的说来，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并且批评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但是并没有看到这些左的根源何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依然保存了立三路线时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而并且四中全会不正确的提出了反对党内左倾思想，说右倾是主要危险，因此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策如土地问题，劳动政策等以及许多的个别政策都表现得很左。但是我们说形态完备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因有日本打中国，有三次战争的胜利，又有几省的大水灾就认为革命形势到了，于是提出要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认为中国已经革命化了，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是总崩溃，这是夸大一面，夸大了国民党要崩溃的一面，提出了不正确的任务和斗争策略，成为一个极左的路线，这个左的路线是否把各个区域普遍的统治了呢？是否各个苏区都被它统治了呢？那就不一定，比如在中央苏区就遇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的抵抗，毛主席就不赞成打大城市。但是是否部分的也被执行了呢？是的，如分配土地上就执行了，在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有打开回来之后就再没有打大城市，这就是说实际上并未贯彻的执行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

我想在湘赣，临时省委虽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并没有充分执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福建打出一个罗明路线来，江西虽然没有指出省委有路线错误，但也打了几个地区，如处分了邓毛谢古。这

就表明苏区并没有全部执行了他们的路线。湘赣之所以被打，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完全执行他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认为福建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是机会主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局的领导有问题。

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以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极左的路线，这对于中央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这个情形下面认为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撤消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大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的执行了他的路线，因此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这里我顺便说到一个问题，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带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的说一定要带上。为什么？中央到中央苏区以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带上，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要带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去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带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的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例。如果现在我们研究罗明路线这个问题，我看错误的不是罗明，罗明倒是提出了一些边界上斗争策略的问题，如武装斗争，两面政策等，他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这些问题既经提出来了，应该很好的去研究解决，但那时候中央不独未去研究，反而抓住这一点来进行打击他。

旧省委和新省委所执行的路线：旧省委去了以后在土地政策方面改变了毛主席过去的分田原则，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决定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重新分配土地虽是对的，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是分田的方法不对头。此外如驱逐豪绅地主出境也是左的。在劳动政策方面是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所通过的七十二条劳动法，这里面有八小时工作制那一套，把大城市的東西搬在农村里应用。文化政策也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套。苏维埃政权建议也是根据全苏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所进行的。那个宪法是很左的，在那里面规定了一切剥削者都没有选举权与被选择权，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规定富农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简直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了，这就表示了对革命性质的模糊；照那个东西看起来，只有雇农、贫农、中农才能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各种政策方面，湘赣也是执行了这一套，虽然执行的不彻底。军事政策方面在蔡会文同志去了以后，政治工作采用了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政策方面注意成分，强调无产阶级骨干，这一套东西，在四中全会就提出来了。肃反是在中央苏区时特别受命为中心工作的。军事行动方面，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这个左的口号下面打过一个分宜，但只是打过一下，以后就没有打了。这一套左的政策是为旧省委所采取了，但是执行的不彻底，比如有些地区分田还是按人口分，军事政策上要与湘鄂赣打通，打了一下没有打通，就不打了。因此后来受了批评打击。

新省委因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某几个政策上就特别表示了突出的左。

第一，在土地问题上查田查阶级方面比旧省委表现得更左，旧省委在土地问题上也是左的，如驱逐豪绅地主，新省委没有驱逐豪绅地主，但是在查田查阶级，驱逐豪绅地主不对，但它还是对地主阶级的，而查田查阶级却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特别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当富农，把富农当地主，甚至查出一些干部家庭成分不好，认为他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放在劳役队，甚至当作反革命，当然省委并未决定查田要查几代，然而实际上是查了几代。

第二，在思想斗争中的打击政策也特别左，反对王首道的机会主义动摇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打击政策，在湘赣已经发展的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一直到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这种打击政策一直继续到六中全会时才基本上结束。

第三，是在群众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这里面包括扩大红军，动员担架夫子、借公债等，比过去旧省委时代也为突出，打击政策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扩大到了群众里面去了，在扩大红军方面枪毙的人还少，动员逃兵归队方面枪毙的人就多一些，查田查阶级里面杀人杀的也不少，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是虽比旧省委突出但与中央苏区也不同。在干部打击政策方面我看和中央苏区比较一下也不同，如蔡会文我对他的结论中并没有提及他是罗明路线，而如他在中央苏区就恐怕要和×××差不多。

这三个问题是新省委特别突出的左一些的政策。

在肃反政策上，好像有这样一种空气，说吴德峰来了以后湘赣肃反闹的很厉害，在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查一查。吴德峰来了以后，的确在杀的干部中有些是特别重要的，如袁德生、陈韶、胡波、李梦弼等等，这是过去省委捉下来不敢杀的，吴德峰来了杀了这一部分重要干部，这是严重错误，是有罪恶的，但是吴过来以后捉的人的数量并不很多，据大家凑起来的能记得的，吴过来后捉的较重要干部杀了的和病死的共有十五个。至于下面是否捉了很多人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当然在这一批捉的人里面有重要干部和袁德生等，再则把劳动感化院的一些已经判了徒刑的又杀了，这几项是办得很不好的，是不应该的。但是在吴德峰来了以后的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几个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慌还是第一次肃反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些，捉的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干部占的数量为多。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高潮时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区乡都可以杀人，后来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象过去一样混乱。

不能乱杀人了，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经过省府批准（逃兵例外）吴德峰同志估计第二个时期杀的人质量比较高一些，这是个事实。为什么第一次肃反时临时省委比较坚决，而在第二次肃反或刘士杰捉了很多人时就动摇了呢？因为第一个时期捉的人主要是西路分委的干部，那个时候，对西路分委有这样一种观感，觉得西路分委 AB 团多，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那里，但这里面也还是存在着不自觉的山头主义的。觉

得湘东南的干部可靠些，对西路分委的干部因为有富田事变的关系，怀疑多些，又因受了中央的命令，因此肃反坚决些，而第二次发生动摇。因为肃到湘东南这批干部身上来了，加上自己在赣西南提拔起来的一批干部（这是本地的，是经过旧省委提拔起来的，是自己提拔的，所以比较熟悉一些）因对肃反发生怀疑，于是派人到中央报告，首道、王震、甘泗淇、启龙虽都怀疑。但派人去报告恰恰碰到更左的路线来了，他是以更左的精神来看苏区的问题的，所以反而批评旧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不仅仅没有支持旧省委对过去肃反的怀疑，反而批评旧省委右倾。第一次与第二次肃反，军队里面都要好一些。根据最近所对出来的名单、看吴德峰过来之后，捉的人并不多，（有重要的，而且杀了一些重要人）。为什么大家都对吴德峰同志有很不好的观感呢？这与吴德峰同志本人作风及保卫局工作作风有关系，过去把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搞得神奇得很，同时吴德峰同志本人作风上也不大好，保卫局有特务作风，所以引起大家的不满，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吴德峰同志过去搞的大闹天空，我想这样估计是合乎事实的。

以上是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比较，新省委所提出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的口号是不对的，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杀人也还不算很多，当时刘士杰有这样的意见说带一升米进永新城就要杀，这个意见是被大家反对了，汪春和曾杀了一批俘虏官，但这一件事并不是当时省委或政治部决定的这件事汪是受批评的。动员逃兵归队杀了一些，但究竟杀了多少，现在也没有办法统计。

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的，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但也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样扩大化，因为建立了革命秩序，不会使肃反那样无组织的发展下去。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没有负到责任，是一个损失，我个人不喜欢杀人太多的，这一点我与×××不同，×是喜欢多杀人的。

我想肃反问题就暂时说到这里，大家还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关于军事政策新省委在军事政策方面比旧省委更左的有那些方面？我看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十七师北上也是错误的）。

至于其他政策如劳动政策等都还是继续旧省委的一套，没有什么变化。

总起来说，就是新省委继续执行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各种政策上，特别在上面举出的那些政策上更加左的突出一些，这里也要说明，新省委执行的政策虽然更左，但并没有完全达到当时中央所要求的程度，因此使得中央后来还批评新省委有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再谈一谈军事问题：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面，在苏区斗争的环境下面，军事问题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有时候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军事问题包括军队建设，军队作战方针，我有这样一种认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朱毛红军传统在湘赣军队中保持得更久一些，比如红军三大任务的作法在湘赣苏区就保持的比较久，直至蔡肖去以前还没有改变，后来虽改变了，但在后来的斗争中，在长征中，也还是多少采取这些办法，有时候是斗争环境，使你不得不这样做在作战方针上，虽然旧省委在左的路线下也打过分宜，但经过那个尝试之后，碰了钉子，马上就停止了，而采取了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的方针，在后来新省委时代也执行过新的军事方针如修碉堡、筑工

事等，但搞了两月之后，事实上告诉我们不能那样作，所以以后也改变了。由永新县转移到遂万大大方行动。在第一次长征行动中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所以这一点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军事作战路线上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的传统。这一点也就是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保存这样一些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并且还取得一些胜利。

一般的说，红军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旧的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而集成红军的，湘赣红军是第二种形式产生的，湘赣红军是由游击队集合而为大队的，独立师是这种情形，赣西南什军也是这种情形，这样产生的红军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样的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它是在群众斗争下面产生出来的。

第二，这样产生的队伍对地方党政一般的说服从习惯要好些，因为一个小游击队过去省委区委都可以指导他的行动。

第三，这样产生的红军干部的机动性，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要比较好一些，因为他是在群众斗争中最积极的分子事合而组成的。

湘赣红军具备这些特点，我们应该估计他的政治质量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

对于创造这个队伍那些人是有功绩的呢？那个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我们说从本队伍里面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李天柱、肖克、蔡会文这些同志是外面来的帮手，他们对部队的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基本的创造者应该是上述那些人。

那么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他是游击队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比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是大一些。我过去是这样看法：它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蔡肖来了对这个部队战斗力的估计说是只能打一个营，此事据肖克同志说，记不起蔡会文曾这样明显讲过，（谭余保：我记得这件事，他是这样讲过的）。这种估计显然是不合事实的，为什么？因为在蔡肖来之先，它曾经消灭过一个团。至于他们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有些削弱呢？某些削弱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也是事实，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有这样一些：一般的说是那个部队巩固不够，但是这种估计不是那个时候所说的右倾的结果，也不是那时所看，由于某些人可疑而造成的。而是那个部队在组织方面还有缺点，再加上那时执行左的路线，打分宜时受了一些挫折，伤亡一些，逃亡了一些，病员很多，由于这些情况使当时部队的战斗力有些削弱。但也不能估计得这个部队当时已经削弱得只能打一营人。

蔡肖去了以后对这个部队起了积极作用没有？应该承认起了积极作用，表现是在部队的教育方面，部队的正规一些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正规化政治工作条例这一套坏的形式主义的影响，对过去红军的三大任务有了改变。

十七师北上，我们就其结果来看，是错误的，湘赣当时处于辅助地位，这种辅助力量为了与主要地区配合受些损失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在福建事变以后，如果中央的方针的确是配合十九路军，因此需要湘赣军队到南浔路上

活动，以这个力量辅以主力，使主力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达到粉碎五次围剿的目的，这当然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的十七师北上，并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北上，湘赣的整个形势，虽不会根本改变，但是会使那个区域的斗争坚持得更长一些，至于六军团的突围，还是不可避免的。

突围的军事行动，在帮助主力红军方面，为主力红军的先遣队的作用来说，大体上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我们突围有没有缺点错误？应该说是有的，主要的我看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第二次长征就不同了，上次肖克同志所提的意见中有些情况我记不清楚，总之，过了潇水之后就好些了，当时我们不得不打一些仗，恐怕是在实际行动中慢慢改变了开始出发的情形。

在长征当中是不是要分兵，我看当时以不分兵为最好，事实上也没有分兵，一般的说，如果我们处在很危险的情况能以分散方法保护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分兵，这是允许的，但我们那时所处的情况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就是说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起使我们与二军团会合是适合的。

这中间还丢掉一个问题，即是说在十七师北上回来之后是否执行过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退出永新时我记得是有游击战争的部署，那个时候还想占领井冈山，但是我们是不是受了新军事路线的影响还想在那里坚留一下呢？我想是有的，这就是说在五六两个月基本上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在松山战斗后才改变。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

旧省委也好，新省委也好，究竟有什么成绩，原因何在？

旧省委时代有这样几个显著的成绩：

第一，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原来是分散的，有湘东南、赣西南，还有北路分委，成立省委达到这个区域斗争统一的领导是很需要的。

第二，旧省委深入了斗争，发动了基本群众，巩固（恐怕还是发展了）苏区。

第三，建立和发展了武装如独立一师等等。

这些是旧省委领导期间的基本成绩，省委，军区，省府都起了他们一定的作用，我只这样概括的说一说。

新省委时代，虽然是更左了，但也是有他的成绩，概括的说，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在扩大武装上，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

为什么在错误路线下，还可以得到这些成绩呢？这里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第一，这个区域实行了土地革命，虽然我们土地政策上是左的。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不能否定基本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雇农、贫农、中农（虽然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苏区是热情保护的，虽然执行左的路线，左的政策，但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权还是爱护。

其次，是有广大党员，不少干部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主席的方向——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干部当中还是存在的，上面虽然规定了左的政策，但有许多干部去执行时，往往有许多纠正。如肃以问题在军队里面，并不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搞得很左，这就是有些纠正，许多下层干部，他们是按照情况办事的。虽然规定的政策很左，但他们执行时是能做几分就做几分。

还有一点，是两个时代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如首道、启龙等同志，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

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如在军事上打分宜打得不好、就不是去硬拚，其他政策方面也是一样，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这也是使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所以两届省委时代都还是得到了一些成绩：

两届省委存在的共同的缺点，拿思想方法来说，都是有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具体的说都是对于一个区域的斗争历史没有加以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的政策，也是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这大概是过去党内一般的作风，我们说如果对当时当地的情形加以了解，比如旧的省委到那个地方以后，把这个区域加以了解的话，那么我相信，对西路分委肃反会有新问题发现，肃反中的左可能有一些改变，对西路分委领导下的干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肖蔡过去以后对部队的战斗力估计也是这样，对于该部队产生的历史，斗争经过也不是不求甚解，不加以研究，如果经过调查研究，就不会说这个部队只能打一营人。新省委对过去也是缺乏了解，如果能像我们这次座谈一样的座谈一下，那末对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也会改变一些看法的，这都是割断历史，因此不能够接受那个区域的历史教训，这一点教训，我们一定要接受，是将来任何一个同志到任何一个区域工作时，必须引以为戒的。篡党篡军这个问题，旧省委是中央派去领导的，不能够说他是篡党篡军上级派人下去领导，就是说是篡夺领导，那以后就不能派人。派去的人，他并不是以阴谋手段把人家推翻，自己夺取领导，就不能说是篡。首道以及其他几个同志，被派去领导湘赣，中央指定他们为领导机关，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钦差大臣，篡夺领导，至于这个领导机关，接受本地干部参加是不够的。这一点两届省委都值得反省。蔡会文同志去了以后，当军区司令兼政委兼八军政委，是否能说他们是篡军呢？从形式上来说把军权拿下来了，但也不能说他篡军，因为事实上加强了对这个区域的领导，对地方部队也有帮助，至于大家感觉到他闹独立性，不尊重地方党的领导，这种缺点是有的，但以后还是纠正过来了。蔡会文本人，是有些钦差大臣的作风的，他原来在三军当政治委员，三军是主力红军，他列八军工作，看不起地方武装，这是有的，但说他有私心，想篡夺人家的领导权、那就不见得，我看他还不是这样一个人，至于我们去的这一个时期，大家也可以评判，是否是篡夺，我看也不是至于刘士杰这个人，他是有钦差大臣味道的，好在没有使他掌握全权，他当时是被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一去作了报告之后就被提为党的书记，他回来以后的确是神气十足，刘士杰想利用自己地位，打一些人，这个阴谋是明显的。刘士杰的本质是不容易一下认识清楚的，他会说话，是个工人，并且有一些小聪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旧省委会把他提拔起来，我们那时候还认为他还有些能力，我对刘是放任了，他就利用我对他的信赖进行私人活动，到什么时候才感到此人不妙呢？在守井冈山以后，这以前从他生活问题上也看出了一些，觉得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在长征中间更暴露了他的坏处，到了和二军团会合以后，组织党的领导机关时，对他的认识已经改变了，过去为副书记，此时只参加常委，第二次长征之前，给了他一次严格的批评，撤消了他的职务，这次之后他就跑了。今天我反省起来，觉得我对刘士杰的本质感觉不灵敏，他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当时就为他的这些假象所蒙蔽，但说刘士杰当时就是反革命则没有根据。我认为刘士杰和陈洪时都是革命的投机家，当革命胜利之时，当他们在党内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留在党内，当革命困难个人地位动摇时，他们就可离开革命，叛变革命。我们对这样品质的人，当

时没有看清楚，这里也就联系的讲到十七师政委，用陈洪时没有用王震，其原因也就是因为还不了解陈洪时。我去湘赣之后，王震有 AB 团材料，既有那些材料，当时分配工作就不能不考虑，今天看来，应该说完全应该用王震，陈洪时已经叛变而王震又不是 AB 团，并且是很好的干部，在那种具体的情况下用陈洪时是不是一种很大的过失，那时候我们因为王震有些 AB 团材料，对陈洪时不好的品质也没有发现，今天看是错误的，但不能过于严责。在对刘士杰的问题上，我有责任，放任了他，对他的品质认识很慢，虽然认识一个人要有过程，但这个过程拖的很长。下面再讲几个零碎的问题：这次首道同志讲到过去对他的处分虽然取消，但是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我看主要原因是因当时还没有认识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些问题应该在七大解决，比如我在湘赣也是受了严重警告的，这些问题七太可以解决。对袁任远同志的处罚，现在看起来是不对的，这是对于部打击政策的一种情形。对刘亚球同志的处罚问题，当时是没有作组织结论的，如果一定会告诉他本人的。还有一个问题也谈一谈，就是在错误路线下面一些党员违反了党的纪律如贪污或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等，不能说因为错误路线就要根本取消。湘赣问题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了，上面我已经讲过，现在很难作最后结论，但是基本意见暂时归纳起来还是可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想一想，我今天讲的这些也只是一个意见，还可以修改，因为一些同志要走了，座谈也还是带有搜集意见的性质的，今天我们得出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大家的共同的意见，七大以后我们对于湘赣问题进行更深刻的讨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原湘赣苏区负责同志关于湘赣苏区历史情况介绍纪要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张子意：

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几个问题：

一、肃反问题：

这是全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问题，那时肃反机关是垂直系统，脱离党的领导。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杀错了一些人，现在地方党的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呢？我觉得肃反错误比较早，在三次“左”倾以前就开始了的，那时没有经验。湘赣有光荣的历史，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但从我们党的经验上来看，当时党内是不纯的，不断的克服党内不纯，是党发展的一个规律，但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找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整风的方法。当时党的不纯，主要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富田事变就是反革命分子搞起来的，但不见得都是 AB 团。刘敌[刘士杰]就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还混进来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肖克同志插话：立三路线时期扩军也扩进了一些坏分子），有的是动机不纯，甚至还有野心家，也有少数变质分子，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少数。当时没有一套办法，就用肃反办法，由于

思想方法不对头，在组织上又是脱离党的领导，结果就造成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人。总之对待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

二、关于三次“左”倾路线问题：

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以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对苏区对军队都有影响，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拼命地贯彻错误的路线。湘赣省委也被解散了，省常委就剩我一个人。在党的建设方面，当时也基本上执行了这个路线。但湘赣与其它苏区在程度上有区别，在博古直接领导下的中央苏区是最严重，以后弼时同志来湘赣苏区，才比较稳了一些（王震同志插话：当时包括我们在内也是有错误的。我们当时省委内部的成分也不纯，如刘士杰、陈洪时等，是坏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些错误，湘赣省委是有责任的。临时省委本来就是“左”倾了，以后蔡会文、肖克同志来湘赣带来了一些，主要是以后刘士杰（坏分子）、陈洪时（地主）来了，错误路线才进一步贯彻了。

三、红军长征后根据地的措施：

六军团西征是中央军委决定的，开始是想跳到外线，开展新的根据地。陈洪时担任省委书记是中央指定的，但我们是不信任他的，我要求留下王震同志，王震同志要求留下我，结果还是留下了陈洪时，不久陈洪时就成了叛徒。（王震同志插话：当时我们是不信任陈洪时的，已经发现他动摇。为这件事我曾和子意同志交换过意见，但中央还是决定了留陈洪时），肖克同志插话：六月底我们就准备行动，但到那里去我们是不知道的）。王震：湘赣苏区的历史，对于写中国革命史是有意义的。湘赣苏区是毛主席最初创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标志。正确路线的形成是有一个长期过程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游击战争、夺取政权，这是根本的，是毛泽东思想。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留下了革命的种子，毛主席领导群众起义，朱老总领导湘南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均与湘赣苏区有直接连系。红军两次打长沙，是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专打大城市、搞暴动，那时成立了湘东特委，后又改为湘东（南）

行动委员会，搞立三路线总暴动。我代理湘东南行委书记，打了攸县回来就取消了。一九三一年，我们在浏阳接到编独一师的命令，师部是在萍乡大安里组成。此时湘东南行委又改为分委，赣西南也是分委。当时由于党内不纯，地方主义很严重，阻碍了党的发展。后来张启龙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时，湘东南和赣西南是扯皮的，都想把独立师放到他那个地区去。在莲花我同张启龙同志（张当时是总指挥）谈过话，商量两个分委如何搞。的确当时该地区的地主主义和农民主义是严重的。中央红军离开湘赣，留下革命种子，他们过河东时，湘赣的党、苏组织，游击队都有基础。在军事路线上，也是按照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执行的。以后，临时省委成立，我们在湘赣执行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但革命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治工作、军事路线还是保留下来，并不是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很快就统治一切与贯彻下去口头上喊“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执行“国际路线”，但讲军队政治工作还是讲毛主席的一套，打起仗来还是按照过去的打法。由此可看出来，毛主席的思想在红军中影响多么深。省委执行的肃反政策是整个的问题，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后，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时，只是讲反对肃反简单化扩大化，要讲阶级路线，但为什么？就解释不出来。因此，虽然停了一个时期，以后不知怎样又搞起来了。应该承认，在肃反问题上，省委也是有错误的。执行“左”倾路线，在湘赣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九三二年秋蔡会文、肖克同志从中央到湘赣来，加了些油，批评我们游击习气，对八军战斗力估计不足，以后，经过四次反“围剿”，以扭转了他们的认识。陈洪时带着解散湘赣省委的命令来的。他一来就解散了省委，我们是有意见的。当时由中央指定五人组织临时省委，“左”倾路线得到进一步贯彻。后来弼时同志来了，虽然还是执行的“左”倾路线，但比较稳了一些。敌人第五次“围剿”时，十七师北上回来后，陈洪时就散布对湘赣、湘鄂赣局势的悲观情绪，发生了动摇，以至最后叛变。

湘赣苏区的群众工作还是作对了的，有成绩的。永新、茶陵、莲花等县的群众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我们在这些地方的群众工作是有基础的，特别是象形、花溪、黄江地区，群众忍受一切困难支援了红军。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湘赣是有群众基础的。

那时我们水平也不高，谁是谁非也弄不清楚，我几次到中央去，到军委会汇报，还要向毛主席作报告，也不晓得军委与毛主席是两回事，毛主席说打敌人不要打头要打尾巴，强调运动战。在肃反问题上，毛主席也说过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少杀人，回来传达也是分别传达的。

打了澧田以后，对于向南向北的发展问题是有斗争的，省委决定打通湘鄂赣的连系，配合中央苏区作战。毛主席曾说让我们用艰苦的工作恢复井冈山，到五次反“围剿”将近结束时，局势非常不利，让我代理军区司令员，当时还想恢复井冈山，把后方摆在这里，突围也是为了跳出外线。六军团走时对于苏区的游击战争是有部署的。当时中央要留陈洪时当湘赣省委书记，我们对陈洪时有意见，不相信他，当时就已发现陈洪时的情绪很不好，我们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提意留张子意同志，但子意同志又要我一起留下来，结果两个人都没留成，还是留了陈洪时。刘士杰开始不想离开湘赣，我和张子意同志启龙同志不相信他，硬拉着他西征，准备让他当新区省委书记，刘士杰当时硬是想把张启龙杀掉。当时我的思想上总想上级派人来，但来一批人总是对我们批评指责，蔡会文等同志来后，批评我们用俘虏兵（包括二十

六路军暴动来的)，此事，是我亲自请示毛主席及朱老总的，具体的问题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有一次在峡江捉到国民党一个团长张超，要了他三万元，没有杀掉他，把他放了，以后反张启龙时，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写湘赣这一段历史，要以井冈山为旗帜，要写出毛主席的领导、党的群众工作、党的领导、英勇残酷的斗争等，湘赣就那么大大小小动员出来了多少人，老百姓的负担有多重，但支援红军作战非常踊跃，不要把茶陵、永新、莲花的人民忘掉，应该将这里的群众的行动写出来，老百姓吃稀饭，我们吃干饭。湘赣群众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一点已作了结论。我和这里的群众感情很深，过去当兵离开老婆没掉过泪，但离开苏区爬到牛田山上，回头看一看永新坝子，非常激动感慨。你们应当抱着极大的热情，全心全意写这些人的历史。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党的作风是艰苦朴素的，自己砍柴自己洗衣服，那时我们分到点伙食尾子，就请省委同志的客。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毛主席就说过湘赣的后方工作作的很好。我们在牛田准备突围前，中央曾警告过我们为什么走漏消息。突围时我们还是想回来的，在湘赣布置了游击战争。以后西征时有些搬家式，一些不该带的笨重东西也带上。

张启龙：

党的领导、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在湘赣历史上应突出的写。

关于“左”倾问题，临时省委和新的省委，最突出的是肃反问题及驱逐地主和土地的问题，其它方面，“左”的不太厉害。富田事变，是反革命发动的，也助长了肃反的“左”。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罗霖、周至柔的进攻，更加促成“左”的情绪，当时把AB团搞的那样神秘，也不知什么叫AB团。临时省委成立一个多月，敌人占领永新时，曾提出“以红色恐怖对待白色恐怖”，一下就杀了八十几个。我发现了刘枫、李朴是反革命，他们专门杀人。有一个阶段杀人停止了一下，到三二年不知为什么又搞起来了。

驱逐地主，也是作的“左”了，有些不是地主也驱逐，树立的敌人过多，是不策略的，以后各县都有反映，以后就停止了。

党内生活一开始还是正常的，但有缺点，后来发展到极不正常。

经济政策，在湘赣来说是作的不错的，市场也满活跃，除盐以外，并不大困难。

军事上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争，部队虽小，但还是打了很多胜仗，游击战争有发展，武装也有发展。草石坳以西消灭敌人一个营，捉到一个营长姓曹，我把他放了。有人说我放火烧了马家洲，一检查根本没有此事。

吴德峰：

我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到湘赣，正是永新失守，在石灰桥碰到省委，对湘赣情况也不了解。在我离开中央苏区来湘赣以前，××同志和我谈了一次话，并没介绍湘赣情况，只给我看了一大堆口供材料，他告诉我要听党的话，并告诉我预定省委书记是刘士杰。我那时太幼稚，总认为中央一切都是对的。我到湘赣来的任务有三条：（1）弄清犯人口供；（2）训练保卫干部；（3）扩大国家保卫队一个营。时间是三个月。后来弼时同志来了，请求把我留下了。永新县保卫局局长刘云长提出了贺友仁有问题，向国家保卫局报告，以调贺友仁名义离开工作，我就代理保卫局长。但我参加省委会议很少，情况知道的不多，以后刘士杰去了，就把临时省委解散，开始反罗明路线。我到湘赣的当天晚上，正赶上斗争首道同志，当时刘士杰还未到，由陈洪时代理书记，以后开省委扩大会，就解散了临时省委。任弼时同志来了以后，我参

加过一次会议，所以我对一九三三年以前省委情况是不了解的。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士杰是个很坏的人。

张子意同志开五中全会回来，带回中央指示，说不要打死老虎（指斗争王首道同志），要打活老虎（批蔡会文），于是就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斗争蔡会文。一九三三年五月份又提出以赤色恐怖对白色恐怖，把本来已判刑的人拉出来枪毙。当时弼时同志已来，曾讨论过此事。

1. 肃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很大错误的。当时对 AB 团是有逼、供、信的。如有的把我党的组织及苏维埃的组织、会议说成是 AB 团的活动，当然每个人的口供就都对得上，逼供信害死了一些人，不敢提出在群众中调查一下。王震同志当时也是黑名单上之一，也有口供，而且很严重，但考虑他作战那样勇敢，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又是工人出身，如把王震同志杀掉，把军队弄翻了不好办，所以才没有把他杀掉。又如我们过来之前捉的那批人，也是这样处理的。那时唯成分论很严重，主要是看成分好不好，群众路线也是庸俗化，实际上是强迫群众的，那时案子大部分已经定了，才开同志审判会。

对原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的问题，××说湘赣省委不坚决，是右倾机会主义，我来时，就把袁德生同志捉起来，当时由贺友仁派了一个小孩子专门跟着袁德生，捉时是以请客为名，捉起之后，张启龙同志说应该向群众交待一下，不然一个主席不见了，大家会发生怀疑的，于是就发了个通知，说袁德生有紧要事情调到中央苏区去了。中央指定由谭余保代理省苏维埃主席。实际上袁德生是个好同志，袁被捉以后，口供一点也没有，审不下去，以后情况紧张要突围，弼时同志也一时拿不定主张，就请示中央，中央回电要杀，于是在碧江洲把他杀掉了。当时一下杀了二个人，另一人是黄之镜，他是原湘鄂赣总政委，莫斯科学生，工人出身。

我们过来还捉了一些人，如杨茂、赵凯、萤光、甘布曲等。杨茂是七军甘三师师长，甘布曲是由前方捉了送来的，胡相是因为他主办的银行出了点岔子而被捉的，捉起来就送交同志审判会，在狱里病死的。一次就杀了七、八个，在杀人的数量上来看，湘赣杀的人是少的，但质量很高，大都是高级干部。当时为什么这样“左”呢？刘士杰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搞什么运动也要杀人。关于启龙同志的问题，弼时同志当时过分相信刘士杰。刘士杰是死心踏地的想置启龙同志于死地。发现刘士杰是个坏人，是在长征的时候（启龙插话：刘士杰是在湘鄂川黔之西岔坪叛变投敌的）。我曾写了一封信给××，提议不能让刘士杰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不料××将此信转给了博古，而博古又给刘士杰本人看了，刘恨透了我。

总之，虽然肃反是个路线问题，但我们自己的水平低，立场不够坚定，甚至有些盲目相信当时的领导。2. 土地问题：土地法有问题，有“左”的偏向，这是中央颁发的。写土地法的人根本不了解土地问题的实际情况，他们是关在屋子里写的。查田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如莲花县雇农刘荫云反映，一个贫农，一查田查成了地主，结果被杀掉了。当时到处搞运动都依靠杀人。虽查田中间杀人不多，但作法仍不妥当。筹款和动员士兵归队也杀了一些人，这都是在错误口号指导下作的。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是反映了时代性的，老百姓是好的，在那样艰苦危险的情况下，老百姓还给我们报消息，我有个警卫员，他的父母送他时，嘱咐他要好好干革命，这在当时确是了不起的事情。而刘士杰对于老百姓则是格杀勿论的，弼时同志坚决反对刘士杰的作法。

刘士杰说我是右倾，我找到了弼时同志，弼时同志说不行，不能这样办，总而言之，当时虽然路线有问题，但我们也有惊慌失措的失败情绪。也助长了“左”倾情绪。特别是反五次“围剿”的后期表现的较厉害。

王首道：

要写历史作为教训，使群众认识历史。对于我们党历史的错误要正确的对待，如富田事变，应肯定是反革命搞的，首先应当肯定当时确有反革命破坏，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所以要肃反，这是肃反的客观原因。不要认为肃反问题上有些错误，就否定一切。当时的问题，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主观主义，脱离党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结果发展到唯心主义，夸大了敌人，对革命的人不相信，不相信和不依靠群众，制造证据，搞福尔摩斯那一套，审讯上发展到逼供信，把我们党的组织与活动说成是 AB 团的组织与活动，使我们丧失了许多老干部，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但幸运的，中国党有毛主席的领导，否则，死的人还会多。遵义会议，陕北整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于毛主席的伟大，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能认识错误。然而过去的领导则是要求你无止境的承认错误，也就是说，错误承认不完，有些人由于恐惧而乱讲，并引导他讲自己是反革命。当时，中央当权的是博古，保卫局的领导是××和×××同志，他们搞了很多肃反办法。

湘赣、湘鄂赣的斗争历史，都有个肃反的问题，对于一些党内被害的好同志，应当承认他们是革命烈士，但现在不宜再对更多的人去讲他们是如何死的，因为这是不容易讲清楚的。

毛主席关于建军的原则，在红四军几次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很清楚了。战争的历史，最重要的是红军的武装斗争，有了武装斗争，就有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要突出来。要充分体现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张启龙：

写湘赣的历史，是否从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萍浏醴暴动和一九二七年打长沙开始，当时为什么没打开长沙，是接到了×××同志写的信，不要打，听候中央解决。

当时起义的农民义勇军，力量很大，平江就有八百多支枪，浏阳二纵队就有六百多支枪，以后义勇军一部分编给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南昌起义前）。其余义勇军则到铜鼓、修水一带，和武昌警卫团罗德明的部队会合起来。

毛主席和潘心明[源]首先在安源搞起工人纠察队，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三股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一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出发打长沙，路过醴陵失败。

王震：

六军团的历史，是湘赣与湘鄂赣红军组成的，与红七军也有密切联系。

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一翼，要向中央红军输送兵员，与中央苏区只一江之隔。

从马日事变，秋收暴动，打长沙写起，可以看出由城市转向乡村，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可以看出红军发展概况。

湘赣的斗争是湘赣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光荣的史诗，写历史不作艺术的夸张，就不能表达当时斗争的情况。不论用什么体裁编写，一定要真实，收集资料不怕多，取其精华。

中国革命的斗争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的胜利

利，形成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条正确路线有一个过程，延安整风才使全党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的斗争是从胜利走上胜利，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创造的，胜利来之不易，写时一定要表现出共产主义的英雄气概。毛主席在烈士碑上题词“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我们要回忆这些英雄人物，刻划他们的形象，揭发敌人的残暴。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也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因此不要放松叛徒，要打中要害。这样，才能教育后代，我们都是年已半百的人，应很好的回忆斗争的历史。

写战史，要有思想性，要体现毛主席正确路线，采取各个不同体裁，其中可以加些诗篇。写战史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学习毛主席正确军事思想的过程。

谭家述：

大革命失败后，有一个阶段群众情绪比较低落，到一九二八年、一山、梅花山、井冈山等地。

开始成立红八军时，我记得谢汗文同志曾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军长。

王震：

二十军是打吉安时把一些地方武装编成的，一九三一年初曾在湘赣活动一个时期，后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就是二十军搞的，以后该军整编掉了。

一九三一年秋，成立了湘东南特委，书记是张启龙同志，一方面军第二次找长沙撤回萍乡时，毛主席参加了特委会议，决定把几个县的游击队编为独一师。第一次反“围剿”时，打了几个好仗。在新店歼灭了由沪溪、宣风来之敌人一个营，缴了二百多条枪。

一九三一年冬，湘东南大暴动，此时，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取消特委，改为行动委员会，我当时当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各县暴动的农民，和独一师部队打攸县，被河所阻，攻不进去，以后就北去，在黄土岭歼灭了攸县、醴陵两个县的保安团。在老草坡消灭了一个挨户团。打茶陵时，消灭了敌人两个保安团。

当时，独一师师长是刘沛云，政委是谭思聪，我是三团政委。在一九三一年冬天，让我们打安仁（陶广的六十二师），不好打，我们不同意打，他们批评谭思聪同志并给谭以留党察看的处分，此时，让我这个团政委代理师委书记。

打了资兴、永兴回来，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调刘沛云同志走，派李天柱同志来当师长，我带一、三团各一个连到赣江边接李天柱同志。返回后，解散行动委员会，改为湘东南特委，决定发展湘东，打通与湘鄂赣的联系，发展永新、安福，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

一九三一年初我们在莲花休整时，才知道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开了三中全会，批评了立三的错误路线，中央派黄火青同志来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与决议。

在一、二次反“围剿”时，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敌人积极的组织地主武装与我对抗。到三次“围剿”时，我们又组织一些地方武装，成立了茶陵独立营（团）、莲花独立营及一些区的游击队。毛主席向来就主张要有正规军，但也要有游击队，反对立三路线的所谓“一条枪也要集中到红军”的思想。

肖克：九二九年红军扩大了，一九三一年打开长沙，群众情绪高涨起来，一九三一年冬湘东南各地群众大暴动，打攸县，过不去河没打成。

宁冈游击队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徐彦刚、陈伯钧同志负责。茶陵游击队是一九二七年冬天成立的，毛主席给了五条枪，朱老总给了十五条枪，共二十支枪起家。一九二八年在茶陵之严塘打了一仗，缴了一百多条枪，发展起来。

我当时也不了解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不了解十六字诀，只知道一个口号“屁股坐在罗霄山，两脚伸到江西、湖南”。以后才看到毛主席的十六字诀，及听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才了解我们当时进行的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毛主席对茶陵游击队很重视，我们给毛主席守过卫，毛主席也给我们讲过话，他说依靠井冈山周围十几个县，不愁没吃没穿。我才感到有办法有信心，南昌起义后的失败情绪消失了。

当时游击队执行十六字诀，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记得开始是五项注意），在战术上专门训练夜行军与夜袭。

我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广东李济深部当了几个月的兵，跑回来后，毛主席给了五条枪，于二十七年十一月组织茶陵农民自卫部，有三、四百人，武装大都是梭标，以后我们随三十一团退出茶陵，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后在碚市改为茶陵游击队。一九二八年春天，朱老总打茶陵时，我们游击队也会了，打开茶陵，朱老总给了我们十五条枪，部队扩大了。以后把茶陵游击队编为三十一团第五连，宁冈游击队编为三十一团第四连，这时三十一团才有了三个营。

部队编了之后，我带一个排回茶陵第二次组织游击队，后编给红五军（一营第三连，李灿当营长）。

我第三次回茶陵组织游击队，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游击队在一九三年打长沙前改为游击大队，后又编为湘赣独立第二纵队，谭家述是纵队长，宋时轮同志是政委，独一师的第三团就是由第二纵队为基础编成的，下辖四个连，我是团长。独一师打严塘时，师长刘沛云把一团团长张维受处分，把我也撤了职，张通当了一个时期团长，一九三一年李天桂同志当师长，我当师参谋长。其中有一个阶段，曾成立新的第八师，我当八师师长，李波当政委，袁任远同志政治主任。

茶陵游击队主要活动地区，是在七都山、八都山、九都山、九陇

红六军团是在湘赣和湘鄂赣发展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萍、浏、醴农民起义，要求扑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要人民搞武装斗争，制止了人民扑城行动。

八七会议后，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用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找到由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的道路。湘赣

的武装斗争，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打仗的人打惯了，往往单从打仗想起，应把眼界放宽，应包括政治、经济情况，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使红军得能以存在、发展，才能使红军能打胜仗，这样，才能理解人民战争如何取得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是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但在湘赣边也有其不同点，与博古、李德等直接领导下的苏区是有区别的，在湘赣边的工作及军队的优良传统，毛主席的思想，还是保留一定的影响。十七师北上行动，在政治上虽然执行错误路线，但在军事上也有很大意义，调动了敌人，打通与湘鄂赣的联系，切断了南浔铁路，配合了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

肖克：

湘赣第四次反“围剿”情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央苏区已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而湘赣苏区此时还正在与敌人进行反“围剿”的斗争，一直到五月底才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冬至一九三三年五月底敌人对湘赣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是企图消灭湘赣苏区及红八军的主力，占领苏区中心城市永新、莲花。

敌人为了实现此企图，集中了八个师及各县保安团，以其主力由南而北向莲花、永新进攻。具体部署是：

以陈光中第六十三师由茶陵、腰坡向莲花进攻；以王东原第十五师由宁冈，王懋德第二十八师及粤军三个团由遂川，分两路向永新进攻；李云杰第二十三师位于吉安、吉水之赣江沿岸，防东（中央苏区）防西（湘赣苏区），切断湘赣苏区同中央苏区的联系；陶广第六十二师在北线（湘赣路沿线）及安福地区，采取守势，防我北上；李觉第十九师在西线作为机动部队。

我军的企图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地方游击队与人民的配合下，坚决和敌人进行斗争，避免过早地与强大的敌人主力进行决战，寻机在运动中逐次的歼灭敌人，保卫苏区，壮大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红八军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利田击溃敌五十二师一个旅，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官田又击溃敌五十二师滕云旅及一个团的地主武装，十二月十二日在桂林坊消灭敌五十二师一个营。三月间又向赣江、袁水三角洲地带出击。敌十五师则乘隙于三月十五日占宁冈，十六日向永新进攻，遭我红军学校在龙湾桥之抗击，乃退回宁冈。敌人由于深入苏区，受到当地游击队及人民群众的打击，情况不明，给养困难，乃采取缓进策略，企图压迫我八军南下，在永新、遂川间地界与我决战。在敌人兵力数倍于我的情况下，红八军除了组织挺进游击队深入敌后作军事的政治的活动外，主力则在运动中相机寻找敌人弱点而打击之。四月初，八军深入敌后，于四月七日在遂川东北之零田墟打了一仗，歼灭由遂川增援之敌一个营，及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敌人在四月初则分三路向永新、莲花进攻，六十三师于四月五日占莲花，十五师于四月十三日由宁冈进攻永新，二十八师及粤军第二师由遂川进攻永新，十五师一度占领水新（四月十六日退出）。敌人迅速占领苏区消灭红八军主力的目的未能如期达到，反而遭到一系列的打击，困难重重，乃在占领之点筑工事固守，企图分割蚕食我苏区。我军则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敌游击，诱敌离开工事，而把主力集中于永新、莲花、宁冈间地区，相机歼敌。

五月十七日，进占莲花孤守之敌人 63 师（陈光中部）企图打通茶陵、莲花交通，以其驻守腰坡之四个营的兵力东进。当我第八军行至九度冲时，得到茶陵独立团的报告，说敌人已经出动，我除以茶陵独立团在原地监视和抗击敌人外，即将部队撤至九度冲以南约十华里之墨庄地域，准备伏击该敌，当即制定了作战预案，区分了任务，进行了战斗准备，七日下午五时许，茶陵独立团与敌人接触，我军闻枪声即吹攻击号，各师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出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截歼了敌人后面二个营，敌人前面的两个营也被我打垮，残部在界化垅地区占领阵地，黄昏结束战斗，当时判断莲花之敌第二天可能出动，进行报复，故除以少数兵力保持与敌接触监视敌人外，主力撤回墨庄宿营，准备再战。第二天（五月八日），敌人果然倾巢来犯（约三个团的兵力）。

当其进至界化坑以东地区时，首先占领有利地形。我军根据当时情况，认为敌人虽然优势，但连遭挫败，损失不小，士气颓丧；而我军由于第一天的胜利，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士气高涨。再加上游击队及人民的配合，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乃决定首先向敌人攻击。由于二十四师担任从敌人右翼迂回任务的部队，为地形所阻，整个攻击时间推迟了一下，二十二师（八军主力）向敌人左翼包围突击，二十二师由正面攻击，二十四师向敌人右翼攻击，二十二师非常勇猛，迅速突破敌人，敌人乃全线动摇。实行退却，我军即转入追击，一直追到莲花外围之花塘，由于敌人工事坚固，敌已退回老剿，乃停止追击，部队即撤至潞江地区进行休整。此役共俘敌千余，缴获步枪千余支，重机枪三十余挺及其它军用物资一部，取得了湘赣红军空前的第一个大胜利。

敌人打通茶、莲交通的目的未能达到，相反的损失人枪过千，莲花守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军委令红八军的部队积极在敌人交通线上活动，截其辎重，断其补给。敌人为了继续打通茶、莲要道，增援孤守莲花之陈光中六十三师，于五月二十九日。以十五师之侯鹏飞旅为先导，十九师一个团（欠一个营）押运辎重，由茶陵、腰坡增援莲花。我军得知此息，即由潞田、湖坑地域出发，到达三板桥时，即展开向正在通过棠市之敌人行军纵队攻击，此时敌人候旅已通过棠市，正好打到押运辎重的敌人一个团，经过约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敌，俘团长以下官兵近千人，缴获军衣万余套，胶鞋万余双，伪中央币数十万元，其它军用物资一部，取得了湘赣苏区反四次“围剿”的第二次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占领湘赣苏区，消灭红八军的企图，巩固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在物资装备上得到了补充，军队士气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从而有力的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在湘赣苏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肖克：

湘赣反五次“围剿”的情况：

敌人对湘赣苏区第五次“围剿”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开始的，“围剿”前我想到外线去破坏敌人计划，当时让李达、袁任远同志带两个团到攸县、萍乡之黄峰桥、新市一带活动。

十一月八日，在梅花山和敌人十六师（彭位仁）六个团及十五师之一旅（侯鹏飞旅三个团）进行了一场缴战，当时茶陵独立团守在梅花山上，我十七师在高坑集结，天亮打响，十七师闻枪声即赶去，占领梅花山，从高山向敌反击，此时十八师（五十二团）送苏维埃代表过河东后也赶到，将敌打垮，敌伤亡很大，但我缴获甚少，敌十六师遭此打击后，不敢轻易妄动。

十一月下旬，十七师扩送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过河东，十二月十五日在潞田消灭敌七十七师一个团。以后沿赣江北上，一路打敌据点（固江、小江边、竹江青等）碉堡。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军委命令十七师北上行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渡过袁水，此时敌十六师、六十二师追击我们，王东原十五师于二月初乘虚占领永新。十八师留湘赣继续与敌斗争。十七师进入湘鄂赣后，二月初曾与红十六师会合，继续北上，二月中旬一部到达南（昌）浔（九江）铁路之马回岭，在岷山遭敌十六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及独四旅之围攻，十七师摆脱敌人后迅速南进，经过漫江、幽居、大磨山，然后南下，冲破敌人追击、截击、堵击，于三月底回到湘赣苏区，和红十八师会合。十七师经过这一行动，受了很大削弱，三个团改为二个团。十七师这次北上的目的，是和红十六师会合，牵制调动敌人，直接威胁九江

南昌，切断南浔铁路。

十七师回来，湘赣苏区大大缩小，莲花、永新均为敌所占，当时敌人的情况是：陈光中六十三师于莲花，彭位仁十六师在永新，陈铁侠补充第二纵队在潞江，李云杰之二十三师在吉安，六十二师之王育英旅在安福，王懋德二十八师在遂川，十五师在澧田。敌人企图打通莲——潞江——永新——吉安之线。四月五日我在沙市消灭敌十五师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继之，于四月十五日在田里击溃六十二师王育英旅，才暂时稳定了局势。敌人乃将李抱冰之第五十三师由河东调来，于五月底重新组织进攻。敌从四面八方而来，我执行堡垒主义政策，与敌人拼消耗，打了几个硬仗，六月初在松山与第五十三师之恶战，形成对垒，六月底永新之敌十六师向东进攻，五十三师向南进攻，对我进行大合击。我避李（五十三师）打彭（十六师），在石灰桥进行单纯防御，打了一个上午，打不下去，乃撤出战斗，到达牛田、碧江洲（省委领导机关早已在此）。当时、军区领导想恢复井冈山，继续坚持与敌斗争，但七月下旬接到中央命令，红六军团执行西征的任务。

有关红六军团历史的一些资料 (一九六 年)

王震：

1. 湘赣苏区包括：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全部，茶陵、攸县、酃县一部，万安、泰和的河西的一部，安福、遂川大部，吉安一部，崇义、上犹一部，萍乡、宜春、分宜、新喻、峡江一部。

崇义、上犹的地方武装，由独立营扩充为独立第七团，以后改为独十二师，一九三二年垮掉，后又派袁任远同志去十二师任政委。

2. 大革命的种子留在湘鄂赣、湘赣，第一个阶段是游击战争阶段。要体现出毛主席到井冈山去，要写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党的建立。要体现出由城市转向乡村，形成军事割据。

一九三 年红军两次打长沙后组成独立师。游击战争的发展，此起彼伏是一个规律。湘鄂赣的一部分游击队到湘赣编为独立师以后，一纵队（孔荷宠）、二纵队（李灿）继续留在浏阳一带活动。

六军团有湘鄂赣的五十二团，要把他们历史包括进去，根据地有红区（基本区）和游击区，当时游击区很大。

张子意：

苏区的范围，我主张凡是分配过土地，建立过政权，建立了武装的，那怕时间很短，也算是红区。没有分配过土地的，只是军队经常活动并发动过群众的地区，就算游击区。

莫文骅：

写战史主要是教育后代，有一种是群众性的，有一种是军队内部的。

写战史一定要表现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很多经验教训。

不能单纯写军史，要写军事斗争，人民斗争，军队内部的活动，战役战斗的打法，要体现我们的政策（如干部政策等），要注意写人的活动，但着重写烈士的活动，活人也可以写，不宜太多。

写湘赣、六军团战史，要考虑各方面的关系（上下、内部、友邻），如毛主席创立井冈山根据地与湘赣的关系，红七军与独一师会合后的关系，湘赣与湘鄂赣的关系等。

关于分期问题，是否可考虑和中央苏区统一起来。

王震：

陈毅同志是江西军区总指挥。

富春同志是省委书记。

贺昌是赣南一个县委书记。

孔荷宠是湘鄂赣总指挥（后叛变）。

刘建钧是湘鄂赣副主席。

张正坤同志是浏东一支队支队长。

段苏权：

一九三 至一九三一年，在茶陵小田伏击埃户团，粉碎敌人廿五县的联合纠察，在严塘打了一仗。

三次打开过茶陵。

几个攻坚战斗没打好：打前水、井头，没打进去。

主力突围西征后，湘赣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后编为新四军一支队。

北上行动，在黄沙击溃敌人四、五个团。

在漫江，五十一团反击打的不错，消灭敌人一个营，沙市战斗的意义应充分估计。

李信：

十八师是在十六师北上行动后才成立的。一九三二年，湘鄂赣把独一、二师编为第八军（三千多人），后留下二千多人。编为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九三三年六月到湘赣后编为第五十二团，受十七师指挥，打梅花山时还没有十八师名义，一九三四年一、二月才成立。

陈外欧：

湘赣苏区和赣南苏区，实际上有一个走廊，为敌人分割，联络不便。

茶陵全县在一九三二年是全红了的，三次打开过茶陵城。

八军、六军团，应从宣布番号时算起，即八军应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天河成立算起，六军团应从一九三四年八月沙田宣布算起。（注：在座谈会上大家就不同意此意见，认为应该从实际成立时算起）

刘月生：

十七师北上时，漫江战斗是开始失利，后来胜利。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相当疲劳。当时已发现山上均有敌人，五十一团是前卫团，认为是些埃户团。部队都睡了觉，叫都叫不醒。敌人首先用马刀、刺刀解决了我们的小哨（一个排），又继续杀我们的前卫营，弄得我们相当狼狈，后来五十一团在苏杰政委领导下来了一个反击，打的很好，消灭敌人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只留下一百多俘虏，其余均被杀死（战士们气坏了），五十一团就在漫江全部换了装，补足了弹药。旷伏兆：

湘赣苏区反五次“围剿”是胜利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所进行的战斗：

（摘自肖克同志日记）

红八军：1932年11月澧田与敌五十二师一旅激战。

11月29日官田击溃敌五十二师滕云旅及

地主武装一个团。1932年12月12日桂林坊歼敌五十二师一个营。1933年1月1日雪田圩与敌二十八师一团战斗。

4月7日零田圩与敌二十八师五个营激战歼

由遂川增援之敌一个营及师

部机枪连、迫炮连。

5月1日梧塘击溃敌六十三师二个营。

5月7日九度冲与敌六十三师四个营战斗，全歼其二营。

5月8日界化

桐木坳击溃六十三师三个团及一个营

5月29日棠市全歼敌十九师一个团（欠一个营）缴大批辎重。

6月10日韶口击溃二十八师两个连。

9月19日墨庄与敌十九师九十团战斗。六军团（十七师及十八师）：1933年8月11日梅花山

五佛岭与敌十六师之九十一团战斗。8月17日马首

吉川与敌十六师之九十一团战斗。9月11日宁冈之
大垅与敌十五师部队战斗。1933年9月26日茅坪、白
露南田与敌十五师战斗。10月24日萍乡之与敌六十二师两个团一个营
战
麻山斗。与敌十九师部队战斗。11月8日梅花山击溃敌十六师五个团，
十五师
二个团，六十三师四个营。11月23日鸾山之
分水坳与敌十六师之杜旅战斗。12月15日路田全歼敌七十七师一个
团。12月31日南江口与敌二十二师一部激战。1934年1月14日小江边击溃
安福地主武装。1月竹江津击溃安福地主武装。2月1日村前击溃高安地主武
装。2月3日上梅、击溃六十二师锤旅二个团。
黄沙十六师易旅两个团。2月9日甫田桥至
武宁间击溃敌二十六师之一部。2月19日九度源与敌十六师、十八师、
六十二
师三个团及独四旅二个团战
斗。1934年2月28日石溪与敌十六、十八、六十二师战
斗。3月2日漫江与敌五十师文旅两个团战斗，
全歼其一个营。3月8日塔台及与敌26师四个营，独7旅战
大市岭斗。3月15日朱溪厂与敌十九、十六师战斗。3月19日孙家段
击溃四路军补充第五团。3月20日桐木与敌19师及四路军补充第5
团战斗。3月21日芦溪宣与敌四路军保卫旅战斗。
风间4月5日沙市与敌十五师全部及十六师杜旅
战斗，全歼十五师一个旅。4月15日田里与敌六十二师王旅及四路军补
充第五团战斗。6月3日石灰桥之
金华山与敌十六师四个团、六十二师
两个团战斗。6月6日松山与敌五十三师战斗。6月梅田、
石灰桥与敌十六师及王育英旅战斗。1934年7月五斗江与泰和保安师战
斗。9月蒋家岭
和文村与敌广西廖磊部队战斗。
新厂击溃何键补充第一纵队。

王震、袁任远、刘道生、熊晃、周仁杰等谈关于红六军团的历史问题

(一九六 年四月十日)

王震：

你们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应该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解决，根据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大鸣大放大辩论，反正不戴帽子！

(这时，大家都要求王部长谈谈十七师一九三四年一月北上行动的意义)

北上行动问题，我讲讲情况。一九三三年底，我去中央苏区参加全苏代表大会（第一次袁德生同志任代表团团长，我任支部书记；第二次谭余保同志任代表团团长，我任支部书记）。十七师北上，我当时不在湘赣，但情况是知道的。北上有什么意义，第一，为了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第二，也有会合十六师（湘鄂赣）编成六军团的任务。在全苏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十七师来电，刘伯承同志找我去谈过。以后李德要我汇报，规定三小时，我费很大劲写了个汇报稿，但只讲了一个半小时，不让讲了，就作决定。我觉得不大对，便又把我的汇报稿送到毛主席那里。临回湘赣前，主席找我谈话，谈到湘赣的情况也谈到十七师北上的问题。主席问：你们有好多人，好多枪？堡垒对堡垒你摆得满吗？你的司令部摆到那个堡垒上？不能那样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找机会打敌人的尾巴或者腰部，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主席对十七师是很关心的。他说：这时十八师要积极行动不要怕消耗，要保持永新一块地方，使十七师回来有落脚的地方，好休息、补充。十七师、十八师要集中打仗，打敌人头、尾或腰，不要吃不下也要一口吃。后来我又去见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他也说，你回去不要“做牛”。我回来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一个决议，我把他们的口头指示，放在一起讲的，未讲那些是谁讲的，但对主席讲的传达的多些。省委讨论，陈洪时坚持照决议办，多数同志不同意，会上对陈洪时有批评，他就坐下下去了。最后决定打运动战，不打堡垒战，并派我代理军区职务（滕代远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未到职）代表省委和军区到前方向部队讲话。过了几天，就打了沙市一个大胜仗。没有那次胜仗，堡垒主义搞下去，六军团那时就很难存在。

要把十六师、十七师组成六军团，在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之前早就决定了，并决定了六军团的政委为陈寿昌。（孔荷宠是个怕死鬼，叫他从中央苏区带回两个苏区代表团，当总指挥都不干。蔡会文，在我去中央苏区开会时，还是总指挥，他是跟毛主席上井冈山的，但不知为什么把他撤了。）如果十七师北上，能同十六师会台，集中行动，那是对的。要把十六师接来湘赣还是可以接来的，他们羡慕湘赣靠中央近，有根据地，这时湘鄂赣已经一个县城都没有了。和十六师会合后可以配合行动。没有这样做，造成损失。在湘鄂川黔时，有一次根据中央指示讨论分兵问题，也联系谈到十六师和十七师分兵的后果问题。

南浔铁路就是破坏了又有什么作用？

在北上行动中，打了很多的仗，部队是英勇的顽强的，同时，也是很艰苦的一次行动。

十七师回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曾有过突围的打算，考虑过向那些方向行动，目的是配合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七月，决定六军团离开湘赣苏

区。行动是我布置的。是搬家式的行动什么也带上，结果搬了两天就搬不动了，一路走一路轻装。行动前中央指示留下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省委讨论过弼时、子意、德峰、余保、肖克和我都不同意。因为这时陈洪时的个人主义发展的很严重，对革命已是悲观失望，一点干劲都没有了。这时刘士杰还是赞成我们的。我要把子意留下任书记。子意要把我留下任军区司令。这些问题记得当时向中央报告了，结果还是把陈洪时留下了。果然六军团走后不久他就叛变了。

历史是真实的（甘泗淇：一点假也不能渗）。我觉得，经过延安整风，特别是去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许多问题都明确了。过去没有揭开的也揭开了，现在写历史好写了。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时，临回来前我见毛主席，主席说：彭德怀给你们找了个麻烦，把王佐、袁文才杀了。并嘱咐说，这个问题你对任何人都不要讲。那次主席指示我们要波浪式发展，我回来后，省委就把袁任远。谭思聪同志（可能是陈洪时——记录者注）派到湘南去了。写战史，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你们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独立思考，解放思想。也可以提出问题发给各军区的有关同志，要他们都谈谈，比如新疆的王恩茂、郭鹏同志都可以谈。可能有各种意见，然后再来集中，就比较好肯定了。他们编制的几张图，就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发到各军区，附个信，请他们提提意见。

熊晃：

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六军团战史的起止问题。到何时止，问题不大。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个问题。我基本上同意从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率领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写起。但要注意的是：既要把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同我们六军团的斗争历史区别开来，又要联系。湘赣、湘鄂赣的红军都是毛主席撒下的种子，发展起来的。王震同志带到湘赣的一个支队，徐洪同志带的五十二团都是毛主席留下的种子。不联系，是那里来的呢？

第二，以湘赣还是以湘鄂赣为主的问题。按实际情况，六军团是湘赣的主力红军。六军团的领导人王震、肖克等都是湘赣的；部队也是湘赣的多，湘鄂赣只有五十二团；成立的地点又是在湘赣的沙田圩，从以上几方面看，六军团是以湘赣为基础的。虽然原来宣布六军团时，包括了湘鄂赣的十六师，但只是个名义。

第三，六军团的战史应把徐洪的名写进去。王震同志带的那个支队，领导人徐洪，五十二团也是徐洪领导的，在湘鄂赣，他的威信很高。编成十八师徐洪是师长，打侯鹏飞时还是师长，甘泗淇是政委（刘道生、胡政：在澧田调走了）。真正十八师的领导人，应是徐洪。还有苏鳌，威信仅次于徐洪，也要写进去。

第四，谭余保等同志留下坚持湘赣地区的斗争，只要附述一笔（胡政交代一下），说明留下他们坚持斗争，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第二次发言）分阶段的问题，是否可以把毛主席领导时的正确路线和教条主义者领导时的错误路线作为一条分界线。前两个阶段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的，后两个阶段则是错误路线领导的，搞这么一条分界线，就更明确了。即是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写战史时也应把这条分界线突出出来。

袁任远：

十七师北上，同十六师见了面。大概是他们打了万寿街赶来见的的面，但

未配合活动。那时他们要到南昌附近去打牛行车站，十七师要去打马回岭，到马回岭后，因敌情严重，回不来，绕到修水、通山、崇阳、通城、铜鼓等地，到浏阳拗，没有吃的，杀马吃（周仁杰：在牛岭过阴历年）。

为什么十七师、十六师见了面，不一起行动？主要原因是十六师不愿走。

周仁杰：

我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心中很兴奋。接到信以后，没有很好的考虑。这八个问题，有三个问题不大了解情况，不易谈。如第六、七、八问题，那时我们在下边，情况了解的少，很难谈清楚。我们倒是希望听听首长们的意见，对我们是个提高。现在就我个人的了解，发表四点意见：

第一，关于四个阶段的划分，我的意见倾向这样写。三、四、阶段如合到一块，不太好，没有必要。第四个阶段，虽然都是防御退去，但起了一个新的变化。可以说，西征有四个特点：（1）我们给一方面军起了个先遣队的作用，或者说起了响导作用。（2）我们每到一地，在可能的条件下，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给穷苦人民分了一点东西，这样，在群众中留下一定影响。（3）六军团在沙田成立的时候，人数最多，自西征以后，人数损失了三分之二，从近万人的队伍，减少到三千多人。（4）西征行动最艰苦，打的仗也多，教训也多。

第二，几个部队的关系问题：

我们是写战争史，不是写根据地的历史，因此，一九二九年以前那个阶段，可加以说明，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坚持井冈山斗争就是根据。五十二团、十八师的来源要写，但不能为主。主要的还是要写六军团。谭余保同志带五千多人，在湘赣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与六军团有关系，但有区别。因此，在写作时就应有轻重。和三军团的关系可以表明，但主要是写六军团。

第三，湘赣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问题：

关于湘赣的战略地位问题，应主要的听听首长们的意见，我们了解的不多，无法发表意见。可以吹一下，但不能乱吹。它与中央苏区只隔一条河，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湘赣部队打了很多仗，部队很活跃。但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就讲不出什么来。

第四，关于十七师北上问题：

现在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尽管那次行动，起到了一些作用，配合了中央苏区，牵制了敌人，使敌人调动了三个旅（主要是湘军，江西是十八师）起了牵制作用，但部队损失很大，去时是五千多人回来时只剩两千多，四十九团团长沙委都牺牲了。这次行动，企图是配合中央苏区，实际上牵制作用不大，错误的路线，其结果消耗了自己的力量，暴露了自己的力量，苏区受了损失，让敌人占了永新苏区群众很恐慌。留在苏区的十八师（两个团）和红军学校，受了很大压力。回来后，在七都休息了五天，便打沙市。四五年在延安党校学习时，就有这样一个意见，认为这次行动基本上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说的两个继续（即退却是防御的继续，追击是进攻的继续）好似连到一块。西征从目的上看，是不同的。红军一离开湘赣，先是说到湘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后来一西征，目的就是和二军团会合。我个人认为：张子意同志的意见，有其道理。但，为了写作方便，分开写比较好。这一段教训是不少的；西征刚开始时，将近一万人，打龙家寨时，只剩三千多人，保存了基本骨干。刘道生：

实际情况在座的同志比我知道的多，我去的迟走的早，西征未参加，会合（二、六军团）后在甘南和张浩同志去的。

划分四个阶段我看好。第一阶段赞成大家意见，要突出写湘赣游击队怎样来的，自然，不能把毛主席坚持井冈山伟大斗争包括进去，但离开不得。在毛主席领导下湘赣苏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是毛主席撒下的革命种子，根据地是毛主席亲自创立的。军史与党史分不开，军队离不开党与根据地，在第一阶段，根据地斗争要叙述，不过可多也不可过少。

第二阶段（一至四次反“围剿”）湘赣打胜仗多，发展好。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下使湘赣革命蓬勃发展。四次反“围剿”打胜仗仍是毛主席的正确思想的深远影响。九渡冲一战打的最好，四次“围剿”末期个别仗打的不好，如梅花山战斗消耗损失大，因为已开始贯彻了错误路线。

以湘赣为主还是以湘鄂赣为主，开始是一个苏区，以后由于敌人分割了两个。部队来自两个苏区，有湘鄂赣一部分，湘赣比湘鄂赣苏区大，是中央苏区的屏障，湘鄂赣起作用不小要写进去，但仍以湘赣为主。

张子意关于红六军团战史目录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

你们结合编写战史学习了毛著，收集了很多资料，编了大事记、目录，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好。

写历史，资料很重要，要收集资料，不了解你们掌握资料的情况，能开个资料目录来就好。档案馆那里，我遇上了曾三同志时和他谈谈。看还有什么资料。也要注意收集活资料，有些情况要组织湘赣的老同志座谈，年代久了，一个人很难想起来。这要利用机会，八大第三次会议，可能就是个好机会。由你们提出些主要问题，大家凑。

战争史是党史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几十年的斗争史，可以说就是革命战争史，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二九年共打了二十二年，抗美援朝不算。毛主席说过：“没有军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写出来，意义很大，让青年同志知道，胜利是怎样取得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敌人，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有几百万大军曾经那么强大，是如何被打败它的，对教育后代有着极大的意义。写好了，如可以公开发表，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也有极大的影响。依靠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看来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必经之路。中国的道路，毛泽东的道路，越来越明显，有普遍的国际意义。

你们要放手写，不要顾虑，不行，再写，准备几写、几议（讨论）、几改。困难是有的。写历史与论文不同，要有史料，但史料很少，经过长征，什么都丢了，保存下来很少。但光有史料还不行，史料好比铜钱，还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串起来，写的不好，就是一本流水账，铜钱在那里，但串不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脱离了历史事实，没有史料，就会流于空发议论，这是矛盾。这一矛盾靠在实践中解决。

下面谈谈对目录的意见：

第一，关于导言部分：

叫导言，或者叫别的什么也好，总之是讲井冈山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搞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搞乡村包围城市，都是从井冈山开始的。一方面军是不是着重写那部分？因为他们离开了。六军团是毛主席留下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保有毛主席思想传统，在导言中能概括的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写出来是很必要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的财富，不仅湘赣，而且其它根据地（例如闽浙赣）也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但与湘赣有特殊关系。看位置怎么摆。作为导言，能不能反映毛主席思想的全貌。（金部长：我们怕写长了或太具体了，别人误会，说把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写成了六军团的）。当然也不需要写那么多具体事实，但也不要过于顾虑，六军团的历史问题，我们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干部。教育后代，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不是“山头”的目的，不是宣传这部分或那部分如何有功劳。是要照顾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但也不要过分，主要考虑目的，要明确写书的任务。

导言，最主要的是概括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贺总指示，要以毛主席思想为红线，很正确，贯串红线从导言开始，不需要很长，要说深说透。总之，要反映出毛主席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六军团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但又不要过多写具体史料，防止使人看了产生“就是他们是毛主席正统派”的印象。

写历史，也要政治挂帅。

第二，关于第一章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一段，有什么关键问题，我不了解，我是临时省委成立后不久去的。看你们的章节目录和重点，准备先讲讲形势，然后讲讲广泛的游击战争，再讲讲群众斗争，土地革命这样一些内容，也可以，看看怎样概括，注意不要讲的太琐细了，照顾到这个未照顾到那个，就很难，要有更大的概括性。好多游击队，把名字都提上、概括起来写。至于每个游击队打了些什么仗，怎样打的，不能都写到、那样写，就会写成流水账。历史同史料应有区别，历史要求概括的。

我有这么个印象：临时省委成立前，湘东南、赣西特委党的组织是有些不纯的。这也是必然现象，开始是些知识分子，他们家庭多是地主富农。但主席的思想是依靠贫雇农。党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军队是从土地革命、从群众运动中钻出来的。这里边有个阶级路线问题。把党的领导，把游击战争、土地革命、群众运动的规模概括起来，贯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路线。你们写的是历史总结，不是文艺或史料的东西，须概括的写，贯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路线。

第三，关于第二章的意见：

毛主席军事路线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反映两条路线的斗争。

临时省委是带着四中全会的路线。国际路线到湘赣去的。在地方工作上，驱逐豪绅地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军队内，还是毛主席的传统，还是毛主席的路线。一九三三年博古等来到中央苏区，给湘赣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省委解散了。跑到更“左”的方面去了。刘士杰去中央报告工作，攻击临时省委是个原因。关于解散临时省委，中央有个决议（指示），不知你们找到没有？

第二章概括的这一时期，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错误路线还来不及深入贯彻。

湘东南总暴动是个问题，看如何处理。群众的英勇斗争不能抹杀，但内中有一个立三路线，湘东南总暴动是立三路线指导下搞的，把它说成是毛主席思想就不对了。一方面，群众轰轰烈烈，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是冒进的。比如打长沙，影响很大，但违犯了毛主席战略思想，照那样搞下去，就会把军队、苏区搞垮。立三路线不是发展——巩固——发展，不是波浪式地发展。它与毛主席的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不能把立三路线同毛主席思想混淆起来。要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

这一章节分的那么多，小题目就有两页，很详细，一个一个去叙述，这样就散了，很难串起来，看如何能更概括些。前一段主要是反立三路线，然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后来又有第三次左倾路线，要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阶段总的是克服了立三路线以后，是发展时期，打了些好仗，党的领导、政权领导统一了，加强了，土地革命深入了，根据地扩大了，武装壮大了，形成了正规军。

打了很多的仗，不要一个一个地详细叙述。比较大的重要的战斗要叙述，小的就捎带一下。独立营。游击队配合作战的，也提到，但不是详细叙述。

土地革命的材料，写到前面部分去，这部分要写就写土地革命继续深入问题，如查田运动，但要注意衔接。土改复查，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亲自领导，

我们执行中在具体工作上有错误。

从独一师至红八军成立，军队进一步提高了。湘赣军区的成立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就行了。要单独写成立的意义和任务，就难写了。写独一、三师用胜利庆祝军区的成立意义偏到那方面去了。

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分几个方面来概括，概括当中把主要的历史事实包进去。

第四，关于第三章的意见：

第三章也不好写。红军、游击队、群众英勇斗争，但执行了左倾路线，这是个矛盾。但不能含糊，一定要划清界线。这样；毛主席的旗帜就鲜明。要处理的合乎逻辑，不要自相矛盾。

“进一步执行左倾路线”的标题不好，逻辑性不强。前面讲的是执行毛主席路线，怎么“进一步”？

第五，关于第四章的意见：

第四章，几个标题都差不多，我没什么意见。

湘赣人民真好。他们在支援红军、慰劳红军、参军等方面，非常积极热情。

因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第五次“围剿”未打破，不能不转移，长征虽有些损失，如五十二团的失利，但总的说，是胜利。这一部分应着重写长征中部队的英勇斗争。

长征很艰苦，但部队保存了毛主席思想的传统。

红二军团来接我们，要提一下，会师后，二军团对我们的团结、照顾、友爱很好。军团首长对我们很关心。

张启龙关于湘东特委情况的谈话纪要

(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

我对湘赣边的情况也不清楚，一九三一年才去，那时是各自为政独霸一方。

一九三一年打长沙后，湘东特委会于九月上旬在醴陵开会，毛主席随一方面军离开湖南去江西路经醴陵参加了湘东特委会。毛主席在会上指示：特委与湘东革命委员会（政权机关）需要武装保护；为了发展苏区与游击战争，你们搞个地方独立师吧。毛主席对地方武装向来非常重视。我们没有向主席要钱要枪，只提出要个师长，主席当时答应了，后来派刘沛云同志来。部队由浏阳支队、醴陵游击队、莲花游击队、茶陵游击队为主编成的。没有万载游击队（万载不属湘东，属湘鄂赣）。

湘东特委管辖：浏阳、醴陵、萍乡、茶陵、攸县、莲花。特委机关开始在萍乡以北一个村子里办公。

湘东特委于一九三一年六月成立。一九三一年春改为湘东南特委（包括湖南一部分）。成立时有我、石青（后叛变）、李孟弼、谭思聪、袁德生组成特委会。

湘东特委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有，自滕代远同志去五军后，特委是被破坏还是解散就不知道了。中间塌垮一个时期，到三一年六月湖南省委叫我去，这才重新组织特委。

毛主席随一方面军走后，特委机关搬至南坑（萍、莲交界地方）办公。在那才会见了袁德生、谭思聪同志。

成立不久，大概在十月间，中央命令调我去洪湖苏区工作。临走时袁德生与我一块先去浏阳，想派部队送我出去，同时接关向应同志来湖南。因为打浏阳一仗未打好，敌人地方部队很顽固，计划未完成，结果没有接成关向应同志，也没有把我送出去，我只好浏阳等候。以后，刘建中同志回来知道湖南省委被破获了。省委破坏后，湘鄂赣、湘东特委、十六军、湘鄂赣省政府就没有人管了。这时我和刘建中、李孟弼（均是湖南省委委员）商量了一下，为了维持当时局面成立了一个省委办事处进行统一领导。办事处机关在平江与湘鄂赣省政府在一起办公。

我离开湘东特委时，由石青代理书记。

一九三一年富田事变前，特委从南坑到了莲花，他们把特委改为行动委员会（省委办事处没同意），以后又改成湘东南行委，执行立三路线搞暴动。

富田事变后，我由浏阳带十六军一个师（三个团）去莲花，在芦溪、宣风一仗未打好，没过去。在报上看到捉张辉瓒消息，知道毛主席在那边。这时省委办事处，派我去苏区中央局报告办事处情况，向中央局备案和请求指示。我化装到莲花后，因为没有武装未能过赣江东边去。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七军、廿军及滕代远带一个警卫营过河东，我也随同过去了，此时上海中央知道湖南省委被破获，就派王首道来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又派王首道到湘赣成立省委（当时也同时决定成立湘鄂赣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碰到王首道同志，他要我和他一起来湘赣，经苏区中央局同意，又决定派我和林瑞生、甘泗淇、袁德生、谭牛山与首道同志一同来湘赣。

湘赣临时省委由湘东南特委、西路分委、北路分委合并，于三一年七月在永新成立。根据我的回忆，当时是三个分委合并的，湘东南也是一个分委，没有赣西南特委。

西路分委管辖：永新、吉安、安福、宁冈、吉水等县。

北路分委管辖：分宜、新喻、峡江等县。

遂、万、泰、上犹、崇义，当时无人管辖。

省委成立后，统一管辖原湘东南（浏阳归湘鄂赣）、西路、北路各县，一直管到上、崇、遂、万、泰及湘南地区。当时湘南主要是作白区工作，周礼同志在那里很长时间。

中央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就决定成立军区，因为湘赣也是一个战略区，可以牵制河西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一九三二年初，王震同志参加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回来，宣布成立军区。军区机构虽小，但组织健全，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我记得当时军区总指挥是我，政治委员甘泗淇同志，参谋长是冯达飞，政治主任是于兆龙。

军区成立后，就成立红八军，打赣州时，我们主要在遂、万、泰地区作群众工作，向赣江边逼进。夏天，中央军委命令我们配合打南昌，当时部队也有那么一股子劲。当时由于李天桂同志负伤未愈，冯达飞同志代军长，此人犹豫不决，指挥打仗不行，王震同志拉着我去。打分宜打了一天，攻不上去，撤又撤不下来，一直等到黄错才撤下来，王震同志也负伤，死伤几百人。分宜打不下来还想向清江逼进，钻到袁水、赣江三角州，第一次看见那么大平原，心里没有底，赶快向回撤，在峡江以西和敌人两个旅遭遇，此敌是来切断我后路的。以后捉到敌团长张超，证实了这个情况，亏了我们撤退的快，否则真有被敌切断后路之危。

蔡会文、肖克同志来湘赣有功绩，在军事上他们比我们强，打了些好仗，对军事训练和正规化上有一套。但是他们也代来了些“左”的东西，向中央报告了些不合事实的东西。他们说我放火烧了自土街，不是事实，我们那时群众纪律不错，就是搬了些盐，其他都未动。

肖克、张启龙对红六军团战史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肖克：

一、对分宜行动的看法：

反三次“围剿”结束后，中央作出了“夺取中心城市”“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错误的决议，中央红军打赣州和湘赣红军打分宜就是这一错误路线的产物。赣州未克，尔后红军行动基本方针并未改变，如中央红军攻打水口后向北行动，打抚州以及湘赣红军的袁水行动都属于这一错误路线的指导。

湘赣红军的袁水行动基本任务是切断袁水交通，分割敌人，当时湘赣红八军基本上属于大游击队性质的部队，完成这一任务是困难的，即是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切断了敌人的交通，成果也不巩固，因此，行动意义不大，所以，军委给湘赣红八军袁水行动的任务只是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没有考虑到八军完成任务的实际条件和可能性。

二、红八军在建军问题上贯彻左倾军事路线的表现。

我和蔡会文来湘赣，我个人的看法：是将中央左倾军事路线全套搬来了，其任务就是积极贯彻左倾路线的，所以，到达湘赣后就是寻找缺点，加以指责、斗争、否定过去的一切，毫不考虑湘赣区域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八军贯彻左倾军事路线大致情况是：

在红军任务问题上，强调了打仗，而且只讲打仗。初期就是如此。但是，湘赣红军由于有毛主席思想的深刻影响，且在实际工作中军队打仗的单一任务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等款军队就没有饭吃，不作群众工作，军队就无法站住脚，所以，实际上军队是执行了三大任务的。

在军队政治上：政治委员制度强调的十分突出，实质上形成政治委员一长制，政治委员说了算，有最后决定权。将军政首长工作问题上的争执也说成是不尊重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监督军事首长的工作。这完全是生搬硬套苏军政治工作的一套作法，这与中国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在内战时期苏军使用了很大一部分白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对白军军官必要的监视监督是应该的，但离开中国的具体条件具体情况将这一套办法不加分析，不加选择的搬过来在我们部队中执行，这就是教条主义的作法。

军队的保卫工作也是如此，保卫局叫作国家保卫局，干部由国家直接委派，工作系统是独立的，直接受国家领导，军队首长只能参加工作，不能干涉他的工作，权力很大，弄得十分神秘。

在军队行动指挥问题上：湘赣省委在指挥八军行动的问题上，是产生过一些不正常现象的，我们来湘赣时，军委说过，八军直接归总司令部指挥，所以八军的行动是总司令部通过蔡会文来实现指挥的，并非直接在湘赣省委的领导之下。在这一问题上蔡会文表现比较突出，他曾说过：“湘赣省委的指示，在八军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所以原省委同志反映：“八军在军事行动上不很听话”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正规化问题上：我们在军队中是强调了正规化，也过分的强调过运动战，制定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正规制度，这主要是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不懂得游击战争的根本性质。

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我记不很清楚了。

(李达同志插话：在八军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有的，如：1.关于干部

政策问题：打分宜回来，部队在遂万泰地区休整，在一次会议上×××和×××强调干部的工农成分，并且说：“凡是白军来的，都不可靠，排以上的干部都不能使用。”因此，在八军中曾撤换了一批五军团的干部，王震同志坚决反对这种作法，就在会上对这种错误意见作了严厉的批驳，王震同志的立场和态度是正确的。2.关于肃反问题：肃反是有扩大化的表现，将省委、省苏、军区、八军不少的领导干部整掉了。×××和×××来湘赣后肃反过左的作法又比以前严重，将过去未敢判决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轻率判决了，使湘赣的干部遭到很大损失。）

三、对反“四次围剿”的看法：

在反“四次围剿”中，湘赣为辅助方向，应该积极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反“围剿”行动，这个前提必须肯定，但问题的中心是如何配合，也就是配合方法问题。湘赣红军为了箝制敌五十二师曾打过两仗，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五十二师最后还是调入中央苏区，没有从根本上达到箝制住该敌的目的，湘赣红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在战役指导上是采取寻找敌人薄弱环节，灵活作战的原则。我们在遂万泰的行动就是寻找了敌人的薄弱部分基本企图是想在该地区休整补充一下，作点群众工作。箝制该地区的敌人。这个地区是战略机动地域，既可以南打，又可以适时北进，后来中央来电报批评，我们才北上袁水，这一行动实质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零田墟战斗，我们作战企图是为了打援，而歼灭敌人援兵后又攻零田墟，主要是作战指导上有毛病，认为敌人兵力少，工事并不坚固，可以夺取，结果由于情况判断错误使战斗失利。

总的说来，湘赣红军在反四次“围剿”中，是按照军委命令行动的，从指导思想来说是积极配合的，我们在战役指导上是采取了寻找敌人弱点灵活作战的原则，歼灭了不少敌人，也箝制了一部分敌人，几次行动都是积极的和正确的。

四、对反“五次围剿”的看法：

五次战役开始的时间应该从第二次梅花山战斗算起（大致是九、十月间），而第二次梅花山战斗之前的几次行动，如攸醴萍二次行动和鄂宁地区的行动，都是些小规模的战斗，一般的行动，不属于反“五次围剿”的范围。（反围剿开始时间，还可以研究。）潞田战斗后，路经安福地区接到中央指示——令湘赣红军北上，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十七师北上行动是不正确的，是三次左倾进攻路线——打大城市的产物。如果要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不一定北上，更不一定非到南浔路不可，就在湘赣地区作战也同样可以达到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目的。

张启龙：

红八军分宜行动有问题，从配合中央红军来说，动作晚了，那时中央红军进攻南昌的部队已经撤退下来，而湘赣此时却以攻打分宜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根本没有起到配合作用。（这一情况是我们审问敌军团长张超时才了解到的）八军钻在三角洲地带险些遭到敌人的重围，分宜战斗攻城不克，部队伤亡很大，部队得烂脚病的特别多，非战斗减员大致达到三分之一，所以不得不撤下来。据守在分宜的敌人并不多，主要是有工事，从敌我力量对比，群众条件，军队的补给诸条件分析，分宜行动带有盲动冒险的性质。（肖克插话：中央红军打赣州失败后，并没有从中取得教训，反而在以后还是继续执行其盲目打城市冒险进攻的路线，如计划攻打抚州，吉安、萍乡等中等

城市。)

肖克：

一、反“五次围剿”中，对十七师北上和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看法：

在反五次“围剿”中，中央给湘赣的任务是要北上策应十九路军的行动，因为十七师是红八军的主力，所以任务赋予十七师。十七师北上从战略指挥上来讲就是错误的，策应其行动不一定到南浔路马回岭，可以到袁水甚至在湘赣苏区行动也是可以的。

十七师北上，需要一定的部队守家——保卫湘赣苏区。十八师留湘赣就是担任这一任务的。二、沙市战斗：

沙市战斗是一个典型的运动战例，由于遵循了毛主席的作战指导原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进攻湘赣的敌人很大的打击，暂时的缓和了湘赣的紧张局势，调动了“围剿”中央红军的敌人八个团的兵力；这次战斗中央有详细的指示，我们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的。

沙市战斗后湘赣红军又打田里，我们打田里并非攻坚战，从作战指导企图来讲是想从运动中歼灭敌人。三、松山、金华山防御战：

在这一作战阶段中央对湘赣红军的军事行动抓的很紧，行动的框框套的很死，中央的消极防御碉堡政策，通过我们逐渐贯彻到湘赣，我们不自觉的陷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泥坑中，而且越陷越深，到后来，大有离开碉堡就不能作战之势。

四、红六军团的长征：红六军团长征，中央军委的意图是该红六军团给中央红军打前站，而中央军委又不敢明确的交待这一任务，吞吞吐吐，我们到阳明山后，弼时同志想停一下，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暂时稳定一下，安下家，后来看到在阳明山无法停留，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不具备，就又走了。

中央军委屡次电报指示六军团在凤凰地区建立根据地，主要是便于中央红军夹围后有一个立脚点，并没有长期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中央军委屡次电报不让六军团过乌江，主要是从中央红军尔后长征方便为前提的，并没有其他企图。

王震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上午)

一、不应该说毛主席离开井冈山。这是一个措词问题。而应该讲毛主席率主力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展开反帝反封建的苏维埃运动，创造南方各省的根据地。

二、七军来湘赣后，组成河西总指挥部，并组织了河西总前委（这是党的组织）统一指挥七军、二十军及独立一师等的武装斗争，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的斗争。河西总前委的书记为滕代远同志，委员有：独立一师的王震、李天柱、谭思聪，二十军肖文久、曾炳春，地方党的左娜、朱昌偕等，七军不知谁参加的。

二，沙市战斗对湘赣局势的影响不是什么稳定了。

沙市战斗之前，十七师十八师分开活动，部队都削弱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我到中央军委专门讨论湘赣形势，要我汇报湘赣斗争情况，规定了三个钟头，只讲了一个半钟头，就不让讲了。中央军委指示要我们执行“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单纯防御的路线。要回来时，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首先听了我的汇报，问了军委指示的精神。接着问我：“听说你不回湘赣？”我说：“服从中央命令。”毛主席勉励说：“你们部队很纯洁，很有战斗力。”毛主席讲了很多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的战例。指示说“应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在运动中切头打尾消灭敌人，这样的仗，你们会打呀！如果分散守起来，敌人可以各个击破你。我们要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群众在我们方面，要依靠群众，打运动战。”以后刘伯承同志又叫我去问了一下和毛主席谈的话说：“毛主席谈的话很好，你回去不要做牛。”

回到湘赣后，我在省委做了传达，当时我们的水平很低，分辨不出哪一个正确，因之就传达了两个精神——一个是军委的精神，一个是毛主席的精神。当时省委引起很大的争论，陈洪时坚决叫十七、十八师分散活动执行军委的精神。任弼时同志曾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时与毛主席在一起工作，他找我谈话询问了情况，在省委讨论时任弼时同志还发了脾气，他同意毛主席的精神，因之决定十七、十八师集中行动。我当时是代理军区司令员，省委要我到前面召集十七、十八师师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决定。那次陈洪时是孤立了。

沙市战斗歼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相信红军的力量，群众踊跃参加，壮大了红军，十七师的战斗力恢复了，地方武装也发展了。如不集中力量，十七、十八师就会削弱。沙市战斗的胜利，是毛主席运动中歼灭敌人思想的影响，沙市战斗后，不讲局势稳定了，只讲十七、十八师的战斗力恢复了。

四、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敌人逼的很紧，总想在苏区内再继续几个胜利，趁敌人推进中，离开工事打击敌人，没有大的想法，求得消灭敌人一团以下的部队，然后转到外线去。后来敌人也打怕了，主力集中，同时我们又舍不得永新，想依靠群众发展，因之就打成了阵地战，松山、金华山战斗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没有根本转变过来而打的。短促突击的仗是不好打的，中央苏区也是这个情况，这是单纯防御路线下以为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胜利。我们想调动敌人，但敌人也不敢离开工事。实际上是碉堡对碉堡。局限于单纯防御路线。

五、西征始终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英勇行动，这点要突出。将湘赣作为一个辅助力量，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来写。写起来很复杂，牵制了很多敌人，要写红军的英勇行动这是个世界奇迹。要贯串红军的英勇斗争，及由十六字诀发展的战术思想。到这时敌人总是十几二十倍于我，我们只有几千人，在中央统一指挥下，配合中央及全国各区红军行动，充分体现集中领导在统一意志下独立行动。即使在错误路线下，但要体现出目的一致，只是方法不同，毛主席就是批评的这种方法不对头。要贯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则重视敌人的思想。毛主席引证罗炳辉同志的几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是有深远意义的。要从正面去写，在优势的敌人残酷的进攻下，始终保持了充沛的战斗士气和胜利的信心，要将这点肯定起来。

写敌人要将地主武装加上。

那时想到湖南建立根据地，就搬家。

那时我们对西征原意图不了解，省委几个同志还指望张云逸同志来，估计在中央红军来了取得大胜利后，就恢复苏区。

六、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时，毛主席指示，要我们保持井冈山、永、莲、茶及武功山根据地。这里消灭袁王，恐怕要写。在袁王被杀之后，毛主席根据已经造成这种局势的情况下，指示我们消灭袁王残部，当时省委派我去井冈山，但恢复井冈山很困难。省委让我将县县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捉起来，如捉起来还不是杀掉了。但我们只将酃县县委书记撤掉了，未捉他，后来我回到省委汇报张平化同志与群众有联系，因而只将他调走了，以后酃县还有一部分仍然坚持斗争。如果那时张平化同志不调出来，酃县始终保持在我们手里就好了。但我没有讲，直到延安时任弼时同志才讲了。许多同志是思想作风上存在毛病，不是AB团。

杀陈韶时我不在。那时左娜、朱昌偕跑掉了，以后他们也未做任何坏事。

井冈山问题确实也不好写，那就避开袁王问题，承认井冈山根据地。

七、毛主席指示说：“一年打十几次仗，其中打三、四次好仗就行，我们不打那么多仗行不行呢？除打仗外，好好的在井冈山休整训练部队，建设好根据地。”

张云逸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一年二月)

一九三一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十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要，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四千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九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一九三一年元旦），改道向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二人，此时部队只剩三千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东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六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三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遇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一千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旧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二千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

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五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张子意关于六军团战史几个问题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在六军团战史中对于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创建与留下的基础应如何反映？

对毛主席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这段历史，应当作为继承来写，是湘赣的基础，可作为前言。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对于根据地思想、土地改革、建立政权、建党、建军思想均已形成，毛主席离开了井冈山，我们继承了这个基础，不能割断历史。

二、一九三三年四月，湘赣旧省委解散，新省委成立，一次比一次“左”应如何看法？

临时省委是上海（中央）派来的，主要是王首道、甘泗淇、林瑞笙等同志，他们本是来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是“左”的东西，其主要表现在：

肃反：比较突出，单纯化、扩大化、逼供信，省苏主席袁德生，茶陵县委书记曾毅之都是好同志，给杀了，冤枉了些好人。提出了纠正，但没有纠正。

在土地问题上：收回地主已分得的土地，扫地出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驱逐豪绅地主，搞的赤白对立，搞的你杀过来我杀过去。

军事行动上：四次反“围剿”已经是“左”倾路线统治了，但由于“左”倾路线那时还来不及贯彻下去，而部队在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影响下，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成立临时省委大概半年多，就成立了正式省委，但是，并没换多少人，错误差不多。后来解散省委，反罗明路线，打于兆龙、蔡会文等，省委这些同志连我在内都在被解散之列。

那时，三次“左”倾路线强调反罗明路线，反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我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去中央开会，报告湘赣工作，当时的中央要求我们每个月都要找出新的机会主义来打，否则，就批评你是：只打死老虎，不打活老虎。

在党内斗争中是受中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影响，单纯的“惩办主义”，根本不讲道理，不讲说服教育，中央只要加上“阳奉阴违”四个字，就要开除党籍。

肃反错误没得到纠正，主要是刘士杰这个死流氓作怪。中央派刘来湘赣是当省委书记的，因为受到许多同志的反对才当了副书记。刘士杰主张杀×××，我当时顶了刘士杰说：××是浏阳农民革命的领袖，你拿不出具体材料，谁敢杀”。后才没杀掉。刘士杰是很恶劣的，开会就是讲“机会主义、阳奉阴违、枪毙一大套”。弼时同志来了就比较稳些了。

中央是通过刘士杰、陈洪时在湘赣进一步贯彻“左”倾路线的，五次反“围剿”没能打好，苏区缩小了。

三、十七师北上行动问题：

在“左”倾路线领导下，十七师北上行动是个冒进，使部队受到了很大损失，说十七师北上行动是配合十九路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真实的，“左”倾极力想搞垮十九路军，怎么能谈得上配合呢？

四、红六军团长征的任务：

红六军团长征的行动，就是执行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的任务。那时，没有北上抗日这个口号，因之不能搞“抗日先遣队”。

这个问题，不能超出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遵义会议以前，是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行动。

中央、军委订计划，只能是：四月提出五、六、七三个月的计划，七月提出八、九、十三个月的计划。我们可以由遵义决议中看出：中央红军退出苏区和实行长征的计划，是七月份提出的。中央红军确定到湘西。但是，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密而不宣，持着一面准备退出苏区，一面却坚决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

我们在路上，当时的中央、军委要我们将沿途的政治情况做报告，就是为中央红军长征做准备。

从七月二十三日训令看；显然中央红军决定长征了。可以想象红六军团长征的行动，不是从湘赣、红六军团本身的情况来考虑的。并不是红六军团不能继续坚持斗争，而是从中央红军的意图来考虑的。错误路线不从全面考虑。

那时，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搬家式的行动。总目的就是搬家。要红六军团先摆开一个摊子他们好搬过去。一切行动，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且要求机械的执行他的任务，要直接配合，间接配合都不行。总之是要你绝对服从。

到湘中的目的是要先摆一个摊子，便于他搬过去。（注：担负本章编写任务的儿位执笔同志对当时中央令红六军团西征到达新化、溆浦地区的企图又有如下看法，认为，从所占有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中央红军退出中区而突围长征，其目的地就是到达湘西地区，（参见遵义会议决议第十一条）而当时军委先期以红六军团进到湘中新化、溆浦地区的企图则是，以红六军团在湘中新化、溆浦地区的积极行动，发展游击战争，打开一个局面，为中央红军开辟一个立足点，作为中央红军进入湘西的跳板。这一看法是否妥当，特一并提出仅供参考。）

在城步、武冈地区停留，是要稍等一下，以便利中央红军的行动。

到贵州时，不让过乌江，目的是要我们在凤凰地域摆开一个局面，他好搬得去。如过乌江，他就不好搬了。甘溪战斗后，我军最困难的时候要求分两个梯队突围，那时的中央、军委也没有同意，他总是从中央红军来考虑的。

直到二、六两军团会合，打开永顺后，仍然要二、六军团分开。要二军团在湘西北吸引敌人，六军团到湘西活动。只是六军团到王村过不了河，才没有去成。

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力量大，便于在战略上机动，对配合中央红军作用也大。但是错误的战略路线不是那样。

五、从湘赣突围是比较顺利的也很成功，当时省委是否作了一些安排？

省委开过几次会，但只限省委常委几个同志知道。

在军事上充实了红六军团到九千多人。对留湘赣坚持斗争的部队、人员、组织做了布置。并决定以袁辉明为军区司令员。布置了清除井冈山残匪，也会了一些部队如红校。对留下的省委也做了安排。但当时对留下陈洪时为书记。我们不放心，但后来中央决定还是留下了他。我们对陈洪时不放心是因他在北上行动回来时则表现悲观失望，后来陈洪时还是叛变了。六军团突围之先，我们没有打算搬家，但行李确实带多了一些，因为没有经验。当时部队出发的长径，前后就拉了五十多里，不几天就将行李丢掉了。虽然时间短，但做了充分的行动准备。在内部也

没有宣传向那里突围，只是记得有一个部队到吉安方面活动，给敌人一个错觉，以为我要过河东去。攻衙前也是迷惑敌人。我军的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一天走百多里，突围后走了三天，敌人还以为我们没粮吃，说我们是出去“抢粮”的。

到湘南我们的游击区，开过一个大会，休息了半天。不打胜仗是不行也不能站脚。但是，以后没有打成，没有找到战机。那时与红二军团会师比较有利，我们的主导思想是会师。会师的问题以后给部队也宣布了。但执行的仍将是“左”倾路线的方针。

六、甘溪战斗前后的一些情况：

我们到贵州的时候，思想很明确，就是要与贺老总会合。

贵州的交通很阻塞，一般农民只知道十多里的地方，一出三十里就不知道了，因之找向导非常困难。我们那时只有中学用的地理课本，就依靠这种地图寻找前进路线。

农民又不了解我们。如一次有一个农民问我：先生，你们是不是“共匪”？我听了又气又好笑。

那里的粮食只有包谷，包谷是整粒煮着吃，这是我们不习惯的，人多整粒煮着吃，又不容易消化。

甘溪战斗时，我们主观上是部队相当疲劳。这些是当时对我不利的情况。

甘溪战斗以后，遭到最大的损失，是五十二团。这是我们用错了人。龙云是十八师师长，他带着五十二团走后卫，被敌人截断后，哭鼻子，没过来。五十二团是很强的部队，善于防守，四十九团善于攻击，

他们无论经过补充过多少新兵，但一直保存了这一特点。在新厂战斗中，以五十二团一个连扼守一个阵地，这一阵地关系全局，该连与敌人搏斗中连长、指导员、排长，都牺牲了，最后剩了一个班长、几个战士，但仍然坚持到最后，胜利地结束战斗。这个团是相当强的，但是以龙云这样的人带着却被搞垮了。那时情况是严重的，但不是说就不能冲过来了。

七、我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

那时的政治工作，主要的抓住两条：一是吃饱饭，二是睡好觉。抓住这两条，思想工作，党团工作就好搞了。

我们始终注意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的纪律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相当好的。敌人的报纸不得不承我军是“秋毫无犯”。“王者之师”。

当时，军团有一个地方工作团和宣传队，一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猪肉，分衣服。但是我军初到，群众总是跑光，动员群众回来，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我们的行动，给了群众以很深的影响，因之后来中央红军来了，群众就不大跑了，而且老百姓很相信我们，接受了中央苏区的钞市，好好地保存着。我们第二次转回来时，拿出一大批白洋做了兑换影响非常好。

注意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我们保持了红军的传统，散布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红军。

八、红六军团长征中有什么缺陷？如何提法？

与三次“左”倾路线有连系，我们没有觉悟，没有认识，无论在军事上、政策上都是执行了“左”倾路线。没有自觉的与“左”倾路线对立，只是在执行不通就改过来了。

但是，并不是说红六军团的长征，本身就是“左”倾路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另外搞一套。粥时同志也受打击。不能将红六军团的长征行动与“左”倾路线对立起来，否则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没有觉悟、没有认识就是最大的缺点。

甘泗淇关于十八师坚持湘赣斗争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日)

红十六师北上后，留下十八师坚持湘赣斗争，当时只有五十二团一个团，另以茶陵独立团为基础和其他一些方武装，编成了五十三团，团长是谭家述，后来是张正坤。（五十四团成立最迟，大约在六军团准备西征时才成立的。）这样十八师就有两个团了。留下的干部有十八师师长徐洪，龙云是参谋长，此外还留有李信、杨尚高、郭鹏、熊晃等同志。金成忠是五十二团副团长。

十七师北上以后，敌人开始大举进攻，主要从湖南方面来，有王东原、陈光中、陶广等部，王东原是主力。首先进占宁冈，攻七溪岭，后来敌人到了南阳区。龙源口一仗我们打的不好，当时蔡会文负责军事，政治上是粥时同志，我在政府中工作。

龙源口战斗以后，我到了十八师，部队进行了短时间的整训。

第二次敌人的进攻兵力更多了，我们两个团搞敌人次要方向，（敌人除主力外，还有保安团等地主武装，）开始我们不固守于一地，在永新、吉安、茶陵和敌人兜圈子，敌人做了碉堡搞步步为营，我们打不赢没有硬下，只打了些小的战斗，部队没有吃亏。

龙源口战斗以后，敌人集中了更大的兵力向河南小江方向进攻，（金部长：是不是泮里，甘副主任：是），我们居高临下，消灭了部分敌人，但敌人占优势，我无法阻击敌人前进，怕敌人从沙道洲过河进攻永新，我们就准备撤离永新。打了这一仗，我们估计抵不住敌人，省委机关就搬到了石灰桥，部队主力在南阳区（永新东南方向）活动。

在这次战斗之前，我们设想了几种打法，打头打尾还是打腰？如打头，可能是越打越多；如打腰，能够打乱他的指挥所是再好没有了，如打不中指挥所，敌人头和尾就可能包围我们；如打尾，敌先头部队直插到永新，对省委威胁大大。经请示省委，指示我们相机打击敌人，最后，索性还是决定打尾。

当时天下大雨，黎明时打响的，也搞不清是敌人头部还是尾部，我腿部负了伤，已不能再继续指挥，部队撤到了石灰桥东部，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敌人乘势侵占了永新。从此，形势就更紧张了，到处做碉堡工事，占了东华岭，一步一步向我们进逼，我们在石灰桥也站不住脚了，省委、部队就转移到象形，（距离永新城四十五里）敌人曾一度逼进到象形，我们退到安福西南靠洋溪一带的大山里。

这时，敌人主要目的是巩固永新，想偷袭省委机关，搞掉我们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后方机关；另外，想打通永新和安福的联系，把永新、安福、吉安连成一线。敌人不再长驱直入，而是稳扎稳打。我们的地方武装，还是到处活动，袭扰敌人。

群众基础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少数落后群众反水，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他们白天生产，晚上给红军送信，送粮食。敌人占领了县城和某些镇子作据点，但广大乡村和极大部分整个基本上还是我们的，当时澧田、沙市、钱市街、南乡、泮里和城北的黄江、花溪等地都还是我们的，所以，红十七师回来后还有个落脚的地方，还有饭吃。永新失掉了，党内外有少数人有些悲观失望的情绪。

分散主义是错误的，如果十七师不北上，两个师集中力量，是还可以坚

持一个时期的。

曾涤谈湘赣苏区、红六军团历史情况 (一九六一年三月)

一、六军团发展情况：

六军团是湘赣。湘鄂赣两个苏区的部队组成的，原定以湘鄂赣的部队为主，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是以湘赣的部队为主。它的主力是十七师和十八师的五十二团。十七师是湘赣的，五十二团是湘鄂赣的，在湘赣苏区时就是十七师和十八师。以后又成立十六师，以后又成立了一个模范师。模范师是以四千九团为基础成立的，四十九团是永新团，成员都为少先队员，原为少共国际团。六军团在长征时，已有四个师了。

十七师、十八师都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它的前身是哪些游击队编成的。记不清楚。只记得醴陵游击纵队是编入了湘东南独立师。纵队长是张文钦，醴陵北乡人，我的老师，原为小学教员，老党员，肃反时被害。编入独立师的，还有浏阳游击第一、二支队，熊晃在那里当过兵，他熟悉。

湘东南独立师成立的时间：红军主力打长沙后；从醴陵退到萍乡，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在萍乡成立团（大概是三团——记录者注）。成立时王震对部队讲过话。我就是那次打长沙后到湘赣来的。开始谭思聪任政委，以后王震任政委（此点可能有出入——记录者注）。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临时省委（可能是湘东南特委——记录者注）。成立前后大概是前一两天。

临时省委（同前注）成立时，湘鄂赣的十六师已经成立了，湘赣的独立师尚未成立。徐彦刚（黄埔学生）去湘鄂赣成立十六军（十六师）。这个十六师不是前面讲的六军团的十六师，六军团的十六师是以后成立的，它的五十四团是桑植团，我当时在桑植团任政治主任，李立任总支书记。

六军团未成立前，湘赣的部队已有发展，成立了红八军。湘东南独立师就是红八军的二十二师。红八军是肖克来时成立的。红八军改编为十七师时，肖克任师长；是在永新的列宁广场成立的。

六军团部队在湘赣苏区时的战斗活动：记得一九三二年王震带一个团到北路，打了一个挨户团，我当时在分宜县委工作，为了欢迎他，在群众大会上我讲过话：“不是有人说红军的武器不行，没有水机关吗？你们看，有四条（王震带的那个团当时有四条水机关），这个东西厉害得很。”群众听了很高兴。

袁任远任师政委时，王震亦任师政委，袁那个师大概是独立第十二师。

红七军大概是一九三二年冬季来的（此时间可能有出入——记录者注）。

六军团当过师长的记得有张振坤、刘转连、郭鹏、何俊杰、明保等，师政委有苏杰、晏福生等，但晏福生是以后的，苏杰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

二、湘赣苏区党的组织情况：

湘赣包括两个特委：湘东南特委和赣西南特委。

湘东南特委是打长沙前成立的，书记是张启龙。打长沙时，特委跟三军团行动，也是行动委员会。退出长沙时，特委首先住萍乡，后经南坑退到宗里镇，罗霖进攻，退到九都。后来因战争关系，记得在莲花城、棠城都办公。特委在萍乡时，我在特委当收发，退到宗里镇，我就调出任区委书记了。在九都时大概开过一次党代大会。湘东南特委当时辖平江、浏阳、醴陵、万载、萍乡、莲花大概也辖过。

赣西南特委：包括遂、万、泰、上犹、崇义等县。

特委下设分委，永新、莲花、安福等地为西路分委。

北路包括分宜、新喻、峡江和喻延坊区（大概是吉水，吉安以东，安福以北地区）。当时北路分委党委书记王浩，团书记王衡，肃反时杀了。我记得的北路分委现在没有人了。

北路地方武装：新喻、峡江各有一个独立营，分宜有一个游击队。各区有区游击队。独立师打分宜时，这些游击队都去配合过。

从安福到北路，要经过一个卡子，两边都是敌人，中间很小一点地方是我们的，那个地方叫双田。

湘赣临时省委：党中央派王首道等来湘赣，在永新成立的。开始王首道任书记，甘泗淇为宣传部长，林瑞笙为组织部长，袁德生为省苏维埃主席。林调走后，张子意任组织部长。记得九度冲战斗胜利，缴了很多马，永新的姑娘们见很高兴，林为此写了个歌剧，叫“大放马”。

省委组织机构：除书记外，有宣传部、组织部、妇女部、职工部（？）。

开始搞肃反，就杀了一些人，但那时的党中央认为王首道等执行中央路线（即左倾路线）不坚决，撤了他。左倾路线发展到最高峰是五中全会，湘赣是张子意去参加的。

李孟弼是省团委书记，他的爱人叫刘贞（肃反时被杀害），当时的刘贞很有名，另一就是李贞。

三、关于地方武装情况：

那时就是大搞赤卫队、游击队。县、区都有独立团、营，区有游击队，这是地方武装组织。还有半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先队、基干赤卫队。基干赤卫队是从赤卫队中挑出的，大部分人脱离生产，有几条枪，有时跟主力红军出去打仗。游击队和基干赤卫队经常到白区去打土豪。在赤白交界的地方，区委都是跟它们在一起活动。

这些地方武装组织和半武装组织，都是主力红军的来源。红军都是从地方红军、游击队升级的。红军中的干部也是从地方游击队来的，我们这些人，王震、谭家述等都是从游击队来的。

反五次“围剿”时，扩红工作规模最大，许多赤卫队整队地动员加入红军，红军的整营营连都是这些赤卫队编成的。我当时在吉安就动员

了一个营，记得永新至少在三个团以上。口号是“为了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各地赤卫队集中时，名义是会操、检阅，集中，后就开大会动员，举手参加。

敌人对我们这种群众性的地方武装组织和半武装组织很害怕，比如永新的游击队，是刘作述同志搞起来的。永新有三个刘，刘作述是其一，较有名。当时有种说法：“若要永新安，除非三刘上神”。

永新早期的独立团、营，都编入彭德怀的部队，成为三军团的一个纵队。刘作述就是那个纵队的政治委员，打长沙时牺牲。

对于地方武装，当时就有两种思想：一为毛主席思想，坚持要地方武装，要有赤卫队、少先队、基干赤卫队、游击队、独立团、营等地方红军，好象现在搞工业，大、中、小结合；另一种就是吃掉地方武装。把地方武装都编入主力红军，即是消灭地方武装，彭德怀就是这种思想。

四、地方工作情况：1.群众组织：

党、青年团、儿童团，当时称共产主义三大组织。一般的群众组织有贫

农团、工会、反帝大同盟、互济会、还有妇女会。刘士杰，开始是省工会委员长，中央工会委员长为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经常在“斗争”上写文章，邓发、博古等的文章也经常登在“斗争”上。

武装组织和半武装组织前面已经讲过。

少先队、儿童团主要任务是拥军优属，一个小队包几家，给代耕、拾柴、挑水，有病就负责探望，送鸡蛋等。再就是动员自己的父兄当红军、出公粮等，动员自己的母亲捐献金银首饰。同妇女会一起去慰劳红军伤病员，动员归队。红军打胜仗回来，排队欢迎，演戏，龙冈打了胜仗，演过“龙冈擒瓚”。（指挥辉瓚）。

少先队、儿童团还做反贪污反浪费的工作。苏区有句口号：“浪费一文钱，就是反革命”。为此组织过轻骑队，查赌、查烟灯、查吃馆子，有次袁德生同志未熄灯，轻骑队把他审问了一顿，灯给打了。

2. 群众运动：

土地改革、扩红、动员粮食、动员归队、做军鞋、动员担架等，总之做什么事都是搞群众运动，都是发动群众搞。

土改：口号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反对富农，消灭地主。错误在于：把反对富农搞成消灭富农，消灭地主变成从肉体上消灭，最后发展到驱逐出苏区，他们给白军带路打我们，最反动了。毛主席是主张地主分田，小地主不动。还有定错成分，查田。查三代，父亲或祖父是地主，本人已经劳动了两、三年、租别人的地种，也当成地主；地主的女儿嫁给贫农，也要当地主查；干部如果讨了个地主女儿，要开除。地主女子二十几岁了无人要。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分化那个阶级。不应树敌太多。

唯成分论，工人成分为金字招牌，刘士杰为什么能当省委书记，因为是工人成分，其实他是流氓无产阶级。王震敢讲话，也因为他是工人。王恩茂和我能入党，因为是贫农，工作积极，年纪小，但被怀疑，撤了职。王有次从牛田转移时，把路走错了，第二天早晨回来。就怀疑他去向敌人告了密，很危险。

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错误，没有必要的保护政策，把地主同工商业资本家未分开，家庭为地主，连工商业资本便一起没收，弄的永新城内当时只有两家小商店，卖米粉肉和面条的，还有一家理发店。

汤祥丰（新喻少共县委书记兼新喻独立营政委后叛变）就老是打商船的。

3. 对敌斗争：

敌人对苏区实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的进攻、封锁政策口号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当时苏区上下军民生活都很艰苦，王首道当书记也是自己洗衣服没有公务员。不分干部大小。规定每人每天伙食三分钱，有时还没有；规定一个月一块钱零用，实际大部时间不发，我记得一共只发过三块钱。三年只发过一套衣服。

最恼火的是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准苏区的商人出去，也不准白区的商人进来。最严重的是没盐吃。敌人在苏区周围实行食盐公卖政策，搞以人定量。我们的办法：一是去袭击敌人的食盐公卖处。二是发动群众熬硝盐，把破房子，厕所的残墙，尿池角落的硝土收集起来熬，因技术关系毒素提不出来，用它把豆腐炒出来是绿的，吃了烂咀。没盐吃，出冷汗；浑身没劲，粥时同

志有病，常委讨论，每月给半斤盐，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节省粮食，吃包包饭。四两米，用包粽子的叶子包着，先放入水内浸胀，然后蒸热，每人每顿一包。

红军的标准当时比地方上稍微高些

湘赣苏区的地方工作情况，可找刘俊秀、王恩茂、李立等同志谈，刘俊秀当时任永新的土地部长，这方面的情况他知道的多。你们还可以去原湘赣苏区的地方访问，到永新去，我建议你们去梅花山支部去访问一下，梅花山从路口进山，那个支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建立起来的。

五、写战史要注意的问题：

1. 写战史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写出来，红军就是从人民来的，主力红军是从地方红军、游击队升级的。红军同敌人打仗，每次都有地方武装：独立团、营和游击队以及广大的赤卫队、少先队的配合，光写主力红军是不够的。

2. 六军团的发展壮大，一定要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联系起来写。地方工作要适当的写出来，离开了根据地的建设，离开了人民的支援，那是不能胜利的。那时红军回到苏区，真是回到自己的家，每个村子差不多都有几个连。

3. 群众运动一定要写。当时有句口号：“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敌人进攻，群众把东西藏起，人上山。苏区一切工作都是发展的，不把这些写出来，就不能说明问题。

4. 错误的方面也要写。但应采取两条路线对照着写，不写错误的就不能分清是非。比如肃反杀了很多人，我们湘赣去的（指1930年9月打长沙后调去的——记录者注）有一百多人，没剩下几个了，本地的，外区的，红军的都杀了很多。不是有错误，可能不至离开苏区。

肖克关于湘赣历史问题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莲、宁行动问题

到莲宁地区行动，军委有一个很长的电报指示，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指示的。

五月以前打了很多仗，在七、八月应该休整一下，作些筹款、补充等工作，但中央硬是要行动，不动是不行的。一个行动搞不好，又来一个行动，七月行动没搞好，又要继续搞下去。敌人在宁冈、坳背、下水湾摆的密密的，敌人集中力量，从古城。碧市向我进攻，我晚上转移到白露附近，第三天敌人继续向我逼进。

我们想占领阵地，在阵地前打垮他，我们四个团兵力，他六团兵力，但他们不攻不打，形成了对抗。他作工事，我们就走了。这次行动是很勉强的。不是找弱的打，总是找强的打。到遂川打七十七师，打廿八师是很好的。那时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总是碰强的。

打雪花坳以前，得到茶陵县一个很准确的报告，估计敌人可能到梅花山一带游击，结果敌人从墨庄到城隍界之间来了，我一个团插进去，将敌人一个营包围全部消灭。这次战斗打了两上钟头，打得很顽强，有消耗也有缴获。（杨德荣同志：可能是八月十日）。因为王东原是陈诚的人，一个营被消灭，他并没向何键报告。

四十九团打雪花坳是佯攻，想吸引坳背的敌人出来，结果成了硬攻，自己伤亡三百多。

这次行动未完，五次“围攻”接着就来了，中间是没有间隙的。

你们对行动的看法是对的，因为当时就是总想找强敌打吗？

有一次听到彭位仁两个团从西边来，李达、袁任远带两个团去打，在黄峰桥等着伏击敌人，等到下午三点多钟，未见敌人来就撤下来了，结果敌人又来了，再上去就迟了，没赶上时间，未能打上。如果带着干粮耐心的等待就好了。能搞掉他一个团就起作用。敌人过去了，我们跟着尾巴追，追到敌人的堡垒地带天就黑了。

梅花山战斗（十一月八日）

这是反五次“围剿”第一仗，我只伤亡百多人，第二天打扫战场就数到敌人尸体二百多，估计敌人伤亡八百到一千人。但缴获不大，因为没把敌人退路卡住，敌人晚上呆在丛林里，我们没有搜山，敌人到第二天才跑掉了，梅花山给我们很大教训。这次茶陵独立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有一百多支枪，守在碉堡里。我们主力在更鼓寨。敌人进攻，打了两个钟头，茶陵独立团顶不住了，吹了冲锋号，又鼓起了勇气，我主力很快赶到打垮了敌人。敌人一个团从正面进攻，我一个营居高临下，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从此以后，十六师追我们时，总不敢接近我们。金华山转移到牛田，这时已开始割禾，这是被迫转移的，在永新坝子石灰桥占不住了，到牛田是想发展遂万泰地区。（包括桥头、潞田、井冈山、拿山、碧江州、横路是中心）。这一点是明确的。

围攻五斗江、衙前的意图是什么？

总的意图是发展这个地区，削弱敌人。因当时还未接到西征命令。这个地区搞好了，可以不走的。湘赣在五次反“围剿”后期，金华山战斗后，被迫转移至牛田一带。那时省委和至区开过会，对局势做过研究，决定发展遂万泰区域，想到用井冈山搞遂万泰，这一带完全是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

内。这个时期的几次行动（如七月十八、十九日围攻五斗江；七月二十三日围攻衙前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如果这个地区搞好了，我们可以不走。但是，当时在“左”倾路线领导之下，实行了过“左”的社会政策，对敌人不懂得分化，而造成赤白对立，树敌过多，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袁、王问题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已那样做了，就给湘赣背了一个包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但当时我们上去后，只有十几个老百姓，老百姓都躲藏起来了，这种情况就很难恢复。对突围方向的问题，向南而后西转是敌人薄弱部，而向西突围，即是敌人的堡垒纵深，地形也对我军行动不利（不好行军）。突围时机：现在看来提前行动是对的。我们看到敌人的材料，敌人六月底即估计中央红军要突围出来。那时军委也给弼时同志一个警告字句的电报，警告要守密，防止敌人发觉我军行动企图。在突围时，为了配合主力行动，地方武装也有一个布置。王震同志布置的，他很清楚。具体情况我记不得了，但总是要迷惑敌人，掩护自己的行动。那时留陈洪时留坏了，他是死教条主义也是死官僚主义，他没实际斗争经验，领导游击战争没有办法，他的根本问题当然是政治动摇以至以后叛变革命。谭余保同志还是有实际斗争经验，能拿出一套办法的，他斗争坚决，坚持了那个地方。

长征过程中，我们摸到一个规律，要想停一下，就得给敌人一个打击，否则停不下来，记得到通道后，桂敌廖磊已到靖县，敌人由靖县向我追击，弼时同志还考虑到在通道以北打击敌人。后来我们进到新厂过去十余里，补充第二纵队来了，我们返回去打垮了该敌，下午五时结束了战斗。这一仗缴获新短枪很多，提高了我军士气，是这一行动过程中打的最好的一次，该敌以后也就不来了。

甘溪战斗的经验教训，要从两个方面检查。军委不准我们过乌江，是一个失着。马江是容易过的，乌江以西敌人薄弱，便于我军行动。在长征中选择适当路线关系很大。我们指挥方面的问题是疏忽大意。我们以为广西军队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到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敌人，结果邮差刚走，就打响了。发现敌情后，临时找路，又找了一个不好走的路，贵州的路是很难走的。要翻一座四十里的大山，没有路，临时开出一条路。又不是几十个人走，而是几千人行动，又有担架，因之行动很迟缓。这以后，我们很被动，一直辗转了十几天，最后以直属队组织的直属营置于石镇大道堵住城铁侠和三十二旅之南北夹击，至晚廿四时我们才通过石镇大道，拖出了被动。这二仗是我军进到贵州后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谭家述谈有关五十二团损失的情况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当时的情况，我们准备由板桥过乌江（实际是石阡河），但板桥已为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过不去。那时部队很疲劳，又没有子弹，敌人就是要找我们决战。军团的方针是明确的：是避战的原则。因之在板桥过不去，则想由大地方与石阡之简插过去，甩开敌人。第二天部队在五点钟时出发，王震同志走前卫，肖克同志走本队，我在后卫（我已到军团部任参谋长）。我带一个警卫班，找到龙云的师部，将情况给他谈了。不多久天亮了，敌人大约有两三个团（？）隐蔽在河坝之苇草内，一插上来打到卫生部，敌人先抢占了有利的山头，我们的一个营与敌人争夺山头失利。那时五十二团尚有七八百人，过去打的坚决，战斗力强，后面是板桥，右面是开阔地，我向龙云建议，把重武装丢掉，上起刺刀冲过去，要伤亡一些，还是能够冲过去的，但龙云那个老资格样子，他还听我的意见。他一直犹豫，不敢过，还用望远镜看一看，有什么用！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有什么办法，眼看敌人冲来了，我就带着警卫班冲过去了。部队被敌人截断的时间大约是八、九点钟，而后，路滑不好走。首先遇到那个余光文同志，实际冲过来的连余光文同志共四人，原十二条花机关，最后剩了一条，慢慢地收容了八、九十百来个人，走了约三十多里路才找到主力。

我是老走后卫的，敌人天天紧追，我们不能休息，就想了一个办法。贵州道路很窄小，我们削了很多三角竹钉，用桐油煎煎每个战士装一挂包用五个钉子一组钉在路上，称为梅花钉。敌人开始紧追我们，后来有的敌人被钉子刺了脚，虽刺的是少数，但给敌人很大的威胁，敌人的行动被迟滞，说：“土匪打了钉子了！”我们这个办法起作用不小，直至云南都用这个办法迟滞敌人。

彭龙辉谈红六军团长征的一些情况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

记得在牛田开过干部会，动员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对部队没有宣布。

湘赣的环境，那时是很困难了。当时一元白洋只能买到五钱盐。过去动员的兵多，农村的年轻力壮的男子大都走了，只剩妇女、老人、小孩，群众情绪低落，肃反也有毛病。

甘溪战斗时，我在五十三团三营九连当连长，我们走后卫，王震同志带五十二团临时开路。爬了一座大山。

听说五十二团遭受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团结问题和指挥问题，分散突围被敌人各个击破。龙云和肖克同导不团结。那进五十二团能够前进，但五十二团却要宿营，另走一条路，被敌人截断了。那时五十二团没有来，领导上向部队宣布是：“五十二团开辟根据地去了。”

会合以后，部队发展了，由五十二团抽一营为骨干组编成四十六团。当时张正坤在五十三团当团长。

杨尚高、李贞、余光文、肖克、彭龙辉等谈红十八师的历史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1. 红十八师产生发展的经过：

杨尚高：湘鄂赣军区是在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以后成立起来的，总指挥是孔荷宠，政委是于兆龙，部队有独立一、二师和红三师，后来改为十六军，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游击部队。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和唐生智的第八军混战，唐生智失败，军队散了到处跑，平江地区受大革命的影响，革命热情很高，抓了敌人，搞了四支枪，其中有一支枪打不响，从此，群众的革命运动，像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以后，把这支小股部队编为湘北游击纵队，共三百多人，一半人有枪，不久，发展成区县游击队，到三 春，成立了独立师，孔荷宠当师长。立三路线第一次打长沙时，三军团确定独立师配合主力攻长沙，从平江的高桥，一下就冲进去了，那时军阀的部队稀松的很。打到长沙，在长沙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不久，敌人反扑，我们才撤出来。主要原因没有发动群众，长沙有那么多武器，没有给群众，赤卫队多的很，都是背的梭标，武器不让动，不武装农民。一九三一年七月，部队撤到四洲坪成立了红十六军，编有七、九两师，每师二团。阴历八月，十六军配合主力第二次攻打长沙。十六军攻打张公岭，没打进去，现在看指挥上有问题；用牛绑上火攻，攻破三道防线，三军团有一个师动摇了，敌机也来了，部队撤下来。当时的口号是：“再攻长沙，夺取武汉直捣幽燕”。

独立一师是浏阳的，徐洪任师长。独立二师活动于平江、铜鼓、修水、通城一带，共二团四营人。一九三一年部队从药古大山打土豪回来成立了十八军，严图阁当军长，徐洪当政委。这时湘鄂赣的正规部队有十六、十八军和红三师。

株木桥没打好，主要是部队内部问题，战前开了个誓师动员大会，还没打仗，十六军给十八军送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画了一个大乌龟，三个部队谁也不听准的指挥，先是十六军攻，攻的也很猛，其余部队站着看。后来红三师攻，打的也很猛，也攻不动，别的部队也是站着看，最后让十八军攻，攻的很猛，连破两道防线，那天下着大雨，大伙都没吃饭，后来下命令撤下来了。敌人也退了，收了一点枪。从此，三支部队分开了，独三师回鄂东南，红十八军回到平江，不久，准备攻打平江县城(?)。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营，我们一个连一冲进了城，缴了械，只跑了一小部分。敌人从三杆桥增援了三个团，从浅滩布置，开始向我们进攻，徐洪带着人去筹款，找不到，他打与不打下不了决心，结果他带着五十四师跑到新岗，我们撤下后，到了新岗才见到他。可看出，部队指挥不统一，造成了这次战斗的失败。部队又回到浏阳，准备过湘赣。

2. 红十八师在湘鄂的斗争：

十八军来湘赣，中央军委有命令。出发前，开了动员会，说是到湘赣地区作战。过来不久，就改成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是金承忠，政委是李笑岩。十七师北上不久，以茶陵独立团为主，还有遂川独立营编为五十三团，团长是张正坤，政委是余立金。龙源口战斗以后，又编了个五十四团，第一营是茶陵独立营改编而成，第三营是永新和赣南独立营合编起来的，没有第二营。团长是田海清，政委是魏 ？总支书记是杨尚高。并把安福独立营两个连编到十八师的五十二团，师长是龙云，政委是甘泗淇，参谋长是谭家述，主任

是袁任远（？）。

保卫永新战斗，主要是五十二团和红军学校。敌人集结了五个团，从龙源口方向进犯，我们共两个部队迎上去，占领了山头，敌人攻了几次没有攻下来，五十二团政委李笑岩是个怕死鬼，我们一营二连一百七十多人伤亡一半，他带着第二梯队还不上去，只有靠一梯队顶着，后来，部队才撤到澧田。

3. 长征中的红十八师及其他：

新厂战斗的情况：

杨尚高：新厂战斗是敌人紧追我们被迫打起来的。那天十七师前卫，十八师走后卫，五十二团最后。敌人已迫近军团部。军团部很危险。结果我们主力由敌人右翼侧击，消灭敌人特务大队，崭新的短枪很多。

李贞：新厂战斗时，记得有一个团的负责人动摇，不主张打，听甘泗淇同志说，还开过一次会议处理过这一问题。

大小广战斗情况：

杨尚高：大小广战斗时，我在五十四团任总支书记，田摆子（海清）当团长，魏×青当政委。战后五十四团没剩几个人了。第二天即将五十四团编散，团直及一营编入五十二团，三营编入五十三团。我调到五十二团当总支书记，熊晃是俱乐部主任，那时情况紧张，团干部也没有了，因之也没有什么多少交接手续。当时五十二团团团长是田海清，政委姓袁。

李贞：大小广战斗后，肖克同志遇到我，问我们还有什么笨重东西，我说：还有四门迫击炮。他说你们将他甩掉。我当时还想不通，但还是按照命令执行了。于是在八都港（？）本想将四门迫击炮埋了，但情况不允许，结果只用进稻田里了，以免敌人搞走。

甘溪战斗以后的情况：

李贞：（甘溪失利后）原有个打算，让十七、十八两个师分开行动，这样在贵州路窄的情况下，行动会快一些，同时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在一个方面分两路，开始还想到贵州边境，后来敌人压迫，才和二军团靠拢。

在那个地区，敌人号称十五个师，听王震同志讲：我们所以在那个地方打转，一方面因为敌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敌人，便利中央红军行动。

记得在途中，军政委员会开了一个会。说要过乌江（插话说，应是石阡河），那天的命令是要十八师驻江边的一个小镇子（插话说，是板桥），对，是板桥。结果，敌人也到板桥，我们和敌人都到田里拿禾草相遇，才发觉敌人已到板桥。十八师因板桥到了敌人，他们就改驻位置，只留一个营在我们面前，我们则变为前哨了。那天驻了一晚，敌我都未打枪。晚上来了一个命令，将红校编散，那时红校校长是何武，红校分编到十七、十八师，如何编我记不得了。当时要我到军政委员会工作。

第二天，我去军团部出发时，见到了龙云，五十二团在那里集合，还和他说了话，他说军团部已出发了，你就留在我们这里一起走吧，我那时想，红校一部编到十八师，他要我留在那里便于了解红校人员的情况。我说我要赶军团部，走不多远，就打起来了。又走了几里路，遇到了肖克同志，他要我跑到前面追上四十九团，要他们停止，接应五十二团，后又遇到任弼时同志。天下着雨，路很滑，到山上遇到袁任远同志的夫子，挑着个洗脸盆，我坐上洗脸盆就滑下山去，碰到司号员肖信湖，就要他吹号调四十九团停止。后来说五十二团没有来。他们完全可以过来，我还是从后面来的。甚至三两

天后也还是可以过来的，五十团也是失掉联系的，不是来了么？五十二团没过来，是龙云师长的政治动摇的结果。

杨尚高：五十二团没来的那天，甘泗淇同志带五十三团前面走了，龙云带五十二团在那里集合队伍。天下着雨，队伍走不动，龙云要我到前面看一看，并命令我将掉队挡路的枪毙，我就去了。结果是五十四团三营营长的一副担架，夫子抬不动，掉了队，我那时年轻力壮就抬着跑。走了约二百米，就碰上敌人打响了。当时三营营长还说：你赶快走，不要管我了，于是我就单身跑上山，不一会就碰到了余光文同志。不多远又碰上了谭家述同志。我们又走不多远就追上了军团部。当时肖军团长派一个营长带一个连返回去接五十二团，也已接上了，但龙云说：“你们走吧！我们另走一条路。”结果五十二团没有来。

五十二团受损失的原因：肖克同志和龙云，都是中央红军的师长，现在肖是军团长，龙是师长，龙不满意肖克同志指挥；龙对选择的行动路线不满意；在行动中，有些仗没有打好，龙就对肖更加不满；五十二团团团长田海清，与龙关系不好，但他刚受处分，对军团领导不满这点与龙云一致；团政委也不强，对他们也没办法；另一个原因，那时五十二团的战斗力很强，前面有情况就调五十二团到前面，后面有情况就调五十二团到后面，龙对这一点也不满意。归根结底是龙云的个人主义发展的恶果。

余光文：五十二团没有来，当时保卫局正在追查这个问题，我那时调到保卫局。龙云抗上是有原因的，他对任弼时同志也有意见，他认为由湘赣出发带东西大多，战斗人员少，说军区搬家，他不满意。只是到板桥时，问题就明显了。

肖克同志派一个营长去找五十二团，也找到了，但龙云就是不走了，因之讲他是个人主义也可以讲。我那时在五十二团，并不是不可以过来的，打响了，龙云还不让队伍行动。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一个人走了，碰到场尚高同志后，很高兴。山上有苗子喊“捉活的！”我们赶快上山，又碰上谭家述同志，他带两条花机关，苗子又叫喊“捉活的！”就扫了一梭子，苗子就不敢来了，我们两人，单身都过来了，五十二团为什么不能过来，主要是龙云负责。当然要冲过来要伤亡一些，但不会过不来。

那时五十二团的战斗力相当强，要按当时的战斗力比较，五十二团第一，四十九团第二，五十一团第三，五十三团第四。

彭龙辉：五十二团受损失的原因，一个是指挥问题，另一个是团结问题，龙云骄傲，和肖合不来，五十二团应当突围，应当集中力量突围。就是不突围，应当靠拢五十三团，也就没事了。当时对行动路线上也有些分歧，龙云想单独走。结果五十二团正宿营，李党的部队一下扑了上来。何维忠：到贵州后不久，十八师供给部就编到军团部了，当时我在十八师供给部。（金忠藩同志插话：十八师指挥机关在五十二团脱离的前一天编归军团部的。）

李贞：会合后，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六军团政治部，张子意为主任。十八师政治部为六军团政治部，甘泗淇为主任。

对长征行动总的看法：彭龙辉：我认为不是搬家思想，不完全是搬家，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突围行动的。那时的环境是地方没有了，有很多机关不得不带，只有边走边编，想带一批干部出来。记得以后有一次我送聂老总时问他：‘红六军团为什么先走？’他说：“主要是调动敌人。”因之应该承认是中央红军的先遣队。

李达谈红六军团长征中甘溪战斗情况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甘溪这个名字，我总是没有一点印象，地图上也找不到。记得当时敌人资料上说是骂溪，我们只知道有个大地方，与敌人遭遇就是在大地方以西，不如就确定为骂溪。

那天，我们向石阡、江口方向前进，没预计有敌人，是突然遭遇，没准备打仗，指挥机关不集中，就我一个人在前面，开始时，前面就一个四十九团。敌人上来很猛，据说是廖磊。我们过去也知道，广佬上山很快。当时我们阻止不力，部队疲劳，结果被敌人拦腰斩断。我们则向东靠，与后面就联络不上了。

在大小广附近时，军团几个人谈过。万一失掉连络，可去找贺老总。因之，打响后，等了半天，与后面失去连系，我则找苏杰、晏福生来商量，最后确定我们单独走。我们则跳到大地方的东面休息了半天，临时组织了特务团。

我记得离开主力后，没超过四个晚上(?)就找到二军团的部队了。第一天到大地方以东，第二天即经闵家场到了德旺，在德旺我还用小刀子杀了一个区长，伪区长开始还以为我们是白军(我们穿的衣服很整齐，不像二军团穿的什式衣服)。在德旺我们没敢住，即走了，就那么四五百人，两个团的机关、重武器、没有多少步枪，有情况不好应付。

当时，找到二军团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找到凤凰陈渠珍那里就完蛋了。但是老百姓是好的，硬是打听到了贺老总那一股红军，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最后找到二军团还是遇到“烟灰队”(二军团的侦察员，贵州人吸食鸦片的很多)才找到的。我们会合的地点究竟是什么地名，记不清了。但杨云楷(现在湖南)、贺勋臣(现在成都，贺老总的叔叔)知道。那时他两个在二军团当医生，正挑着担子出诊，看到我们来了，穿的军装，他们以为我们是白军，正跑反。因之他俩记得很清楚。会合时，还是夏曦负责，贺、夏、关、李扶如参谋长都在。

我们写了一封信给贺老总，交给“烟灰队”要他们送给贺老总，并说：我们是六军团的先遣队，是来先头连络的，中央有命令要我们与你们会合的，记得过了一道河不远就是贺老总住的地方了。“烟灰队”则一面将信送去，同时作战斗准备。正在这时，贺老总亲自出来迎接我们来了。我们非常兴奋，我就向他当面报告，并说后面的队伍情况严重相当困难，要求贺总接应。贺总立即答应了。

在这一个行动中，说责任的话，我们被敌人截断后，应当由大地方向南拐一下与主力会合，因为我带的是四十九、五十一团的指挥机关，当时没有主动与主力连系，说有问题就在这里。但我们先会合了，能够找到贺老总来接应后面部队，便利了主力。前面不好，后面好，将功折罪。如果我们先找不到贺老总来接应，还不知道后面的部队还会有多大的困难。在木黄遇到郭鹏时，他见了我，叫了一声：“参谋长！怎么办呀！”就哭了起来。他们饥饿疲劳，狼狈不堪，也没有多少人了。

我们失掉连系后，军团很关心我们。记得余秋里事后给我讲：任弼时同志开始考虑说：“这个参谋长不知怎么样？”他又接着说：“我相信这个人会是坚强的。还有苏杰、晏福生两个政委在一起，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

会合后，回来接主力，他们高兴极了，任弼时同志说：“你看他们就是有办法嘛！他们到底找到了贺老总。”在南腰界开会时，王震同志好像有过埋怨的话，他说：“你这个参谋长，有情况不给后面连络，不管部队了。”但以后找到贺老总，他又高兴了。这主要是两个团的干部都突出来了，虽然当时两个团的指挥发生了困难。

二、六军团的会合，对两个军团的发展是有利的。那时二军团的日子也很困难。他们看到我们穿的好，就说我们不是红军。错误路线整得他们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与中央失去了连络，没有电台，也没电话。会合后，他们给贺老总架上了电话，电铃一响，警卫员们都很稀罕。我们与周矮子打了一次，也丢掉了一架重机枪筒。会合后就与二军团沟通了连系。不找到贺老总会合，是有困难的。

他们提的过乌江的问题。记得当时没有过乌江的打算，可能是中央看到我们的矛头要过乌江，怕我们过乌江，才发电报不准过乌江的。我们没有过乌江的准备，乌江不是随便过的。以后我们由湘鄂川黔到黔毕，想经石阡地区过乌江，但江深水急，很困难，有的地方是铁桥，我们不敢过，还是溯乌江上游，才过去的。因之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当时没有过乌江的想法。甘溪战斗时，还有五六千人。红校三、四个连。

南昌座谈会记录——关于红六军团战史初稿的一些问题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们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邀集在南昌工作的原六军团的同志，座谈六军团战史初稿中的一些问题。到会的有刘俊秀、叶长庚、文彩俚、李怡南、肖信湖、段冬桂等同志。发言的主要为刘俊秀和叶长庚两同志，兹将其发言要点分别整理于下：

叶长庚同志的发言要点：

1. 湘赣地区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地方武装都编到中央红军去了。四、五军、红三军、红二十军、红十二军都有。真正留下来的是湘东游击队。一九三一年九月主力红军打长沙撤回，彭德怀给湘东特委三百条枪，是我经的手，这些游击队以后发展为湘东独立师。红六军团的历史，严格说来，应该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开始。

2. 关于井冈山的处理，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打袁、王我也参加了，带白袖子，是白袖子杀红袖子。王佐的哥带了百来人又跑到了井冈山，同我们成了敌对关系。以后我们曾打过四次，都没打上去。但是，井冈山周围仍然是苏区，而且国民党也没有去。

3. 上崇苏区和独十二师的历史如何写，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能谈谈情况。独十二师在鹅形战斗失利之前，成立半年多的时间内，打了廿一次胜仗，从几百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一九三二年十月初，打开过遂川城（守敌是二十八师的一个营）。鹅形战斗损失三百余支枪，二门迫击炮，四挺机枪，五、六百人，根据地和党也受到很大损失。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挥问题。

4. 甘溪战斗五十二团受损失，最主要的原因是军团领导上对龙云使用不当，龙云光能讲，打仗并不行。五十二团受损失的那天早上，他睡懒觉不起床，发现了情况报告他，又未能迅速定下决心，以致延误了时机。

刘俊秀同志的发言要点：

1. 就湘赣根据地讲，赣西各县出力很大。地方武装一批一批地编走。一九二八年内参军到红四军的不少，一九二九年彭德怀带走了一部分，一九三一年春编了红六军，第七次打吉安后又编了红二十军。写六军团历史，除湘东的地方武装外，看对于赣西的这些地方武装的斗争如何安排。不写，是割断历史；如果都写在六军团战史内，也是不大好。你们提出六军团战史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开始，把上述这些内容放在导言内，也是可以的。你们到新疆去没有？可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六军团历史开始的具体时间，可以查查湘东独立师的根子。导言的内容可以分为四方面：（1）党的组织的发展；（2）群众运动，包括分田运动；（3）苏维埃政权的发展；（4）地方武装的产生、发展。总之，希望导言写详细些。六军团历史，如果从湘东独立师写起，就写到湖南去了，把赣西丢了。过去杀 AB 团，赣西人就有意见。去年我去新疆，本想同王、左研究一下，但未研究成。主要看看新疆的同志意见如何？

2. 杀袁、王是不对的。王、袁是有缺点，对地方舍不得，不愿离开。袁还很骄傲，当时永新的负责同志也要求杀他。在我们六军团历史上，只要简单提几句，不提井冈山丢了，是对的。井冈山是革命的井冈山，整个概念是宽广的。

3. 路线问题。主席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以后到临时省委来以前这一段路线上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执行的主席的正确路线。四中全会以前，错误路线

对湘赣影响不大，就军队说，反四次‘围剿’以前，主席的思想仍在起作用，战史是要正面教育，光写错误路线，主席的东西就没有了。

4. 六军团西征对不对？我看是对的。可以提先遣队任务，但不能加“抗日”两字（金：我们就没有提“抗日”两字）。

5. 红十七师北上行动，是不存在配合十九路军的问题。那时的中央认为十九路军是最危险的敌人，怎么会配合，十七师北上行动，可以写成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6. 分田问题。主席是第一次分，但地主又夺去了。一九二九年是第二次分，仍是按主席的政策分的，是对的。第三次分，是四中全会以后，按劳动力分，就不对。

7. 二、六军团会合是对的。

8.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我和贺全杰、袁德明、李金生（军团干事）四人。在甘孜调到四方面军工作，他们三人都被提拔了，我由科长而干事而战士，西路军基本失败后，我被调到一支游击队当副政委，带着队伍东渡黄河，回到了陕北。

叶长庚谈独立十二师斗争发展情况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下午)

独立十二师是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在上犹县营前圩成立的。这个部队的主要基础是：红三军团教导大队的警卫连、红三军团后方医院警卫连、河西道委警卫连和上、崇苏区的地方若干游击队编成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赣州战役结束，一师伤亡很大，红三军团撤出后，一师编掉了，编余很多干部。三军团教导大队留在河西地区，人员是连以上军政干部直至师的军政首长。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是三军团的参谋长张逸（后叛变了，在张学良部队），训练时间为六个月，后情况变化，不到六个月就结束了。这个大队有一个警卫连。

留在河西地区的还有三军团后方医院，该院有一个警卫连，当时有六百多名伤病员，伤病员中有龙又阳（现贵阳司令）、李明（现总政部长）等。李明当时是上犹县委书记。

以营前圩为中心的上崇根据地，当时归河西道委领导。河西没有电台。这块根据地是一九二九年毛主席路过时发展起来的。邓子恢同志一九二九年就在那里做工作，党的基础好，组织力量很强。主席给了二三十支枪，后发展为一个营，营长姓鲍。彭德怀同志将其编走一部分，彭又将警卫员杨梅生留下带领余部继续活动。杨梅生在那里一年多，搞得很好，搞起一个“抗三团”，群众称为我们的“抗三团”。

赣州失败后，开会没结果，四、五两军各自活动，毛主席带四军向闽南活动，彭则转向赣西、湘南。五军打集垅吃了亏，过不去，即在上崇地区活动。毛主席打开漳州胜利转回后，说服彭，结聚集中力量在水口打了一个胜仗。他们走时，将抗三团也带走了，该团只留下一个连，叫“上赣南游击队”，以后发展为三个连，五百人。本来彭调龙朝汉为这支部队的团长，这个人打仗很勇敢，结果打江口，龙朝汉牺牲了，以后要田海清当这支部队的大队长。

在这个地区的地方武装：还有崇义游击大队二百多人一百多支枪，大队长是广西人，在十七师北上行动中当团长，牺牲了；遂万泰游击大队，一百多人；区游击队有：马石井游击小队、思顺游击队、过埠游击队、集前游击队、汤湖游击队等。在大庾有大庾游击队，八十余人，五十余支枪：南康有南康游击队七十多人，五十多支枪。

道委决定将上述游击队集中成立一个师，同时彭也预定，到年底在这个地区可以发展成一个师，并预定以龙朝汉当师长。龙牺牲后，田海清当大队长，要曹立清当师长。曹立清，湖南人，有文化，打仗差，搞教育还行。以后在长征中病死了。曹立清和龙朝汉都是跟彭一起起义的，曹立清不服从命令，要回主力部队，并说“我打仗不行，展不开”。于是曹提出了我的名字去代替他。那时，一队队长是梁军（现在越南），曹立清是二队队长，三队队长是吴振山（长征中留在南腰界当那个师的参谋长，平江人，打仗差些。）我是四队队长，他们几个人都动员我去当这个师的师长，结果我答应了。我这个人，理论差些，但打仗还有一股猛劲，所以人家叫我“叶矮子”“叶猛子”。

独立十二师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在营前圩成立的。当时编成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团，全师共有一千五六百人。

三十四团由崇义游击大队（两个连）、后方医院警卫连（大部）、思顺、过埠、集龙等区游击队编成，共编四个连，团长姓吴，广西人，是三军团的

一个连长，七军来的，是个“猛子”。但他打死的早，我记不起他的名子来了。

三十五团由上干南游击大队（两个连）、南庾于西游击队（百余人）马石井游击队（百余人）编成，共编四个连，团长是田海清，是个“猛子”。

三十六团由教导大队警卫连、道卫警卫连（大部）、汤湖游击队以及遂、万、泰、赣西等新区游击队等编成，共三个连。团长吴志高，外号“大炮”。以后当四分区司令，牺牲了。

独立十二师的政治干部都是教导大队学习的原连队指导员。师政委本来应当由道委书记陈保元兼任为适当，因为他是老团政委，但他不干，而派遣委宣传部长魏桓当师政委，魏，平江人，知识分子，只二十几岁，打仗不行。师参谋长是童山，当过小团参谋长，怕飞机，不能打仗。

总之，这个师的军事干部强，政治干部弱。

独立十二师编成时，不是将各游击队全部编走，还是留了一部分，继续发展。

独立师编成后，道委决定该师作战的方针是：“敌一两个连就吃掉它；一个营也可以视情况打它；如敌一团以上则不碰它。”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强。

上崇苏区周围，塘江、崇义、思顺，集垅等地都有敌保安团队，在遂川则为肖家壁，即在营前附近还有一个保安团，是苏区内部的一个白色据点。敌人正规部队有两广四个团，湖南一个军。湖南敌人十五师王东原在集垅。赣州为陈诚、谭富英的部队，两个团伸到赣州以西五十里。遂川驻敌一个团，是二十八师王懋德的部队。那时，敌人挤我们，上犹、崇义两个县委被挤出来，不能回去，只好跟三十四团一起行动。

在上述情况下，道委决定以独立十二师前出崇义以南活动，在崇义、大庾间之清化山消灭了一个保安团，缴枪二十支，这是独立十二师成立后第一个胜利。

这一行动，惊动了敌人，结果广东敌人来了两个团追我们。我们即撤回营前。由于情况紧张，留在河西的教导大队即决定调回三军团，该大队五、六百人，利用晚上在良口过河，刚过去两个队（由张逸带的）后面即被敌人截断，过不去，剩一百多人。这部分干部，以后由十二师派两个连护送到遂川之左安、大汾，到了湘赣。其中有王子清、李华清、黄明金、黄道冲、戴正华、刘腾来、潘世正等同志，他们都是三军团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道委决定以十二师向南庾活动一下，借以调动广东敌人。师以二十五团为前卫直逼上犹城，结果将上犹城打开了，继经江口到塘江，消灭敌一个连，缴枪八十支，这是第二个胜利。但塘江距赣州很近，敌人即由赣州直插上犹城，我们则不能再回上犹，只得由万安方向转移。

第二天，我们到沙地，企图转移到马石井。此时，敌人估计我们要到马石井，正以上犹两个团和大地（距沙地五十里）两个团向马石井合击。敌人侦探已在沙地，伪装老百姓积极为我们带路，企图探询我军动向。我们早已发觉敌人诡计，佯称要到大地，并令尖兵连先行佯向大地方向开进。此时敌人四个团在马石井扑空，并得其侦探报告谓我军即向大地转移，因之大地之两个团，急以跑步赶回大地，上犹之两个团唯恐上犹有失，亦赶快返回上犹城。我们估计这期间仅有一个半钟头的空隙，必须急行跑步过板桥，才能脱险。因此，我们则明令以三十五团、师部、三十四团、三十六团之顺序跑步

向板桥前进，迅速通过板桥。那天确实跑累了，我在全师最后走，当我快到板桥时，发现三十六团休息搞饭吃，我则发了脾气，我说：“给你们的命令是明确的，要你们赶快通过板桥。”并责问他们“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赶快跑过板桥呢？”三十六团的干部说：“是政委（魏桓）批准休息搞饭吃的。”师政委魏桓，没经验，他跟三十六团走，看到部队走不动，并认为快到板桥了，即令休息搞饭吃。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是不能偏顾部队疲劳的，因之也不能迁就政委的命令，即令三十六团赶快前进。正在这是，敌人就赶来打起来了，搞掉了我们十四个伙夫担子。我们则以三十四团掩护，当我们的后尾部队刚到板桥，敌人亦已经到了板桥。结果又跑了十五里。这天从塘江出发共跑了一百五十里，掉了五十余人。但前卫团（三十五团）由田海清带着，进到马石井时，敌保安团刚送走敌正规部队，尚未返回碉堡，我则将其搞掉了，共消灭其四五十人枪。这回很危险，但我们没有吃亏。

以后，十二师返回营前，那时情况很紧急，后方医院都疏散了。在左安、大汾还有一点苏区。因之道委决定，十二师向遂川方向活动，独十二师自成立起转战汤阳、左安、大汾、遂川等地共四个月连续取得了二十一个胜利。

我们转到遂川时，得悉城里敌人驻一个营，本拟取袭击手段，企图消灭其一部，将敌赶走，筹点款子。这个计划，经过道委书记同意了遂则以三十五团为前卫，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为预备队，由遂川西南方向向遂川前进。当进到遂川附近后，则以三十五团由西南、三十五团由西南面向城里进袭，三十六团则为预备队及至战斗发起后，才发觉遂川城里只驻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这个营的另两个步兵连驻在遂川与零田圩之间、团部及另两个营驻零田圩。遂川敌人经我突袭，即为我打垮消灭了，三十五团、三十四团则直向零田圩追击，遂川与零田圩之间之另两个连亦为我军全歼一个连，另一个连为我军冲散了。于是零田圩之敌闻讯跑掉了。三十五团当即进到零田圩。这一伏歼敌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缴枪三百余支，重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这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的事。

遂川战斗胜利后，三十五团驻零田圩，师部及三十四团、三十六团驻遂川城里。我们在遂川休息了两天。

遂川战斗胜利的第二天，独立一师也来了，他们驻在城外。独立一师是由张启龙、李天柱同志带领的。他们正在关背、拿山一带活动，听说遂川到了红军，他们即来了。他们说：“中央正在找你们，并要我们设法与你们连系。”

我那时，正打摆子，打遂川，我是坐在担架上指挥的，主要靠田海清。张启龙看到我病的样子，就提出送我到医院治疗。政委同意半个月，于是将我经五斗江送到黄泥塘张平化同志家里休养。

我离开十二师时，做过安排，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十二师向湘赣靠拢，并归独一师指挥，这时，即要在遂、万、泰地区活动。我提意要田海清代理师长。但是，道委书记及两个县委书记都不同意将十二师留在遂、万、泰，要将这支部队拉回营前，搞营前那一块苏区。于是十二师则转回营前去了。这时部队扩大了，师成立了机炮连，每团增编一个警卫排，三十六团也编成四个连。在遂川我们打土豪、筹款子，搞得不错，我记得，余杰是我们的供给部长，那时，我们搞了六七十担白洋（每担二三元）。

我到黄泥塘十二天后，余杰给我送来些食品，他告诉我十二师在鹅形吃了亏。以后我又听田海清叙述了详情。

鹅形战斗失利的原因，据我看：

1. 遂川战斗胜利后，政委魏桓、参谋长童山骄傲了，他们认为十二师可以打敌人一个团了。我当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偷袭敌人一个团是可以的。田海清代理师长虽是当事人，但没实权。只得由他们决定。

2. 鹅形战斗，敌人是两广四个团，他们当一个团打，在战斗中，又犹豫不决，导致损失。

3. 那时大部地方武装编掉了，只剩少量地方武装，同时，地方党随主力部队活动，对地方武装没有抓紧领导，这样就剩下十二师孤军奋战。

在这次战斗中，十二师损失五百余人，丢掉三百余支枪（后方医院的损失在外）。袁任远同志接收时，十二师只有七八百人，战后，魏桓、童山撤职查办，田海清和我受警告处分。我受处分的原因：虽不是当事人，但人家说是对部队教育无方，这完全没有道理。我给蔡会文同志讲了，我不同意，当然以后取消了。

十二师以后编为五十一团，田海清任团长。

张平化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韶山)

袁文才、王佐问题，我赞成写一笔，杀他们，是个重要历史教训、显然是错了的，是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相违背的。这些人，不是战犯，是朋友，就是战犯我们捉起来也没杀。杀了袁、王，我们在酃县体会的特别深，过去我们是通过井冈山和永新、莲花相联系，一搞了井冈山，就把联系隔断了。当然，这不能说井冈山斗争失败了，但是它带来了损失。所以，这个事情应该写，这个地方不写，别的地方写不上。

对红五军，应该承认好处多，他们对地方武装有些不对的地方，并吞了一些，但这不是主要的。对敌斗争嘛！并吞了一些地方武装还是编制到主力红军去了？

酃县分田、我记得只分了一次。

长征问题、当时我不了解中央的意图。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合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六军团如果不和红三军会合还有没有，还是一个问题，会合后，部队巩固壮大了。不会合，至少说六军团要受更大的损失。

第二次“左”倾，影响不大，印象不深。第三次“左”倾，就有些感受，觉得不对头。第三次“左”给六军团和根据地的损失是相当大的。肃反问题、也是“左”倾路线的，应该写一笔，这个问题对六军团影响不小。现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杀错了的。袁德生、于兆龙、陈韶都是不该杀的。陈韶是茶陵的群众领袖。这件事，不多写，可以，根本不提行吗？“左”倾时，还干了一桩蠢事，就是驱逐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家属出境，这也是作错了的。结果，这些人反对我们最坚决，带路的就是他们。恐怕这些问题也都要写一写，不能单写作战方针，还有一个根据地问题。当然，作战方针应该写，战史嘛！可是光写这个就变成了单纯军事行动。一个地方建设，一个军队建设，一个战略战术，总的是人民战争，都要写。不然就不能体现人民战争。对敌斗争，也不但是作战问题，还有对友军对敌军的问题。从总的方面看，正确方面是主要的，尽管有二次、三次“左”倾路线，不然怎么由地方武装形成了这么一支部队！

六军团的历史从一九二七年写起，这样不好吧？把毛主席的斗争都写进去，恐怕不能这样写。井冈山游击战争，是整个建军的一个重要阶段，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一个时期的代表。把这一段写在六军团的历史上是不对的。他们没这样写，这很好。六军团的骨干是井冈山来的。来龙是井冈山，去脉是六军团，这是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合乎事实的。

红六军团战史有关问题座谈会记录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

时间：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

地点：三座门会议室

出席人：王震、王首道、肖克、张启龙、张子意、吴德峰、李达、甘泗淇、余秋里、袁任远、谭余保、刘俊秀、叶长庚、李信、彭清云、王永俊、金忠藩。

这次座谈会是湘赣和六军团老首长到的最多的一次。会议首先由主持人王震同志讲了话，接着发言的是：张启龙、肖克、叶长庚、谭余保、张子意、李达、王首道、刘俊秀等同志。到会人发言踊跃，彼此插话。座谈会从晚七时余一直进行到十一时余。下面是按发言的顺序整理的记录。每人的发言记录都没有经过本人审阅。

王震：

我这个组长没有召集过一个会议。

编写战史，军委有指示，贺龙同志也有指示。现在，提出些问题。

第一，主要的是湘赣红军当时到底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还是错误的路线？子意同志曾经就这个问题对编写战史的同志表示过意见。我对他的意见理解是：不要去找那个人是机会主义路线，那个人是正确路线。

编写战史的同志，做了很多调查，写出了这个初稿。许多同志死了，没有死的同志都要参加这个工作。我也讲一点意见。

湘赣红军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革命主要是武装斗争，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领导武装农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相统一”。因之，一开始就很鲜明。大革命失败后，年把，毛主席就总结了 this 经验。因之，军队工农成份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问题，根据地的问题等等，这个总路线，湘赣红军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建设在边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矛盾，军阀之间的矛盾，我们开始时是不懂。第三，从游击队升级，发展为主力红军，主力红军又培植游击队，又升级，这在开始时是明确的。第四，敌强我弱，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湘赣、湘鄂赣的党，不管受了多少挫折，但是、从实践斗争中发展起来了，锻炼了一批干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陈独秀的影响，牺牲了許多人。

毛主席的思想影响是深的，当时几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经常对我们发生指导作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当时就在党内流传，指导党的斗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民主集中制、士兵委员会、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当时都知道。这个部队一直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张启龙同志当总指挥时，还是这些东西指导的。毛主席根据地思想受了一些干扰，打了一仗，碰了一个钉子，就又回到主席的路线上来。主席的文件是油印的，大家都学习。不要去生搬硬套找什么错误路线的代表，我们原在湘赣工作的现在这些同志，大家都是糊糊涂涂地革命，走错了，又回头。什么人是正确的？我看是那些死了的同志，把生命献给了人民。这些英勇牺牲了的人，就是正确的，应该写下来。

第二、两次全苏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两次，我们都派干部去中央苏区，

开会又办训练班，参观了一军团。解决了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围绕井冈山的根据地。主席说：“彭德怀给你们找了麻烦”。既成了麻烦，就要搞掉它。回来后，我带着人，女酃县、遂川、泰和、万安活动，做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不管有多少错误，省委受了“左”倾路线的干扰是一个时期，走不通，又回过头来。省委几次变动，看怎么处理？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回来时，恩来同志讲，“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知道错了，改得快。叫我捉张平化，我没捉，给省委汇报，也未批评。又捉李孟弼，捉了人，带回来，觉得不像反革命，我同张启龙同志谈得不少，说：“李孟弼那里像反革命？”还是报告中央处理。（王首道插话：我们受邻近苏区的影响，富田事变的影响。）后来，刘士杰、陈洪时是叛徒，那是要写的。至于蔡会文、肖克同志来的时候，是中央错误路线发展的时期，（肖克插话：正在发展，宁都会议已经开过。）不适当的强调正规化，取消三大任务，行不通，就又回过头来，我记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未废除过，（甘泗淇插话：从未废除过，而且已深入人心。）你没别的东西比这更宝贵些了，它没有停止过。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后根据地波浪式的发展。陈洪时说张启龙同志破坏城市政策，抓土豪罚款，商人捐款不对。这有毛主席的指示，去年陈毅同志还谈过这个问题。罚一千元，交四百元，说交不起了，就可以放了。我们公买公卖。主席说：“粮食一元八角，你们军队在苏区拿二元买，为什么不可以？”（王首道插话：放张超对不对？这是张启龙同志罪状的一条。）那为什么不对？

第三、没有根据地群众的拥护是不行的。我们在根据地建设中，做了很多艰苦的群众工作。（王首道插话：驱逐豪绅地主是一阵风。）

第四、巩固与扩大红军，主力红军与游击队配合的问题。湘赣的党是从实践中逐步认识的。井冈山是毛主席创建的根据地，有许多东西是这个地区留下来的，根深蒂固，这是客观的历史原因。由于理解不深，碰到钉子，又回头。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部队是主导的思想。因之发展了起来。这是红线。我同意不要在每一段去找两条路线的代表，是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毛泽东思想居统治地位。

最后，我认为湘赣党的组织，几次遭到无情的斗争，残酷的打击，被打下去的同志有这个冤屈。弼时同志死了。他来湘赣，将省委和军队都团结了起来，领导反五次“围剿”，在湘赣红军中建立了领导核心。弼时是代表人物，应该突出地写出来。

长征当中，在石阡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领导人要负责任。那个火是我燃起来的，搞了个邮包，有几封假信，说两广反蒋，我们就高兴起来，我们几个人去在一块，却麻痹大意了。

张启龙：

我没看材料，就王震同志谈的说几句。湘赣根据地、红军，也正像毛主席讲的，枪杆子出苏区嘛！枪杆子出政权嘛！当时对武装斗争不管本人也好，党的组织也好，都抓的很紧。不搞武装斗争就没法生存，要亡党、亡国、亡头的问题嘛！那时，搞起来不靠枪杆子靠什么？甘泗淇同志能写文章，靠写文章行吗？你喊也不行、叫也不行，还不是靠武装斗争。

湘赣、湘鄂赣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谁是有意识的却犯错误呢？就是没经验，人是好人，心是好心，作了坏事，作了蠢事。好多事情可以说明。那时也叫我张胡子，还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娃子，一点点大，谭老（余保）是

个农民出身的，其他几个还不都是文秀才，是有些错误，但性质不用提的那么高，当然有的错误是严重的。

王胡子讲死了的是正确的，我看没死的也正确。像陈洪时等叛徒可以写出来，但不用写那么详细。湘赣、湘鄂赣苏区北面是长江，西面是铁路，当时能站得住脚，就说明正确的是主要的嘛！

毛主席影响在湘赣是深的，从来没听说废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应本着毛主席的思想实事求是。

留在湘赣、湘鄂赣的像谭老等，比我们长征并不好过，这由谁写呀，不能丢了。

陈独秀的主张在湘鄂赣包括湘东的浏、醴是受到抵制的。立三路线，打长沙是受了影响，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接受了。

弼时同志应该突出，其他就不必写了，多写干部、战士、人民。

肖克：

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懂得了搞武装斗争，怎么搞法还没有经验，那时的广州起义、南昌起义都是在搞武装斗争，但还是想在大城市搞起，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毛主席的以农村武装割据，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在一九二八年就开始形成了，这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毛主席领导武装斗争，开始就将人民军队的本质确立起来了，正确地解决了军民关系，军队官兵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毛主席思想在湘赣是有根深刻影响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这种影响继续存在发生作用。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开始在中央苏区贯彻“左”倾路线，但军队中还是毛主席那一套，一、二、三次战争是毛主席领导的，那时就感到前方后方都离不开毛主席。一九三二年开始反所谓游击主义，但当时还是主席思想，到宁都会议毛主席就挂冠了。

我和蔡会文到湘赣是带着四中全会的东西去的，肃反又搞起来了，不该捕的又捕了。但从部队来说不是什么都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我们思想上不承认，实际上还是那样作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是始终保持的。说没有接受错误路线是不实际的，你不接受不是走路就是撤职。

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后，贯彻更加深入了。弼时同志是带着“左”倾路线来的，也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他来后团结了湘赣的党和军队，应有足够的估计。刘士杰、陈洪时是投机分子，指出来可以，用不着大作文章。

长征是三次“左”倾路线指示下行动的，三千字的指示，是叫我们搬家的，但是保存了有生力量，对于和二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张启龙：

我的看法同你相反，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执行“左”倾路线，是执行了“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政策，在某些具体工作上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为什么湘赣省委要改组？王首道、张启龙为什么要撤职？（甘泗淇：这是一个问题。既是执行“左”倾路线，为什么要反罗明路线？）弼时同志来了，是“左”倾路线的中央派来的，但是，因为他是中央代表，有些东西敢抗，不像我们这些人。

叶长庚：

战史中究竟以那条路线为主？我看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受立三路线是四军短，只两、三个月，五军较长，达半年之久。五军到打安福的时候，

有些人还主张烧杀，滕代远同志就作了细致地解释工作，已经开始抵制立三路线了。在湘赣还是毛主席的影响深。任弼时同志来了，还是没有完全根据王明路线做。如果说湘赣完全按错误路线执行，湘赣根据地就没有了。

那几个人叛徒是要提几笔的。如像戈勇就是个坏家伙，他在八军二十四师当师长不行，后调军区当上参谋长了，当上参谋长更得势了，他把不少的好同志都说成不好，吴德峰同志是听了他不少的话的，也就信了他。还有陈洪时、刘士杰等，搞在一起后来都叛变了。（袁任远插话：还有个李芬）。

谭余保：

肃反中，是牺牲了许多同志，有的是群众领袖。

袁王问题，袁文才有些骄傲不听话，但不应那样处理。彭德怀同志上井冈山，将袁王解决了，我们那时也经常在那里活动，也搞了五×条枪。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七军来湘赣，要提一笔。

张子意：

编写战史军委和贺龙都十分重视，编委会同志付出了很大的劳动，搜集了几万字资料，费了很大的精力，工程很大，意义也很重大。战史编好了，对教育后代，保存史料，作用是很大的。我们的儿子们，不知道革命是怎么来的，经过了什么斗争，流过什么血，这些他们是不知道的。

我也没看材料，我们老战友们都应当拿出一点时间，认真的看一下，并且改，提出意见。像两条路线问题，我看到会的同志也可以采用百家争鸣的方式，有什么都提出来。是错误路线还是正确路线都可以说，少数服从多数嘛！如果还统一不起来，可以将两方意见都附在里边。

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的确需要很好考虑。过去我和编委会的同志接触过，碰到的问题是很多的，他们没有经验，都是拿枪杆子出身的嘛！过去还出现什么以议代史的问题，不能以议代史，史就是事实。

比较麻烦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怎么写？怎么处理？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对路线作何估计？很复杂的问题。当时我个人提出了意见，就是：战史应该主要的反映当时的湘赣人民群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斗，战史不要写成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条件成熟时而且又要开七大才作出的。主要是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个人那时戴了罗明路线的帽子，现在再戴个王明路线的帽子这不好解决嘛！历史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历史真实。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路线统治了四年，说我们就是毛泽东思想那也说不通。我们是上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叫打就打，叫烧房子就烧房子，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犯了很多错误。

湘赣的人民，红军的干部战士是毛主席留下的种子。这不能割断历史。为什么提出来？就是为了写的适当，我们那时都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都那样高明呀？还不符合历史。立三路线刮了一下就过去了，毛主席的影响是深远的。那时有多少毛主席的思想，瞎碰嘛！这是个认识过程。应当很好的写广大人民群众，红军的干部战士，受影响的是我们上层。我个人从五中全会以后受到了影响，我们提不出新的嘛！有惩办主义、过火斗争。我不想为自己减轻，也不包庇别人。但主要的应是写党的光荣历史，有错误要写上，欠帐要还，但写到什么程度、写到什么分寸应考虑。当时有很多干部吃了苦头，杀了很多，我曾向谭家述同志当面认过错，那时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忠心

耿耿为革命哩！至于交待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研究。

他们编写过程中主要有三个问题不好办，路线问题、毛主席影响问题和肃反问题，比较不好处理，请大家斟酌。

李达：

要百家争鸣，就得请今天到会的各位同志都抽出两、三天时间把本本好好看看，看了才好说话；另外，还要请诸位随看随改，就在本本上改，提出修改意见。现在编委会的同志们很着急，五月份就要“拆庙”了，所以最好都在最近把意见提出来。

王首道：

我同意王震、张子意等同志的意见。历史很难写，他们搜集了好些材料，做了很多工作。我不清楚现在写的材料是作为保存资料、还是教育后代的。（李达插话：原准备写来教育后代的，但各编委都调了百十名干部，已经用了二、三年时间，后来写委决定目前的战史主要是收集、核对史料，为编写全军战史打个基础，以尽快地结束这个工作。）

关于路线问题。你们写战史喜欢写明显一点，但在这里是扯不清楚的。如果说我们是正确的，却又犯了不少错误；如果说我们是“左”倾路线又为什么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要说谁代表正确路线，谁代表错误？那就很难。那要中央来搞，就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军来搞，有很大局限性。写战史，应主要写正确的东西，写人民战争，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人民群众，武装斗争的英雄史实。有关肃反问题，我不主张大段的去写。当 AB 团被杀的同志，江西已经平反了一部分，很好。湖南还没有开始作，最好也作作。当时，是有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的，但是不是那样多呢？值得研究。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搞的。

刘俊秀：

湘赣如果说完全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反之，如果说完全不是也不对。应该从主席的影响，从正面去多写，才能更好的教育后代，应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分清楚。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一二三次战役当然是毛主席思想，四次也是以毛主席思想为主的，五次当然就错了。关于 AB 团的事，我问过康生同志，没有这些材料。但作为党史应该交待。我们写军战史就写不上了。

王震：这一工作我过去管得不多，今后还是不能多管，还是请子意、李达两同志多管些。今天到会的同志将这一部稿都改一下，或者写一段。关于路线问题，可以百家争鸣，提出各人的看法来。

上海座谈会记录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上海公安纵队政委贺炎藩和副政委尹特辉两同志，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周仁杰同志分别谈了有关六军团战史的一些问题，四月二十七日下午，由周仁杰同志召集贺、尹和东海舰队后勤部政委周则盛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兹将他们的几次谈话综合整理于下：

周仁杰：

写历史，不是写小说。不能造谣，要客观。你们过去提出写经验为主，还是写历史为主的问题。我看，应在写历史的基础上写经验，如果完全写经验，很多历史就写不出来。写历史应以记事为主。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评论不能太多。

你们的问题说明上提出的几个问题，基本观点我都同意，立场、观点都是对的，很好。我很欣赏你们提出的第一条。这是事实。应该说，毛主席的思想影响到湘赣红军的根本特点，“显著”两个字分量还不够，最好用“根本”或其他词，分量要重一些好。

路线问题，你们没有以人物为中心展开，这不是缺点，这是对的。湘赣同湘鄂西不一样，他们在路线方面，人物代表比较明显，我们就不同。王震同志工作很积极，也比较正确，但也不完全正确，两次到中央苏区，也带回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弼时同志虽然是“左”倾路线中央派来的代表，但也带来了些毛泽东思想，真正把弼时同志写成错误路线的代表怕也不好。肖克同志是有错误，但功劳也是有的，不能抹煞。（周则盛、贺炎藩：肖克在六军团威望是很高的。）肖在六军团功是主要的。至少要三七开，因为打了胜仗，发展了力量。北上时，政委是陈洪时，很动摇，就主要靠肖克。不能单纯颂扬哪个人，或者把哪个人贬的太低。湘赣的路线问题，应该在几个问题站站队，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斗争、肃反、战争这三个问题上站站队，看看那些错了，那些对了；谁错了，谁对了。根据事实来写，错了的就写是错了，正确的就写是做对了。

红六军团这个部队是有它的光荣历史，部队的战斗作风很好，打仗很勇敢。我们可以这样说，从部队的战斗意志上讲，王震同志起了主要作用，从部队的战术指挥和部队军事训练建设上看，肖克同志起了主要作用。这从一些很小的问题上就反映出来了，比如防止走火的问题，做帽耳的问题等等，都是肖克同志提倡的。

肃反问题上，你们提出的观点是对的，在战史上不要多写，因为战史是教育后代的。不过，你们现在写的似乎太简单了。可以考虑单另写成一章，作为历史材料。这个材料只发给一些高级干部，不要放在战史内。你们在稿子上写肃反工作脱离了党的领导，不对，应该写是党的错误领导。

红六军团从湘赣向黔东转移，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来处理，完全正确。我们比中央红军早走两个月，他们就是跟着我们路线走的。从任务、方向、路线等方面看，都可以说是先遣队。历史就是历史。提出观点主要是要论据，我们说是先遣队是有根据的，这主要是事实。

关于九度冲、棠市战斗问题：

记得九度冲战斗后，开了个大会，会场上放着很多新机关枪，约有四十挺，你们写二十五挺，可能是有根据的吧。

打九度冲之前，我们是从茶陵那个方向转过来的。那次战斗是诱敌深入，是运动战，还是连续作战。从战役思想上看是这样，特点就是运动、歼灭、连续。记得后来机关枪用不上了，我当时在二十三师机枪连当副连长，把机关枪一甩，带一个排一直追到一个大村子，大约是浯塘吧。有没有错误呢？有的，你们没有写出来。主要是有点满足现状，继续追就好了，继续追就把莲花县城收回了。

棠市那次战斗，部队展开晚了，接近晚了，拉的距离太大了。那时队伍少，可能慎重些。那里都是水田，敌人困难很多。那次战斗，敌人的辎重几乎全部丢了。战斗后，我们每个人发两套衣服，西药、胶鞋也缴的很多。记得俘虏没有九度冲战斗多，东西就比较多些。

关于北上问题：

对于中央军委的错误决定只要提一下就行了，你们在后面写了一段，对中央军委批评太多了。

黄沙战斗，情况有点出入，战斗性质是野战阵地争夺战。我们是先天到，敌人第二天来打我们，向我们师部一再冲击。敌机来了，我们看见敌人摆的联络符号，拿白旗摇，我们也照着敌人的样子做，敌机搞不清楚，后来敌人被我们打垮了，四路溃退，敌机以为是我们，就炸了敌人。敌人的电台在山下，我们的侦察班摸到山上，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电台。这一仗对敌人的气焰是个大打击。但从战役上看，那一仗不应该打，因为主要任务未完成，反而使敌人更加注意了我們。

破坏铁路的地方，可能是黄老门车站。我带两个连搞掉了敌三十四旅（？）的后方医院，没有去铁路上。

到幽居，记得休息了三晚。你们写幽居、小源比较靠近中央根据地，恐怕不是理由。

浏阳劫以后，有两个情况，你们没有写出来。第一是，从桐木出发，就一直是急行军，没有休息；桐木山上两边都是敌人，那天是边打边走。第二是过袁水，那是很带关键性的一仗，也没有写。我当时在五十一团三营当副营长，那天带两个连和师部和一个侦察排走前面，说是有三道封锁线：一是河内有板钉，二是河岸上有碉堡线，三是公路。我们每人拿出一根粗棍子，准备撬河内的木板的，事实上没有。我们过的早些，大约是三、四点钟。五十一团先占领阵地，把敌人的碉堡都包围起来了。部队还未过完，天就亮了。敌人在周围有几个团，当地大约有个把旅。碉堡上的机关枪可以打到河内，把水花激起很高。敌人的机动部队出来向我攻击，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都反击了，捉到一些俘虏，我们打掉敌人的一辆汽车，搞了敌人一个班。部队一过河就分几路上山。一上山就精疲力尽了。那天大约还丢了一二百人没有过来。这一仗，一是意义很大，二是很险，如果打不过来，就很危险了。北上行动，代价很大。路线上是错误的。责任在中央，我们不管他。这一行动对湘鄂赣有鼓舞作用，调动了敌人，但孤军深入，远离根据地作战，是不利的。苏区损失很大，部队损伤了元气，从实际上看也是错误的。从整个战役上看，指挥上还是果断的、灵活的。打龙门厂，牺牲了一个团长、一个政委，都记不起名字了。曾开福是在龙门厂战斗之前负伤的，大约丢在湘鄂赣。北上回来，部队还剩下二千六百人。关于沙市战斗问题：十七师一回到七都（黄江），整个根据地人民和全军上下都非常振奋，十八师也很高兴，根据地人民的慰问真是热情。沙市一仗取得了胜利，凭什么？打的是情绪嘛。按实际情况，

棠市、九度冲搞的东西都光了。存的一点子弹都拿出来补充了，每人也只几发子弹，不靠情绪靠什

么。

沙市战斗之前，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缩小了。根据地的心脏——永新被敌人占领了。当时全军动荡不安，十八师也是精疲力竭，十七师损伤了元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十七师是子弟兵，对苏区有高度热爱，人民对十七师有很高的信仰，又是在根据地作战，这是有利的一方面，是潜在力量，不主张打的人，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你们在这点上分析的还不够。

还要补充一点情况，沙市战斗，五十一团，是我们三营的前卫营。我们的阵地离敌人很近，把敌人尖兵放过去了，没有理它。我们没有打什么枪，冲下去就用刀砍，我当时就拿着一把马刀，我们一压就把敌人前面两个营打乱了，一直压到敌人旅部后面去了。我们是马尾手榴弹是碰火的，甩到水田内不炸，主要是敌人的动作慢，我们冲进击一砍，就乱了。当天下午，我们又消灭了敌人个把营。我们在台岭上吃饭，敌人来了，把它打垮了，还追了十多里，我们三营就消灭了敌人个把连。

田里一仗，你们没有写、那仗是把敌人击溃了。主要是部署不好，否则可以把敌人消灭的。这一仗虽然没有取得大的胜利、但对部队鼓舞还是大的。

关于松山、金华山战斗问题：

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松山战斗是个典型。打过这一仗，肖克写了一篇文章，论短促突击。

松山战斗的情况，你们搞的不对。那次战斗主要是五十一团打的。先晚，我们三营副营长带八连就到了松山，在山上做了些工事。拂晓。我们全营都到了，团部在我们后面，一营在我们的左翼占领阵地。上午七、八时打响了，一直打到下午。打的非常激烈，敌人有三层火力，几次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冲到鹿砦下，都被我们反击下去了。第一营营长在我们左翼打，他一个人就打了四十几个手榴弹，但不敢冲出去。我们反击了几次，在这里第一次缴到冲锋枪。以后是五十二团来接防的。

关于甘溪战斗问题：

甘溪战斗失利，说没有派出侦察不对。我们是前卫营，跟侦察队走的。走到上午七、八时就停止了。我们侦察员穿的长袍，拿着雨伞，化

装成敌人的乡长和乡下。有一条河，看见河那边敌人侦察员穿的军服，一共五个人，后面就是敌人的尖兵。抓敌侦察员时，没有打枪，装着同敌人握手，抓住用刀子逼着不准喊叫，一共抓住了两个。抓住俘虏就知道前面是广西部队。我们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发现敌人后，犹豫不决，缺乏判断，没有占领阵地，展开部队。而是停止在那里，大约有四个小时，一直到十二时左右，敌人完全展开了。那个地形是不好打，应该早点打转走，甩开敌人。

前面部队没有做饭吃，是自己带的午饭，后面部队是否做饭吃了，不清楚。

李达有两个错误：一是在前面发现情况后未很好处理，二是把两个团的指挥人员、机关和直属部队带走了。

五十一团在甘溪是打了的，我们三营的通讯班和机枪排，因为敌人把机枪夺去了，想夺回机枪。一再冲击，牺牲很大。四十九团的部队也

没有下来，后面的掩护部队就是刘转连那个营。

五十团不是甘溪同主力失掉连系的。大约是甘溪战斗后的第三天下午三、四时，前后左右都发现敌人，路很窄，五十团被敌人堵住过不来，就从左边走了。这时我在临时编成的四十九团当参谋长。四十九团就变成了后卫营，边走边打，一直打到天黑。（周则盛：我在五十团二连当指导员。那天前后都发现敌人，走不出去，部队就钻到一个山沟的森林内，黄昏后出来，全团又集合到一起。第二天，出沟跟着军团部走的路走，又碰上敌人，团参谋长一下就被敌人打死了。部队又返回钻到那个森林内，等到第三天，敌人走了，我们才跟着主力走的路走的。）五十团丢掉，我很清楚，我们还等了两个小时，后来军团部派人把我们叫走的。五十团被截断的地方，可能是张家湾。（周则盛、贺炎藩：我们记得是五十二团先掉的。）

对龙云的结论，不是不愿跟主力走的问题，主要是犹豫。据说有几百人是被敌人压在一个河滩上缴枪的，龙云最后还是抓着在湖南浏阳杀的。对龙云应该从指挥上分析他的错误。

关于小结问题：

六军团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湘赣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是一致的：第一，根据地是毛主席创建的，第二，靠近中央根据地。我们部队的作风、制度都相同于中央红军。错误也有许多相同于中央根据地。查田和肃反是有错误的。军事方面主要是反第五次“围剿”，堡垒主义，但时间很短。堡垒主义、短促突击主要是金华山、松山防御战，松山是短促突击的典型。堡垒主义的批评不适用于梅花山。那个地区是永、茶门户，抵抗了半年多，有必要。金华山、松山的防御战也不同于中央红军的寸土必争。六军团长征是要长征的，搞的好一点可以多消灭点敌人，多呆几天。

对于这部稿子总的看法是：写的太简单了，不够突出。记述事实很详细，分析差一点。后面那部分（北上）对中央的问题提的多了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湘赣根据地的地位问题。在一九三四年以前，湘赣根据地在全国可以说居于第三位。第一是中央根据地，第二是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第三就算湘赣了。但在许多文件上，都看不出湘赣的地位，这是历史的不公正。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不想讲，最后还是讲了。

贺炎藩：

关于肃反问题。六军团是土地革命中产生发展的，这是最基本的，虽然分田、查田、肃反有些错误，但湘赣的群众是异常坚定的，相信党的，肃反时杀AB团杀的很厉害，但群众没有跑的。群众组织很严密，真正有反革命是跑不掉的。第一次肃反是很厉害的，搞逼、供、信，河西教导队、莲花的学生几乎都杀光了。那时我在省工人纠察队当队长，我们派三十几人送三个反革命到澧田，由于逼、供、信，结果把所有的人都逮捕了，一个也没有回来。不久，刘士杰带着人包围了我们纠察队，命令我们集合，不准带武器，刘士杰讲话，要大家自首，没有人自首，把全队人员都逮捕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搞袁德生的问题时间很长，我化装老百姓跟袁几个月，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中央还是湘赣要搞？不清楚，只听说袁和一个反革命接过头。湘赣的肃反在任弼时同志来后有了转变，过去保卫局杀人很多，以后就杀的少了。（尹特辉插话：任弼时同志来后曾说过，陈韶是可以不杀的。）当时年纪很小，我原在莲花独立营，一九三一年十月调到省工人纠

察队，后又改编到保卫局，许多作战行动都不知道，只提些零碎问题：

（1）莲花游击队是从一条枪搞起来的，领导人一是陈竟进，一是贺福

庆，烈士是否有他们？陈赤连在一九二八年冬编赤卫大队时是大队长，一九二九年编独立营时走了。

一九二九年冬到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莲花的上溪、九都受摧残最厉害，牛羊都被敌人抢光了。第二次敌人进攻，我们有了准备，在梅州打敌人的埋伏。第三次是一九三一年冬罗霖进攻，彭年牺牲了。营长肖作云看地形被飞机炸死了。当时独三师政委刘光炎在田东牺牲的。

(2) 湘东南独立师一团团长是彭子荣，不是张维。彭子荣在一九三二年退出莲花时牺牲的。

(3) 听谭余保同志讲过，曾开福没有随六军团长征，是留在湘赣坚持斗争的，编到新四军后作战负伤，留在一个地方叛变了，不是在龙门厂牺牲的。

(4) 五十二团在石阡受损的问题。长征时我在保卫大队，那时的名字叫贺振华，没打仗，一直随军团部行动，敌人把五十二团截断以后，继续追击我们，肖克军长命令保卫大队顶住敌人，敌人到处叫喊“抓活的”，那一次肖克军长很危险。只记得部队正在休息，前进时五十二团在军团部左翼，突然发生敌情，我们并不知道五十二团被敌人截断了。

五十二团受损失与龙云的个人主义有关系，他过去在三军团当过师长，编到湘赣不满，撤职到军区当参谋长，那时保卫局还派人做他的工作。

周则盛：

五十团失掉联络不是甘溪战斗那一天，是两、三天以后的事，我们正在前进，前面的部队不知为什么不走了，五十团是后卫，我那时在五十团当指导员，发生敌情是很突然的，我们打了一阵，没有子弹，前面的部队也不见了，我们一个连跑到一个山上隐蔽起来，天黑了才行动，找到了郭鹏、彭栋才，第二天又顺着山沟走，又碰上了敌人，参谋长牺牲了，又跑到山上藏起来，敌人走后，就单独走，那时除机枪排、二连跟军团部走了以后，剩下的还有几百人，找了一个老百姓带路，（他说知道贺龙在那里），在向北行动的时候，一个排掉了队被地主武装杀掉了。（周仁杰同志插话：五十团失掉联络不是甘溪战斗当天，因为战斗失利后转移，在大山里转来转去还和五十二团在一起行动的）。

福州座谈会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

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下午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政委刘培善、副政委廖海光座谈了有关六军团战史的一些问题。兹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整理于下：

刘培善：

关于战史和附件上的人物，我看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一，叛徒写不写？第二，以 AB 团的罪名被杀了的写不写？这是两个原则问题。我的意见，凡是以 AB 团的罪名被杀了的都要写，作烈士看待；叛徒不要写进去，要写就要注明。

三年游击战争问题。新四军是八省的游击队组成的。在新四军战史上，对于这些游击战争，不可能多写。你们是写红二方面军战史，我同意主线应放在六军团那边，对于湘赣的三年的游击战争，也是不可能多写。在新四军和红六军团的战史上，都挂上是对的。不过，你们现在写出来的稿子，关于这方面好像分量太少了一点，（廖：这一段写的太简单了些。）可以高度概括一下。当然，也不能太长，太长了，会冲淡战史的主流，到底写多少，你们去考虑。

廖海光：

五十二团受损失的问题，到底怎么写好？没有把握。情况可以摆摆。当时我在红校，谭家述和我们在一起走，五十二团已经集合好了，龙云和田海清站在队伍前面，催我们快走，骂我们走的慢。我们刚过来，敌人就冲上来了。记得是个斜坡，我们部队抬着一个充电机，敌人就是从那个充电机附近冲上来。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被敌人截断了。现稿上有两个地方值得研究，第一，在截断以前，龙云是不是不愿跟主力走；第二，是不是擅自单独行动。龙云个人意识不好，是事实，但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被敌人截断了。在被截断之前，他还集合队伍准备跟着走的，是后卫嘛。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截断以后，如果他更坚决点，是可以突出一部分的。关于这个问题，最好把当年五十二团的人后来又回来了的找在一起座谈一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愿来，还是被截断了？

张翼翔：

我提这样几条意见：

(1) 湘东独立师的基础，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秋收起义留下的基础。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湾改编后，毛主席派何俊回湘东的平浏边界（主要是到平江）组织游击队。当时，浏阳有王首道、张启龙、廖光平、廖肃等人活动，党的组织虽然遭到破坏，但是，人都在。一九二七年底，浏阳成立了县委，张启龙任书记，武装也搞起来了。一九二八年成立了湘东、湘北、湘鄂赣三个特委。我在特委担任交通。一九二八年九月，三个特委领导的各地游击队会师，组成红五军第二纵队，黄公略同志为司令，张启龙同志为政委。以后张启龙同志调到省委，黄公略同志改任政委，李实为司令。这是第一批。第二批起来后就编到湘东独立师（浏阳的为第一师、平江为第二师、鄂南几县的为第三师）。五十二团也是这样来的。所以，从湘东来的部队看，也都是毛主席秋收定义留下的基础。

(2) 湘赣执行了“左”倾路线没有？从一九三四年以来的军事行动上

看是执行了的。守松山、金华山就是单纯防御，十七师北上回来，还是没有完全集中主力打仗嘛！（廖：第五次反“围剿”是单纯防御路线。刘：湘赣同全国一样，第五次反“围剿”是“左”倾路线，第四次反“围剿”，“左”倾路线来不及在红军中贯彻）再看，红六军团长征，就是搬家式的，（廖：比中央红军好一些。）军团部的摊子，比一个团还大（廖：准备搬去搞根据地的），说没有经验，北上搞的那么苦，还没经验？长征中打了什么好仗？都是被动挨打。这都是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刘：照我的看法，前一段还有冒险主义哩）。你们在稿子上，对于这点写的不够明确，好像都是正确的，应该把当时执行了错误路线这一点，突出来。

（3）龙云的问题不能这样写。龙云有毛病是事实。我的哥叫张翼阳，在五十二团二营当营长，在部队受损失的前一天，曾经对我讲过，部队要受损失。我问为什么？他说，龙云对肖克不服，在营以上干部会上骂肖克，并说再这样搞，我不干了。一九三七年，我们在陕西曲镇的时候，四十九团一连有个排长是五十二团回来的，据他说，五十二团被截断以后，部队打的非常勇敢，那天部队正集合，敌人一下就冲上来把部队截断了。龙云当时就叫部队冲，冲上了一个山头，打了三天三夜，突了好多次没有突出来。龙云以后是负伤被捕的。对龙云的结论，可以这样说：由于骄傲，使部队遭受了损失。如果叛变了，为什么打的这样久？（刘：敌人报纸上只是说，十八师师长受伤被俘，未讲叛变。被俘以及是否写了自首书，在那个省查一下就知道了。贵州没有他的自首书，还写他叛变干吗？如果叛变自首，国民党不会杀他的。张、廖：如果自首了，不会杀的。）总的说，这个稿子除个别词句外，基本上写的还不错（廖：总的布局和安排是好的）。

刘、张、廖对附件的意见：

1. 军区政治部主任有于兆龙、陈洪时，长征出发前是张子意。袁任远没当过军区政治部主任。

2. 红四分校校长龙云之后，是何武；政委李芬之后，是谭富英。政治部主任，第一任姓廖，广西人；第二任为张平化；第三任是李贞。

3. 八军政委开始是蔡会文，以后是王震。

4. 新独立一师师长侯梯云，侯之后是刘日、谭家述没当过这个师的师长。政委陈韶，陈韶之后是彭辉明，彭之后是姓段的，茶陵人，曾毅之没当过这个师的政委。谭牛山没当过这个师的政治部主任。谭家述、曾毅之是另外一个独立师的首长。

5. 北路是三分区，宁冈、遂川、酃县是二分区。二分区指挥有张通、刘子奇、苏芳，谭家述没有任过这个分区的指挥，政委朱洪国（叛变）方云胜（以AB团罪名被杀）。三分区指挥有莫文骅、叶长庚、彭辉明、谭富英。四分区指挥，末期是张通。

6. 十八师初来湘赣编成五十二团一个团的时候，严图阁是师长兼团长，徐洪是师政委兼团政委；十七师北上期间，五十三团编成，蔡会文兼任十八师师长。

7. 金承忠是五十一团团长，没有当过五十二团团长。五十二团团长，严图阁之后是桂兴（叛变），桂之后是姓刘的，浏阳人，原为五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十三团团长张正坤之前，是谭家述。

8. 新独立一师一团团长谭立文是和侯梯云一次战斗牺牲的。张通是四分区指挥，一九三四年冬在莲花牺牲的。曾开福是个叛徒（一九三七年二月叛

变的)，一九四九年在茶陵十八团镇压了。苏劳(一九三四年冬在萍乡牺牲)、刘日(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莲花病故)、彭辉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莲花牺牲)，都应作为烈士。

南宁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

南宁地区六军团的老同志，由李俭球同志负责召集了座谈会，并将座谈会情况向晏福生副政委作了书面汇报，其全文如下：晏副政委：

遵照您的来信指示，我已于五月五日召集了原红六军团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有陈运春、黄道充（均是广西军区副参谋长）、陆秀轩（区政协副主席）、黄明金（区地质局局长）共五人。座谈中一致认为领导上如此重视红六军团的战史，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由于过去在红六军团时，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了解情况的多少也有所不同，而且岁月长了，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当同志们在会前阅读战史的过程中，都感到这部战史（初稿）是费了很多功夫的，收集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写得也比较具体、生动，阅读中，了解了许多过去所不了解的历史资料；通过战史，重温了六军团的斗争历史，揭示和联想起了许多往事，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教育。通过座谈，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1）战史深刻、具体地说明了毛主席的正确、英明和伟大，红六军团和湘赣根据地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发展、成长、壮大起来的，这部战史同样证明了：有了毛主席的领导，部队和根据地就发展壮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部队和根据地就受到损失和削弱。

（2）战史体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路线，通过红六军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几个历史斗争阶段，有根有源地说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

（3）战史具体地反映了红六军团从产生到与二军团会合的辉煌战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及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

总这，大家感到这是教育后代的很生动的教材之一。

在座谈中，大家也对战史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意见，现综合如下，供进一步斟酌战史时参考：

（1）对于根据地人民在对敌斗争、支援和壮大红军的作用，以及鱼水般的军民关系，应写得再突出一些。记得根据地组织起来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妇女队、扇子队等等，在壮大红军、配合作战中是起到重大作用的，只要党一号召，当地群众无需经过多少动员就一批一批的来参加红军；又比如妇女们只要一听枪响，就拿起火叉出来捉俘虏；至于那时的军民关系更加不用说了，根据地的人民真如红军的父母一样，出发不用带被子、鞋子，到一个地方，群众摆满了甜酒、鸡蛋来欢迎，扇子队、洗衣队、歌咏队跟着慰问，座谈中有的同志说，当时的根据地人民那样好，为这样的人民作战，“死了也不怨”。这些方面，最好反映得更突出一些。

（2）通过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应进一步简明遵循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取得胜利；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受到损失和挫折这一真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有一些教训也应适当地总结一下，例如肃反扩大化，伤失了一些好干部，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碉堡政策给部队所带来的损失等。

（3）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应更突出地写一下。记得那时人多枪少，但打起仗来充分发挥了英勇顽强及近战等战斗作风，干部带头，猛打猛冲。

（4）军史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感到写得还不够明确和不够透。例如在贵州石阡县走马坪，四面受敌包围，掩护军团都通过一条大沟，几天没吃饭，过不去就完了，这是一个关键。另如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会师时，

红六军团的作用应写得突出一些，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解决了二军团长期未能与中央取得联系及其危急状态；2.对开展湘鄂赣根据地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龙家寨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及蒋介石的警卫师八十五、五十八、四十一师等共几万人，到常德，威胁长沙等，使敌人不敢追赶中央红军，对掩护中央红军长征有很大作用。诸如这些问题，请进一步酌情修改补充。

(5) 红四分校在培养红六军团骨干的作用上，应该更突出一些。

(6) 几个具体问题：

1.中央红军去瑞金后，赣西南特委及东、南、西、北四路行委的领导人最好能列出来；

2.红八军军长是冯达飞，战史上没有；

3.保卫大队政委的名字是廖庆萱，名单中写错了。廖庆萱同志四五年在冀东十三团任政委，后牺牲，烈士墓在唐山。4.关于莫文骅同志是二分区指挥问题，记得他当时跟军长一起过河了，不在湘赣，是不是分区指挥，不大清楚。

以上意见，恐有出入，仅供参考。以后如回想起来一些历史，再陆续汇报。请指示。

致以敬礼

李俭球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

谭天哲谈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日)

湘赣和六军团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应分前期和后期来谈。在前期，领导人很多，独立师和红八军的师长、军长换了几个，每个人都是时间不长。在延安总结湘赣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谭余保或王震同志为代表人物的问题，好像没有做出结论。以王震同志为正确代表吗？前期他的职务不高，谭余保也是这样，所以都没“定型”。王震同志是正确方面的一分子，谭思聪、侯梯云也是的。总之，前期的“型”很难定，比较起来，王正确些，但当时职务不高。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后(后期)，任弼时同志来了，是不是因为是“左”倾路线中央派来的，就可以说他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呢？事实上他并未完全照着“左”倾路线下的中央的指示办。首先在肃反问题上，任来以后，保护了很多人。陈洪时、刘士杰、吴德峰、张子意，这些人都是主张杀人的。王震、谭家述当时都上了黑名单，但是，任都不主张捉，还有王恩茂也是在黑名单上的。如果任是代表错误路线的，在肃反问题上会继续“左”下去的。而事实上是，任来后，把几个极“左”的人整掉了，主要是把刘士杰整掉了。吴德峰保卫局的权力比过去受到了限制。第二，在政治路线上，“左”的残余是有的。十七师在北上行动中把商店的物资，如火腿也没收了。但是，记得在长征中，对小地主就不没收了，而当时的中央对这点是没有指示的。第三，在军事路线上，反第五次“围剿”湘赣是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不过，在时间上有问题。你们把湘赣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写成自一九三三年六月任弼时同志来的那一天开始，指导思想上恐怕有问题，这样写，任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的了。湘赣的第五次反“围剿”实际上不是六月三日开始。十七师北上行动，从湘赣局部来讲，是不利的，从全局来讲是有作用的。十七师北上，本来是为了配合福建事变，只是迟了些。北上行动调动了敌人，但也带进了敌人，主力走了，敌人加紧对根据地的进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应写清楚。弼时同志来后，湘赣在那样形势下，想求得发展是困难的。单纯防御，当时的情况，是敌人到处来了。六军团从湘赣出发长征的问题，我完全同意这样写。不过在小结最后一段党的领导内，应加上湘赣省委的活动，关于走和分家等重大问题，都是省委决定的。总之，弼时同志来后，好处：一是在肃反问题上保护了一批人，二是把极“左”分子整掉了，三是对王震等几个正确同志的话，比较重视，如果听刘士杰的话，那就坏了。应该说，任来后，湘赣工作有转变，不只是稳了些。无论在湘赣或在湘鄂川黔那段，我都不同意把任当成错误路线的代表，现在任、关都死了，要是在，就好办了。还有几个具体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1) 袁文才、王佐没有改造以前都是土匪，是否可以叫旧式农民武装。

(2) 朱德、林彪、陈毅这样排法，在当时是否合适？这里是不是要提林总的名字？

(3) 关于贺、任、关次序的排法问题。我看，这是根据湘鄂川黔那本的排法排的。弼时同志来湘赣干作，一直到和四方面军会合，包括在湘鄂川黔那一段，都是错误的少正确的多。排法问题，我认为是军队领导党还是党领导军队的问题。说电报没送给贺看，不正确，我是送电报的，对这点很清楚。李达都看了，贺还能没看？贺总过去也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只是有了电报，任先看。在贺、任、关的排法问题上，我是从这几方面看的：第一，会合后，二、六军团团结很好，任是起了主要作用的，虽然军分会主席

是贺，任是省委书记，很多重要问题都是任决定的，军分会是在省委领导之下。如果不是任，贺掌握得了肖克吗？第二会合后，帮助恢复了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对二军团中带了 AB 帽子的干部恢复名誉，把干部提起来了。反夏曦，虽然过分的点，但是必要的。如果任不赞成，夏是中央委员，能反他吗？这些都是任领导的。第三，任主张到那里就创建根据地，只靠脚板是不行的。进大庸以后，有必要发展一下根据地，把土匪整一下，使根据地巩固起来。没有根据地，能站住脚吗？杀人多了些，但是湘西那个地方，政治土匪就是多，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四十七军在那里还杀了好多哩。当时不杀一批是搞不开的。

（4）龙云不愿跟随主力，单独行动的问题，我记得不是单独行动。在一个山脚下，五十二团集合着，敌人一下冲上来，把五十二团截断了。龙云对肖克不眼是有这个问题，但不是单独行动。

附件上有些地方也有出入，有些人是否算烈士也可考虑：

（1）王震没当过红八军政委，李达没当过红八军参谋长。

（2）胡楚父是团政委，北上行动在龙门厂战斗牺牲的，那次牺牲的还有一个团长，广西人，姓孔吧。

（3）曾毅之、胡茂生都应算烈士。曾是一九三三年以 AB 团罪名被杀害的，原为茶陵县委书记，胡是浏阳人，原军区青年部长，一九三一年以 AB 团罪名被杀的。

（4）曾开福是叛徒，不是烈士。

（5）王佐、袁文才是否也可以列入烈士名单，请你们考虑。

曾敬烦谈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

许多很好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责任重大，应该大家努力，把六军团战史写好。但是，我很惭愧，虽然很早参加了革命，但那时年纪小，不懂事，同时，有根长的一段时间离开了部队，所以对六军团当时的斗争情况了解不多，提不出好多意见。

就这本战史本身来说，我认为，是写得还好的，把主要的问题写出来了，眉目也很清楚。你们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观点和提法都是对的。第一，这本战史比较客观。几个问题的说明中，有一段话，我很感动。没有足够的文字根据，根据现有材料写是对的。第二，从团结出发，有主有次，照顾到多方面。六军团不是一根线，而是由许多县的游击队、许多部队组成的，应该这样。在处理湘赣和湘鄂的关系上，湘鄂赣的斗争反映少了些，是否可以多写，免得有的同志看到不够舒畅。第三贯彻了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思想，不仅是五支枪、八支枪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建党、建军和根据地思想，这在这本战史上自始至终都贯彻了。错误路线，我的印象最深的，查田运动和肃反运动，稿子都写了。这是你们的辛苦劳动，流了很多汗写成的，很好。

有点意见，不知是不是可以讲，斗争了一晚上。有这么几件事，我提一提，你们回去请示老首长们，不对我收回。

(1) 南昌起义队伍究竟谁来的，我不了解，只知成立红四军的时候，在陇市，当时宣布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党校学习时，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成员，也扯了扯。历史总是历史，以后的发展是发展问题。红四军成立时，林总同志是营长、以后才当团长。陈毅同志的名字当时也听到过。林是一贯正确的，但在这里是不是要提到林。(2) 毛主席自始至终是正确的，朱德同志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在写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开进，是否把朱也提上，他那时是军长嘛！这样，人家看了，会舒畅些。提了朱，是不是会冲淡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呢？我想是不会的。(3) 红五军起义，不是彭德怀一个人的功劳。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彭带来的。你们在史稿中，这些都没提到彭，只是在解决三十二团的时候提到彭德怀。彭这个人是有错误，还爱骂人，一九五六年来四十一军，把我们骂苦了。但历史总是历史。

(4) 解决袁王，过去我没有意识到是错误，一直到清算彭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个在错误。袁王不但已经改造好了，而且一直同我们坚持斗争，部队编成了三十二团。这个团是看家的，打七溪岭那次，出了很大的力。但是有一点，袁王的本来面貌，是不是也要给以改变？他们两个原来都是土匪，若干年了，是历史土匪，而注解上写，两部都是旧式农民武装。是不是就写是土匪，以后被改造了的。

反第三次“会剿”，守九陇的有茶陵莲花。永新三县的赤卫队，还有宁冈的。我们茶陵赤卫队原先在大陇给五军搞粮食，碰到宁冈的从古城来的敌人，于是就往陇头、七里船靠，在七里船碰到莲花赤卫队。开始是莲花赤卫队守上九陇（宁冈方向），茶陵赤卫队守樟木冲（茶陵方向），永新赤卫队守下九陇的河树坪（永新方向），以后把茶陵赤卫队换到了上九陇，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下九陇，主要也是从这里突破的，上九陇也突破了。当时下大雪，我们都没有突围，永新的刘珍同志就在这个时候到我们茶陵游击队来了。道坪、河树坪等地都有敌人，我们在山上，有二十多天，一天吃一顿饭，

用树枝、竹兜煮水喝。二十多天以后，下大雨，我们才出去奔袭敌人。

六军团从湘赣到湘鄂川黔这段长征，我的印象较深的是：第一、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时形势很紫迫，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好多块，是被迫突围的（上级也有命令），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做好了工作，该带的就带，不该带的就不带，白天晚上埋东西、烧文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什么都要带，记得一九四四年周总理有个发言，谈到中央红军出发长征那真是乱哩。我们部队的思想并不太乱，分家的时候也没听到吵架。由于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路上逃跑、叛变的不多。第二，指挥灵活。长征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人走的路我们走，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夹击，头上还有“照顾”的。我们长征中，除了甘溪战斗外，一般地是好的。甘溪战斗是有缺点，但是从反面来讲，在那种情况下，既不是蒋介石的参谋长，又不是诸葛亮，是不可能一点错误不犯的。当然，从后果上讲，领导上是有责任的，但不是路线问题。第三，同二军团会合后，两军是团结的。这些都说明湘赣省委和六军团领导上是正确的，全军上下对弼时同志是尊敬的，当作活佛一样，肖、王也是领导成员。

弼时同志固然是左倾路线中央派来的，但他来后，湘赣工作有转变。查田运动开始极端错误，不但地主不分田，而且扫地出门，肉体消灭，查三代，弼时同志来后，这些都停止了，是比过去好了，不是坏了。对弼时同志的估价，肯定不同意写成错误路线的代表者。在湘赣，弼时和肖克都不能作错误路线的代表，肖克在湘赣也是有功劳的。王震同志，总的说是好的，但他既不是自始至终都担任领导工作，也不是自始至终都坚决执行毛主席思想。王对弼时同志也是很尊敬的。长征路上，大家都抢着抬弼时同志。和二军团会合以后，弼时同志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功劳。我在二军团工作时间很长，要实事求是。他在会合后的功劳表现在：第一，两军的团结很好，当时，二军团已经没有党的组织了，会合后，从六军团抽调了一百零六（或一百一十六）人去二军团工作，临走前，弼时同志亲自讲话（张子意先天讲的），记的有两点：（1）不是去做官和篡位的，要很好向二军团学习，不要骄傲；（2）要以身作则，吃苦作榜样。总的精神是想把二军团搞好，团结好，扶持那个部队，把党的工作恢复起来。当时六军团的干部也不多嘛！第二，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上，主要还是任负责；第三，军事斗争也搞的不坏。弼时同志对贺总非常关心，有一次打房子（吴子杰当副官），贺的房子偏僻了一些，任把我们叫去批评了一顿，还要支部讨论。以后一定要注意。还有一次，在哈达铺，把贺总的房子分配在一个山坡上，他把李达叫去，又批评了一顿，从这些小的问题上都反映出来了任对贺是很注意团结的。贺总对任也是很关心的。

覃国翰谈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一、关于大事记：

1.红七军到湘赣时，我在五十五团当司务长，记得我们在武水被敌人切断后，李明瑞同志和邓代表（小平同志）带着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从南雄绕到遂川去了。

我们五十五团、五十八团各一部在张云逸同志率领下渡过武水逼近了安仁，接着打茶陵，两个团合并为五十八团，在茶陵歼灭敌人几百人，补充了一些弹药，由于长途行军，边走边打，没得过休息，每人只剩下几发子弹了。

2.打安福时红七军在左翼，二十军在右翼，敌人集中了两个团的兵力向二十军突击，当时二十军内部AB团多，被敌人突垮了，因此安福没有打好，只歼灭敌人两个营，补充了一部分弹药。天快亮的时候，敌人四个团集中向七军压下来，不能再继续打下去，就慢慢撤下来。

3.打永阳时敌人是公秉藩。

4.红七军过河东时，留下教导队有五六百人，当时我在教导队。

5.组成红八军时，冯达飞代理军长。

那时部队经常改编，有时一个月就编几次，部队作战减员补充不起来，就应付不了当时的环境。

二、关于序列表：

1.红校教育长杨明叛变了，一九四九年陈明仁起义后，我去改编他们的部队见过杨明，他是在一个敌人的保安部队里，做什么不清楚，杨明要求我向组织上证明他什么？我没答应，后来不清楚他的下落。2.教导队改红校时，我在第一大队一队当支部书记，第一任政委是李朴还是李芬记不清楚了。我记得肖克曾兼过红校校长，时间很短。三、关于肃反：肃反时杀AB团我是提心吊胆的，我当连长，有一次点名，团里特派员来了当时就叫一个排把武器交了，全排都带走了。四、关于五十二团在石阡县受损失的问题：部队在朱家坝那一次主要怪我们侦察工作没作好，敌人只有四个营，并不知道我们来的这样快。军团部也要负责任，那次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龙云在中央苏区红大当过校长，到湘赣后和肖克互不服气，龙云很骄傲。五十二团被截断时，我在四十九团当通讯参谋，全力以赴掩护他们过来，他们不过来，最后全团搞垮了，龙云被俘，这是不应有的损失。

五十二团是十八师的主力，五十三团能冲过来，五十二团也是可以过来的，我的意见应该交待一笔。一百一十九页中对龙云单独行动写了一点，但写的不很清楚，使人看不出是怎么回事，写历史就要交待清楚。（于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

粮兴、王晓生谈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

粮兴：

守松山时我们有五个营（四十九团二、三营，五十一团三个营），我当时在四十九团二营四连当副指导员，敌人是李抱冰，我们这个连打了一次冲锋没有回来几个人。三营在敌人猛烈炮火下停止不前，部队伤亡很大，三营长撤了职。

在松山打了一天，第二天撤到金华山，又打了一天，敌人打炮很厉害，只好向牛田转移，撤退时我们连是后卫。

王晓生：

打九渡冲时我在二十四师，预先知道敌人行动，我们正向茶陵前进。好像是与敌人遭遇，不知怎的前边打了枪。敌人很轻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打他。那里是一条冲，两边是山，又像是打埋伏，事实上不是伏击。

十七师北上行动时，肖克带五十一团一个营去破铁路，我是参加了的，没什么工具，用铁锹掀不动铁轨，螺丝也扭不动，听到火车叫了，以为是飞机来了，大家很害怕，就撤了、记得是在晚上。北上行动的是错误的，在大山里转来转去，使部队受了很在损失。

打金华山时，我正在五十一团一营二连，我们一个营守在五马山靠浮桥很近，守了很久，我在那里负轻伤，撤下来就长征了。

(于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

李立谈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上午)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收集了很多资料，写出了这个战史，这对于后代有教育价值。这本战史各方面都写到了，走了群众路线，所以，是比较成功的。

有些问题，我谈谈，供你们参考，看怎么搞好。我讲四个问题：

1.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前的斗争；
2. 湘赣的路线问题；
3. 肃反问题；
4. 写法问题。

(1) 先谈谈湘赣的历史。湘赣在临时省委以前的历史，知道的人很少，你们在战史中，也介绍得比较少。这段历史我还知道些。我是三湾人，三湾是小江区的一个乡，我在那个乡当过乡长。大革命时代，整个赣西南，革命影响很大，在党领导下，农民运动很活跃。搞农民运动就是搞农民武装。那时，永、莲、宁各县都有武装；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也是那时搞起来的。因为没有好的领导，所以失败了。毛主席上井冈山以后，特别是七溪岭战斗后，永新、宁冈、莲花等县的农民运动又搞起来了，真是轰轰烈烈，参军的人也很多。一九二九年毛主席走了，留下了地方武装，永、莲、宁、茶的赤卫队就是毛主席留下的武装。

第三次“会剿”，九陇山并没守三天三夜，敌人从宁冈那边来，我们就撤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那次打永新，永新赤卫队从北面去的，莲花赤卫队占洋阜，袁、王的部队从东南面首先占领了东华岭。我们一去，敌人就跑了。宛希先是怎么杀的？就与打永新有关。宛当时是茶陵县委书记。特委要永、莲、宁、茶四县的赤卫队打永新，而茶陵的赤卫队来晚了，说他违抗命令，把他抓起来，关在大湾，脚上还穿上了铁丝。晚上宛希先跑了，特委动员赤少队搜山，搜出来了，在沙滩上枪毙的。

解决袁文才、王佐是特委时期，分委还没成立。为这个问题分委开过会，派彭文强、朱昌偕去杀袁、王、袁文才住在东门外观音阁，王佐的部队住在浮桥附近樟树下。朱昌偕摸到袁的住地，就大喊：袁文才土匪在那里？袁文才从床上刚一坐起来，朱就一枪把他打死了。王佐闻枪声向东华岭逃跑，东门外的浮桥被控制过不去，结果从东华潭涉水淹死在东华潭里。

邓乾元走后，特委书记是陈正人。

(2) 路线问题。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在延安，弼时同志主持开过座谈会，我看，那个结论要推翻。是毛主席那段斗争给湘赣打了基础（刘插话：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对湘赣影响都不大，最主要的是王明路线。）王明路线是全国性的，中央都错了，你还不错？把根据地都丢掉了嘛！不是王明路线，可以不长征的，长征开始要我们在湘中建立根据地，不让和二军团会合，会合了还叫分开，这还能是对的？路线问题，两头要卡住：一头是主席的基础，一头是遵义会议以后。

(3) 在肃反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把江西人都杀了嘛！县委、县苏的负责人，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或贫雇农出身的都那样杀，不是几百几千，一共杀了五批，真是杀气腾腾！不把这些人都杀了，是可以坚持的。这些问题，他们是不会讲的。作为经验教训，应该交代一下，不交代一下，怎么对得起江西的老乡？别人不敢讲，我是要讲的。湘赣省委委员没有一个江西人，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要湖南人。部队也是一样，我们退出根据地的时候

候，团以上干部有几个江西人？后来才提了一些。在肃反和干部问题上，我认为是有宗派主义的。王明路线就有宗派主义，你是王明路线派来的，还能没有吗？（刘：这点，王明路线同毛主席不一样，毛主席到一个地方，首先是培养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王明路线来了，就是不相信地方干部。）当然，功劳也是有的，保存了一支武装嘛。有功劳，我们承认，但这么大的错误也应交代。

（4）写法问题。湘赣的历史，应该从毛主席上井冈山写起。因为湘赣的革命与毛主席分不开，割断了不好。不叙述一下，种子怎么来的？来源很重要，没有这个根子，就可能没有六军团。从一九二九年写起也可以，但要考虑前面那段放在序言内叙述是否合适？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这段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建党、建军、战略、战术等正确方面的基础都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后面不论怎样，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我们在中央错误路线下，为什么能打胜仗，基础就在这里。应该放在正文内写，这是主体，放在序言内不行。

在建军、作战等方面都要贯彻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些东西可以不写，战斗故事少写几个没关系。

还要把谭余保等同志坚持斗争交代一下。留下的当时有七八千人。差不多是根据地军事力量的一半。有几个根据地坚持下来了？但他们坚持了湘赣根据地。保存的力量比陈毅、杨尚奎同志的人还多，编了新四军的第一支队。

根据地问题。井冈山，毛主席在那里有一年多。九陇山，从毛主席上山一直到红六军团长征，都是我们的根据地，以后谭余保同志坚持斗争，这里还是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永新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如刘珍、王怀、周高潮都在小江的山上躲着，我家是三湾的，经常给他们送饭吃。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活动的时候，经常在小江、三湾休息。一九二九年，湘赣边特委就常驻大湾（离三湾十里），永新县委在江坑，茶陵县委在樟木冲，住在山上搭的棚子内，宁冈县委也在附近。小江有一条河，两边是山，一边住的是永新的机关，一边住的是宁冈的机关，茶陵的机关则在西面山上。总之，九陇（小江）这个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和山，天龙山都比较简单，主要是小江。小江原有五、六千人，现只有二千人了。你们在战史中，对小江区连一个字也没提，这如何对得起小江的人民？应该提一笔。（刘：军队要有根据地思想，再一个就是依靠群众，这两点，要写上。毛主席讲得好，叫花子打狗，要靠墙。）湘赣根据地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没有断过武装斗争。

广州座谈会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广州军区副政委晏福生同志于五月二十日下午召集军区炮兵政委谭文邦、军区装甲兵政委颜德明和四十二军副军长彭龙辉等同志，座谈了红六军团战史有关问题。兹按发言次序将记录整理如下：

晏福生：

他们花很大力量，写出了这本材料，大家都看过了，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也是“三不”主义嘛！

总的说，在正确路线下就能打胜仗，在错误路线下就要吃亏。从军事上讲，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三四年到遵义会议以前是错误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就不同了。湘赣不能离开中央的路线。湘赣根据地是毛主席领导建立起来的，序言里写得很清楚。湘赣在“左”倾路线下，一个是土地政策，一个是肃反运动，再一个就是单纯防御路线。你们写王震同志从苏区开会回来，带回了主席的指示，事实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把路线纠正了，那就值得研究。你们现在写的，好像把路线也纠正了。

大家都是这个时期过来的，关于这本战史，一起凑凑吧。

颜德明：

稿子内容还比较丰富。我知道的事情不多，有些情况也记不清楚了。有些地方是要改一下。刚才晏副政委说的那段，我也有这样感觉。改变路线，那还不明显，是打了几个漂亮仗。接受了主席的指示没问题，说在部队中贯彻了主席的路线就不合适了。“左”倾路线同全国一样，没有改变。关于这点，文字上含含糊糊，更明确点就好了。有几点具体意见，提一提：1.四页上关于各县地方武装的枪支最好同毛选上的对口；2.五十六页上讲干部每月发零用钱，我记得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没发过(彭：不定期发过。谭：没发过)”3.五十九页，我是攸县人，攸县一九三三年以前没有警卫连，只有四个区游击队，以后为独立营；

4.一百页，松山战斗，是最困难时期，敌人五十三师装备相当强，纯粹是消耗战。

序言、小结上要突出一个问题，湘赣根据地是毛主席留下的种子，但为什么能存在，发展，以后红六军团走了，谭余保同志还能坚持下去？应该把“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上的几个条件突出来这就是：第一，群众基础好，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都有很好的发展；第二，主席留下的种子。干部中浏阳、醴陵、平江的人很多，可能与秋收暴动有关。茶陵的人也很多，可能因为是在井冈山脚下；第三，与中央红军的帮助和不断输送干部分不开。红六军团中，干部有四、五军和后来的一、三，五军团来的，也有七军来的。

谭文邦：

我在组织部门工作时间长点，有些干部情况还知道一些。

曾杰是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原为红八军青年部长)，龙门厂战斗被俘，在长沙被敌人杀害。

谢国瑜是沙市战斗后叛变的。

王震在打棠市时是红八军政治部主任。

胡楚父是四十九团政委，龙门厂战斗牺牲的。

(晏：苏杰在四十九团当了几个钟头的团长、一来就负伤了)

四十九团政委，胡楚父牺牲后，是晏福生同志代理，以后是段培卿。五十团，郭鹏当团长时，政委还有欧阳尊（以后以 AB 团罪名被捕了）；晏福生同志没任过五十团政委。谭定国茶陵人是二十四师（或二十三师）的参谋长，打分宜的第二天牺牲的。这个稿子，看过以后，有这么几个感觉：1. 当时的情况是比较紧张的，但写的很缓和。比如打雪花坳时的情况，十七师北上行动的情况都是很紧张的；北上中有一次七天七夜没睡觉，颜德明同志有次理发，剃了一半，外面喊开捉人了，赶快跑。艰苦残酷的斗争情况也反映得不够。教育后代嘛，写出当时的紧张、艰苦的情况好。2. 当时那么困难的环境，那么艰苦的斗争，成天打仗，吃不上，喝不上，可是大家不叫困难，仍然坚决于下去，是什么东西支持他？把这点写出来就好。

3. 湘赣边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发展呢？应写出来。这与秋收暴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连系。牺牲的也是湖南人多。浏、醴、平的人是出了力的。（颜：浏、醴、平的人是出了力的）。（彭：不只是浏醴、平、永、莲、宁等县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也有很好的发展，也是出了力的。）

4. 湘赣主要是主席的影响，骨干都是主席和中央红军留下的，有的是以后调来的。中央红军的传统作风，在六军团中保持下来了。

5. 查田运动，驱逐豪绅地主，对苏区影响很大。肃反杀人多，人人害怕，这是左倾路线的问题。（彭：那个地方对主席思想体现好，就发展快，少犯错误。主席说，一个路线，一下拿不出来的。湘赣就那么干净？没有错误，为什么以后干部成批地往敌人方面跑）？（晏：肃反路线以后有转变，“左”倾路线没有转变。肃反路线的转变是被迫的，把干部都杀了怎么办？）

6. 湘赣特别是永新，莲花的人民对军队的热爱是无法形容的。拥军参军，妻送郎、母送子，非常踊跃，区县武装一批一批地到了主力红军为什么军队能打胜仗？这是主要的。能把人民对军队这种热爱、信任写出来就好了。

7. 我是搞统计的，记的牛田出发时有一万零点人，统计报告上去以后，又增加了些。

彭龙辉：

写战史，主要为了总结经验，教育后代。应该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总的感觉：这本战史，还写的不错。大的原则问题都写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多几百人少几百人，那就很难说了。当然，更准确些，更好。

湘赣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思想这点，还不够突出。序言中提到毛主席思想影响的问题；但是在战略战术上、在战役上具体运用得怎样，要突出写。湘赣的斗争也是曲折的。发动群众，党、政、军同心协力，是好的；战役上也主要是伏击、奇袭、运动战。是否有体现主席思想的地方？也有。我们也做过堡垒工事，也有在防御方面使用兵力过多，不是集中拳头打人，例如在金华山、松山地区。发动群众方面，有个时期不讲统一战线政策。肃反，驱逐豪绅地主，这些“左”的东西对根据地多少是给了不好影响的。

湘赣和六军团那些负责同志，如果能拿出点时间，坐下来和你们一起研究，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对于后代会有更大的教育意义。

晏福生：

总的讲，这个战史，写的还好。编委会在贺总领导下，大家努了力，对我俩是个很大鼓舞，现在看一看也是很大教育。回忆一下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看出执行主席的路线才能胜利，否则就要失败。六军团历史，我在湘赣

工作未参加上层领导，整个情况不大熟悉，但也听到和看到一些问题。有几个问题提一提：

1. 毛主席的思想影响和留下的种子是否还写突出些。在前是主席直接领导，以后是直接呼应。这些是写了，再集中点，突出点更好。不论是茶陵游击队，安源工人纠察队 主席在湖南做农民运动，秋收暴动是有影响的。湘赣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呢？为什么在“左”倾路线下没有全部垮台呢？都是因为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打了基础。

2. 群众的基础也应该更突出些。党和军队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不论查田运动和肃反运动，群众仍然拥护党，热爱军队。多少女人没有了男人！在敌人那样封锁的情况下，仍然跟着我们一起干。

3. 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还写的不够。部队为什么打不烂，拖不垮刘建绪那样整我们，北上一回来，马上就打澧田，就是因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作用。

4. 军事路线的发展。六军团部队的前身时期，比较顺利，都是工人，农民起来的，以主席的十六字诀为主，打游击战，也打些运动战这是因为有中央红军的帮助，不断派人过来，同时也离不开湘赣游击战的历史经验。

5. “左”倾路线的影响。湘赣完全不承认不行，肃反是事实，单纯防御也是事实，如果转到外线作战就会不同，以后证明行不通，逼着不转变不行，并非自觉地抵抗了左倾路线。错误的军事路线开始所以没贯彻到军队中，主要是由于毛主席掌握着军队。

6. 有几个矛盾，请你们考虑，如何解决？76 页上写旧省委贯彻“左”倾路线不力，就是说是“左”倾的，同时又说反旧省委的“右”倾，这是个矛盾。任弼时同志来，加强了湘赣的团结，也加强了军事、政治领导，这是事实，但他来的时候，正是“左”倾发展的高潮，这也是个矛盾。再就是，王震同志从中央苏区回来，主席是有指示，但是否把路线改变了？我的想法，打沙市，是当时环境的逼迫。路线则是遵义会议才改变的。

7. 甘溪战斗失利，责任不在五十一团。你们这样写，就把责任推到了五十一团了。我记得，五十一团那天是前卫，部队没有做饭吃，我们吴正卿同志赶上去，他们正在原地休息。也不能说五十一团没有把情况搞清楚，五十一团还捉了敌人的侦察员回来了，为什么没搞清楚情况？情况是搞清楚了的。军团参谋长在前面两个钟头没有下决心嘛，说要肖、王上来，等他们上去就被动了。如果当时下了决心，至少不会吃这个亏。稿子在前面没有指李达的名，后面和贺龙同志会合时，倒提了李达的名，反给记了一功。我并不是一定要提李达，要不写就不写，更不能给五十一团写上，糊糊涂涂算了。（甘溪战斗时，五十一团政委是苏杰）8. 独立师前身没有写安源工人纠察队和醴陵游击纵队。安源工人纠察队是黄公略同志打安源时成立的，没有到醴陵去，以后到了浏阳，在那里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回到大安里，就编到了独立师，为独立师的特务连。安源工人纠察队队长是李强，政委姓汤。它和醴陵纵队是两回事。醴陵纵队是以后编到三团的。9. 烈士姓名，大家都好好回忆一下，记起来了的，可以当面告诉编委会的同志们。

长沙座谈会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时间：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

参加人：陈质彬、汤池、刘顺文、盛科、曹礼奎、冯光生、
粮明德、龙回生、林文兴

下面是按发言的先后次序整理的记录：

盛科：

总的看，这个材料还写得不坏。

有几点具体意见提一提：

1. 五十一团是二十四师改编的，但稿子上有个地方讲，五十一团的前身是独立十二师，这就不对了。（粮：十二师的历史是写错了。）有可能独立十二师编到了二十四师，但不能说五十一团的前身是独立十二师。二十四师在打敖城后（敖城战斗，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都参加了，没有打好，稿子上没有写）开到高桥头休整，把七十团、七十一团合编为七十团，把永新独立营编为七十一团，编后第一仗打零田圩。

2. 甘溪战斗，我们五十一团未进街，侦察连进了街。他们遇上了敌人，回来报告。李达蹲在地下看了很久的地图。五十一团是第一营的前卫。那天出发的命令是相机宿营。甘溪战斗是遭遇战，事先是没有预定部署的。敌人占的山头比我们的高，打起来后，四十九团才来。

3. 记得十七师北上行动前，陈洪时在一次会议上说，蔡会文机会主义，估计敌人力量大了。到底谁对？稿子上没提。

4. 以军事斗争为主的问题。当然，开壁地区打几个胜仗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发动群众。不记得是稿子上的那一段了，好像把发动群众当作是次要的。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从部队抽调干部，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等应该是首要的事情。

汤池：

我是十八师的。去湘赣的时候未改编六军团，说是送干部；到了湘赣，说回不去了，才编队。

十八师来湘赣后，杀了几个人。有个叫高尚的，又名高耀南，原是浏阳赤卫军师长，被敌人在长沙关了三年，彭德怀打长沙时把他放出来的，在十八师当通讯参谋。因为他家是地主，把他关起来了。还有个人叫李笑岩，原是十八师的主任，也是湘赣保卫局杀的，不知为什么。

我们部队到湘赣，先编十八师，后编五十二团。初编十八师的时候，师长徐洪，政委由王震兼，甘泗淇为主任，方立明为副主任。以后把师部取消了，徐洪就兼团长和政委，李笑岩为主任。金承忠那时是营长。在编十八师的时候，严图阁就回湘赣去了。

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张启龙任供给部长，到了毕节，张被调去任根据地政府粮食部长，余杰接任供给部长，以后余调走了，张又回军团任供给部长。

陈质彬：

这个材料，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反映的不够明显。承认主席的影响是对的。在初期，主席思想占统治地位是事实，但军队、政府中和主席思想相违背的有没有？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路线贯彻了，但反对错误路线的有没有？说正确路线在湘赣占统治地位，有没有什么代表人物？

说龙云单独行动，究竟是不是那样情况？

刘顺文：

甘溪战斗，如果事先知道情况，不会受那大损失。那天我们五十团走前卫，所有骡马、伙夫担子都跟军团部走了。五十团被截断，并不是甘溪战斗那天；现稿和图都是把五十团当作甘溪战斗那天被截断的，不对。五十团被截断的那天，打的很激烈，打不过去了，才被截断。过了好几天，部队实在太疲劳了，郭、彭下决心搞十二天粮食，到某地一个庙内去休息。第二天，贺龙同志的部队就到了山下，因他们的号谱是敌人的，准备打，以后李达来了。才吹号联络上。

为什么退出湘赣根据地？稿子上说，一方面因为敌情，一方面因为路线影响。在路线问题上，反第三次“围剿”前，我没意见。反第四次“围剿”未和反第五次“围剿”，在政治。军事路线上都有问题。比如在石灰桥地区和敌人对峙那么长时间，损失很大，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主席的军事思想看，应不应该那样搞，是不是可以退到牛田山上去抗击敌人，牛田山上地形好嘛。如果有计划的保存力量，就不会那样搞，主要是分兵把口嘛。根据当时情况，可不可以派一部分兵力对李抱冰实行牵制，主力转移？而是敌人从那里来就在那里堵，没有如主席指示的，集中兵力作战。

林文兴：

对于总的结构和阶段划分，提不出什么意见。

我原是二十四师的，只了解部分情况。

有几次行动是不是有问题：（1）到遂万泰地区活动，敌人乘主力不在进攻，这次行动是否正确？（2）金华山、松山战斗，应不应该那样打？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影响湘赣形势恶化。（3）十七师北上和十六师会合这次行动，是否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稿子对于上述问题，都写的不够突出。

蔡会文对“左”倾路线是坚决执行的，苏区的缩小与他有关。蔡走后，陈洪时来了。陈这个家伙也是“左”的，以后又来了个戈勇。这几个人对于红军和根据地都起了坏作用。稿子上都没有写出来。

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上，只承认了不对，没有展开写。（刘顺文：可以把几个大的行动连系到路线上在后面作个说明）

和湘鄂赣的连系，十六师的配合作战等也写的不够。当时如果能把湘赣和湘鄂赣打成一片，情况就会不同，两个根据地都不会那样紧张。

粮明德：

北上行动带有电台，每天同中央联系，没有中央指示不走。在浏阳坳受损失，就是因为那天好久同中央联系不上，最后联系上了，可打起来了。

十六师的情况写的太少了，对十六师的积极作用没有很好反映，十七师是十六师掩护回来的，他们那时很苦，分开时，我们每人口袋内的米倒给了一半，领导上还给了些钱和药。我们在湘鄂赣活动，也给十六师带来了些灾难，敌人被带进去了，已经隐蔽了的力量又公开了。

汉口座谈会记录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

时间：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

地址：汉口滨江饭店

参加人：肖友明、贺礼宝、胡登高、郭冬桂

贺礼宝：

1. 关于袁、王问题：

四军离开井冈山，开始是想到万、赣、太捉叛徒再回来，是留下五军、袁文才、王佐部（三十二团）守山的，后来敌人打进来，四军没有回来就到东固那边去了。敌人进山，五军突围走了，袁、王还守在山上，我们随五军到了韶口，后来五军又回到了井冈山，把五军改为五纵队，袁、王部改为六纵队，辖四个大队（相当于连），王佐为六纵队纵队长，何长工为党代表，这一段时期内这里都是游击区，湘赣省还未成立。解决袁、王所部是在一个晚上，要紧急集合，说袁、王要叛变，当时缴了械，打死了一个，跑到河里淹死了一个，这是个错误，解决袁、王是不对的。

2. 茶陵游击队：

茶陵游击队过去有两个：一九二七年有一个，学生多，农民少，经常在茶陵、安仁、攸县交界处活动。还有一个叫九队，队长谭家述，党代表谭启新，谭家述的哥哥谭高旺也在这个游击队里。后来茶陵游击队与二十八团会合，编到了二十八团，我也到了二十八团第一营。五军到井冈山后我到了五军，一九二九年五军从南雄、韶口回到井冈山，打安福回来在高坑整训，打安福我负了伤，就从五军又回到了茶陵游击队，队长颜克明，谢国喻还当班长，茶陵游击队驻樟木冲。这时是湘赣边特委，特委书记宛希先，副书记朱昌偕，茶陵县陈韶负责。

3. 湘东独立师：

编独立师时，侯梯云是湘东南游击大队队长，后来改编为湘东南独立师，在莲花改编的，留下的游击队的底子成为后来茶陵独立团，十七师北上行动时又和其他三个单位合编为五十三团。

独立师成立开始是第二、三两个团，是由茶陵、攸县、萍乡各县游击大队编成的，莲花游击大队编为二团，三团成立时团长不是谭家述，政委也不是谢国喻。后来萍乡游击大队编成了第一团。

4. 几个战斗：

分宜战斗：应该写一写，还要搞个图，这是红八军成立后打第一个仗，主要是我们不明情况，部队协调不够。部队打的很苦，冯达飞代理军长，那时我当连长，完全是攻坚，我们冲了八次，伤亡很大，我那个连一百三十多人，撤下来只剩二三十个人了，全军伤亡不止三百人，战斗结束冯达飞受了撤职处分。

官田战斗：开始打的很好，战斗打的很残酷，应写一写。

九渡冲战斗：打的最好，缴了三十多挺机关枪，把敌人直追到莲花城，过去没有机枪，打完仗部队都装备了机枪。叶长庚是三十二师师长，我在那个师当四连连长。棠市战斗解决了全军的衣服。

潞田战斗：我们送代表过赣河，正在睡觉，敌人冲来了，处境很危险，部队英勇反击，把敌扫下去，敌人没得到什么。

松山战斗：是个胜仗，把干部集中起来打冲锋，我们伤亡是很大的。

黄平战斗：是长征中第一次攻城，是在武器弹药不多的情况下攻坚战，应多写几句，那时我在四十九团二营，是我们攻的，还捉了几个洋人。

5. 几点意见：

(1) 湘赣群众革命热情很高，分配土地斗争豪绅地主，参加红军是很积极的，拥护苏维埃政权，群众卖了猪购买公债，这次稿子反映的不够。

(2) 红军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应多反映一些，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诚，最艰苦的时候没盐吃、没鞋穿、有时没饭吃，零用钱最多发一元，有时发二角，有时就没有，从没人叫过困难，打仗负了伤还坚持行军不掉队。

(3) 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用什么武器，我们使用什么武器也应写一写。

(4) 充分反映一下人民与军队亲密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这方面动人事绩很多，对后代很有教育意义。

肖友明：

1. 那时是小孩子知道的事不多，感觉这个材料写的很好，内容比较丰富。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突出的提出六军团是井冈山的种子很重要。章节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明确，各历史阶段安排很适当，到我懂的事情多时就二、六军团会合了。

有这几幅附图很有必要，对了解正文有帮助。

附件上名单缺的名字记不清了。

2. 群众斗争情况反映的不够，当时红军作战与群众斗争是分不开的，应该把群众革命斗争热情，热爱红军，红军爱护群众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充分反映出来。

胡登高：

稿子我没看完，观点很对，结构合适。

我同意把根据地群众斗争好好反映一下，支援红军打仗、抬担架、送饭等等，群众做了很多事，部队驻到哪里，哪里群众就慰劳。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很普遍。

毛泽东思想在战史中应进一步得到反映，毛主席在群众中有根高的威望，深入人心，少先队演戏时，分敌我双方，都愿当红军，当毛泽东。

红军学校四分校在训练培养干部方面是有功绩的，是按照毛主席建军思想搞起来的，应突出的反映一下。

高垅战斗缴了很多迫击炮，从此红军才有了迫击炮，红校成立了机炮队，我和周球保就在那个队学习。

五十三团团团长，先是谭家述，王光泽接替谭家述，王光泽以后是张正坤。

希望整个红二方面军编出的战史每个人都发给一份，自己学习，同时也可以教育后代。

郭冬桂：

那时自己年纪小职务低，知道的事很少，从十二师到湘赣后编到河西教导队，长征前捉 AB 团让我抬担架一直到湖南，所以提不出更多意见，总的感觉是：战史明确的贯彻了毛主席思想，红军产生发展壮大写的很清楚，章节结构很紧密。缺点是：群众斗争情绪反映不够，赤卫队、少先队、担架队以外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对部队的鼓舞很大这方面应突出的反映出来。

新疆地区座谈会意见整理

(一九六二年六月)

一、关于红六军团战史起始时间问题

朱家胜：

认为现稿没有反映出湘赣地方武装的产生时期，不同意现稿的处理方法，主张红六军团战史从一九二七年主席上井冈山时开始写起，其理由是：

1. 红六军团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事物，不写红六军团的前身——湘赣边地方武装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产生时期，就是割断了红六军团的历史，这样编写读者是看不懂的；

2. 不写产生时期，如何能提到以后的坚持斗争呢？

3. 写战史要充分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体现毛主席在湘赣斗争时期的伟大功绩，而湘赣边各县游击队和汀赣苏区恰恰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这一时期由毛主席亲自创建起来的，因此不写这段历史就不能充分反映毛主席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王恩茂：

红六军团不是一下子就成立起来的，它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战史任务也是要很好反映这个过程。湘赣红军正是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个历史过程的。红六军团的前身是十七师，十七师前身是红八军，红八军前身是独立师，独立师前身是湘赣边县地方武装。因此，写红六军团历史就必须从湘赣边各县地方武装的产生时期写起，这就不能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写起，而必须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写起，写各县游击队的产生和活动。这一历史阶段写的分量不可过大，可以写成一节。不要采取追述的方法写，我同意朱家胜的意见，不同意现稿的安排，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

李桂莲：

红六军团的历史应从一九二九年以前写起，要反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不然人家看来很突然。

杨南桂：

认为红六军团历史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写起是不适当的，应该写早一点。

杨一青：

同意现稿的处理。湘赣边是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是主席统一领导的，那时还没有红六军团。主席高开井冈山后留下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组成红六军团。因此，不可写的太早，同时，为了反映红六军团的发展过程，对湘赣边各县游击队时期的历史（即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同意采取追述的方法简略交待一段。

谭克：

同意红六军团战史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写起。

徐国贤：

红六军团战史只应该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写起，不要把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历史割断，不同意将这一段历史放在前言中反映，要写入正文，同时要写详些、这对湘赣边的人发民也好交待。

熊晃、谭尚维：

同意编委会所拟定的修改方案。

刘发秀、冯祖武、李国清：

同意红六军团的历史从一九二九年写起，不要背包袱。

二、关于路线问题

湘赣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湘赣后期正是由于进一步贯彻“左”倾路线而受到损失，但还是比较多的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湘赣执行“左”倾路线应该看到有程度的不同。成立临时省委之前，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临时省委成立后，基本上是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但并没有完全执行，完全执行也不可能。这个时期湘赣领导同志有些“左”倾错误，但最后还是被“左”倾路线执行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弼时同志到湘赣后，也是贯彻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是纠正了陈洪时、刘士杰等人在各种政策上的极端错误。湘赣红军贯彻“左”倾路线的错误在程度上更轻一些，在军事路线上，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基本上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东西。从第五次“围剿”开始，“左”倾路线的错误在湘赣地区更多了，十七师北上十八师坚持斗争的分兵行动，和后期的单纯防御战，给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严重恶果，最后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写路线，不要勉强写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者，领导干部有错误就写错误、有功迹就写功迹，要实事求是。弼时、王震的历史作用要很好的

写一写，××同志也有作用，但时间比较短，同时在斗争过程中也有问题，红六军团还是以王震同志为正面代表者的人物。

左齐：

湘赣地区“左”倾路线错误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打倒一切，没有统一战线思想，甚至将自己人也当成敌人去斗争，这样使自己受到孤立，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2.狭隘的阶级路线，认为只有工人，贫苦农民才是革命的，其它人都不可靠，唯成分论。

3.对阶级敌人没有分化改造政策，只是从肉身上消灭，这在土地政策中特别明显。

4.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提出什么“肃反中心论”，以肃反去推动一切工作。

5.知识分子不去团结改造，不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反而认为知识分子都不是革命的，一批批的作为肃反对象受到错误的处理。

6.不注意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7.在武装斗争上，在湘赣初期搞暴动，盲动冒险。

湘赣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但不是一一切都错了，必须承认有正确的方面，否则就没有今天，写战史要很好的反映这些好的东西，主要包括：

1.湘赣地区的党、政权、红军和广大人民，对敌斗争坚决，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事迹是可歌可泣的。

2.阶级立场观念很强，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信念很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一定会到得胜利。

3.群众观念很强，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纪律也是自觉的，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有着血肉的联系，群众始终是拥护我们的，把红军当成自己的子弟兵。

4.军队内部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士兵尊重上级，上级关心爱护士兵，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军队象铁样的团结，拖不垮，打不散。

5.根据地的党、政权和广大人民对红军的发展壮大十分关心。

刘克明、贺兴桂：

湘赣根据地“左”倾路线表现是很突出的，在初期就出现“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肃反问题上扩大化，简单化，乱捕人，乱杀人，逼供信，诬害了不少好人。土地政策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驱逐豪绅地主家属出苏区。五次反“围剿”时在军事上贯彻单纯防御路线，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最后将根据地丢掉突围长征。这些都是“左”倾路线给湘赣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些错误要好好的清算。

熊晃：

湘赣在斗争中所执行的路线与中央是一致的，湘赣不会在中央的路线之外再搞个什么其它的路线，但必须看到，湘赣在贯彻执行“左”倾路线中，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它还没有符合“左”倾路线中央的要求。

杨一青：

红六军团在长期斗争中，基本上是在毛主席的思想深刻影响下行动的，“左”倾路线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只是有时受到一些影响，一时大些，一时小些，碰了钉子又在实际工作中纠过来。当然在斗争后期“左”倾路线表现比较严重，因此，不要把“左”倾路线写成主要的东西，要实事求是、不能笼统对待。

三、关于肃反问题

王恩茂：

同意不要写的太多，写多了没有好处，会起副作用，这是党内部的严重错误。它的基本问题反映出来，作为历史教训就够了。在初稿上提到的两个被诬害的同志。为了更有代表性可以考虑更改一下。

左齐：

肃反问题写的不全面，应该把由于肃反中的错误对根据地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后果写一写。

刘发秀、冯祖武、李国清：

肃反问题现稿是写清楚了，但有些简单，看了之后觉得不过瘾，可以考虑多写几句，（也同意不要写的太多，和写的血淋淋的，这样也没有好处）被诬害的人名，最好写地方领袖，可以把袁德生改为王怀。同

时认为湘赣肃反是有宗派情绪的，希望进一步考虑修改。

杨一青：

肃反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写，但篇幅不要太大，因为肃反错误在红六军团中不占主导地位。湘赣主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也没有受到很大损害，同时肃反错误也是逐渐被纠正着，写多了又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因此，同意现稿的处理。

熊晃：

写红军战史主要写武装斗争，因此，肃反问题不可多写，写多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写党史，当然可以多写一些。

李桂莲：

肃反问题在现稿中的分量不够，这段历史教训惨痛，应该多写些，写详细些，从而揭露“左”倾路线给湘赣根据地带来的恶果。

四、关于王佐、袁文才的处理

王恩茂：

王、袁问题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大革命时期，王、袁所部还是站在左

派方面的，主席到井冈山后，争取改造了他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有一定的土匪性，但是采取以武力消灭的办法是不对的。解决王、袁部要按历史事实写。这个问题写还是不写没有肯定的意见，希望你们进一步考虑。

杨一青：

王、袁问题的处理是失策的。造成红军团和湘赣根据地以后行动的困难，这个问题与彭德怀有很大关系，这一段历史写一写是很必要的。

五、关于战史编写方法上的意见

王恩茂：写红六军团和湘赣根据地的历史，两者之间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分开，红六军团就没有立脚之地，但是主要写红六军团的历史，联系的写湘赣根据地。如果是编湘赣根据地的历史，这个本子（即现稿）就要完全推翻。现在是写红六军团和湘赣根据地的历史，因此，这个本子是可以成立。你们编写的初稿中在群众斗争，根据地的发展党政方面是否充分反映，还不清楚，希望很好注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郭鹏、左齐：在战史中要充分反映群众斗争场面，充分反映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现稿中写的太少，过去打了许多仗，谁领导的，谁亲身指挥，亲自组织的，看不出来，使人看来，历史感不浓厚。

六、几个具体意见

1.关于金华山、松山防御战：

左齐同志认为：单纯防御路线没有在湘赣得到典型的反映。作战样式是多种多样，而且交互运用的。金华山、松山战斗，不能作为单纯防御战业处理的理由有以下四点：这是我军退出苏区的掩护战；战斗没有打几天，很快就过去了；这些战斗没有什么前因和后果；就战斗类型而言，在这个时期我军还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斗样式。

朱家胜同志认为：金华山、松山防御战一节的内容写的太狭窄，又缺乏有机连系，建议这一节增加以下内容：1.战斗之前，先摆出敌我形势，并分析为什么不能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2.反五次“围剿”我军作战可能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措施，可以设想十七师不北上行动，红六军团不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3.中央苏区作战失利的不利因素对湘赣苏区的影响。

2.成立红六军团，最好把红十八师到湘赣在标题上标出来，节名可改为：“湘鄂赣红十八师来湘赣成立红六军，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此为朱家胜同志的意见，郭鹏同志也表示同意）

3.左齐同志认为现稿中关于红六军团的部队特点反映的不够鲜明。湘赣红军是从农民土地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红军中的干部大都是土地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这支部队初期主要是对付地主反动武装，经过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到斗争后期就能对付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这支部队阶级斗争的观念很强，觉悟高，战斗非常英勇，把自己的生存和苏区的生存密切的连系起来。部队中绝大部分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子弟兵，和群众有密切的连系，上下级关系十分亲切，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有些散漫，所谓“游击习气”，没有什么正规的章程制度，但这些都是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希望以较大的篇幅充分反映红六军团的部队特点。

4.李桂莲同志认为战史中对红六军团在斗争中所经历的艰难道路反映的不够突出，希望增加这方面产资料。

洗恒汉对红六军团战史初稿的几点看法

你们的初稿我看了。觉得非常满意，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准确的，有几个感觉：

1. 红六军团战只起始时间写的太靠前了些，你们应该从一九三一年湘东独立师开始写起，最大限度可追述到一九二九年主席留下的游击队，写的太靠前就不好的，将来不好和中央红军对口径。

2. 初稿对七军的处理是适当的，只能写到这种程度，建议你们在章名上也标出七军。

3. 甘溪战斗五十一团、四十九团是没有责任，责任是军团部，从初稿来看，好象失利责任在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

4. 肃反问题似乎写的大简单了，最好再加几笔。

5. 袁、王问题应该根据历史材料写，要实事求是。

肖克谈话记录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

红八军的建立是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那时我还没有到湘赣苏区来，当时红八军的军长是由李天柱同志代理，不久李天柱同志负伤，又由冯达飞同志代理，政委是王震同志代理的。国灰当时没有正式任命，都是代理的，部队的建制有一师和八师，没有成立军部。

我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底到达湘赣苏区的，同我一起来的还有蔡会文同志，我们来到湘赣苏区后，正式成立了红八军。蔡会文同志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八军政委，我任八军军长，管辖原二个师。当时还有个二十三师也归我们八军指挥，共三个师，即一卅一师、二十三师、二十四师。二十二师是独立一师改的，师长是谭家述，他是当时湘赣苏区最好的游击队长，政委是王震，这个师共有一千二百多人，原来有一千八百多人，后来缩小了。二十三师有五个连，人数在七百人左右，这五个连精悍得很，作战非常勇敢，师长是叶长庚同志，政委记不清了。二十四师是独立八师改的，有八百人上下，师长是戈勇政委是胡楚父。三个师共有二千七百人左右。红八军的政治主任是袁任远，参谋长（开头是叫参谋处长）先是李朴，后来是李达，红八军当时受双重领导，既受军委领导，又受军区领导，任弼时同志来了以后，原则上还受双重领导，但实际上已由军委直接领导了。八军是在永新县的高桥头成立的，军部也设在高桥头。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旬红八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改为红十七师。那是全国红军统一编制的。比如一、三军团就是全国统一编制。我们湘赣红军改为十七师，湘鄂赣改为十六师、十八师。当时我们十七师有五千多人马，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只政治上归军区领导。一般大的军事行动由军委指挥，小的行动由我们自己决定。

红十七师的北线行动是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向九江马回岭一带活动。那时福建十九路军发生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要我们由河西向龙江马回岭南浔一线，牵制蒋介石，和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这个问题很难评价，我们是受中央军委指示去的，当时是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十九路军发生事变后，我们是联合的，联合时整个红军没有积极行动，你说不积极我们是非常积极的。我们是执行命令的，我们是很积极的，这件事情我们湘赣红军来说恐怕没有什么错，我们当时也没有考虑中央的命令是对的，还是错的。中央红军对这次行动配合是不积极的，你说完全没有配合也不能这么说，他还是配合了一点点。我们是配合中央红军的，这个有什么错呢？总的来说，中央红军配合不积极，这是受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命令是他们下的，自己又不去执行，只叫我们去配合，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一下也讲清不了这么多。

沙市伏击战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好，基本上把敌人的十五师四十三旅消灭了，我们抓到敌人一个旅长两个团长和一个参谋长，旅长叫侯鹏飞，两个团长一个叫徐本帧，还有一个团长叫徐桐被逃掉了。敌参谋长赵楚卿。这一仗是中央军委直接指示我们打的，那时军委给我们发了一个紧急电报，参加这次战斗的我们有四个团，即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团，官兵夫共四千来人，但上前线的连我在内是二千七百人，敌人的行动路线是从永新向沙市、茶陵方向运动的。这次战斗我们还动员了很多群众协助红军抬担架，抓俘虏等工作。

松山阻击战，金华山阻击战，当时王震同志从中央军委带回两个本子，那是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叫支撑点构筑法，时间大约是三月初，是我们回湘赣前就带回来的。这种打法是消耗战，松山这次战斗，从战术上来说，是打得好的，敌人的五十三师由金田出发向我们进攻，他们这个师有五个大团，而我们只有五十、五十一两个团，我们守在松山村后面的山上，这个仗的打法我们是采取等敌人冲到离我们阵地前几十米处进行反冲锋，这一仗一直从早晨打到下午，我们一直是采取近距离打的，每次反冲锋我们都缴获了很多枪枝弹药，特别是子弹缴得更多。这一仗我们伤亡也很大，死伤二百三十余人，这种消耗战，我们打不起，我们打仗只小钱赚大钱才能划得来。

金华山的战斗，那个战术不好，我们伤亡很大，这也是消耗战。打了两次，第一次是阻击战，开头我们一个个地方被敌攻垮了，后来我们四个团攻上去夺回来了。这一仗我们伤亡了四百多人。第二次打的是掩护战，当时敌人占了南阳区，永新县城、埠前、安福的金田、洲湖等地，敌人占了这么多地方，那时敌人有五十三师一个师和鲍刚旅共八个团同我们进攻，永新县城还有两个师。这一仗主要是掩护主力红军突围，此后我们也翻山撤退了。损失不大，但总的说金华山战斗仍然是消耗战。

湘赣军区领导人的变换情况：第一任总指挥是张启龙，第二任是蔡会文总指挥兼政委，后来弼时同志来了，政治委员由弼时同志担任，第三任的总指挥是张云逸，但张没有到职是王震同志代理的。

关于袁德生、胡波、李梦粥同志牺牲情况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们被害了，总之这件事情是做坏了。

肃反问题，这个方面你们也有一些材料吧，这个错误是大错误，首道同志他们在省委时搞的是根据当时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苏区的指示两错误。后来蔡会文和我去还是搞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善，改善是很有限的。这是个很遗憾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更坏的也有××××××他们来了，但还是一样，又是搞错误的，任弼时同志来了后还是错误，不过有些缓和。任弼时同志到了湘赣苏区以后，尽管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但他节制了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具体我也说不出什么，我也不管这个事情。当时军队也犯了这个错误，但是军队犯的错误比较小些，这个运动是归保卫局管的。我们军队的肃反是直接归省保卫局管的，保卫局是国家派出机关，他不归我们军队直接指挥，当然我有时说句话还是有用的，军队的肃反问题一下也说不清楚，你说搞错了，那么中央苏区一开始肃反就搞错了哇，那时不是打 AB 团吗？那不是四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吗？打 AB 团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就开始打起来了，那是总前委的错误，与四中全会无关，四中全会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开的，我们在江西打 AB 团的时候是十二月开始的，是属总前委领导的，具体指导是总前委。四中全会和他们的错误路线挂上钩是为什么呢？是那一年四月中央来了个全权代表团才和四中全会挂上钩的，代表团来之前总前委的错误的，所以我向他们说这个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词，他们好象这个问题都是四中全会的错误，可是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乱搞的时候四中全会还没开呢？那年四月中央代表团来以前错误是总前委，具体是指毛主席。

棠市战斗敌人是两个旅四个团，两个旅是十九师一个旅，可能十五师也是一个旅，这个记不得了。但两个旅四个团是不会错的，那天我们思想上不准备打的，那天早晨到了梅花，敌人正从棠市开始过路。当时我们消息灵通得很，很快知道了敌人行动的消息，但敌人究竟有我多少我们搞不情。梅花

到棠市有十五里路左右，从梅花有两条路直通，到达梅花后，我们决定不管敌人多少要打他们一下。我们分两路进攻，到达那里后，敌和已经过去了三个团，后面还有一个团护送三百多副挑子，有一万多套军衣，还有一万多件衬衣以及大量的西药。我们一冲上去，基本上消灭了他们半个团，缴获了全部物资。这一伙我们真是发了大财，一下阔起来了。当时敌人的行动路线是由茶陵向莲花城运动，因敌陈光中在莲花城。参加这次战斗的我们有二十二、二十二、二十四三个师，共四千余人，茶陵游击队也参加了战斗。

（这是吉安地委党史办的同志访问肖克同志的记录）

浯塘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时间：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问题：浯塘惨案，土地革命和群众支援红军的情况

参加人：刘采丁（原一九三三年时莲花县委常委）等八人。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敌军六十三师九渡冲一仗，损失近两个团，师长陈光中恼羞成怒，决心报复，这是造成浯塘惨案的第一个原因。九渡冲战斗后；师长陈光中带着几十个残兵仓惶经浯塘向莲花城逃命，这时群众到处喊“六十三师是绿卡货”（生锈，不中用）“活捉陈光中！”一个绰号“黑里肉”名叫刘黄恩的，他正在菜园里锄草，见到几十个敌军拥着一顶轿子走来，顺手把锄的草甩到轿子上，高喊“活捉陈光中”，把陈光中吓破了胆，气愤不过，这是造成浯塘惨案第二个原因。陈光中一看，满墙写的是“活捉陈光中”的标语，群众又喊“活捉陈光中”，说这都是浯塘的人干的，所以决心要杀浯塘人出气，这是造成浯塘惨案第三个原因。莲花保安团第四中队长刘国安，他家是浯塘的大土豪，分田时，群众杀了他家七口人，为了报仇，他向陈光中请愿，说浯塘人坏，要求亲自带队伍来镇压，陈光中同意了他，这是造成浯塘惨案的第四个原因。乡干部刘淑珍，刘全保等四人，见到红军打了胜仗，就赶回浯塘来，路过云家冲时，发现了好多被打散的敌人，他们就一边鸣哨一边喊“左边包抄，右边包抄”，当时老百姓也齐声喊“投诚不杀，还有赏”，这样吓的敌人都缴了枪，当时他们就缴到了两挺水机关，二十八枝步枪，这个事情，很快传到了城里，陈光中和刘国安更是气愤已极，说浯塘人非杀不可，这是造成浯塘惨案的第五个原因。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黎明时分，敌人一个营乘我主力红军离开莲花之际，分三路包围了浯塘，保安团第四中队，在队长刘国安带领下，进村来专门担任杀人勾当。正好这时九渡冲战斗胜利后，群众都回家来准备插秧，幸免的很少。陈光中的那一个营，见了老百姓就用枪打，刘国安的中队见了老百姓就用刀砍，每砍一个，就割掉一个左耳，好到陈光中那里去报功。敌人从早一直杀到中午，整整杀了四个钟头。屠杀男女群众一百零八名，当时杀死的就有八十八名。刘修云家四口人，杀了三口，只剩下一个老婆婆。彭丙林家，夫妻都是共青团员，也都死在了敌人屠刀之下，刘青华家杀了两个，其中一个媳妇还正怀着娃娃。彭允仔小女孩，当时只有四五岁，头上也被砍了一刀，至今头上还留着一大块伤疤。刘国安把刘保力、刘雪亮，刘黑米哥三个精壮的赤卫队员捉住，绑到他祖父的坟上，实行了枪杀，祭祖。刘保力在一九二九年时曾烧了刘国安的房子。敌人血洗浯塘后，就进行抢劫，此后就常来抢，一连抢了四十八天。

分田的情况：一九二八年夏分了青苗。当时是以村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依靠贫雇农，组织了分田委员会，测田组进行分田的。不久，罗霖占了莲花，分的祠堂庙宇的田稻谷收到了手，分的土豪劣绅的地，土豪实行倒算，除了还租，还要加倍，一百三十二斤租，就得给土豪二百六十四斤。一九三一年第二次分田，设土地委员会，组织了贫雇农小组，以村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田分上、中、下三等。好坏搭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人口为标准，实行平均分配。手工业者分一半田，单身汉分两个人的田，红军分好田。浯塘乡留有公田二十多担（约等十五亩）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每礼拜六由干部义务劳动，粮食收下后，搞米果，慰劳红军。

浯塘组织有担架队、向导队、先锋队、赤卫队、慰劳队、洗衣队。九渡冲战斗时，担架队都跟上红军上火线抬伤员，先锋队一百三十多人，背着鸟枪，配合红军作战。赤卫队三百人也都到火线去了。慰劳队、洗衣队，伤员一下来，就给煮饭，烧茶、唱歌、跳舞，给伤员缝洗衣服，慰劳伤员。

浯塘村当时有二百多人去当红军。

（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一年到莲花县调查浯塘惨案时整理的材料）

甘溪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

时间：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下午

地点：石阡县中坝区甘溪小学

主持人：谢士祥（中共中坝区区委书记）

熊明星（甘溪公社党委书记）

秦宝兰（石阡县武装部副部长）

张祖东（石阡县民政科科员）

参加人：冯开绪（甘溪公社红星大队支部书记，打仗时在寨面坡）

石文德（甘溪中心生产队队长）

蔡其皆（红岩人，六十三岁，给六军团带过路）

刘光荣（甘溪人，七十一岁，带过路）

陈正财（甘溪人，七十一岁，带过路）

杨佩轩（甘溪杨家关人，五十七岁，解放前伪区长）

蔡成刚（红岩人，六十二岁，解放前伪区丁）

红军到甘溪时，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害怕红军，都跑上了山，甘溪战斗前后我军活动情况，大致来自三方面：（1）老百姓在山上看到的一般情况。（2）战斗中流落的红军战士事后对群众讲述的。（3）战斗结束后给我军带过路的老百姓的反映。

红军是从黄平的旧州，经余庆的龙溪进入石阡县境的，头一天住在廖家屯，旧历八月二十八日（有的说是八月二十九日）吃完早饭打茶子的时候，进到了甘溪，前边有二、三十个便衣侦察队，由南山口（即背后坡）进的街，前边的大队一、二千人已经到了甘溪寨驻下来搞饭吃。后边在街上的队伍还没进屋子，有几个像指挥官的红军正在甘溪街路西一家店铺门口开会，红军后边的大队在杨家关、红岩。

这时，广军也到了甘溪寨北面一百多米的小河，广军先发现了寨上有红军，部队就布置在河南岸的石堤后面，离甘溪约半里路的白虎山、群宝山上也先后有了广军，广军是从干河坝经中坝、平望过来的，没有进甘溪寨子。广军发现红军后，一面沿着河堤散开，向寨子里射击，一面派少数兵从右侧的小河沟里偷偷的摸进了甘溪街中心的暗沟里（用木头搭起，上面垫上土铺成街道的暗水沟），打起枪来，街上的红军搞不清那里来的枪声，也不知道敌人在那里，表现有些慌张，一边用桌、橙放在街上做掩护向北面射击，有的就向来的方向撤退。寨子里的红军占领寨子北边一线凹道堤上也向河里的广军还击，广军一边打，一边分两路顺河道、山沟从两侧企图包围寨子里的红军，群宝山、白虎山上的广军用机关枪向甘溪猛烈扫射，广军居高临下，寨子里的红军支持不住，用机关枪掩护，大队顺着山坳向东南方向撤退，街上的一部分红军也向来路撤退。这时，寨子里的街上的红军并没有大的伤亡。

红军受损失的地方是羊东坳（甘溪南面约半里多路东面的山坡上），这里山高坡陡，沟深路窄，不易攀登，只有一条狭窄的水槽可以通过，从街里退下来的红军聚集一起，人多，最后将水槽也踩断了，一时过不去，对面二、三百公尺左右的羊子岩上的敌人，占了阵地。从背后用机关枪扫射聚集在坟坡的红军，红军伤亡很大，事后传说牺牲一百五十余人，（这次访问时，据蔡成刚反映红军牺牲约有三四百人，三四百名老百姓在区丁监督下掩埋了近一天。蔡成刚当时是被伪区长指定为掩埋红军尸体区丁之一）。

战斗结束后，广军在田坝上住了一夜，经中坝返回石阡去了。两三天后王家烈的吴团长带人挑着茅台酒、猪肉送给广军，经过甘溪，在地主家吃的饭。又过了一天湘军从平望到甘溪搜索，也在这里住了一夜退回石阡。

红军在甘溪受到广军阻击，分数路转移，大都是向大地地方去了。曾经带过路的陈正财、刘光荣、蔡其皆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陈正财回忆说：打响后，广军先抢占了甘溪北面的几个山头，红军冲不上去，只得撤走，我给甘溪寨子这一路红军带路（其中有二十多个便衣）从甘溪东山，爬过了两个山头从青龙嘴、窖上到张家湾，过河到宝溪，红军又从宝溪到大地方（福溪东南十五里）。

刘光荣回忆，战斗打了约一个小时，甘溪街上的一部分红军边打边撤向来路（背后坡）退去，在羊东坳受到广军截击后，还有二百多人，经大石墩、涣散沟、都鲁山、几屯坡到罗家坡，在这里遭遇敌军阻击，又转道从小沟上了大坳，经蛇岭、六路坪、姜家坡，出杉木坳，到张家湾时已经天黑，在这里宿营。我带路就到这里，这一支红军也到大地方去了。

蔡其皆回忆：我给另一路红军带路，从罗家坡经过彭家坳、蔡家岩、国荣、仇家湾、火石牙，到楼口，过了十一天这一路红军经廖田河又回到甘溪（有三个骑马的），天黑住了一夜，这次没打仗，第二天上都鲁山，经姜家坡、杉木坳、紫木坳、宝溪到了大地方。（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二年到甘溪调查时整理的材料）

高垅战斗

战斗时间：一九三二年阴历七月十六日。

我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于阴历七月十四日由莲花进到古城、马家屋，十五日进到高垅地区。独立第一师第一团住石床，第三团住光明，第二团和师部住小关；独立第三师在河东的光启。

敌陈光中师的谭团住腰陂，汤团在湖江和桥头坳做工事。

十五日清晨，我军派一部分队伍袭击驻守土里屋的敌汤团的一个连，击毙敌连长，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即退回高垅。

十六日敌谭团从腰肢出发，经湖江向高坑前进，寻找我军作战。敌人不知道我红八军主力集中在高垅地区，认为在高垅一带活动的只是我少数地方武装，满不在意，既不侦察，也不派出侧翼搜索部队，成一路纵队沿大道贸然前进。其先头部队进到黑家屋东面小高地附近，遭我沙子岭警戒部队射击，敌即就地展开，以一部分兵力抢占狮子摇铃，一部分占领黑家屋南山。

我独立第一师第一团的两个连，趁敌立脚未稳，从凤凰岭和后背岭向狮子摇铃进行突击，第一团主力高时辉大眼冲村向店背、五佛桥迂回，切断敌人退路。我第三团也从沙子岭正面展开进攻。第二团从小关跑步前进，经泉塘、尹家屋、谭家屋向马士屋迂回。我第一团的两个连，经过激烈的反复争夺，消灭了狮子摇铃敌人，攻领了狮子摇铃及其以西一带高地，我左翼迂回部队顺利地进到了五佛桥和店背；右翼迂回部队也赶到了谭家屋和南路，将敌人约两个营兵力压迫在五佛桥、黑家屋、南路和谭家屋之间开阔地上。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战斗，全部地消灭了被围的敌人。敌后卫营向湖江方向跑了。

（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一年到现地调查后整理的材料）

九度冲战斗

1. 战斗时间：一九三三年五月六至七日

2. 关于敌情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敌人一个骑兵连押解许多挑子（其中有二十四担银元），六日由腰陂出发，经高垅向莲花走。同时，敌六十三师一个多团兵力从莲花城向南迎接。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接送的敌人在九度冲和界化垅之间相遇。

第二种说法：敌陈光中师的四个营前几天由莲花到茶陵领取军饷和物资，五日报由茶陵向回走，当天住腰陂，六日上午由腰陂出发经高垅回莲花，到九度冲被我军截住。

3. 战斗经过：

茶陵独立团的战斗活动：茶陵独立团在五月一日接受军部命令：严密监视茶陵城敌人的行动。如果茶陵敌人向莲花行动，该团应该积极地箝制和迟滞敌人，保障主力进入战斗。该团即一面派出侦察员进入茶陵城侦察。同时，他们每天白昼进到茶陵通莲花大道上的雷打石、九度冲和界化垅一带活动，夜间收回到墨庄宿营。四日，我侦察员发现了茶陵敌人在抓夫子和准备担子，五日又及时的侦知敌人离开苛陵向北行动。这些情况，都及时的报告了军部。六日下午三时，敌人由腰陂进到雷打石，我茶陵独立团立即向军部报告了情况，并以一部兵力在屋后背和帐顶上占领阵地，阻滞敌人前进。我独立团在帐顶上的一个连，在敌人包围中坚决与敌人战斗，虽然伤亡很大，但始终坚守住了阵地，箝制住了敌人。

茶陵独立团与敌打了近一小时，我主力部队赶来投入战斗。

集结在墨庄、棠市和桥头地区的红八军，得知敌人进到雷打石，就开始了行动。二十二师经过大冲坳，到花竹展开，向新泥岭、背屋后背和帐顶上的敌人进攻；二十二师经过陇大冲到大打冲展开，向木鱼坳的敌人进攻；二十四师由桥头进占东家岭，向莲花城方向警戒；独立第十二师为预备队。军指挥观察所在王子寨。

刚占领新泥岭、背屋后背和木鱼坳的敌人以及围攻我帐顶上茶陵独立团阵地的敌人，共约两个营。我二十二师和二十三师利用茶陵独立团仍坚守帐顶上的有利形势，趁敌人立脚未稳，向敌人实行了猛烈地突击。经过短促而激烈的战斗，我军攻占了新泥岭到木鱼坳一带阵地，消灭了一部分守敌，将敌人大部分压到界化垅及其东西的垅里。我军跟着全面猛冲下去。战斗到黄昏，敌人这两个营除一小部分从桐子冲逃跑外，大部被我军歼灭在垅里。

敌另外两个营，退守官城堂、楼梯湾和白路岭一带高地。我军在消灭垅里敌人以后，以一部兵力控制了界化坑和盆形里北侧及其东北一带小高地，与敌对峙起来，主力撤出休息，二十二师在段家坊和何楼房，二十三师在润田。

在我军消灭界化垅敌人的时候，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率领三个团由莲花城赶来增援，当晚进到灵龟仙、白路岭、王坳、灯盏形和马坳等地，积极进行战斗准备，拟于次日与我军决战。

这一天的夜里，我二十二师进到润田宿营后，发现桐木坳上有敌约百余人，当即以两个连向该敌袭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攻占了大庙和堡垒，将敌全部歼灭。

这一天夜里，我红八军首长决定趁当面敌人立脚未稳、没有坚固工事和部署不严密等情况，继续向敌实施进攻。为此，将第二十四师调到园家坊集

结。

七日拂晓前，我二十四师从园家坊出发，经九度冲、王里冲、瓦屋岭向敌人后面大叶石方向迂回；各进攻部队都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拂晓，我军开始了进攻。二十二师由界化坑北侧和盆形里，向官城堂和楼梯湾冲击，继续向灵龟仙发展。独立第十二师由白路岭东高地向白路岭、王坳进攻；二十二师由桐木坳向灯蓝形及其西南无名高地进攻。我二十二师很快地突破敌前沿阵地，顺利地攻占灵龟仙。灵龟仙是敌人阵地里最高的山头，并位于向白路岭的后面和王坳的翼侧。我军占领了这个瞰制高地，使敌人整个阵地都受着很大威胁。同时，我二十三师发展也较为顺利，威胁了敌人退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全线瓦解，向后撤退。我军全线灌行猛追，在锁子冲消灭了敌人一个多团。其余敌人向莲花逃跑。我军一直追到瑶口。

这次战斗中，我军缴获迫击炮十三门，机关枪四十二挺，步枪两千多支，银元十余担，活捉敌副旅长何达超以下近两千（？）人。（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一年到现地调查后整理的材料）

棠市战斗

战斗时间：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敌人为了给莲花六十三师运送夏衣和其他物资，于五月二十八日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运输队，欲强行穿过我根据地。敌以第十五师的四十三旅为前卫，第六十三师补充营为本队，第十九师的五十五旅为后卫，押解千余民夫，挑着物资，由茶陵出发向莲花前进。当天晚上进到腰陂宿营，二十九日经高垅继续行进。

我军事先就得知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即派出茶陵独立团在墨庄三斗星一带监视敌人行动。我军主力在敌人从腰肢出发的同时，由高坑出动，翻越梅花山，进到彭家祠通莲花大路东侧梅花山西麓的山林和村庄，准备伏击敌人。第二十二师在长牛岭、刘庄地区，二十三师在神泉东山后面，二十四师在三板桥东面的山凹里，独立第十二师在桥头，茶陵独立团在三斗星后面，军指挥观察所在蛤蟆坳。军指挥所和除第十二师外的各师部构通了电话联络。军首长计划将敌人先头旅放过，集中力量打敌人的本队和后卫旅，夺取辎重。

下午二时，敌先头旅大部过了湖边，我二十三师首先成三个纵队同时向田南、湖边间的敌行军纵队进行猛烈冲击。我二十二师接着分两路向大坳上和三斗星方向出击。敌人遭我军突然冲击后，先头第四十三旅大部企图占领船形坳，先稳住阵势。我独立第十二师先敌抢占了这个高地。敌四十二旅见情况不利，即撤下后卫不管，急忙向莲花方向逃去。敌本队补充营，听见前面打响，即带着民夫挑子向塘下集中。敌后卫第五十五旅一部抢占大坳上，主力抢占三斗星。敌第四十三旅后卫部队，在我二十三师突然打击下，顿形混乱，纷纷向垅大冲方向溃逃。我第二十三师跟着紧追，插到敌人前面，抢占了大冲坳高地，将敌包围在垅大冲和大冲坳之间。我茶陵独立团刚抢上三斗星，就被敌第五十五旅压迫下来，敌人因而先我控制了大坳上和三斗星。我第二十二师这时已经赶到，在茶陵独立团配合下，很快地夺占了大坳上和三斗星，将敌人压到坳里。敌本队和后卫旅一部抛弃全部辎重向船形里和黑牛坳溃退，后卫旅大部向彭家祠方向退走。我茶陵独立团和第二十二师一部占领三斗星和九里湖后山、向茶陵方向警戒，防止敌后卫旅反扑，第二十二师主力趁势向黑牛坳和船形里追击。溃退到黑牛坳、船形里和垅大冲的敌人，在我第二十二师和二十三师协同打击下，到下午六时被全部消灭。

这次战斗，我军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步枪五百余支，机关枪五挺，迫击炮两门，辎重四百余担（军衣万余套，胶底布鞋万余双），电台一架。

（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一年到现地调查后整理的材料）

沙市伏击战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敌第十六师尾随我第十七师回来，接替了敌第十五师的宁冈和永新防务，敌第十五师全部集结在永新，准备进到沙市，先做好堡垒阵地，然后向我黄江，花溪根据地推进，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我军得知敌人行动计划后，即决定在沙市和澧田之间伏击，歼灭敌第十五师的一部。四月四日，我党在永新城里的秘密组织，发现了敌人第十五师在做乾粮和抓民夫，准备行动。我军指挥部在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判断敌人五日可能行动，即将部队由黄江、花溪开到沙市、澧田大路以北地区，在丘陵后和丛中隐蔽配置，准备伏击敌人。拂晓各部队都进到了指定的位置：四十九团在沙市东北，五十一团在乌岭后面，五十二团在练屋里北侧高地后面，五十三团在谭家后山和悦义亭之间，红军学校在永新河南岸澧田对面的江背地区。同时，我侦察部队和作述区游击队共同在澧田和沙市之间沿途设置了六个递步哨，哨所在利江口、指挥牌、肖汗、井上、大花岭和打鼓塘。递步哨的任务是，当敌人先头部队接近哨所时，即放地铳或投手榴弹，向指挥所报告敌先头到达地点。军团指挥部计划：集中力量打敌人前面的一个旅，等敌人先头旅进到沙市、澧田中间的时候，即以三个团同时并肩多路的从一翼突击敌人的行军纵队，以第五十三团和红军学校在澧田西面永新河两岸占领有利阵地，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旅回窜。为了防止敌人向南逃跑，我军在永新河南岸的新塘、南城和下排洲一带配置了地方群众武装。

五日拂晓，永新敌人十六师的四十七旅和十五师共四个旅成一路向澧田前进。七时左右，敌第十六师的四十七旅进到其防地澧田时，停止在澧田及其东北的高地上，掩护第十五师向沙市前进。敌第十五师的前卫第四十三旅的先头部队，在九、十点钟之间进到了沙市以东小高地，该旅后卫也刚出澧田。这时，我第四十九团和作述区游击队首先向敌先头团猛烈开火，杀伤和压制了敌人，接着就向敌行军纵队进行突击。我第五十一团和五十二团听见四十九团与敌打响，也都开始了火力与兵力突击。我军第五十三团主力同时占领了谭家后山与和丰亭阻击阵地，红校也在江背北侧展开。敌旅长侯鹏飞见行军纵队全面遭受我军袭击，急忙率领旅直属部队和后卫第八十六团占领大路北侧上王坳、练屋里、田屋、祥沅一带高地，企图扼守抵抗，等待师的后续部队前来增援。我第四十九团在击破敌先头团一部后，即沿大路北侧高地向东攻击；我五十一团以一部兵力协同第四十九团攻击珠塘北山的敌人，主力集中突击敌旅直属队扼守的王坳；我五十二团以一部兵力向练屋里、王坳突击，协同第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行动，主力向田尾和祥沅间的高地突击，打敌第八十六团的主力。仓促占领阵地的敌人，组织不严，没有工事，非常恐惧，在我军三个团协同一致地猛烈攻击下，很快地崩溃了。战斗到下午三时，我军在练屋里活捉了敌旅长侯鹏飞，痛快淋漓地歼灭了敌四十三旅全部。少数敌人跑到永新河南，也都被地方武装消灭了。

在我军打敌四十三旅的时候，敌第十六师的四十七旅和第十五师的后续部队，为了挽救第四十三旅，向我第五十三团进行了疯狂的进攻。我第五十三团全体指战员为了保障主力顺利地消灭敌人，顽强地抗击了优势敌人的多次猛攻，杀伤大量敌人，虽然自己也伤亡很大，但使敌人没有能够前进一步，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打援任务。（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一年到现地调查后整理的材料）

松山故斗

敌第十六师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攻占天心岭和张家山以后，由于遭受我军在金华山、帽子岭、大独山和五马山地带的坚决抵抗，不能进展，于是于二十四日改变进攻方向，除留一个旅巩固既得阵地外，主力转移到永新河北，向由我军少数部队防守的仰山、古岭、月岭和虚皇山等阵地进攻，企图从这里迂回我金华山阵地侧后的交通要点石灰桥。与此同时，由赣江东调到安福和金田地区的敌第五十三师，为了配合敌第十六师这个行动，准备向怀忠、永新方向进攻。我军得知敌人这个企图后，利用当面敌第十六师主力转移的机会，即将第十八师留在金华山。五马岭地区继续抗击敌人，主力第十七师转移到神功山和松山地区，阻击敌第五十三师西进。我第五十团防守神功山，四十九团防守松山，五十一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丰塘，一部控制香炉山，另一个连防守观音座莲。红军沿怀忠通金田大路的北侧一带小高地建立警戒阵地。军团指挥所在金鸡坡，观察所在香炉山。七月一日九时，敌第五十三师开始了进攻。敌人在炮兵和飞机的火力支援下，首先集中兵力攻击我神功山阵地，主力在虹桥展开，从正面进攻，另以一部兵力迂回到桂林坊，从翼侧攻击神功山东麓。我新编组成的第五十团，在敌人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猛烈攻击下，顽强奋战，杀伤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攻击，战斗到黄昏以后，始撤出阵地，转移到高桥头地区。七月二十时，敌继续向我四十九团防守的松山阵地进攻。敌主力以神功山作依托，经宁家、下边攻击松山东山头，另以一部分兵力经南田上塘向我红军警戒阵地进攻，直取怀忠、下木栅，从我左翼迂回松山西山头。我守在东山头上的第二营和机枪连，顽强地顶住了正面敌人的多次猛烈冲击，我西山头上的第一营，也给迂回的敌人以重大杀伤。战斗到下午四时，第四十九团由于遭受敌人的两面攻击，形势不利，遂撤出战斗，也向高桥头方向转移了。防守观音座莲的五十一团的一个连，也同时撤到丰塘归建。七月三日下午二时，占领松山的敌人，分两路向我五十一团香炉山阵地进攻。我第五十一团主力等敌人进到香炉山脚下时，即从丰塘向敌进行反击，我香炉山上的守军为配合主力行动，也对正面的敌人进行了短促而猛烈的反冲击。我军在阵地前歼灭了敌人一部，缴获了九十多支枪，将敌人压回到松山。不久，敌人对我香炉山阵地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击，我军即撤出阵地，向南转移到高桥头。

三日夜，我十七师全部南渡永新河，回到金华山和梅田地区。

（编者注：这是编史人员一九六一年到现地调查后整理的材料）

红六军团在贵州进军路线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红军第六军团西征部队进军到湖南靖县四乡区的新厂，湖南军阀何键所属补充第一总队何平部的第三第四两个团匆匆由靖县赶来，企图阻止我军向湘西前进。十九日清晨，我军先到三里驿地方，占领岩头上。五里冲等有利阵地，封锁消息，歼敌人先头一个团之众进入我军的袋形阵地，将其包围，歼灭几尽。

两三小时的包围战胜利结束之后，我军分为两路：一路仍回新厂宿营，二十日经平茶进至黎平县属的沉溪，二十一日与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第七团在通往黎平县城路上的十万坪。草鞋铺遭遇，经过约五小时的战斗始将之击溃，我军乃沿新团、高屯向敖鱼嘴（敖市）前进，另一路我军在三里驿战后转至桶口宿营，次日从冷水塘到黎平县属的中黄，经锦屏县属的新化、隆里司与到敖鱼嘴的一路会合，经地稠、婆洞（启蒙）、平塘坳，抵清水江岸的河口。二十四日渡河入剑河县境，经彦洞到小广、大广。二十五日在凯泰击溃湖南追击军李觉部一个团，值入卦河，水涨，遂折回大广，与广西追击军覃联芳师激战，因敌占领西北面高地，我军颇有损失。二十八日撤离战场，经高丘进入三穗县属的梁上、巴沼、转岭松至台拱（台江）县属的施洞口。三十日进入施秉县属的平寨、新城向黄平县属的瓮古（谷）陇、黄飘等地，十月一日在施秉黄平公路线上的隘桥、东坡一带，与西上和东下的王家烈部第一、第五、第六和特二团等四个团激战一整天。当夜我军分两路：一从东坡到罗郎、太翁铺，于二日清晨攻克老黄平（旧州）三日经梭洞（松洞）入瓮安县境，经老坟嘴到猴场（草塘），准备由岩坑场过孙家渡，值侯之担部的四个团已先到乌江北岸坚守，逐折回猴场，经松坪、木叶顶到余庆县属的龙溪。从东坡分路的另一路我军，此时正经金坑、朱木场、太平铺等地到龙溪来会。

其时，湖南、广西两省军阀追击部队已从三穗、镇远赶来会合贵州军阀柏辉章等部，在镇远、施秉、余庆、石阡数县交界处布置严密的封锁线，阻止我军向沿河、印江前进与红二军团会师。七日，我军经石阡县属的河坝场、平寨转到甘溪，与广西军廖磊部激战一日夜，彼此伤亡均重，我军被截为两断。

但这两支部队遂即英勇地分两路前进：一路转战于镇远县属的大地方、路赖、施秉县属的日垛，紫荆关、马溪一带，将围追的湖南、广西、贵州的军阀部队各个击破，才转到石阡县属的楠桥、石固、进入江口县属的红石梁、茶寨、德旺；另一路则从白沙、平地场入思南县属的大坝场到德旺来会。

二十一日，进至印江县属的缠溪，二十二日经大坳寺、慕龙、落坳，二十三日到木皇，二十四日到松桃县属的石梁与从远道转战前来迎接自己的战友的红三军会合。这时，黔东独立师与黔东特区自卫队也已先期到此迎接，二、六军团会师之后，二十五日进至四川西阳县属南腰界举行联欢大会。

红六军团的西征到此胜利结束。

（编者注：这是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少数民族研究所调查整理的材料）

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谈贵州军阀防堵红六军团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上午)

民国十九年六月间，贵州军阀周西成被滇军打死。黔、滇军阀间结怨最深，因之贵州军阀深怕滇军人黔，不时屯兵黔、滇边戒备。

周西成死前，他的兵是以营为单位，共有二十营兵，我为其中的一个营长。

周西成死后，毛光翔执掌贵州军政大权。在其执政三年期间，贵州各派系均有磨擦。民国二十一，则各自为政。当时我在洪江（湖南）驻屯，因搞鸦片生意，弄得很多钱，钱通鬼神，因而发展很快，那时我则已有七个团。

之后，我则利用当时形势，取得贵州省军政大权。迄一九三四年红军入黔时，贵州省名虽统一，实则各自为政，且连年内哄，民不聊生。贵州各派系：犹国材，二五军副军长，直属三个团，四千余人，据盘江八县；侯子担，教导师师长，又是川南边疆总司令（四川军阀封），直辖六个团，四千余人，盘据川南五县，贵州三县；蒋在珍，第三师师长，直属三个团，三千余人，据正安、沿河一带。乌江以北之遵义等县则为我与侯子担共管。我当时，据有贵州省大部地盘，军队则有十六个团，一万余人。各团由我直接节制，以防分裂，师、旅为临时指挥机构，平时师直辖一个营，旅则直辖一个连，有事时，将各团临时拨配某师某旅指挥。

那时，我正与犹国材内哄，虽经关岭会谈，暂时和解，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红军。但我仍不增得不以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屯驻毕节、安顺一带防备犹国材。红三军在沿河一带立足，威胁着贵州军阀的统治，因而又以二、三、九三个团来对贺龙元帅防备。真正用以对付肖克的红军，先后共用八个团。

当时，肖克将军由江西出动时，我们则知道：五次“围剿”，红军失利，肖克将军为中央红军探路线，准备中央红军长征。肖克将军进入贵州后，我们则深怕搞贵阳，则以王天锡（当时省公安局长）率五、六两团由贵阳前出黄平防堵，以逼其转向乌江以北，离开贵州腹地。因保持实力关系，知肖克将军尚有六千人，因而也不愿硬拼。

肖克将军到猴场后，即以王天锡跟踪追击，在白沙附近打了一仗。当肖、贺两部红军会合时，则组织二、三、五、六、九五个团，由王天锡指挥追击，直到四川边境。那时蒋介石来一电报，讲中央红军已由江西出发了。我到石阡与廖磊、李觉会面，他们认为已完成任务，要返防。我则因中央红军已出动，需作通盘考虑，也返回贵阳。

肖克将军所部一个师长叫龙云，是在岑巩县田家坪被民团抓住，交柏辉章（二师师长）解贵阳以后交蒋介石，现在不明下落。

“湘黔边区围剿司令部”，是为对付红七军而组成的。该部司令是何知重（黔方一师师长）李觉（湘方），两人均遥领。黔军以参谋长王伯勋代行何知重的职务。该部辖湘军一个团，即“湘黔边区剿匪第一团”，团长谢明强，黔军只一个营，驻新锦屏。

国民党独立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关于追堵红六军团战斗详报*

(一九三四年八月至十一月)

一、匪军编组实力及其企图甲、编组伪指挥官中国农工红军第六军团长肖克伪第十七师师长肖克自兼辖四九、五〇、五一，三团及警卫连侦探连等团辖步兵连三，机枪连一。(每连步枪七八十只不等机枪连有机枪两挺至三挺)伪第十八师师长龙云辖五二、五三、五四等团。红军分校学生队及游击赤卫队等杂色部队乙、实力 1、人数近万(因以欺骗手段裹胁农民)2、步枪约三四千机枪约三十余挺驳壳约二百<自>动枪大刀手榴弹均有 3、大小无线电机两架丙、企图该匪于八月中旬由赣西之遂川永新等县倾巢西窜图与湘川边境之贺龙匪部联络苟延残喘为害地方二、战前友军及匪军之行动甲、匪军行动该匪迭经我西路军围剿压迫不能立足遂由赣西窜抵湘南之桂阳其大部向新田窜走似有经新田桂阳一带继续西窜模样乙、友军行动我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及第十六师章亮基部由赣西跟踪追抵湘南丙、本旅行动宝庆之集中八月十九日奉湖南保安司令部皓申保参机电令要旨如下

1、肖匪经我军在郴南剿击后刻已窜抵桂阳其大部向新田窜去似有经新田祁阳一带继续西窜模样

2、本部为阻止该匪西窜特为如下之调遣

A、着省会胡警备司令达迅将守要塞部队抽出一团由长沙车运至易家湾转湘潭集中宝庆待命

B、现驻岳州之省会警备部之一营着乘车开回长沙待命

队所遣各处防务请教导总队派学员兵接替此令等因

奉到上顶电令后于同日午后四时下令如下：

1、匪情友军情况同保安部皓申保参机电令

2、着王副旅长率领六九四团第一营及六九五团第一第三两营于本日午后五时乘车开赴宝庆待命

3、岳州之六九四团第三营俟教导总队接防后即开回长沙待命

4、长沙市区警戒勤务着六九四团第二营担任

5、东西两岸要塞着暂交教导总队接替

上五项此令

八月二十日复奉

总司令何命令节开着胡司令即率所部两团(缺一营)并指挥补充第一团限即日集中宝庆待命此令等因

本部奉令后即令六九四团第三营及驻萍乡之六九五团第二营于二十一日集中宝庆待命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各部队均陆续到达宝庆集中完毕

飞沙界至老埠头之线布防

八月七日电令

(一)即到王师长东源彭师长位仁陶师长广极密命令(1)据报肖匪因我赶筑息马碛线以其主力窜动于五斗江上镜衙前一带企图阻我筑碛或更乘机南窜我王懋德师三营及鲍旅五营虽在上横高肢附近正向百牛岭衙前赶筑然因病兵过多实力减少不易达成任务(2)兹遵奉上令为迅速完成息马碛线阻匪南窜计部署如下(3)着王东源师迅以全部推进息碛(不含)五斗江之线先迅速完成息五碛线再继续向东延筑至含上镜为止但须随时集结兵力对筑碛部队切实掩护为要(4)着彭位仁师除以兵力三团主守息碛(含)至汪七碛线仍任全宁及寒江原防外其余推进黄坳息碛之线机动策应王师并严督遂川穆县长火速

绵密完成息锣至遂城封锁碉线(5)着陶广师暂在龙源口峨岭仙之线策应各方上命令五项除呈报外迅即遵照办理具报刘建绪阳已参机

(二)限即到王师长东源奉总司令何鱼戎宙参机电开坝接罗师长鱼午电转遂川胡旅长电称肖匪主力自昨午围攻衙前团队碉堡一个被陷保安第三队队长阵亡颇有损失匪势凶猛情况紧急此间兵单无法救援等语除飞电王师长懋德速抽兵两团及鲍旅全部星夜驰援外即希转饬王东源师相机派兵应援勿使衙前陷于匪手至增尔后困难为要等因希即查照办理为要刘建绪虞西参机

(三)即到王师长东源彭师长位仁据罗师长鱼已电节称据胡旅长电话围攻衙前之匪现尚未退我保安团全力抗战因兵力过薄已失陷碉堡五个现粮弹已尽危在旦夕恳饬王东源师大坑息锣部队火速驰援等语请王师长侦明匪情相机集结援应但须切实堵匪勿由遂息间向西南穿窬兼顾湘防是为至要请彭师长迅遵阳已参机电令接收息黄防线切实机动策应王师为要刘建绪阳西参机

(四)即到罗师长王师长李指挥官罗师长虞已电告衙前紧急情形已悉已电黄拗王东源师迅速设法驰援惟王师长懋德由高陂至衙前筑碉部队予计当已距衙前不远希饬就近驰援双方夹击当易凑效并请李指挥官派机侦炸随时电告至盼刘建绪阳西参机

九日电令

限一小时到王师长东源彭师长位仁陶师长广段司令珩并转胡指挥凤璋罗师长霖李指挥官云杰并转王师长桩德鲍旅长刚极密命令(1)综合罗师长齐午齐戎王师长东源齐未齐戎齐亥各电肖匪全部(枪四五千)由衙前向东南逃窜现在溪口下长隆,枫树坳,官坑,茶亭坳,藻林线上其先头枪匪千余正围攻藻林守碉团队,后尾尚在溪口判断该匪确实离巢南窜并有折入湘边模样(2)为应付紧急事机侧击该匪并严堵窜入湘边计特定部署如下(3)着王东源师火速集结全部采取机敏动作对该匪痛予侧击勿使匪西窜是为至要(4)着彭位仁师以息黄集中之部队三团取捷径兼程星夜开赴大汾限灰晚赶到督同团队切实阻匪并相机迎剿随时联络王师机敏动作作为要其余以极少兵力分守原防并接收陶王两师所遗碉堡(5)着陶广师火速取捷径兼程开赴黄坳集中尔后着暂归彭师长位仁指挥(6)着段司令珩并指挥胡凤璋部迅以湘东南军团全力火速布置桂东酃县汝城湘边防务阻匪西窜(7)遂城以东至赣江西岸沿线防务着罗师长霖并指挥二八师之一团及鲍旅统筹配备防务勿令匪由此线穿窬但遂泰交通仍应切实维持(8)请李指挥官派机飞往匪窜线路切实侦炸上八项除呈报外特电遵照刘建绪住辰参机

十一日电令

即到王师长彭师长据胡凤璋真辰电称肖匪先头部队已于真日拂晓窜抵距桂东二十五里之寨圩桂城兵力单薄危急万分等语除伤扼要坚守待援外着该师长等火速驰剿至要刘建绪尤未参机

十二日电令

(一)不准片延彭师长王师长彭师长真西电悉贵各师即由大汾取捷径火速向桂东汝城驰剿工联络该地军团切实堵匪窜入湘境至要刘建绪文已参机

(二)限一小时到王师长彭师长陶师长据胡指挥真已电称肖匪真辰进犯寨前汝城交通断绝等情王彭两师长火速向桂汝兼程驰剿毋稍延误为要刘建绪文午参机

(三)限一小时到彭师长王师长(1)着彭师长位仁指挥十五、十六两师专觅肖匪主力截剿而歼灭之并切实阻匪越汝桂内窜(2)各该师对于肖匪主

力务采出奇超径各手段迎头拦腰实行堵剿不得尾随追击致令漏网上二项刘建绪文亥参机

十三日电令

限一小时到彭师长并转汪师长衡阳段司令极密命令（1）据报肖匪主力尚在遂犹西部之高坪圩附近其一部已于文中到达沙田似有继续西窜之势我南路军已派六团正向上犹以西堵剿该匪（2）为防止该匪入湘北窜并绝对阻其西窜计决压迫该匪以桂资以南地区与南路军会剿而歼灭之（3）着彭师长位仁指挥十五、十六两师暂以主力控置贵东附近首先酌派兵一部驱逐沙田附近之匪固守沙田再觅该匪主力向南痛剿（4）着段司令珩督率湘东南全部军团义勇扼守彭公庙青要圩渡口文明司之线严密堵匪西窜并控制兵力四团于适当地点以备觅机截剿另须指派得力部队固守汝城注意 1. 在沙田圩未占领以前槽里新坑洞龙潭洞之线均由彭师长酌情派兵扼堵防匪北窜 2. 须督同各县地方总动员努力实行坚壁清野并于封锁线前方后方分组行坐明秘各侦探组成严密侦探网上命令四项注意二项刘建绪元戌参机

十四日电令

（一）彭师长根据肖匪元午逼近汝城一部窜黄×坪等语希兄进占沙田后侦明匪情迅速进剿以免蔓延切要刘建绪寒未参机

（二）陶师长王师长彭师长并转胡指挥莲花陈师长茶陵成主任密奉总座灰午长行参电命令开（衔略）命令 1. 综合情况伪十八师全部及其他部人约万余枪四五千机枪二三十挺被我军压迫于庚日倾巢南窜后刻窜至桂东西南之沙田附近有所乱湘边及在湘粤赣边境之深山中营谋新策之企图其残留老窠之匪仅有少数杂部而已我王彭两师现已尾踪匪后南路军派兵两团在上犹附近准备堵击并请陈总司令继续派兵协剿中 2. 本路军为迅歼该匪毋使蔓延计拟即以大部转移于湘粤赣边觅匪进击，以一部在赣西原区肃清残匪并防止窜去免匪回窜老窠，3. 第一纵队以彭王陶三师及充补第一、二两团转移于湘粤赣边区由该司令统率觅匪主力进剿协同友军迅速将其歼灭其原清剿区域内残匪以其余部队分别负责肃清 4. 袁水以南莲安间大道（不含）以北着归第二纵队负责莲安大道（含）以南蓉宁永（不含）以北金永线（不含）以西之地区着归六十二师负责金安线（不含）以东自莲花坪起至禾水下游（含）以北之地区着归二十三师负责安福金田永新宁冈茨坪黄坳息锣线及莲花坪至永新线着五十三师负责大汾至遂川碉堡线由罗师长大汾以西由胡指挥分派兵力负责固守以上各部均须努力将其区域内或其线之附近残匪肃清二十八师及鲍旅尤须将衙前五息之碉堡线星夜完成五十三师须置重点于息锣附近协同严密防匪回窜老窠 5. 第一纵队原区所筑之各碉堡线均由现驻各指挥官分别负责督伤各县府广组义勇队看守并各段指派部队轮流梭巡监视毋得任意放弃为匪破坏 6. 湘东南自攸县起及湘南各县边境防务仍由李代保安司令统筹负责办理平浏及他处大部保安团与原归指挥之段衍旅陈子贤旅严密部署派员分段指挥毋得任匪窜入湘境在湘东及湘南之各防守部队团队因缓急刘纵队司令得随时指挥之上六项仰即分别妥为部署切实施行随时具报为要等因除分电并转请总座迅令五十三师接收陶师全防及湘南部队接收成部防务外特电遵照再永西梅花寒江一带防务并请陈师长遵令火速派队接替均随时具报为要刘建绪愿未参机十五日电令限即到彭师长汪代师长段司令彭师长删辰电悉 1. 在杜旅未到桂东以前彭师长应派兵一团进占沙田新坑洞寒口之线而固守之其余应即由彭师长率领尾匪猛追杜旅迅速跟进 2. 王师到达资兴后如匪有窜郴宜企图应即取捷径于

郴宜方面觅匪截击 3.王师而后归予直接指挥 4.予准予明铣晨由茶经衡进驻郴县督剿上四项刘建绪删西参机

十六日电令

(一)限三小时到彭师长汪代师长衡阳段司令删西参机电计达 1.据胡凤璋电报沙田田庄汝城一带现均无匪踪顷接郴州电话东江删窜到匪千余枪数百本中有匪小部西窜距郴城约十余里其主力现窜何处不明 2.我段珩旅大部在郴城一部在良田宜章之线唐季候团本晚可达永兴段人范团现在资兴县渡头司之线欧冠徐名淑团现由桂东彭公庙向郴开拔 3.希彭师长速经汝境向郴宜方面觅匪主力穷追猛剿汪代师长速经资兴向郴宜方面觅匪主力截击毋得延误于咎 4.予本申抵衡尔后匪情及各部逐日到达地点盼逐日电告上四项刘建绪铣申参机

(二)限即到衡阳段司令命令 1.肖克匪部被我军迭在赣西痛剿狼狈不堪残余枪枝不满二千现已踪追穷剿当易肃清仰该司令迅即飞令所辖各文武机关部队切实训练民众毋匪诱集中粮食毋为匪用多派侦探步哨毋为匪袭 2.查湘东南地区广漠际此残匪窜扰时着该司令迅即统筹对于所有城镇指派得力军团分区负责严密守备如有疏失军法从事并挑派得力兵力三团专任截击限十八日集中郴城待命上二项军长兼司令刘建绪铣西参机

十七日命令

(一)查肖匪残部窜扰湘边我十五十六六十二各师正在赶回追剿所有湘东南各保安团队任务分别规定如后仰各遵照兼程移动毋稍延误但现有任务在接替部队尚未到达时非有命令绝对不许擅空防 2.着蒋声团以二连守备零陵城二连守备祁阳城二连守备常宁城二连守备新田城二连守备阳明山唐季侯团以二连守备道县城一连守备永明城二连守备江华城三连守备蓝山城三连守备嘉禾城双冠团派兵二连守备宁远城所有以上十县暂划定为保安第五区第一守备区派蒋声为守备指挥唐季侯为副指挥 3.着徐名淑团以三连守备郴县城三连守备桂阳城三连守备资兴城一连守备永兴城一连守备酃县城欧冠派兵二连守备宁远城归蒋守备指挥声指挥外余悉分守宜章临武两城所有以上七县暂划为保安第五区第二守备区派欧冠为守备指挥 4.着胡凤璋指挥所部除酌派兵分驻大汾沙田外余悉分守桂东汝城两城所有以上两县暂划定为保安第五区第三守备区派胡凤璋为守备指挥 5.着王炽昌团分守茶陵衡山衡阳来阳四城××澜团酌派兵分守攸县安仁两城所有以上六县暂划定为保安第五区第四守备各区派王炽昌为守备指挥 6.着段人范团集中郴县王见龙团集中永阳为总予各队归保安第五区段司令直接指挥着朱邦纪团开茶陵替黄新团防务归王副司令指挥 7.各县义勇队归守备指挥官指挥之 8.在股匪未犯境之时各守备部队仍应四出乡间搜捕散匪以维地方不得坐守城内 9.各守各区情况及事变处置尔后应逐日具报段司令请示办法再由段司令汇报本部备查右九项令段司令各团成主任军长刘建绪

(二)限即刻到茶陵彭参谋长飞转酃县陈旅长桂东彭师长汝城彭指挥衡阳段司令命令 1.肖匪主力铣日窜抵郴州附近我大军正在围攻中桂东沙田汝城彭公庙青要圩一带毫无匪踪 2.着陈旅长迅派相当兵力星夜开赴龙军洞新坑洞温家洞之线切实扼守防匪流窜 3.着胡指挥所部切实扼守桂东汝城两城并派兵兼顾大汾沙田不得遗误 4.各部详细部署统限电到两日内办妥勿稍延误并电复为要军长兼司令刘建绪筱辰参机

十九日电令

(一) 衡州段旅长常宁归阳探送袁团长建谋衡州探送朱团长邦纪命令 1. 肖匪残部人约四五千枪约二、三千巧日窜抵桂阳附近有经新田向祁阳零陵偷渡湘水西窜之样我王彭两师及湘南团队正跟踪穷追中桂军一路由龙虎关出道州一路由全州出零陵截击 2. 本军以聚歼该匪于湘水右岸地区之目的拟即派兵一部赶赴湘水上游防匪西窜 3. 着朱邦纪团速沿老埠头蔡家埠木瓜埠冷水滩七里坪高溪市红木头等地湘水左岸之线分派兵力布防并以冷水滩高溪市为重点 4. 着王见龙速沿窑头埠黄阳司曾家湾滴水岩牛皮州老山湾浯溪祁阳城等地湘水左岸之线分派兵力布防并以黄阳司祁阳城两地为重点 5. 袁建谋团除一小部暂行固守常宁城侯蒋声团派兵接防再开外余着速沿棠湾观音滩木埠头石坝白水河埠塘归阳市河州等地湘水左岸之线分派兵力布防并以祁阳附近白水两地为重点 6. 着段珩旅即由郴州用汽车运至洪桥开赴祁阳集中策应各方 7. 所有以上各部队限马日到达统归段旅长指挥统筹布置并星夜构筑沿江要点碉堡具报 8. 予在衡州注意 (1) 河中船只一律搜集我岸阻绝交通 (2) 未驻兵地段互相派兵游弋联络 (3) 沿江各地发众应督促严密组训匪来时勒令迁避 (4) 各部应组织游击队远出河右岸迟滞匪之前进上命令八项注意四项军长兼司令刘建绪皓酉参机

(二) 限三小时到彭师长皓酉电悉肖匪皓晨由桂阳附近向新田方向西窜王师追剿本日可达桂阳望兄部兼程取捷径直趋高亭司待命至于汝城毋庸留兵刘建绪皓戌参机

(三) 限即到祁阳王团长见龙命令 1. 据报匪有由新田向祁阳零陵偷渡湘水西窜之样我王彭两师正跟追中桂军一路即出道州一路即出零陵截朱邦纪团已饬即开冷水滩至高溪市一带布防袁建谋团已饬即开常宁至祁阳一带布防 2. 着该团长即率所部星夜开赴祁阳城黄阳司两地速沿窑头埠黄阳司曾家湾滴水岩牛皮洲老山湾浯溪祁阳城等地湘水左岸之线分派兵力布防并以祁阳黄阳司两地为重要地点聚要场所星夜构筑碉堡为要军长兼司令刘建绪皓酉参机

二十日命令

命令着段旅长珩迅即派兵一营兼程星夜赶赴零陵固守城池并赏洋一千元此令军长刘建绪

二十一日电令

限二小时到祁阳段司令顷得零陵电话肖匪先头已抵相家坪零祁间江防极关重要朱邦纪团尚未到齐仅有王营布防冷水滩之线必难胜任请饬刘建文团飞向黄阳司高溪冷水滩蔡家埠之线迅速布防妥当俟朱团接防守备后再将刘团集结为要刘建绪马戌参机

二十二日电令

限即到祁阳段司令并飞转危营长 1. 桂军先头部队本晚可抵零城 2. 范营迅将零陵防务移交桂军后火速渡河即在老埠头之蔡家坪严密布防扼堵勿误上二项刘建绪养已参衡

二十三日电令

限三小时到宝庆胡司令晏区司令 1. 肖匪主力本漾午已窜抵铲子坪一部已达菱角塘或由零陵上游偷渡潇水再越湘江西窜 2. 请胡司令所部星夜兼程取捷径开赴盘鸾圩井头圩一带堵剿限有晨赶到并指挥晏司令所部何谈两团担任老埠头(不含)至渌埠头湘江左岸防务限敬日布防完妥兼顾东安新宁两城守备 3. 段司令所部五团并指挥彭师之一团仍担任老埠头至归阳湘江左岸及零常祁 4. 城守备上三项刘建绪漾申参机

二十五日电令

(一)电话守拍常宁四八旅刘参谋长飞转章旅长郭副师长 1.匪敬反窜桐子坪有由阳明山窜模样我王师敬酉追达分水坳铲子坪一带将匪四九团击破本日向零祁间继进中 2.十六师(缺唐团)着星夜进扼肖家村花延江防匪东窜并派得力游击队深入吕公洞白果市嘴山口荒唐等地扼守勿延为要刘建绪有未参机

(二)即到祁阳段区司令 1.王师长敬亥电称敬未迫抵铲子坪探知匪一部向永州主力悉经汾水坳窜罗家坪因不能渡河本日反窜桐子坪并派伪四九团扼守分水坳阻我进剿当向该匪追击我章旅酉刻到达分水坳击退阻我之匪颇有斩获现匪主力仍向桐子坪俟部队到齐即行进剿判断该匪如不窜赴祁阳以下企图偷渡则将窜入阳明山并据派驻王师特务员有晨电匪在桐子坪现以三团阻我正面进攻另有三团向我左右翼活动王师现在分水坳之线准备进剿各等语。 2.已令章旅长率兵三团赶赴肖家村花延江之线截剿约于宥日可到。 3.请兄派兵一营速赴祁零大道以东蔡家田邮亭圩附近机动游剿上三项刘建绪有午参机。

二十六日电令

(一)限三小时到郴县欧副司令零陵蒋团长道县唐团长极密欧副司令宥午电唐团长有电均悉欧副司令派队堵剿并戒荒唐百家坪唐团长分防已妥派兵并戒扼守潇水甚慰,肖匪有晨由庙门口桐子坪向黄柏洞窜逃已饬王师除留一小部扼守铲子坪以余悉兼程赶赴百家坪永安圩新田之线堵截彭师五团扼守花延江雷公洞之线觅匪攻剿胡达指挥本旅及段珩旅一小部搜剿庙门口一带散匪其余集中大忠桥候命进剿钟旅长光仁指挥所部及十六师唐肃团在来阳待命段司令指挥袁王朱三团仍担任江口塘祁阳老埠头沿河守备晏司令指挥何谭两团仍担任老埠头石期站渌埠头沿河守备均星夜筑碉并请桂军担任零陵菱角塘及沿河至道州守备粤军即进郴宜堵截着该副司令该团长等饬桂新嘉宁道零祁常七县团队义勇一律集合围剿断绝交通封锁粮食禁止赎肥并与王彭胡各部切取联络共歼该匪以树殊勋[勋]刘建绪宥戌参机

(二)守拍限三小时到王师长郭代师长胡×长并转晏司令祁阳段司令宝庆东安晏司令安仁钟旅长匪有晨由桐子坪庙门口向阳明山之黄柏洞逃窜 2.着王师长东原所部除留一小部扼守铲子坪外余悉兼程转移于平田永安圩新田之线截堵并选派一部到石家洞荒唐明山口游剿 3.着郭代师长持平率所部五团扼堵花延江吕公洞之线觅匪攻剿 4.着胡旅长达指挥本旅及段珩旅除派一小部搜剿桐子坪庙门口一带散匪外余悉限感日兼程赶赴大忠桥待命 5.着钟旅长光仁率所部兼程开赴来阳待命限俭日到达着十六师唐肃团暂驻高亭司归钟旅长光仁指挥 6.着段司令珩指挥袁建谋王见龙朱邦纪三团担任江口塘祁阳至老埠头(含)湘江左岸守备并赶筑沿河碉堡着晏司令国涛指挥所部何谭两团担任老埠头石期站渌埠头湘江左岸守备并沿河赶筑碉堡 7.着黄新团开赴冷水滩待命上七项刘建绪宥午参机

二十七日电令

五师长郭代师长章旅长 1.章旋长率部感子由花沿江向白果市进剿甚慰 2.判断该匪向东南逃窜之公算较多 3.王师长应遵前电在新田永安平田之线向北堵剿并须火速攻占石家洞向白果市会剿至铲子坪大麻江一带酌留小部游击足矣 4.郭代师长章旅长应遵前电除以一小部扼守花延江吕公洞外火速向南猛剿此间已令胡达部白大忠桥策应俭可到达 5.各进剿部队特须注意防止匪向东窜并遵前电查明匪向东窜出之道路要点火速电告 6.钟旅长俭晚可

到来阳上六项刘建绪感西参机

二十八日电令

王师长郭代师长章师长来阳钟旅长并转唐团长零陵胡旅长晏区司令祁阳段区司令并转刘代旅长命令 1. 据报肖匪急向南窜其先头伪十七师已于俭寅窜到新田以南之石古圩广发圩 2. 为图与粤桂军合围并防该匪东西窜扰以期迅速净灭计决以一部控置来郴公路及零陵附近以主力向南猛剿堵截该匪而歼灭之 3. 着十五师跟匪主力踪匪穷剿并注意压迫该匪防止其向东折窜 4. 着十六师迅出新田以南地区联络十五师向南堵剿如匪折向东窜该师即向东截剿如匪折向西窜该师即向西截剿 5. 着钟旅长光仁指挥所部及唐肖团即日赶到高亭司郴县之线待命 6. 着刘代旅长建文指挥五五旅及黄新团于卅日赶到来阳待命 7. 着胡旅长达率所部即开零陵防匪反窜并派小部搜剿分水坳桐子坪庙门口花廷江一带散匪 8. 着晏段两区司令仍妥布原任湘江左岸防务上八项刘建绪俭参机

二十九日电令

限即到祁阳段司令零陵胡旅长蒋指挥道县唐副指挥匪窜嘉蓝桂军周师全部转移道县以南沿潇水至江华方面由道县沿渭水至零陵请胡旅长指挥本旅及蒋唐两保安团布防堵截部署情形盼告刘建绪艳午参机

三十日电令

即到王师长章师长匪在楠木圩有经下灌向道县江华西窜之样王师应速跟剿章师应向冷水铺宁远方面觅匪截剿为要刘建绪卅午郴参

三十一日电令

限三小时到宁远电局飞转郭代师长章师长王师长匪有由四眼桥经永明道县间西窜入桂再转湘西之样着王师长跟匪追剿章师长竭尽全力迅出道县以西会同桂军务须压迫该匪勿窜灌阳全州至为切要刘建绪世

(三) 军队调遣

本月份军队调遣如石右：四、剿匪战斗经过

六日成主任铁侠东晨支西电

六日，职遵令抽兵两营，向路江东南源头曾田大岭一带搜剿，及抵曾田时已入夜，迂匪伪军事部长刘巍，率伪茶陵第三营及伪游击大队，枪约二百余枝，机枪一挺，人倍之，匪予伏曾田西南深山，乘我部队初到，即袭击，我第八连阵地，幸我官兵奋勇应战，深着射击，当场毙匪十余名，伤匪数十名，匪向凿坑（呈寨附近）老巢溃窜，时已半晚，未便穷追，职侦察地决心痛剿，支寅率部向凿坑围剿，拂晓右侧卫进至唐冲附近，匪即向我射击，同时左翼部到达凿坑，对面山腹，职分令各部取迅速手段接近匪阵地，猛烈冲锋，匪凭确堡工事数处顽抗，用机枪扫射，因万山绵接，地势天险，苦战半日，肉搏数次，匪势不支，向凿坑西南丛中溃窜，比追至卅六坳，日暮而止，是役捣毁匪碉一座堡垒三，伪军事部，伪茶陵苏府，伪财判部多所，毙匪廿余，俘匪十余名，获步枪三支，子弹数百颗，我方伤亡兵士数名。

七日陈师长光中鱼已电

据汤团长宏怀支西戌电称 1. 职于支辰率第二营全部由驻地向暖水江井窝游击，行抵石陂井窝时，即迂伪十九师，枪匪三四百，与我接触，初犹凭险顽抗，旋经分途夹击，匪不支，纷向高天崖方面溃窜，是役伤匪数名，2. 江亥有伪军区指挥部独立师安得独立团，及伪十七师残部，约共有步枪三四百枝，机枪二挺，人数倍之，由官田陈山毛立岭，经蔡上对冲分三路进攻横

江桥碉，及联保办公处义勇队等，经职团第三连协同当地义勇队猛击，激战约二小时，匪不得逞，仍向原路退窜，是役毙匪四名，伤匪甚多。二十四日五师长东原养亥电

本师今拂晓由古楼市，经打彭坳，向新田进剿，我前卫汪旅先头。养日午刻，进抵打鼓坳时，发见枪匪约三四（百）人扼险顽抗，经我先头李团击溃，毙匪五十余，夺获匪步枪十余枝，匪一面抵抗，一面向西方窜走，并烧毁桥梁，阻我进击，我旅于酉刻到达新田县城，正派队追击中。

二十六日王师长东原有酉电

本日拂晓令张旅向白泥坳之匪攻击，匪即分两路占据左右高地顽抗，激战数小时，匪犹死力抵御，经我张旅王团往返冲突，毙匪百余名，夺获枪三十二枝。

二十八日章师长亮基俭晨电

肖匪全部先头，于宥晨抵石家洞，其后续部队，感午始到齐，经职率部兼程猛追，于感申与匪在分水岭土地塘接触，约二小时，毙匪百余名，获枪四十五枝，钟团负伤官兵二十四员名，匪全部向新田方向溃走。

二、九月分军事报告书

一、本月匪情

本纵队管区本月分匪情综合情报如次

甲、肖匪西窜情形

（一）肖匪自上月经湘南境内被我军团堵击截受创极钜本月东江两日复经我章师及桂军周师在蒋家岭文村一役斩获六七百其残部枪约二千人数倍之支夜于全州兴安间界首附近过漓水经洛江圩西延企图北出梅溪口入新宁经我胡达旅赶到迎击章师何旅由全州向西北侧击匪乃折逃车田另图由城步绥宁西窜文午被我何平晏国涛两部在丹口痛击匪狼狈向长安营临口左逃逃过通道何平部两团尾匪踪剿巧日于黔边新厂山激战数小时毙匪四五百夺枪百余枝至斯匪已窜入平茶潭溪我李代保安司令觉指挥湘军十团左右协同桂省廖军长所部不分畛域仍继续尾追踪迫务期尽歼以除后患。

（二）肖匪溃散于湘南各县之匪枪数百当令飭王东原师及湘南各保安团分区负责清剿截至本（九）月底止已渐告肃清正赶建衡宜公路封锁碉线章师亦于本月中旬由东安开驻祁阳担负完成衡阳至东安湘河左岸封锁碉堡任务。

乙、清剿残匪情形（略）

二、作战命令

二日电令

（一）限二小时到东安胡旅长晏司令并飞转何谭两团长零陵袁补充团长祁阳衡阳段司令并飞转朱王两团长：命令一、匪今（冬）晨有突过高明桥北窜之样我王章两师仍在继续追截中二、着胡旅长达率所部星夜兼程开赴资沙河限江午以前到达协同桂军乘其渡河机动截剿三、着袁团长建谋星夜开赴东安归胡司令达指挥限江日到达四、着晏司令迅以何谭两团在淶埠头（含）至石期站（含）沿河左岸之线严密布防堵剿并分兵守备东安城五、着朱邦纪团即刻移至石拱站至老埠头之线严密布防限江午到达六、着王见龙团以一营进驻零城以两营集结石期站策应限支晨到达上七项刘建绪冬西参

（二）限二小时到东安胡司令晏区司令并飞转何谭两团长祁阳段司令并转朱王两团长零陵袁团长冬西参电令计达胡司令冬申电悉判断该匪在黄沙河

上流渡河之公算为多下流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溪口趋城步着胡司令集结该旅并袁团于黄沙河附近乘机一举击破建此殊熏并指挥朱王何谭各团向东安庙头之线移动予已电桂军在黄沙河至全州兴安汽车大道及湘江沿河堵剿并飭王章两师跟踪飞追矣刘建绪冬戌参

三日电令

(一)限即到东安胡旅长冬亥电悉闻匪已窜文村(全州灌阳间)由庙头至黄沙河之线渡河公算甚少万不可沿河布防望集结贵旅及袁建谋团于黄沙河附近匪如向白沙大庙口北窜请即迎头痛剿匪如向梅溪口逃窜请从腰截剿总以觅匪击破为主周章王三师均尾匪跟踪中湘江防务桂军亦已布置晏区司令江防已缩短石期站渌埠头刘建绪江辰参

(二)限即到王师长章师长 1.匪如确经文村向全州兴安逃窜王师长部即在现地停止匪如经瓦子冈向黄沙河零陵方向逃窜王师长仍须继续跟追望侦确匪情处理具报 2.章师长部应跟匪尾追进出全兴务须痛击该匪勿向新宁东安方向逃窜协同桂军团歼之 3.胡司令指挥三团跟江午到达黄沙河附近堵剿望与联络上三项刘建绪江午参机

(三)限即到东安晏司令飞转胡旅长今(江)晨匪窜文村被桂军及章师击溃毙匪五六百分向全州灌阳逃窜黄沙河江面已无顾虑目下全州告急望即飞派一营进驻全州并盼机动觅匪痛剿即盼电复刘建绪江戌参

(四)限即到道县王师长章师长匪今(江)晨窜文村被桂军及章师击溃后分向全州及灌阳逃窜望章师趁此时机派兵沿湘桂边境堵剿散匪为要刘建绪江戌参

四日电令

(一)守拍限即到道县王师长匪窜文村被桂军及章师击溃后不能西窜闻在湘边境之蒋家岭清水关永安关等处及潇湘两水河套内为最好歼灭之良机望该师火速继续进剿以竟全功为要盼途复刘建绪支辰参

(二)限即到全州陈指挥官请飞令周师长章师长据报匪在兴全边境有渡湘江之势着章师长亮基归周师长敬生指挥截匪西渡应速尾追猛剿刘建绪支辰参

(三)限即到东安胡旅长并转袁团长东安飞送晏司令零陵成主任刘代旅长并转黄团长章师长王师长零陵祁阳衡阳段司令邵阳武冈何主任命令 1.据报肖匪已在兴全间之界首砭水附近渡河正向西北逃窜 2.着章师长亮基迅遵支辰电由周师长敬生指挥踪匪追剿 3.着胡旅长达迅率该旅及袁建谋团由黄消河赶出新宁梅溪口之线截剿 4.着晏区司令国涛指挥何谭两团除酌留一部完成所任渌埠头至老埠头湘水左岸碉线外迅率主力驰赴新宁城步方面防剿 5.着成主任铁侠率黄新团并指挥刘代旅长建文所部驰赴新宁堵剿 6.着王东原师暂在道州附近清剿 7.着段司令珩指挥朱王两团完成所任老埠头(含)至江口塘湘水左岸碉线 8.着何主任平率部速赴武冈待命注意一、黄新袁建谋两团到新宁会合后应仍归成主任铁侠指挥上八项附注意一项刘建绪支已参

五日电令

(一)即到道县王师长命令着该师长留兵一旅在道县肃清湘桂边境散匪即率其余部队自取捷径开到郴县待命此令刘建绪歌已参机

六日电令(一)永新李军长吉安李指挥官太和王师长并转鲍旅长耆市郴县陶师长钟旅长莲花陈师长道县郴县王师长全州章师长衡阳段司令汝城胡指挥酃县陈旅长歌午参电转总司令支午行长参电命令六项计达除五十三师仍守

备原定各线并请于各线附近尽量清剿及二十八师完成马衙五息与遂黄碉线命外规定部署如下一、原定赣江防务自良富（含）以迄仁和圩（含）全线仍请李指挥官指挥二十三，七七两师及独立第四十六旅督同各县团义勇队负责守备并由二十三师派队督同地方团义队肃清永安线（不含）以东禾水下游以北地区散匪由七十七师派队督同地方团义队完成并守备大汾（不含）遂川至吴坑（不含）封锁碉线以独立第四十六旅之主力督同地方团义队守备马衙五息（息锣不含）及遂黄（两端均不含）封锁碉线二、着陈师长光中以该师（欠陈旅）督同地方团义队除守备陆公陂至梅花分水坳之干线外肃清袁水（不含）以南莲永线以北永安线（不含）以西及莲花全境以东地区散匪特于莲安公路及莲永公路之交通维护最须注意三、着陶师长广指挥该师（欠李旅）及陈子贤旅胡凤璋部除留派一部督同地方团义队火速肃清牛田津洞坳头一带残匪及磬水线（宁冈以东不含）以北莲水线（不含）以南田心三湾高坑之线（含）以东地区并大汾特别区全境散匪外以大部督同各县局团义勇队火速周密完成分水坳（不含）经蔡家田磬市瓜寮南流牛屎坪江西坳大坳背石门岭大汾烟筒隘长义桥头寨口寨前沙前寨岭坳集龙圩（与粤军上犹江碉线衔接）热水坪八坵田至新桥（与粤军仁化确线含接）口之封锁碉线并负责守备特于汝桂汾鄱段之补筑与守备最须严密注意四、着章师长亮基王师长东原段司令珩所部候追剿任务告终后另分任湘东南清剿及兴筑纵横碉堡线与汝安来郴资祁零各公路衡郴各机场上四项除呈报外希即遵照切实办理具报刘建绪鱼午参

（二）道县郴县王师长全州章师长衡阳段司令并转朱团长王团长武冈新宁宝庆晏司令鱼午参电规定部署四项计达致规定湘东南军团任务如下一、着王师长江原一面肃清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各县残散枪匪一面督率衡阳来阳永兴郴县宜章各县长完成沿衡宜公路之碉堡封锁线必要时衡宜段沿线上之团义勇归王师长指挥调遣二、着段区司令珩一面督率湖南各保安团义勇队肃清各县散匪组训民众一面指挥朱邦纪王见龙两团及晏区司令所部现在东安之团队火速完成衡祁零东至涪埠头湘江上游之确堡封锁线以上衡零东沿河及衡宜公路之碉线完成后概归段司令统筹守备三、衡郴两飞机场之修筑仍着段司令督限完成四、着章师长亮基仍遵前令协同桂军追剿肖匪上四项除呈报外仰即切实分别办理并将部署进剿情形随时县报刘建绪鱼未参

三、军队调遣（略）

四、剿匪战斗经过

三日章师长亮基江戌电

职师本（江）日协同桂军周师经永安关向灌阳属之文村前进江未周师进抵文市与肖匪接触职师大部于申刻赶到加入作战协同桂军将匪击溃是役毙匪及夺获颇多我军亦伤亡不少详情另报。

二十日陶师长广洽午电

李匪宗保枪匪六七千盘据鄱南黄泥潭业经袁张两团于元寒删等日向黄泥潭斗米湖红水江等处夹剿将其击溃向遂边逃走。

二十四日李指挥云杰文未电

据泰和李旅长必蕃转据一三四团团团长李森报称据第二连连长孙水堂报称职连本月八日奉令派廖连附率兵一排会同永阳义勇队向官田方向游击在阳瓦村与匪遭遇接触约一小时匪不支向栋头庙背退窜是役毙匪三名伤匪一名夺获步枪四枝。

二十七日陈师长光中宥已宥午电

(一) 据李团长伯蛟报称敬日令罗营长玉书率第九连附机关枪一排及路江义勇队一部游击陈山山草坪一带已刻达到陈山附近迂伪游击队人百余枪二三十枝当被我击溃毙匪二名(二) 据谭团长谟圣转该团第二营乐营长报称敬成伪独一团人三百余枪二百余枝由马夹屋进犯象形比抽派第五连大部抄袭匪之左翼以机枪扫射并令附近各守碉兵相机截击相持约一小时匪困四周被我围击旋退窜深山中是役毙匪三名伤匪颇多。

三十日陶师长广艳辰电

据王旅长感酉电称永新南枫林助匪碉经三七二团方王两营自有晚秘密接匪包围黎明后乘大雾猛冲数次终以四周断崖竹钉遍地未能凑功午后大雾稍收一面以枪火集中一点射击一面令步四连拨刺攀崖向上匪手榴弹投掷数十枚驳壳齐放我官兵奋不顾身一拥先登遂将匪碉攻破夺获匪枪二十四枝驳壳两枝手榴弹一枚俘匪特务员一、管理排长一、文书一、匪兵三十一名并当场击毙伪大队长杨士贵一名我方王两营阵亡士兵十余名阵伤连长黄秀涂排长邓咨伯等二员士兵二十一名。

(编者注：原件标题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二十年度八、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文中各节标题选用时未改动。另原文无标点符号，为保持原貌，收入时未加标点。)

附： 国民党西路军追堵红六军团的经过*

(编者注：国民党西路军站在反动立场上，在其文件中对红军及其领导人极尽污蔑之能事，但其中也反映了红六军团西征途中敌人方面的一些情况。为保持文件的原貌收入时未作修改。)

肖匪在永东南，先后经我十六师及五十三师痛击惨败后，用潜伏于永新以南地区，企图苟延。斯时本路军为谋彻底肃清该匪计，令第一纵队以一部肃清永新河以北陈山、禾山一带残匪，以主力迅速构筑永新、宁冈、黄坳、遂川及马家洲、五斗江、息镲并永新至吉安之广大包围封锁线，籍以阻匪活动，制其逃窜，俾能一举而聚歼之。各部于七月初旬，分别实行后，至八月初旬，已大部构成，仅马、五、息线尚未完竣。谈匪在永南清洞牛田等处，受我四面包围后，食盐及粮食均极缺乏，且判断我军于封锁完成后，必开始总张，决难苟存。乃乘我王懋德师及鲍刚旅赶筑马家洲、衙前至五斗江碉线之际，而以少数散匪牵制我建碉部队，以主力围攻我横石、衙着碉堡。此时本部以王、鲍两部兵力较弱，乃急调在永新河下流筑碉将成之十六师，以一部暂维现防，以主力速赴衙前、五斗江之线、堵匪南窜，时八月五日也。八月七日匪乘十六师尚未赶到五、衙线时，乃倾巢突围南窜。窜过封锁线后，即经遂西向桂、汝方面狂奔，昼夜不息，避与我战。据俘匪供称，肖匪所以倾巢西窜者，以赣西不能生存，欲往川黔边区与贺匪会合也。本部得报后，当令第一纵队正经宁冈南进之十五、六两师尾匪直追，并令原在湘南之十九师段旅及湘南各保安团在汝、桂及郴、宜两线，分别扼要堵击。一面电请粤省出兵会、靖、通各方面协剿。该匪窜至汝、桂时，因该方兵力较弱，幸得通过。十六日晨，匪先头之一部窜郴县附近，经我段旅刘建文团迎击，当将其击破，故其主力不敢经此续进，乃折由桂阳、新田向西南急窜，期于祁零间渡过湘水。斯时我追击部队，尚隔匪一日行程，湘水沿岸守兵甚薄，刘司令当以十九师段旅车运至衡，转祁，并责成该旅长指挥该方面所有团队沿湘水左岸零祁之线扼堵。以十六师亦由郴车运至常宁，击匪侧背。令十五师用

强行军紧蹙匪后。并催桂军速派兵至黄沙河、零陵间扼堵，同时本部又令在长之独立卅二旅，并指挥补充第三、四两团，集结宝庆，相机截匪西窜。二十一日匪窜阳明山铲子坪，二十二日窜湘水右岸零祁间之楚江圩、接履桥一带，企图由此渡河西窜，斯时我段旅及各团队已在湘水左岸布防完毕。桂军周敬生师亦有两团到黄沙河、零陵之线，十五师亦赶到铲子坪，匪以在此不能渡河，且有腹背受击之虞，即于廿四日返窜阳明山。是日，我十五师适亦赶到此地，先后在分水坳、白岭坳一带与匪遭迂，迭予痛击，而匪每不战而退，常利用山地隐匿，乘黑夜改从小路远飏。是役，仅毙匪百余，无多俘获，但散失于山内者甚多。廿六日，又经新田以北小路向兰山、嘉禾方面南窜，本部为防其继续西窜，或返窜永南老巢计，当令独卅二旅及第三、四两补充团集结零陵，协同桂军在零、黄湘水左岸布防，以段旅及各保安团，仍车运至郴宜线防堵，并请粤军两团集结宜章策应，以十五师仍紧蹙匪后，以十六师循匪窜方向绕向翼侧截击，另以汝、桂及赣西部队在各碉堡线防匪返窜。廿七、八两日匪由嘉禾向道县、江华方向急窜。我十六师已由新田向道县急进，绕匪右侧袭击，其他均亦按指定任务急办中。此时刘司令又令十九师段旅仍返零陵，并请桂军加派兵力至江华、道县、黄沙河之线布防。卅一日匪窜道县以南之下麦园附近，与我桂军守河部队小有接触，因众寡悬殊，匪得渡过沱水（道县以上为沱水以下为潇水），向西北方逃窜。我十六师于同晚到达道县。当时与已到蒋家岭之桂军周师商定，以两军协同在道县至蒋家岭之绕扼堵。此时，在零陵之独卅二旅亦已移到黄沙河附近布防。九月二日，匪窜蒋家岭，经我周师部队痛击后，即于次日正午窜至广西灌阳以北之文村附近，当以经我周、章两师（十六师师长此时已委章亮基充任）夹击，此时匪恐惧万分，避战未逞，即折向灌阳方面逃窜。是役，毙匪六七百，获枪百余支。四日，匪利用山地小路向兴安急窜，桂军已加派覃联芳师及民团，在全州至兴安间扼河防守。是晚，匪多着便衣，混合于避难民众中，利用暗夜在界首附近偷过离水（黄沙河以南名离水）西窜，未能渡河之一部，约数百人，则被我俘获。本部得报后，当令独立卅二旅仍指挥第三、四两补充团急赴湘桂边境之梅溪口扼堵，其他各部，则均尾匪直追，并令十九师师长兼代湖南保安司令李觉赴武冈统一指挥，督率独卅二旅补充第一、二、三、四团，十九师段旅及原在湘西各部队，专负追堵肖匪之责。桂军周、覃两师，由廖军长磊指挥，亦追匪西进。但十五、十六两师因须防赣东股匪西窜，巩固赣江及湘南防务关系，则令其于追至湘、桂边境后，折返湘南，及遂川方面筑碉。匪于界首渡河西窜后，当经西延向梅溪口北窜，至梅溪口时，经我胡旅堵击，又折向南窜。十日，至车田，图经城步、绥安西窜。十二日，窜横水界、丹口、经我补充第三、四两团赶到，协同原在该方面之晏国涛所部，两保安团，予以痛击，当将击溃，毙获颇多，匪受压迫后，乃向岩寨、临口、小水奔逃，有改从绥宁以南之靖通间小路窜川、黔边境之样。我李代保安司令觉在绥宁得报，即以一部尾匪追击，以大部分布于城步、绥宁各要点截击。廖军长磊率周、覃两师尾匪跟追，仅隔半日行程。此时，本部已南得白付司令，廖军长、王主席同意，所有在湘、桂、黔边区之各省剿匪部队，均归廖军长统一指挥。并会同电飭各部遵照。十三日，匪窜小水附近时，经我十九师段旅赶到，予以痛击，即向杉木桥、寨牙方向逃窜。李代司令仍率主力向靖县沿匪之右侧截击。廖军长率部由绥宁以南猛追。十六日丑刻，该匪返窜通道。李代司令当令成铁侠指挥所部之补充第一、二两团及追抵大芦坪之刘

建文团，向通道追剿。并令何平所部之补充三、四两团，经中央桥向犁头咀夹击。该代司令率胡旅及由洪江开来之谢团，在靖县策应。匪见我军四面围剿，不能经湘境西窜，乃于十七日晨折向通道西北之四乡所窜逃。何平部两团，仍跟匪直追。本部得报后，判断该匪必求经黔北窜入川西之西、秀、黔、彭各县，与贺匪会合。乃急令李代司令所部经清水河上流，绕至锦屏附近扼堵，请廖军长率周、覃两师尾匪直追。李代司令奉令后，即以胡旅及谢团取道广平向锦屏前进，并令已到通道各部折返继续西进。但十八日，当何平所部追抵新厂、马路口之线时，即与匪全部遭遇。激战竟日，匪恃险顽抗，经我迭次冲击，匪卒不支，纷向黔北黎平方向溃窜。是役毙匪三、四百，夺获步枪百余，我阵亡营长汪鲁，伤营长杨镇各一员，伤亡连排长以下约三百名。李代司令与廖军长是日在靖县会商，决以覃师及成铁侠部，由马路口尾匪追击，以其他各部。经靖县入黔北之锦屏附近分别堵截。二十日，匪窜黎平之铺口、（谭溪？）、草鞋铺一带时。当经在该处之黔军周旅迎头痛击。仍避与我战，即退窜锦、黎间之率王桥（中黄？）。廿二日晨刻，窜新寨。此时，贵州王主席已令榕、黎、锦、柱各县团队，在清水河及沅水上游扼要防堵。李代司令率兵五团到达锦屏、岔处之线，廖军长率周师到达远口。王主席亦于本日率兵三团车运至马场坪。同日申刻，匪窜瑶光、南嘉堡。当时，即由该外架桥渡过清水河北窜。二十三日晚，我李代司令所部已赶到汉寨、南洞司堵击。廖军长率周师与匪平行前进，一面防其北窜，一面觉其主力截击。并电催王主席率部迅速东进，督饬玉屏、青溪、镇远团队，设法沿镇远河（阳河）扼堵。求在镇远施秉间之河套，将匪歼灭。我李代司令率部到达南洞司后，判断该匪必经孟有北窜，即于廿四日派段旅刘团之一营先在孟有严密并戒，诱匪来攻。是日辰刻，果有匪一二千向该营进攻，李代司令当以段旅全部对该匪侧击，毙匪甚多。匪受创后，即退至王桥高山，仍与我且战且退。旅匪将全部展开，对我还击。李司令遂亦将控置之部队，展开二团，对匪猛攻。正激战间，我桂军周师，亦恰于此时赶到。双方对匪夹击，遂将其完全击溃，当向八卦河方向窜去，时午后六时也。是役，我军共获枪百余支，手提机枪二挺，毙匪三四百名，我亦伤亡官兵五十余名。廿五日，李代司令奉廖军长命，即以胡旅之李团及谢团开赶瓦寨，并亲率段旅及胡旅王团，赴顺洞，均于廿六晚到达。桂军周师亦于同日抵南洞司。欲在此线协同堵匪西窜或北窜。但匪于廿六

日晨，窜经大广小广时，适我桂军覃师及本路之成铁侠部（成部原为李司令指挥，在通道时，暂归覃师长指挥，任尾匪直追之责）追到，立予痛击，匪脱逃不明，遂反向抵抗，我军气盛，旋将其完全击溃。匪即由此折向剑河东南之斗五逃窜。是役，毙匪团长赵雄，及营长以下匪官兵二百余，并夺获其重机枪一挺，长短枪廿余支，俘匪十余名。我军亦微有伤亡。匪窜斗五后，我各部当分途向其追击，或堵击。匪受压迫，于廿七日窜良上。当日，我李代司令即率部抵瓦寨、三穗之线截击。廖军长率周师在李部后续进。覃师长仍率所部及成部，尾匪直追。黔省团队亦扼守镇远河堵击。匪见我军追剿甚急，扼堵严密，于廿八日转向其西南之岭松窜走。三十日午刻，又窜到镇远以南之新城、平寨一带，企图由镇施间渡河，仍向北窜。我李司令部率于同日到达镇远。当将黔军李团先行星夜赶到施秉协同堵截，并催请王主席率部迅速东进，设法将匪向南压迫。期在镇远河以南地区，将匪歼灭。此该方面截至九月底止之追堵概况也。

肖匪企图由镇远、施秉间渡河，经我湘桂军扼堵不逞后，于十月一日绕道由施秉、黄平间之滥桥、东坡渡河北窜。经黔军堵截，毙匪甚多。匪宣传退窜石阡，乘隙将黄平攻陷。复经黔军猛攻，激战两昼夜，于十三日晚间，将老黄平克复，毙匪二百余，夺获枪数十支。匪经击溃，分两路向余庆、瓮安方向逃窜。当匪在滥桥等处渡河北窜时，我李代司令及廖军长，同在镇远商决，以大部推进于石阡、镇远之线堵截，以一部尾追，并请王主席以主力向匪猛进，压迫其沿乌江右岸向东北窜，以期合围痛歼。此时我李代司令所部，除成铁侠部随桂军覃师尾追已抵施洞口外，其余各部，已到刘家庄、镇远之线。桂军周师已到三穗、滚马之线。于是，廖军长率周师及汪团，由现地出发，于三日酉刻到达大地方，李代司令率部于四日抵石阡、瓦广之线，并令覃师及成部向黄平、雍安协同黔军将匪压迫向东。斯时，廖军长据报，匪被黔军痛击，已由老黄平向余庆雍安方向窜去，当令李代司令部率由石阡，并亲率周师及汪团由大地方，分向余庆方面觅匪进剿。并请王主席极力阻匪西窜，防渡乌江北窜，七日未刻，我桂军张、汪两团，在余庆东北之甘溪，与匪遭遇，激战半日，将匪击溃。是役毙匪三百余名，获枪五六十支。匪部向走马坪、大地方逃窜。我廖军长当令张、汪两团跟追，亲率周师余部，折回大地方。并令李代司令所部，由石阡属之白沙，向走马坪，覃师及成部，由余庆、骂溪分途截击。八日匪经大地方逃窜时，适廖军长率部赶到痛击，将匪击溃，其大部转向跟那方向逃窜。我廖军长当令周师张团绕道至路那觅剿，九日拂晓该团到达营盘山附近，恰与匪遇，予以迎头痛击，激战甚烈。匪不支，一部向原路溃退，大部向羊场方向逃遁。廖军长当饬苏、秦两团跟追，并亲率张、汪两团赴路那羊场觅匪截击。斯时我李代司令部向走马坪、大地方、巴巴坪一带前进。本部得报后，以匪被迫渐向东窜，同时又防匪乘隙北窜起见，一面电廖军长率部追剿，一面令陈渠珍师推进铜仁至玉屏之线堵截。又令李代司令率部推进至石阡、闵家场之线，联络江口、铜仁友军防匪北窜。又电请王主席以主力速向东进，以斯将匪聚歼于乌江之南。十日，我周师与汪团在路那以西十余里之外，与匪遭遇，匪避战，稍与我接触，旋向半河、大捷、白垛一带逃窜。我廖军长令周师猛追，匪于当夜半，经白垛向大广窜去，十一日申刻，我周师先头苏团追到，与匪在大庆附近接触，匪仍避战，且战且逃。我苏团跟踪尾击，直追过大庆二十余里，以天黑雾重，停止警戒。是日毙匪营长以下百余名，俘匪百余，夺获步枪四十余支。据俘匪云：匪连日经我军痛击，辎重概行抛弃，狼狈已极，刻已向紫金关方向逃窜。我周师长据报后，饬苏团于十二日继续跟追，并亲率张、秦两团，同日向紫金关前进截击。廖军长亦于同日令覃师及成部，向施秉截击。又令李师及汪团，仍扼守羊场、石阡之线。并请王主席饬属在西南方面堵截，并竭力将匪压迫向东，以求一鼓歼擒。但匪由大庆附近溃窜时，分为两段，一股人约千余，枪半数，向骂溪，一股人枪千余，向紫金关逃窜。且沿途溃散，藏匿各深山者甚多。我廖军长得报后，遂划分区，部署围剿，以期一网打尽。于是令李代司令所部，担任石阡至茵叶关之线，周师衔接茵叶关至镇远之线，覃师担任刘家堡至金坑之线；黔军柏、王两指挥，担任衔接金坑经余庆、马眼苑（扶堰）、走马坪一带；李指挥担任衔接石阡至塘头之线；侯指挥扼守自塘头至走马坪，乌江左岸之线；四面围剿。并令李、周、覃各师，及柏王两指挥，各派一部于石镇、施、余之路间，纵横搜剿，勿合漏网。各部遵照实施后，十三日寅刻，我王指挥率部向骂溪附近进剿，与匪一部接触，激战

经三小时之久，匪因死亡枕籍，即向廖家屯溃窜。同日申刻，我周师苏团及柏指挥两营，齐向紫金关之匪进剿，激战甚烈，卒将匪击溃，匪又狼狈向骂溪廖家屯方向窜走。先后计共毙伪团长四，伪营长七，匪兵七八百名。该匪被我痛击后，于十四日由河散渡（何闪渡）抢渡乌江，被我侯指挥所部严密堵截，王指挥率部赶到夹击，匪乃不逞，狼狈向板桥方向逃窜。是役击毙溺死之匪，约五百余，俘匪二百余，携械投诚者四百余。我廖军长为缩小搜索范围，迅速将匪聚歼于乌江右岸计，令李代司令兼顾塘头、石阡之线，周师推进羊场附近搜剿，并令汪团进至大地方，成部由施秉向骂溪、甘溪搜剿，覃师在施秉截击，并请王主席率部进驻走马坪相机堵剿。十五日酉刻，匪窜到板桥（在石阡东南约二十里）以西数里。同日我王主席已进抵石阡属之走马坪。李代司令得报后，于十六日拂晓，经派段旅及胡旅李团向匪进剿，当予痛击，匪被击溃。是役毙匪百余名，夺获匪枪七八十支。该匪一部向川岩坝，大部向龙塘逃窜，复经段、胡两旅之各一营，在龙塘截击，又毙匪二百余名，夺获长短枪百二十余支。但向川岩坝逃窜之匪，经我柏指挥率部跟踪，王指挥率部截击，激战一昼夜，匪不支，向白沙溃窜。是役毙匪无算，夺获机枪七挺，步枪四百余支，俘匪三百余名。其一部匪约五六百人，当经白沙窜到石阡之界牌，经王指挥派第十三团设伏堵截击溃。是役毙匪百余，夺获机枪两挺，步枪七八十支，俘匪七十余名，时在十月十七日也。先是我成主任铁侠，率部于十五日向云台山进剿，伪五十团（肖匪西窜所率，匪众为伪十七八两师，自四九至五四共六个团）占据该山凭险顽抗，经该部猛烈冲击，将匪击散，纷向大麻山窜去。是役毙匪二百余名，俘匪五十余，夺获步枪四十余支，我伤亡排长以下三十余员名。综合俘匪供称，肖匪在赣出发，原有六个团，人万余，枪半数，迭被痛剿溃，散伤亡过半，现已缩编为三团，子弹极缺乏，兵力极恐慌。刻该匪率大部经葛容（国容），向甘溪方向逃窜。我李代司令得报后，令胡旅长达率部并指挥谢明强团，一面扼堵铁厂（坪山）、平贯（平镇）、白岩河、羊义路、石阡之线，一面向匪进剿。十七日午，匪经平王附近，绕道窜至平贯、马场坪（马桑坪）间之小道上。经我谢团驰剿，而肖匪亲率人近千枪半数之匪，干戈刻偷过石镇大道东窜。其余匪部，枪约数百，仍被我军击溃于石、镇以西地区。我各部共获枪两百余支。李代司令当令谢团跟匪追击，段旅转经花桥、石窑场、闵家场向江口方向截击。胡旅在平、马一带肃清余匪。十八日我胡旅搜剿竟日，毙匪甚多，夺获步枪二十余支，机枪一挺，无线电机一部，俘匪五十余名，残部二三百向捆牛坪方向散窜。同日谢团追至小鸡公时，肖匪率残部，已经小鸡公向石阡之凯楼方向窜走。十九日申刻，我谢团追抵平寨与匪后卫迭次接战，颇有斩获。匪主力于午刻，经江口、石阡大道北窜。当匪窜经江、石间时，我段旅唐团联络黔军柏师长所部，在公鸡拗迎剿，该匪拼命猛冲，经我军反攻截击，卒被突围取间道向印江方向窜走。本路得报后，判断肖匪既向印江北窜，必与贺匪合股无疑（此时贺匪已窜到松桃、印江、德江、婺川之线，以北地区）。正计划将川、黔边境部队，及桂省廖军对肖、贺两匪作大规模与长期之围剿。同时廖军长、李代司令、王主席，于二十二日在石阡会商，计划拟以湘、桂、黔、川各军，编为八个支队，分进剿、堵剿、清剿，三方面，统归廖军长指挥。经电陈到部，正核转间，时赣东南之大股匪，已开始西窜。而廖军长奉李总司令、白付总司令电令，调桂防堵。该军遵于二十四日开拔回桂。本部军因赣匪绕窜赣县以南，急图西窜，湘南兵单，不得不另统筹部署。乃一面

将李代司令所部令调回湘境防，一面令饬陈师长渠珍对肖、贺两匪残部负责，与黔川友军，协同继续会剿，以竟全功。（摘自国民党军西路军司令部九、十、十一月半的军事报告）

